四庫未收書輯刊編纂委員會編

四庫未收書輯刊

北京出版社

叁輯・拾肆册

四庫未收書輯刊

四庫未收書輯刊編纂委員會編

北京出版社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

叁輯・拾肆册目錄

世本十卷　〔清〕秦嘉謨輯補　一

季漢書九十卷附辨異一卷　〔清〕章陶撰　辨異〔清〕張廉撰　一九九

〔清〕秦嘉謨輯補

世本十卷

清嘉慶二十三年琳琅仙館刻本

世本輯補十卷

嘉慶戊寅仲夏琳琅仙館開雕

世本輯補自序

嘉謨自束髮受經即好爲氏姓之學旣釆補世本起十年覼畢乃次而序之曰自世本亡而春秋之旨晦矣自世本亡而史官之法廢矣夫春秋之旨微而顯志而晦婉而成章盡而不汙懲惡而勸善而世本有帝系及紀以彰五號之運有譜及世家及傳以著治忽久暫之故有居作氏姓謚法以明是非美惡之效疇者可勸疇者足戒讀此而春秋之旨昭然如揭然則劉向撰別錄班固志藝文以世本次春秋後亦其宜也夫世本何爲而作乎古者外史之職奠繫世辨昭穆明天子諸侯世及之義生則著其統沒則定其謚而諸侯之史亦得有簡牘以進退卿大夫之族姓班位貴賤能否列史相承守而不失葢有以彰善癉惡而使之交相警焉防微杜漸而使之不得爭焉觀乎太史之記崔杼知果之稱輔氏周之史法其可推而見矣夫春秋爲編年世本爲紀傳太史公述世本以成史記紀傳不自史記始也自史記以後史家始表古今表游幸矣志符瑞志釋老矣傳文苑傳隱逸傳寒儁傳鬼神矣無與乎治亂無當乎襃貶爭立名目以相炫異不知史記之意者是不明世本之旨者也不知世本之旨者皆不明古史之法者也吾故曰世本亡而史官之法廢也夫能述世本者於漢莫如司馬遷於吳晉莫如韋昭杜預（韋杜注國語左傳其世系並據世本見本書序）今世本亡而二家之說猶存其即以此爲世本乎吾未敢也其竟以此爲非世本乎吾不忍也有者集之無者據三者而補之又復得孫觀察星衍所藏淡生堂抄輯世本二卷洪大令飴孫所編世本四卷詳加增挍復閱四寒暑而成夫古書存者日尠漢唐遺文學者猶思釆錄况世本爲三代之書春秋之緒餘史記之所本不及今而裒集其將誰竢乎善乎劉子駿之言曰與其過而棄也毋寧過而存之不惜蹈穿鑿之譏冀以存古人之事則鄙意存焉耳

時嘉慶丙子秋九月江都秦嘉謨識

諸書論述

史記集解序索隱引劉向曰世本古史官明於古事者之所記也錄黃帝以來帝王諸侯及卿大夫系謚名號凡十五篇也

按此蓋小司馬引劉向別錄之文其十五篇舊目已不可得今可識者十篇耳或篇第有繁重者畧分上下亦未可定不能詳核矣

漢書梅福傳綏和元年立二王後推迹古文以左氏穀梁世本禮記相明

漢書司馬遷傳贊曰孔子因史記而作春秋而左邱明論

輯其本事以為之傳又纂異同為國語又有世本錄黃帝以來至春秋時帝王公侯卿大夫祖世所出春秋之後七國並爭秦兼諸侯有戰國策漢興伐秦定天下有楚漢春秋故司馬遷據左氏國語采世本戰國策楚漢春秋接其後事迄於大漢其言秦漢詳矣

按太史公書采世本其創立篇目如本紀如世家如列傳皆因世本愈可見當時述而不作之旨說詳諸篇

後漢書班彪傳漢書畧論曰唐虞三代詩書所及世有史官以司典籍暨於諸侯國自有史故孟子曰楚之檮杌晉之乘魯之春秋其事一也定哀之間魯君子左邱明論集其文作左氏傳三十篇又撰異同號曰國語二十篇由是乘檮杌之事遂闇而左氏國語獨彰又有記錄黃帝以來至春秋時帝王公侯卿大夫號曰世本一十五篇春秋之後七國並爭秦并諸侯則有戰國策三十三篇漢興定天下太中大夫陸賈記錄時功作楚漢春秋九篇孝武之世太史令司馬遷采左氏國語刪世本戰國策據楚漢列國時事上自黃帝下迄獲麟作本紀世家列傳書表凡百三十篇而十篇缺焉

又曰夫百家之書猶可法也若左氏國語世本戰國策楚漢春秋太史公書今之所以知古後之所由觀前聖人之

耳目也

周官小史奠繫世辨昭穆鄭元注曰繫世謂帝繫世本之屬是也小史主定之

禮記大傳鄭元注曰繫之弗別謂若今宗室屬籍周禮小史掌定繫世辨昭穆孔氏疏曰周禮小史之官掌定帝繫世本知世代昭穆

顏氏家訓曰世本左邱明所作而有燕王喜漢高祖

按世本乃周時史官相承著錄之書劉向別錄周官鄭注已明言之故有燕王喜耳若漢高祖乃漢人補錄系代非原文也以世本為左邱明所作亦自顏書始發之

其實漢書司馬遷傳班彪傳中未之明言也

隋書經籍志曰漢初得世本敘黃帝以來祖世所出

劉知幾史通曰帝王苗裔公侯子孫餘慶所宗百世無絕能言吾祖郯子見師於孔公不識其先籍談取誚於姬后故周撰世本式辨諸宗楚置三閭實掌王族

春秋左傳孔氏疏曰杜君釆太史公書世本旁引傳記以為世族譜畧記國之興滅

又曰杜據世本史記作世族譜說諸國滅亡之年

史記燕世家司馬貞索隱曰今系本無燕代系宋忠依太史公書以補其缺尋徐廣作音尚引系本葢近代始散佚

耳

按唐人避太宗諱引世本皆作系本據小司馬之言則世本燕世家最先散佚故宋忠補之也

麗英文昌雜錄曰梁四公子一人姓觀名杰一人姓㲋名續梁昭明太子曰觀出世本㲋出世本

夏竦古文四聲韻曰姬古世本字彭古世本字

按世本為周史所作其著錄皆古文以上二書所引猶世本之舊文也

王堯臣等崇文總目氏族類原敘曰昔黃帝之子二十五人得姓命氏由其德之薄厚自堯舜夏商周之先皆同出於黃帝而姓氏不同其後世封為諸侯者或以國為姓至於公子公孫官邑謚族遂因而命氏其源流次序帝繫世本言之甚詳

歐陽修帝王世次圖序曰司馬遷作本紀出於大戴禮世本諸書今依其說圖而考之堯舜夏商周同出黃帝

劉恕通鑑外紀曰世本經秦歷漢儒者改易

按世本為周初至戰國時史官相承而作史記集解所引趙孝成王丹生悼襄王偃偃生今王遷之言可據若經漢儒改易則非其辭矣

鄭樵通志氏族畧序曰凡言姓氏者皆本世本公子譜二

書二書皆本左傳

世本篇目

漢書藝文志世本十五篇古史官記黃帝以來迄春秋時諸侯大夫

隋書經籍志世本王侯大夫譜二卷世本二卷劉向撰世本四卷宋忠撰

按漢志十五篇隋志第言卷數分著竹帛故有不同四卷二卷皆向與忠撰注之卷目也宋忠爲後漢末荊州五業從事南陽人字仲子見三國志尹默李譔傳虞翻傳注及隋經籍志忠一作衷音同

舊唐書經籍志世本四卷宋衷撰世本別錄一卷帝譜世本七卷宋均注世本譜二卷

新唐書藝文志宋衷世本四卷別錄一卷宋均注帝譜世本十卷王氏注世本譜二卷

按宋均爲魏博士亦見隋經籍志王氏注無攷崇文總目世本已不著錄蓋在五季時已亡佚矣

世本輯補目錄

卷一
帝系篇
卷二
紀
卷三
王侯譜
卷四
世家
卷五

大夫譜
卷六
傳
卷七
氏姓
卷八
居篇
卷九
作篇
卷十

謚法
漢泰山太守應劭注
漢荊州五業從事宋忠注
魏博士宋均注

世本

帝繫篇尚書序正義曰大戴禮[illegible]於世本又云世本帝繫[illegible]語宰我問太史公五帝本紀皆[illegible]名下詳篇名則帝繫乃世本之篇益可知大[illegible]篇亦采之於世本也釋元應一切經音義二十三亦曰[illegible]世本有帝系篇謂子孫相繼續也繫或作系音義並同今雜采諸傳注所引者據大戴禮帝繫之文連綴比附用存其舊其闕而不見諸書者則仍以大戴禮本篇補之所補之文則小書旁綴別於本文輯爲帝繫篇卷一

少典生軒轅是爲黃帝

注號有熊者以其本是有熊國君之子故也都軒轅之邱因以爲名又以爲號司馬貞史記五帝本紀索隱

按大戴禮本文生本作產今據下本文改產作生後仿此

黃帝生元囂元囂生僑極僑極生高辛是爲帝嚳孔穎達尚書舜典正義　羅泌路史後紀九引作帝嚳黃帝之曾孫蓋約舉之文

宋衷曰元囂青陽卽少昊也史記五帝本紀索隱高辛地名因以爲號嚳名也索隱同上

帝嚳生放勳是爲帝堯尚書舜典正義

按諸書引此篇皆約舉其文故與大戴禮詳畧稍異他皆類此

黃帝生昌意郭璞山海經海內經注昌意生高陽是爲帝顓頊顧野王玉篇頁部　海內經注引作昌意生顓頊

顓者專也頊能專正天之道也玉篇頁部

按此條玉篇與本文連引今據大戴禮本文定以爲注

宋衷曰顓頊名高陽有天下號也史記五帝本紀索隱

顓頊生窮係窮係生敬康敬康生句芒句芒生蟜牛蟜牛生瞽叟瞽叟生重華是爲帝舜及象生敖案史記三代系表索隱曰此表依帝繫及系本此上之十四字諸書無引之者惟系表與大戴禮帝繫篇同索隱又明言其見系本故據以爲系本本文唐人引世本皆以世爲系避太宗諱也 史記三代系表索隱又引窮係二字

宋衷云一云窮係謚也史記五帝本紀索隱 三代世表索隱

顓頊生鯀山海經海內經注 史記三代世表索隱引帝系篇 史記夏本紀索隱引作鯀爲顓頊子 路史後紀十三注引作高陽生鯀

鯀生高密是爲禹也玉篇骨部 趙氏吳越春秋注引作是生高密 路史後紀十三注引同無也字

案鯀字玉篇路史注俱引作骸說文鯀魚从魚系又禹父名則當以从魚爲正郭璞山海經注及索隱皆作鯀

宋衷曰高密禹所封國史記夏本紀索隱 路史後紀十三注引同所作之

黃帝居軒轅之邱娶於西陵氏之子謂之纍祖產青陽及昌意山海經海內經注 宋重修廣韻十一齊注引同氏下作爲妃名纍祖

案海內經注引昌意作意昌而下文仍引作昌意則此條乃刊本之誤今據下文校正

青陽降居泜水昌意降居若水路史國名紀一

昌意娶於濁山氏之子謂之昌僕產顓頊海內經注引作顓頊母濁山氏之子名昌僕蓋約舉世本文今據大戴禮本篇校正

顓頊娶於滕墳氏謂之女祿產老童山海經大荒西經注 李昉等太平御覽一百三十五引同墳作濆 路史後紀八注滕墳引作滕濆惟二字

宋忠注曰滕墳國名御覽一百三十五 路史國名紀注引作帝系宋衷注云滕奔國名

老童娶於根水氏謂之驕福山海經大荒西經注 林寶元和姓纂二十五寒引作老童娶安是女 鄭樵通志氏族略四引老童娶根水氏六字 路史後紀八注根水引作梩水

生重黎及吳回裴駰史記楚世家集解 史記楚世家索隱單行本 山海經大荒西經注引作產重及黎 王應麟急就章補注二引作老童生重黎及吳回

案山海經注所引則重黎爲二人與史記楚世家不合此景純破文見義非正解也

吳回氏產陸終陸終娶於鬼方氏之妹謂之女隤是生六子孕三年啟其左脅三人出焉破其右脅三人出焉酈道元水經洧水注 史記楚世家索隱引陸終至女隤二句無於字隤作嬇 王應麟詩地理攷引作陸終生六子 路史後紀八注引帝本世系鬼方國君之妹女嬇一句蓋約舉文

其一曰樊是爲昆吾史記楚世家索隱

宋忠曰昆吾國名己姓所出史記楚世家索隱

二曰惠連是爲參胡史記索隱同上

宋忠曰參胡國名斯姓無後索隱同上

三曰籛鏗是爲彭祖索隱同上

四曰求言是爲鄶人索隱同上 水經洧水注引作其四曰萊言是爲鄶人 詩地理攷二引作四曰鄶人

宋忠曰求言名也妘姓所出鄶國也索隱同上 孔穎達詩檜譜正義引作會人郎檜之祖也

其五曰安是爲曹姓史記楚世家索隱

宋忠曰安名也曹姓者諸曹所出也索隱同上 急就篇補注引同無曹

[illegible]

六曰季連是爲芊姓史記楚世家索隱

宋忠曰季連名也芊姓諸楚所出楚之先索隱同上

季連產什祖氏什祖氏產內熊九世至於渠婁鯀出自熊渠有子三人其孟子名爲無庸爲句祖王封其中子紅爲鄂王史記楚世家索隱引庸祖二字水經江水注引熊渠封其中子紅爲鄂王一句樂史太平寰宇記卷一百十二兩引皆作楚子熊渠封中子紅於鄂路史國名紀三注引作鄂熊渠中子紅封之

案大戴禮帝繫篇子皆作之今據水經注寰宇記校正

其季子名爲疵爲就章王

案史記楚世家索隱曰系本無執字越作就訂其與史記異也如此類所引一字二字之異同今亦別書之以存世本舊文他處類此

世本卷一　四

昆吾者衛是也史記楚世家集解孔穎達左傳昭十八年正義路史後紀八注史記楚世家索隱單行本引同無也字張守節史記天官書正義參引作昆吾衛者也楚世家正義引同衛下多一氏字

胡者韓是也彭祖者彭城是也史記集解索隱並同上路史後紀引參胡者韓是一條無也字

鄶人者鄭是也水經洧水注引同鄶作會史記楚世家集解史記楚世家索隱引同無也字

曹姓者邾是也史記集解索隱同上

季連者楚是也索隱同上

帝嚳卜其四妃之子皆有天下上妃有邰氏之女曰姜嫄而生后稷次妃有娀氏之女曰簡狄而生契次妃陳鄷氏之女曰慶都而生帝堯次妃娵訾氏之女曰常儀生摯孔穎達詩生民正義又引帝嚳卜其四妃之子皆有天下二句又引有邰氏女曰姜嫄一句歐陽詢藝文類聚卷十引與詩正義首條同注作元無四而字無之女曰常儀五字御覽一百三十五引同而生告作是產生摯作產帝摯

史記外戚世家索隱引至姜嫄而止路史後紀九注引嫄爲上妃一句

帝堯娶有宣氏子謂之女皇御覽一百三十五生丹朱路史後紀十一注引世本帝系

宋衷曰是生丹朱御覽同上

帝舜娶於帝堯之子謂之女盲氏

案盲字大戴禮帝繫篇作匽下篇路史後紀十二注所引作女盲今據校正

鯀娶有辛氏女謂之女志是生高密史記夏本紀索隱引御覽一百三十五引同有辛氏作莘字一本作華字

禹娶塗山氏之子謂之女嬌是生啟史記夏本紀正義引帝繫篇文史記夏本紀索隱引作塗山氏女名女媧路史後紀十二注引作禹娶於塗山氏曰嬌丁文又引嬌字

案韋昭國語注序云以世本攷其流則其所言世系皆本是書其注中所云鯀黃帝之後又曰鯀顓頊之後禹父也又曰顓頊生老童老童生重黎及吳回吳回生之陸終陸終生六子第一子曰樊封於昆吾第三子曰籛爲彭姓封於大彭謂之彭祖彭城是也第四子曰求言爲妘姓封於鄶鄶今新鄭也第五子曰安爲曹姓封於鄒又曰帝嚳周之先祖后稷所出皆與世本同故有闕者采之

世本卷一　五

世本

江都秦嘉謨輯補

紀 案左傳襄二十一年正義引記文曰太甲湯孫史記索隱及路史注亦引世本紀文記與紀古音同此卽史記本紀之所本今采錄原文補以韋昭國語注及史記輯爲紀卷二

黃帝顓頊帝嚳唐堯虞舜爲五帝 史記五帝本紀正義尚書序正義引作黃帝爲五帝

孫氏注伏羲神農黃帝爲三皇少昊高陽高辛唐虞爲五帝 史記五帝本紀索隱正義同 案孫氏不知何代人其注亦無引之者此條語義似與世本本文相辨證小司馬等殆未引其文耳

黃帝有熊氏少典之裔子帝軒轅也 案史記五帝本紀未知其全采世本與否不敢全錄其文第采其與韋注相同者錄之此條卽見韋氏魯語注

黃帝樂名咸池 禮記樂記正義三十八

少昊黃帝之子名契字青陽黃帝沒契立王以金德號曰金天氏同度量調律呂封泰山作九泉之樂以鳥紀官 路史後紀七注引董逌錢譜轉引世本 左傳昭元年正義引作帝少皞金天氏黃帝之子 昭十七年正義引作青陽卽是少皞黃帝之子代黃帝而有天下號曰金天氏 路史後紀七注引少皞名摯四字

宋忠曰太史公書元囂青陽是爲少昊繼黃帝立者而史不敘蓋少昊金德王非五運之次故敘五帝不數之也 史記五帝本紀索隱 三代世表索隱引同無而史不敘四字也作耳

周興封帝之後於祁而置莒後興期於始都計斤十一世茲丕歸莒至紀公復已姓 路史後紀七注引紀文 十一本作二據杜氏世族譜校正

案以上疑皆黃帝紀而太史公多不采故五帝三皇諸紀但采其所言系號參用韋注補之餘皆未敢錄也楚語注云少皞黃帝之子金天氏也與世本同

帝顓頊高陽氏黃帝之孫 左傳昭元年正義 昌意之子帝高陽也

帝嚳高辛氏黃帝之曾孫 路史後紀九注 元囂之孫僑極之子帝高辛也

案以上皆據韋昭魯語注補

帝堯陶唐氏 尚書五子之歌正義 邢昺論語疏 黃帝元孫 尚書堯典正義

帝舜有虞氏 路史後紀十二注 高陽六氏孫 同上 六本作五今據韋昭注校正

妃以盲娙以瑩 同上 史記五帝本紀索隱引曰女英系本作女瑩

夏禹名曰文命黃帝之元孫帝顓頊之孫也繼帝舜卽天子位號曰夏后氏禹崩子帝啟立帝啟崩子帝太康立帝太康崩弟帝中康立帝中康崩子帝相立帝相崩子帝少康立帝少康崩子帝宁立帝宁崩子帝芬立 史記夏本紀索隱 三代世本索隱 路史後紀十四注引作帝魁 帝芬崩子帝芒立帝芒崩子帝泄立帝泄崩子帝降立 索隱同上 帝降崩弟帝扃立帝扃崩子帝廑立帝廑崩帝降子帝孔甲立帝孔甲崩子帝皐立帝皐崩

宋衷云帝皐墓在崤南陵 史記三代世表索隱

子帝發立帝發崩弟帝履癸立是爲桀 案史記本作子帝履癸立今據世本本文校正說見王侯譜韋昭注國語云杼禹後七世少康之子季杼又曰桀禹後十七世王皐之孫王發之子夏癸也杼史記作宁餘同惟以桀爲發子與史記同而與世本異耳

殷契帝嚳子 尚書帝嚳序正義 封于商契卒子昭明立昭明卒子
相土立相土卒子昌若立昌若卒子糧圉立 史記殷本紀索隱 三代世本表文又作曹圉 糧圉卒子冥立冥卒子核立 索隱同上
宋衷曰冥爲司空勤其官事死于水中殷人郊之 史記殷本紀集解
核卒子微立微卒子報丁立報丁卒子報乙立報乙卒子
報丙立報丙卒子主壬立主壬卒子主癸立主癸卒子天
乙立是爲成湯伐夏有天下湯崩太子太丁未立而卒弟
帝外丙立帝外丙崩弟帝仲壬立帝仲壬崩帝太甲立太
甲湯孫 左傳襄二十一年正義引世本記文 太丁子 尚書伊訓序正義 太甲崩子帝

沃丁立 尚書沃丁序正義 帝沃丁崩弟帝太庚立帝太庚崩子帝
小甲立帝小甲崩弟帝雍巳立帝雍巳崩弟帝太戊立帝
太戊崩子帝仲丁立帝仲丁崩弟帝外壬立帝外壬崩弟
帝河亶甲立帝河亶甲崩子帝祖乙立帝祖乙崩子帝祖
辛立帝祖辛崩弟帝開甲 史記殷本紀三代世表索隱 立帝開甲崩帝
祖辛子帝祖丁立帝祖丁崩帝開甲子帝南庚立帝南庚
崩帝祖丁子帝陽甲立帝陽甲崩弟帝盤庚立帝盤庚崩
弟帝小辛立帝小辛崩弟帝小乙立帝小乙崩子帝武丁
立 尚書說命正義 帝武丁崩子帝祖庚立帝祖庚崩弟帝祖甲立
帝祖甲崩子帝祖辛 史記三代世表索隱引紀文 立帝祖辛崩弟帝庚

丁立帝庚丁崩弟帝武乙立帝武乙崩子帝太丁立帝太
丁崩子帝乙立帝乙崩子帝辛立是爲紂
案韋注國語云契殷之祖又云冥契後六世孫根圉之子又云上甲微契後八世湯之先也又云湯冥後九世主癸之子又云太甲湯孫太丁子又云帝甲湯後五世又云盤庚殷王祖乙之丁又云湯三十世帝乙之子帝辛殷紂也皆與世本同
周后稷名弃帝嚳子封於邰后稷生不窋不窋生鞠陶鞠
陶生公劉公劉生慶節慶節生皇僕皇僕生差弗差弗生
毀榆毀榆生公非辟方公非辟方生高圉侯侔高圉侯侔
生亞圉雲都亞圉雲都生太公組紺諸盩太公組紺諸盩
生太公亶父太公亶父生季歷季歷生文王昌 尚書湯誥正義 毀

榆史記周本紀集解引作榆索隱及宋庠國語補音一引作偽榆禮記中庸疏五十二引作亞圉雲生太公組紺諸盩史記周本紀索隱引公非辟方高圉侯侔亞圉雲都太公組紺諸盩路史後紀九注及發揮四引與索隱同太公二字在組紺諸盩下史記周本紀集解又引亞圉雲都四字湯誥正義所引本無辟方侯侔雲都太公諸盩十字據諸書所引增入
宋衷曰高圉能率稷者也周人報之 史記集解同上
文王生武王發伐殷有天下武王生成王誦成王生康王
釗康王生昭王瑕 詩民勞正義禮記郊特牲疏引同無成王生康王句
宋衷云昭王南伐楚辛由靡爲右涉漢中流而隕由靡
承王遂卒周乃侯其後於西翟也 史記三代世表索隱
昭王生穆王滿穆王生恭王伊扈恭王生懿王堅及孝王

辟方懿王生夷王燮夷王生厲王胡懿王崩弟孝王立孝王崩懿王太子燮立是爲夷王詩正義同上 禮記正義同 史記周本紀索隱引恭王名伊扈懿王名堅四字今補入厲王生宣王靜宣王生幽王宮涅宮涅生平王宜臼平王崩平王孫太子洩父之子桓王林立林生莊王佗佗生僖王胡齊齊生惠王凉凉生襄王鄭鄭生傾王巨巨生匡王班及定王瑜瑜生簡王夷夷生靈王泄心心生景王貴貴生悼王猛及敬王匄左傳昭二十六年正義 宋庠國語補音一 惠王凉史記周本紀索隱引作毋凉 左傳正義及國語補音皆引作平王生桓王林據史記及韋注校正

敬王崩在魯哀公十九年左傳哀十九年正義 此條疑注文故列於下

敬王崩貞王介立貞王崩元王赤立左傳正義同上 史記周本紀集解索隱並引作元王是貞王子又貞王名介元王名赤 六國年表索隱北宋本又引作元王名赤敬王子八年崩子定王介立

宋忠注曰太史公書元王仁生貞王介與世本不相應不知孰是左傳正義同上

魯哀公二十七年是定王介崩元王赤立正義同上 陸氏左傳釋文 此亦疑注文故列於下俟攷

元王崩子哀王去疾立弟叔襲殺哀王而自立是爲思王弟嵬攻殺思王而自立是爲考王考王崩子威烈王午立

宋忠曰威烈王午葬洛陽城中東北隅也史記周本紀集解

威烈王崩子安王驕立安王崩子烈王喜立烈王崩弟顯王扁立顯王崩子慎靚王定立慎靚王崩子赧王延立史記六國年表索隱

宋忠曰赧謚索隱同上

宋忠曰謚曰西周武公史記周本紀集解索隱

案自后稷至文王韋注國語同鞫陶作鞠差弗作羌弗榆作隃太公諸盩作公叔祖類大公亶父作太王季歷作王季又云不窋棄之子又云高圉后稷後十世公非之子太王高圉之曾孫古公亶父又云昭王成王之孫康王之子昭王瑕又云穆王周康王之孫昭王之子穆王滿又云恭王穆王之子恭王伊扈又云厲王恭王之曾孫夷王之子厲王胡又云宣王厲王之子宣王靖又云幽王宣王之子幽王宮涅又云幽王之子平王宜臼又云平王之孫文太子之子桓王林又云惠王周莊王之孫釐王之子惠王凉襄王僖王之孫惠王之子襄王鄭又云定王襄王之孫頃王之子定王揄又云簡王定王之子簡王夷王又云靈王簡王之子靈王大心又云景王靈王之子太子晉之弟景王貴景王之子悼王之弟敬王自幽王至敬王十四世皆與世本同其有異者皆古音相同

世本

江都秦嘉謨輯補

王侯譜 案隋書經籍志有世本王侯大夫譜二卷世本之有譜可知馬融尚書注引王侯世本則世本譜之分王侯大夫可知史記三代世表曰余讀牒記黃帝以來皆有年數稽其歷譜諜終始五德之傳十二諸侯年表曰讀春秋歷譜諜二篇之說畧同葢太史公采世本戰國策楚漢春秋以成書所云譜者卽世本之譜也桓譚新論及劉杳皆云太史公諸世表旁行斜上並效周譜史記索隱則又云三代系表依帝繫及系本所云依帝繫者三代世表之世數與帝繫同也所云依系本者三代世表旁行斜上與世本之譜同也今三代世表敘五帝三皇其系皎然而周成王之下魯齊等十一國以次列入有王有侯則隋志所云王侯譜馬氏所引王侯世本盜可見也譜名則以隋志為定而考之以史記証之以馬注及索隱其言皆合今據諸書之說仿世表之譜采集遺文補以史記合而成篇冀得其舊觀焉輯為王侯譜卷三又案史記索隱雖云三代世表依世本今若直書世表以為世本則原文之可集者轉無所別故仍用諸篇之例采世本之可見者大書於中無者則補以世表小書旁綴庶使觀者有別用存其眞其分合體例文義褒貶一以三代世表為據

帝王世	國號	黃帝號	有熊	帝顓頊	黃帝之	孫 左傳昭元	年正義 起
顓頊屬		黃帝生	昌意 山海經海內經注	昌意生	顓頊 同右	為高陽	氏
嚳屬		黃帝生	元囂 尚書舜典正義	元囂生	僑極 同右		
堯屬		黃帝生	元囂 尚書舜典正義	元囂生	僑極 同右		
舜屬		黃帝生	昌意 山海經海內經注	昌意生	顓頊 同右	顓頊生	窮係 史記
夏屬		黃帝生	昌意 山海經海內經注	昌意生	顓頊 同右		
殷屬		黃帝生	元囂 尚書舜典正義	元囂生	僑極僑	極生高	辛 同右
周屬		黃帝生	元囂 尚書舜典正義	元囂生	僑極僑	極生高	辛 同右

黃帝至顓頊三世	帝嚳黃帝之曾孫 路史後紀九注 起黃帝至帝嚳四世號高辛	帝堯黃帝元孫 尚書堯典正義 起黃帝至嚳子五世號唐堯	帝舜黃帝元孫之元孫
	僑極生高辛高辛為帝嚳 同右		
	僑極生高辛高辛生放勳 同右	放勳為堯	
三代世表索隱	窮係生敬康敬康生句芒	句芒生蟜牛蟜牛生瞽叟	瞽叟生重華是為帝舜
			顓頊生鯀 山海經海內經注 鯀
案高辛正義引作帝嚳	高辛生契	契為殷祖	契生昭明 禮記祭法
	高辛生后稷	后稷為周祖 案此句據史記世表義例增入疑本有而脫也	后稷生不窋 尚書湯誥正義

號虞
帝禹黃
帝耳孫
號夏
案世表當作元孫耳字誤

生文命
玉篇骨部案文命玉篇引作高密
文命是昭明生不窋生
爲禹
玉篇引作縣生高密是爲禹也
相土右同
鞠陶右同

帝啟禹
子尚書益稷
正義伐有
扈作甘
誓
帝太康
帝仲康
太康弟
帝相

相土生鞠陶生
昌若右同
公劉右同
昌若生公劉生
曹圉右同
慶節右同
曹圉生慶節生
根國右同
皇僕右同
根國生皇僕生

帝少康
帝予
帝芬史記夏本紀索隱三代世表索隱
帝芒

冥右同
差弗右同
冥生核差弗生
毀揄右同
核生微毀揄生
公非右同
微生報公非生
丁
高圉右同
報丁生高圉生
報乙
亞圉右同

帝泄
帝降史記夏本紀索隱
帝扃
降弟
帝廑

報乙生亞圉生
報丙
組紺右同
報丙生組紺生
主壬
太公亶
父右同
主壬生亶父生
主癸
季歷右同
主癸生季歷生
湯湯名
文王右同
天乙典經
昌益易

釋文引馬融尚書注韓引王侯世本文
卦
從黃帝
而下至
從黃帝於季歷
至湯十一十有
七世　七世路史
案世表本云從湯至黃帝十七世今據上
發揮四
案路史所引黃帝本作不竊疑

帝孔甲降子好
鬼神淫亂不好
德二龍去

下文義例校正

誤今據世表世數校改今世表無此係而世本有之則表本有而脫去耳

文王昌
生武王
發

帝皐生發及履
癸史記三代系表索隱夏本紀索隱引作生發及桀路史後紀十四注引同
帝發右
帝履癸一名桀
史記三代系表索隱

從禹至桀十七世從黃帝至桀二十世

殷湯代夏氏
從黃帝至湯
十七世
帝外丙湯子史記殷本紀正義引作湯子有外丙仲壬蓋約舉文今從史表校正
湯太子太丁蚤卒故立次弟外
丙
帝仲壬　湯子

右同 外丙弟

帝太甲 故太子太丁子淫伊尹放之桐宮三年悔過自責伊尹乃迎之復位

帝沃丁 伊尹卒

帝太庚 沃丁弟

帝小甲 太庚子 史記三代世表索隱 殷道衰諸侯或不至

帝雍己 小甲弟

帝太戊 雍己弟以桑穀生稱中宗

帝中丁

帝外壬 中丁弟

帝河亶甲 外壬弟

帝祖乙

帝祖辛

帝開甲 祖辛弟 右同

帝祖丁 祖辛子

帝南庚 開甲子

帝陽甲 祖丁子

帝盤庚 陽甲弟徙河南

帝小辛 盤庚弟

帝小乙 小辛弟

帝武丁　雉升
鼎耳雊得傳說
稱高宗
帝祖庚
帝甲　祖庚弟
淫
帝祖辛　同右
帝祖丁　祖辛
弟殷徙河北
帝武乙　慢神

震死
帝太丁
帝乙　殷益衰
帝辛　是爲紂
弒
從湯至紂二十七世從黃帝至紂四十六世
周武王伐殷
從黃帝至武王十九世
魯　齊　晉　秦　楚　宋　衞同左　陳同左　蔡　曹　燕
成王周公太公唐叔惡來熊繹微子康叔胡公叔度叔振召公

誦
旦初尚初虞初助紂繹父啟初初封滿初初封鐸初奭初
封武封文封武父飛鬻熊封紂武王封舜武王封武封周
王母王武王子廉有初封庶兄母弟後史記母弟王母同姓
弟　王師　力初事文　弟
封　王
尚書陳杞
顧命世家
正義索隱
初路
本作史後
所今紀十
據史二
表校注
正魯
蔡並宋忠
據此
係增曰虞
母字
曹同思之

後箕伯直柄中衰殷湯封遂於陳以祀舜索隱路史注同右

康王魯公丁公晉侯女防熊艾微仲康伯申公蔡仲　九世
釗　伯禽呂伋燮　啟　至惠
刑錯　弟　公
四十
餘年
史記衞世家索隱宋忠曰卬王孫牟也事周康王為大夫右同

昭王考公乙公武侯旁皋熊黮宋公孝伯相公蔡伯太伯
瑕
穆王煬公癸公成侯大几熊勝丁公嗣伯孝公宮侯仲君
滿　考
作南　公弟
刑荒
服不
至
恭王幽公哀公厲侯大駱熊煬湣公摯伯慎公厲侯宮伯

世本卷三　十二

伊扈　史記周本紀索隱有名字者約文舉
宋忠曰哀公荒淫田游國史作還詩以刺之也史記齊世家索隱
丁公弟　史記衞世家索隱

懿王微公胡公靖侯非子熊渠煬公靖伯幽公武侯孝伯
堅右同史記三代世表索隱
周道　滑公弟
衰詩
人作
刺
孝王厲公獻公　秦侯熊無厲公箕伯釐公　夷伯
辟方　弒胡　庸史記楚世家索　史記衞世家索隱
懿　公

世本卷三　十三

王弟

宋忠曰其黨周馬繻人將胡公於貝水殺之而山自

隱

夷王獻公武公

立也同右

變厲宋忠

懿王公弟曰齊

子武公

十年

宣王

大臣

共行

政治

公伯熊摯蘉公頃侯 紅水江經注水

厲王眞公

因號曰共和十四年宣王卽位史記十二諸侯年表索隱

秦仲熊延

蘉侯

胡以惡聞遇亂出奔遂死於彘

紅

弟

共和武公 熊勇

二眞

伯行公弟

政（案世本王侯譜當合下十二諸侯年表爲一譜抑或別爲一譜商太史公國之皆未可知今惟據索隱三代世表依世本之言爲斷書缺有間不敢妄爲增補也）

世本卷三　十五

世本　　江都秦嘉謨輯補

世家（春秋傳桓二年正義引世本曰武公生伯子韓萬莊伯弟世本世家文又襄十一年二十一年定元年正義皆引世家文此即太史公諸世家之所本今依史記之例采諸傳注所引諸侯系代謚號原文闕者即以史記及韋昭國語注杜預世族譜補之集爲世家卷四）

吳太伯世家

吳姬姓子爵吳太伯弟仲雍皆周太王之子王季歷之兄太伯卒弟仲雍立仲雍生季簡季簡生叔達叔達生周章周章生熊遂熊遂生柯相柯相生彊鳩夷彊鳩夷生餘橋疑吾餘橋疑吾生柯廬柯廬生周繇周繇生屈羽屈羽生夷吾夷吾生禽處禽處生轉轉生頗高頗高生句卑句卑

世本卷四　一

生去齊去齊生壽夢壽夢生諸樊餘祭夷眛及僚夷眛生光（左傳昭二十七年正義索隱俱引下句史記吳世家集解索隱又引作光爲夷眛子）是爲闔閭夫差吳子光之子（禮記檀弓下正義）夫差二十三年越滅吳

（案首書姓爵者非史記文據左傳襄十一年正義所引世家文及左傳桓五年正義所引世本之例采世族譜補之終書滅者據左傳隱七年正義所引世本之例采史記補之又史記諸世家皆云某公卒子某公某立而世本原文存者皆云某公某生某公某如哀公蔣生悼公寧寧生元公嘉之類諸條皆然蓋其書義例如此今皆約舉史記以從世本又韋昭吳語注云夫差太伯之後闔閭之子姬姓也亦與史記世族譜同）

齊太公世家

齊姜姓（左傳襄十一年正義引世家文）侯爵太公望生丁公伋伋生乙公得得生癠公慈母慈母生哀公不臣（禮記檀弓正義史記齊世家索隱引癠

公及哀公名司胡公靜獻公山山生武公壽壽生厲公無忌無忌
生文公赤赤生成公說史記齊世家索隱引此一字說生莊公贖史記十二諸侯年表索隱贖生釐公祿甫祿甫生襄公諸兒桓公小白小白
生孝公昭昭公潘懿公商人惠公元元生頃公無野無野
生靈公環環生莊公光景公杵臼史記管晏列傳索隱引此上十字中多三名字皆約舉文杵臼生悼公陽生陽生生簡公壬平公敬史記齊世家索隱
敬生宣公積積生康公貸爲田和遷海濱
案史記有與世本異者集解索隱諸書每爲疏証故有引世本一字二字者則其所不言者蓋皆與世本同由此益知史記之足以補世本也韋昭注國語皆采世本足以相証者今皆備錄之如楚語注齊太公元孫之子胡公靜又懿公齊桓公之子商人又齊太公後十二世莊公購僖公莊公之子祿父吳語注王齊景公孫悼公之子簡公齊語注僖公之子襄公之弟桓公小白又桓公之子孝公昭皆與史記同可見二書不合者少也

魯周公世家

魯姬姓左傳襄十二年正義引世家文侯爵周公旦生魯公伯禽伯禽生
考公就煬公熙熙生幽公圉微公弗甚弗甚生厲公翟獻
公具具生眞公摯武公敖禮記明堂位正義引伯禽生煬公熙熙生弗弗生獻公具具生武公敖十九字史記魯世家集解索隱並引微公二字又三代世表索隱引微公名弗甚五字魯世家索隱引就圉翟摯四字左傳定元年正義引作煬公伯禽子世家文禮記祭法正義引作煬公伯禽之子敖生懿
公戲孝公稱稱生惠公弗皇弗皇生隱公禮記曾子問正義史記十二諸侯年表魯世家索隱皆引弗皇二字息姑史記十二諸侯年表魯世家索隱並引同桓公軌史記魯世家索隱左傳桓元年正義軌生莊公同同生閔公啟方索隱同上左傳閔

元年正義所引皆多一名字約舉文釐公申申生文公興興生宣公倭倭生
成公黑肱黑肱生襄公午午生昭公裯索隱同上定公宋宋生
哀公蔣蔣生悼公寧寧生元公嘉嘉生穆公不衍禮記檀弓正義兩引同史記六國年表索隱引名蔣二字又引悼公名寧四字魯世家索隱引作哀公蔣穆公不衍不衍
生共公奮奮生康公屯屯生景公匽匽生平公旅史記魯世家索隱旅生湣公索隱同上賈賈生傾公讎爲楚考烈王所滅
案韋昭國語注云伯禽之曾孫微公之子獻公具獻公之庶子武公敖又云武公伯禽之元孫括武公長子伯御戲括弟懿公孝公懿公之弟稱又云魯桓公之子莊公同莊公之子僖公申僖公之子文公興文公之子宣公倭宣公之子成公黑肱成公之子襄公午又楚語注云子般魯嚴公太子皆與史記同

燕召公世家

燕姬姓伯爵召公已下九世至惠侯惠侯生釐侯釐侯生
頃侯頃侯生哀侯哀侯生鄭侯鄭侯生穆侯穆侯生宣侯
自宣侯已上皆父子相傳無及史記燕世家索隱引譙周說宣侯卒桓
侯立桓侯卒莊公立莊公卒襄公立襄公卒桓公索隱同上立
桓公卒宣公立宣公卒昭公立昭公卒武公立武公卒文
公立文公卒懿公立懿公卒惠公立惠公卒悼公立悼公
卒共公立共公卒平公立平公卒簡公立簡公卒獻公立
獻公卒孝公立孝公卒成公立成公卒湣公立湣公卒釐
公立釐公卒桓公立桓公卒閔公索隱同上立閔公卒易王立
易王卒燕噲立燕噲卒昭王平立昭王卒惠王立惠王卒

武成王立武成王卒孝王立孝王卒今王喜立案史記燕世家索隱云今系本無燕代系宋忠依太史公書以補其闕尋徐廣作音尚引系本蓋近代始散佚耳是世本燕世家一亡於漢再缺於唐今細案之則太史公時已非全帙蓋諸世家俱有屬系可攷而此無之必作史記時已闕故無可采也旣無屬系故亦不能如世本某公生某公之例僅援史記成文以補之耳韋昭國語注云燕召公之封姬姓畧同

蔡世家

蔡姬姓侯爵叔度生蔡仲胡胡生蔡伯荒荒生宮侯宮侯生厲侯厲侯生武侯武侯生夷侯夷侯生釐侯所事所事生共侯興興生戴侯戴侯生宣侯措父措父生桓侯封人哀侯獻舞獻舞生繆侯肸肸生莊侯甲午甲午生文侯申申生景侯同同生靈侯般靈侯十二年楚靈王滅蔡三歲楚平王復求蔡太子之子廬立之是為平侯平侯者靈侯般之孫太子友之子史記管蔡世家集解廬生蔡侯朱悼侯東國昭侯申申生成侯朔朔生聲侯産産生元侯元侯生侯齊侯齊四年楚幽王滅蔡

陳世家

陳嬀姓侯爵胡公滿生申公犀侯相公皋羊犀侯生孝公突突生慎公圉戎圉戎生幽公寧寧生釐公孝孝生武公靈靈生夷公說平公燮燮生文公圉圉生桓公鮑鮑生厲公躍左傳桓十二年正義引躍為厲公下文又引云世本無利公約舉文莊公林宣公杵臼

杵臼生穆公款款生共公朔朔生靈公平國平國生成公午午生哀公弱弱生悼太子偃師偃師生惠公吳吳生懷公柳柳生湣公越為楚惠王所滅案韋昭周語注云陳嬀姓又云舜後虞遏父之子胡公滿又云虞幕舜後虞思又云恭公之子靈公平國皆與史記同

杞世家

杞姒姓左傳襄十一年正義引世家文殷湯封夏後於杞周又封之殷敬順列子釋文東樓公生西樓公西樓公生題公題公生謀娶公謀娶公生武公武公立十八年生靖公靖公立三十二年生共公共公立八年生惠公史記陳杞世家集解索隱同惠公立十八年生成公及桓公成公立十八年桓公立十七年集解同上索隱同上引生惠公生成公及桓公生孝公匄及文公益姑平公鬱孝公立十七年文公立十四年平公立十八年生悼公成悼公立十二年生隱公乞及釐公遂隱公立七月釐公立十九年生湣公維及哀公閼路湣公立十六年哀公立十年湣公生出公敕出公立十二年生簡公春簡公立一年楚惠王滅杞案諸書引諸國系號無言立年多少者獨杞有之疑太史公據世本作三代世表杞不在表故詳言其年紀蓋亦因世本之舊歟今依其例據史記以補之

衛世家

衛姬姓左傳襄十八年正義引世家文侯爵康叔周公弟左傳襄二十一年正義引世家

文康叔生康伯髡史記衛世家索隱髡生考伯考伯生嗣伯嗣伯生摯伯索隱同上摯伯生靖伯靖伯生箕伯索隱同上箕伯生貞侯貞侯生蘧侯蘧侯生共伯餘及武公和左傳襄二十一年正義引云武公康叔九世孫謚約舉文武公生莊公揚莊公生桓公完及衛君州吁宣公晉宣公生惠公朔及衛君黔牟昭伯頑惠公生懿公赤昭伯生戴公申左傳閔二年正義引世家文及文公燬文公生成公鄭成公生穆公遬穆公生定公臧及殤公秋定公生獻公衎獻公生襄公惡襄公生靈公元靈公生莊公蒯聵及衛君起悼公虔索隱兩引同上莊公生出公輒悼公生敬公費解解索隱同上及慎公頹敬公生撓公舟索隱同上撓公生懷公亹慎公生聖公馳索隱同上聖公生成侯不逝索隱同上下文又云穆公名遬不可成侯更名則世本是也校史記之誤耳成侯生平侯平侯生嗣君嗣君生懷君及元君元君生君角君角九年秦滅衛

案世本原文有兩例云某公生某公某某生某公某此下歸聯相及其一例也承上某公生某公某句又云某公生某公某如此相接則又一例即此衛世家索隱所引者蓋衛更多故不皆父子相承恐名繫而辭混故變文以起例與韋昭國語注云衛康叔之封姬姓又云衛僖公之子共伯之弟武公和又云宣公之孫昭伯頑之子文公燬又云文公之子成公鄭皆與史記同

曹世家

曹姬姓左傳襄十一年正義引世家文伯爵左傳桓五年正義引作曹國伯爵叔振鐸生太伯脾脾生仲君平平生宮伯侯侯生孝伯雲雲生夷伯喜幽伯彊戴伯蘇蘇生惠伯兕繆公武武生桓公終生終生生莊公夕姑夕姑生釐公夷夷生昭公班班生共公襄襄生文公號號生宣公彊成公負芻負芻生武公勝勝生平公頃頃生悼伯午悼伯卒弟靖公露立史記管蔡世家索隱靖公卒子伯陽立爲宋所滅

案史記無曹世家之目夫其事於管蔡世家後以其國小而事省也今從表移次衛下又史記悼公下有襄公隱公二君而世本云悼伯卒弟靖公立彼此互異韋昭國語注曰共公昭公子曹伯襄與史記同

宋世家

宋子姓左傳襄十一年正義引世家文公爵周封微子啟於宋啟卒弟微仲衍立衍生宋公稽稽生丁公申湣公共煬公熙湣公生厲公鮒鮒生釐公舉舉生惠公覸覸生哀公哀公生戴公戴公生武公司空司空生宣公力穆公和宣公生殤公與夷穆公生莊公馮馮生湣公捷桓公說說生襄公茲甫茲甫生成公王臣王臣生昭公杵臼文公鮑鮑生共公瑕瑕生平公成成生元公佐佐生景公頭曼昭公特者元公之曾庶孫公子褍秦之孫公孫糾之子昭公生辟公購由購由生剔成君及王偃王偃四十七年齊湣王滅宋

案韋昭國語注云桓公子襄公茲父成公之子文公鮑昭公鮑之兄杵臼與史記同

晉世家

晉姬姓左傳正義同上侯爵唐叔虞生晉侯燮燮生武侯曼期史記

晉世家索隱曼期生成侯服人服人生厲侯幅同上幅生靖侯宜臼宜臼生僖侯司徒司徒生獻侯蘇同上蘇生穆侯弗生史記十二諸侯年表索隱及殤叔穆侯生文侯仇仇生昭侯伯伯生孝侯平平生鄂侯郄史記晉世家索隱郄生哀侯光及侯緡哀侯生小子侯曲沃武公稱者穆侯曾孫穆侯生桓叔成師始封曲沃桓叔生曲沃莊伯鱓鱓生曲沃武公稱伐晉侯緡滅之更號曰晉武公武公生獻公詭諸詭諸生晉君悼子惠公者獻公庶子重耳之弟夷吾夷吾生懷公圉文公者獻公子惠公異母兄重耳重耳生襄公讙讙生靈公夷皐成公者文公庶子黑臀黑臀生景公據據生厲公壽曼悼公者襄公曾孫襄公生桓叔捷捷生惠伯談談生悼公周周生平公彪彪生昭公夷夷生頃公去疾去疾生定公午史記六國年表索隱午生出公鑿同上懿公者昭公曾孫昭公生桓子雝雝生忌忌生懿公驕史記六國年表晉世家索隱

注云雍號爲戴子史記晉世家集解

驕生幽公柳

宋忠曰太史公書幽公之時晉衰反朝韓趙魏之君史記晉世家索隱

幽公生烈成公止史記索隱同上北宋本止生孝公傾欣同上傾欣生靜公俱酒靜公二年趙韓魏滅晉

案韋昭國語注云穆侯費叔八世孫桓叔之父又云文侯穆侯之子仇又云桓叔成師生嚴伯嚴伯生武公武公生獻公又云惠公獻公之子重耳之弟夷吾懷公惠公之子圉文公獻公之子惠公異母兄重耳又云讙文公子襄公名靈公襄公子夷皐又云黑臀晉文公子襄公弟成公又云文公之孫成公之子景公獳又云厲公成公之孫景公之子厲公州蒲又云晉襄公之孫惠伯談周者談之子晉悼公之名又云平公悼公之子彪平公之子昭公夷又云頃公昭公之子去疾又云定公晉頃公之子其詞複者不載皆與史記同莊伯作嚴伯避漢諱而改也

秦世家

秦嬴姓伯爵伯益之後大業生伯益史記秦本紀索隱伯益生大廉大廉元孫曰孟戲中衍中衍元孫曰仲滑仲滑生飛廉史記秦本紀正義飛廉生惡來革惡來革生女防女防生旁皐旁皐生太几太几生大駱大駱生非子周孝王命爲附庸邑之秦號曰秦嬴秦嬴立十年生公伯公伯立三年生秦仲秦仲立二十三年生莊公莊公立四十四年生襄公周平王封爲諸侯襄公立十二年生文公文公立五十年生靜公靜公不享國而死生寧公寧公立十二年生武公德公出子出子立六年武公立二十年德公立二年生宣公成公繆公任好史記秦本紀索隱宣公立十二年成公立四年繆公立三十九年生康公罃康公立十二年生共公猳共公立五年生桓公和桓公立二十七年生景公后伯車史記秦本紀集解秦始皇本紀索隱景公立四十年生哀公哀公立三十六年生

夷公夷公不享國死生惠公惠公立十年生悼公悼公立十五年生厲共公厲共公立三十四年生躁公懷公躁公立十四年懷公立四年生昭子靈公史記索隱同上昭子子也立十年同上簡公悼子厲龔公子懷公弟也同上案此條乃索隱引秦本紀之文下卽云系本亦以爲然是與史記紀文同也今節去數字以從諸書所引之例立十五年生惠公惠公立十三年生少主同上少主立二年元獻公師隰靈公子也立二十二年同上生孝公渠粱孝公立二十四年生惠文王駟惠文王十九年而立立二十二年生武烈王蕩武烈王十九年而立立三年同上生昭王側史記穰侯列傳索隱昭王十九年而立立五十六年生孝文王柱孝文王五十三年而立立一年生莊襄王子楚莊襄王三十二年而立立三年生秦王政生於趙故曰趙政同上

宋忠曰以正月旦生故名正史記秦始皇本紀正義

案諸書所引秦世家文多與諸篇異惟史記皆與之同今亦援其例以補之又太史公生秦始皇後故以秦爲本紀而作世本者戰國時人其原書未必卽然故仍知諸國之例列爲世家更據三代世表之次列於晉後以存其舊又史記秦國諸公之名多缺今如康公桓公之名則據春秋補之其餘諸公之名則據索隱補之其仲滑生飛廉一條史記正義以謂宋忠注世本今案其義定爲本文隋經籍志有劉向世本宋忠世本豈兩家所傳之木各異故加區別歟則宋忠注世本卽世本也又韋昭國語注云秦仲嬴姓附庸秦公伯之子爲宣王大夫又云秦穆公伯益之後德公之子穆公任好也又云景公穆公元孫桓公之子皆與史記同

楚世家

楚芈姓子爵高陽生稱稱生卷章卷章生黎左傳昭二十九年正義路史後紀八注引同稱作偁無卷章以下又吳回生陸終陸終生六子其季曰連爲芈姓楚之先祖也季連之後曰鬻熊事周文王鬻熊生熊麗熊麗生熊狂熊狂生熊繹當成王時封爲楚子熊繹生熊艾熊艾生熊黮熊黮生熊勝及熊楊熊楊生熊渠熊渠生熊毋康及熊摯紅熊延熊延生熊勇及熊嚴熊延生熊霜及熊徇熊徇生熊咢熊咢生熊儀是爲若敖若敖生熊坎是爲霄敖霄敖生熊眴是爲蚡冒蚡冒弟熊通是爲武王

楚武王墓在豫州新息史記楚世家正義案此亦引作世本今定以爲注

武王生文王熊貲文王生熊囏是爲杜敖杜敖弟熊惲是爲成王成王生穆王商臣穆王生莊王侶莊王生恭王審恭王生康王招史記十二諸侯年表索隱康王生員是爲郟敖靈王者恭王庶子熊虔平王者恭王庶子熊居平王生昭王珍昭王生惠王章惠王生簡王中簡王生聲王當聲王生悼王熊疑悼王生肅王臧及宣王熊良夫宣王生威王熊商威王生懷王熊槐懷王生頃襄王橫頃襄王生考烈王熊完史記楚世家索隱考烈王生幽王悍及王負芻王負芻五年秦滅楚

案此篇自吳回以下至紂爲楚子皆因韋氏國語注原文參諸史記以補之又國語注云芈楚姓又云荆蠻芈

姓之鬻鬻熊之後又云楚子鬻熊之後十世也伯霜楚子熊霜季紃楚子熊紃仲不立叔在濮又云蚡冒楚季紃之孫若敖之子熊率又云武王之孫文王之子成王熊顗又云成王穆王商臣之父又云莊王成王之孫穆王之子旅又云恭王莊王之子箴又云箴或作審又云審恭王名又云恭王之子康王昭又云康王之子郟敖虔又云恭王之庶子靈王熊虔又云子「恭王之庶子公子比又云平王恭王之子昭王之父又云平王之子昭王熊彰又云惠王昭王之子章皆與史記同徇作紃招作昭古音同性以蚡冒爲若敖子熊眴作熊率爲異或所見本異跛左氏桓六年傳有熊奉且比似以其名爲氏而玉篇云眴楚之先蚡冒也二名皆有所據古籍渝古未知何者爲是也又史記熊粟生熊毋康今從帝繫篇作毋庸

越世家

越芊姓韋昭國語注子爵與楚同祖漢書地理志注臣瓚說史記越世家正義引同上皆有越爲芊姓一句祝融之後允常之子是爲越王句踐句踐生王

鼫與鼫與生王不壽不壽生王翁翁生王翳翳生王之侯之侯生王無彊王無彊爲楚威王所滅

案諸書引世本皆云越爲芊姓而史記云夏少康庶子之後是太史公於越之代系獨不從世本蓋采越絕記之說與韋昭國語注云句踐祝融之後允常之子芊姓與世本同今采是說以補之其句踐以後世系仍從史記又左傳宣八年正義引世族譜亦以越爲姒姓與史記同難以相據越爵亦無可攷紀年稱爲越子今從之史記正義引輿地志以爲越侯爵未足憑也

鄭世家

鄭姬姓左傳襄十一年正義引世家文伯爵周宣王二十二年封庶弟友於鄭水經渭水注是爲桓公桓公友生武公掘突掘突生莊公寤生寤生生昭公忽及厲公突鄭子亹鄭子嬰厲公生文公捷捷生穆公蘭蘭生靈公夷及襄公堅堅生悼公費春秋穀梁傳成六年疏引云鄭伯費是鄭悼公蓋約舉文及成公睔睔生釐公惲惲生簡公嘉嘉生定公寧寧生獻公蠆蠆生聲公勝勝生哀公易共公尹者獻公之子聲公之弟尹生幽公已及繻公駘鄭君乙君乙二十一年韓哀滅鄭

案韋昭國語注云桓公鄭始封之君周厲王之少子諡公友宣王封之於鄭與史記鄭世家畧同

趙世家

趙嬴姓侯爵其先與秦共祖惡來弟季勝之後季勝生孟增是爲宅皐狼皐狼生衡父衡父生造父造父爲周繆王御賜以趙城由此爲趙氏造父已下六世至奄父奄父生叔帶

叔帶生周如晉叔帶已下四世至公明公明生共孟及趙夙夙生成季衰衰生宣孟盾史記趙世家索隱左傳成十年正義引公明生趙夙一句宣二年正義又別引作夙衰祖疑誤盾生莊子朔朔生文子武武生景叔成索隱同上成生簡子鞅鞅生襄子毋卹毋卹生獻侯浣及桓子嘉史記趙世家索隱引作襄子子桓子趙世家索隱引作桓子名嘉襄子之子皆約舉世本文浣生烈侯籍始立爲諸侯籍生敬侯章史記趙世家索隱史記趙世家烈侯卒弟武公立武公卒趙復立烈侯太子章索隱引譙周曰系本及說趙語者並無其事蓋別有所據章生成侯種史記趙世家索隱種生肅侯語史記趙世家索隱蘇秦列傳索隱又引云肅侯名言語生武靈王雍雍生惠文王何何生孝成王丹丹生悼襄王偃偃生今王遷史記趙世家集解趙世家索隱引今王遷三字

案諸書言趙世系最爲不同惟當以世本爲斷耳如公明生共孟及趙夙一條史記則云夙生共孟共孟生趙衰索隱引世本以証其非譙周亦以爲誤此其可見者而左傳宣二年正義所引世本夙爲衰祖反與史記合而與本書成十年正義所引世本轉有不同則亦不待辨而可知其誤也韋昭國語注云公明之少子成子衰左氏閔元年傳杜杜解云趙夙趙衰兄皆與世本異而家之說則同韋杜皆據世本豈世本自漢至唐傳流或有誤歟韋注又云景子文子之子簡子之父趙成又云簡子晉卿趙文子之孫景子之子趙鞅志父志父簡子後名又云襄子晉正卿簡子之子無恤皆與史記同又史記不載趙武靈王之名今據索隱補入

魏世家

魏姬姓侯爵畢公高之苗裔曰畢萬事晉獻公獻公以魏封畢萬畢萬生芒季芒季生武仲州左傳閔元年正義史記魏世家索隱禮記樂記正義引作畢萬生芒芒生季疑誤州生莊子降降生獻子荼荼生簡

子取取生襄子多多生桓子駒駒生文侯斯禮記樂記正義史記魏世家集解引莊子及斯三字魏世家索隱一引云武仲生莊子絳無悼子又引云獻子名荼荼莊子之子無魏嬴又引云獻子生簡子取取生襄子修又引云襄子生桓子駒又引云桓子生文侯斯程公說春秋分記引作舒生移移生曼多始立爲諸侯文侯生武侯擊武侯生惠王罃惠王生襄王嗣史記魏世家集解引上五字荀勗穆天子傳序引作魏今王於世本蓋襄王也史記魏世家索隱引作襄王名嗣蘇秦列傳索隱引作襄王惠王子名嗣襄王生昭王遬史記魏世家索隱引上五字又引云昭王名遬范睢蔡澤列傳索隱引作昭王名遬襄王之子也昭王生安僖王圉史記魏世家索隱安僖王生景愍王午索隱同上僖作釐今改從上文所引本文景愍王生王假假三年秦滅魏

案紀年威烈王二十三年王命晉卿魏氏趙氏韓氏爲諸侯則皆侯爵也今據以補入又世本多古字如肇作州絳作降舒作荼古音皆通左傳定十三傳魏襄子名曼多而此作多則曼字乃語助辭也

韓世家

韓姬姓侯爵晉武公莊伯子韓萬莊伯弟左傳桓三年正義引世家文曲沃桓叔之子史記韓世家索隱引此句上有韓萬是三字桓叔生子萬左傳宣十二年正義萬生賕伯賕伯生定伯簡簡生輿輿生獻子厥索隱同上正義同上引作萬生求伯求伯生子輿子輿生獻子厥無定伯一代程公說春秋分記引與索隱同無簡生以下賕俱作求案惟索隱所引與史記世族譜世次合今定從之獻子生宣子秦史記韓世家索隱宣子生平子須索隱同上引作平子名須宣子子也蓋約舉文平子生簡子不信同上簡子生莊子庚同上莊子生康子虎康子生武子啟章史記韓世家引作武子名啟章康子子蓋約舉文武子生景子處史記韓世家索隱始立爲

諸侯景子生武侯取同上下文引云系本無列侯六國年表索隱又引云列侯系本作武侯武侯生文侯文侯生哀侯哀侯生懿侯史記六國年表索隱云懿侯世本無名懿侯生昭侯昭侯生宣王史記蘇秦列傳索隱引作韓宣王昭侯之子也蓋約舉文韓世家索隱云韓微小國史失代系故史記及系本不同今亦不可復攷襄王生釐王咎釐王生桓惠王史記留侯世家索隱桓惠王生王安王安九年秦滅韓

案韋昭國語注云桓叔生子萬受韓以爲大夫是爲韓萬又云韓簡晉卿韓萬之孫又云韓獻子之子宣子起又云韓康子韓宣子之曾孫莊子之子虎皆與史記同又韓宣子起世本名秦惟此爲異

田敬仲完世家

田齊嬀姓侯爵陳厲公佗之子敬仲完奔齊以陳字爲田

氏敬仲生夷孟思 史記田敬仲完世家索隱 思生閭孟克 上同 克生文子須無須無生桓子無宇無宇生武子開及僖子乞乞産成子常簡子齒宣子其夷穆子安廩邱子尚隘茲子芒盈惠子得凡七人 史記齊太公世家索隱　左傳哀十四年正義引同有昭子莊無成子常無尚字隘茲子芒盈作盤茲芒子盈 成子常生襄子班班生莊子伯 禮記檀弓正義引此條常本作當今據上文校正　史記田敬仲完世家索隱引云盤世本作班白名伯 伯生太公和周天子立爲齊侯和生桓公午午生威王因齊因齊生宣王辟彊 史記蘇秦列傳引作宣王名辟彊威王之子蓋約舉文 辟彊生湣王遂 史記田敬仲完世家索隱 遂生襄王法章法章生王建王建四十四年秦滅齊

案索隱云紀年田莊子卒明年立田悼子悼子卒乃次立田和是莊子後有悼子蓋立年無幾所以作系本及史記者不得錄也而莊周及鬼谷子亦云田成子殺齊君十二代而有齊國今據系本系家自成子至王建之滅淮祇十代則悼子及侯剡即有十二代與莊子鬼谷說同明紀年亦非妄說也云云據此則世本自春秋及戰國諸侯皆有世家於此可見史記云立爲齊侯而紀年則田侯則亦侯爵也

許世家

許姜姓男爵與齊同祖堯四岳伯夷之後也周武王封其苗裔文叔於許自文叔至莊公十一世桓公鄭莊公弟也 春秋釋例九　案杜預於此條下注云世本無許叔疑鄭郎是是世本有此文也云云許叔郎穆公新臣見春秋蓋世本以爲桓公名亦不同 桓公卒僖公業立僖公卒昭公錫我立昭公卒靈公甯立靈公卒悼公買立悼公卒許男斯立許男斯二十年鄭滅許以斯歸元公成立元公卒子結立楚滅之

案許滕薛邾莒諸國史記無世家以其國小無足紀耳而世本則仍有之杜預所引許世系及孟子章指所引滕世系可見也左傳正義又引滕薛二邾世家文蓋足相証今采春秋經及左傳隱十一年正義所引杜氏世族譜以補之韋昭周語注亦云許姜姓四岳之後與世族譜同

滕世家

滕姬姓 左傳襄十一年正義引世家文 侯爵錯叔繡文王子 顏師古漢書地理志注 自叔繡至宣公嬰齊十七世其後有昭公昭公卒文公立文公卒成公原立成公卒悼公寧立悼公卒頃公結立頃公卒隱公虞毋立其後有考公麇與文公之父定公相直其子元公宏與文公相直 趙岐孟子章指引此條上有滕國二字蓋約舉世本文 隱公後六世齊景公亡滕 左傳隱七年正義　案此條必有外鍇景公二字或係宣王湣王之誤

案以上皆左傳隱七年正義所引世族譜今據以補昭三年正義又引云滕成公是文公之子附志於此

薛世家

薛任姓 左傳襄十一年正義引世家文 侯爵黃帝之苗裔奚仲封爲薛侯奚仲之後仲虺居薛以爲湯左相武王復以其胄爲薛侯歷三代凡六十四世其可記者眕生初初生厲侯陵陵生宣武侯房房生哀侯褎褎生莊侯元元生平侯貫貫生昭侯直直生襄侯夷夷生桓侯辨辨生康侯安興安興生定公箱箱生恭侯尚尚生景侯魏魏生宣侯伯勤伯勤生簡侯文歡文歡生惠侯夷黃夷黃生靈侯英英生文侯俱俱

生隱侯清清生愍侯洪為楚所滅

案以上據世族譜及唐書世系表補薛世家春秋經有薛獻公穀襄公足薛伯比表皆無之惟惠侯名諡同耳

邾世家

邾曹姓左傳襄十一年正義引世家文子爵顓頊之後有陸終產六子其第五子曰安邾即安之後周武王封其苗裔邾俠為附庸自安至儀父十二世進爵稱子是為邾子克邾子克卒文公瑣立文公卒子定公貜且立定公卒宣公牼立宣公卒悼公華立悼公卒莊公穿立莊公卒隱公益立隱公奔魯子桓公革立桓公後八世而齊滅之

案以上據春秋經傳及左傳隱元年正義所引世族譜補邾世家又公羊昭三十一年傳有邾婁顏邾婁夏父子二君君當魯武公懿公時蓋皆儀父之先禮記檀弓篇有邾婁考公鄭氏注云邾婁考公隱公益之曾孫考或為定又呂覽去尤篇邾之故法為甲裳以帛公息忌謂邾君曰不若以組此邾君未言其號諡未知其當春秋時與否世本居篇亦有邾顏郎公羊傳所稱者但其代系遠近則無可攷耳附記之以補邾之闕畧

小邾世家

小邾曹姓左傳襄十一年正義引世家文子爵邾俠之後也夷父顏有功於周其子肥別封為附庸曾孫黎來從齊桓公尊周室命為小邾子其後有小邾穆公穆公之孫惠公以下六世而楚滅之

案以上據春秋經傳及左傳莊五年正義所引世族譜補小邾世家世族譜所稱之郳顏別見公羊傳蓋郳與小邾同祖顏自顏以下始分耳左傳正義又云世本言肥杜譜言友當是一人是世本小邾代系本明杜氏未嘗全引耳

莒世家

莒己姓左傳隱二年正義襄十一年正義子爵少昊之後周武王封兹與期於莒十一世至兹丕公其後有紀公庶其紀公遇弒子季佗立季佗卒渠丘公朱立渠丘公卒犂比公密州立字買朱鉏犂比公遇弒子展輿立展輿奔吳犂比公之子展輿之兄著丘公去疾立著丘公卒郊公立郊公奔齊著丘公之弟共公庚輿立共公奔魯齊復納郊公共公以下四世楚滅之

案以上據春秋經傳杜解及左傳隱二年正義所引世族譜補莒世家考莒初為嬴姓後為己姓路史後紀七注引世本之言最詳已見紀篇杜氏疑之非也杜氏則以為嬴姓又與期作茲與今皆據紀篇本文校正呂氏春秋恃君覽云注厲叔事莒敖公又云敖公有難厲叔辭其友而往死之高誘注莒子國也敖公諡公君也飴孫以為敖郊同音敖公疑即郊公左傳僖二十六年傳杜解云莒夷無諡以號為稱

世本

大夫譜 案大夫譜名目已見王侯譜下[illegible]
之者原書譜法遂無可徵今據[illegible]
采左傳國語史記以諸國執政卿士分[illegible]
在大夫之漸稍存世本大夫譜舊名郎[illegible]
有當於原書與否則不敢必也較三代世表增入鄭國與則[illegible]
略無可攷且尊春秋崇內抑外之義故仍闕焉輯爲大夫譜卷

周	共和元年以宣王少大臣共和行政	二 厲王子居召公宮是爲宣王召伯周公	三 召伯周公	四 召伯周公	五 召伯周公	六 召伯周公	七 召伯周公	八 召伯周公	九 召伯周公	十 召伯周公	十一 召伯周公	十二 召伯周公	十三 召伯周公
魯	眞公濞十五年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一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齊	武公壽十年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三
晉	靖侯宜臼十八年	晉釐侯司徒元年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秦	秦仲四年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楚	熊勇七年	八	九	十	[illegible]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宋	釐公舉十八年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宋惠公覸元年	二
衛	釐侯十四年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陳	幽公寧十四年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陳釐公孝元年	二	三
蔡	武侯二十三年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illegible]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曹	夷伯喜二十四年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曹夷伯卒幽伯彊元年	二	三	四	五	六
鄭													
燕	惠侯二十四年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十四 宣王即位 共和罷 召伯 周公	宣王元年 召伯虎 周定公	二 召伯虎 太師皇父 司馬休父	三 召伯虎 皇父 休父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魯武公敖元年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十	楚熊霜元年	二	三
三	四	五	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四	五	六	七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七	八	九	曹戴伯蘇元年
三十七	三十八	燕釐侯莊元年	二

四 召伯虎 皇父 休父	五 召伯虎 皇父 休父 尹吉甫 方叔	六 召伯虎 皇父 休父	七 皇父 中甫
二	三	四	五
齊厲公無忌元年	二	三	四
十七	十八	晉獻侯籍元年	二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秦莊公其元年
四	五	六	楚熊徇元年
七	八	九	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八	九	十	十一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二	三	四	五
三	四	五	六

八 皇父	九 皇父	十 皇父	十一 皇父
六	七	八	九
五	六	七	八
三	四	五	六
二	三	四	五
二	三	四	五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六	七	八	九
七	八	九	十

十二 皇父	十三 皇父	十四 皇父	十五 皇父
十	魯懿公戲元年	二	三
九	齊文公赤元年	二	三
七	八	九	十
六	七	八	九
六	七	八	九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六 皇父	四	四	十一	十	十	十九	衛武公和元年	二十	二十六	十四		十五
十七 皇父	五	五	衛釐侯生元年	十一	十一	二十	二	二十一	二十七	十五		十六
十八 皇父	六	六	二	十二	十二	二十一	三	二十二	二十八	十六		十七
十九 皇父	七	七	三	十三	十三	二十二	四	二十三	蔡釐侯所事元年	十七		十八
二十 皇父	八	八	四	十四	十四	二十三	五	二十四	二	十八		十九
二十一 皇父	九	九	五	十五	十五	二十四	六	二十五	三	十九		二十
二十二 皇父 王子多父	魯孝公稱元年伯御立為君稱為諸公子云伯御弑公孫	十	六	十六	十六	二十五	七	二十六	四	二十	鄭桓公多父元年始封周宣王母弟	二十一
二十三 皇父 王子多父	二	十一	七	十七	十七	二十六	八	二十七	五	二十一	二	二十二

二十四 皇父 王子多父	三	十二	八	十八	十八	二十七	九	二十八	六	二十二	三	二十三
二十五 皇父 王子多父	四	齊成公說元年	九	十九	十九	二十八	十	二十九	七	二十三	四	二十四
二十六 皇父 王子多父	五	二	十	二十	二十	二十九	十一	三十	八	二十四	五	二十五
二十七 皇父 王子多父	六	三	十一	二十一	二十一	三十	十二	三十一	九	二十五	六	二十六
二十八 皇父 王子多父	七	四	十二	二十二	二十二	三十一	十三	三十二	十	二十六	七	二十七
二十九 皇父 王子多父	八	五	十三	二十三	楚熊鄂元年	宋戴公立元年	十四	三十三	十一	二十七	八	二十八
三十 皇父 王子多父	九	六	十四	二十四	二	二	十五	三十四	十二	二十八	九	二十九
三十一 皇父 王子多父	十	七	十五	二十五	三	三	十六	三十五	十三	二十九	十	三十

世本卷五　七

三十二 皇父 王子多父 周宣王誅伯御立魯弟稱是爲孝公	十一	八	十六	二十六	四	四	十七	三十六	十四	三十	十一	三十一
三十三 皇父 王子多父	十二	九	十七	二十七	五	五	十八	陳武公靈元年	十五	曹惠伯雉元年	十二	三十二
三十四 皇父 王子多父	十三	齊莊公購元年	十八	二十八	六	六	十九	二	十六	二	十三	三十三
三十五 皇父 王子多父	十四	二	十九	二十九	七	七	二十	三	十七	三	十四	三十四
三十六 皇父 王子多父	十五	三	二十	三十	八	八	二十一	四	十八	四	十五	三十五
三十七 皇父 王子多父	十六	四	二十一	三十一	九	九	二十二	五	十九	五	十六	三十六
三十八 皇父 王子多父	十七	五	二十二	三十二	楚若敖元年	十	二十三	六	二十	六	十七	蔡釐侯所事元年
三十九 皇父 王子多父	十八	六	二十三	三十三	二	十一	二十四	七	二十一	七	十八	二

世本卷五　八

四十 皇父 王子多父	十九	七	二十四	三十四	三	十二	二十五	八	二十二	八	十九	三
四十一 皇父 王子多父	二十	八	二十五	三十五	四	十三	二十六	九	二十三	九	二十	四
四十二 皇父 王子多父	二十一	九	二十六	三十六	五	十四	二十七	十	二十四	十	二十一	五
四十三 皇父 王子多父	二十二	十	二十七	三十七	六	十五	二十八	十一	二十五	十一	二十二	六
四十四 皇父 王子多父	二十三	十一	晉殤叔元年	三十八	七	十六	二十九	十二	二十六	十二	二十三	七
四十五 皇父 王子多父	二十四	十二	二	三十九	八	十七	三十	十三	二十七	十三	二十四	八
四十六 皇父 王子多父	二十五	十三	三	四十	九	十八	三十一	十四	二十八	十四	二十五	九
周幽王元年 皇父 王子多父 [illegible]尹氏	二十六	十四	四	四十一	十	十九	三十二	十五	二十九	十五	二十六	十

世本卷五 九

五 王子多父 虢公石父	四 王子多父 虢公石父	三 王子多父 虢公石父	二 王子多父
三十	二十九	二十八	二十七
十八	十七	十六	十五
四	三	二	晉文侯仇元年
秦襄公元年	四十四	四十三	四十二
十四	十三	十二	十一
二十三	二十二	二十一	二十
三十六	三十五	三十四	三十三
陳平公燮元年	三	二	陳夷侯說元年
三十三	三十二	三十一	三十
十九	十八	十七	十六
三十	二十九	二十八	二十七
十四	十三	十二	十一

九 鄭伯多父	八 王子多父 虢公石父	七 王子多父 虢公石父	六 王子多父 虢公石父 伯士
三十四	三十三	三十二	三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一	二十	十九
八	七	六	五
五	四	三	二
十八	十七	十六	十五
二十七	二十六	二十五	二十四
四十	三十九	三十八	三十七
五	四	三	二
三十七	三十六	三十五	三十四
二十三	二十二	二十一	二十
三十四	三十三	三十二	三十一
十八	十七	十六	十五

世本卷五 十

一	平王元年 東徙洛邑	十一 鄭伯多父 虢公翰	十 鄭伯多父
三十八	三十七	三十六	三十五
二十六	二十五	二十四	二十三
十二	十一	十	九
九	八	七	六
二十二	二十一	二十	十九
三十一	三十	二十九	二十八
四十四	四十三	四十二	四十一
九	八	七	六
四十一	四十	三十九	三十八
二十七	二十六	二十五	二十四
二		三十六	三十五
二十二	二十一	二十	十九

六 鄭伯掘突	五 鄭伯掘突	四 鄭伯掘突	三 鄭伯掘突
四	三	二	魯惠公弗湟元年
三十	二十九	二十八	二十七
十六	十五	十四	十三
秦文公元年	十二	十一	十
二十六	二十五	二十四	二十三
宋武公司空元年 衛[illegible]石 鄭[illegible]父	三十四	三十三	三十二
四十八	四十七	四十六	四十五
十三	十二	十一	十
四十五	四十四	四十三	四十二
三十一	三十	二十九	二十八
六	五	四	三
二十六	二十五	二十四	二十三

七 鄭伯捷突	八 鄭伯捷突	九 鄭伯捷突	十 鄭伯捷突	十一 鄭伯捷突	十二 鄭伯捷突	十三 鄭伯捷突	十四 鄭伯捷突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二十七	蔡穆侯元年	二	三	四	五	六	楚成王惲元年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四十九	五十	五十一	五十二	五十三	五十四	五十五	衛懿公赤元年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四十六	四十七	四十八	蔡[illegible]侯元年	二	[illegible]侯元年	二	三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曹釐公元年	二	三
七	八 陳禦寇是年被殺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illegible]侯元年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十五 鄭伯捷突	十六 鄭伯捷突	十七 鄭伯捷突	十八 鄭伯捷突	十九 鄭伯捷突	二十 鄭伯捷突	二十一 鄭伯捷突	二十二 鄭伯捷突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三十九	四十	四十一	四十二	四十三	四十四	四十五	四十六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二十二	二十三	陳文公圉元年	二	三	四	五	六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蔡[illegible]侯肸元年
[illegible]公[illegible]生元年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世本卷五　十三

二十三 鄭伯捷卒	二十四 鄭伯捷卒	二十五 鄭伯捷卒	二十六 鄭伯捷卒	二十七 鄭伯捷卒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四十七	四十八	四十九	五十	五十一	五十二	五十三	五十四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曹昭侯元年	二	三	四	五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宋襄公兹元年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石碏
七	八	九	十	陳穆公款元年	二	三	四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衛[illegible]公[illegible]元年	二	三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世本卷五　十四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五十五	五十六	五十七	五十八	五十九	六十	六十一	六十二
六	曹[illegible]侯[illegible]元年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二十六	二十七	十八	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楚武王熊通元年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八 石碏	十九 石碏	二十 石碏	二十一 石碏	二十二 石碏	二十三 石碏	衛桓公完元年 石碏[illegible]	二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世本卷五　十五

三十九	四十	四十一	四十二	四十三	四十四	四十五	四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三十九	四十 [illegible]	四十一	四十二	四十三	四十四
六十三	六十四	齊僖公祿父元年	二	三	四	五	六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三十九	四十	四十一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宋穆公和元年	二	三	四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燕穆侯元年	二	三	四

世本卷五　十六

四十七	四十八	四十九 祭伯 宰咺	五十	五十一 鄭伯寤生 虢公忌父	桓王元年 鄭伯寤生 虢公忌父	二 鄭伯寤生 虢公忌父	三 鄭伯寤生 虢公忌父
四十五	四十六	魯隱公息元年 公子益師 [illegible] 卒	二 司空無駭	三 無駭	四 無駭 公子翬	五 無駭 公子翬 公子彄 胡	六 無駭 公子翬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六	晉鄂侯郤元年	二	二	四	五	六	晉哀侯光元年 嘉父
四十二	四十三	四十四	四十五	四十六	四十七	四十八	四十九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大司馬孔父嘉	宋殤公與夷元年 孔父嘉	二 孔父嘉	三 孔父嘉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石厚弒九月	衛宣公晉元年	二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三十九	四十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祭仲足	二十三 祭仲足	二十四 祭仲足	二十五 祭仲足	二十六 祭仲足 原繁 洩駕	二十七 祭仲足 原繁 洩駕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四 鄭伯寤生 無駭 虢公忌父 公子翬 凡伯	七	十五	二	五十	二十五	四 孔父嘉	三	二十九	三十四	四十一	二十八 祭仲足 原繁 洩駕 呂侄	十三
五 鄭伯寤生 無駭卒二月 虢公忌父 公子翬	八	十六	三	蔡宣公元年	二十六	五 孔父嘉	四	三十	三十五	四十二	二十九 祭仲足 原繁 洩駕	十四
六 鄭伯寤生	九 公子翬	十七	四	二	二十七	六 孔父嘉	五	三十一	蔡桓侯封人元年	四十三	三十 祭仲足 原繁	十五
七 鄭伯寤生	十 公子翬	十八	五	三	二十八	七 孔父嘉	六	三十二 五父	二	四十四	三十一 祭仲足 原繁	十六
八 鄭伯寤生	十一 公子翬	十九	六	四	二十九	八 孔父嘉	七	三十三 蔡季	三	四十五	三十二 祭仲足 原繁	十七
九 鄭伯寤生	魯桓公允元年 公子翬	二十	七	五	三十	九 孔父嘉 華父督	八	三十四	四	四十六	三十三 祭仲足 原繁	十八
十 鄭伯寤生	二 公子翬 臧孫達	二十一	八	六	三十一	宋莊公馮元年 孔父嘉死 華父督	九	三十五	五	四十七	三十四 祭仲足 原繁	燕宣侯元年
十一 鄭伯寤生	三 公子翬 臧孫達	二十二	晉侯小子元年	七	三十二	二 華父督	十	三十六	六	四十八	三十五 祭仲足 原繁	二

十二 鄭伯寤生 公子翬	四 伯糾 臧孫達	二十三	二	八	三十三	三 華父督	十一	三十七	七	四十九	三十六 祭仲足 原繁	三
十三 鄭伯寤生 虢公林父 周公黑肩	五 臧孫達	二十四	三	九	三十四	四 華父督	十二	三十八	八	五十	三十七 祭仲足 原繁 公子曼伯 高渠彌	四
十四 虢公林父 周公黑肩	六 臧孫達	二十五	晉侯緡元年	十	三十五 蓮章	五 華父督	十三	陳厲公他元年	九	五十一	三十八 祭仲足 高渠彌	五
十五 虢公林父 周公黑肩	七 臧孫達	二十六	二	十一	三十六 蓮章	六 華父督	十四	二	十	五十二	三十九 祭仲足 原繁 高渠彌	六
十六 虢公林父 周公黑肩	八 臧孫達	二十七	三	十二 庸長 弗忌 蓮章 鬬伯比 庸長三父	三十七	七 華父督	十五	三	十一	五十三	四十 祭仲足 原繁 高渠彌	七
十七 虢公林父 周公黑肩	九 臧孫達	二十八	四	秦出公元年 弗忌 威壘 三父	三十八 蓮章 鬬伯比 鬬廉	八 華父督	十六	四	十二	五十四	四十一 祭仲足 原繁 高渠彌	八
十八 虢公林父 周公黑肩	十 臧孫達	二十九	五	二 弗忌 威壘 三父	三十九 鬬伯比 鬬廉	九 華父督	十七	五	十三	五十五	四十二 祭仲足 原繁 高渠彌	九
十九 周公黑肩	十一 臧孫達	三十	六	三 弗忌 威壘 三父	四十 鬬伯比 鬬廉	十 華父督	十八	六	十四	五 曹莊公射姑元年	四十三 祭仲足 原繁 高渠彌	十

二十 周公黑肩	二十一 周公黑肩	二十二 周公黑肩	二十三 周公黑肩	莊王元年 周公黑肩	二 周公黑肩	三 周公黑肩誅	四 單伯
十二 臧孫達	十三 臧孫達	十四 臧孫達	十五 臧孫達	十六 臧孫達	十七 臧孫達	十八 臧孫達	魯莊公同元年 臧孫達 公子慶父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齊襄公諸兒元年	二 王子成父	三	四	五
七	八	九	十	十二	十二	十三	十四
四 弗忌 威壘 三父	五 弗忌 威壘 三父	六 弗忌 威壘 三父	秦武公元年弒出公 弗忌 威壘 三父	二 弗忌 威壘 三父	三 弗忌 威壘 三父伏誅	四	五
四十一 鬭伯比 鬭廉 屈瑕	四十二 鬭伯比 鬭廉	四十三 鬭廉	四十四 鬭廉	四十五	四十六	四十七	四十八
十一 華父督	十二 華父督	十三 華父督	十四 華父督	十五 華父督	十六 華父督	十七 華父督	十八 華父督
十九	衛惠公朔元年	二	三	衛黔牟元年 左公子洩 右公子職	二 左公子洩 右公子職	三 左公子洩 右公子職	四 左公子洩 右公子職
七	陳莊公林元年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蔡哀侯獻舞元年	二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鄭厲公突元年 祭仲足 原繁 高渠彌 公子昭	二 祭仲足 原繁 高渠彌	三 祭仲足 原繁 高渠彌	四 祭仲足 原繁 高渠彌	鄭昭公忽元年 祭仲足 原繁 高渠彌	二 祭仲足 原繁 高渠彌	鄭子亹元年弒昭公 祭仲足 原繁 高渠彌誅殺	鄭子嬰元年殺亹 原繁
十一	十二	十三	燕桓公元年	二	三	四	五

世本卷五 十九

五 單伯	六 單伯	七 單伯	八 單伯	九 單伯	十 單伯	十一 單伯	十二 單伯
二 臧孫達 公子慶父	三 臧孫達 公子慶父 溺	四 臧孫達 公子慶父	五 臧孫達 公子慶父	六 臧孫達 公子慶父	七 臧孫達 公子慶父	八 臧孫達 公子慶父	九 臧孫達 公子慶父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齊桓公小白元年 國子 高傒 管夷吾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四十九	五十	五十一 楚武王卒 莫敖屈重	楚文王熊貲元年	二	三	四	五
十九 華父督	宋閔公捷元年 華父督	二 華父督	三 華父督	四 華父督	五 華父督	六 華父督	七 華父督
五 左公子洩 右公子職	六 左公子洩 右公子職	七 左公子洩 右公子職	八 左公子洩 右公子職	九 左公子洩 右公子職 伏誅 黔牟放	衛惠公朔復入十三年	十四	十五
陳宣公杵臼元年[illegible]弟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二 原繁	三 原繁	四 原繁	五 原繁	六 原繁	七 原繁	八 原繁	九 原繁
六	七	燕莊公元年	二	三	四	五	六

世本卷五 二十

世本卷五 三十二

十三 單伯	十四 單伯	十五 單伯	十六 單伯
十 臧孫達 公子慶父	十一 臧孫達 公子慶父 臧孫辰	十二 公子慶父 臧孫辰	十三 公子慶父 臧孫辰
二 高傒 管夷吾	三 高傒 管夷吾	四 高傒 管夷吾	五 高傒 管夷吾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六	七	八	九
八 華父督	九 華父督	十 華父督 仇牧被弑 南宮萬弑閔公 蕭叔大心 宋桓公御說元年莊公子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十 原繁	十一 原繁	十二 原繁	十三 原繁
七	八	九	十

二	三	四 周公忌父出奔	五
十四 公子慶父 臧孫辰	十五 公子慶父 臧孫辰	十六 公子慶父 臧孫辰	十七 公子慶父 臧孫辰
六 高傒 管夷吾	七 高傒 管夷吾	八 高傒 管夷吾	九 高傒 管夷吾
二十七	二十八	晉武公稱自曲沃并晉已立三十八年不更元因其元年	二
十八	十九	二十	秦德公元年武公弟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二	三	四	五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十四 原繁自殺	鄭厲公元年 厲公名突 後七歲復入	二	三 叔詹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世本卷五 三十三

惠王元年 周公忌父自虢	二 周公忌父	三 周公忌父	四 周公忌父
十八 公子慶父 臧孫辰	十九 公子慶父 臧孫辰 公子結	二十 公子慶父 臧孫辰	二十一 公子慶父 臧孫辰
十 高傒 管夷吾	十一 高傒 管夷吾	十二 高傒 管夷吾	十三 高傒 管夷吾
晉獻公詭諸元年	二	三	四
二	秦宣公元年	二	二
楚堵敖囏元年	二	三	四
六	七	八	九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十九	二十	蔡穆侯肸元年	二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四 叔詹	五 叔詹	六 叔詹	七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五 周公忌父	六 周公忌父	七 周公忌父	八 周公忌父
二十二 公子慶父 臧孫辰	二十三 公子慶父 臧孫辰	二十四 公子慶父 臧孫辰	二十五 公子慶父 臧孫辰
十四 高傒 管夷吾	十五 高傒 管夷吾	十六 高傒 管夷吾	十七 管夷吾
五	六	七	八
四	五	六	七
五	楚成王惲元年	二	三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三	四	五	六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鄭文公捷元年 叔詹	二 叔詹	三 叔詹	四 叔詹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九　周公忌父　公子甕父　臧孫辰　公子友　二十六　十八　管夷吾　九　大司空士蔿　八　四　十四　衛懿公赤元年　二十五　七　三　五　叔詹　二十三

十　周公忌父　公子虔父　召伯廖　臧孫辰　公子友　二十七　十九　管夷吾　十　士蔿　九　五　十五　二　二十六　八　四　六　叔詹　二十四

十一　周公忌父　公子虔父　臧孫辰　公子友　二十八　二十　管夷吾　十一　士蔿　十　六　令尹子善　十六　三　二十七　九　五　七　叔詹　二十五

十二　周公忌父　公子虔父　臧孫辰　公子友　二十九　二十一　管夷吾　十二　士蔿　十一　七　王子善　十七　四　二十八　十　六　八　二十六

十三　周公忌父　公子虔父　臧孫辰　公子友　三十　二十二　管夷吾　十三　士蔿　十二　八　王子善　鬥穀於菟　十八　五　二十九　十一　七　九　叔詹　二十七

十四　周公忌父　公子虔父　臧孫辰　公子友　三十一　二十三　管夷吾　十四　士蔿　秦成公元年　九　鬥穀於菟　十九　六　三十　十二　八　十　叔詹　二十八

十五　周公忌父　公子虔父　臧孫辰　公子友　公子牙卒　三十二　二十四　管夷吾　十五　士蔿　二　十　鬥穀於菟　二十　七　三十一　十三　九　十一　叔詹　二十九

十六　周公忌父　公子虔父　魯湣公開元年　臧孫辰　公子友　仲孫湫　二十五　管夷吾　十六　士蔿　三　十一　鬥穀於菟　二十一　八　石祁子　甯速　三十二　十四　曹昭公元年　十二　叔詹　三十

十七　二　周公忌父　臧孫辰　公子友　公孫茲　二十六　十七　四　管夷吾　仲孫湫　高子　士蔿　太子申生　里克　十二　鬥穀於菟　二十二　衛戴公申元年　甯速　三十三　十五　二　十三　叔詹　高克　三十一

十八　魯僖公申元年　周公忌父　臧孫辰　公子友　公孫茲　二十七　十八　秦穆公任好元年　管夷吾　仲孫湫　太子申生　里克　十三　鬥穀於菟　二十三　衛文公燬元年　甯速　三十四　十六　三　十四　叔詹　三十二

十九　二　周公忌父　臧孫辰　公子友　公孫茲　二十八　十九　二　管夷吾　仲孫湫　太子申生　里克　荀息　十四　鬥穀於菟　二十四　二　甯速　三十五　十七　四　十五　叔詹　三十三

二十　三　周公忌父　臧孫辰　公子友　公孫茲　二十九　二十　三　管夷吾　仲孫湫　太子申生　里克　荀息　十五　鬥穀於菟　二十五　三　甯速　三十六　十八　五　十六　叔詹　孔叔　申侯　[illegible]

二十一　四　周公忌父　臧孫辰　公子友　公孫茲　三十　二十一　四　管夷吾　仲孫湫　太子申生　里克　荀息　十六　鬥穀於菟　二十六　四　甯速　三十七　轅濤塗　十九　六　十七　二　叔詹　孔叔　申侯

二十二　五　周公忌父　臧孫辰　公子友　公孫茲　三十一　二十二　五　管夷吾　仲孫湫　里克　荀息　百里奚　十七　鬥穀於菟　二十七　五　甯速　三十八　轅濤塗　二十　七　十八　三　叔詹　孔叔　申侯

二十三　六　周公忌父　臧孫辰　公子友　公孫茲　三十二　二十三　六　管夷吾　仲孫湫　里克　荀息　百里奚　十八　鬥穀於菟　二十八　六　甯速　三十九　轅濤塗　二十一　八　十九　四　叔詹　孔叔　申侯

二十四　七　周公忌父　臧孫辰　公子友　公孫茲　三十三　二十四　七　管夷吾　仲孫湫　里克　荀息　百里奚　十九　鬥穀於菟　二十九　七　甯速　四十　轅濤塗　二十二　九　二十五　叔詹　孔叔　申侯

世本卷五　三五

二十五 八 周公忌父 虢孫辰 公子友 公孫茲 三十四 管夷吾 仲孫湫 二十五 里克 荀息 八 百里奚 二十 三十 鬬穀於菟 八 甯速 四十一 轅濤塗 二 十 三 曹共公元年 三十一 叔詹 六

襄王元年 九 周公忌父 虢孫辰 宰周公孔 公子友 公孫茲 三十五 管夷吾 仲孫湫 二十六 里克 荀息 丕鄭 九 百里奚 二十一 三十一 鬬穀於菟 九 甯速 四十二 轅濤塗 二 十 四 二 三十二 叔詹 七

二 周公忌父 虢孫辰 十 公子友 公孫茲 三十六 管夷吾 仲孫湫 隰朋 晉惠公夷吾元年 里克 荀息 丕鄭 祁舉 呂甥 郤稱 冀芮 十 百里奚 公孫枝 二十二 宋襄公茲父元年 鬬穀於菟 公子目夷 甯速 十 四十三 轅濤塗 二 十 五 三 三十三 叔詹 八

三 周公忌父 虢孫辰 召武公 十一 公子友 公孫茲 三十七 管夷吾 仲孫湫 隰朋 二 呂甥 郤稱 冀芮 十一 百里奚 公孫枝 二十三 二 鬬穀於菟 公子目夷 甯速 十一 四十四 轅濤塗 二 十 六 四 二十四 叔詹 九

四 周公忌父 虢孫辰 十二 公子友 公孫茲 三十八 國子 高子 管夷吾 仲孫湫 隰朋 三 呂甥 郤稱 冀芮 十二 百里奚 公孫枝 二十四 三 鬬穀於菟 公子目夷 甯速 十二 四十五 轅濤塗 二 十 七 五 二十五 叔詹 十

五 周公忌父 虢孫辰 十三 公子友 公孫茲 三十九 仲孫湫 四 呂甥 郤稱 冀芮 十三 百里奚 公孫枝 二十五 四 鬬穀於菟 公子目夷 甯速 十三 陳穆公款元年 轅濤塗 二 十 八 六 二十六 叔詹 十 一

世本卷五　三六

六 周公忌父 虢孫辰 十四 公子友 公孫茲 四 十 五 呂甥 郤稱 冀芮 十四 百里奚 公孫枝 二十六 五 鬬穀於菟 公子目夷 甯速 十四 二 轅濤塗 二 十 九 七 二十七 叔詹 十 二

七 周公忌父 虢孫辰 十五 公子友 公孫茲 公孫敖 四 十 一 六 呂甥 郤稱 冀芮 十五 百里奚 公孫枝 二十七 六 鬬穀於菟 公子目夷 甯速 十五 三 轅濤塗 蔡莊公甲午元年 八 二十八 叔詹 十 三

八 周公忌父 虢孫辰 十六 公子友 卒 公孫茲 卒 公孫敖 四 十 二 七 呂甥 郤稱 十六 百里奚 公孫枝 二十八 七 鬬穀於菟 公子目夷 甯速 十六 五 轅濤塗 二 九 二十九 叔詹 十 四

九 周公忌父 虢孫辰 十七 公孫敖 四 十 三 八 呂甥 郤芮 十七 百里奚 公孫枝 二十九 八 鬬穀於菟 公子目夷 甯速 十七 五 轅濤塗 三 十 三十 叔詹 十 五

十 周公忌父 虢孫辰 十八 公孫敖 齊孝公昭元年 九 呂甥 郤芮 十八 百里奚 公孫枝 三十 九 鬬穀於菟 公子目夷 甯速 十八 六 轅濤塗 四 十 一 三十一 叔詹 十 六

十一 周公忌父 虢孫辰 十九 公孫敖 二 十 呂甥 郤芮 十九 百里奚 公孫枝 三十一 十 鬬穀於菟 公子目夷 甯速 十九 七 轅濤塗 五 十 二 三十二 叔詹 十 七

十二 周公忌父 虢孫辰 二十 公孫敖 三 十一 呂甥 郤芮 二十 百里奚 公孫枝 三十二 十一 鬬穀於菟 子良 子文 公子目夷 甯速 二十 八 轅濤塗 六 十 三 三十三 叔詹 十 八

世本卷五 三七

十三 周公忌父	二十一 臧孫辰 公子遂	四	十二 呂甥 郤芮	二十一 百里奚 公孫枝	三十三 鬭穀於菟 鬭宜申	十二 公子買	二十一 寧速	九 轅濤塗	七	十 四	三十四 叔詹	十 九
十四 周公忌父	二十二 臧孫辰 公孫敖	五	十三 呂甥 郤芮	二十二 百里奚 公孫枝	三十四 鬭穀於菟 鬭宜申	十三 公孫固	二十二 寧速	十 轅濤塗	八	十 五	三十五 叔詹	二 十
十五 周公忌父	二十三 臧孫辰 公孫敖	六	十四 呂甥 郤芮	二十三 公孫枝	三十五 成得臣 鬭宜申	十四 公孫固	二十三 寧速	十一 轅濤塗	九	十六 僖負羈	三十六 叔詹	二 十
十六 周公忌父 為狄所殺	二十四 臧孫辰 公孫敖	七	晉文公重耳元年 呂甥 郤芮	二十四 公孫枝	三十六 成得臣 鬭宜申	宋成公王臣元年 公孫固	二十四 寧速	十二 轅濤塗	十	十 七	三十七 孔將鉏 石甲父 侯宣多	二 十 二
十 七	二十五 臧孫辰 公孫敖	八	二	二十五 公孫枝	三十七 成得臣 鬭宜申	二 公孫固	二十五 寧速	十三 轅濤塗	十 一	十 八	三十八 孔將鉏 石甲父 侯宣多	二 十 三
十 八	二十六 臧孫辰 公孫敖	九	三	二十六 公孫枝	三十八 成得臣 鬭宜申	三 公孫固	衛成公鄭元年 寧速	十四 轅濤塗	十 二	十 九	三十九 孔將鉏 石甲父 侯宣多	二 十 四
十 九	二十七 臧孫辰 公孫敖 公子遂	十	四 郤穀 郤溱 狐毛 狐偃 欒枝 先軫	二 十 七	三十九 成得臣 鬭宜申	四 公孫固	二	十五 轅濤塗	十 三	二 十	四十 孔將鉏 石甲父 侯宣多	二 十 五

世本卷五 三八

二十 尹氏 王子虎	二十八 臧孫辰 公孫敖 公子遂 公子買	齊昭公潘元年 國歸父 崔夭	五 郤穀 先軫 郤溱 狐毛 狐偃 欒枝 胥臣	二十八 公孫枝 小子慭	四十 成得臣 鬭宜申 呂臣	五 公孫固	三 元咺 寧俞	十六 轅濤塗	十 四	二 十 一	四十一 孔將鉏 石甲父 侯宣多	二 十 六
二十一 王子虎	二十九 臧孫辰 公孫敖 公子遂	二 國歸父	六 先軫 郤溱 狐毛 狐偃 欒枝 胥臣	二十九 公孫枝 小子慭	四十一 鬭宜申	六 公孫固	四 元咺 寧俞	陳共公朔元年 轅濤塗	十 五	二 十 二	四十二 孔將鉏 石甲父 侯宣多	二 十 七
二十二 王子虎 周公閱	三十 臧孫辰 公孫敖 公子遂	三 國歸父	七 先軫 郤溱 先且居 狐偃 欒枝 胥臣	三十 公孫枝	四十二 鬭宜申	七	五 元咺 寧俞 孫炎	二	十 六	二 十 三	四十三 孔將鉏 石甲父 侯宣多	二 十 八
二十三 王子虎 周公閱	三十一 臧孫辰 公孫敖 公子遂	四 國歸父	八 作五軍 先軫 郤溱 先且居 狐偃 欒枝 胥臣 趙衰 箕鄭父 胥嬰 先都	三十一 公孫枝	四十三 鬭宜申	八	六 寧俞 孫炎	三	十 七	二 十 四	四十四 侯宣多	二 十 九

二十四 王子虎 周公閱	二十五 王子虎 周公閱 毛伯衛	二十六 王子虎 周公閱 毛伯衛	二十七 王子虎 周公閱 毛伯衛
三十二 臧孫辰 公孫敖 公子遂	三十三 臧孫辰 公孫敖 公子遂	魯文公興元年 臧孫辰 公孫敖 公子遂 叔孫得臣	二 臧孫辰 公孫敖 公子遂 叔孫得臣
五 國歸父	六 國歸父	七	八
九 先軫 郤溱 先且居 趙衰 欒枝 胥臣 箕鄭父 先都 陽處父	晉襄公驩元年 先軫[illegible] 先且居 趙衰 欒枝 胥臣 箕鄭父 先都 陽處父 郤缺	二 先且居 趙衰 欒枝 胥臣 箕鄭父 先都 陽處父 郤缺	三 先且居 趙衰 欒枝 胥臣 箕鄭父 先都 陽處父 郤缺 士穀
三十二 公孫枝 孟明視 西乞術 白乙丙	三十三 公孫枝 孟明視 西乞術 白乙丙	三十四 公孫枝 孟明視 西乞術	三十五 公孫枝 孟明視 西乞術
四十四 鬬宜申 鬬章	四十五 令尹鬬勃 鬬宜申	四十六 令尹成大心 鬬宜申	楚穆王商臣元年 成大心 鬬宜申
九	十	十一	十二 公子成
七 甯俞 孫炎 孔達	八 甯俞 孫炎 孔達	九 甯俞 孫炎 孔達	十 甯俞 孔達
四	五	六	七 轅選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四十五 侯宣多	鄭穆侯元年 侯宣多	二 侯宣多	三 侯宣多 公子歸生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二十八 王子虎卒 周公閱 毛伯衛 王叔桓公	二十九 周公閱 王叔桓公 毛伯衛	三十 周公閱 王叔桓公 毛伯衛 召伯	三十一 周公閱 王叔桓公 毛伯衛
三 臧孫辰 公孫敖 公子遂 叔孫得臣	四 臧孫辰 公孫敖 公子遂 叔孫得臣	五 臧孫辰 公孫敖 公子遂 叔孫得臣	六 臧孫辰 公孫敖 公子遂 叔孫得臣 季孫行父
九	十	十一	十二
四 先且居 趙衰 欒枝 胥臣 箕鄭父 先都 陽處父 郤缺 士穀	五 先且居 趙衰 欒枝 胥臣 箕鄭父 先都 陽處父 郤缺 士穀	六 先且居 趙衰 欒枝 胥臣 箕鄭父 先都 陽處父 郤缺 士穀	七 陽處父 賈佗 趙盾 狐射姑 士穀 梁益耳 箕鄭父 先都 郤缺
三十六 公孫枝 孟明視 西乞術	三十七 西乞術 由余	三十八 西乞術	三十九 西乞術
二 成大心 鬬宜申	三 成大心 鬬宜申	四 成大心 鬬宜申	五 成大心 鬬宜申
十三 公子成	十四 公子成	十五 公子成	十六 公子成
十一 甯俞 孔達	十二 孔達	十三 孔達	十四 孔達
八	九	十	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四 侯宣多 公子歸生	五 公子歸生	六 公子歸生	七 公子歸生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秦大師太衛司空晉不常闔罪卿然晉殺陽處父兄經司空士艱亦見經則亦有時列於卿也									
三十二 周公閱 王叔桓公 毛伯衛	七 臧孫辰 公孫敖 公子遂 叔孫得臣 季孫行父	十三	晉靈公夷皋元年 趙盾 先克 郤缺 荀林父 先蔑奔秦 先都 士穀 箕鄭父 梁益耳	秦康公罃元年 西乞術	六 成大心 鬭宜申	十七 公子成 公孫友 樂豫 鱗矔 公子蕩 華御事 公子卬	十五 孔達	十二	二十六	三十三	八 公子歸生	三十八
三十三 周公閱 王叔桓公 毛伯衛	八 臧孫辰 公孫敖 公子遂 叔孫得臣 季孫行父	十四	二 趙盾 先克 郤缺 荀林父 先都 士穀 箕鄭父 梁益耳	二 西乞術	七 成大心 鬭宜申	宋昭公杵臼元年 公孫友 公子卬 鱗矔 華御事	十六 孔達	十三	二十七	三十四	九 公子歸生	三十九
頃王元年 周公閱 王叔桓公 毛伯衛	九 臧孫辰 公子遂 叔孫得臣 季孫行父 孟孫穀	十五	三 趙盾 先克 郤缺 荀林父 先都 士穀 箕鄭父 梁益耳	三 西乞術	八 成大心 鬭宜申 鬭椒	二 公孫友 鱗矔 華御事 華耦	十七 孔達	十四	二十七	三十五	十 公子歸生	四十

二 周公閱 王叔桓公	十 臧孫辰卒 公子遂 叔孫得臣 季孫行父 仲孫穀	十六	四 趙盾 郤缺 荀林父	四 西乞術	九 成大心 鬭椒 鬭宜申誅	三 公孫友 鱗矔 華耦	十八 孔達	十五	二十九	曹文公壽元年	十一 公子歸生	燕桓公元年
三 周公閱 王叔桓公	十一 公子遂 叔孫得臣 季孫行父 仲孫穀 叔仲彭生	十七	五 趙盾 郤缺 荀林父	五 西乞術	十 成大心 鬭椒	四 公孫友 鱗矔 華耦 蕩意諸	十九 孔達	十六	三十	二	十二 公子歸生	二
四 周公閱 王叔桓公	十二 公子遂 叔孫得臣 季孫行父 仲孫穀 叔仲彭生	十八	六 趙盾 郤缺 荀林父 欒盾 胥甲 趙穿	六 西乞術	十一 成大心	五 公孫友 鱗矔 華耦 蕩意諸	二十 孔達	十七	三十一	三	十三 公子歸生	三
五 周公閱 王叔桓公	十三 公子遂 叔孫得臣 季孫行父 仲孫穀卒 叔仲彭生	十九	七 趙盾 郤缺 荀林父 胥甲 趙穿	七	十二 成大心卒 成嘉 鬭椒	六 公孫友 鱗矔 華耦 蕩意諸	二十一 孔達	十八	三十二	四	十四 公子歸生	四
六 周公閱 王叔桓公 王孫蘇 單伯	十四 公子遂 叔孫得臣 季孫行父 仲孫難 叔孫彭生	二十	八 趙盾 郤缺 荀林父 胥甲 趙穿	八	楚莊王侶元年 成嘉 鬭椒	七 公孫友 鱗矔 華耦 蕩意諸 高哀	二十二 孔達	陳靈公平國元年	三十三	五	十五 公子歸生	五
匡王元年 王叔桓公 王孫蘇	十五 公子遂 叔孫得臣 季孫行父 仲孫難 叔孫彭生 仲孫蔑	齊懿公商人元年	九 趙盾 郤缺 荀林父 胥甲 趙穿	九	二 成嘉 鬭椒	八 公孫友 鱗矔 華耦 蕩意諸	二十三 孔達	二	三十四	六	十六 公子歸生	六

二	三	四	五	六
二 王叔桓公 王孫蘇	三 王叔桓公 王孫蘇	四 王叔桓公 王孫蘇	五 王叔桓公 王孫蘇	六 王叔桓公 王孫蘇
十六 公子遂 叔孫得臣 季孫行父 叔仲彭生 仲孫蔑	十七 公子遂 叔孫得臣 季孫行父 叔仲彭生 仲孫蔑	十八 公子遂 叔孫得臣 季孫行父 叔仲彭生 殺 仲孫蔑	魯宣公倭元年 公子遂 叔孫得臣 季孫行父 仲孫蔑	二 公子遂 叔孫得臣 季孫行父 仲孫蔑
二	三	四	齊惠公元元年	二
十 趙盾 郤缺 荀林父 胥甲 趙穿	十一 趙盾 郤缺 荀林父 胥甲 趙穿	十二 趙盾 郤缺 荀林父 胥甲 趙穿	十三 趙盾 郤缺 荀林父 [illegible] 趙穿 胥克	十四 趙盾 郤缺 荀林父 趙穿 胥甲 士會
十	十一	十二	秦共公和元年	二
三 成嘉 鬭椒 [illegible]	四 鬭椒	五 [illegible]	六 鬭椒 蔿賈	七 鬭椒 蔿賈
九 華元 公孫友 [illegible] 公孫師 公子朝 母弟須 蕩虺	宋文公鮑元年 華元 公子朝 母弟須 蕩虺	二 華元 公子朝 母弟須 公孫師 樂呂	三 華元 樂呂	四 華元 樂呂
二十四 孔達	二十五 孔達	二十六 孔達	二十七 孔達	二十八 孔達
三	四 公孫寧	五 公孫寧	六 公孫寧	七 公孫寧
蔡文公申元年	二	三	四	五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七 公子歸生	十八 公子歸生	十九 公子歸生	二十 公子歸生	二十一 公子歸生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定王元年	二	三	四	五	六
定王元年 王叔桓公 王孫蘇	二 王叔桓公 王孫蘇	三 王叔桓公 王孫蘇 召桓公	四 王叔桓公 王孫蘇	五 王叔桓公 王孫蘇	六 王叔桓公 王孫蘇
三 公子遂 叔孫得臣 季孫行父 仲孫蔑	四 公子遂 叔孫得臣 季孫行父 仲孫蔑	五 公子遂 叔孫得臣 季孫行父 仲孫蔑	六 公子遂 季孫行父 仲孫蔑 叔孫僑如	七 公子遂 季孫行父 仲孫蔑 叔孫僑如	八 公子遂卒 季孫行父 仲孫蔑 叔孫僑如
三	四	五 高固	六 高固	七 高固	八 高固
晉成公黑臀元年 趙盾 郤缺 荀林父 趙穿 胥克 士會	二 趙盾 郤缺 荀林父 趙穿 胥克 士會	三 趙盾 郤缺 荀林父 趙穿 胥克 士會	四 趙盾 郤缺 荀林父 趙穿 胥克 士會	五 趙盾 郤缺 荀林父 趙穿 胥克 士會	六 郤缺 荀林父 趙穿 胥克以疾廢 士會 趙朔
三	四	五	秦桓公元年	二	三
八 鬭椒 蔿賈	九 鬭椒誅 蔿賈被殺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五 華元	六 華元	七 華元	八 華元	九 華元	十 華元
二十九 孔達	三十 孔達	三十一 孔達 孫免	三十二 孔達 孫良夫	三十三 孔達 孫良夫	三十四 孔達 孫良夫
八 公孫寧	九 公孫寧	十 公孫寧	十一 公孫寧	十二 公孫寧	十三 公孫寧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二十二 公子歸生	鄭靈公夷元年 公子歸生 公子宋	鄭襄公堅元年 公子歸生 公子宋	二 公子歸生 公子宋	三 公子歸生	四 公子歸生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燕宣公元年

七 王叔桓公 王孫蘇	八 王孫蘇	九 王孫蘇
九 季孫行父 仲孫蔑 叔孫僑如 公孫歸父	十 季孫行父 仲孫蔑 叔孫僑如 公孫歸父	十一 季孫行父 仲孫蔑 叔孫僑如 公孫歸父
九 國佐 高固	十 國佐 高固 崔杼奔衛	齊頃公無野元年 國佐 高固
七 郤缺 荀林父 趙穿 士會 趙朔	晉景公據元年 郤缺 荀林父 士會 趙朔	二 郤缺 荀林父 士會 趙朔
四	五	六
十四	十五	十六 滅若敖氏 公子嬰齊 [illegible]
十一 華元	十二 華元	十三 華元
三十五 孔達 孫良夫	衛穆公遬元年 孔達 孫良夫	二 孔達 孫良夫
十四 公孫寧 儀行父 洩冶	十五 公孫寧 儀行父 夏徵舒	陳成公午元年 公孫寧 儀行父 夏徵舒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八	十九	二十
五 公子歸生 公子去疾	六 公子歸生 公子去疾	七 公子去疾
二	三	四

世本卷五　三五

十 王孫蘇	十一 王孫蘇 毛伯衛	十二 王孫蘇 毛伯衛
十二 季孫行父 仲孫蔑 叔孫僑如 公孫歸父	十三 季孫行父 仲孫蔑 叔孫僑如 公孫歸父	十四 季孫行父 仲孫蔑 叔孫僑如 公孫歸父
二 國佐 高固	三 國佐 高固	四 國佐 高固
三 荀林父 先縠 士會 郤克 趙朔 欒書	四 荀林父 先縠誅 士會 郤克 欒書	五 荀林父 士會 郤克 欒書
七	八	九
十七 蔿敖 公子嬰齊 公子側 [illegible]	十八 蔿敖 公子嬰齊 公子側	十九 公子嬰齊 公子側
十四 華元 公孫師 華椒	十五 華元 公孫師 華椒	十六 華元 公孫師 華椒
三 孔達 孫良夫	四 孔達 孫良夫	五 孔達 孫良夫
二 公孫寧	三 公孫寧	四 公孫寧
十五	十六	十七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八 公子去疾 皇戌	九 公子去疾 皇戌	十 公子去疾 皇戌
五	六	七

十三 王孫蘇 毛伯衛 召戴公 殺	十四 王孫蘇	十五 劉康公
十五 季孫行父 仲孫蔑 叔孫僑如 公孫歸父	十六 季孫行父 仲孫蔑 叔孫僑如 公孫歸父	十七 季孫行父 仲孫蔑 叔孫僑如 公孫歸父 叔肸卒十月
五 國佐 高固	六 國佐 高固	七 國佐 高固
六 荀林父 士會 郤克 欒書	七 士會 郤克 欒書 趙同	八 士會老 郤克 欒書 趙同 士燮
十	十一	十二
二十 公子嬰齊 公子側	二十一 公子嬰齊 公子側	二十二 公子嬰齊 公子側
十七 華元 公孫師 樂嬰齊	十八 華元 公孫師	十九 華元 公孫師
六 孫良夫	七 孫良夫	八 孫良夫
五 公孫寧	六 公孫寧	七 公孫寧
十八	十九	二十
曹宣公廬元年	二	三
十一 公子去疾 皇戌	十二 公子去疾 皇戌	十三 公子去疾 皇戌
八	九	十

世本卷五　三六

十六 劉康公	十七 劉康公 單襄公
十八 季孫行父 仲孫蔑 叔孫僑如 公孫歸父 臧孫許 公孫嬰齊	魯成公黑肱元年 季孫行父 仲孫蔑 叔孫僑如 臧孫許 公孫嬰齊
八 國佐 高固	九 國佐 高固
九 郤克 欒書 趙同 士燮	十 郤克 欒書 趙同 士燮
十三	十四
二十三 公子嬰齊 公子側	楚共王審元年 令尹公子嬰齊 司馬公子側
二十 華元 公孫師	二十一 華元 公孫師
九 孫良夫	十 孫良夫
八 公孫寧	九 公孫寧
蔡景侯固元年	二
四	五 公子首
十四 公子去疾 皇戌	十五 公子去疾 皇戌
十一	十二

十八 劉康公 單襄公	二 季孫行父 仲孫蔑 叔孫僑如 臧孫許 公孫嬰齊	十 國佐 高固	十一 郤克 士燮 欒書 趙同 郤至	十五 右大夫說	二 公子嬰齊 公子側	二十二 華元 公孫師 樂舉	十一 孫良夫 石稷 甯相	十 公孫寧	三	六	十六 公子去疾 皇戌	十三
十九 劉康公 單襄公	三 季孫行父 仲孫蔑 叔孫僑如 臧孫許 公孫嬰齊	十一 國佐	十二 郤克 荀首 荀庚 士燮 欒書 趙同 韓厥 趙括 鞏朔 韓穿 荀騅 趙旃 郤至 [illegible]	十六	三 公子嬰齊 公子側	宋共公瑕元年 華元 公孫師	衛定公臧元年 孫良夫 甯相	十一	四	七	十七 公子去疾 皇戌	十四
二十 劉康公 單襄公	四 季孫行父 仲孫蔑 叔孫僑如 臧孫許卒 公孫嬰齊	十二 國佐	十三 欒書 荀首 荀庚 士燮 趙同 韓厥 趙括 韓穿 趙旃 郤至	十七	四 公子嬰齊 公子側	二 華元 公孫師	二 孫良夫 甯相	十二	五	八	十八 公子去疾 公子偃 皇戌	十五
二十一 劉康公 單襄公	五 季孫行父 仲孫蔑 叔孫僑如 公孫嬰齊	十三 國佐	十四 欒書 荀首 荀庚 士燮 趙同 韓厥 趙括 韓穿 趙旃 郤至	十八	五 公子嬰齊 公子側	三 華元 公孫師 向爲人	三 孫良夫 甯相	十三	六	九	鄭悼公費元年 公子去疾 公子發 皇戌	燕昭公元年

簡王元年 劉康公 單襄公	六 季孫行父 仲孫蔑 叔孫僑如 公孫嬰齊 臧孫紇	十四 國佐	十五 欒書 荀首 荀庚 士燮 趙同 韓厥 趙括 韓穿 趙旃 郤至	十九	六 公子嬰齊 公子側 公子申 公子成	四 華元 公孫師 向爲人	四	十四	七	十	二 公子去疾 公子發	二
二 劉康公 單襄公	七 季孫行父 仲孫蔑 叔孫嬰齊 臧孫紇	十五 國佐	十六 欒書 荀首 荀庚 士燮 趙同 韓厥 趙括 韓穿 趙旃 郤至	二十	七 公子嬰齊 公子側 公子申 公子成	五 華元 公孫師 向爲人	五 孫良夫	十五	八	十一	鄭成公睔元年 公子發	三
三 劉康公 單襄公	八 季孫行父 仲孫蔑 叔孫僑如 公孫嬰齊 臧孫紇	十六 國佐	十七 欒書 荀首 荀庚 士燮 趙同誅 韓厥 趙括誅 韓穿 趙旃 郤至	二十一	八 公子嬰齊 公子側 公子申 公子成	六 華元 公孫師 向爲人 公孫壽	六	十六	九	十二	二	四
四 劉康公 單襄公	九 季孫行父 仲孫蔑 叔孫僑如 公孫嬰齊 臧孫紇	十七 國佐	十八 欒書 荀庚 士燮 韓厥 趙旃 郤至	二十二	九 公子嬰齊 公子側 公子申 公子成	七 華元 公孫師 向爲人	七	十七	十	十三	三 公子[illegible]	五

世本卷五 三九

五 劉康公 單襄公	六 劉康公 單襄公 周公楚 伯與	七 劉康公 單襄公 周公楚 伯與	八 劉康公 單襄公 成肅公 伯與
十 季孫行父 仲孫蔑 叔孫僑如 公孫嬰齊 臧孫紇	十一 季孫行父 仲孫蔑 叔孫僑如 公孫嬰齊 臧孫紇	十二 季孫行父 仲孫蔑 叔孫僑如 公孫嬰齊 臧孫紇	十三 季孫行父 仲孫蔑 叔孫僑如 公孫嬰齊 臧孫紇
齊靈公環元年 國佐	二 國佐	三 國佐	四 國佐
十九 欒書 荀庚 士燮 韓厥 趙旃 郤至	晉厲公壽曼元年 欒書 荀庚 士燮 韓厥 趙旃 郤犨 郤至	二 欒書 荀庚 士燮 韓厥 趙旃 郤犨 郤至	三 欒書 荀庚 士燮 郤錡 韓厥 荀罃 趙旃 郤犨 郤至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十 公子嬰齊 公子側 公子申 公子成	十一 公子嬰齊 公子側 公子申 公子成	十二 公子嬰齊 公子側 公子申 公子成 公子罷	十三 公子嬰齊 公子側 公子申 公子成
八 華元 公孫師 向爲人	九 華元 公孫師 向爲人	十 華元 公孫師 向爲人	十一 華元 公孫師 向爲人
八 公子鱄	九	十	十一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公子欣時
四 公子喜 公子騑 公子發	五 公子喜 公子騑 公子發	六 公子喜 公子騑 公子發	七 公子喜 公子騑 公子發
六	七	八	九

世本卷五 四十

九 單襄公 伯與	十 單襄公 伯與	十一 尹武公 單襄公 伯與	
十四 季孫行父 仲孫蔑 叔孫僑如 公孫嬰齊 臧孫紇	十五 季孫行父 仲孫蔑 叔孫僑如 公孫嬰齊 臧孫紇 仲嬰齊 卒	十六 季孫行父 仲孫蔑 叔孫僑如 公孫嬰齊 臧孫紇 公子偃 叔孫豹	
五 國佐	六 國佐 高無咎	七 國佐 高無咎	
四 欒書 荀庚 士燮 郤錡 韓厥 荀罃 郤至 郤犨	五 欒書 荀庚 士燮 郤錡 韓厥 荀罃 郤至 郤犨	六 欒書 士燮 郤錡 荀偃 韓厥 荀罃 郤至 郤犨 欒黶	
二十七	秦景公后元年	二	
十四 公子嬰齊 公子側 公子申 公子成	十五 公子嬰齊 公子側 公子申 公子成	十五 公子嬰齊 公子側 公子成 公子申 公子壬夫	
十二 華元 公孫師 向爲人	十三 華元 魚石 蕩澤 華喜 公孫師 向爲人 鱗朱 向帶 魚府	宋平公成元年 華元 向戌 老佐 華喜 公孫師 樂裔	
十二 孫林父 孔烝鉏 甯殖	衞獻公衎元年 孫林父 孔烝鉏 甯殖	二 孫林父 孔烝鉏 甯殖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曹成公負芻元年 公子欣時	二 公子欣時 奔宋	三	
八 公子喜 公子騑 公子發	九 公子喜 公子騑 公子發 公子鰌	十 公子喜 公子騑 公子發 公子平	
十	十一	十二	

世本卷五　四十

十二 [illegible]公 單襄公 伯輿		十三 伯輿	十四 伯輿
十七 季孫行父 仲孫蔑 叔孫豹 公孫嬰齊 臧孫紇		十八 季孫行父 仲孫蔑 叔孫豹 臧孫紇 叔老	魯襄公午元年 季孫行父 仲孫蔑 叔孫豹 臧孫紇 叔老
八 國佐 高無咎奔莒 鮑牽刖 鮑國 崔杼		九 國佐誅 國弱 崔杼 慶封 鮑國	十 國弱 崔杼 慶封 鮑國
七 欒書 士燮卒六月 郤錡誅 荀偃 荀罃 韓厥 郤犨誅 郤至誅 欒黶 胥童誅 士匄		八 欒書 荀偃 荀罃 韓厥 欒黶 士匄 魏相 士魴 [illegible] 趙武	晉悼公周元年 韓厥 荀罃 士匄 荀偃 欒黶 士魴 趙武
三		四	五
十七 令尹公子嬰齊 司馬公子壬夫 公子成 公子申		十八 公子嬰齊 公子壬夫 公子申	十九 公子嬰齊 公子壬夫 公子申誅
二 華元 向戌 老佐 華喜		三 華元 向戌 老佐卒 華喜	四 華元 向戌
三 孫林父 甯殖 孔烝鉏 北宮括		四 孫林父 甯殖 孔烝鉏 北宮括	五 孫林父 甯殖 孔烝鉏 北宮括 公孫剽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四		五	六
十一 公子喜 公子騑 公子發 公子平		十二 公子喜 公子騑 公子發 公子平 [illegible]	十三 公子喜 公子騑 公子發 公子平
十三		燕武公元年	二

世本卷五　四十一

[illegible]元年 伯輿	二 單頃公 伯輿	三 王叔陳生 伯輿	四 王叔陳生 伯輿
二 季孫行父 仲孫蔑 叔孫豹 臧孫紇 叔老	三 季孫行父 仲孫蔑 叔孫豹 臧孫紇 叔老	四 季孫行父 仲孫蔑 叔孫豹 臧孫紇 叔老	五 季孫行父十二月卒 仲孫蔑 叔孫豹 臧孫紇 叔老
十一 國弱 崔杼 慶封 鮑國	十二 國弱 崔杼 慶封 鮑國	十三 國弱 崔杼 慶封 鮑國	十四 國弱 崔杼 慶封 鮑國
二 韓厥 荀罃 士匄 荀偃 欒黶 士魴 趙武	三 韓厥 荀罃 士匄 荀偃 欒黶 士魴 趙武 魏絳	四 韓厥 荀罃 士匄 荀偃 欒黶 士魴 趙武 魏絳	五 韓厥 荀罃 士匄 荀偃 欒黶 士魴 趙武 魏絳
六	七	八	九
二十 公子嬰齊 公子壬夫	二十一 公子嬰齊 公子壬夫	二十二 公子壬夫	二十三 令尹公子壬夫誅 令尹公子貞
五 向戌	六 向戌	七 向戌	八 向戌
六 孫林父 甯殖 孔烝鉏 北宮括 公孫剽	七 孫林父 甯殖 孔烝鉏 北宮括 公孫剽	八 孫林父 甯殖 孔烝鉏 北宮括 公孫剽	九 孫林父 甯殖 孔烝鉏 北宮括 公孫剽
二十八	二十九 袁僑	三十	陳哀公弱元年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七	八	九	十
十四 公子喜 公子騑 公子發 公子平	鄭釐公惲元年 公子喜 公子騑 公子發 公子平	二 公子喜 公子騑 公子發	三 公子喜 公子騑 公子發
三	四	五	

五 王叔陳生 伯輿	六 王叔陳生 伯輿	七 王叔陳生 伯輿	八 王叔陳生 伯輿
六 季孫宿 仲孫蔑 叔孫豹 臧孫紇 叔老	七 季孫宿 仲孫蔑 叔孫豹 臧孫紇 叔老	八 季孫宿 仲孫蔑 叔孫豹 臧孫紇 叔老	九 季孫宿 仲孫蔑 叔孫豹 臧孫紇 叔老
十五 國弱 崔杼 慶封 鮑國 高厚	十六 國弱 高厚 崔杼 慶封 鮑國	十七 國弱 高厚 崔杼 慶封 鮑國	十八 國弱 高厚 崔杼 慶封 鮑國
六 荀罃 士匄 荀偃 欒黶 士魴 趙武 魏絳 韓起	七 荀罃 士匄 荀偃 欒黶 士魴 趙武 魏絳 韓起	八 荀罃 士匄 荀偃 欒黶 士魴 趙武 魏絳 韓起	九 荀罃 士匄 荀偃 韓起 欒黶 士魴 趙武 魏絳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illegible]
三十四 公子貞	二十五 公子貞	三十六 公子貞	三十七 公子貞 公子罷戎
九 向戌 樂喜 華弱 [illegible]	十 向戌 樂喜	十一 向戌 樂喜	十二 右師華閱 左師向戌 司馬皇鄖 司城樂喜 [illegible] 太宰西鉏吾
十 孫林父 甯殖 孔烝鉏 北宮括 公孫剽	十 孫林父 甯殖 孔烝鉏 北宮括 公孫剽	十二 孫林父 甯殖 孔烝鉏 北宮括 公孫剽	十三 孫林父 甯殖 孔烝鉏 北宮括 公孫剽
二	三 慶虎 慶寅 公子黃	四 慶虎 慶寅 公子黃	五 慶虎 慶寅 公子黃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公子燮 [illegible]	二十八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四 公子喜 公子騑 公子發	五 公子喜 公子騑 公子發	鄭簡公嘉元年 公子騑 公子發 公子嘉 公孫輒 公孫蠆 公孫舍之	二 公子騑 公子發 公子嘉 公孫輒 公孫蠆 公孫舍之
七	八	九	十

世本卷五 四十三

九 王叔陳生 伯輿 單靖公	十 單靖公	十一 單靖公	十二 單靖公
十 季孫宿 仲孫蔑 叔孫豹 臧孫紇 叔老	十一 季孫宿 仲孫蔑 叔孫豹 臧孫紇 叔老	十二 季孫宿 仲孫蔑 叔孫豹 臧孫紇 叔老	十三 季孫宿 仲孫蔑 叔孫豹 臧孫紇 叔老
十九 國弱 高厚 崔杼 慶封 鮑國	二十 國弱 高厚 崔杼 慶封 鮑國	二十一 國弱 高厚 崔杼 慶封 鮑國	二十二 國弱 高厚 崔杼 慶封 鮑國
十 荀罃 士匄 荀偃 韓起 欒黶 士魴 趙武 魏絳	十一 荀罃 士匄 荀偃 韓起 欒黶 士魴 趙武 魏絳	十二 荀罃 士匄 荀偃 韓起 欒黶 士魴 趙武 魏絳	十三 荀罃 荀偃 士匄 趙武 韓起 欒黶 士魴 魏絳
十四	十五 右大夫詹 庶長鮑 庶長武	十六 庶長無地	十七
三十八 公子貞 公子罷戎	二十九 公子貞 公子罷戎	三十 公子貞 公子午 公子罷戎	三十一 公子貞 公子午 公子罷戎
十三 華閱 向戌 樂喜	十四 華閱 向戌 樂喜	十五 華閱 向戌 樂喜	十六 華閱 向戌 樂喜
十四 孫林父 甯殖 孔烝鉏 北宮括 公孫剽	十五 孫林父 甯殖 孔烝鉏 北宮括 公孫剽	十六 孫林父 甯殖 孔烝鉏 北宮括 公孫剽	十七 孫林父 甯殖 孔烝鉏 北宮括 公孫剽
六 慶虎 慶寅 公子黃	七 慶虎 慶寅 公子黃	八 慶虎 慶寅 公子黃	九 慶虎 慶寅 公子黃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三 公子騑 公子發 公子嘉 公孫輒 公孫蠆 公孫舍之	四 公子嘉 公孫蠆 公孫舍之 [illegible]	五 公子嘉 公孫蠆 公孫舍之	六 公子嘉 公孫蠆 公孫舍之 [illegible]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世本卷五 四十四

世本卷五 四五

十三 單靖公	十四 單靖公	十五	十六
十四 季孫宿 仲孫蔑 叔孫豹 臧孫紇 叔老	十五 季孫宿 仲孫蔑 叔孫豹 臧孫紇 叔老	十六 季孫宿 仲孫蔑 叔孫豹 臧孫紇 叔老	十七 季孫宿 仲孫蔑 叔孫豹 臧孫紇 叔老
二十三 國弱 高厚 崔杼 慶封 鮑國	二十四 國弱 高厚 崔杼 慶封 鮑國	二十五 國弱 高厚 崔杼 慶封 鮑國	二十六 國弱 高厚 崔杼 慶封 鮑國
十四 荀偃 士匄 趙武 韓起 欒黶 魏絳	十五 荀偃 士匄 趙武 韓起 欒黶 魏絳	晉平公彪元年 荀偃 士匄 趙武 韓起 欒黶 魏絳	二 荀偃 士匄 趙武 韓起 欒黶 魏絳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楚康王招元年 公子貞 公子午 公子罷戎	二 公子貞卒 公子午 公子罷戎	三 令尹公子午 司馬蒍子馮 右尹公子罷戎 [illegible]	四 公子午 蒍子馮
十七 華閱 向戌 樂喜 仲江	十八 華閱 向戌 樂喜	十九 華閱 向戌 樂喜	二十 華閱 向戌 樂喜 [illegible] 皇國父
十八 孫林父 甯殖 孔烝鉏 北宮括 公孫剽 [illegible]	衛殤公剽元年 孫林父 甯殖 孔烝鉏 太叔儀	二 孫林父 甯殖 孔烝鉏 太叔儀	三 孫林父 甯殖 孔烝鉏 太叔儀 石買
十 慶虎 慶寅 公子黃	十一 慶虎 慶寅 公子黃	十二 慶虎 慶寅 公子黃	十三 慶虎 慶寅 公子黃 [illegible]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七 公子嘉 公孫蠆 公孫舍之 良霄	八 公子嘉 公孫蠆 公孫舍之 良霄	九 公子嘉 公孫蠆 公孫舍之 良霄 公孫夏	十 公子嘉 公孫蠆 公孫舍之 良霄 公孫夏
十五	十六		十八

世本卷五 四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十八 季孫宿 仲孫蔑 叔孫豹 臧孫紇 叔老	十九 季孫宿 仲孫蔑卒 叔孫豹 臧孫紇 叔老	二十 季孫宿 叔孫豹 仲孫速 臧孫紇 叔老	二十一 季孫宿 叔孫豹 仲孫速 臧孫紇 叔老
二十七 國弱 高厚 崔杼 慶封 鮑國	二十八 國弱 高厚 崔杼 慶封 鮑國	齊莊公光元年 國弱 崔杼 慶封 鮑國	二 國弱 崔杼 慶封 鮑國
三 荀偃 士匄 趙武 韓起 魏絳 欒盈	四 荀偃卒 士匄 趙武 韓起 魏絳 欒盈 荀吳	五 士匄 趙武 韓起 魏絳 欒盈 荀吳	六 士匄 趙武 韓起 欒盈 荀吳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五 公子午 蒍子馮	六 令尹公子午 司馬蒍子馮 然丹	七 公子午 蒍子馮 然丹	八 公子午卒 令尹公子追舒 司馬蒍子馮 然丹
二十一 向戌 樂喜	二十二 向戌 樂喜	二十三 向戌 樂喜	二十四 向戌 樂喜
四 孫林父 甯殖 孔烝鉏 太叔儀 石買	五 孫林父 甯殖 孔烝鉏 太叔儀 石買 石惡	六 孫林父 甯殖卒 甯喜 孔烝鉏 太叔儀 石惡	七 孫林父 甯喜 孔烝鉏 太叔儀 石惡
十六 慶虎 慶寅 公子黃	十五 慶虎 慶寅 公子黃	十六 慶虎 慶寅 公子黃 公子[illegible] 公子[illegible]	十七 慶虎 慶寅
三十七	三十八	三十九	四十
二十三	曹武公勝元年	二	三
十一 公子嘉 公孫舍之 良霄 公孫夏 公孫黑肱	十二 公子嘉卒 公孫舍之 良霄 公孫夏 公孫黑肱 公孫僑	十三 公孫舍之 良霄 公孫夏 公孫黑肱 公孫僑	十四 公孫舍之 良霄 公孫夏 公孫黑肱 公孫僑
十九	燕文公元年	二	三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二 季孫宿 叔孫豹 仲孫遬 臧孫紇 叔老卒	二十三 季孫宿 叔孫豹 仲孫遬卒 臧孫紇 叔弓 仲孫羯	二十四 季孫宿 叔孫豹 仲孫羯 叔弓	二十五 季孫宿 叔孫豹 仲孫羯 叔弓
三 國弱 崔杼 慶封 鮑國	四 國弱 崔杼 慶封 鮑國	五 國弱 崔杼 慶封 鮑國	六 國弱 崔杼 慶封 鮑國
七 士匄 趙武 韓起 荀吳	八 士匄 趙武 韓起 荀吳 魏舒 荀盈 程鄭	六 士匄卒 趙武 韓起 荀盈 荀吳	七 士匄 趙武 韓起 荀吳 魏舒 士鞅 荀盈 程鄭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九 公子追舒誅 蔿子馮 公子齮 然丹	十 蔿子馮 然丹	十一 蔿子馮 然丹	十二 屈建 蔿掩 然丹
二十五 向戌 樂喜	二十六 向戌 樂喜	二十七 向戌 樂喜	二十八 向戌 樂喜
八 孫林父 甯殖 孔烝鉏 太叔儀 石惡	九 孫林父 甯喜 孔烝鉏 太叔儀 石惡	十 孫林父 甯喜 孔烝鉏 太叔儀 石惡	十一 孫林父 甯喜 孔烝鉏 太叔儀 石惡
十八 罕虎 慶寅	十九 罕虎 慶寅 公子黃 歸	二十	二十一 罕虎
四十一	二十	四十	四十四
四	五	六	七
十五 公孫舍之 良霄 公孫夏 公孫黑肱卒 公孫僑 印段 游販 游吉	十六 公孫舍之 良霄 公孫夏 公孫僑 印段 游吉	十七 公孫舍之 良霄 公孫夏 公孫僑 印段 游吉	十八 公孫舍之 公孫夏 公孫僑 印段 游吉
四	五	六	七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景王元年
二十六 季孫宿 叔孫豹 仲孫羯 叔弓	二十七 季孫宿 叔孫豹 仲孫羯 叔弓	二十八 季孫宿 叔孫豹 仲孫羯 叔弓	二十九 季孫宿 叔孫豹 仲孫羯 叔弓
齊景公杵臼元年 國弱 崔杼 慶封 鮑國	二 國弱 崔杼 慶封 陳須無	三 國弱 慶封 公子 公孫蠆 鮑國 陳須無	四 國弱 高止 高酀 公孫竈 公孫蠆 陳須無 鮑國 晏嬰
八 士匄 趙武 韓起 荀吳 魏舒 荀盈 程鄭	十二 趙武 韓起 荀吳 魏舒 荀盈 士鞅	十三 趙武 韓起 荀吳 魏舒 士鞅 荀盈	十四 趙武 韓起 荀吳 魏舒 士鞅 荀盈
三十 公子鍼	三十一 公子鍼	三十二 公子鍼	三十三 公子鍼
十三 屈建 蔿掩 然丹	十四 屈建 蔿掩 然丹 申無宇 公子黑肱 蔿罷	十五 屈建卒 蔿掩 然丹 公子黑肱 薳罷	楚郟敖元年 公子圍 蔿掩 然丹 公子黑肱 薳罷
三十九 向戌 樂喜	三十 向戌 樂喜	三十一 向戌 樂喜	三十二 向戌 樂喜 華定
十二 孫林父 甯喜 孔烝鉏 太叔儀 石惡 北宮	衛獻公衎後元年 甯喜 孔烝鉏 太叔儀 石惡	二 孔烝鉏 太叔儀 石惡	三 孔烝鉏 太叔儀 石圃
二十二	二十三 孔奐	二十四 孔奐	二十五 孔奐
四十五	四十六 公孫歸生	四十七 公孫歸生	四十八 公孫歸生
八	九	十	十一
十九 公孫舍之 良霄 公孫夏 公孫僑 印段 游吉	二十 公孫舍之 良霄 公孫夏 公孫僑 游吉 印段 公孫段	二十一 公孫舍之 良霄 公孫夏 公孫僑 游吉 印段 公孫段	二十二 公孫舍之 罕虎 良霄 公孫僑 游吉 印段 公孫段
八	三	四	燕懿公元年

二 [illegible]	三十 季孫宿 叔孫豹 仲孫羯 叔弓	五 國弱 高彊 公孫竈 公孫蠆 陳須無 鮑國 晏嬰	十五 趙武 韓起 荀吳 魏舒 士鞅 荀盈	三十四 公子鍼	二 公子圍 蒍掩 然丹 公子黑肱 薳罷	三十三 向戌 樂喜 華定	衛襄公惡元年 孔烝鉏 北宮佗 石圃	二十六 孔奐	四十九 公孫歸生	十二	二十三 罕虎 良霄誅 公孫僑 公孫段 游吉 印段 駟帶	二
三	三十一 季孫宿 叔孫豹 仲孫羯卒 叔弓	六 國弱 高彊 公孫竈 公孫蠆 鮑國 晏嬰	十六 趙武 韓起 荀吳 魏舒 士鞅 荀盈	三十五 公子鍼	三 公子圍 然丹 公子黑肱 薳罷	三十四 向戌 樂喜 華定	二 孔烝鉏 北宮佗 石圃	二十七 孔奐	蔡靈公般元年 公孫歸生	十三	二十四 罕虎 公孫僑 游吉 印段 公孫段 駟帶	三
四 劉夏	魯昭公元年 季孫宿 叔孫豹 仲孫貜 叔弓	七 國弱 高彊 公孫竈 公孫蠆 鮑國 晏嬰	十七 趙武 韓起 荀吳 魏舒 士鞅 荀盈	三十六 公子鍼	四 公子圍 薳罷 公子比奔晉 然丹 公子黑肱奔鄭	三十五 向戌 樂喜 華定	三 孔烝鉏 北宮佗 石圃 齊惡	二十八 孔奐	二 公孫歸生	十四	二十五 罕虎 公孫僑 公孫段 印段 游吉 駟帶	四
五	二 季孫宿 叔孫豹 仲孫貜 叔弓	八 國弱 高彊 公孫竈 公孫蠆 鮑國 晏嬰	十八 韓起 趙成 荀吳 魏舒 士鞅 荀盈	三十七	楚靈王圍元年 薳罷 然丹	三十六 向戌 華定	四 孔烝鉏 北宮佗 齊惡	二十九 公子招 孔奐	三	十五	二十六 罕虎 公孫僑 公孫段 印段 游吉 駟帶 公孫黑	五

六	三 季孫宿 叔孫豹 仲孫貜 叔弓	九 國弱 高彊 公孫竈 公孫蠆 陳無宇 鮑國 晏嬰	十九 韓起 趙成 荀吳 魏舒 士鞅 荀盈	三十八	二 薳罷 然丹	三十七 向戌 華定	五 孔烝鉏 北宮佗 石圃 齊惡	三十 公子招 孔奐	四	十六	二十七 罕虎 公孫僑 公孫段 印段 游吉 駟帶	六
七	四 季孫宿 叔孫豹卒 仲孫貜 叔弓	十 國弱 高彊 公孫蠆 陳無宇 鮑國 晏嬰	二十 韓起 趙成 荀吳 魏舒 士鞅 荀盈	三十九	三 薳罷 然丹 屈申	三十八 向戌 華定 華費遂	六 孔烝鉏 齊惡 石圃 北宮佗	三十一 公子招 孔奐	五	十七	二十八 罕虎 公孫僑 公孫段 游吉 駟帶	七
八	五 季孫宿 叔孫婼 仲孫貜 叔弓	十一 國弱 高彊 公孫竈 陳無宇 鮑國 晏嬰	二十一 韓起 趙成 荀吳 魏舒 士鞅 荀盈	四十	四 薳罷 然丹 屈申誅	三十九 向戌 華定 華費遂	七 孔烝鉏 齊惡 石圃 北宮佗	三十二 公子招 孔奐	六	十八	二十九 罕虎 公孫僑 公孫段 游吉 駟帶	八
九	六 季孫宿 叔孫婼 仲孫貜 叔弓	十二 國弱 高彊 公孫蠆 陳無宇 鮑國 晏嬰	二十二 韓起 趙成 荀吳 魏舒 士鞅 荀盈	秦哀公元年	五 薳罷 公子棄疾 然丹	四十 華合比奔衛 華亥 向戌 華費遂 華定	八 孔烝鉏 齊惡 石圃 北宮佗	三十三 公子招 孔奐	七	十九	三十 罕虎 公孫僑 公孫段 游吉 駟帶	九
十 成簡公 單獻公 單成公	七 季孫宿 叔孫婼 仲孫貜 叔弓	十三 國弱 高彊 公孫蠆 陳無宇 鮑國 晏嬰	二十三 韓起 趙成 荀吳 魏舒 士鞅 荀盈	二	六 薳罷 公子棄疾	四十一 華定 華亥 華費遂 樂大心	九 孔烝鉏 齊惡 石圃 北宮佗	三十四 公子招 孔奐	八	二十	三十一 罕虎 公孫僑 公孫段 游吉 豐施	十

十一 八 季孫意如 叔孫婼 仲孫貜 叔弓 十四 國弱 高彊 公孫竈 欒施 陳無宇 鮑國 晏嬰 二十四 韓起 荀吳 魏舒 士鞅 荀盈 三 七 公子棄疾 鬭丹 四十二 華定 華亥 華費遂 樂大心 戴惡 衛靈公元年 孔烝鉏 北宮佗 石圃 三十九 陳公子招 公子過 孔奐 九 十二 三十二 罕虎 公孫僑 游吉 豐施 二

十二 九 季孫意如 叔孫婼 仲孫貜 叔弓 十五 國弱 高彊 欒施 陳無宇 鮑國 晏嬰 二十五 韓起 荀吳 魏舒 士鞅 荀盈 四 八 公子棄疾 鬭丹 四十三 華定 華亥 華費遂 樂大心 二 齊豹 北宮佗 石圃 陳惠公吳元年 十 十二 三十三 罕虎 公孫僑 游吉 豐施 三

世本卷五

五十二

十三 十 季孫意如 叔孫婼 仲孫貜 叔弓 十六 國弱 高彊 欒施 陳無宇 鮑國 晏嬰 二十六 韓起 荀吳 魏舒 士鞅 荀躒 五 九 公子棄疾 鬭丹 四十四 華定 華亥 華費遂 樂大心 三 北宮佗 北宮喜 石圃 二 十一 十三 三十四 罕虎 公孫僑 游吉 豐施 四

十四 單子 十一 季孫意如 叔孫婼 仲孫貜 叔老 十七 國弱 高彊 陳無宇 鮑國 晏嬰 晉昭公元年 韓起 荀吳 魏舒 士鞅 荀躒 六 十 公子棄疾 鬭丹 宋元公元年 華亥 華定 華費遂 樂大心 四 北宮佗 北宮喜 石圃 三 十二 十四 三十五 罕虎 公孫僑 游吉 豐施 五

十五 劉獻公 十二 季孫意如 叔孫婼 仲孫貜 叔弓 公子慭 十八 國弱 高彊 陳無宇 鮑國 晏嬰 二 韓起 荀吳 魏舒 士鞅 荀躒 七 十一 公子棄疾 鬭丹 二 華亥 華定 華費遂 樂大心 五 北宮喜 石圃 四 蔡侯廬元年 二 十五 三十六 罕虎 公孫僑 游吉 豐施 六

十六 劉獻公 十三 季孫意如 叔孫婼 仲孫貜 叔弓 十九 陳無宇 鮑國 晏嬰 三 韓起 荀吳 魏舒 士鞅 荀躒 八 十二 令尹公子黑肱 司馬公子棄疾 鬭丹 三 華亥 華定 華費遂 樂大心 六 北宮喜 石圃 五 二 朝吳 二 十六 鄭定公寧元年 罕虎 公孫僑 游吉 豐施 七

十七 劉獻公 十四 季孫意如 叔孫婼 仲孫貜 叔弓 二十 陳無宇 鮑國 晏嬰 四 韓起 荀吳 魏舒 士鞅 荀躒 九 楚平王居元年 令尹鬭成然 鬭丹 四 華亥 華定 華費遂 樂大心 七 北宮佗 石圃 六 三 朝吳 二 十七 二 公孫僑 游吉 豐施 燕共公元年

十八 劉獻公 十五 季孫意如 叔孫婼 仲孫貜 叔弓 二十一 陳無宇 鮑國 晏嬰 五 韓起 荀吳 魏舒 士鞅 荀躒 十 二 鬭丹 屈罷 五 華亥 華定 華費遂 樂大心 八 北宮佗 石圃 七 四 朝吳 曹平公須元年 三 公孫僑 游吉 豐施 二

世本卷五

五十三

十九 劉獻公 十六 季孫意如 叔孫婼 仲孫貜 叔輒 二十二 鮑國 晏嬰 六 韓起 荀吳 魏舒 士鞅 荀躒 十一 三 鬭丹 六 華亥 華定 華費遂 樂大心 九 北宮佗 石圃 八 五 二 四 罕嬰齊 公孫僑 游吉 豐施 三

二十 劉獻公 十七 季孫意如 叔孫婼 仲孫貜 叔輒 二十三 鮑國 晏嬰 晉頃公棄疾元年 韓起 荀吳 魏舒 士鞅 荀躒 十二 四 令尹陽匄 司馬公子魴 七 華亥 華定 華費遂 樂大心 十 北宮喜 九 六 三 五 公孫僑 游吉 駟偃 四

二十一 劉獻公 十八 季孫意如 叔孫婼 仲孫貜 叔輒 二十四 鮑國 晏嬰 二 韓起 荀吳 魏舒 士鞅 荀躒 十三 五 令尹陽匄 司馬公子魴 八 華亥 華定 華費遂 樂大心 十一 北宮喜 十 七 四 六 公孫僑 游吉 駟偃 五

二十二 劉獻公	十九 季孫意如 叔孫婼 仲孫貜 叔輒	二十五 高發 鮑國 晏嬰	三 韓起 荀吳 魏舒 士鞅 荀躒	十四	六 陽匄	九 華亥 向寧 華定 華貙遂 樂大心	十二 北宮喜	十一	八	曹悼公午元年	七 公孫僑 游吉 駟偃卒 駟乞	燕平公元年
二十三 劉獻公	二十 季孫意如 叔孫婼 仲孫貜 叔輒	二十六 鮑國 晏嬰	四 韓起 荀吳 魏舒 士鞅 荀躒	十五	七 陽匄	十 華亥 向寧 華定 [illegible] 樂大心	十三 北宮喜 公孟縶 [illegible] 石圃	十二	九	二	八 公孫僑卒 游吉	二
二十四 劉公	二十一 季孫意如 叔孫婼 仲孫貜 叔輒卒八月	二十七 鮑國 晏嬰	五 韓起 荀吳 魏舒 士鞅 荀躒	十六	八 陽匄 薳越	十一 華費遂 少司馬華貙 樂大心 [illegible]	十四 北宮喜 石圃 公子朝	十三	蔡悼公東國元年	三 輸朝	九 游吉	三
二十五 劉獻公 單子旗 劉子蚠 鞏簡公 召莊公 甘平公 司徒醜	二十二 季孫意如 叔孫婼 仲孫貜 叔鞅	二十八 鮑國 晏嬰	六 韓起 荀吳 魏舒 士鞅 荀躒	十七	九 陽匄 薳越	十二 右師樂大心 左師仲幾 大司馬公孫忌 大司徒邊卬 司城樂祁 大司寇樂輓	十五 北宮喜 石圃 公子朝	十四	二	四	十 游吉	四
敬王元年 單子旗 劉子蚠 鞏簡公 尹氏固 召伯奐 南宮極[illegible]	二十三 季孫意如 叔孫婼 仲孫貜 叔鞅卒正月	二十九 鮑國 晏嬰	七 韓起 魏舒 士鞅 荀躒	十八	十 陽匄卒 薳越 令尹囊瓦	十三 仲幾 樂大心 樂祁	十六 北宮喜 公子朝 石圃	十五	三	五	十一 游吉	五

世本卷五　五三

二 單子旗 劉子蚠 鞏簡公 召簡公 南宮嚚 甘桓公	二十四 季孫意如 叔孫婼 仲孫貜卒二月 叔詣	三十 鮑國 晏嬰	八 韓起 魏舒 士鞅 荀躒	十九	十一 囊瓦	十四 仲幾 樂大心 樂祁	十七 北宮喜 公子朝 石圃	十六	蔡昭侯申元年	六	十二 游吉	六
三 單子旗 劉子蚠 鞏簡公 尹氏固	二十五 季孫意如 叔孫婼卒十月 仲孫何忌 叔詣	三十一 鮑國 晏嬰	九 韓起 魏舒 士鞅 荀躒 趙鞅	二十	十二 囊瓦	十五 仲幾 樂大心 樂祁	十八 北宮喜 公子朝 石圃	十七	二	七	十三 游吉	七
四 單子旗 劉子蚠 鞏簡公 尹氏固 召伯 毛伯	二十六 季孫意如 叔孫不敢 仲孫何忌 叔詣	三十二 鮑國 晏嬰	十 韓起 魏舒 士鞅 荀躒 趙鞅	二十一	十三 囊瓦	宋景公頭曼元年 仲幾 樂大心 樂祁	十九 北宮喜 公子朝 石圃	十八	三	八	十四 游吉	八
五 單子旗 劉子蚠 鞏簡公	二十七 季孫意如 叔孫不敢 仲孫何忌 叔詣	三十三 鮑國 晏嬰	十一 韓起 魏舒 士鞅 荀躒 趙鞅	二十二	楚昭王珍元年 令尹囊瓦 [illegible]郤宛 [illegible] 左司馬沈尹戌	二 仲幾 樂大心 樂祁	二十 北宮喜 公子朝 石圃	十九	四	九	十五 游吉	九
六 單子旗 劉子蚠 鞏簡公	二十八 季孫意如 叔孫不敢 仲孫何忌 叔詣	三十四 鮑國	十二 韓起卒 魏舒 士鞅 荀躒 趙鞅	二十三	二 囊瓦 沈尹戌	三 仲幾 樂大心 樂祁	二十一 石圃	二十	五	曹聲公野元年	十六 游吉	十
七 單子旗 劉子蚠 [illegible]簡公	二十九 季孫意如 叔孫不敢 仲孫何忌 叔詣卒四月	三十五 高張 鮑國	十三 魏舒 士鞅 荀躒 趙鞅 荀寅	二十四	三 囊瓦 沈尹戌	四 仲幾 樂大心 樂祁	二十二 石圃	二十一	六	二	鄭獻公蠆元年 游吉	十一

世本卷五　五四

八 單子旗 劉子跂 鞏簡公	九 單子旗 劉子跂 鞏簡公	十 單子旗 劉子跂 鞏簡公
三十 季孫意如 叔孫不敢 仲孫何忌 叔還	三十一 季孫意如 叔孫不敢 仲孫何忌 叔還	三十二 季孫意如 叔孫不敢 仲孫何忌 叔還
三十六 高張 鮑國	三十七 高張 鮑國	三十八 高張 鮑國
十四 魏舒 士鞅 荀躒 趙鞅 荀寅	晉定公午元年 魏舒 士鞅 荀躒 趙鞅 荀寅	二 魏舒 士鞅 荀躒 趙鞅 荀寅 韓不信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四 囊瓦 沈尹戌	五 囊瓦 沈尹戌	六 囊瓦 沈尹戌
五 仲幾 樂大心 樂祁	六 仲幾 樂大心 樂祁	七 仲幾 樂大心 樂祁
二十三 石圃	二十四 石圃	二十五 石圃 太叔申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七	八	九
三	四	五
二 游吉	三 游吉	四 游吉 國參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一 單子旗 劉子蚠 鞏簡公	十二 劉子蚠 鞏簡公被弑	十三 劉子蚠
魯定公宋元年 季孫意如 叔孫不敢 仲孫何忌 叔還	二 季孫意如 叔孫不敢 仲孫何忌 叔還	三 季孫意如 叔孫不敢 仲孫何忌 叔還
三十九 高張 鮑國	四十 高張 鮑國	四十一 高張 鮑國
三 魏舒卒 士鞅 荀躒 趙鞅 荀寅 韓不信	四 士鞅 荀躒 趙鞅 荀寅 韓不信 魏曼多	五 士鞅 荀躒 趙鞅 荀寅 韓不信 魏曼多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七 囊瓦 沈尹戌	八 囊瓦 沈尹戌	九 囊瓦 沈尹戌
八 仲幾 樂大心 樂祁	九 仲幾 樂大心 樂祁	十 仲幾 樂大心 樂祁
二十六 石圃	二十七 石圃	二十八 石圃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十	十一	十二
曹隱公元年	二	三
五 游吉 國參	六 游吉 國參	七 游吉 國參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四 劉子蚠卒	十五	十六
四 季孫意如 叔孫不敢 仲孫何忌 叔還	五 季孫意如 叔孫不敢 叔孫州仇 季孫斯 仲孫何忌 叔還	六 季孫斯 叔孫州仇 仲孫何忌 叔還
四十二 國夏 高張 鮑國	四十三 國夏 高張 鮑國	四十四 國夏 高張 鮑國
六 士鞅 荀躒 趙鞅 荀寅 韓不信 魏曼多	七 士鞅 荀躒 趙鞅 荀寅 韓不信 魏曼多	八 士鞅 荀躒 趙鞅 荀寅 韓不信 魏曼多
三十一	三十二 子蒲 子虎	三十三
十 令尹囊瓦奔 司馬沈尹戌死	十一	十二 令尹公子申 司馬公子結
十一 仲幾 樂大心 樂祁	十二 仲幾 樂大心 樂祁	十三 樂大心 樂祁
二十九 孔圉 石圃	三十 孔圉 石圃	三十一 孔圉 公叔發 石圃
二十八	陳懷公柳元年	二
十三 公孫姓	十四 公孫姓	十五 公孫姓
四	曹靖公露元年	二
八 游吉卒 國參	九 國參 游速	十 國參 游速
十八	十九	燕簡公元年

十七 單武公 劉桓公	十八 單武公 劉桓公 成桓公	十九
七 季孫斯 叔孫州仇 仲孫何忌 叔還	八 季孫斯 叔孫州仇 仲孫何忌 叔還	九 季孫斯 叔孫州仇 仲孫何忌 叔還
四十五 國夏 高張 鮑國	四十六 國夏 高張 鮑國	四十七 國夏 高張 鮑國
九 士鞅 荀躒 趙鞅 荀寅 韓不信 魏曼多	十 士鞅 荀躒 趙鞅 荀寅 韓不信 魏曼多	十一 荀躒 趙鞅 荀寅 韓不信 魏曼多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十三 公子申 公子結	十四 公子申 公子結	十五 公子申 公子結
十四 樂大心 樂祁	十五 樂大心 樂祁	十六 樂大心 向巢 樂溷
三十二 孔圉 北宮結 石圃	三十三 孔圉 北宮結 石圃	三十四 孔圉 北宮結 石圃
三	四	陳湣公越元年
十六 公孫姓	十七 公孫姓	十八 公孫姓
三	四	曹伯陽元年
十一 國參 游速	十二 駟歂 國參 游速	十三 駟歂 國參 游速
二	三	四

二十	十 季孫斯 叔孫州仇 仲孫何忌 叔還 孔丘	四十八 國夏 高張	十二 荀躒 趙鞅 荀寅 韓不信 魏曼多	秦惠公元年	十六 公子申 公子結	十七 向巢 向魋 樂大心奔 公子地 母弟辰 仲佗 石彄奔	三十五 孔圉 北宮結 石圃	二	十九 公孫姓	二	鄭聲公勝元年 國參 游速	五
二十一	十一 季孫斯 叔孫州仇 仲孫何忌 叔還 孔丘	四十九 國夏 高張	十三 荀躒 趙鞅 荀寅 韓不信 魏曼多	二	十七 公子申 公子結	十八 向巢 向魋	三十六 孔圉 北宮結 石圃	三	二十 公孫姓	三	二 國參	六
二十二	十二 季孫斯 叔孫州仇 仲孫何忌 叔還 孔丘	五十 國夏 高張	十四 荀躒 趙鞅 荀寅 韓不信 魏曼多	三	十八 公子申 公子結	十九 向巢 向魋	三十七 孔圉 北宮結 石圃 公子郢	四	二十一 公孫姓	四	三 國參	七
二十三	十三 季孫斯 叔孫州仇 仲孫何忌 叔還	五十一 國夏 高張	十五 荀躒 趙鞅 韓不信 魏曼多 荀寅奔朝歌 士吉射同	四	十九 公子申 公子結	二十 向巢 向魋	三十八 孔圉 北宮結 石圃 公孟彄 公叔戍	五	二十二 公孫姓	五	四 國參	八
二十四	十四 季孫斯 叔孫州仇 仲孫何忌 叔還	五十二 國夏 高張	十六 荀躒 趙鞅 韓不信 魏曼多	五	二十 公子申 公子結	二十一 向巢 向魋	三十九 孔圉 北宮結奔魯 石圃 公孟彄奔鄭 公叔戍奔魯 趙陽奔宋	六 公孫佗人	二十三 公孫姓	六 [illegible]公孫彊	五 國參	九
二十五	十五 季孫斯 叔孫州仇 仲孫何忌 叔還	五十三 國夏 高張	十七 趙鞅 韓不信 魏曼多	六	二十一 公子申 公子結	二十二 向巢 向魋	四十 孔圉 石圃	七	二十四 公孫姓	七 公孫彊	六 國參 罕達	十
二十六	魯哀公將元年 季孫斯 叔孫州仇 仲孫何忌 叔還	五十四 國夏 高張	十八 趙鞅 韓不信 魏曼多	七	二十二 公子申 公子結	二十三 向巢 向魋	四十一 孔圉 石圃	八	二十五 公孫姓	八 公孫彊	七 國參 罕達	十一
二十七	二 季孫斯 叔孫州仇 仲孫何忌 叔還	五十五 國夏 高張	十九 趙鞅 韓不信 魏曼多	八	二十三 公子申 公子結	二十四 向巢 向魋	四十二 孔圉 石圃	九	二十六 公孫姓 公子駟	九 公孫彊	七 國參 罕達	十二
二十八	三 季孫斯卒 季孫肥 叔孫州仇 仲孫何忌 叔還	五十六 國夏 高張	二十 趙鞅 韓不信 魏曼多	九	二十四 公子申 公子結	二十五 向巢 向魋 樂茷	衛出公輒元年 孔圉 石圃 石曼姑	十	二十七 公孫姓 公孫霍	十 公孫彊	九 國參 罕達 駟弘	燕獻公元年
二十九	四 季孫肥 叔孫州仇 仲孫何忌 叔還	五十七 國夏 高張 陳乞	二十一 趙鞅 韓不信 魏曼多	十	二十五 公子申 公子結 司馬[illegible]	二十六 向巢 向魋	二 孔圉 石圃 [illegible]	十一	二十八 公孫姓 公孫霍 [illegible]	十一 公孫彊	十 國參 罕達 駟弘	二
三十	五 季孫肥 叔孫州仇 仲孫何忌 叔還	五十八 國夏 高張 陳乞 鮑牧	二十二 趙鞅 韓不信 魏曼多	秦悼公元年	二十六 公子申 公子結	二十七 向巢 向魋	三 孔圉 石圃	十二	蔡成侯朔元年	十二 公孫彊	十一 國參 罕達 駟弘	三

世本卷五　五十九

三十一	六 季孫肥 叔孫州仇 仲孫何忌 叔還	齊晏孺子元年 國夏 高張 鮑牧 陳乞	二十三 趙鞅 韓不信 魏曼多	二	二十七 公子申 公子結	二十八 向巢 向魋	四 孔圉 石圃	十三	二	十三 公孫彊	十二 國參 罕達 駟宏	四
三十二	七 季孫肥 叔孫州仇 仲孫何忌 叔還	齊悼公陽生元年 鮑牧 陳乞	二十四 趙鞅 韓不信 魏曼多	三	楚惠王章元年 公子申 公子結	二十九 向巢 向魋 皇瑗	五 孔圉 石圃	十四	三	十四 公孫彊	十三 國參 罕達 駟宏	五
三十三	八 季孫肥 叔孫州仇 仲孫何忌 叔還	二 鮑牧 陳乞	二十五 趙鞅 韓不信 魏曼多	四	二 公子申 公子結	三十 向巢 向魋 皇瑗	六 孔圉 石圃	十五	四	十五 公孫彊 宋滅曹 虜伯陽	十四 罕達 駟宏	六
三十四	九 季孫肥 叔孫州仇 仲孫何忌 叔還	三 陳乞	二十六 趙鞅 韓不信 魏曼多	五	三 公子申 公子結	三十一 向巢 向魋 皇瑗	七 孔圉 石圃	十六	五		十五 罕達 駟宏	七
三十五	十 季孫肥 叔孫州仇 仲孫何忌 叔還	四 陳乞	二十七 趙鞅 韓不信 魏曼多	六	四 公子申 公子結	三十二 向巢 向魋 皇瑗	八 孔圉 石圃	十七	六		十六 罕達 駟宏	八
三十六	十一 季孫肥 叔孫州仇 仲孫何忌 叔還	齊簡公壬元年 國書 高無丕 宗樓 陳乞	二十八 趙鞅 韓不信 魏曼多	七	五 公子申 公子結	三十三 向巢 向魋 皇瑗	九 孔圉 石圃 太叔齊 太叔遺	十八 陳轅頗	七		十七 罕達 駟宏	九
三十七	十二 季孫肥 叔孫州仇 仲孫何忌 叔還	二 高無丕	二十九 趙鞅 韓不信 魏曼多	八	六 公子申 公子結	三十四 向巢 向魋 皇瑗	十 太叔遺 石圃 石魋	十九	八		十八 罕達 駟宏	十
三十八 [illegible]公	十三 季孫肥 叔孫州仇 仲孫何忌 叔還	三 高無丕	三十 趙鞅 韓不信 魏曼多	九	七 公子申 公子結	三十五 向巢 向魋 皇瑗	十一 太叔遺 石圃 石魋	二十 夏區夫	九		十九 罕達 駟宏	十一

世本卷五　六十

三十九	十四 季孫肥 叔孫州仇 仲孫何忌 叔還 [illegible]	四 高無丕 陳恒 闕止	三十一 趙鞅 韓不信 魏曼多	十	八 公子申 公子結	三十六 皇瑗 向巢 向魋 皇野	十二 太叔遺 石圃 石魋	二十一 宗豎 轅頗出奔	十		二十 駟宏	十二
四十	十五 季孫肥 叔孫州仇 仲孫彘 叔青	齊平公驁元年 高無丕 陳恒	三十二 趙鞅 韓不信 魏曼多	十一	九 公子申 公子結	三十七 皇瑗 皇野	衛莊公蒯聵元年 太叔遺 石圃 石魋 孔悝 衛子還成 公孟彄出奔	二十二 公孫貞子	十一		二十一 駟宏	十三
四十一	十六 季孫肥 叔孫州仇 仲孫彘 叔青	二 國觀 陳恒	三十三 趙鞅 韓不信 魏曼多	十二	十 公子申 公子結 沈諸梁	三十九 皇瑗 皇野	二 太叔遺 石圃 石魋 孔悝 子還成	二十三	十二		二十二 駟宏	十四
四十二	十七 季孫肥 叔孫州仇 仲孫彘 叔青	三 國觀 陳恒	三十四 趙鞅 韓不信 魏曼多	十三	十一 沈諸梁	三十九 皇瑗 皇野	三 石圃	楚滅陳	十三		二十三 駟宏	十五
十三 敬王崩	十八 季孫肥 叔孫州仇 仲孫彘	四 陳恒	三十五 趙鞅 韓不信 魏曼多	十四	十二 沈諸梁 [illegible]	四十 皇瑗 皇緩	衛君起元年 石圃 太叔遺 石魋		十四		二十四 駟宏	十六
	二十七年哀公卒	三十五年平公卒	三十七年定公卒	悼公卒	五十七年惠王卒	四十八年景公卒	是年出公復入		十九年成侯卒		三十八年聲公卒	二十八年獻公卒

世本

傳史記魏世家索隱引世本曰桓[illegible]云
孺子疷是魏駒之子則世本世[illegible]
卿大夫系號趙韓魏皆先爲卿後[illegible]
兩列之卽此條可以推見太史公作七十列傳
本於世本也今采諸傳注所引諸國列卿系代謚號本
文其闕世者以韋昭國語注杜預世族譜左傳解及漢唐
以來諸書之可據者補之其諸國之序則仍以史記世
家爲次每國之卿則先同姓後異姓同姓之中復以所
出諸公爲次
集爲傳卷六

江都秦氏[illegible]

齊

國氏

共伯元孫莊子歸父生武子佐佐生勝及景子弱惠子夏

者佐孫夏生書書生觀杜氏左傳僖二十八年成二年十
七年十八年定四年七年哀十七

年集解元和
姓纂二十五德

懿伯生貞孟貞孟生成伯高父禮記檀
弓正義

案廣韻二十五德云國氏太公之後故據其說列于諸
卿之前韋昭國語注云國佐齊卿國歸父之子國武子
而杜解反未言國佐何人之子則韋說
可以補其闕也懿伯貞孟名皆無攷

崔氏

丁公生季子季子生穆伯穆伯生沃沃生野野生武子杼

杼生成疆明明奔曾生良高誘淮南子說林訓注杜氏
左傳襄二十四年集解唐書
宰相世
系表

案唐書宰相世系表云沃生野八世孫沃生杼而淮南
高誘注云崔杼齊大夫崔野之子今從高誘但去丁公
世代太促耳沃疑卽天字之誤左氏襄
二十三年傳有崔如蓋亦崔氏之誤也

高氏

敬子傒生莊子虎莊子生傾子傾子生宣子固宣子生厚

厚生止止生豎左傳襄二十九年正義本文下文又引云
高止敬仲元孫之子據左傳莊九年宣
十五年襄二十九年集解
及唐書宰相世系表補正

敬仲生莊子莊子生傾子傾子之孫武子偃左傳襄二十
九年正義昭
十二年正義引同偃
作酀無武子二字

偃生昭子張左傳昭二十九
年哀五年集解

敬仲生莊子莊子生傾子傾子生宣子宣子生無咎無咎

生弱據上本文及左傳成十
五年成十七年集解補

案高氏出於齊文公見姓纂及世系表故次崔氏後韋
昭國語注云高子齊卿高傒敬仲傒或作奚而左傳襄
二十九年高酀昭二十二年傳復作高偃與世本同古音
通也又高張見昭二十九年傳而哀十一年傳又有高

無丕疑卽張子而無可攷昭十
九年傳又有高發不詳世系

隰氏

莊公曾孫戴仲生成子朋朋之曾孫鉏鉏生黨韋昭齊語
注左傳
襄二十四年昭
十四年集解

慶氏

桓公生公子無虧無虧生慶父克克生子家封及慶佐封

生子之舍通志氏族畧三引春秋世譜左氏成十七
年十八年襄二十七年二十八年諸集解

案慶氏又有慶嗣慶奊皆見左氏襄二十八
年傳杜氏云慶封之族子息慶嗣慶繩慶奊

欒氏

惠公生公子欒堅欒堅生子雅竈竈生子旗施高誘呂覽
愼行論注

左傳襄二十八年三十年昭元年九年集解　左傳昭十年孔氏正義

高氏

惠公生公子高祁高祁生子尾蠆蠆生子良彊　高誘呂覽愼行論注　左傳襄二十八年三十年昭元年九年集解　左傳昭十年正義

晏氏

桓子弱生平仲嬰嬰生圉　左傳宣十四年十七年襄二十三年哀六年集解

案晏子之爲卿雖不見左傳而晏子春秋及史記管晏列傳皆云相景公則齊之卿族也顏師古急就章注以晏氏爲齊公族故列於管鮑之前又襄二十三年左傳有晏父戎晏氂蓋卽其族代系無考

管氏

管莊仲產敬仲夷吾夷吾產武子鳴鳴產桓子啟方啟方

產虒子豫豫產莊子盧盧產悼子其夷夷產襄子武武產景子能陟陟產帶　史記管晏列傳索隱

案韋昭齊語注云管夷吾齊卿姬姓之後管嚴仲之子敬仲也與世本同僖十一年左氏傳正義引杜譜云管氏出自周穆王則夫知何時任齊莊八年傳也有管至父是其族在齊已久非自敬仲始矣成十一年傳管于奚杜譜以爲雜人哀十六年傳之管修杜氏云故齊管仲之後則修又自齊而仕楚者也

鮑氏

敬叔生叔牙叔牙元孫莊子牽文子國國孫牧　韋昭齊語注　魯語注　左傳成十七年哀六年集解

案韋氏齊語注云鮑叔齊大夫姒姓之後敬叔之子叔牙魯語注云鮑國鮑叔牙之元孫鮑文子而杜解以國爲叔牙曾孫兩者不同今以韋說哀六年傳有鮑牧臣差車鮑點蓋其族

陳氏

敬仲生夷孟思思生閔孟克克生文子須無須無生桓子無宇無宇生武子開僖子乞乞生子玉瓘成子恆昭子莊簡子齒宣子其夷穆子安廩丘子意茲甚子盈惠子得恆生襄子班班生莊子伯伯生和　據上世家文及左傳襄二十三年哀四年六年十一年十四年集解

案魏世家索隱引世本魏世系而別有其傳云之說則先爲卿而後爲諸侯者世本于世家及傳蓋兩列也考史記索隱此條及左傳桓王年正義所引世本韓世家文蓋可概見今據其說補陳氏傳又杜氏哀十四年左傳注與正義所引世本畧同世本恆作常蓋漢人沿寫所改又哀六年傳有僖子之子子士哀十一年傳有子行杜氏云子行陳逆蓋皆陳氏之族

魯

衆氏

孝公生公子益師字衆父衆父之孫衆仲　世族譜　左傳隱元年集解

案衆氏雖後未爲卿然春秋隱元年書公子益師卒則卿族也今采列焉

臧氏

孝公生僖伯彄彄生哀伯達達生伯氏瓶瓶生文仲辰　左傳莊二十八年正義　禮記禮器正義　邢昺論語疏　魏了翁讀書雜抄　左傳隱五年正義引作臧僖伯彄孝公之子

辰生宣叔許許生嗕賈定伯爲武仲紇爲生昭伯賜臧會臧頃伯也宣叔許之孫與昭伯賜爲從父昆弟也　史記魯世家索隱

會生賓如賓如生石　據韋昭魯語注杜氏世族譜　左傳宣十八年成十八年襄十

七年二十三年昭二十五年哀八年十四年集解及程公說春秋分記補正　案韋注云文仲魯卿臧哀伯之孫伯氏瓶之子臧孫辰與世本同又左氏襄十七年傳有臧賈杜解云紇之族

仲孫氏

桓公生共仲慶父慶父生穆伯敖敖生文伯穀惠叔難穀生獻子蔑 禮記檀弓正義十 蔑生莊子速速生孺子秩孝伯羯羯生僖子貜貜生懿子 史記孔子世家索隱引作敬叔與懿子皆孟僖子之子蓋約舉文 何忌何忌生武伯彘彘生敬子捷 據鄭氏禮記檀弓注杜氏世族譜　左傳文七年襄十六三十二年昭六年七年哀十一年集解補正

案春秋經皆稱仲孫而傳則俱稱孟氏共仲爲庶長故也韋昭國語注曰慶父莊公之弟共仲又云孟文子公孫敖之子伯穀又云孟獻子仲慶父之曾孫公孫敖之有文伯穀之子仲孫蔑皆與世本同又左氏定八年傳有公期杜解云孟氏支子與襄二十四年之孟公綽盩皆孟氏族

叔孫氏

桓公生僖叔牙牙生戴伯茲茲生莊叔得臣臣生宣伯僑如穆叔豹豹生昭子婼婼生成子不敢敢生武叔州仇州仇生文子舒 禮記檀弓正義十　邢昺論語疏引作據公子叔牙六世孫叔孫不敢子也畧同　左氏文十一年傳及哀二十六年傳集解補正

案諸書傳引世本述叔孫氏系號最爲完備韋昭國語注云叔孫宣子叔牙之曾孫莊叔得臣之子叔孫僑如又云穆子叔孫得臣之子豹與左傳世本同又得臣之子虺見文十一年傳豹之子孟丙仲壬見昭四年傳又有叔孫輒見定八年傳杜解云叔孫氏支子皆非正嫡也

叔仲氏

桓公生僖叔牙叔牙生武仲休休生惠伯彭彭生皮 禮記正義同上 亥衍皮生子柳子碩亥生昭伯帶帶生穆子小小生定伯志 鄭氏禮記檀弓注　韋昭國語注　杜氏釋例　左傳文七年十一年襄七年二十八年昭十一年定八年集解

案叔仲氏雖後不爲卿然文十一年叔仲彭生見春秋經則嘗列于卿也今采諸書明其系代列于叔孫氏後

季氏

桓公生成季友友生齊仲無逸無逸生文子行父行父生武子夙 禮記檀弓正義九　穀梁文六年疏引作季友生仲無佚無佚生行父　詩魯頌正義引作行父死謚曰文子　案禮記正義本引作公子友生齊仲生無逸多出一代今據穀梁疏所引校正本無支子今據魯頌所引補入 夙生悼子紀紀生平子意如意如生桓子斯斯生

康子肥 禮記正義同上 康子曾孫昭子強 據左傳及鄭氏禮記檀弓注補正

案韋昭國語注云季文子季友之孫齊仲無佚之子季孫行父又云武子季文子之子季孫夙又云平子武子之孫悼子之子意如又云桓子平子之子斯又云康子季悼子之孫桓子之子肥皆與世本同左傳悼子紇世本作紀疑傳寫之誤又武子之子公彌見襄二十三年傳杜云公彌公鉏又有公鳥公若見昭二十五年傳杜云公鳥季公亥之兄平子庶叔父公亥即公若則皆武子子也是年傳又有公思展杜云季氏族又有公甫公之杜云皆平子弟　定八年傳有季寤杜云季桓子之弟子言哀八年傳有　侯杜云康子叔父則見平子子也又詳氏姓篇

仲氏

仲遂魯莊公之子東門襄仲 禮記檀弓正義十 述産子家歸父及昭子子嬰 史記魯世家索隱

案世本多古字古音如正義引仲遂而索隱引作述若此之類皆仍其故韋昭周語注云東門子家莊公之孫東門襄仲之子公孫歸父亦與世本同

叔氏

魯文公生惠伯□肸叔肸生聲伯嬰齊嬰齊生叔老子叔子叔生敬叔叔弓叔弓生仲南文楚及伯張輒穆伯鞅定伯閱爲子叔氏元和姓纂六止 禮記檀弓正義十引作叔肸生聲伯嬰齊齊生叔老老生叔弓又引作敬叔是桓公七世孫 案姓纂所引本無敬叔二字今據禮記檀弓正義所引次條補入鞅生詣上據杜氏釋例內世族譜補正

叔弓生定伯閱閱生西巷敬叔叔生成子還左傳定十二年正義還

生僖仲青杜氏釋例 左傳哀十九年集解

案春秋例非卿不書魯自成襄以來有五卿季孫氏叔孫氏仲孫氏臧孫氏叔氏聘會奔卒並書于經可以考也韋昭國語注云子叔魯宣公之弟叔肸之子公孫嬰齊與世本同又叔老謚齊子見襄十四年傳杜氏解

蔡

朝氏

太師子朝生聲子歸生歸生生朝吳韋昭魯語注 左傳襄二十六年二十七昭十三年集解

案蔡之卿族惟朝氏可攷餘如襄八年公子燮定四年公孫姓哀二年公子駟哀四年公孫辰公孫霍皆書于經而其氏無攷蓋蔡多用公族爲卿也杜氏云燮蔡莊公子公子履燮弟

陳

轅氏

申公犀侯生靖伯庚庚生季子愔愔生仲牛甫甫生聖伯順順生伯他父他父生戴伯戴伯生鄭叔鄭叔生仲爾金父金父生莊伯莊伯生諸字伯爰其孫宣仲濤塗濤塗生選選生聲子突突生惠子雅雅生頗桓子僑者濤塗四世孫杜氏左傳僖五年襄二年集解 世族譜 姓纂二十二元 唐書宰相世系表

案表轅爰古音本通左傳爰田作轅田史記爰盎漢書作袁盎轅或作袁省文左傳昭八年袁克哀十一年轅咺皆轅氏之族傳文已以轅爲袁矣

鍼氏

鍼子僖公孫鍼宜咎陳鍼子八世孫左傳襄二十四年正義 世族譜

夏氏

宣公生子夏夏生御叔叔生徵舒舒生惠子晉晉生御寇寇生悼子齧左傳昭二十三年正義 齧生區夫春秋分記

案韋氏周語注曰夏徵舒之父叔郎公子夏之子靈公之從祖父其楚語注曰公子夏陳宣公之子御叔之父子南夏徵舒之字皆與世本同夏氏又稱少西氏見左氏宣十一年傳杜氏云少西氏徵舒之祖子夏之名

慶氏

桓公五世孫有慶虎其族有慶寅慶樂世族譜左氏襄二十三年傳解

孔氏

公孫寧即孔寧其後有孔奐春秋文十五年宣九年襄二十七年經傳

案陳卿之見于經者莊二十五年有女叔杜云陳卿女氏叔字莊二十六年傳之原仲杜云陳大夫原氏仲字詩東門之枌傳亦曰原氏陳大夫氏宣九年有洩冶儀行父襄七年有公子黃十七年傳之司徒卬二十四年

傳之司馬桓子昭八年有公子招公子過杜云皆哀公
弟又有于徵師哀十五年傳之公孫貞子皆卿也詩傳
又云子仲氏陳大夫氏是卿族之可考者則有
女氏原氏洩氏儀氏子仲氏其系皆闕無可考

衛

石氏

衛靖伯之孫碏碏生厚厚生駘仲駘仲生祁子祁子生成子稷稷生共子買買生悼子惡石圃者惡之從子懿子曼姑者惡之孫曼姑生昭子魋杜氏釋例　左傳成二年襄十七年十九年二十八年哀十七年集解　程公說春秋分記

案王符潛夫論以石氏爲衛後姬姓列于衛公族之前今從之以石駘仲爲石厚子者程公說之說未知何本呂覽愼小篇注以石圃爲石惡之子與左傳異[illegible]之說誤也左傳哀十五年又有石乞系代無攷蓋其族

世叔氏

僖侯八世孫太叔文子儀儀孫懿子申申生悼子疾僖子遺杜氏釋例　左傳襄十四年昭三十一年哀十一年集解

案春秋昭三十二年經稱世叔申而傳皆言太叔蓋世與太古義相通左傳子太叔論語作世叔此可見也今從經

孫氏

武公生公子惠孫惠孫生耳耳生武仲乙乙生昭子炎炎生莊子紇紇生宣子鰌鰌生桓子良夫良夫生文子林父林父生嘉襄蒯杜氏釋例　左傳文元年成二年七年襄十年二十六年集解　元和姓纂二十三魂　唐書宰相世系表

案世本云孫氏出于衛武公至林父八世別載氏姓篇與姓纂唐表所言世數相同攷知二書猶可據也又左傳文元年孫昭子哀二十六年孫莊氏皆無名其名亦見唐表又宣六年傳有孫免亦見經其系代無可攷

寗氏

武公生公子季亹亹生頃叔頃叔生文仲跪跪生穆仲靜靜生莊子速速生武子俞俞生成子相相生惠子殖殖生悼子喜韋昭晉語注　杜氏釋例　左傳閔二年僖二十八年成二年十四年襄二年二十五年集解　姓纂四十六徑

案韋注云寗莊子衛正卿寗穆仲靜之子寗速與釋例合又釋例雜人內別有一寗跪豈左傳莊六年放于秦者即此人歟襄二十五年傳云九世之卿族一舉而滅之觀此可以省矣

齊氏

宣公生昭伯頑頑生齊子齊子無子戴公以其子惡爲之後四世孫惡生豹杜氏釋例　左傳昭二十年集解

案春秋昭元年齊惡書經釋例有兩齊惡疑有所誤

北宮氏

成公生頃子頃子生去疾去疾生懿子括括生遺及文子佗遺生貞子喜喜生結及肱左傳成十六年襄十四年二十六年三十年昭九年集解　姓纂二十五德

案杜氏云北宮括成公曾孫與姓纂合

析氏

穆公生公析黑肩黑肩之孫成子朱鉏左傳昭二十年集解　姓纂一東

案春秋成十年衞侯之弟黑背見經而姓纂以爲黑臂今從春秋及杜解校正

公叔氏

衞獻公生成子當當生文子拔拔生朱禮記檀弓正義八檀弓正義十

案左傳拔作發朱作戍古音通禮記朱作木鄭氏云木當作朱據世本而言也又檀弓正義八及邢昺論語疏引此二條別見氏姓篇春秋定十三年公叔戍見經

公孟氏

衞公孟彄靈公之子字公孟名彄左傳隱七年正義

案昭二十年傳杜解云公孟縶靈公兄定十三年傳杜解云彄孟縶子而世本以彄爲靈公子一時必無二公孟氏豈縶無子靈公以己子爲之後如戴公之後齊氏歟不可攷矣

司寇氏

衞靈公生昭子郢郢生文子木及惠叔蘭蘭生司寇亥爲司寇氏禮記檀弓正義八正義所引本作虎爲司寇氏據姓纂七之所引增司寇二字改虎爲亥

案左傳哀二十五年公奪司寇亥政則亥蓋衞卿也今次公孟氏後

趙氏

衞趙懿子兼生昭子舉舉生趙陽左傳成十四年正義

案潛夫論以趙氏爲衞公族但未知出自何公耳趙黶左傳昭九年作趙黶定十四年趙陽見經杜解陽趙黶孫據世本也

孔氏

莊叔達生得閭叔穀穀生成叔烝鉏烝鉏生頃叔羈羈生昭叔起起生文叔圉圉生悝禮記祭祀正義四十九羈本作羅據左傳及春秋釋例

校正

案孔氏姞姓見左傳哀十一年傳閔二年傳有孔嬰齊蓋孔氏之先又衞卿尚有元咺僖二十八年見經其系代無攷

曹

子臧氏

文公生子臧喜時喜時生公孫會公羊昭二十年傳何休公羊傳注

案子臧氏見廣韻六止注引姓苑何休以子臧爲曹伯盧弟則文公子宣公弟也而杜氏以爲宣公庶子與史記不合今從何說曹卿之可見者如昭二十一年傳之翰胡哀七年傳之公孫彊皆無攷

宋

孔氏

宋湣公生弗甫何弗甫何生宋父宋父生正考父正考父生孔父嘉爲宋司馬華督殺之而絕其世其子木金父降爲士木金父生祁父祁父生防叔爲華氏所偪奔魯爲防大夫故曰防叔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紇叔梁紇生仲尼詩商頌序正義左傳桓元年正義引作孔父嘉生木金父木金父生祁父其子奔魯爲防叔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紇叔梁紇生仲尼蓋省文仲尼圩頂反首張面四十有九表堤眉谷竅參臂駢脅腰大十圍長九尺有六寸時爲長人路史後紀十注後數世皆一子禮記檀弓正義八

案孔子爲魯司寇未列於卿而其先則宋之卿族也世本云絕其世者絕卿之世及而爲士也世本紀孔子獨詳蓋亦七十子之徒尊其師學之意故有以世本爲左丘明作者太史公列孔子於世家蓋亦推原世本之意

耳

華氏

華父督戴公之孫好父說之子左傳桓元年正義隱八年正義引同華父督作宋督華父督之字左傳隱八年正義督生世子家家生華孫御事御事生華元左傳僖十六年正義元生右師閱及司徒臣閱生皐比及右師合比少司寇牼右師亥亥生無慼左傳襄九年十七年昭六年二十年集解督生世子家家生秀老老生司徒鄭鄭生司徒喜左傳成十五年正義司馬華耦者華父督曾孫華椒者華氏族椒之孫司馬弱司徒華定姓纂二十二覃者華氏族定生啟大司馬華費遂者華氏族費遂生少司馬貙及多僚登左傳文八年宣十一年襄六年昭四年二十年二十一年集解

案韋昭楚語注云華元宋卿華御事之子右師元卿字蓋御字傳寫之訛杜氏左傳解督未死而賜族則與他族異也杜氏不言合比爲何人之子然宋卿若魚氏之左師向氏之右師樂氏之司城皆父子相承閱爲右師合比亦爲右師且與閱之子皐比名相類則蓋閱之子也襄十七年傳有華臣昭二十一年傳有華姓華豹杜不言其系非卿廣韻華作崋云宋戴公子考父食采於崋好又作考盞考爲謚法好考古音同也惟解華氏異耳

樂氏

戴公生樂甫術術生碩甫澤澤生季甫甫生子僕伊與樂豫左傳僖七年正義

宋戴公生樂甫術術生碩甫澤澤生夷父須須生大司寇

呂左傳僖十八年正義

戴公生樂甫術術生石甫願繹繹生夷甫傾傾生東鄉克克生西鄉士曹曹生子罕喜禮記檀弓正義十喜之孫子梁祁祁生子明溷溷生子潞茷樂舍及大司寇輓皆喜孫輓生大司寇朱鉏左傳昭二十年二十二年定六年哀二十六年集解

樂懼戴公六世孫左傳成十六年正義樂大心戴公八世孫樂嬰齊樂裔樂舉樂將鉏樂轡樂遄樂髡樂得皆樂氏族左傳宣十四年成二年十五年襄六年九年哀三年傳杜氏成十六年定十年哀二十六年集解

案世本碩甫澤即石甫願繹夷父須即夷父傾或聲有急讀緩讀之別或傳寫之訛耳

皇氏

皇父充石戴公子左傳僖十一年正義充石生季子來來生南雍鉠充石之後十世有宗卿爲人爲人生大司馬鄢左傳襄九年正義引服虔解誼　杜氏襄九年傳解　唐書宰相世系表右師瑗者充石八世孫瑗生劉般及麇右師瑗者瑗從子太宰國父者皇氏族司馬野者皇氏族野生伯及大司馬非我司徒懷者非我從昆弟左傳襄十七年哀七年十四年十七年二十六年集解世族譜

案左傳哀十六年正義引杜世族譜又以皇瑗爲充石十世孫與集解云瑗從子相錯一代今從集解又左傳昭二十二年有皇奄杜云非卿

老氏

老佐戴公五世孫 左傳成十五年集解

仲氏

宋莊公生右師戊戊生司城師 左傳文十八年正義 師生仲江江之孫左師幾幾生作 左傳襄十四年昭二十二年定十年集解

宋莊公孫名固爲大司馬 北宋本史記宋世家正義

案世本言公孫固一條其後不見於左傳未知其何氏以其出自莊公附於仲氏之後右師戊左氏文二年六年傳作公子成杜云莊公子陸氏釋文云成本作戊音恤

魚氏

桓公生左師目夷目夷生左師友友之孫左師石少宰府 左傳僖九年文七年成十五年集解

鱗氏

桓公生公子鱗鱗生東鄉矔 左傳僖七年正義成十五年正義引同 矔生司徒文文生大司寇子奏奏生小司寇朱 左傳成十五年正義

案左傳文七年杜解云鱗矔桓公孫成十五年杜解云朱鱗矔孫與世本一同一不同矔不稱公孫而即稱氏蓋亦生而賜族與華督同

蕩氏

宋威公子蕩 姓纂六止 蕩生公孫壽壽生司城意諸生公及大司馬虺虺生司馬澤 左傳成十四年正義據左傳文七年八年十五年集解補正

案蕩氏與鱗氏皆以名爲氏又左傳成十五年集解以蕩澤爲意諸之子與世本不同疑有誤

向氏

桓公生向父肸肸生司城訾守守生小司寇鱣及合左師向戌 左傳成十五年正義 向戌生東鄰叔子超超生左師眇及司馬魋 禮記檀弓正義案左師眇下有眇即向巢也疏巢之弟蓋約舉世本文今據左傳校改 向戌生左師寧寧生羅 左傳昭十九年二十年二十二年集解

大司寇爲人太宰帶皆向父之後 左傳成五年十五年傳疏

案昭二十年傳有向勝向行向宜向鄭杜氏云宜鄭皆向戌子哀十四年傳有巢子頎子車司馬牛杜氏云皆桓魋弟蓋皆非卿鄭氏禮記檀弓注云桓司馬宋向戌之孫名魋則其說亦與世本同也

靈氏

文公生子靈圍龜其後有左師靈不緩 左傳成五年哀二十六年集解

石氏

共公生子石段段生石彄 左傳襄二十年定十年集解

案子石即褚師段其後有褚師子肥見哀八年傳蓋其支子以褚師爲氏而太宗則稱石氏故石彄爲卿見定十年春秋經也廣韻言子石出於宋恭公與杜解相同

邊氏

平公生子邊御寇其孫有大司徒邊卬 廣韻引圉稱陳留風俗傳左傳昭二十二年集解通志氏族略三

案宋卿之見經者莊十一年宋萬賈氏云未賜族定十年公子地母弟辰杜云皆元公弟文七年傳有公子卬杜云昭公弟十五年傳有母弟須成十八年傳有西組吾後爲太宰而卬則爲司馬須則爲司城其氏族無攷

晉

樂氏

靖侯生欒叔欒叔生賓史記晉世家正義引作欒叔賓父也蓋約舉文賓生共叔成成生貞子枝枝生盾盾生武子書書生桓子黶及鍼黶生懷子盈盈生魴史記集解三十九引賈逵說左傳襄十九年正義引服虔解韋昭國語注左傳桓二年三年僖二十七年文十二年宣十一年成十三年十六年襄十四年二十三年集解

案服氏以魴爲盈子而杜氏則以爲欒氏族然魴子左氏襄二十三年傳一書其傷再書其出奔宋則服氏之說爲可信也宣十六年傳欒京廬成十五年傳欒弗忌十八年傳弁糾襄二十年傳欒樂昭元年傳欒豹皆非卿杜云欒氏族

郤氏

郤文生叔虎豹郤豹生稱及冀芮芮生成子缺缺生獻子克左傳成十一年正義克生駒伯錡韋昭國語注左傳成十三年十七年集解姓纂二十陌程

公說春秋分記

郤豹生義義生步揚揚生苦成叔州正義同上據左傳成十四年集解補郤豹生義義生步揚步揚生蒲城鵲居居生昭子至左傳成公二年正義據韋昭國語注補郤溱郤至之先韋昭國語注

案韋昭國語注引郤世世系凡七條皆與世本同郤至諡昭子亦見韋注則韋氏亦據世本也以郤稱爲芮兄則春秋分記之說韋氏又以溱爲至先則無可攷矣郤州之州與公羊同世本多古字類此僖二十七年郤穀亦卿而世系無攷成十三年傳郤毅亦稱步毅杜云郤至弟與僖十五年傳之郤乞皆非卿

胥氏

臼季臣生甲甲生克克生童韋昭國語注左傳僖二十三年文十二年宣元年成十七年集解

案胥原二代皆姬姓有辨見氏姓篇胥氏之見于傳襄二十三年胥午二十六年胥梁帶皆非卿

先氏

原軫生霍伯且居且居生克克生穀季穀韋昭國語注左傳僖二十七年三十三年集解

案僖二十八年先蔑文七年先都皆卿世系無攷又閔二年傳先友先丹木僖三十三年傳先茅文三年傳先僕宣元年傳先辛皆其族

狐氏

伯行突生毛毛生溱韋昭國語注左傳僖二十五年二十七年集解伯行突生子犯偃偃生賈季佗射姑韋昭國語注左傳僖二十三年文六年

集解

案狐氏伯行之後分爲二別見世本氏姓篇韋氏云狐偃之父狐突伯行賈佗狐偃之子射姑太師賈氏又云賈字季佗皆與杜解相同

韓氏

桓叔生子萬萬生賕伯賕伯生定伯簡簡生輿輿生獻子厥厥生宣子秦秦生平子須須生簡子不信不信生莊子庚庚生康子虎虎生武子啟章啟章生景子虔

案韓氏尚有韓穿亦爲卿見成三年傳世代無攷昭五年傳有箕襄邢帶杜云二人皆韓氏族又有叔禽叔椒子羽杜云皆韓起子昭二十六年傳韓固杜云韓起孫與引見世本之韓無忌韓襄皆非卿也

魏氏

畢萬生芒季芒季生武仲州州生莊子降降生獻子荼荼生簡子取取生襄子多多生桓子駒駒生孺子蒖史記魏世家索隱引傳文約舉世本今據世家義例校正

魏顆州子顆生令狐文子頡韋昭晉語注杜氏世族譜左傳宣十五年成十八年集解

魏武子錡犨孫左傳宣十二年正義錡生呂宣子相韋昭晉語注左傳宣十一年成十三年集解

案史記魏世家桓子之孫曰文侯都下索隱曰系本亦桓子生文侯斯其傳云孺子蒖是魏駒之子與此系代亦不同云云是一作斯一作蒖皆不名都且俱云是桓子之子故小司馬引世本以校史記之異可見世本世家外復有傳魏氏系代蓋兩列焉而爲斯爲蒖世本亦互相異也其云孺子者則文侯以下即爲諸侯故傳終于此以明卿族之限其世家之系代則仍相續也據此則傳之義例可知齊之陳晉之韓趙皆可推而補之耳昭二十六年傳有魏戌杜云魏舒庶子非卿也魏有令狐氏呂氏之別皆因食采爲氏魏錡亦稱廚武子而其後則稱呂錡蓋先食廚而後食呂故其子遂稱呂相歟

士氏

隰叔生士蔿士蔿生成伯缺缺生武子會會生文叔燮燮生宣叔匄匄生獻子鞅鞅生昭子吉射史記趙世家索隱上三句別載氏姓篇左傳僖十三年正義引作士蔿生士伯缺缺生士會會生士燮據左傳定十三年集解補昭子二字

武子會生司空穀左傳文二年集解

武子會生彘恭子魴魴生彘裘韋昭國語注左傳成十八年襄十四年集解

案成三年鞏朔爲卿十二年作士莊伯杜云士莊伯鞏朔則朔亦士氏而鞏其采地也惟系代無攷耳又左傳定十三年有范皋夷杜云范氏側室子十四年有士鮒哀四年有士蔑皆非卿其世系亦無可攷

士穆子生貞子渥濁渥濁生莊子弱弱生文伯匄匄生景伯彌牟韋昭國語注左傳成十八年襄九年三十年昭十三年集解世族譜

案士氏先爲太傅後爲理皆非卿然韋氏云士貞子晉卿士穆子之子士渥濁也則其先亦爲卿且俱稱士氏則與士蔿當亦同族今備列焉韋氏又云范獻子文子之族昆弟士富也士富爲侯奄見成十八年非卿

荀氏

荀叔原黯之後有荀息竹書紀年左傳僖二年十年集解

晉大夫逝敖生桓伯林父林父生宣伯庚宿庚宿生獻伯偃偃生穆伯吳吳生文子寅史記趙世家索隱據左傳定八年集解補文子二字

逝敖生莊子首首生武子罃罃生莊子朔朔生悼子盈盈生文子櫟櫟生宣子申申生智伯瑤同上瑤生開史記秦本紀正義

程鄭荀之別族左傳成十八年正義文子雎之曾孫程季之子韋昭國語注左傳成三年集解史記晉世家索隱

案荀氏雖有中行氏知氏之別而經皆書荀其以荀爲氏見紀年今引之以冠其首則凡荀氏皆其後也知與程皆因其食采爲氏見下氏姓篇韋氏云中行穆子晉卿中行偃之子荀吳中行伯也又云中行宣子中行桓子之子荀庚又云智莊子荀首也子羽知莊子之子知罃之字又云智宣子晉卿荀躒之子甲也又云瑤宣子之子襄子智伯皆與世本同荀躒韋注作荀驪蓋傳寫之訛脫耳索隱云荀驪謚文子疑亦據世本而言惠氏左傳補注則竟以爲世本未知別有見否左傳成十八年有荀家荀會荀賓韋注國語云荀賓荀家晉大夫會家之族襄二十一年有知起中行喜不言其世系昭二十八年有知徐吾杜云知盈孫又韋注國語云智果智氏之族知宵宣子庶子伯國智氏之族皆非卿也

里氏

里季生里克韋昭國語注

丕氏

丕鄭生丕豹左傳僖十年集解

趙氏

公明生共孟及趙夙夙生成季衰衰生宣孟盾盾生莊子朔朔生文子武武生景叔成成生簡子鞅鞅生襄子毋卹毋卹生桓子嘉

趙武子穿為夙之曾孫左傳宣二年正義　穿生旃旃生頃子勝勝生午午生稷趙朝者勝之曾孫宋本春秋疏十引服虔解韋昭國語注　杜氏世族譜　左傳宣二年十一年襄二十三年昭二十八年定十年十三年集解

原同屏括樓嬰齊皆成季衰之子左傳僖二十四年宣十二年集解

代成子起趙襄子之子史記趙世家索隱

案趙穿為夙曾孫而韋杜皆云夙庶孫皆與世本不同杜解文十二年傳云趙夙庶孫而解宣二年傳則云趙穿趙盾從父昆弟子則仍與世本同矣服氏以為別為邯鄲氏而杜語云別為耿氏皆其食邑也昭三年傳有趙獲杜云文子之子哀二年傳有趙羅系未詳皆非卿也

楚

鬬氏

若敖生伯比伯比生文子穀於菟穀於菟生子揚般般生克黃克黃生棄疾棄疾生韋龜韋龜生子旗成然成然生

辛懷曹韋昭國語注　左傳桓六年莊二十年宣四年昭四年六年十三年十四年定四年集解

伯比生子艮子艮生子越椒椒生賁皇左傳宣四年僖二十八年宣十七年集解

若敖生射師廉廉生班班生子儀克杜氏世族譜　韋昭國語注　左傳莊三十年集解

案韋昭杜譜則若敖二子皆鬬氏楚蠻夷之國其命族之故不可攷矣左傳正義引服虔說謂射師即鬬班與世族譜異今定從杜氏韋注云申公子儀班之子大司馬克則杜氏所未及詳也其餘皆與杜氏同莊四年傳有令尹鬬祁僖二十六年傳有司馬鬬宜申杜云司馬子西也二十八年有鬬勃即三十三年令尹子上其系代俱無攷若桓八年鬬丹莊十八年鬬緡二十八年鬬穀彊鬬梧僖二年鬬章則皆非卿其系亦並不可攷

成氏

若敖之曾孫子玉得臣得臣生大孫伯大心成熊者得臣之孫韋昭國語注　左傳僖二十三年二十八年昭十一年集解

子孔嘉亦若敖曾孫左傳文十二年集解

蔿氏

蚡冒生無鉤章章生叔伯呂臣呂臣生伯嬴賈賈生蔿艾獵及孫叔敖艾獵生蔿子馮左傳宣十一年正義引作蔿艾獵孫叔敖之兄襄十五年正義引作蔿艾獵孫叔敖之兄蔿子馮艾獵之子蓋約舉文今據世本義例畧為改正　子馮生蔿掩左傳僖二十七年宣十一年襄十五年二十五年集解高誘呂覽知分篇注淮南子齊俗訓注　唐書宰相世系表

案蔿與薳古音通僖二十三年薳呂臣二十八年即作蔿呂臣此可見也杜氏以蔿艾獵即孫叔敖然左傳已

明云蔿艾獵蔿敖明非一人且杜氏旣以爲一人而襄二十五年傳解又云子馮叔敖從子則又仍從世本蓋亦自紊其例不若定從世本之爲得也襄二十四年有薳啟彊爲太宰二十七年有薳罷字子蕩昭元年爲令尹系皆無攷昭五年傳薳射六年傳薳洩十三年傳薳居二十一年傳薳越哀十八年傳薳固則皆非卿杜云居掩之族

屈氏

武王生屈瑕其後有屈重屈完屈禦寇屈罷 王逸楚辭注左氏桓十一年莊四年僖四年二十五年昭十四年傳

屈蕩屈建之祖父 左傳襄二十五年集解 蕩生子夕到到生子木建

建生屈生 韋昭國語注左傳襄十五年二十二年昭五年諸集解

莫敖屈蕩生屈申 左傳襄二十五年昭四年諸集解

案楚有兩屈蕩一見宣十一年傳一見襄二十五年傳杜氏有辨茲不贅但書其官以別之宣十一年傳有屈巫臣韋昭國語云巫臣楚申公屈巫子靈成七年傳有子閻子蕩清尹勿忌杜云巫臣之族又有屈狐庸杜云巫臣子皆非卿也

善氏

武王生子元善善生王孫啟 韋昭國語注

案王符潛夫論楚公族有善氏與屈氏相比據韋注及王逸楚辭注則善與瑕皆武王之子蓋子元之後以名爲氏知熊率熊相之類是也杜氏莊二十八年傳解亦以子元爲文王弟

陽氏

穆王生王子揚揚生尹尹生令尹匄 左傳昭十七年正義 匄生令終及完佗 左傳昭二十七年集解

嬰齊氏

穆王生子重嬰齊 左傳宣十一年集解

案嬰齊氏及下子南氏子庚氏皆據潛夫論補入

囊氏

莊王生子囊貞貞生郤尹光唐光唐生子常瓦 高誘呂覽貴卒篇注韋昭國語注左傳成十五年昭二十三年集解

子南氏

莊王生子南追舒追舒生棄疾 左傳襄十五年二十五年集解

子庚氏

莊王生子庚午 左傳襄十二年集解

沈氏

莊王生沈尹沈尹生沈尹戌戌生葉公子高諸梁 禮記緇衣正義據引作葉公楚縣公葉公子高也邢昺論語疏引作葉公名諸梁楚大夫食采於葉僭稱公者皆約舉文呂覽貴卒篇注韋昭國語注左傳昭十九年定五年集解楊倞荀子注補正

案杜氏以沈尹戌爲莊王曾孫系代太遠今從高誘注唐世系表以沈尹戌爲沈子逞之後不足信也定五年傳又有后臧杜云葉公諸梁之弟非卿又呂覽尊師篇王師沈尹巫注沈縣大夫又當染篇楚莊王染於沈尹蒸皆食采在沈尹之先其非同族可知

西氏

平王生子西申申生子國寧及武城尹公孫朝 左傳昭二十六年哀十六年十七年十八年集解

曾陽氏

平王生子期結結生曾陽文子寬及平韋昭國語注高誘淮南子覽冥訓注左傳定四年哀十六年集解

案西氏曾陽氏皆見潛夫論楚以令尹司馬左尹右尹左司馬右司馬爲卿皆書於經令尹則文王時有彭仲爽見哀十七年傳他若襄三年傳公子士夫子辛亦爲令尹司馬則宣十一年傳公子側子反襄三年傳公子忌二十二年傳公子齮昭十七年傳公子魴子魚左尹則昭十八年傳王子勝二十七年傳郤宛右尹則襄十五年傳公子罷戎十九年傳子革二十七年傳申鮮虞左司馬則文十年傳文之無畏襄十五年傳公子成哀四年傳左司馬眅右司馬則文十年傳期思公復遂襄二年傳公子申十五年傳公子槖師昭三十一年傳右司馬稽其世系氏族皆無攷惟子革出自鄭郤宛出自晉可知其先亦不再傳要惟司姓爲盛耳

鄭

公父氏

武公生共叔段段生公孫滑公父定叔者段之孫左傳隱元年莊十六年集解

子人氏

莊公生子人語其後有子人九左傳桓十四年集解僖二十八年正義

子良氏

穆公生子良去疾去疾生子耳輒輒生伯有良霄霄生止杜氏世族譜左傳宣四年襄八年十一年昭六年集解

子軒氏鄧名世姓氏書辨證六止

鄭穆公子喜字子罕生子展舍之舍之生子皮虎同上及罕

魋虎生子齹嬰齊嬰齊生子姚達左傳昭六年十五年定九年集解

案古軒罕同音左氏昭元年經罕虎公羊作軒虎世本多古字古音故亦作子軒氏也韋昭國語注云罕虎子罕之孫子展之子子皮與世本同子罕謚成子展謚桓子見世族譜子姚又謚子賸謚武子見哀九年傳解

子駟氏

穆公生子駟騑武子騑生子西夏襄子夏生子上帶定子世族譜及左氏成十年襄九年十年十五年三十年傳集解

子游偃子瑕乞獻子蠆公孫夏之子正傳昭十九年正義偃生絲乞生子然歠駟子歠生子般宏思子左氏昭十九年傳昭十九年定八年哀二年傳集解世族譜

案韋注國語云騑鄭穆公之子子騑也駟作騑小異耳杜以偃爲帶子不與世本同故正義引世本以証之

子國氏姓氏書辨證六止

鄭穆公生子國發惠子發生子產僑簡成子僑生子思參桓子參生子玉珍珍生子樂卑顯莊子同上據世族譜左傳集解補正

案子產之謚不見左傳惟國語稱爲公孫成子韋注云公孫成子子產之謚鄭穆公孫子國之子也與世本同世本又稱爲簡成子則非止一謚也

子孔氏

穆公生子孔嘉嘉生公孫洩洩生子張申左傳襄八年昭六年十六年集解世族譜　案世族譜以孔張爲洩弟與杜氏集解異今從集解

子游氏

穆公生子游偃宣子偃生子蟜蠆桓子蠆生子明眅昭子

及子太叔吉販生良吉生子寬速左傳氏成三年襄八年九年二十二年二十四年定六年集解　世族譜

案游氏尚有公孫楚亦稱游楚見昭元年傳杜云子南穆公孫太叔楚之兄子則亦子游之子也非卿

子豐氏

穆公生子豐平平生伯石段景伯段生子旗施左傳襄七年二十六年昭六年十五年集解　世族譜

案豐氏尚有豐卷字子張見襄三十年傳系無攷

子印氏

穆公生子印倫悼子倫生子張黑肱黑肱生子石段獻子段生子柳癸左氏成十三年宣十四年襄二十二年昭十五年傳集解　世族譜

案印氏尚有印堇父見襄三十六年非卿系亦無攷

以上諸侯皆本左傳襄十二年集解爲鄭卿之見經傳者隱元年有祭足五年有公子元原繁洩駕七年有宛桓十六年有高渠彌莊十六年有叔詹閔二年有高克僖七年有堵叔師叔二十四年有石甲父侯宣多六十三年有公子歸生子家系皆無攷

世本

江都秦嘉謨輯補

氏姓篇史記秦本紀集解左傳隱十一年正義皆引氏姓篇而其義例則世本篇言姓則在上言氏則在下二語足以括之蓋姓統于氏氏繫于姓旁行斜上統繫秩然即世本之譜法也其所云上者則一姓之左備列諸國書書引世本如任姓謝章薛呂舒祝終泉畢過之類是其所云下者則諸國之下羅列衆氏諸書引世本如子襄氏齊桓公子子襄之後之類是也其有散引者如荀賈皆姬姓向姜姓徐奄皆嬴姓之類則引者單舉一二國非其全文可以世本任姓偃姓子姓之例校而知之今因其義例搜采原文闕者補以春秋內外經傳注史記世族譜諸書而唐宋以前經傳之注有可據者類錄之氏姓之書亦備列爲原文則大書所補則分行旁綴以從前例仍各分注所引書目於下方以免聽度之諸枝分條繫寧存無弃冀以備三代姓氏之源流焉每國之氏以所出之諸公爲次姓可攷而國不可攷者則列于本姓之下氏可攷而姓不可攷者則列於諸姓之後輯爲氏姓篇卷七

篇言姓則在上言氏則在下史記五帝本紀集解　史記高祖本紀索隱　一切經音義　妙法蓮華經六卷　路史後紀十二

風姓太皞伏羲氏後伏氏伏羲之後與任宿須句顓臾同祖左氏僖二十一年傳杜氏集解　路史後紀一注引宓子賤碑　姓纂一星

案伏宓古音同故伏羲史記作虙戲一作宓戲今惟以伏著氏

戲氏虙戲氏之後子孫氏焉廣韻姓纂五支

希氏出於伏羲路史後紀二注引姓書

東方氏伏犧氏之後帝出於震以主東方子孫因氏焉通志氏族畧四引應劭風俗通　姓纂一東引同

任 右同

宿 右同

須句 右同

巫氏伏羲之後伏羲作卦始有筮其後裔巫咸善占筮 路史後紀一注引古史考

咸氏巫咸之後 姓氏急就篇上引何承天姓苑

仍氏本國名夏后緡有仍氏女又有仍叔世爲周大夫 詩序姓氏急就篇上引姓苑

案古仍任通用左傳仍叔穀梁作任叔續漢書郡國志任城本任國當即古仍國耳

宿氏風姓國後以國爲氏 姓纂一屋及姓氏急就篇下並引風俗通

須氏太昊之裔須句國之後 廣韻姓纂十虞

姓氏急就篇下並引風俗通

顓臾 右同

臾氏顓臾風姓之後晉大夫臾駢 姓纂十虞

蒙氏東蒙主以蒙山爲氏 姓纂一東

姜姓炎帝神農氏後 水經陰溝水注左傳昭十七年正義引炎帝神農氏五字水經渭水注及太平御覽五十九皆引作炎帝姜姓按陰溝水三注本無神農氏字据左氏正義所引補入

姜氏炎帝生於姜水因氏焉 姓纂十陽

列氏古帝王烈山氏之後子孫氏焉

鄭有隱者列禦寇 姓纂十七薛

按鄭氏禮記注云厲山氏炎帝也起于厲山或曰烈山氏同聲之轉

列禦氏鄭穆公時列禦寇之後 右同

山氏列山氏之後 姓纂二十八山引風俗通

縉雲氏姜姓也炎帝之苗裔當黃帝時在縉雲之官 史記五帝本紀集解賈逵說

三烏氏炎帝之後侯國氏焉 姓纂二十三談

封氏炎帝之後封鉅爲黃帝師胙土命氏夏封父侯國君也今封邱是 廣韻三鍾姓纂同唐書世系表

封父氏鄭大夫封父彌眞 路史後紀四注

神氏神農之後 姓氏急就篇上引風俗通

農氏神農之後 廣韻二冬引風俗通

共氏共工氏後四岳同姓 周語韋注廣韻一東

許 水經陰溝水注

洪氏共工氏之後本姓共氏後改爲洪氏 廣韻同上

后氏出自共工氏之子曰句龍爲后土自三代以來爲社神子孫以后爲氏 姓氏書辨證四十五厚

公幹氏神農之後有公幹仕齊爲大夫其後氏焉 廣韻同上

章仇氏四岳之胄 漢書古今人表姓氏急就篇下

許氏炎帝太嶽之允甫侯所封周文王封其裔孫文叔於許其後因封

州同右左傳桓五年正義引

向同右左傳引二年正義引作向姜姓

申同右俗本水經注誤作許州

爲氏說文解字姓纂同廣韻八語急就章注

甫氏甫侯之後廣韻同上姓氏急就篇上引風俗通

州氏姜姓之後小司馬補三皇紀

淳于氏春秋時之小國也春秋魯桓公五年不復其國子孫以國爲氏急就章注及姓纂引風俗通

案春秋桓五年經州公如曹傳作淳于杜解淳于州國所都

向氏國名本姜姓也其後以國爲氏急就章注

申氏四嶽之後封於申號申伯周宣

向中今據左傳校正

逢韋昭國語注云逢太姜之祖有逢伯陵逢公伯陵之後太姜之姪殷之諸侯封於齊地

呂亦見韋昭周語注

王之舅也姓纂十七眞

申屠氏周幽王后申氏兄申侯之後支孫居安定屠原因以爲氏同右

謝氏炎帝之允申伯以周宣王舅受封於謝今謝城是也姓纂四十禡

逢氏逢公伯陵之後子孫氏焉齊大夫有逢丑父韋昭周語注姓纂四江

呂氏太嶽爲禹心膂之臣虞夏之際故封呂侯後因爲氏廣韻八語姓纂同

齊據世本世家文補

案淮南氾論訓使呂氏絶祀而陳氏有後高注曰太公氏呂史記齊太公世家亦稱呂尚索隱亦引譙周曰太公姓姜名牙炎帝之裔伯夷之後掌四嶽有功封之於呂子孫因封爲氏則太公蓋呂氏也

齊氏炎帝之後太公望子牙封營邱爲齊國子孫氏焉姓纂十二齊

太公氏有太公叔穎廣韻一東

案此蓋以號爲氏莊子有太公任太公調稽康高士傳亦有太公任陳人御覽九百三十五卷中引符子有太公涓疑皆其後

邱氏齊太公封于營邱支孫以池爲氏廣韻十八尤引風俗通

尙氏呂望爲周太師號尙父其後以爲氏急就章注

望氏齊太公望之後氏族略四引風俗通

井氏姜子牙之後周有井利井伯廣韻四十靜

案井利見穆天子傳呂覽愼人篇曰百里奚之未遇將亡虢而虜晉高注曰號當爲虞百里奚虞臣也傳云伐虞獲其大夫井伯以媵秦穆姬據誘所言則百里奚即井伯也

百里氏百里奚即井伯楚國人少仕于虞爲大夫家于百里因氏焉其

子百里孟明視 氏族畧三引風俗通 韋注國語注 世族譜 世說一注引張方楚國先賢傳

明氏出孟明以名爲氏 南史明僧紹傳

西乞氏秦將軍百里術字西乞其孫以王父字爲氏 姓纂十二齊

將其氏齊太公子將具之後 氏族畧四

駱氏齊太公後有公子駱以王父字爲氏 姓纂十九鐸

國氏齊太公之後代爲上卿 潛夫論 廣韻二十五德 姓纂同

丁氏齊太公子伋謚丁公因以命族 廣韻十五靑 姓纂同

丁若氏齊丁公子懿伯食采於若因以爲氏 氏族畧四引風俗通

崔氏齊丁公伋生叔乙食采於崔因氏焉 左傳襄廿四年集解 廣韻 姓纂十五灰 唐書世系表

癸氏齊癸公之後 氏族畧四 姓氏篇下同引姓苑

樂利氏齊胡公支子爲樂利氏 姓纂四覺

厲氏齊厲公之後 氏族畧四引風俗通

高氏齊文公生子高孫傒爲齊上卿

以王父字爲氏 潛夫論 姓纂十一模 唐書世系表

高堂氏齊卿高敬仲食采於高堂因氏焉 氏族畧三引風俗通 姓纂六豪

盧氏齊公族高傒食采於盧因姓盧氏 潛夫論 廣韻 姓纂十一模 廣世系表

柴氏高恭仲傒裔孫柴爲孔子弟子後世以柴爲氏 姓氏書辨證十三佳

隰氏齊莊公子廖事桓公封於隰陰爲大夫以爲氏 韋昭國語注 氏族畧三

案隰之所在左氏昭二十七年傳陳成子召顏涿聚之子晉曰隰之役而父死焉哀十年傳解犁一名隰濟南有隰陰縣二十三年傳解又云犁丘隰也蓋以采地爲氏古今人表有隰師彌未知即其後否

東宮氏齊東宮得臣之後 姓氏急就篇下

士氏齊公族有士華免上尉 潛夫論 一左傳成十八年集解 士尉見呂覽知士篇

強氏齊公族 潛夫論

案左傳鄭有強鉏未知即其後否

漢有彊華見東觀漢記彊彊音同

仲孫氏僖公母弟夷仲年之後有仲孫湫 左傳隱七年閔元年昭四年集解

齊季氏有曾大夫齊季窺昔齊襄公子季弃于楚楚遂號爲齊季氏姓纂十二齊　廣韻六至引同無襄字氏族畧四引同無昔字以下

子襄氏齊桓公子子襄之後姓氏書辨證六止

東郭氏齊公族桓公之後也齊有大夫東郭偃東郭賈潛夫論　左傳襄二十四年集解　姓纂一東案呂覽勿躬論有東郭牙卽桓公臣又見東郭蹇見不苟論亦與牙同時當非其族

大陸氏有大陸子方卽東郭賈史記齊世家集解引服虔說　左傳哀十四年解　姓氏篇下

移氏齊公子雍食采於移其後世焉姓氏篇上引風俗通

桓氏齊桓公後也桓公作伯支庶用其諡立族命氏後漢書桓榮傳注引東觀記　廣韻二十六桓　姓纂同

慶氏桓公之子無虧之後無虧生慶克亦謂之慶父以字爲氏潛夫論　廣韻三十八箇　姓纂同　氏族畧三

案後漢書及廣韻皆云後漢侍中慶純避安帝諱改爲賀氏則今之賀氏皆慶氏也

麻氏齊大夫麻嬰之後氏族畧四引風俗通案古者以同姓大夫爲尸見晉語董伯爲尸注則麻氏蓋齊同姓也

孝氏齊孝公支孫以諡爲氏姓纂二十六效

懿氏本齊懿公之後氏族畧四路史國名紀七並引風俗通

欒氏齊惠公子公子欒堅之後呂覽慎行論注　左傳襄二十八年集解　正義

子雅氏齊惠公之孫公子欒堅之子

公孫竈子雅之後潛夫論　呂覽注同上　左傳襄三十年集解　姓纂六止引英賢傳

公旗氏齊卿公孫竈之子欒施字子旗後以王父字爲氏齊威王時有左執法公旗簭姓氏書辨證一東　據氏族畧三引風俗通補上

高氏齊惠公子公子高祈之後呂覽慎行論注　左傳襄二十八年解　正義

子尾氏齊惠公生子高祈祈生公孫蠆子尾之後潛夫論　呂覽注同上　姓纂六止

子淵氏齊頃公之子公子湫字子淵之後也氏族畧三姓氏書辨證六止引作齊頃公生子泉湫因氏

有齊大夫淵湫烏廣韻一先

案昭八年左氏傳子車提杜氏云頃公之孫提也昭十年傳作公孫提二十六年傳又作子淵提實即一人子車其字子淵其氏當即子淵之子也通志及姓氏書皆引作子泉避唐諱相沿未改今據廣韻所引校正子淵子乾二氏以潛夫論爲次

子乾氏齊頃公子都字子乾之後以王父字爲氏春秋時有子乾晳姓氏書辨證六止氏族畧三引同齊字下作公子都字子乾之後也

案姓氏書所引無都字二字據氏族畧所引增入

子工氏齊頃公子子工之後姓纂六止氏族畧三引同公字下多之子公三字姓氏書辨證六止引作子公

子夏氏齊頃公生子夏勝勝生子石青左傳昭二十年正義據氏族畧三補正

雍門氏齊頃公生子夏勝以所居爲雍門氏姓氏書辨證三用

案淮南子覽漢訓有雍門周高注雍門齊西門也居近之因以爲氏

閭邱本邾地爲齊所并往時閭邱氏食邑於此故以名氏閭邱嬰之後

也氏族畧三閭邱產生嬰嬰生歐歐生莖莖生施姓纂九魚

案氏族畧雖未明引世本然于此條下即云釋例公子譜皆畧惟世本詳焉則此皆世本文閭邱氏見公子譜則是齊同姓

盧蒲氏齊有大夫盧蒲就及癸嫳廣韻十一模

案左氏襄二十八年傳癸臣子之有寵妻之慶舍之子謂癸曰男女辨姓子不辟宗何也則盧蒲氏蓋姜姓也

靈氏齊靈公之後廣韻十五青引風俗通

白季氏齊公子白季之後魯有白季宣孟姓纂四十四有

晏氏齊有晏弱生嬰本齊之公族也姓纂三十諫急就章注

平氏齊相晏平仲之後廣韻十二庚

左氏齊公族有左右公子因以氏焉晉書文苑左思傳姓纂二十三哿

虞邱氏齊采邑路史國名紀二

梁邱氏齊采邑同右

案晉大夫有虞邱書見左氏襄十六年傳未知即出自齊否齊臣梁丘據見昭二十年傳字子猶

余邱氏齊公族食采余邱因氏焉路史後紀四注引風俗通姓纂九魚

景氏齊景公之後廣韻二十八梗

翰公氏齊公族潛夫論

公牽氏齊公子成之後廣韻一東姓氏書辨證一東引作公子牽之後有公牽氏

公紀氏廣韻齊公族同上據廣韻補

車門氏齊臨淄大夫車門遷廣韻二十三魂廣韻九麻引同車門遷作車遷氏姓氏書辨證九麻引亦通

公牛氏有公牛哀齊公子牛之後廣韻

唐孫氏齊大夫長孫修食邑于唐其孫仕晉後爲唐孫氏廣韻二十三魂

古蒲氏姜姓廣韻十一模

盧胥氏姜姓同右

善弋氏姜姓同右

檀氏齊公族有食瑕邱檀城因以爲氏氏族畧三引風俗通

郎氏其先食采郎墨因以名氏姓纂二十

紀左傳隱元年正義引杜氏族譜

萊

簿潛夫論小司馬補三皇紀

焦同右俱誤作甘據廣韻校正史紀封神農之後于焦即此

戲同右

露同右

怡同右

四職引風俗通

暢氏出姜姓齊後姓氏書辨證四十一漾引同上

尹文氏齊有尹文子著書五篇氏族畧四

紀氏姜姓炎帝之後封紀爲齊所滅以國爲氏姓纂六止

鄘氏國名晉有鄘魁壘同右急就篇下姓氏

萊氏國名晉有萊駒齊有萊章齊有萊書姓氏急就篇下

簿氏衛有賢人簿疑姓纂十九鐸引風俗通

焦氏周武王封神農之後於焦後以國爲氏廣韻四宵急就章注

露氏夏殷侯國也子孫以國爲氏焉廣韻十一暮案國語有魯大夫露睹父

怡氏姜姓之後禹有天下封怡以紹烈山是爲墨台成湯封之離支是爲孤竹路史後紀四注引莊子古注姓氏急就篇下

墨氏孤竹君後本姓墨胎避難改爲墨氏姓氏書辨證二十四職

墨台氏伯夷叔齊父孤竹君之氏也孤竹君名初字子朝生伯夷名允

厲 左氏僖十五年經集解 續漢書郡國志注 引帝王世紀

字公信叔齊名致字公達 史記伯夷列傳索隱引應劭說 皇侃論語疏 小司馬補三皇紀

案默台即墨台古默墨同音北周書怡峯傳怡氏本姓墨台避難改焉則怡氏與墨台氏本通避難而改亦從其朔氏也

竹氏本姜姓封爲孤竹君至伯夷叔齊以竹爲氏 廣韻一屋

厲氏國名神農生於厲鄉所謂烈山氏也春秋時爲厲國 姓氏急就篇下引風俗通 史記五帝本紀正義引括地志

賴氏國名以國爲氏 姓氏急就篇下引風俗通

姬姓 夏竦古文四聲韻引作姫今从楷 黃帝軒轅氏後 據國語補

案厲賴古音同蓋即一國左傳昭四年楚滅賴公羊穀梁傳皆作厲

公孫氏黃帝氏公孫子孫因氏焉 姓纂一東

有熊氏之後爲詹葛氏 姓纂九魚 氏族略四

宋景公時有詹葛祈爲大夫 氏族略同

橋氏黃帝子孫不在十二姓者以爲氏 蔡邕集橋仁碑

案漢以後橋氏皆去木爲氏諸史傳可考也古音同

蟜氏晉大夫蟜矢之後 姓纂三十小

案史記孔子弟子列傳索隱橋蟜同

囂氏元囂之後 氏族略四引世本 路史後紀十注亦云 囂氏見世本

虔氏祖於黃帝 姓氏急就篇上引陳留風俗傳

傅氏出姬姓黃帝裔孫大由封傅邑傅說其後也 唐書宰相世系表

常壽氏有熊氏之後越大夫有常壽過 姓纂十陽引英賢傳

資氏黃帝之後食采益州資中因以爲氏 姓氏急就篇上引風俗通 姓纂六脂

仲氏高辛氏子仲堪仲熊後 姓纂一送

周 左傳 史記 國語 潛夫論

堪氏八元仲堪之後 姓氏急就篇上引風俗通

虎氏八元伯虎之後 同右

豹氏八元叔豹之後 同右

冉氏高辛氏之後 姓纂五十琰

周氏帝嚳生后稷至太王邑于周文王以國爲氏 潛夫論 姓纂十八尤

稷氏后稷之後子孫氏焉 姓纂廿四職引姓苑

鞠氏后稷生不窋不窋子生而有文在手曰鞠支孫氏焉 姓纂一屋

公劉氏后稷後公劉之後 廣韻一東引姓苑

古氏周太王去邠適　稱古公其後氏焉晉平公時有舟人古乘 廣韻九麌引風俗通 姓纂十姥 姓氏急就篇上

文氏周文王支孫以謚爲氏 姓纂二十文引風俗通

岑氏古岑子國之後周文王異母弟耀子渠武王封爲岑子其地梁國岑亭是也子孫以國爲氏 姓纂廿一侵及氏族略三引呂氏春秋姓氏急就篇上引風俗通 案今呂覽無此言而二書引之則是呂覽亦有佚文也

狄氏周文王封少子於狄城因氏焉 魯大夫狄虒彌 姓纂二十二錫

尹氏周王族尹佚爲周太史 潛夫論韋昭晉語注

史氏周史佚之後子孫以官爲氏 姓纂六止唐書世系表 案史佚卽尹逸又作尹佚見晉語文王訪于幸尹注淮南鴻烈及說苑文王問政于尹佚卽其人潛夫論以尹氏爲周族必有所本也

關氏周關令尹喜之後 姓纂二十七删引風俗通 案關令官名尹喜人名故隋志有關令內傳史記老子列傳索隱引李尤函谷關銘曰尹喜要老子作二十篇崔浩云尹喜爲散關令

單氏周成王封少子臻于單邑爲甸內侯因氏焉 廣韻二十八獮 姓纂二十四痕

靖氏單靖公之後 氏族略四引風俗通

彤氏彤伯周同姓爲氏成王宗伯 廣韻一東 姓纂同

閻氏周太王之後武王封太伯曾孫仲奕於閻鄉因氏焉 姓纂二十四鹽 唐書世系表

管氏出自周穆王管嚴仲之子敬仲

夷吾相齊世任齊國 韋昭齊語注左傳僖十一年正義引世族譜 案姓纂諸書皆以管仲爲管蔡之後皆誤當以世族譜言爲定

禽氏出自齊管夷吾之孫在魯別爲禽氏管于奚之子禽鄭是也 世族譜 姓氏書辯證二十一侵

陰氏管仲七世孫修自齊適楚爲陰大夫因氏焉 後漢書陰識傳 姓纂廿一侵引風俗通

王史氏周共王生圉圉曾孫滿生簡簡生業業生宰世傳史職因氏焉

宣氏周宣王中興國人美其德故支以爲氏焉急就章注
氏族畧四引英賢傳

詹氏周宣王支子賜氏曰詹封爲詹侯其後有詹父詹桓伯爲周大夫秘笈新書引姓纂

楊氏本自周宣王子尚父幽王邑諸楊號曰楊侯後并于晉因爲氏廣韻十陽
案左氏襄二十九年傳霍楊韓魏姬姓也即此蓋晉滅楊之後以賜羊舌氏爲采邑故叔向之後亦有楊氏則楊雄傳所言者耳

謝邱氏周宣王支子食采謝邱後氏焉氏族畧三引風俗通　廣韻十八尤

周氏其先出自周平王之後平王子秀別封汝川人謂之周家因氏焉廣韻十八尤　後漢書周嘉傳注　姓纂同廣韻　姓氏急就篇上
案周嘉傳嘉父燕曰我平王之後正公元孫其言與傳注謝承書及廣韻姓纂同蓋周氏有三太王之後赧王之後與此皆姓同氏別也

武氏周平王少子生而有文在手曰武遂以爲氏姓纂九麌
案左傳隱三年武氏子來求賻五年又有武氏杜云周世族大夫

精縱氏周平王少子精別封縱邑因以爲氏路史國名紀五引英賢傳　姓纂十四清

王子氏周大夫王子狐王子成父之後姓纂十陽
案左傳隱三年杜解云王子狐平王子

富氏周王族富辰之後潛夫論　廣韻四十九宥　姓纂同

鞏氏周王族大夫食采于鞏以爲氏有鞏簡公潛夫論　姓氏急就篇上

王叔氏周釐王子虎王叔文公之後世爲周卿士楚恭王有大夫王叔學鄭穆公時王叔明姓纂十陽
案杜氏不云王子虎爲何王之子然謂之王叔必以其殁時定稱之故僖二十八年傳猶稱王子虎文三年傳始云王叔文公卒所云王者時王也時當襄王二十八年則爲釐王之子惠王之弟無疑故據此增入姓纂陳世族譜亦以爲釐王子

惠氏周惠王之後廣韻十二霽

甘氏出甘昭公王子帶之後秦孝王臣甘龍史記商君列傳索隱

甘士氏周卿士甘平公爲王卿士後氏焉 姓纂二十二覃

甘先氏甘氏之族 廣韻二十三談 路史後紀十注引姓苑

甘莊氏甘氏之族 同右

叔帶氏甘氏之族 路史引姓苑同右

田氏周王族 潛夫論

劉氏周定王母弟王季子之後食采于劉爲劉氏 公羊宣十年傳 潛夫論 左傳宣十年集解 姓纂十八尤

儋氏周靈王弟王儋季之後儋季生括括生翩 左傳襄三十年集解 廣韻二十三談

王氏周王族靈王太子晉之後 潛夫論

陽氏本自周景王封少子于陽樊後人因邑命氏 廣韻十陽

晁氏周景王子朝之後 史記周本紀集解引皇覽 案朝與晁古音通左傳王子朝漢書古今人表作王子鼂史記鼂錯隋志作朝錯晁乃鼂之俗字耳

廖氏周王子伯廖之後 廣韻四十九宥

王孫氏衛有王孫賈出自周頃王之後 廣韻廿三魂 其後有王孫緈 淮南覽冥訓注

賈孫氏王孫賈之子自以去王室久遠改爲賈孫氏 廣韻同上 案左氏哀二十六年傳有王孫齊杜云衛大夫王孫賈之子昭子也

黨氏周公族 左氏定七年傳氏族畧四引周氏族譜

萇氏周同族有萇宏爲周大夫 潛夫論 左傳昭十一年集解

西周氏周末分爲東西二周武公庶子以西周爲氏 廣韻十二齊

管 左氏僖二十四年傳

蔡 同右

郕 同右 案郕或作成又作盛左

周氏本姬姓赧王之後 姓纂十八尤

管氏周文王子管叔之後以國命氏 急就章注 姓纂二十四緩

蔡氏周蔡叔之後以國爲氏 蔡邕集祖攜碑 廣韻十四泰 急就章注 姓纂十四蔡

蔡仲氏蔡仲胡之後趙將有蔡仲其 姓纂同上

朝氏蔡文侯申生子朝子朝生聲子歸歸生生吳以字爲氏 姓氏書四宵

成氏本自周文王子成伯之後 廣韻十四

氏莊八年經圖郕公羊作成傳云成者何盛也穆天子傳亦作盛柏

清

盛氏周同姓國也爲齊所降子孫氏焉姓纂四十三映

郕氏周文王子所封以國氏姓氏急就篇下引姓苑

痛氏本盛國之後周穆王嬖寵盛姬蚤死哀痛不已加禮葬之遂改其族爲痛氏急就章注

肅氏周文王子郕叔之後成肅公以謚爲氏姓纂一屋

霍右同

魯依世本世家文補

案史記管蔡世家詳言武王同毋弟十叔之敘魯在管叔之下次居第四然富辰言文王之子管蔡郕霍下始敷魯衛當必有本今从左傳

霍氏周文王第六子霍叔之後子孫以國爲氏廣韻十九鐸姓纂同

魯氏伯禽之後以國爲氏廣韻九麌急就章注

梁其氏魯伯禽庶子梁其之後其後有梁其踁氏族略四引英賢傳廣韻十陽姓纂同

東野氏魯有東野稷姓氏急就篇下案今據東野氏譜立周公之後爲五經博士亦云出自伯禽則東野氏乃魯後也東野稷莊子作畢

顏氏出自伯禽支庶食采顏邑者因

氏焉氏族畧三引王儉百家集譜廣韻二十七刪姓纂同案日知錄云左傳襄十九年齊侯娶於魯曰顏懿姬則顏爲魯族審矣杜解亦云顏鬷二姬母姓

鬷氏魯同姓左傳襄十九年集解

郎氏魯懿公孫費伯帥師城郎因居之子孫氏焉姓氏書辨證十一唐

展氏魯孝公子子展之後孫無駭生展禽展喜其後有展莊叔左傳隱八年集解廣韻二十八獮姓纂同

柳氏展禽食采於柳下因爲氏廣韻四十四有姓纂同急就章注唐書系表

乙氏魯展喜亦曰乙喜其後爲氏漢乙瑛碑潛夫論廣韻五質

臧氏臧僖伯彄孝公之子左傳隱五年正義食采于臧因氏焉廣韻十一唐姓纂同

臧文氏魯臧文仲後氏焉姓纂同右

武仲氏臧武仲之後姓纂九麌

臧會氏臧頊伯會之後別爲臧會氏姓纂十一唐

厚氏孝公生惠伯革其後爲厚氏禮記

檀弓正義　史記魯世家索隱引作魯孝公之後稱厚氏　史記集解徐廣曰郈氏一本作厚世本亦然惠伯會孫青生敬子國國生成叔瘠瘠生昭伯亞索隱　據鄭氏禮記檀弓注高誘同上呂覽召類篇注韋昭魯語注左傳襄十四年集解世族譜補正

案厚氏左傳襄十四年作厚昭二十五年傳及國語史記皆作郈禮記檀弓又作后蓋厚郈后古音同惠伯名革鄭注作鞏敬子國韋注作敬伯同或傳聞異　潛夫論亦詞或傳寫之訛耳　作后氏

衆氏魯公子益師字衆父之後左傳隱元年集解　潛夫論廣韻一送　姓纂同

施氏魯惠公之子公子尾字施父其子因以爲氏施伯魯惠公孫北宋本史記魯世家正義　據氏族畧三補正

案韋昭國語注云施伯魯惠公之孫施父之子與世本及氏族畧同

少施氏魯惠公子施父之後支孫爲少施氏姓氏辯證書三十五笑氏族畧三引同無下六字

隱氏魯隱公之後姓氏急就篇下路史後紀十注引三國志注　案吳志有隱蕃見吳胡綜傳注無此文則今本脫去也

仲氏魯桓公子慶父子孫號仲氏廣韻一送

孟氏魯桓公子慶父之後爲三桓之孟因氏焉孟子即其後也孟敬之生滕伯伯生廖廖生軻潛夫論廣韻四十三映　姓纂同　急就章注　姓氏急就篇上

仲孫氏魯慶父子孫號仲孫氏潛夫論世族譜廣韻一送

慶父氏魯大夫慶父之後有慶父藉爲楚工正姓氏書四十三映氏族畧四引同魯誤作楚

惠叔氏孟惠叔難後爲氏姓氏書辨證十二霽

子服氏獻子茂生孝伯它孝伯生惠

伯椒惠伯生昭伯回昭伯生景伯何禮記檀弓疏六　檀弓疏十又引云子服惠伯是桓公　世孫據韋昭魯語注及左傳昭十五年集解補

案韋注仲孫它魯孟獻子之子子服它又云惠伯仲孫佗之子子服椒又云惠伯之孫昭伯之子子服何皆與世本合可知未賜氏以前仍稱仲孫氏自敘始稱子服氏也

公山氏魯公族後有公山不狃潛夫論左傳定五年集解

案王符敘魯公族以公山氏次子服氏下南宮氏上則孟氏支子也

南宮氏孟僖子生閱號南宮敬叔生

路路生會會生度爲南宮氏姓纂二十二覃．檀弓正義引作仲孫貜生南宮縚、邢昺論語引作仲孫貜生南宮縚

叔孫氏魯桓公子叔牙生茲號叔孫

亦爲氏姓纂一屋

叔仲氏桓公生僖叔叔牙叔牙生武仲

仲休生惠伯彭彭生皮爲叔仲氏禮記檀弓正義十　案姓纂一屋引東觀漢記云叔仲彭生帶帶生仲叔仲職及寅代爲魯大夫仲叔等三人不見于左傳

子我氏魯叔孫成子生申爲子我氏

衞大夫有子我羽入潛夫論姓纂六止　案姓纂魯誤作曹蓋傳寫之訛今據潛夫論子我氏校正

子士氏魯叔孫成子生齊季爲子士

氏姓氏辯證書六止　案潛夫論誤作子于氏

公若氏叔孫氏之族有公若貌左傳定十年集解　案廣韻引作公何藐

季孫氏行父是季友之孫故以季孫

爲氏毛詩魯頌駉正義自行父至季孫彊

並稱季孫氏氏族略四引春秋世譜

費氏其先季文子有功封費爲氏懿

公孫費伯城郎時居之隸釋漢費汎碑路史後紀十注引同　案懿公孫費伯疑是費岑父之先亦見姓氏書辨證是魯一蓋有兩費氏也隸釋云費有兩音一音蜚嬴姓伯益後一音秘姬姓季友後也

季氏魯桓公子季友之後潛夫論姓纂六至　案春秋經稱季孫而傳則皆稱季氏蓋當時人稱謂從簡故也或大宗則稱季孫而支庶皆稱季氏如季公鳥季魴侯季寤之類歟

夙氏魯大夫季孫夙之後廣韻一屋

公鉏氏魯季武子子公彌字公鉏之

後公彌生頃伯頃伯生隱侯伯隱

侯伯生公鉏極潛夫論春秋釋例左傳襄二十三年定八年集解程公說春秋分記

公思氏季氏之族其後有公思展左傳昭二十五年集解廣韻一東　案史記仲尼弟子列傳有公祖句茲魯人疑鉏與祖古音相通

公若氏季悼子生公若公鳥公若之

後爲公若氏公亥卽公若左傳昭二十五年集解廣韻一東姓纂十五

公冶氏季氏之族季冶之後其後有

公冶長 韋昭國語注左傳襄二十九年集解邢昺論語疏
公父氏魯季悼子紇生穆伯靖穆伯
生文伯歜文伯歜生成伯成伯生
頃伯爲公父氏 姓纂一東禮記檀弓正義引作悼子紇生穆伯靖又引云穆伯季悼子之子公甫靖姓纂引無靖字案韋昭國語注云公父季氏之別也又云公父文伯魯大夫季悼子之孫公父穆伯之子公父歜與世本同父世本亦作甫古音同潛夫論亦稱公甫氏
公之氏魯季悼子生惠伯鞅鞅生懿

公拍拊爲公之氏魯大夫公之文 廣韻一東據姓纂一東補思或作惠
意如氏魯季孫意如之後 姓纂七志
華氏魯季氏之族公華之後 潛夫論史記孔子世家案史記季康子使公華公賓公林逆孔子王符以華氏次公之氏下則華氏當即公華後
公賓氏魯大夫公賓庚之後 後漢書劉聖公傳注引風俗通通鑑注漢紀三十一姓氏急就篇下引同
子成氏魯季平子生子成叔彭侯之
後 姓氏書辨證一東
子寤氏季平子生昭伯寤其後爲子
寤 同右
子言氏季平子生昭伯寤之後子言
季寤字也 潛夫論姓纂六止左傳定八年集解
子革氏季平子支孫爲子革氏 姓纂六止 氏族略三姓氏書辨證六止
子駒氏魯公族子駒魯郭門名 潛夫論 史記魯世家集引賈逵左傳解詁
子雅氏魯季桓子生武叔鼅爲子雅

氏 潛夫論姓纂六止引英賢傳
子揚氏季桓子生穆叔其後爲子揚
氏 姓纂六止氏族略三案廣韻十陽云魯之公族有名子陽者揚與陽同當即指此氏耳
瑕邱氏魯桓公庶子食采于瑕邱因
氏焉 氏族略一引風俗通廣韻十八尤
丕氏魯桓公子丕之後以王父名爲
氏其後有丕父還 姓纂六止
東門氏魯莊公子遂居東門故以爲
氏 潛夫論史記集解引服虔說左傳僖二十六年集解

述氏魯大夫仲述之後姓氏書辯證六術 氏族畧三
案世本以遂爲述蓋古文相通氏族畧三引風俗通亦同
仲氏魯東門襄仲子仲嬰齊之後魯逐東門氏既而又使嬰齊紹其後曰仲氏左傳宣十八年杜氏集解
襄氏魯莊公子襄仲之後子孫以謚爲氏廣韻十陽
子家氏東門襄仲子公孫歸父字子家之後有子家羈懿伯爲莊公元孫

世本卷七上　三十

駒其字也左傳昭五年集解 荀子大畧篇注 姓纂六止
蟜氏魯莊公族後有蟜固仲尼弟子有蟜疵史記仲尼弟子列傳索隱 字子肩 據潛夫論及史記索隱補
僖氏魯僖公之後氏族畧四引風俗通
公析氏魯公族其後有公晳哀潛夫論 史記仲尼弟子列傳
公石氏魯僖公生共叔堅堅生惠叔子孫爲公石氏潛夫論 姓纂一東

叔氏魯文公子宣公弟叔肸之後潛夫論 鄭氏禮記檀弓注 韋昭國語注 左傳宣十六年集解
公巫氏魯文公子叔肸曾孫公巫召伯仲之後潛夫論 世族譜
弓氏魯大夫叔弓之後以王父字爲氏姓纂一東
榮氏魯大夫子叔聲伯之子榮成伯駕鵝之後潛夫論 韋昭魯語注 左傳襄二十八年集解
子仲氏魯宣公子公子慭子仲之後

世本卷七上

氏族畧三引風俗通 左傳昭十一年集解
衡氏魯成公子公衡之後以王父字爲氏廣韻十二庚 氏族畧四並引風俗通 左傳成二年集解
汪氏姬姓食采於汪魯有汪踦姓氏急就篇下
案今汪氏譜以爲出自成公未知何本
公襄氏魯大夫公襄昭魯襄公太子野之後姓氏書辯證一東
案廣韻一東亦載此條知陸氏所言氏姓亦半出于世本即此可見
公氏魯昭公子公衍公爲之後姓纂一東

公爲氏　魯昭公子公爲之後魯士宮公爲珍　廣韻一東引姓苑

奇氏　魯昭公子奇之後　姓纂五支

公斂氏　魯同姓有公斂陽　廣韻一東　左傳定七年集解

子孟氏　魯公子孟之後齊簡公時子孟卿爲大夫　姓纂六止引英賢傳

哀氏　魯哀公之後因諡爲氏　路史後紀十注　姓氏急就篇上並引風俗通

公孫有山氏　即有陘氏　左傳哀十年二十六年集解

符氏　魯頃公之孫公雅仕秦爲符璽令因而氏焉　廣韻十虞　姓纂同

公儀氏　魯同姓其後有公儀休　鄭氏禮記檀弓注　廣韻一東

公甲氏　魯同姓其後有公甲叔子　左氏哀八年傳　廣韻同上

公罔氏　魯同姓其後有公罔之裘　禮記檀弓　廣韻同上

公明氏　魯同姓其後有公明儀　同上

世本卷七上

公輸氏　魯同姓其後有公輸若　同右

公索氏　魯同姓　家語　廣韻同上

公慎氏　魯同姓　家語　廣韻同上

公伯氏　魯同姓其後有公伯寮　論語　廣韻同右

蕃氏　其先出自魯大夫食采于蕃因以爲氏　姓纂五支

衛　據世本世家文補

衛氏　周文王子衛康叔之後其後因國爲氏　廣韻十二祭　姓纂同　急就章注

寇氏　衛康叔爲周司寇支孫以官爲氏　姓纂五十候

監氏　衛康叔爲連屬之監其後氏焉　氏族略四　姓氏急就篇上並引風俗通　廣韻五十八陷　姓纂五十九鑑　案呂氏春秋當賞篇秦大夫監突韓非子有富貴監止子史記田常與監止俱爲左右相皆監氏也

康氏　衛康叔之孫以諡爲氏　秘笈新書引姓纂

常氏　衛康叔孫封常邑其後有常氏　路史國名紀六

案秘笈新書引姓纂郎在此條他如魯之子我氏陳之子夏氏皆見世本而姓纂不言其所出此類甚其書經重輯而成脫落之處不一而足其實皆本于古書也

恒氏先國常氏衞康叔孫封之後有恒氏楚有恒思公 路史國名紀六引無末句、國名紀五引作恒氏衞康叔孫封之楚有恒思公

凌氏衞康叔支子爲周凌人子孫以官爲氏 姓纂十六蒸

石氏靖伯之孫石碏有大功于衞世爲衞大夫 潛夫論姓纂二十二昔

石駘氏石駘仲之後亦作石駘氏 姓纂二十二昔

史葉氏衞項公之後公子史食采於葉因氏焉 氏族略四引春秋釋例姓纂六止

案氏族略于引釋例下又云左傳作史華據其則史華爲氏龍滑名故與禮孔爲二人也

世叔氏衞公族僖侯之後 潛夫論春秋釋例

孫氏出於衞武公至林父八世 左傳成十七年正義

案姓纂及唐表皆云武公生惠孫孫生耳而詩衞風從孫子仲毛傳云孫子仲公孫文仲也詩言其氏及字傳言其謚疑文仲即耳然無確據後漢書孫陳傳注引東觀記亦云孫氏衞康叔之胄林父之後

戚氏衞大夫孫文子食采于戚因氏焉 隸釋戚伯著碑廣韻二十二錫姓纂同姓氏急就篇上

甯氏出自衞武公子季亹食采於甯因以爲氏 左傳襄二十五年集解潛夫論姓纂四十六徑

開氏衞公子開方之後 姓氏急就篇上引廣韻

今廣韻惟云開又姓呂氏春秋云開方衞公子

案呂覽知接篇作衞公子啟方避漢景帝諱也

左公氏衞有大夫左公子洩 廣韻一東

右公氏衞有大夫右公子職 同

案左傳桓十六年集解云左右媵之子因以爲號考齊亦有左右公子爲氏見晉書左思傳皆此類也

汲氏衞宣公太子伋之後居伋因以爲氏 姓纂二十六緝氏族略三並引風俗通

成公氏衞成公之後以謚爲氏 姓纂一東

案左傳昭二十六年傳有晉大夫成公般漢魏以來成功氏著名者甚多

北宮氏衞成公子項子生去疾孫括

生遺遺生貞子喜喜生結及肱為

北宮氏左傳成十七年集解廣韻二十五德

子伯氏衛羣公子子伯季之後魏有子伯先子夏門人居西河左傳襄十四年集解姓纂六止

子行氏衛羣公子子行之後後有子行敬子左傳襄十四年集解姓氏急就篇上

辟閭氏衛文公支孫以居楚丘營辟閭里因以為氏姓纂二十二昔

庶氏之先本出衛之公族以非正嫡

遂號庶氏急就章注

兼氏衛公子兼之後姓纂二十五添氏族畧四並引風俗通廣韻二十五添

元氏衛大夫元咺之後其先食采於元因氏焉姓纂二十二元

宏氏衛大夫宏演之後姓纂十七登氏族畧四並引風俗通

子玉氏衛大夫子玉霄之後秦有大夫子玉房廣韻六止

公文氏衛公族大夫其後有公文懿

子要潛夫論左傳哀四年二十五年集解

子叔氏衛穆公子子叔黑背之後左傳成十年襄二十六年集解

公析氏衛穆公生公析黑背其孫成子朱鉏以王父字為氏潛夫論姓纂一東案公析氏左傳惟稱析王符誤并析鼃二氏為一氏今校正姓纂黑背作黑臀亦據左傳昭二十年集解校正

史鼂氏衛史鼂之後姓纂六止氏族畧四姓氏書辨證六止衛有史朝朱騶廣韻六止姓氏急就篇上

案朝與鼂晁古音同周晁氏下已有辨史鼂氏亦作鼂氏見潛夫論又廣韻四宵引風俗通云鼂氏衛大夫史鼂之後史有鼂錯即與此同

公叔氏衛獻公子成子當之後潛夫論鄭氏禮記檀弓注

公南氏衛獻公子楚字公南生子牟為公南氏潛夫論氏族畧三案左氏襄二十九年傳之公子荆即昭二十年傳之公南楚見杜解蓋荆楚二字古人通用鄭樵氏族畧云諸家世系之次本之春秋世譜則以公子荆為獻公子者蓋世譜之言也

公荆氏衛大夫公子荆之後晉有公荆畋廣韻一東引姓苑

公上氏衛公族其後有衛大夫公上玉潛夫論廣韻一東

公孟氏衛襄公生公孟縶縶生丹爲公孟氏潛夫論急就章注姓纂一東

子郢氏衛公族昭子郢之後姓纂六止姓氏書辨證引同昭誤作時

子南氏衛靈公子郢字子南之後左傳定二年哀二十五年集解

子彊氏衛公族昭子郢之後潛夫論姓纂六止

司寇氏衛靈公之子公子郢之後也郢之子孫爲衛司寇以官爲氏司寇亥郢其裔也氏族略四姓纂七之引作衛靈公子郢子孫爲司寇亥之後

將軍氏衛靈公子郢生文子彌牟爲將軍氏姓氏書辨證十陽氏族略四引作衛靈公子昭生子郢生文子才芳爲將軍天鄭氏云案世譜子郢者靈公之子未聞有子昭蓋鄭所見世本傳寫舛誤耳

文氏衛靈公生昭子郢郢生文子木文子生簡子瑕瑕生衛將軍文氏禮記檀弓正義案禮記正義云本即彌牟蓋音有急讀緩讀之別此文氏又出子將軍氏故稱將軍文氏以別之歟

彊梁氏衛將軍文子生眞子會會生彊梁因氏焉秦有左庶長校尉彊梁臯姓纂十陽氏族略四

會雅氏衛靈公子虒生竈爲會雅氏潛夫論氏族略四引姓纂案今本潛夫論誤分會雅爲二氏今據姓纂校正姓纂本作會庌氏說文庌廡也周禮圉師注云故字庌爲訝又尚書君牙禮記緇衣作君雅注云假借字也蓋牙雅庌訝古字皆通古者立竈必於庌廡故周時名竈者皆字子雅兼取相成其實庌爲正字雅爲假借字古音並同姓纂所采多世本文世本多古字故以雅爲庌也

軏氏衛出公軏之後以王父名爲氏姓纂二十九葉氏族略四並引風俗通

彌氏衛公孫彌子瑕以王父字爲氏姓纂五支

承氏衛大夫成叔承之後也後漢書承宮傳

注氏族畧三引同無叔氏姓氏書辨證十六蒸引同無成叔二字漢書注氏作姓據二書校正

羌師氏衛公族□□□氏 姓氏書辨證十陽

羌憲氏衛公族羌之孫□為羌憲氏 同右

孔氏衛公族 潛夫論

案衛孔文子之孔乃姞姓者此又有孔氏為衛後未知王符何據耳

趙氏衛公族趙黶之後 潛夫論左傳昭九年解

趙陽氏衛公族大夫趙陽之後 潛夫論

左傳定十四年集解

案姓纂亦有趙陽氏下云漢少府趙陽鴻治孟氏易蓋未言所本耳

田章氏衛公族 潛夫論氏族畧四作申章氏

孤氏衛公族 潛夫論

王孫氏衛公族 同右

危氏衛公族 同右

蘧氏衛公族蘧莊子無咎之子成子瑗字伯玉 潛夫論呂覽召類篇注

案水經濟水注引圈稱陳留風俗傳曰長垣縣有蘧伯鄉一名新鄉有蘧亭伯玉祠伯玉冢則蘧之名氏蓋以采邑為氏潛夫論誤作衛氏傳寫之訛

毛 左氏僖二十四年傳

商氏衛鞅封商君子孫氏焉本衛公子叔痤之子衛之公孫也 呂覽長見篇注

淮南子說山訓注

姓纂十陽 氏族畧四

嗣氏衛嗣君之後 氏族畧四引風俗通

仇氏衛大夫氏 路史後紀九

案禮記檀弓衛侯與柳莊邑裘氏仇裘古音通疑仇氏即其後也

聶氏衛大夫食采於聶因氏焉 姓纂二十九葉

毛氏文王庶子 尚書顧命正義 毛叔鄭後以為氏 廣韻六豪

聃 同右

聃氏周文王第十子聃季載之後周有聃啟鄭有聃伯 氏族畧三引風俗通急就章注

案聃氏即冉氏史記管蔡世家文王子次曰冉季載又曰封季載於冉正義曰冉或作聃音同是冉聃即一字也古人有諸侯之後去邑為氏者如邾之有朱鄫之有曾冉氏即其類

冉氏孔子弟子有冉伯牛仲弓冉有 史記仲尼弟子列傳 廣韻五十琰

案廣韻云沈古本作邥且邥與冉字相似疑古文通用也但未知邥即冉是邥國否

郜 同右

雍 同右

曹 據世本世家文補

郜氏周文王子所封國在濟陰以國爲氏說文廣韻三十七號姓纂同案告氏卽郜氏如曾朱冉成之類可相推也

雍氏文王十三子雍伯受封于雍在河內山陽子孫以國爲氏廣韻三宋引風俗通姓纂二冬三用急就章注

曹氏曹叔振鐸之後武王封母弟振鐸於曹後以國爲氏廣韻六豪急就章注

卞氏曹叔振鐸之後有支子食采於卞遂以建氏廣韻三十三線姓纂同

世本卷一上 四二

滕 同右

畢 左氏僖二十四年傳

子臧氏曹公子喜時子臧之後廣韻六止引姓苑

滕氏周文王第十四子滕侯之後子孫以國爲氏廣韻十六蒸姓纂十七登

滕叔氏滕叔繡之後爲氏姓纂同上

錯氏錯叔繡之後有宋太宰錯君路史後紀十注引姓苑

畢氏文王庶子尚書顧命正義畢公高之後以國爲氏晉之畢萬卽此族焉廣韻五質姓纂同急就章注

麗氏周文王子畢公高之後封於麗鄉因氏焉魏有麗消趙有麗渙廣韻四江姓纂三江

新垣氏畢公封於新垣後因氏焉魏將軍新垣衍卽其後廣韻十七眞引陳留風俗傳氏族略四引風俗通

梁垣氏周畢公後有梁垣演居大梁之墟子孫因氏焉氏族略三引風俗通

魏氏本自周武王弟受封於畢裔孫畢萬仕晉封魏城後因氏焉潛夫論廣韻八未姓纂同

世本卷七上 四三

令狐氏本自畢萬之後魏犨子顆封於令狐其孫文子魏頡因以爲氏潛夫論廣韻十五青姓纂同急就章注

不雨氏魏公族潛夫論

鄴氏魏公族以縣爲氏潛夫論氏族略三姓氏

廚氏晉魏錡號廚武子姓氏急就篇上急就篇下引風俗通案僖十六年狄伐晉取狐廚受鐸故廚爲晉地當卽廚武子所食耳

呂氏魏氏之別魏犨生武子錡別爲

呂氏春秋釋例　姓氏急就篇上

伯夏氏本畢公高之後潛夫論　姓纂二十四

魏強氏魏武子支生莊子快生强爲魏强氏潛夫論　姓纂八未　氏族略四

豫氏有豫讓晉畢陽之孫因族以爲氏潛夫論　呂覽論威篇注

中佝氏魏公子牟之後魏得中山以邑與之遂以邑爲氏後有中佝旗一姓纂一東引呂氏春秋

馮氏文王第十五子畢公高之後畢萬封魏支孫食采于馮因氏焉姓纂一東　姓纂引此條不著書名然下卽去世本又曰則此條爲世本原文無疑鈔寫者脫去二字故耳案說文云馮姬姓之國後漢書馮魴傳注引東觀漢記曰馮氏其先魏之別封曰華侯華侯孫長卿食采馮城因以氏焉御覽一百二十七引北燕錄馮跋傳其先畢萬之後也子孫食采馮鄉因氏焉皆與世本同而可以補其簡其馮簡子則歸姓別見

張氏魏之餘子呂覽報更篇　史記張儀列傳索隱

差師氏魏公族姓纂五支

鄷同右

公叔氏公叔痤之後史記商君列傳索隱

信氏魏公子信陵君無忌之後氏族略三　引風俗通　廣韻二十一震

原氏周文王第十六子封爲原伯其地在河内於後爲晉所滅遷之于冀因稱原氏急就章注

原伯氏周原伯佼之後因氏焉晉孝公時有原伯蓋氏族略四引英賢傳

佼氏周大夫原伯佼之後後漢書蓋延傳注

鄷氏文王第十七子鄷侯之後氏於

荀左傳桓九年正義引作荀賈皆姬姓蓋約舉世本文案左氏僖二十四年傳荀作郇今从世本原文古荀郇本通左傳荀息潛夫論作郇息等郇伯王會解引作荀叔北征賦息郇郇之邑鄉文選注曰郇與荀同

邗左氏僖二十四年傳

國潞有鄷舒姓纂一東　姓氏急就篇上

郇氏周文王子封於郇後以爲氏廣韻十八諄　姓纂同

投氏本郇伯周畿內諸侯桓王伐鄭投先驅以策其後氏焉姓纂十九侯

邗氏周武王第二子邗叔子孫以國爲氏廣韻十五虞　姓纂同

案廣韻云邢氏漢有邢侯爲上谷太守則邢于二氏分也

于氏本邢氏其後去邑爲于氏右司[illegible]

晉氏周武王第三子叔虞封唐唐有晉水因改爲晉傳國二十代爲趙韓魏所滅子孫以國爲氏魏有晉鄙 廣韻二十一震 姓纂同

解氏唐叔虞食邑於解因地爲氏故晉國多解氏 廣韻十二蟹 急就章注

大狐氏唐叔子孫在戎狄者晉大夫大狐伯生哭生饒爲大狐氏其後

大狐容爲晉大夫 氏族畧四路史後紀十注引作大狐容卽大狐氏云唐叔子孫在戎狄者約舉之文

狐氏狐氏有大狐氏小狐氏溱氏溱爲大狐氏射姑爲小狐氏 路史後紀十注 案溱爲毛子射姑爲偃子故有大小狐氏之別盇毛卽饒古音同

舅氏晉大夫舅犯之後 廣韻四十四有

五鹿衛邑也晉公子重耳封舅犯子五鹿支孫氏焉 氏族畧三引風俗通

賈氏賈佗食邑於賈因氏[illegible]狐偃之子太師賈季也字[illegible]

韋昭國語注[illegible]傳文六年集解

續氏狐氏之族[illegible]也號狐鞫居[illegible] 左傳文六年解 急就章注 姓纂三燭

凡闞氏出自晉唐叔 廣韻九魚

欒氏晉靖侯之孫欒賓之後食采於欒遂爲欒氏代爲晉卿 左氏桓二年傳 潛夫論 廣韻二十六桓 案晉之卿大夫每以采邑爲氏如荀郤呂冀溫祁之類可以類推左傳哀四年齊國夏伐晉取欒後漢書光武紀注欒城在今邢州柏人

縣右傳齊國夏所取卽其地則欒氏以采邑爲氏無疑桓二年傳杜氏云欒賓之孫遂爲欒氏蓋其父字欒誤也

弁氏欒氏之族欒糾晉大夫弁糾也 韋昭晉語注 左傳成十八年集解

下軍氏晉欒黶爲下軍大夫子孫氏焉 姓纂四十禡

弗忌氏晉大夫欒弗忌之後 姓纂八物

季夙氏晉靖侯孫季夙之後 氏族畧四

郤氏晉公族郤文之後代爲晉卿郤文之子叔虎邑也 潛夫論 說文 姓纂二十陌

案一切經音義卷二引聲類云郤鄉在河內潛夫論郤作郄古字通覽當染篇晉文公染于郤偃蓋卽郤氏之先

呂氏晉公族有呂甥卽瑕呂飴甥食采於陰又名陰飴甥潛夫論左傳僖十四年

集解

案王符云呂冀苦成駒溫伯郤皆郤氏之班班猶分也皆郤氏族也

甥氏晉大夫呂甥之後廣韻十二庚引風俗通

冀氏晉大夫郤芮食采冀邑爲冀氏潛夫論廣韻六止姓纂同

步氏本郤氏晉大夫步楊之先食采於步因氏焉後有步招步毅仲尼弟子有步叔乘左傳僖十五年集解廣韻十一暮姓纂十一模

苦成氏晉郤犨食采苦成因氏焉苦成城名在鹽池東北潛夫論姓纂十姥

苦氏晉郤成亦號苦成叔子孫氏焉姓纂十姥引風俗通

郤州氏晉郤豹孫步楊生郤州因氏焉姓氏書辨證二十五德氏族略三

州氏晉大夫郤州之後因氏焉姓纂十八

尤引風俗通州本作犨从世本原文校改晉有州綽州賓疑其後

駒氏郤氏之族駒伯郤錡之後潛夫論

溫氏晉郤至食邑河內之溫號曰溫左傳成十七年解季因以命氏廣韻二十三魂姓纂同急就章注

伯氏晉孫伯起生伯宗因氏焉姓纂二十陌姓氏書辨證二十陌氏族略四引同作伯宗氏

郤氏伯氏別氏伯州犁伯宗子也郤宛州犁子伯嚭郤宛子也史記伍子胥列傳索隱

案唐世系表以爲柏與伯同伯宗出于宋襄公弟敖與世本潛夫論皆異不足信也伯氏本出于郤故其子孫奔楚仍從其大宗之氏蓋可見伯氏爲晉後也潛夫論從國語伯作柏古音同今誤作柏

左尹氏楚郤宛之後姓纂三十三哿

慶氏有慶鄭左氏僖十四年傳

案慶氏之先雖無可攷然昭三年傳叔向爲晏子曰欒郤胥原狐續慶伯降爲皁隸下卽云晉之公族盡矣則慶氏蓋晉同姓也

祁氏晉之宗家獻侯曾孫高梁伯生祁奚奚生午午生盈其先食邑於祁因爲氏史記晉世家呂覽開春論注潛夫論章

昭晉語注　氏族略四　姓氏急就篇上
郤夜氏郤大夫之後 氏族略四 引風俗通
祁氏晉卿奚肆守自代父子相尚
因為氏焉 姓纂三
先氏晉有先軫其初封于先故以為
氏 廣韻一先 氏族略四
案路史後紀十注以先氏為晉後
氏族略以為士氏別族皆無確據
今經考之則羅莘之言較為可信
左氏昭三年傳云欒郤胥原狐續
慶伯降為皁隸下即云公室之衰
其何日之有又云公室將卑其宗
宗枝葉先落而後公室從之是以
八氏為公族也國語云胥籍狐箕
欒郤柏先羊舌董韓實掌近官韋
延之亞掌其中官又云欒書實覆
宗弒厲公以厚其家若滅欒氏則
民威矣今吾若起瑕原韓魏之後
而賞立之則民懷矣二書之言如
此原氏即先氏也且以諸書校之
則籍狐欒郤柏羊舌韓皆公族則
胥先箕之亦為公族可知晉有董
籍或公族有食采以為氏者非董
因之董且叔向言慶而不及里本
文公別近官而不及趙荀士諸家
則舉公族以為類耳與其信氏姓
之書不如信經今據內傳
外傳從路史注定為同姓
居氏晉大夫先且居之後以王父字
為氏 姓纂 九魚
左行氏晉先蔑將左行其後為氏 姓氏

急就篇下
樓季氏晉穆侯庶子樓季之後 氏族略四
引潛夫論
公仇氏晉穆公子仇之後 廣韻一東
公師氏晉穆公子族師之後 同右
曲氏晉穆侯子成師封於曲沃後氏
焉 廣韻三燭
富氏晉桓莊之族大夫富槐之後 潛夫
論 左傳莊二十三年集解 廣韻十五灰
游氏晉桓莊公族之後 潛夫論 左傳莊二十四
年集解
胥氏晉大夫胥臣之後有克梁帶午
童 姓纂 九魚
籍氏晉孫伯黶司晉之典籍故為籍
氏籍黶生司空頡頡生南里叔子
子生叔正官伯伯生司徒公公生
曲沃正少襄襄生司功大伯伯生
侯季子子生籍游游生談談生秦
左傳昭十五年正義 史記晉世家索隱引作籍秦晉大夫籍游之
孫籍談之子 據左氏昭十五年傳補正

案韋昭晉語注云藉偃晉大夫藉季之子籍游也與世本同游葢偃之字故左傳亦以爲藉偃姓纂二十二昔云晉文侯弟陽叔生伯僑司晉典籍爲藉氏是則左傳所謂孫伯黶葢公孫也

箕氏晉大夫氏有箕鄭箕遺左氏文七年襄二十一年傳集解

羊舌氏晉之公族羊舌其所食邑也

晉武公子伯僑生文文生突羊舌大夫也突生職五子赤肸鮒虎季夙赤字伯華爲銅鞮大夫生子容肸字叔向亦曰叔譽鮒字叔魚虎字叔羆號羊舌四族潛夫論左傳閔二年正義引世族譜唐書世系表案世族譜又云羊舌氏叟盜羊而埋之以明已不食號曰羊舌氏其說蓋未可信今從其前一條

銅鞮氏晉銅鞮伯華之後晉之別邑也氏族略三引風俗通姓纂一東

鞮氏晉銅鞮伯華之後氏焉姓纂十二齊

叔向氏晉羊舌肸字叔向因氏焉姓纂一屋路史後紀十注引作叔向叔夙氏見世本

楊氏有楊石叔向子食我也食采於

楊曰楊氏漢書揚雄傳注引漢名臣奏張衡說一左傳昭五年二十八年集解姓氏急就篇上案楊雄傳云其先出自有周伯僑者以支庶初食采於晉之揚因氏焉其言與張衡說及唐表合其後乃云不知伯僑周何別也而又以揚氏爲揚侯則僅據譜系之言宜乎平子之斥之也左傳昭二十八年集解楊氏平陽楊氏縣今平陽府洪洞縣南二里有古楊城卽此

叔魚氏晉大夫羊舌鮒字叔魚因氏焉姓纂一屋案姓纂上文叔向氏引世本此疑亦同

叔夙氏羊舌職生叔夙爲叔夙氏同右

季叔氏叔向兄弟有季夙左傳昭五年正義

減氏之先爲晉公族大夫麗姬之難晉廢公族因謂其人爲減氏急就章注

辛氏其先晉國公子之後史記貨殖列傳集解

計氏計然爲越大夫范蠡師本姓辛字文子其先晉國公子也姓纂十二齊

韓氏出自唐叔虞之後曲沃桓叔之子萬食采韓原因氏焉潛夫論廣韻二十五寒姓纂同

韓言氏韓厥生無忌無忌生襄襄生魚爲韓言氏姓纂二十五寒氏族略四引閒曾作子

魚案潛夫論韓言氏誤作言氏傳寫者脫一字也

韓餘氏韓宣子餘子之後因氏焉氏族畧四姓纂九魚姓氏書辨證二十五寒引同無餘字及因氏焉案鄭樵于此條下又云餘者餘子之族也世本于韓餘已言之矣又廣韻九魚下云晉卿韓宣子之後有名餘子者奔于齊號韓餘氏蓋亦引世本也

韓禓氏晉韓厥之後氏族畧四引英賢傳

禓餘氏曲沃桓叔之後潛夫論姓纂十二曷氏族畧四

韓嬰氏晉韓宣公子孫韓嬰廣韻二十五寒姓纂同案姓纂此條疑亦引世本故從韓史之舊稱也韓嬰氏王符作嬰氏

韓藉氏晉韓起子藉字叔禽因氏焉姓纂同上

韓獻氏晉韓獻子支孫因氏焉同右

公叔氏韓之公族史記孫子吳起列傳索隱

公族氏晉成公立卿之嫡子為公族大夫因氏焉潛夫論急就章注引風俗通案潛夫論云韓氏韓言氏嬰氏韓餘氏公族氏張氏凡桓叔之後有此六氏皆韓後姬姓也左氏襄七年傳韓無忌稱公族穆子又云晉侯謂韓無忌仁使掌公族大夫則此公族氏蓋無忌後也

何氏出自唐叔虞後封於韓韓何音同字隨音變為何氏廣韻七歌

氏姓注云韓公叔以何氏為韓後史記周本紀集解應劭說按應所引此篇注諸書亦不再見未知何人之注蓋在宋衷以前也

張氏韓之公族姬姓也張侯生老老生君臣趯趯生骼潛夫論史記留侯世家索隱左傳襄十六年集解唐書世系表

橫氏韓王子成號橫陽君其後為氏廣韻九陽引風俗通氏族畧三引同王子成作公子成

藺氏韓厥元孫曰康仕趙食邑於藺因氏焉裔孫相如為趙卿廣韻姓纂二十一震

平氏出自韓侯少子婼食采平邑秦滅韓因徙下邑氏焉姓氏書辨證十二庚

翼氏晉翼侯之後廣韻二十四職

鄂氏晉鄂侯之後子孫以邑氏姓纂十九鐸

侯氏晉侯緍之後適他國以侯爲氏魯有侯叔夏侯犯齊侯朝魏侯嬴姓纂十九侯唐書世系表

獻氏晉獻公之後氏族略四引風俗通

恭氏晉太子申生號恭君其後氏焉晉有左行共華又有共賜華之族韋昭晉語注　廣韻三鍾　姓氏急就篇案毛詩韓奕箋云古之恭字或作作故故左傳恭共二字通用

閻氏唐叔虞之後晉成公子懿食采閻邑因氏焉晉有閻嘉又有閻沒

郇閻明韋昭晉語注　左傳昭九年二十六年集解　姓纂二十四鹽　唐世系表

公行氏晉公子大戊之後也大戊教昭爲原大夫氏族略四

利孫氏晉公子利孫夫之後以利孫爲氏廣韻二十三寘

公他氏有蒲邑大夫公他世卿其先以王父字爲氏姓氏書辨證一東　廣韻一東引作晉蒲邑大夫公佗世卿他作佗古音同

子羽氏晉公族子羽後爲楚邑大夫

姓纂六止案此與左氏昭五年傳韓起之子子羽未知即是一人否

英成氏晉有英成僖子廣韻十四清十九葉引同英作荚　氏族略三引作荚成僖子晉大夫也　姓氏書辨證三十二狎引作晉大夫有荚成僖子　姓氏急就篇上引作晉大夫英成僖子也案或作荚或作英皆以字似而訛未知孰是

下門氏晉大夫下門聰廣韻二十三魂

孤邱氏晉大夫孤邱彬之後姓纂十一模　氏族略四作狐丘林之後又引英賢傳曰出自孤邱封人之裔

應左氏傳二十四年傳

韓同右

甫奚氏晉厲公大夫甫奚叔施之後廣韻九慶引英賢傳　姓氏書辨證二十五寒引同甫奚作安是

郇氏晉之郇豫食采於郇因氏廣韻三十六一梗

應氏本自周武王後

韓氏周武王子封於韓其後爲晉所滅因稱韓氏急就章注　姓纂二十五寒

韓侯氏周宣王大夫韓侯子有賢德因氏焉廣韻二十五寒　姓纂同

周 潛夫論五德志案鄭氏坊記注目君陳周公之子伯禽弟也尚書序命君陳分正東郊成周紀年作王命周平公治東郊郎君陳也譜諸云長子伯禽封魯次子君陳留相王室食采于周則左傳所稱周公黑肩等皆郎其後今據潛夫論補次凡蔣諸國之上

凡 左傳僖二十四年傳

周氏周桓公宰周公繼守官邑故爲
周氏 潛夫論姓氏急就篇上
忌氏周公忌父之後以王父字爲氏 廣韻七志氏族略三姓氏急就篇上並引風俗通
宰氏周宰周公孔之後以官爲氏 姓纂十五海姓氏急就篇上
凡氏周公子凡伯之後凡在共縣西

世本卷七 上 三十八

蔣 同右

邢 同右

茅 同右

胙

南 廣韻二十九凡姓纂同氏族略引袁山松後漢書
蔣氏周公之第三子伯齡封蔣子孫
氏焉國在汝南期思 廣韻二十六養引風俗通秘笈新書引姓纂
邢氏本周之允邢侯爲衛所滅後遂
爲氏 廣韻十五青急就章注
茅國名也周公子所封其後因以爲
氏邾有茅地茅夷鴻 急就章注
作氏周公之子胙侯子孫因避地改
爲作氏 姓纂十九鐸氏族略四並引風俗通

祭 同右

燕 史記三代世表云周同姓

召 以下皆據潛論五德志司其

祭氏周公第五子祭伯其後以爲氏 廣韻十六怪
謀氏周卿士祭公謀父之後以王父
字爲氏 姓纂十八尤氏族略四並引風俗通廣韻十八尤
訾氏本出於祭氏周有訾䂂 路史國名紀五引姓苑
燕氏召公奭封燕子孫以國爲氏 廣韻一先姓氏急就篇上
召氏周文王子召公奭支庶食采于

世本卷七 上 三十九

虢 同右

召爲周卿士以國爲氏召穆公康
公之十六世孫 毛詩江漢正義十八之四據潛夫論廣韻姓纂急就章注補
邵皓氏邵惠公族羌子孫憲爲邵皓
氏 姓纂三十五笑
召伯氏召伯奐之後 同右
虢氏晉大夫虢射後以國氏 廣韻二十陌
虢射氏晉大夫虢叔氏射後 姓纂二十二陌
下陽氏姬姓虢叔之後 姓氏書辨證四十禡引春秋公子譜

吳右同

郭氏其先出自有周王季中子郭叔為文王卿士采食于虢武王錫而封之後世謂之郭為晉所并遂為郭氏隸釋北軍中候郭琦碑司隸從事郭究碑先生郭輔碑　廣韻十九鐸　急就章注

吳氏本自太伯之後始封於吳因以為氏廣韻十一模　姓纂同　急就章注

周氏太伯之後史記留侯世家索隱引王儉[illegible]志

太伯氏周古公之子吳太伯之後姓纂一十四泰

閭氏周太王之後武王封太伯曾孫仲奕乎閭鄉因為氏姓纂二十四鹽

壽氏吳王壽夢之後氏族畧四引風俗通

延陵氏吳王子季札周延陵因氏焉趙襄子有謀臣延陵正是其後潛夫論　廣韻十六蒸　姓纂一先

延州氏吳季札封延州來氏焉姓纂同上

棠谿氏吳王闔閭弟夫概奔楚封棠谿因為氏左氏定四年傳　潛夫論　廣韻十一唐引風俗通　姓纂同

夫餘氏吳王子夫概王奔楚其子在國以夫餘為氏潛夫論　廣韻姓纂九魚例引風俗通

旣氏吳王夫概之後因避仇改為旣氏氏族畧四引風俗通　姓纂八未

柯盧氏吳公子柯盧之後氏族畧四引姓苑　廣韻七歌

慶忌氏吳王僚子慶忌之後呂覽簡選篇注　淮南詮言訓注作吳王僚之弟子　廣韻四十三映　姓氏急就篇下引風俗通　姓苑

虞氏虞仲之後武王克商封虞仲之庶孫于河東謂之虞公為晉所滅姓纂十虞　急就章注

傳補入次吳之下

樊氏周太王子虞仲支孫為周卿士食采於樊因命氏焉今河內陽樊是也姓纂二十二元　案左氏莊廿九年傳有樊皮　昭二十二年有樊齊　諡頃子　當是其後

隨左傳桓六年正義引作隨國姬姓　太平寰宇記一百四十四引作隨姬姓也

隨氏隨國之後隨國姬姓楚滅之後以為氏路史後紀十注　國名紀五　據急就章注所引風俗通補正

邠 潛夫論 案王符列邠國于隨下豈周克商之後曾以邠封同姓歟爾雅西至于邠國郭注西四方極遠之國說文引爾雅作西至汃國汃西極之水則邠國所在假非周之舊地矣

方 同右 案以方爲國名惟見潛夫論小雅方叔召虎並稱則方蓄國也

邠氏公劉所邑周太王居邠因氏焉 氏族畧引姓苑廣韻十七眞

方氏周大夫方叔之後爲氏 姓氏急就篇上

方叔氏鼓方叔之後 姓纂十陽氏族畧四

項 同右今本誤作、據廣韻校正

息 左傳隱十一年正義引作息國姬姓潛夫論誤作自傳寫脫落故也

潘 潛夫論作蕃據廣韻姓纂校作潘

項本姬姓國爲魯僖公所滅子孫以國爲氏 廣韻三講姓纂同 案廣韻魯僖公作齊桓公誤今據左氏僖十七年傳改正

息氏息國之後爲楚所滅以國氏焉 路史後紀十注引風俗通姓纂廿四職風俗通

息夫氏息國之後 同上

潘氏周文王子畢公高之子季孫食采於潘因氏焉周有潘惟晉司空潘父 廣韻廿六桓姓纂同 案潘水名在滎陽見姓氏急就篇上季孫姓纂作子伯季今从廣韻

養 同右 案水經汝水注蕢水名也疑蕢岡得名以此

滑 同右 韋昭周語注亦云滑姬姓小國

養氏楚邑名以爲氏有養由基字養叔 左氏成十六年襄十三年集解姓氏急就篇上

滑氏滑國後周同姓國也爲晉所滅以國氏 路史後紀十注引英賢傳姓纂廿四黠

滑伯氏滑國之後因氏焉 姓纂路史注同上並引英賢傳

郜 路史國名紀三注潛夫論作鄗案路史以郜爲高辛氏後

宮 同右廣韻云郜古國名

密 漢書地里志注臣瓚說引作密姬姓之國韋昭周語注云密國之君姬姓與世本同

宮氏有宮之奇 廣韻一東

榮 同右 案周語有榮夷公韋注云榮國名呂覽當染作榮夷終左傳有榮叔

賈 左傳桓九年正義潛夫論誤作丹今據世本校正

榮氏周成王卿士榮伯之後 廣韻一東引風俗通左傳莊元年集解

賈氏唐叔虞子公明康王封於賈後爲晉所滅以國爲氏晉有賈華賈伯賈辛皆其裔也 廣韻姓纂三十五馬急就章注

右行氏晉賈華爲右行因官爲氏後

有右行辛右行瓶左傳僖十年成十八年昭二十二年集解賈謂四十四有

郭氏本齊之郭氏虛善善不能進惡惡不能退是以亾國說文

楊氏周宣王曾孫封楊爲晉所滅其後爲氏焉秘笈新書引姓纂

逢氏有逢固周大夫穆天子傳郭注

郭　同右　案莊廿四年經書郭公則非虞虢之郭也說文言齊之郭氏虛則齊滅之歟

楊　同右　案左氏襄二十九年傳云虞虢焦滑霍楊韓魏皆姬姓也此楊國是後以其地封羊舌氏者

逢　同右

唐氏成王封叔虞于唐號曰唐叔其子燮父之後別封于唐春秋時國小微弱遂屬爲楚邑氏族略引公子譜

唐　史記楚世家正義引作唐姬姓之國

韓　同右　案春秋時有二韓水經聖水注聖水逕方城縣故城北又東逕韓城引詩韓奕篇爲證王肅曰涿郡方城縣有韓城魏地形志亦同故詩有溥彼韓城燕師所完又有奄受北國之言此與晉國遼遠無由

陽氏周景王少子之後春秋末宅無終因陽樊而立氏路史後紀十注引陽氏譜秘

滅之晉所滅者當是韓原之韓通典所云同州韓城縣右韓國有韓原是也王符時世本猶存故其五德邪晉應韓之下復有韓國次唐國之後當必有據書缺有間未知何國爲邢晉應韓之韓與詩韓侯或同或否則不可考矣

陽　同右　本作楊據與上楊相混姓纂校作陽

笈新書引姓纂

耿氏殷時侯國晉獻公滅之其後稱耿氏急就章注姓纂三十九耿

焦氏姬姓小國爲晉所滅後稱焦氏急就章注

耿　同右　今本誤作飢蓋耿字傳寫之訛史記晉世家集解引服虔曰霍魏耿三國皆姬姓

欒　同右　案此國無考

焦　同右　案此與溥焦戲露之焦作誤作甘今據襄二十九年左傳校正

魏　左傳桓三年正義又襄二十一年正義云系本無魏君名謚

芮 左傳正義同上引作芮魏皆姬

沈 史記陳杞世家索隱

共 據世本原文及郭家莊子注補入路史國名紀四引世族譜云

芮氏周司徒芮伯周同姓也芮伯萬之後爲秦所滅子孫氏焉 廣韻姓纂十五祭

萬氏芮伯萬之後以王父字爲氏孟軻門人萬章 姓纂二十二問今本誤作萬氏今校正

沈氏周文王第十子聃季食采於沈在汝南平輿亭子孫以國爲氏 廣韻四十七寑姓纂同

共氏國名周有共伯和 姓氏急就篇上 案共之爲國見左傳太叔出奔共杜注今汲郡共縣郭象注云共和者周王之孫也懷道抱德食封于共厲王之難諸侯立之宣王立乃廢立之不喜廢之不怒釋文引魯連子曰共伯後歸于國得意共山之首古人所言當必有據則共爲姬姓之國無疑

附庸國

極 穀梁隱二年傳以極爲同姓

頓 漢書地理志頓子國姬姓

戴 據隱十年左傳及下風俗通定爲姬姓國

隗 韋昭鄭語注云隗姬姓

鄭 據世本世家文補

頓氏出頓子國爲楚所滅以國爲氏秦有頓弱 姓氏急就篇下引風俗通 姓纂三十六恩

戴氏古戴子國姬姓之後 姓纂十八隊 姓氏急就篇上並引風俗通 姓氏篇引作載古戴載音同

鄭氏本自周宣王封母弟友於鄭及韓滅鄭子孫以國爲氏 廣韻四十五諄 急就章注 姓纂四十三映

公父氏鄭武公子共叔段生公孫滑滑生公父定叔爲公父氏 潛夫篇世族譜 左傳隱元年莊十六年解

共叔氏鄭武公子共叔段之後 廣韻二冬

共氏鄭共叔段後鄭有共仲 左氏成七年傳 姓纂同上

京氏鄭武公子段封於京號京城太叔其後氏焉 廣韻十二庚 姓氏急就篇上並引風俗通

段氏鄭武公子共叔段之後 廣韻二十九換

侯氏其先出自周厲王之後封于鄭鄭共仲賜氏曰侯厥後宣多以功佐國因以爲氏 隸釋金鄉長侯成碑 路史前紀六注引同

子人氏鄭厲公之弟語也其後爲子人氏有子人九 左傳桓十四年集解

具封氏鄭公子具食采開封因氏鄭大夫有具封狐人 廣韻十遇 姓纂六脂作祁夜氏

徐吾氏鄭公子有食采于徐吾之鄉後以爲氏廣韻十一模

子師氏鄭有子師僕廣韻六脂姓纂同

去疾氏鄭穆公子去疾之後姓氏書辯證九御氏族畧四

叚氏去疾字子叚又有叚氏所以別族氏族畧四

伯有氏鄭公子去疾孫叚霄字伯有之後潛夫論左傳襄十一年集解

軒氏出自鄭穆公子喜字子軒以王父字爲氏潛夫論廣韻二十三旱案罕作軒潛夫論與世本公左傳同

馬師氏鄭穆公有馬師之官馬師頡馬師朔馬師顆姓纂三十五馬案左傳襄三十年集解子皮以其族公孫鉏爲馬師遂爲馬師氏

駟氏鄭穆公子騑字子駟之後以王父字爲氏潛夫論世族譜姓纂六止

子晳氏鄭穆公孫駟氏之子曰駟黑字子晳別以字爲氏姓氏書辯證六止

國氏鄭穆公子發字子國生僑字子產生參以王父字爲氏潛夫論姓纂二十五德

東里氏鄭大夫子產居東里因氏焉姓纂一東

子孔氏鄭穆公生公子嘉字子孔之後姓氏書辯證六止嘉誤作喜與子罕名同今據左傳校正

子游氏鄭穆公生子偃字子游之後姓氏書辯證六止

渾氏鄭游氏之孫罕子寬又別爲渾氏姓氏書辯證二十三魂

豐氏鄭穆公子子豐之後潛夫論世族譜

印氏鄭穆公子來字印孫印段以王父字爲氏潛夫論世族譜廣韻二十一震姓氏急就篇上

羽氏鄭穆公子子羽其後爲羽氏公孫揮生羽頡潛夫論世族譜姓纂九麌

子然氏鄭穆公子子然之後姓氏書辯證六止後有然丹然明左傳襄十九年昭四年集解

子革氏然丹字子革之後廣韻六止引姓苑左傳集解同上

鮮虞 潛夫論案王符數周召至焦二十七國下更有鮮虞王氏二國而無魏芮以下九國今據世本及諸書傳補之鮮虞下爲汝狄故移次于後今本誤作鮮虞恭傳寫之訛韋昭鄭語注云鮮虞姬姓在狄者與其言同呂覽慎選篇注亦云中山狄國也一名鮮虞

王氏 右同

驪戎 左氏莊二十八年傳晉伐

大季氏鄭穆公生大季子孔志父之後 姓纂十四泰 案此當卽襄十九年左傳之士子孔杜未注耳

蘭氏鄭穆公本因夢蘭而生故號公子蘭其後支庶爲蘭氏 急就章注 姓纂二十五寒

褚師氏鄭有褚師之官因以爲氏 潛夫論 左傳昭二年子晳請以印爲褚師杜云市官

鮮虞氏出自春秋時鮮虞小國晉伐鮮虞滅之子孫以國爲氏 姓氏書辨證二

仙

鼓氏鼓子鳶鞮之後以國爲氏 姓纂十姥 引姓苑

驪氏驪戎國之後 姓纂五支

驪戎驪戎男女以驪姓

酉姓黃帝軒轅氏後 據國語文依世本義例補入其姬酉祁巳滕箴任荀嬉姞嬛依十二姓之次皆本國語爲前後酉姓潛夫論作[illegible]玉篇同音義並通

白狄 潛夫論婚姓白狄

祁姓黃帝軒轅氏後 右同 案祁姓皆帝堯後堯爲黃帝元孫則其得姓亦本黃帝也

唐 左氏襄二十四年傳士匄曰匄之祖自虞以上爲陶唐氏在周爲唐杜氏杜預云唐杜二國名

白狄氏白狄之後 姓纂二十陌

肥氏白狄國名趙有肥義 姓急就篇上

陶唐氏帝堯之後自虞以上爲陶唐氏 左傳同上 潛夫論

陶邱氏帝堯子居陶邱因氏焉 姓纂六豪

陶氏陶唐氏之後或單稱陶 廣韻六豪 急就章注

陶叔氏周司徒陶叔之後也晉有陶叔眞爲原大夫文公時陶叔狐 姓纂六豪

唐氏帝堯之後苗胄支分因氏唐焉

唐相氏帝堯之允在周爲唐相因以爲氏焉隸釋仙人唐公房碑成陽令唐扶頌　廣韻十一唐　姓纂同　姓纂十一唐

唐孫氏祁姓唐堯之後其孫仕晉自爲唐孫氏姓氏書辨證十陽

劉氏本自陶唐氏其後劉累學擾龍事夏孔甲范氏其後也廣韻十八尤

御龍氏陶唐氏之後有劉累學擾龍事夏孔甲賜氏曰御龍氏潛夫論　氏族畧四引風俗通　姓纂九御

擾龍氏劉累之後潛夫論　姓纂三十小

伊氏帝堯伊耆氏之允其後伊尹名摯相湯生陟奮隸釋伊立碑　姓纂六脂　案隸釋成陽靈臺碑亦云惟帝堯母昔者慶都作舍穹精氏姓日伊則以帝堯爲伊氏者蓋漢人已有其說

阿氏阿衡伊尹號其後氏焉廣韻六脂引風俗通

衡氏其先堯之苗裔伊尹在殷之世號稱伊尹爲阿衡因而氏焉隸釋衛尉衡方碑　姓氏急就篇上

杜同右　韋昭國語注亦云杜國伯爵陶唐氏之後也

杜氏帝堯裔劉累之後在周爲唐成王滅唐遷封于杜杜伯爲宣王所滅子孫分散皆爲杜氏其後在周者有杜赫晉有杜原欵魯有杜泄韋昭周語注　高誘呂覽諭大篇注　潛夫論　廣韻九麌　姓纂十姥　唐書宰相世系表

隰氏隰叔杜伯之子爲氏潛夫論　韋昭國語注

士氏杜伯爲宣王大夫宣王殺之其子隰叔去周適晉生子輿爲晉士師其孫士蔿生成伯缺缺生會子孫氏焉潛夫論　韋昭國語注　姓纂六止　案姓纂以隰叔爲晉士師與韋注畧異今从韋氏

士季氏晉士氏之子士季生渥濁爲士季氏潛夫論脫士字　氏族畧四引姓氏英賢傳

士蔿氏隰叔孫士蔿爲晉士官子孫因爲氏姓纂六止

司空氏士蔿爲大司空以官爲氏廣韻七之　潛夫論

隨氏士蔿孫隨武子會食采于隨曰

隨會爲氏 潛夫論 韋昭國語注 姓纂五支

劉氏士會奔秦後歸于晉其處者爲劉氏復劉累之氏 左氏傳文十三年 前漢書紀贊

范氏晉大夫隰叔之子士蔿之後史記趙世家索隱武子會食采于范其後氏焉 潛夫論 韋昭國語注 廣韻姓纂二十五范

士吉氏晉大夫士蔿生吉爲士吉氏 姓纂六止

右行氏晉屠擊將右行因氏焉 姓纂四十

九宥引風俗通 案屠杜二字古通左傳昭九年屠蒯禮記檀弓下作杜簣史記晉世家屠岸賈古今人表亦作杜岸賈是屠氏卽杜氏也

郇氏范文子受郇其後以爲氏 國語 潛夫論 韋昭注曰郇櫟晉二邑

櫟氏范文子受櫟其後以爲氏 同右

冀氏范氏之族 潛夫論

穀氏范氏之族 同右

案春秋時有以名爲氏此及鞅氏疑皆然也士蔿子士穀左傳文二年爲司空見杜解則穀氏蓋卽其後鞅氏殆亦士鞅之後耳

彘氏士會支子士魴采食于彘邑在平陽故號彘恭子 潛夫論誤作[illegible]氏今校正 姓纂十三祭

士丐氏晉大夫士丐之後 姓纂六止

司功氏晉大夫司功景子士丐弟佗因官氏焉 氏族畧四 廣韻六脂引作司功氏士丐弟佗爲晉司功因官爲氏 姓纂七之引作晉大夫司功景子其先士丐也因官氏焉 路史後紀士一注引作士丐弟佗晉司功爲氏

周有太史司功騎 姓纂七之

士弱氏晉士莊子爲獄官人謂之士

弱氏 姓纂六止

鞅氏范氏之族 潛夫論 今本誤作蓄

函輿氏晉范皐夷食采函輿因氏焉 姓纂三十六咸

輈獻氏晉范皐夷食采輈獻因氏焉 姓纂二十八翰

房 周語昭王娶於房曰房后實有爽德協於丹朱 韋昭云房國名 又紀年成王三十三年命王世子釗如房逆女房伯祈歸于京

房氏本自堯子丹朱舜封于房子陵以父封爲氏 廣韻十陽 唐書宰相世系表

狸氏丹朱之後 韋昭國語注 潛夫論

傅氏卽狸氏在周爲傅氏 潛夫論 韋昭國語

師是則康昭皆娶于房房祁姓之國也祁祁音同韋昭國語楚語注朱堯子封於丹

注

丹氏堯子丹朱之後爲氏姓纂二十五寒

鑄 樂記周武王封黃帝之後於薊封帝堯之後於祝呂覽愼大篇武王命封黃帝之後於鑄封帝堯之後於黎祝卽鑄薊卽黎二書之言互相易據風俗通廣韻之言則樂記爲是呂覽誤耳祝

鑄氏鑄國堯後也在齊北虵邱後世以國爲氏姓纂十遇氏族畧四並引風俗通 廣韻十遇

左傳作鑄古祝鑄音同淮南俶眞訓百工之鑄器高誘云鑄讀如咥祝之祝則祝鑄一也今从左傳

巳姓出自少皞左傳昭十七年正義 路史發揮四注

青陽氏黃帝之子少昊始得氏焉氏族畧三引風俗通 姓氏急就篇下

金氏少昊金天氏之後姓纂二十一侵引風俗之

西方氏少昊金天氏位主西方因氏焉姓纂十二齊

張氏黃帝第五子青陽生揮爲弓正觀弧星始制弓矢主祀弧星因姓

張氏祕笈新書引姓纂

烏氏黃帝之後少昊氏以烏鳥命官以世功命氏唐書宰相世系表

修氏出自少昊氏子修爲帝嚳元冥師掌水官其後氏焉姓氏書辨證十八尤

熙氏帝借使元冥爲水正熙氏佐之爲氏焉姓纂七之引姓氏英賢傳

句氏出自少昊氏叔子曰重爲句芒木正以官爲句氏姓氏書辨證十九侯

祁據世本紀文補

鄩 左氏昭十七年傳鄩子稱少皞曰吾祖也杜云少皞金天氏己姓之祖

夷鼓氏黃帝子夷鼓之後秦大夫有夷鼓德宜傳姓纂六脂引姓氏英賢 晉語夷鼓爲巳姓

鄩氏鄩子少昊之裔以國氏姓氏急就篇下 引姓苑 廣韻二十二談

莒自紀公以下爲莒子氏春秋時莒子失國子孫氏焉

己姓左傳隱二年正義 姓纂八語

氏族畧二十六 隱二年正義

渠邱氏莒有渠邱公因氏焉姓纂九魚

又引作莒已姓 襄十一年正義

著邱氏出自莒渠邱公之後以號爲

同

案莒前爲嬴姓後爲已姓共名爲莒而非一國考世本紀篇及史記秦世家嬴姓之莒則莒先封于祁後歸于莒嬴姓之莒亡而已姓之莒仍其名也漢地理志及姓世族譜皆以莒爲嬴姓俱未知莒之前後有兩姓也

滕姓黃帝軒轅氏後 同祁姓潛夫論誤作慶今據國語校正字相似而訛

樊 潛夫論

尹 同右

氏 姓氏書辨證九御

樊氏周宣王封仲山甫於樊後因氏焉國在南陽 潛夫論廣韻二十一欣

案潛夫論謂滕姓樊尹駱下卽云此皆太古之姓其解樊氏一條云昔仲山甫亦氏樊諡穆仲封于南陽是以樊仲山甫爲滕姓也漢書卷六十杜欽曰仲山甫異姓之臣無親於宣就封於齊諡可見樊氏非姬姓隸釋孟郁修堯廟碑云仲氏所自出蓋姬周之遺天生仲山甫翼佐中興及諸氏姓書皆以爲姬姓皆據譜諜之言未可盡信周太王子虞仲支孫亦封于樊爲樊氏國在陽樊兩樊相混而致誤也

駱 同右

箴姓黃帝軒轅氏後 同右潛夫論誤作藏據路史後紀五注所引校正

滑 潛夫論

濟 同右今本誤作齊據路史後紀五注所引校正

任姓 左傳隱十一年正義引氏姓篇本文曰任姓謝章薛呂舒祝終泉畢過黃帝軒轅氏後 據國語補

案正義所引此條卽姓氏篇全文旁行斜上之規姓上氏下之例皆可推今據其意輯爲此篇

謝 同右補注引作任姓謝

章 同右姓氏急就篇上引作章

姓任

薛 同右

纂氏魯大夫任姓 史記魯世家集解賈逵說

謝氏任姓黃帝之後魯有謝息 姓氏急就篇上

章氏秦有章邯 廣韻十陽

薛氏任姓夏奚仲封薛周有薛侯其

後爲氏宋有薛居州趙有薛公（姓氏急就篇上）

𨚕氏奚仲之後湯左相仲虺所封國其後爲氏晉有𨚕鄭𨚕豹（說文　姓氏急就篇上引風俗通　案紀年外壬元年邳人叛河亶甲三年彭伯克邳邳即仲虺所封國也左傳丕鄭父子史記皆作邳則丕邳不通同）

奚氏夏車正奚仲之後奚仲既遷於邳其後遂稱奚氏（急就章注　姓纂十二齊）

祖氏祖已之後臣扈祖已皆仲虺之胄（廣韻九麌　氏族略三引舊譜）

仲氏氏于字湯左相仲虺周仲桓（姓氏急就篇上引風俗通）

摯氏祖已七世孫曰成徙國于摯更號摯國後有摯氏（毛詩大明傳　姓纂六至　氏族略三引舊譜　唐書世系表）

疇氏摯疇二國皆任姓奚仲仲虺之後後有疇氏越有疇無餘（韋昭國語注　氏族略四路史國名紀七引風俗通　姓氏急就篇上）

呂（同右　姓氏急就篇上引作呂）任姓

舒（同右　姓氏急就篇上引作舒）任姓

祝（同右　急就篇補注上引作祝）任姓

終（同右）

泉（同右）

畢（同右　姓氏急就篇下引作畢）任姓

過（同右　急就章補注引世本氏姓篇曰任姓過）

祝氏任姓秦祝懽（姓氏急就篇卷上）

終氏任姓（急就篇補注上）

過氏任姓夏諸侯後爲氏（姓氏急就篇上）

猗姓黃帝軒轅氏後（同右　潛夫論誤作掎字相似而譌今據國語校正）

楀（潛夫論誤作棲據詩箋校正）

疏（同右）

楀氏周大夫氏（詩十月之交箋　正義）

疎氏有疎蹻（氏族略四　案疎當作疏今尚有疏氏此作疎字傳寫者譌爲疎也）

嬉姓黃帝軒轅氏後（同右　潛夫論誤作卯據國語校正　案史記五帝本紀顓頊不言其姓者據之山海經則當爲嬉姓國語云黃帝）

僖氏黃帝十二姓之一曹有僖負羈（姓氏急就篇下）

高陽氏顓頊之後（同右）有高陽魋（廣韻十陽）

童氏顓頊生老童子孫以王父字爲

之子二十五人爲十二姓顓頊爲黃帝之孫昌意之子與青陽夷鼓蒼林之姓已姬者自當相別大荒北經云顓頊生驩頭驩頭生苗民苗民釐姓釐從其祖姓也釐與嬉音同則顓頊姓嬉也諸書傳僖皆作釐史記齊世家集解徐廣曰釐讀曰僖

著 同右

番 同右

蕩 同右

氏 姓纂一東

僮氏老童之後或爲僮氏 同右

臨氏出自高陽氏才子八人其一曰大臨子孫以王父字爲氏 姓氏書辨證二十一侵

番氏周大夫氏 詩十月之交箋正義

蕩氏西夷之國 史記秦本紀集解皇甫謐說

有施 韋昭國語注有施喜姓國

程 世本顓頊生老童老童生重黎太史公自序曰重黎自序大地在周程伯休甫其後也韋昭國語注曰程國伯爵休父名也以諸侯爲大司馬是程國亦嬉姓

程氏程伯休父爲周宣王大　馬封於程後遂爲氏 太史公自序韋昭國語注廣韻二十四清

司馬氏程伯休甫當周宣王時失其守而爲司馬氏司馬氏世典周氏 同右

女氏惠襄之間司馬氏去周適晉有司馬侯字女叔爲女氏 同右左傳襄二十六年集解

姞姓 左傳隱五年正義國語注 同右

黃帝軒轅氏後 同右

闞 潛夫論史記齊世家索隱曰闞在東平須昌縣東南

尹 同右廣韻五質尹出自姞姓詩彼都人士爲之尹姞尹與姞連稱疑舉其姓言之

闞氏齊大夫闞止之後 廣韻四十五闞

尹氏少昊子封尹城爲氏子孫世爲周卿士有尹吉甫 姓纂十七準氏族略三

吉氏尹吉甫後以字爲氏 廣韻五質唐書世系表

奇氏伯奇之後以王父字爲氏 姓纂五支引姓苑

燕 左傳隱五年正義引作燕國姞姓下云小國無世家不知其君號謚潛大論燕誤作蔡

東郡燕國侯伯儵子卒葬封邱遂于城內作地道向子墓名封邱臺亦名向子臺 太平寰宇記卷一引作世本謚注文

吉氏黃帝之允伯儵之後 廣韻五質

郅氏周先姞姓封于燕郅音與古姞同 潛夫論

先 同右左傳昭元年商有姺邳杜云二國商諸侯紀年外壬元年侁人叛河亶甲五年侁人來賓姺侁即先也

偪 同右今本誤作魯左氏文六年傳杜祁以君故讓偪姞而上之正義曰偪國名今據以校正

雍 同右

蹶 同右今本誤作斷據詩韓奕傳校作蹶案漢書地理志無鹽東平陸古厥國蹶作厥或省文

雍氏黃帝之孫姞姓之後爲宋大夫史記鄭世家集解引賈逵說

蹶氏有蹶父爲周卿士姞蹶父姓也詩韓奕傳

世本卷七上 六四

密須 韋昭國語注氏族畧二引作密須商時姞姓之國

密須氏商時姞姓國也文王滅之其後以國爲氏姓氏書辨證五貨引作路史國名紀一商有密須文王伐之案詩伐密伐崇尚書大傳云文王三年伐密須蓋詩作密者省文也呂覽上德篇密須之自縛其主而與文王

須氏密須之後史記范雎列傳索隱

嬛姓黃帝軒轅氏後

嬛 同嬉姓潛夫論誤作鬼據國語校正

饒 潛夫論

穰 潛夫論脫此字據路史前紀三注所引校補

穀 潛夫論誤作穀蓋穀字之訛據左傳校正

穀氏春秋穀伯國齊有穀榮姓氏急就篇上

依姓黃帝軒轅氏後

過 同右路史國名紀六引括地象曰過

猗姓案猗依古字通詩淇澳猗重較兮釋文云猗依也蓋諧聲之轉音義並通

世本卷七上 六五

世本

氏姓篇 中

姚姓帝舜後 左傳隱八年正義引作帝舜姚姓又昭八年正義引作舜姓姚氏路史後紀十二引作有虞氏姚姓皆散引文今增入後字以从世本義例

虞 左傳哀元年虞思妻之以二姚杜云姚虞姓史記集解譙周曰以虞封舜之子

江都秦嘉謨輯補

姚氏舜姓陟方之後末嗣稱焉 急就章注

司徒氏舜爲堯司徒子孫是焉 姓纂七之引帝王世紀

虞氏舜有天下號爲虞子商均因以爲氏其後有虞遏父 史記陳杞世家急就章注姓纂十虞

商 史記正義引括地志曰封舜子

吳氏虞吳音相近故舜後亦氏吳有吳廣 史記趙世家索隱

案史記趙世家有曰余思虞舜之勳故命其胄女孟姚配而七世之孫索隱曰卽吳廣之女姚姓孟氏也是吳爲虞後

幕氏舜祖幕支孫以王父字爲氏 廣韻十九鐸引風俗通

甄氏舜陶甄河濱其後爲氏 廣韻十七眞秘笈新書引姓纂

案鄧名世曰甄字平聲俗世讀作堅非陶甄之甄矣

商氏古商國後有商瞿 廣韻十陽

均于商故號商

遂 路史後紀十二注引作陳遂舜後

觀 司馬彪續漢郡國志觀姚姓

案韋昭國語注又云五觀啓子太康昆弟則人名而非國名急就章注以夏之同姓諸侯有觀國爲觀氏誤也

遂氏商封舜之後于遂以爲氏 路史後紀十二注引風俗通

案春秋莊十三年齊人滅遂十七年傳遂因氏頜氏工婁氏須遂氏饗齊戍而殺之杜云四族皆遂彊宗未知卽是其同姓否

觀氏有觀丁父觀起觀從 廣韻二十五換

鬭子氏出自鬭子觀起之後楚大夫有鬭子班 姓氏書辯證七之

嬀姓帝舜之後 姓纂五支

案左氏昭八年傳胡公不淫故周賜之姓使祀虞帝正義曰舜姓姚哀元年傳可據至胡公乃賜姓爲嬀耳

陳 據世本王侯譜文補入

嬀氏舜生嬀汭子孫氏焉 姓纂五支

陳氏舜後胡公滿受封于陳爲楚所滅以國爲氏 姓纂十七眞急就章注

胡氏帝舜之後胡公封陳子孫以諡爲氏 姓纂十一模

袁氏陳申公犀侯十世孫諸字伯爰其孫濤塗以王父字爲氏爰或爲

袁潛夫論　廣韻二十二元　唐書世系表

原氏陳大夫原仲之後楚大夫有原仲蔿詩東門之枌傳　潛夫論　姓纂二十二元

鍼氏陳大夫鍼子之後潛夫論　左傳襄八年廿四年集解

子仲氏陳宣公子子仲之後姓氏書辨證六止引風俗通　姓氏急就篇下引姓苑

顓孫氏陳公子顓孫仕魯因氏焉其孫顓孫師字子張爲孔子弟子姓氏書辨證二仙引風俗通

慶氏陳桓公五世孫有慶虎爲慶氏世族譜　姓氏書辨證四十三映引同

子夏氏陳宣公生子夏其夷其夷生御叔已師已師生子南徵舒徵舒生惠子晉晉生定子御寇爲子夏氏夏齧夏區夫皆其後潛夫論　急就章注　姓纂六止三十五馬

少西氏夏徵舒之祖子夏之名因以爲氏左傳宣十一年集解

子宋氏陳宣公生子楚其後爲子宋

氏姓纂六止

宗氏陳公族潛夫豈論宣公六世孫有宗

來氏陳公族同右

儀氏陳公族有儀行父爲陳卿潛夫論　左傳襄九年集解

孔氏陳公族有公孫寧稱孔寧其後有孔奐左傳文十五年宣九年襄二十七年集解

司徒氏陳成公子司徒招其後爲司徒氏潛夫論　左傳昭八年集解　氏族略四引帝王世紀　姓纂七之

司城氏陳哀公之子郗勝之後爲司城氏姓纂七之　案孟子述孔子主司城貞子爲陳矦周臣當即此司城氏也哀十五年左傳陳有公孫貞子未知即是此人否

胡非氏陳胡公之後有公子非因以胡非爲氏廣韻十一模　姓纂同

偃師氏陳悼公子太子偃師其後以王父名爲氏廣韻十一模　姓纂二十一阮

鬬門氏陳鬬父之後楚大夫有鬬門揚姓纂五十候　廣韻二十三魂引作陳有鬬門氏

齊 據六國年表及田敬仲完世家補

恩氏陳大夫成仲不恩之後 氏族略四姓氏 急就篇上引風俗通

公良氏有公良孺陳人 史記仲尼弟子列傳

陳氏陳厲公他生敬仲完奔齊以國爲氏 左氏莊廿二年傳集解 唐書世系表

敬氏陳厲公子敬仲之後以謚爲氏 廣韻四十三映引風俗通 姓纂四十三映

田氏陳敬仲之後敬仲自陳適齊始食采于田改爲田氏 史記田敬仲完世家 漢書第五倫傳注引應劭說 隸程漢田君碑 廣韻一先 急就章

注 後漢書丁鴻傳注

子石氏陳桓子生子石難自別爲子石氏 姓氏書辨證六止 路史後紀十二注引作陳桓子生子石後下無 案子石以下諸氏皆依潛夫論爲次子石氏誤作皮氏

子占氏陳桓子生書字子占之後 氏族略三

陳桓子生子占書書生子良堅堅子以王父字爲氏 姓氏書辨證六止 桓本作威鄧氏避宋諱而改今以上文校正

孫氏陳桓子無宇之子子占稱孫書

後以爲氏 左傳昭十九年集解

子沮氏陳烈子生子沮與後爲子沮氏 姓氏書辨證六止 路史後紀十二注引作子沮氏陳烈子後

子輿氏陳桓公生子石難爲子輿氏 潛夫論 姓纂六止 氏族略三 案姓纂稱陳桓子作桓公信子作信公皆出於世本仍齊史之舊稱

子獻氏陳桓公孫子獻之後 姓纂六止氏族略三 路史後紀十二注引作子獻氏桓公孫 陳桓子無宇產子亹亹產子獻獻產鞍也 史記齊世家索隱

按姓纂引風俗通云子獻氏齊大夫子獻之後楚文王子獻遜爲大夫考陳桓子在楚文王後則非此子獻氏矣或文字有誤

讐子氏陳威公生昭子來將孫卑爲讐子氏 姓氏書辨證十八尤

子鞅氏陳信公生簡子齒爲子鞅氏 潛夫論 姓纂六止 氏族略三

子穆氏陳信子生子穆安因爲子穆氏 姓氏辨證書六止 路史後紀十二注引作子穆氏陳信子子穆安後 氏族略三引同中子

子枋氏陳信子生穆子安爲子枋氏

潛夫論 姓纂六止

子尚氏陳僖公生廩邱子尚意茲因氏焉鄭大夫子尚伯文姓纂六止 路史後紀十二注引同無意茲以下 氏族略三引同無鄭字以下 姓纂所引鄭字上有國語二字今據刪

廩邱氏陳僖子生廩邱子尚意茲因氏焉姓纂同上 路史注同上引同無意茲二字 國名紀一引注又引云廩邱齊大夫廩邱子邑 氏族略三引作廩邱氏齊大夫廩邱子之邑 案氏族略又引英賢傳云廩邱充齊隱者

子芒氏陳僖子生子芒盈氏焉姓纂六止 路史後紀十二注引作子芒氏僖子子子芒後

子禽氏陳僖公生惠子子得爲子禽氏

子寤氏陳僖公生宣子其後爲子寤氏姓纂六止 氏族略三

賜氏齊大夫簡子賜之後廣韻五寘 姓氏急就篇上

胡母氏本陳胡公之後也齊宣王母弟別封母鄉遠本胡公近取母邑

故爲胡母氏姓纂十一模急就章注同引風俗通 廣韻十一模

陸氏齊宣王之後宣王封少子通于平原陸鄉因氏焉姓纂一屋 唐書宰相世系表

靖氏齊威王之子靖郭君田嬰之後史記孟嘗君列傳 淮南子人間訓注 廣韻四十靜

嘗氏齊公子田嬰之子孟嘗君田文之後呂覽下賢篇注 廣韻十陽 姓氏急就篇上並引風俗通

穰氏田穰苴諸田之族穰所食之邑因以氏焉氏族略三引風俗通 廣韻十陽

威氏齊威王之後以爲田氏始王故其後以爲氏氏族略四引風俗通

於陵氏陳仲子齊世家解爵灌園于於陵子孫氏焉氏族略三引風俗通 姓氏急就篇下

王氏有虞之胄封陳與齊遂爲王氏隸釋冀州刺史王屯碑

五王氏齊有威宣湣襄至王建五王因以爲氏氏族略四引風俗通 廣韻十陽

法氏齊襄王法章支孫以名爲氏後漢

盧

國語曰盧由荆嬀韋昭曰盧嬀姓之國荆嬀盧女爲荆夫人荆楚也盧後蓋滅于楚故左氏文十四年傳有盧戝黎杜云盧大夫又曰自盧以往振稟同食其地當在今盧州漢書地理志盧江郡下應劭曰故盧子國又呂覽簡選篇吳東征至于庫盧高誘曰國名皆是盧也今國語本

書法雄傳　姓纂三十四乏

作盧以諸書校之或當作盧

妘姓夏禹之後

史記周本紀正義太平寰宇記二十六皆引作莘國妘姓夏禹之後路史後紀十四注引作莘國妘姓禹後皆單舉莘國以見義今據世本義例列妘姓以下六字于前案史記夏殷秦三本紀贊首言其姓後數其氏與世本任姓子姓原文同潛夫論亦與史記相類蓋皆出于世本今俱依以爲次

史記五帝本紀曰禹爲夏后而別氏姓妘氏則妘姓從禹始耳

夏后

史記夏本紀太史公曰妘姓夏后有扈有男斟尋彤城褒費杞繒辛冥斟戈潛夫論曰妘姓分氏夏后有扈有南斟尋斟灌辛褒費戈冥緡名同而其次微異今从史記

夏后氏以國爲氏禹爲夏后因氏焉　史記夏本紀　姓纂三十五馬

夏氏氏於號夏桀爲湯所滅其後遂稱夏氏　急就章注　引風俗通

禹氏夏禹之後以謚爲氏　姓纂九麌　引風俗通

竇氏夏帝相遭有窮氏之難其妃方娠逃出自竇而生少康其後氏焉

竇犨爲晉大夫　廣韻五十候引風俗通　姓纂同

鮑氏夏禹之後有敬叔食采於鮑敬叔生叔牙叔牙曾孫國世爲齊卿　韋昭國語注　姓纂二十一巧

有扈

尚書甘誓正義引曰有扈與夏同姓蓋約舉文

有扈氏分封用國爲氏　史記夏本紀　姓纂四十四有

扈氏有扈國名亦氏趙有扈輒　廣韻九麌　引風俗通　姓纂十姥

有南

夏本紀有男索隱曰系本男作南

有男氏　路史國名紀四引此三字　姓氏急就篇上引作有男氏

妘姓分封用國爲氏　史記夏本紀　廣韻四十四有

案南與男古音同故世本或作南或作男史記亦作男也

斟
鄩左傳襄四年正義史記吳世家索隱皆引作斟尋夏同姓正義所引多諸侯二字葢約舉文史記夏本紀索隱曰斟尋系本尋作鄩

彤
尚書顧命正義引作彤姒姓之國散引文也

褒
史記夏本紀韋昭周語注亦云有褒姒姓之國案夏本紀索隱云系本不言彤城及褒而尚書正義郎引世本彤國韋昭注皆因世本亦有褒國則小司馬所見世本葢脫落耳

弗
史記夏本紀索隱曰世本費作弗 路史後紀十二引同 案弗即費之古文古音亦同

杞
據世本世家文補

斟鄩氏（姓氏急就篇上引此三字）分封用國爲氏（史記夏本紀）

斟氏夏諸侯斟尋氏後以國爲氏（姓纂二十一侵）

鄩氏斟鄩氏之後亦作鄩氏周有鄩肸（同右）

尋氏古斟尋氏之後（同右）

彤城氏分封用國爲氏（史記夏本紀）

褒氏分封用國爲氏（史記夏本紀）

費氏禹後分封以國爲氏（史記同上 廣韻姓纂八未）

杞氏分封用國爲氏（史記同上 姓纂六止）

東樓氏夏禹後有杞東樓公支孫氏焉其後杞大夫有東樓羽（姓纂一東）

西樓氏杞東樓公之子曰西樓公子孫以號爲氏（姓氏書辨證十二齊）

樓氏夏少康之裔周封爲東樓公子孫以樓爲氏焉（廣韻十九侯 姓纂同）

婁氏夏少康裔孫東樓公封於杞爲楚所滅子孫食邑於婁因以爲氏（唐書宰相世系表 又云陽城諸縣有婁鄉）

夏侯氏出自夏禹之後杞簡公爲楚所滅其弟佗奔魯魯悼公以佗出自夏后氏受爵爲侯謂之夏侯（廣韻十九侯 姓纂三十五馬）

鄫
據姓纂氏族略所引世本文補韋昭國語注亦曰繒姒姓夏禹之後鄫作繒音同史記潛夫論皆作繒

鄫氏分封用國爲氏魯有鄫鼓父（史記同上 左氏襄二十九年傳）

曾氏夏少康封其少子曲烈于鄫襄六年莒滅之鄫太子巫仕魯去邑爲曾氏巫生阜阜生晳晳生參字子輿父子並仲尼弟子參生元申（氏族略三 姓纂十七登引至曾氏止襄六年句作春秋時爲莒所滅）

莘

史記周本紀正義太平寰宇記二十六俱引作莘國姒姓夏禹之後蓋散引世本文

案此述曾氏系代最詳韓詩外傳曰曾參喪妻不更娶人問其故曾子曰以華元善人也漢書王吉傳吉子駿妻死不復娶或問之駿曰德非曾參子非華元如淳曰華與元曾參之二子則是曾子之子三向有名華者

莘氏用國爲氏禹後姒姓文王妃家 路史後紀十四注 即散宜生等求有莘美女獻紂者 史記周本紀正義 據史記夏本紀補

辛氏夏啟封支子于莘莘辛聲相近遂爲莘氏周有辛甲辛有 廣韻十七眞 姓纂同

冥

史記夏本紀 潛夫論 案路史後紀十四注引春秋公

董氏周辛有之後辛有之二子適晉董司典籍於是乎有董史遂爲董氏後有董瓜 左氏昭三年傳韋昭國語注 姓氏急就篇上注 案晉語夏郊董伯爲尸曰神不歆非類董伯其姒姓乎

侯史氏董狐爲晉侯史因官氏焉 姓纂十九侯

青史氏晉太史董狐之子受封於青史因氏焉 姓氏書辨證十五青引姓氏英賢傳

冥氏分封用國爲氏 史記同上 廣韻十五青 案漢書儒林傳棠谿惠授泰山冥都當即此冥氏也

戡灌

子譜鄭出姒氏則冥即鄭也左氏僖二年傳冀爲不道入自顛軨伐鄍三門當即其舊地也

左傳襄四年正義引作戡灌夏同姓諸侯 史記吳世家索隱引同無諸侯二氏皆散引世本支史記作戡戈氏索隱又引斟灌氏三字

戡灌氏夏諸侯也子孫氏焉 氏族略三引風俗通

斟氏夏諸侯斟灌氏之後分封用國爲氏 史記同上 姓纂二十一侵

灌氏本戡灌氏夏諸侯也其後爲灌氏 急就章注

戈氏分封用國爲氏戡戈即斟灌氏 路史國名紀三 據史記卷二夏本紀補正

子姓

左傳隱元年正義引世本云子姓殷時來宋空同黎北髦目夷蕭此世本原文也其文與殷本紀子姓諸氏及潛夫論同其例與隱十一年正義所引世本氏姓篇任姓同今依以爲次旁行以列于左方 史記五帝本紀文

捽後

闘耆氏子姓 姓纂五十侯

荀氏晉武公滅荀以賜大夫原氏黯是爲荀叔其後爲荀氏 竹書紀年 案荀氏之姓諸書無言之者惟史記趙氏家云主君之子將克二國于翟皆子姓也正義曰謂代及智氏也則知氏乃子姓也荀氏與智氏同祖故左傳士匄問後于荀偃答曰鄭甥可既娶于鄭則非姬姓可知左傳莊二十八年稱晉惠公之母曰小戎子或荀知皆戎人之後故趙世家以爲克二國于翟歟戎翟蠻夷散言之則通也姓纂以爲郇侯後氏族略以爲姬姓皆誤

中行氏本姓荀氏晉荀逝敖生桓子林父將中行爲中行氏 姓纂一東 史記趙世家索隱引作自荀偃將中軍嘗改中軍曰中行因氏焉 姓纂無本姓荀氏四字從索隱所引將案荀偃未嘗將中行索隱所引姓纂一從又引云晉大夫有仲行氏中仲古音同

知氏晉荀首食采于知爲知氏其後罃盈躒瑤荀氏先與智氏同祖逝敖故智氏亦稱荀 索隱同右 據潛夫論及姓氏急就篇補

輔氏知氏之族知果別族于太史爲

輔氏 國語韋昭注 姓纂九虞引風俗通

新氏出自荀氏晉新稺穆子狗別爲新氏 韋昭國語注 姓纂十七眞

投壺氏晉中行穆子相投壺因爲氏焉 姓氏急就篇下引風俗通

伐氏本國名也在常山之北代王爲趙襄子所滅其遺族遂稱代氏焉 急就章注 姓纂十八隊

殷氏以國爲氏湯國號也二十四代三十四王六百二十九年爲周所

殷 左傳正義同右

滅子孫以國爲氏 史記殷本紀 廣韻廿一欣 急就章注 姓纂廿一侵

衣氏齊人言殷聲如衣今姓有衣者殷之胄 禮記中庸鄭氏注

湯氏殷湯之後以謚爲氏 廣韻十一唐 姓氏急就篇下

以湯殷字乙支孫以王父字爲氏 姓纂五質

甲氏太甲之後 姓纂三十二狎 氏族略四引風俗通

沃氏太甲子沃丁之後 廣韻[illegible]沃 [illegible]纂三四

稚氏殷之後以國爲氏 史記同右 廣韻姓纂六至並引風俗通

梅氏本自子姓殷有梅伯 廣韻十五灰

祖氏殷王祖甲祖乙祖丁支庶因氏焉 姓纂十姥

武氏殷王武丁伐鬼方元功章炳勳茂王室官族分析因以爲氏武氏其後也 隸釋敦煌長史武班碑

鄧氏殷王武丁封叔父于河北是爲

鄧侯後因氏焉（廣韻四十八嶝）

權氏出自殷帝武丁武丁之子降封于權周衰入楚爲權氏（韓愈權德輿墓碑）

堂陽氏太丁封毋弟堂陽爲堂陽氏在堂水之陽（路史國名紀六及後紀十注引城冢記）

郝氏殷帝乙時有子期封太原郝鄉後因氏焉（廣韻姓纂十九鐸唐書世系表）

王氏殷王子比干爲紂所害子孫以王者之後號曰王氏（廣韻十陽）

孫氏其先出自有殷比干裔孫分析避地匿軌姓曰孫氏（隸釋安平相孫根碑）

林氏殷太丁之子比干之後比干爲紂所害其子堅逃難長林之山遂姓林氏

箕氏殷有箕子箕國名後爲氏（姓氏急就篇上）

李氏其出箕子之苗（隸釋廣漢屬國侯李翊碑）

鮮于氏武王封箕子于朝鮮其子食采於于因合鮮于爲氏焉（急就章注引風俗通姓纂一先）

時（左傳正義同右）

來（同右）

鮮氏鮮于氏之後或單稱鮮（姓纂同右）

祿氏殷王子武庚祿父後以王父字爲氏（姓纂一屋引風俗通）

時氏殷後（姓纂十一唐）（殷本紀索隱引此二字路史國名紀四引作子姓有時氏姓氏急就篇上引作時氏子姓昔與姓通）

齊有賢人時子著書（姓纂七之）

來氏分封以國爲氏其先殷之別族食采于郲子孫去邑爲來氏（史記同右）（急就章注唐書世系表姓氏急就篇上）

宋（同右）

微氏殷有微子微仲微國名爲氏曾有微虎（姓氏急就篇上）

衍氏宋微仲衍之後（氏族略四引風俗通）

宋氏殷王帝乙長子微子啟周武王封于宋遂以國爲氏（廣韻二宋姓纂同）

南宮氏宋有南宮長萬其子南宮牛（案春秋莊十二年經書宋萬則宋乃其氏也賈氏以爲宋賜族疑誤傳稱南宮長萬蓋其別氏又有南宮牛杜云萬子）

孔氏宋愍公生弗父何何生宋父周周生世父勝勝生正考父正考父

生孔父子孫以王父字爲氏潛夫論姓纂一東案古人名嘉者皆字孔如鄭子孔楚子孔之類可以推見孔之爲氏自以嘉得名廣韻以謂春乙而生弃以子加乙故名孔氏說未可信

正氏宋上卿正考父之後潛夫論廣韻四十四諍案漢書朱房傳稱昔秦趙高用事有正先者非刺高而死孟康曰正姓正名先秦博士也此卿正氏之可見者

鄒氏宋正考父之後食邑于鄒生叔梁紇爲鄒氏姓纂十八尤

白馬氏微子乘白馬朝周因氏潛夫論誤作臣質氏姓氏急就篇下云白馬氏見風俗通潛夫論今據以校正姓纂二十陌

經氏宋公族潛夫論

祝其氏宋戴公子孫祝其爲司寇因氏焉姓纂一屋案氏族略四引風俗通祝其氏亦與此條同作大司寇稱戴公之子潛夫論亦有祝其氏

華氏宋戴公子考父說食采于華因氏焉潛夫論廣韻姓纂四十禡華廣韻作崋

督氏宋大夫華父督之後晉有督戎

姓纂二沃引風俗通急就章注

幹獻氏宋司徒華定後爲幹獻氏姓氏書辨證二十八翰氏族略四路史後紀十注案潛夫論亦有幹獻氏列華氏之下今依以爲次餘氏類同路史注所引惟幹獻氏三字非全文也

耦氏宋卿華耦之後姓纂四十五厚氏族略四並引風俗通韻四十五

所氏宋大夫華所事之後書注章注姓纂八語並引風俗通氏族略四引作所華

季老氏宋華氏有華季老孫氏焉氏族略四姓氏書辨證引同子孫作其子

事父氏宋有事父氏子姓也潛夫論姓纂六至

皇甫氏宋戴公子充石字皇甫子孫以王父字爲氏潛夫論姓纂十一唐

𧢲氏宋戴公子文以謚爲氏宋大夫戴惡急就章注廣韻十九代姓纂十八隊

樂氏宋戴公生子衎字樂父子孫以王父字爲氏廣韻四覺姓纂同案晉有樂王鮒韋注晉語注云晉大夫樂桓子也疑亦宋後

司城氏宋戴公孫東鄉克孫樂喜爲司城氏姓纂七之上孫本作生据世本傳文校正

右司氏宋樂大心爲右師其後因官爲氏廣韻四十四有

桐門氏宋樂大心爲右師居桐門後爲氏左傳定九年集解姓氏急就篇下

老氏宋戴公五世孫旨三佐左傳成十年集

老成氏宋有大夫老成方廣韻十四清姓氏急就篇上

魚氏宋公子魚賢而有謀以字爲氏潛夫論急就章注引風俗通

左師氏宋公子目夷爲左師其後爲氏廣韻三十三哿

魚孫氏宋大夫魚石奔楚其孫在國者因以魚孫爲氏姓纂九魚引風俗通廣韻二十三魂

彤氏宋有大夫彤班食采彤門故以爲氏潛夫論左傳文十一年集解氏族略三

艾氏宋公族潛夫論廣韻亦有艾氏

雍氏本子姓也鄭有雍糾齊有雍廪楚有雍子姓纂二冬潛夫論誤作歲氏

郚氏晉邑楚雍子奔晉晉人與之郚爲氏姓氏急就篇下

鴟夷氏子姓宋微子之後潛夫論誤作鳩夷氏族略四引潛夫論作鴟夷案淮南子氾論訓昔齊簡公釋其國家之柄而專任其大臣故使陳成田常鴟夷子皮得成其難即氏于鴟夷者也

中野氏宋微子之後楚文王御史中野彪潛夫論姓纂一東氏族略四

不夷氏宋不夷甫須之後姓纂八物路史後紀十注亦引不夷氏

冀氏宋公族潛夫論

牛氏宋微子之冑司寇牛父敗狄長丘死子孫以王父字爲氏潛夫論廣韻姓纂十八尤

仇氏宋大夫仇牧之後姓纂十八尤

武氏宋武公之後氏于諡廣韻九麌姓氏急就篇上引風俗通

宣氏宋宣公之後以諡爲氏潛夫論誤作宜

急就章注氏族略四姓、氏急就篇上並引風俗通

穆氏宋穆公之後支孫氏焉 姓纂一屋

罔氏宋公族 潛夫論

朝氏宋公族 同右 左氏文十八年傳有公子朝疑以爲氏

莊氏氏于謚宋有莊朝莊堇 左氏襄十七年 昭二十一年傳廣韻十九代引風俗通

仲氏宋莊公子仲之後稱仲氏 氏族略四 引公子譜

右師氏宋莊公生公子仲世爲右師氏 氏族略四姓纂四十有四引同莊公作武公傳寫之誤也

勃氏宋右師之後 廣韻十一沒潛夫論誤作教

幾氏宋大夫仲幾之後以王父名爲氏 姓纂八微氏族略四引風俗通案氏族略于此下云仲幾字子然此以名爲氏者謚據春秋世譜而言

三伉氏宋微子之後宋大夫三伉之胄 姓纂二十二講姓氏急就篇上引風俗通

王夫氏宋公族 潛夫論

徵氏宋公族 同右

鄭氏宋公族 同右

鱗氏宋桓公子鱗之後 潛夫論廣韻十四眞

桓氏宋桓公孫鱗矔爲宋司徒號曰桓子因爲氏 急就章注

臧氏宋公族有臧士平 左氏昭二十二年傳潛夫論

蕩氏宋威公生子蕩因氏焉 姓纂六止 案左傳僖二十五年正義云宋桓公生公子蕩蕩生公孫壽壽生蕩意諸意諸之後以蕩爲氏葢亦本自世本也

虺氏宋公族 潛夫論左傳文十五年有蕩虺杜云意諸之弟疑以爲氏

泥氏宋大夫卑泥之後 氏族略四姓氏書辨證五父引同卑泥作泥車潛夫論泥誤作沙

句氏宋桓公之子句父盻盻孫戍以 廣韻姓纂急就章注廣韻桓作文盻作盱今从姓纂

合氏宋大夫合左師之後 廣韻姓纂二十七合

靈氏宋文公子子靈圍龜之後 潛夫論誤作黑据左傳校正姓氏急就篇上引風俗通廣韻十五青

圍龜氏宋公子圍龜之後 潛夫論左傳成十五年集解

旣氏宋公族 潛夫論

獲氏宋大夫猛獲之後潛夫論誤作擭据風俗通校正　姓纂二十十一引風俗通

專氏宋公族潛夫論

戎氏宋公族同右

賈氏宋公族同右

尾氏宋公族同右　案此舜即微氏論語微生高戰國策作尾生高

已氏宋公族同右

成氏宋公族同右

邊氏祖于宋平公平公子御戎字子

邊其後以王父字爲氏潛夫論　廣韻一先引陳留風俗傳　左傳昭二十年集解　氏族畧三

桓氏宋桓公之後向魋亦爲桓氏姓纂二十六桓　姓氏急就篇上

司馬氏司馬牛是桓魋之弟以魋爲宋司馬故牛遂以司馬爲氏潛夫論　史記仲尼弟子列傳索隱

公朱氏楚大夫公朱高出宋公子朱路史後紀十注　姓氏書辨證一東引作朱公子朱之後

東鄉氏宋大夫東鄉爲人之後氏族畧三

廣韻一東引同無人之後三字　姓氏書辨證一東引同無人字

西鄉氏宋大夫西鄉錯之後氏族畧三　廣韻十一齊　姓氏急就篇下引同無之後二字　案氏族畧又引尸字云有隱者西鄉曹

西鉏氏宋大夫西鉏吾廣韻十一齊

子革氏宋司城子革之後姓纂六止　氏族畧

甫爽氏宋有大夫甫爽文叔姓氏書辨證九　廣　氏族畧四引同無有字文叔作之後

褚氏宋共公子段字子石食采于褚其德可師號曰褚師生公孫肥子孫因爲褚氏左傳襄二十年集解　唐書世系表

石氏宋共公子段字子石之後段生石彄左傳定十年集解

褚師氏宋恭公子石食采褚師因而命氏廣韻八語

薄氏宋大夫食邑爲氏路史國名紀四引姓書

木門氏宋諸公子食采于木門者後遂爲氏廣韻二十三䰟

朱氏其先宋微子之後以國氏周衰諸侯滅宋奔碭易氏爲朱後漢書朱暉傳

空同同右

黎同右

北旄同右引云髦見世本

路史國名紀四

空同氏子姓蓋因空同上也氏族略三史後紀十注亦引空同氏分封以國爲氏史記殷本紀

案史記趙世家趙襄子娶崆峒氏

黎氏黎侯國之後子姓姓氏急就篇上殷本紀索隱引黎氏二字案楚世家集解引服虔曰黎東夷國名也子姓姓纂引風俗通作九黎之後

北旄氏子姓也姓氏書辯二十五德姓纂二十五德引同北旄作北殷史記殷本紀索隱引此二字

髦氏分封以國爲氏

目夷同右

史記殷本紀

墨夷氏宋襄公子墨夷須爲大司馬後有湛夷鼻廣韻六脂二姓氏急就篇上

目夷氏路史後紀十注引此三字分封以國爲氏史記同右案目與墨同音目夷公子魚之名而世本以爲國名或加蕭之列爲附庸適有地名目夷歟其詳不可攷矣索隱同上及姓氏急就篇皆引云子姓有蕭氏

蕭氏宋樂叔以討南宮萬周封爲附庸之國因以爲氏姓氏急就篇上引風俗通史記項羽本紀正義引帝王世紀秘笈新書姓纂

枋路史國名紀四引云黎比髦初段瓦鐵七國並出世本則皆商後也路史誤分北髦爲二國耳

段同右路史後紀五注又引云斷世本作段誤入姑姓下

瓦同右

鐵同右

偃姓左傳僖十二年正義之後據左氏文五年傳補

皐陶匽氏皐陶之後後漢孝桓帝紀注姓氏急就篇下

有偃氏皐陶之後有偃子皐爲晉士

官姓纂四十有四

理氏皐陶爲里因以官爲氏廣韻引風俗通

里氏咎繇之後爲理殷末里微孫仲師遭難去王姓里晉有里克鄭有里析晉有里革姓纂六止唐書世系表

相里氏晉大夫里克爲惠公所滅克妻司城氏攜少子季連逃居相城因爲相里氏姓纂十陽下云元孫相里勤見莊子

李氏帝顓頊高陽之裔顓頊生大業大業生女華女華生咎繇爲堯理官因姓李氏秘笈新書引姓纂唐書世系表

舒庸（正義同右引云偃姓舒庸舒蓼舒鳩舒龍舒鮑舒龔此世本原文也今敘列于左）

舒蓼（同右）

舒鳩（同右）

舒龍（同右）

舒鮑（同右廣韻九魚詩地里攷二俱引作舒鮑偃姓也）

案古理里李三字並通史記五帝本紀皐陶爲大理管子法法作皐陶爲李鄣闍頌行里咨嗟則凡理李並通用也史記魏世家李克韓詩外傳作里克則又以里爲李外傳又云晉文公使李離爲理則晉國已有李氏李者蓋即皐氏之族也廣韻六止引風俗通云李氏李伯陽之後朱老子子傳之說也

段干氏老儋生宗魏將軍封段干生注及司注生宮宮生譜（路史後紀七注引㯎一背）

段氏出老子段干木之子隱如入關去干字爲段氏（同上引三輔決錄）

舒氏舒子之後以國爲氏（姓纂九魚引風俗通）

舒蓼氏皐陶之後楚東境小國也（氏族畧一舒蓼氏下有偃姓二字）

舒鳩氏國於淮北以國氏爲（姓纂一廣）

舒鮑氏偃姓小國也晉悼公大夫有舒鮑無終（氏族畧一引同大夫誤作子廣韻九魚氏族畧所引無小字路史國名紀二引云舒鮑小國今据以增人）

舒龔（同右）

鄘（潜夫論　今本誤作鄘从路史後紀七注所引校正）

誻（同右　今本誤作深从路史國名紀二所引校正）

蓼（史記陳杞世家索隱引作蓼國偃姓蓋散引世本文路史後紀八注及國名紀二引作蓼亦姬姓羅氏所見之本誤也）

案少時讀坊記陽侯猶殺繆侯而竊其夫人故大饗廢夫人之禮竊疑春秋時無繆國及讀淮南子氾論訓作陽侯殺蓼侯而竊其夫人始渙然釋疑蓋繆與蓼字相通古音本同故通用也高誘云陽侯陵陽國侯也蓼侯皐陶之後偃姓之國侯也今在盧江即此蓼國考漢地理志丹陽郡陵陽縣當以陵陽國得名

鄘氏東夷國名也以爲氏（廣韻五支姓氏急就篇上）（案鄘與麗同左傳僖元年敗莒師子鄘穀梁傳作麗故廣韻亦作麗漢有麗生酈商即此氏也）

繇氏咎繇之後（後漢書郅惲傳注）

蓼氏皐陶之後封蓼以國爲氏（姓氏急就篇上）

今在青陽太平縣界與陽江止隔一江則參之鄭國故通往來耳潛夫論參誤作參

會

潛夫論，索隱同右引作

六

六國偃姓路史國名紀七引作六爲姬姓誤

阮

潛夫論今本誤作阮从路史後紀七注所引校正桒阮爲偃姓國見潛夫論確而可信漢地堲志作琬郡國志作睆元和郡縣志文作皖云偃姓皐陶後太平寰宇紀等書皆以爲春秋此皖于國故之說文並無睆睆睆三宇王篇亦無睆字睆字下云明星也琬字下云華[illegible]邪並不以爲國名蓋皆阮字之記[illegible]字从皀隸楷[illegible]變故譌爲睆院睆諸字幸有潛夫論可据說文可考故足指其誤耳詩侵阮阻共之阮乃商國故地不

阮氏國名子孫以國爲氏 潛夫論姓纂二十

阮桒林寶于此上引殷有阮國亦不知阮有二國也姓纂云阮國在汧渭之閒廣韻云阮姓出陳留則非一國明矣

同也

英氏

左傳僖十七年經齊人徐人同伐英氏杜云英氏皐[illegible]後國名史記陳杞世家云皐陶之後或封英六楚穆王滅之無譜潛夫論誤作篆字側而訛

鬲

潛夫論誤作鬲今校正續漢書郡國志平原郡鬲縣鬲侯國夏時有鬲君滅浞立少康恭即左氏襄四年傳之有鬲氏也路

英氏皆繇之後 史記項羽本紀索隱

史國名紀二引郡國縣道紀日古鬲國偃姓皐陶後偃與鄙音同

桐

潛夫論作同左氏定二年桐叛楚杜云桐小國郡國志廬江郡舒縣有桐鄉古桐國桐與同古字通于姓空同路史引世本亦作空桐同上國名皆據潛夫論爲次

麃姓

左傳正義史記索隱皆引麃姓

國見伯益後秦本紀作左栢翳今從尚書世本案史記正義引列女傳云陶子五歲而佐禹曹大家注云陶子者皐陶之子伯益也今據其說次嬴姓于偃姓後其嬴姓諸國亦依史記及潛夫論爲次

趙 潛夫論

趙氏本自伯益之後造父以善御事周穆王王封造父于趙城因以爲氏 史記趙世家 潛夫論 廣韵三十小 姓纂同 急就章注

叔帶氏趙叔帶之後齊大夫有叔帶于莊爲莊公御 姓纂一屋 路史後紀七注引英賢傳

恭叔氏趙氏之族 潛夫論

冬日氏趙衰冬日之曰後因氏焉 路史後紀七注引姓苑 姓纂二冬

邯鄲氏趙氏側室子穿循趙武子食采邯鄲以國爲氏 潛夫論 路史國名紀二引風俗通 姓纂二十五寒

譻辱氏趙氏之族 潛夫論 姓苑有辱氏見廣韵三燭

嬰齊氏晉大夫季嬰之後 潛夫論 廣韵十四

潛氏族畧四引風俗通俱作嬰氏

樓季氏晉樓季嬰之後 姓纂六止 氏族畧四本作季嬰氏潛夫論有樓季氏蓋亦樓季嬰之後今據世本[illegible]文補樓季氏次入嬰齊氏之後

季嬰氏晉樓季嬰之後 同上

屛氏本晉邑趙括號屛括屛季 潛夫論 姓氏急就篇上 今本潛夫論屛氏誤作虛氏今校正

原氏趙同曰原同以采地爲氏 同右

案左傳稱原同屛括樓嬰又趙嬰齊稱同括爲二昆則其兄也而王符叙嬰齊氏于屛原二氏之上未知何據今仍其次

秦 史記秦本紀 潛夫論 韋昭鄭語注亦云秦嬴姓

耿氏趙衰滅耿因封焉遂以國爲氏 廣韵三十九耿

馬氏本自伯益之裔趙王子奢封馬服君後遂氏焉 隷釋郎中馬江碑 廣韵三十五馬

武成氏趙平原君勝封武成君因氏焉 姓纂九麌 氏族畧三並引風俗通

主父氏趙武靈王之後 姓纂 同右

伯氏伯益之後 姓纂二十一陌

鳥俗氏伯益仕堯有善養鳥獸之功爲鳥俗氏 史記秦本紀 姓纂三十九篠

費氏大費生子次曰若木實費氏其元孫曰費昌益以王父字爲氏史記同右索隱

廉氏顓頊曾孫大廉之後以王父字爲氏姓纂二十四鹽

仲衍氏秦之先仲衍之後路史後紀七注引姓苑姓纂

趙氏秦之先以造父封趙城之寵皆蒙趙城姓趙氏史記同右潛夫論案秦非造父之後然同出自蜚廉故亦蒙其寵姓趙氏秦始皇稱趙

氏或見史記又漢書酷吏傳秦任刑法不廢卒滅趙氏注引鄭氏曰秦之先造父封於趙城其後以爲氏此其說足以證史記潛夫論者也

非氏秦非子之後姓纂八微

谷氏非子封秦谷因氏焉姓氏急就篇上引吳谷朗碑

秦氏本自顓頊後爲國號因以命氏廣韻姓纂十一眞急就章注

賁氏秦非子之後氏族畧四引風俗通

裴氏伯益之後封于裴鄉因以爲氏廣韻十五灰唐書世系表

寧氏秦襄公曾孫謚寧公支庶因以爲氏姓氏急就篇上

子桑氏秦大夫公孫枝子桑之後曾有子桑伯子又有子桑扈廣韻十一唐姓纂六止

獻氏秦大夫有獻則姓氏急就篇上引風俗通

子車氏秦大人氏詩鄭箋左傳文六年解

仲行氏秦三良仲行之後未有仲行貞氏族畧三、姓纂一送

衙氏秦穆公子有食采於衙者因氏

焉廣韻九麻

孫陽氏秦穆公子有孫陽伯樂善相馬氏族畧四引英賢傳

孫氏秦穆公臣姓孫名陽伯樂也漢書司馬相如傳注張揖說

戲陽氏秦穆公時有戲陽伯樂善相馬衛有戲陽速姓纂五支引英賢傳

繆氏秦繆公之後有支庶以謚爲氏姓氏急就篇上引風俗通路史後紀七注引姓書

公車氏秦公子伯車之後廣韻一東引姓苑

公金氏秦公子金之後有公金氏 廣韻一東 姓氏書辨證一東

楊孫氏秦下大夫氏 廣韻二十三魂

逢孫氏秦大夫逢孫之後 姓纂二鍾 氏族畧三 引英賢傳

林閭氏出自嬴姓 廣韻九虞 姓纂二十一侵引英賢傳

將閭氏秦公子將閭後 路史後紀七注引姓纂

不更氏公子不更之後秦繆公時有不更苗爲執法 姓纂八物 氏族畧四 引英賢

蹇氏秦後 路史後紀七注有蹇奚穆苗等氏

世本卷七 中 三十七

奚氏秦後 同右

茴氏秦後 同右

樗里氏樗里子名疾秦惠王之弟居渭南陰鄉樗里故號樗里氏 姓氏急就篇上引風俗通 史記樗里子列傳索隱

葉陽氏秦葉陽君之後齊有葉陽子 姓氏急就篇上

高陵氏秦昭王弟封高陵因氏焉 廣韻十六蒸 姓纂六豪 案秦本紀昭襄王十六年封公市悝鄧索隱曰悝號高陵君初封鄧

梁 潛夫論 左氏僖十六年傳有梁嬴

梁氏與秦同祖出自秦仲周平王別封其少子康于夏陽梁山是爲梁伯後爲秦并子孫奔晉以國爲氏晉大夫梁益耳即其後也 後漢書梁統傳注引東觀記 廣韻十陽 急就章注

梁餘氏梁氏有梁餘氏餘子之別也晉有梁餘子養 左氏閔二年傳 氏族畧序

葛 潛夫論 左氏僖十七年傳有葛嬴

葛氏夏殷時葛伯嬴姓之國也其後爲葛氏 急就章注 姓纂十二曷 案姓纂又以諸葛氏爲葛伯之後然遍檢書傳周時及戰國人無氏諸葛者廣韻引韋昭書曰其先葛氏本琅邪諸縣人徙陽都先姓葛時人謂徙居者爲諸葛因氏焉風俗通又云葛嬰爲陳涉將有功而誅孝文追錄封諸縣侯因并氏焉則諸葛氏自漢始也今不錄

世本卷七 中 三十八

葛伯氏夏時諸侯爲殷所滅以葛伯爲氏 姓纂同右

江 史記陳杞世家索隱 路史國名紀五引作江黃二國皆姬姓誤也

江氏顓頊孫伯益之後封于江陵爲楚所滅以國爲氏 廣韻四江 姓纂同

黃 索隱同右引作江黃二國嬴姓 左傳莊十九年正義引作黃嬴

黃氏陸終之後受封于黃後爲楚所滅因以爲氏 廣韻十一唐 新書引姓纂 秘笈

姓觿

案盧前稱黃爲陸終之後陸終乃顓頊曾孫與伯益同祖伯益賜姓嬴陸終蓋亦同其姓歟陸終之子六人分爲六姓而此黃國復云陸終後則陸終尚有別子姓嬴者也

春氏春申君黃歇之後（姓氏急就篇上引姓苑）

徐氏顓頊之後伯益之子受封于徐至徐偃王爲楚子所滅以國爲氏（廣韻九魚 姓纂同）

封貝氏徐偃王子食采封貝因氏焉（姓纂二冬）

取慮氏徐偃王子食采取慮因氏焉

譚

史記潛夫論俱作郯今據史記齊世家校正依左傳作譚 案左氏昭十七年傳郯子來朝稱少昊爲吾祖杜預以爲已姓史記潛夫論又以爲嬴姓方以爲疑及校史記齊世家有云二年伐滅郯郯子奔莒初桓公亡時過譚譚無禮故伐之與左氏莊十年滅譚傳合始悟二書所

譚氏國在濟南爲齊所滅譚子奔莒（姓纂八尤）因爲氏（急就章注 姓氏急就篇下）

稱之郯即左傳之譚也徐曰郯一作譚蓋郯譚音同故通用也

莒

史記潛夫論同 右案莒有已姓嬴姓二國說已見右

莒氏嬴姓之後（廣韻八語）

郥

左氏桓十一年郥人軍于蒲騷旦二年傳釋文云邧國名邧一本作郥是郥邧一也考郥又作運左氏哀十二年經會于郥公羊作運故史記潛夫論亦俱作運

邧氏嬴姓子爵祝融之後（氏族略卷三）

云氏祝融之後（姓纂十文 引風俗通）

郥邧運並通用二書又以運奄爲一國今據左傳郥國及世本奄國嬴姓之文分爲二國路史國名紀二引世族譜云邧嬴汁國與二書同

奄

左傳昭二年正義引作奄國嬴姓 襄二十年正義引作徐奄二國皆嬴姓

奄氏國號卽商奄也（氏族略三 引風俗通）

鍾離

史記秦本紀集解引此二字一路史國名紀二引作鍾離

鍾離氏與秦同祖其後因封爲姓（廣韻三鍾 姓纂三鍾引作鍾離氏與秦同祖嬴姓也 姓氏急就篇氏

嬴姓國 史記伍子胥列傳索隱引作終犁嬴姓之國 太平寰宇記一百十二引作終犁嬴姓也今從集解

菟裘 史記秦本紀潛夫論

將梁 史記同右 潛夫論誤作尋梁

族畧俱引鍾離氏二字 魯昭二十四年滅 路史後紀五

終犁氏徐之別號也 太平寰宇記一百二十八 史記秦本紀集解應劭引註云有姓終黎者是

氏

註

案姓纂則漢以後鍾離終犁爲二氏蓋初因同聲而通後遂相別也今亦采世本分列焉應劭所稱氏姓注蓋在宋衷以前

菟裘氏分封以國爲氏 史記同上

將梁氏分封以國爲氏 同右

修魚 同右

白冥 同右 潛夫論誤作白寘

蜚廉 史記同右 潛夫論作飛廉飛蜚古通用

淮夷 路史國名紀二引作淮夷嬴姓

密如 以下俱見潛夫論史記無

東灌 同右

時 同右 疑即春秋襄十三年經邿國漢地理志又作詩時邿詩

修魚氏分封以國爲氏 同右

白冥氏分封以國爲氏

蜚廉氏分封以國爲氏蜚廉國秦所滅因氏焉 史記同右八微引風俗通 姓纂

淮夷氏周有淮夷國後世氏焉 廣韻五支 姓纂十二齊

柏 同右本作白據左氏傳校作柏

巴 同右此下復有公巴公巴四字疑衍文今本潛夫論多誤字于義不可通也

剡 同右 詩十月之交正義曰剡者配姬以放賢以剡爲姓未知與此同否

復 同右

蒲 同右

蒲姑氏本白蒲姑殷諸侯居齊地 姓纂

巳姓出自樊 國語本文及韋昭注

昆吾 同右

蘇 同右

十一模 廣韻引姓苑亦有蒲姑氏

蒲餘氏有蒲餘侯茲夫 左傳昭十四年集解

蕢氏陸終之後 廣韻八未容齋五筆通志氏族畧並引風俗通

昆吾氏古巳姓之國夏時諸侯伯祝融氏之後 氏族畧二

昆氏巳姓國夏諸侯昆吾之後有齊賢者昆辨 廣韻十一模二十三魂 姓纂二十二元

吾氏夏諸侯昆吾之後 姓纂十一模

蘇氏顓頊祝融之後陸終生昆吾封

顧　右同

蘇鄰西蘇城是也蘇忿生後史記蘇秦列傳索隱　姓纂十一模

司寇氏蘇忿生爲司寇其後以官氏焉姓纂七之引風俗通

寇氏蘇忿生爲武王司寇後以官爲氏氏族畧四引風俗通　廣韻五十候

郗氏出自巳姓青陽氏之後蘇忿生支孫封郗邑因氏焉趙有郗疵姓纂六脂

顧氏出自巳姓顧伯夏商侯國也成

溫　右同

董　右同

湯伐韋顧顧之子孫散亡因以邑爲氏唐書宰相世系表　姓氏篇下

溫氏之先出自巳姓急就章注案左傳僖十年集解蘇子國于溫故曰溫子則是蘇溫本一國也

董氏之先本巳姓也飂叔安之裔子曰董父能擾畜龍服事帝舜舜賜之姓曰董急就章注　姓纂一董

廖氏古有廖叔安左傳作飂蓋其後也秘笈新書引姓纂所引風俗通　姓纂四十九宥　姓氏篇上案古今人表飂亦作廖則飂廖古字通

董姓出自董父同右案急就章注姓纂所言則董父本以氏而爲姓者

鬷夷　右同

融夷氏祝融後董父之允以融夷爲氏姓氏篇上注案鬷夷氏世本及廣韵六脂皆作融夷氏潛夫論作鬷夷氏蓋鬷融古音通

融氏祝融之後姓氏篇上注　廣韵一東引作古天子祝融之後

鬷氏古鬷夷之後魯有鬷戾鄭有鬷

豢龍　右同

蔑廣韵一東　姓纂同

參氏董姓陸終第二子參胡後通志氏族畧三　姓纂二十二覃引無董姓二字參胡作日胡　廣韻二十一侵及姓氏急就篇注引作參氏祝融之後　姓氏辨證二十一侵引作參氏陸終第二子參胡之後案此則參胡疑即董父之名

豢龍氏古飂叔安裔子董父所賜氏後漢書蔡邕傳　姓纂三十諫

龍氏董父既賜姓曰董[illegible]龍其後亦爲龍氏姓[illegible]急[illegible]

世本

氏姓篇 下

防姓出自錢 史記夏本紀索隱引作豕韋防姓路史國名紀三兩引皆作防姓韋也國語作彭古音同

彭祖 國語

彭祖氏大彭支孫以號爲氏 姓氏辨證書十

二庚

彭氏大彭之後楚有令尹彭仲爽 廣韻

十二 晧

名氏楚大夫彭名之後 廣韻十四清

籛氏彭祖氏彭祖姓籛名鏗在商爲守藏史在周爲柱下史年八百歲 陸德明莊子釋文 邢昺論語疏路史後紀八注引同史作吏無年八百歲四字鏗下更有鏗字 無上海百二十五引無彭祖姓名及年八百歲四字 急就章補注惟引姓籛名鏗四字 據廣韻一先補正

案世本姓當作氏疑後人傳寫之訛荀子修身篇注彭祖堯臣名鏗封於彭城經虞夏至商壽七百歲與世本畧異

錢氏顓頊曾孫陸終生彭祖孫孚周錢府上士因官名氏焉戰國時有

豕韋 史記索隱路史注同上

諸稽 國語

禿姓妘姓之別 國語韋昭

韋氏古顓項氏之後大彭爲夏諸侯彭子受封豕韋苗裔以國爲氏 廣韻八微引風俗通

隱士錢丹 秘笈新書引姓纂路史後紀八注引同 姓氏篇上

姓纂八微

案姓氏上注夏封其別孫元哲於豕韋則其國絕而復續此說未知何本殷天子傳河濟之間供事韋穀黃三邦之士韋袁似周時尚有此國也

諸稽氏越有諸稽郢 左傳

注

舟人 國語

舟氏號大夫舟之僑舟人國名 姓氏篇上

案呂覽恃君篇氏羌呼唐離水之西僰人野人篇笮之川舟人送龍突人之鄉多無君注西方之戎無君者則舟人西戎國也

妘姓出自會人 左傳隱元年正義引作夷妘姓左傳襄十年正義引作偪陽妘姓昭十八年正義引作鄅國名紀六引作妘姓路史國名紀六引作鄅妘姓皆約舉文據世本帝繫補正

云氏出自祝融之後 廣韻二十文

鄅 國語注

鄅氏妘姓國後爲氏楚有鄅將師 衛

路 同右

偪陽 廣韻十陽引作偪陽妘姓國 姓氏急就篇上同

有鄅 武子 姓氏急就篇下

鄶小國無其號謚 左傳襄二十九年正義 會人

郎鄶之祖也 詩鄶風譜正義 鄶仲爲鄭所

滅後以爲氏 姓氏篇下

會氏鄶許之後避難去邑爲會氏 姓纂十四泰

偪陽氏妘姓國 姓氏篇同上 左傳襄十年正義引無氏字

國二 是祝融之孫陸終第四子求

言之後 正義同上 爲晉所滅子孫因氏

寒 路史國名紀六

鄏 左傳昭十八年正義

夷 左傳隱元年正義

曹姓出自安 國語注

邾 據世本世家文補

爲 廣韻同上 姓氏篇引同無因字

寒氏寒浞之後 姓氏急就篇上

鄏氏鄏子國在瑯琊其後以國氏 姓氏

參氏周之鄏子其後也後有鄏氏參

□氏 路史後紀八注

夷氏后羿氏春秋時有夷國楚滅之

杜預左傳集解 氏族辨證六脂

邾婁氏邾婁之國以邾婁爲氏 通志氏族略二引風俗通

婁氏邾婁國之後以婁爲氏齊有大

夫婁堙 風俗通同上 姓纂十九侯

朱氏本自高陽後周封於邾爲楚所

滅子孫乃去邑氏朱焉 廣韻十虞

顏氏邾武公名夷字顏後遂爲氏 氏族略三引陳留風俗傳 廣韻姓纂二十七刪 急就章注

夏父氏邾顏公之子曰夏父其後以

王父字爲氏宋有大夫夏父祉 姓氏書辨證三十五馬

庶其氏邾庶其之後以爲氏 廣韻七之 姓

小邾 同右

莒 國語注 路史後紀八注曰非紀姓之莒周滅之以封茲輿期

牟 風俗通

纂九御

𨑥氏邾公子𨑥萬之後 氏族略四引風俗通

倪氏邾武公封次子于郳爲小邾子

孫爲郳氏避仇改爲倪 姓纂十二齊

兒氏郳黎來之後亦爲兒氏兒良六

國時人 姓纂同右

案漢書倪寬鹽鐵傳作兒寬是倪兒二字古字本相通

牟氏牟子國祝融之後因氏焉有齊

戡姓曹姓之別無後 國語注

芊姓出自季連 國語注引據作芊姓夔越國語本文補正

夔 同右

大夫羋辛 廣韻十八尤氏族畧三姓氏篇上通鑑三十七注並引風俗通後漢書羋長傳

夔氏芊姓國熊繹六世孫熊摯自弃於夔其子孫有功王命爲夔子後以國爲氏 姓氏篇下 案呂覽當染篇孔子學於夔靖叔

越 同右

濮 國語注據世本世家文補

楚

越氏越王句踐裔孫王無姜爲楚所滅子孫以國爲氏 廣韻姓纂十月

歐陽氏越王句踐之後封於烏程歐陽亭後因爲氏 廣韻十陽姓纂十九侯

騶氏越王句踐之後 廣韻十八尤史記東越列傳

徭氏東越王徭句踐之後其後以徭爲氏 後漢書岑彭傳注引風俗通

陸終氏祝融子陸終之後 姓纂一屋 案皇侃論語義疏所云則陸終氏爲芊姓今列於楚下

陸氏芊姓陸終之後楚狂接輿姓陸氏名通 皇侃論語義疏 廣韻一屋 姓氏篇下

接輿氏楚狂接輿隱者也其後爲氏 姓纂十九魚

芊氏楚姓祝融子季連之後 姓纂四紙

季連氏晉有堂邑大夫季連齊出自陸終第六子季連之後 姓纂六至

季氏陸終氏之子季連之後 姓纂四紙

鬻氏祝融之後周文王師鬻熊受封於楚著書稱鬻子鬻拳其後 廣韻姓纂一屋 按詩疏二引箴膏肓曰楚鬻拳同姓有不去之恩可知鬻氏爲楚族

圈氏楚鬻熊之後 姓纂十一阮引風俗通 氏族畧四

熊氏楚鬻熊之後以王父字爲氏 姓纂一東 廣韻十虞

荊氏鬻熊之後封楚亦曰荊其後爲氏 姓氏篇上

楚氏以國爲氏晉趙襄子家臣楚隆 同上

無庸氏楚熊渠生無庸因氏焉 氏族畧四

引英賢傳

度氏與楚同姓熊嚴之後統國法度因以爲氏山陽太守度尙碑

楚季氏楚若敖生楚季因氏焉陳大夫有楚季融姓纂入語通志氏族畧四

列宗氏楚公族芈姓潛夫論姓纂十七薛

亘臣氏楚公族潛夫論以下皆據王符說爲次

鬭氏楚若敖生伯比伯比生穀於菟字子文代爲楚卿潛夫論姓纂五十候

鬭耆氏鬭伯比之孫鬭耆仕晉因氏焉潛夫論氏族畧四引英賢傳

鬭文氏鬭伯比之孫鬭文仕晉因氏焉姓纂五十候引英賢傳

伯比氏楚鬭伯比之後懷王時有伯比仲華姓纂二十陌

班氏若敖生鬭伯比伯比生令尹子文爲獸所乳謂獸有文班因氏焉漢書目敘姓纂廿七刪

令氏楚令尹子文之後史記孝文本紀索隱通鑑注漢紀七

箴氏楚大夫箴尹鬭克黃之後子孫以官爲氏姓纂二十一侵

箴尹氏楚箴尹克黃子以官爲姓箴尹宜咎陳大夫姓纂同上潛夫論作滅氏沈濈氏

圍龜氏楚大夫鬭圍龜之後姓纂八微

蔓氏楚有鬭成然食采於蔓號爲蔓氏廣韻姓纂二十五願

成氏楚令尹子玉若敖孫也號成得臣爲成氏杜預文十二年傳集解姓氏篇上

越椒氏楚大夫鬭越椒之後也潛夫論誤入宋同姓下今校正姓纂十月氏族畧四

椒氏楚大夫越椒之後姓纂四宵

苗氏楚大夫伯棼之後賁皇奔晉食采於苗因而氏焉廣韻四宵通鑑注漢紀二十九

大心氏楚有成大心令尹得臣之子因氏焉楚懷王時大心子成爲黃邑大夫氏族畧四引英賢傳廣韻十四泰懷作褱

權氏楚鬭緡之後楚武王使鬭緡尹權後因氏焉廣韻二仙姓纂一先

侯氏楚公族潛夫論

鬬疆氏若敖生鬬彊因氏焉通志氏族畧四

鬬班氏鬬彊生班因氏焉同上按姓纂五十候鬬班氏楚若敖子彊生班文子因氏焉班之謚又見於此

季融氏楚鬬廉生季融子孫氏焉姓纂六止氏族畧四

仲熊氏楚公族潛夫論姓纂一送氏族畧四

熊率氏楚熊率且比後爲氏姓纂一東

熊相氏楚熊相宜僚之後威王時有

熊相季文爲士官懷王時將軍熊

相祁姓纂同上氏族畧四引英賢傳按熊率熊相疑皆以名爲氏熊率卽蚡冒見國語韋注

子季氏楚公族子季氏姓氏書辨證六止按姓纂六止說同脫世本二字此類甚多他書可校也

無鈞氏楚蚡冒生薳章爲王子無鈞

氏姓纂十虞氏族畧四引風俗通廣韻十虞潛夫論鈞作鉤

氏楚大夫無鈞之後姓氏篇上

薳氏楚有薳章其後代爲大夫潛夫論廣韻姓纂六紙按薳爲音同經傳通用左氏僖廿三年薳呂臣

廿八年傳作蔿呂臣此其証也氏族畧三云薳氏亦作蔿

孫氏楚相孫叔敖後爲孫氏姓纂二十三魂

續氏孫叔敖之苗胄楚相孫叔敖碑續字隸釋云卽續字

村氏孫叔敖之苗胄同上

善氏楚公族武王子王子善之後潛夫論國語韋注

屈氏楚武王生王子瑕受屈爲客卿

因以爲氏王逸楚辭注潛夫論姓纂八物

子乘氏楚屈蕩生子乘之物以王父

字爲氏氏族畧三引風俗通姓纂十六蒸姓纂六止

息夫氏息公子邊爲大夫因氏焉氏族畧四引風俗通左傳僖廿五年集解屈禦寇息公子邊

到氏楚令尹屈到之後秦有到滿廣韻三十七號史記秦本紀正義

申公氏有申公子福楚申公屈巫臣之後廣韻一東引姓苑

清尹氏楚大夫清尹弗忌宋有司城

司馬清尹渠姓纂十五青

三閭氏三閭大夫屈原之後廣韻二十三談

昭氏楚同姓共屈景爲三族楚辭注 急就章注

景氏楚之同族本芊姓也同上 史記項羽本紀集解

諸梁氏楚文王子食邑諸梁因氏焉姓纂九魚 廣韻十陽

卜梁氏楚文王子食采諸梁爲卜梁氏莊子有卜梁倚姓氏辯證書一屋引姓解

軒邱氏楚文王庶子食采軒邱後以爲氏廣韻姓纂十六蒸

成王氏楚成王之後姓纂十四清

嬰齊氏楚穆王之子公子嬰齊之後也氏族略四

子重氏楚公子嬰齊字子重之後姓纂六止

陽氏楚穆王之後穆王曾孫令尹子瑕句生令終及完佗潛夫論 左傳昭十七[illegible]六年集解

來氏楚公族有來英潛夫論 氏族略三

來瀨氏楚公族潛夫論

甲氏楚同宗以著封爲氏潛夫論誤作郇令校正 莊子注 姓氏篇下

申氏楚公族有申驪申無宇申亥申包胥潛夫論 左傳襄三年昭十三年集解

芊尹氏楚芊尹申無宇之後姓纂四紙

包氏楚申包胥之後以王父字爲氏秘笈新書引姓纂 姓氏篇下

申叔氏有申叔申叔時申叔展申叔豫左傳僖廿八宣十一成二襄二十一年集解

潘氏楚之公族以字爲氏潘崇之先

也崇生尫尫生黨潛夫論引潘岳譜 姓纂 氏族略三 姓氏篇上

沈氏楚莊王生沈尹之後潛夫論 呂覽貴卒篇注 唐書世系表

莊氏楚莊王支孫以謚爲氏潛夫論 姓纂二十八嚴 案王符以莊氏爲嚴氏避漢明帝諱也嚴氏蓋本莊氏

葉氏楚沈尹戌生諸梁字子高食采於葉因氏焉氏族略三引風俗通 秘笈新書引姓纂

慶氏楚公族潛夫論

吉白氏楚公族右同

伍氏楚公族有伍參參生舉舉生鳴奢奢生尙員潛夫論左傳襄廿六照十九廿年集解

伍參氏楚伍參之後支孫以爲氏氏族畧四四楚昭王時有五參蹇姓氏書辨證十姥氏族畧同上訣引作國語

伍相氏伍參之後姓氏書辨證十姥

棠氏楚棠邑大夫伍尙其後氏焉廣韻十一唐引風俗通

王孫氏伍員爲其子於齊鮑氏爲王孫氏左傳哀十一年傳

囊氏楚莊王子子囊之後以王父字爲氏廣韻十一唐

子南氏楚莊王子子南追舒之後潛夫論左傳襄十五年集解

子午氏楚公子午之後齊大夫子明姓纂六止姓氏書辨證六止

子庚氏楚莊王子午字子庚其後主父字爲氏潛夫論姓纂六止氏族畧三

右尹氏楚公子辛爲右尹子孫氏焉姓纂四十四有

餘推氏楚公族潛夫論

子建氏楚王太子建之後頃襄王時有子建叔子爲大夫廣韻二十五願姓纂六止

公建氏楚平王太子建之後潛夫論氏族畧四引風俗通

子木氏楚平王太子建字子木其子孫以字爲氏姓氏書辨證六止

白公氏楚白公勝之後廣韻一東

西氏楚平王子子西申之後潛夫論左傳昭二十六年集解

舒堅氏楚公族有舒堅支叔爲大夫潛夫論姓纂九魚氏族畧四

曾陽氏楚平王生子期結結生曾陽文子後以爲氏潛夫論韋昭國語注

黑肱氏楚王子黑肱字子晳其後以爲氏潛夫論姓氏書辨證二十五德案姓纂作申公黑肱之後左傳無其人今从鄧名世說

宅氏楚平王孫有田公宅成楊倞荀子注

威王氏出自楚威王廣韻十陽引風俗通

鄧陵氏楚有公子食采於鄧陵後因爲氏墨者有鄧陵子 廣韻十六蒸 莊子

屠住氏楚公子屠食采於住鄉因氏焉 氏族畧四 引英賢傳

公房氏公房皮楚公子房之後 廣韻一東 姓纂同 姓篇下

公都氏楚公子田食采於都邑後氏焉 廣韻一東

利氏楚公子食采於利其後氏焉 姓氏書辨證六至 引邵思姓解

庾采氏楚之後 姓纂九麌

上官氏楚懷王子蘭爲上官大夫因氏焉 姓纂三十六養

案廣韻二十六桓以上官氏出於莊王少子今从楚辭及姓纂之說

蹣氏荊蠻之後本姓蠻其枝裔隨音變改爲蹣氏 廣韻二十六桓引風俗通

滿氏荊蠻有蹣氏音舛變爲滿 廣韻二十四緩 氏族畧四 漢紀二十六並引風俗通

熊姓 左傳桓十二年 正義引作羅熊 姓亦約舉文 按 世說新語方正注

引羅府君別傳曰羅楚熊姓之後啟土羅國遂氏族焉是則熊姓又似出於芊姓也 同 羅上

羅氏本自顓頊末允受封於羅國爲楚所滅子孫以爲氏 廣韻七歌

案秘笈新書引姓纂以羅爲祝融後妘姓初封宜城後徙岷江今房州也其言皆與世本並未知何所據

羅侯氏羅國爲楚所滅其後號羅侯氏 姓氏篇上

歸姓藪出 路史國名紀六

胡 據下文世本補

胡子國歸姓 史記陳杞世家索隱 其路史國名紀六 後爲氏 姓氏篇上

歸氏胡子國歸姓爲楚所滅子生姓歸氏 姓纂八微

有河 潛夫論河作何今據穆天子傳莊子校正

河宗氏主河者因以爲氏 穆天子傳郭注

馮氏歸姓鄭大夫馮簡子之後 氏族畧二

案穆天子傳天子西征至於陽紆之山河伯無夷之所都居是惟河宗氏郭注無夷馮夷也莊子大宗師篇馮夷得之以游大川司馬彪彪注引清泠傳云馮夷華陰潼鄉隄首人也服八石得水仙是爲河伯竹書紀年帝芬十六年洛伯用與河伯馮夷鬬廣雅河伯謂之馮

鄘 穆天子傳河宗之子孫鄘柏絮郭注柏爵絮名引姓古伯字多从木纂

允姓 杜氏釋例七引作鄀允姓國路史國名紀二引允姓國三字

鄀 釋例同上

夷是河國名與春秋江國及荷濟同馮夷乃有河之君故世本馮氏歸姓據諸書之說則潛夫論有河當作有河姓氏篇上亦云馮氏其先本歸姓蓋自馮夷爲河伯已有此氏證佐益較然矣

鄘氏出自伯絮國在虞芮間 路史國名紀六

鄀允姓國昌意降居爲侯春秋時秦滅之子孫以國爲氏 釋例同上據姓氏書辨證十八葉補

允格 路史後紀七注引作允格允姓國約舉文

臺駘 左氏昭元年傳案世本以允格爲允姓國則臺駘其弟姓亦當同今并沈姒蓐黃四國並附于此

沈 同右

姒 同右

蓐 同右

黃 同右

格氏出自允格之後 姓纂十陌

臺氏金天氏裔孫曰臺駘其後氏焉 後漢書獻帝紀注姓氏篇上引風俗通

陸渾 左傳僖二十二年傳集解曰陸渾允姓之戎

陰戎 左傳昭九年傳集解允姓陰戎之祖

曼姓 左傳桓七年正義引作鄧爲曼姓約舉文

鄧 同上

鄤 潛夫論作優古音同

陸氏陸渾國之後 姓氏篇引陳留風俗傳

戎氏自吾離至駒支常爲晉附庸其族戎洋仕晉爲車右大夫以國爲氏 姓氏書辨證一東

鄧氏殷時侯國也爲楚文王所滅子孫以國爲氏 姓纂四十八嶝

優氏有楚賢臣優孟 廣韻十八尤

黎姓 路史國名紀六引作防風姓黎亦約舉文案國語作漆姓漆黎字相佀傳寫之訛

防風 同上

汪芒 國語防風何守也仲尼曰汪芒氏之君也案路史後紀六注引姓苑汪芒釐姓黎釐古音同

鄋瞞 國語在虞夏爲汪芒氏於周爲長狄左氏成年傳

汪氏出汪罔氏 路史注同上姓氏篇下 案國語汪芒氏之君守封嵎之山韋注封封山嵎嵎山今在吳郡永安縣

隗姓 國語鄭語注路洛泉徐蒲皆赤狄隗姓

潞 同上 左傳宣十五年集解潞赤狄之別種

洛 同上

泉 同上

徐 同上 氏族略四引國語作余 案余徐古音同

隗氏春秋時翟國隗姓子孫因氏焉 姓纂十四賄

路氏炎帝之後黃帝封其支子於路氏春秋時路子嬰兒是也 姓纂十一暮 案路潞本同音而姓纂于路氏外復有潞氏非是

落氏本皐落氏翟國也此赤翟別種 氏族略二引風俗通 姓纂十九鐸

余氏由余子之後以國爲氏 氏族略四引風俗通 秘笈新書引姓纂

廧咎如 史記晉世家集解賈逵曰咎如赤狄之別隗姓

甲氏 左傳成十六年集解赤狄別種 春秋釋例隗姓潞氏之

蒲 同上

由氏西戎由余相秦子孫氏焉 氏族略四引風俗通下云皆赤狄隗姓

由吾氏由余之後仕吳子孫入越因號由吾氏 姓氏篇上引風俗通 姓纂十八尤

蒲氏蒲國赤狄隗姓後 姓氏篇上 氏族略二引作滿

餘

留吁 同右

鐸辰 同右

姮姓 潛夫論

白狄

案山海經大荒北經任姓有儋耳無腸繼無鼇姓有大人之國苗民依姓有毛民大荒西經銷姓出自帝俊有白民姜姓出自帝俊有黑齒勾姓有困民姚姓出自帝俊有三身之國於姓有盈民阿姓有不死朌姓出自帝舜有臷民深目民桑姓有蜮民見大荒東經幾姓有焦僥又有魖姓並同列姓有胡不與威姓出自少昊亦見大荒北經乞姓出自伯夸有氏羌見海內經皆寒外荒遠之國疑非世本所有今皆不載

翟氏黃帝之後代居翟地爲晉所滅氏焉 姓纂二十陌

白狄氏白狄之後 同右

肥氏白狄國名趙有肥義 同右

氏於號者唐虞夏殷是也案史記荀卿列傳集解廣韻十二齊注御覽三百六十一皆引風俗通氏姓篇有此九氏而廣韻十九鐸引世本亦有氏於居者城郭園池是也之語與姓纂二十二元所引風俗通同疑應劭所言卽出於世本故皆有氏姓篇與今依其類以姓無攷諸氏集爲九氏附於諸姓之後焉

皇氏三皇之後因氏焉氏族略三引風俗通

大庭氏古帝號或曰炎帝諸侯也後爲氏姓氏書辯證十四泰引英賢傳

大氏大庭氏之後氏族略四引風俗通姓纂十四泰

柏氏柏皇氏之裔氏族略四引風俗通

中央氏古帝號後以爲氏姓氏書辯證一東

栗氏古帝栗陸氏之後或爲栗氏趙將有栗服姓氏書辯證五質引姓纂

嚇氏赫胥氏之後姓纂二十一陌引風俗通

尊盧氏在伏犧後路史前紀八注後以爲氏姓纂二十六桓

尊氏古尊盧氏之後廣韻二十三魂姓纂同上

昊氏昊英氏之後氏族略三引風俗通

有氏有巢氏之後仲尼弟子有若魯人同上

巢氏有巢氏之後堯有巢父姓氏篇上

屯氏渾沌氏後去水爲屯氏姓纂二十三魂引風俗通

葛氏葛天氏裔氏族略三引風俗通姓纂十二曷

陰氏陰康氏後周有陰里姓纂二十一侵引風俗通

懷氏無懷氏之後姓氏書辯證四十四皆

桑氏少皞氏號窮桑子孫以桑爲氏姓氏書辯證十一唐

氏於謚者戴武宣穆是也御覽三百六十二引風俗通氏姓篇

慈氏出自高陽氏才子八人其一倉舒謚慈後世以爲氏姓氏書辯證七之引姓苑

淵氏出自高陽氏才子八人其一謚淵後世以爲氏姓氏書辯證一先引姓源韻譜

聖氏八愷隤敳謚聖後世氏焉姓氏書辯證四十五勁引同上

肅氏八元仲堪謚肅後世爲氏姓氏書辯證一屋引同上

氏於爵者王公侯伯是也御覽三百六十二引風俗通氏姓篇

公氏公正無私九命百里之號後爲氏焉姓氏書辯證一東引曹大宗姓源韻譜

氏於國者齊魯宋衛是也御覽三百六十三引風俗通氏姓篇

陽氏陽侯路史後紀一注之後據路史補

宋忠曰陽侯伏犧之臣盇大江之神者同上

夙沙氏煮海爲鹽炎帝之諸侯路史後紀四注夙沙民叛以歸帝魁同上後有夙氏夙沙氏宿沙氏路史國名紀六

案呂覽用民篇云夙沙之民自攻其君而歸神農注夙沙大庭氏之末世也淮南子道應訓云宿沙之民自攻其君而歸神農注伏犧神農之間有共工宿沙霸天下者也其失民之故則御覽四百九十二引鄧析子曰栗陸氏殺東里宿沙君戮字文桀誅龍逢紂刳比干此四者常彎弓露刃以見朝臣小司馬補三皇本紀炎帝生帝魁魁音同故尚蒙神農氏之號耳路史後紀四注又引云質沙世本作夙沙

西陵氏黄帝娶西陵氏爲妃名纍祖

春秋時有大夫西陵羔姓纂一廣韻十二齊路史國名紀六引同無大夫一字

根水氏老童娶根水氏女姓氏書辯證廿三寬

方氏方雷氏之後氏族畧引風俗通

雷氏方雷氏之後爲黄帝妃生元嚣

其後氏焉姓纂二十四痕

蚩氏蚩尤之後以國爲氏姓纂七之

鄒屠氏帝嚳妃鄒屠氏之女也軒轅去蚩尤之凶遷其民善者於鄒屠之地惡者於有北之鄉其先以地命族姓氏書辯證十八尤引拾遺記

鄒氏鄒屠氏後分爲鄒氏同上

屠氏鄒屠氏後分爲屠氏同上

相侯氏柏成子高堯時諸侯因氏焉姓纂二十陌

伯成氏有伯成胥渠晉隱士同上引風俗通

案呂覽長利篇堯治天下伯成子高立爲諸侯淮南子氾論訓同則此伯成氏當其後柏字與伯古音同見穆天子傳注

武羅氏夏有武羅國其後氏焉姓氏篇上

路史國名紀六引夏武羅國四字案左氏襄三年傳棄武羅伯因熊髡尨圉而用寒浞注四人皆羿之賢臣據世本則武羅是國名杜氏以爲四人蓋亦臆斷也古今人表小顏注亦以爲四人蓋沿左傳杜氏之說惜賈服注闕無從證之

塗氏塗山氏之後廣韻十一模後漢書逸民傳注氏族畧並引風俗通

甲父氏古諸侯以國爲氏姓纂三十二狎
祭伯氏國名也女爲舜妃黃帝史官子孫因氏焉姓纂十三祭禮記疏及姓氏書辨證引作癸北
訾氏帝嚳妃訾娶氏女其後氏焉氏族略引風俗通
貫氏國名其後氏焉姓氏篇上
庸氏國名其後氏焉同上
崇氏以國爲氏同上
緡氏有緡國之後同上引姓苑

蒲姑氏殷諸侯居齊地以爲氏姓纂十一模
岑氏古岑子國之後廣韻二十一侵引風俗通
阮氏殷有阮國在汧渭之間子孫以國爲氏姓纂二十阮
乎氏乎都古諸侯國也子孫以國爲氏氏族略及通鑑注晉紀二十七引風俗通
奄氏奄國號卽商奄也秦大夫奄息其後也氏族略引風俗通
脩氏夏時侯國子孫氏焉路史國名紀及氏族

略引風俗通
用氏古有用國路史國名紀容齋五筆氏族略引風俗通
暴氏暴辛公周諸侯也秦有將軍暴鳶氏族略引風俗通案暴國未知何姓辛亦非謚淮南子高誘注曰訟閉田者暴桓公蘇信公也桓公亦未知辛公何人
郅氏郅商時侯國也見毛詩路史國名紀氏族略通鑑注漢紀八引風俗通
昔氏周大夫封昔因氏焉路史國名紀容齋五筆氏族略引風俗通

期思氏期思國廣韻七之引風俗通
義渠氏狄國爲秦所滅因氏焉氏族略及姓氏書辨證五寘引風俗通廣韻五寘
習氏習國名氏族略及通鑑注魏紀七引風俗通
采氏黃帝封其子於右北平采亭因氏姓纂十五海
絞氏左傳有絞國在隋唐之南以國爲氏姓纂三十一巧
貳氏貳軫並小國也今漢東有一氏姓纂六至

戴氏有戴國以爲氏姓纂十九代姓氏篇上

時氏有時國子孫氏焉姓纂五質案此即春秋郜國漢書地理志亦作時古音通

冀氏春秋時冀國之後有冀氏元和姓纂五寘

夕氏周大夫所封後有夕氏昔氏路史國名紀六引風俗通

道氏國名楚有道朔姓氏篇下

蘄氏以國爲氏路史國名紀七引姓苑

虎夷氏以國爲氏秦末虎夷渠帥助

番君攻秦廣韻五支姓氏篇下

鍾吾氏春秋時有鍾吾子其後氏焉姓氏篇上

仇由氏仇由小國爲知伯所滅其後以爲氏姓氏書辨證十八尤

那氏朝那東夷也其後單姓那氏氏族畧引風俗通

坎氏宋附庸有坎氏姓纂四十八引英賢傳

根牟氏出自東夷根牟小國魯宣公取其國子孫氏焉六國時有根牟

氏於官者司馬司徒司寇司空司城是也御覽三百六十二

子著書姓氏書辨證二十四痕引風俗通

中英氏古帝少吳氏有六英之樂掌中英者以官爲氏姓氏書辨證一東引姓纂

五鳩楚鳩氏楚昭王時有五鳩蹇姓纂十姥少昊氏以五鳩爲鳩民之官其後以官爲氏姓氏書辨證十姥

蓐氏蓐收之後路史國名紀及氏族畧引風俗通

羲氏堯卿羲仲之後廣韻五支

和氏出自羲和掌天地之官堯時和

仲和叔之後以世官爲氏姓氏書辨證八戈

司徒司寇司空並以官爲氏姓纂七之

宗伯氏周卿宗伯之後廣韻二冬

太史氏其先齊太史之後以官爲氏或云周太史後姓氏書辨證十四泰

右史氏右史記事因氏焉周右史戌姓纂四十四有氏族畧四引作宋戴世本戌作武

內史氏周內史叔興之後因官氏焉姓纂十八隊引風俗通

祝史氏衛有祝史揮因官氏焉姓纂一屋

諫氏周禮有司諫子孫以官爲氏姓纂三十諫

謌氏古有謌者官因以爲氏廣韻十月容齋五筆氏族畧引風俗通

樂正氏周禮樂正因官氏焉魯有樂正子春曾子弟子姓纂四覺

樂尹氏楚昭王以鍾建爲樂尹因氏焉同上

右宰氏衛大夫右宰穀因官爲氏姓纂四十四有

職氏周禮職方氏其後因官爲氏廣韻二十四職

闕氏古闕者官爲氏姓纂十月

節氏周禮掌節上士子孫以官爲氏姓纂十六屑

卜氏周禮卜人以官爲氏姓纂一屋

校氏出自周官校人之後以官爲氏姓纂三十六效

牧師氏主養焉後氏因以爲氏廣韻五支

姓纂一屋

趣馬氏楚趣馬厥之後姓纂十遇

巫馬氏有巫馬施字子期魯人仲尼弟子姓纂十虞案周禮夏官屬有巫馬巫馬氏當亦以官爲氏

廐尹氏楚大夫廐尹然之後姓纂四十九宥

司工氏周宣王時司工錡因官氏焉姓氏篇下

尉氏以官爲氏鄭大夫尉止姓氏篇上姓氏書辯證八未

沈尹氏楚有沈尹赤沈尹壽沈尹射子孫以官爲氏姓纂四十七寑

宮氏出自周官掌宮門者以世官爲氏姓氏書辯證一東

充氏出自周官充人之後以官命氏戰國有充虞爲孟子弟子同上

工師氏其先出自古官治木者以官爲氏同上

調氏調人之職掌司萬人之難而和合之其官者氏焉姓氏書辯證一蕭

桃氏周官攻金之工有桃氏爲劍者以世官爲氏 姓氏書辨證六豪

羊氏出自周官羊人之後以官爲氏 姓氏書辨證十陽

行氏周禮大行人之後以官爲氏 姓氏書辨證十二庚

治氏其先周官治氏掌爲兵器以世官爲氏 姓氏書辨證三十五馬

莫氏其先楚人以大爲莫故其官謂之莫敖以官氏 姓氏書辨證十九鐸

候氏周禮有候人其後氏焉 廣韻五十候

陵尹氏楚大夫陵尹喜陵尹招之後 姓纂十六蒸

美氏美里殷秋官子孫因氏 姓纂四十有四

酒氏周禮酒正因官氏焉 同上引纂要文

雍氏周禮雍人以官爲 姓纂三鍾

正令氏其先周官儀僕掌貳車正令因氏焉 姓纂四十五勁

函氏周官攻皮之工有函人爲甲者以世官爲氏 姓氏書辨證二十六咸

梓氏其先周官梓人之後以世官爲氏魯大夫梓慎 姓氏書辨證六止

圉氏夏官圉師掌養馬者後世以官爲氏 姓氏書辨證八語

稻氏周官稻人掌稼下地者以官氏 姓氏書辨證卅二晧

寺氏古寺人之後 姓氏書辨證七志

太祝氏後世以官氏 姓氏書辨證十四泰

漏氏世掌刻漏之官因爲氏焉 姓氏書辨證五十候

岳氏四岳之後 姓氏書辨證四覺

掖氏官名後以爲氏 姓氏書辨證二十二昔

氏於字者伯仲叔季是也御覽三百六十二引同上

叔夜氏周八士叔夜之後楚康王時有叔夜子莊姓纂一屋

季隨氏周八士季隨之後宋有季隨逢廣韻姓纂六至通志氏族畧四

季爪氏周有八士季騧之後爲氏騧或作爪晉有祁邑大夫季爪忽廣韻同上姓氏書辨證六止

牙氏周穆王大司徒君牙後以字爲氏姓氏書辨證九麻

子獻氏齊大夫子獻之後也楚文王之時子獻遼爲大夫氏族畧引風俗通

輿氏周大夫伯輿之後以王父字爲氏姓纂九魚

子玉氏衛大夫子玉霄之後秦穆公時大夫有子玉房姓纂四紙

子有氏魯有若字子有之後宋有子有恭叔同上

子庭氏晉大夫以字爲氏同上

獲氏宋大夫猛獲之後子孫以王父

字爲氏姓纂二十一麥

氏於居者城郭園池是也廣韻十九鐸姓纂二十三元引風俗通同

南宮氏文王四友南宮适之後周有南宮極南宮嚚姓纂二十二覃

北唐氏晉有高人隱於北唐因以爲氏廣韻二十五德 案姓纂引英賢傳云晉有高越隱於北唐

尸氏其先封尸鄉因以爲氏齊相有尸臣姓纂六脂及氏族畧引風俗通

垣秦邑也因以爲氏後漢書公孫述傳注引風俗通

厔晉邑也句須爲之宰其後氏焉廣韻十陽通鑑注漢紀二十引風俗通

州氏晉有州綽州賓其先食采於州因以爲氏氏族略引風俗通

晝氏齊大夫食邑于晝後因氏焉路史國名紀及氏族略引風俗通廣韻云晝邑大夫之後

逐泰邑也其大夫氏焉後漢書郅惲傳注

社南氏其先齊倡徙居社南因以爲氏廣韻三十五馬引風俗通

社北氏與社南皆齊倡氏族略引風俗通

郎氏其先食采郎墨因以命氏同上姓纂二十四職

陽成氏陽成胥渠晉隱士也同上

鬼谷氏鬼谷先生六國時縱橫家通鑑注周紀二引風俗通

閼氏承閼黨童子之後縱橫家有閼子著書後漢書獻帝紀注引風俗通

根牟氏魯邑名根牟子古賢者著書姓氏篇下引風俗通姓氏書辨證二十三魂

留氏本自衞大夫留封人之後廣韻十八尤姓纂同

陘晉邑也其大夫氏焉廣韻十五青

毋鹽氏齊毋鹽邑大夫之後廣韻十虞

鄆氏魯大夫邑采於鄆後因氏焉廣韻二十三問

蕃氏其先出自魯大夫食采於蕃因以爲氏姓纂五支

䏡氏趙大夫食采䏡邑因以爲氏同上

池氏以所居爲氏同上

麋氏楚大夫受封南郡麋亭因以爲氏姓纂六脂

夷門氏魏隱士侯嬴爲夷門監者因

氏焉同上

旗氏楚大夫居旗思城因以爲氏姓纂七之

蒲圃氏魯大夫以地爲氏姓纂十一模

西門氏鄭大夫居西門氏焉焉列子有西門子姓纂十二齊

元氏衞大夫元咺之後其先食采於元後因氏焉姓纂二十二元

陽邱氏楚大夫食邑陽邱以爲氏姓纂十陽

商邱氏衛大夫食邑商邱因氏焉（同上）
商裘寄氏楚大夫以地爲氏（同上）
裘氏衛大夫食采裘氏因氏（姓纂十八尤）
留氏衛大夫留封人之後（姓纂同上）
解氏晉大夫解狐之後其先食采于
解因氏焉（姓纂十二蟹）
邴氏晉邴豫食采之邴因氏焉（姓纂三十八梗）
朿氏鄭大夫刺張其先食刺鄉因氏
焉（姓纂五寘 姓氏書辨證作𨚔）

柘氏楚大夫以地爲氏（姓纂四十禡）
氾氏其先周大夫食采於氾因以爲
氏（姓纂六十梵）
鹿氏趙大夫食采五鹿因氏焉（姓纂一屋）
劇氏齊大夫食采于劇因地爲氏（姓纂二十陌）
落下氏魯大夫食采落下因氏焉（姓纂十九鐸）
聶氏衛大夫食采于聶因氏焉（姓纂二十九葉）

求氏本居衛國裘氏之地故稱裘焉
後又轉爲求（急就篇注）
閭氏閭者里中門也因其所居遂以
爲氏（同上）
邴氏邴一作祊泰山下邑也居之者
以爲氏焉（同上）
邱氏陳有屯邱居之者以爲氏（同上）
陰氏陰亦周之采地周大夫陰忌陰
不佞陰里其後遂爲氏（同上）
橋氏黃帝葬于橋山羣臣追慕守冢

不去者因爲橋氏（同上）
耿氏耿地名也在河北祖乙所都舊
居之者以爲氏（同上）
儀氏出自衛大夫食邑於儀因氏焉
（姓氏書辨證五支）
訾氏其先齊大夫食邑於紀之訾城
後人因以爲氏（同上）
葵邱氏有葵邱大夫食其邑者氏焉
古有葵邱欣（姓氏書辨證六脂）
期氏楚大夫居期思城因以爲氏（姓氏

（書辨證七之）

彤氏出自宋大夫彤班之後宋武公以門賞彤班謂之彤門子孫居焉（同上）

漁陽氏燕大夫受封漁陽以地爲氏（姓氏書辨證九魚）

西郭氏齊隱者居西郭氏焉（姓纂十二齊）

菑邱氏其先以所食邑爲氏齊勇士菑邱訢（姓氏書辨證七之）

綿氏晉大夫食采綿上子孫氏焉（姓

書辨證二仙）

拳氏衛大夫拳彌其先以地爲氏（同上）

饒氏出自六國時齊大夫食邑於饒者齊之故臣以邑爲氏（姓氏書辨證四宵）

巢氏巢邑大夫牛臣亦或以巢爲氏（姓氏書辨證五肴）

羊角氏衛大夫食采羊角以邑爲氏（姓氏書辨證十陽）

清氏出自晉大夫食邑於清厲公大夫清沸魋始以邑爲氏（姓氏書辨證十四清）

郰氏出自王良字無卹爲晉趙簡子御食邑於郰子孫以邑爲氏（姓氏書辨證十八尤）

鄝氏鄝大夫食采南鄙鄝邑楚并其地子孫氏焉（同上）

留氏出自周封內大夫食采於王畿之留以邑爲氏周莊王時有留子國留子嗟皆賢人（同上）

郲氏春秋時周大夫食采者以邑爲氏有郲聆（廣韻二十一侵 姓氏書辨證同）

南郭氏出自齊大夫居國之南郭因氏焉（姓氏書辨證二十二覃）

南史氏出自齊大夫居國之南以居爲氏謂之南史氏（同上）

南鄉氏晉國高士全隱於南鄉因以爲氏（同上）

咸邱氏出自晉大夫食邑咸邱因以爲氏（姓氏書辨證二十六咸）

武城氏出自楚大夫食邑武城因以爲氏（姓氏書辨證九麌）

堵氏出自鄭大夫食邑于堵因以爲氏（姓氏書辯證三十五馬）

夏陽氏晉大夫夏陽說其先以所食邑爲氏（同上）

潁氏鄭大夫考叔爲潁谷封人因以爲氏（姓氏書辯證四靜）

牡邱氏其先食邑牡邱故以爲氏（姓氏書辯證四十五厚）

郈氏郈於春秋爲魯叔孫氏邑陪臣食焉者爲氏郈魴假是也（同上）

廪邱氏齊大夫廪邱子其先以所食邑爲氏齊有隱者廪邱充（姓氏書辯證四十七寑引英賢傳）

闞氏闞邑在齊魯間齊大夫食邑者氏焉（姓氏書辯證五十四闞）

鄀氏出自楚大夫雍子奔晉晉人與之鄀以爲謀主因以邑爲氏（姓氏書辯證一屋）

落姑氏魯大夫食采落姑氏焉（姓氏書辯證十九鐸）

北郭氏齊大夫居北郭者因以爲氏（姓氏書辯證二十五德）

涉氏其先晉大夫涉佗以邑爲氏晉有涉賓（姓氏書辯證二十九葉）

東陵氏齊景公時有隱居東陵者爲氏（姓氏篇上）

鄴氏以縣爲氏（同上引風俗通）

藉邱氏齊有藉邱子鉏（同上）

養氏楚邑名以爲氏（姓氏篇下）

氏於事者巫卜匠陶是也御覽三百六十二引風俗通氏姓篇

匠氏古有匠石周禮匠人之後氏族畧引風俗通　姓氏書辨證四十一漾

區氏歐冶子之後轉爲區氏氏族畧引風俗通

醫氏祐醫氏子孫因氏焉同上

氏於職者三烏五鹿其也御覽三百六十二引風俗通氏姓篇

三烏氏有三烏大夫因氏焉氏族畧三引風俗通

五鹿氏少昊氏因官氏焉趙有將軍五鹿盧姓纂十姥

太師氏殷時掌樂有太師摯廣韻六脂

少師氏殷有掌樂有少師陽同上

師延氏宋有樂人師延世掌樂職後有宋大夫師延宜同上

師氏樂人瞽者之稱晉有師曠魯有

乙鄭有師悝師觸師蠲師減氏族畧引風俗通

大羅氏周大羅氏掌鳥獸其後氏焉姓氏篇上

三飯氏三飯寮之後廣韻二十三談

四飯氏四飯缺之後紂賢人姓纂六至

御氏周禮有御人職因氏焉姓纂九御

封人氏古封畿之職爲氏姓纂三鍾

山氏周山師之官掌山林以爲氏姓纂二十八山

社北氏凡氏於職社北五鹿有社北大夫因氏焉姓纂三十五馬

庫氏古守庫大夫之後以爲氏廣韻十一暮引風俗通

庾氏本自堯時掌庾大夫因氏焉廣韻九麌

沂相氏魯沂大夫爲相因氏焉姓氏書辨證八母引英賢傳

門氏出自周禮公卿之子入王端門之左教以六藝謂之門子其後氏

焉姓氏書辨證二十三魂

閽氏周之閽人守王宮者所以止閽扇扉謂之閽以爲氏姓纂十九鐸

泠氏泠人掌樂之官也因爲氏焉急就篇注

審氏之先爲周司空屬官主審曲面埶者也後因賜族同上

田氏之先職賦田者也因以爲氏同上

憲氏本爲周之布憲司寇之屬官也其後以爲氏焉同上

閽氏之先本周之閽人閽所以止扉今之門袄是也職典其事遂爲氏焉同上

祁父氏祁父周司馬世掌甲兵之職左傳昭十四年集解

姓無攷諸氏

乘氏有乘雎古賢人姓纂十六蒸氏族畧三

涉其氏楚大夫有涉其帑廣韻六脂姓氏書辨證二十九葉有下多涉其氏春秋三字帑下多是也二字

盆氏盆成括仕於齊廣韻十四清

爲氏晉始平人爲勉自稱將軍姓氏書辨證五支案此條疑有誤

者舌氏康居國人朝後姓氏書辨證二十五馬

蜀之先肇於人皇之際太平寰宇記七十一路史前紀四注引作蜀之爲國肇自人皇無姓相承云

黃帝後史記三代世表索隱路史同上引作蜀王每世相承爲黃帝後開明帝始立宗廟時天生五丁力士能徙山其時未有號謚但以五行方色爲主故廟有赤黑黃白之帝云太平寰宇記同上路史前紀三注引五丁事蜀王開明負力能徙山通石等一十四字餘無

廩君之先故出巫誕巴郡南郡蠻本有五姓巴氏樊氏瞫氏相氏鄭氏皆出於五落鍾離山其山有赤黑二穴巴氏之子生於赤穴四姓之

世本卷七下 四七

子皆生黑穴未有君長俱事鬼神後漢書西南夷注姓氏書辨證九麻引同無廩君之先故出巫誕八字路史後紀一引作巴郡蠻本有五姓皆出武落鍾離山巴氏生黑穴樊瞫相鄭四姓之子俱事鬼神後巴氏臣四姓居夷城爲廩廩郡世尚秦文皆約舉之文廩君名曰務相姓巴氏與樊氏瞫氏相氏鄭氏凡五姓俱出皆爭神太平御覽三十七七百五十事類賦丹賦注姓氏篇上引作廩君姓巴氏乃共擲劍於石約能中者奉以爲君巴氏子務相乃獨中之衆皆嘆又令各乘上

船雕文畫之而浮水中此八字據御覽事類賦所引增他書俱無約能浮者當以爲君餘姓悉沈惟務相獨浮因共立之後漢書注同上姓氏書辨證同上嘆作服御覽兩引同上事類賦注同上俱引作其船浮者立爲君他船不能浮獨廩君船浮因立爲君以上同是爲御覽無此二字廩君乃御覽無此字乘土船從夷水御覽無上三字至鹽陽御覽作場鹽水有御覽無上字神女謂御覽無此字多子止二字廩君曰此地廣大魚鹽所出願留共居御覽無日字以下十三字廩君不許

世本卷七下 四八

御覽作聽鹽神暮輒來取宿旦卽化御覽無以上八字爲飛此字據御覽增蟲與御覽無此字諸蟲羣御覽無蟲羣二字多神從而三字飛掩御覽無此字下光字卽蔽日光天地御覽天地作爲之晦冥積十餘日御覽無以上五字廩君不知東西所向七日七夜以上十字據御覽增使人操御覽無此三字青縷以御覽以下有衣字遺鹽神曰纓此卽相宜云御覽無以上四字與女御覽作爾俱生宜將去御覽無上三字鹽神受而纓之廩君卽立陽石上

御覽無上五字應青縷而御覽作所射之中鹽神御覽無上四字鹽神死天乃御覽作則大開御覽引至此止廩君於是君乎夷城四姓皆臣之後漢書注同上御覽九百四十四姓氏書辨證同上引同輒作卽掩蔽作閉掩其十餘日下引作廩君依其使因射殺之天乃開明餘同案後漢書西南夷傳本文據注云並見世本但傳文究有增損自稱十餘日以下改從注中所引世尚秦女路史同止

武王周世族大夫 左傳隱三年五年集解
案凡有二人上同氏見於書傳者皆載後多仿此
南氏有南仲南季 左傳隱九年集解
渠氏有伯糾 左傳桓四年集解
家氏周大夫氏 左傳桓八年集解
石氏有石速石張石尙 左氏莊十九年昭二十二年定十四年傳
富氏有富辰富辛 左氏僖二十二年昭三十二年傳
瑕氏有瑕禽瑕廖瑕辛 左氏襄十三年昭十一年傳

世本卷七下　兕

賓氏有賓滑賓起 左氏昭九年二十二年傳
子旅氏周大夫氏 左氏定七年傳
師氏周大夫氏 漢書古今人表
顯氏顯甫爲周卿 廣韻二十七銑引風俗通
皮氏周卿士樊仲皮之後 氏族畧引風俗通
王人氏王人子突之後因氏焉 右同
下門氏周景王大夫下門子之後因氏焉 姓氏書辨證四十一禡
申氏有申繻申須申豐申句須孔子弟子有申棖 左氏桓六年襄二十三年昭十七年定十二年傳 論語
蔿氏魯大夫氏 左傳隱十一年集解
鍼巫氏魯大夫氏 左傳莊二十三年集解
富父氏有富父終甥富父槐 左氏文十一年哀三年傳
閔氏有閔馬父孔子弟子有閔子騫 左氏襄二十三年傳 論語
南氏有南遺遺子蒯 左氏襄七年昭十一年傳
澹臺氏有澹臺滅明 史記仲尼弟子列傳集解
阬氏魯人之氏 左氏哀十四年傳

世本卷七下　平

縣氏有縣成父孔子門人 史記同右氏族引風俗通
左人氏有左人郢 史記集解同右
樂氏有樂欬 右同
邦氏有邦巽 右同
仲氏有仲由由生子崔 右同
宰氏有宰予 右同
原氏有原憲 右同
商氏有商瞿 右同

漆雕氏有漆雕開漆雕徒父漆雕哆右同

公夏氏有公夏首右同

公堅氏有公堅定右同

勤氏魯大夫有勤成氏族畧引風俗通　姓氏書辨證二十一欣

賁氏魯有賁浦氏族畧及通鑑注漢紀四同引風俗通

騫氏仲尼弟子閔子騫之後廣韻備氏族畧同引風俗通

林氏林放之後廣韻二十一侵引風俗通

聞人氏少正卯魯之聞人其後遂以聞人爲氏姓纂二十文引風俗通

申氏有甲鮮虞申傳摯申蒯左氏襄二十三年二十四年傳

士孫氏人氏因以名里左氏襄二十四年傳集解

烏氏有烏餘烏枝鳴左氏襄二十六年昭二十一年傳

顏氏有顏庚顏晉左氏哀二十三年二十六年傳

公晳氏有公晳哀史記仲尼弟子列傳集解

后氏有后處右同

步氏有步叔乘右同

刁氏齊大夫竪刁之後戰國時有刁勃廣韻三蕭氏族畧同引風俗通

浩羊氏齊大夫浩羊氏名嘉姓氏書辨證三十二皓引風俗通

艾氏齊大夫艾孔子之後郎裔欵姓纂十四泰

匠麗氏晉大夫氏左氏成十七年傳

伯子同氏晉大夫氏左氏成八年傳

樂氏有樂國樂王鮒左氏襄二十一年傳　韋昭晉語注

芬氏晉大夫芬賢氏族畧引風俗通

彊氏晉有大夫彊劍通鑑注漢紀三十二引風俗通

蒯氏晉大夫蒯得之後氏族畧引風俗通

曠氏師曠之後右同

禮氏有禮孔禮至左氏僖二十四年傳

夏氏有夏戊夏朔左氏哀二十五年傳

公孫氏衛大夫有公孫胡左氏哀十四年傳

端木氏孔子弟子有端木賜字子貢

衛人史記仲尼弟子列傳

賜氏仲尼弟子端木賜之後以王父名爲氏姓纂五寘

木氏端木賜之後因避仇改姓木氏姓纂一屋

沐氏端木賜之後避難改爲沐氏同右

廉氏有廉絜史記同右

猷氏衛有猷康姓氏書辨證十八尤引風俗通

羊氏有羊斟字叔牂左氏宣二年傳

伯氏宋大夫氏左氏襄九年傳

并醬氏孔子娶宋并醬氏生伯魚史記孔子世家

備氏宋封人備之後廣韻六至引風俗通

肆氏宋大夫肆臣之後氏族畧引風俗通

勃氏宋左師勃之後也晉有寺人勃鞮同右

卽利氏宋戴公時大夫卽利渠彌姓纂二十四職

錯氏宋有太宰錯君後爲氏姓氏書辨證十九鐸引姓苑

懿氏陳大夫氏左氏莊二十二年傳

女氏陳卿之字左莊二十五年集解

洩氏鄭有洩駕洩堵寇洩堵俞彌氏左氏隱五年僖二十年二十四年傳

堵氏鄭有堵叔堵女父堵狗左氏僖七年襄十年十五年傳

石氏鄭大夫有石甲父石楚石制石首石癸左氏僖二十四年文十五年宣十一年成十六年襄十一年年傳

司氏鄭有司臣司齊左氏襄十年傳

燭氏鄭有燭之武趙有燭過左氏僖三十年一傳呂覽貴直論

佚氏鄭大夫佚之狐始以氏見姓氏書辨證五質

禆氏鄭有禆竈禆諶左氏襄二十八年二十九年傳案禆一作卑漢書皇后紀注引風俗通禆氏作界氏

公息氏有鄭大夫公息厉姓氏書辨證一東

襄氏楚大夫襄老之後後漢書襄楷傳注引風俗通

笮氏楚有笮倚通鑑注漢紀六十一引同右

文之氏蔡有文之錯楚有文之無畏左氏文十年哀四年傳

鍾氏楚有鍾儀鍾建左氏成七年定四年傳

靳氏楚有夫靳尙廣韻二十四焮

倚相氏楚左史倚相之後威王時有倚相季文爲士官姓氏書辯證二十宂

宛氏楚宛春晉宛沒齊宛茂鄭宛射犬字公孫皆氏宛姓氏書辯證二十宂

箕氏晉大夫有箕遺箕鄭廣韻七之

餘氏晉有餘頗廣韻九魚

鉏氏晉有鉏麑同右

枝如氏楚大夫枝如子弓廣韻五支

公邱氏有公邱懿子衛人姓氏書辯證一東引子思子

夏父氏魯大夫夏父弗忌宋大夫夏父徵姓纂二十五馬

茲氏魯大夫茲無還廣韻七之

御氏魯有大夫御叔廣韻九魚

賓牟氏魯有賓牟賈廣韻十八尤

漆氏古有漆沉爲魯相廣韻五質

沈猶氏魯人氏有沈猶行孟子家語

愼潰氏魯人氏家語

輿氏周大夫伯輿之後廣韻九魚

穰氏齊將穰苴之後廣韻十陽

工婁氏齊有大夫工婁灑廣韻十九侯

案左氏莊十七年遂有工婁氏當卽此族

因氏遂大夫族左傳同右

頷氏遂大夫族左傳同右

須遂氏遂大夫族左傳同右

无婁氏莒有大夫无婁修胡廣韻十虞

浩生氏有浩生不害廣韻書辯證三十二晧

壤駟氏秦壤駟赤史記仲尼子列傳

改氏秦有大夫改產廣韻十五海

稽氏稽黃秦賢人也氏族略引風俗通

世氏戰國時有秦大夫世鈞廣韻十三祭引風俗通

愼氏愼到爲韓大夫著愼子氏族略引同右

處氏趙有辨士處子後漢書酷吏傳注引同右

扈氏趙有扈輒廣韻十姥引同右

布氏趙有布子善相馬氏族略引風俗通

屈侯氏魏賢人屈侯鮒氏族畧同引

言氏吳有言偃史記仲尼弟子列傳

居篇案史記索隱三引居篇文蓋[illegible]會所在也今采諸傳注所[illegible]都者則以史記及世族譜補之輯爲居篇卷九八

黃帝居涿鹿路史後紀五注涿鹿在鼓城南續漢書郡國志注御覽一百五十五

路史後紀五注

案御覽路史鼓城皆誤作彭城今據郡國志注校正又史記五帝本紀惟黃帝紀所都帝舜記所居與世本合

舜居嬀汭水經漢水注嬀墟在西城西北舜之居漢書地理志注應劭說

路史國名紀四引同無北字二字之字

禹都陽城漢書地理志注臣瓚說路史後紀十三注玉海十六通鑑地理通釋四太平御覽一百五十五引作夏侯居陽城又都平陽或在安邑或在晉陽史記封禪書正義

禮記緇衣正義引作禹都咸陽

契居蕃水經渭水注路史後紀十注國名紀三通鑑地理通釋四御覽一百五十五引作契本居蕃

案蕃之所在諸書不見惟路史國名記三引魯連子云蕃在太華之陽闞駰云在鄭西今尚書正義引鄭注契本封商國在太華之陽即此

昭明居砥石尚書帝告序正義路史後紀十注通鑑地理通釋復遷商路史注同上

相徙商邱本顓頊之虛御覽一百五十五

宋衷曰相土就契封於商史記夏本紀集解

湯始居亳據史記補

仲丁遷於隞同上

河亶甲居相 同上

祖乙遷於邢 同上

盤庚復居亳 同上

武乙徙河北 同上

后稷封於邰 據史記及左傳隱元年正義所引世族譜補

慶節國豳 據史記補

古公亶父遷岐 據史記及世族譜文補

文王徙都豐 據史記補

武王在豐鎬 文選西都賦注宋敏求長安志

懿王徙於犬邱 詩小雅疏九之一御覽一百五十五通鑑地理通釋四引同徙於作居

宋忠曰懿王自鎬徙都犬丘一曰廢丘今槐里是也 史記周本紀索隱

厲王淫亂出於彘 御覽一百五十五

平王徙居洛 玉海十六

敬王東居成周 玉海十六

赧王徙居西周 玉海十六

案以上皆言帝王都會之所以下所記列國始封遷徙之地則以史記爲大

吳熟哉居藩籬 史記吳世家索隱兩引一引居篇文路史後紀九注引同無吳字熟作孰藩籬作番離

宋衷曰熟哉仲雍字藩籬今吳之餘暨也 史記吳世家索隱 案此下有解者云雍是熟食故雍字熟哉也十三字文義不相屬疑非宋仲子注文故此條未經采入

孰姑徙勾吳 史記吳世家索隱兩引一引居篇文文選魏都賦注

宋衷曰孰姑壽夢也 史記吳世家索隱文選注同上 勾吳太伯始所居地名 史記吳世家集解索隱同上文選注同上

諸樊徙吳 史記集解同上

齊太公都營邱 據史記及隱三年五義所引世族譜補

胡公徙都薄姑 據史記補

獻公徙都臨菑 同上

魯周公居少昊之墟 詩地理攷五

煬公徙魯 史記魯世家集解詩地理攷五

宋忠曰今魯國 史記集解同上

召公居北燕 史記燕世家集解

宋忠曰有南燕故云北燕 史記集解同上太平寰宇記六十九引作有南燕此故云北無宋忠曰三字

桓侯徙臨易 史記集解同上

宋忠曰今河間易縣是也 史記集解同上

蔡叔居上蔡 尚書蔡仲之命正義史記管蔡世家集解引居上蔡三字蓋亦省文

蔡叔居上蔡上蔡也九江有下蔡故稱上 水經汝水注案此亦引世本本文案其文義似注故附于此

宋衷曰平侯徙下蔡 史記管蔡世家集解索隱案此句下索隱又云今系本無者近脫

耳則宋注此句乃引本文故下文仍據索隱列入

胡徙居新蔡史記管蔡世家集解

宋衷曰胡徙居新蔡史記集解同上尚書正義同上宋衷曰引作宋仲子曰以奉

叔度祀故名其地爲新蔡水經渭水注

平侯徙下蔡史記索隱同上

陳胡公滿封陳據史記及隱三年左傳正義所引世族譜補

杞東樓公封杞據史記補

宋衷曰杞今陳留雍邱縣史記陳杞世家集解索隱同

成公遷緣陵據左傳隱四年正義所引世族譜補

文公居淳于同上

衛康叔居商墟據史記及左傳隱元年正義所引世族譜補

宋忠云今定昌也史記衛世家索隱康叔從康徙封衛卽殷墟

定昌之地畿內之康不知所在也索隱同上

文公居楚邱據史記世族譜補

成公徙濮陽史記衛世家集解

宋忠曰濮陽帝邱地名集解同上

元君徙野土據史記補

微子國于宋宋更曰睢陽史記宋世家集解

案集解惟引下句今據史記補之以足其義左傳隱元年正義引世族譜云微子都商丘今梁國睢陽縣是也亦與世本同

唐叔虞居鄂史記晉世家集解路史國名紀五詩地理攷二

宋衷曰鄂地今在大夏史記集解同上路史國名記五引同無宋衷曰及地四字

成侯徙都曲沃據左傳隱五年正義所引世族譜

穆侯徙都絳同上

昭侯都翼據史記補

桓叔封曲沃同上

武公都絳同上

景公徙新田據左傳補

案史記晉世家正義所引徐才宗國都城記云晉侯燮徙居晉然世族譜惟云成王滅唐而封叔虞今太原晉陽是也燮父改之曰晉則未嘗遷都也徐氏所記蓋不可信景公徙新田史記及世族譜皆不載今從左傳補

秦非子始封于秦御覽一百五十五

莊公徙廢立同上

文公徙汧同上

寧公又都平陽同上

德公初居雍同上

獻公徙治櫟陽同上

孝公自櫟陽徙咸陽同上

案御覽所引皆與秦本紀合葢知太史公之所本他可類推

楚鬻熊居丹陽武王徙郢左傳桓二年正義

宋仲子云丹陽在南郡枝江縣今南郡江陵縣北有郢

城 左傳正義同上僖四年正義又引云丹陽南郡枝江縣

昭王徙鄀 據史記及左傳桓二年正義所引世族譜補

襄王居陳 據史記補

考烈王徙壽春 同上

鄭桓公封棫林 左傳昭十六年正義史記鄭世家索隱引同封作居

徙拾 索隱同上

宋衷曰棫林與拾皆舊地名 索隱同上

厲公居櫟 史記鄭世家集解

宋忠曰櫟今潁川之陽翟縣 史記鄭世家集解索隱

文公徙鄭 史記鄭世家索隱

宋忠云卽新鄭 同上

曹叔振鐸封陶丘 據左傳桓五年正義所引世族譜補

錯叔繡封滕 路史後紀十

宋衷曰今沛國公丘是滕國也 史記陳杞世家索隱

奚仲封薛遷邳 據左傳隱十一年正義所引世族譜補

仲虺居薛 同上

許文叔居許 同上

靈公徙葉 同上

悼公遷夷一名城父又居析一名白羽 同上

許男斯處容城 同上

邾使居邾 據左傳隱元年正義所引世族譜補

文公徙繹 同上

邾顏居邾肥徙郳 左傳莊五年正義

宋仲子注曰邾顏別封小子肥于郳爲小邾子 同上

莒茲輿初都計斤後徙莒 據左傳隱二年正義所引世族譜補

案世族譜本無斥字今據路史後紀七注所引世本紀文補八

西周桓公名揭居河南東周桓公名班居洛陽 史記周本紀索隱

通鑑地理通釋四引同無名字

趙夙居耿 據史記補

成季徙原 史記趙世家索隱

宋忠曰今雁門平原縣也 索隱同上

簡子居晉陽 據史記補

獻侯治中牟 同上

畢萬居魏 漢書高祖本紀注臣瓚說

魏武子居魏悼子徙霍 史記魏世家索隱居篇文

案索隱此下有云案此則是有悼子系本卿大夫代自脫耳是世本在唐已非全帙卽此可見

昭子居安邑 漢書注同上索隱同引居篇文居作徙

文侯亦居之 漢書注同上

惠王徙大梁 據史記補

韓武子居韓原 同上

宣子徙居州 同上

景子居平陽在山西 史記韓世家索隱

宋忠曰今河東平陽縣同上

中山武公居顧桓公徙靈壽史記趙世家索隱 太平寰宇記六十一 路史國名紀五注 路史後紀十注引同. 桓作相 為趙武靈王所滅索隱 同上

世本

江都秦嘉謨輯補

作篇

禮記明堂位鄭注曰世本作曰垂作鐘無句作磬女媧作笙簧正義曰世本作曰者世本書名有作篇其篇紀諸作字今宋世本原文之類此者譔為作篇卷九

造火者燧人因以為名釋元應大般涅經音義 大制度論音義 瑜伽師地論音義 阿毘達摩順正理論音義 禮記禮運正義引作燧人作火食 事物紀原卷十引作燧人鑽木作火

庖犧氏作瑟北堂書鈔樂部 廣韻七櫛 玉海一百十風俗通義引作宓犧作瑟八尺二寸四十五絃 郭璞海內經注引作伏犧作瑟 宋書樂志引作瑟宓犧所造

瑟潔也使人精潔于心純一于行也北堂書鈔同上 御覽五百七十六 玉海同上

庖犧氏作五十絃黃帝使素女鼓瑟哀不自勝乃破為二十五絃具二均聲通典樂四 聶崇義三禮圖 路史後紀一注引同庖作包無氏作二字鼓瑟作鼓之具作其 後紀二注引同二作兩

伏犧制以儷皮嫁娶之禮禮記月令正義十五

伏羲臣芒氏作羅路史後紀一注

芒作罔御覽八百三十四 廣韻三十六養引作罔罟庖犧臣芒所作

宋忠曰芒庖犧之臣御覽同上

神農作琴風俗通義 海內經注 禮記樂記正義三十八 初學記樂部 宋書樂志及通典樂四引作琴神農所造 事物紀原二列作伏犧造琴

神農氏琴長三尺六寸六分上有五絃曰宮商角徵羽文王增二絃曰少宮商曹憲廣韻音釋

神農和藥濟人事物紀原卷之七

黃帝造火食禮記冠義正義 本引作造火食火食旃冕諸書有分引作旃作冕者今據以分列

黃帝作旃廣韻二仙爾雅釋文御覽三百四十玉海八十三禮記正義同上引作黃帝造火食旃冕北堂書鈔制作部御覽六百八十六路史後紀五注事物紀原三皆引作黃帝作旃冕亦曲柄
旗以招士衆也廣韻二仙
黃帝作冕儀禮士冠禮注疏左傳桓二年正義釋元應華嚴經音義通典禮十七邢昺論語疏
垂旒目不邪視也充纊耳不聽讒言也通典同上
宋均曰通帛爲旃冕冠之有旒者應劭曰周始垂旒也
御覽六百八十六事物紀原三引作冕冠之垂旒者
宋仲子曰冕冠之有旒者左傳正義同上邢昺論語疏
黃帝使羲和占日常儀占月更區占星氣伶倫造律呂大
撓作甲子隸首作算數容成綜此六術而著調歷史記歷書

索隱釋元應妙法蓮華經音義引作黃帝世伶倫作樂路史後紀一注引作黃帝令大撓作甲子尚書
舜典正義春秋左傳序正義俱引作容成造歷大撓作甲子廣韻二十九換引作黃帝時隸首作數唐六
典二十一引作隸首造數路史前紀二引作隸首作數淮南子修務訓注顏氏家訓勉學篇廣韻二十三
錫引作容成造歷北堂書鈔歲時藝文類聚歲時部御覽十六俱引作容成作歷皆散引文
宋衷注曰皆黃帝史官也左傳序正義御覽二百二十五北堂書鈔同上引作
注曰容成黃帝臣也文選西京賦注引作宋忠曰隸首黃帝史也
后益作占歲御覽十七玉海九引同脫占字
沮誦倉頡作書廣韻九魚兩引同路史發揮一尚書序正義引作倉頡造書並黃帝
時史官廣韻同上周書官外史疏引同篇文畧异
宋衷注曰倉頡沮誦黃帝史官路史發揮一黃帝之世始立

一史官倉頡沮誦居其職至於夏商乃分置左右初學記文部
史皇作圖文選宣貴妃誄注御覽七百五十史皇倉頡同階路史發揮一
宋衷曰史皇黃帝臣也圖爲畫物象也文選注同上
伯余作衣裳淮南子氾論訓注作制路史後紀五注玉海八十一
案氾論訓云伯余之初作衣也緂麻索縷手經指挂其成猶網羅高氏云伯余黃帝臣一曰伯余黃帝
胡曹作衣淮南子修務訓注引同作作爲御覽六百六十九路史國名紀六
宋衷注曰黃帝臣也御覽同上路史後紀五注但稱注
案世本有一事而兩人皆稱作者皆是佐及踵修之故考宋氏韓衷作御注可見也
胡曹作冕路史後紀五注
於則作屝履初學記器物部事物紀原三引作於則作屝履又引作於則作屝屨路史後紀五注

引作黃帝臣於則作屝履
宋衷曰黃帝臣草曰屝麻皮曰履事物紀原三又引作草屨爲屝
雍父作臼廣韻四十四有御覽七百六十二
宋忠曰雍父黃帝子也御覽同上
雍父作舂廣韻二鍾御覽七百六十二八百二十九路史餘論二引作雍父踐舂
雍父作杵廣韻八語引此條雍誤作羅今據羣經音義校正御覽七百六十二釋元應壽世阿毗論卷
八音義引作雍父作杵舂黃帝臣也
胲作服牛初學紀居處部御覽八百九十九路史後紀五注廣韻十八尤引作黃帝臣胲作服牛
事物紀原二引作黃帝之臣駭作服牛御覽胲作胲
注曰胲黃帝臣也能駕牛初學記同上御覽同上無下三字又云少

吴時人始駕牛 御覽同上

相土作乘馬 周禮校人注引作篇文荀子解篇注 事物紀原卷之七

胲作駕 事物紀原卷之七

宋衷云皆黃帝臣 事物紀原同上

共鼓化狄作舟 山海經海內經注 北堂書鈔舟部 廣韻十八尤 藝文類聚舟車部 初學記器物部 一切經俱含論音義引同舟下多船字 御覽七百六十一及事類賦俱引作共鼓貨狄黃帝二臣也 作舟 姓氏急就篇 案惟北堂書鈔引作化狄諸書下引作共鼓作舟 皆作貨狄化古文貨字今作傳寫吉化刀郎古貨可證 漢書食貨志諸書作貨字者後人沿改

注曰二人黃帝臣也 北堂書鈔同上 羣經音義同上引作宋忠曰黃帝臣也無二人二字 廣韻十八尤引作二人並黃帝臣 藝文類聚同上引作共鼓貨狄黃帝二人 一切經生經音義四引作黃帝二臣名也皆以注混作本文

女媧作簧 風俗通義 北堂書鈔樂部 文選長笛賦注漢書律歷志注 御覽五百八十一 鄭元明堂位注引作篇文及史記補三皇本紀 玉海一百一俱引作女媧作笙簧 媧字鄭注又作媧 疑誤

宋均注曰女媧黃帝臣也 北堂書鈔同上 文選注同上 玉海一百十

隨作笙 漢書律歷志注應劭說 北堂書鈔樂部 藝文類聚樂部 初學記樂部 釋元應大哀經音義

通典十四 路史後紀二注

宋忠注隨女媧之臣 事物紀原二 路史後紀二 後紀一引同無隨字 笙簧二器 路史後紀二注

隨作竽 廣韻十虞 文選吳都賦注 御覽五百八十一 路史後紀一

揮作弓 山海經海內經注 藝文類聚兵器部 初學記武部 禮記射義正義 一切經音義善見律八

御覽三百四十七 事類賦弓賦注 玉海七十五 北堂書鈔武功類引作揮始作弓 廣韻一東 及三禮圖俱引作爲黃帝臣揮作弓

宋忠注曰揮黃帝臣 北堂書鈔 初學記 一切經音義 御覽並同上 玉海一百五十

夷牟作矢 藝文類聚兵器部 禮記射義正義 荀子解蔽篇注 御覽三百四十九 三禮圖 事類賦弓賦注 玉海七十五 北堂書鈔同上引作夷牟始作矢 姓氏急就篇上引作夷牟作史黃帝臣 海內經注引作牟夸作矢 藝文類聚同上又引及初學記武部俱引作牟夷作矢 夸即夷字

宋衷注曰夷牟黃帝臣也 北堂書鈔 荀子注同上 玉海一百五十 禮記射義正義引作注云揮夷牟黃帝臣

蚩尤作五兵戈矛戟酋矛夷矛黃帝誅之涿鹿之野 路史後紀四注 廣韻十二庚引作蚩尤以金作兵器 御覽二百七十五引作蚩尤作兵

祝融作市 廣韻六止 玉篇[illegible]部 初學記居處部 御覽一百九十二 易釋文引同作爲

宋忠注曰祝融顓頊臣爲高辛氏火正 初學記同上 易釋文引作宋衷云顓頊臣也

后稷耕稼 淮南子修務訓注

羲和作占月 玉海九

巫彭作醫 山海經海內經注

巫咸堯臣也以鴻術爲帝堯之醫 御覽七百二十一 玉海六十三

巫咸作筮 周禮大宗伯注引作篇文 初學記政理部 玉海一百三十五

巫咸作鼓 玉海一百十 急就補注卷之三

無句作磬 風俗通義 禮記明堂位注引作篇文 海內經注 廣雅音釋 一切經四分律十一音義

通典禮十七　通志樂畧　玉海一百九　事物紀原二引同句下多氏字無句堯臣事物紀原二　案諸書無或作毋古字通

舜始陶夏臣昆吾更增加也一切經四分律一卷音義　雜阿毗曇心論音義　史記龜策列傳集解引作昆吾作陶

簫舜所造其形參差象鳳翼十管長二尺通典禮十七　通志樂畧　路史後紀十二注

陶制五刑路史後紀七注

倕作規矩準繩玉篇夫部　案諸書倕或作垂古字通垂舜臣廣雅音釋

垂作耒耨路史餘論二　齊民要術一引作倕作耒耜　御覽八百二十二引作鎒作耒耜　左傳僖三十三年正義引作垂作耨　案鎒字及齊民要術所引此條下又有倕神農之臣也六字疑皆有誤

垂作耜廣韻六止

垂作鐘風俗通義　禮記明堂位注引作篇文　廣韻三鍾　初學記樂部　廣雅音釋引同作作造　爾雅釋文引作鐘垂所作　通典樂四　通志樂畧皆引作鐘黃帝工人垂所造疑誤

垂作銚詩釋文　周頌臣工正義　吳仁傑兩漢刊誤補遺四　御覽八百廿四

宋仲子注曰銚刈也詩正義同上

夔作樂通典樂四　路史後紀十一注

磬叔所造通典樂四　路史後紀十一注　事物紀原二叔舜時人文選長笛賦注　通典十引上條下云不知何代人　路史以爲叔卽無句皆誤

夷作鼓玉海一百十以桴擊之曰鼓以手搖之曰鼗通典同上

烏曹作簙廣韻十九鐸　文選博奕論注

鯀作城玉篇土部　水經河水注　妙法蓮華經音義引同鯀作鮌　禮記祭法正義引作鮌作城郭　路史後紀一注引作鯀置城郭

鯀作郭廣韻十九鐸　案呂覽行論曰鮌欲得三公怒甚猛獸欲以爲亂比獸之角能以爲城舉其尾能以爲旌召之不來仿佯于野以患帝舜於是殛之于羽山副之以吳刀卽其事也

堯使禹作宮室御覽一百七十三　玉海一百五十五引作堯使禹作官　爾雅釋文　初學記居處部　玉海一百五十五又一條俱引作堯作官室　廣韻一東　藝文類聚居處部俱引作禹作宮　案呂覽勿躬高元作室　禹名高密　見帝繫　疑高元卽禹也

咎繇作耒耜御覽八百三十三

化益作井周易釋文　路史後紀八注亦引化益二字　初學記地部引作伯益作井　御覽一百八十九引作伯夷作井　初學記夷與益同聲之轉亦云黃帝見百物始穿井初學記同上

宋衷曰化益伯益也釋文同上　玉海二十四堯臣玉海同上　案淮南子本經訓伯益作井而龍登九雲神棲昆侖注曰作井鑿地而求水龍知將決川谷漉陂池故登雲而去棲其神于昆侖之上

奚仲作車海內經注　續漢書輿服志注　後漢書蔡邕傳注　文選演連珠注　事類賦車賦注引同作作造

伯夷作五刑北堂書鈔四十三　御覽六百三十六夏作贖刑事物紀原卷九

儀狄始作酒醪變五味初學記器物部　御覽八百四十三　事類賦酒賦注　淮南子修務訓注引作儀狄作酒　尚書酒誥正義引作儀狄造酒夏禹之臣尚書正義同上

杜康造酒尚書正義同上

少康作秫酒北堂書鈔酒食部御覽八百四十三初學記器物部事類賦酒賦注

少康作箕帚御覽七百六十五廣韻七之引作箕帚少康作

杼作甲尚書費誓正義詩叔于田疏御覽三百五十一初學記武部史記夏本紀索隱引作季佇作甲路史後紀十四注引作季杼作甲玉海一百五十一引作輿作甲

杼作矛御覽三百五十一事物紀原卷九路史後紀十四注

逢蒙作射藝文類聚巧藝部

湯作五祀御覽五百二十路史餘論四戶井竈中霤行至周而七曰門

行厲戶竈司命中霤事物紀原二

紂爲玉牀御覽七百六

武王作翣藝文類聚制作部廣韻二十三狎初學記器物部御覽五百五十三

武王始作筵事類賦扇賦注

暴辛公作塤風俗通義漢書律歷志注廣韻二十二元詩彼人斯正義玉海一百十詩地里考二姓氏急就篇上路史後紀十注玉海以下辛公俱引作新公北堂書鈔樂部及御覽五百八十一俱引作塤暴辛公所造爾雅釋文引作塤暴辛公所作也圍五寸半長三寸半

六孔也爾雅釋文北堂書鈔同上引同無上半字及凡也三字此條上復有周畿內有暴國豈其時人也十一字疑非世本文御覽與北堂書鈔同周畿內上多亦不知何人五字今皆刪去三禮圖引作圍五寸半長三寸四分

宋均注曰暴公國周平王諸侯御覽同上北堂書鈔同上俱引作新公周平王諸侯路史後紀十注引作宋云平王諸侯今從御覽爲塤久矣此掌其官也通典同上

蘇成公作篪管樂十孔長尺一寸風俗通義北堂書鈔同上引作蘇成公造篪無下八字御覽同爾雅釋文引作篪蘇成公所作長一尺二寸廣韻五支及詩彼人雅正義玉海一百十詩地里考二惟引蘇成公作篪後漢書明帝紀注引作暴辛公作篪以竹爲之長尺四寸有八孔通典同上引作篪暴辛公所造告誤吹孔有觜如酸棗北堂書鈔同上御覽五百八十

注蘇成公平王時諸侯北堂書鈔同上御覽同上皆以注混作本文今依上文改正

秦穆公作沐御覽三百九十五事物紀原卷十

魯昭公作弁御覽六百六十八

宋均曰制素弁也同上

魯昭公始作塹五代史史臣論玉海八十四引五代史困學紀聞自注

夙沙作煮鹽御覽八百六十五

宋忠曰夙沙衛齊靈公臣齊濱海故以爲魚鹽之利同上

衛叔文子作輗軸北堂書鈔一百四十一

注云文子公叔齊同上

公輸作石磑後漢書張衡傳注一切經四分律音義引作輸般作磑御覽七百六十三引作公輸般作磑急就篇補注三引同

韓哀作御漢書王褒傳注應劭說文選聖主得賢臣頌注引同哀下多侯字

宋衷曰韓哀韓文侯也時已有御此復云作者加其精巧也漢書王褒傳注

世本

江都秦嘉謨輯補

諡法（王海五十八引沈約諡法序曰大戴禮及世本舊並有諡法蘇洵老泉集諡法總論曰古之諡法約言之詳矣其最舊者見於世本大戴禮是世本有諡法也惟約云二書諡法至約時已亡今惟周書諡法解文尚在盖二書亦采自周書學者以其重見疊出遂不復加著錄歟毛詩魯頌正義引世本曰季孫行父諡曰文于左傳補注引世本曰荀騅諡文子或即世本諡法之遺文今因其舊目采諸周書畧本沈約賀琛之例粗爲諡法卷十此篇首列周書諡法而凡有諡法者並列其人名號於左方則沈約之例諸書間引世本諡法亦畧同其分君臣婦人三等者則采梁賀琛之例也）

民無能名曰神（案諡法制自周公史官掌之以定褒貶則世本所載當與世書諡法解同今據沈約諡法序之言依周書之次列以爲世本本文）

稱善賦簡曰聖

敬賓厚禮曰聖

君諡	臣諡	婦人諡（凡從夫諡者不載）
衛侯馳諡聖公		

德象天地曰帝

靜民則法曰皇

仁義所在曰王

賞慶刑威曰君

從之成羣曰君

立制及衆曰公

執應八方曰侯

壹德不解曰簡（案簡之爲諡不當先乎文武盧學士文弨以爲諡法本係兩排此蓋錯簡之誤也）

平易不疵曰簡

君	臣	婦人
周王夷諡簡王	齊陳蔺諡簡子	
召伯盈諡簡王	晉續鞫居諡簡伯	
成子　諡簡公	趙鞅諡簡子	
氏　諡簡公	韓不信諡簡子	
犨氏　諡簡公	魏取諡簡子	
齊侯王諡簡公	鄭公孫僑諡簡成	

君	臣	婦人
楚子中諡簡王	子	
鄭伯嘉諡簡公	馮　諡簡子	
北燕伯　諡簡公	梁孟　諡簡子	
薛伯文歡諡簡侯		

經緯天地曰文（案諡法宜諡文者凡七當時史臣定諡必有所專取如杜預左氏解于魯文公下引

道德博聞曰文（諡法慈惠愛民曰文忠信接禮曰文于宣公下引諡法善問周達曰宣之類蓋即當

學勤好問曰文（時史臣定諡之本意亦疑即世本諡法之原文今世本原篇佚亡則皆不知其取義

慈惠愛民曰文（所在惟以諡法列於前而以得諡者次於後不敢意爲穿鑿也）

愍民惠禮曰文

錫民爵位曰文

忠信接禮曰文（此句據左傳文元年集解補入）

君	臣	婦人
周王昌謚文王	魯臧孫辰謚文仲	僖桓公夫人姜氏謚文姜
周公旦謚文公	仲孫穀謚文伯	
祭公謀父謚文公	叔孫舒謚文子	
尹氏固謚文公	季孫行父謚文子（詩魯頌正義引世本父下有死字謚下有曰字蓋散引之）	
劉子卷謚文公		
王子虎謚文公		
魯侯興謚文公		
齊侯赤謚文公	公文歜謚文伯	

君	臣
晉侯仇謚文侯	子家析謚文伯
晉侯重耳謚文公	齊鮑國謚文子
秦伯　謚文公	陳須無謚文子
秦伯駟謚惠文公	析歸父謚文子
秦伯柱謚孝文王	晉魏頡謚文子
楚子熊貲謚文王	士燮謚文叔
宋公鮑謚文公	士丏謚文伯
衛侯燬謚文公	趙武謚文子
陳侯圉謚文公	荀騅謚文子（惠棟左傳補注）
杞伯益姑謚文公	

君	臣
蔡侯申謚文公	荀躒謚文子
曹伯虢謚文公	荀寅謚文子
鄭伯捷謚文公	楚鬥班謚文子
滕侯　謚文公	公孫寬謚文子
滕侯　謚文公	舒堅氏謚文叔
（名俱無攷）	宋甫爽氏謚文叔
薛伯俱謚文侯	衛寧跪謚文仲
邾子瑣謚文公	孫林父謚文子
魏侯斯謚文侯	太叔儀謚文子
韓侯　謚文侯	公叔發謚文子

君	臣
趙侯何謚惠文王	北宮佗謚文子
北燕伯　謚文公	公孫本謚文子（左傳作彌牟）
許男　謚文叔	孔圉謚文叔
	史狗謚文子
	公孫齊謚文子

剛彊理直曰武

威彊叡德曰武

克定禍亂曰武

刑民克服曰武

夸志多窮曰武

君　臣　婦人

周王發謚武王
召伯　謚武公
尹子　謚武公
單子　謚武公
魯侯敖謚武公
齊侯壽謚武公
晉侯曼期謚武侯

魯臧孫紇謚武仲
仲孫蔑謚武伯
叔孫州仇謚武
子
叔仲休謚武仲 穆公子
季孫宿謚武子
季寤謚武叔
齊國佐謚武子

晉侯稱謚武公
秦伯　謚武公
楚子熊通謚武王
宋公司空謚武公
衛侯和謚武公
陳侯靈謚武公
杞伯　謚武公 謀娶公子
蔡侯　謚武公 厲侯子

高偃謚武子
崔杼謚武子
管鳴謚武子
陳開謚武子
公子無虧謚武
孟
晉欒書謚武子
士會謚武子
魏州謚武仲
魏錡謚武子

曹伯勝謚武公
鄭伯掘突謚武公
北燕伯謚武公 昭公子
韓侯取謚武侯
魏侯擊謚武侯

趙穿謚武子
荀罃謚武子
韓啓章謚武子
衛孫乙謚武子
甯俞謚武子
鄢肸謚武子
鄭罕達謚武子
公子騑謚武子
皇　謚武子

敬事供上曰恭 案恭傳文或作共古音同

尊賢貴義曰恭
尊賢敬讓曰恭
既過能改曰恭
執事堅固曰恭
愛民長弟曰恭
執禮御賓曰恭
芘親之闕曰恭
尊賢讓善曰恭
淵源流通曰恭

君　臣　婦人

周王伊扈謚共王魯公子慶父謚共仲
魯侯奮謚恭公
秦伯猳謚共公　公子堅謚共叔
楚子審謚共王　齊國子謚共伯
宋公瑕謚共公　晉世子申生謚共世子
陳侯朔謚共公
杞侯婧公子謚共公　欒成謚共叔
趙謚共孟
蔡侯輿謚共侯　士魴謚共子
鄭伯尹謚共公　魏世子餘謚共伯

北燕伯悼公子謚共公　石買謚共子
薛伯尚謚共侯　鄭公子段謚共叔
莒子庚輿謚共公
郯子浮柔謚共公

照臨四方曰明

譖訴不行曰明

君　臣　婦人

威儀悉備曰欽

君　臣　婦人

大慮靜民曰定

安民大慮曰定

安民法古曰定

純行不二曰定

君　臣　婦人

周王瑜謚定王　魯臧爲謚定伯　魯成公妃姒氏謚定姒
周公謚定公　叔仲志謚定伯
劉子夏謚定公　叔閱謚定伯

魯侯宋謚定公　晉韓簡謚定伯
晉侯午謚定公　衛褚師謚定子
衛侯臧謚定公　陳夏御寇謚定子
鄭伯寧謚定公　鄭公父謚定叔
滕侯文公父謚定公　駟帶謚定子
薛伯箱謚定公
邾子貜且謚定公

諫爭不威曰德

君　臣　婦人

秦伯 謚德公 寧公子

辟地有德曰襄 杜預左傳集解引辟地作辟土

甲胄有勞曰襄

因事有功曰襄 據杜預左傳集解所引補入

君 臣 婦人

周王鄭謚襄王 魯公子遂謚襄仲

召伯 謚襄公 齊管武謚襄子

原伯 謚襄公 陳班謚襄子

單子 謚襄公 晉趙毋卹謚襄子

魯侯午謚襄公 魏多謚襄子

齊侯諸兒謚襄公 鄭公孫夏謚襄子

晉侯讙謚襄公

秦伯謚襄公 莊公子

秦伯楚謚莊襄王

楚子橫謚頃襄王

宋公茲父謚襄公

衞侯惡謚襄公

鄭伯堅謚襄公

北燕伯 謚襄公

薛伯夷謚襄侯

趙侯偃謚悼襄王

薛侯倉謚襄王

魏侯倉謚襄王

齊侯法章謚襄王

有伐而還曰釐 史記齊世家集解徐廣曰釐僖也蓋古字通用

質淵受諫曰釐

小心畏忌曰釐

君 臣 婦人

周王胡齊謚僖王 魯公子牙謚僖叔 衞靈公夫人子氏謚釐夫人

魯侯申謚僖公 孟孫貜謚僖子

齊侯祿甫謚釐公 叔青謚僖仲

晉侯司徒謚僖公 齊陳乞謚僖子

宋公舉謚僖公 楚䦨起謚釐子

衞侯 頃侯子 謚釐侯 衞世叔遺謚僖子

陳侯孝謚釐公

杞伯遂謚釐公

蔡侯所事謚釐侯

曹伯夷諡隆公
鄭伯惲諡僖公
北燕伯 諡隆侯 (惠侯子)
許男業諡僖公
韓侯咎諡釐公
魏侯圍諡安僖王

博聞多能曰憲

君

臣

婦人

聰明叡哲曰獻

君

單子 諡獻公
劉子卷諡獻公
魯侯具諡獻公
齊侯山諡獻公
晉侯蘇諡獻侯
晉侯詭諸諡獻公
秦伯師隰諡元獻公

臣

魯孟孫蔑諡獻子
晉韓厥諡獻子
郤克諡獻子
荀偃諡獻伯
魏荼諡獻子
士鞅諡獻子
趙浣追諡獻侯
鄭駟乞諡獻子

婦人

衛侯衎諡獻公
陳侯柳諡獻公
鄭伯蠆諡獻公
北燕伯 諡獻公 (簡公子)
薛伯穀諡獻公

印段諡獻子

溫柔聖善曰懿

君

周王堅諡懿王
魯侯戲諡懿公

臣

魯孟孫說諡懿子
子服仲叔諡懿

婦人

齊靈公夫人姬氏諡顏懿姬

齊侯商人諡懿公
衛侯赤諡懿公
北燕伯 諡懿公 (文公子)
韓侯 諡懿侯 (哀侯子)

伯
子家羈諡懿伯
公之拊諡懿伯
齊國 諡懿伯
公子 諡懿伯 (丁公子)
衛石曼姑諡懿子
世叔申諡懿子
北宮括諡懿子
趙兼諡懿子

公文要謚懿子

五宗安之曰孝

慈惠愛親曰孝

協時肇享曰孝

秉德不回曰孝

君　臣　婦人

周王辟方謚孝王　魯仲孫羯謚孝伯

魯侯稱謚孝公　子服它謚孝伯

魯侯昭謚孝公

晉侯平謚孝侯

晉侯傾欣謚孝公

秦伯渠梁謚孝公

秦伯柱謚孝文王

陳侯吳謚孝公

杞伯匄謚孝公

曹伯雲謚孝公

北燕伯　謚孝公　獻公子

趙侯丹謚孝成王

大慮行節曰孝

君　臣　婦人

周王嵬謚考王　鄭頴谷封人謚考叔

魯侯就謚考公

楚子熊完謚考烈王

衛侯　謚考伯

滕子麋謚考公

執心克莊曰齊

資輔供就曰齊

君　臣　婦人

魯公孫無佚謚齊仲　魯成公妃姜氏謚齊姜

叔老謚齊子　魯襄公妃歸氏謚齊歸

衛公孫　謚齊子　昭伯頑子

豐年好樂曰康

安樂撫民曰康

令民安樂曰康

君　臣　婦人

周王釗謚康王　魯季孫肥謚康子

召公奭謚康王
劉子 謚康公
魯侯屯謚康公
齊侯貸謚康公
秦伯罃謚康公
楚子招謚康王
宋公偃謚康王
衛伯髡謚康伯
薛伯安典謚康侯

晉韓虎謚康子

安民立政曰成

君

周王誦謚成王
尹氏 謚成公
甘氏 謚成公
蘇子 謚成公
魯侯黑肱謚成公
齊侯說謚成公
晉侯服人謚成侯
晉侯黑臀謚成公
秦伯 謚成公

臣

魯公子友謚成季
叔孫不敢謚成
子
季彭侯謚成叔
叔還謚成子
榮駕鵞謚成伯
厚痹謚成叔
公甫 謚成伯
文公

婦八

魯莊公妃風氏謚
成風

楚子熊惲謚成王 德公子
宋公王臣謚成公
衛侯不逝謚成侯
衛侯鄭謚成公
陳侯午謚成公
杞伯 謚成公 惠公子
蔡侯朔謚成公
曹伯負芻謚成公

齊國高父謚成伯
隰朋謚成子
管豫謚成子
晉卻缺謚成子
陳恒謚成子
士鞅謚成伯
趙衰謚成季
趙起謚成子
衛石稷謚成子
寗相謚成子

鄭伯睔謚成公
北燕伯 謚成公 孝公子
趙侯種謚成侯
晉侯止謚烈成公
趙侯丹謚孝成王

公子嘗謚成子
孔烝鉏謚成叔
析朱鉏謚成子
蘧瑗謚成子
鄭公子喜謚成子
公孫僑謚簡成
子

布德執義曰穆
中情見貌曰穆

君

臣

婦八

周王滿謚穆王
召伯虎謚穆公
魯侯不衍謚穆公
晉侯弗生謚穆侯
秦伯任好謚穆公
楚子商臣謚穆王
宋公和謚穆公
衛侯遬謚穆公
陳侯欵謚穆公
鄭伯蘭謚穆公
北燕伯　謚穆侯　鄭侯子
許男新臣謚穆公
小邾子魁謚穆公
單子旗謚穆公

魯公孫敖謚穆伯
叔孫豹謚穆叔
叔仲小謚穆伯
叔鞅謚穆伯
公甫靖謚穆伯
季子楊謚穆叔
齊崔　謚穆伯
陳安謚穆子
晉荀吳謚穆子
韓無忌謚穆子
新穉狗謚穆子
衛甯靜謚穆仲

周景王后謚穆后
魯宣公夫人姜氏　謚穆姜
晉襄公夫人嬴氏　謚穆嬴

敏以敬順曰頃

君　臣　婦人

周王壬臣謚頃王　魯臧會謚伯
單子　謚頃公　襄公子
公鉏　謚頃伯
齊高　謚頃子

樊齊謚頃子
魯侯讐謚頃公
齊侯無野謚頃公
晉侯去疾謚頃公
楚子橫謚頃襄王

衛公孫　莊子　謚頃叔　甯氏祖
公子　謚頃子　北宮氏祖
孔羈謚頃叔
晉趙勝謚頃子

昭德有勞曰昭
容儀恭美曰昭　杜氏左傳解引作威儀恭明曰昭
聖聞周達曰昭

君　臣　婦人

周王瑕謚昭王
召伯　謚昭公
王子帶謚昭公
魯侯裯謚昭公
齊侯潘謚昭公
晉侯伯謚昭侯
晉侯夷謚昭公
秦伯側謚昭王
楚子珍謚昭王

魯臧孫賜謚昭伯
子服回謚昭伯
叔孫婼謚昭子
叔仲帶謚昭伯
季孫强謚昭子
季寤謚昭伯
仲嬰齊謚昭子
郈惡謚昭伯
齊高張謚昭子

宋公杵臼諡昭公　陳莊諡昭子
宋公得諡昭公　衛石魋諡昭子
蔡侯　諡昭侯　孫炎諡昭子
曹伯班諡昭公　公子頑諡昭伯
鄭伯忽諡昭公　公子鄖諡昭子
北燕伯　諡昭公　趙鼂諡昭子
宣公子　孔起諡昭叔
北燕伯平諡昭王　王孫齊諡昭子
魏侯遬諡昭王　晉御至諡昭子
韓侯　諡昭侯　士吉射諡昭子

懿侯子　鄭游販諡昭子
保民耆艾曰胡
彌年壽考曰胡
君　臣　婦人
齊侯靜諡胡公
陳侯滿諡胡公
彊毅果敢曰剛
追補前過曰剛
君　臣　婦人

柔德考衆曰靜
恭己鮮言曰靜
寬樂令終曰靜
君　臣　婦人
單子諡靖公　陳公子庚諡靖伯
晉侯宜臼諡靖公
晉侯俱諡靜公
秦伯　諡靜公
文公子
衛侯　諡靖伯

摯公子
杞伯　諡靖公
武公子
曹伯露諡靖公
治而無眚曰平
執事有制曰平
布綱治紀曰平
君　臣　婦人
周王宜臼諡平王　魯季孫意如諡平子
周公君陳諡平公

單子謚平公　齊晏嬰謚平仲
武公子
甘鰌謚平公　晉韓須謚平子
魯侯旅謚平公
晉侯彪謚平公
楚子熊居謚平王
宋公成謚平公
衛侯謚平侯
成侯子
陳侯變謚平公

杞伯鬱謚平公
蔡侯盧謚平侯
莒伯頃謚平公
北燕伯謚平公
共公子
薛伯貴謚平公
由義而濟曰景
布義行剛曰景
耆意大慮曰景
君　臣　婦人

周王貴謚景王　魯子服何謚景伯
甘氏謚景公　齊國弱謚景子
魯侯匽謚景公　晉能涉謚景子
齊侯杵臼謚景公　晉趙成謚景子
晉侯據謚景公　士彌牟謚景伯
秦伯后伯車謚景　鄭公孫段謚景伯
公
宋公頭曼謚景公
蔡侯同謚景侯
薛伯魏謚景侯

韓侯虔謚景侯
清白守節曰貞
大慮克就曰貞
不隱無屈曰貞
君　臣　婦人
周王介謚貞王　齊國謚貞孟
晉欒枝謚貞子
士渥濁謚貞子
衛北宮喜謚貞子
公叔發謚貞惠

文子 陳公孫諡貞子

猛以剛果曰威

猛以彊果曰威

彊毅信正曰威

君	臣	婦人
周王午諡威烈王		
楚子熊商諡威王		
齊侯因齊諡威王		

辟土服遠曰桓

克敬勤民曰桓

辟土兼國曰桓

君	臣	婦人
周王林諡桓王	魯季孫斯諡桓子	
周公黑肩諡桓公	齊晏弱諡桓子	
召伯　諡桓公	管敢方諡桓子	
成子　諡桓公	陳無宇諡桓子	
詹氏　諡桓伯	晉公子成師諡桓	
甘氏　諡桓公	叔	
劉子　諡桓公	公子捷諡桓叔	

王叔氏　諡桓公	公子雎諡桓子
西周君　諡桓公	欒黶諡桓子
東周君班諡桓公	魏駒諡桓子
魯侯軌諡桓公	荀林父諡桓子
齊侯小白諡桓公	趙嘉諡桓子
秦伯和諡桓公	樂王鮒諡桓子
宋公說諡桓公	衛孫良夫諡桓子
衛侯完諡桓公	陳轅僑諡桓子
陳侯鮑諡桓公	司馬　諡桓
杞伯　諡桓公	子

蔡侯封人諡桓侯	鄭公孫舍之諡桓
曹伯終生諡桓公	子
北燕伯　諡桓侯 宣侯子	公孫蠆諡桓子
許男鄭諡桓公	國參諡桓子
薛伯辨諡桓侯	
邾子革諡桓公	
中山君　諡桓公	

道德純一曰思

大省兆民曰思

外內思索曰思
追悔前過曰思
君　臣　婦人
周王叔謚思王　魯季鞅謚思伯
鄭駟宏謚思子
柔質慈民曰惠
愛民好與曰惠
君　臣　婦人
周王涼謚惠王　魯公子革謚惠伯
召伯族羌謚惠公　孟孫難謚惠叔

世本卷十　二十五

魯侯弗皇謚惠公　展禽謚惠叔
齊侯元謚惠公　叔仲彭生謚惠伯
晉侯夷吾謚惠公
秦伯（夷公子）謚惠公　子服椒謚惠伯
秦伯駟謚惠文王　叔肸謚惠伯
齊國夏謚惠子
楚子章謚惠王　陳德謚惠子
宋公𧿹謚惠公　晉孫伯談謚惠伯
衛侯朔謚惠公　衛甯殖謚惠子
陳侯吳謚惠公　公孫蘭謚惠叔

杞伯（共公子）謚惠公　陳轅雅謚惠子
夏晉謚惠子
北燕伯（懿公子）謚惠公　鄭公子發謚惠子
薛伯夷黃謚惠侯
小邾子（穆公孫）謚惠公
魏侯罃謚惠王
韓侯（釐王子）謚桓惠王

世本卷十　二十六

齊侯辟疆謚惠王
柔質受諫曰慧
君　臣　婦人
能思辯衆曰元
行義說民曰元
始建國都曰元
主義行德曰元
君　臣　婦人
周王赤謚元王

魯侯嘉謚元侯
宋公佐謚元公
蔡侯 謚元侯 聲侯子
許男成謚元公
燕侯宏謚元公

兵甲亟作曰莊
叡圉克服曰莊
勝敵志強曰莊
死於原野曰莊

屢征殺伐曰莊
武而不遂曰莊
勝敵克亂曰莊 據杜氏傳集解所引補入

君
周王佗謚莊王
召伯奐謚莊公
原伯 謚莊公
魯侯同謚莊公
齊侯購謚莊公
齊侯光謚莊公

臣
魯孟孫速謚莊子
叔孫得臣謚莊叔
展 謚莊叔
顏 謚莊叔
齊國歸父謚莊子

婦人

曲沃伯鱓謚莊伯
秦伯 謚莊公 秦仲子
秦伯子楚謚莊襄王
楚子侶謚莊王
宋公馮謚莊公
衛侯揚謚莊公
陳侯休謚莊公
蔡侯甲午謚莊侯

高虎謚莊子
管盧謚莊子
鮑牽謚莊子
陳伯謚莊子
晉趙朔謚莊子
魏絳謚莊子
荀首謚莊子
士弱謚莊伯
韓庚謚莊子
翟朔謚莊子

北燕伯 謚莊公 桓公子
許男茸八弟謚莊公
薛伯穿謚莊侯
郲子穿謚莊公
黎侯 謚莊公

魏快謚莊子
衛孫紇謚莊子
甯速謚莊子
孔達謚莊叔
蘧无咎謚莊子
鍼 謚莊子
陳轅 謚莊伯
鄭駟歂謚莊子
國皁謚顯莊子

克殺秉政曰夷

安心好靜曰夷

君
周王燮諡夷王
榮公落諡夷公
蔡侯 諡夷侯 武侯子
曹伯喜諡夷公

臣
齊公子年諡夷仲
陳思諡夷孟
魯展氏諡夷伯
衞公子武諡夷叔

婦人

執義揚善曰懷

慈仁短折曰懷

君
晉侯圉諡懷公
秦伯 諡懷公 厲共公子
楚子熊槐諡懷王
衞侯壐諡懷公
衞侯 諡懷君
陳侯柳諡懷公

臣
晉欒盈諡懷子

婦人

夙夜警戒曰敬

夙夜恭事曰敬

象方益平曰敬

善合法典曰敬

君
周王匄諡敬王
衞侯費諡敬公
趙侯章諡敬王

臣
魯孟孫捷諡敬子
叔弓諡敬叔
叔 諡敬叔
齊高傒諡敬仲
管夷吾諡敬仲
陳完諡敬仲
衞子行 諡敬子

婦人
魯文公妃嬴氏諡敬嬴
魯公甫靖妻姜氏諡敬姜
衞定公妃姒氏諡敬姒

述義不克曰丁

述而不悌曰丁

君
齊侯伋諡丁公
宋公申諡丁公

臣

婦人

有功安民曰烈

秉德遵業曰烈

君
周王午諡威烈王
周王喜諡烈王
楚子熊完諡考烈

臣

婦人

王

晉侯止謚烈成公
趙侯籍謚烈侯

剛克爲伐曰翼
思慮深遠曰翼

君　臣　婦人

剛德克就曰肅
執心決斷曰肅

君　臣　婦人

楚子臧謚肅王
趙侯語謚肅王

愛民好治曰戴
典禮不愆曰戴

君　臣　婦人

宋公謚戴公（哀公子）
蔡侯謚戴侯（共侯子）
曹伯蘇謚戴公

魯公孫茲謚戴伯
齊隰謚戴仲

魯公孫敖妻已氏謚戴已
衛莊公妃媯氏謚戴媯

死而志成曰靈
亂而不損曰靈
極知鬼神曰靈
不勤成名曰靈
死見神能曰靈
好祭鬼神曰靈

君　臣　婦人

周王泄心謚靈王
齊侯環謚靈公
晉侯夷皐謚靈公

秦伯謚靈公（昭公子）
楚子熊虔謚靈公
衛侯元謚靈公
陳侯平國謚靈公
蔡侯般謚靈侯
鄭伯夷謚靈公
許男甯謚靈公
薛伯英謚靈侯
趙侯雍謚武靈王

短折不成曰殤
未家短折曰殤
君　臣　婦人
宋公與夷謚殤公晉公子　謚殤叔
不顯尸國曰隱
隱拂不成曰隱
不尸其位曰隱 據左傳杜氏集解所引補入
君　臣　婦人
魯侯息姑謚隱公魯公鉏侯字隱伯
滕侯虞母謚隱公蔡太子友謚隱太

薛伯清謚隱侯　子
邾子益謚隱公
年中早夭曰悼
肆行勞祀曰悼
恐懼從處曰悼
君　臣　婦人
周王猛謚悼王　魯季孫紇謚悼子
魯侯寧謚悼公　齊管其夷謚悼子
齊侯陽生謚悼公晉荀盈謚悼子
晉侯周謚悼公　魏　謚悼子

秦伯　謚悼公　衛石惡謚悼子
惠公子　世叔疾謚悼子
楚子熊疑謚悼王　寗喜謚悼子
衛侯虔謚悼公　陳太子偃師謚悼
杞伯成謚悼公　太子
蔡侯東國謚悼公　夏齧謚悼子
曹伯午謚悼伯　鄭公子倫謚悼子
鄭伯費謚悼公
許男買謚悼公
北燕伯　謚悼公

惠公子
滕侯寧謚悼公
邾子革謚悼公
趙侯偃謚悼襄王
甘過謚悼公
不思忘愛曰刺
復很遂過曰刺
君　臣　婦人
外內從亂曰荒

好樂怠政曰荒

君　臣　婦人

在國逢難曰愍
使民折傷曰愍
在國連憂曰愍
禍亂方作曰愍

君　臣　婦人

魯侯啟方謚閔公齊陳克謚閔孟 史記作湣

宋公共謚湣公
宋公捷謚湣公
陳侯越謚湣公
杞伯維謚湣公
北燕伯 成公子 謚湣公
北燕伯 桓侯子 謚閔侯
薛伯洪謚愍侯
魏侯午謚景愍王

齊侯遂謚湣王

蚤孤短折曰哀
恭仁短折曰哀

君　臣　婦人

周王去疾謚哀王　魯臧孫達謚哀伯　魯莊公夫人姜氏
魯侯蔣謚哀公　許世子止謚哀世子　謚哀姜
齊侯不臣謚哀公　魯文公夫人姜氏
晉侯光謚哀侯　謚哀姜
秦伯 景公子 謚哀公

宋公 惠公子 謚哀公
陳侯弱謚哀公
蔡侯獻舞謚哀侯
杞伯閼路謚哀公
鄭伯易謚哀公
北燕伯 頃侯子 謚哀侯
薛伯裒謚哀侯
韓侯 謚哀侯

文侯子

蚤孤鋪位曰幽

壅遏不通曰幽

動祭亂常曰幽

君	臣	婦人
周王宫涅謚幽王		
魯侯圉謚幽公		
晉侯柳謚幽公		
楚子悍謚幽公		
陳侯寧謚幽公		
曹伯彊謚幽公		
鄭伯已謚幽公		

克威捷行曰魏

克威惠禮曰魏

君	臣	婦人
魯侯弗甚謚微公 史記作魏		

去禮遠衆曰煬

好內遠禮曰煬

好內怠政曰煬

君	臣	婦人
魯侯熙謚煬公		
宋公熙謚煬公		

甄心動懼曰頃 案頃字爲謚已見於前此或脫簡今仍之

威德剛武曰圉

君	臣	婦人

聖善周聞曰宣

善問周達曰宣 據杜氏左傳集解所引補入

君	臣	婦人
周王靖謚宣王	魯臧孫許謚宣叔	衛襄公夫人姜氏
魯侯倭謚宣公	叔孫僑如謚宣伯	謚宣姜
齊侯積謚宣公	齊高固謚宣子	
秦伯德公子謚宣公	陳其夷謚宣子	
楚子熊良夫謚宣王	晉趙盾謚宣孟	
	韓起謚宣子	
宋公力謚宣公	呂相謚宣子	
衛侯晉謚宣公	士匄謚宣叔	
陳侯杵臼謚宣公	荀庚謚宣伯	

蔡侯措父諡宣侯　荀甲諡宣子
曹伯彊諡宣公　衛孫鮘諡宣子
北燕伯・諡宣侯（穆侯子）　陳轅濤塗諡宣仲
薛伯伯勤諡宣侯　鄭公子偃諡宣子
郳子牼諡宣公
韓侯（昭侯子）諡宣侯

行見中外曰愍

君　臣　婦人

勝敵壯志曰勇

君　臣　婦人

昭功寧民曰商

君　臣　婦人

狀古述今曰譽

君　臣　婦人

心能制義曰度

君　臣　婦人

好和不爭曰安

君　臣　婦人

周王驕諡安王
魏侯圉諡安僖王

外內貞復曰白

君　臣　婦人

不生其國曰聲

君　臣　婦人

楚子當諡聲王　魯公孫嬰齊諡聲　魯惠公夫人子氏
蔡侯產諡聲侯　伯　諡聲子
鄭伯勝諡聲公　洩野泄諡聲子　魯僖公夫人姜氏
衛褚師比諡聲子　諡聲姜
陳轅冥諡聲子　魯公孫敖妻已氏
蔡公孫歸生諡聲　諡聲已
子

殺戮無辜曰厲

君

周王胡謚厲王
齊侯無忌謚厲公
晉侯輻謚厲侯
晉侯壽曼謚厲公
宋公鮒謚厲公
蔡侯　謚厲侯 宫侯子
鄭伯突謚厲公
薛伯陵謚厲侯

臣

郲柱　謚厲叔

婦人

衞莊公妃嬀氏謚厲嬀

官人應實曰知

君

臣

婦人

凶年無穀曰穅

君

臣

婦人

名實不爽曰質

君

臣

婦人

不悔前過曰戾

君

臣

婦人

溫良好樂曰良

君

臣

婦人

怙威肆行曰醜

君

臣

婦人

德正應和曰莫

君

臣

婦人

勤施無私曰類

君

臣

婦人

好愛動民曰躁

君

秦伯　謚躁公 厲共公子

臣

婦人

慈和徧服曰順

君

臣

婦人

滿志多窮曰感
君　臣　婦人
危身奉上曰忠
君　臣　婦人
思慮果遠曰超
君　臣　婦人

息政外交曰攜
君　周王伯服謚攜王　臣　婦人
疏遠繼位曰紹
君　臣　婦人
彰義掩過曰堅
君　臣　婦人
肇敏行成曰直

君　臣　婦人
內外賓服曰正
君　臣　婦人
華言無實曰夸
君　臣　婦人
教誨不倦曰長
君　臣　婦人

愛民在刑曰克
君　臣　婦人
嗇於賜與曰愛
君　臣　婦人
逆天虐民曰抗
君　臣　婦人

好廉自克曰節

君　臣　婦人

擇善而從曰比

君　臣　婦人

好更改舊曰易

君　臣　婦人

北燕伯　謚易王　閔公子

名與實爽曰繆

君　臣　婦人

蔡侯昞謚繆侯

曹伯武謚繆公

思厚不爽曰愿

君　臣　婦人

貞心大度曰匡

君　臣　婦人

周王班謚匡王

季漢書九十卷

附辨異一卷

〔清〕章陶撰　辨異〔清〕張廉撰

清道光九年青山環漪軒刻本

道光己丑年秋鐫

季漢書

青山環漪軒藏板

序

曩浦江戴東珊太史嘗為余言紫桑章氏之學茹古涵今蔚為著作巨手越二十年其家人志楷謀梓其季漢書隱庠諸名士咸爲志楷之義而幸是書之將傳寄眎函芳集隱太史原序請綴之於後余閱且喜以數十年慕思之人得見其所著爲可樂也夫自晉習氏以降讀三國志處無不痛訾承祚者即通鑑因仍其義帝魏而主蜀後爲目錄事皆書法未必非晚而知誤歐公議正統不黜魏其章望之作朝統論辨之康節經世紀年直以昭烈繼獻帝而附吳魏於下方則承祚之失非第易正於綱目也承祚晉

臣不得錄以備晉論世
固然然其書蹤畧紀載又多
失實當時已滋物議將來
有更修之者古今以為大憾
宋元以來著作乃盛元祐間
吕南公銳意為之題其齋曰
袞斧書垂成而卒遂輟
傳紹興間鄭知微掌為之
鄉里學者稱其善而書
亦不傳淳熙間陳同甫為兩

来朱衍贊數篇載集中
又翁仲山有蜀漢書之作
蕭貢士有續後漢書之作
胡景軒有季漢正義之作
至元明則郝伯常續後漢
書以少連季漢書可考也
類皆正名定分奮昭烈之西
光揚孔明之雪心社稷至
之冤慨破懿昭之城府表
風節而甄義烈以補苴二

史之後其於世教人所關
豈淺鮮哉惜乎書多不傳
傳者若蕭氏郝氏胡氏吳
未嘗以正史目之而陳志之
為正史如故豈古人史才絕
不得而勝耶抑後人義例
固有未盡善耶要既疎
畧於前使人不得追記英
賢憲章於後以釋然於
之遺恨此周益公所以嘆也

五

然桑氏之書余未之見讀
戴序可以知之矣且其幽芳
集寂寂旌章彙高靈通
史還良由天性淳固孤詣
獨造集一家學者以之為史
其必有過人無疑也愚謂
是書為二十三史之一與新
舊五代史故事與陳志並
行豈非萬世人心所大快而
志楷徵刊之功又曷可少

六

哉丁敬禮之言曰後世誰相知定吾文者紫桑氏乎予無愧也夫

道光八年歲次戊子五月己亥朔前通政副使鄞童槐書於古紅蓮閣

原序

季漢書九十卷句無諸生章柴桑所輯本紫陽朱子正統在蜀之論正陳承祚三國志之誤而改訂之其體大其詞文其義本乎春秋其識高乎列史是范純夫陳同父謝皐羽之所有志釐正而不暇者而柴桑氏以一諸生昂昂侃侃持論於千百載之

後恍如正史之在當日焉可謂奇矣抑可謂難矣考季漢書之作有明新安謝少連曾有是書當時葉向高李維貞諸公序而傳之今按柴桑之作與是書曾不相襲而考其義例實有足相跨越者請試論之少連序正國志因陳氏之舊而變易面目耳非有所創造也顧其書自叙者一正論者

五答問者二十凡例四十四何其繁而不殺今柴桑氏正其書而不贅一辭以作史事大非可强爲誇說也其義正一矣少連作序謂獻帝可比周之赧王曹操可比秦之惠文昭烈可比春秋之魯也引喻失義幾見春秋以正統予魯乎柴桑氏明乎春秋之義而不强爲比例其義正二矣少連

輯是書不明季漢之斷限以孝獻本紀牽入於季漢之中有是理乎有內傳有外傳其界分亦不甚確實柴桑氏祇作二本紀而漢臣漢魏臣魏臣魏晉臣吳臣諸傳確不可易其義正三矣且別爲忠節孝義文林方伎隱逸諸傳使孔融王祥王粲管寧焦先諸人各有所附麗不相蒙混則又陳承祚之所未及不獨少連所不逮也今葉進卿諸公見此書當何如推奬乎柴桑後人宜慎而守之且謀付梓人以大其流傳使句無之壤畱一正史爲二十三史之一焉豈不光明俊偉也哉余嘗見柴桑氏於親串家議論剛耿濤湧風翻不可一世而其作書之體正文外不措一詞又何其謹

慎也是其爲可傳之業也歟

旹

嘉慶十有六年歲次辛未九月之吉

誥授奉政大夫　賜進士傳臚翰林院編修加五級紀錄六次浦陽戴殿泗譔

季漢書目錄

諸曁柴桑章陶栽艮氏纂

第一卷
昭烈皇帝本紀
第二卷
後皇帝本紀
第三卷
后妃列傳
第四卷
諸王列傳
第五卷

董卓李傕郭汜賈詡列傳
第六卷
袁紹公孫瓚列傳
第七卷
袁術呂布列傳
第八卷
陶謙劉表劉繇列傳
第九卷
劉焉劉璋列傳
第十卷
公孫度張楊張魯張繡列傳
第十一卷
孫堅列傳
第十二卷
曹操列傳
第十三卷
諸葛亮列傳
第十四卷
關羽張飛馬超黃忠趙雲列傳
第十五卷
龐統法正列傳
第十六卷

許靖譙周列傳
第十七卷
麋竺孫乾簡雍伊籍秦宓列傳
第十八卷
董和劉巴馬良陳震董允呂乂列傳
第十九卷
黃權張裔夏侯霸列傳
第二十卷
劉封孟達魏延楊儀列傳
第二十一卷
彭羕廖立馬謖李嚴劉炎列傳

第二十二卷
向朗向寵王連楊洪何祇費詩列傳
第二十三卷
霍峻羅憲李恢呂凱馬忠王平張嶷列傳
第二十四卷
蔣琬費禕列傳
第二十五卷
姜維列傳
第二十六卷
鄧芝張翼宗預廖化楊戲列傳
第二十七卷
魏王曹丕列傳
第二十八卷
魏王曹叡列傳
第二十九卷
魏王曹芳曹髦曹奐列傳
第三十卷
漢魏臣荀彧荀攸列傳
第三十一卷
漢魏臣鍾繇華歆王朗列傳
第三十二卷
漢魏臣曹仁曹洪曹休曹眞列傳

第三十三卷
漢魏臣夏侯惇夏侯淵夏侯尙列傳
第三十四卷
漢魏臣邢原袁渙張範涼茂國淵列傳
第三十五卷
漢魏臣田疇王修列傳
第三十六卷
漢魏臣崔炎毛玠鮑勛楊俊列傳
第三十七卷
漢魏臣程昱郭嘉董昭劉曄蔣濟列傳
第三十八卷
漢魏臣徐奕何夔邢融司馬芝列傳
第三十九卷
漢魏臣劉馥司馬朗梁習王思張旣温恢賈逵楊沛
列傳
第四十卷
漢魏臣任峻蘇則杜畿鄭渾倉慈令狐邵列傳
第四十一卷
漢魏臣張遼樂進于禁張郃徐晃列傳
第四十二卷
漢魏臣李典李通臧霸文聘呂虔許褚典韋龐悳龐
淯閻温列傳

第四十三卷
漢魏臣陳羣陳泰列傳
第四十四卷
漢魏臣劉放孫資列傳
第四十五卷
漢魏臣桓階陳矯徐宣衛臻盧毓列傳
第四十六卷
漢魏臣和洽常林吉茂沐並時苗徐邈胡質列傳
第四十七卷
漢魏臣杜襲趙儼裴潛嚴幹韓宣黃朗列傳
第四十八卷
漢魏臣韓暨崔林高柔孫禮王觀列傳
第四十九卷
漢魏臣辛毗楊阜列傳
第五十卷
漢魏臣滿寵田豫牽招郭淮列傳
第五十一卷
魏家人列傳
第五十二卷
魏諸子列傳上下
第五十三卷
魏臣高堂隆杜恕列傳

第五十四卷
魏臣曹爽夏侯元列傳
第五十五卷
魏臣王凌毌丘儉諸葛誕列傳
第五十六卷
魏臣嵇康列傳
第五十七卷
魏晉臣傅嘏王肅列傳
第五十八卷
魏晉臣王昶王沈王基列傳
第五十九卷
魏晉臣鄭沖何曾裴秀衛瓘荀顗列傳
第六十卷
魏晉臣鄧艾鍾會列傳
第六十一卷
吳孫策列傳
第六十二卷
吳主孫權列傳
第六十三卷
吳主孫亮孫休列傳
第六十四卷
吳主孫皓列傳

第六十五卷
吳家人列傳
第六十六卷
吳諸子列傳
第六十七卷
吳宗室列傳
第六十八卷
吳臣張昭顧雍諸葛瑾步騭列傳
第六十九卷
吳臣太史慈劉基列傳
第七十卷
吳臣周瑜魯肅列傳
第七十一卷
吳臣士燮全琮列傳
第七十二卷
吳臣虞翻陸績陸瑁張温駱統吾粲朱據列傳
第七十三卷
吳臣呂蒙周魴列傳
第七十四卷
吳臣陸遜陸抗列傳
第七十五卷
吳臣孫邵是儀丁固孟仁紀陟列傳

第七十六卷
吳臣程普韓當蔣欽周泰陳武董襲甘寧淩統徐盛潘璋谷利留贊丁奉列傳
第七十七卷
吳臣黃蓋呂範呂據列傳
第七十八卷
吳臣朱治朱然朱績朱桓列傳
第七十九卷
吳臣賀齊呂岱鍾離牧陶璜列傳
第八十卷
吳臣胡綜徐詳陳化鄭泉羊衜李衡潘濬列傳
第八十一卷
吳臣諸葛恪滕允陸凱列傳
第八十二卷
吳臣沈友屈晃王蕃樓元賀邵韋昭華覈列傳
第八十三卷
忠節列傳
第八十四卷
孝義列傳
第八十五卷
隱逸列傳
第八十六卷

文林列傳上下
第八十七卷
方技列傳上下
第八十八卷
列女列傳
第八十九卷
四裔列傳
第九十卷
孫峻孫綝賈充列傳
附辨異一卷

江寧韓錦滄承刻

季漢書卷一

諸暨章陶裁良氏纂　邑後學[illegible]全校

昭烈皇帝本紀

昭烈皇帝諱備字元德涿郡涿人景帝子中山靖王勝之後也勝子貞元狩六年封涿縣陸城亭侯坐酎金失侯因家焉祖雄父宏世仕州郡雄舉孝廉官東郡范令帝少孤貧與母販履織席舍東南角籬上有桑樹生高五丈餘遥望見童童如小車蓋往來者皆怪此樹非凡涿人李定云此家必出貴人帝與宗中諸小兒戲於樹下言吾必當乘此羽葆蓋車叔父子敬曰汝勿妄言滅吾門也年十五母使行學師九江太守同郡盧植與遼西公孫瓚宗人德然

同受業德然父元起常資給帝元起妻曰各自一家何能常爾耶起曰吾宗中有此兒非常人也而瓚深與帝相友善瓚年長帝以兄事之帝不甚樂讀書喜狗馬音樂美衣服身長七尺五寸垂手下膝顧自見其耳有大志少語言善下人喜怒不形於色好交結豪俠年少爭附之中山大商張世平蘇雙等貲累千金販馬周旋於涿郡見而異之乃多與之金財帝由是得用合徒衆中平元年黃巾賊張角反託有神靈遣八使以善道教化天下而潛相連結三月甲子三十六萬一旦俱發天下響應燔燒郡縣殺害長吏詔車騎將軍皇甫嵩中郎將朱儁將兵征討帝憂漢將亡自田間起兵從校尉鄒靖討之有功除中山安喜尉時

靈帝失政諸將破黃巾檻車徵還或下獄減死宦者張讓等與賊通封其黨十三人爲列侯州郡被詔書有軍功爲長吏者沙汰之督郵至縣當遣帝帝知之督郵在傳舍帝求謁不通因還治將吏卒更詣傳舍突入門言我被府君密教收督郵遂就牀縛之將出至界自解其綬以繫督郵頸縛之著樹鞭杖百餘下欲殺之督郵求哀乃釋去之頃之大將軍何進遣都尉毌丘毅詣丹陽募兵帝與俱行至下邳遇賊力戰有功除下密丞復去官後爲高唐尉遷爲令六年靈帝崩董卓入都廢宏農王弒之立陳留王州郡並起討卓帝亦起兵討之爲賊所敗徃奔中郎將公孫瓚瓚表爲别部司馬時諸州郡假名討卓實務相兼幷以自

强大瓚使帝助青州刺史田楷拒冀州牧袁紹數有戰功試守平原令尋領平原相郡民劉平素輕帝恥爲之下使客刺之客不忍刺語之而去是時人民飢饉屯聚鈔暴帝外禦寇難內豐財施士之下者必與同席而坐同簋而食無所簡擇衆多歸焉袁紹攻公孫瓚帝與田楷東屯齊兖州刺史曹操擊徐州徐州時操已據兖州志幷諸州圖非常矣徐州牧陶謙遣使告急於田楷楷與帝俱救之帝自有兵千餘及幽州烏丸雜騎又畧得飢民數千人既至謙益以丹陽兵四千表爲豫州刺史屯小沛興平元年冬十月謙病篤謂别駕糜竺曰非劉備不能安此州也謙卒竺率州人迎帝帝未敢當下邳陳登謂帝曰今漢室陵遲海內傾

覆立功立事在於今日彼州殷富戶口百萬欲屈使君撫臨州事帝答曰袁公路近在壽春此君四世五公海內所歸君可以州與之登曰公路驕豪非治亂之主今欲爲使君合步騎十萬上可以匡主濟民成五霸之業下可以割地守境書功於竹帛若使君不見聽許登亦未敢聽使君也北海相孔融謂帝曰袁公路豈憂國忘家者邪冢中枯骨何足介意今日之事百姓與能天與不取悔不可追帝遂領徐州建安元年曹操遷天子都許自爲大將軍封武平侯自是政由曹氏天子守位而已以帝英名遐邇所歸撫之表爲鎮東將軍封宜城亭侯袁術來攻帝拒之於盱眙淮陰經月呂布乘虛襲下邳下邳守將曹豹反間迎布

布執帝妻子帝乃轉軍海西楊奉韓暹寇徐揚間帝邀擊盡斬之暹奉董卓之黨也帝求和於呂布布令帝還州幷勢擊術具刺史車馬送帝於泗水上祖道相樂帝遣關羽守下邳身還小沛復合兵得萬餘人布惡之三年秋七月布率衆攻帝帝敗歸許曹操厚遇之表爲豫州牧帝復至沛收散卒討布布遣高順逆戰爲順所敗復執帝妻子送于布九月曹操東出助帝圍布於下邳生禽布復得帝妻子四年春二月帝復朝許操表爲左將軍禮之愈重出則同輿坐則同席時操勢已成所患惟帝特示優容也車騎將軍董承見帝宣天子衣帶中密詔誅曹操是時操從容謂帝曰今天下英雄惟使君與操耳本初之徒不足數也

帝方食失匕箸於時正當雷震因謂操曰聖人云迅雷風烈必變良有以也遂與承及長水校尉种輯將軍吳子蘭王子服等謀誅操會袁術敗欲經徐州北就袁紹冬十二月操使帝督朱靈路招要擊術帝至下邳乃起兵討操斬徐州刺史車冑留關羽守下邳而身還小沛東海昌霸反郡縣多叛操歸帝衆數萬人遣孫乾與袁紹連和敗操將劉岱王忠五年春董承等謀洩操殺之夷其三族操欲自出諸將皆曰與公爭天下者袁紹也今紹方來而棄之東紹乘人後若何操曰劉備人傑也今不擊必爲後患操遂率衆而東帝軍敗績操盡收我衆執帝妻子及關羽以歸帝奔青州青州刺史袁譚帝故茂才也將步騎迎帝至平

原馳使白紹紹遣將道路奉迎復去鄴二百里來見帝駐月餘日所失亡士卒稍稍來集操與紹相拒於官渡汝南黃巾劉辟等去操應紹八月帝將兵與辟等畧許下關羽來歸操將曹仁逆拒帝乃還紹軍陰欲離紹說紹南連荊州牧劉表紹使帝將本兵復至汝南與豪帥龔都合衆數千人斬操將蔡陽六年十月操既破紹南擊帝帝乃遣糜竺孫乾使劉表表自郊迎以上賓禮待之益以兵使屯新野荊州豪傑歸帝者日益多表疑陰禦之在荊州數年興復之志不遂嘗於表坐起至廁見髀裏肉生慨然流涕還坐表怪問之答曰平常身不離鞍髀肉皆消今不復騎髀裏肉生日月若馳老將至矣而功業不建是以悲耳頃之

禦夏侯惇于禁等於博望久之帝設伏一旦自燒屯僞遁惇等來追伏兵起破之十二年曹操北擊烏丸帝知其將窺江漢說表襲許表不能用操自柳城還表謂帝曰不用君言故爲失此大會帝曰今天下分裂日尋干戈事會之來豈有終極乎若能應之於後者則此亦未足爲恨也十三年表病上帝領荊州刺史因託國於帝曰我子不才而諸將並零落我死之後君便攝荊州帝曰諸子自賢君其憂疾諸將謂宜從表言帝曰荊州待我厚今從其言則我薄矣所不爲也秋七月曹操南擊表八月表卒子琮代遂遣使降操不告帝帝亦不知久之乃覺是時帝屯樊操已在宛矣帝乃大驚駭謂宋忠曰卿諸人作事如此不早相

語今禍至方告我不亦太劇乎引刀向忠曰今斷卿頭不足以解忿亦恥大丈夫臨別復殺卿輩遣忠去乃呼部曲議諸將勸帝却將琮及荊州吏士徑南至江陵帝曰劉荊州臨亡託我以遺孤背信自濟死何面目以見劉荊州乎遂將其衆去過襄陽諸葛亮亦說帝攻琮荊州可有帝曰我不忍也乃駐馬呼琮琮懼不能起過辭表墓泣涕而去琮左右及荊州人多歸帝比至當陽衆十餘萬輜重數千兩日行十餘里別遣關羽乘船數百艘使會江陵或謂帝曰宜速行保江陵今雖擁大衆被甲者少若曹操兵至何以拒之帝曰夫濟大事必以人爲本今人歸吾吾何忍棄去操恐帝據江陵乃釋輜重輕軍至襄陽聞帝已過操將

精騎急追之一日一夜行三百餘里及於當陽之長坂帝棄妻子與諸葛亮張飛趙雲等數十騎走因斜趣漢津適與羽船會得濟沔遇表子江夏太守琦衆萬餘人與俱至夏口初吳魯肅言於孫權曰夫荊楚外帶江漢內阻山陵有金城之固沃野萬里士民殷富若據而有之此帝王之資也今表新亡二子素不輯睦軍中諸將各有彼此劉備雄才與操有隙寄寓於表表惡其能而不能用也若備與彼協心上下齊同則宜撫安與結盟好如有違離宜別圖之以濟大事肅請得奉命弔表二子并慰勞其軍中用事者及說備使撫表衆同心一意共治曹操備必喜而從命如其克諧天下可定也權遣之肅急行至南郡而琮已降

操肅迎帝於當陽宣權旨致殷勤之意且曰孫討虜聰明仁惠敬賢禮士江表英豪咸歸附之已據有六郡兵精糧多足以立事今為君計莫若遣使自結於東以共濟世業帝大喜即遣諸葛亮隨肅詣孫權同結盟誓權遣周瑜程普等水軍數萬并力拒操時帝進住鄂縣之樊口乃乘單舸往見瑜進與操戰於赤壁大破之焚其舟船帝與吳軍水陸並進追至南郡時又疾疫操軍死者大半乃引遁權以周瑜為南郡太守分南岸地以給帝帝別立營於油江口改名公安劉表吏士見從操者多來歸帝以權所給地少不足以安民從權借荊州數郡表琦為荊州刺史又南征四郡武陵太守金旋長沙太守韓元桂陽太守趙範零陵太守劉度皆降廬江雷緒率部曲數萬口來歸琦病死羣下推帝為荊州牧治公安權稍畏之以帝喪嫡室進妹連姻帝至京見權固好權欲與帝共取蜀遣使來告曰米賊張魯居王巴漢為曹操耳目規圖益州劉璋不武不能自守若操得蜀則荊州危矣今欲先攻取璋進討張魯首尾相連一統吳楚雖有十操無所憂也時帝銳意北伐除賊以圖恢復不欲取西州也答曰益州民富強土地險阻劉璋雖弱足以自守張魯虛偽未必盡忠於操今暴師於蜀漢轉運於萬里欲使戰克攻取舉不失利此吳起不能定其規孫武不能善其事也曹操雖有無君之心而有奉主之名議者見操失利於赤壁謂其力屈無復遠志也今

操三分天下已有其二將欲飲馬於滄海觀兵於吳會何肯守此坐須老乎今同盟無故自相攻伐借樞於操使敵乘其隙非長計也權不聽使周瑜率水軍住夏口帝止之曰汝欲取蜀吾當被髮入山不失信於天下也使關羽屯江陵張飛屯秭歸諸葛亮據南郡帝自住孱陵權知帝意因召瑜還十六年曹操遣鍾繇等向漢中討張魯益州牧劉璋聞之懼別駕從事張松說之曰曹操兵强無敵於天下若因張魯之資以取蜀土誰能禦之者乎璋曰吾固憂之松曰劉豫州使君之宗室而曹操之深讎也善用兵若使之討魯魯必破魯破則益州强操雖來無能為也璋然之遣法正將四千人迎帝正至陰陳益州可取之勢帝疑

之龐統曰荊州荒殘東有孫車騎北有曹操難以得志今益州戶口百萬土沃財富誠得以爲資大業可成也帝曰今與吾爲水火者曹操也操以急吾以寬操以暴吾以仁操以譎吾以忠每與操反事乃可成耳今以小利而失信義於天下奈何統曰亂離之時固非一道所能定也且兼弱攻昧逆取順守古人所貴若事定之後封以大國何負於信今日不取終爲人利耳帝從之乃留諸葛亮關羽等鎮荊州自將步卒數萬人入益州至涪璋自出迎相見甚歡張松法正白帝卽可於會所襲璋帝曰此大事也不可倉卒璋推帝行大司馬領司隸校尉帝亦推璋持鎮西大將軍領益州牧璋增帝兵又令督白水軍帝幷軍三萬餘

人北至葭萌厚樹恩德以收衆心十七年曹操攻孫權權遣使來告急帝貽書璋曰曹操攻吳吳憂危急孫氏與孤本爲脣齒又樂進在靑泥與關羽相拒今不往救羽進必大克轉侵州界其憂有甚於魯魯自守之賊不足慮也乃求萬兵及軍資欲以東行璋但許兵四千其餘皆給半張松書與帝及法正曰今大事垂可立如何釋此去乎松兄廣漢太守肅懼禍及以其謀白璋璋乃收斬松嫌隙始構矣璋勅關戍諸將文書勿復關通帝大怒召璋白水軍督楊懷責以無禮斬之乃使黃忠卓膺勒兵向璋帝徑至關中質諸將幷士卒妻子引兵與忠膺等進至涪據其城璋遣劉璝冷苞張任鄧賢等逆拒於涪皆敗績退保緜竹璋

復遣李嚴督緜竹諸軍嚴率衆降我軍益強分遣諸軍平下屬縣諸葛亮復率張飛趙雲等將兵泝流定白帝江州江陽帝進軍圍雒璋子循拒守攻圍且一年十九年夏雒城破進圍成都數十日璋出降帝入城自領益州牧遷璋公安盡歸其財物佩以振威將軍印綬以諸葛亮爲軍師將軍董和爲掌軍中郎將並署左將軍府事馬超爲平西將軍法正爲蜀郡太守許靖爲左將軍長史龐羲爲司馬劉巴爲西曹掾時益州郡縣皆望風景附獨黃權閉城堅守須璋稽服乃降帝以爲將軍李嚴本璋所授用吳壹費觀等璋之婚親彭羕璋所擯棄帝皆處之顯任盡其器能有志之士無不競勸益州之民是以大和曹操之擊孫權

也不克次年春正月引還夏五月操自立爲魏公加九錫建宗廟社稷置尚書侍中六卿十九年春三月操進位諸侯王上秋七月操復擊孫權冬十一月操弒皇后伏氏及皇子二人二十年孫權使使來求荊州帝答曰孤方圖涼州涼州定乃盡以荊州相與耳權曰此假而不反乃欲以虛辭引歲也遂置長沙零陵桂陽長吏關羽逐之權遣呂蒙襲奪三郡帝率師下公安遣羽爭三郡三月曹操擊張魯帝聞之乃許與吳和權令諸葛瑾報命遂分荊州以湘水爲界長沙江夏桂陽東屬權南郡零陵武陵西屬我秋七月曹操取漢中走張魯留夏侯淵張郃守之而還帝使黃權迎魯而魯已降操諸羌夷帥朴胡杜濩任約亦降於

操權遂擊胡等破之張郃據漢中數侵犯三巴巴西太守張飛要之於瓦口破走之二十一年曹操自進爵爲魏王南匈奴單于入朝於操二十二年春正月操擊孫權三月權降操夏四月操用天子車服出入警蹕冬十月操立其子丕爲王太子帝遣張飛馬超吳蘭等規復漢中屯下辨操遣曹洪逆拒二十三年帝率諸將討操進兵漢中分遣將軍吳蘭雷銅等入武都皆敗沒帝次於陽平關擊夏侯淵張郃二十四年春正月帝自陽平南渡沔水緣山稍前於定軍山興勢作營淵等率衆來爭其地帝命黃忠乘高鼓譟攻之大破淵軍斬淵及操所署益州刺史趙融等三月操自長安出斜谷軍遮要以爭漢中帝遙策之曰曹公

雖來無能爲也我必有漢川矣乃斂衆拒險終不交鋒操運米北山下將軍趙雲擊敗之操軍墮水死者甚多相守積月操士卒多亡五月操引還帝遂有漢中遣將軍孟達徇房陵斬其太守又遣中郎將劉封與達會上庸太守申耽舉城降秋羣下上帝爲漢中王表於天子曰平西將軍都亭侯臣馬超左將軍領長史鎭軍將軍臣許靖營司馬臣龐羲議曹從事中郎軍議中郎將臣射援軍師將軍臣諸葛亮盪寇將軍漢壽亭侯臣關羽征虜將軍新亭侯臣張飛征西將軍臣黃忠鎭遠將軍臣賴恭揚武將軍臣法正興業將軍臣李嚴等一百二十八人上言曰昔唐堯至聖而四凶在朝周成仁賢而四國作難高后稱制而諸呂竊命孝昭幼沖而上官逆謀皆馮世寵藉履國權窮凶極亂社稷幾危非大舜周公朱虛博陸則不能流放禽討安危定傾惟陛下天挺聖德統理萬邦而遭厄運不造之艱董卓首難蕩覆京畿曹操階禍竊執天衡皇后太子鴆殺見害剝亂天下殘毀民物久令陛下蒙塵憂厄幽處虛邑人神無主遏絶王命厭昧皇極欲盜神器左將軍領司隸校尉豫荆益州牧宜城亭侯備受朝爵命念在輸力以殉國難覩其機兆赫然憤發與車騎將軍董承同謀誅操將安國家克寧舊都會承機事不密令操游魂得遂長惡臣等每懼王室大有閻樂之禍小有定安之變夙夜惴惴戰慄累息昔在虞書敦序九族周監二代封建同姓詩著其義

歷載長久漢興之初割裂疆土尊王子弟卒折諸呂之難而成太宗之基臣等以備肺腑枝葉宗子藩翰心存國家念在弭亂自操破於漢中海內英雄望風蟻附而爵號不顯九錫未加非所以鎭衛社稷光昭萬世也昔河西太守梁統等值漢中興限於山河位同權均不能相率推竇融爲元帥卒立效績摧破隗囂今社稷之難急於隴蜀操外吞天下內殘羣寮朝廷有蕭墻之危而禦侮未建可爲寒心臣等輒依舊典封備漢中王拜大司馬董齊六軍糾合同盟掃滅凶逆以漢中巴蜀廣漢犍爲爲國所置署依漢初諸侯王故典夫權宜之制苟利社稷專之可也然後功成事立臣等退伏矯罪雖死無恨遂於沔陽設壇場陳兵

列衆羣臣陪位讀奏訖御王冠於帝帝上奏天子曰臣以具臣之才荷上將之任不能掃除寇難靖匡王室久使陛下聖教陵遲六合之內否而未泰惟憂反側疢如疾首曩者董卓造爲亂階自是之後羣兇縱橫殘剝海內賴陛下聖德威靈人神同應忠義奮討上天降罰暴逆並殪以漸冰消惟獨曹操久未梟除侵擅國權恣心極亂臣昔與車騎將軍董承圖謀討操機事不密承見陷害臣播越失據忠義不果遂使操得窮凶極逆主后弒殺皇子鴆害雖糾合同盟念在奮力而懦弱不武歷年未效常恐殞沒孤負國恩寤寐永歎夕惕若厲今臣羣寮以爲在昔虞書敦敘九族庶明勵翼五帝損益此道不廢周監二代並建諸姬

實賴晉鄭夾輔之福高祖龍興尊王子弟大啟九國卒斬諸呂以安太宗今操惡直醜正實繁有徒包藏禍心篡盜已顯既宗室微弱帝族無位斟酌古式依假權宜上臣大司馬漢中王臣伏自三省受國厚恩荷任一方陳力未效所獲已過不宜復忝高位以重罪謗羣寮見逼迫臣以義臣退惟寇賊不梟國難未已宗廟傾危社稷將墜誠臣深憂碎首之責若應權通變以寧靖聖朝雖赴水火所不得辭敢慮常宜以防後悔輒順衆議拜受印璽以崇國威仰惟爵號位高寵厚俯思報效憂深責重驚怖累息如臨於谷盡力輸誠獎厲六師率齊羣義應天順時撲討凶逆以報萬分謹拜章因驛上還所假左將軍宜城亭侯印綬乃

以魏延爲都督鎭漢中帝還成都八月前將軍關羽率師北伐圍曹仁於樊曹操遣于禁等救之屯樊北會霖雨漢水溢羽攻之禁所督七軍皆敗沒斬其驍將龐德禁降羽因之又遣別將圍襄陽胡修傅方皆降自許以南往往遙應羽操議徙許都避之司馬懿蔣濟曰劉備孫權外親內疏關羽得志權必不願也可遣人勸權躡其後許割江南以封權則樊圍自解操從之初魯肅守陸口與羽鄰界常接以歡好且謂權曰曹操尙強禍難始構宜且撫輯關羽與之同仇不可失也時肅已卒呂蒙代之密言於權曰今令征虜守南郡潘璋住白帝蔣欽將游兵循江應敵蒙爲國家前據襄陽如此何憂於操何賴於羽且羽君臣矜其

詐力不可以腹心待也權善之致書報操襲羽操拜權驃騎將軍領荊州牧封南昌侯操遣徐晃救仁又親督諸軍自洛陽南行繼之屯摩陂權遣呂蒙襲南郡陷之羽還軍敗沒帝遂失荊州二十五年春正月孫權告捷於操傳羽首操發病卒初權之報使也上書稱臣稱說天命操以示外曰是兒欲踞吾著爐火上邪侍中陳羣等曰漢祚已終非適今日殿下功德巍巍羣生注望是故孫權在遠稱臣此天人之應異氣齊聲臣愚以爲虞夏不以謙辭殷周不吝誅放畏天知命無所與讓也操曰施於有政是亦爲政若天命在吾吾爲周文王矣操卒其子丕自爲丞相領冀州牧冬十月丕稱皇帝僞號魏改年黃初廢天子爲山陽

公或傳聞見害帝乃發喪制服追謚曰孝愍皇帝二十六年故議郎陽泉侯劉豹青衣侯向舉偏將軍張裔黃權大司馬屬殷純益州别駕從事趙莋治中從事楊洪從事祭酒何宗議曹從事杜瓊勸學從事張爽尹默譙周等上言曰臣聞河圖洛書五經讖緯孔子所甄驗應自遠謹案洛書甄曜度曰赤三日德昌九世會備合爲帝際洛書寶號命曰天度帝道備稱皇以統握契百成不敢洛書錄運期曰九侯七傑爭命民炊骸道路籍籍履人頭誰使主者元且來孝經鉤命決錄曰帝三建九會備臣父羣未亡時言西南數有黃氣直立數丈見來積年時時有景雲祥風從璿璣下來應之此爲異瑞又二十二年中數有氣如旗從

西竟東中天而行圖書曰必有天子出其方加是年太白熒惑塡星常從歲星相追近漢初興五星從歲星謀歲星主義漢位在西義之上方故漢法常以歲星候人主當有聖主起於此州以致中興時許帝尚存故羣下不敢漏言頃者熒惑復追歲星見在胃昴畢昴畢爲天綱經曰帝星處之衆邪消亡聖諱豫覩推揆期驗符合數至若此非一臣聞聖王先天而天不違後天而奉天時故應際而生與神合契願大王應天順民速卽洪業以寧海內太傅許靖安漢將軍糜竺軍師將軍諸葛亮太常賴恭光祿勳黃權少府王謀等上言曹丕篡弒湮滅漢室竊據神器劫迫忠良酷烈無道人鬼忿毒咸思劉氏今上無天子海內惶惶靡所式仰羣下前後上書者八百餘人咸稱述符瑞圖讖明徵間黃龍見武陽赤水九日乃去孝經援神契曰德至淵泉則黃龍見龍者君之象也易乾九五飛龍在天大王當龍升登帝位也又前關羽圍樊襄陽襄陽男子張嘉王休獻玉璽璽潛漢水伏於淵泉暉景燭耀靈光徹天夫漢者高祖本所起定天下之國號也大王襲先帝軌跡亦興於漢中也今天子玉璽神光先見璽出襄陽漢水之末明大王承其下流授與大王以天子之位瑞命符應非人力所致昔周有烏魚之瑞咸曰休哉二祖受命圖書先著以爲徵驗今上天告祥羣儒英俊並進河洛孔子讖記咸悉具至伏爲大王出自孝景皇帝中山靖王之胄本枝百世乾

祇降祚聖姿碩茂神武在躬仁覆積德愛人好士是以四方歸心焉考省靈圖啟發讖緯神明之表名諱昭著宜卽帝位以纂二祖紹嗣昭穆天下幸甚臣等謹與博士許慈議郎孟光建立禮儀擇令辰上尊號帝許之卽皇帝位於成都武擔之南文曰惟建安二十六年四月丙午皇帝備敢用元牡昭告皇天上帝后土神祇漢有天下歷數無疆曩者王莽篡盜光武皇帝震怒致誅社稷復存今曹操阻兵安忍戮殺主后滔天泯夏罔顧天顯操子丕載其凶逆竊居神器羣臣將士以爲社稷隳廢備宜修之嗣武二祖龔行天罰備雖否德懼忝帝位詢於庶民外及蠻夷君長僉曰天命不可以不答祖業不可以久替四海不可以無

王率土式望在備一人備畏天明命又懼漢邦將湮于地謹擇元日與百寮登壇受皇帝璽綬修燔瘞告類於天神惟神饗祚于漢家永綏四海

辛丑章武元年夏四月大赦改年以諸葛亮爲丞相許靖爲司徒置百官立宗廟祫祭高皇帝以下五月立夫人吳氏爲皇后子禪爲皇太子六月以子永爲魯王理爲梁王魏曹丕殺其夫人甄氏是月晦日食秋七月帝自將伐孫權車騎將軍張飛爲其下所殺孫權遣使求和不許帝遣吳班馮習攻破權將李異等於巫軍次秭歸武陵五谿蠻夷遣使請兵權以陸遜爲督督朱然等五萬人逆拒魏曹丕築凌雲臺八月孫權遣使稱臣於曹丕丕封權爲吳王

權城武昌冬十月魏曹丕以楊彪爲光祿大夫罷五銖錢孫權遣使如魏魏曹丕遣使求珍物於孫權孫權立子登爲太子魏曹丕置鮮卑烏桓校尉

壬寅二年春正月朔日食魏曹丕除貢士限年法二月魏曹丕復置戊巳校尉將軍吳班陳式水軍屯于夷陵帝遂自秭歸率諸將進軍緣山截嶺屯夷道猇亭自佷山通武陵遣侍中馬良安慰五谿蠻夷咸相率來歸鎮北將軍黃權督江北諸軍與吳軍相拒於夷陵道三月魏曹丕立其子弟爲王夏六月黃氣見自秭歸十餘里中廣數十丈王師敗績於猇亭將軍馮習張南等皆敗沒帝自猇亭還秭歸收合離散由步道還魚復改曰永安居之秋七月魏冀州大蝗饑八月將軍黃權降魏司徒許靖薨九月魏曹丕立貴嬪郭氏爲后魏曹休擊孫權冬十月詔丞相亮營南北郊於成都魏曹丕作壽陵吳孫權改元僞號黃武率師拒魏冬十一月魏曹丕自將擊之是月晦日食孫權遣使請和帝遣大中大夫宗瑋報之冬十二月帝疾不豫漢嘉太守黃元叛

癸卯三年春二月丞相亮自成都至永安三月黃元攻臨邛縣遣將軍陳曶討誅之魏曹丕攻濡須別將圍江陵皆不克引還帝疾篤命丞相亮輔政以尚書令李嚴爲副夏四月癸巳帝崩於永安宮時年六十三遺詔勑太子曰朕初疾但下痢耳後轉雜他病殆不自濟人五十不稱夭年

已六十有餘何所復恨但以卿兄弟爲念耳射君到說丞相歎卿智量甚大增修過於所望審能如此吾復何憂勉之勉之勿以惡小而爲之勿以善小而不爲惟賢惟德能服於人汝父德薄勿效之吾亡之後汝兄弟父事丞相令卿與丞相共事而已亮上言于太子曰伏惟大行皇帝邁仁樹德覆燾無疆昊天不弔寢疾彌留今月二十四日奄忽升遐臣妾號咷若喪考妣乃顧遺詔事惟太宗動容損益百寮發哀滿三日除服到葬期復如禮其郡國太守相都尉縣令長三日便除服臣亮親受勑戒震畏神靈不敢有違臣請宣下奉行五月梓宫自永安還成都謚曰昭烈皇帝秋八月葬惠陵

季漢書卷二

諸暨章陶裁頁氏纂　　邑後學縢蔡　臺梁全校

後皇帝本紀

後皇帝諱禪字公嗣昭烈皇帝長子也母曰昭烈甘皇后建安二十四年昭烈爲漢中王立爲王太子及卽尊位策曰惟章武元年五月辛巳皇帝若曰太子禪朕遭漢運艱難賊臣簒盜社稷無主格人羣正以天明命朕繼大統今以禪爲皇太子以承宗廟祗肅社稷使使持節丞相亮授印綬敬聽師傅行一物而三善皆得焉可不愼歟三年夏四月昭烈崩於永安宮五月太子卽位於成都時年十七尊皇后曰皇太后大赦改元

癸卯建興元年夏五月封丞相亮爲武鄉侯領益州牧六月魏大水益州郡耆帥雍闓等以四郡叛越巂夷王高定亦叛秋八月魏以鍾繇爲太尉十一月遣尙書鄧芝使吳立皇后張氏

甲辰二年夏四月魏立太學吳人來聘復遣鄧芝報之秋八月魏曹丕率師擊吳臨江而還吳尙書曁豔郎徐彪有罪自殺冬十一月晦日食

乙巳三年春三月丞相亮南征夏五月魏曹丕率師擊吳六月吳以顧雍爲丞相秋七月丞相亮討雍闓等斬之遂平四郡改益州郡爲建寧郡分建寧永昌郡爲雲南郡又分建寧牂牁郡爲興古郡冬十月魏師臨江而還十二月亮還成都吳鄱陽賊彭綺反

丙午四年春正月中都護李嚴移屯江州吳令諸將屯田魏殺其執法鮑勛免將軍曹洪官夏五月魏曹丕卒其子叡襲僞位秋八月吳孫權圍魏江夏不克吳攻襄陽魏司馬懿擊破之魏徵處士管寧不至吳呂岱誘交阯守士徽殺之

丁未五年魏曹叡改年僞號太和春正月吳討彭綺禽之二月魏曹叡大營宮室三月丞相亮率諸軍出屯漢中營沔北陽平石馬帝下詔曰朕聞天地之道福仁而禍淫善積者昌惡積者喪古今常數也是以湯武修德而王桀紂極暴而亡曩者漢祚中衰網漏凶慝董卓造難震蕩京畿

曹操階禍竊執天衡殘剝海內懷無君之心子丕孤豎敢尋亂階盜據神器世濟其凶當此之時皇極幽昧天下無主則我帝命隕越於下昭烈皇帝體明叡之德光演文武應乾坤之運出身平難經營四方人鬼同謀百姓與能兆民欣戴奉順符讖建位易號丕承天序補弊興衰存復祖業膺誕皇綱不墜於地萬國未靜早世遐殂朕以幼沖繼統鴻基未習保傅之訓而嬰祖宗之重六合壅否社稷不建永惟所以念在匡救光載前緒未有攸濟朕甚懼焉是以夙興夜寐不敢自逸每從菲薄以益國用勸分務穡以阜民財授方任能以參其聽斷私降意以養將士欲奮劒長驅指討凶逆朱旗未舉而丕復隕喪斯所謂不然我薪

而自焚也殘類餘醜又支天禍恣睢河洛阻兵未弭諸葛丞相宏毅忠壯忘身憂國先帝託以天下以勗朕躬今授之以旄鉞之重付之以專命之權統領步騎二十萬衆董督元戎龔行天伐除患寧亂克復舊都在此行也昔項籍總一彊衆跨州兼土所務者大然卒敗垓下死於東城宗族如焚爲笑千載皆不以義陵上虐下故也今賊傚尤天人所怨奉時宜速庶憑炎精祖宗威靈相助之福所向必克吳王孫權同恤災患潛軍合謀掎角其後涼州諸國王各遣月支康居胡侯支富康植等二十餘人詣受節度大軍北出便欲率將兵馬奮戈先驅天命既集人事又至師貞勢并必無敵矣夫王者之兵有征無戰尊而且義莫敢

抗也故鳴條之役軍不血刃牧野之師商人倒戈今旄麾首路其所經至亦不欲窮兵極武有能棄邪從正簞食壺漿以迎王師者國有常典封寵大小各有品限及魏之宗族支葉中外有能規利害審逆順之數來詣降者皆原除之昔輔果絕親於智氏而蒙全宗之福微子去殷項伯歸漢皆受茅土之慶此前世之明驗也若其迷沈不反將助亂人不式王命戮及妻孥罔有攸赦廣宣恩威貸其元帥弔其殘民他如詔書律令丞相其露布天下使稱朕意焉冬十一月魏曹叡以貴嬪毛氏爲后魏孟達以新城來歸魏將司馬懿帥兵攻之

戊申六年春正月魏陷新城孟達死之丞相亮伐魏戰于街亭敗績詔貶亮右將軍行丞相事夏四月魏以徐邈爲涼州刺史五月大旱吳人擊魏揚州牧曹休于石亭大敗之冬十二月右將軍亮伐魏圍陳倉不克糧盡引還斬其追將王雙魏以公孫淵爲遼東太守吳大司馬呂範卒

己酉七年春右將軍亮伐魏遣陳式攻武都陰平拔之詔復拜丞相夏四月吳孫權稱皇帝大赦改年僞號黃龍詔遣衛尉陳震使吳及與吳盟吳以張昭爲輔吳將軍秋七月魏制後嗣有由諸侯入奉大統者不得顧私親九月吳遷都建業使大將軍陸遜輔其子登守武昌冬十月魏立聽訟觀置律博士十二月丞相亮徙府營於南山下築漢樂二城

庚戌八年春吳發兵浮海求夷洲亶洲二月魏立郎吏課試法尚書諸葛誕等有罪免秋七月魏寇漢中丞相亮出次成固九月魏師還冬十二月吳人攻魏合肥不克丞相亮以蔣琬爲長史吳廷尉監隱蕃作亂伏誅將軍魏延破魏雍州刺史郭淮于陽谿徙魯王永爲甘陵王梁王理爲安平王

辛亥九年春二月吳武陵蠻叛孫權遣潘濬擊之丞相亮伐魏圍祁山自十月不雨至于三月夏五月亮敗魏司馬懿于鹵城斬其將張郃秋八月中都護李平有罪廢徙梓潼冬十月吳人誘敗魏兵於阜陵江陽至江州有烏從江南飛渡江北不能達墮水死者以千數十一月晦日食

壬子十年孫權改年僞號嘉禾春三月魏曹叡東詣許昌避衰氣吳遣使如遼東徙其騎都尉虞翻於蒼梧秋九月魏曹叡治許昌宮冬十月魏伐遼東不克還擊吳使者斬之魏侍中劉曄以罪出爲大鴻臚吳人擊魏廬江不克丞相亮於黃沙作流馬木牛畢教兵講武

癸丑十一年春正月青龍見魏摩陂井中二月曹叡往觀之因改年僞號青龍吳遣使拜公孫淵爲燕王夏閏五月朔日食六月魏洛陽宮鞠室災冬十二月公孫淵斬吳使者獻首於魏魏封淵爲樂浪公吳孫權自將攻魏新城不克南夷劉冑反將軍馬忠討平之

甲寅十二年春二月丞相亮伐魏三月孝愍皇帝殂于魏

夏四月魏大疫崇華殿災丞相亮進軍渭南魏將軍司馬懿引兵逆拒亮始分兵屯田五月吳孫權自將擊魏曹叡自將擊却之秋八月魏葬我孝愍皇帝於禪陵丞相亮薨於軍長史楊儀引軍還前軍師魏延作亂儀擊斬之詔以吳壹爲車騎將軍督漢中蔣琬爲尚書令總統國事遣中郎將宗預使吳吳以諸葛恪爲丹陽太守冬十一月魏洛陽地震吳潘濬平武陵蠻

乙卯十三年春正月中軍師楊儀有罪廢徙漢嘉自殺夏四月以蔣琬爲大將軍錄尚書事費禕爲尚書令魏作洛陽宮秋七月魏崇華殿災八月魏曹叡立其養子芳爲齊王詢爲秦王復立崇華殿殺鮮卑軻比能是歲張掖涌石負圖狀象靈龜立於川西有石馬七及鳳凰麒麟白虎犧牛璜玦八卦列宿孛彗之象又有文曰大討曹魏以馬易珍物於吳

丙辰十四年春吳鑄大錢二月吳婁侯張昭卒夏四月帝如湔觀汶水旬日而還武都氐王苻健降冬十月有星孛于大辰又孛于東方魏司空陳羣卒

丁巳十五年春正月魏黃龍見以三月爲夏四月改年僞號景初夏六月魏地震魏以陳矯爲司徒魏制三祖爲不毀之廟秋七月魏擊遼東不利公孫淵自稱燕王皇后張氏崩謚曰敬哀葬南陵九月魏大水曹叡殺其妃毛氏冬十月魏營圜方丘南北郊吳以諸葛恪爲威北將軍魏鑄

銅人起土山於芳林園魏光祿勳高堂隆卒

戊午延熙元年春正月立貴人張氏爲皇后大赦改元立子璿爲皇太子子瑤爲安定王魏司馬懿擊遼東二月魏以韓暨爲司徒吳鑄當千大錢秋八月吳孫權改年僞號赤烏魏司馬懿克遼東斬公孫淵吳中書郎呂壹伏誅冬十二月蔣琬出屯漢中魏曹叡疾立其夫人郭氏爲后召司馬懿入朝以曹爽爲大將軍

己未二年春正月魏司馬懿至洛陽與爽受遺輔政曹叡卒子芳襲位二月魏以司馬懿爲太傅何晏爲尚書三月詔以蔣琬爲大司馬冬十月吳遣將軍呂岱屯武昌吳將周允有罪廢徙廬陵十二月魏復以建寅之月爲正

庚申三年魏曹芳改年僞號正始春詔以張嶷爲越嶲太守冬吳饑

辛酉四年夏五月吳人攻魏魏擊却之吳太子登卒蔣琬徙屯涪魏置淮南北屯田廣漕渠處士管寧卒於魏

壬戌五年春正月監軍姜維自漢中徙屯涪吳孫權立子和爲太子霸爲魯王

癸亥六年夏五月朔日食既冬十月遣前監軍王平督漢中十一月詔以費禕爲大將軍錄尙書事魏揚豫都督王昶徙屯新野吳丞相顧雍卒

甲子七年春正月吳以陸遜爲丞相三月魏曹爽寇漢中閏月費禕督諸軍禦之夏四月朔日食安平王理薨五月

魏軍退走冬以費禕兼益州刺史董允守尙書令

乙丑八年春吳殺其太子太傅吾粲吳丞相陸遜卒秋八月皇太后吳氏崩諡曰穆皇后合葬惠陵

丙寅九年春魏擊高句驪克丸都秋九月吳以步隲爲丞相吳分荆州爲二部罷大錢大赦冬十一月大司馬蔣琬薨十二月尙書令董允薨以宦者黄皓爲中常侍

丁卯十年春二月日食三月吳作太初宮詔以姜維爲衛將軍與費禕並錄尙書事涼州胡王白虎文治無戴等率衆降維撫安居之繁縣汶山平康夷反維討平之

戊辰十一年夏四月魏以徐邈爲司空不受五月費禕出屯漢中涪陵民夷反車騎將軍鄧芝討平之

己巳十二年春正月魏司馬懿殺大將軍曹爽及何晏等夷其族懿自爲丞相加九錫復辭不受護軍夏侯霸來奔二月吳大司馬朱然卒秋姜維伐魏雍州不克將軍句安李韶降魏冬十二月魏拜揚州都督王淩爲太尉魏光祿大夫徐邈卒

庚午十三年夏五月日至熒惑入南斗秋七月犯魁第二星而東八月吳丹陽句容及故鄣寧國山崩孫權廢其太子和殺魯王霸及將軍朱據冬十一月權立其子亮爲太子吳作堂邑涂塘十二月魏擊吳戰於江陵敗之

辛未十四年吳孫權改年僞號太元夏四月魏司馬懿殺王淩及楚王曹彪遂置諸王公於鄴大將軍費禕還成都

秋七月魏司馬懿卒其子師自爲撫軍大將軍錄尙書事魏分匈奴部爲二國冬十二月吳以諸葛恪爲太子太傅總統國事費禕北屯漢壽以陳祇守尙書令

壬申十五年春正月魏司馬師自爲大將軍吳孫權立其故太子和爲南陽王夏四月吳孫權薨其子亮襲位改年僞號建興以諸葛恪爲太傅徙其齊王奮於豫章冬十月吳諸葛恪修東興隄十二月魏人擊之恪與戰於徐塘魏人敗走立子琮爲西河王

癸酉十六年春正月盜殺我大將軍費禕二月吳諸葛恪擊魏夏四月衛將軍姜維伐魏圍狄道吳師圍魏新城不克冬十月吳孫峻殺其太傅諸葛恪自爲丞相殺故太子

和
甲戌十七年吳孫亮改元僞號五鳳春二月魏司馬師殺中書令李豐及太常夏侯元光祿大夫張緝遂廢其后張氏夏六月衛將軍姜維伐魏秋九月魏司馬師廢其主芳爲齊王遷之河内冬十月迎高貴鄉公曹髦立之大赦改年僞號正元姜維出隴西拔狄道河間臨洮三縣民居於綿竹繁縣

乙亥十八年春正月魏揚州都督毋邱儉刺史文欽起兵討司馬師師擊敗之欽奔吳儉走死魏司馬師卒二月師弟昭自爲大將軍錄尚書事秋八月衛將軍姜維伐魏敗其將王經於洮西遂圍狄道不克而還冬吳始作太廟

丙子十九年春正月以姜維爲大將軍夏四月魏司馬昭始服袞冕赤舄秋七月姜維伐魏與其將鄧艾戰敗績八月魏司馬昭自爲大都督奏事不名假黃鉞吳孫峻卒以其從弟綝爲侍中輔政吳大司馬呂岱卒冬十月吳孫綝殺大司馬滕允將軍呂據魏以盧毓爲司空吳孫綝殺將軍王惇立子瓚爲新平王大赦

丁丑二十年夏四月吳孫亮始親政五月魏揚州都督諸葛誕起兵討司馬昭六月昭挾其主髦攻之吳人救之不克而還大將軍姜維伐魏大赦

戊寅景耀元年景星見大赦改元春二月魏司馬昭拔壽春殺諸葛誕姜維引兵還夏五月魏司馬昭自爲相國封晉公加九錫復辭不受秋九月吳孫綝廢其主亮爲會稽王冬十月迎立瑯邪王孫休大赦改年僞號永安休以綝爲丞相封兄子皓爲烏程侯十二月吳孫綝伏誅詔漢中兵屯漢壽守漢樂二城

己卯二年春正月黃龍二見寧陵井中秋八月陳祗卒以董厥爲尚書令諸葛瞻爲僕射立子諶爲北地王恂爲新興王虔爲上黨王

庚辰三年春正月朔日食夏五月魏司馬昭弑其主髦於南闕下尚書王經死之六月昭迎立常道鄉公曹奐大赦改年僞號景元秋吳作浦里塘會稽王孫亮自殺九月始追謚故將軍關羽張飛馬超龐統黃忠冬魏司馬昭以王

沈爲豫州刺史

辛巳四年春三月追謚故將軍趙雲冬十月大赦以董厥諸葛瞻爲衛將軍共平尚書事樊建爲尚書令鮮卑索頭貢質於魏

壬午五年春正月西河王琮薨秋八月吳孫休立子𩅦爲太子冬十月姜維伐魏洮陽不克還屯沓中吳以濮陽興爲丞相魏司馬昭殺中散大夫嵇康以鍾會都督關中軍事

癸未六年春詔立故丞相亮廟於沔陽夏五月吳交阯殺其太守降魏秋司馬昭遣鄧艾鍾會入寇詔遣左右車騎將軍張翼廖化輔國大將軍董厥等拒之大赦改元炎興

關口守將傳僉戰敗死之姜維還守劍閣冬十月吳人來援魏司馬昭稱相國晉公受九錫十一月衛將軍諸葛瞻與鄧艾戰於綿竹敗績及其子尚皆死之鄧艾至成都帝出降皇子北地王諶死之次年春帝東遷洛陽廢爲安樂公晉泰始七年帝殂

季漢書卷三

諸暨章陶裁艮氏纂　邑後學張志齡周森仝校

后妃列傳

昭烈孫夫人吳主權之妹也帝平江南領荆州牧權稍畏之以帝喪嫡室許字妹和親帝乃聘爲夫人夫人才捷剛猛有諸兄風侍婢百餘人皆親執刀侍立帝每入衷心常凜凜帝西入益州權聞之大遣舟船迎夫人夫人欲將太子還吳趙雲與張飛勒兵截江留太子而夫人至吳權背盟襲殺關羽陷荆州帝大怒率師征之夫人乃終薨於吳

昭烈穆皇后陳留人車騎將軍吳壹之妹也少孤后父素與劉焉有舊是以舉家隨焉入蜀焉有異志而聞善相者

相后當大貴焉乃爲其子瑁娶后未幾瑁死后寡居帝既定益州而孫夫人還吳羣下勸帝聘后帝疑與瑁同族法正進曰論其親疎何與晉文之於子圉乎乃納后爲夫人建安二十四年立爲漢中王后章武元年夏五月策曰朕承天命奉至尊臨萬國今以后爲皇后遣使持節丞相亮授璽綬承宗廟母天下皇后其敬之哉建興元年五月太子即位尊后爲皇太后號長樂宮壹官車騎將軍封縣侯延熙八年后崩謚曰穆合葬惠陵壹孫喬沒李雄中三十年不爲雄屈也

昭烈甘皇后沛人也帝臨豫州屯小沛納以爲妾帝數喪嫡室后常攝內事隨帝於荆州生後帝曹操軍至追帝於

當陽長阪於是帝因偪棄后及後帝趙雲保護得免於難未幾后薨葬於南郡章武二年追謚皇思夫人遷葬於蜀未至帝崩丞相亮上言皇思夫人履行脩仁淑愼其身大行皇帝昔在上將嬪配作合載育聖躬大命不融大行皇帝存時篤義垂恩念皇思夫人神柩在遠飄颻特遣使者奉迎會大行皇帝崩梓宮在道園陵將成安厝有期臣輒與太常臣賴恭等議禮記曰立愛自親始教民孝也立敬自長始教民順也不忘其親所由生也春秋之義母以子貴昔高皇帝追尊太上昭靈夫人爲昭靈皇后孝和皇帝改葬其母梁貴人尊號曰恭懷皇后孝愍皇帝亦改葬其母王夫人尊號曰靈懷皇后今皇思夫人宜有尊號以慰

寒泉之思輒與恭等案謚法宜曰昭烈皇后詩曰穀則異室死則同穴故昭烈皇后宜與大行皇帝合葬臣請太尉告宗廟布露天下具禮儀別奏制曰可乃合葬惠陵

後帝敬哀皇后車騎將軍張飛長女也章武元年納爲太子妃建興元年立爲皇后十五年崩謚曰敬哀葬南陵

後帝張皇后敬哀皇后之妹也建興十五年入爲貴人延熙元年春正月策曰朕統承大業君臨天下奉郊廟社稷今以貴人爲皇后使行丞相事左將軍向朗持節授璽綬勉修中饋恪肅禋祀皇后其敬之哉後隨帝遷於洛陽殂

後帝李昭儀史失其生出本末漢亡隨入洛陽司馬昭將以漢宮人賜諸將之無妻者李昭儀曰我不能二三屈辱乃自殺

季漢書卷四

諸暨章陶栽艮氏纂　　邑後學蔣驌周源棫編仝校

諸王列傳

甘陵王永字公壽昭烈子後帝異母弟也章武元年六月使司徒靖立永爲魯王策曰小子永朕承天序繼統大業遵修稽古建爾國家封于東土奄有龜蒙世爲藩輔嗚呼恭朕之詔惟彼魯邦一變適道風化存焉人之好德世茲懿美王其秉心率禮綏爾士民是饗是宜其戒之哉建興八年以魯吳分改封甘陵王初永憎宦人黃皓皓既信任用事譖構永於帝帝稍疎外永至不得朝見者十餘年後隨帝東遷洛陽拜奉車都尉封鄉侯

安平王理字奉孝亦後帝異母弟也章武元年六月使司徒靖立理爲梁王策曰小子理朕統承漢序祗順天命遵修典秩建爾於東爲漢藩輔惟彼梁土畿甸之邦民狎教化易道以禮往悉乃心懷保黎庶以永爾國王其敬之哉建興八年以梁吳分改封安平王延熙七年薨諡曰悼王子哀王允嗣十九年薨子殤王承嗣二十年薨景耀四年詔曰安平王先帝所命三世早夭國嗣頹絕其以武邑侯輯襲王位輯理子也後隨帝東遷洛陽拜奉車都尉封鄉侯

皇太子璿字文衡後帝長子母王貴人敬哀皇后侍人也延熙元年正月策曰在昔帝王繼體立嗣副貳國統古今常道今以璿爲皇太子昭顯祖宗之威命使行丞相事左將軍朗持節授印綬其勉修茂質祗恪道義諮詢典禮敬友師傅斟酌衆善翼成爾德以自勖哉時年十五景耀六年冬國亡鍾會作亂爲亂兵所殺

安定王瑤太子璿弟延熙元年立爲王

西河王琮太子璿弟延熙十五年立景耀五年薨

新平王瓚太子璿弟延熙十九年立爲王

北地王諶太子璿弟景耀二年夏六月立爲王六年鄧艾鍾會諸葛緒數道入寇衞將軍諸葛瞻之師潰于綿竹帝用譙周策將出降王怒曰若理窮力屈禍敗必及便當父子君臣背城一戰同死社稷以見先帝可也奈何降乎帝

不聽遂送璽綬是日諶哭於昭烈之廟先殺妻子而後自殺左右無不涕泣者

新興王詢太子璿弟景耀二年立爲王

上黨王虔太子璿弟景耀二年立爲王國亡諸王東遷洛陽爲三都尉封侯者五十餘人尚書令樊建侍中張紹光祿大夫譙周祕書令郤正殿中督張通並封列侯帝之東也擾攘倉猝大臣無從行者惟郤正及張通捨妻子單身隨帝帝賴正相導宜適舉動無闕乃慨然歎息恨知正之晚後值永嘉大亂諸王子孫喪亡唯永孫元奔蜀僞成李雄封元爲安樂公以紹漢祀永和三年討李勢孫盛參戎行見元於成都也

季漢書卷五

諸曁章陶栽㞩氏纂　邑後學周錢 檀衡 仝校

董卓李傕郭汜賈詡列傳

董卓字仲穎隴西臨洮人也父君雅潁川輪氏尉生擢及卓旻卓粗猛有謀少嘗遊羌中與諸豪帥相結後歸耕於野而豪帥有來從之者卓爲殺耕牛與相宴樂諸豪帥感其意歸相斂雜畜千餘頭以贈卓由是健俠知名於時桓帝末以六郡良家子爲羽林郎卓有才武膂力少比雙帶兩鞬左右馳射中郎將張奐征并州召署軍司馬有功拜郎中賜縑九千匹卓悉以分與將士遷廣武令蜀郡北部都尉西域戊己校尉免徵拜并州刺史河東太守中平元

年遷中郎將討黃巾軍敗抵罪冬韓遂等起涼州復爲中郎將西拒遂於望垣硤北爲羌胡數萬人所圍糧食乏絶卓僞欲捕魚堰其還道當所渡水爲池使水渟滿數十里默從堰下過其軍而決堰比羌胡聞知追逐水已深不得渡時六軍上隴西五軍敗績卓獨全衆而還屯住扶風拜前將軍封斄鄉侯五年徵爲少府勅以營吏士屬左將軍皇甫嵩詣行在所卓上言涼州擾亂鯨鯢未滅此臣奮發効命之秋吏士踊躍戀恩念報各遮臣車辭聲懇惻未得即路也輒且行前將軍事盡心慰卹効力行陣六年以卓爲并州牧又勅以吏兵屬皇甫嵩卓復上言臣掌戎十年士卒大小相狎彌久戀臣畜養之恩樂爲國家奮一旦之命乞將之州効力邊陲詔書頻下其違拒如此夏四月靈帝崩少帝即位大將軍何進與司隷校尉袁紹謀誅諸宦官太后不從進乃召卓使將兵詣京師卓聞召即時就道上書曰黃門常侍張讓等竊倖乘寵濁亂海內臣聞揚湯止沸不如滅火去薪潰癰雖痛勝於養肉及溺呼船悔之無及昔趙鞅興晉陽之甲以逐君側之惡今臣輒鳴鐘鼓如雒陽請收讓等以清姦穢八月庚午張讓段珪聞之伏兵省戶下殺進袁紹乃勒兵捕諸閹人無少長皆斬之讓珪刼帝及陳留王協步出穀門至小平津諸黃門投河死時帝年十四陳留王年九歲兄弟獨夜步行欲還宮闇暝逐螢火而行數里得民家以露車載送河南中部掾閔貢

扶帝及陳留王上至雒舍止辛未帝獨乘一馬陳留王與貢共乘一馬從雒舍南行公卿百官奉迎於北芒阪下先是童謠曰侯非侯王非王千乘萬騎走北芒故太尉崔烈在前導卓將步騎數千適至烈呵使避卓罵烈曰晝夜三百里來何云避我不能斷卿頭邪前見帝曰陛下令常侍小黃門作亂乃爾以取禍敗爲負不小也又趨陳留王曰我董卓也從我抱來乃於貢抱中取王卓與帝語語不可了更與陳留王語問禍亂由起王答自初至終無所遺失卓大喜乃有廢立意初卓之入也步騎不過三千自嫌兵少不爲遠近所服率四五日輒夜遣軍潛出四城門明日陳旌鼓而入宣言西兵復入至洛中人不覺謂卓兵不可

勝數進及其弟車騎將軍苗部曲無所屬皆詣卓卓又使呂布殺執金吾丁原并其衆呂布者九原人原所親信部將也卓誘致之以故卓兵大盛時騎都尉泰山鮑信募兵還至都謂紹曰卓擁强兵有異志今不早圖將為所制及其初至疲勞襲之可禽也紹畏卓不敢發信遂還鄉里卓於是以久不雨諷朝廷策免司空劉宏而代之俄遷太尉假節鉞虎賁遂謀廢帝會羣臣於朝堂議曰大者天地次者君臣所以為治今皇帝闇弱不可以奉宗廟為天下主欲依伊尹霍光故事立陳留王何如尚書盧植曰按尚書太甲既立不明伊尹放之桐宮昌邑王立二十七日罪過千餘霍光廢之今上富於春秋行未有失非前事之比也

卓怒罷坐欲殺植侍中蔡邕勸之得免九月甲戌卓復大會羣臣曰太后逼迫永樂太后令以憂死逆婦姑之禮無孝順之節天子幼質軟弱不君昔伊尹放太甲霍光廢昌邑著在典籍僉以為善今太后宜如太甲皇帝宜如昌邑陳留王仁孝宜卽尊祚乃廢帝為宏農王立陳留王卽孝獻皇帝也遷太后於永安宮酖弒之公卿以下不布服會葬素衣而已遂自為相國封郿侯贊拜不名劍履上殿又封其母為池陽君置家令丞卓既率精兵來適帝室大亂得專廢立據有武庫甲兵國家珍寶威震天下而所願無極語賓客曰我相貴無上也顧以嚴刑脅衆睚眦之隙必報侍御史擾龍宗詣卓白事不解劍立撾殺之發何苗棺出其尸枝解節斷於道邊又收苗母舞陽君殺之棄尸於苑枳落中不復收殮嘗遣軍至陽城時適二月社民各在其社下悉就斷其男子頭駕其車牛載其婦女財物以所斷頭繫車轅軸連軫而還洛云攻賊大獲稱萬歲入開陽城門焚燒其頭以婦女與甲兵為婢妾至於姦亂宮人公主其凶逆殆未有倫也初平元年正月勃海太守袁紹長沙太守孫堅起兵討卓初卓雅聞尚書周毖城門校尉伍瓊名故矯情任用其所舉韓馥劉岱孔伷張咨張邈為州郡馥等至官各起兵應紹卓聞之懼乃鴆弒宏農王欲遷都長安召公卿以下議司徒楊彪曰昔盤庚五遷殷民胥怨故作三篇以曉天下之民而海內安穩無故移都恐

百姓驚動麋沸蟻聚為亂卓曰關中肥饒故秦得并吞六國今徙西京設令關東豪彊敢有動者以吾彊兵蹴之可使詣滄海彪曰海內動之甚易安之甚難又長安宮室壞敗不可卒復卓曰武帝時居杜陵南山下有成瓦窰數千處引涼州材木東下以作宮室為功不難卓意不得作色曰公欲沮吾計邪邊章韓約有書來欲令朝廷徙都若大兵來下我不能復相救公便可與袁氏西行彪曰西方自彪道徑也顧未知天下何如耳太尉黃琬曰此大事楊公之言得無重思議罷卓諷司隸校尉宣播以災異劾奏策免琬彪以王允為司徒伍瓊周毖亦固諫之卓大怒曰卓初入朝二君勸用善士故卓相從而諸君到官舉兵相圖

此二君貴卓卓何用相負收斬之并殺太傅袁隗滅其族隗紹之叔父也二月乃徙帝都長安收諸富室以罪惡誅之沒入其財物者不可勝數驅徙餘民數百萬口於長安步騎驅蹙更相蹈藉飢餓寇掠積尸盈路卓自留屯畢圭苑中焚燒洛陽宮室悉發掘諸陵墓取珍寶遣將拒孫堅于梁掠潁川太守李旻烹之河內太守王匡屯兵河陽津卓遣疑兵挑戰而潛使銳卒從小平津北渡破之死者略盡獲山東兵以豬膏塗布十餘匹用纏其身倒立於地從足燒殺之孫堅進兵屢敗之卓乃遣李傕求和堅曰卓逆天無道蕩覆王室今不夷汝三族縣示四海則吾死不瞑目豈將與乃和親邪卓自出與堅戰於諸陵間復敗謂長

史劉艾曰關東軍敗數矣惟孫堅小戇頗能用人當語諸將使知忌之乃使東中郎將董越屯澠池中郎將段煨屯華陰中郎將牛輔屯安邑以禦山東二年夏四月卓至西京自為太師號曰尚父乘青蓋金華車爪畫兩轓時人號曰竿摩車京師地震卓以問侍中蔡邕邕曰地動陰盛大臣踰制之所致也公乘青蓋車遠近以為非宜卓從之更乘金華皁蓋車也弟旻為左將軍封鄠侯兄子璜為侍中中軍校尉典兵宗族內外並列朝廷侍妾懷抱中子皆封侯弄以金紫孫女白時尚未笄封為渭陽君於郿城東起壇從廣二丈餘高五六尺使白乘軒金華青蓋車都尉中郎將刺史二千石在郿者各令乘軒簪筆為白導從之壇

上使璜為使者授印綬公卿見卓拜謁車下卓不為禮召呼三臺尚書以下自詣卓府啟事初卓為前將軍皇甫嵩為左將軍俱征韓遂各不相下後卓徵為少府并州牧兵當屬嵩卓大怒及為太師嵩為御史中丞拜於車下卓問義眞怖未乎嵩曰明公以德輔朝廷大慶方至何怖之有若淫刑以逞將天下皆懼豈獨嵩乎卓默然遂與嵩和解築郿塢高與長安城埒積穀為三十年儲云事成雄據天下不成守此足以畢老嘗至郿行塢公卿已下祖道於橫門外卓豫施帳幔飲誘降北地反者數百人於坐中先斷其舌次斬手足或鑿眼或鑊煮之未死偃轉杯案間會者皆戰慄亡失匕箸而卓飲食自若太史望氣言當有大臣

戮死者卓素怨故太尉張溫使人言溫與袁術交通笞殺之以塞天變法令苛酷愛憎淫刑更相被誣冤死者千數百姓嗷嗷道路以目悉椎破銅人鐘虡及壞五銖錢更鑄為小錢大五分無文章肉好無輪郭不磨鑢貨錢不行時人謂始皇見長人於臨洮乃鑄銅人卓臨洮人也今毀之此其兆歟三年夏四月司徒王允尚書僕射士孫瑞與呂布密謀誅卓初卓自以遇人無禮恐人謀已以布驍武行止常使扞衛然卓忿不思難嘗小失意拔手戟擲布布由是怨之允以謀告布使為內應布曰柰如父子何允曰君自姓呂本非骨肉且擲戟之時豈有父子情邪布許之允乃密表其事使瑞書詔授布是時帝有疾新愈大會未央

殿布懷詔書使同郡騎都尉李肅等將親兵十餘人僞著衞士服守掖門卓至肅以戟刺之衷甲不入傷臂墮車顧大呼曰呂布何在布曰有詔討賊臣卓大罵曰庸狗敢如是邪布應聲持矛刺卓斬之主簿田景前趨卓尸布又殺之凡殺三人餘莫敢動先是謠言曰千里草何青青十日卜猶不生又作董逃之歌又有道士書布爲呂字以示卓卓不知其爲呂布也卓當入會陳列步騎自營至宮朝服導引行其中馬躓不前卓心怪欲止布勸使行乃衷甲而入顧亦不能逃誅當時日月淸淨微風不起旻璜等及宗族老弱悉在郿詔使皇甫嵩誅之皆還爲其羣下所斫射卓母年九十餘走至塢門曰乞脫我死不聽斬之袁氏門

生故吏改殯諸袁死於郿者斂聚董氏尸於其側而焚之暴卓尸於市卓素肥膏流浸地草爲之丹守尸吏瞑爲大炷致卓臍中以爲燈光明達曙如是積日後卓故部曲收所燒者灰并以一棺棺之葬於郿塢諸阿附卓者皆下獄死長安士庶咸相慶賀已而賈詡致李傕郭汜之亂禍更甚國事不可爲矣

李傕者北地人郭汜者張掖人卓之校尉也屬卓女壻中郎將牛輔輔典兵屯陝分遣傕汜及校尉張濟略陳留潁川諸縣卓伏誅輔恇怯不能自安常把辟兵符以鐵鎖致其旁欲以自彊見客先使相者相之知有反氣與不又筮知吉凶然後見之呂布使李肅以詔命誅輔輔逆戰肅敗走宏農布誅肅而輔衆有夜叛出者營中驚輔以爲皆叛取金寶與素所厚友胡赤兒者五六人相隨踰城北渡河赤兒利其金寶斬首送長安比傕等還輔已死衆無所依恐懼欲解散間行歸鄉里

賈詡者武威姑臧人也字文和權譎多智略察孝廉爲郎疾病去官西還至汧道遇叛氐同行數十人皆爲所執詡曰我段公外孫也汝別埋我我家必厚贖之所謂段乃太尉段熲威震西土詡實非段甥詭以懼氐耳氐果不敢害與盟而送之董卓入洛陽詡以太尉掾爲平津都尉遷討虜校尉時在輔軍爲傕策曰聞長安中議欲盡誅涼州人而諸君棄衆單行即一亭長能束君矣不如率衆而西所

在收兵以攻長安爲董公報仇幸而事濟奉國家以征天下若不濟走未後也傕汜然之乃相與結盟率衆數千晨夜西行王允聞之遣卓故將胡軫徐榮擊之於新豐榮戰死軫以衆降傕傕隨道收兵比至長安衆十餘萬與卓故部曲樊稠李蒙王方等合圍長安城峻不可攻守之八日呂布軍有叟兵內反引傕衆入城陷布與戰城中布敗走駐馬青瑣門外謂允曰公可以去允曰安國家吾之上願也若不獲則奉身以死朝廷幼主恃我而已臨難苟免吾不爲也努力謝關東諸公以國家爲念傕汜屯南宮掖門放兵大畧殺太僕魯馗大鴻臚周奐城門校尉崔烈越騎校尉王頎衞尉种拂等吏民死者不可勝數王允扶帝上

宣平城門避兵傕等至城門下拜伏地帝謂傕等曰卿無作威福而乃放兵縱橫欲何爲乎傕曰董卓忠於陛下而無故爲呂布所殺臣等爲卓報仇弗敢爲逆也請事竟詣廷尉受罪允窮逼見傕傕殺允及妻子宗族十餘人長安中男女小大莫不流涕傕等葬卓於郿大風暴雨震卓墓水流入藏漂其棺槨九月傕自爲車騎將軍池陽侯領司隸校尉假節汜爲後將軍美陽侯稠爲右將軍萬年侯傕汜擅朝政濟爲驃騎將軍平陽侯屯宏農詡爲左馮翊傕欲以功侯之辭不受乃拜尚書典選舉四年夏大風雨晝夜二十餘日漂沒人庶帝使御史大夫裴茂訊詔獄原繫者二百餘人傕表奏茂擅出囚徒疑有姦計請收之詔曰

災異屢降陰雨爲害使者銜命宣布恩澤原解輕微庶合天心欲釋冤結而復罪之乎一切勿問興平元年韓遂馬騰率衆入朝以遂爲鎮西將軍遣還涼州騰征西將軍屯郿侍中馬宇與諫議大夫种邵左中郎將劉範謀使騰襲長安己爲內應以誅傕等騰合遂引兵至長平觀宇等謀泄出奔槐里稠擊遂騰敗之又攻槐里宇等皆死時三輔民尚數十萬戶傕等放兵刼畧攻剽城邑人民飢困穀一斛五十萬豆麥二十萬人相啖食白骨委積詔出太倉米豆爲飢人作糜䘏之自是稍得全濟以宮人多亡衣服帝欲發御府繒以與之李傕弗欲曰宮中有衣胡爲復作邪詔賣廄馬百餘匹御府大司農出雜繒二萬匹與所賣廄

馬直賜公卿以下及貧民不能自存者李傕曰我邸閣儲偫少乃悉載置其營賈詡曰此上意不可拒傕不聽特加稠及汜開府與三公爲六府參選舉馬騰韓遂之敗也樊稠追至陳倉遂語稠曰天地反覆未可知也本所爭者非私怨王家事耳與足下州里人今雖小違要當大同欲相善語以別邂逅萬一不如意後可復相見乎俱卻騎前接馬交臂相加共語良久而別傕兄子利隨軍歸以告傕傕疑稠與遂私和有異意二年春稠欲將兵東出關從傕索益兵傕因請稠會議於坐殺稠并其衆傕數設酒請汜或留汜止宿汜妻懼傕與汜婢妾而奪己愛也思有以離間之會傕送饋妻乃以豉爲藥汜將食妻曰食從外來儻或

有故遂摘藥示之曰一棲不二雄吾固疑將軍之信李公也他日傕復請汜大醉汜疑傕藥之絞糞汁飲之乃解遂生嫌隙而治兵相攻戰鬬長安中安西將軍楊定者故卓部曲將也懼傕忍害乃與汜合謀迎帝幸其營夜有亡告傕者傕使兄子暹將數千兵圍宮以車三乘迎帝太尉楊彪曰自古帝王無在人臣家者舉事當合天下心諸君奈何如是暹曰將軍計定矣於是帝車一乘貴人伏氏一乘賈詡左靈一乘餘皆步從幸傕營傕遂燒宮殿城門署官寺盡收乘輿服御置其家帝使楊彪與司空張喜大司農朱儁等十餘人諭傕汜解兵汜不從遂質留公卿彪謂汜曰將軍達人間事奈何羣臣共鬬一人刼天子一人質公

卿此可行邪汜怒欲手刃彪彪曰卿尚不奉國家吾豈求
生邪左右多諫汜乃止遂引兵攻傕矢及帝帷又貫傕耳
傕將楊奉白波賊帥也將兵救傕汜衆乃退是日傕復移
乘輿幸北塢使校尉監塢門內外隔絕諸侍臣皆有飢色
時盛暑人盡寒心帝求米五斛牛骨五具以賜左右傕曰
朝晡上飯何用米爲乃與腐牛骨皆臭不可食帝大怒欲
詰責之侍中楊琦上封事曰傕邊鄙之人習於夷風今又
自知所犯悖逆常有怏怏之色欲轉車駕幸黃白城以紓
其憤臣願陛下忍之未可顯其罪也帝納之初傕屯黃白
城故謀欲徙之傕以司徒趙温不與己同乃內温塢中温
聞傕欲移乘輿與傕書曰公前託爲董公報讎然實屠陷

王城殺戮大臣天下不可家見而戶釋也今爭睚眥之隙
以成千鈞之讎民在塗炭各不聊生曾不改寤遂成禍亂
朝廷仍下明詔欲令和解詔命不行恩澤日損而復欲轉
乘輿於黃白城此誠老夫所不解也於易一過爲過再爲
涉三而弗改滅其頂凶不如早共和解引兵還屯上安萬
乘下全生民豈不幸甚傕大怒欲遣人害温其從弟應温
故掾也諫之乃止黃白城亦不果移帝聞温與傕書問侍
中常洽曰傕不知臧否温言太切可爲寒心對曰李應已
解之矣帝乃悅傕入見帝帶三刃手復與鞭合持一刃侍
中侍郎見傕帶仗皆惶恐亦帶劒先入在帝側傕見帝或
言明陛下或言明帝爲說汜無狀帝亦隨其意答應之傕

喜出言明陛下眞聖賢主意遂自信謂良得天子歡心然
不欲令近臣帶劒在帝邊謂人言此曹子欲圖我邪而皆
持刀也侍中李楨傕州里語傕所以持刀者軍中不可不
爾此國家故事耳其狂悖如是相攻擊連月死者萬數帝
復遣謁者僕射皇甫酈和傕汜酈詣汜汜受詔命詣傕傕
不肯曰我有討呂布之功輔政四年三輔清靜天下所知
也郭多盜馬虜耳何敢乃欲與吾等邪君爲涼州人觀吾
方畧士衆足辦多不多又劫質公卿所爲如是而君苟欲
利郭多邪酈答曰昔有窮后羿恃其善射不思患難以至
于斃近董公之强明將軍目所見有王公以爲內主有旻
承璜以爲鯁毒呂布受恩而反圖之斯須之間頭縣竿端

此有勇而無謀也今將軍身爲上將把鉞仗節子孫握權
宗族荷寵國家好爵而皆據之今郭多劫質公卿將軍脅
至尊誰爲重輕邪張濟與郭多楊定有謀又爲冠帶所附
楊奉白波帥耳猶知將軍所爲非是將軍雖拜寵之猶不
肯盡力也傕不納呵之令出酈出詣省門白傕不肯從詔
侍中胡邈素爲傕所幸呼傳詔者令飾其辭又謂酈曰李
將軍于卿不薄又皇甫公爲太尉李將軍力也酈答曰胡
敬才卿爲國家常伯輔弼之臣也語言如是寧可用邪邈
曰念卿失李將軍意恐不易耳我與卿何事者酈曰我累
世受恩身又常在幃幄君辱臣死當坐國家爲李傕所殺
則天命也帝聞酈答語切恐傕聞之勑遣酈酈裁出營門

傕遣虎賁王昌追之昌知酈忠直縱令去還言追之不及
帝使左中郎將李固持節拜傕大司馬在三公之右傕表
賈詡爲宣義將軍初傕召羌胡數千人先以御物繒綵與
之又許以宮人婦女欲令攻汜羌數來闚省門曰天子在
中邪李將軍許我宮人美女今皆安在帝患之使詡方計
詡乃密呼羌胡大帥飲食之許以封爵重寶於是皆引去
傕將楊奉軍吏宋果謀殺傕事泄亦將兵叛去傕由此衰
弱帝時思舊京張濟自陜和解之秋七月車駕乃東至宣
平門當渡橋汜兵數百人遮橋問是天子邪車不得前傕
兵數百人皆持大戟在乘輿左右侍中劉艾大呼云是天
子也使侍中楊琦高舉車帷帝諭諸兵汝不御何敢迫近

至尊邪汜等兵乃卻既渡橋士衆咸呼萬歲是時李傕出
屯池陽以張濟爲驃騎將軍還屯陜遷郭汜車騎將軍楊
定後將軍楊奉興義將軍又以牛輔部曲董承爲安集將
軍並侍送乘輿汜復欲脅帝還幸郿帝乃奔奉營奉擊汜
破之汜走南山車駕至華陰寧輯將軍段煨具服御及公
卿以下資儲請帝幸其營楊定與煨有隙誣煨欲反乃攻
其營十餘日不下煨猶奉給御膳稟給百官終無二意傕
汜悔復相和來救段煨因欲刧帝而西楊定奔荆州張濟
與奉承不相平反附傕汜共追乘輿大戰於宏農東澗奉
承等軍敗百官士卒死者不可勝數皆棄其婦女輜重御
物符策而奔射聲校尉沮儁被創墜馬李傕謂左右曰尚

可活不儁罵之曰汝等凶逆逼迫天子亂臣賊子未有如
汝者傕殺之十二月帝遂露次曹陽奉迫招河東故白波
帥韓暹胡才李樂等合與傕汜大戰奉兵敗死者甚于東
澗司徒趙温太常王偉衛尉周忠司隸榮邵素爲傕所嫌
欲殺之賈詡曰此皆大臣卿奈何害之傕乃止李樂曰事
急矣陛下宜御馬上曰不可舍百官而去此何辜哉自東
澗兵相連綴四十里至陜乃結營自守時殘破之餘虎賁
羽林不滿百人皆有離心奉承等夜乃議潛過河使李樂
夜具船舉火爲應帝步行趨河岸岸高不得下董承等謀
以馬羈相續以繫帝腰時中宮僕伏德扶中宮一手持十
疋絹乃取德絹連續爲輦行軍校尉尚宏多力令宏居前

負帝乃得下登船其餘不得渡者甚衆復遣船收之因爭
攀船船上人以刃櫟斷其指舟中之指可掬矣同濟者楊
彪以下纔數十人至大陽止人家屋中然後幸李樂營百
官飢餓河內太守張楊使數千人負米貢餉帝御牛車幸
安邑河東太守王邑奉獻綿帛悉賦公卿以下封邑爲列
侯拜暹爲征東將軍才征西將軍樂征北將軍楊安國將
軍並與奉承持政遣太僕韓融至宏農與傕汜等和還所
畧宮人公卿百官及乘輿車馬數乘是時蝗蟲起歲旱無
穀從官食棗菜乘輿居棘籬中門戸無關閉帝與羣臣會
兵士伏籬上觀互相鎮壓以爲笑諸將專權或擅笞殺尚
書司隸出入兵民抵擲之諸將遣婢詣省閤或自齎酒啖

過天子飲侍中不通喧呼罵詈遂不能止又競表拜諸營壁民爲部曲求其禮遺醫師走卒皆爲校尉御史刻印不供乃以錐畫示有文字或不時得也諸將不相率其亂如是旣而糧食盡奉暹承乃以帝還洛陽出箕關下軹道張楊以食迎道路拜大司馬建安元年秋七月帝還洛陽宫室燒盡百官披荆棘依邱牆間州郡各擁兵相攻擊務自强大莫有至者飢窮稍甚尚書郎以下自出樵采或飢死牆壁間自董卓作難重以賈詡逆謀益若斯之甚也曹操乘之挾帝都許乃移漢社漢亡呂布東出關據徐州事見本傳暹奉各出奔寇徐揚間昭烈領徐州誘奉相見因於坐上斬之暹走還并州爲屯帥張宣所殺段煨亦誅李傕夷三族傕頭至有詔高縣氾爲其將五習所襲殺濟飢餓至南陽寇略爲穰人所殺才樂留河東才爲怨家所殺樂病死承爲車騎將軍奉密詔誅曹操因與偏將軍王服長水校尉种輯議郎吳碩謀事泄承等俱爲操所殺詡從幸華陰依段煨煨奉禮甚備已而之南陽託張繡以繡降曹操操見之喜曰使我信重於天下者子也表爲執金吾封都亭侯遷冀州牧留參司空軍事爲操畫策臣尋徙大中大夫操之加九錫也詡上書勸進曹丕襲位拜太尉又上書勸進丕遂廢漢自立詡進爵魏壽鄉侯封小子訪爲列侯以長子穆爲都尉年七十七死子穆嗣

季漢書卷六

諸暨章陶裁良氏纂　邑後[illegible]全校

袁紹公孫瓚列傳

袁紹字本初汝南汝陽人也高祖父安官司徒生蜀郡太守京及司空敞京生太尉陽陽四子長平次左中郎將成並早卒次逢逢弟隗皆爲公紹成之子也生而父歿二公愛之幼使爲郎弱冠除濮陽長有淸名遭母喪服竟又追行父服凡在冢廬六年禮畢隱居洛陽不妄通賓客非海內知名不得相見旣壯有度局又愛士養名交結曹操與張邈何顒伍瓊等皆爲奔走之友不應辟命中常侍趙忠謂諸黄門曰袁本初坐作聲價不應呼召而養死士不知此兒欲何所爲乎叔父隗聞之責數紹曰汝且破我家紹乃應命以大將軍掾爲侍御史稍遷中軍校尉至司隷靈帝崩少帝立太后兄大將軍何進秉政紹使客張津說之曰黄門常侍秉權日久又永樂太后與諸常侍專通財利將軍宜整頓天下爲海內除患進然之遂與謀誅諸閹宦紹進說曰前竇武欲誅常侍而反爲所害但坐言語漏泄以五營士爲兵故耳五營士生長京師服畏中人而竇氏反用其鋒遂果叛走歸黄門是以自取破滅今將軍以元舅之尊二府並領勁兵其部曲將吏皆英雄名士樂盡死力事在掌握天贊其時也爲天下誅除貪穢功勳顯著垂名後世雖周之申伯何足道哉大行在前殿將軍以詔書

領兵衛守切勿入宮也進納之太后不從時前將軍董卓涼州猛將也進乃召卓欲以脅太后黃門聞之皆詣進謝惟所措置紹勸進便可於此決之至于再三進不從令紹使洛陽方略武吏檢司諸宦者又令紹弟虎賁中郎將術選溫厚虎賁二百人當入禁中代持兵黃門陛守門戶中常侍段珪張讓等矯太后命召進入議遂殺之宮中亂術將虎賁燒南宮嘉德殿青瑣門欲以迫出珪讓等珪讓等不出刼少帝及陳留王走小平津紹斬宦者所署司隸校尉許相勒兵捕諸閹人無少長皆殺之或有無鬚而誤死者至自發露形體而後得免宦者或有行善自守而猶見及死者二千餘人急追珪讓等珪讓等悉赴河死帝得還

宮而董卓至呼紹議欲廢帝立陳留王是時紹叔父隗為太傅紹偽許之曰此大事出當與太傅議卓曰劉氏種不足復遺紹不應橫刀長揖而出懸節于上東門亡奔冀州卓購募求紹時周毖為侍中伍瓊為城門校尉何融為議郎卓信之陰為紹說卓曰夫廢立大事非常人所及紹不達大體恐懼故出奔非有他志也今購之急勢必為變袁氏樹恩四世門生故吏徧于天下若收豪傑以聚徒衆英雄因之而起山東非公之有也不如赦之拜一郡守則紹喜于免罪必無患矣卓乃拜紹勃海太守封邟鄉侯廢少帝為宏農王立陳留王孝獻帝是也初平元年紹起兵於勃海而從弟後將軍術奮武將軍曹操冀州牧韓馥豫州

刺史孔伷兗州刺史劉岱陳留太守張邈廣陵太守張超河內太守王匡山陽太守袁遺東郡太守橋瑁濟北相鮑信等同起兵討卓衆各數萬推紹為盟主行車騎將軍司隸校尉紹與王匡屯河內伷屯潁川馥屯鄴餘軍屯酸棗當是時豪傑既多附紹州郡蠭起莫不假紹名韓馥見人情歸紹忌之常遣從事守紹不聽發兵橋瑁乃詐作三公移書傳驛州郡速發兵討卓馥于是方聽紹舉兵乃謀于衆曰助袁氏乎助董氏乎治中劉惠曰興兵為國安問袁董馥猶意疑於紹每貶節軍糧欲使離散從事逢紀謂紹曰將軍舉大事而仰人資給不據一州無以自全紹答曰冀州兵強吾士饑乏設不能辦無所容立紀曰公孫瓚有

驍名導使來南擊取冀州而馥懼矣因使人說利害馥必拱手而讓一州也紹悅從之馥軍安平故瓚至敗之遂引兵入冀州以討卓為名實欲襲馥也馥懷不自安會卓西入關紹還軍延津使陳留高幹潁川荀諶等說馥曰公孫瓚乘勝來向南而諸郡應之袁車騎引軍東向此其意不可知竊為將軍危之馥曰為之奈何諶曰公孫提燕代之卒其鋒不可當袁氏一時之傑必不為將軍下夫冀州天下之重資也若兩雄并力兵交於城下危亡可立而待也夫袁氏將軍之舊且同盟也當今為將軍計莫若舉冀州以讓袁氏袁氏得冀州則瓚不能與之爭必厚德將軍是將軍有讓賢之名而身安於泰山也願將軍勿疑馥素恇

怯因然之馥長史耿武別駕閔純治中李歷諫馥曰冀州雖鄙帶甲百萬穀支十年袁紹孤客窮軍仰我鼻息譬如嬰兒在股掌之上絕其哺乳立可餓殺奈何乃欲以州與之馥曰吾袁氏故吏且才不如本初度德而讓古人所貴諸君獨何病焉馥都督從事趙浮程奐將彊弩萬張屯河陽聞馥欲以冀州與紹自孟津馳東下時紹尚在朝歌清水口浮等從後來船數百艘衆萬餘人整兵鼓夜過紹營紹甚惡之浮等謂馥曰袁本初軍無斗量各已離散雖有張楊於扶羅新附未肯爲用不足敵也小從事等請自以見兵拒之旬日之間必土崩瓦解明將軍但當開閤高枕耳馥不從避位出居趙忠故舍遣子齎冀州印綬于紹紹

遂領冀州牧從事沮授說紹曰將軍弱冠登朝播名海內值廢立之際忠義奮發單騎出奔而董卓懷怖濟河而北而勃海稽首振一郡之卒撮冀州之衆威震河朔名重天下雖黃巾猾亂黑山跋扈舉軍東向則青州可定還討黑山則張燕可滅回衆北首則公孫必喪震脅戎狄則匈奴必從橫大河之北合四州之地收英雄之才擁百萬之衆迎大駕於西京復宗廟於洛邑號令天下以討未服以此爭鋒誰能敵之比及數年此功不難矣紹喜曰此吾心也即表授爲監軍奮威將軍魏郡審配鉅鹿田豐並以正直不得志于馥紹乃以豐爲別駕配爲治中是時年號初平紹字本初自以爲年與字合必能克平禍亂也卓遣執金

吾胡母班將作大匠吳脩齎詔解釋義兵至河內紹使河內太守王匡收班繫獄將殺之班王匡之妹夫也班與匡書云自古以來未有下土諸侯舉兵向京師者劉向曰擲鼠忌器器猶忌之況卓今處宮闕之內以天子爲藩屏幼主在宮如何可討僕受詔而來關東諸郡雖實嫉卓猶以銜奉王命不敢玷辱而足下獨囚僕於獄欲以釁鼓此悖暴無道之甚者也僕與董卓有何親戚義豈同惡而足下張狼虎之口吐長蛇之毒恚卓遷怒何甚酷哉死人之所難然恥爲狂夫所害若亡者有靈當訴足下於皇天夫婚姻者禍福之機今日著矣曩爲一體今爲血讐亡人子二人則君之甥身歿之後慎勿令視僕尸骸也匡得書抱班

二子而泣班遂死於獄卓聞紹得關東乃悉殺紹宗族太傅隗等馥懷猜懼從紹索去往依張邈後紹遣使詣邈有所計議與邈耳語馥在坐上謂見圖構無何起至溷自殺幽州公孫瓚擊青州黃巾賊大破之還屯廣宗改易守令冀州長吏望風響應開門受之紹自往征瓚合戰於界橋南二十里瓚步兵二萬餘人爲方陣騎爲兩翼左右各五千餘匹白馬義從爲中堅亦分作兩校左射右右射左旌旗鎧甲光照天地紹令麴義以八百兵爲先登強弩千張夾承之紹自以步兵數萬結陣於後瓚見義兵少欲陵陷之而義久在涼州曉習羌鬬兵皆驍銳臨陣兵皆伏楯下不動相去數十步乃同時俱起揚塵大叫直前衝突彊弩

雷發所中必倒斬瓚所署冀州刺史嚴綱甲首千餘級瓚軍敗績步騎奔走不復還營義追至界橋瓚殿兵還戰橋上復破之遂至瓚營拔其牙門營中餘衆復散走紹在後去橋十數里下馬發鞍見瓚已破不爲設備惟帳下彊弩數十張大戟士百餘人自隨瓚部迸騎二千餘匹卒至便圍紹數重弓矢雨下別駕從事田豐扶紹欲却入空垣紹以兜鍪撲地曰大丈夫當前鬬死而入牆間豈可得活乎彊弩乃亂發多所殺傷瓚騎不知紹也亦稍引卻會麴義至乃散去瓚每與虜戰常乘白馬追不虛發數獲戎捷虜相告云當避白馬因虜所忌簡其白馬數千匹選騎射之士號爲白馬義從至是乃見破焉紹既破瓚引軍而南至

薄落津與賓友諸將會已乃聞鄴城覆云鄴城紹家及部曲家屬在也魏郡兵反與黑山賊于毒共覆鄴城殺太守栗成賊十餘部衆數萬人聚會鄴中坐上諸客家在鄴者皆憂怖失色或起啼泣紹容貌不變自若也賊有陶升者故內黃小吏也獨將部衆踰西城入閉守州門不內他賊以車載紹家及諸衣冠在州內者身自扞衛送至斥邱乃還紹遂屯斥邱以陶升爲建義中郎將乃引軍入朝歌鹿場山蒼巖谷討于毒圍攻五日破之斬毒及長安所署冀州牧壺壽遂尋山北行薄擊諸賊左髮丈八等皆斬之又擊劉石青牛角黃龍左校郭大賢李大目于氐根等皆屠其屯壁斬首數萬級紹復屯鄴時董卓伏誅而李傕郭汜作亂京師帝無寧所矣四年帝使太傅馬日磾太僕趙岐和解關東岐別詣河北紹出迎於百里上拜奉帝命岐住紹營移書告瓚瓚遣使具與紹書曰趙太僕以周召之德銜命來征宣揚朝恩示以和睦曠若開雲見日何喜如之昔賈復寇恂亦爭士卒欲相危害遇光武之寬親俱陛見同輿共出時人以爲榮自省邊鄙得與將軍共同此福此誠將軍之眷而瓚之幸也紹不答初帝之立非紹意及幸河東紹遣潁川郭圖上貢于行在沮授說紹曰將軍累葉輔弼世濟忠貞今朝廷播越宗廟毀壞觀諸州郡外託義兵內圖相滅未有存主卹民者且今州城粗定宜迎大駕安宮鄴都挾天子而令諸侯畜士馬以討不庭誰能禦之

紹悅將從之郭圖淳于瓊曰漢室陵遲爲日久矣今欲興之不亦難乎且今英雄據有州郡衆動萬計所謂秦失其鹿先得者王若迎天子以自近動輒表聞從之則權輕違之則拒命非計之善者也授曰今迎朝廷至義也又於時宜大計也若不早圖必有先人者也夫權不失機功在速捷將軍其圖之紹弗能用建安元年曹操迎帝都許收河南地關中附之大柄盡屬于操而勢成矣紹悔之欲令帝都鄄城操拒之以紹爲太尉紹恥班在操下怒曰曹操當死數矣我輒救存之今乃背恩挾天子以令我乎操聞以大將軍讓於紹封鄴侯紹讓侯不受四年春擊破瓚于易京并其衆紹既克瓚據幽冀四州自此供御希慢主簿耿

苞密白日赤德衰盡袁爲黄允宜順天意紹以苞密白事
示軍府將吏議者咸以苞爲妖妄宜誅紹乃殺苞以自解
延北海鄭元而不禮趙融聞之曰賢人者君子之望也不
禮賢是失君子之望也夫有爲之君不敢失萬民之歡心
況於君子乎失君子之望難乎以有爲矣出長子譚爲青
州沮授諫曰世稱一兔走衢萬人逐之一人獲之貪者悉
止分定故也且年均以賢德均則卜古之制也願上惟先
代成敗之戒下思逐兔分定之義紹曰孤欲令諸子各據
一州以觀其能也授出曰禍其始此乎又以中子熙爲幽
州甥高幹爲并州是時曹操南破張繡東滅呂布渡河而
北斬眭固定河内勢且欲謀幽冀矣紹乃以審配逄紀統
軍事田豐荀諶許攸主謀議顏良文醜爲將率簡精卒十
萬騎萬匹將伐操沮授田豐諫曰師出歷年百姓疲弊倉
庾無積賦役方殷此國之深憂也宜先遣使獻捷天子務
農逸民若不得通乃表曹氏隔我王路然後進屯黎陽漸
營河南益作舟船繕治器械分遣精騎鈔其邊鄙令彼不
得安我取其逸三年之中可坐定也審配郭圖曰兵書之
法十圍五攻敵則能戰今以明公之神武跨河朔之彊衆
以伐曹氏譬若覆手今不時取後難圖也授曰蓋救亂誅
暴謂之義兵恃衆憑彊謂之驕兵兵義無敵驕者先滅曹
氏迎天子安宫許都今舉兵南向於義則違且廟勝之策
不在彊弱曹氏法令既行士卒精練非公孫瓚坐受圍者

也今棄萬安之術而興無名之兵竊爲公懼之圖等曰武
王伐紂不曰不義況兵加曹氏而云無名且公師武臣竭
力將士憤怒人思自騁而不及時早定大業慮之失也夫
天與弗取反受其咎此越之所以霸吳之所以亡也監軍
之計計在持牢而非見時知機之變也紹從之圖等因譖
授監統内外威震三軍若其浸盛何以制之夫臣與主不
同者昌主與臣同者亡此黄石之所忌也且御衆於外不
宜知内紹疑焉乃分監軍爲三都督使授及郭圖淳于瓊
各典一軍未行遂合而南先是昭烈起兵小沛討操五年
春操東出拒昭烈田豐説紹曰操今東擊劉備未可卒解
我若舉軍襲其後可一往而定也紹辭以子疾豐舉杖擊
地曰夫遭難遇之機而以嬰兒之病失其會惜哉二月操
既破昭烈紹乃發兵沮授會其宗族散資財以與之曰夫
勢在則威無不加勢亡則不保一身哀哉其弟宗曰曹操
士馬不敵君何懼焉授曰以曹兗州之明略又挾天子以
爲資我雖克公孫衆實疲弊而將驕主忲軍之破敗在此
舉也揚雄有言六國蚩蚩爲嬴弱姬今之謂也紹進軍黎
陽遣顏良攻劉延於白馬沮授又諫紹良性促狹雖驍勇
不可獨任紹不聽操救延破斬良紹渡河壁延津南使文
醜挑戰又爲操所殺軍大震紹之將濟河也沮授又諫曰
勝負變化不可不詳也今宜留屯延津分兵官渡若其克
獲還迎不晚設其有難衆弗可還紹弗聽授臨濟嘆曰上

盈其志下務其功悠悠黃河吾其不反乎遂以疾辭紹恨之乃省其所部兵屬郭圖操還官渡授又曰北兵數衆而果勁不及南南穀虛少而財貨不及北南利在於急戰北利在於緩搏宜徐持久曠以日月紹又不從連營稍前逼官渡合戰操軍敗復壁紹爲高櫓起土山射營中營中皆蒙楯衆大懼操乃爲發石車擊紹樓皆破紹衆號曰霹靂車紹爲地道欲襲操營操輒于內爲長塹以拒之又遣奇兵襲擊紹運車大破之盡焚其穀操與紹相持日久百姓疲乏多去操應紹軍食乏而紹遣淳于瓊等將兵萬餘人北迎運車沮授又曰宜遣將蔣奇別爲支軍於表以斷操之鈔紹復不從瓊宿烏巢去紹軍四十里操果留曹洪守

自將步騎五千候夜潛攻瓊紹遣騎救之敗退瓊等悉陷沒操還未至營而紹將高覽張郃等率其衆已降操矣紹衆大潰紹與譚單騎退渡河餘衆不及渡降操操盡坑之凡坑紹卒八萬人沮授不及渡爲人所執詣操授大呼曰授不降也爲軍所執耳操與之有舊逆謂授曰分野殊異遂用圮絕不圖今日乃相禽也授曰冀州失策以取奔北授智力俱困宜其見禽耳操曰本初無謀不用君計今喪亂過紀國家未定當相與圖之授曰叔父母弟縣命袁氏若蒙公靈速死爲幸操歎曰孤早相得天下不足慮也厚待之後謀還袁氏見殺

沮授字某廣平人也少有大志多權略仕州別駕舉茂才歷二縣令爲韓馥別駕表拜騎都尉袁紹領冀州又辟焉智謀義烈爲諸將之首

初紹之南也田豐說紹曰曹操既破劉備則許下非復空虛且操善用兵變化無方衆雖少未可輕也不如以久持之將軍據山河之固擁四州之衆外結英雄內修農戰然後簡其精銳分爲奇兵乘虛迭出以擾河南救右則擊其左救左則擊其右使敵疲於奔命民不得安業我未勞而彼已困不及二年可坐克也今釋廟勝之策而決成敗於一戰若不如志悔無及也紹不從豐懇諫紹怒甚以爲沮衆械繫之紹軍既敗或謂豐曰君必見重豐曰若軍有利吾必全今軍敗吾其死矣紹還謂左右曰吾不用豐言果

爲所笑遂殺之紹外寬雅有局度憂喜不形於色而內多忌害皆此類也

豐字元皓鉅鹿人也權略多奇少孤居喪盡哀日月雖過笑不至矧博覽多識名重州黨初辟太尉府舉茂才遷侍御史閹宦擅政英賢被害豐乃棄官歸袁紹起義兵卑辭厚幣招豐豐以王室多難志存匡救乃應紹命爲別駕勸紹迎天子紹不納後平公孫瓚豐本謀也逄紀憚豐亮直數讒之於紹紹固己忌之紹軍之敗也士崩奔北師徒略盡軍皆拊膺而泣曰向令田豐在此不至於是也紹謂逄紀曰冀州人聞吾軍敗皆當念吾惟田別駕前諫止吾吾亦慚見之紀復曰豐聞將軍之退拊手大笑喜其言之中

也紹于是有害豐之意初操聞豐不從戎喜曰紹必敗矣
及紹敗復日向使紹用田别駕計尚未可知也
冀州城邑多叛紹復擊定之自軍敗後發病七年以嘔血
薨初紹與操共起兵紹問操曰若事不輯則方面何所可
據操曰足下意以爲何如紹曰吾南據河北阻燕代兼戎
狄之衆南向以爭天下庶可以濟乎操曰吾任天下之智
力以道御之無所不可紹操方規不同如此故操得逞其
志焉紹三子譚熙尚
譚字顯思紹長子也熙字顯奕尚字顯甫紹少子也尚貌
美紹後妻劉氏愛尚數稱其才紹亦奇其貌欲以爲後未
顯而紹卒劉性酷妬紹卒未殯寵姬五人劉盡殺之以爲

死者有知當復見紹於地下乃髡頭墨面以毀其形尚又
爲盡殺死者之家紹愛尚劉啟之也審配逢紀與辛評郭
圖爭權配紀與尚比評圖與譚比衆以譚長欲立之配等
恐譚立而評等爲己害假紹素意又以爲譚出後伯父非
紹子也竟立尚爲嗣譚之廢紀配實成之譚至不得立自
號車騎將軍與尚有隙曹操聞紹卒而尚等兄弟不相容
也秋九月乃率軍擊之譚軍黎陽拒守尚少與譚兵而使
逢紀從譚譚求益兵配等議不與譚怒殺紀操渡河攻譚
譚告急於尚尚欲分兵益譚恐譚遂奪其衆乃使審配守
鄴自將兵助譚與操相拒于黎陽大戰城下譚尚退敗固
守八年春三月操攻其郭乃出戰操擊破之譚尚夜遁操

追至鄴收麥陷陰安引軍還許南攻荆州益欲其稍緩使
兄弟相爭也譚尚果舉兵相攻譚敗奔平原尚攻之急譚
遣辛毗詣操請救操乃還救譚十月至黎陽劉表遺譚書
曰天篤降害禍難殷流尊公殂殞四海悼心賢允承統遐
邇屬望咸欲展布旅力以投盟主雖亡之日猶存之願也
何寤青蠅飛於干旍無極游於二壘使股肱分爲二體背
膂絶爲異身昔三王五霸下及戰國父子相殘蓋有之矣
然或欲以成王業或欲以定霸功或欲以顯宗主或欲以
固冢嗣未有棄親即異杌其本根而能崇業濟功垂祚後
世者也若齊襄復九世之讐士匄卒荀偃之事是故春秋
美其義君子稱其信夫伯游之恨於齊未及太公之忿曹

宣子之承業未若仁君之繼統也且君子之違難不適讐
國豈可忘先君之怨棄至親之好爲萬世之戒遺同盟之
耻哉冀州不弟之慠既已然矣仁君當降志辱身以匡國
爲務雖見憎于夫人未若鄭莊之於姜氏兄弟之嫌未若
重華之於象傲也然莊公有大隧之樂象受有庳之封願
棄捐前忿遠思舊義復爲母子昆弟如初又遺尚書曰知
變起辛郭禍結同生追閼伯實沈之蹤忘常棣死喪之義
親尋干戈僵尸流血聞之哽咽雖存若亡昔軒轅有涿鹿
之戰周武有商奄之師皆所以剪除穢害而定王業非彊
弱之事喜怒之忿也故雖滅親不爲尤誅兄不傷義今二
君初承洪業纂繼前軌進有國家傾危之慮退有先公遺

恨之負當唯義是務唯國是康何者金木水火以剛柔相濟然後克得其和能爲民用今青州天性峭急迷於曲直仁君度數宏廣綽然有餘當以大包小以優容劣先除曹操以卒先公之恨事定之後乃議曲直之計不亦善乎若留神遠圖克己復禮當振旅長驅共獎王室若迷而不反違而無改則胡夷將有誚讓之言況我同盟復能戮力爲君之役哉此韓盧東郭自困於前而遺田父之獲者也憤踊鶴望冀聞和同之聲若其泰也則袁族其與漢升降乎若其否也則同盟永無望矣譚尚盡不從審配又書與譚責以圖危宗廟敗亂國家也譚得書悵然登城而泣既刼於郭圖亦以兵鋒累交遂戰不解尚聞操北向釋平原還

鄴其將呂曠呂翔叛降操操恐譚懷疑與結婚以安之乃引軍還九年二月尚使審配蘇由守鄴復攻譚平原操進軍將攻鄴至洹水去鄴五十里由欲叛應操謀泄配與戰城中由敗奔操操遂進攻之爲地道配亦于內作塹以當之配將馮禮開突門內操兵三百餘人配覺之從城上以大石擊突中柵門柵門閉入者皆沒操遂圍之爲塹周四十里初令淺示若可越配望而笑之不出爭利操一夜掘之廣深二丈決漳水以灌之自五月至八月城中餓死者過半尚聞鄴急將兵萬餘人還救之依西山來東至陽平亭去鄴十七里臨滏水舉火以示城中城中亦舉火相應配出兵城北欲與尚決圍操逆擊之敗還尚亦破走依曲漳爲營操遂圍之未合尚懼遣陰夔陳琳乞降不聽尚還走濫口操進復圍之急尚將馬延等臨陣降操衆潰尚奔中山操盡收其輜重印綬節鉞及衣物以示其家城中崩沮配兄子榮守東門夜開門內操兵配大戰城中爲操所禽配聲氣壯烈終無撓辭見者莫不歎息遂殺之

配字正南魏郡人也少忠烈慷慨袁紹領冀州使爲治中別駕并總幕府譚之去也呼辛毗郭圖家俱去辛評家獨被收及配兄子開城門內操兵時配在城東南角樓上望見操兵入忿辛郭壞敗冀州乃遣人馳詣鄴獄指殺仲治家是時辛毗在操軍聞門開馳走詣獄欲解其兄家兄家已死是日生縛配將詣帳下辛毗等逆以馬鞭擊其頭罵

之曰奴汝今日眞死矣配顧曰狗輩正由汝曹破我冀州恨不得殺汝也且汝今日能殺生我邪有頃操引見謂配知誰開城門曰不知也曰自卿文榮耳配曰小兒不足用乃至此操復曰曩日孤之行圍何弩之多也配曰恨其少耳操曰卿忠於袁氏父子亦自不得不爾也操欲活之配既無撓辭而辛毗等號哭不已操乃殺之初冀州人張子謙先降操素與配不善笑謂配曰正南卿竟何如我配厲聲曰汝爲降虜配爲忠臣雖死豈若汝生邪臨行刑叱持兵者使北向曰我君在北

操之圍鄴也譚取甘陵安平勃海河間攻尚於中山尚走故安從熙譚悉收其衆操將擊之譚乃拔平原并南皮自

屯龍湊十二月操軍其門譚不出夜奔南皮臨清河而屯十年正月攻破之斬譚及圖等熙尚爲其將焦觸張南所攻奔遼西烏丸觸自號幽州刺史驅率諸郡太守令長背袁向曹陳兵數萬殺白馬盟曰違命者斬衆莫敢語各以次歃至别駕韓珩曰吾受袁公父子厚恩今其破亡智不能救勇不能死於義闕矣若乃北面曹氏所弗能也一坐爲珩失色觸曰夫興大事當立大義事之濟否不待一人可卒珩志以勵事君

珩字子佩代郡人清粹有雅量少喪父母奉養兄姊宗族稱孝悌焉譚尚滅後操屢辟珩不就卒於家操甚高其節

孚字子憲姓馮改爲李鉅鹿人也與平中郡饑孚爲諸生

嘗種薤欲以成計有從索者不與一莖亦不自食時人謂能行意尚辟爲主簿尚之欲救鄴也疑鄴中守備少復欲令配知外動止時孚隨尚行尚與議所遣孚云今使小人往不足以知外内且恐不能達請自往尚問當何所得孚曰聞鄴圍甚堅多人則覺以爲直當將三騎足矣孚自選温信者三人不語所之皆勑使具脯糧不得持兵仗各給快馬遂辭尚來南所在止亭傳及到梁淇使從者斫問事杖三十枚繫著馬邊自著平上幘將三騎投暮詣鄴下是時大將軍雖有禁令而芻牧者多孚故以此夜到以鼓一中自稱都督歷北圍循表而東從東圍表又循圍而南步步呵責守圍將士隨輕重行其罰遂歷操營前徑南過從南圍角西折當章門復責怒守圍者收縛之因開其圍馳至城下呼城上人城上人以繩引孚得入配等見孚悲喜鼓譟稱萬歲守圍者以狀白操操曰此非徒得入也方且復得出孚事訖欲得還而顧外圍必急不可得冒乃請配曰今城中穀少無用老弱爲也不如驅出之以省穀乃復夜簡别得數千人皆使持白幡從三門並出降又使人人持火孚乃將本所從作降人服隨輩夜出時守圍將士聞城中悉降火光照曜但共觀火不復視圍孚出北門遂從西北角突圍得去比明操聞孚已得出抵掌笑曰果如吾言也會尚不能救鄴走中山譚又擊尚尚走孚與尚相失遂詣譚復爲主簿譚戰死孚還平原城中擾亂不安權宜

欲見操乃騎詣牙門稱冀州主簿李孚欲口白密事操見之問其所白孚言今城中彊弱相陵心皆不定以爲宜令新降爲内所識信者宣傳明教操曰卿還宣之孚請教操曰便以卿意宣也孚還入城宣教城中以安操以孚爲良足用也會爲所間出守解長稍遷至司隸校尉時年七十餘矣精斷不衰終陽平太守

高幹以并州降操操以幹爲并州刺史已復執上黨太守舉兵守壺口關操遣樂進李典擊之不克十一年操自將征幹幹乃留其將夏昭鄧升守城自詣何奴單于求救不得獨與數騎欲南奔荊州上洛都尉王炎斬之十二年操至遼西擊烏丸尚熙與烏丸逆戰敗走奔遼東公孫康誘

斬之送首于操兄弟皆見滅也
公孫瓚者字伯珪遼西令支人也爲郡門下書佐有姿儀
故太守器之以女妻焉遣詣涿郡受經盧植後復爲郡吏
劉太守坐事徵詣廷尉瓚爲御車執徒養及劉徙日南具
米肉於北芒上祭先人舉觴祝曰昔爲人子今爲人臣當
詣日南日南瘴氣或恐不還與先人辭於此再拜慷慨而
去時見者莫不歔欷劉道得赦因與俱還以孝廉爲郎除
遼西屬國長史嘗從數十騎出行塞見鮮卑數百騎乃退
入空亭中約其從騎曰今不衝之則死盡矣瓚乃自持矛
兩頭施刃馳出刺胡殺傷數十人瓚亦亡其從騎半遂得
免鮮卑懲艾後不敢復入塞遷涿令光和中涼州賊起發

幽州突騎三千人假瓚都督行事傳使將之軍至薊中漁
陽張純誘遼西烏丸邱力居等叛劫略薊中自號將軍略
吏民攻右北平遼西屬國諸城所至殘破瓚將所領追討
純等有功遷騎都尉屬國烏丸貪至王率種人詣瓚降遷
中郎將封都亭侯進屯屬國與胡相攻擊五六年邱力居
等鈔略青徐幽冀四州被其害瓚不能禦朝議乃以宗正
劉虞爲幽州牧虞至遣使至胡中責使送純首邱力居聞
虞至喜各遣譯自歸瓚害虞有功乃陰使人微殺胡使胡
知其情間行詣虞虞上罷諸屯兵但留瓚萬人屯右北平
純乃棄妻子逃入鮮卑爲其客王政所殺送首詣虞封政爲
列侯虞拜太尉封襄賁侯會董卓至洛陽遷虞大司馬瓚

奮武將軍封薊侯關東義兵起卓遂劫帝西遷徵虞爲太
傳道路隔塞信命不得至帝思東歸虞子和爲侍中在長
安帝使和潛出武關詣虞令將兵來迎道經袁術爲說上
意術留和不遣許兵至俱西令和書與虞虞得書乃遣數
千騎詣和瓚知術有異志不欲遣兵止虞虞不可瓚恐術
聞而怨之亦遣其從弟越將千騎詣術自結而陰教術執
和奪其兵由是虞瓚益有隙和逃術來北復爲紹所留是
時術遣孫堅屯陽城拒卓紹使周昂奪之術遣越與堅攻
昂不勝越爲流矢所中死瓚曰余弟死禍起于紹遂出軍
屯磐河將攻紹紹懼以所佩勃海太守印綬授瓚從弟範
欲以結援範乃以勃海兵助瓚瓚破青徐黃巾兵益盛進

軍界橋以嚴綱爲冀州田楷爲青州單經爲兗州置諸郡
縣紹軍廣川令將麴義先登與瓚戰生禽綱瓚軍敗走勃
海與範俱還薊於大城東南築小城與虞相近稍相恨望
虞懼瓚爲變遂舉兵討瓚虞爲瓚所敗出奔居庸瓚攻陷
居庸執虞還薊會卓死帝遣使者段訓增虞邑督六州瓚
遷前將軍封易侯瓚誣虞欲稱尊號脅訓斬虞瓚上訓爲
幽州刺史瓚遂驕矜記過忘善多所賊害統內外衣冠子
弟有材秀者必困抑使窮苦或問之瓚曰今取衣冠家子
弟及善士富貴之皆自以爲當得不謝人善也所寵遇驕
恣者類多庸兒卜師劉緯臺販繒李移子賈人樂何當等
誓稱兄弟自號爲伯三人爲仲叔季富皆巨億取其女以

配己子自比古者曲周灌嬰之屬也虞從事漁陽鮮于輔齊周騎都尉鮮于銀等率州兵欲報瓚以燕國閻柔素有恩信共推柔爲烏丸司馬招集烏丸鮮卑得胡漢數萬人攻瓚漁陽太守鄒丹于潞北大破之斬丹袁紹遣麴義及虞子和與輔合擊瓚瓚軍數敗乃走還易京固守初童謠曰燕南垂趙北際中央不合大如礪惟有此中可避世瓚以易當之乃築京固守瓚别將有爲敵所圍義不救也曰救一人使後將恃救不力戰今不救此後將當念在自勉袁紹之擊瓚也瓚南界上别營自度守則不能自固又知必不見救是以或自殺其將帥或爲紹所破遂令紹軍徑至其門瓚爲圍塹十重於塹裏築京皆高五六丈爲樓其

上中塹爲京特高十丈自居焉積穀三百萬斛諸將家各作高樓樓以千計瓚作鐵門居樓上屏去左右婢妾侍側汲上文書瓚曰昔謂天下事可指麾而定今日視之非我所决不如休兵力田畜穀兵法百樓不攻今吾樓櫓千重食盡此穀足知天下事矣欲以此弊紹紹遣將攻之連年不能拔紹書與瓚瓚不答而增修戎備謂長史關靖曰當今四方虎爭無有能坐吾城下相守經年者袁本初其若我何建安四年紹悉軍圍之瓚遣子求救於黑山賊復欲自將突騎直出傍西南山擁黑山之衆陸梁冀州橫斷紹後關靖說曰今將軍將士皆已土崩瓦解其所以能相守持者顧戀其居處老小以將軍爲主耳將軍堅守曠日袁紹要當自退自退之後四方之衆必復可合也若將軍今舍之而去軍無鎭重易京之危可立待也將軍失本孤在草野何所成邪瓚遂止不出靖太原酷吏也諂而無大謀特爲瓚所信幸救至欲內外擊紹瓚遣人與子書刻期兵至舉火爲應紹候者得其書如期舉火瓚以爲救兵至遂出戰紹設伏擊大破之復還守紹分部攻者掘地爲道穿穴其樓下稍稍施木柱之度足達半便燒所施之柱樓輒傾倒瓚自知必敗盡殺其妻子乃自殺靖亦赴紹軍而死紹悉送其首于許輔柔後仕僞魏輔至虎牙將軍柔渡遼將軍皆封縣侯位特進紹既滅瓚遂據大河之北雄長幽冀志除曹操矣然好聚人而不能用故敗

季漢書卷七

諸暨章陶菽艮氏纂　邑後學陳汝鼎仝校

袁術呂布列傳

袁術字公路司空逢子紹之從弟也以俠氣聞舉孝廉除
郎中歷職內外遷折衝校尉虎賁中郎將董卓入洛陽謀
廢少帝以袁氏故家撫之拜爲後將軍術亦畏卓出奔南
陽會太守張咨不給義兵軍資長沙太守孫堅斬之術因
得據其郡南陽戶口數百萬而術奢淫肆欲徵斂無度百
姓苦之與劉表有隙又與兄紹不相協而北連公孫瓚智
士知其無成無歸之者時議者以帝幼弱爲賊臣所立又
不識母氏所出幽州牧劉虞宿有德望紹等欲立之使人

報術術觀漢室衰陵陰懷異志外託公義拒紹紹復與書
曰前與韓文節共建永世之道欲海內見再興之主今西
名有幼君無血脉之屬公卿以下皆媚事卓安可復信但
當使兵往屯關要皆自蹙死於西東立聖君太平可冀如
何有疑又室家見戮不念子胥可復北面乎違天不祥願
詳思之術答曰聖主聰叡有周成之質賊卓因危亂之際
威服百寮此乃漢家小厄之會亂尚未厭復欲興之乃云
今主無血脉之屬豈不誣乎先人以來奕世相承忠義爲
先太傅公仁慈惻隱雖知賊卓必爲禍害以信徇義不忍
去也門戶滅絕死亡流漫幸蒙遠近來相赴助不因此時
上討國賊下刷家恥而圖於此非所聞也又曰室家見戮
可復北面此卓所爲豈國家哉君命天也天不可讎況非
君命乎慺慺赤心志在滅卓不識其他初平四年劉表斷
術糧道術引軍入陳留屯封邱黑山餘賊及於夫羅等佐
之術使劉詳屯匡亭曹操與紹合擊詳術救之大敗退保
封邱操進圍之術走襄邑操追至大壽決渠水灌城術走
寧陵操又追之術走九江攻揚州刺史陳瑀走之領其州
以張勳橋蕤等爲大將軍李傕入長安欲結術以爲左將
軍封陽翟侯假節遣太傅馬日磾因循行拜授日磾融之
族子少傳融業以才學進與楊彪盧植蔡邕等典校中書
歷位九卿登台輔術從日磾借節觀之因奪不還備軍中
千餘人使促辟之日磾謂術曰卿家先世諸公辟士云何

而言促之謂公府掾可劫得乎從術求去術留之不遣既
以失節屈辱憂恚而死時沛相下邳陳珪故太尉球弟子
也術與珪俱公族子孫少共交游書與珪曰昔秦失其政
天下羣雄爭而取之兼智勇者卒受其歸今世事紛擾復
有瓦解之勢矣誠英乂有爲之時也與足下舊交豈肯左
右之乎若集大事子實爲吾心膂珪中子應時在下邳術
並脅質應圖必致珪珪答書曰昔秦末世肆暴恣情虐流
天下毒被生民下不堪命故遂土崩今雖季世未有亡秦
苛暴之亂也曹將軍神武應期興復典型將撥平凶慝清
定海內以爲足下當戮力同心匡翼漢室而陰謀不軌以
身試禍豈不痛哉若迷而知反尚可以免吾備舊知故陳

至情雖逆于耳肉骨之惠也欲吾營私阿附有犯死不能
也興平二年冬帝敗於曹陽術會羣僚謂曰今劉氏微弱
海內鼎沸吾家四世公輔百姓所歸欲應天順民於諸君
意何如衆莫敢對主簿閻象進曰昔周自后稷至于文王
積德累功參分天下有其二猶服事殷明公雖奕世克昌
未若有周之盛漢室雖微未若殷紂之暴也術嘿然不悅
建安二年用河內張烱之符命遂僭號以袁出陳陳舜之
後以土承火得應運之次又見讖文云代漢者當塗高也
自以名字當之乃建號稱仲氏以九江太守爲淮南尹置
公卿祠南北郊荒侈滋甚後房數百皆服綺縠餘粱肉而
士卒凍餒江淮閒空盡人民相食矣使人以稱帝告呂布

布收其使上其書術怒攻布爲布所破秋九月術侵陳曹
操東征之術聞操至棄軍走留其將橋蕤李豐梁綱樂就
拒操操至破蕤等斬之術走渡淮時天旱歲荒術由是遂
衰弱失勢往奔部曲雷薄陳蘭於灊山拒不納憂懼不知
所出將歸帝號於紹欲至青州從袁譚又不果留屯三日
士衆絕糧乃還至江亭去壽春八十里閒廚下尚有麥屑
三十斛時四年六月盛暑欲得蜜漿又無蜜坐櫺牀上歎
息良久乃咤曰袁公路至於此乎因頓伏牀下嘔血斗餘
而死妻子依故吏廬江太守劉勳孫策破勳復見收視術
女入孫權宮子燿拜郎中燿女又配權子奮
呂布字奉先五原郡九原人也以驍武給并州刺史丁原

原親待之使爲騎都尉屯河內靈帝崩原將兵詣洛陽與
何進謀誅諸黃門拜執金吾進敗董卓入京將爲亂欲殺
原并其衆以布見信于原誘布令殺原布殺原詣卓卓復
以爲騎都尉甚愛信之尋遷至中郎將封都亭侯布便弓
馬膂力過人號爲飛將卓自以遇人無禮恐人謀已行止
常以布自衛然卓性剛而褊忿不思難嘗小失意拔手戟
擲布布拳捷避之爲卓顧謝卓意亦解由是陰怨卓卓常
使布守中閤布與侍婢私通心不自安常恐其發覺也司
徒王允與僕射士孫瑞密謀誅卓以布州里壯健厚接納
之布詣允陳卓幾見殺狀允以謀告布使爲內應布曰奈
如父子何允曰君自姓呂本非骨肉且擲戟之時豈有父

子情邪布遂許之初平三年四月遂誅卓拜奮武將軍假
節儀比三司進封溫侯共秉朝政布自殺卓後畏惡涼州
人已而李傕郭汜等反合衆攻長安城布將兵出城禦之
時汜在城北布就汜言且却兵但身決勝負汜布乃獨共
對戰布以矛刺中汜汜後騎遂前救汜汜布遂各罷以傕
衆十餘萬布不能拒傕等遂入城布與戰城中布敗六月
布將數百騎出武關詣袁術布自以殺卓爲術報仇有德
意也術拒不納布怨之北詣袁紹布與紹擊張燕于常山
燕黑山賊帥以輕捷號爲飛燕者也精兵萬餘騎數千助
公孫瓚攻紹布有良馬曰赤兔與其親近成廉魏越等陷
鋒突陣遂破燕軍歸初布依紹輕傲紹下諸將以爲擅相

署置不足貴也及破燕求益兵紹內自患忌布覺之求還洛紹假布領司隸校尉外言遣之內欲殺布遣甲士三十人辭以送布布使止於帳側僞使人於帳中鼓箏紹兵臥無何布出帳去而兵不覺夜半兵起亂斫布牀被謂爲已死明日紹訊問知布尚在乃閉城布遂引去之河內與張楊合紹令衆追之皆畏布莫能逼近者楊及諸將皆受傕汜指共圖布布聞之謂楊曰布卿州里也卿殺布於卿弱不如賣布可極得爵寵楊於是外許汜傕內實保護布汜傕患之更下詔書以布爲潁川太守

張邈字孟卓東平壽張人也少以俠聞振窮救急傾家無愛士多歸之袁紹曹操皆與爲友甚相得也辟公府以高

第拜騎都尉遷陳留太守董卓作亂操與邈首舉義兵討卓操戰於汴水邈遣衞茲將兵隨操袁紹爲盟主有驕矜色邈正議責紹紹不悅使操殺邈操答曰孟卓親友也是非當容之今天下未定不宜自相危也呂布去袁紹過邈臨別把手共誓紹聞而憾之以故邈畏操終爲紹殺己矣興平元年操攻陶謙操將陳宮從事中郎許汜王楷知操殘賊不可託與邈弟廣陵太守超共謀去操宮說邈曰今雄傑並起天下分崩君以千里之衆當四戰之地撫劒顧眄亦足以爲人豪而反制於人不以鄙乎今州軍東征其處空虛呂布壯士善戰無前若權迎之共牧兗州觀天下形勢俟時事之變通此亦縱橫之一時也邈從之時操使宮將兵屯東郡遂以其衆東迎布爲兗州牧據濮陽郡縣皆應布唯鄄城東阿范爲操守操引軍還與布戰于濮陽操軍敗相持百餘日是時旱蝗少穀百姓相食布東屯山陽二年間操乃盡復收諸城布敗于鉅野東奔徐州時昭烈領徐州布依昭烈謂曰我與卿同邊地人也布見關東起兵欲誅卓布殺卓東出關東諸將無安布者惟欲殺布耳請昭烈於帳中坐婦牀上令婦向拜酌酒飲食名昭烈爲弟甚敬之昭烈見布語言無常外然之而內不說時邈從布超將家屬屯雍邱操攻圍數月屠之殺超及其家邈詣袁術請救術議僭號邈謂術曰漢據火德絕而復揚德澤豐流誕生明公公居軸處中入則亨于上席出則爲衆

目之所屬華霍不能增其高淵泉不能同其量可謂巍巍蕩蕩無與爲貳何爲捨此而欲稱制恐福不盈眥禍將溢世莊周之稱郊祭犧牛養飼經年衣以文繡宰執鸞刀以入廟門當此之時求爲孤犢不可得也術不聽未幾邈爲其下所殺建安元年昭烈東拒袁術布乘虛襲下邳初布書與術術報書送米二十萬斛使伺我間也布得書大喜遂造下邳我中郎丹陽許耽叛迎布布遂夜進晨至城下丹陽兵開西白城門內布兵布於門上坐步騎放火大破張飛兵遂虜昭烈家屬及部曲將吏士家口昭烈還與連和布令昭烈屯小沛自稱徐州刺史術遣紀靈等率步騎三萬攻昭烈昭烈求救於布諸將皆曰將軍常欲殺備今

可假手於術布曰不然術若破備則北連太山諸將吾爲在術圍中不得不救也卽率兵馳赴靈聞布至斂兵不敢復攻布於沛西南一里安屯遣鈴下請靈靈亦請布共飲食布謂靈曰元德布弟也弟爲諸君所困故來救之布性不喜合鬬但喜解鬬耳布令門候於營門中舉一隻戟布言諸君觀布射戟小支一發中者諸軍當解去不中可留決鬬布舉弓射戟正中小支諸將皆驚言將軍天威也明日歡會各罷兵術欲結布爲援爲子索布女布許之術使韓允來告稱帝并迎婦陳珪恐徐揚合從也往說布曰曹公奉迎天子輔讚國政威靈命世將征四海將軍宜與合同圖太山之安今與術結婚受天下不義之名必有累卵

之危布亦怨術初不受己也女已在塗追還之械送韓允梟首于許珪欲使子登詣許布不許會使者至拜布左將軍布大喜卽遣登奉章謝恩登見操因陳布勇而無計輕於去就宜早圖之操曰布狼子野心誠難久養非卿莫能究其情也增珪秩中二千石拜登廣陵太守臨別操執登手曰東方之事便以相付令登陰合部衆以爲內應初布求徐州牧登還布怒拔戟斫几曰卿父勸吾協同曹操絕婚公路今吾所求無一獲而卿父子並顯重爲卿所賣耳登不爲動容徐曰登見曹公言待將軍譬如養虎當飽其肉不飽則將噬人公曰不如卿言也譬如養鷹飢則爲用飽則揚去其言如此布意乃解術怒遣其將張勳與韓暹

楊奉等連合攻布布謂珪曰今致術軍卿之由也爲之柰何珪曰暹奉與術卒合之軍耳策謀不素定不能相維持比之連鷄勢不俱棲可解離也布因遣人說暹奉還奉從之遂大破勳布又與暹奉合軍向壽春水陸並進所過虜略至鍾離大獲而還旣渡淮北留書與術曰足下恃軍彊盛常言猛將武士欲相吞滅每抑止之耳布雖無勇虎步淮南一時之間足下鼠竄壽春無出頭者猛將武士爲悉何在足下喜爲大言以誣天下天下之人安可盡誣古者兵交使在其間造策者非布先唱也相去不遠可復相聞布渡畢術自將步騎五千揚兵淮上布騎皆於水北大哈笑之而還時東海蕭建爲琅琊相治莒城遣主簿齎牋上

禮貢良馬五匹建尋爲臧霸所襲破收其資實布聞之自將步騎向莒高順諫曰將軍躬殺董卓威震夷狄端坐顧盼遠近自然畏服不宜輕自出軍如或不捷損名非小布不從霸果登城拒守布不能拔引還三年布復與袁術和遣其將高順攻破昭烈操遣夏侯惇來援復不利操自出東征布至彭城陳宮謂布宜逆擊之以逸擊勞無不克也布曰不如待其來攻蹙著泗水中及操軍攻之急布於白門樓上謂軍士曰卿曹無相困我自首當明公陳宮曰逆賊曹操何等明公今日降之若卵投石豈可得全也布遣許汜王楷告急于術術曰布不與我女理自當敗何爲復來相聞邪汜曰明上今不救布爲自敗耳布破明上亦破

也術時僭號故稱爲明上術乃嚴兵爲布作聲援布恐術爲女不至故不遣兵救也以緜纏女身縛著馬上夜自送女出爲操守兵所格射不得過復還城陳宮謂布曰曹操遠來勢不能久若將軍以步騎出屯爲勢於外宮將餘衆閉守於內若向將軍宮引兵而攻其背若來攻城將軍爲救於外不過旬日軍食必盡擊之可破也布然之布妻曰昔曹氏待公臺如赤子猶舍而來今將軍厚公臺不過於曹氏而欲委全城捐妻子孤軍遠出若一旦有變妾豈得爲將軍妻哉布乃止術亦不能救敗還保城不敢出布雖驍猛然無謀而多猜忌不能制御其黨操圍塹之三月上下離心其將侯成宋憲魏續縛陳宮將其衆降操布與其

麾下登白門樓圍急乃下降遂生縛布布曰縛太急小緩之操曰縛虎不得不急也布曰明公所患不過於布今已服矣明公將步布將騎則天下不足定也操有疑色時昭烈在座曰明公不見布之事丁建陽及董卓乎操頷之縊殺布布與宮順等皆梟首送許然後葬之

陳宮字公臺東郡人也剛直烈壯少交結知名之士及天下亂隨曹操旣而不悅乃從呂布爲布畫策布每不從故敗軍士執見操操與語平生布希操旨求活操謂宮曰公臺卿平常自謂智計有餘今竟何如宮指布曰但坐此人不從宮言以至於此若其見從亦未必爲禽也操笑曰今日之事當云何宮曰爲臣不忠爲子不孝死自分也操曰卿如是奈老母何宮曰宮聞將以孝治天下者不害人之親老母之存否在明公也操曰若卿妻子何宮曰宮聞將施仁政于天下者不絕人之祀妻子之存否亦在明公也操未復言宮曰請出就戮以明軍法遂趨出不可止操泣而送之宮不還顧宮死後操厚待其家

高順字某爲人清白有威嚴所將七百餘兵號爲千人鎧甲戰具皆精整每所攻擊無不破者名爲陷陣營順每諫布言凡破家亡國非無忠臣明智者也但患不見用耳將軍舉動不肯詳思輒喜言誤誤不可數也布知其忠然不能用郝萌反布更疏順以魏續有內外之親悉奪順所將兵以與續及當攻戰又令順將之順亦終無恨意

陳登字元龍在廣陵有威名又掎角呂布有功加伏波將軍年三十九卒許汜與昭烈並在荊州牧劉表坐表與昭烈共論天下人汜曰陳元龍湖海之士豪氣不除耳昭烈謂表曰許君論是非表曰欲言非此君善士不宜爲虛言欲言是元龍名重天下昭烈問君言豪寧有事邪汜曰昔遭亂過下邳見元龍元龍無客主之意久不相與語自上大牀臥使客臥下牀昭烈曰君有國士之名今天下大亂帝主失所望君憂國忘家有救世之意而君求田問舍言無可采是元龍所諱也何緣當與君語如小人欲臥百尺樓上臥君於地何但上下牀之間邪表大笑昭烈因言曰若元龍文武膽志當求之於古耳造次難得比也

季漢書卷八

諸曁章陶栽艮氏纂　邑後學陳馮廷楷湛仝校

陶謙劉表劉繇列傳

陶謙字恭祖丹陽人也少孤以不羈聞於縣中年十四猶綴帛爲幡乘竹馬而戲邑中兒童皆隨之故蒼梧太守同縣甘公出遇之塗見其容貌異而呼之住車與語甚悅因許以女妻之甘夫人聞之曰妾聞陶家兒敖戲無度如何以女許之公曰彼有奇表長必大成遂妻之察孝廉拜尚書郎除舒令郡守張磐同郡先輩與謙父友意殊親之而謙性剛直有大節恥爲之屈與衆還城因以公事進見坐罷磐常私還入與謙飲宴或拒不爲留常以舞屬謙謙不

爲起固彊之及舞又不轉磐曰不當轉邪曰不可轉轉則勝人由是不樂卒以構隙謙在官淸白無以糾舉祠靈星有贏錢五百欲以臧之謙委官而去會西羌寇邊皇甫嵩爲征西將軍表拜謙揚武都尉與嵩征羌大破之司空張溫銜命征討邊章韓遂又請謙參軍事接遇甚厚而謙心懷不服及軍罷還百寮高會溫屬謙行酒謙衆辱溫溫怒徙謙于邊或說溫曰陶恭祖本以材異見重於公一朝以醉飲過失不蒙容貸遠棄不毛厚德不終四方人士安所歸望不如釋憾除恨克復初分於以遠聞德美溫然其言乃追還謙謙至或又謂謙曰足下輕辱三公罪自己作今蒙釋宥德莫厚矣宜降志卑辭以謝之謙曰諾又謂溫曰陶恭祖今深自罪責思在變革謝天子禮畢必詣公門公宜見之以慰其意時溫於宮門見謙謙仰曰謙自謝朝廷豈爲公邪溫曰恭祖癡病尙未除邪遂爲之置酒待之如初徐州黃巾起以謙爲徐州刺史擊黃巾破走之董卓之亂州郡起兵帝都長安四方斷絕謙遣使閒行致貢獻遷安東將軍徐州牧封溧陽侯是時徐州殷盛穀米豐贍流民多歸之而謙背道任情廣陵太守琅邪趙昱徐方名士也以忠直見疏曹宏讒慝小人也謙親任之刑政失和由是漸衰時曹操旣據兗州志在徐州矣初操父嵩避亂泰山華縣操令泰山太守應劭送詣兗州輜重百餘兩謙遣都尉張闓將騎衞送闓利嵩財物于華費間殺嵩取之奔

淮南操歸咎於謙欲攻之乃表令州郡一時罷兵初平四年操擊謙拔十餘城至彭城大戰謙兵敗死者萬數泗水爲之不流謙退守剡操糧盡引還興平元年操復東出擊拔琅邪東海諸縣謙恐欲走歸丹陽會張邈迎呂布領兗州操乃還擊布是歲謙薨謙二子商應皆不仕謙疾篤謂別駕麋竺曰非劉備不能安此州也竺因率州人迎昭烈昭烈遂領徐州

劉表字景升山陽高平人也受學於同郡王暢暢爲南陽太守行過乎儉表年十七進諫曰奢不僭上儉不逼下蓋中庸之道府君若不師孔聖之明訓而慕夷齊之末操無乃皎然自遺於世乎暢答曰以約失之者鮮矣且以矯俗

也表長八尺餘姿貌甚偉與汝南陳翔范滂魯國孔昱勃海苑康山陽檀敷張儉南陽岑晊號爲八友以大將軍掾爲北軍中候靈帝崩代王叡爲荊州刺史是時山東起兵江南宗賊盛袁術屯魯陽據南陽之衆吳人蘇代領長沙太守貝羽爲華容長各阻兵作亂表初至單馬入宜城而延中廬人蒯良蒯越襄陽人蔡瑁與謀表曰宗賊甚盛而衆不附袁術因之禍今至矣吾欲徵兵恐不集其策安在良曰衆不附者仁不足也附而不治者義不足也苟仁義之道行百姓歸之如水之趨下何患所至之不從而問興兵與策乎表顧問越越曰治平者先仁義治亂者先權謀兵不在多在得人也袁術勇而無斷蘇代貝羽皆武人不

足慮宗賊帥多貪暴爲下所患越有所素養者使示之以利必以衆來君誅其無道撫而用之一州之人有樂存之心聞君盛德必襁負而至矣兵集衆附南據江陵北守襄陽荊州八郡可傳檄而定術等雖至無能爲也表曰子柔之言雍季之論也異度之計舅犯之謀也遂使越誘宗賊至者五十五人皆斬之襲取其衆或即授部曲唯江夏賊張虎陳生擁衆據襄陽表乃使越與龐季單騎往說降之袁術與孫堅合從欲襲取荊州使堅攻表堅中流矢卒軍敗術遂不能勝表江漢悉平而李傕郭汜入長安王室大亂表若不聞也傕欲表爲援拜表鎮南將軍荊州牧封成武侯假節建安元年曹操挾帝都許表遣使貢獻北交袁

紹而表羣屬意在臣操治中鄧義諫表表曰內不失貢職外不負盟主此天下之達義也治中獨何怪乎義辭疾而退張濟攻穰城中流矢死濟李傕黨也荊州官屬皆賀表曰濟以窮來主人無禮至於交鋒此非牧意牧受弔不受賀也使人納其衆衆乃皆悅服長沙太守張羨性屈強不順表薄其爲人不甚禮也羨遂叛表圍之連年不下羨病死子懌拒守表攻破之當是時表南收零桂北據漢川地方數千里帶甲十餘萬學士歸者千數乃開立學官博求儒生使綦毋闓宋忠等撰五經章句謂之後定命故雅樂郎杜夔作雅樂欲庭觀之夔曰今將軍號不爲天子合樂而庭作之無乃不可乎表乃止五年袁紹擊曹操操拒之

於官渡時紹師甚盛操悉衆逆拒相角者經年表乘其後操可襲而虜也而表不出紹復遣人求助亦不至欲保江漢間觀天下事變從事中郎韓嵩別駕劉先說表附操蒯越亦勸之表乃謂嵩曰今天下大亂未知所定曹操擁天子都許君爲我觀其釁嵩對曰聖達節次守節嵩守節者也夫事君爲君君臣名定以死守之今策名委質唯將軍所命雖赴湯火死無辭也以嵩觀之曹公至明必濟天下將軍能上順天子下歸曹公永享百世之利楚國實受其福使嵩可也設計未定嵩使京師天子假嵩一官則天子之臣而將軍之故吏耳在君爲君則嵩守天子之命義不得復爲將軍死也唯將軍重思無負嵩表遂使之帝拜嵩

侍中遷零陵太守嵩還稱朝廷與曹操之德表大會寮屬數百人陳兵見嵩盛怒持節將斬之數曰韓嵩敢懷貳邪嵩曰將軍負嵩嵩不負將軍具陳前言表怒不已其妻蔡氏諫之曰韓嵩楚國之望也且其言直誅之無辭表乃弗誅而囚之是時操勢已成天子寄命諸州郡惟袁紹及表力能匡救而表君臣坐保江漢所見類此賈詡南見表表以客禮待之詡曰表平世三公才也不見事變多疑無決無能為也操之攻袁尚也操黨慮表乘虛襲之操曰我攻呂布表不為寇官渡之役不救袁紹此自守之虜也宜為後圖操之肆力攻擊固已知表之心矣昭烈奔表表厚待之操征柳城昭烈說表襲許表不能用十三年操攻表會

表薨子琮嗣立操遂虜琮而北

琮表少子琦長子也初表妻愛琮欲以為後而蔡瑁張允附之表乃出琦為江夏太守表疾琦還省覲琦性慈孝瑁允恐琦見表父子相感有託後之意也謂之曰將軍命君撫臨江夏為國東藩其任至重今釋眾而來必見譴怒傷親之歡心以增其疾非孝敬也遂遏於戶外使不得見琦流涕而去表卒瑁允等遂以琮為嗣聞操至越嵩及東曹掾傅巽等說琮降操琮曰今與諸君據全楚之地守先君之業以觀天下何為不可乎巽對曰逆順有大體強弱有定勢以人臣而拒人主逆也以新造之楚而禦國家弗當也以劉備而敵曹公又弗當也三者皆短欲以抗王兵之鋒必亡之道也將軍自料何與劉備琮曰吾不如也巽曰誠以劉備不足禦曹公乎則雖保楚之地不足以自存也誠以劉備足禦曹公乎則備不為將軍下也願將軍勿疑操軍至宛琮遣使降操昭烈奔夏口王威說琮曰曹操得將軍既降劉備已走必懈弛無備輕行單進若給威奇兵數千徼之於險操可獲也獲操即威震天下坐而虎步中夏雖廣可傳檄而定非徒一勝之功保守今日而已此難遇之機不可失也琮不納操以琮為青州刺史封列侯蒯越等侯者十五人越為光祿勳嵩大鴻臚羲侍中先尚書令初先為表別駕奉章詣許見曹操時賓客並會操問先劉牧如何郊天也先對曰劉牧託宗室肺腑處牧伯之位

而遭王道未平羣凶塞路抱玉帛而無所聘頫修章表而不獲達御是以郊天祀地昭告赤誠操曰羣凶為誰先曰舉目皆是操曰今孤有熊羆之士步騎十萬奉辭伐罪誰敢不服先曰漢道陵遲羣生憔悴既無忠義之士翼戴天子綏寧四海使萬邦歸德而阻兵安忍曰莫己若即蚩尤智伯復見于今也操嘿然

劉繇字正禮東萊牟平人齊孝王少子封牟平侯子孫家焉祖父本師受經傳博學羣書號為通儒為般長卒伯父寵官太尉父輿山陽太守兄岱字公山繇兄弟皆有儁才從父韙為賊所刼質繇年十九篡取以歸舉孝廉為郎中除下邑長時郡守以貴戚託之遂棄官去州郡辟部濟南

濟南相中常侍子貪穢不循繇奏免之平原陶邱洪薦繇欲令舉茂才刺史曰前年舉公山奈何復舉正禮乎洪曰若明使君用公山於前擢正禮於後所謂御二龍于長塗騁騏驥於千里不亦可乎會辟司空掾除侍御史不就避亂淮浦岱歷位侍中兗州刺史董卓之亂岱以兗州起兵與勃海太守袁紹奮武將軍曹操同討卓屯酸棗已而東歸青州黃巾衆百萬入兗州殺任城相鄭遂轉入東平岱欲擊之鮑信諫曰今賊衆百萬百姓皆震恐士卒無鬭志不可敵也觀賊衆羣輩相隨軍無輜重唯以鈔略爲資今不若畜士衆之力先爲固守彼欲戰不得攻又不能其勢必離散後選精銳據其要害擊之可破也岱不從遂敗沒

興平初詔拜繇揚州刺史州舊治壽春壽春袁術據之繇乃不敢之州欲南渡江吳景孫賁迎置曲阿術圖僭逆攻沒諸郡縣繇遣樊能張英屯江津以拒之以景賁術所授用迫逐使去術置揚州刺史與景賁共將兵攻英能等歲餘不能克詔加繇爲牧振武將軍衆萬餘人興平二年孫策東渡江破英能等曲阿失守繇奔丹徒將至會稽許子將曰會稽富實策之所貪且窮在海隅不可往也不如豫章北連豫壤西接荊州若收合吏民遣使貢獻與曹兗州相聞雖有袁公路隔在其間其人豺狼不能久也足下受王命孟德景升必相救濟繇從之遂泝江南保豫章駐彭澤笮融先至繇使融助太守朱晧攻太守諸葛元元劉表所授也許子將謂繇曰笮融出軍不顧名義者也朱文明善推誠以信人宜使密防之融至果詐殺晧代領郡事繇進討融不能克復招合屬城討融融敗走入山爲民所殺繇尋病薨年四十二

笮融者丹陽人初聚衆數百依徐州牧陶謙謙使督廣陵彭城運糟遂放縱擅殺坐斷三郡委輸以自入乃大起浮圖祠以銅爲人黃金塗身衣以錦采垂銅槃九重下爲重樓閣道可容三千餘人悉課讀佛經令界內及旁郡有好佛者聽受道使復其他役以招致之由此遠近前後至者五千餘人戶每浴佛多設酒食布席於路經數十里民人來觀及就食且萬人費以巨億計曹操攻陶謙徐土騷動

融將男女萬口馬三千匹走廣陵廣陵太守趙昱待以賓禮融利廣陵之衆因酒酣殺昱放兵大略因載而去過秣陵時彭城相薛禮爲陶謙所偪屯秣陵融殺禮及是又殺晧後策西伐江夏還過豫章收載繇喪善遇其家繇子基自有傳

季漢書卷九

諸暨章陶栽良氏纂　邑後學徐載清蔡澄仝校

劉焉劉璋列傳

劉焉字君郎江夏竟陵人魯恭王之後章帝元和中徙封竟陵支庶家焉焉少仕州郡以宗室拜中郎尋以師祝恬喪去官居陽城山中積學教授舉賢良方正辟司徒府歷雒陽令冀州刺史南陽太守宗正太常時靈帝政衰王室多故焉建議言刺史太守貨賂爲官割剝百姓以致離叛可選清望重臣爲牧伯鎮安方夏焉求交阯牧欲避世難議未卽行侍中廣漢董扶謂焉曰京師將亂益州分野有天子氣焉聞扶言意更在益州矣會益州刺史郤儉賦歛

煩擾謠言遠聞而并州殺刺史張益梁州殺刺史耿鄙焉因謀得爲監軍使者領益州牧封陽城侯扶亦求爲蜀郡西部屬國都尉及太倉令會巴西趙韙棄官俱隨焉是時涼州賊馬相趙祇等自號黃巾於綿竹合聚疾疫之民一二日中得數千人殺綿竹令李升吏民翕習合萬餘人前破雒縣攻益州殺儉又至蜀郡犍爲旬日之間破壞三郡相自稱天子州從事賈龍素領兵在犍爲東界攝歛吏民得千餘人攻相等破之州界清靜龍乃選吏卒迎焉焉徙治綿竹撫納離叛務行寬惠陰圖異計張魯母始以鬼道又有少容常往來焉家故焉遣魯爲督義司馬駐漢中斷絕谷閣殺害漢使焉上書言米賊斷道不得復通又託他

事殺州中豪強王咸李權十餘人以立威關東義兵起焉不與天下討董卓保州自守犍爲太守任岐自稱將軍與從事陳超舉兵擊焉焉擊破之董卓使司徒趙謙將兵向州說校尉賈龍使引兵還擊焉焉出青羌與戰破殺岐龍等焉意漸盛造作乘輿車具千餘乘荊州牧劉表上焉有似子夏在西河疑聖人之論矣焉子範爲左中郎將誕治書侍御史璋奉車都尉皆從帝在長安惟別部司馬瑁隨焉焉託疾召璋璋自表省疾焉遂留璋不還時李傕郭汜亂長安征西將軍馬騰屯郿範與騰通謀引兵襲長安攻傕汜範謀泄奔槐里騰敗還涼州範應時見殺收誕行刑議郎河南龐羲與焉通家乃募將焉諸孫入蜀焉被天火

災車具蕩盡延及民家焉徙治成都既痛其子又感祇災興平元年癰疽發背而卒州大吏趙韙等貪璋溫仁共上璋爲益州刺史詔書因以爲監軍使者領益州牧以韙爲征東中郎將

扶字茂安少從師學兼通數經善歐陽尚書又事聘士楊厚究極圖讖至京師游覽太學還家講授弟子自遠而來永康元年日有蝕之詔舉賢良方正之士策問得失左馮翊趙謙等舉扶扶以病不詣遙於長安上封事遂稱疾篤歸家前後宰府公車徵辟再舉賢良方正博士有道皆不就大將軍何進表薦扶曰資游夏之德述孔氏之風內懷焦董消復之術方今并涼騷擾西戎蠢動宜勅公車特詔

待以異禮諮謀奇策靈帝於是徵扶即拜侍中在朝稱為儒宗求為蜀郡屬國都尉出一歲帝崩天下大亂後去官年八十二卒於家陳壽曰昔魏豹聞許負之言則納薄姬於室劉歆見圖讖之文則名字改易終於不免其身而慶鍾二主此則神明不可妄要天命不可妄冀必然之驗也而劉焉聞董扶之辭心存益土遽造輿服圖竊神器何邪

璋字季玉既襲位而張魯驕恣不承順璋璋殺魯母及弟張魯者祖陵名為學道造作道書以惑百姓受道者出五斗米故世號米賊子衡行其道衡死魯復行之焉使與別部司馬張脩將兵擊漢中太守蘇固魯襲殺脩奪其衆遂據漢中以鬼道教民民夷樂之雄長巴漢璋遣龐羲攻魯

於巴西以義為巴西太守領兵禦魯而義專權勢與璋攜隙先是南陽三輔人流入益州數萬家收以為兵名曰東州兵璋性寬柔無威略東州人侵暴舊民璋不能禁政令多闕趙韙素得人心璋委任之韙因民怨謀叛乃厚賂荊州請和陰結州中大姓與俱起兵還擊璋蜀郡廣漢犍為皆應韙璋入成都城守東州人同心并力助璋皆殊死戰遂破反者進攻韙於江州韙將龐樂李異殺韙朝廷聞益州亂遣五官中郎將牛亶為益州刺史徵璋為卿不至璋聞曹操攻荊州遣河內陰溥致敬于操操加璋振威將軍兄瑁平寇將軍瑁尋狂疾卒璋復遣別駕從事蜀郡張肅送叟兵三百人并雜御物於操操拜肅廣漢太守璋復遣別駕張松詣操時操已定荊州走昭烈方自矜伐不存錄松松以此怨操會操敗於赤壁松還勸璋自絕因說璋曰劉豫州使君之肺腑可與交通璋然之遣法正連好于昭烈尋又令正及孟達送兵數千助昭烈守禦正遂還時張魯既有隙復北連操為操耳目規圖益州璋故內自恐懼交結昭烈為外援也建安十六年操遣鍾繇向漢中討魯璋聞之愈恐懼謂操將破魯及益州矣松復說璋曰今州中諸將龐羲李異等皆恃功驕豪欲有外意不得豫州則敵攻其外民攻其內必敗之道也璋又從之遣法正請昭烈主簿黃權陳其利害從事廣漢王累自倒懸於州門以諫璋皆不納勅在所供奉昭烈入境如歸至江州北

由墊江水詣涪去成都三百六十里璋率步騎三萬餘人車乘帳幔精光曜日往就與會歡飲百餘日璋資給昭烈使討魯然後分別明年昭烈至葭萌還兵南向所在皆克十九年進圍雒城雒城破圍成都數十日城中尚有精兵三萬人穀帛支二年吏民咸欲死戰璋言父子在州二十餘年無恩德以加百姓攻戰三年肌膏草野者以璋故也何心能安遂開城出降昭烈乃遷璋于南郡公安盡歸其財物佩振威將軍印綬後孫權襲殺關羽陷荊州以璋為益州牧駐秭歸卒章武末南中豪帥雍闓據益郡反附于偽吳權復以璋子闡為益州刺史處交益界丞相亮平南土闡還吳為御史中丞璋長子循妻龐羲女也昭烈定蜀

羲爲左將軍司馬璋時從羲啟留循昭烈使爲奉車中郎將璋二子之後分在東西

張任蜀郡人家世寒門少有膽勇志節仕州爲從事璋遣任與劉璝率精兵拒捍昭烈於涪爲昭烈所破退與璋子循守雒城任勒兵出於鴈橋戰敗被禽昭烈聞任之忠勇欲令軍降之任曰老臣終不復事二主矣乃殺之昭烈歎息焉

季漢書卷十

諸暨章陶裁艮氏纂　邑後學黃宣麒郭源仝校

公孫度張楊張魯張繡列傳

公孫度字升濟遼東襄平人也父延避吏居元菟使度爲郡吏時元菟太守公孫琙子豹年十八死度少時名豹又與琙子同年琙見而親愛之遣就師學爲取妻後舉有道除尚書郎稍遷冀州刺史以謠言免同郡徐榮爲董卓中郎將薦度乃授遼東太守度起元菟小吏爲郡所輕先時屬國公孫昭守襄平令召度子康爲伍長度到官收昭笞殺於襄平市郡中名豪大姓田韶等宿遇無恩者皆以法誅之所夷滅百餘家郡中震慄東伐高句驪西擊烏丸威行海外初平元年度知中國擾攘語所親吏柳毅陽儀等曰漢祚將絕當與諸卿圖王耳時襄平延里社生大石長丈餘下有三小石爲之足或謂度曰此漢宣帝冠石之祥而里名符先君社主土地明當有土地而三公爲輔也度益喜故河內太守李敏郡中知名惡度所爲乃將家屬入海避之度大怒掘其父冢剖棺焚屍并夷宗黨

敏襄平人也既亡子信追求浮海出塞積年無所見欲行喪制服則疑父尚存情若居喪而不聘娶後有鄰居故人與其父同年者亡乃行喪制服州里徐邈責之曰不孝莫大于無後何可終身不娶乎乃娶妻生子允而遣妻常如居喪之禮不勝憂數年卒允生不識父母及有識蔬食哀

戚亦如三年之喪以祖父不知存亡設主奉之允仕晉至
司徒
度分遼東郡爲遼西中遼郡置太守越海收東萊諸縣置
營州刺史自立爲遼東侯平州牧追封父延爲建義侯立
漢二祖廟承制設壇墠於襄平城南郊祀天地藉田治兵
乘鸞路九旒旄頭羽騎曹操表度爲武威將軍封永寧鄉
侯度曰我王遼東何永寧也藏印綬于武庫建安九年度
死子康襲位以永寧鄉侯封弟恭十二年曹操攻三郡烏
丸屠柳城袁尚奔遼東康斬送尚首封康襄平侯拜左將
軍康死子晃淵等皆幼衆立恭爲遼東太守曹丕稱帝遣
使拜恭車騎將軍假節封平郭侯追贈康大司馬初恭病

陰消爲閹人劣弱不能治國建興六年淵脅奪恭位曹叡
新襲號拜淵揚烈將軍遼東太守淵遣使南通孫權往來
賂遺權使張彌許晏等齎金玉珍寶立淵爲燕王淵恐權
遠不可恃且貪貨物誘致其使斬彌晏送首于魏叡遣傳
容聶夔拜淵大司馬封樂浪公持節領郡如故淵計吏從
洛陽還語淵曰使者左駿伯使皆擇勇力者非凡人也淵
由是疑怖容夔至住學館中淵先以步騎圍之乃入受拜
容夔大怖還洛言狀十五年叡遣幽州刺史毋丘儉等齎
璽書徵淵淵遂發兵逆於遼隧與儉戰儉敗還淵遂自立
爲燕王置百官有司遣使者持節假鮮卑單于璽封拜邊
民誘呼鮮卑侵擾北方延熙元年叡遣太尉司馬懿征淵

六月軍至遼東是時淵自稱紹漢元年聞魏人將討復稱
臣於吳乞兵北伐以自救吳人欲戮其使羊衜曰不可是
肆匹夫之怒而捐霸王之計也不如因而厚之遣奇兵潛
往以要其成若魏伐淵不克而我軍遠赴是恩結遐夷義
蓋萬里若兵連不解首尾離隔則我虜其傍郡驅略而歸
亦足以致天之罰報雪曩事矣權曰善乃勒兵大出謂淵
使曰請俟後問當從簡書必與弟同休戚共存亡雖隕于
中原吾所甘心也又曰司馬懿所向無前深爲弟憂也淵
遣將軍卑衍楊祚等步騎數萬屯遼隧圍塹二十餘里懿
軍至衍逆戰懿遣將軍胡遵等擊破之乃令軍穿圍引兵
東南向而急東北卽趨襄平衍等恐襄平無守夜走諸軍

進至首山淵復遣衍等迎拒軍殊死戰復擊大破之遂進
軍造城下爲圍塹會霖雨三十餘日遼水暴長運船自遼
口徑至城下雨霽起土山脩櫓爲發石連弩射城中淵窘
急糧盡人相食死者甚多將軍楊祚等降八月丙寅夜大
流星長數十丈從首山東北墜襄平城東南壬午淵衆潰
與其子脩將數百騎突圍東南走大兵急擊之當流星所
墜處斬淵父子城破斬相國以下首級千數傳首洛陽遼
東帶方樂浪元菟悉平初淵家數有怪犬冠幘絳衣上屋
炊有小兒蒸死甑中襄平北市生肉長圍各數尺有頭目
口喙無手足而動搖占曰有形不成有體無聲其國滅亡
度以中平六年據遼東至淵三世凡五十年而滅初淵兄

晃爲任子在洛聞淵劫奪恭位謂淵終不可保數自表聞欲令討淵叡以淵已秉權故因而撫之及淵反遂以國法繫晃晃雖有前言冀不坐然內以骨肉知淵破則己從及淵首至晃自審必死與其子相對啼哭時叡亦欲活之而有司以爲不可遂殺之

張楊字稚叔雲中人也以武勇給并州爲武猛從事靈帝末天下亂帝以所寵小黃門蹇碩爲西園上軍校尉軍京都欲以禦四方徵天下豪傑爲偏裨以虎賁中郎將袁紹爲中軍校尉屯騎校尉鮑鴻爲下軍校尉議郎曹操爲典軍校尉趙融馮芳爲助軍校尉夏牟淳于瓊爲左右校尉并州刺史丁原遣楊將兵詣碩爲假司馬靈帝崩何進誅碩

遣楊歸本州募兵得千餘人因留上黨擊山賊進敗董卓作亂楊遂以所將兵攻上黨太守於壺關不下略諸縣衆至數千人山東兵起欲誅卓袁紹至河內楊與紹合復與匈奴單于於扶羅屯漳水單于欲叛紹楊不從單于執楊與俱去紹使麴義追擊於鄴南破之單于執楊至黎陽攻破度遼將軍耿祉軍衆復振卓以楊爲建義將軍河內太守帝幸河東楊將兵至安邑拜安國將軍封晉陽侯楊欲奉帝還洛陽諸將不聽楊乃還野王建安元年楊奉董承韓暹挾帝還京糧乏楊以糧迎道路遂至洛陽謂諸將曰天子當與天下共之幸有公卿大臣在楊當捍外難何事京都遂還野王即拜大司馬楊性仁和無威刑下人謀反發覺對之涕泣輒原不問楊素與呂布善曹操圍布楊欲救之不能乃出兵東市遙爲之勢其將楊醜殺楊以應操楊將眭固殺醜將其衆北合袁紹操遣史渙邀擊破之於犬城斬固盡收其衆也

張魯字公祺沛國豐人也祖陵客蜀學道鵠鳴山中造作道書以惑百姓受道者出五斗米故世號米賊陵死子衡行其道衡死魯復行之益州牧劉焉以魯爲督義司馬與別部司馬張脩將兵擊漢中太守蘇固魯襲脩殺之奪其衆焉死子璋代立以魯逆命盡殺魯母家室魯遂據漢中以鬼道教民自號師君其來學道者初皆名鬼卒受本道已信號祭酒各領部衆多者爲治頭大祭酒皆教以誠信

不欺詐有病自首其過大都與黃巾相似諸祭酒皆作義舍如今之亭傳又置義米肉懸於義舍行路者量腹取足若過多鬼道輒病之犯法者三原然後乃行刑不置長吏皆以祭酒爲治民夷信之雄據巴漢數十年朝廷力不能征遂寵魯爲鎭民中郎將領漢寧太守通貢獻而已民有地中得玉印者羣下欲尊魯爲漢寧王功曹巴西閻圃諫曰漢川之民戶出十萬財富土沃四面險固上匡天子則爲桓文次及竇融不失富貴今承制署置勢足斬斷不煩于王願且不稱勿爲禍先魯從之建安二十年曹操自散關出武都征之至陽平關魯欲降其弟衞不聽率數萬人拒關堅守初操承涼州從事及武都降人說張魯易攻陽

平城下南北山相遠不可守也信之及往臨乃歎曰他人商度少如人意攻陽平山上諸屯既不時拔士卒傷夷者多操意沮欲拔軍截山而還遣夏侯惇許褚呼山上兵還夜有野麋數千突壞衞營軍大驚而操前軍高祚等未還迷惑誤與衞衆遇祚等多鳴鼓角會衆衞懼以爲大軍見掩便退散侍中辛毗劉曄等在兵後語惇褚言前軍已得賊要屯賊已散走惇前自見乃還白操操進兵攻破之魯聞陽平已失將降圃又曰今以迫降功必輕不如依杜濩赴朴胡相拒然後委質功必多乃奔南山入巴中左右欲悉燒倉庫寶貨魯曰本欲歸命國家而意未達今之走避銳鋒耳非有惡意寶貨倉庫國家之有遂封藏而去操入南鄭甚嘉之又以魯本有善意遣人慰喻魯將家出降操表拜魯鎭南將軍待以客禮封閬中侯邑萬戶封魯五子及閻圃等爲列侯操子彭祖取魯女魯卒子富嗣

張繡字武威祖厲人濟族子也邊章韓遂亂涼州金城麴勝襲殺祖厲長劉雋繡爲縣吏間伺殺勝郡內義之遂招合少年爲邑中豪董卓誅濟與李傕等作亂語在傕傳繡隨濟以附亂故稍遷至建忠將軍封宣威侯濟屯宏農士卒饑餓南攻穰爲流矢所中死繡領其衆屯宛與劉表合建安二年曹操率兵南征之軍淯水繡與衆降既而操納濟妻繡恥之操聞其不悅密欲殺繡繡知之乃掩襲操敗之遂殺操子昂弟子安民繡還保穰三年三月操圍繡于穰劉表遣兵救之以絕操軍後操一朝引退繡自追之時賈詡去段煨託繡詡謂繡曰不可追也追必敗繡不從進兵交戰大敗而還詡謂繡曰促更追之更戰必勝繡曰不用公言以至於敗今已敗奈何復追詡曰兵勢有變急往必利繡遂收散卒追之大戰果以勝還問詡曰繡以精兵追退軍而公曰必敗退以敗卒擊勝兵而公曰必尅悉如公言何其反而皆驗也詡曰此易知耳將軍雖善用兵非曹公敵也軍雖新退曹公必自斷後追兵雖精將既不敵彼士亦銳故知必敗曹公攻將軍無失策力未盡而退必國內有故已破將軍必輕軍速進縱留諸將斷後諸將雖勇亦非將軍敵故雖用敗兵而戰必勝也繡甚服詡言賈詡者多謀而善識時勢者也初從李傕作亂傕敗奔段煨煨憚其挾詐外禮之而內不安詡覺而從繡繡執子孫禮爲繡畫策四年曹操拒袁紹于官渡紹遣人招繡并與詡書繡欲許之詡顯於坐上謂紹使曰歸謝本初兄弟不能相容而能容天下國士乎繡驚懼曰何至於此竊謂詡曰若此當何歸詡曰不如從曹公繡曰袁强曹弱又與曹爲讎從之如何詡曰此乃所以宜從也夫曹公奉天子以令天下其宜從一也紹强盛我以少衆從之必不以我爲重曹公衆弱其得我必喜其宜從二也夫有霸王之志者固將釋私怨以明德於四海其宜從三也願將軍無疑繡從之以衆降操操大悅執其手相與歡宴拜繡揚武將軍操

子均取繡女官渡之役繡力戰有功遷破羌將軍從征烏丸師還卒初曹丕為五官將數因請會發怒曰君殺吾兄何忍持面視人邪繡心不自安乃自殺子泉嗣坐與魏諷謀反伏誅國除

季漢書卷十一

諸暨章陶栽艮氏纂　邑後學何秉雅周梁全校

孫堅列傳

孫堅字文臺吳郡富春人孫武之後也先世葬於城東冢上數有光怪雲氣五色上屬於天曼延數里衆皆往觀視父老相謂曰是非凡氣孫氏其興矣及母懷姙堅夢腸出繞吳閶門寤而懼之以告鄰母鄰母曰安知非吉徵也堅生容貌不凡性闊達好奇節年十七與父共載船至錢唐會海賊胡玉等從匏里上掠取賈人財物方於岸上分之行旅皆住船不敢進堅謂父曰此賊可擊請討之父曰非爾所圖也堅行操刀上岸以手東西指麾若分部人兵以

羅遮賊狀賊望見以為官軍捕之卽委財物散走堅追斬得一級以還父大驚由是顯聞府召署假尉熹平元年署郡司馬募召精勇得千餘人討會稽妖賊許昌于勾章破之刺史臧旻列上功狀詔書除鹽瀆丞數歲徙盱眙丞又徙下邳丞歷佐三縣所在有稱吏民親附鄉里知舊好事少年往來者常數百人堅接待撫養有若子弟焉中平元年黃巾賊張角反詔遣車騎將軍皇甫嵩中郎將朱儁將兵討之儁表堅為佐軍司馬鄉里少年隨在下邳者皆願從堅又募諸商旅及淮泗精兵合千餘人與儁併力奮擊所向無前乘勝深入於西華失利堅被創墮馬臥草中軍衆分散不知堅所在堅所騎驄馬馳還營倍地呼鳴將士

隨馬於草中得堅堅還營十數日創少愈乃復出戰汝潁
賊困迫走保宛城堅身當一面登城先入衆乃蟻附遂大
破之儁具以狀聞拜別部司馬邊章韓遂作亂涼州中郎
將董卓拒討無功三年遣司空張溫行車騎將軍西討遂
等溫表請堅與參軍事屯長安溫以詔書召卓卓良久乃
詣溫溫責讓卓卓對應不順堅時在坐前耳語溫曰卓不
怖罪而鴟張大語宜以召不時至陳軍法斬之溫曰卓素
著威名於隴蜀之間今日殺之西行非宜堅曰明公親率
天兵威震天下何賴於卓觀卓所言不假明公輕上無禮
一罪也章遂跋扈經年當以時進討而卓云未可沮軍疑
衆二罪也卓受任無功應召稽留而軒昂自高三罪也古

之名將仗鉞臨衆未有不斷斬以示威者是以穰苴斬莊
賈魏絳戮揚干今明公垂意於卓不即加誅虧損威刑於
是在矣溫不忍發乃曰君且還卓將疑人堅因起出章遂
聞大兵至黨衆離散皆乞降軍還朝廷以軍未臨敵不斷
功賞然聞堅數卓三罪勸溫斬卓議者壯之乃拜議郎未
幾長沙賊區星自稱將軍衆萬餘人攻圍城邑詔以堅爲
長沙太守至郡親率將士施設方略旬月之間克破星等
郡中震服任用良吏誡曰謹遇良善治官曹文書必循治
以盜賊付太守周朝郭右亦率徒衆爲亂於零桂與星相
應遂越境尋討三郡肅然朝廷錄前後功封烏程侯是時
廬江太守陸康從子作宜春長爲賊所攻遣使求救於堅

堅整軍將救之主簿進諫堅答曰太守無文德以征伐爲
功越界攻討以全異國以此獲罪何媿海內乎乃進兵往
救賊聞而走靈帝崩董卓擅朝政橫恣初平元年諸州郡
並起義兵將討卓堅聞之拊膺歎曰張公昔從吾言朝廷
今無此難也乃起兵北討及荊州斬刺史王叡初叡欲舉
兵討卓素與武陵太守曹寅不相能揚言當先殺寅寅懼
詐作案行使者光祿大夫溫毅檄移堅令收叡行刑以狀
上堅卽承檄勒兵襲叡叡聞兵至登樓望之遣問欲何爲
堅前部答曰兵久戰勞苦所得賞不足以爲衣服詣使君
更乞資直耳叡曰刺史豈有所吝邪便開庫藏使自入視
之知有所遺不兵進及樓下叡見堅驚曰兵自求賞孫府

君何以在其中堅曰被使者檄誅君叡曰我何罪堅曰坐
無所知叡窮迫刮金飲之而死比至南陽衆數萬人移檄
太守請軍糧太守張咨以問綱紀綱紀曰堅鄰郡二千石
不應調發咨遂不與堅以牛酒禮咨咨次日亦答詣堅酒
酣長沙主簿入白堅前移南陽而道路不治軍資不具請
收主簿推問意故咨大懼欲去兵陳四周不得出有頃主
簿復入白堅南陽太守稽停義兵使賊不時討請收出案
軍法從事便牽咨於軍門斬之郡中震慄無求不獲前至
魯陽會袁術術表堅行破虜將軍領豫州刺史遂治兵於
魯陽城當進軍討卓遣長史公仇稱將兵從事督促軍糧
施帳幔於城東門外祖道送稱官屬並會卓遣步騎數萬

人逆堅輕騎數十先到堅方行酒談笑勑部曲整頓行陣
無得妄動後騎漸益堅徐罷坐導引入城乃謂左右曰向
吾所以不即起者恐兵相蹈藉諸君不得入耳卓軍見堅
士衆甚整不敢攻城乃引還堅移屯梁東為卓軍所攻堅
與數十騎潰圍出堅常著赤罽幘乃脫幘令親近將祖茂
著之卓騎爭逐茂故堅從間道得免茂急下馬以幘冠冢
間燒著因伏草中卓騎望見圍繞數重定近覺是柱乃去
堅復收兵戰於陽人大破之梟其都督華雄等是時或間
堅於術曰堅若得洛不可復制此為除狼而得虎也術疑
之不運軍糧陽人去魯陽百餘里堅夜馳見術畫地計校
曰所以出身不顧上為國家討賊下為將軍家門之私讎

堅與卓非有骨肉之怨也而將軍受譖潤之言還相嫌疑
大勳垂捷而運糧不繼此吳起所以歎泣於西河樂毅所
以遺恨於垂成也願將軍深思之術踧踖使還屯即調發
軍糧卓憚堅猛壯乃遣其將李傕等來求和親令堅列疏
子弟任刺史郡守者許表用之堅曰卓逆天無道蕩覆王
室今不夷汝三族縣示四海則吾死不瞑目豈將與乃和
親邪復進軍大谷拒雒九十里卓自出與堅戰於諸陵間
卓敗走却屯澠池聚兵於陝堅進至雒擊卓將呂布復破
之堅分兵出新安澠池間以要卓卓謂長史劉艾曰關東
軍敗數矣皆畏孤無能為也惟孫堅小戇頗能用人當語
諸將使知忌之孤昔與周慎西征慎圍邊韓於金城孤語

張温求引所將兵為慎作後駐温不聽孤時上言其形勢
知慎必不克臺温使孤討先零叛羌以為西方可一時蕩
定也孤皆知其不然而不得止遂行留別部司馬劉靖將
步騎四千屯安定以為聲勢叛羌更還欲截歸道孤小擊
輒開畏安定有兵故也虜謂安定當數萬人不知但靖也
時又上章言狀而孫堅隨周慎行謂慎求將兵造金城使
慎以二萬作後駐邊韓城中無宿穀當於外運畏慎大兵
不敢輕與堅戰而堅兵足以斷其運道兒曹用必還羌中
涼州或能定也温既不能用孤慎又不用堅自攻金城壞
其外垣馳使語温自以克在旦夕温時亦自以計中也而
渡遼兒果斷蔡園慎棄輜重走果如孤策堅以佐軍司馬

所見與人同自為可耳艾曰堅雖時見計故自不如李傕
郭汜閻在美陽亭北將千騎步與虜合殆死亡失印綬此
不為能也卓曰堅時烏合義從兵不如虜精且戰有利鈍
但當論山東大勢終無所至耳艾曰山東兒驅略百姓以
作寇逆其鋒不如人堅甲利兵彊弩之用又不如人亦安
得久卓曰然但殺二袁劉表孫堅天下自服從孤耳卓畏
堅乃徙都西入關焚燒雒邑悉發掘諸陵墓堅乃前入至
雒京城空虛數百里中無煙火堅入城惆悵流涕掃除宗
廟祠以太牢修諸陵平塞卓所發掘訖引軍還屯魯陽是
時關東州郡務相兼并以自强大袁紹遣周喁為豫州刺
史來襲取州堅慨然曰同舉義兵將救社稷逆賊垂破而

各若此吾當誰與戮力乎引兵擊嘂走之袁術與荆州劉表有隙術使堅略荆州擊表表遣將黃祖逆於樊鄧之間堅擊破之追渡漢水遂圍襄陽祖竄峴山中堅乘勝夜追祖祖部兵從竹木間暗射遂被害年三十七時初平三年也兄子賁帥將士就術術復表賁為豫州刺史子四策權翊匡又少子朗庶生也權稱尊號謚堅曰武烈皇帝廟曰始祖墓曰高陵

季漢書卷十二

諸曁章陶栽艮氏纂　邑後學孟俞傅心炳仝校

曹操列傳

曹操字孟德沛國譙人也祖騰相國參之後為中常侍大長秋封費亭侯養子嵩不知所自出或云夏侯氏子嗣侯官太尉嵩生操操少機警有權數好飛鷹走狗游蕩無度其叔父數言之於嵩操患之後逢叔父於路乃陽敗面喎口叔父怪問其故操曰卒中惡風叔父以告嵩嵩驚愕呼操操口貌如故嵩問曰叔父言汝中風已差乎操曰初不中風但失愛于叔父故見罔耳嵩乃疑焉自後叔父有所告嵩終不復信操於是益得肆意矣梁國橋元世名知人見操異之謂操曰天下將亂非命世之才不能濟也能安之者其在君乎操造許子將問子將我何如人子將不答固問之子將曰子治世之能臣亂世之姦雄也操大笑而回年二十舉孝廉為郎除洛陽北部尉初入尉廨繕治四門造五色棒縣門左右各十餘枚有犯禁者不避豪彊皆棒殺之後數月靈帝愛幸小黃門蹇碩之叔父夜行即殺之京師斂迹莫敢犯者近習寵臣咸疾之然不能傷乃共稱薦之遷頓邱令徵拜議郎光和末黃巾起拜騎都尉討潁川賊有功遷濟南相時濟南諸縣長吏多阿附貴戚贓汚狼籍操奏免其八禁斷淫祀姦宄逃竄郡界肅然徵為東郡太守不就稱疾歸鄉里頃之冀州刺史王芬南陽許

攸沛國周旌等連結豪傑謀廢靈帝立合肥侯以告操操
拒之曰夫廢立之事天下之至不祥也古人有權成敗計
輕重而行之者伊尹霍光是也伊尹懷至忠之誠據宰臣
之勢處官司之上故進退廢置計從事立及至霍光受託
國之任藉宗臣之位內因太后秉政之重外有羣卿同欲
之勢昌邑即位日淺未有貴寵朝乏讜臣議出近密故計
行如轉圜事成如摧朽今諸君徒見曩者之易未覩當今
之難諸君自度結衆連黨何若七國合肥之貴孰若吳楚
而造作非常欲望必克不亦危乎芬等果敗金城邊章韓
遂作亂徵操爲典軍校尉會靈帝崩太子即位何太后臨
朝大將軍何進與袁紹謀誅宦官太后不從進乃召董卓

欲以脅太后操聞而笑之曰閹豎之官古今宜有但世主
不當假之權寵使至於此既治其罪當誅元惡一獄吏足
矣何必紛紛召外將乎欲盡誅之事必宣露吾見其敗也
卓未至進見殺卓至廢帝爲宏農王立獻帝京都大亂卓
表操爲驍騎校尉欲與計事而操方圖卓不就乃變姓名
間行東歸從數騎過故人成皐呂伯奢伯奢出行五子皆
備賓主禮延操操聞其食器聲自以背卓命疑其圖己手
劍夜殺八人既而覺其無辜悽愴曰寧我負天下人無使
天下人負我遂行出關過中牟亭長疑是亡人見拘於縣
時掾亦已被卓書唯功曹心知是操以世方亂不宜拘天
下雄雋因白令釋之操至陳留散家財合義兵將討卓中

平六年冬十二月始起兵於己吾初平元年春正月後將
軍袁術冀州牧韓馥豫州刺史孔伷兗州刺史劉岱河內
太守王匡勃海太守袁紹陳留太守張邈東郡太守橋瑁
山陽太守袁遺濟北相鮑信同時俱起兵衆各數萬推紹
爲盟主操行奮武將軍二月卓聞兵起乃挾帝都長安卓
留屯洛陽遂焚宮室以逆拒紹等當是時紹屯河內邈岱
瑁遺屯酸棗術屯南陽伷屯潁川馥在鄴卓兵彊紹等莫
敢先進操曰舉義兵以誅暴亂大衆已合諸君何疑向使
董卓聞山東兵起倚王室之重據二周之險東向以臨天
下雖以無道行之猶足爲患今焚燒宮室刼遷天子海內
震動不知所歸此天亡之時也一戰而天下定矣不可失

也遂引兵西將據成皐邈遣將衞茲分兵隨操至滎陽汴
水遇卓將徐榮與戰不利士卒死傷甚多操身中流矢所
乘馬被創其從弟洪以馬與操得夜遁回榮見操所將兵
少力戰盡日謂酸棗未易攻也亦引兵還操至酸棗諸軍
兵十餘萬日置酒高會不圖進取操責讓之因曰諸君聽
吾計使渤海引河內之衆臨孟津酸棗諸將守成皐據敖
倉塞轘轅太谷全制其險使袁將軍率南陽之軍軍丹析
入武關以震三輔皆高壘深壁勿與戰益爲疑兵示天下
形勢以順誅逆可立定也今兵以義動持疑而不進失天
下之望竊爲諸君恥之邈等不能用操兵少乃與夏侯惇
等詣揚州募兵刺史陳温丹陽太守周昕與兵四千餘人

還龍亢士卒多叛至銍建平復收兵得千餘人進屯河內劉岱與橋瑁相惡岱殺瑁以王肱領東郡太守袁紹韓馥謀立幽州牧劉虞爲帝操拒之二年秋七月袁紹脅馥取冀州紹又嘗得玉印於操坐中舉向其肘操由是忌而圖滅之黑山賊于毒白繞眭固等十餘萬衆略魏郡東郡王肱不能禦操引兵入東郡擊白繞於濮陽破之袁紹因表操爲東郡太守治東武陽三年春操軍頓邱毒等攻東武陽操乃引兵西入山攻毒等本屯諸將以爲當還自救操曰孫臏救趙而攻魏耿弇欲走西安攻臨菑使賊聞我西而還武陽自解也不還我能敗其本屯虜不能拔武陽必矣遂行毒聞之棄武陽還操要擊眭固又擊匈奴於夫羅

於內黃大破之於夫羅者南單于子也中平中發匈奴兵於夫羅率兵來助留中國與西河白波賊合破太原河內抄畧諸郡爲寇至是敗遁邈岱等舉義兵不進討卓卓西據長安夏四月司徒王允與中郎將呂布共誅卓卓將李傕郭汜張濟等反殺允攻布布敗東出武關傕汜亂朝政操亦不進討青州黃巾衆百萬入兗州殺任城相鄭遂轉入東平刺史劉岱出擊之爲所殺陳宮謂操曰州今無主而王命斷絕宮請說州中明府尋往牧之資之以收天下此霸王之業也宮乃說其別駕治中曰今天下分裂而州無主曹東郡命世之才也若迎以牧州必寧生民鮑信等然之信乃與州吏萬潛等至東郡迎操領兗州操入據州

遂進兵擊黃巾於壽張東信力戰鬬死僅破之復追黃巾於濟北乞降冬受降卒三十餘萬男女百餘萬口收其精銳者號爲青州兵詔以金尚爲兗州刺史尚之郡操逆擊之尚奔袁術是時天下大亂操既據有兗州志願深東西征討無寧日矣袁術與紹有隙術求援於公孫瓚瓚使單經屯平原陶謙屯發干以逼紹操與紹會擊皆破之四年春操軍鄄城荆州牧劉表斷術糧道術引軍入陳留屯封邱黑山賊及於夫羅等佐之術使劉詳屯匡亭操擊詳術救之操與戰大破之術退保封邱遂圍之未合術走襄邑追至太壽決渠水灌城走寧陵又追之走九江夏操還軍定陶秋操擊徐州牧陶謙攻拔十餘城至彭城大戰謙敗

走保郯初操父嵩去官後還譙董卓之亂避難瑯邪操領兗州迎嵩輜重百餘兩陶謙遣都尉張闓將二百騎衛送闓于泰山華費間殺嵩取財物因奔淮南操歸咎於謙故攻之興平元年春操自徐州還夏使荀彧程昱守鄄城復擊陶謙拔五城遂略地至東海還郯此時昭烈亦起兵領平原相將兵救謙與謙將曹豹屯郯要操不克操遂攻拔襄賁所過多殘戮自京師遭董卓之亂人民流移東出多依彭城間操至坑殺男女數十萬口于泗水水爲不流謙率其衆軍武原操不得進引軍從泗南攻取慮睢陵夏邱諸縣屠之雞犬皆盡墟邑無復行人會呂布入兗州操乃引軍還呂布者張邈陳宮以操殘忍迎之也時郡縣皆應布

惟鄄城范東阿爲操守布攻鄄城不下西屯濮陽操曰布一旦得一州不能據東平斷亢父泰山之道乘險要我而乃屯濮陽吾知其無能爲也遂進攻之布別屯在濮陽西操夜襲破之會布至身自搏戰自旦至日昳數十合相持甚急操司馬典韋陷陳乃得引還濮陽大姓田氏爲反間操得入城燒其東門示無反意及戰敗布騎得操而不知問曰曹操何在操曰乘黃馬走者是也布騎乃釋操而追黃馬者門火猶盛操突火而出墜馬燒左手司馬樓異扶操上馬遂還至營操乃自力勞軍令軍中促爲攻具進復攻之與布相守有日蝗蟲起百姓大飢布糧食亦盡各引去秋九月操還鄄城布至乘氏爲其縣人李進所破東屯

山陽袁紹使人說操欲連和操新失兗州而是時穀一斛五十餘萬錢人相食操將許之程昱止操操從之冬十月操乃還保東阿二年春操襲定陶濟陰太守吳質保南城未拔會呂布至又擊破之夏布將薛蘭李封屯鉅野操攻之布救蘭蘭敗布退遂斬蘭等操軍乘氏布復從東緡與陳宮將萬餘人至時操兵皆出取麥在者不能千人屯營不固操乃令婦人守陴悉兵拒之屯西有大隄其南樹木幽深布疑有伏乃相謂曰曹操多譎勿入伏中引軍屯南十餘里明日復來操隱兵隄裏出半兵隄外布益進乃令輕兵挑戰既合伏兵乃悉乘隄步騎並進大破之獲其鼓車追至其營而還布夜走時陶謙已卒昭烈代領徐州布來東歸昭烈張邈從使其弟超將家屬保雍邱操乃復攻拔定陶分兵平諸縣進圍雍邱冬十月詔乃拜操兗州牧十二月雍邱潰超自殺操夷邈三族兗州平遂東略陳地建安元年春正月操軍臨武平袁術所置陳相袁嗣降時帝自長安東遷經曹陽幸安邑出奔無地操以兗州根本固挾天子以令諸侯名順州郡不能抗也乃遣其將曹洪將兵西迎帝衞將軍董承與袁術將萇奴拒險洪不得進汝南潁川黃巾何儀劉辟黃邵何曼等衆各數萬初應袁術又附孫堅爲梗於畿輔二月操進軍攻破之斬邵等儀及其衆皆降詔拜操建德將軍議郎董昭者素附操者也爲操修好于扈行諸臣夏六月詔遷鎭東將軍封費亭侯

秋七月楊奉韓暹奉帝還洛陽奉別屯梁操遂至洛陽暹遁走操乃自加節鉞錄尚書事兼領司隸校尉洛陽殘破而諸將各擁強兵無由擅政操乃延董昭與謀都許九月挾車駕出轘轅而東遷于許操自爲大將軍封武平侯自是政由曹氏天子徒擁虛位而已初帝阨於曹陽欲浮河東下侍中太史令王立曰自去春太白犯鎭星於牛斗過天津熒惑又逆行守北河不可犯也帝遂止將自軹關東出立又謂宗正劉艾曰前太白守天關與熒惑會金火交會革命之象也漢祚終矣晉魏必有興者立後數言於帝曰天命有去就五行不常盛代火者土也承漢者魏也能安天下者曹姓也唯委任曹氏而已操聞之使人語立曰

知公忠於朝廷然天道深遠幸勿多言帝之東也奉自梁
欲要之不及冬十月操攻奉奉南奔袁術遂攻其梁屯拔
之而畏袁紹之强以紹爲太尉紹恥班在操下不肯受操
懼乃以大將軍讓紹自爲司空行車騎將軍用棗祗韓浩
等議興屯田自遭荒亂率乏糧穀諸軍並起無終歲之計
飢爲寇掠飽則棄餘瓦解流離多無敵自破者袁紹在河
北軍人仰給桑椹袁術在江淮取給蒲蠃民人相食州里
蕭條操曰夫定國之術在於彊兵足食秦人以急農兼天
下孝武以屯田定西域此先代之良式也乃募民屯田許
下得穀百萬斛州郡例置田官所在積穀呂布襲昭烈取
下邳程昱說操曰觀劉備有雄才而甚得衆心終不爲人

下不如早圖之操曰方今收英雄時也殺一人而失天下
之心不可張濟自關中走南陽尋死從子繡代領其衆二
年春正月操攻繡至宛繡降既而操納濟妻繡恥之攻操
操軍敗爲流矢所中長子昂弟子安民皆被殺操乃引兵
還舞陰繡將騎來鈔操擊破之繡奔穰與劉表合操謂諸
將曰吾降張繡失不便取其質以至於此自今已後不復
敗矣諸卿試觀之遂還許舊制三公領兵入見皆交戟叉
頸而前初操將擊張繡入覲天子時始復此制操自此不
復朝見袁術欲稱帝使人告呂布布收其使上其書術怒
攻布爲布所破秋九月術侵陳操東出征之術聞操至棄
軍走留其將橋蕤李豐梁綱樂就拒操操至擊破蕤等皆

斬之術走淮操還許操之自舞陰還也南陽章陵諸縣復
附繡操遣曹洪擊之不利還屯葉數爲表繡所侵冬十一
月操復攻繡至宛表將鄧濟據湖陽攻拔之攻舞陰下之
三年春正月操還許初置軍師祭酒三月操復圍繡於穰
夏五月劉表遣兵救繡以絕軍後袁紹叛卒詣操云田豐
使紹襲許若挾天子以令諸侯四海可指麾而定操乃引
還繡兵來追操軍不得還連營稍前至安衆繡與表兵合
守險操軍前後受敵乃夜鑿險爲地道悉過輜重設奇兵
會明繡謂操爲遁也悉軍來追操乃縱奇兵步騎夾攻大
破之秋七月操還許呂布復與袁術合使其將高順攻昭
烈操遣夏侯惇救之不利昭烈爲順所敗九月操東征布

冬十月屠彭城獲其相侯諧進至下邳布將騎逆拒大破
之獲其驍將成廉追至城下布恐欲降陳宮等沮之求救
於術勸布出戰又敗乃還固守攻之不下時操連戰士卒
罷欲還用荀攸郭嘉計遂決泗沂水以灌城月餘布將宋
憲魏續等執陳宮舉城降生禽布宮皆殺之初太山臧霸
孫觀吳敦尹禮昌豨各聚衆布之敗昭烈也霸等從布布
敗獲霸等操皆厚納之割青徐二州附於海以委焉操爲
兗州時以東平畢諶爲別駕張邈之去操也邈刼諶母弟
妻子操遣之曰卿老母在彼可去諶頓首無二心操嘉之
爲之流涕既出遂亡歸及布破生獲諶衆爲諶懼操曰夫
人孝於其親者豈不忠於君乎吾所求也以爲魯相袁紹

夙與故太尉楊彪大長秋梁紹少府孔融有隙欲使操以他過誅之操曰當今天下土崩瓦解豪傑並起輔相君長人懷怏怏各有自為之心此上下相疑之秋也雖以無嫌待之猶懼未信如有所除則誰不自危且夫起布衣在塵垢之間為庸人之所陵陷可勝怨乎高祖赦雍齒之讎而羣情以安如何忘之操外託公義拒紹紹故深怨望之四年春二月操還至昌邑張楊將楊醜殺楊眭固又殺醜以其衆屬袁紹屯射犬夏四月操進軍臨河使史渙曹仁渡河擊之固使楊故長史薛洪河內太守繆尙留守自將兵北迎紹求救與渙仁相遇犬城交戰大破之斬固遂濟河圍射犬洪尙率衆降封為列侯還軍敖倉以魏种為河內

太守屬以河北事初操舉种孝廉兗州失操曰唯魏种且不棄孤也及聞种走操怒曰种不南走越北走胡不汝置也既下射犬禽种操曰唯其才也釋其縛而用之是時袁紹既并公孫瓚兼四州之地衆十餘萬將進軍攻許諸將以為不可敵操曰吾知紹之為人志大而智小色厲而膽薄忌克而少威兵多而分畫不明將驕而政令不一土地雖廣糧食雖豐適足以為吾奉也秋八月操進軍黎陽使臧霸等入青州破齊北海東安留于禁屯河上九月操還許分兵守官渡冬十一月張繡率衆降封列侯十二月操軍官渡袁術自敗於陳困頓之青州欲從下邳過操使昭烈及其將朱靈要之術病死程昱郭嘉聞操遣昭烈言於操曰劉備不可縱操悔追之不及昭烈之來東也陰與董承等謀誅操至下邳遂斬徐州刺史車胄起兵屯於沛操遣劉岱王忠拒之敗還五年春董承等謀洩皆為操所害操將拒昭烈諸將皆曰與公爭天下者袁紹也今紹方來而棄之東紹乘人後若之何操曰夫劉備人傑也今不擊必為後患袁紹雖有大志而見事遲必不動也郭嘉亦勸之操遂東攻小沛陷之還軍官渡二月紹起兵討操檄州郡曰蓋聞明主圖危以制變忠臣慮難以立權曩者強秦弱主趙高執柄專制朝命威福由己終有望夷之禍汙辱至今及臻呂后祿產專政擅斷萬機決事省禁下陵上替海內寒心於是絳侯朱虛興威奮怒誅夷逆亂尊立太宗

故能道化興隆光明顯融此則大臣立權之明表也司空曹操祖父騰故中常侍與左悺徐璜並作妖孽饕餮放橫傷化虐民父嵩乞匄攜養因贓假位輿金輦璧輸貨權門竊盜鼎司傾覆重器操贅閹遺醜本無令德僄狡鋒俠好亂樂禍幕府昔統鷹揚掃夷凶逆續遇董卓侵官暴國於是提劍揮鼓發命東夏方收羅英雄棄瑕錄用故遂與操參咨策略謂其鷹犬之才爪牙可任至乃愚佻短慮輕進易退傷夷折衄數喪師徒幕府輒復分兵命銳修完補輯表行東郡太守兗州刺史被以虎文授以偏師奬蹴威柄冀獲秦師一克之報而操乘資跋扈肆行酷裂割剝元元殘賢害善自是士林憤痛民怨彌重一夫奮臂舉州同聲

故躬破於徐方地奪於呂布仿偟東裔蹈據無所幕府惟彊幹弱枝之義且不登叛人之黨故復援旌擐甲席卷赴征金鼓響震布衆破沮拯其死亡之患復其方伯之任是則幕府無德於兗土之民而有大造於操也後會鑾駕東反羣胡亂政時冀州方有北鄙之警匪遑離局故使從事中郎徐勛就發遣操使繕修郊廟翼衛幼主而操便放志專行脅遷省禁卑侮王宮敗法亂紀坐召三臺專制朝政爵賞由心刑戮在口所愛光五宗所惡滅三族羣談者蒙顯誅腹議者蒙隱戮道路以目百寮鉗口尚書記朝會公卿充員品而已故太尉楊彪歷典二司享國極位操因睚眥被以非罪榜楚并兼五毒俱至觸情放慝不顧憲章又

議郎趙彥忠諫直言議有可納故聖朝含聽改容加錫操欲迷奪時權杜絕言路擅收立殺不俟報聞又梁孝王先帝母弟墳陵尊顯松柏桑梓猶宜恭肅而操率將校吏士親臨發掘破棺裸尸略取金寶至令聖朝流涕士民傷懷又署發邱中郎將摸金校尉所過墮突無骸不露身處三公之位而行桀虜之態殄國虐民毒流人鬼加其細政苛慘科防互設繒繳充蹊坑穽塞路舉手挂網羅動足蹈機陷是以兗豫有無聊之民帝都有嗟吁之怨歷觀古今書籍所載貪殘虐烈無道之臣於操為甚幕府方詰外姦未及整訓加意含覆冀可彌縫而操豺狼野心潛包禍謀乃欲撓折棟梁孤弱漢室除滅中正專為梟雄往歲伐鼓北

征討公孫瓚彊禦桀逆拒圍一年操因其未破陰交書命欲託助王師以相掩襲故引兵造河方舟北濟會其行人發路瓚亦梟夷故使鋒芒坐縮厥圖不果屯據敖倉阻河為固乃欲以螳蜋之斧禦隆車之隧幕府奉漢威靈折衝宇宙長戟百萬胡騎千羣奮中黃育獲之材騁良弓勁弩之勢并州越太行青州涉濟漯大軍汎黃河以角其前荊州下宛葉而掎其後雷震虎步並集虜庭若舉炎火以焫飛蓬覆滄海而沃熛炭有何不消滅者哉當今漢道陵遲綱弛紀絕操以精兵七百圍守宮闕外稱陪衛內以拘執懼其篡逆之禍因斯而作乃忠臣肝腦塗地之秋烈士立功之會也可不勖哉當是時紹遣郭圖淳于瓊顏良攻東

郡太守劉延於白馬紹引兵至黎陽操北救延津荀攸說操曰今兵少不敵分其勢乃可公到延津若將渡兵向其後者紹必西應之然後輕兵襲白馬掩其不備顏良可禽也操從之紹聞之即分兵西應操乃引兵兼行趣白馬未至十餘里良大驚逆戰使張遼關羽前登破斬良遂解白馬圍徙其民循河而西紹於是渡河追至延津南操勒兵駐營南阪下使登壘望之曰可五六百騎有頃復白騎稍多步兵不可勝數操曰勿復白令騎解鞍放馬是時白馬輜重就道諸將以為敵騎多不如還保營荀攸曰此所以餌敵如何去之紹騎將文醜與昭烈將五六千騎前後至諸將復白可上馬操曰未也有頃騎至稍多或分趣輜重

操曰可矣乃皆上馬縱兵出擊大破之斬醜艮醜皆紹名將也每戰禽之紹軍大震操還軍官渡紹進軍陽武八月紹連營稍前依沙埏為屯東西數十里操亦分營與相當合戰操軍敗許攸說紹曰公無與操相攻也急分諸軍持之而徑從他道迎天子則事立濟矣紹不從曰吾要當先圍取之復進臨官渡起土山地道操亦于內作以應之紹射營中矢下如雨行者皆蒙楯操衆大懼又糧少與荀彧書議欲還許彧答曰紹悉衆聚官渡欲與公決勝敗公以至弱當至强若不能制必為所乘是天下之大機也且紹布衣之雄耳能聚人而不能用夫以公之神武明哲而輔以大順何向而不濟操從之乃拒守汝南劉辟等應紹略

許下昭烈將兵往助辟操遣曹仁擊破之紹運穀車數千至荀攸言於操曰紹運車旦暮至其將韓莫銳而輕敵擊可破也操乃遣徐晃史渙邀擊大破之焚其輜重操與紹相拒連月雖比戰斬將然衆少糧盡士卒疲乏冬十月許攸來奔操聞攸至跣出迎之撫掌笑曰子卿遠來吾事濟矣既入坐謂操曰袁氏軍盛何以待之今有幾糧乎操曰可支一歲攸曰無是更言之又曰可支半歲攸曰足下不欲破袁氏耶何言之不實也操曰向言戲之耳其實可一月為之奈何攸曰公孤軍獨守外無救援而糧穀已盡此危急之日也今袁氏輜重有萬餘乘在故市烏巢屯而使淳于瓊等督之軍無嚴備今以輕兵襲之不意而至燔其

積聚不過三日袁氏自敗也操大喜乃留曹洪等守自將精兵五千襲之用袁軍旗幟銜枚縛馬口夜從間道出人抱束薪所歷道有問者語之曰袁公恐曹操鈔略後軍遣兵以益備耳聞者信之不虞旣至圍屯大放火營中驚亂大破之盡燔其糧穀寶貨斬督將眭元進韓莒子呂威璜趙叡等首割淳于仲簡鼻殺士卒千餘人皆取鼻牛馬皆割唇舌以示紹軍將士皆恇懼時有夜得仲簡以詣麾下操謂曰何為如是瓊曰勝負自天何用為問乎遂殺之初紹聞操擊瓊謂其子譚曰就彼攻瓊等吾攻拔其營彼固無所歸矣乃使張郃高覽攻曹洪郃等聞瓊破遂叛降操紹衆大潰紹及譚棄軍渡河走操追之不及盡收其輜

重圖書珍寶坑其降卒八萬人收紹書中得許下及軍中人書皆焚之曰當紹之彊孤猶不能自保而況衆人乎冀州諸郡多舉城邑降操者操征伐四方輒稱王命剪削殆盡實欲有所為也時惟憚紹彊盛紹破而天下莫敵其勢成矣初桓帝時黃星見於楚宋之分遼東殷馗善天文言後五十年當有人起於梁沛之間其鋒不可當至是凡五十年抑若天所致歟六年夏四月操揚兵河上擊紹倉亭軍破之九月操還許紹之未破也使昭烈略汝南龔都等來歸操將蔡陽逆拒破斬之已而操率衆至昭烈乃奔劉表紹自軍破後發病歐血七年夏五月卒小子尚代長子譚自號車騎將軍屯黎陽秋九月操復攻之連戰譚尚敗

退固守八年春三月攻其郭出戰操擊破之譚尙夜遁夏四月進軍鄴五月操還留賈信屯黎陽蓋欲其稍緩使兄弟相爭也八月操攻劉表軍西平操之去鄴而南也譚尙爭冀州譚爲尙所敗走保平原尙攻之急譚遣辛毗乞降請救諸將皆疑操云我攻呂布表不爲寇官渡之役不救袁紹此自守之賊也宜爲後圖譚尙狡猾當乘其亂縱譚挾詐不終束手使我破尙偏收其地利自多矣乃許之操乃引軍還冬十月至黎陽爲子整結婚於譚尙聞操北乃釋平原還鄴東平呂曠呂詳屯陽平叛降操封爲列侯九年春正月濟河遏淇水入白溝以通糧道二月尙復攻譚留蘇由審配守鄴操進軍至洹水由降既至攻鄴爲土山

地道武安長尹楷屯毛城通上黨糧道夏四月留曹洪攻鄴操自將擊楷破之沮鵠守邯鄲又擊拔之易陽令韓範涉長梁岐舉城降賜關內侯五月毀土山地道作圍塹決漳水灌城城中餓死者過半秋七月尙還救鄴諸將皆以爲此歸師人自爲戰不如避之操曰尙從大道來當避之若循西山來此成禽耳遣候者數部前後參之曰定從西山道已在邯鄲矣操大喜會諸將曰孤已得冀州諸君知之乎皆曰不知操曰諸君方見不久也尙循西山來臨滏水爲營夜遣兵犯圍操逆擊破之遂圍其營遣故豫州刺史陰夔及陳琳乞降操不許爲圍益急尙夜走保祁山追擊之其將馬延張顗等臨陣降衆大潰尙走中山盡獲其輜重印綬節鉞使尙降人示其家城中崩沮八月審配兄子榮夜開所守城東門內兵配逆戰敗被禽不屈死之鄴定操臨祀紹墓哭之流涕慰勞紹妻還其家人寶物賜雜繒絮廩食之操自領冀州牧又稱讓還兗州操入鄴卽責譚負約略取甘陵安平渤海河間及幷尙之衆絕婚還其女進軍攻譚譚拔平原走保南皮十二月操入平原略定諸縣十年春攻譚破斬之戮其妻子冀州平袁熙大將焦觸張南等叛攻熙尙熙尙奔三郡烏丸觸等舉縣降操封爲列侯初操攻譚時川渠氷凍使民椎氷通船民多亡者令不得降頃之亡民有詣門首者操謂曰聽汝則違令殺汝則誅首惡歸深自藏無爲吏所獲民垂泣而去後竟捕

得誅之夏四月故安趙犢霍奴等殺幽州刺史涿郡太守與三郡烏丸攻鮮于輔于獷平秋八月操擊之斬犢等乃渡潞河救獷平烏丸奔走出塞冬十月操還鄴遣樂進李典擊幷州牧高幹幹紹之甥也操拔鄴幹降使爲刺史操討烏丸幹乃執上黨太守舉兵守壺關口進等至幹還守壺關十一年春正月操征幹幹聞之乃留其將守城走入匈奴求救於單于單于不受操圍壺關三月拔之幹遂走荆州上洛都尉王炎捕斬之秋八月操東征海賊管承至淳于遣樂進李典擊破之承走入海島十二年二月還鄴操既破袁氏意得自謂天下已定業侔高光矣乃大封諸臣令曰吾起義兵誅暴亂十九年所征必克豈吾功哉乃

賢士大夫之力也天下雖未悉定要當與賢士大夫共平
之而專饗其勞吾何以安焉其促定功行封乃封二十餘
人爲列侯其餘各以次受封及復死事之孤輕重各有差
治兵北擊三郡烏丸烏丸承天下亂破幽州略有漢民十
餘萬戶袁紹立其酋豪爲單于以家人子爲己女妻焉遼
西單于蹋頓尤彊爲紹所厚尚兄弟歸之操恐其爲後患
將擊之鑿渠自滹沱入泒水名平虜渠又從泃河口鑿入
潞河名泉州渠以通海諸將皆曰袁尚亡虜耳烏丸貪而
無親豈能爲尚用今深入征之劉備必說劉表以襲許萬
一爲變事不可悔惟郭嘉勸之夏五月至無終秋七月大
水傍海道不通田疇爲鄉導引軍出盧龍塞塞外道絕不

通乃塹山堙谷五百餘里經白檀歷平岡涉鮮卑庭東指
柳城距二百里虜乃知之尚熙與蹋頓遼西單于樓班右
北平單于能臣抵之等將數萬騎逆軍八月登白狼山卒
與虜遇操重車在後被甲者少左右皆懼操登高望虜陣
不整乃縱兵擊之虜衆大崩斬蹋頓及名王已下胡漢降
者二十餘萬口遼東單于速僕丸及遼西北平諸豪棄其
種人與尚熙奔遼東初遼東太守公孫康恃遠不服及破
烏丸或說操遂征之尚兄弟可禽也操曰吾方使康斬送
尚熙首不煩兵矣九月引軍還時寒且旱二百里無復水
又乏食殺馬數千匹以爲糧鑿地入三十餘丈乃得水既
還科問前諫者衆莫知其故操厚賞之曰孤前行乘危以

徼倖雖得之天所佐也不可以爲常諸君之諫萬安之計
也是以相賞後勿難言之操還康卽斬送尚熙及速僕丸
等首諸將或問公還而康斬送尚熙何也操曰彼素畏尚
等吾急之則并力緩之則自相圖其勢然也操既平定河
朔地廣志奢在江表矣十三年春正月操還鄴作元武池
以肄舟師將攻劉表又以三公名號等分未克自尊大罷
三公官置丞相御史大夫操自爲丞相秋七月南攻劉表
會表卒子琮代九月操至新野琮迎降昭烈自樊將南渡
江操以江陵有軍實恐昭烈據之率輕騎疾行追及于當
陽之長阪昭烈師潰乃奔夏口操進據江陵以劉表將文
聘爲江夏太守引用荆州名士韓嵩鄧義等初汝南王儁

少爲范滂許章所識與南陽岑晊善操爲布衣時特愛儁
儁亦稱操有治世之具袁紹與弟術喪母歸葬汝南儁與
操會之時送葬者三萬人操於外密語儁曰天下將亂爲
亂魁者必此二人也欲濟天下爲百姓請命不先誅此二
子亂今作矣儁曰如卿之言濟天下者舍卿復誰相對而
笑前後徵辟儁皆不就避地居武陵劉表與紹連和儁謂
表曰曹公天下之雄也必能興霸道繼桓文之功者也今
乃釋近而就遠如有一朝之急遥望漠北之救不亦難乎
表不從後儁卒於武陵操至荆州自臨江迎喪改葬于江
陵表爲先賢也論降服功侯者十五人昭烈東連孫權與
操戰于赤壁大破之死者大半操引兵從華容道道遇泥

滓道不通又大風悉使羸兵負草塡之騎乃得過羸兵爲人馬所蹈藉陷泥中死者甚衆軍旣得出操大喜諸將問之操曰劉備吾儔也但得計少晚向使早放火吾徒無類矣言訖放火是役也操幸得免由是昭烈有荆州江南諸郡十四年春三月操軍至譙作輕舟治水軍秋七月自渦水入淮出肥水軍合肥置揚州郡縣長吏開芍陂屯田十二月軍還譙十五年冬作銅爵臺于鄴時操勢已成識者議之十二月己亥操乃令曰孤始舉孝廉年少自以本非巖穴知名之士恐爲海內人之所見凡愚欲爲一郡守好作政教以建立名譽使世士明知之故在濟南始除殘去穢平心選舉違迕諸常侍以爲豪彊所忿恐致家禍故以

病還時年紀尚少顧視同歲中年有五十未名爲老內自圖之從此却去二十年待天下淸乃與同歲中始舉者等耳故以四時歸鄉里於譙東五十里築精舍欲秋夏讀書冬春射獵求底下之地欲以泥水自蔽絕賓客往來之望然不能得如意後徵爲都尉遷典軍校尉意遂更欲爲國家討賊立功希望封侯作征西將軍然後題墓道言漢故征西將軍曹侯之墓此其志也而遭値董卓之難興舉義兵是時合兵能多得耳然常自損不欲多之所以然者多兵意盛與彊敵爭倘更爲禍始故汴水之戰數千後還到揚州更募亦復不過三千人此其本志有限也後領兗州破降黃巾三十萬衆又袁術僭號於九江下皆稱臣名門曰建號門衣被皆爲天子之制兩婦預爭爲皇后志計已定人有勸術使遂卽帝位露布天下答言曹公尚在未可也後孤討禽其四將獲其人衆遂使術窮亡解沮發病而死及至袁紹據河北兵勢彊盛孤自度勢實不敵之但計投死爲國以義滅身足垂於後幸而破紹梟其二子又劉表自以爲宗室包藏姦心乍前乍却以觀世事據有當州孤復定之遂平天下身爲宰相人臣之貴已極意望已過矣今孤言此若爲自大欲人言盡故無諱耳設使國家無有孤不知幾人稱帝幾人稱王或者人見孤彊盛又性不信天命之事恐私心相評言有不遜之志妄相忖度每用耿耿齊桓晉文所以垂稱至今日者以其兵勢廣大猶能

奉事周室也論語云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可謂至德矣夫能以大事小也昔樂毅走趙趙王欲與之圖燕樂毅伏而垂泣曰臣事昭王猶事大王臣若獲戾放在他國沒世然後已不忍謀趙之徒隸況燕之後嗣乎胡亥之殺蒙恬也恬曰自吾先人及至子孫積信於秦三世矣今臣將兵三十餘萬其勢足以背叛然自知必死而守義者不敢辱先人之教以忘先王也孤每讀此二人書未嘗不愴然流涕也孤祖父以至孤身皆當親重之任可謂見信者矣以及子植兄弟過於三世矣孤非徒對諸君說此也常以語妻妾皆令深知此意孤謂之言顧我萬年之後汝曹皆當出嫁欲令傳道我心使他人皆知之孤此言

皆肝鬲之要也所以勤勤懇懇敘心腹者見周公有金縢之書以自明恐人不信之故然欲孤便爾委捐所典兵衆以還執事歸就武平侯國實不可也何者誠恐已離兵為人所禍也既為子孫計又已敗則國家傾危是以不得慕虛名而處實禍此所不得為也前朝恩封三子為侯固辭不受今更欲受之非欲復以為榮欲以為外援為萬安計孤聞介推之避晉封申胥之逃楚賞未嘗不舍書而歎有以自省也奉國威靈仗鉞征伐推弱以克彊處小而禽大意之所圖動無違事心之所慮何向不濟遂蕩平天下不辱主命可謂天助漢室非人力也然封兼四縣食戶三萬何德堪之江湖未靜不可讓位至于邑土可得而辭今上

還陽夏柘苦三縣戶二萬但食武平萬戶且以分損謗議少減孤之責也十六年春正月操以子丕為五官中郎將置官屬為丞相副太原商曜等以大陵叛遣夏侯淵徐晃擊破之遣鍾繇擊張魯復使夏侯淵出河東與繇會關中諸將疑繇襲之馬超遂與韓遂楊秋李堪成宜等俱起兵據潼關操遣曹仁拒之勑諸將關西兵精悍堅壁勿與戰秋七月操又自將禦之議者多言關西兵彊習長矛非精選前鋒則不可以當操曰戰在我非在賊也賊雖習長矛將使不得以刺諸君但觀之耳八月至潼關與超夾關而軍操急持之而潛遣徐晃朱靈等夜渡蒲阪津據河西為營將過河前隊適渡超等奄至操猶坐胡牀不起張郃等

見事危急共引操入船河水急比渡流四五里超騎追射之矢如雨下諸將見軍敗不知操所在皆惶懼及見操操大笑曰今日幾為小賊所困乎既渡乃循河為甬道而南超退拒渭口操乃多設疑兵潛以舟載兵入渭為浮橋分兵結營於渭南超夜攻營伏兵擊破之超等屯渭南遣信求割河以西請和操佯許之九月進軍渡渭超等數挑戰又不出用賈詡計遂大破之事在超傳斬成宜李堪等超遂走涼州楊秋奔安定關中定諸將問操曰初賊守潼關渭北道缺不從河東擊馮翊而守潼關引日而後北渡何也操曰賊守潼關若吾入河東賊必引守諸津則西河未可渡吾故盛兵向潼關賊悉衆南守西河之備虛故二將

得擅取西河然後引軍北渡賊不能與吾爭西河者以有二將之軍也連車樹柵為甬道而南既為不可勝且以示弱渡渭為堅壘虜至不出所以驕之也故賊不為營壘而求割地吾順言許之所以從其意使自安而不為備因畜士卒之力一旦擊之所謂疾雷不及掩耳兵之變化固非一道也始敵每一部至操輒有喜色破敵之後諸將問其故操曰關中長遠若賊各依險阻征之不一二年不可定也今皆來集其衆雖多莫相歸服軍無適主一舉可滅為功差易吾是以喜耳冬十月軍自長安北擊楊秋圍安定秋降復其位使留撫其人民十二月自安定還留夏侯淵屯長安十七年春正月操還鄴贊拜不名入朝不趨劍履

上殿如蕭何故事冬十月操擊孫權至濡須荀彧自殺初
董昭言於操曰自古以來人臣匡世未有今日之功有今
日之功未有久處人臣之勢者也今明公恥有慙德樂保
名節然使人以大事疑己誠不可不深慮也乃與諸將議
丞相宜進爵國公九錫備物以彰殊勳操密以諮彧彧止
之操由是心不能平會擊孫權表請彧勞軍於譙操軍至
濡須彧疾留壽春操饋食發之乃空器也彧飲藥卒十八
年春操出濡須口作油船夜渡洲上權以水軍圍取得三
千餘人其沒溺者亦數千人操亦獲權都督公孫陽權數
挑戰操堅守不出權爲牋與操說春水方生公宜速去又
言足下不死孤不得安操語諸將曰孫權不欺孤也乃徹

軍還自荀彧之拒操一時議沮不果行荀彧亡而九錫之
綸出矣以御史大夫郗慮爲持節策命使尚書左丞潘勗
制詞以冀州十郡封操爲魏公丞相領冀州牧如故加九
錫大輅戎輅各一元牡二駟袞冕之服赤舄副焉軒縣之
樂六佾之舞朱戶以居納陛以登虎賁三百人鈇鉞各一
彤弓一彤矢百玈弓十玈矢千秬鬯一卣珪瓚副焉操固
讓令曰夫受九錫廣開土宇周公其人也漢之異姓八王
者與高祖俱起布衣剏定王業其功至大吾何可比之於
是荀攸鍾繇涼茂毛玠賈詡董昭等數十人表勸進操又
固讓諸臣固勸進操乃不得已受命秋七月建魏宗廟社
稷操三女聘爲貴人使使持節行太常大司農安陽亭侯

王邑齎璧帛元纁絹五萬匹之鄴納聘介者五人皆以議
郎行大夫事副介一人九月作金虎臺鑿渠引漳水入白
溝以通河冬十一月置尚書侍中六卿以荀攸爲尚書令
涼茂爲僕射毛玠崔炎常林徐奕何夔爲尚書王粲杜襲
衛覬和洽爲侍中馬超復起兵于漢陽羌胡從之氐王千
萬起應超屯興國操使夏侯淵擊之敗還十九年春正月
南安趙衢漢陽尹奉等拒超殺超妻子超奔漢中韓遂徙
金城入氐王千萬部率羌胡萬餘騎與夏侯淵戰大敗遂
走西平淵復攻興國屠之安定太守毋丘興將之官操戒
之曰羌胡欲與中國通自當遣人來慎勿遣人往善人難
得必教羌胡妄有所請求因欲以自利不從便爲失異俗

意從之則無益事興至遣校尉范陵至羌中陵果教羌使
自請爲屬國都尉操曰吾預知當爾非聖也但更事多耳
帝納操女使行太常事兼大司農安陽亭侯王邑與宗正
劉艾皆持節介者五人齎束帛駟馬及給事黃門侍郎掖
庭丞中常侍二人迎二貴人于魏國二月癸亥又於魏宗
廟授二貴人印綬甲子詣魏宮延秋門迎貴人升車魏遣
郎中令少府博士御府乘黃廄令丞相掾屬侍送貴人癸
酉二貴人至洧倉中遣侍中丹將冗從虎賁前後駱驛往
迎之乙亥二貴人至入宮御史大夫中二千石將大夫議
郎會殿中魏國二卿及侍中中郎二人與漢公卿並升殿
宴三月操進位諸侯王上改授金璽赤紱遠遊冠秋七月

操擊孫權參軍傅幹諫曰治天下之大具有二文與武也用武則先威用文則先德威德足以相濟而後王道備矣往者天下大亂上下失序明公用武攘之十平其九今未承王命者吳與蜀也吳有長江之險蜀有崇山之阻難以威服易以德懷愚以爲可且按甲寢兵息軍養士分土定封論功行賞若此則內外之心固有功勸而天下知制矣然後漸興學校以導其善性而長其節義公神武震于四海若修文以濟之普天之下將無思不服今舉十萬之衆頓之長江之濱若賊負固深藏則士馬不能逞其能奇變無所用其權恐大威有屈而敵心未能服矣惟公思虞舜舞干戚之義全威養德以道制勝操不從軍果無功遣夏

侯淵自興國討宋建建隴西人因天下亂聚衆枹罕自稱河首平漢王改元置百官淵至擊破之冬十月屠枹罕斬建涼州平十一月操弑皇后伏氏及二皇子操聞后與父故屯騎校尉完書遣華歆勒兵入宮收后后閉戶匿壁中歆壞戶發壁牽后出帝時與御史大夫郗慮坐后被髮徒跣過執帝手曰不能復相活邪帝曰我亦不自知命在何時也帝謂慮曰郗公天下寧有是邪遂將后殺之完及宗族死者數百人十二月操至孟津置旄頭宮殿設鐘虡二十年春正月操中女爲皇后三月操西擊張魯至陳倉將自武都入氐人塞道先遣張郃朱靈等攻破之夏四月自陳倉出散關至河池氐王竇茂衆萬餘人恃險不服五月

攻屠之而西平金城諸將麴演蔣石等共斬送韓遂首秋七月操至陽平張魯使弟衛與將楊昂等據陽平關橫山築城十餘里攻之不能拔乃引軍還衛見大軍還守備解散操乃密遣解僄高祚等乘險夜襲大破之斬其將楊任進攻衛衛等夜遁魯潰奔巴中操軍入南鄭盡得魯府庫珍寶巴漢皆降九月巴七姓夷王朴胡賨邑侯杜濩舉巴夷賨民降操分巴郡以胡爲巴東太守濩爲巴西太守皆封列侯魯亦自巴中將其餘衆降操封魯及五子爲列侯操又稱承制封拜諸侯守相冬十月始置名號侯至五大夫與舊列侯關內侯凡六等以賞軍功十二月操自南鄭還留夏侯淵屯漢中二十一年春二月操還鄴辛未以太

牢告至策勳于廟甲午始春祠令曰議者以爲祠廟上殿當解履吾受錫命帶劍不解履上殿今有事於廟而解履是尊先公而替王命敬父祖而簡君主故吾不敢解履上殿也又臨祭就洗以手擬水而不盥夫盥以潔爲敬未聞擬而不盥之禮且祭神如神在故吾親受水而盥也又降神禮訖下階就幕而立須奏樂畢竟似若不愆烈祖遲祭不速訖也故吾坐俟樂闋送神乃起也受胙納神以授侍中此爲敬恭不終實也古者親執祭事故吾親納于神終抱而歸也仲尼曰雖違衆吾從下誠哉斯言也三月壬寅操親耕籍田夏五月操使羣臣諷上乃以使持節御史大夫宗正劉艾奉策璽進爵爲魏王元土之社苴以白茅金

虎符第一至第五竹使符第一至第十丞相領冀州牧如
故操又三辭讓詔三報不許初操爲北部尉尚書右丞司
馬防所舉及爲王召防至鄴與歡飲謂防曰孤今日可復
作尉否防曰昔舉大王時適可作尉耳操大笑代郡烏丸
行單于普富盧與其侯王來朝操秋七月匈奴南單于呼
廚泉將其名王來朝操待以客禮遂留魏使右賢王去卑
監其國操以其女爲公主食湯沐邑八月操以大理鍾繇
爲相國始置奉常官冬十月治兵遂擊孫權十一月至譙
二十二年春正月軍居巢二月進軍江西郝谿權在濡須
口築城拒守攻之不克三月引軍還留夏侯惇曹仁張遼
等屯居巢夏四月操設天子旌旗出入稱警蹕五月作泮

宮六月操以軍師華歆爲御史大夫冬十月操冕十有二
旒乘金根車駕六馬設五時副車以子丕五官中郎將爲
魏太子二十三年春正月太醫令吉本與少府耿紀司直
韋晃起兵討操攻操長史王必營必與潁川典農校尉嚴
匡拒守本等不克死之昭烈既定益州遣張飛馬超吳蘭
等恢復漢中屯下辯操遣曹洪逆拒蘭及其將任夔陷沒
肰操令曰古之葬者必居瘠薄之地其規西門豹祠西原
爲壽陵因高爲基不封不樹周禮冢人掌公墓之地凡諸
侯居左右前以卿大夫居後漢制亦謂之陪陵其公卿大
臣列將有功者宜陪壽陵其廣爲兆域使足相容將軍關
羽起兵討操攻曹仁于樊城操將侯音等執南陽太守來

降仁因擊音于宛二十四年春仁破音斬之昭烈親統軍
討操夾陽平關遂渡沔水緣山稍前屯定軍山操將夏侯
淵率其徒爭屯將軍黃忠鼓譟攻之破斬淵等三月操自
長安入斜谷屯遮要來爭將軍趙雲擊操于漢水操軍敗
還屯令曰雞肋主簿楊修卽嚴裝人驚問之修曰夫鷄肋
棄之如可惜食之無所得以比漢中知王欲還也夏五月
操引還我遂復漢中秋七月關羽進圍樊城仁困迫操遣
于禁救之八月羽引漢水灌禁軍禁所督七軍皆沒禁降
羽羽囚之操聞甚懼議徙許都避之司馬懿蔣濟謂可勸
權襲羽後則樊圍自解操從之權果致書報襲羽操遣徐
晃援樊又親督諸軍自洛陽南行繼之屯摩陂羽聞權襲

南郡引軍還二十五年正月操還洛陽權遣使告捷傳羽
首初權之報使也上書稱臣稱說天命操以權書示外曰
是兒欲踞吾著爐火上邪侍中陳羣尚書桓階奏曰漢自
安帝已來政去公室國統數絕至於今者唯有名號尺土
一民皆非漢有期運久已盡歷數久已終非適今日也是
以桓靈之間諸明圖緯者皆言漢行氣盡黃家當興殿下
應期十分天下而有其九以服事漢羣生注望遐邇怨歎
是故孫權在遠稱臣此天人之應異氣齊聲臣愚以爲虞
夏不以謙辭殷周不吝誅放畏天知命無所與讓也夏侯
惇曰天下咸知漢祚已盡異代方興自古已來能除民害
爲百姓所歸者卽民主也今殿下卽戎三十餘年功德著

於黎庶爲天下所依歸應天順民復何疑哉操曰施於有政是亦爲政若天命在吾吾爲周文王矣至是權送羽首至發病庚子薨於洛陽年六十六操爲人佻易無威重好音樂倡優在側常以日達夕被服輕綃身自佩小鞶囊以盛手巾細物時或冠帢帽以見賓客每與人談論戲弄言誦盡無所隱及歡悅大笑至以頭沒杯案中肴膳皆沾汚巾幘其輕易如此持法峻刻諸將有計畫勝出已者隨以法誅之及故人舊怨亦皆無餘其所刑殺輒對之垂涕嗟痛之終無所活初袁忠爲沛相嘗欲以法治操沛國桓邵亦輕之及在兗州陳留邊讓言議頗侵操操殺讓族其家忠邵俱避難交州操遣使就太守士燮盡族之桓邵得出

首拜謝於庭中操曰跪可解死邪遂殺之常出軍行經麥中令士卒無敗麥犯者死騎士皆下馬付麥以相持操馬騰入麥中勑主簿議罪主簿對春秋之義罰不加尊操曰制法而自犯之何以帥下然孤爲軍帥不可以自殺請自刑因援劍割髮以置地又有幸姬常從晝寢枕之臥告之曰須臾覺我姬見操臥安未即寤及自覺棒殺之常討賊廩不足私謂主者如何主者曰可以小斛足之操曰善後軍中言操欺衆操謂主者曰特當借君死以厭衆不然事不解乃斬之取首題徇曰行小斛盜官穀斬之軍門其酷虐變詐皆類此常習啖野葛至一尺亦得少多飲鴆酒慮爲人所鴆也自以芟刈羣英恐易世之後有興者嘗夢三馬同食一槽甚惡之忌司馬懿雄才隱察其有狼顧相謂其子丕曰司馬懿非人臣也必預汝家事須除之自漢中還洛陽起建始殿使工蘇越徙美梨掘之根傷盡出血越白狀操躬自視而惡之以爲不祥遂寢疾持季女而指季豹以示四子曰以累汝因泣下又曰吾婕妤伎人皆著銅雀臺於臺上施八尺牀張繐帳朝上脯糒之屬月朝十五輒向帳作伎汝等時時登銅雀臺望吾西陵墓田餘香可分與諸夫人諸舍中無所爲學作履組賣也吾歷官所得綬皆著藏中吾餘衣裘可別爲一藏不能者兄弟可共分之已而遂卒

季漢書卷十三

諸暨章陶栽艮氏纂　邑後學[illegible]會校

諸葛亮列傳

丞相亮姓諸葛字孔明瑯琊陽都人司隷校尉豐之後也父珪字君貢官泰山郡丞亮早孤從父元爲豫章太守元將亮及亮弟均之官會朝廷以朱晧代元元素與荆州牧劉表有舊往依之時王室微曹操擅國將代之元卒亮遂家于南陽鄧縣之隆中身長八尺躬耕隴畝好爲梁父吟每自比於管仲樂毅時人莫之許也惟博陵崔州平徐庶特信之昭烈屯新野訪世事於司馬徽徽曰儒生俗士豈識時務識時務者在乎俊傑此間自有伏龍鳳雛昭烈問

爲誰曰諸葛孔明龐士元也徐庶見昭烈昭烈器之庶謂昭烈曰諸葛孔明者臥龍也將軍豈願見之乎昭烈曰君與俱來庶曰此人可就見不可屈致也將軍宜枉駕顧之昭烈遂詣亮凡三往乃見因屏人曰漢室傾頹姦臣竊命主上蒙塵孤不度德量力欲信大義於天下而智術淺短遂用猖獗至于今日然志猶未已君謂計將安出亮答曰自董卓已來豪傑並起跨州連郡者不可勝數曹操比於袁紹則名微而衆寡然操遂能克紹以弱爲强者非惟天時抑亦人謀也今操已擁百萬之衆挾天子以令諸侯此誠不可與爭鋒孫權據有江東已歷三世國險而民附賢能爲之用此可以爲援而不可圖也荆州北據漢沔利盡南海東連吳會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國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資將軍將軍豈有意乎益州險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高祖因之以成帝業劉璋闇弱張魯在北民殷國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將軍既帝室之胄信義著於四海總攬英雄思賢如渴若跨有荆益保其巖阻西和諸戎南撫夷越外結好孫權內脩政理天下有變則命一上將將荆州之軍以向宛洛將軍身率益州之衆以出秦川百姓孰敢不簞食壺漿以迎將軍者乎審如是則霸業可成漢室可興矣昭烈曰善與亮情好日密關羽張飛等不悅昭烈解之曰孤之有孔明若魚之有水也願諸君勿復言羽飛乃止建安十三年曹操攻劉表會表卒子

琮降操昭烈在樊聞之率衆南行亮與徐庶並從爲操所追敗陷庶母庶辭昭烈而指其心曰本欲與將軍共圖王霸之業者以此方寸之地也今已失老母方寸亂矣無益於事請從此別遂詣操昭烈奔夏口亮曰事急矣請奉命求救於孫將軍時權擁軍柴桑亮往說曰海內大亂將軍起兵據有江東劉豫州亦收衆漢南與曹操並爭天下今操芟夷大難略已平矣遂破荆州威震四海英雄無所用武故豫州遁逃至此將軍量力而處之若能以吳越之衆與操抗衡不如早與之絕若不能何不北面事之事急而不斷禍至無日矣權曰苟如君言劉豫州何不遂事之乎亮曰田橫齊之壯士耳猶守義不辱況豫州王室之胄英

才蓋世衆士仰慕若水之歸海若事之不濟此乃天也安能復爲之下乎權勃然曰吾不能舉全吳之地十萬之衆受制於人吾計決矣非豫州莫可以當曹操者然豫州新敗之後安能抗此難乎亮曰豫州軍雖敗於長阪今戰士還者及關羽水軍精甲萬人劉琦合江夏戰士亦不下萬人曹操之衆遠來疲弊聞追豫州輕騎一日一夜行三百餘里此所謂强弩之末勢不能穿魯縞者也故兵法忌之曰必蹶上將軍且北方之人不習水戰又荆州之民附操者偪兵勢耳非心服也今將軍誠能命猛將統兵數萬與豫州協規同力破操軍必矣荆吳之勢鼎足之形成敗之機在今日也權大悅卽遣周瑜程普魯肅等率水軍三萬

詣昭烈并力拒操敗之於赤壁操引還昭烈遂定荆州以亮爲軍師中郎將督零陵桂陽長沙三郡治臨蒸十六年益州牧劉璋遣使迎昭烈擊張魯亮與關羽鎭荆州昭烈自葭萌還攻璋亮率張飛趙雲等軍泝江分定郡縣與昭烈共圍璋於成都璋降昭烈遂定益州拜軍師將軍署左將軍府事二十四年關羽督荆州諸軍伐曹操克襄陽而孫權襲南郡陷之自此東師不復出二十五年曹丕篡漢自立羣下勸昭烈卽位紹祀昭烈未許亮進言曰昔吳漢耿弇等勸世祖卽帝位世祖辭讓前後數四耿純進曰天下英雄喁喁冀有所望如不從議者士大夫各歸求主無爲從公也世祖感純言深至遂然諾之今曹氏篡漢天下無主大王劉氏苗族紹世而起今卽帝乃其宜也士大夫隨大王久勤苦亦欲望尺寸之功如純言耳章武元年夏四月帝乃卽位拜亮丞相錄尚書事假節策曰朕遭家不造奉承大統兢兢業業不敢康寧思靖百姓懼未能綏於戲丞相其悉朕意輔朕之闕助宣重光以照明天下君其勗哉張飛卒亮復領司隸校尉三年帝疾篤召亮至永安宮屬曰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國終定大事若嗣子可輔輔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亮泣曰臣敢竭股肱之力効忠貞之節繼之以死帝又爲詔勑太子曰汝與丞相從事事之如父夏四月帝崩後帝卽位封武鄕侯開府治事頃之又領益州牧亮乃約官職修法制下教曰夫參署者集衆

思廣忠益也若遠小嫌難相違覆曠闕損矣違覆而得中猶棄敝蹻而獲珠玉然人心苦不能盡惟徐元直處兹不惑又董幼宰參署七年事有不至至于十反來相啓告苟能慕元直之十一幼宰之勤渠有忠於國則亮可少過矣又曰昔交州平屢聞得失後交元直勤見啓誨幼宰每言則盡偉度數有諫正雖資性鄙暗不能悉納然與此四子終始好合亦足以明其不疑於直言也偉度者主簿胡濟也初昭烈之崩也吳遣其臣馮熙來弔亮使鄧芝報之且修好益州郡耆帥雍闓等殺太守叛附吳使其郡人孟獲誘扇越嶲牂牁諸夷作亂三年未靖建興三年亮率軍南征雍闓詔賜亮金鈇鉞一具曲蓋一前後羽葆鼓吹各一

部虎賁六十人至南中所在戰克由越巂入斬雍闓等孟
獲素爲夷漢所服收餘衆拒亮亮募生致之使觀於營陣
間問曰此軍何如獲對曰向者不知虛實故敗今蒙賜觀
營陣若祇如此卽定易勝耳亮笑縱使更戰七縱七擒之
而亮猶遣獲獲止不去曰公天威也南人不復反矣遂至
滇池益州永昌牂牁越巂四郡皆平卽其渠率而用之或
以諫亮亮曰若留外人則當留兵兵留則無所食一不易
也加夷新傷破父兄死喪留外人而無兵者必成禍患二
不易也又夷累有廢殺之罪自嫌釁重若留外人終不相
信三不易也今吾欲使不留兵不運糧而綱紀粗定夷漢粗
安故耳師還之次年曹丕卒其子叡自立亮將伐之五年

率諸軍北駐漢中臨發上疏曰先帝創業未半而中道崩
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然侍衛
之臣不懈於內忠志之士忘身於外者蓋追先帝之殊遇
欲報之於陛下也誠宜開張聖聽以光先帝遺德恢宏志
士之氣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義以塞忠諫之路也宮中
府中俱爲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若有作姦犯科及爲
忠善者宜付有司論其刑賞以昭陛下平明之理不宜偏
私使內外異法也侍中侍郞郭攸之費禕董允等此皆良
實志慮忠純是以先帝簡拔以遺陛下愚以爲宮中之事
事無大小悉以咨之然後施行必能裨補闕漏有所廣益
將軍向寵性行淑均曉暢軍事試用於昔日先帝稱之曰

能是以衆議舉寵爲督愚以爲營中之事悉以咨之必能
使行陣和穆優劣得所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
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所以傾頹也先帝在時每與臣
論此事未嘗不歎息痛恨於桓靈也侍中尚書長史參軍
此悉貞亮死節之臣也願陛下親之信之則漢室之隆可
計日而待也臣本布衣躬耕南陽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
聞達於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顧臣於草廬
之中諮臣以當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許先帝以驅馳後值
傾覆受任於敗軍之際奉命於危難之間爾來二十有一
年矣先帝知臣謹慎故臨崩寄臣以大事也受命以來夙
夜憂歎恐託付不效以傷先帝之明故五月渡瀘深入不

毛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當獎率三軍北定中原庶竭駑
鈍攘除姦凶興復漢室還於舊都此臣所以報先帝而忠
陛下之職分也至於斟酌損益進盡忠言則攸之禕允之
任也願陛下託臣以討賊興復之效不效則治臣之罪以
告先帝之靈若無興德之言則責攸之禕允等之慢以彰
其咎陛下亦宜自謀以諮諏善道察納雅言深追先帝遺
詔臣不勝受恩感激今當遠離臨表涕零不知所言遂行
屯於沔北陽平石馬六年春伐魏揚聲由斜谷道取郿使
趙雲鄧芝爲疑軍據箕谷僞大將軍曹眞率衆逆拒亮親
督諸軍攻祁山戎陣整齊號令明肅天水南安安定皆來
歸關中響震魏曹叡西至長安遣僞右將軍張郃率步騎

五萬逆拒亮使參軍馬謖督諸軍與郃戰於街亭謖違亮節度遂大敗初亮之出也圖天水拔冀城獲姜維至是乃拔維及西縣千餘家還漢中戮謖上疏曰臣以弱才叨竊非據親秉旄鉞以厲三軍不能訓章明法臨事而懼至有街亭違命之罪箕谷不戒之失咎皆在臣受任無方臣明不知人恤事多闇春秋責帥臣職是當請自貶三等以督厥咎詔以亮爲右將軍行丞相事所總統如前或勸亮更發兵者亮曰大軍在祁山箕谷皆多於賊而不能破爲賊所破者則此病不在兵少也在一人耳今欲減兵省將明罰思過校變通之道於將來若不能然者雖兵多何益自今已後諸有忠慮於國但勤攻吾之闕則事可定賊可死

功可蹻足而待矣於是考微勞甄壯烈引咎責躬布所失於天下厲兵講武以爲後圖民忘其敗矣冬十一月亮聞孫權破曹休魏兵東下關中虛弱上言曰先帝慮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故託臣以討賊也以先帝之明量臣之才故知臣伐賊才弱敵強也然不伐賊王業亦亡惟坐而待亡孰與伐之是故託臣而弗疑也臣受命之日寢不安席食不甘味思惟北征宜先入南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并日而食臣非不自惜也顧王業不可偏全於蜀都故冒危難以奉先帝之遺意也而議者謂爲非計今賊適疲於西又務於東兵法乘勞此進趨之時也謹陳其事如左高帝明並日月謀臣淵深然涉險被創危然後安今陛下未

及高帝謀臣不如良平而欲以長計取勝坐定天下此臣之未解一也劉繇王朗各據州郡論安言計動引聖人羣疑滿腹衆難塞胷今歲不戰明年不征使孫策坐大遂并江東此臣之未解二也曹操智計殊絕於人其用兵也髣髴孫吳然困於南陽險於烏巢危於祁連偪於黎陽幾敗北山殆死潼關然後僞定一時耳况臣才弱而欲以不危而定之此臣之未解三也曹操五攻昌霸不下四越巢湖不成任用李服而李服圖之委任夏侯而夏侯敗亡先帝每稱操爲能猶有此失况臣駑下何能必勝此臣之未解四也自臣到漢中中間期年耳然喪趙雲陽羣馬玉閻芝丁立白壽劉郃鄧銅等及曲長屯將七十餘人突將無前

賨叟青羌散騎武騎一千餘人此皆數十年之內所糾合四方之精銳非一州之所有若復數年則損三分之二也當何以圖敵此臣之未解五也今民窮兵疲而事不可息事不可息則住與行勞費正等而不及虛圖之欲以一州之地與賊持久此臣之未解六也夫難平者事也昔先帝敗軍於楚當此時曹操拊手謂天下已定然後先帝東連吳越西取巴蜀舉兵北征夏侯授首此操之失計而漢事將成也然後吳更違盟關羽毀敗秭歸蹉跌曹丕稱帝凡事如是難可逆見臣鞠躬盡力死而後已至於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覩也十二月復督軍出散關伐魏圍陳倉僞將郝昭拒守亮以糧盡引還其黨王雙率騎來追亮

與戰破斬之七年春亮復伐魏遣將軍陳式攻武都陰平僞雍州刺史郭淮率衆欲擊式亮親督軍至建威淮遁遂平二郡詔策亮曰街亭之役咎由馬謖而君引愆深自貶抑重違君意聽順所守前年燿師馘斬王雙今歲爰征郭淮遁走降集氐羌興復二郡威震凶暴功勳顯然方今天下騷擾元惡未梟君受大任幹國之重而久自挹損非所以光揚洪烈矣今復君丞相君其勿辭夏孫權稱尊號其臣以並尊二帝來告議者謂交之無益而名體弗順宜顯明正義絶之亮曰權有僭逆之心久矣國家所以略其釁情者求掎角之援也今若加顯絶讐我必深便當移兵東戍與之角力須并其土乃議中原彼賢才尚多將相緝穆

未可一朝定也頓兵相持坐而須老使北賊得計非算之上者昔孝文卑辭匈奴先帝優與吳盟皆應權通變宏思遠益非匹夫之爲分者也今議者咸以權利在鼎足不能併力且志望已滿無上岸之情推此皆似是而非也何者其智力不侔故限江自保權之不能越江猶魏賊之不能渡漢非力有餘而利不取也若大軍致討彼上當分裂其地以爲後規下當略民廣境示武於內非端坐者也若就其不動而睦於我我之北伐無東顧之憂河南之衆不得盡西此之爲利亦已深矣權僭之罪未宜明也乃遣衛尉陳震慶權與權盟約中分天下九年亮復伐魏圍祁山招鮮卑軻比能比能等至故北地石城來應援僞大將軍司

馬懿自宛見叡叡曰西方事重非君莫可付者乃使懿督張郃費曜戴陵郭淮等逆拒懿使曜陵留精兵四千守上邽餘衆悉出西救祁山郃欲分兵駐雍郿爲後鎮懿曰料前軍能獨當之者將軍言是也若不能當而分爲前後此楚之三軍所以爲黥布禽也遂進軍隃麋亮乃分兵留攻自逆懿於上邽郭淮費曜等來徼亮破之因大芟刈其麥與懿遇於上邽之東懿斂兵依險軍不得交亮引還懿尋亮至于鹵城張郃曰彼遠來逆我請戰不得謂我利在不戰欲以長計制之也且祁山知大軍已在近人情自固可止屯於此分爲奇兵示出其後不宜進前而不敢偪坐失民望也今亮縣軍食少亦行去矣懿不從故尋亮既至又

登山掘營不肯戰賈詡魏平數請戰因曰公畏蜀如虎奈天下笑何懿病之諸將咸請戰五月辛巳乃使張郃攻無當監何平於南圍自案中道向亮亮使魏延高翔吳班赴敵大破之獲甲首三千級元鎧五千領角弩三千一百張懿還保營亮以糧盡退軍至木門張郃來躡射殺之師旋乃勸農講武以木牛流馬運米集斜谷口治邸閣息民休士而後用之遣使約吳同時大舉十二年春二月悉師十萬由斜谷伐魏軍至郿營于渭水南原司馬懿引軍南渡渭背水爲壘拒守謂諸將曰亮若出武功依山而東誠爲可憂若西上五丈原諸將無事矣已而亮屯五丈原郭淮日亮若跨渭登原連兵北山隔絶隴道搖蕩民夷非國之

利也懿使淮先據北原塹壘未成我兵擊破之亮每患運糧不繼使己志不伸乃分兵屯田爲久駐之基耕者雜于渭濵居民之間而百姓安堵軍無私焉亮數挑戰懿不出遺以巾幗婦人之服懿怒上表請戰曹叡遣衛尉辛毗持節爲軍師以制之姜維謂亮曰賊不復出矣亮曰彼本無戰情所以固請者以示武於其衆耳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苟能制吾豈千里而請戰邪亮遣使者至懿軍懿問其寢食及事之煩簡而不及戎事使者曰諸葛公夙興夜寐罰二十已上皆親覽焉所噉食不至數升懿告人曰孔明食少事煩其能久乎對壘百餘日懿終不出以故亮志不克遂尋寢疾帝使僕射李福省侍因諮大計亮與語福别

去數日復還亮曰孤知君還意君所問者公炎其宜也福謝前實失不諮請公百年後誰可任大事者故輒還耳又請其次亮曰文偉可又問亮不答秋八月有星赤而芒角自東北西南流投于亮營三投再還往大還小俄而亮薨即郭氏塢也時年五十四長史楊儀整軍出百姓奔告懿懿來追姜維令儀反旗鳴鼓若將向懿者懿不敢偪遂退儀結陣而還入谷然後發喪懿之退也百姓爲之諺曰死諸葛走生仲達懿聞之笑曰吾能料生不能料死故也復追至赤岸不及而還懿按行其營壘處所嘆曰天下奇才也遺命葬漢中定軍山因山爲墳冢足容棺詔策曰惟君體資文武明睿篤誠受遺託孤匡輔朕躬繼絶興微志存

靖亂爰整六師無歲不征神武赫然威震八荒將建殊功於季漢參伊周之巨勲如何不弔事臨垂克遘疾隕喪朕用傷悼肝心若裂夫崇德序功紀行命謚所以光昭將來刊載不朽今使使持節左中郎將杜瓊贈君丞相武鄉侯印綬謚君爲忠武侯魂而有靈嘉兹寵榮嗚呼哀哉嗚呼哀哉初亮居南陽黃承彥者高爽開列沔南名士也謂亮曰聞君擇婦有醜女黃頭黑色而才堪相配亮求之卽載與歸時人以爲笑樂爲之諺曰莫作孔明擇婦止得阿承醜女及爲相自表帝曰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頃子弟衣食自有餘饒至於臣在外任無别調度隨身衣食悉仰於官不别治生以長尺寸若臣死之日不使內有餘帛

外有贏財以負陛下逮卒如其所言柄政十餘年不下赦有言公惜赦者亮答曰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故匡衡吳漢不願爲赦先帝亦言吾周旋陳元方鄭康成間每見啟告治亂之道悉矣曾不語赦也若劉景升季玉父子歲歲赦宥何益於治長水校尉廖立自謂才名宜爲亮副怏怏怨謗亮表廢爲民徙之汶山及亮薨立垂泣曰吾終爲左衽矣李平聞之亦發病死李平者官中都護以罪徙梓潼平常冀亮復收己得自補復策後人不能故也亮嘗損益連弩制木牛流馬皆出自意表推演兵法作八陣圖咸得其要云其言教書奏舉可爲世訓别爲一集亮初薨所在各求立廟朝議以禮秩不聽百姓遂因時私祭之於道陌

上景耀六年步兵校尉習隆中書郎向充等上言曰臣聞周人懷召伯之德甘棠爲之不伐越王思范蠡之功鑄金以存其像自漢興以來小善小德而圖形立廟者多矣況亮德範遐邇勳蓋季世興王室之不壞實斯人是賴而蒸嘗止於私門廟像闕而莫立使百姓巷祭戎夷野祀非所以存德念功述追在昔者也臣愚以爲宜因近其墓立之於沔陽使所親屬以時賜祭凡其臣故吏欲奉祀者皆限至廟斷其私祀以崇正禮詔乃爲亮立廟于沔陽秋僞將鍾會入寇至漢川祭亮之廟令軍士不得于亮墓左右芻牧樵採亮弟均官至長水校尉繼子喬早卒子瞻嗣爵

諸葛氏木牛流馬法

木牛者方腹曲頭一股四足頭入領中舌著於腹載多而行少宜大用不可小使特行者數十里羣行者二十里曲者爲牛頭雙者爲牛脚橫者爲牛領轉者爲牛足覆者爲牛背方者爲牛腹垂者爲牛舌曲者爲牛肋刻者爲牛齒立者爲牛角細者爲牛鞅攝者爲牛鞦軸牛御雙轅人行六尺牛行四步載一歲糧日行二十里而人不大勞流馬尺寸之數肋長三尺五寸廣三寸厚二寸二分左右同前軸孔分墨去頭四寸徑中二寸前脚孔分墨二寸去前軸孔四寸五分廣一寸前杠孔去前脚孔分墨二寸七分孔長二寸廣一寸後軸孔去前杠夘孔墨一尺五寸大小與前同後脚孔分墨去後軸孔三寸五分大小與前同後杠孔去後脚孔分墨二寸七分後載剋去後杠孔分墨四寸五分前杠長一尺八寸廣二寸厚一寸五分後杠與等板方囊二枚厚八分長二尺七寸高一尺六寸五分廣一尺六寸每枚受米二斛三斗從上杠孔去肋下七寸前後同上杠孔去下杠孔分墨一尺三寸孔長一寸五分廣七分八孔同前後四脚廣二寸厚一寸五分形制如象軒長四寸徑面四寸三分孔徑中三脚杠長二尺一寸廣一寸五分厚一寸四分同杠耳

諸葛氏集目錄

開府作牧第一　權制第二
南征第三　北出第四

計算第五　訓厲第六
綜覈上第七　綜覈下第八
雜言上第九　雜言下第十
貴和第十一　兵要第十二
傳運第十三　與孫權書第十四
與諸葛瑾書第十五　與孟達書第十六
廢李平第十七　法檢上第十八
法檢下第十九　科令上第二十
科令下第二十一　軍令上第二十二
軍令中第二十三　軍令下第二十四

右二十四篇凡十萬四千一百一十二字

晉泰始十年侍中中書監濟北侯荀勗中書令關內侯和嶠奏使著作郎陳壽定亮故事遺言壽因刪除重複隨類相從凡爲二十四篇篇名如右錄上

喬字伯松亮兄瑾之次子也本字仲愼與兄恪俱有名於時論者以爲喬才不及兄而性業過之亮未有子求喬爲嗣瑾啟孫權使喬來西亮以喬爲己適子故易其字焉拜駙馬都尉隨亮至漢中年二十五建興中卒子攀官行護軍翊武將軍亦早卒恪見害於吳子孫殆盡而亮自有胄裔攀故還復爲瑾後瞻長子尚隨瞻死難次子京字行宗國亡與攀子顯俱移河東仕晉爲郿令尋補東宮舍人至廣州刺史

董厥者字龔襲義陽人也爲丞相府令史亮稱之曰董令史良士也吾每與之言思愼宜適徙爲主簿亮卒後稍遷至尚書僕射代陳祗爲尚書令遷大將軍平臺事而義陽樊建代焉建字長元延熙間以校尉使吳値孫權病篤不自見建權問諸葛恪曰樊建何如宗預也恪對曰才識不及預而雅性過之後爲侍中守尚書令自厥建統事宦人黃皓竊弄機柄然建特不與皓和好往來國亡之明年春厥建俱詣洛同爲相國參軍秋並兼散騎常侍

徐庶字元直潁川人也少任俠擊劍中平末嘗爲人報讎爲吏所得將行刑其黨篡解之得脫因感激折節學問始詣精舍卑躬習經業研精義理過於同舍生同郡石廣元韜乃友善焉會天下亂中州兵起庶與韜南客荊州亮特相友善庶與韜汝南孟公威建俱學三人務於精熟而亮獨觀其大略每晨夜從容抱膝長嘯而謂三人曰卿三人仕進可至刺史郡守也三人問其所至亮但笑而不答後公威思鄉里欲北歸亮謂之曰中州饒士丈夫遨遊何必故鄉邪庶事昭烈其母旣爲操所獲庶不得已與韜北詣操韜仕僞魏歷郡守典農校尉庶仕右中郎將御史中丞建興中卒有碑在彭城

季漢書卷十四

諸曁章陶栽艮氏纂　　邑後學何遼卓林槎仝校

關羽張飛馬超黃忠趙雲列傳

關羽字雲長河東解人也好左氏春秋諷誦皆上口覩漢將亡乃奔涿郡從昭烈與涿人張飛常爲昭烈禦侮昭烈領平原相以羽飛爲別部司馬分統部曲昭烈與二人寢則同牀恩若兄弟而稠人廣坐侍立終日隨昭烈周旋不避艱險建安元年曹操旣挾天子都許天子守位而已四年昭烈起兵討操斬徐州刺史車胄屯小沛使羽守下邳行太守事五年操悉衆攻徐州昭烈軍敗績奔冀州依袁紹羽陷操軍中操欲亂其臣主之義使羽與昭烈甘糜二

夫人共室羽避嫌秉燭立侍至天明操禮之甚厚表拜爲偏將軍操拒袁紹於官渡紹遣將軍顏良圍東郡太守劉延於白馬操使張遼及羽爲先鋒擊之羽望見良麾蓋策馬刺良於萬衆之中斬其首而還紹將莫能當者遂解圍操表封爲漢壽亭侯初操壯羽爲人而察其心神無久留之意謂張遼曰卿試以情問之遼以問羽羽曰吾極知曹公待我厚然吾受劉將軍厚恩誓以共死不可背之吾終不留要當立效以報曹公乃去耳遼以羽言報操操曰事君不忘其本天下義士也及羽殺顏良操知其必去重賜以留之羽盡封其所賜拜書告辭而奔昭烈于袁軍左右欲追之操曰彼各爲其主勿追也從昭烈就劉表表卒操入荊州昭烈自樊將南渡江別遣羽乘船數百艘使會江陵操追昭烈至當陽長阪昭烈斜趨漢津適與羽船會共至夏口初昭烈在許與曹操共獵獵中衆散羽勸昭烈誅操昭烈不許及在夏口飄飄江渚羽怒曰往日獵中若從羽言可無今日之困昭烈曰是時亦爲國家惜之耳若天道輔正安知此不爲福也孫權遣兵助昭烈禦操操引還昭烈收荊州乃封拜元勳以羽爲襄陽太守盪寇將軍駐江北昭烈西定益州拜羽董督荊州事孫權遣使求荊州諸郡昭烈不許權置南三郡長吏羽盡逐之權大怒遣呂蒙等率二萬人襲長沙零陵桂陽使魯肅以萬人屯巴邱拒羽權駐陸口爲諸軍節度肅至益陽邀羽相見羽往謂

之曰烏林之役左將軍身在行間戮力破敵豈得徒勞無一塊土而足下來欲收地邪肅曰不然始與豫州覲於長坂豫州之衆不當一校計窮慮極圖欲遠竄主上矜愍豫州之身無有處所不愛土地士人之力使有所庇廕以濟其患而豫州私獨飾情愆德墮好今已藉手西州又欲翦并荊土斯蓋凡夫所不忍行而況整領人物之主乎肅聞貪而棄義必爲禍階吾子屬當重任曾不能明道處分以義輔時而負恃弱衆以圖力爭師曲爲老將何獲濟羽未答坐中一人奮言曰夫土地者惟德所在耳何常之有羽起謂曰此國家事是人何知目使之去羽遂引還會曹操入漢中昭烈乃許與吳和割湘水之東以畀吳二十四年

拜前將軍假節鉞羽率軍北討曹操圍曹仁於樊城操遣于禁救仁秋大霖雨漢水汎溢羽引漢水灌禁軍禁所督七軍皆沒禁降羽羽因之斬其驍將龐德并盡虜禁軍步騎三萬送江陵羽又遣別將圍襄陽刺史胡修太守傅方降梁郟陸渾諸豪帥皆來歸自許以南往往遥應羽羽威震華夏操議徙許都以避之當是時羽志立清河洛克復舊京焉司馬懿蔣濟進說於操曰關羽得志孫權不願也可遣人勸權躡其後許割江南以封權則樊圍自解操從之初南郡太守麋芳守江陵將軍傅士仁屯公安素皆嫌羽輕己羽之出軍也芳仁供給軍資不悉相及羽言還當治之芳仁咸懷懼不安權潛師襲江陵芳仁納之權遂據

江陵而操遣徐晃救仁羽不能克聞權已據江陵盡虜士衆妻子引還軍遂散權遣潘璋逆擊害羽及子平於臨沮送羽首于操以諸侯禮葬其屍羽梗亮有雄氣馬超來降羽聞之書與諸葛亮問超人才可誰比類亮知羽護前答之曰孟起兼資文武雄烈過人一世之傑黥彭之徒當與益德並驅爭先猶未及髯之絕倫逸羣也羽美鬚髯故亮謂之髯羽省書大悅以示賓客嘗為流矢所中貫其左臂後創雖愈每至陰雨骨常疼痛醫曰矢鏃有毒毒入於骨當破臂作創刮骨去毒然後此患乃除耳羽即伸臂令醫劈之時羽適請諸將臂血流離盈於盤器而羽割炙引酒言笑自若生平志復漢祚百折不回初出軍圍樊夢豬嚙

其足語子平曰吾今年衰矣然不得還已而竟如所言帝聞震悼誓必滅吳故有秭歸之役謚曰壯繆侯子興嗣興字安國少有令聞丞相亮深異之弱冠為侍中中監軍數歲薨子統嗣尚公主官虎賁中郎將薨無子以興庶子彝續封

張飛字益德涿郡人也少與關羽俱事昭烈羽年長數歲飛兄事之昭烈破呂布隨還許詔拜飛中郎將昭烈依劉表表卒曹操入荊州昭烈奔江南操追之一日一夜及於當陽之長坂昭烈聞操卒至棄妻子走使飛將二十騎拒後飛據水斷橋瞋目橫矛曰身是張益德也可來共決死敵皆無敢近者遂得免於難昭烈既定荊州以飛為宜都

太守征虜將軍封新亭侯尋轉南郡昭烈徇益州還攻劉璋飛從諸葛亮泝江而上分定郡縣至江州敗璋巴郡太守嚴顏生獲之初昭烈入蜀至巴郡顏拊心歎曰此所謂獨坐窮山放虎自衛也至是飛呵顏曰大軍至何以不降而敢拒戰顏答曰卿等無狀侵奪我州我州但有斷頭將軍無降將軍也飛怒令左右牽去斫頭顏色不變曰斫頭便斫頭何為怒耶飛壯而釋之引為賓客飛所過戰克與昭烈會於成都益州平昭烈賜諸葛亮法正關羽及飛金各五百斤銀千斤錢五千萬錦千匹其餘頒賜各有差以飛領巴西太守曹操破張魯留夏侯淵張郃守漢中郃別率衆陷巴西欲徙其民於漢中進軍宕渠蒙頭盪石飛與

相拒五十餘日乃率精卒萬人從他道邀郃軍交戰山道迮狹前後不得相救大破之郃迫棄馬緣山獨與麾下十餘人遁還南鄭巴土獲安昭烈爲漢中王拜飛右將軍假節章武元年遷車騎將軍領司隸校尉封西鄉侯策曰朕承天序嗣守洪業除殘靖亂未燭厥理今寇虜作害民被荼毒思漢之士延頸鶴望朕用怛然坐不安席食不甘味整軍誥誓將行天罰以君忠毅侔蹤召虎名宣遐邇故特顯命高墉進爵兼司於京其誕將天威柔服以德伐叛以刑稱朕意焉詩不云乎匪疚匪棘王國來極肇敏戎功用錫爾祉可不勉歟初飛雄壯威猛亞於關羽魏謀臣程昱等咸稱羽飛萬人之敵也羽善待卒伍而驕于士大夫

飛愛敬君子而不恤小人帝常戒之曰卿刑殺既過差又日鞭撾健兒而令在左右此取禍之道也飛猶不悛帝恥關羽之喪將伐吳飛當率兵萬人自閬中會江州臨發其帳下將張達范彊殺飛持其首順流而奔孫權飛營都督表報帝帝聞飛營都督之有表也曰噫飛死矣追謚曰桓侯長子苞早夭次子紹嗣官侍中尚書僕射苞子遵官尚書有傳

馬超字孟起右扶風茂陵人伏波將軍援之後也父騰字壽成官衛尉騰父子碩爲天水蘭干尉失官因留隴西與羌錯居家貧無妻娶羌女生騰騰身長八尺餘洪大雄異而性賢厚人多敬之靈帝末涼州刺史耿鄙任信姦吏民王國等因招集氐羌作亂州郡募發民中有勇力者討賊騰在募中以特異署軍行事典領部衆討賊有功拜軍司馬後以功遷偏將軍屯汧隴之間興平元年入朝拜征西將軍屯郿侍中馬宇諫議大夫种邵左中郎將劉範使騰襲長安己爲內應以誅李傕郭汜等騰因引兵屯長平觀宇等謀泄出奔槐里李傕遣樊稠襲騰騰敗走還涼州與鎮西將軍韓遂相結後以部曲侵陵復連兵不相下建安初曹操據國方有事山東以騰兵强恐其據有關中遣侍中鍾繇守司隸校尉督關中以制之徵騰還屯槐里轉拜前將軍封槐里侯北備胡寇東備白騎待士敬賢矜救民命三輔甚安之十五年操矯詔徵爲衛尉超雄烈過人曹

操辟之不就袁尚以郭援守河東衆甚盛操憂之張既說騰擊援騰信之遣超率精兵逆之中流矢乃以囊囊其足而戰大破之援即授首拜徐州刺史尋拜諫議大夫及騰之入拜超偏將軍封都亭侯使領騰營又拜超弟休奉車都尉休弟鐵騎都尉家屬徙詣鄴惟超獨留十六年曹操遣鍾繇攻漢中超遂起兵合韓遂楊秋李堪成宜等軍十萬進據潼關操率衆拒之至潼關潛遣將渡蒲阪津據河西爲營閏八月操北渡河超將步騎萬餘人卒擊之矢下如雨張郃許褚急扶操下船船工中流矢死褚左手舉鞍蔽操右手刺船校尉丁斐放牛馬餌超軍超軍取之操乃得渡軍於蒲阪欲西渡超謂韓遂曰宜于渭北拒之不過

二十日河東穀盡彼必走矣走則操可虜也遂曰可聽令
渡感於河中頤不快邪操聞之曰馬兒不死我無葬地也
超計不得施操遂自蒲阪渡西河循河爲甬道南渡渭超
數挑戰操不出請與遂相見交馬語移時不及軍事但說
京都故舊拊手歡笑旣罷超問遂操何言遂曰無所言也
超疑之他日操與遂書多所點竄如遂改定者超愈疑遂
更相嫌隙矣操乃克日交戰超軍大敗李堪成宜戰死操
見遂超負其多力欲突前捉操以左右許褚等備之故止
旣敗走保諸戎操追至安定而還遂殺騰夷三族操之還
也參軍事楊阜說曰超有信布之勇甚得羌胡心若大軍
還不嚴爲其備隴上諸郡非國家之有也操不聽十七年

超復起兵率諸戎渠帥擊隴上郡縣隴上郡縣皆應之進
圍冀城刺史韋康遣别駕閻溫循水潛出求救超斬之康
失色請降開城門迎超超使楊昂斬康據冀城操護軍夏
侯淵引軍救康去冀二百餘里超逆與戰破走之超乃爲
征西將軍領并州牧督涼州事自隴以西超盡撫而定焉
旣而康故吏楊阜姜敘及梁寬趙衢等共起謀超九月阜
敘反鹵城超自將擊之不下而寬衢等閉冀城門超不得
入乃奔漢中依張魯魯庸愚不足計事內懷於邑初超未
起兵時其小婦弟种留三輔及超敗种先入漢中正旦种
上壽於超超搥胷吐血曰闔門百口一旦同命今二人相
賀邪從魯求兵北取涼州不利聞昭烈圍劉璋於成都致
書請降昭烈聞超至喜曰我得益州矣乃使人止超潛以
兵資之令引軍屯城北璋震怖出降以超爲平西將軍督
臨沮昭烈爲漢中王拜左將軍假節章武元年遷驃騎將
軍領涼州牧進封斄鄉侯策曰朕以不德獲繼至尊奉承
宗廟曹操父子世載其凶朕用慘怛疢如疾首海內怨憤
歸正反本暨于氐羌率服獯鬻慕義以君信著北土威武
並昭是以委任授君抗颺虓虎兼董萬里求民之瘼其明
宣朝化懷保遠邇肅慎賞罰以篤漢祜以對于天下二年
薨年四十七臨沒上疏曰臣門宗二百餘口爲孟德所殺
略盡惟有從弟岱當爲微宗血食之繼深託陛下餘無復
言追謚曰威侯子承嗣女配安平王理岱位至平北將軍

進封陳倉侯

黃忠字漢升南陽人也仕荆州牧劉表爲中郎將與表從
子磐共守長沙攸縣久之不知名曹操入荆州假行裨將
軍就故任昭烈南定諸郡見而異之遂擢用之從昭烈入
蜀自葭萌受任還攻劉璋忠常先登陷陣勇毅冠三軍益
州定拜討虜將軍建安二十三年昭烈統諸軍軍陽平關
規復漢中曹操將夏侯淵張郃拒守淵操所恃驍將謂虎
步關右所向無前者也次年昭烈自陽平南渡沔水緣山
稍前於定軍山興勢作營淵率衆來爭鋒甚精銳忠摧鋒
必進勸率士卒金鼓振天歡聲動谷一戰斬淵淵衆遂潰
遷征西將軍昭烈爲漢中王欲拜忠後將軍諸葛亮曰忠

之名望素非關馬之倫也而今便令同列馬張在近親見其功尚可諭指關遥聞之恐必不悅得無不可乎昭烈曰吾自當解之遂拜後將軍封關內侯次年薨追謚曰剛侯子敘早卒無後

趙雲字子龍常山眞定人也身長八尺姿顏雄偉爲本郡所舉將義從吏兵詣公孫瓚時袁紹爲冀州牧瓚深憂州人之從紹也善雲來附嘲之曰聞貴州人皆願袁氏君何獨迴心迷而能反乎雲曰天下訩訩未知孰是民有倒縣之厄鄙州論議從仁政所在不爲忽袁公私明將軍也遂與瓚征討時昭烈亦依瓚每接納雲雲得深自結託雲以兄喪辭瓚暫歸昭烈知其不反捉手而別雲曰終不背德

也昭烈就袁紹雲見於鄴昭烈與雲同牀眠臥密遣雲合募得數百人皆稱劉左將軍部曲而紹不知也遂隨昭烈至荊州及昭烈爲曹操所追於當陽長阪棄妻子南奔雲身抱弱子卽後帝也保護甘夫人卽後帝母也皆得免於難遷牙門將軍昭烈之敗也有人言雲已北去者昭烈以手戟擿之曰子龍不棄我走也頃之雲至從平江南以爲偏將軍領桂陽太守代趙範範寡嫂樊氏有國色範欲以配雲雲辭曰相與同姓卿兄猶我兄固辭不許時有人勸雲納之雲曰範迫降耳心未可測天下女不少遂不取已而範逃去雲無纖介先是與夏侯惇戰於博望生獲夏侯蘭蘭雲之鄉里少小相知雲白昭烈活之薦蘭明於法律

以爲軍正雲不用自近其愼慮如此昭烈徇益州雲領留營司馬時昭烈孫夫人以權故驕豪多將吳吏兵縱横不法昭烈以雲嚴重必能整齊特任掌內事權聞昭烈西征大遣舟船迎夫人而夫人欲將後帝還吳雲與張飛勒兵截江乃得後帝還昭烈自葭萌還攻劉璋召諸葛亮亮率張飛及雲等俱泝江西上平定郡縣至江州分遣雲從外水上江陽與亮會於成都成都定以雲爲翊軍將軍時議欲以成都中屋舍及城外園地桑田分賜諸將雲駮之曰霍去病以匈奴未滅無用家爲今國賊非但匈奴未可求安也須天下都定各反桑梓歸耕本土乃其宜耳益州人民初罹兵革田宅皆可歸還令安居復業然後役調得其

歡心不宜奪之以私所愛也昭烈卽從之夏侯淵敗曹操爭漢中地運米北山下數千萬囊黃忠以爲可取雲兵隨忠取米忠過期不還雲將數十騎出圍迎視忠等適操揚兵大出雲爲前鋒所擊方戰其大衆至勢偪遂前突其陣且鬬且却操軍敗已復合雲陷敵還趣圍其將張著被創雲復馳馬還迎著操軍追至圍時沔陽長張翼在雲圍內翼欲閉門拒守而雲入營更大開門偃旗息鼓操軍疑雲有伏兵引去雲雷鼓震天惟以戎弩於後射操軍操軍驚駭自相蹂踐墮漢水中死者甚多昭烈明旦自來至雲營圍視昨戰處曰子龍一身都是膽也作樂飲宴至暝軍中號爲虎威將軍孫權陷荊州昭烈大怒欲討權雲曰國賊

曹操非孫權也且先滅魏則吳自服操身雖斃子丕篡盜
當因衆心早圖關中居河渭上流以討凶逆關東義士必
裹糧策馬以迎王師不應置魏先與吳戰兵勢一交不得
卒解也昭烈不聽遂東征留雲督江州昭烈失利於秭歸
雲進兵至永安吳軍已退建興元年爲中護軍征南將軍
封永昌亭侯遷鎭東將軍五年隨丞相駐漢中明年亮出
軍伐魏揚聲由斜谷道僞將曹眞遣大衆拒之亮令雲與
鄧芝往擊而身攻祁山雲芝兵弱敵强失利於箕谷然斂
衆固守不至大敗貶爲鎭軍將軍亮曰街亭軍退兵將不
復相錄箕谷軍退兵將初不相失何故芝答曰雲身自斷
後軍資什物畧無所棄兵將無緣相失雲有軍資餘絹亮
使分賜將士雲曰軍事無利何爲有賜其物請悉入赤岸
府庫須十月爲冬賜亮大善之是年薨謚曰順平侯子統
嗣官至虎賁中郎將督行領軍次子廣牙門將自有傳

季漢書卷十五

諸暨章陶裁艮氏纂　邑後學酈　瀚仝校

龐統法正列傳

龐統字士元襄陽人也從父德公字山民有令名諸葛亮
每至其家獨拜牀下德公初不令止潁川司馬徽嘗造德
公值其渡沔上祀先人墓徽徑入其室呼德公妻子使速
作黍徐元直向云有客當來就我與龐公譚其妻子皆羅
列拜於堂下奔走供設須臾德公還直入相就不知何者
是客也徽年小德公十歲兄事之稱之謂龐公云統少時
樸鈍未有識者惟德公重之以諸葛亮爲卧龍統爲鳳雛
司馬徽爲水鏡統年十八使往見徽徽採桑於樹上坐統

在樹下共語自晝至夜徽甚異之稱爲南州士之冠冕由
是漸顯郡命爲功曹性好人倫勤於長養每所稱述多過
其才時人怪而問之統答曰當今天下大亂雅道陵遲善
人少而惡人多方欲興風俗長道業不美其譚卽聲名不
足慕企不足慕企而爲善者少矣今拔十失五猶得其半
而可以崇邁世教使有志者自厲不亦可乎吳南郡太守
周瑜卒統送喪至吳吳人多聞其名及當西還並會昌門
陸績顧劭全琮皆往統曰陸子可謂駑馬有逸足之力顧
子可謂駑牛能負重致遠也或謂統曰如所目陸子爲勝
乎統曰駑馬雖精所致一人耳駑牛一日行三百里所致
豈一人之重哉劭就統宿因問卿名知人吾與卿孰愈統

曰陶冶世俗甄綜人物吾不及卿論帝王之秘策攬倚伏之要最吾似有一日之長謂全琮曰卿好施慕名有似汝南樊子昭雖智力不多亦一時之佳也績劭謂統曰使天下太平當與卿共料四海之士深相結而還昭烈領荆州牧統以從事守耒陽令在縣不治免官吳將魯肅遺昭烈書曰龐士元非百里才也使處治中别駕之任始當展其驥足耳諸葛亮亦言之於昭烈昭烈見與譚大器之以爲治中從事昭烈嘗與統從容宴語問曰卿爲周公瑾功曹孤至吳聞此人密有白事勸仲謀相留有之乎統對曰有之昭烈歎息曰孤時危急當有所求故不得不往殆不免周瑜之手天下智謀之士所見略同耳時孔明諫孤莫行

其意獨篤亦慮此也孤以仲謀所防在北當賴孤爲援故決意不疑此誠出於險塗非萬全之計也親待亞於諸葛亮並爲軍師中郎將益州牧劉璋迎昭烈討張魯統決策取西川以進圖王業因從昭烈入蜀璋與昭烈會涪統進曰今因此會便可襲之則將軍無用武之勞而坐定一州也昭烈曰初入他國恩信未著此不可也璋既還成都昭烈當爲璋北征漢中統復進言曰陰選精兵晝夜兼道徑襲成都璋既不武又素無預備大軍卒至一舉便定此上計也楊懷高沛璋之名將各杖强兵據守關頭聞數有牋諫璋使發遣將軍還荆州將軍未至遣與相聞說荆州有急欲還救之並使裝束外作歸形此二子既服將軍英名又喜將軍之去計必乘輕騎來見將軍因此執之進取其兵仍向成都此中計也退還白帝連引荆州徐還圖之此下計也若沉吟不去將致大困不可久矣昭烈然其中計即斬懷沛還向成都所過輒克會於涪置酒作樂昭烈謂統曰今日之會樂乎統曰伐人之國而以爲歡非仁者之兵也昭烈醉怒曰武王伐紂前歌後舞非仁者邪卿言不當宜速起出統逡巡引退昭烈尋悔請還統復故位初不顧謝飲食自若昭烈謂之曰向者之論阿誰爲失統對曰君臣俱失昭烈大笑宴樂如初進圍雒縣統率衆攻城爲流矢所中卒時年三十六昭烈痛惜之言則流涕拜統父議郎遷諫議大夫追賜統爵關內侯謚曰靖侯統子宏字

巨師剛簡有臧否輕傲尚書令陳祗爲祗所抑卒涪陵太守統弟林以荆州治中從事參鎮北將軍黄權征吳值軍敗隨權入魏封列侯官鉅鹿太守林婦習氏有傳

法正字孝直右扶風郿人也祖父眞有清節高名前後徵辟皆不就友人郭正美之曰元德先生父衍字季謀司徒掾廷尉左監建安初天下饑荒正入蜀依劉璋久之爲新都令後召署軍議校尉既不任用又爲其州邑俱僑客者所謗無行志意不得與其知交張松言而嘆息之張松者益州别駕素以璋不足與有爲也松之荆州見曹操及還勸璋結昭烈璋曰誰可使者松乃舉正正見昭烈雄姿傑出有霸王之略還與松密謀戴之會曹操欲征張魯璋聞

之而有瞿心焉松遂說宜迎昭烈討曾璋信之復令正銜
命正既宣指陰獻策於昭烈曰以明將軍之英才乘劉牧
之懦張松州之股肱以響應于內然後資益州之殷富馮
天府之險阻以此成業猶反掌也昭烈然之泝江而上與
璋會涪北至葭萌南還取璋州從事鄭度說璋曰左將軍
縣軍襲我兵不滿萬士衆未附野穀是資軍無輜重計莫
若盡驅巴西梓潼民內涪水以西其倉廩野穀一皆燒除
高壘深溝靜以待之彼至請戰勿許久無所資不過百日
必將自走走而擊之則成禽耳昭烈聞而惡之以問正正
曰終必不能用可無憂也璋果謂羣下曰吾聞拒敵以安
民不聞動民以避敵也黜不用及軍圍雒城正牋與璋曰

左將軍從本舉來舊心依依實無薄意愚以爲可圖變化
以保尊門不報十九年璋降益州定以正爲蜀郡太守揚
武將軍昭烈之圍成都也璋蜀郡太守許靖將踰城降事
覺不果璋既稽服昭烈以此薄靖不用也正進言曰天下
有獲虛譽而無其實者許靖是也然今主公始創大業天
下之人不可戶說靖之浮稱播流四海若其不禮天下之
人以是謂主公爲賤賢也宜加敬重以眩遠近追昔燕王之
待郭隗昭烈於是厚待靖正外統都畿內爲謀主一飧之
德睚眦之怨無不報復擅殺毀傷已者數人或爲諸葛亮
曰法正於蜀郡太縱橫將軍宜啟主公抑其威福亮答曰
主公之在公安也北畏曹操之強東憚孫權之偪近則懼
孫夫人生變于肘腋之下當斯之時進退狼跋法孝直爲
之輔翼令翻然翺翔不可復制如何禁止法正使不得行
其意邪時益州初定昭烈委任諸葛亮政事而亮刑法峻
急咸懷怨歎正諫曰昔高祖入關約法三章秦民知德今
君假借威力跨據一州初有其國未垂惠撫且客主之義
宜相降下願緩刑弛禁以慰其望亮答曰君知其一未知
其二秦以無道政苛民怨匹夫大呼天下土崩高祖因之
可以宏濟劉璋暗弱自焉以來有累世之恩文法羈縻互
相承奉德政不舉威刑不肅蜀土人士專權自恣君臣之
道漸以陵替寵之以位位極則賤順之以恩恩竭則慢所
以致弊實由於此吾今威之以法法行則知恩限之以爵

爵加則知榮榮恩並濟上下有節爲治之道於斯著矣二
十二年正進言曰曹操一舉而降張曾定漢中不因此勢
以圖巴蜀而留夏侯淵張郃屯守遽北還鄴此非其智不
逮而力不足也必將內有憂偪故耳今策淵郃才略不勝國之
將帥舉衆往討則必可克克之日廣農積穀觀釁伺隙上
可以傾覆寇讎尊獎王室中可以蠶食雍涼廣拓境土下
可以固守要害爲持久之計此蓋天以與我時不可失也
昭烈善之乃率諸將進討正從行二十四年昭烈自陽平
南渡沔水緣山稍前於定軍山興勢作營淵率衆來爭正
曰可擊矣昭烈命黃忠乘高鼓譟攻之大破淵軍淵等授
首操西至漢中聞之曰吾故知元德不辦有此必爲人所

教也昭烈爲漢中王以正爲尚書令護軍將軍明年薨時年四十五昭烈爲之流涕者累日追賜爵關内侯謚曰翼侯賜子邈爵關内侯官至奉車都尉漢陽太守初諸葛亮與正好尚不同以公義相取亮每奇正智術昭烈東征孫權以復關羽之仇羣臣諫者皆不聽章武二年大軍敗績還駐白帝亮嘆曰法孝直若在則能制主上令不東行就復東行必不傾危矣初昭烈與曹操爭勢有不便宜退而昭烈大怒不肯退無敢諫者矢下如雨正乃往當昭烈前昭烈云孝直避箭正曰明公親當矢石況小人乎昭烈乃曰孝直吾與汝俱去遂退

張松者蜀郡人也兄肅有威儀容貌甚偉松短小放蕩不治節操然識達精果多才劉璋辟爲别駕從事不任用遣詣曹操操亦不甚禮主簿楊脩深器之白操辟松亦不納脩以操所撰兵書示松松宴飲之間一覽闇誦無遺脩以此益奇之松見昭烈昭烈異其才厚以恩遇接納盡殷勤之歡松因具言蜀中關狹兵器府庫人馬衆寡及諸要害道里遠近又畫地圖山川處所昭烈由是盡知益州虛實也曹操遣鍾繇向漢中擊張魯松因説璋曰曹操兵强無敵於天下若因張魯之資以取蜀土誰能禦之者乎璋曰吾故憂之而未有計松曰劉豫州使君之宗室而操之深讐也若使之討魯魯必破則益州强操雖來無能爲也璋然之遣法正迎昭烈軍至涪璋出相迎松令法正白昭烈

即可會所襲璋昭烈曰此大事也不可倉卒明年曹操擊孫權權遣使求助昭烈因揚言欲東行從璋求益兵及軍資松書與昭烈曰今大事垂可立如何釋此去乎肅時爲廣漢太守知之恐禍及己白諸璋璋於是收松殺之松子表官至康降都督清望有時名或云表肅子

季漢書卷十六

諸暨章陶栽艮氏纂　　邑後學何倬雲　蔣棨仝校

許靖譙周列傳

許靖字文休汝南平輿人也少與從弟劭俱知名而私情不協劭爲郡功曹排擯靖不得齒敘以馬磨自給潁川劉翊爲汝南太守乃舉靖計吏察孝廉除尚書郎典選舉靈帝崩董卓擅政以漢陽周毖爲吏部尚書毖與靖共議進退天下之士沙汰穢濁顯拔幽滯進用潁川荀爽韓融陳紀等爲公卿郡守拜尚書韓馥爲冀州牧侍中劉岱爲兗州刺史潁川張咨爲南陽太守陳留孔伷爲豫州刺史東郡張邈爲陳留太守而靖遷巴郡太守不就補御史中丞

馥等至官各舉兵還向京師討卓卓怒毖曰諸君言當拔用善士卓從君計不欲違天下人心而諸君所用人至官之日還來相圖卓何用相負邪叱毖出斬之靖從兄陳相瑒又與伷合規靖懼誅奔伷靖自表曰黨賊求生情所不忍守官自危死不成義竊念古人當難詭常權以濟其道伷卒依揚州刺史陳禕禕卒靖素與吳郡都尉許貢會稽太守王朗有舊好往依焉靖收恤親理悉經紀振贍之孫策東渡江靖走交州避難身坐岸邊先載附從疏親悉發乃從後去當時見者莫不歎息焉既至交趾太守士燮厚待之陳國袁徽時寄寓交州徽與尚書令荀彧書曰許文休英才偉士智略足以計事自流宕已來與羣士相隨每有患急常先人後已與九族中外同其飢寒其紀綱同類仁恕惻怛皆有效事不能復一二陳之耳鉅鹿張翔銜王命使交部乘勢募靖欲與誓要靖拒而不許靖與曹操書曰世路戎夷禍亂遂合駑怯偷生自竄蠻貊成闊十年吉凶禮廢昔在會稽得所遺書辭旨款密久要不忘迫於袁術方命圮族扇動羣逆津塗四塞雖縣心北風欲行靡由正禮師退術兵前進會稽傾覆景興失據三江五湖皆爲虜庭臨時困危無所控告便與袁沛鄧子孝等浮涉滄海南至交州經歷東甌閩越之國行經萬里不見漢地漂薄風波絕糧茹草饑殍薦臻死者大半既濟南海與領守兒孝德相見知足下忠義奮發整勑元戎西迎大駕巡省中

嶽承此休問且悲且喜即與袁沛及徐元賢復共嚴裝欲北上荊州會蒼梧諸縣夷越蠭起州府傾覆道路阻絕元賢被害老弱並殺靖尋循渚岸五千餘里復遇疾癘伯母隕命并及羣從自諸妻子一時略盡復相扶侍前到此郡計爲兵害及病亡者十遺一二生民之艱辛苦之甚豈可具陳哉懼卒顛仆永爲亡虜憂瘁慘慘忘寢與食欲附奉朝貢使自獲濟通歸死闕庭而荊州水陸無津交部驛使斷絕欲上益州復有峻防故官長吏一不得入前令交趾太守士威彥深相分託於益州兄弟又靖亦自與書辛苦懇惻而復寂寞未有報應雖仰瞻光靈延頸企踵何由假翼自致哉聖主允明顯授足下專征之任凡諸逆節多所

誅討想力競者一心順從者同規矣又張子雲昔在京師志匡王室今雖臨荒域不得參與本朝亦國家之藩鎮足下之外援也若荆楚平和王澤南至足下忽有聲命於子雲勤見保屬令得假途由荆州出不然當復相紹介於益州兄弟使相納受倘天假其年人緩其禍得歸死國家解逋逃之負泯軀九泉將復何恨若時有險易事有利鈍人命無常隕沒不達者則永銜罪責入於裔土矣昔營邱翼周杖鉞專征博陸佐漢虎賁警蹕今日足下扶危持傾為國柱石秉師望之任兼霍光之重五侯九伯制御在手自古及今人臣之尊未有及足下者也夫爵高者憂深祿厚者責重足下據爵高之任當責重之地言出於口即為賞

罰意之所存便為禍福行之得道即社稷用寧行之失道即四方散亂國家安危在于足下百姓之命縣于執事自華及夷喁喁注望足下任此豈可不遠覽載籍廢興之由榮辱之機棄忘舊惡寬和羣司審量五材為官擇人苟得其人雖讎必舉苟非其人雖親不授以寧社稷以濟下民事立功成則繫音於管絃勒勳於金石願君勉之為國自重為民自愛翔恨靖之不納搜索靖所寄書疏投之於水劉璋使使招靖靖入蜀為巴郡廣漢太守南陽宋仲子寄書于蜀郡太守王商曰文休倜儻瑰瑋有當世之具足下當以為指南建安中轉蜀郡時朝廷立王子熙為濟陰王懿為山陽王敦為東海王靖聞之曰將欲歙之必固張之將欲取之必固與之其孟德之謂乎昭烈定蜀以靖為左將軍長史昭烈為漢中王拜靖太傅及踐阼進靖爵司徒靖雖年踰七十愛樂人物誘納後進清談不倦章武二年薨子欽早卒欽子游景耀中為尚書始靖友善潁川陳紀陳郡袁渙平原華歆東海王朗及紀子羣後歆朗仕偽魏咸與靖書申陳舊好情義款至文多不載

譙周字允南巴西西充國人也父𡸫字榮始治尚書兼通諸經及圖緯州郡辟請皆不應州就假師友從事周幼孤既長耽古篤學家貧未嘗問產業研精六經尤善書札頗曉天文而不以留意諸子文章非心所存不悉偏視也身長八尺體貌素朴性推誠不飾無造次辨論之才然潛識

內敏建興中丞相亮領益州牧命周為勸學從事亮沒於敵庭周在家聞問即奔赴尋有詔禁斷惟周以速行得達大將軍蔣琬領刺史徙為典學從事總州之學者後帝立太子以周為僕轉家令時帝頗出游觀增廣聲樂周上疏曰昔王莽之敗豪傑並起跨州據郡欲弄神器於是賢才志士思望所歸未必以其勢之廣狹惟其德之薄厚也是故于時更始公孫述及諸有大眾者多已廣大然莫不快情恣欲怠於為善游獵飲食不恤民物世祖初入河北馮異等勸之曰當行人所不能為遂務理冤獄節儉飲食動遵法度故北州歌歎聲布四遠於是鄧禹自南陽追之吳漢寇恂未識世祖遙聞德行遂以權計舉漁陽上谷突騎

迎於廣阿其餘望風慕德者邳彤耿純劉植之徒至於輿
病齎棺繈負而至者不可勝數故能以弱爲強屠王郎吞
銅馬折赤眉而成帝業也及在洛陽嘗欲小出車駕已御
銚期諫曰天下未寧臣誠不願陛下細行數出即時還車
及征隗囂潁川盜起世祖還洛陽但遣寇恂往恂曰潁川
以陛下遠征故姦猾起叛未知陛下還恐不時降陛下自
臨潁川賊必降服遂至潁川竟如恂言故非急務欲小出
不敢至於急務欲自安不爲帝者之欲善也如此傳曰百
姓不徒附誠以德先之也今漢遭厄運天下三分雄哲之
士思望之時也陛下天姿至孝喪踰三年言及隕涕雖曾
閔不過也敬賢任才使之盡力有踰成康故國內和一大

小𢧐力臣所不能陳然臣不勝大願願復廣人所不能者
夫輓大重者其用力苦不衆拔大艱者其善術苦不廣且
承事宗廟者非徒求福祐所以率民尊上也至于四時之
祀或有不臨池苑之觀或有仍出臣之愚滯私不自安夫
憂責在身者不暇盡樂先帝之志堂構未成誠非盡樂之
時願省減樂官後宮所增造但奉修先帝所施下爲子孫
節儉之教徙爲中散大夫猶侍太子時軍旅數出百姓彫
瘁周與尚書令陳祗論其利害退而書之謂之仇國論其
辭曰因餘之國小而肇建之國大並爭於世而爲仇國因
餘之國有高賢卿者問於伏愚子曰今國事未定上下勞
心往古之事能以弱勝強者其術何如伏愚子曰吾聞之

處大無患者恒多慢處小有憂者恒思善多慢則生亂思
善則生治理之常也故周人養民以少取多勾踐卹衆以
弱斃強此其術也賢卿曰曩者項強漢弱相與戰爭無日
寧息然項羽與漢約分鴻溝爲界各欲歸息民張良以爲
民志既定則難動也尋帥追羽終斃項氏豈必由文王之
事乎肇建之國方有疾疢我因其隙陷其邊陲覬增其疾
而斃之也伏愚子曰當殷周之際王侯世尊君臣久固民
習所專深根者難拔據固者難遷當此之時雖漢祖安能
杖劍鞭馬而取天下乎當秦罷侯置守之後民疲秦役天
下土崩或歲易主或月改公鳥驚獸駭莫知所從於是豪
強並爭虎裂狼分疾搏者獲多遲後者見吞今我與肇建

皆傳國易世矣既非秦末鼎沸之時實有六國並據之勢
故可爲文王難爲漢祖夫民疲勞則騷擾之兆生上慢下
暴則瓦解之形起諺曰射幸數跌不如審發是故智者不
爲小利移目不爲意似改步時可而後動數合而後舉故
湯武之師不再戰而克誠重民勞而度時審也如遂極武
黷征土崩勢生不幸遇難雖有智者將不能謀之矣若乃
奇變縱橫出入無間衝波截轍超谷越山不由舟楫而濟
盟津者我愚子也實所不及後遷光祿大夫位亞九卿周
雖不與政事以儒行見禮時訪大議輒據經以對而後生
好事者亦諮問所疑焉景耀六年冬僞將鄧艾入寇陷江
油長驅而前朝廷謂敵不便至不作城守謂度及聞艾已

入陰平百姓擾擾皆迸山野不可禁止帝使羣臣會議或以爲我之與吳本爲和國可奔吳或以爲南中七郡阻險斗絶易以自守宜幸南中周以爲自古以來無寄他國爲天子者也今若入吳固當臣服且政理不殊則大能吞小此數之自然也由此言之則魏能并吳吳不能并魏明矣等爲小稱臣孰與爲大再辱之恥何與一辱且若欲奔南則當早爲之計然後可果今大敵以近禍敗將及羣小之心無一可保恐發足之日其變不測何至南之有乎羣臣或難周曰今艾以不遠恐不受降如之何周曰方今東吳未賓時勢不得不受受之後不得不禮若陛下降魏魏不裂土以封陛下者周請身詣洛陽以古義爭之帝欲幸南

中周上疏曰或說陛下以北兵深入有欲適南之計臣愚以爲不安何者南方遠夷之地平常無所供爲猶數反叛自丞相亮南征兵勢逼之窮乃幸從是後供出官賦取以給兵以爲愁怨此患國之人也今以窮迫欲往依恃恐必復叛一也北兵之來非但取蜀而已若奔南方必因人勢衰及時赴追二也若至南方外當拒敵內供服御費用張廣他無所取耗損諸夷必甚甚必速叛三也昔王郎以邯鄲僭號時世祖在信都畏偪於郎欲棄還關中邳彤諫曰明公西還則邯鄲城民不肯捐父母背城主而千里送公其叛亡可必也世祖從之遂破邯鄲今陛下南行誠恐邳形之言復信于今四也願陛下早爲之圖可獲爵土若遂

適南勢窮乃服其禍必深易曰亢之爲言知得而不知喪知存而不知亡知得失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惟聖人乎言聖人知命而不苟必也故堯舜以子不善知天有授而求授人子雖不肖禍尚未萌而迎授與人況禍以至乎故微子以殷王之昆面縛銜璧而歸武王豈所樂哉不得已也帝於是從周策卒出降司馬昭善之乃封周陽城亭侯孫綽曰譙周說後主降魏可乎曰自爲天子而乞降請命何恥之深乎夫爲社稷死則死之爲社稷亡則亡之先君正魏之篡不與同天矣推過於其父俛首而事仇可謂苟存豈大居正之道哉孫盛曰春秋之義國君死社稷卿大夫死位況稱天子而可辱於人乎周謂萬乘之君偷生苟

免亡禮希利要冀微榮惑矣且以事勢言之理有未盡何者帝雖庸主實無桀紂之酷戰雖屢北未有土崩之亂縱不能君臣固守背城借一自可退次東鄙以思後圖是時羅憲以重兵據白帝霍弋以强卒鎮夜郎蜀土險狹山水峻隔絶巘激湍非步卒所涉若悉取舟楫保據江州徵兵南中乞師東國如此則姜廖五將自然雲從吳之二師承命電赴何投寄之無所而慮於必亡邪魏師之來褰國大舉欲追則舟楫靡資欲留則師老多虞且屈伸有會情勢代起徐因思奮之民以攻驕惰之卒此越王所以敗闔閭田單所以摧騎刼也何爲匆匆遽自囚虜下堅壁於敵人致斫石之至恨哉葛生有云事之不濟則已耳安能復爲

之下壯哉斯言可以立懦夫之志矣觀古燕齊荊越之敗或國覆主滅或魚縣鳥竄終能建功立事康復社稷豈曰天助抑人謀也向使懷苟存之計納譙周之言何邦基之能構令名之可獲哉帝既闇主周實駑臣方申包田單范蠡大夫不亦遠乎魏延熙二年巴郡文立從洛陽還蜀過見周周語次因書板示立曰典午忽兮月酉沒兮典午者謂司馬也月酉者謂八月也至八月而昭果卒晉踐阼下詔所在發遣周周輿疾詣洛泰始三年至以疾不起就拜騎都尉周自陳無功而封求還爵土不許五年周弟子陳壽爲本郡中正清定事訖求休還家往與周別周語壽曰昔孔子七十二劉向揚雄七十一而沒今吾年過七十庶

慕孔子遺風可與劉揚同軌恐不出後歲必便長逝不復相見矣六年秋爲散騎常侍疾篤不拜至冬卒凡所著述撰定法訓五經論古史考書之屬百餘篇周三子熙賢同少子同頗好周業亦以忠篤質素爲行舉孝廉除錫令東宮洗馬召不就周長子熙熙子秀字元彥有操行

季漢書卷十七

諸暨章陶栽艮氏纂　　邑後學　金樹楧 俞往欽 仝校

麋竺孫乾簡雍伊籍秦宓列傳

麋竺字子仲東海朐人也祖世貨殖僮客萬人累貲産鉅億竺嘗從洛歸距家數十里路傍一婦人求寄載行數里婦謝去謂竺曰我天使也當往燒東海麋竺家感君見載故以相語竺因私請之婦曰不得不燒如此君可馳去我緩行日中火當發竺乃還家遽出財物日中而火大發徐州牧陶謙辟爲別駕從事謙卒竺奉謙遺命迎昭烈領徐州建安元年呂布襲下邳虜昭烈妻子昭烈乃轉軍廣陵海西竺進妹於昭烈爲夫人且出奴客二千金銀貨幣助

軍資于時困匱賴此復振後曹操表竺領嬴郡太守竺弟芳爲彭城相皆去官隨昭烈昭烈將適荊州遣孫乾簡雍與竺使劉表俱爲左將軍從事中郎益州平拜安漢將軍竺雍容敦雅而幹翮非所長昭烈待之以上賓之禮未嘗使統御然自昭烈起兵屢覆敗而孫乾簡雍伊籍麋竺終始隨從周旋不以顛沛流離二其心其翊漢之志及識所依歸有大過人者芳爲南郡太守背關羽迎孫權羽全軍陷沒竺面縛請罪昭烈慰諭以兄弟罪不相及崇待如初竺慙恚發病歲餘卒子威官虎賁中郎將威子昭虎騎監

孫乾字公祐北海人也昭烈領徐州用鄭元薦辟爲從事隨從荊州劉表與袁尚書說其兄弟分爭之變曰每與劉

左將軍孫公祐共論此事未嘗不痛心入骨相爲悲傷也其見重如此亦一時之聞人焉益州平拜秉忠將軍頃之卒

簡雍字憲和涿郡人也雍本姓耿幽州人語耿爲簡遂隨音變之少與昭烈有舊因隨昭烈周旋昭烈入益州劉璋見雍甚愛之昭烈圍成都雍往說璋璋遂與雍同載出城降乃拜雍昭德將軍俾之優游風議性簡傲跌宕在昭烈坐席猶箕踞傾倚威儀不肅自縱適諸葛亮已下則獨擅一榻項枕臥語無所屈時天旱禁酒釀者有刑吏於人家索得釀具論者欲令與作酒者同罰雍與帝游觀見一男女行道謂帝曰彼人欲行淫何以不縛帝曰卿何以知之

雍對曰彼有其具與欲釀者同帝乃大笑而原欲釀者

伊籍字機伯山陽人也少依同邑荊州牧劉表昭烈屯荊州籍嘗往來自託表卒隨昭烈南渡江定益州拜籍左將軍從事中郎見待亞於簡雍孫乾等遣使之吳孫權聞其才辯欲以辭逆折之適入拜權曰勞事無道之君乎籍卽對曰一拜一起未足爲勞權甚異之遷昭文將軍與諸葛亮法正劉巴李嚴共造蜀科蜀科之制由此五人焉

秦宓字子勑廣漢綿竹人也少有才學州郡辟命輒稱疾不往奏記州牧劉焉薦儒生任定祖曰昔百里蹇叔以耆艾而定策甘羅子奇以童冠而立功故書美黃髮而易稱顏回固知選士用能不拘長幼矣乃海內察舉率多英儁而遺舊齒衆論不齊異同相半此乃承平之翔步非亂世之急務也夫欲救危撫亂修己以安人則宜卓犖超倫與時異趣震驚鄰國駭動四方上當天心下合人意天人旣和內省不疚雖遭凶亂何憂何懼昔楚葉公好龍神龍下之好僞徹天何況於眞今處士任安仁義直道流名四遠如今見察則一州斯服昔湯舉伊尹不仁者遠何武貢二龔雙名竹帛故貪尋常之高而忽萬仞之嵩樂面前之飾而忘天下之譽斯誠往古之所愼重也甫欲鑿石索玉剖蚌求珠今乃隨和炳然有如皎日復何疑哉誠知晝不操燭日有餘光但餘情區區貪陳所見同郡王商爲璋治中從事與宓書曰貧賤困苦亦何時可以終身卞和衒玉以

耀世宜一來與州尊相見宓答書曰昔堯優許由非不宏也洗其兩耳楚聘莊周非不廣也執竿不顧易曰確乎其不可拔夫何衒之有且以國君之賢子爲良輔不以是時建蕭張之策未足爲智也僕得曝背乎隴畝之中誦顏氏之簞瓢詠原憲之蓬戶時翺翔於林澤與沮溺之等儔聽元猿之悲吟察鶴鳴于九皐安身爲樂無憂爲福處空虛之名居不靈之龜知我者希則我貴矣斯乃僕得志之秋也何困苦之戚焉後商爲嚴君平李宏立祠宓與書曰疾病伏匿甫知足下爲嚴李立祠可謂厚黨勤類者也觀嚴文章冠冒天下由夷逸操山嶽不移使揚子不歎固自昭明李仲元不遭法言令名必淪其無虎豹之文故也可謂

攀龍附鳳者矣如揚子雲潛心著述有補於世泥蟠不滓
行參聖師于今海內談詠厥辭邦有斯人以耀四遠怪子
替茲不立祠堂蜀本無學士文翁遣相如東受七經還敎
吏民於是蜀學比於齊魯故地里志曰文翁倡其教相如
爲之師漢家得士盛於其世仲舒之徒不達封禪相如制
其禮夫能制禮造樂移風易俗非禮所秩有益于世者乎
雖有王孫之累猶孔子大齊桓之霸公羊賢叔術之讓僕
亦善長卿之化宜立祠堂速定其銘先是李權從宓借戰
國策宓曰戰國縱横用之何爲權曰仲尼嚴平會聚衆書
以成春秋指歸之文故海以合流爲大君子以博識爲宏
宓報曰書非史記周圖仲尼不采道非虛無自然嚴平不

演海以受淤歲一蕩清君子博識非禮不視今戰國反覆
儀秦之術殺人自生亡人自存經之所疾故孔子發憤作
春秋大乎居正復制孝經廣陳德行杜漸防萌預有所抑
是老氏絕禍于未萌豈不信邪成湯大聖睹野魚而有獵
逐之失定公賢者見女樂而棄朝事若此輩類焉可勝陳
道家法曰不見所欲使心不亂是故天地貞觀日月貞明
其直如矢君子所履洪範記災發于言貌何戰國之譎權
乎哉或謂宓曰足下欲自比於巢許四皓何故揚文藻見
瓌穎乎宓答曰僕文不能盡言言不能盡意何文藻之有
揚乎昔孔子三見哀公言成七篇事蓋有不可嘿嘿也接
輿行且歌論家以光篇漁父詠滄浪賢者以耀章此二八

者非有欲于時者也夫虎生而文炳鳳生而五色豈以五
采自飾畫哉天性自然也蓋河洛由文興六經由文起君
子懿文德采藻其何傷以僕之愚猶恥革子成之誤況賢
於己者乎昭烈定益州廣漢太守夏侯纂請宓爲師友祭
酒領五官掾稱曰仲父宓稱疾臥茅舍纂將功曹古朴主簿
王普廚膳即宓第晏談纂問朴曰至於貴州養生之具實
絕餘州矣不知士人何如餘州也朴對曰乃自先漢以來
其爵位者或不如餘州耳至於著作爲世師式不負于餘
州也嚴君平見黃老作指歸揚雄見易作太元見論語作
法言司馬相如爲武帝制封禪之文于今天下所共聞也
纂曰仲父何如宓對曰願明府勿以仲父之言加於小草

民請爲明府陳其本紀蜀有汶阜之山江出其腹帝以會
昌神以建福故能沃野千里淮濟四瀆江爲其首此其一
也禹生石紐今之汶山郡是也昔堯遭洪水鯀所不治禹
疏江決河東注于海爲民除害生民已來功莫先者此其
二也天帝布治房心決政參伐參伐則益州分野三皇乘
祇車出谷口今之斜谷是也此便鄙州之阡陌明府以雅
意論之何若於天下乎於是纂無以答益州辟宓爲從事
祭酒昭烈即尊位將東伐吳宓陳天時不利帝怒下獄建
興二年丞相亮領益州牧選宓爲別駕尋拜左中郎將長
水校尉吳使張溫來聘百官皆往餞溫自負才學蔑視朝
廷諸臣宓後至溫難之宓應答如響溫辭窮乃大敬服謝

不如累遷大司農四年卒初宓見帝系之文五帝皆同一族宓辯其不然之本又論皇帝王霸養龍之說甚有通理譙允南少時數往諮訪記錄其言於春秋然否論文多故不載

季漢書卷十八

諸暨章陶裁艮氏纂　邑後學馬錦灝 斯之均仝校

董和劉巴馬良陳震董允呂乂列傳

董和字幼宰南郡枝江人也先世巴郡江州人會天下亂和率宗族還西劉璋以爲牛鞞江原長成都令蜀土富實俗尚奢侈貨殖之家侯服玉食婚姻葬送致傾竭貲產和躬率以儉防過踰僭爲之軌制所在皆移風變善畏而不犯縣界豪强憚和嚴法間和於璋轉爲巴東屬國都尉吏民老弱相攜乞留者數千人璋聽留二年還遷益州太守其淸約如前與蠻夷從事務推誠心南土愛而信之昭烈定蜀徵爲掌軍中郎將與軍師將軍諸葛亮並署左將軍

大司馬府事獻可替否交歡切至和自居官食祿外牧殊域內幹機衡二十餘年死之日家無儋石之財亮後爲丞相敎與羣下曰夫參署者集衆思廣忠益也若遠小嫌難相違覆曠闕損矣違覆而得中猶棄敝蹻而獲珠玉然人心苦不能盡惟徐元直處茲不惑又董幼宰參署七年事有不至至於十反來相啓告苟能慕元直之十一幼宰之殷勤有忠於國則亮可少過矣其追思和如此蓋操行爲人所難也同時若馬良劉巴陳震呂乂及和子允皆以剛方忠蓋見重於世而巴允之正直良之忠純尤不可及者

劉巴字子初零陵烝陽人也祖父曜蒼梧太守父祥江夏太守盪寇將軍巴少知名劉表素不善祥拘巴欲殺之數

遣祥所親信人詐謂巴曰劉牧欲相危害可相隨逃之巴輒不應具以報表表乃不殺巴年十八郡署戶曹史主簿昭烈駐荊州欲遣周不疑就巴學巴答曰昔游荊北時涉師門記問之學不足紀名內無楊朱守靜之術外無墨翟務時之風猶天之南箕虛而不用賜書乃欲令賢甥摧鸞鳳之豔遊燕雀之宇愧於有若無實若虛何以堪之劉表屢辟及舉茂才皆不就表卒曹操攻荊州昭烈奔江南荊楚羣士從之如雲而巴北詣操操辟爲掾操敗於烏林還北時欲遣桓階招誘長沙零陵桂陽階辭不如巴巴謂操曰劉備據荊州不可也操曰備如相圖孤以六軍繼之會昭烈定三郡巴不得反欲游交州道還京師時諸葛亮在

臨蒸巴與亮書曰乘危歷險到值思義之民自與之衆承天之心順物之性非余身謀所能勸動若道窮數盡將託命于滄海不復顧荊州矣亮追謂曰劉公雄才蓋世據有荊土莫不歸德天人去就已可知矣足下欲何之巴曰受命而來不成當還此其宜也足下何言邪遂遠適交趾昭烈深以爲恨巴入交趾更姓爲張與太守士燮計議不合乃由牂牁道去爲益州郡所拘留太守欲殺之主簿曰此非常人不可殺也主簿請自送至州見劉璋璋見驚喜每大事轉以諮訪璋遣法正迎昭烈巴諫曰備雄人也入必爲害不可內也既入巴復諫曰若使備討張魯是放虎於山林也璋不聽巴閉門稱疾昭烈圍成都令軍中曰其有害巴者誅及三族及得巴甚喜辟爲左將軍西曹掾張飛嘗就巴宿巴不與語飛忿恚之諸葛亮曰主公方收拾文武以定大事足下雖天素高亮宜少降意也巴曰大丈夫處世當交四海英雄如何與此曹語乎昭烈聞之曰子初才智絕人如孤可任用之非孤者難獨任也亮亦曰運籌策於幃幄之中吾不如子初遠矣若提枹鼓會軍門使百姓喜勇當與人議之耳初攻劉璋昭烈與士衆約若事定府庫百物孤無預焉及拔成都士衆皆捨干戈赴諸藏競取寶物軍用不足昭烈甚憂之巴曰易耳但當鑄值百錢平諸物價令吏爲官市昭烈從之數月之間府庫充實昭烈爲漢中王拜巴尚書後代法正爲尚書令躬履淸儉不

治產業又自以歸附非素恭默守靜退無私交非公事不言是時中夏人情未一聞昭烈定蜀四方延頸而羣臣勸上尊號巴以爲如此示天下不廣且欲緩之與主簿雍茂諫昭烈不聽章武二年卒吳將張昭嘗對權論巴褊阨不當拒張飛太甚權曰若令子初隨世浮沉容悅元德交非其人何足稱爲高士乎

馬良字季常襄陽宜城人也兄弟五人並有才名鄉里爲之諺曰馬氏五常白眉最良良眉中有白毛故稱之昭烈領荊州辟爲從事及昭烈入蜀諸葛亮從後西上良時在荊州與亮書曰聞雒城已拔此天祚也尊兄應期贊世配業光國魄兆見矣夫變用雅慮審貴垂明於以簡才宜適

其時若乃和光悅遠邁德天壤使時閑於聽世服於道齊高妙之音正鄭衛之聲並利於事無相奪倫此乃管絃之雅牙曠之調也雖非鍾期敢不擊節昭烈辟為左將軍掾後遣使吳艮謂亮曰今銜國命協穆二家幸為艮介於孫將軍亮曰君試自為文艮即為草曰寡君遣掾馬艮通聘繼好以紹昆吾豕韋之勳其人吉士荊楚之令鮮於造次之華而有克終之美願降心存納以慰將命權敬待之昭烈即位以艮為侍中及東征吳遣艮入武陵招納五溪蠻夷蠻夷渠帥皆來歸如意指會昭烈敗績於夷陵艮遇害年三十六乃拜艮子秉為騎都尉

陳震字孝起南陽人也昭烈領荊州牧辟為從事部諸郡

昭烈平蜀為蜀郡北部都尉因易郡名為汶山太守轉守犍為建興三年入拜尚書遷尚書令奉命使吳孫權即僞位以震為衛尉賀權丞相亮與兄瑾書曰孝起忠純之性老而益篤及其贊述東西歡樂和合有可貴者震入吳移關候曰東之與西驛使往來冠蓋相望申盟初好日新其事東尊應保聖祚告燎受符剖判土宇天下應響各有所歸於此時也以同心討賊則何寇不滅哉西朝君臣引領欣賴震以不才得充下使奉聘敍好踐界踊躍入則如歸獻子適魯犯其山諱春秋譏之望必啟告使行人睦焉即日張旍誥衆各自約誓順流漂疾國典異制懼有或違幸必斟誨示其所宜至武昌孫權與震升壇歃盟交分天下以徐豫幽青屬吳并涼冀兗屬我司州之土以函谷關為界震還封城陽亭侯九年都護李平坐誣罔廢丞相與長史蔣琬侍中董允書曰孝起前臨至吳為吾說正方腹中有鱗甲鄉黨以為不可近吾以為鱗甲者但不當犯之耳不圖復有蘇張之事出於意外可使孝起知之十三年薨子濟嗣

董允字休昭和之子也昭烈立太子允以選為舍人徙洗馬後帝即位遷黃門侍郎丞相亮將北征駐漢中以允秉心公亮欲任以宮省之事上疏曰侍中郭攸之費禕侍郎董允等先帝簡拔以遺陛下愚以為宮中之事事無大小悉以咨之必能裨補闕漏有所廣益也亮尋請禕為參軍

允遷侍中領虎賁中郎將統宿衛親兵攸之性素和順備員而已獻納之任允皆專之帝嘗欲采擇充後宮允上言古者天子后妃之數不過十二今嬪嬙已具不宜增益終執不聽帝益嚴憚之尚書令蔣琬領益州刺史以讓費禕及允又表允內侍歷年翼贊王室宜賜爵土以褒勳勞允固辭不受後主漸長大愛宦人黃皓皓便僻佞慧欲自容入允常上則正色匡主下則責數於皓皓畏允不敢為非終允之世皓位不過黃門丞允嘗與尚書令費禕中典軍胡濟等共期游宴嚴駕已辦而郎中襄陽董恢詣允修敬恢見允停出逡巡求去允不許曰本所以出者欲與同好游談也今君已自屈方展闊積舍此之談就彼之宴非所

謂也乃命解驂罷駕不行董恢字休緒以宣信中郎將副費禕使吳孫權嘗大醉問禕曰楊儀魏延牧豎小人也雖嘗有鳴吠之益于時務然既已任之勢不得輕若一朝無諸葛必爲禍亂矣諸君憒憒曾不知防慮於此豈所謂貽厥孫謀乎禕愕然不能答恢目禕曰可對言儀延之不協起於私忿耳而無黥韓難御之心也今方掃除強賊混一區夏功以才成業由才廣若捨此不任防其後患是猶備有風波而逆廢舟楫非長計也權大笑諸葛亮聞之以爲知言辟恢丞相府屬遷巴郡太守延熙六年加允輔國將軍七年以侍中守尚書令爲大將軍費禕副九年薨陳祗代允爲侍中與黄皓互相表裏皓始預政事矣陳祗者矜

厲有威容多技藝挾數術故超繼允内侍呂乂卒祗又以侍中守尚書令加鎮軍將軍大將軍姜維雖班在祗上常率衆在外希親朝政祗上承主指下接閹豎深見信愛權特重於維也景耀元年卒自是皓由黄門令爲中常侍奉車都尉操弄威柄終至覆國然上痛惜之下詔曰祗統職一紀柔嘉維則幹肅有章和義利物庶績允明命不融遠朕用悼焉夫存有令聞則亡加美諡諡曰忠侯賜子粲爵關内侯拔次子裕黄門侍郎自祗有寵帝追怨允曰深謂爲自輕由祗媚茲一人皓構間浸潤故耳允孫宏晉巴西太守

呂乂字季陽南陽人也父常送故將軍劉焉入蜀值王路隔塞不得還乃居西乂少孤好讀書昭烈定益州置鹽府校尉較鹽鐵之利後校尉王連請乂及南陽杜祺南鄉劉幹等並爲典曹都尉乂遷新都緜竹令乃心隱卹百姓稱之爲一州諸城之首遷巴西太守丞相諸葛亮連出軍調發諸郡多不相救乂募兵五千人詣亮慰喻檢制無逃竄者從漢中太守兼領督農供繼軍糧亮薨累遷廣漢蜀郡太守蜀郡一都之會戸口衆多又亮沒之後士伍亡命更相冒重姦巧非一乂到官爲之防禁開諭勸導數年之中漏脫自出者萬餘口後入爲尚書代董允爲尚書令衆事無留門無停賓乂歷職内外治身儉約謙靖少言爲政簡而不煩號爲清能然持法刻深好用文俗吏故居大官聲

損於郡延熙十四年薨子辰景耀中爲成都令辰弟雅謁者雅清厲有文才著格論十五篇杜祺歷郡守監軍大將軍司馬劉幹官至巴西太守皆與乂親善有當時之稱而儉素守法不及於乂

季漢書卷十九

諸曁章陶栽艮氏纂　　　邑後學趙三衢 劉潮仝校

黃權張裔夏侯霸列傳

黃權字公衡巴西閬中人也少爲郡吏州牧劉璋召爲主簿時別駕張松建議迎昭烈使伐張魯權諫曰左將軍有驍名今請到欲以部曲遇之則不滿其心欲以賓客禮待則一國不容二君若客有泰山之安則主有累卵之危可但閉境以待河清璋不從遣使迎昭烈出權爲廣漢長未幾昭烈襲取益州郡縣望風景附權閉門堅守及璋稽服乃詣降昭烈假權偏將軍曹操破張魯魯走入巴中權進言曰若失漢中則三巴不振此爲割蜀之股臂也於是

昭烈以權爲護軍率諸將迎魯魯已還南鄭北降操然卒破杜濩朴胡斬夏侯淵恢復漢中皆權本謀也昭烈爲漢中王猶領益州牧以權爲治中從事及即位將東伐吳權諫曰吳人悍戰又水軍順流進易退難臣請爲先驅以嘗寇陛下宜爲後鎭昭烈不從拜權鎭北將軍督江北軍防魏師帝親督軍屯江南及僞將陸議乘流斷圍南軍敗績昭烈引退而道隔絕權不得還遂率所領降僞魏有司執法白收權妻子帝曰朕負黃權權不負朕也待之如初曹丕謂權曰君捨逆効順欲追蹤陳韓邪權對曰臣過受劉主殊遇降吳不可還西無路是以歸命且敗軍之將免死爲幸何古人之可慕也丕善之拜鎭南將軍封育陽侯加侍中使之陪乘漢人叛附魏者謠云誅權妻子丕令權發喪制服權答曰臣與劉主推誠相信明臣本志疑惑未實請須後問頃之果如所言及昭烈崩問至魏魏羣臣皆賀權獨否論者謂其得舊君之禮也權有局量丕欲試驚之遣左右詔權未至間累催相屬使馬交錯奔馳於道官屬侍從莫不碎魄而權舉止顏色自若尋領益州刺史徙占河南僞大將軍司馬懿深器之問權曰蜀中有卿輩幾人權笑而答曰不圖明公見顧之重也懿與諸葛亮書曰黃公衡快士也每坐起歎述足下不去口實延熙三年僞授車騎將軍儀同三司明年卒謚曰景侯子邕嗣邕無子絕權留西子崇爲尚書郎自有傳

張裔字君嗣蜀郡成都人也治公羊春秋博涉史漢汝南許文休入蜀謂裔幹理敏捷中夏鍾元常之倫也劉璋時舉孝廉爲魚復長還州署從事領帳下司馬將軍張飛自荊州由墊江入璋授裔兵拒飛於德陽陌下軍敗還成都奉璋使詣昭烈昭烈許以禮其君而安其人也裔還乃開門降昭烈以裔爲巴郡太守還爲司金中郎將典作農戰之器尋拜益州郡太守初益州郡殺太守正昂耆帥雍闓恩威行於南土交通孫權不順王命朝廷乃命裔往裔至郡闓假鬼教曰張府君如瓠壺外雖澤而內實麤不足殺遂縛裔送於吳會帝崩丞相亮遣鄧芝使吳令芝言次可從權請裔裔自至吳數年流徙伏匿權未之知也故許遣

奇臨發乃引見問奇曰蜀中卓氏寡女亡奔司馬相如貴州風土何以乃爾乎奇對曰愚以爲卓氏之寡女猶賢于買臣之妻也權又謂奇曰君還當用事西朝終不作田父於閭里也將何以報我奇對曰奇負罪而歸將委命有司若蒙徼倖得全首領五十八已前父母之年也自此已後大王之賜也權言笑歡悅有器奇之色奇出閤深悔不能陽愚卽乘船倍道兼行權果追之奇已入永安界數十里矣追者不能及乃止既至丞相亮以爲參軍署府事又領益州治中從事亮出駐漢中奇以射聲校尉領留府長史嘗稱曰公賞不遺遠罰不阿近爵不可以無功取刑不可以貴勢免此賢愚之所以僉忘其身者也明年北詣亮諮

事送者車數百乘奇還書與所親曰近者涉道晝夜接賓不得寧息人自敬丞相長史男子張君嗣附之耳疲倦欲死其好談嘲皆此類也少與犍爲楊恭友善恭早卒遺孤未數歲奇迎之家與分屋而居事恭母如母恭之子息長大爲之娶婦買田宅產業使立門戶撫恤故舊振贍衰宗行義甚至加輔漢將軍領長史如故建興八年卒子罷嗣歷三郡守監軍罷弟郁太子中庶子

夏侯霸字仲權沛國譙人僞都護將軍淵之中子也淵死漢中霸常切齒有報復意曹丕稱帝拜偏將軍封關內侯曹芳子午谷之役霸爲前鋒進至興勢圍安營在曲谷中我師望知其是霸也指下兵攻之霸手戰鹿角間賴救至得免尋進右將軍封博昌亭侯屯隴西其養士和戎並得歡心西人安之既而代夏侯儒爲征蜀護軍統屬征西時征西將軍夏侯元於霸爲從子而元於曹爽爲外弟司馬懿族曹爽召元東還霸聞爽被害而元又徵知禍必轉相及又霸先與雍州刺史郭淮不和而淮代元爲征西尤不安遂來奔南趣陰平失道入窮谷中糧盡殺馬步行足破臥巖石下使人求道未知何之我聞之乃使人迎霸初建安五年霸從妹年十三四在本郡出行樵採爲將軍張飛所得飛知其良家女遂以爲妻產息女爲帝皇后故淵之初亡飛妻請而葬之及霸降帝曰卿父自遇害於行閒耳非我先人之手刃也又指皇子以示之曰此夏侯氏之甥

也厚加爵寵拜車騎將軍衞將軍姜維問霸曰司馬懿既得彼政當復有四方之志不霸曰彼方營立家門未遑外事有鍾士季者其人雖少終爲吳漢之憂然非非常之人亦不能用也霸之遠見如此及卒帝賜謚以榮之霸留魏子以淵勲赦徙樂浪

季漢書卷二十

諸暨章陶裁艮氏纂　邑後學

[seal]

劉封孟達魏延楊儀列傳

劉封者羅侯寇氏子長沙劉氏之甥也昭烈至荆州以未有繼嗣養爲子昭烈入蜀自葭萌還攻劉璋時封年二十餘有武藝氣力過人將兵與張飛趙雲泝流西上所在戰克益州平以封爲副軍中郎將

孟達者字子度扶風人也事劉璋璋使將兵二千人副法正迎昭烈昭烈因令達領兵留屯江陵蜀平以達爲宜都太守建安二十四年命達北徇房陵斬其太守蒯祺平之以達領房陵太守俾進軍畧上庸昭烈恐達難獨任乃遣封自漢中乘沔水下統達軍與達會上庸上庸太守申耽舉城降遣妻子及宗族詣成都昭烈乃加耽征北將軍領上庸太守員鄉侯如故以耽弟儀爲建信將軍西城太守遷封爲副軍將軍關羽圍樊城襄陽召封達令發兵相助封達辭以山郡初附未可動搖不承羽命會羽覆敗帝恨之又封與達忿爭不和封尋奪達鼓吹達既懼罪又忿恚封達率所領叛降魏僞魏以爲散騎常侍建武將軍封平陽亭侯合房陵上庸西城三郡達領新城太守遣僞征南將軍夏侯尚右將軍徐晃與達共襲封達與封書曰古人有言疏不間親新不加舊此謂上明下直讒慝不行也若乃權君譎主賢父慈親猶有忠臣蹈功以罹禍孝子抱仁

以陷難種商白起孝已伯奇皆其類也其所以然非骨肉好離親親樂患也或有恩移愛易亦有讒間其間雖忠臣不能移之於君孝子不能變之於父者也勢利所加改親爲讎況非親親乎故申生衛伋禦寇楚建禀受形之氣當嗣立之政而猶如此今足下與漢中王道路之人耳親非骨肉而據勢權義非君臣而處上位征則有偏任之威居則有副軍之號遠近所聞也自立太子已來有識之人相爲寒心如使申生從子輿之言必爲太伯衛伋聽其弟之謀無彰父之譏也且小白出奔入而爲伯重耳踰垣卒以克復自古有之非獨今也夫智貴免禍明尚夙達僕揆漢中王慮定於內疑生於外矣慮定則心固疑生則心懼亂禍之興作未嘗不由廢立之間也私怨人情不能不見恐左右必有以間于漢中王矣然則疑成怨聞其發若踐機耳今足下在遠尚可假息一時若大軍遂進足下失據而還竊相爲危之昔微子去殷智果别族違難背禍猶皆如斯今足下棄父母而爲人後非禮也知禍將至而留之非智也見正不從而疑之非義也自號爲丈夫爲此三者何所貴乎以足下之才棄身來東繼嗣羅侯不爲背親也北面事主以正紀綱不爲棄舊也怒不致亂以免危亡不爲徒行也加陛下新受禪命虛心側席以德懷遠若足下翻然內向非但與僕爲倫受三百户封繼統羅國而已當更剖符大邦爲始封之君陛下大軍金鼓以震將轉都宛鄧

若二敵不平軍無還期足下宜因此時早定良計易有利見大人詩有自求多福行矣足下勉之無使狐突閉門不出封不從申儀叛封封敗還都申耽降僞魏魏以爲懷集將軍徙居南陽儀魏興太守封眞鄉侯屯洵口封既至帝責封不救羽又侵陵達諸葛亮慮封剛猛易世之後終難制御勸帝因此除之乃使封自裁封歎曰恨不用孟子度之言也達本字子敬避帝叔父敬諱改之建興三年丞相亮南征師旋至漢陽降人李鴻詣見亮因啟曰間過孟達許適見王冲從南來言往者達之去就明公切齒欲誅達妻子賴先帝不聽耳達曰諸葛孔明見顧有本末終不爾也盡不信冲言委仰明公無復已已亮曰還都當有書與

子度相聞時亮欲討魏欲使達爲外援乃與達書曰往歲南征歲末及還適與李鴻會於漢陽承知消息慨然永歎以足下平素之志豈徒託名榮貴爲乖離乎嗚呼孟子斯實劉封侵陵足下傷先帝待士之義又鴻道王冲造作虛語云足下量度吾心不受冲說尋表明之言追平生之好依依東望故遣有書達得書謀欲來歸數相交通以與申儀有隙儀密白司馬懿達聞其謀泄將舉兵時司馬懿屯宛恐達速發以書誘解之卽潛軍進擊初達與亮書曰宛去洛八百里去吾一千二百里聞吾舉事當表上天子比相反覆一月間也則吾城已固諸軍足辦吾所在深險司馬公必不自來諸將來吾無患矣懿乃倍道兼行八日兵至城下達又告亮曰吾舉事八日而兵至城下何其神速也上庸城三面阻水達於城外爲木柵以自固懿渡水破其柵直造城下八道攻之旬有六日達甥鄧賢將李輔等開門出降懿遂擒達斬之時諸郡守奉禮賀懿克捷懿使人諷儀儀至懿問承制專威福狀并執儀送於洛封子林爲牙門將達子興爲議督軍漢亡乃東徙

魏延字文長義陽人也以部曲隨昭烈入蜀數有戰功遷牙門將軍昭烈爲漢中王都成都當以重將鎭漢川衆論謂在張飛飛亦心自許也昭烈乃拔延督漢中鎭遠將軍領漢中太守一軍皆驚昭烈大會羣臣問延曰今委卿以重任卿居之若何延對曰若曹操舉天下而來請爲大王

拒之偏將十萬之衆至請爲大王吞之昭烈稱善及昭烈卽位進拜鎭北將軍建興元年封都亭侯五年諸葛亮駐漢中更以延督前部領丞相司馬涼州刺史伐僞魏時僞魏夏侯楙爲安西將軍屯長安亮於南鄭與羣下計議延曰聞夏侯楙少主壻也怯而無謀今假延精兵五千負糧五千直從褒中出循秦嶺而東當子午谷而北不過十日可到長安楙聞延奄至必乘船逃走長安中惟有御史京兆太守耳橫門邸閣與散民之粟足周食也比東方相合聚尚二十許日而公從斜谷來必足以達如此則一舉而咸陽以西可定矣亮以爲此縣危不如安從坦道可取隴右不用延計以馬謖將前軍與僞將張郃戰於街亭敗績

八年亮使延西征羌中偽後將軍費曜雍州刺史郭淮逆拒延與戰於陽谿大破淮等遷前軍師征西大將軍假節進封南鄭侯亮數北征延每隨亮輒欲請兵萬人與亮異道會于潼關如韓信故事亮制而不許延常謂亮為怯歎恨己才用之不盡也延既善養士卒勇猛過人又性矜高當時皆避下之惟楊儀不假借延延以為至忿有如水火

楊儀者字威公襄陽人也建安中為荊州刺史傅羣主簿後去羣詣襄陽太守關羽羽命為功曹遣使西詣昭烈與語論軍國計策政治得失大悅之因辟為左將軍兵曹掾及昭烈為漢中王拔儀為尚書昭烈卽位東征吳儀與尚書令劉巴不睦左遷署宏農太守建興三年丞相亮以為

參軍署府事將南行五年隨亮漢中八年遷長史加綏軍將軍亮數出軍儀常規畫分部籌度糧穀不稽思慮軍戎節度取辦于儀亮深惜儀之才幹魏延之驍勇常恨二人之不平不忍有所偏廢也十二年亮出屯北谷口延為前鋒出亮營十里延夢頭上生角以問占夢趙直直詐延曰夫麒麟有角而不用此不戰而賊自破之象也退而告人曰角之為字刀下用也頭上用刀其凶甚矣秋亮病困密與儀及司馬費禕護軍姜維等作身歿之後退軍節度令延斷後姜維次之若延或不從命軍便自發又謂延等云我之死後但謹自守慎勿復來也亮卒秘不發喪儀令禕往揣延意指延曰丞相雖亡吾自見在府親官屬便可將喪還葬吾自當率諸軍擊賊云何以一人之死廢天下之事邪且魏延何人當為楊儀所部勒作斷後將乎因與禕共作行留部分令禕手書與己連名告于諸將禕紿延曰當為君還解楊長史長史文吏稀更軍事必不違命也禕出門馳馬而還延尋悔追之已不及矣延遣人覘儀等欲案亮成規諸營相次引還延大怒攙儀未發率所領徑先南歸所過燒絕閣道延儀各相表叛逆一日之中羽檄交至帝以問侍中董允留府長史蔣琬琬允咸保儀無他儀等槎山通道晝夜兼行亦繼延後延先至據南谷口遣兵逆擊儀等儀等令何平在前禦延平叱延先登曰公亡身尚未寒汝輩何敢乃爾延士衆知曲在延莫為用命軍皆

散延獨與其子數人逃亡奔漢中儀遣馬岱追斬之致首於儀儀起自踏之曰庸奴復能作惡不遂夷延三族時蔣琬率宿衛諸營赴難北行行數十里延死問至乃旋原延意不北降魏而南還者但除殺儀等平日諸將素不同驩時論以己代亮也儀既領軍又誅討延自以為功勳至大當代亮秉政呼都尉趙正以周易筮之卦得家人默然不悅而亮平生密指以儀性狷狹意在蔣琬琬遂為尚書令益州刺史儀至拜中軍師無所統領從容而已初儀為尚書時琬為尚書郎後雖俱為丞相參軍長史儀每從行當其勞劇自惟年位先琬才能踰之于是怨憤形於聲色歎咤之音發於五內時人畏其言語不節莫敢從也後軍師

費禕往慰省之儀對禕恨望前後云云又語禕曰往者丞相亡歿之際吾若舉軍以就魏氏處世寧當落度如此邪令人追悔不可復及禕密白其言十三年廢爲民徙漢嘉郡儀至徙所復上書誹謗辭旨激切遂下郡收儀儀自殺其妻子還蜀

季漢書卷二十一

諸暨章陶裁良氏纂　邑後學趙司歈 孟昌德仝校

彭羕廖立馬謖李嚴劉炎列傳

彭羕字永年廣漢人也身長八尺容貌甚偉而姿性驕傲多所輕忽惟敬同郡秦子勑薦於太守許靖曰昔高宗夢傳說周文求呂尚爰及漢祖納食其於布衣此乃帝王之所以創業垂統緝熙厥功也今明府稽古皇極允執神靈體公劉之德行勿翦之惠清廟之作于是乎始褒貶之義于是乎興然而六翮未之備也伏見處士緜竹秦宓膺山甫之德履雋生之直枕石漱流吟咏緼袍偃息於仁義之途恬淡於浩然之域高概節行守眞不虧雖古人潛遁蔑

以加旃若明府能招致此人必有忠讜落落之譽豐功厚利建跡之勳然後紀功於王府飛聲於來世矣羕仕州書佐又爲衆人所謗毀於州牧劉璋璋髡鉗之爲徒隸會昭烈入蜀泝流北行羕欲納說於昭烈往見龐統統與羕非故人又適有賓客羕徑上統牀臥謂統曰須客罷當與卿善談統客既罷往就羕坐羕又責統食然後共語因留信宿至於經日統大善之而法正宿自知羕遂並致之昭烈昭烈亦奇之數令羕宣傳軍事指授諸將俱稱任成都平昭烈領益州牧拔羕爲治中從事羕起徒步一朝處州人之上形色囂然自矜得遇滋甚諸葛亮密言于昭烈謂羕志大意廣難可保安昭烈既敬信亮察羕行事意稍疏之

左遷羕江陽太守羕聞當遠出不悅往詣馬超超問羕曰卿才具秀拔主公相待至重謂卿當與孔明孝直諸人齊足並驅寧當外授小郡失人本望乎羕曰老革荒悖可復道邪又謂超曰卿爲其外我爲其內天下不足定也超羇旅歸國常懷危懼聞言大驚默然不答羕退具表羕辭乃收羕下獄羕與亮書曰僕昔有事於諸侯以爲曹操暴虐孫權無道惟主公有霸王之器可與興業致治故乃翻然有輕舉之志會公來西僕因法孝直自衒鬻龐統斟酌其間遂得詣公于葭萌指掌而譚論治世之務講霸王之義建取益州之策公亦宿慮明定卽相然贊遂舉事焉僕於故州不免凡庸憂於罪罔得遭風雲激矢之中求君得君

志行名顯從布衣之中擢爲國士盜竊茂才分子之厚誰復過此羕一朝狂背自求菹醢爲不忠不義之鬼乎先民有言左手據天下之圖右手刎咽喉愚夫不爲也況僕頗別菽麥者哉所以有怨望意者不自量度苟以爲首興事業而有投江陽之論不解主公之意意卒感激頗以被酒倪失老語此僕之下愚薄慮所致主公實未老也且夫立業豈在老少西伯九十寧有衰志負我慈父罪有百死至于內外之言欲使孟起立功北州戮力主公共討曹操耳昔每與龐統共相誓約庶託足下末蹤盡心於主公之業追名古人載勳竹帛統不幸而死僕敢以取禍自我墮之將復誰怨足下當世伊呂也宜善與主公計事濟其大猷天明地察神祇有靈復何言哉貴使足下明僕本心耳行矣努力自愛自愛羕竟誅死時年三十七

廖立字公淵武陵臨沅人也昭烈領荊州牧辟爲從事尋擢長沙太守昭烈入蜀諸葛亮鎭荊土孫權遣使通好于亮問士人誰相經緯者亮答曰龐統廖立楚之良才當贊興世業者也建安二十年權遣呂蒙奄襲南三郡立脫身走歸昭烈昭烈素識待之不深責也以爲巴郡太守二十四年昭烈爲漢中王徵立爲侍中後帝卽位徙長水校尉立自謂才名宜爲諸葛亮之貳而更游散在李嚴等下常懷怏怏後丞相掾李邵蔣琬至立言計曰軍當遠出卿諸人好諦其事昔先帝不取漢中走與吳人爭南三郡卒以

三郡與吳人徒勞役吏士無益而還旣亡漢中使夏侯淵張郃深入於巴幾喪一州後至漢中使關侯身死無子遺上庸覆敗徒失一方是羽怙恃勇名作軍無法直以意突耳故前後數喪師衆也如向朗文恭凡俗之人耳恭作治中無綱紀朗昔奉馬良兄弟謂爲聖人今作長史豈能合道中郎郭演長從人者耳不足與經大事而作侍中今弱世也欲任此三人爲不然也王連流俗苟作掊克使百姓疲弊以致今日郃琬具白其言於丞相亮亮表立曰長水校尉廖立坐自貴大臧否羣士公言國家不任賢達而任俗吏又言萬人率者皆小子也誹謗先帝疵毀衆臣人有言國家兵衆簡練部伍分明者立舉頭視屋憤咤作色曰

何足言凡如是者不可勝數羊之亂羣猶能爲害況立託
在大臣中人以下識眞僞邪詔廢立爲民徙汶山郡立躬
率妻子耕殖自守聞亮歿立垂泣曰吾終爲左衽矣後率
于從所其妻子還蜀

馬謖字幼常襄陽宜城人侍中良之弟也昭烈領荊州牧
辟除從事隨從入蜀除綿竹成都令越嶲太守才器過人
好論軍計丞相亮深器異之帝臨崩謂亮曰馬謖言過其
實不可大用君其察之亮謂不然以謖爲參軍每引見談
論自晝達夜建興三年亮征南中謖送之數十里亮曰雖
共謀之歷年今可更惠良規謖對曰南中恃其險阻不服
久矣雖今日破之明日復反耳今公方傾國北伐以事彊

賊彼知官勢內虛其叛亦速若殄盡遺類以除後患既非
仁者之情且又不可倉卒也夫用兵之道攻心爲上攻城
爲下心戰爲上兵戰爲下願公服其心而已亮納其策赦
孟獲以服南方故終亮之世南方不敢復反建興六年亮
出軍向祁山時論者以魏延吳壹等宿將也宜爲先鋒而
亮違衆拔謖統大衆在前與僞將張郃戰於街亭謖依阻
南山不下據城郃絕我汲道遂大敗士卒離散亮進無所
據退軍還漢中謖下獄死時年三十九于時十萬之衆俱
垂泣亮自臨祭待其遺孤若平生蔣琬後詣漢中謂亮曰
昔楚殺得臣然後文公喜可知也天下未定而戮智計之
士豈不惜乎亮流涕曰孫武所以能制勝於天下者用法

明也是以揚干亂法魏絳戮其僕今四海分裂兵交方始
若復廢法何用討賊邪

李嚴字正方南陽人也少爲郡職吏以才幹稱轉秭歸宰
會曹操入荊州嚴西詣蜀劉璋以爲成都令復有能名建
安十八年署嚴爲護軍拒昭烈於綿竹嚴率衆降昭烈拜
嚴裨將軍成都平領犍爲太守興業將軍二十三年賊馬
秦高勝等作亂于郪合聚徒衆數萬人至資中時昭烈在
漢中禦曹操不暇還討嚴率部士五千人征之斬秦勝等
首枝黨解散民復安業越嶲夷率高定圍新道縣嚴馳往
救之賊皆破走加輔漢將軍領郡如故章武二年帝徵嚴
詣永安宮拜尚書令三年帝疾病嚴與丞相亮並受遺詔

輔少主以嚴爲中護軍統內外軍事留鎮永安建興元年
封都鄉侯假節加光祿勳四年轉前將軍丞相亮欲出軍
北討駐漢中以嚴知後事移屯江州留護軍陳到駐永安
嚴統之嚴與孟達書曰吾與孔明俱受寄託憂深責重思
得良伴亮亦與達書曰部分如流趣捨罔滯正方性也其
見重如此嚴書與亮勸宜受九錫進爵稱王亮答書曰吾
與足下相知久矣可不復相解足下方誨以光國戒之以
勿拘之道是以未得默已吾本東方下士誤用于先帝位
極人臣祿賜百億今討賊未效知己未答而方寵齊晉坐
自貴大非其義也若滅魏斬叡帝還故都與諸子並升雖
十命可受況於九邪八年遷驃騎將軍僞將曹眞欲三道

入寇向漢川亮命嚴將二萬人赴漢中表嚴子豐爲江州都督督軍典嚴後事明年亮將出軍命嚴以中都護署府事嚴改名平九年春亮軍祁山平催督運事秋夏之際天霖雨運糧不繼平遣參軍狐忠督軍成藩喻指召亮還時亮與僞將司馬懿戰于鹵城大破之懿危廹不敢出聞平指不得已乃還平聞軍退乃陽驚云軍糧饒足何以便歸又欲殺督軍岑述以解已不辦之責顯亮不進之愆也又表帝云軍僞退欲以誘賊與戰亮具出其前後手筆書疏本末違錯章灼平辭窮謝罪亮乃表平曰自先帝崩後平所在治家尚爲小惠安身求名無憂國之事臣當北出欲得平兵以鎮漢中平窮難縱橫無有來意而求以五郡爲

巴州刺史去年臣欲西征令平主督漢中平謂司馬懿等開府辟召臣知平鄙情欲因行之際偪臣取利也是以表平子豐督主江州隆崇其遇以取一時之務平至之日都委諸事羣臣上下皆怪臣待平之厚也正以大事未定漢室傾危伐平之短莫若褒之然謂平情在於榮利而已不意平心顛倒乃爾若事稽留將致禍敗是臣不敏言多增咎詔乃廢平爲民徙梓潼郡亮又與豐教曰吾與君父子戮力以獎漢室此神明所聞非但人知之也表都護典漢中委君于東關者不與人議也謂至心感動終始可保何圖中乖乎昔楚卿屢絀乃亦克復思道則福應自然之數也願寬慰都護勤追前闕今雖解任形業失故奴婢賓客百數十人君以中郎參軍居府方之氣類猶爲上家若都護思負一意君與公炎推心從事者否可復通逝可復還也詳思斯戒明吾用心臨書長歎涕泣而已十二年平聞亮歿發病死平常冀亮復收已當自補復策後人不能故以激憤也豐官朱提太守習鑿齒曰昔管仲奪伯氏駢邑三百沒齒而無怨言聖人以爲難諸葛亮之使廖立垂泣李平致死豈徒無怨言而已哉夫水至平而邪者取法鏡至明而醜者亡怒水鏡之所以能窮物而無怨者以其無私也水鏡無私猶以免謗況大人君子懷樂生之心流矜恕之德法行于不可不用刑加乎自犯之罪爵之而非私誅之而不怒天下有不服者乎諸葛亮于是可謂能用刑

矣自秦漢以來未之有也

劉炎字威碩魯國人也昭烈領豫州辟爲從事以其宗姓有風流善談論厚親待之遂從周旋常爲賓客昭烈定益州以炎爲固陵太守後帝卽位封都鄉侯班位亞李嚴爲衞尉中軍師後將軍遷車騎將軍然不豫國政但領兵千餘隨丞相亮諷議而已車服飲食號爲侈靡侍婢數十皆能爲聲樂又悉教誦讀魯靈光殿賦建興十年與前軍師魏延不和言語虛誕亮責讓之炎與亮牋謝曰炎稟性空虛本薄操行加有酒荒之病自先帝以來紛紜之論殆將傾覆頗蒙明公本其一心在國原其身中穢垢扶持全濟致其祿位以至今日間者迷醉言有違錯慈恩含忍不致

之於理使得全完保育性命雖必克己責躬改過投死以誓神靈無所用命則靡寄顏於是亮遣還成都官如故炎失志慌惚十二年正月炎妻胡氏入賀太后太后留之經月乃出胡有美色炎疑其有私呼卒五百撾之至以履搏面而後棄遣胡具以告炎坐下獄有司議曰卒非撾妻之人面非受履之地竟棄市自是大臣妻母朝慶遂絕

季漢書卷二十二

諸暨章陶裁艮氏纂　邑後學 周桂 徐夢道 仝校

向朗向寵王連楊洪何祗費詩列傳

向朗字巨達襄陽宜城人也少師事司馬德操與徐元直韓德高龐士元親善荆州牧劉表以爲臨沮長表卒歸昭烈昭烈定江南使朗督秭歸夷道巫山夷陵四縣軍民事蜀既平以朗爲巴西太守頃之轉任牂牁又徙房陵後帝踐阼爲步兵校尉代王連領丞相長史丞相亮南征朗留統後事五年隨亮漢中朗素與馬謖善謖逃亡朗知之不舉乃免朗官還成都數年爲光祿勳亮歿後徙左將軍追論舊功封顯明亭侯位特進初朗少時雖學問然不治素

檢以吏能見稱自去長史優游無事二十年乃更潛心典籍孜孜不倦年踰八十猶手自校書刊定謬誤積聚篇卷于時最多開門接賓誘納後進但講論古義不干時事以是見稱上自執政下及童冠皆敬重焉延熙十年薨遺言戒諸子曰傳稱師克在和不在衆此言天地和則萬物生君臣和則國家平九族和則動得所求靜得所安是以聖人守和以存以亡也吾楚國之小子耳而早喪所天爲二兄所誘養使其性行不隨祿利以墮今但貧耳貧非人所患惟和爲貴汝其勉之子條嗣條字文豹亦博學多識景耀中爲御史中丞

向寵朗之兄子也昭烈時爲牙門將秭歸之敗寵營特完

建興元年封都亭侯尋領中部督典宿衛兵丞相亮將北征表與帝曰將軍向寵性行淑均曉暢軍事試用於昔日先帝稱之曰能是以衆論舉寵爲督愚以爲營中之事悉以咨之必能使行陣和穆優劣得所也遷中領軍延熙三年征漢嘉蠻夷遇害寵弟充歷射聲校尉尚書

王連字文儀南陽人也劉璋時入蜀爲梓潼令昭烈起事襲葭萌進軍而南連閉城不降昭烈義之不强偪也及成都平以連爲什邡令轉廣都所居有績遷司鹽校尉較鹽鐵之利利入甚多有裨國用簡取良才爲官屬若呂乂杜祺劉幹等皆至顯位悉連所拔也遷蜀郡太守興業將軍領鹽府如故建興元年拜屯騎校尉領丞相長史封平陽

亭侯時南方諸郡不賓丞相亮將親征之連諫以爲此不毛之地疫癘之鄉不宜以天下之望冒險而行亮慮諸將才不及已意欲必往而連言輒懇至故停留者久之連甍子山嗣官江陽太守

楊洪字季休犍爲武陽人也劉璋時歷部諸郡昭烈定蜀太守李嚴命爲功曹嚴欲徙治郡舍洪固諫不聽遂辭功曹請退嚴復薦洪於州爲蜀部從事昭烈爭漢中急書發兵軍師將軍諸葛亮以問洪洪曰漢中益州咽喉存亡之機會若無漢中則無蜀矣此家門之禍也方今之時男子當戰女子當運發兵何疑時蜀郡太守法正從昭烈北征亮乃表洪領蜀郡太守衆事皆辦遂使即眞頃之轉爲益州治中從事帝即位東征吳不克還永安漢嘉太守黃元聞帝疾病舉郡反燒臨邛城時亮東行省疾成都單虛元益無所憚洪即啟太子遣親兵使將軍陳曶鄭綽討元衆議以爲元若不能圍成都當由越巂據南中洪曰元素性凶暴無他恩信何能辦此不過乘水東下冀主上平安面縛歸死如其有異奔吳求活耳敕曶綽但于南安峽口遮即便得矣曶綽承洪言果生獲元建興元年賜洪爵關內侯復爲蜀郡太守忠節將軍尋拜越騎校尉領郡如故五年亮北駐漢中欲用張裔爲留府長史問洪何如洪對曰裔天姿明察長於治劇才誠堪之然性不公平恐不可專任不如留向朗朗情僞差少裔隨從目下效其器能於事

兩善也初裔少與洪親善裔放在吳洪臨裔郡裔子郁給郡吏微過受罰不特原假裔後還聞之深以爲恨與洪情好有損及洪見亮出至裔許具說所言裔答洪曰公留我了矣明府不能止時人疑洪意自欲作長史或疑洪知裔自嫌不願裔處要職典後事也後裔與司鹽校尉岑述不和至於忿恨亮與裔書曰君昔在柏下壞營吾之用心食不知味後流迸南海相爲悲歎寢不安席及來還委付大任同獎王室自以與君古之石交也石交之道舉讎以相益割骨肉以相明猶不相謝也況吾但委意於元儉而君不能忍邪論者由是明洪無私洪少不好學問而忠清款亮憂公如家事繼母至孝六年卒于官始洪爲李嚴功曹

嚴未至犍爲而洪已爲蜀郡洪迎門下書佐何祗有才策功幹舉郡吏數年爲廣漢太守時洪亦尚在蜀郡是以西土咸服諸葛能盡時人之器用也

何祗者字君肅少寒貧爲人寛厚通濟能飲食好聲色不持節操時人少貴之者嘗夢井中生桑以問占夢趙直直曰桑非井中之物會當移植然桑字四十下八君壽恐不過此祗笑言得此足矣初仕郡後爲督軍從事時諸葛亮用法峻密陰聞祗游戲放縱不勤所職當奄往錄獄衆人咸爲祗懼祗密聞之夜張燈火見囚讀諸解狀亮晨往祗悉以闇誦答對解釋無所疑滯亮甚異之補成都令時郫縣令缺以祗兼二縣二縣戸口猥多切近都治饒諸姦穢

每比人常眠睡值其覺寤輒得姦詐衆咸畏祗之發擿或以爲有術無敢欺者使人投算祗聽其讀而心計之不差升合汶山夷不安以祗爲汶山太守民夷信服遷廣漢每朝會祗次洪坐洪嘲祗曰君馬何駛祗曰故吏馬不敢駛但明府未著鞭耳衆傳之以爲笑汶山夷反叛辭令得何府君乃能安我耳時難屈祗拔祗族人爲汶山復得安轉拜祗犍爲郡年四十八卒如直所言後有廣漢王離亦以才幹顯爲督軍從事推法平當稍遷代祗爲犍爲太守治有美績雖聰明不及祗而文采過之也

費詩字公舉犍爲南安人也劉璋時爲綿竹令昭烈攻綿竹詩舉城降成都既定昭烈領益州牧以詩爲督軍從事出爲牂牁太守還爲州前部司馬昭烈爲漢中王遣詩拜關羽前將軍羽聞黃忠爲後將軍怒曰大丈夫終不與老兵同列不拜詩曰夫立王業者所用非一昔蕭曹與高祖少小親舊而陳韓亡命後至論其班列韓最居上未聞蕭曹以此爲怨今漢王以一時之功隆崇於漢升然意之輕重寧當與君侯齊乎且王與君侯譬猶一體同休等戚禍福共之愚謂君侯不宜以官號之高下爵祿之多少爲意也僕一介之使銜命之人君侯不受拜如是便還但相爲惜此舉動恐有後悔耳羽大感悟卽受拜建安二十五年曹丕篡漢自立羣臣勸昭烈卽位紹祀詩上疏曰殿下以曹操父子偪主篡位故乃羇旅萬里糾合士衆將以討賊

今大敵未克而先自立恐人心疑惑昔高祖與楚約先破秦者王及屠咸陽獲子嬰猶懷推讓況今殿下未出門庭便欲自立邪愚臣誠不爲殿下取也由是忤旨左遷部永昌從事建興三年隨丞相亮南行歸至漢陽降人李鴻詣亮時蔣琬與詩在坐鴻言孟達不信王冲言委仰明公無復已已亮曰還都當有書與子度相聞詩進曰孟達小子昔事振威不忠後背叛先帝反覆之人何足與書邪亮默然不答竟與達書達尋爲司馬懿所殺事不果蔣琬秉政以詩爲諫議大夫卒于家王冲者廣漢人也爲牙門將統屬江州督李嚴嚴疾之懼罪降僞魏魏以爲樂陵太守詩子立入晉官散騎常侍習鑿齒曰夫創本之君須大定而

後正己纂統之主俟速建以係衆心是故惠公朝虜而子圉夕立更始尚存而光武舉號夫豈忘主徼利社稷之故也今先主糾合義兵將以討賊賊彊禍大主沒國喪二祖之廟絕而不祀苟非親賢孰能紹此嗣祖配天非咸陽之譬杖正討逆何推讓之有於此時也不如速尊有德以奉大統使民欣反正世覩舊物杖順者齊心附逆者同懼詩可謂闇惑矣其黜降也宜哉

季漢書卷二十三

諸暨章陶栽亙氏纂　邑後學郭周 林棫仝校

霍峻羅憲李恢呂凱馬忠王平張嶷列傳

霍峻字仲邈南郡枝江人也兄篤於鄉里合部曲數百人歸劉表篤卒峻攝其衆表子琮降曹操峻率衆歸昭烈昭烈以爲中郎將昭烈自葭萌南還襲劉璋留峻守葭萌城張魯遣將楊帛求共守城峻曰小人頭可得城不可得帛乃退後璋將扶禁向存等率萬餘人由閬水上攻圍峻且一年不能下峻城中兵纔數百人伺其怠隙選精鋭出擊大破之卽斬存首昭烈定蜀嘉峻之功乃分廣漢爲梓潼郡以峻爲梓潼太守裨將軍在官三年年四十卒還葬成都帝甚悼惜乃詔諸葛亮曰峻旣佳士加有功于國欲行酹遂親率羣僚臨會弔祭因留宿墓上當時榮之子弋嗣弋字紹先章武間爲太子舍人後帝卽位除謁者丞相亮北駐漢中請爲記室使與子喬共周旋游處亮沒爲黃門侍郎後上立太子璿以弋爲中庶子璿好騎射出入無度弋援引古義規諫甚切直尋爲參軍庲降屯副貳都督又轉護軍統事如前時永昌郡夷獠恃險不賓數爲寇害乃以弋領永昌太守率偏軍討之遂斬其豪帥破壞邑落郡界寧靜遷監軍翊軍將軍領建寧太守還統南中事景耀六年進號安南將軍魏遣鍾會入寇弋欲赴援成都上以備敵旣定不聽及成都不守弋素服號哭大臨三日諸將

成勸宜速降弋曰今道路隔塞未詳主之安危大故去就
不可苟也若主上與敵和見遇以禮則保境而降不晚也
若萬一危辱吾將以死拒之何論遲速邪逮聞上東遷乃
率六郡將守上表曰臣聞人生於三事之如一惟難所在
則致其命今臣國敗主附守死無所是以委質不敢有二
司馬昭善之又拜南中都督委本任後以平交阯九眞日
南三郡功封列侯與巴東領軍羅憲善保終始咸著名云
羅憲者字令則襄陽人也父蒙避難於蜀官廣漢太守憲
少以才學知名年十三能屬文後帝立太子爲太子舍人
遷庶子尚書吏部郎以宣信校尉再使於吳吳人稱羨焉
時黃皓預政衆多附之憲獨不與同皓恚左遷巴東太守

時右大將軍閻宇都督巴東帝拜憲爲宇副貳魏人入寇
召宇西還留二千人令憲守永安城尋聞成都敗城中擾
亂江邊長吏皆棄城走憲斬稱亂者一人百姓乃定後得
上降問至乃率所統臨於都亭三日吳聞我敗率兵西上
外託救援欲襲憲憲曰本朝傾覆吳爲脣齒不恤我難
而徼其利背盟違約且漢已亡吳何得久寧能爲吳降虜
乎保城繕甲告誓衆士厲以節義莫不用命吳聞鍾會死
百城無主有兼并之志而巴東固守兵不得過使步協率
衆而前憲臨江拒射不能禦遣參軍楊宗突圍北出告急
晉安東將軍陳騫又送文武印綬任子協攻城憲出與戰
大破其軍孫休怒復遣陸抗等率衆三萬人增圍憲被攻

凡六月日而救援不至城中疾病大半或說奔走之計憲
曰夫爲人主百姓所仰危不能安急而棄之君子不爲也
畢命于此矣陳騫言於司馬昭遣荆州刺史胡烈救憲抗
等引退昭卽委前任拜陵江將軍封萬年亭侯晉泰始元
年改封西鄂縣侯子襲爲給事中三年冬朝洛進冠軍將
軍假節四年從武帝晏於華林園詔問先朝大臣子弟後
問先輩宜時敘用者憲薦蜀郡常忌杜軫壽良巴西陳壽
南郡高軌高陽呂雅許國江夏費恭瑯琊諸葛京汝南陳
裕等皆進用咸顯於世憲方亮嚴正不下霍氏而輕財好
施待士不倦則其所特著云
李恢字德昂建寧俞元人也任郡督郵姑夫爨習爲建伶

令違犯法恢坐習免官太守董和以習方土大姓寢而不
許後貢恢於州涉道未至聞昭烈自葭萌還攻劉璋恢知
璋之必敗昭烈必成乃託名郡使北詣遇昭烈於綿竹昭
烈嘉之從至雒城遣恢至漢中交馬超超卽來歸成都定
昭烈領益州牧以恢爲功曹書佐主簿後爲亡虜所誣引
恢謀反有司執送昭烈特原之更遷爲別駕從事章武元
年庲降都督鄧方卒帝問恢誰可代者恢對曰人之才能
各有長短故孔子曰其使人也器之且夫明主在上則臣
下盡情是以先零之役趙充國曰莫若老臣臣竊不自揆
惟陛下察之帝笑曰朕本意亦已在卿矣遂以恢爲庲降
都督使持節領交州刺史治平夷縣及帝崩高定亂越巂

雍闓叛建寧朱褒反牂牁丞相亮南征先由越嶲而恢案道向建寧諸縣大相糾合圍恢於昆明時恢衆少敵倍又未得亮聲息紿謂南人曰官軍糧盡欲規退還吾中間久斥鄉里乃今得旋不能復北欲還與汝等同謀故以誠相告南人信之圍守怠緩恢乃出擊大破之追犇逐北南至盤江東接牂牁與亮聲勢相連南土平定恢功居多焉封漢興亭侯加安漢將軍後軍還南夷復叛殺害守將恢往討之鉏盡惡類徙其豪帥於成都賦出叟濮耕牛戰馬金銀犀革充軍資於時費用不乏建興七年以交州屬吳解恢刺史更領建寧太守壽還居本郡徙居漢中九年薨子遺嗣恢弟子球羽林右部督隨諸葛瞻拒鄧艾于緜竹臨

陣授命死之

呂凱字季平永昌不韋人也仕郡五官掾功曹時雍闓聞昭烈皇帝崩驕黠滋甚都護李嚴書䟽六紙闓答曰蓋聞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天下鼎立正朔有三是以遠人惶惑不知所歸也竟叛附於吳吳遙署闓永昌太守永昌在益州郡之西道路壅塞與都城隔絕而郡太守改易凱與府丞蜀郡王伉帥厲吏民閉境拒闓闓移檄永昌稱說云云凱答曰天降喪亂姦雄乘釁天下切齒萬國悲悼臣妾大小莫不思竭筋力肝腦塗地以除國難伏惟將軍世受漢恩以爲當躬聚黨衆率先啟行上以報國家下不負先人書功竹帛遺名千載何期臣僕吳越背本就末乎昔舜勤民事隕於蒼梧書籍嘉之流聲無窮崩於江浦何足爲悲文武受命成王乃平先帝龍興海內望風宰臣聰睿自天降康而將軍不覩盛衰之紀成敗之符譬如野火在原蹈履河冰火滅冰泮將何所依附曩者將軍先君雍侯造怨而封竇融知興歸志世祖皆流名後葉世歌其美今諸葛丞相英才挺出深睹未萌受遺託孤翊贊季興與衆無忌錄功忘瑕將軍若能翻然改圖易跡更步古人不難追鄙土何足宰哉蓋聞楚國不恭齊桓是責夫差僭號晉人不長況臣於非主誰肯歸之邪竊惟古義臣無越境之交是以前後有來無往重承告示發憤忘食故略陳所懷惟將軍察焉凱威恩內著夙爲郡中所信故能全其節及丞相

亮征闓闓爲高定部曲所殺亮至南上表曰永昌郡吏呂凱府丞王伉等執忠絕域十有餘年雍闓高定偪其東北而凱等守義不與交通臣不意永昌風俗敦直乃爾詔以凱爲雲南太守封陽遷亭侯後爲叛夷所害子祥嗣王伉亦封亭侯爲永昌太守

馬忠字德信巴西閬中人也少養外家狐氏原名篤後乃改復姓名建安末舉孝廉除漢昌長昭烈東征敗績於猇亭巴西太守閻芝發諸縣兵五千以補遺闕遣忠往送時帝已還永安見忠與語謂尚書令劉巴曰雖亡黃權復得狐篤此爲世不乏賢也建興元年丞相亮開府以忠爲門下督三年亮入南中拜忠牂牁太守郡丞朱褒反叛之後

忠撫育恤理甚有威惠八年召爲丞相參軍副長史蔣琬
署留府事又領州治中從事明年亮出祁山忠詣亮所經
營戎事軍還督將軍張嶷等討汶山郡叛羌平之十一年
南夷豪帥劉胄反擾亂諸郡庲降都督張翼不能禦詔以
忠代翼忠至破斬胄平之加監軍奮威將軍封博陽亭侯
初建寧郡殺太守正昂縛太守張裔於吳都督治常駐平
夷至忠乃移治味縣處民夷之間又越巂郡亦久失土地
忠率太守張嶷開復舊郡詔加安南將軍進封彭鄉亭侯
延熙五年還朝因至漢中傳詔旨於大司馬蔣琬加拜忠
鎮南大將軍七年僞魏入寇漢中大將軍費禕北禦之以
忠留都平尚書事禕還忠乃復任南中十二年薨子脩嗣

忠爲人寬濟有度量但詼啁大笑忿怒不形于色然處事
能斷威恩並立是以蠻夷畏而愛之及歿莫不自致喪庭
流涕盡哀爲之立廟祀迄今猶在張松子表當時名士也
清望踰忠閻宇宿有功幹於事精勤繼踵在忠後其威風
稱績皆不及忠云

王平字子均巴西宕渠人也養於外家何氏後復姓隨杜
濩朴胡詣洛陽假校尉從曹操西至漢中操敗還平乃歸
昭烈拜牙門將裨將軍建興六年丞相亮北伐魏平爲參
軍馬謖先鋒禦僞將張郃於街亭謖舍水上山不下據城
舉措煩擾平數規謖謖不從大敗衆盡散惟平所領千人
鳴鼓自持郃疑其伏兵不敢偪也平乃徐收合諸營遺迸

率將士而還亮斬馬謖及將軍張休李盛奪將軍黃襲等
兵特顯擢平加拜參軍統五部兼當營事進位討寇將軍
封亭侯九年亮圍祁山平別守南圍僞大將軍司馬懿攻
亮張郃攻平平堅守不動郃不能克十二年亮卒于武功
軍退還魏延作亂一戰斬之遷後典軍安漢將軍副車騎
將軍吳壹駐漢中又領漢中太守十五年進封安漢侯代
壹督漢中延熙元年大將軍蔣琬駐沔陽平更爲前護軍
署琬府事六年琬還駐涪拜平前監軍鎮北大將軍統漢
中七年春僞大將軍曹爽率衆十餘萬寇漢川前鋒已在
駱谷時漢中兵不滿三萬諸將大驚或曰今力不足以拒
敵聽當固守漢樂二城遇賊令入比爾間涪軍足得救關

平曰不然漢中去涪垂千里賊若得關便爲禍也今宜先
遣劉護軍杜參軍據興勢平爲後拒若賊分向黃金平率
千人下自臨之比爾間涪軍行至此計之上也惟護軍劉
敏與平意同行之涪諸軍及大將軍費禕自都城至魏軍
敗而退是時鄧艾在東馬忠在南平在北境咸著名跡平
生長戎旅手不能書所識不數字而口授作書皆有意理
使人取史漢諸記傳誦之備知大義往往論說不失其指
遵履法度言不戲謔從朝至夕端坐徹日憪無武將之體
然性狹侵疑人輕已以此爲損焉十一年薨子訓嗣衙平
同郡漢昌句扶忠勇寬厚數有戰功功名爵位亞平官至
左將軍封宕渠侯

張嶷字伯岐巴郡南充國人也出自孤寒而少有通壯之節弱冠爲縣功曹昭烈襲劉璋時山寇乘亂攻縣縣長捐家逃亡嶷冒白刃攜負夫人夫人得免由是顯名州召爲從事時郡內士人龔祿姚伷位二千石當世有聲名皆與嶷友善建興五年丞相亮北駐漢中廣漢緜竹山賊張慕等鈔盜軍資刼畧吏民嶷以都尉將兵討之嶷度其鳥散難以戰擒乃詐與和親尅期置酒酒酣嶷身率左右因斬慕等五十餘級悉殄其渠帥旬日清泰後得疾困篤家素貧乏資以廣漢太守蜀郡何祇名爲通厚嶷宿與疏闊乃自轝詣祇託治疾祇傾財醫療數年除愈其黨道信義皆此類也拜牙門將屬馬忠北討汶山叛羌嶷受兵三百人

別督數營在先至他里邑所在高峻嶷隨山立上四五里羌於要厄作石門於門上施牀積石於其上過者下石搥擊之無不糜爛嶷度不可得攻乃使譯告之曰汝汶山諸種反叛傷害良善天子命將討滅惡類汝等若稽顙過軍資給糧費福祿永隆其報百倍若終不從大兵致誅雷擊電下雖追悔之亦無益也耆帥得命卽出詣嶷給糧過軍軍前討餘種餘種聞他里已下悉恐怖失所迎軍降或奔竄山谷者放兵攻擊軍大捷十一年南夷劉胄反詔以馬忠都督庲降討胄嶷復屬焉戰鬬常冠軍首遂斬胄平南事訖復討牂牁興古獠嶷內招降得二千人悉傳詣漢中十四年武都氐王苻健請降遣將軍張尉往迎過期不至大將軍蔣琬深以爲憂嶷曰苻健求附款至必無他變素聞健弟狡黠又夷狄不能同功將有乖離是以稽留耳數日問至健弟果將四百戶附魏健獨來歸進拜嶷越嶲太守初越嶲自丞相亮討高定之後叟夷數反斯都耆帥李求承昔殺太守龔祿焦璜是後太守不敢之郡駐安定縣縣去郡八百餘里其郡徒有名而已時論欲復舊郡故除嶷嶷將所領往之郡誘以恩信蠻夷皆服北徼捉馬最驍勁不承節度嶷乃往討生縛其帥魏狼又解縱告喩使招懷餘類表拜狼爲邑侯種落三千餘戶皆安土供職諸種聞之多漸降服朝廷以嶷有功詔賜嶷爵關內侯旣而蘇祁邑君冬逢逢弟隗渠等已降復反嶷誅逢逢妻旄牛王

女嶷以計原之而渠逃入西徼渠剛猛捷悍爲諸種所畏憚渠所親二人詐降實欲取消息也嶷覺之許以重賞使爲反間二人遂合謀殺渠渠死諸種皆安乃求募捕得斯都耆帥李求承昔數其叛逆殺龔祿宿惡而誅之始嶷以郡郛宇頹壞更築小塢在官三年徙還故郡繕治城郭夷種男女莫不致力定莋臺登卑水三縣去郡三百餘里舊出鹽鐵及漆而夷徼久自固食嶷率所領取之署長吏焉嶷之至定莋定莋率豪狼岑槃木王舅也忿嶷見侵不自來詣嶷使壯士數十直往收致撻而殺之持尸還種喩以狼岑之惡且曰無得妄動動卽殄矣種類咸面縛謝罪嶷殺牛饗宴重申恩信遂獲鹽鐵器用周贍嶷之誅冬逢也

逢弟悉殄夷而狠路欲爲冬逢報怨狠路者漢嘉郡旄牛夷率種類四千餘戶冬逢其姑壻也路遣叔父離將逢衆相度形勢嶷遣親近齎牛酒勞賜又令離姊迎逢妻宣暢意旨離既受賜并見其姊姊弟懽悅悉率所領將詣嶷嶷加厚待遣旄牛由是輒不爲患郡有舊道經旄牛中至成都既平且近自旄牛絕道已百餘年更由安上極險遠嶷遣左右齎貨幣賜路重令路姑喻意路乃率兄弟妻子悉詣嶷嶷與盟誓開通舊道千里肅清復古亭驛奏封路爲旄牛㽛毗王遣使將路朝貢帝乃加嶷撫戎將軍領郡如故初嶷見費禕爲大將軍姿性汎愛待信新附太過嶷書戒之曰昔岑彭率師來歙杖節咸見害於刺客今明將軍

位尊權重宜鑒前事少以爲警禕不改後竟爲降人郭循所害時吳太傅諸葛恪以破魏軍大興兵衆圖進取侍中諸葛瞻丞相亮之子恪從弟也嶷與書曰東主初崩帝實幼弱太傅受寄託之重亦何容易親以周公之才猶有管蔡流言之變霍光受任亦有燕蓋上官逆亂之謀賴成昭之明以免斯難耳昔每聞東主殺生賞罰不假下人今以垂沒之命卒召太傅屬以後事誠實可慮加吳楚剽急乃昔所記而太傅離少主履敵庭恐非良計長算之術也雖云東家綱紀肅然上下輯睦百有一失非明者之慮邪取古則今今則古也自非郎君進忠言于太傅誰復有盡言者也旋軍廣農務行德惠數年之中東西並舉實爲不晚願深採察未幾恪爲孫峻所害嶷在郡十五年邦域安穆屢求還延熙十七年乃徵詣成都夷民戀慕扶轂泣涕過旄牛邑邑君襁負來迎及追尋至蜀郡界其督率隨嶷朝貢者百餘人詔加拜盪寇將軍嶷慷慨壯烈人多貴之第譏其放蕩少禮焉時車騎將軍夏侯霸謂嶷曰雖與足下疏闊然託心如舊宜明此意嶷答曰僕未知子子未知我大道在彼何云託心乎願三年之後徐陳斯言僞魏狄道長李簡密書請降衞將軍姜維欲率嶷等出軍應之以復隴西時嶷風濕固疾至都寖篤扶杖然後能起衆議狐疑且謂嶷初還股疾不能在行中嶷曰簡降也因自乞肆力中原致身敵庭臨發辭帝曰臣當值聖明受恩過量加以

疾病在身常恐一朝隕歿辜負榮遇天不違願得豫戎事若涼州克定臣爲藩表守臣若有未捷殺身以報矣帝慨然爲之流涕至狄道簡率城中吏民出迎軍軍前與僞將徐質交戰嶷臨陣隕身然其所殺傷亦過倍詔加恩封長子瑛西鄉侯次子護雄襲爵南土越巂民夷聞嶷喪無不悲泣爲之立廟四時水旱輒祀之

季漢書卷二十四

諸暨章陶裁㠯氏纂　邑後學騆馬　升珊仝校

蔣琬費禕列傳

蔣琬字公炎零陵湘鄉人也弱冠與外弟泉陵劉敏俱知名以州書佐隨昭烈入蜀除廣都長昭烈嘗因遊觀奄至廣都見琬衆事不理時又沉醉昭烈大怒將加罪軍師將軍諸葛亮請曰蔣琬社稷之器非百里之才也其爲政以安民爲本不以修飾爲先願主公重加察之昭烈雅敬亮乃不加罪倉卒但免官而已後夜夢一牛頭在門前流血滂沲意甚惡之呼問占夢趙直直曰夫見血者事分明也牛角及鼻公字之象君位必當至公大吉之徵也頃之徵

爲什邡令昭烈爲漢中王拜琬尚書郎建興元年丞相亮開府辟琬爲東曹掾舉茂才琬固讓劉邕陰化龐延廖淳亮教答曰思惟背親捨德以殄百姓衆人既不隱於心實又使遠近不解其義是以君宜顯其功舉以明此選之清重也遷爲參軍五年亮駐漢中琬與長史張裔統留府事八年代裔爲長史加撫軍將軍亮數外出琬常足食足兵以相供給亮每言公炎託志忠雅當與吾共贊王業者也密表帝曰臣若不幸後事宜以付琬亮薨以琬爲尚書令尋加行都護假節領益州刺史遷大將軍錄尚書事封安陽亭侯時新喪元帥遠近危悚琬出類拔萃處羣僚之右既無戚容又無喜色神守舉止有加平日衆心始安而羣望漸服矣延熙元年詔琬曰寇難未弭曹叡驕兇遼東三郡苦其暴虐遂相糾結與之離隔叡大興衆役還相攻伐曩秦之亡勝廣首難今有此變斯乃天時君其治嚴總帥諸軍屯住漢中須吳舉動東西掎角以乘其釁又命琬開府明年就加爲大司馬東曹掾楊戲素性簡畧琬與言論時不應答或搆戲於琬曰公與戲語而不見應戲之慢上不亦甚乎琬曰人心不同各如其面面從後言古人之所誡也戲欲贊吾是邪則非其本心欲反吾言則顯吾之非是以默然是戲之快也又督農楊敏曾毀琬曰作事憒憒誠不及前人或以白琬主者請推治敏琬曰吾實不如前人無可推也主者重據聽不推則乞問憒憒之狀琬曰苟

其不如則事不當理事不當理則憒憒矣復何問邪後敏坐事繫獄衆人猶懼其必死琬心無適莫得免重罪其好惡存道皆此類也屯漢中數年琬以爲昔丞相亮數闚秦川道險運艱竟不能克不若乘水東下乃多作舟船欲由漢沔襲魏興上庸會疾動未時得行而衆論咸謂如不克捷還路甚難非長策也遣尚書令費禕中監軍姜維等喻指琬乃上疏曰芟穢弭難臣職是掌自臣奉辭漢中已經六年臣既闇弱加嬰疾疢規方無成夙夜憂慘今魏跨帶九州根蔕滋蔓平除未易若東西并力首尾掎角雖未能速得如志且當分裂蠶食先摧其支黨然吳期二三連不克果俯仰維艱實忘寢食輒與費禕等議以涼州胡塞之

要進退有資賊之所惜且羌胡乃心思漢如渴又昔偏軍入羌郭淮破走算其長短以爲事首宜以姜維爲涼州刺史若維征行銜持河右臣當帥軍爲維鎮繼今涪水陸四通惟急是應若東北有虞赴之不難琬遂還駐涪疾轉增劇九年薨謚曰恭侯子斌嗣斌拜綏武將軍漢城護軍僞大將軍鍾會入寇至漢城與斌書曰巴蜀賢知文武之士多矣至於足下諸葛思遠譬諸草木吾氣類也桑梓之敬古今所敦西到欲奉瞻尊大君公侯墓當灑埽墳塋奉祠致敬願告其所在及會至涪果如所云帝既降斌詣會於涪待以交友之禮隨會至城都爲亂兵所害斌弟顯爲太子僕與斌同時死劉敏官左護軍揚威將軍與鎮北大將

軍王平鎮漢中僞將曹爽入寇時議者謂但可守城不出拒敵必自引退敏以爲男女布野農穀棲畝若聽賊入則大事去矣遂帥所領與平據興勢多張旗幟彌亘百餘里會大將軍費禕至魏衆遂退敏以功封雲亭侯

費禕字文偉江夏鄳人也少孤依族父伯仁仁姑益州牧劉璋之母也璋遣使迎仁仁將禕入蜀遊學會昭烈定蜀禕遂留居與汝南許叔龍南郡董允齊名時許靖喪子允與禕欲共會其葬允白父和請車和遣開後鹿車給之允有難載之色禕卽從前先上及至喪所諸葛亮及諸貴人悉集車乘甚鮮允神色未泰而禕晏然自若持車人還和問之知其如此乃謂允曰吾常疑汝於文偉優劣未別也而今而後吾意了矣昭烈立太子禕與允俱爲舍人遷庶子後帝踐位爲黃門侍郎丞相亮南征師旋羣寮於數十里逢迎年位多在禕右而亮特命禕同載由是衆人莫不易觀還昭信校尉使孫權權性滑稽嘲啁無方諸葛恪羊衜等才博果辨論難鋒至禕辭順義篤據理以答終不能屈權甚器之謂禕曰君天下淑德必當股肱朝廷恐不數來也以手中常所執寶刀贈之禕答曰臣以不才何以堪明命然刀所以討不庭禁暴亂者也但願大王勉建功業同奬漢室臣雖闇弱終不負東顧還拜侍中亮北駐漢中請禕爲參軍以奉使稱旨頻至吳建興八年轉中護軍後又爲司馬軍師魏延與長史楊儀相憎惡每至並坐爭論

延或舉刀擬儀儀泣涕橫集禕常入其坐間諫喻分別終亮之世各盡延儀之用者禕匡救之力也亮沒禕爲後軍師頃之代蔣琬爲尚書令于時軍國多事公務煩猥禕識悟過人每省讀書記目暫視已究其意旨其速數倍於人終亦不忘常以朝晡聽事其間接納賓客飲食嬉戲加之博奕每盡人之歡事亦不廢董允代禕爲尚書令欲斅禕之所行旬日之中事多愆滯允曰人才力相縣若此甚遠此非吾之所及也聽事終日猶有不暇爾琬自漢中還涪禕遷大將軍錄尚書事延熙七年僞魏入寇興勢假禕節率師往禦之光祿大夫來敏至禕許別求共圍棋于時羽檄交馳人馬擐甲嚴駕已訖禕與敏留意對戲色無厭倦

敏曰向聊觀試君耳君信可人必能辦賊者也禕至賊遂退封成鄉侯司馬懿殺曹爽禕設甲乙論平其是非甲以為曹爽兄弟凡品庸人苟以宗子枝屬得蒙顧命之任而驕奢僭逸交非其人私樹朋黨謀以亂國懿奮誅討一朝殄盡此所以稱其任副士民之望也乙謂懿感曹仲附己不一豈爽與相干事勢不專以此陰成疵瑕初無忠告侃爾之訓一朝屠戮讒其不意豈大人經國篤本之事乎若爽信有謀主之心大逆已構而發兵之日更以芳委爽兄弟懿父子從後閉門舉兵蹙而向芳必無悉寧忠臣為君深慮之謂乎以此推之爽無大惡明矣若懿以爽奢僭廢之刑之可也滅其尺口被以不義絕子丹血食及何晏子

魏之親甥亦與同戮為僭濫不當矣琬固讓州職禕復領益州刺史禕當國功名畧與琬比雅性謙素家不積財兒子皆令布衣素食出入不從車騎無異凡人十一年出駐漢中自琬及禕雖身在外慶賞刑威皆遙先諮斷然後施行其忠誠蓋自任不疑也十四年夏還成都成都望氣者云都邑無宰相位冬復北屯漢壽十五年命禕開府十六年歲首大會魏降人郭循在坐禕歡飲沉醉為循手刃所害諡曰敬侯子承嗣為黃門侍郎承弟恭尚公主為尚書郎顯名當世早卒長女配太子璿為妃

季漢書卷二十五

諸暨章陶栽亙氏纂　邑後學王之淀 馬時蒨仝校

姜維列傳

姜維字伯約天水冀人也少孤與母居好鄭氏學志立功名陰養死士不修布衣之素仕郡上計掾州辟為從事以父冏昔為郡功曹值羌戎叛身衛郡將沒賜維官中郎參本郡軍事建興六年丞相亮伐魏軍向祁山時偽天水太守馬遵出案行維及功曹梁緒主簿尹賞主記梁虔等從行遵聞王師垂至而諸縣響應疑維等皆有異心夜亡保上邽維等覺遵去追至城門城門已閉不納維相率還冀冀亦不入維維等乃俱詣亮會馬謖敗於街亭亮拔西縣

千餘家及維等還維故與母相失也是時維年二十七亮甚器之辟為倉曹掾加奉義將軍封當陽亭侯亮與留府長史張裔參軍蔣琬書曰姜伯約忠勤時事思慮詳密考其所有永南季常諸人不如也其人涼州上士也又曰須先教中虎步兵五六千人姜伯約甚敏於軍事既有膽義深解兵意此人存心漢室而才兼於人畢教軍事當遣見主上也尋遷中監軍征西將軍十二年亮薨維還都為右監軍輔漢將軍統諸軍封平襄侯延熙元年隨大將軍蔣琬駐漢中琬遷大司馬以維為司馬數率偏軍西入六年遷鎮西大將軍領涼州刺史十年遷衛將軍與大將軍費禕共錄尚書事汶山平康夷反維率師討定之又出隴西

南安金城界與偽前將軍郭淮夏侯霸等戰於洮西胡王治無戴等舉部落來降維將還安處之十二年假維節復出西平偽征西將軍郭淮南安太守鄧艾逆拒維不克而還自丞相亮數出祁山而討賊之志不遂維既負才武又自以練西方風俗招致諸羌胡以剪賊羽翼謂自隴以西可斷而有也每欲興軍大舉大將軍禕常裁制不從與其兵不過萬人謂維曰吾等不如丞相遠矣丞相猶不能定中夏況吾等乎且不如保國治民敬守社稷如其功業以俟能者無為希冀徼倖而決成敗於一舉若不如志悔之無及以故維不得如意十六年春禕卒夏維乃率數萬人伐魏出石營經董亭圍南安偽雍州刺史陳泰率其徒來

救至洛門維糧盡引還明年加督中外軍事復出隴西攻狄道狄道長李簡舉城降進圍襄武與偽將徐質交戰斬首破敵魏軍敗遁維乘勝多所降下拔河間狄道臨洮三縣民而還十八年復與車騎將軍夏侯霸等俱出狄道大破偽雍州刺史王經於洮西經衆死者數萬人以餘衆退保狄道城維乘勝圍之時陳泰為偽征西將軍軍上邽分兵守要晨夜進救經鄧艾胡奮王秘亦至即與艾秘等分為三道進至隴西鄧艾者義陽養犢卒多智略善用兵而閑不顧義者也十二年西平之役艾與淮逆拒維遽退淮因西擊羌艾曰敵去未遠或復還宜分諸軍以備不虞艾留屯白水北三日維遣廖化自白水南向艾結營艾謂諸

將曰維軍卒還吾軍人少法當來渡而不作橋此維使化持我令不得還維必自東襲取洮城洮城在水北去艾屯六十里艾即夜潛軍徑到比維渡而艾已先至據城矣維故不克洮城及是圍經艾謂泰曰王經精卒破衄于西敵衆大盛乘勝之兵既不可當而將軍以烏合之卒繼敗軍之後將士失氣隴右傾蕩古人有言蝮蛇螫手壯士解其腕孫子曰兵有所不擊地有所不守蓋小有所失而大有所全故也今隴右之害過於蝮蛇狄道之地非徒不守之謂姜維之兵是所辟之鋒不如割險自保觀釁待弊然後進救此計之得者也泰以大衆既集而維孤軍遠僑糧穀不繼非所慮也遂潛行夜至狄道東南維乃緣山突與泰

等交戰不克退駐鍾題泰軍之自隴至也維於山道深險施伏要泰艾等而泰艾詭從南道故得至解圍然魏人謂救不至舉城屠裂覆喪一州矣聞維名俱震懼十九年春進拜大將軍更整勒戎馬伐魏與鎮西大將軍胡濟期會上邽軍向祁山知其有備回從董亭趣南安鄧艾據武城山逆拒維與艾爭險不克其夜渡渭東行緣山趣上邽而濟失誓不至與艾戰於段谷大敗星散流離死者甚衆衆庶由是怨讟而隴已西亦騷動不寧矣當是時司馬昭擅魏國泰艾等為之致死勢盛維雖立志剪除而力不敵故敗維乃謝過引負求自貶削為後將軍行大將軍事二十年偽征東將軍諸葛誕起兵淮南討司馬昭昭分關中兵

東下維欲乘虛向秦川復統數萬人出駱谷徑至沈嶺時
長城積穀甚多而守兵少聞維至衆皆惶懼僞大將軍司
馬望逆拒鄧艾亦自隴右至皆軍於長城維前駐芒水倚
山爲營望艾傍渭堅圍維數下挑戰望艾不應景耀元年
維聞誕敗乃還成都復拜大將軍維旣屢不能克國勢不
振初昭烈留魏延鎭漢中皆實兵諸圍以禦外敵敵若來
攻使不得入及興勢之役王平禦曹爽皆承此制維建議
以爲錯守諸圍雖合周易重門之義然適可禦敵不獲大
利不若使聞敵至諸圍皆斂兵聚穀退就漢樂二城使敵
不得入平且重關鎭守以捍之有事之日令游軍並進以
伺其虛敵攻關不克野無散穀千里縣糧自然疲乏引退

之日然後諸城並出與游軍并力搏之此殄敵之術也於
是令督漢中胡濟却駐漢壽監軍王含守樂城護軍蔣斌
守漢城又於西安建威武衞石門武城建昌臨遠皆立圍
守五年維率軍出漢侯和爲鄧艾所敗還住沓中時宦官
黃皓弄權於內右大將軍閻宇與皓協比而皓陰欲廢維
樹宇維亦疑之啟帝誅皓帝曰皓趨走小臣耳往董允切
齒吾常恨之君何足介意維見皓枝附葉連懼於失言遜
辭而出帝勅皓詣維陳謝維因說皓求沓中種麥實避內
偪耳不復還都六年維表帝聞鍾會治兵關中欲規入寇
宜並遣張翼廖化督諸軍分護陽安關口陰平橋頭以防
未然皓徵信鬼巫謂敵終不自致啟帝寢之羣臣不知也

己而鍾會將向駱谷鄧艾將入沓中然後乃遣右車騎廖
化詣沓中爲維援左車騎張翼輔國大將軍董厥等詣陽
安關口以爲諸圍外助比至陰平聞敵向建威故駐待之
當是時艾謀綴維使僞雍州刺史諸葛緒要維令不得歸
而遣天水太守王頎等直攻維營隴西太守牽宏等邀其
前金城太守楊欣等詣甘松維聞鍾會諸軍已入漢中引
退欣等追於彊川口大戰維敗聞緒已塞道屯橋頭從孔
函谷入北道欲出緒後緒聞之却還三十里維入北道三
十餘里聞緒軍却尋還從橋頭過緒趣截維較一日不及
維遂東引還會攻圍漢樂二城遣別將攻關口我將蔣舒
開城叛降傅僉格鬭死之會攻樂城不能克聞關口已下

乃長驅而前翼厥甫至漢壽維化亦舍陰平而退適與翼
厥合皆還保劍閣以禦會會與維書曰公侯以文武之德
懷邁世之略功濟巴漢聲暢華夏遠近莫不歸名每惟疇
昔嘗同大化吳札鄭僑能喻斯好維不答列營守險會不
能克糧運縣遠議欲還而艾自陰平由景谷道入行無人
之地七百餘里鑿山通道至爲艱險艾以氊自裹推轉而
下將士皆攀木緣崖魚貫而進至江油我將馬邈叛降衞
將軍諸葛瞻遂潰於緜竹進至雒帝聽譙周言遣降艾前
據成都維聞瞻敗慮成都不守由廣漢郪道以審上虛實
尋被帝勅令降乃投戈放甲詣會於涪當是時將士咸怒
拔刀斫石而維知會陰懷異圖可構成擾亂以圖克復也

乃說說會曰聞君自淮南已來算無遺策晉道克昌皆君之力今復定巴蜀威德振世民高其功主畏其謀欲以此安歸乎夫韓信不背漢於擾攘以見疑於既平大夫種不從范蠡于五湖卒伏劒而妄死彼豈闇主愚臣哉利害使之然也今君大功既立大德已著何不法陶朱公泛舟絕迹全功保身登峨嵋之嶺而從赤松子遊乎會曰君言遠矣我不能行且爲今之道或未盡于此也維曰其他則君智力之所能無煩於老夫矣由是情好歡甚還其印號節蓋與維出則同轝坐則同席謂長史杜預曰以伯約比中土名士公休太初不能勝也會構艾艾檻車徵因詣成都自稱益州牧以反欲授維兵五萬人使爲前驅維敎會盡

誅北來諸將既死徐欲殺會盡坑魏兵還復漢祚密書與帝曰願陛下忍數日之辱臣欲使社稷危而復安日月幽而復明會將士作亂殺會并及維維妻子皆死維死見剖膽如斗大艾檻車至綿竹田續斬艾并斬艾子忠邵正著論曰姜伯約據上將之重處羣臣之右宅舍弊薄資財無餘側室無妾媵之褻後庭無聲樂之娛衣服取供輿馬取備飲食節制不奢不約官給費用隨手消盡察其所以然者非以激貪厲濁抑情自割也直謂如是爲足不在多求凡人之談常譽成毀敗扶高抑下咸以姜維投厝無所身死宗滅以是貶削不復料擿異乎春秋褒貶之義矣如姜維之樂學不倦清素節約自一時之儀表也維昔所與俱

來者梁緒官至大鴻臚尹賞執金吾梁虔大長秋皆先維卒

諸暨章陶裁旻氏纂　　邑後學孟子駿 趙金臺 仝校

鄧芝張翼宗預廖化楊戲列傳

鄧芝字伯苗義陽新野人司徒禹之後也天下亂芝入蜀未知名往見益州從事張裕相之裕曰君年過七十位至大將軍封侯時巴西太守龐羲好士芝乃往依焉昭烈定益州芝爲郫邸閣督昭烈出至郫與語大奇之擢爲郫令遷廣漢太守所在淸嚴有治績徵入爲尚書章武三年帝崩於永安宮芝見丞相亮曰今主上幼弱初在位孫權將有異計宜遣大使重申吳好亮曰吾思之久矣未得其人今日始有之芝問爲誰亮曰卽使君是也芝乃東之吳權

果狐疑不時見芝芝表請曰臣今來亦欲爲吳非但爲漢也權乃見之語芝曰孤誠願與漢和親然恐爾主上幼弱國小勢偪爲魏所乘不自保全以此猶豫耳芝對曰本朝與吳兼四州之地大王命世之英諸葛亮一時之傑也西有重險之固東有三江之阻合此二長共爲脣齒進可幷兼天下退可鼎足而立此理之自然也大王今若委質於魏魏必上望大王之入朝下求太子之內侍若不從命則奉辭伐叛我亦順流見可而進如此江南之地非復大王之有也權默然良久曰君言是也遂絕魏與我連和遣張溫報命帝復令芝之吳權謂芝曰若天下太平二主分治不亦樂乎芝對曰夫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如幷魏之後大王未深識天命者也君各茂其德臣各盡其忠將提枹鼓則戰爭方始耳權大笑曰君之誠款乃當爾邪權與亮書曰丁厷掞張陰化不盡和合二國惟有鄧芝及亮北駐漢中以芝爲中監軍揚武將軍亮歿遷前軍師前將軍領兗州刺史封陽武亭侯頃之督江州權數問芝饋遺優渥延熙六年就遷車騎將軍假節十一年涪陵人叛殺都尉芝率軍討之梟其渠帥百姓安堵師旋見元猿緣山芝性好弩手自射猿中之猿拔其箭卷木葉塞創芝曰噫吾違物之性其將死矣十四年薨芝爲大將軍二十餘年賞罰明斷善卹卒伍身之衣食資仰于官不苟素儉然終不治私產妻子不免飢寒死之日家無餘財性剛簡不飾意氣不

得士類之和于時人少所敬貴唯器異姜維云子良襲爵爲尚書左選郎入晉官廣漢太守

張翼字伯恭犍爲武陽人也高祖父皓官司空曾祖父綱官廣陵太守皆名臣著前史昭烈領益州牧辟翼爲書佐建安末舉孝廉爲江陽長徙涪陵令遷梓潼太守累遷廣漢蜀郡太守建興九年爲庲降都督綏南中郎將翼性嚴持法不得殊俗之歡耆帥劉胄作亂翼舉兵討之未破而朝廷徵翼以馬忠代之羣下咸以爲宜馳騎卽罪翼曰不然吾以蠻夷蠢動不稱職故還耳然代人未至吾方臨戰場當運糧積穀爲滅賊之資豈可以黜退而廢公家之務乎統攝不懈及馬忠至乃發忠因其成基破殄胄等丞相

亮聞而善之亮伐魏出武功以翼爲前軍都督領扶風太守亮薨拜前領軍追論討胄功賜爵關內侯延熙元年入爲尚書稍遷督建威假節進封都亭侯征西大將軍十八年還都衞將軍姜維議復出軍伐魏翼廷爭以爲國小民勞不宜黷武維不聽率翼等行進位鎮南大將軍維至狄道大破僞雍州刺史王經經衆死於洮水者萬計翼曰可止矣不宜復進進或毀此大功維大怒曰爲蛇畫足邪竟圍經於狄道城不能克自翼建異論維心不善翼然常牽率同行翼知其必敗亦不得已而往景耀二年遷左車騎將軍領冀州刺史六年鍾會入寇翼與維駐劒閣拒會會我師潰於緜竹國亡明年死於會兵亂翼子微篤志好學

官廣漢太守

宗預字德艷南陽安衆人也建安中隨將軍張飛入蜀建興初丞相亮以爲主簿遷參軍右中郎將及亮薨吳慮我喪元帥衰弱寇或乘之增巴邱守兵萬人欲以爲救援亦以事分割也我聞之亦益永安之守以防非常預將命使吳孫權問曰東之與西譬猶一家而聞西增白帝之守何也預對曰臣以爲東益巴邱之戍西增白帝之守皆事勢宜然俱不足以相問也權大笑嘉其抗直見敬亞於鄧芝費禕還遷侍中徙尚書延熙十年爲屯騎校尉時車騎將軍鄧芝自江州還朝謂預曰禮六十不服戎而卿甫受兵何也預答曰卿七十不還兵我六十何爲不受邪芝性驕傲自大將軍費禕等皆避下之而預獨不爲屈復東聘吳孫權捉預手涕泣而別曰君每銜命結二國之好今君年長孤亦衰老恐不復相見遺預大珠一斛還遷後將軍督永安就拜征西大將軍賜爵關內侯景耀元年以疾徵還都尋拜鎮軍大將軍領兗州刺史時都護諸葛瞻初統朝事廖化過預欲相與詣瞻許預曰吾等年逾七十所竊已過但少一死耳何求於年少輩而屑屑造門邪遂不往國亡從洛陽道病卒

廖化字元儉本名淳襄陽人也爲前將軍關羽主簿羽敗化陷吳欲西歸乃詐死吳人信之不防檢化因攜持老母晝夜西行會昭烈東征遇於秭歸帝大悅以化爲宜都太

守及帝崩爲丞相參軍尋拜督廣武稍遷至右車騎將軍假節領幷州刺史封中鄉侯景耀五年姜維督軍伐魏出狄道化曰兵不戢必自焚伯約之謂也知不出敵而力少於寇用之無厭何以能立詩云不自我先不自我後今日之事也國亡與宗預俱徙洛陽道病卒

楊戲字文然犍爲武陽人也少與巴西程祁公宏巴郡楊汰季儒蜀郡張表伯達並知名而戲每推祁爲首丞相亮深識之年二十餘從州書佐爲督軍從事典刑獄論法決疑號爲平當府辟屬主簿亮沒爲尚書右選部郎刺史蔣琬請爲治中從事史琬以大將軍開府又辟爲東曹掾遷南中郎參軍副貳庲降都督領建寧太守以疾徵還都拜

護軍監軍出領梓潼太守入爲射聲校尉所在清約不煩延熙二十年隨大將軍姜維出軍至芒水戲素性不服維酒後言笑每傲弄之維竟不能堪軍還有司承旨奏戲免爲庶人景耀四年卒戲性簡惰省略未嘗以甘言加人過情接物書符指事希有盈紙然篤於舊故居誠存厚與巴西韓儼黎韜童幼相親厚後儼痼疾廢頓韜無行見捐戲經紀振卹恩好如初又時人謂譙周無當世才少歸敬者惟戲重之嘗稱曰吾等後世終自不如此長兒也有識以此貴戲張表有威儀風觀始名位與戲齊後至尚書康降都督後將軍先戲沒祁汯各早卒戲同縣後進有李密者亦有名行云

密字令伯祖光朱提太守父早亡母何氏更適人密見養於祖母劉氏治春秋左氏傳博覽多所通涉事祖母以孝聞侍疾泣涕側息日夜不解帶膳飲湯藥必自口嘗本郡禮命不應州辟從事尚書郎大將軍主簿太子洗馬奉使之吳吳主問蜀馬多少對曰官用有餘人間自足吳主與羣臣汎論道義謂寧爲人弟密曰願爲人兄矣吳主曰何以爲兄密曰爲兄供養之日長吳君臣皆稱善國亡鄧艾聞其名請爲主簿及書招皆不往以祖母年老心在色養也晉武帝徵爲太子洗馬密上書辭帝覽表曰密不空有名也嘉其誠款賜奴婢二人下郡縣供養其祖母奉膳戲後知名者士論多歸密焉

戲以延熙四年著季漢輔臣贊其所稱述今多載于書是以記之於左自此之後卒者則不追諡故或有應見稱紀而不在乎篇者也其戲之所贊而今不作傳者皆注疏本末于其辭下可以麤知其髣髴云爾

昔文王歌德武王歌興夫命世之主樹身行道非唯一時亦由開基植緒光於來世者也自我中漢之末王綱棄柄雄豪並起役殷難結生人塗地於是始祖感而慮之初自燕代則仁聲洽著行自齊魯則英風播流寄業荆郢則臣主歸心顧援吳越則賢愚賴風奮威巴蜀則萬里肅震厲師庸漢則元寇斂迹故能承高祖之始兆復皇漢之宗祀也然而姦凶懟險天征未加猶孟津之翔師復須戰於鳴

條也天祿有終奄忽不豫雖攝歸一統萬國合從者當時儁乂扶攜翼戴明德之所懷致也蓋濟濟有可觀焉遂乃並述休風動于後聽其辭曰

皇帝遺植爰滋八方別自中山靈精是鍾順期挺生傑起龍驤始於燕代伯豫君荆吳越憑賴望風請盟挾巴跨蜀庸漢以并乾坤復秩宗祀惟寧躡基履迹播德芳聲華夏思美西伯其音開慶來世歷載攸與

贊昭烈皇帝

忠武英高獻策江濱攀吳連蜀權我世眞受遺阿衡整武齊文敷陳德教理物移風賢愚競心僉忘其身誕靜邦內四裔以綏屢臨敵庭實耀其威研精大國恨于未夷

贊諸葛丞相
司徒清風是咨是臧識愛人倫孔音鏘鏘
贊許司徒
關張赳赳出身扶翼匡世攜上雄壯虎烈藩屏左右翻飛
電發濟于艱難贊主洪業侔迹韓耿齊聲雙德交待無禮
並致姦慝悼惟輕慮殞身匡國
贊關雲長張益德
驃騎奮起連橫合從首事三秦保據河潼宗計于朝或異
或同敵以乘釁家破軍亡乖道反德託鳳攀龍
贊馬孟起
翼侯良謀料世興衰委質於主是訓是諮暫思經算覩事

知機
贊法孝直
軍師美至雅氣曄曄致命明主忠情發臆惟此義宗亡身
報德
贊龐士元
將軍敦壯摧鋒登難立功立事于時之幹
贊黃漢升
掌軍清節亢然恒常讜言惟司民思其綱
贊董幼宰
安遠彊志允休允烈輕財果壯當難不惑以少禦多殊方
保業

贊鄧孔山
孔山名方南郡人也以荆州從事隨昭烈入蜀蜀既定
爲犍爲屬國都尉因易郡名爲朱提太守遷安遠將軍
庲降都督駐南昌縣章武二年卒失其行事故不爲傳
揚威才幹欷歔文武當官理任衎衎辯舉圖殖財施有義
有叙
贊費賓伯
賓伯名觀江夏鄳人也劉璋母之族姪璋又以女妻觀
建安十八年參李嚴軍拒昭烈於綿竹與嚴俱降昭烈
定蜀拜裨將軍後遷巴郡太守江州都督建興元年封
都亭侯加振威將軍觀爲人善交接都護李嚴性自矜

高護軍輔匡等年位與嚴相次而嚴不與親褻觀年少
嚴二十餘歲而與嚴通好如時輩行年三十七薨失其
行事故不爲傳
屯騎主舊固節不移既就初命盡心世規軍資所恃是辨
是裨
贊王文儀
尚書清尚勅行整身抗志存義味覽典文倚其高風好侔
古人
贊劉子初
安漢雍容或昏或賓見禮當時是爲循臣
贊麋子仲

少府愼修

王元泰名謀漢嘉人也有容止操行劉璋時爲巴郡太守還爲州治中從事昭烈領益州牧除別駕昭烈爲漢中王用荊楚宿士零陵賴恭爲太常南陽黃柱爲光祿勲謀爲少府建興初賜爵關內侯後代賴恭爲太常恭謀柱皆失其行事故不爲傳恭子厷爲丞相西曹令史隨諸葛亮於漢中早夭亮甚惜之與留府長史參軍張裔蔣琬書曰令史失賴厷掾屬喪楊融爲朝中損益多矣融字子昭楊儀宗人也入蜀爲巴郡太守丞相亮主簿亮嘗自校簿書融直入諫曰爲治有體上下不可相侵請爲明公以作家譬之今有人使奴執耕稼婢典炊

爨雞主司晨犬主吠盜牛負重載馬涉遠路私業無曠所求皆足雍容高枕飲食而已忽一旦盡欲以身親其役不復付任勞其體力爲此碎務形疲神困終無一成豈其智之不如奴婢雞狗哉失爲家主之法也是故古人稱坐而論道謂之王公作而行之謂之士大夫故邴吉不問橫道死人而憂牛喘陳平不知錢穀之數云自有主者彼誠達於位分之體也今明公爲治乃躬自校簿書流汗竟日不亦勞乎亮謝之及融卒亮垂泣三日後大將軍蔣琬問張休曰漢嘉前輩有王元泰今誰繼者休對曰至於元泰州里無繼者况鄙郡乎

鴻臚明眞

何彥英名宗蜀郡郫人也事廣漢任安學精究安術與杜瓊同師而名問過之劉璋時爲犍爲太守昭烈領益州牧辟從事祭酒後援引圖讖勸昭烈卽尊位遷大鴻臚建興中卒失其行事故不爲傳子雙字漢偶爲雙柏長早卒

諫議隱行儒林天文宣班大化或首或林

讚王元泰何彥英杜輔國周仲宣

車騎高勁惟其泛愛以弱制強不陷危墜

讚吳子遠

子遠名壹陳留人也隨劉焉入蜀劉璋時爲中郎將將兵拒昭烈于涪詣降昭烈定益州以壹爲護軍討逆將

軍納壹妹爲夫人章武元年爲關中都督建興八年與魏延出南安破僞將費曜徙亭侯進封高陽鄉侯遷左將軍十二年丞相亮薨以壹督漢中車騎將軍假節領雍州刺史進封濟陽侯十五年薨失其行事故不爲傳壹族弟班字元雄大將軍何進官屬吳匡之子也以豪俠稱官位亞於壹昭烈時爲領軍後帝時稍遷至驃騎將軍假節封綿竹侯

安漢宰南奮擊舊鄉剪除蕪穢惟刑以張廣遷蠻濮國用用強

讚李德昂

輔漢惟聰既機且惠因言遠思切問近對贊時休美和我

業世
贊張君嗣
鎮北敏思籌畫有方導師禳穢遂事成章偏任東隅丞命
不祥哀悲本志放流殊疆
贊黃公衡
越騎惟忠厲志自祇職于內外念公忘私
贊楊季休
征南厚重征西忠克統時選士猛將之烈
贊趙子龍陳叔至
叔至名到汝南人也自豫州隨昭烈名位常亞趙雲俱
以忠勇稱建興初官永安都督征西將軍封亭侯

鎮南粗强
輔元弼名匡襄陽人也隨昭烈入蜀定益州爲巴郡太
守建興中徙鎮南爲右將軍封中鄉侯
監軍尚篤
劉南和名邕義陽人也隨昭烈入蜀定益州爲江陽太
守建興中稍遷至監軍後將軍賜爵關內侯薨子式嗣
少子武有文與樊建齊名官至尚書
竝豫戎任任自封裔
贊輔元弼劉南和
司農性才敷述允章藻麗辭理斐斐有光
贊秦子敕

正方受遺豫聞後綱不陳不愈造此異端斥逐當時任業
以喪
贊李正方
文長剛粗臨難受命折衝外禦鎮保國境不協不和忘節
言亂疾終惜始實惟厥性
贊魏文長
威公狷狹取異衆人閑則及理偪則傷侵舍順入凶大易
之云
贊楊威公
季常良實文經勤類士元言規處仁聞計
文經士元皆失其名實行事郡縣處仁本名存南陽人

也以荊州從事隨昭烈入蜀南攻至雒以爲廣漢太守
存素不服龐統統中流矢卒帝發言嘉歎存曰統雖盡
忠可惜然違大雅之義帝怒曰統殺身成仁更爲非也
免存官頃之病卒失其行事故不爲傳
孔休文祥或才或臧
孔休名觀爲荊州主簿別駕從事見昭烈紀中失其郡
縣文祥名楨襄陽人也隨昭烈入蜀歷雒郫令南廣漢
太守楨風流善談論名亞龐統而在馬良之右子忠亦
知名官尚書郎忠子隆爲步兵校尉掌校秘書
播播述志楚之蘭芳
贊馬季常衛文經韓士元張處仁殷孔休習文祥

國山休風

國山名甫廣漢郪人也好人流言議劉璋時爲州書佐昭烈定蜀授緜竹令還爲荆州議曹從事帝征吳軍敗於秭歸遇害子祐有父風官至尚書右選郎

永南琬思

永南名邵廣漢郪人也昭烈定蜀爲州書佐部從事建興元年丞相亮辟爲西曹掾亮南征留邵爲治中從事是歲卒邵兄邈字漢南劉璋時爲牛鞞長昭烈定蜀領牧爲從事正旦命行酒得進見讓昭烈曰振威以將軍宗室肺腑委以討賊元功未效先寇而滅邈以將軍之取鄙州甚爲不宜也昭烈曰知其不義何不助之邈曰

匪不敢也力不足耳有司將殺之諸葛亮爲請得免久之遷犍爲太守丞相參軍安漢將軍建興六年亮西征馬謖在前敗績亮將殺之邈諫以秦赦孟明用霸西戎楚誅子玉二世不競失亮意還都十二年亮薨帝素服發哀三日邈上疏曰呂祿霍禹未必懷反叛之心孝宣不好爲殺臣之君直以臣懼其偪主畏其威故姦萌生亮身杖强兵狼顧虎視五大不在邊臣常危之今亮殞沒蓋宗族得全西戎靜息大小爲慶帝怒下獄誅之

盛衡承伯言藏言時

盛衡名勳承伯名齊皆巴西閬中人也劉璋時勳爲州書佐昭烈定蜀辟爲左將軍屬後轉州別駕從事卒齊爲太守張飛功曹飛貢之于朝爲尚書郎建興中從事丞相掾遷廣漢太守復爲飛參軍亮沒爲尚書勳齊皆以才幹自顯信于州黨勳同縣有姚伷者更有名行云伷字子緒昭烈定益州爲功曹書佐建興元年拜廣漢太守丞相亮北駐漢中辟爲掾並進文武之士亮稱曰忠益者莫大於進人進人者各務其所尚今姚掾並存剛柔以廣文武之用可謂博雅矣願諸掾各希此事以屬其望遷爲參軍亮歿稍遷爲尚書僕射時人服其眞誠篤粹延熙五年卒在作贊後故不及

孫德果銳

孫德名福梓潼涪人也昭烈定益州爲書佐西充國長

成都令建興元年從巴西太守爲江州督揚威將軍入爲尚書僕射封平陽亭侯丞相亮北征屯武功病篤帝遣福省侍因諮國家大計福别去數日忽馳思未盡其意遂卻騎馳還見亮亮曰孤知君還意近日言語雖彌日有所不盡更來亦決耳君所問者公炎其宜也福謝前實失不諮請公百年後誰可任大事者故輒還耳乞復請蔣琬之後誰可任者亮曰文偉可以繼之又復問其次亮不答福還具奏亮遺言帝故任用蔣琬福爲人精識果銳敏於從政延熙初琬爲大將軍出征漢中福拜前監軍領司馬薨子驤字叔龍亦有名官至尚書郎廣漢太守

偉南篤常

偉南名朝永南兄郡功曹舉孝廉臨邛令入爲別駕從事隨帝東征吳章武二年卒於永安朝又有一弟早亡有才望時人謂朝郃及其弟號之李氏三龍

德緒義彊志壯氣剛

德緒名祿巴西安漢人也昭烈定益州爲郡從事牙門將建興三年遷越嶲太守隨丞相亮南征爲蠻夷所害時年三十一弟衡景耀中爲領軍義彊名士廣漢郪人國山從兄也從昭烈入蜀後舉孝廉爲符節長遷牙門將出爲宕渠太守徙犍爲會丞相亮南征轉益州太守將南行爲蠻夷所害

濟濟修志蜀之芬香

贊王國山李永南馬盛衡馬承伯李孫德李偉南龔德緒王義彊

休元輕寇損時致害

文進奮身同此顛沛

患生一人至於宏大

贊馮休元張文進

江陽剛烈立節明君兵合遇寇不屈其身單夫隻役殞命于君

贊程季然

公宏後生卓爾奇精夭命二十悼恨未呈

贊程公宏

公宏名祁季然之子也

古之奔臣禮有來偪怨興司官不顧大德靡有匡救倍成奔北自絕於人作笑二國

贊麋芳士仁郝普潘濬

麋芳字子方東海人也爲南郡太守士仁字君義廣陽人也爲將軍駐公安統屬關羽與羽有隙叛迎孫權郝普字子太義陽人昭烈自荊州入蜀以普爲零陵太守爲呂蒙所誘開城詣蒙潘濬字承明武陵人也昭烈入蜀以爲荊州治中典留州事亦與關羽不穆孫權襲羽遂入吳普至僞廷尉

益部耆舊雜記更載王嗣常播衛繼三人故錄于篇

王嗣字承宗犍爲資中人也其先延熙世以功德顯著舉孝廉稍遷至西安圍督汶山太守加安遠將軍綏集羌人羌悉歸服諸種素桀惡者皆來降嗣待以恩信北境寧靜大將軍姜維每北征羌出馬牛羊氈毦及義穀充軍糧國賴其資遷鎮軍領郡後從維北征爲流矢所傷數月卒戎夷會葬贈送數千人號呼涕泣嗣爲人美厚篤至衆故信愛之嗣子及孫諸羌見之如骨肉云

常播字文平蜀郡江原人也仕縣主簿功曹縣長廣都朱游建興十五年中被上官誣劾以逋沒官穀當論罪播詣獄訟爭身受數千杖肌膚刻爛毒痛慘至更歷三

獄幽閉二年餘每將拷掠吏先驗問播不答言但急行罰無所多問辭終不撓事得釋游免刑戮時惟主簿楊玩證明其事與播辭同衆咸嘉播忘身爲君節義抗烈舉孝廉除鄒長年五十餘卒縣令穎川赴敦圖其像贊頌之

衛繼字子業漢嘉嚴道人也父爲縣功曹繼爲兒時與兄弟隨父游戲庭寺中縣長成都張君無子數命功曹呼其子省弄甚愛憐之張因言晏之閒語功曹乞繼功曹許之遂爲張氏子繼敏達夙成學識通博進仕州郡歷職清顯而其餘兄弟四人皆無堪當世者父恆言已之將衰張明府將盛也時法禁以異姓爲後故復爲衛

氏屢遷拜奉車都尉大尚書忠篤信厚爲衆所敬鍾會之亂遇害成都

季漢書卷二十七

諸暨章陶裁艮氏纂　邑後學蔣林琳仝校

魏主曹丕列傳

曹丕字子桓操次子也中平四年冬生於譙時有雲氣青色而圓如車蓋當其上終日望氣者以爲貴證非人臣之象年八歲能屬文有逸才遂博貫古今經傳諸子百家之書且善騎射好擊劍建安十六年爲五官中郎將副丞相操稱魏王不時立太子丕母弟植才藻敏贍操愛之異于諸子當時英才楊修丁儀皆與親善勸操立爲嗣丕患之以車載廢簏內朝歌長吳質與謀修以白操丕懼告質質曰無患也明日復以簏受絹車內以惑之彼必復重白推

而無驗則彼受罪矣丕從之修果白而無人操由是疑之操嘗出征丕植竝送植稱述功德發言有章左右屬目操亦悅焉丕悵然自失吳質耳語曰王當行流涕可也丕乃流涕而拜操及左右咸歔欷於是皆以植多華辭而誠心不及也植蓋任性而行不自彫飾丕御之以術矯情自飾宮人左右並爲之稱說二十二年遂立爲魏太子是時丕抱議郎辛毗頸而言曰辛君知我喜不毗以告其女憲英其女曰太子代君主宗廟社稷者也代君不可以不戚主國不可以不懼宜戚而懼反以爲喜何以能久魏其不昌乎二十五年春正月操薨丕稱魏王丞相冀州牧尊其母卞氏曰王太后賜各有差二月壬戌以大中大夫賈詡爲

太尉御史大夫華歆爲相國大理王朗爲御史大夫置散騎常侍侍郎各四人宦人爲官者不得過諸署令爲金策著令藏之石室遣其弟鄢陵侯彰臨菑侯植皆就國監國謁者希指奏臨菑侯植醉酒悖慢刼脅使者丕貶植爲安鄉侯并殺丁儀丁廙及其男口己卯以夏侯惇爲大將軍濊貊扶餘單于焉耆于闐王皆各遣使奉獻夏四月丁巳饒安言白雉見庚午夏侯惇卒丕素服詣鄴東城門發哀五月丕尊其祖嵩曰太王夫人丁氏曰太王后封其子叡爲武德侯馮翊山賊鄭甘王照率衆降皆封列侯酒泉黃華張掖張進各執太守以叛金城太守蘇則擊破之華降六月辛亥治兵於東郊庚午遂南征秋七月軍次於譙大

饗軍士及譙父老百姓於邑東設伎樂百戲令曰先王皆樂其所生禮不忘其本譙霸王之邦眞人本出其復譙租稅二年三老吏民上壽日夕而罷八月石邑言鳳凰集冬十月軍旋欲篡帝位諷左中郎將李伏上表曰昔先王初建魏國在境外者聞之未審皆以爲拜王武都李庶姜合羇旅漢中謂臣曰必爲魏公未便王也定天下者魏公子桓神之所命當合符讖以應天人之位臣以合辭語鎭南將軍張魯魯問合知書所出合曰孔子玉版也天子歷數雖百世可知月餘有亡人來寫得冊文卒如合辭自臣在朝每爲所親宣說此意時未有宜弗敢宣言今洪澤被四表靈恩格天地海內翕習殊方歸服兆應並集以揚休命始終允臧臣不勝喜舞謹具表通丕答曰薄德之人何能致此未敢當也斯誠先王至德通于神明固非人力也於是諷侍中劉廙辛毗劉曄尚書令桓階尚書陳矯陳羣給事黃門侍郎王毖董遇等言臣伏讀左中郎將李伏上事考圖緯之言以效神明之應稽之古代未有不然者也故堯稱歷數在躬璇璣以明天道周武未戰而赤烏銜書漢祖未兆而神母告符孝宣仄微字成木葉光武布衣名已勒讖是天之所命以著聖哲非有言語之聲芬芳之臭可得而知也徒懸象以示人徵物以效意耳自漢德之衰漸染數世桓靈之末皇極不建暨於大亂二十餘年天之不泯誕生明聖以濟其難是以符讖先著以彰至德殿下未

朞而靈象變於上羣瑞應于下四方不羈之民歸心向義唯懼在後雖典籍所載未若今之盛也臣妾遠近莫不鳬藻丕辭曰犂牛之駁似虎莠之似禾事有似是而非者今日是已覩斯言事亘重吾不德尚書僕射宣告官寮咸使聞知於是太史丞許芝又表曰易傳曰聖人受命而王黃龍以戊午日見七月四日戊寅黃龍見此帝王受命之符瑞最著明者也又曰聖人以德親比天下仁恩洽普厥應麒麟以戊己日至厥應聖人受命春秋玉版讖曰代赤眉者魏公子春秋佐助期曰漢以許昌失天下故白馬令李雲上事曰許昌氣見于當途高當途高者當昌于許也當道而高大者魏魏當代漢今魏基昌于許漢徵絕于許乃

今效見如李雲之言許昌相應也易運期讖曰言居東西
有午兩日並光日居下其爲主反爲輔五八四十黃氣受
眞人出言午許字兩日昌字漢當以許亡魏當以許昌今
際會之期在許是其大效也易運期又曰鬼在山禾女連
王天下臣聞帝王者五行之精易姓之符代興之會以七
百二十年爲一軌有德者過之至于八百無德者不及至
四百載是以周家八百六十七年夏家四百數十年漢行
夏正訖今四百二十二歲又高祖受命數雖起乙未然其
兆徵始于獲麟獲麟以來七百餘年天之歷數將以盡終
帝王之興不常一姓太微中黃帝坐常明而赤帝坐常不
見以爲黃家興而赤家衰凶亡之漸自是以來四十餘年

又熒惑失色不明十有餘年建安十年彗星先除紫微二
十二年復掃太微白虹貫日月蝕熒惑皆水滅火之象也
殿下初踐阼德配天地行合神明恩澤盈溢廣被四表格
于上下是以黃龍數見鳳凰仍翔麒麟皆臻白虎效仁前
後獻見於郊甸甘露醴泉奇獸神物衆瑞並出斯皆帝王
受命易姓之符也昔黃帝受命風后受河圖舜禹有天下
鳳凰翔洛出書湯之王白鳥爲符文王爲西伯赤烏銜丹
書武王伐殷白魚升舟高祖始起白蛇爲徵巨跡瑞應皆
爲聖人興覩漢前後之大災今兹之符瑞察圖讖之期運
揆河洛之所甄未若今大魏之最美也伏惟殿下體堯舜
之盛明膺七百之禪代當湯武之期運値天命之移受河

洛所表圖讖所載昭然明白天下學士所共見也臣職在
史官考符察徵圖讖效見際會之期謹以上聞丕辭曰昔
周文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仲尼嘆其至德公旦履
天子之籍聽天下之斷終然復子明辟書美其人吾雖德
不及二聖敢忘高山景行之義哉若夫唐堯舜禹之蹟皆
以聖質茂德處之故能上和靈祇下寧萬姓流稱今日今
吾德至薄也人至鄙也遭遇際會幸承先王餘業恩未被
四海澤未及天下雖傾倉竭府以振魏國百姓猶寒者未
盡煖饑者未盡飽夙夜憂懼弗敢遑寧庶欲保全髮齒長
守今日以沒于地以全魏國下見先王以塞負荷之責望
狹志局守此而已雖屢蒙祥瑞當之戰惶五色無主若芝

之言豈所聞乎心慄手悼書不成字宜宣示遠近使昭赤
心於是侍中辛毗劉曄散騎常侍傅巽衛臻尚書令桓階
尚書陳矯陳羣給事中博士騎都尉蘇林董巴等奏曰伏
見太史丞許芝上魏國受命之符令書懇切允執謙讓雖
舜禹湯文義無以過然古先哲王所以受天命而不辭者
誠急遵皇天之意副兆民之望弗得已也且易曰觀乎天
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又曰天垂象見吉凶
聖人則之河出圖洛出書聖人效之以爲天文因人而變
至於河洛之書著于洪範則殷周效而用之矣斯言誠帝
王之明符天道之大要也是以由德應錄者代興於前失
道數盡者迭廢于後傳讖萇宏欲支天之所壞而說蔡墨

雷乘乾之說明神器之存亡非人力所能建也今漢室衰替帝綱隳墜天子之詔歇滅無聞皇天將捨舊而命新百姓旣去漢而爲魏昭然著明是可知也先王撥亂平世將建洪基至于殿下以至德當歷數之運卽位以來天應人事粲然大備神靈圖籍兼仍往古休徵嘉兆跨越前代是芝所取中黃運期姓緯之讖斯文乃著於前世與漢並見由是言之天命久矣非殿下所得而拒之也神明之意候望禋享兆民喁喁咸注嘉願惟殿下覽圖籍之明文急天下之公義輒宣令內外布告州郡使知符命著明而殿下謙虛之意丕辭曰下四方以明孤款心是也至於覽餘辭豈余所謂哉寧所堪哉諸卿指論未若孤自料之審也且

聞比來東征經郡縣歷屯田百姓面有饑色衣或裋褐不完罪皆在孤是以上慚衆瑞下愧士民由斯言之德尚未堪偏王何言帝者也宜止息此議無重吾不德癸丑宣告羣寮督軍御史中丞司馬懿侍御史鄭渾羊祕鮑勛武周等言令如左伏讀太史丞許芝上符命事臣等聞有唐世衰天命在虞虞氏世衰天命在夏然則天地之靈歷數之運去就之符惟德所在耳今漢室衰自安和沖質以降國統屢絕桓靈荒淫祿去公室此乃天命去就非一朝一夕其所由來久矣殿下踐阼至德廣被格于上下天人感應符瑞並臻考之舊史未有若今日之盛夫大人者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天時已至而猶謙讓者舜禹所不爲也故生民蒙救濟之惠羣類受育長之施今八方喁喁大小注望皇天乃眷神人同謀十分而九以委質義過周文所謂過恭也臣妾上下伏所不安丕又辭曰世之所不足者道義也所有餘者苟妄也常人之性賤所不足貴所有餘故曰不患無位患所以立孤雖寡德庶自免于常人之貴夫石可破而不可奪堅丹可磨而不可奪赤丹石微物尚保斯質況吾託士人之末列曾受教于君子哉且於陵仲子以仁爲富柏成子高以義爲貴鮑焦感子貢之言棄其蔬而槁死薪者譏季札失辭皆委重而弗視吾獨何人昔周武大聖人也使叔旦盟膠鬲于四內使召公約微子于共頭故伯夷叔齊相與笑之曰昔神農氏之有天下

不以人之壞自成不以人之卑自高以爲周之伐殷以恭也吾德非周武而義慙夷齊庶欲遠苟妄之失道立丹石之不奪邁於陵之所富蹈柏成之所貴執鮑焦之貞至遵薪者之清節故曰三軍可奪帥匹夫不可奪志吾之斯志豈可奪哉乃使人撰帝禪代册詔曰惟延康元年十月乙卯皇帝曰咨爾魏王夫命運否泰依德升降三代卜年著于春秋是以天命不于常帝王不一姓由來尚矣漢道陵遲爲日已久安順已降世失其序沖質短祚三世無嗣皇綱肇虧帝典頹沮暨于朕躬天降之災遭無妄厄窮之會值炎精幽昧之期變興輦轂禍由閹宦董卓乘釁惡甚澆羿刧遷省御太僕宮廟遂使九州幅裂强敵虎爭華夏鼎

沸蝮蛇塞路當斯之時尺土非復漢有一夫豈復朕民幸頼武王德膺符運奮揚神武芟夷凶暴清定區夏保乂皇家今王纘承前緒至德光昭御衡不迷布德優遠聲教被四海仁風扇鬼區是以四方效珍人神響應天之歷數實在爾躬昔虞舜有大功二十而放勳禪以天下大禹有疏導之績而重華禪以帝位漢承堯運有傳聖之義加順靈祇紹天明命釐降二女以嬪於魏使使持節行御史大夫事太常音奉皇帝璽綬王其永君萬國敬御天威允執其中天祿永終敬之哉於是尚書令桓階等奏曰漢氏以天子位禪之陛下陛下以聖明之德歷數之序承漢之禪允當天心夫天命弗可得辭兆民之望弗可得違臣請會列

侯諸將羣臣陪隸發璽書順天命具禮儀列奏丕上書固讓逮册詔四下相國華歆太尉賈詡御史大夫王朗等數百人上表勸進不已丕猶固讓庚午帝告祠高廟遣使持節行御史大夫事音奉皇帝璽綬詔策宛若禪位丕乃爲壇於繁陽升壇受璽綬卽皇帝位公卿列侯諸將匈奴單于四夷朝者數萬人陪位燎祭天地禮畢丕顧謂羣臣曰舜禹之事吾知之矣十一月改年僞號黄初癸酉廢帝爲山陽公廢皇子爲列侯廢漢諸王爲崇德侯列侯爲關內侯追尊其祖嵩曰太皇帝父操曰武皇帝母卞氏曰皇太后議改正朔易服色殊徽號同律度量衡承土行大赦境內自殊死以下諸不當赦皆赦除之賜男子爵人一級爲父後孝弟力田人二級以潁陰之繁陽亭爲繁昌縣封爵增位各有差改相國爲司徒御史大夫爲司空奉常爲太常郎中令爲光祿勳大理爲廷尉大農爲大司農郡國縣邑多所改易授匈奴南單于呼廚泉魏璽綬賜乘輿寶劍玉玦十二月如洛陽營洛陽宮長水校尉戴陵諫不宜數行弋獵丕大怒陵減死罪一等

章武元年春正月丕僭祀天地明堂甲戌校獵至原陵遣使者以太牢祠漢世祖乙亥丕朝日于東郊初令郡國口滿十萬者歲察孝廉一人其有秀異無拘戶口辛巳分三公戶邑封子弟各一人爲列侯壬午復潁川郡一年田租改許縣爲許昌縣以魏郡東部爲陽平郡西部爲廣平郡

改長安譙許昌鄴洛陽爲五都令天下聽內徙復五年後又增其復封孔羨爲宗聖侯邑百戶奉孔子祀三月加遼東太守公孫恭爲車騎將軍初復五銖錢夏四月昭烈皇帝卽位丕以曹仁爲大將軍五月鄭甘復叛遣曹仁擊斬之六月庚子初祀五嶽四瀆咸秩羣祀甲辰丕祀皇考于建始殿丁卯丕殺其夫人甄氏時郭貴嬪有寵甄氏留鄴失意出怨言郭貴嬪譖殺之戊辰晦日有食之有司奏免太尉不許秋八月孫權遣使奉章并遣于禁等還丁巳使太常邢貞持節拜權爲大將軍封吳王加九錫冬十月授楊彪光祿大夫彪固辭罷五銖錢己卯以大將軍曹仁爲大司馬十二月行東巡築凌雲臺

二年春正月庚午丕詔許昌宮除貢士限年法二月鄯善龜茲于闐王各遣使奉獻西域遂通置戊己校尉三月丕立其子叡爲平原王弟彰等十一人皆爲王初制封王之庶子爲鄉公嗣王之庶子爲亭侯公之庶子爲亭伯甲戌丕立其子霖爲河東王甲午詣襄邑夏四月戊申立弟鄄城侯植爲鄄城王癸亥還許昌宮五月以荊州江北諸郡爲郢州閏月王師敗績於夷陵初丕聞帝東下伐孫權樹柵連營七百餘里謂其臣曰備不曉兵豈有七百里營可以拒敵者乎苞原隰險阻而爲軍者必爲敵所禽此兵忌也孫權上事今至矣後七日權書果至秋七月冀州大蝗民饑使尙書杜畿持節開倉廩振之八月我將軍黃權叛

降丕丕拜權侍中鎭南將軍封列侯及南郡太守史郃等四十二人皆封列侯九月甲午丕令曰夫婦人與政亂之本也自今以後羣臣不得奏事太后后族之家不得當輔政之任又不得橫受茅土之爵以此詔傳後世若有背違天下共誅之庚子丕立其寵姬郭氏爲后賜境內男子爵人二級鰥寡篤癃及貧不能自存者賜穀冬十月甲子表首陽山東爲壽陵遣使責孫權任子權不答丕怒伐之復郢州爲荊州自許昌南征諸軍並進權臨江拒守十一月辛丑至宛穿靈芝池

建興元年春正月丕令曰喪亂以來兵革未戢天下之人互相殘殺今海內初定敢有私復讎者皆族之築南巡臺於宛三月丙申自宛還洛陽宮癸卯月犯心中央大星丁未曹仁卒大疫夏四月癸巳昭烈皇帝崩五月後皇帝即位鵜鶘集靈芝池丕令曰此詩人所謂汙澤也曹詩刺恭公遠君子而近小人今豈有賢智之士處於下位者乎否則斯鳥何爲而至其博舉天下儁德茂才獨行君子以答曹人之刺六月甲戌任城王彰卒甲申賈詡死太白晝見大雨伊洛溢殺人民壞廬宅秋八月丁卯以廷尉鍾繇爲太尉辛未校獵於滎陽遂東巡論擊孫權功諸將已下進爵增戶各有差九月甲辰至許昌宮

二年春正月丕初令謀反大逆乃得相告其餘皆勿聽治敢妄相告以其罪罪之三月自許昌還洛陽宮夏四月立

太學制五經課試之法置春秋穀梁博士五月有司以公卿朝朔望日因奏疑事聽斷大政論辨得失秋七月行東巡至許昌宮八月治水軍乘舟循蔡潁浮淮至壽春揚州界將吏犯五歲刑已下皆原除之九月遂至廣陵赦青徐二州改易諸將守冬十月乙卯太白晝見還許昌宮十一月庚寅以冀州饑遣使者開倉廩賑之十二月丕令曰先王制禮所以昭孝事祖大則郊社其次宗廟三辰五行名山大川非此族也不在祀典叔世衰亂崇信巫史至乃宮殿之內戶牖之間無不沃酹甚矣其惑也自今其敢設非祀之祭巫祝之言皆以執左道論著于令典穿天淵池

三年春二月丕遣使者循行許昌以東盡沛郡問民所疾

苦貧者賑貸之三月至召陵通討虜渠乙巳還許昌宮并州刺史梁習討鮮卑軻比能大破之夏四月辛未治舟師五月戊申至譙壬戌熒惑入太微六月利成郡兵蔡方等以郡反殺太守徐質遣屯騎校尉任福步兵校尉段昭與青州刺史討平之秋七月丕立其子鑒爲東武陽王八月丕遂以舟師東擊孫權自譙循渦入淮從陸道至徐州九月築東巡臺冬十月至廣陵故城臨江觀兵戎卒十餘萬旌旗數百里會大寒冰舟不得入江丕見波濤洶湧歎曰嗟乎固天所以限南北也乃引還十一月東武陽王鑒卒十二月行自譙過梁遣使以太牢祀故太尉橋元四年春正月丕將至許昌許昌城南門崩丕心惡之遂不入壬子還洛陽宮三月築九華臺夏五月丙辰丕疾篤召中軍大將軍曹眞鎭軍大將軍陳羣征東大將軍曹休撫軍大將軍司馬懿並受遺命輔政丁巳薨于嘉福殿時年四十子叡襲位六月戊寅葬首陽陵自殯及葬皆以終制從事叡將送葬曹眞陳羣王朗等以暑熱固諫乃止初丕好文學以著述爲務自所勒成垂百篇又使諸儒撰集經傳隨類相從凡千餘篇號曰皇覽故其于大位簒竊之際討尋故實作爲禪讓不異唐虞云

季漢書卷二十八

諸暨章陶裁艮氏纂　邑後學[illegible]全校

魏主曹叡列傳

曹叡字元仲丕長子也母甄夫人生有岐嶷之姿祖操愛之曰我基於爾三世矣每朝宴會同與侍中近臣並列帷幄好學多識特留意於理法年十五封武德侯丕黃初二年爲齊公三年爲平原王自甄夫人賜死丕使郭妃子養之叡以母故意甚不平不獲已乃敬事郭妃旦夕因長御問起居丕聞其不悅欲以他姬子京兆王爲嗣嘗從丕獵見子母鹿丕射殺鹿母使叡射鹿子叡不從曰陛下已殺其母臣不忍復殺其子因涕泣丕卽放弓箭以此深奇之而樹立之意定七年夏五月丕疾篤乃立爲太子丁巳襲位稱皇帝大赦尊卞氏曰太皇太后尊郭氏曰皇太后諸臣封爵各有差時卽位之初羣下想望風采居數日獨見侍中劉曄語盡日衆人側聽曄旣出問何如曄曰秦始皇漢孝武之儔才具微不及耳癸未追謚母甄夫人曰文昭皇后壬辰立弟蕤爲陽平王八月孫權攻江夏郡太守文聘堅守羣臣議欲發兵救之叡曰權習水戰所以敢下船陸攻者幾掩不備也今已與聘相持夫攻守勢倍終不可久也先時遣治書侍御史荀禹慰勞邊方禹至江夏發所經縣兵及所從步騎千人乘山舉火吳人乃退辛巳立子冏爲淸河王吳將諸葛瑾張霸等攻襄陽撫軍大將軍司

馬懿破之斬霸等征東大將軍曹休又破其別將於尋陽論功行賞各有差冬十月清河王冏卒十二月以太尉鍾繇爲太傅征東大將軍曹休爲大司馬中軍大將軍曹眞爲大將軍司徒華歆爲太尉司空王朗爲司徒鎭軍大將軍陳羣爲司空撫軍大將軍司馬懿爲驃騎大將軍

建興五年春正月叡改年僞號太和郊祀其祖操以配天宗祀其父丕於明堂以配上帝分江夏南部置江夏南部都尉西平麴英反殺臨羌令西都長遣將軍郝昭鹿磐討斬之二月辛未耕籍田辛巳立甄夫人寢廟於鄴丁亥朝日于東郊夏四月乙亥行五銖錢甲申初營宗廟秋八月夕月于西郊冬十月丙寅治兵於東郊焉者王遣子入侍

十一月立貴嬪毛氏爲后初叡爲平原王納虞氏爲妃至是不得立卞氏慰勉之虞氏曰曹氏自好立賤未有能以義擧者然后職內事君聽外政其道相由而成苟不能善始未有能令終者也殆必由此亡國矣虞氏遂黜還鄴宮十二月封后父毛嘉爲列侯新城太守孟達以新城來歸叡遣驃騎將軍司馬懿率軍攻之

六年春正月司馬懿攻孟達於新城破斬之分新城之上庸武靈巫縣爲上庸郡錫縣爲錫郡丞相諸葛亮帥師伐叡天水南安安定三郡應之叡遣曹眞都督關右並進兵張郃逆拒亮於街亭亮敗績師退丁未叡至長安夏四月丁酉還洛陽宮赦繫囚非殊死以下乙巳論街亭功封爵增邑各有差五月大旱六月令曰尊儒貴學王教之本也自頃儒官或非其人將何以宣明聖道其高選博士才任侍中常侍者申勅郡國貢士以經學爲先秋九月曹休爲吳所誘至皖與吳將陸議戰于石亭敗績乙酉立子穆爲繁陽王庚子大司馬曹休卒冬十月令公卿近臣擧良將各一人十一月司徒王朗卒十二月右將軍諸葛亮伐叡圍陳倉叡遣費曜等逆拒之遼東公孫淵刼奪其叔父恭位叡遂以淵領遼東太守

七年夏四月魏元城王禮卒六月癸卯繁陽王穆卒戊申追尊高祖大長秋曰高皇帝夫人吳氏曰高皇后秋七月令曰禮皇后無嗣擇建支子以繼大宗則當纂正統而奉

公義何得復顧私親哉漢宣繼昭帝後加悼考以皇號哀帝以外藩援立而董宏等稱引亡秦或誤時朝既尊恭皇立廟京都又寵藩妾使比長信敘昭穆於前殿並四位於東宮僭差無度神人弗祐而非罪師丹忠正之諫用致丁傅焚如之禍自是之後相踵行之昔魯文逆祀罪由夏父宋國非度譏在華元其令公卿有司深以前世行事爲戒後嗣萬一有由諸侯入奉大統則當明爲人後之義敢爲佞邪導諛時君妄建非正之號以干正統謂考爲皇稱妣爲后則股肱大臣誅之無赦其書之金策藏之宗廟著于令典冬十月改平望觀曰聽訟觀每斷大獄常幸觀臨聽之十一月洛陽宗廟始成使太常韓暨持節迎高祖大長

秋以下神主於鄴十二月己丑至奉安神主於廟癸卯大月氐王波調遣使奉獻以調爲親魏大月氐王

八年春二月壬午叡令曰世之質文隨教而變兵亂以來經學廢絶後生進趣不由典謨豈訓導未洽將進用者不以德顯乎其郎吏學通一經才任牧民博士課試擢其高第者亟用其浮華不務道本者皆罷退之戊子令太傅三公以其父丕典論刻石立於廟門之外癸巳以大將軍曹眞爲大司馬驃騎將軍司馬懿爲大將軍遼東太守公孫淵爲車騎將軍夏四月太傅鍾繇卒六月戊子卞太妃薨丙申省上庸郡秋七月祔葬卞妃於高陵遣曹眞司馬懿入寇八月辛巳行東巡遣使者以太牢祠中嶽行過繁昌

使執金吾臧霸行太尉事以特牛祠受禪壇乙未詣許昌宮九月大雨伊洛河漢水溢令眞等退冬十月乙卯行還洛陽宮庚申令罪非殊死聽贖各有差十一月太白犯歲星十二月辛未改葬甄夫人於朝陽陵丙寅令公卿舉賢良

九年春正月叡耕籍田三月大司馬曹眞卒丞相諸葛亮伐叡叡遣司馬懿逆拒自去冬十月至此月不雨辛巳大雩夏四月鮮卑附義王軻比能率其種人及丁零大人兒禪詣幽州貢名馬復置護匈奴中郎將秋七月丙子丞相亮班師叡乃封爵增位各有差乙酉子殷生大赦八月令曰古者諸侯朝聘所以敦睦親親協和萬國也先帝著令不欲使諸王在京都者謂幼主在位母后攝政防微以漸關諸盛衰也朕惟不見諸王十有二載悠悠之懷能不興思其令諸王及宗室公侯各將適子一人朝後有少主母后在宮者自如先帝令申明著于令十一月己酉月犯軒轅大星十二月甲辰月犯鎮星戊午太尉華歆卒

十年春二月叡令曰古之帝王封建諸侯所以藩屏王室也詩不云乎懷德維寧宗子維城秦漢繼周或強或弱俱失厥中大魏創業諸王開國隨時之宜未有定制非所以永爲後法也其改封諸侯王皆以郡爲國三月癸酉行東巡所過存問高年鰥寡孤獨賜穀帛乙亥月犯軒轅大星夏四月壬寅詣許昌宮甲子初進新果於廟五月子殷卒

追封諡安平哀王秋七月以衛尉董昭爲司徒九月詣摩陂治許昌宮起景福承光殿冬十月殄夷將軍田豫帥衆擊吳將周賀於成山殺賀十一月丙寅太白晝見有星孛於翼近太微上將星庚寅陳思王植卒十二月行還許昌宮

十一年春正月青龍見郟之摩陂井中二月丁酉叡至摩陂觀龍遂改年僞號青龍改摩陂爲龍陂賜男子爵人二級鰥寡孤獨無出今年租賦三月甲子令公卿舉賢良篤行之士各一人夏五月壬申祀故大將軍夏侯惇大司馬曹仁車騎將軍程昱於其祖操廟廷戊寅北海王蕤卒閏月丁酉改封宗室女非諸王女皆爲邑主令諸郡國山川

不在祠典者勿祠六月洛陽宮鞠室災保塞鮮卑大人步度根與叛鮮卑大人軻比能私通并州刺史畢軌表輒出軍以外威比能内鎮步度根叡省表曰步度根以爲比能所誘有自疑心今軌出軍適使二部驚合何所威鎮乎促敕軌以出軍者慎勿越塞過句注也已而軌進軍屯陰館遣將軍蘇尚董弼追鮮卑比能遣子將千餘騎迎步度根部落與尚弼相遇戰於樓煩二將敗沒步度根部落皆叛出塞與比能合寇邊叡乃遣驍騎將軍秦朗將中軍討之虜乃走漠北秋九月安定保塞匈奴大人胡薄居姿職等叛大將軍司馬懿遣將軍胡遵等追討破降之冬十月步度根部落大人戴胡阿狼泥等詣并州降朗引軍還十二

月公孫淵斬送吳使張彌許晏首以淵爲大司馬樂浪公十二年春二月乙未太白犯熒惑癸酉叡令曰鞭作官刑所以糾慢怠也而頃多以無辜死其減鞭杖之制著于令三月庚寅孝愍皇帝殂叡素服發哀遣使持節典護喪事己酉大赦夏四月大疫崇華殿災丙寅追謚孝獻皇帝葬于山陽國之禪陵丞相諸葛亮伐叡出斜谷屯渭南叡遣司馬懿率諸軍逆拒五月太白晝見孫權自將攻居巢湖向合肥新城又遣將陸議孫韶各將萬餘人入淮沔六月征東將軍滿寵進軍拒之寵欲拔新城守致吳壽春叡不聽曰昔光武遣兵縣據略陽終破隗囂先帝東置合肥南守襄陽西固祁山賊來輒破於三城之下者地有所必爭也縱權攻新城必不能拔敕諸將堅守吾將自往征之比至度權已走矣秋七月壬寅叡東伐權攻新城將軍張穎拒守力戰權不能克乃退議韶等亦退師叡至壽春錄諸將功封賞各有差八月己未大曜兵遣使者持節犒勞合肥壽春諸軍辛未還許昌宮司馬懿與丞相亮相持亮數挑戰懿堅壘不出會亮薨於師師遂退冬十月乙丑月犯鎮星及軒轅戊寅月犯太白十一月洛都地震從東南來隱隱有聲搖動屋瓦十二月令有司刪定大辟減死罪

十三年春正月戊子叡以大將軍司馬懿爲太尉己亥復置朔方郡洛都大疫丁巳郭太妃薨乙亥隕石於壽光縣三月庚子葬郭妃于首陽陵澗西如終制是時大治洛陽

宮起昭陽太極殿築總章觀高十餘丈建翔鳳於其上又于芳林園中起陂池楫櫂越歌又於列殿之北立八坊諸才人以次序處其中貴人夫人以上轉南附焉其秩石擬百官之數叡常游宴在內乃選女子知書可付信者六人以爲女尚書使典省外奏事處當畫可自貴人以下至尚保及給掖庭灑掃習伎歌者各有千數通引穀水過九龍前爲玉井綺欄蟾蜍含受神龍吐出使博士馬鈞作司南車水轉百戲歲首建巨獸魚龍曼延弄馬倒騎備如漢京之制築閶闔諸門闕外罘罳楊阜高堂隆張茂等各切諫不聽秋七月洛陽崇華殿災八月庚午立子芳爲齊王詢爲秦王丁巳還洛陽宮命有司復崇華改名九龍殿冬十

月己酉中山王袞卒壬申太白晝見十一月丁酉詣許昌
宮是歲張掖郡刪丹縣金山元川溢涌寶石負圖狀象靈
龜廣一丈六尺長一丈七尺一寸圍五丈八寸立於川西
有石馬七其一仙人騎之其一羈絆其五有形而不善成
有玉匣關蓋于前上有玉字玉玦二璜一麒麟在東鳳鳥
在南白虎在西犧牛在北馬自中布列四面色皆蒼白其
南有五字曰上上三天王又曰述大金大討曹金但取之
又有若八卦及列宿孛彗之象焉
十四年春二月太白復晝見月犯太白又犯軒轅一星入
太微而出夏四月叡置崇文觀徵善屬文者以充之五月
乙卯司徒董昭卒丁巳肅愼氏獻楛矢六月壬申叡令曰

有虞氏畫象而民弗犯周人刑錯而不用朕從百王之末
追望上世之風邈乎何相去之遠法令滋章犯者彌多刑
罰愈多而姦不可止往者按大辟之條多所蠲除思濟生
民之命此朕之至意也而郡國蔽獄一歲之中尙過數百
豈朕訓導不醇俾民輕罪將苛法猶存爲之陷穽乎有司
其議獄緩死務從寬簡及乞恩者或辭未出而獄以報斷
非所以究理盡情也其令廷尉及天下獄官諸有死罪具
獄以定非謀反及手殺人亟語其親治有乞恩者使與奏
當文書俱上朕將思所以全之其布告天下使明朕意秋
七月高句驪王宮斬送吳使胡衛等首詣幽州甲寅太白
犯軒轅大星冬十月行還洛陽宮十一月己亥彗星見犯

宦者天紀星十二月癸巳司空陳羣卒己未詣許昌宮
十五年春正月壬辰魏山茌縣言黃龍見有司奏以爲魏
得地統宜以建丑之月爲正遂改年僞號景初三月改爲
孟夏四月服色尙黃犧牲用白戎事乘黑首白馬建大赤
之旂朝會建太白之旗改太和歷曰景初歷其春夏秋冬
孟仲季月雖與正歲不同至於郊祀迎氣礿祠烝嘗巡狩
蒐田分至啓閉班宣時令中氣早晚敬授民事皆以正歲
斗建爲歷數之序五月己巳行還洛陽宮己丑大赦六月
戊申洛都地震己亥以尙書令陳矯爲司徒尙書左僕射
衛臻爲司空丁未分魏興之魏陽錫郡之安富上庸爲上
庸郡省錫郡以錫縣屬魏興郡有司奏以武皇帝爲太祖

文皇帝爲高祖今皇帝爲烈祖三祖之廟萬世不毀叡從
之秋七月丁卯司徒陳矯卒吳將朱然帥師二萬圍江夏
郡荊州刺史胡質等拒之然退師徵遼東太守公孫淵入
朝淵發兵反遣幽州刺史毋丘儉率諸軍討之會連雨十
日師不利儉引軍還右北平烏丸單于寇婁敦遼西烏丸
都督王護留等居遼東率部衆隨儉降己卯令遼東將吏
士民爲淵所脅畧不得降者一切赦之辛卯太白晝見遼
東公孫淵自立爲燕王置百官稱紹漢元年叡令靑兗幽
冀四州大作海船九月冀兗徐豫四州大水遣侍御史循
行沒溺死亡及失財產者在所開倉賑救之庚辰叡殺其
后毛氏時郭夫人有寵毛氏愛弛叡遊後園曲宴極樂夫

人請延毛氏叡不許因禁左右不得宣毛氏知之明日謂
叡曰昨遊北園樂乎叡以左右泄之殺十餘人因賜毛氏
死冬十月丁未月犯熒惑癸丑叡葬其妃毛氏於愍陵乙
卯叡營圜方丘南北郊以洛陽南委粟山爲圜丘令曰漢
承秦亂廢無禘禮曹氏世系出自有虞今祀皇皇帝天於
圜丘以虞舜配祭皇皇后地於方丘以舜妃伊氏配祀天
神于南郊以武帝配祭地祇於北郊以武宣皇后配十二
月壬子冬至始祀丁巳分襄陽臨沮宜城旍陽邔四縣置
襄陽南部都尉己未有司奏甄夫人立廟京都從之分襄
陽郡之鄀葉縣屬義陽郡徙長安諸鐘簴駱駝銅人承露
盤盤折聲聞數十里銅人重不可致留於霸城大發銅鑄

作銅人二號曰翁仲列坐於司馬門外又鑄黃龍鳳凰各
一龍高四丈鳳高三丈餘置內殿前起土山於芳林園西
北陬使公卿羣僚皆負土成山樹松竹雜木善草於其上
捕山禽雜獸置其中又錄奪士女前已嫁爲吏民妻者還
以配士既聽以生口自贖又簡選其有姿色者內之掖庭
延熙元年春正月叡遣太尉司馬懿帥衆討公孫淵叡問
淵將何計以待君懿對曰淵棄城預走上計也據遼水拒
大軍其次也坐守襄平此爲成禽耳叡曰然則三者何出
對曰唯明智審量彼我乃預有所割棄此既非淵所及又
謂今往縣遠不能持久必先拒遼水後守也叡曰往還幾
日對曰往百日攻百日還百日以六十日爲休息如此一

年足矣二月癸卯以大中大夫韓暨爲司徒癸丑月犯心
距星又犯心中央大星夏四月庚子司徒韓暨卒壬寅分
沛國蕭相竹邑符離蘄銍龍亢山桑洨虹十縣爲汝陰郡
宋縣陳郡苦縣皆屬譙郡以沛杼秋公邱彭城豐國廣戚
并五縣爲沛王國庚戌大赦五月乙亥月犯心距星又犯
中央大星六月省漁陽郡之狐奴縣復致安樂縣秋八月
燒當羌王芒中注詣等叛涼州刺史率諸郡討斬注詣首
癸丑彗星見張宿丙寅司馬懿圍公孫淵於襄平大破之
斬淵海東平冬十一月錄討淵功司馬懿以下增邑封爵
各有差壬午以司空衛臻爲司徒司隸校尉崔林爲司空
閏月月犯心中央大星十二月叡寢疾辛巳立夫人郭氏

爲后賜境內男子爵人二級鰥寡孤獨穀以燕王宇爲大
將軍使與領軍將軍夏侯獻武衛將軍曹爽屯騎校尉曹
肇驍騎將軍秦朗等對輔政中書監劉放令孫資久專權
寵爲朗等素所不善懼有後害陰圖間之而宇常在叡側
故未得有言甲申叡氣微宇下殿呼曹肇有所議未還而
叡少間惟曹爽獨在放知之呼資與謀資曰不可動也放
曰俱入鼎鑊何不可之有乃突前見叡垂泣曰陛下氣微
若有不諱將以天下付誰叡曰卿不聞用燕王耶放曰陛
下忘先帝詔勅藩王不得輔政且陛下方病而曹肇秦朗
等便與才人侍疾者言戲燕王擁兵南面不聽臣等入此
卽豎刁趙高也今皇太子幼弱未能統政外有彊暴之寇

內有勞怨之民陛下不遠慮存亡而近係恩舊委祖宗之業付二三凡士寢疾數日外內擁隔社稷危殆而己不知此臣等所以痛心也叡聞言大怒曰誰可任者放資乃舉爽代宇又白宜詔司馬懿使相參叡從之放資出曹肇入泣涕固諫叡使肇勑停肇出戸放資趨而往復說止叡叡又從其言放曰宜爲手詔叡曰我困篤不能放即上牀執叡手强作之遂齎出大言曰有詔免燕王宇等官不得停省中於是宇肇獻朗相與泣而歸第召懿手筆既封顧呼宮中常所給使者曰辟邪來汝持我此詔授太尉也辟邪馳去先是燕王爲叡畫計以爲關中事重宜便道遣懿從河內西還事以施行懿得前詔斯須復得後手筆疑有變

呼辟邪具問乃乘追鋒車而馳

二年春正月司馬懿至洛陽入見叡執其手曰吾以後事屬君君與曹爽輔小子死乃可忍朕忍死待君得相見無恨矣乃召其二子示懿時齊王芳年八歲秦王詢年九歲別指芳曰此是也君諦視之勿誤也又教芳前抱懿項懿頓首流涕曰陛下不見先帝屬臣以陛下乎即立芳爲太子是日叡薨于嘉福殿年三十五癸丑葬高平陵謚曰明皇帝

季漢書卷二十九

諸曁章陶栽良氏纂　邑後學楊師程孟鴻燦仝校

魏王曹芳曹髦曹奐列傳

曹芳字蘭卿叡無子養芳及詢以爲己子莫有知其所由來者或云任城王楷之子也初封齊王景初三年正月丁亥朔叡病甚乃立爲太子是日襲位稱皇帝大赦尊郭氏曰皇太后時年八歲以大將軍宗室曹爽太尉司馬懿輔政司馬懿者河內温人也權變多智畧而深沉不測曹操察其志非常聞有狼顧相欲驗之乃召使前行令反顧面正向後而身不動又嘗夢三馬同食一槽謂丕曰司馬懿非人臣也必預汝家事丕素與懿善每相全佑故得免曹

叡特重任之屢建功伐至是爽懿並加侍中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各領兵三千人更宿殿內爽以懿年位素高常引身卑下每事咨訪不敢專行南陽何晏鄧颺李勝沛國丁謐東平畢軌咸有才名於時者也謐軌謂爽曰司馬氏有大志而甚得民心不可以推誠待之晏亦進說曰重權不可委之於人可白天子轉懿爲太傅以名號尊之內令尚書奏事由己得制其重輕也二月芳以司馬懿爲太傅徙吏部尚書盧毓爲僕射以何晏代之以鄧颺丁謐爲尚書畢軌爲司隸校尉三月以征東將軍滿寵爲太尉夏六月以故縱城爲新沓縣以居遼東東沓縣徙民秋七月芳始臨朝聽公卿奏事八月大赦冬十月以鎮南將軍黃

權爲車騎將軍十二月令曰烈祖明皇帝以正月棄背天下臣子永惟忌日之哀其復用夏正雖違先帝通三統之義斯亦禮制所由變改也又夏正於數爲得天正其以建寅之月爲正始元年正月以建丑月爲後十二月

延熙三年芳改年僞號正始春二月乙丑加侍中中書監劉放侍中中書令孫資爲左右光祿大夫割齊郡之西安臨菑昌國縣界爲新汶南豐縣以居遼東汶北豐縣流民自去冬十二月至此月不雨丙寅令獄官亟平寃枉理出輕微羣公卿士讜言嘉謀各悉乃心夏四月車騎將軍黄權卒秋七月令曰易稱損上益下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方今百姓不足而御府多作金銀雜物將奚以爲令出

黄金銀物百五十種千八百餘斤銷冶以供軍用八月巡洛陽界省秋稼賜高年力田各有差

四年春二月芳初通論語使太常以太牢祭孔子於辟雍以顏淵配夏五月吳將朱然圍襄陽之樊城太傅司馬懿率衆拒之六月辛丑吳師退己卯以征東將軍王淩爲車騎將軍冬十二月南安郡地震

五年春正月魏東平王徽卒三月太尉滿寵卒秋七月甲申南安郡地震乙酉以領軍將軍蔣濟爲太尉冬十二月魏郡地震

六年春正月芳加元服賜羣臣各有差夏四月乙卯立甄氏爲后大赦秋七月令祀故大司馬曹眞曹休征南大將軍夏侯尚太常桓階司空陳羣太傅鍾繇車騎將軍張郃左將軍徐晃前將軍張遼右將軍樂進太尉華歆司徒王朗驃騎將軍曹洪征西將軍夏侯淵後將軍朱靈文聘執金吾臧霸破虜將軍李典立義將軍龐德武猛校尉典韋於其祖操廟庭冬十二月倭國女王卑彌呼遣使奉獻

七年春二月魏曹爽率衆入寇鄧颺等勸其立威名于天下也夏五月癸巳芳講尙書經通使太常以太牢祠孔子於辟雍以顏淵配賜太傅大將軍及侍講者各有差丙午曹爽遁秋八月秦王詢卒九月鮮卑內附置遼東屬國立昌黎縣以居之冬十一月癸卯令祀故尙書令荀攸於其祖操廟庭己酉復秦國爲京兆郡十二月司空崔林卒

八年春二月丁卯魏南安郡地震丙子以驃騎將軍趙儼爲司空夏四月儼卒八月丁卯以太常高柔爲司空癸巳以左光祿大夫劉放爲驃騎將軍右光祿大夫孫資爲衛將軍冬十一月祫祭其太祖廟始祀前所論佐命臣二十一人十二月辛亥令故司徒王朗所作易傳學者得以課試乙亥芳令曰明日大會羣臣其令太傅乘輿上殿

九年春二月魏幽州刺史毌丘儉討高句驪夏五月討濊貊皆破之韓那奚等數十國各率種落降秋八月戊申芳令曰屬到市觀見所斥賣官奴婢年皆七十或癃疾殘病所謂天民之窮者也且官以其力竭而復鬻之進退無謂其悉遣爲良民若有不自存者郡縣振給之己酉令曰吾

當以十九日親祠而昨出已見治道得而當復更治徒衆功夫每念百姓力少役多夙夜存心道路但當期於通利間乃擿捶老小務崇修飾疲困流離以至哀歎吾豈安乘此而行致馨德于宗廟邪自今已後明申勑之冬十二月芳講禮記通使太常以太牢祀孔子於辟雍以顏淵配吳將朱然入柤中斬獲數千柤中民吏萬餘家渡沔

十年夏五月魏分河東之汾北十縣爲平陽郡大將軍曹爽執政太傅司馬懿稱疾不視事

十一年春二月魏衛將軍中書令孫資癸巳驃騎將軍中書監劉放皆遜位以侯就第位特進三月甲午司徒衛臻遜位以侯就第位特進夏四月以司空高柔爲司徒光祿

大夫徐邈爲司空固辭不受秋九月以車騎將軍王淩爲司空冬十月大風發屋折樹

十二年春正月甲午芳謁高平陵大將軍曹爽爽弟中領軍義武衛將軍訓散騎常侍彥並從太傅司馬懿勒兵閉諸城門據武庫召司徒高柔假節行大將軍事據爽營太僕王觀行中領軍事據義營遂率軍出屯洛水浮橋逆拒奏曰大將軍爽背棄顧命敗亂國典內則僭擬外專威權破壞諸營盡據禁兵羣官要職皆置所親殿中宿衛易以私人伺察至尊離間兩宮天下洶洶人懷危懼此非先帝詔陛下及臣升御牀之意也太尉臣濟等皆以爽有無君之心兄弟不宜典軍宿衛奏永寧宮皇太后令臣如奏施行臣輒勑主者罷爽義訓吏兵以侯就第敢有稽留車駕便以軍法從事臣輒力疾將兵屯洛水浮橋伺察非常爽得奏不知所爲留車駕宿伊水南伐木爲鹿角發屯田兵數千人以爲衛懿使侍中許允尚書陳泰說爽太尉蔣濟與書達懿旨又使爽所信殿中校尉尹大目謂爽唯免官而已以洛水爲誓爽信之罷兵遣允泰詣懿歸罪請死懿許免爽奉芳還宮兄弟以侯就第戊戌有司奏黃門張當私以所擇才人與爽疑有姦收付廷尉考實辭云爽與何晏鄧颺丁謐畢軌李勝等謀逆乃收爽義等并大司農桓範俱夷三族男女無少長姑姊妹之適人者皆殺之丁未以司馬懿爲丞相加九錫不受夏四月改年僞號嘉平丙

子太尉蔣濟卒冬十二月以司空王淩爲太尉庚子以司隸校尉孫禮爲司空

十三年夏五月芳以征西將軍郭淮爲車騎將軍冬十月以特進孫資爲驃騎將軍十一月司空孫禮卒十二月甲辰東海王霖卒乙未征南將軍王昶渡江襲吳破之

十四年春正月魏荊州刺史王基新城太守陳泰攻吳破之降者數千口二月致南郡之夷陵縣以居降附三月以尚書令司馬孚爲司空四月甲申以征南將軍王昶爲征南大將軍壬辰大赦太尉王淩謀立楚王彪迎都許昌以輿復魏祉丙午司馬懿率衆東擊之五月甲寅淩自殺六月懿遂殺楚王彪盡置曹氏諸王公於鄴諸相連者悉夷

三族發淩冢剖棺暴尸秋七月壬戌甄妃薨辛亥以司空司馬孚爲太尉戊寅太傅司馬懿卒其子師自爲撫軍大將軍錄尚書事乙未葬甄妃於大清陵謚曰懷皇后庚子驃騎將軍孫資卒十一月有司奏諸功臣應饗食於太祖廟者更以官爲次太傅司馬氏功高爵尊宜在上從之十二月以光祿勳鄭沖爲司空

十五年春正月癸卯魏司馬師自爲大將軍二月立張氏爲后大赦夏五月魚二見于武庫屋上冬十月令征南大將軍王昶征東將軍胡遵鎭南將軍毌邱儉擊吳十二月吳大將軍諸葛恪拒戰大破衆軍於東關毌邱儉王昶聞東軍敗各燒屯走

十六年夏四月魏大赦五月吳太傅諸葛恪圍合肥新城太尉司馬孚率師拒之秋七月恪師退

十七年春二月庚戌魏大將軍司馬師殺中書令李豐及太常夏侯元光祿大夫張緝遂廢后張氏時夏侯元有天下重名不得在勢任張緝后父家居亦不得意豐皆與親善師雖擢用豐而心常在元芳又數獨召豐語師知其議已問之不以實告師怒以刀鐶築殺之遂收元緝下廷尉鍾毓案治云豐等謀誅大將軍以元代之緝知其謀皆夷三族并廢后夏四月立王氏爲后大赦五月封后父奉車都尉王夔爲廣明鄉侯光祿大夫位特進妻田氏爲宣陽鄉君六月衛將軍姜維伐魏出隴西司馬師之殺李豐也芳意殊不平師弟安東將軍昭鎭許昌召之使拒姜維秋九月昭領兵至都芳幸平樂觀以臨軍過左右從臣勸因昭辭殺之勒其衆以退大將軍已書詔於前昭入見芳方食栗優人雲午等唱曰青頭雞青頭雞青頭雞者鴨也芳懼不敢發師因是謀廢之遣郭芝入白郭太妃太妃與芳對坐芝謂芳曰大將軍欲廢陛下立彭城王據芳乃起去太妃不悅芝曰太后有子不能教今大將軍意已成又勒兵於外以備非常太后當順其旨也太妃曰我欲見大將軍有所說芝曰何可見邪第來取璽綬太妃意折乃遣傍侍御取璽綬著坐側芝出報師師甚歡甲戌乃矯太妃令曰皇帝芳春秋已長不親萬機耽淫內寵沈漫女德毀人

倫之敘亂男女之節恭孝日虧悖傲滋甚不可以承天緒奉宗廟使太尉高柔奉一元大武告於宗廟遣芳歸藩于齊以避皇位是日師奉太妃令乃召公卿大臣會議羣臣失色師流涕曰皇太后令如是諸君其若王室何咸曰昔伊尹放太甲以寧殷霍光廢昌邑以安漢夫權定社稷以濟四海二代行之於古明公當之於今今日之事亦唯公命師曰諸君所以望師者重師安所避之乃與羣臣共爲奏永寧宮曰守尚書令太尉長社侯臣孚大將軍武陽侯臣師司徒萬歲亭侯臣柔司空文陽亭侯臣沖行征西安東將軍新城侯臣昭光祿大夫關內侯臣邕太常臣晏衛尉昌邑侯臣偉太僕臣嶷廷尉定陵侯臣繁大鴻臚臣芝

大司農臣祥少府臣褎永寧衛尉臣貞永寧太僕臣閎大長秋臣模司隸校尉頻昌侯臣曾河南尹蘭陵侯臣肅城門校尉臣慮中護軍永安亭侯臣望武衛將軍安壽亭侯臣演中堅將軍平原侯臣德中壘將軍昌武侯臣廙屯騎校尉關內侯臣陔步兵校尉臨晉侯臣建射聲校尉安陽鄉侯臣溫越騎校尉睢陽侯臣初長水校尉關內侯臣超侍中臣小同臣顗臣酆博平侯臣表侍中中書監安陽亭侯臣誕散騎常侍臣瓌臣儀關內侯臣芝尚書僕射光祿大夫高樂亭侯臣毓尚書關內侯臣觀臣嘏長合鄉侯臣亮臣贊臣騫中書令臣康御史中丞臣鈐博士臣範臣峻等稽首言臣等聞天子者所以濟育羣生永安萬國三祖勳烈光被六合皇帝卽位纂繼洪業春秋已長未親萬機耽淫內寵沈漫女色廢捐講學棄辱儒士敗人倫之叙亂男女之節恭孝彌頹凶德浸盛臣等憂懼傾覆天下危墜社稷雖殺身斃命不足以塞責今帝不可以承天緒臣請依漢霍光故事收帝璽綬帝本以齊王踐阼宜歸藩於齊使司徒臣柔持節與有司以太牢告祀宗廟臣謹昧死以聞卽日遣使者授齊王印綬出就西宮芳受命遂載王車與太妃別垂涕始從太極殿南出羣臣送者數十人太尉司馬孚悲不自勝餘多流涕芳出後師又使使者請璽綬立彭城王太妃曰彭城王我之季叔也今來立我當何之且明皇帝當絕嗣乎吾以爲高貴鄉公者文皇帝之長孫明皇帝之弟子於禮小宗有後大宗之義其詳議之師乃更召羣臣以皇太后令示之乃定迎高貴鄉公使中護軍望兼太常河南尹肅持節與少府褎尚書亮侍中表等奉法駕迎公於元城師又請璽綬太妃令曰我見高貴鄉公小時識之明日我自欲以璽綬手授之

曹髦字彥士東海定王霖之子也芳正始五年封郯縣高貴鄉公少好學夙成芳廢公卿議迎立十月己丑至元武館羣臣奏請舍前殿髦以先帝舊處避止西廂又請以法駕迎不許庚寅入洛陽羣臣迎拜西掖門南髦下輿將答拜儐者請曰儀不拜髦曰吾人臣也遂答拜至止車門下輿左右曰舊乘輿入髦曰吾被皇太后徵未知所爲遂步

至太極東堂見太妃其日襲位稱皇帝神明爽儁德音宣朗罷朝司馬師問曰上何如主也鍾會對曰才同陳思武類太祖師曰若如卿言社稷之福也髦令曰昔三祖神武聖德應天受祚齊王嗣位肆行無度顚覆厥德皇太后深惟社稷之重延納宰輔之謀用替厥位集大命于余一人以眇眇之身託于王公之上夙夜祗畏懼不能嗣守祖宗之大訓恢中興之宏業戰戰兢兢如臨於谷今羣公卿士股肱之輔四方征鎭宣力之佐皆積德累功忠勤帝室庶憑先祖先父有德之臣左右小子用保乂皇家俾朕蒙闇垂拱而治蓋聞人君之道德厚侔天地潤澤施四海先之以慈愛示之以好惡然後教化行于上兆民聽于下朕雖

不德昧於大道思與宇內共臻玆路書不云乎安民則惠黎民懷之大赦減乘輿服御後宮用度及罷尚方御府百工技巧之物

延熙十七年冬十月髦改年僞號正元壬辰遣侍中持節分適四方觀風俗勞士民察冤枉失職者癸巳假大將軍司馬師黃鉞入朝不趨奏事不名劒履上殿戊戌黃龍見於鄴井中甲辰命有司論廢立定策之功封爵增邑進位班賜各有差

十八年春正月乙丑魏鎭東將軍毌丘儉揚州刺史文欽起兵討司馬師戊辰司馬師率衆拒之癸未車騎將軍郭淮卒閏月己亥欽敗於樂嘉奔吳甲辰儉師潰死之師夷

儉三族壬子以鎭南將軍諸葛誕爲鎭東大將軍司馬師卒二月丁巳師弟衛將軍昭自爲大將軍錄尚書事甲子吳大將軍孫峻帥師十萬攻壽春諸葛誕拒擊破之斬吳左將軍留贊三月立卞氏爲后夏四月甲寅封后父卞隆爲列侯甲戌以征南大將軍王昶爲驃騎將軍秋七月以征東大將軍胡遵爲衛將軍鎭東大將軍諸葛誕爲征東大將軍八月衛將軍姜維伐魏出狄道王經逆拒於洮西經大敗走保狄道辛未司馬昭遣鄧艾與陳泰救經戊辰復遣司馬孚繼之九月庚子髦講尚書終賜執經親授者司空鄭沖侍中鄭小同等各有差甲辰王師還

十九年春正月青龍見魏軹縣井中乙巳沛王林卒二月丙辰髦宴羣臣於太極東堂與侍中荀顗尚書崔贊袁亮鍾毓給事中中書令虞松等並講述禮典遂問夏少康漢高祖優劣曰有夏既衰后相殆滅少康收集夏衆復禹之績高祖拔起隴畝驅帥豪儁芟夷秦項包舉寓內斯二主可謂殊才異畧命世大賢也考其功德誰宜爲先顗等對曰夫天下重器王者天授聖德應期然後能受命創業至於階緣前緒興復舊績造之與因難易不同少康功德雖美猶爲中興之主與世祖同流可也至如高祖臣等以爲優髦曰自古帝王功德言行互有高下未必創業者皆優紹繼者咸劣也湯武高祖雖俱受命賢聖之分所覺懸殊少康殷宗中興之美夏啟周成守文之盛論德較實方諸

漢祖吾見其優未見其劣顧所遇之時殊故所名之功異耳少康生於滅亡之後降爲諸侯之隷崎嶇逃難僅以身免能布其德而兆其謀卒滅過戈克復禹績祀夏配天不失舊物非至德宏仁豈濟斯美漢祖因土崩之勢杖一時之權專任智力以成功業行事動靜多違聖檢爲人子則數危其親爲人君則囚繫賢相爲人父則不能衛子身沒之後社稷幾傾若與少康易時而處或未能復大禹之績也推此言之宜高夏康而下漢祖矣諸卿具詳論之羣臣悅服夏四月庚戌賜大將軍司馬昭袞冕之服赤舄副焉丙辰髦詣太學與諸儒論書易禮諸儒莫能及常與中護軍司馬望侍中王沈散騎常侍裴秀黃門侍郎鍾會等講

宴於東堂特加禮異名秀爲儒林丈人沇爲文籍先生髦性急請召欲速秀等在內職到得及時以望在外特給追鋒車虎賁卒五人每有會集望輒奔馳而至五月鄴及上谷並言甘露降夏六月丙午改元僞號甘露乙丑青龍見元城縣井中秋七月巳卯衛將軍胡遵卒癸未大將軍姜維伐魏出上邽敗績八月庚午大將軍司馬昭自爲大都督奏事不名假黃鉞癸酉以太尉司馬孚爲太傅九月以司徒高柔爲太尉冬十月以司空鄭沖爲司徒尚書左僕射盧毓爲司空

二十年春二月青龍見魏溫縣井中三月司空盧毓卒夏五月辛未髦詣辟雍會命羣臣賦詩侍中和逌尚書陳騫作詩稽留有司奏免官令曰吾以暗昧愛好文雅廣延詩賦以知得失而乃爾紛紜良用反仄其原逌等主者宜勑自今以後羣臣皆當玩習古義修明經典稱朕意焉己亥征東大將軍諸葛誕起兵討司馬昭昭挾髦往拒之初昭秉政長史賈充請遣參佐慰勞四征且觀其心充至淮南見誕論時事因曰洛中諸賢皆願禪代君以爲如何誕厲聲曰卿非賈豫州子乎世受魏恩豈可以社稷輸人若洛中有難吾當死之充默然還言於昭曰誕再在揚州得士衆心今召之必不來然反疾而禍小不召則反遲而禍大不如召之因以司空徵之誕遂殺揚州刺史樂綝發兵十餘萬拒昭遣使請救於吳六月昭奉髦及太妃督諸軍二十六萬攻之吳遣將軍全懌全端唐咨及文欽同救誕乙巳吳夏口督鎮軍將軍孫壹率衆降魏以爲侍中車騎將軍假節交州牧吳侯開府辟召儀同三司九月大赦冬十二月吳將全端全懌率衆降魏

景耀元年春二月魏司馬昭陷壽春城征東大將軍諸葛誕死之夏五月大將軍司馬昭自爲相國封晉公食邑八郡加九錫復辭不受辛卯大論淮南之功封爵行賞各有差秋八月甲戌以驃騎將軍王昶爲司空丙寅髦令曰夫養老興教三代所以樹風化垂不朽也必有三老五更以崇至敬乞言納誨著在惇史然後六合承流下觀而化宜妙簡德行以充其選關內侯王祥履仁秉義雅志淳固關內侯鄭小同溫恭孝友帥禮不忒其以祥爲三老小同爲五更車駕躬率羣司敦行古禮焉髦乞言於祥祥對曰昔者明王禮樂既備加之以忠誠忠誠之發形於言行夫大人者行動乎天地天且弗違況於人乎小同元孫也嘗詣司馬昭昭有密疏未之屏也如廁還謂之曰卿見吾疏乎對曰否昭猶疑而鴆之卒青龍黃龍見頓邱冠軍陽夏縣井中

二年春正月黃龍二見魏寧陵縣井中羣臣咸以爲祥髦曰龍者君德也上不在天下不在田而數屈於井非嘉兆也乃作潛龍之詩司馬昭見而惡之夏六年司空王昶卒秋七月陳留王峻卒冬肘分新城郡復置上庸郡

三年夏四月魏羣臣勸進大將軍司馬昭位相國封晉公加九錫昭復辭不受五月己丑司馬昭弒其主髦於南闕下尚書王經死之髦見威權日去不勝其忿乃召侍中王沈尚書王經散騎常侍王業謂曰司馬昭之心路人所知也吾不能坐受廢辱今日當與卿自出討之王經曰昔魯昭公不忍季氏敗走失國爲天下笑今權在其門爲日久矣朝廷四方皆爲之致死不顧順逆之理非一日也且宿衛空闕兵甲寡弱陛下何所資藉而一旦如此無乃欲除疾而更深之邪禍殆不測宜見重詳髦乃出懷中版令投地曰行之決矣正使死何所懼況不必死邪乃入白太妃而沈業奔走告昭髦拔劒升輦帥殿中宿衛蒼頭官僮鼓

譟而出昭弟屯騎校尉伷遇於東止車門左右呵之伷衆奔走中護軍賈充入逆戰於南闕下髦自用劒衆欲退太子舍人成濟問充曰事急矣當云何充曰司馬公畜養汝等正爲今日今日之事無所問也濟卽抽戈前刺主刃出於背殞于車下昭聞之大驚自投於地曰天下其謂我何太傅孚奔往枕之股而哭甚哀曰殺陛下者臣之罪也昭入殿中召羣臣會議謂尚書僕射陳泰曰元伯卿何以處我泰曰獨有斬賈充少可以謝天下耳昭久之曰更思其次泰曰泰言惟有進于此者不知其次昭乃不復言遂作太妃令曰吾以不德遭家不造援立東海王子髦以爲明帝嗣見其好書疏文章冀可成濟而情性暴戾吾數呵責

遂更忿恚造作醜逆不道之言以誣謗吾吾密有令語大將軍不可以奉宗廟恐顛覆社稷大將軍以其尚幼殷勤執據而此兒所行益甚舉弩遙射吾宮欲令中吾項吾語大將軍不可不廢之此兒自知罪重圖爲弒逆直欲舉兵入西宮殺吾出取大將軍賴宗廟之靈侍中沈散騎常侍業卽馳語大將軍得先嚴警而此兒將左右出雲龍門雷戰鼓躬自拔刃入兵陣間爲前鋒所害此兒既行悖逆而自陷大禍重令吾悼不可言昔漢昌邑王以罪廢爲庶人此兒亦宜以民禮葬之又尚書王經凶逆無狀其收經及家屬皆詣廷尉昭卽收經及家屬戮於市王沈封安平侯庚寅太傅孚大將軍昭太尉柔司徒沖稽首言伏見中令

故高貴鄉公悖逆不道自陷大禍依漢昌邑王罪廢故事以民禮葬臣等備位不能匡救禍亂式遏姦逆奉令震悚春秋之義王者無外而書襄王出居于鄭不能事母故絕之於位也今高貴鄉公肆行不軌幾危社稷自取傾覆神人所絕葬以民禮誠當舊典然臣等伏惟殿下仁慈過隆雖存大義猶垂哀矜臣等之心實有不忍以爲可加恩以王禮葬之乃葬於洛陽西北三十里瀍澗之濱下車數乘不設旌旐百姓相聚而觀之曰是前日所殺天子也或掩面而泣悲不自勝戊申司馬昭上言成濟兄弟大逆無道輒勑侍御史收濟家屬付廷尉結正其罪濟兄弟不卽伏罪袒而升屋醜言悖慢自下射之乃殪蓋發其隱也高貴

鄉公之英明勢不俱存故罹難初鎮東將軍石苞入朝當還辭留中盡日司馬昭遣人要令過昭問苞何淹留也苞曰非常人也明日發至滎陽數日而難作

曹奐本名璜字景明燕王宇子也甘露三年封安次縣常道鄉公高貴鄉公卒大將軍司馬昭迎立之使使持節行中護軍中壘將軍司馬炎北迎之六月甲寅入洛陽見太妃襲位於太極前殿賜民爵及穀帛各有差

景耀三年夏六月奐改年僞號景元丙辰羣臣勸進大將軍司馬昭位爲相國封晉公增封二郡并前十郡加九錫之禮諸羣從子弟未侯者皆封亭侯賜錢千萬帛萬匹昭復辭不受己未故漢皇后曹氏薨追謚曰穆皇后及葬車

服制度皆如漢氏故事癸亥以尚書右僕射王觀爲司空冬十月觀卒十一月燕王上表賀冬至稱臣奐令曰古之王者或有所不臣王將宜依此義表不稱臣乎又當後大宗者降其私親況所繼者重邪若便同之臣妾亦情所未安其皆依禮典處當務盡其宜有司奏以爲禮莫崇於尊祖制莫大於正典陛下稽德期運撫臨萬國紹大宗之重隆三祖之基伏惟燕王體尊戚屬正位藩服躬秉虔肅率蹈恭德以先萬國其於正典闡濟大順所不得制聖朝誠宜崇以非常之制奉以不臣之禮臣等平議以爲表章可聽如舊式中詔所施或存好問準之義類則宴覲之族也可少順聖敬加崇儀稱示不敢斥宜曰皇帝敬問大王侍御至於制書國之正典朝廷所以辨章公制宣昭軌儀於天下者也宜循法故曰制詔燕王凡詔命制書奏事上書諸稱燕王者可皆上平其非宗廟助祭之事皆不得稱王名奏事上書文書及吏民皆不得觸王諱以彰殊禮加於羣后上遵正典尊祖之制俯順聖敬烝烝之心二者不愆禮實宜之可普告施行十二月黃龍見華陰縣井中甲午以司隸校尉王祥爲司空

四年秋七月樂浪外夷韓濊貊各率其屬朝貢于魏八月戊寅趙王幹卒甲寅魏羣臣復勸進大將軍司馬昭爵位復不受

五年春二月青龍見於魏軹縣井中夏四月遼東郡言肅

愼國遣使重譯入貢獻冬十月大將軍姜維伐魏出洮陽鄧艾逆拒之維敗於侯和乃還祀故軍祭酒郭嘉於其祖操廟庭

炎興元年春二月魏羣臣復勸進大將軍司馬昭爵位復辭不受夏五月司馬昭遣鄧艾鍾會入寇秋九月太尉高柔卒冬十月甲寅大將軍司馬昭稱相國晉公加九錫癸卯立卞氏爲后十一月大赦王師潰於綿竹鄧艾入成都漢亡十二月庚戌以司徒鄭沖爲太尉壬子分益州爲梁州癸丑特赦益州士民復除租賦之半五年乙卯以征西將軍鄧艾爲太尉鎮西將軍鍾會爲司徒太妃郭氏薨

咸熙元年春正月壬辰檻車徵鄧艾甲子晉公昭奉奐詣

長安壬申使使者以璧幣祀華山鍾會反伏誅鄧艾亦見殺二月辛卯特赦在益土者庚申葬郭太妃謚曰元皇后三月以司空王祥爲太尉征北將軍何曾爲司徒尚書左僕射荀顗爲司空乙卯晉公昭進爵爲王封十郡并前二十夏五月庚申晉王昭復五等爵甲戌改年癸未晉王昭追崇其父懿曰晉宣王兄師曰晉景王六月鎮西將軍衛瓘上成都所獲璧玉印於相國吳圍漢永安晉王昭遣荆豫諸軍救之秋七月吳師退八月庚申中撫軍司馬炎進副貳相國事癸卯衛將軍司馬望爲驃騎將軍九月戊午中撫軍司馬炎進撫軍大將軍辛未吳交阯郡吏呂興殺其太守降附以興都督交州諸軍事南中大將軍定安縣

侯丙午撫軍大將軍新昌侯炎爲晉世子罷屯田官以均政役諸典農皆爲太守都尉皆爲令長勸募蜀人能內移者給廩二年復除二十歲安彌福祿縣各言嘉禾生

二年春二月甲辰朐䏰縣獲靈龜獻于相國夏四月南深澤縣言甘露降吳遣紀陟宏璆來聘晉王昭冕十有二旒建天子旌旗出警入蹕乘金根車六馬備五時副車置旄頭雲罕樂舞八佾設鐘虡宮縣王妃爲王后世子爲太子王子王女王孫爵命之號皆如帝者之儀癸未大赦秋八月辛卯晉王昭薨晉太子炎襲位襄武縣言有大人見語人云今當太平九月乙未大赦戊午司徒何曾爲晉丞相癸亥以驃騎將軍司馬望爲司徒征東大將軍石苞爲驃騎將軍征南大將軍陳騫爲車騎將軍閏月庚辰康居大宛獻名馬於相國冬十二月晉王炎稱皇帝廢奐爲陳留王自曹爽誅後政柄在司馬家魏氏守位而已至是羣公卿士具儀設壇於南郊太保鄭沖奉皇帝璽綬冊禪于晉晉王辭讓司徒何曾御史大夫王沈固請乃從之甲子使使者奉策出奐次金墉城丁卯降封陳留王遷居鄴時年二十魏氏諸王皆降縣侯齊王芳居河內降邵陵縣公年四十三泰始十年薨謚曰厲公陳留王年五十八太安元年薨謚曰元皇帝

諸暨章陶菽頁氏纂　邑後學陳孟昭寬升仝校

漢魏臣荀彧荀攸列傳

荀彧字文若潁川潁陰人也祖父淑博學有高行與李固李膺同志友善以賢良方正徵對策譏切梁氏出補朗陵侯相號稱神君子八人儉緄靖燾詵爽肅旉時人號曰八龍爽幼好學年十二通春秋論語耽思經典不應徵命積十餘年董卓擅政復徵爽爽欲遁去吏持之急詔下郡即拜平原相行至宛陵又追拜光祿勳視事三日策拜司空爽起自布衣九十五日至三公淑舊居西豪里縣令苑康曰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因署其里爲高陽里靖亦有至

德名幾亞爽隱居終身或問許子將靖與爽孰賢子將曰二人皆玉也慈明外朗叔慈內潤叔慈靖字也彧父緄濟南相中常侍唐衡以女妻彧緄慕衡勢爲彧娶之故爲論者所譏彧年少時南陽何融異之曰王佐才也舉孝廉拜守宮令董卓之亂求出補吏除亢父令遂棄官歸謂父老曰潁川四戰之地也天下有變常爲兵衝宜亟去之無久留鄉人多懷土猶豫莫有去者同郡韓馥爲冀州牧遣騎迎彧彧乃將宗族之冀州既至而袁紹代馥紹待以上賓之禮彧弟諶及同郡辛評郭圖皆爲紹所任而彧不樂就也初平二年曹操爲奮武將軍據東郡遂去紹往從操操大悅曰吾之子房也以爲司馬時年二十九是時董卓作亂威陵天下操以問彧彧曰卓暴虐已甚必以亂終無能爲也卓遣李傕等出關東所過虜畧至潁川陳留而還鄉人留者果多見殺也次年操據兖州稱鎮東將軍彧常以司馬從興平元年操東擊陶謙任彧留事守鄄城會張邈陳宮以兖州潛迎呂布布既至邈乃使劉翊告彧曰呂將軍來助曹使君擊陶謙宜亟供其軍食彧知邈有變即勒兵設備馳召東郡太守夏侯惇而兖州諸城皆應布矣時操悉軍攻謙留守兵少而督將大吏多與邈宮通謀惇至其夜殺謀叛者數十人衆乃定豫州刺史郭貢帥衆數萬來至城下或言與呂布同謀衆甚懼貢求見彧彧將往惇曰君一州鎮也往必危彧曰貢與邈等分非素結也今來

速計必未定及其未定說之縱不爲用可使中立若先疑之彼將怒而成計不如往也貢見彧無懼意謂鄄城未易攻遂引兵去彧又與程昱計使說范東阿固守卒全三城以待操操自徐州還擊布濮陽布東走二年夏操軍乘氏大飢人相食陶謙卒操欲取徐州還乃定布彧曰昔高祖保關中光武據河內皆深根固本以制天下進足以勝敵退足以堅守故雖有困敗而終濟大業將軍本以兖州首事平山東之難百姓莫不歸心悅服且河濟天下之要地也今雖殘壞猶易以自保是亦將軍之關中河內也不可以不先定今以破李封薛蘭若分兵東擊陳宮宮必不敢西顧以其間勒兵收熟麥約食畜穀一舉而布可破也破

布然後南結揚州共討袁術以臨淮泗若舍布而東多留兵則不足用少留兵則民皆保城不得樵採布乘虛寇暴民心益危唯鄄城范衛可全其餘非己之有是無兗州也若徐州不定將軍當安所歸乎且陶謙雖死徐州未易亡也彼懲往年之敗將懼而結親相為表裏今東方皆以收麥必堅壁清野以待將軍將軍攻之不拔畧之無獲不出十日則十萬之衆未戰而自困耳前討徐州威罰實行其子弟念父兄之恥必人自為守無降心就能破之尚不可有也夫事固有棄此取彼者以大易小可也以安易危可也權一時之勢不患本之不固可也今三者莫利願將軍熟慮之操乃止大收麥復與布戰布敗走兗州遂平建安

元年操擊破黃巾帝自河東還洛陽操欲遷帝都許諸將以山東未平韓暹楊奉北連張楊未可卒制或勸操曰昔高祖東伐為義帝縞素而天下歸心自天子播越將軍首倡義兵徒以山東擾亂未能遠赴關右然猶分遣將帥蒙險通使雖禦難於外乃心無不在王室是將軍匡天下之素志也今車駕旋軫義士有存本之思百姓感舊而增哀誠因此時奉主上以從民望大順也秉至公以服雄傑大畧也扶宏義以致英俊大德也天下雖有逆節必不能為累矣韓暹楊奉其敢為害若不時定四方生心後雖慮之亦無及矣操遂至洛陽遷帝都許帝拜操大將軍拜彧侍中守尚書令常居中持重操雖征伐在外軍國事皆與彧籌焉彧貌美平原禰衡建安初游許都恃才傲逸見不如己者不與語是時許都雖新建尚饒人士衡嘗書一刺懷之字漫滅而無所適或問之曰何不從陳長文司馬伯達乎衡曰卿欲使我從屠沽兒輩也又問曰當今許中誰最可者衡曰大兒有孔文舉小兒有楊德祖又問曹大將軍荀令君趙盪寇皆足蓋世乎衡不稱曹公見荀有儀容趙有腹尺因答曰文若可借面弔喪稚長可使監廚請客其意以為荀但有貌趙健啖肉也操既挾帝都許袁紹內懷不服而紹并河朔天下畏其強操方東憂呂布南擊張繡為所敗操固惴惴慮紹之梗己也而紹與操書其辭倨慢操大怒出入動靜變於常衆以為失利于張繡也鍾繇以

問彧彧曰公之聰明必不追咎往事也殆有他慮彧見操操以紹書示彧曰今將討不義而力不敵何如彧曰古之成敗者誠有其才雖弱必強苟非其人雖強易弱劉項之存亡足以觀矣今與公爭天下者唯袁紹耳紹貌外寬而內忌任人而疑其心公明達而不拘唯才所宜此度勝也紹遲重少決失在後機公能斷大事應變無方此謀勝也紹御軍寬緩法令不立士卒雖衆其實難用公法令既明賞罰必信士卒雖寡皆爭致死此武勝也紹憑世資從容飾智以收名譽故士之寡能好問者多歸之公以至仁待人推誠心不為虛美行己謹儉而與有功者無所悋惜故天下忠正效實之士咸願為用此德勝也夫以四勝輔天

子扶義征伐誰敢不從紹之疆其何能爲操大悅彧曰不先取呂布河北亦未易圖也操曰然吾所惑者又恐紹侵擾關中亂羌胡南誘蜀漢是我獨以兗豫抗天下六分之五也爲將奈何彧曰關中將帥以十數莫能相一唯韓遂馬超最彊彼見山東方爭必各擁衆自保今若撫以恩德遣使連和相持雖不能久安比公安定山東足以不動鍾繇可屬以西事則公無憂矣三年操破張繡東禽呂布徐州定遂與袁紹相拒孔融謂彧曰紹地廣兵强田豐許攸智計之士也爲之謀審配逢紀盡忠之臣也任其事顏良文醜勇冠三軍統其兵殆難克乎彧曰紹兵雖多而法不整田豐剛而犯上許攸貪而不正審配專而無謀逢紀果

而自用此二人留知後事若攸家犯法必不能縱也不縱攸必爲變顏良文醜一夫之勇耳可一戰而禽也五年操與紹連戰還保官渡紹圍之操軍糧盡書與彧議欲還許以引紹彧曰今軍糧少未若楚漢在滎陽成皐間也是時劉項莫肯先退先退者勢屈也公以十分居一之衆畫地而守之扼其喉而不得進已半年矣情見勢竭必將有變此用奇之時不可失也操乃止遂以奇兵襲紹别屯斬其將淳于瓊等紹退走審配以許攸家不法收其妻子攸怒叛紹顏良文醜臨陣授首田豐以諫見殺皆如彧所策六年操就穀東平之安民糧少不足與河北相支欲因紹新破以其閒擊劉表彧曰今紹敗其衆離心宜乘其困遂定

之而背兗豫遠師江漢若紹收其餘燼承虛以出人後則公事去矣操復次于河上紹病卒操渡河擊紹子譚尚而高幹郭援畧河東關右震動鍾繇帥馬騰等擊破之八年操録前後功表封彧爲萬歲亭侯邑千戸九年操拔鄴領冀州牧或說操宜復古置九州則冀州所制者廣大天下服矣操將從之彧曰若是則冀州當得河東馮翊扶風西河幽并之地所奪者衆前日公破袁尚禽審配海內震駭必人人自恐不得保其土地守其兵衆也今使分屬冀州將皆動心且人多說關右諸將以閉關之計今聞此以爲必以次見奪一旦生變雖有善守者轉相脅爲非則袁尚得寬其死而袁譚懷貳劉表遂保江漢之間天下未易圖

也願公急引兵先定河北然後修復舊京南臨荊州責貢之不入則天下咸知公意人人自安天下大定乃議古制此社稷長久之利也議遂寢初彧進策謀士舉戲志才志才卒又進郭嘉諸所進達皆稱職操以彧爲知人因問彧誰能代卿爲我謀者彧進荀攸鍾繇荀攸者彧從子也是時攸常爲謀主彧兄衍以監軍校尉都督河北事操擊袁尚高幹密遣兵謀襲鄴衍逆覺盡殺之以功封列侯操以女妻彧長子惲後僞稱安陽公主者是也彧及攸並貴重皆謙沖節儉祿賜散之宗族知舊家無餘財十二年復增彧邑千戸合二千戸操攻劉表問彧策安出彧曰今華夏已平南土知困矣可顯出宛葉而間行輕進以掩其不意

操遂行會表卒操直趨宛葉表子琮以州逆降十七年董昭等謂操宜進爵國公九錫備物以彰殊勳密以諮彧彧以為公本興義兵以匡朝寧國秉忠貞之誠守退讓之實君子愛人以德不宜如此操由是不能平會擊孫權表請彧勞軍于譙因輒留彧以侍中光祿大夫持節參丞相軍事操至濡須彧疾留壽春操饋彧食發之乃空器也於是飲藥而卒時年五十諡曰敬侯或自為尚書令常以書陳時事臨卒皆焚毀之故奇策密謀不得盡聞也是時征役草創制度多所興復彧嘗言於操曰昔舜分命禹稷契皐陶以揆庶績教化征伐並時而用及高祖之初金革方殷猶舉民能善教訓者叔孫通習禮儀于戎旅之間世祖有

投戈講藝息馬論道之事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今公外定武功內興文學使干戈戢睦大道流行國難方弭六禮俱治此姬旦宰周之所以速化也既立德立功而又兼立言誠仲尼述作之意顯制度於當時揚名於後世豈不盛哉若須武事畢而後制作以稽治化於事未敏宜集天下大才通儒攷論六經刊定傳記存古今之學除其煩重以一聖眞並隆禮學漸敦教化則王道兩濟矣操嘉納之彧德行周備非正道不用心名重天下莫不以為儀表海內英雋咸宗焉司馬懿常稱書傳遠事吾自耳目所從聞見逮百數十年間賢才未有及荀令君者也操亦曰二荀令之論人久而益信吾沒世不忘攸後為尚書稱推賢進士

操故並稱之子惲嗣侯官虎賁中郎將惲與曹植親善而與夏侯尚不睦曹丕故深恨之會惲早卒子甝霬以外甥故得不廢甝嗣爵進廣陽鄉侯卒子頵嗣霬官中領軍卒贈車騎將軍諡曰貞侯子愷嗣奐咸熙中封南頓子惲弟俁俁弟詵皆知名當世早卒詵弟顗顗弟粲

粲字奉倩諸兄並以儒術論議而粲獨好言道常以為子貢稱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聞然則六籍雖存固聖人之糠粃兄俁難曰易亦云聖人立象以盡意繫辭焉以盡言則微言何為不可得而聞見哉粲答曰蓋理之微者非物象之所舉也今稱立象以盡意此非通于意外者也繫辭焉以盡言此非言乎繫表者也斯則象外之意繫表

之言固蘊而不出矣當時能言者不能屈也叡太和初至都與傅嘏談嘏善名理而粲尚元遠宗致雖同倉卒時或有格而不相得意裴徽通彼我之懷為二家騎驛頃之粲與嘏善夏侯元亦親之粲嘗謂嘏元曰子等在世塗間功名必勝我但識劣我耳嘏曰能盛功名者識也天下孰有本不足而末有餘者邪粲曰功名者志局之所奬也然則志局自一物耳固非識之所獨濟也我以能使子等為貴然未必齊子等所為也驃騎將軍曹洪女有美色粲聘之容服帷帳甚麗粲歡宴焉歷年後婦病亡未殯傅嘏往喭粲不哭而神傷嘏問曰婦人才色並茂為難子之娶也遺才而好色此自易遇今何哀之甚粲曰佳人難再得顧逝

耆不能有傾國之色然未可謂之易遇痛悼不能已歲餘亦亡時年二十九粲簡貴不與常人交接所交皆一時俊傑至葬夕赴者裁十餘人皆同時知名士也哭之慼動路人

荀攸字公達少孤逮事祖父廣陵太守曇及曇卒故吏張權求守曇墓攸年十三疑之謂叔父衢曰此吏有非常之色殆將有姦衢悟乃推問果殺人亡命者由是異之何進秉政徵海內知名士攸等二十人拜攸黃門侍郎董卓作亂關東兵起卓徙帝都長安攸與議郎鄭泰何融侍中种輯越騎校尉伍瓊等議曰董卓無道甚於桀紂天下皆怨之雖資强兵實一匹夫耳今直刺殺之以謝百姓然後據

殽函輔王命以號令天下此桓文之舉也事垂就而覺收融等繫獄融憂懼自殺攸言語飲食自若會卓死得免尋棄官歸復辟公府舉高第遷任城相不行攸以蜀漢險固人民殷盛乃求爲蜀郡太守道絶不得至駐荆州時曹操挾帝都許遺攸書曰方今天下大亂智士勞心之時也而顧觀變蜀漢不已久乎攸乃就操徵爲汝南太守入爲尚書操與語大悅謂荀彧鍾繇曰公達非常人也吾得與之計事天下當何憂哉以爲軍師建安三年從征張繡攸謂操曰繡與劉表相恃爲彊然繡以遊軍仰食于表表不能供也勢必離不如緩軍以待之可誘而致也若急之其勢必相救操不從遂進軍之穰與戰表果救之軍不利操謂攸曰不用君言至是乃設奇兵復戰大破之操自宛征呂布議者云表繡在後而遠襲呂布其危必也攸以爲表繡新破勢不敢動布驍猛又恃袁術若縱横淮泗間豪傑必應之今乘其初叛衆心未一往可破也操曰善至下邳布敗退固守攻之不拔連戰士卒疲操欲還攸與郭嘉說曰呂布勇而無謀今三戰皆北其銳氣衰矣三軍以將爲主主衰則軍無奮意夫陳宫有智而遲今及布氣之未復宫謀之未定進急攻之布可拔也乃引沂泗灌城城潰生禽布後從救劉延于白馬攸畫策斬顏良操拔白馬還遣輜重循河而西袁紹渡河追卒與操遇諸將恐說操還保營攸曰此所以禽敵奈何去之操目攸而笑遂以輜重餌敵

敵競奔之陣亂乃縱步騎出擊大破之斬其將文醜操遂與紹相拒於官渡軍食方盡攸言於操曰紹運車旦暮至其將韓莫銳而輕敵擊可破也操曰誰可使攸曰徐晃可乃遣晃及史渙邀擊破走之燒其輜重會許攸來降言紹遣淳于瓊等將萬餘兵迎運糧將驕卒惰可要擊也衆皆疑唯攸與賈詡勸操操乃留攸及曹洪守操自將攻破之盡斬瓊等紹將張郃高覽燒攻櫓降紹遂棄軍走郃之來洪疑不敢受攸謂洪曰郃計不用怒而來君何疑洪乃受之七年從攻袁譚尚於黎陽明年操方擊劉表譚尚爭冀州譚遣辛毗乞降請救操將許之以問羣下羣下多以爲表彊宜先平之譚尚不足憂也攸曰天下方有事而劉表

坐保江漢之間其無四方志可知矣袁氏據四州之地帶甲十萬紹以寬厚得衆借使二子和睦以守其成業則天下之難未息也今兄弟遘惡此勢不兩全若有所并則力專力專則難圖也及其亂而取之天下定矣此時不可失也操曰善乃許譚和親遂還擊破尚後并斬譚於南皮冀州平操乃表封攸曰軍師荀攸自初佐臣無征不從前後克敵皆攸之謀也乃封陵樹亭侯十二年復下令大論功行封操曰忠正密謀撫寧內外文若是也公達其次也增邑四百并前七百戶轉爲中軍師操稱魏國爲尚書令攸深密有智防自從操征伐常謀謨帷幄時人及子弟莫知其所言攸姑子辛韜問攸取冀州時事攸曰佐治爲袁譚

乞降王師自往平之吾何知焉自是韜及內外莫敢問軍國事也操每稱曰公達外愚內智外怯內勇外弱內强不伐善無施勞智可及愚不可及雖顏子甯武子不能過也曹丕在東宮操謂之曰荀公達人之師表也汝當盡禮敬之攸曾病丕問視獨拜牀下攸與鍾繇善繇言我每有所行反覆思惟自謂無以易以咨公達輒復過人意公達前後凡畫策十二唯繇知之故世不得盡聞也攸從征孫權道卒操言則流涕長子緝有攸風早歿次子適嗣無子絕丕黃初中紹封攸孫彪爲陵樹亭侯邑三百戶後轉封邱陽亭侯芳正始中追謚攸曰敬侯初陳羣與孔融論汝潁人物羣曰荀文若公達休若友若仲豫當今並無對休若

衍字友若諶字也

悅字仲豫朗陵長儉之少子彧從父兄也淸虛沈靜善于著述建安初爲秘書監侍中被詔刪漢書作漢紀三十篇因事以明臧否致有典要其書大行于世時政在曹氏悅志在獻替而謀無所用故作申鑒五篇奏之

季漢書卷三十一

諸暨章陶裁艮氏纂　　邑後學陳方福慶殿棨仝校

漢魏臣鍾繇華歆王朗列傳

鍾繇字元常潁川長社人也曾祖皓祖迪並有聲名繇少與族父瑜俱至洛陽道遇相者曰此童有貴相然當厄於水努力慎之行未十里度橋馬驚墮水幾死瑜以相者言中益貴繇而供給資費使得專學舉孝廉除尚書郎陽陵令以疾去辟三府爲廷尉正黃門侍郎是時王室微獻帝遷西京曹操稱兗州牧遣其從事王必上書報天子將軍李傕郭汜等以爲關東欲自立天子今曹操雖有使命非其至實議留使絕之繇乃說之曰方今英雄並起各矯命

專制唯曹兗州乃心王室而逆其忠款非所以副將來之望也傕汜等乃通其使命蓋繇知操必有成故爲操說之後帝遯傕出長安繇與尚書韓斌功爲多拜御史中丞遷侍中尚書僕射錄功封東武亭侯已而操據兗豫遷帝都許以制天下然方東患呂布南慮劉表北懼袁紹未遑及關中也而關中諸將馬騰韓遂等各擁強兵不相下操甚憂之荀彧薦繇可任西事操乃表繇以侍中守司隸校尉持節督關中諸軍繇至長安移書騰遂等爲陳禍福騰遂等各遣子入侍操拒袁紹于官渡繇送馬二千餘匹給軍操書與繇曰得所送馬甚應其急朝廷無西顧之憂足下之勳也昔蕭何鎮守關中足食成軍亦適當爾冀州牧袁尚遣郭援高幹將兵數萬人與匈奴單于徇河東遣使西與馬騰韓遂連和軍容甚盛諸將議欲釋之去繇曰袁氏方彊援之來關中陰與之通所以未悉叛者顧吾威名故耳若棄而去示之以弱所在之民誰非寇讎縱吾欲歸其得至乎此爲未戰先自敗也且援剛愎好勝必易吾軍若渡汾爲營及其未濟擊之可大克也傅幹又爲之說騰曰古人有言順道者昌逆德者亡曹公奉天子誅暴亂法明國治上下用命有義必賞無義必罰可謂順道矣袁氏背王命驅胡虜以陵中國寬而多忌仁而無斷兵雖強實失天下心可謂逆德矣今將軍既事有道不盡其力陰懷兩端欲以坐觀成敗吾恐成敗既定奉辭責罪將軍先爲誅

首矣騰懼幹又曰智者轉禍爲福今曹公與袁氏相持而高幹郭援獨制河東曹公雖有萬全之計不能禁河東之不危也將軍誠能引兵討援內外擊之其勢必舉是將軍一舉斷袁氏之臂解一方之急曹公必重德將軍將軍功名竹帛不能盡載也唯將軍審擇所從騰曰敬從教乃遣子超將兵萬餘人并將遂兵至繇與會侯援渡汾濟水未半擊大破之斬援降單于其後河東衛固與張晟張炎及高幹等復合衆拒操繇又率諸將擊破之自帝西遷洛陽人民單盡繇徙關中民又招納亡叛以充之數年間民戶稍實操征關中得以爲資表繇爲前軍師建安中董昭議謂丞相宜進爵國公九錫備物以彰殊勳昭蓋承操指也

使尚書左丞潘勖掌詔以御史大夫郗慮爲策命使封操爲魏國公操又三讓繇乃與中軍師陵樹亭侯荀攸等勸進曰自古三代胙臣以土受命中興封秩輔佐皆以褒功賞德爲國藩衞也往者天下崩亂羣凶豪起顚越跋扈之險不可忍言明公奮身出命以徇其難誅二袁篡盜之逆滅黃巾賊亂之類殄夷首逆芟撥荒穢沐浴霜露二十餘年書契以來未有若此功者昔周公承文武之跡受已成之業高枕墨筆拱揖羣后商奄之勤不過二年呂望因三分有二之形據八百諸侯之勢暫把旄鉞一時指麾然皆大啟土宇跨州兼國周公八子並爲侯伯白牡騂剛郊祀天地典策備物擬則王室榮章寵盛如此之宏也逮至漢

興佐命之臣張耳吳芮其功至薄亦連城開地南面稱孤此皆明君達主行之於上賢臣聖宰受之於下三代令典漢帝明制今比勞則周呂逸計功則張吳微論制則齊魯重言地則長沙多然則魏國之封九錫之榮況于舊賞猶懷玉而被褐也且列侯諸將幸攀龍驥得竊微勞佩紫懷黃蕋以百數亦將因此傳之萬世而明公獨辭賞于上將使其下懷不自安上違聖朝歡心下失冠帶至望忘輔弼之大業信匹夫之細行攸等所大懼也操復勑外爲章但受魏郡繇等又曰伏見魏國初封聖朝發慮稽謀羣僚然後策命而明公久違上指不卽大禮今既虔奉詔命副順衆望又欲辭多當少讓九受一是猶漢朝之賞不行而攸等之請未許也昔齊魯之封奄有東海疆域井賦四百萬家基隆業廣易以立功故能成翼戴之勳立一匡之績今魏國雖有十郡之名猶減于曲阜計其戶數不能以參半以藩衞王室立垣樹屏猶未足也且聖上覽亡秦無輔之禍懲曩日震蕩之艱託建忠賢廢墜是爲願明公恭承帝命無或拒違操乃受命繇遂爲魏大理尋遂爲魏相國曹丕賜繇五熟釜爲之銘曰於赫有魏作漢藩輔厥相惟鍾實幹心膂靖恭夙夜匪遑安處百寮師師楷茲度矩後丕在孟津聞繇有玉玦欲得之而難爲辭密使臨菑侯植轉因人說之繇卽送之數年坐西曹掾魏諷謀反策罷就第尋爲大理丕稱尊改爲廷尉進封崇高鄉侯遷太尉轉封平

陽鄉侯叡襲位進封定陵侯增邑五百并前千八百戶遷太傅繇有膝疾不能拜起時華歆亦以高年疾病朝見皆使載輿車虎賁舁上殿就坐自後三公有疾遂以爲故事初操下令使平議死刑可宮割者繇議謂古之肉刑歷更聖人宜復施行以代死刑羣臣謂非悅民之道遂寢及叡太和中繇復上疏言之司徒王朗以爲繇欲輕減大辟之條以增益刖刑之數此卽起偃爲豎化屍爲人矣然臣之愚猶有未合微異之意夫五刑之屬著在科律自有減死一等之法不死卽爲減施行已久不待遠假斧鑿於彼肉刑然後有罪次也前世仁者不忍肉刑之慘酷是以廢而不用不用已來歷年數百今復行之恐所減之文未彰于

萬民之目而肉刑之聞已宣于寇讎之耳非所以來遠人也今可按繇所欲輕之死罪使減死之髡刖嫌其輕者可倍其居作之歲數內有以生易死不訾之恩外無以刖易釱駭耳之聲議者多與朗同遂不行叡太和四年卒謚曰成侯初繇之爲太尉也時司徒華歆司空王朗並先世名臣丕罷朝謂左右曰此三公者乃一代之偉人也後世殆難繼矣子毓會毓嗣爵

毓字稚叔年十四爲散騎侍郎機捷談笑有父風叡太和中遷黃門侍郎時大興洛陽宮室轉幸許昌羣臣當朝會而許昌偪狹於城南以氊爲殿備設魚龍曼延民罷勞役毓諫以爲水旱不時帑藏空虛凡此之類可須豐年芳正

始中爲散騎常侍大將軍曹爽率衆入寇毓與書曰竊以爲廟勝之策不臨矢石王者之兵有征無戰誠以干戚可以服有苗退舍足以納原寇不必縱吳漢於江關騁韓信於井陘也見可而進知難而退蓋自古之政惟公侯詳之爽果敗而退後以失爽意徙侍中出爲魏郡太守爽既滅入爲御史中丞侍中廷尉時司馬師擅政廢其主芳鎮東將軍毌丘儉揚州刺史文欽起兵討師毓遂承師指持節至揚豫州班行赦令告喻士民還爲尚書諸葛誕復起兵討司馬昭昭議自詣壽春擊誕會吳大將孫壹率衆降或以爲吳新有釁必不能復出軍東兵已多可須後問毓進言曰夫論事料敵當以己度人今誕舉淮南之地以與吳國孫壹所率口不至千兵不過三百吳之所失蓋爲無幾若壽春之圍未解而吳國之內轉安未可必其不出也昭曰善遂將毓行淮南定毓又爲晉功臣拜青州刺史加後將軍遷都督徐州諸軍事假節又轉都督荊州免景元四年卒追贈車騎將軍謚曰惠侯子駿嗣會自有傳

華歆字子魚平原高唐人也與北海邴原管寧俱游學相善時人號三人爲一龍歆爲龍頭原爲龍腹寧爲龍尾高唐齊之名都衣冠好游行歆爲吏休沐出府則歸家闔門議論持平終不毀傷人時王芬以靈帝不君謀廢之召陶邱洪及歆共定計洪知名士也自以明見過歆洪欲行歆止之曰夫廢立大事伊霍之所難芬性疎而不武而禍將

及族子其無往洪從之芬果敗洪乃服舉孝廉除郎中病去官靈帝崩何進輔政徵河南鄭泰潁川荀攸及歆等歆至爲尚書郎董卓遷帝長安歆求出爲下邽令病不行遂從藍田至南陽歆少以高行顯名時與泰等六七人間步出武關道遇一丈夫獨行願得俱皆哀欲許之歆獨曰不可今已在危險之中禍福患害義猶一也無故受人不知其義既以受之若有進退可中棄乎衆不忍率與俱行丈夫中道墮井皆欲棄之歆曰已與俱矣棄之不義相率共還出之而後別去衆乃大義之時袁術在穰留歆歆說術進軍討董卓術不能用歆欲棄去會帝使太傅馬日磾安集關東日磾辟歆爲掾東至徐州詔拜豫章太守爲政清

靜不煩吏民感而愛之揚州牧劉繇卒其衆願奉歆爲主歆以爲因時擅命非人臣之宜衆守之連月卒謝遣之不從孫策徇豫章屯椒丘遣虞翻說歆歆答曰久在江表常欲北歸孫會稽來吾便去也於是夜逆作檄明旦出城遣吏齎迎策乃進軍歆葛巾迎策策謂歆曰府君年德名望遠近所歸策年幼稚宜修子弟之禮便向歆拜是時士大夫避地江南者皆出其下每策大會坐上莫敢發言歆時起更衣則論議讙譁歆能劇飲至石餘不亂衆人微察常以其整衣冠爲異號之曰華獨坐後曹操表徵歆孫權欲不遣時操已遷帝於許得天下大柄故歆欲從之謂權曰將軍奉王命始交好曹公分義未固使僕得爲將軍效心

豈不有益乎今空留僕是爲養無用之物非將軍之良計也權悅乃遣歆賓客送之者千餘人贈遺數百金皆無所拒臨去謂賓客曰本無違諸君之心而所受遂多念單車遠行將以懷璧爲罪願賓客爲之計衆乃各留所贈旣至拜議郎參司空軍事入爲尚書轉侍中代荀彧爲尚書令操攻孫權表歆爲軍師操稱魏國歆遂爲魏御史大夫曹丕嗣位遂拜相國封安樂鄉侯時丕欲稱尊使太史丞許芝左中郎將李伏上圖讖陳天命帝冊詔禪代丕固讓侍中劉廙辛毗劉曄尚書令桓階尚書陳矯陳羣等各勸進丕又固讓歆與太尉賈詡御史大夫王朗等上言曰臣等伏見許芝李伏所上圖讖符命侍中劉廙等宣敘衆心人

靈同謀又漢朝知陛下聖化通于神明聖德參于虞夏因瑞應之備至聽歷數之所在遂獻璽綬固讓尊號能言之倫莫不抃舞河圖洛書天命瑞應人事協于天時民言協于天敘而陛下性秉勞謙體尙克讓明詔懇切臣妾小人莫不伊邑臣聞自古有天下者不常在乎一姓考以德勢則盛衰在乎彊弱論以終始則廢興在乎期運唐虞歷數不在厥子而在舜禹舜禹雖懷克讓之意迫羣后執玉帛而朝之兆民懷欣戴而歸之率土揚歌謠而詠之故其守節之拘不可得而常處達節之權不可得而久避是以或遜位而不恡或受禪而不辭不恡者未必厭皇寵不辭者未必渴帝祚各迫天命而不得以已旣禪之後則唐氏之

子爲賓于有虞虞氏之冑爲客于夏代然則禪代之義非獨受之者實應天福授之者亦與有餘慶焉漢自章和之後世多變故稍以陵遲洎乎孝靈不恒其心虐賢害仁聚斂無度政在嬖豎視民如讎遂令上天震怒百姓從風如歸當時則四海鼎沸旣沒則禍發宮庭寵勢並竭帝室遂卑若在帝舜之末節猶擇聖代而授之荆人抱璞玉猶思良工而刊之況漢國旣往莫之能匡推器移君委之聖哲固其宜也漢朝委質旣願禪禮之速定也天祚率土必將有主主率土者非陛下其孰能任之所謂論德無與爲比考功無推讓矣天命不可久稽民望不可久違臣等慺慺不勝大願伏請陛下割撝謙之志修受禪之禮副人神之

意慰外內之願丕又令曰以德則孤不足以時則戎虜未滅若以羣賢之靈得保首領終君魏國於孤足矣若孤者胡足以辱四海至乎天瑞人事皆先王聖德遺慶孤何有焉是以未敢聞命歆又與太尉詡御史大夫朗奏曰臣等伏讀詔書於邑益甚臣等聞易稱聖人奉天時論語云君子畏天命天命有去就然後帝者有禪代是以唐之禪虞命在爾躬虞之順唐謂之受終堯知天命去已故不得不禪舜舜知歷數在躬故不敢不受不得不禪奉天時也不敢不受畏天命也漢朝雖承季末陵遲之餘猶務奉天命以則堯之道是以願禪帝位而歸二女而陛下正於大魏受命之初抑虞夏之達節尚延陵之讓退而所枉者大所

直者小所詳者輕所畧者重中人凡士猶爲陛下陋之沒者有靈則重華必忿憤于蒼梧之神墓大禹必鬱悒于會稽之山陰武王必不悅于商陵之元宮矣是以臣等敢以死請且漢政在閹宦祿去帝室七世矣遂集矢石於其宮殿而二京爲之墟當是之時四海蕩覆天下分崩武王親衣甲而冠冑沐雨而櫛風爲民請命則活萬國爲世撥亂則致升平鳩民而立長築宮而置吏元元無過罔於前業而始有造於華夏陛下卽位光昭文德以翊武功勤恤民隱視之如傷懼者寧之勞者息之寒者以暖饑者以充遠人以恩復寇敵以恩降邁恩種德光被四表稽古篤睦茂于放勳網漏吞舟宏于周文是以布政未期人神並和皇天則降甘露而臻四靈后土則挺芝草而吐醴泉虎豹鹿兔皆素其色雉鳩燕雀亦白其羽連理之木同心之瓜五采之魚珍祥瑞物雜沓於其間者無不畢備古人有言微禹吾其魚乎微大魏則臣等之白骨交橫于曠野矣伏省羣臣外內前後章奏所以陳叙陛下之符命者莫不條河洛之圖書據天地之瑞應因漢朝之款誠宣萬方之景附可謂信矣省矣三王無以及五帝無以加民命之懸於魏政三十有餘年矣此乃千世時至之會萬載一遇之秋達節廣度宜昭于斯際拘牽小節不施于此時久稽天命罪在臣等輒營壇場具禮儀擇吉日昭告昊天上帝秩羣神之禮須禋祭畢會羣寮于朝堂議年號正朔服色當施行

丕乃受禪歆登壇相儀奉皇帝璽綬以成受命之禮羣臣三公以下並受爵位歆以形色忤時徙爲司徒而不進爵丕久不懌以問尚書令陳羣曰我應天受禪百辟羣后莫不人人喜悅形于聲色而相國及公獨有不怡者何也羣起離席長跪曰臣與相國曾臣漢朝心雖悅喜義形其色亦懼陛下實應且憎丕大悅遂重異之歆性周密舉動詳愼常以爲人臣陳事務以諷諫合道爲貴就有所言不敢顯露故其事多不見淡於財欲前後寵賜諸公莫及然終不殖產業公卿嘗並賜沒入生口惟歆出而嫁之陳羣常歎曰若華公可謂通而不泰清而不介者矣三府議舉孝廉本德行不復限以試經歆謂喪亂以來六籍墮廢當務

存立以崇王道夫制法者所以經盛衰今聽孝廉不以經
試恐學業遂從此而廢若有秀異可特徵用患于無其人
何患不得哉丕從之叡襲位進封博平侯增邑五百戶并
前千三百戶轉拜太尉尋稱病乞退讓位于管寧寧卽歆
所與俱學者也遭亂避地遼東曹操爲司空辟邴原及寧
原就徵寧不至丕黃初中令公卿舉獨行君子歆舉寧丕
以安車徵之時在朝諸人皆謂虞夏復見也歌詠盛事而
寧不出至是歆以太尉讓寧復固辭自丕訖叡徵命相仍
常以八月賜牛酒存問寧終守志不易然叡亦不聽歆之
退臨當大會遣散騎常侍繆襲喻指起之歆不得已乃復
位叡太和五年歆卒年七十五謚曰敬侯子表嗣歆弟緝

丕黃初中分歆戶邑封列侯表咸熙中爲尚書表弟博歷
三縣內史有名跡博弟周黃門侍郎常山太守博學有文
思

王朗字景興東海郡人也以通經拜郎中除菑邱長師太
尉楊賜賜薨棄官行服舉孝廉辟公府不應徐州刺史陶
謙察茂才除治中時帝遷長安關東兵起朗與別駕趙昱
說謙曰春秋之義求諸侯莫如勤王今天子越在西京宜
遣使奉承王命謙乃遣昱奉章至長安帝嘉其意拜謙安
東將軍以昱爲廣陵太守朗爲會稽太守會稽舊祀秦始
皇刻木爲像與夏禹同廟朗到官以爲無德之君不應見
祀於是除之居郡四年惠愛在民孫策渡江畧地功曹虞
翻以爲力不能拒不如避之朗自以身爲漢吏責任守城
與策戰敗績浮海至東冶策又追擊大破之欲走交州爲
追兵所迫遂詣軍降雖流移窮困朝不謀夕而收卹親舊
分多割少行義甚著曹操表徵之孔融與書曰世路隔塞
情問斷絕感懷增思前見章表知尋湯武罪己之迹自投
東裔同鯀之罰覽省未周涕隕潛然王上寬仁貴德宥過
曹公輔政思賢並立策書屢下殷勤款至知櫂舟浮海息
駕廣陵不意黃熊突出羽淵也談笑有期勉行自愛始策
之得朗也譴讓之使張昭私問朗朗誓不屈策忿而不加
害也留置曲阿及操表徵策遣之朗自曲阿展轉江海積
年乃至操患孫策之强因問曰孫策何以得至此邪朗曰

策勇冠一世有儁才大志張子布民之望也北面而相之
周公瑾江淮之傑攘臂而爲其將謀而有成所規不細終
爲天下大賊非徒狗盜而已其慮策如此葢以操爲漢臣
也操表拜爲諫議大夫參司空軍事朗少與劉陽交世稱
其誼厚劉陽者沛國人也爲莒令以漢室漸衰知曹操有
雄才終爲漢賊意欲除之而事不會陽年三十遽卒操故
得逞其志後操求其嗣子甚急其子惶窘走伏無所陽親
舊雖多莫敢藏者朗乃納受積年及從會稽還又數開解
操久乃赦之已而操稱魏國朗乃以軍祭酒領魏口郡太
守遷魏少府奉常大理務在寬恕罪疑從輕鍾繇明察當
法俱以治獄見稱操請同會喟朗曰不能效君昔在會稽

折秔米飯也朗仰而歎曰宜適難値操問云何朗曰如朗
昔者未可折而折如明公今日可折而不折也操以孫權
稱臣遣貢詣朗朗答曰孫權前牋自詭躬討虜以補前愆
後疏稱臣以明無二牙猷屈膝言爲告歡明珠南金遠珍
必至情見乎詞效著乎功三江五湖爲沼于魏西吳東越
化爲國民鄢郢既拔荆門自開席卷巴蜀形勢巳成重休
累慶雜沓相隨承旨之日撫掌擊節情之畜者辭不能宣
曹丕稱王遷魏御史大夫封安陵亭侯上疏曰兵起以來
三十餘年四海盪覆萬國殄瘁賴先王芟除寇賊扶育孤
弱遂令華夏復有紀綱鳩集兆民于兹魏土使封鄙之內
雞鳴狗吠達於四境蒸庶欣欣喜遇升平今遠方之寇未

賓兵戎之役未息誠令復除足以懷遠人良宰足以宣德
澤阡陌咸修四民殷熾必復過于曩時而富於平日矣易
稱敕法書著祥刑一人有慶兆民賴之慎法獄之謂也昔
曹相國以獄市爲寄路溫舒疾治獄之吏夫治獄者得其
情則無冤死之囚丁壯者得盡地力則無飢饉之民窮老
者得仰食倉廩則無餧餓之殍嫁娶以時則男女無怨曠
之恨胎養必全則孕者無自傷之哀新生必復則孩者無
不育之累壯而後役則幼者無離家之思二毛不戎則老
者無頓伏之患醫藥以療其疾寬繇以樂其業威罰以抑
其強恩仁以濟其弱賑貸以贍其乏十年之後既笄者必
盈巷二十年之後勝兵者必滿野矣丕欲稱尊朗與華歆

上表勸進以翊戴功進拜司空封樂平鄉侯丕問損益所
宜朗奏曰詔問所宜損益必謂東京之事也若夫西京雲
陽汾陰之大祭千有五百之羣祀通天之臺入阿房之宮
齋必百日養犧五載牛則三千其重玉則七千其器文綺
以飾重席童女以蹈舞綴釀酹必貫三時而後成樂人必
三千四百而後備內宮美人數至近千學官博士七千餘
人中廄則騑騄駙馬六萬餘匹外牧則扈養三萬而馬十
之執金吾從騎六百走卒倍焉太常行陵幸車千乘太官
賜官奴婢六千長安城內治民爲政者三千中二千石蔽
罪斷刑者二十有五獄政充事猥威儀繁富隆于三代近
過禮中夫所以極奢者大抵多受之於秦餘既違繭栗慤

誠之本掃地簡易之指又失替質而損文避泰而從約之
趣豈夫當今隆興盛明之時祖述堯舜之際割奢務儉之
政除繁崇省之令詳刑慎罰之教所宜希慕哉及夫寢廟
日一太牢之祀郡國並立宗廟之法丞相御史大夫官屬
吏從之數若此之輩既巳屢改於哀平之前不行光武之
後矣謹按圖牒所改奏在天地及五帝六宗宗廟社稷既
巳因前代之兆域矣夫天地則掃地而祭其餘則皆壇而
埒之矣明堂所以祀上帝靈臺所以觀天文辟雍所以修
禮樂太學所以集儒林高禖所以祈休祥又所以察時務
揚教化稽古先民開誕慶祚舊時皆在國之陽並高棟夏
屋足以肆饗射望雲物七郊雖尊祀尚質猶皆有門宇便

坐足以避風雨可須軍罷年豐以漸修治舊時虎賁羽林五營兵及衛士并合雖且萬人或商賈惰游子弟或農野謹鈍之人雖有乘制之處不講戎陣既不簡練又希更寇雖名實不副難以備急有警而後募兵軍行而後運糧或乃兵既久屯而不務營佃不修器械無有貯聚一隅馳羽檄則三面並荒擾此亦漢氏近世之失而不可式者也當今諸夏已安而巴蜀在畫外雖未得偃武而弢甲放馬而戢兵宜因年之大豐遂寄軍政于農事吏士小大並勤稼穡止則成井里於廣野動則成校隊於六軍省其暴繇贍其衣食易稱悅以使民民忘其勞悅以犯難民忘其死今之謂矣糧畜於食勇畜於勢雖坐曜烈威而衆未動畫外

之蠻必復稽顙以求改往而效用矣若畏威效用不戰而定則賢於交兵而後威立接刃而後功成遠矣若姦凶不革遂迷而不反猶欲以其所虐用之民待大魏投命報養之士然後徐以前歌後舞樂征之衆臨彼倒戟折矢樂服之羣伐腐摧枯未足以為喻時丕好出游獵或昏夜而還朗上疏曰夫帝王之居外則飾周衛內則重禁門將行則設兵而後出幄稱警而後踐墀張弧而後登輿清道而後奉引遮列而後轉轂靜室而後息駕皆所以顯至尊務戒慎垂法教也近日車駕出臨捕虎日昃而行及昏而反違警蹕之常法非萬乘之至慎也丕優荅之丕黃初中鵜鶘集靈芝池稱詔公卿舉獨行君子朗薦楊彪彪故太尉也

見漢祚將終自以累世為三公恥為魏臣遂稱足攣不復行積十餘年丕稱王欲以為太尉令其臣宣指彪辭曰嘗以漢臣為三公值世衰亂不能立尺寸之益若復為魏臣於國之選亦不為榮也丕竟不能奪其意及稱尊乃待以客禮賜延年杖及馮几謁請之日使杖入又使着鹿皮冠彪辭讓不聽竟著布單衣皮弁以見及是朗稱疾讓位于彪彪亦不起年八十四薨丕詔朗曰朕求賢於君而未得君乃翻然稱疾非徒不得賢更開失賢之路增玉鉉之傾無乃居其室出其言不善見違于君子乎君其勿有後辭丕責孫權遣子登入侍不至是時丕從許昌大興屯田欲舉軍東擊吳朗上疏曰昔南越守善嬰齊入侍遂為家嗣

還君其國康居驕黠情不副辭都護奏議以為宜遣侍子以黜無禮且吳濞之禍萌于子入隗囂之叛亦不顧子往者聞權有遣子之言而未至今六軍戒嚴臣恐輿人未暢聖旨當謂國家愠於登之逋留是以為之興師設師行而登乃至則為所動者至大所致者至細猶未足以為慶設其傲很殊無入志懼彼輿論之未暢者並懷伊邑臣愚以為宜勅別征諸將各明奉禁令以慎守所部外曜烈威內廣畊稼使泊然若山澹然若淵勢不可動計不可測是時丕以成軍遂行權子不至臨江而還叡襲位進封蘭陵侯增邑五百并前千二百戶是時百姓有不足而方營修宮室朗上疏曰陛下即位以來恩詔屢布百姓萬民莫不欣

欣臣頃奉使北行往反道路聞衆徭役其可得蠲除省滅者甚多願陛下重留日昃之聽以計制宼昔大禹將欲拯天下之大患故乃先卑其宮室儉其衣食用能盡有九州弼成五服句踐欲廣禦兒之疆馘夫差於姑蘇故亦約其身以及家儉其家以施國用能囊括五湖席卷三江取威中國定霸華夏漢之文景亦欲恢宏祖業增崇洪緒故能割意于百金之臺昭儉於弋綈之服內減太官而不受貢獻外省徭賦而務農桑用能號稱昇平幾致刑錯孝武之所以能奮其軍勢拓其外境誠因祖考畜積素足故能遂成大功霍去病中才之將猶以匈奴未滅不治第宅明卹遠者畧近事外者簡內自漢之初及其中興皆于金革畧

寢之後然後鳳闕猥閉德陽並起今當建始之前足用列朝會崇華之後足用序內官華林天淵足用展游宴若且先成閶闔之象魏使足用列遠人之朝貢者修城池使足用絕踰越成國險其餘一切且須豐年一以勤耕農為務習戎備為事則國無怨曠戶口滋息民充兵彊而寇戎不賓緝熙不作未之有也轉為司徒時叡屢喪子而後宮就館者少明上疏曰昔周文十五而有武王遂享十子之祚以廣諸姬之允武王既老而生成王成王是以鮮於兄弟此二王者各樹聖德無以相過比其子孫之祚則不相如葢生育有早晚所產有衆寡也陛下既德祚兼彼二聖春秋高于姬文育武之時矣而子發未舉于椒蘭之奧房藩王未繁於掖庭之衆室以成王為喻雖未為晚取譬伯邑則不為夙周禮六宮內官百二十人而諸經常說咸以十二為限至于秦漢之末或以千百為數矣然雖彌猥而就時於吉館者或甚鮮明百斯男之本誠在於一意不但在於務廣也老臣慺慺願國家同祚于軒轅之五五而未及周文之二五用為伊邑且少小常苦被褥泰溫泰溫則不能便柔膚弱體是以難可防護而易用感慨若常令少小之縕袍不至於甚厚則必咸保金石之性而比壽於南山矣叡報曰朕繼嗣未立以為君憂欽納至言思聞良規叡太和二年卒謚曰成侯子肅嗣明高才博雅著易春秋孝經周官傳奏議論記咸傳於世號為通儒曹丕稱尊明書

與司徒許靖曰過聞受終文祖之言於尚書又聞歷數在躬允執其中之文於論語豈自意得於老耄之齒正值天命授於聖主之會親見三讓之宏辭觀衆瑞之總集覩升堂穆穆之盛禮瞻燔燎焜曜之青烟于時忽自以為處唐虞之運際於紫微之天庭也徒慨不得攜子之手共列于世有二子之數以聽有唐欽哉之命也子雖在裔土想亦極目而迴望側耳而遐聽延頸而鶴立也昔汝南陳公初拜不依故常讓上卿於李元禮以此推之吾宜退身以避子位也又書曰皇帝既深悼劉將軍之早世又愍其孤之不易又惜使足下孔明等士人氣類之徒遂沈溺於羌夷異種之間永與華夏乖絕而無朝聘中國之期緣瞻睎故

土桑梓之望也故復運慈念重下明詔使朗爲書與足下等其附曹氏且歌頌之漢季士大夫居高位如繇歆等俱類是建興元年後帝卽位華歆陳羣及王朗各以書與丞相亮陳天命人事欲使舉國稱藩亮不答作正議曰昔在項羽起不由德雖處華夏秉帝者之勢卒就湯鑊爲後永戒魏不審鑒今次之矣免身爲幸戒在子孫而二三子各以耆艾之齒承僞指而進書有若崇竦稱莽之功亦將偪于元禍苟免者邪昔世祖之創迹舊基奮羸卒數千摧莽彊旅四十餘萬於昆陽之郊夫據道討淫不在衆寡及至孟德以其譎勝之力舉數十萬之師救張郃於陽平勢窮慮悔僅能自脫辱其鋒銳之衆遂喪漢中之地深知神器

不可妄獲旋還未至感毒而死子桓淫逸繼之以篡縱使二三子多逞蘇張詭靡之說奉進驩兜滔天之辭欲以誣毀唐帝諷解禹稷所謂徒傷文藻煩勞翰墨者矣夫大人君子之所不爲也又軍誡曰萬人必死橫行天下昔軒轅氏整卒數萬制四方定海內況以數十萬之衆據道而臨有罪可得干擬者哉

季漢書卷三十二

諸暨章陶裁艮氏纂　邑後學孟鶴齡方德麟仝校

漢魏臣曹仁曹洪曹休曹眞列傳

曹仁字子孝操所名爲從弟也祖褒潁川太守父熾侍中長水校尉仁少好弓馬弋獵漢末豪傑並起仁亦陰結少年得千餘周旋淮泗之閒已而從操爲別部司馬行厲鋒校尉操破袁術仁所斬獲頗多從擊徐州仁常督騎爲軍前鋒別攻陶謙將呂由破之還與大軍合彭城大破謙軍從攻費華卽墨開陽謙遣別將救諸縣仁以騎擊破之操擊呂布仁別攻勾陽拔之生獲布將劉何操平黃巾挾天子都許仁數有功拜廣陽太守操以其勇略不使之郡以

議郎督騎操征張繡仁別徇旁縣虜其男女三千餘人軍還爲繡所追敗士卒喪氣仁率厲將士甚奮操壯之遂破繡操與袁紹相拒於官渡昭烈徇㶏彊諸縣多舉衆來歸操以爲憂仁曰南方以大軍方有目前急其勢不能相救劉備以強兵臨之其背叛固宜也備新將紹兵未能得其用擊之可破也操善其言遂使將騎逆拒盡收諸縣而還紹遣別將韓荀鈔斷西道仁擊荀於雞洛山大破之由是紹不復分兵出復與史渙等鈔紹運車燒其糧穀河北既定從圍壺關操令曰城拔皆坑之連月不下仁言於操曰圍城必示之活門所以開其生路也今公告之以死將人自爲守且城固而糧多攻之則士卒傷守之則引日久今

頓兵堅城之下以攻必死之虜非良計也操從之城降於是錄仁前後功封都亭侯從平荆州以仁行征南將軍留屯江陵拒吳將周瑜瑜將數萬人來攻前鋒數千始至仁登城望之乃募三百人遣部曲將牛金逆與挑戰敵多金衆少遂爲所圍長史陳矯俱在城上望見金等垂沒左右皆失色仁意氣奮怒甚謂左右速取馬來矯等共援持之謂仁曰敵衆盛不可當也假使棄數百人何苦而將軍以身赴之仁不應遂擐甲上馬將其麾下壯士數十騎出城去敵百餘步迫溝矯等以爲仁當住溝上爲金形勢也仁徑渡溝直前衝入敵圍金等乃得解餘衆未盡出仁復直還突之拔出金兵亡其數人吳兵乃退矯等初見仁出皆

懼及見仁還乃歎曰將軍眞天人也旣而吳攻城益急仁棄城遁操猶壯之轉封安平亭侯操拒馬超以仁行安西將軍督諸將拒潼關破超渭南蘇伯田銀反以仁行驍騎將軍都督七軍討銀等破之復以仁行征南將軍假節屯樊鎭荆州侯音以宛叛略傍縣衆數千人仁率諸軍攻破音斬其首還屯樊卽拜征南將軍我將軍關羽起兵討操仁逆拒敗羽進圍樊城時漢水暴溢于禁等七軍皆沒禁降羽仁率衆守城城不沒者數板羽乘船臨城圍數重外內斷絕糧食欲盡仁激厲將士示以必死以徐晃救至仁乃得潰圍出初仁少時不修行檢及長爲將嚴整奉法令常置科於左右案以從事曹彰北征烏丸丕爲書戒彰曰爲將奉法不當如征南邪及丕稱王拜仁車騎將軍都督荆揚益州諸軍事進封陳侯增邑二千并前三千五百戶後召還屯宛孫權遣將陳邵據襄陽丕遣仁擊之仁與徐晃攻破邵遂入襄陽使將軍高遷等徙漢南民於漢北丕卽拜仁大將軍又移屯臨潁遷大司馬復督諸軍據烏江還屯合肥丕黃初四年卒謚曰忠侯子泰嗣官至鎭東將軍假節轉封甯陵侯泰卒子初嗣又分封泰弟楷範皆爲列侯仁弟純初以議郞參司空軍事督虎豹騎從圍南皮袁譚出戰士卒多死操欲緩之純曰今千里蹈敵進不能克退必喪威且縣師深入難以持久彼勝而驕我敗而懼以懼敵驕必可克也操善其言遂急攻之譚敗純麾下騎

斬譚首及征三郡純部騎獲單于蹋頓以前後功封高陵亭侯邑三百戶建安十五年卒謚曰威侯純所督虎豹騎皆天下驍銳或從百人將補之操難其帥純以選爲督撫循甚得人心及卒有司白選代操曰純之比何可復得吾獨不中督邪遂不選

曹洪字子廉仁從弟也操起兵討董卓至榮陽爲卓將徐榮所破操失馬賊追甚急洪下以馬授操操辭讓洪曰天下可無洪不可無君遂從步行至汴水水深不得渡洪循水得船與操俱濟還奔譙揚州刺史陳溫素與洪善洪將家兵千餘人就溫募兵得廬江上甲二千人東至丹陽復得數千人與操會龍亢操用此勢復振操擊徐州張邈舉

兗州迎呂布時大飢荒洪將兵在先據東平范聚穀以繼軍操擊邈布於濮陽布破走遂據東阿擊濟陰山陽中牟陽武京密十餘縣皆拔之以前後功拜鷹揚校尉遷揚武中郎將操遷帝都許拜洪諫議大夫別攻劉表破表別將於舞陽陰葉堵陽博望有功遷厲鋒將軍封國明亭侯累從征伐拜都護將軍丕稱尊爲衛將軍遷驃騎將軍進封野王侯邑千戶并前二千一百戶位特進後徙封都陽侯初洪家富而性吝嗇丕少時有所假求不稱意常恨之遂以舍客犯法下獄當死時曹眞在左右請之曰今誅洪洪必以眞爲譖也丕曰我自治之卿何豫也會丕母卞氏責怒之曰梁沛之間非子廉無有今日又謂丕妻郭氏曰令

曹洪今日死吾明日勅帝廢后矣郭於是涕泣屢請乃得免猶尚沒入其財產卞氏又以爲言乃還之曹叡襲位拜後將軍更封樂城侯邑千戶位特進復拜驃騎將軍叡太和六年卒謚曰恭侯子馥嗣

曹休字文烈仁族子也天下亂宗族各散去鄉里休年十餘歲喪父獨與客擔喪假葬攜將老母渡江至吳休祖父嘗爲吳郡太守休於太守舍見壁上祖父畫像下榻拜涕泣同坐者皆嘉歎焉會操起兵休易姓名轉至荊州間行北歸見操操謂左右曰此吾家千里駒也使與丕同止見待如子常從征伐使領虎豹騎宿衛昭烈徇漢中遣將軍吳蘭屯下辯操使曹洪逆拒以休爲騎都尉參洪軍事操謂休曰汝雖參軍其實帥也將軍張飛屯固山欲斷軍後衆議狐疑休曰敵實斷道者當伏兵潛行今乃先張聲勢此其不能也宜及其未集促擊蘭蘭破則飛自走矣洪從之王師由此遂敗尋進中領軍丕稱王爲領軍將軍錄前後功封東陽亭侯夏侯惇卒以休爲鎭南將軍假節都督諸軍事丕親臨送下輿執手而別孫權遣將屯歷陽休至擊破之又別遣兵渡江燒吳蕪湖營數千家遷征東將軍領揚州刺史進封安陽鄉侯丕侵吳以休爲征東大將軍假黃鉞督張遼等及諸州郡二十餘軍擊吳大將呂範於洞浦破之拜揚州牧叡襲位進封長平侯吳將審德屯皖休擊破之斬德首吳將韓綜翟丹前後率衆詣降增邑四

百并前二千五百戶遷大司馬都督揚州如故叡太和二年爲二道侵吳遣司馬懿從漢水下督休諸軍向潯陽吳將僞降休深入戰不利退還宿石亭吳人追躡之軍夜驚士卒亂棄甲兵輜重甚多休上書謝罪叡遣屯騎校尉楊暨慰諭休因此癰發背死謚曰壯侯子肇嗣肇有當世才度爲散騎常侍屯騎校尉叡寢疾方與燕王宇等屬以後事叡意尋變肇仍以侯歸第芳正始中卒追贈衛將軍子興嗣肇弟纂丕黃初中分休戶三百爲列侯後爲殄吳將軍卒追贈前將軍

曹眞字子丹操所名爲族子也父邵本秦氏養曹氏募徒衆從操爲州郡所殺操哀眞少孤收養與諸子同使與曹

丕共止常獵為虎所逐顧射虎應聲而倒操壯其鷙勇使將虎豹騎討靈丘賊拔之封靈壽亭侯以偏將軍拒敗王師於下辯拜中堅將軍從至長安領中領軍是時夏侯淵死於陽平操憂之以眞為征蜀護軍督徐晃等敗我將高翔於陽平操既敗於北山引還使眞至武都迎曹洪等還屯陳倉丕稱王以眞為鎮西將軍假節都督雍涼州諸軍事錄前後功進封東鄉侯張進反于酒泉眞遣費曜討破之斬進等丕黃初中還都以眞為上軍大將軍都督中外諸軍事假節鉞與夏侯尚等擊孫權牛渚屯破之轉拜中軍大將軍加給事中七年丕寢疾眞與陳羣司馬懿等受命輔政叡襲位進封邵陵侯遷大將軍丞相亮伐魏圍祁

山南安天水安定三郡皆應時來歸叡以眞督諸軍逆拒郿遣張郃守街亭大敗王師安定民楊條等略吏民保月氏城眞進軍圍之條謂其衆曰大將軍自來吾願早降耳遂自縛出三郡皆平眞以亮懲於祁山後出必從陳倉乃使將軍郝昭王生守陳倉治其城明年春亮圍陳倉已有備而不能克增邑并前二千九百戶四年朝洛陽遷大司馬賜劒履上殿入朝不趨眞既荷重任兼負其衆覬謀入寇謂數道並入可大克也叡從之眞遂以八月發長安從子午道入司馬懿泝漢水當會南鄭諸衆或從斜谷道或從武威入會大霖雨三十餘日棧道斷絕眞乃退少時與宗人曹遵鄉人朱讚並事操遵讚早亡眞愍之乞分所食邑封其子叡答曰大司馬有叔向撫孤之仁篤晏平久要之分君子成人之美聽分眞邑賜遵讚子爵關內侯各百戶眞每征行與將士同勞苦軍賞不足輒以家財班賜士卒皆願為用眞病還洛陽叡自幸其第省疾尋卒謚曰元侯子爽嗣爽弟羲訓則彥皚皆推恩封列侯眞弟彬亦分眞戶二百封列侯爽自有傳

季漢書卷三十三

諸暨章陶裁良氏纂　　邑後學[illegible]全校

漢魏臣夏侯惇夏侯淵夏侯尚列傳

夏侯惇字元讓沛國譙人夏侯嬰之後也年十四就師學人有辱其師者惇殺之曹操初起惇以禆將從征伐操行奮武將軍以惇爲司馬別屯白馬遷折衝校尉領東郡太守操攻陶謙留惇守濮陽張邈迎呂布操家在鄄城惇輕車往赴適與布遇交戰布退還遂入濮陽襲得惇車輜重遣將僞降共執持惇責以寶貨惇軍中震恐禆將韓浩乃勒兵屯惇營門召軍吏諸將皆案甲當部不得動諸營乃定遂詣惇所叱持質者尋斬之惇乃獲免操自徐州還惇

從擊呂布爲流矢所中傷左目時夏侯淵與惇俱爲將軍軍中號惇爲盲夏侯惇惡之每照鏡恚怒輒撲鏡於地尋領陳留濟陰太守加建武將軍封高安鄉侯時大旱蝗蟲起惇乃斷太壽水作陂身自負土率將士勸種稻民賴其利轉領河南尹操平河北爲大將軍後拒鄴破之遷伏波將軍領尹如故建安十二年錄惇前後功增封邑千八百戶并前二千五百戶二十一年從擊孫權還使惇都督二十六軍留居巢賜伎樂名倡令曰魏絳以和戎之功猶受金石之樂況將軍乎二十四年操軍於摩陂召惇常與同載特見親重出入臥內諸將莫得比也拜前將軍時諸將皆受魏官號惇獨漢官乃上疏自陳不當不臣之禮操曰吾聞太上師臣其次友臣夫臣者貴德之人也區區之魏而臣足以屈君乎惇固請乃拜前將軍也督諸軍還壽春徙屯召陵曹丕襲位拜惇大將軍數月卒謚曰忠侯子充嗣丕追思惇功欲使子孫畢侯分惇邑千戶賜其子七孫二人爵皆關內侯惇弟廉及子楙自封列侯楙字子林惇中子也丕少與親善及襲位以爲安西將軍持節繼夏侯淵都督關中楙性無武略而好治生叡太和二年人有白楙者遂召還爲尚書楙妻操女即僞清河公主也楙在西時多畜伎妾曹氏由此與楙不和其後羣弟不遵禮度楙數切責弟懼見治乃共構楙以誹謗曹氏奏之叡因收楙意欲殺之以問長水校尉京兆段默默答曰此必清河公

主與楙不睦出于譖構冀不推實耳且伏波與先帝有定天下之功宜加三思叡意解曰吾亦以爲然乃推問爲曹氏作表者果其羣弟子臧子江所構也充卒子廙嗣廙卒子劭嗣

韓浩者字元嗣河內人與沛國史渙俱以勇力顯浩至中護軍渙至中領軍皆掌禁兵封列侯

夏侯淵字妙才惇族弟也曹操居家有縣官事淵代引重罪操營救之得免時兗豫大亂淵以飢乏棄其幼子而活亡弟孤女操起兵以別部司馬騎都尉從遷陳留潁川太守及與袁紹戰於官渡行督軍校尉紹破使督兗豫徐州軍糧時軍食少淵傳饋相繼軍以復振昌狶反遣于禁擊

之未拔復遣淵與禁并力遂擊豨降其十餘屯豨詣禁降淵還拜典軍校尉濟南樂安黃巾徐和司馬俱等攻城殺長吏淵將泰山齊平原郡兵擊破之斬和平諸縣收其糧穀以給軍士建安十四年以淵爲行領軍操攻孫權還使淵督諸將擊廬江叛者雷緒緒破又行征西護軍督徐晃擊太原賊攻下二十餘屯斬賊帥商曜屠其城從攻韓遂等戰於渭南又督朱靈平隃麋汧氐與操會安定降楊秋十七年操還鄴以淵行護軍將軍督朱靈路招等屯長安擊破南山賊劉雄降其衆圍遂超將梁興於鄠拔之斬興封博昌亭侯馬超圍涼州刺史韋康於冀淵救康去冀二百餘里超逆戰淵敗會汧氐反淵引軍還十九年趙衢尹

奉等謀攻超姜敍起兵鹵城以應之衢等譎說超使出擊敍衢於冀城中殺超妻子超奔漢中還圍祁山敍等急求救諸將議欲須操節度淵曰公在鄴反覆四千里比報敍等必敗非救急也遂行使張郃督步騎五千在前從陳倉狹道入淵自督軍在後郃至渭水上超將氐羌數千逆郃未戰超尋退郃進軍收超軍器械淵至諸縣皆已降韓遂在顯親淵欲襲取之遂走淵收遂軍糧追至略陽城去遂二十餘里諸將欲攻之或言當攻興國氐淵以爲遂兵精興國城固攻不可卒拔不如擊長離諸羌長離諸羌多在遂軍必歸救其家若羌獨守則孤救長離則官軍得與野戰可必虜也淵乃留督將守輜重輕兵步騎至長離攻燒羌屯斬獲甚衆諸羌在遂軍者各還種落遂果救長離與淵軍對陣諸將見遂衆惡之欲結營作塹乃與戰淵曰我轉鬬千里今復作營塹則士衆罷弊不可久賊雖衆易與耳乃鼓之大破遂軍得其旌麾還略陽進軍圍興國氐王千萬逃奔馬超餘衆降轉擊高平屠各皆散走收其糧穀牛馬乃假淵節使帥諸將討宋建建隴西人因涼州亂據之自號河首平漢王違拒朝命操乃使淵討之淵至圍枹罕月餘斬建及所置丞相已下淵别遣張郃等平河關渡河入小湟中河西諸羌盡降隴右平操下令曰宋建造爲亂逆三十餘年淵一舉滅之虎步關右所向無前仲尼有言吾與爾不如也二十一年增封三百戶并前八百戶還

擊武都氐羌下辯收氐穀十餘萬斛操西征張魯淵將涼州諸將侯王已下與操會休亭操每引見羌胡以淵畏之會魯降漢中平以淵行都護將軍督徐晃等窺巴郡操還鄴留淵守漢中拜征西將軍二十三年昭烈經略漢中軍陽平關淵率諸將逆拒次年正月昭烈督軍夜燒其圍鹿角淵使張郃護東圍自將輕兵護南圍昭烈督戰郃敗淵分所將兵助郃爲昭烈所破淵遂授首謚曰愍侯初淵雖數戰勝操常戒之曰爲將當有怯弱時不可但恃勇也將以勇爲本行之以智計但知任勇一匹夫敵耳淵妻操內妹長子衡娶操弟海陽侯女恩寵特隆衡襲爵轉封安寧亭侯衡卒子績嗣爲虎賁中郎將績卒子襃嗣衡弟霸丕

黃初中賜爵關內侯後歸漢霸弟稱
稱字叔權自孺子時聚童兒戲必爲軍旅戰陣之事有違者輒嚴以鞭捶衆莫敢逆淵陰奇之使讀項羽傳及兵書不肯曰能則自爲耳安能學人年十六淵與之田見奔虎稱驅馬逐之禁之不可一箭而倒名聞於操操把其手喜曰我得汝矣與曹丕爲布衣之交每讌會氣陵一坐辯士不能屈世之高名者多從之游年十八卒稱弟威字季權官兗州刺史威弟榮
榮字幼權幼聰惠七歲能屬文誦書日千言經目輒識之丕聞而請焉賓客百餘人人一奏刺悉書其鄉邑名氏世所謂爵里刺也客示之一寓目使之遍談不謬一人丕深

奇之漢中之敗榮年十三左右提之走不肯曰君親在難焉所逃死乃奮劍而戰遂陣沒榮弟惠字稚權幼以才學見稱善屬奏議歷散騎黃門侍郎與鍾毓數有辨駁事多見從遷燕相樂安太守惠弟和字義權河南尹
夏侯尚字伯仁淵從子也有籌畫智略曹丕器之與爲布衣之交曹操據冀州尚爲軍司馬將騎從征伐後爲五官將文學魏國初建遷黃門侍郎代郡胡叛遣鄢陵侯曹彰討之以尚參軍事定代地還操薨於洛陽尚持節奉喪還鄴并錄前後功封平陵亭侯拜散騎常侍遷中領軍曹丕稱帝更封平陵鄉侯遷征南將軍領荊州刺史假節都督南方諸軍尚奏漢別軍在上庸山道險難彼不我虞若以奇兵潛行出其不意則獨克之勢也遂率諸軍襲擊上庸陷三郡九縣遷征南大將軍吳雖和好尚益修攻戰之備後吳臨江拒守丕詣宛擊吳使尚率諸軍與曹眞共圍江陵吳將諸葛瑾與尚對江瑾渡入江中渚而分水軍於江中尚夜多持油船將步騎萬餘人於下流潛渡攻瑾諸軍夾江燒其舟船水陸並攻破之城未拔會大疫丕勑尚引軍還益封六百戶并前千九百戶假節鉞進爲牧荊州荒殘與吳阻漢水舊民多居江南尚自上庸通道西行七百餘里山民蠻夷多服從者五六年間降附數千家五年徙封昌陸鄉侯尚有妾嬖幸寵奪嫡室嫡室曹氏女也丕故遣人絞殺之尚悲感發病恍惚既葬埋妾不勝思見復出

視之丕聞而恚之曰杜襲之輕薄尚良有以也六年尚疾篤還都丕數臨幸執手涕泣卒諡曰悼侯子元嗣又分尚三百戶賜尚弟子奉爵關內侯後元坐事死夷三族髦正元中紹功臣世封尚從孫本爲昌陵亭侯邑三百戶以奉尚祀

諸暨章陶栽臣氏纂　邑後學陳殿颺孟銘章仝校

漢魏臣邴原袁渙張範涼茂國淵列傳

邴原字根矩北海朱虛人也年十一喪父而家貧鄰有書舍原過之而泣其師問曰童子何悲原曰孤者易傷貧者易感夫書者必皆具有父兄一羨其不孤一羨其得學是以心中惻然而涕零也師哀其志曰欲學可耳答曰無資師曰童子苟有志我徒相教不求資也於是遂就學一冬之間誦孝經論語在童亂之中嶷然有異及長遠遊學詣安邱孫崧崧辭曰君鄉里鄭君亦知之乎原答曰然崧曰鄭君學覽古今博聞強識鈎深致遠誠學者之師模也君

乃舍之躡屣千里所謂以鄭爲東家某者也君似不知而然者何原曰先生之說誠然矣猶未達僕之微趣也人各有志所規不同故乃有登山而求玉者有入海而採珠者豈可謂登山者不知海之深入海者不知山之高哉君謂僕以鄭爲東家某君以僕爲西家愚夫邪崧辭謝焉又曰兗豫之士吾多所識未有若君者當以書相分原重其意持書而別至陳留則師韓子助潁川宗陳仲弓汝南則交范孟博涿郡則親盧子幹原舊能飲酒行後八九年不復飲臨別師友以原不飲酒會米肉送原原曰本能飲酒但以荒思廢業故斷之耳今當遠別因見貺餞可一飲燕乃共坐飲酒終日不醉歸以書還孫崧解不致書之意由是

顯名與管寧俱以操尚稱郡召署功曹時魯國孔融在郡教選計當任公卿之才乃以鄭元爲計掾彭璆爲計吏原爲計佐融有所愛一人常盛嗟歎之後恚望欲殺之朝吏皆請時其人亦在坐叩頭流血而融意不解原獨不爲請融謂原曰衆皆請而君獨不原曰明府于某本不薄也常言歲終當舉之此所謂吾一子也如是朝吏受恩未有在某前者矣而今乃欲殺之明府愛之則引而方之於子憎之則推之欲危其身原愚不知明府以何愛之以何惡之融曰某生於微門吾成就其兄弟拔擢而用之某今孤負恩施夫善則進之惡則誅之固君道也往者應仲遠爲泰山太守舉一孝廉旬月之間而殺之夫君人者厚薄何常

之有原對曰仲遠舉孝廉殺之其義焉在夫孝廉國之俊選也舉之若是則殺之非也若殺之是則舉之非也詩云彼其之子不遂其媾蓋譏之也語云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是惑也仲遠之惑甚矣明府奚取焉融乃大笑曰吾直戲耳原又曰君子於其言出乎身加乎民言行君子之樞機也安有欲殺人而可以爲戲者哉融無以答是時黃巾起原乃將家屬入海居鬱洲山中郡舉有道融書喻原曰修性保貞清虛守高危邦不入久潛樂土王室多難西遷鎬京聖朝勞謙疇咨儁乂我徂求定策命懇惻國之將隕嫠不恤緯家之將亡緹縈跋涉彼匹婦也猶執此義實望根矩仁爲己任授手援溺振民於

難乃或晏晏居息莫我肯顧謂之君子固如此乎根矩根矩可以來矣原以黃巾方盛遂至遼東同郡劉政有勇略雄氣遼東太守公孫度畏惡其能欲殺之盡收捕其家政得脫度告諸縣敢有藏政者與同罪政窘迫往投原曰窮鳥入懷原曰安知斯懷之可入邪原匿之月餘時東萊太史慈當歸原因以政付之既而謂度曰將軍前日欲殺劉政以其爲己害也今政已去君之害豈不除哉度曰然原曰君之畏政者以其有智也今政已免智將用矣尚奚拘政之家不若赦之無重怨度乃出之原因資送政家歸故郡初原在遼東一年中往歸原居者數百家游學之士教授之聲不絕已而欲歸鄉里止於三山孔融書曰隨會在

秦賈季在翟諸仰廱所歎息增懷頃知來至近在三山詩不云乎來歸自鎬我行永久今遣五官掾奉問榜人舟楫之勞禍福動靜告慰亂階未已阻兵之雄若棊奕爭梟原乃復去積十餘年後乃歸南行已數日而度甫覺度知原之不可復追也因曰邴君所謂雲中白鶴非鶉鷃之網所能羅矣又吾自遣之勿復求也遂自反國土原反講述禮樂吟咏詩書門徒數百服道數十時鄭元以博學洽聞註解典籍故儒雅之士集焉原亦以高遠清白頤志淡泊故英偉之士向焉海內清議靑州有邴鄭之學已而曹操爲司空辟原應之署東閤祭酒操北伐三郡單于還住昌國燕士大夫酒酣操曰孤反鄴守諸君必將來迎明旦度皆

至矣其不來者獨有邴祭酒耳言訖而原先至門下通謁操大驚喜攬履而起遠出迎原曰賢者誠難測度孤謂君將不能來而遠自屈誠副飢渴之心也原出軍中士大夫詣原者數百人操怪而問之時荀彧在坐對曰獨可省問邴原耳操曰此君名重乃亦傾士大夫心邪彧曰此一世異人士之精藻公宜盡禮以待之操曰固孤之宿心也原雖在軍歷署常以疾病高枕里巷終不當事又希會見河內張範名公之子也其志行與原符甚相親敬令曰邴原名高德大清規邈世魁然而峙不爲孤用聞張子頗欲學之吾恐造之者富隨之者貧也原女早亡時操子倉舒亦沒操欲求合葬原曰合葬非禮也原之所以自容于明公

公之所以待原者以能守訓典而不易也若聽明公之命則是凡庸也明公焉以爲哉操乃止曹丕爲五官中郎將乃轉原五官長史令曰子弱不才懼其難正貪欲相屈以匡勵之雖云利賢能不恧恧操擊吳原從行卒是後大鴻臚鉅鹿張泰河南尹扶風龐迪以清賢稱永寧太僕東郡張閣以簡質聞杜恕著家戒曰張子臺視之似鄙樸人然其心中不知天地間何者爲美何者爲好敦然似與陰陽合德者作人如此自可不富貴然而患禍當何從而來世有高亮如子臺者皆多力慕體之不如也然皆仕于曹氏外是若陳郡袁渙山陽涼茂樂安國淵世所稱爲操行之士也而其出處亦若是焉已

袁渙字曜卿陳郡扶樂人也父滂桓帝時爲司徒當時諸公子多越法度而渙清靜舉動必以禮郡命爲功曹郡中姦吏皆自引去後辟公府舉高第遷侍御史除譙令不就昭烈臨豫州舉渙茂才後避地江淮間依袁術術每有所咨訪渙常正議術不能抗然敬之不敢不禮也頃之呂布擊術於阜陵渙往從之遂爲布所拘留布與昭烈有隙欲使渙作書辱昭烈渙不可再三彊之不許布大怒以兵脅渙曰爲之則生不爲則死渙顏色不變笑而應之曰渙聞惟德可以辱人不聞以罵使彼君子邪且不恥將軍之言彼誠小人邪將復將軍之意則辱在此不在於彼且渙他日之事劉將軍猶今日之事將軍也如一旦去此復罵將

軍可乎布慙而止後曹操擒布渙乃歸操操之破布也時陳羣父子亦在布軍見操皆拜渙獨高揖不爲禮操甚嚴憚之操給衆官車各數乘使取布軍中物惟其所欲衆人皆重載惟渙取書數百卷資糧而已衆人聞之大慙渙謂所親曰脫我以行陳令軍發足以爲行糧而已不以此爲我有由是厲名也大悔恨之操益以此重焉操欲并州郡攻戰不息渙言曰夫兵者凶器也不得已而用之鼓之以道德征之以仁義兼撫其民而除其害夫然故可與之死而可與之生自大亂以來十數年矣民之欲安甚於倒懸然而暴亂未息者何也意者政失其道歟渙聞明君善于救世故世亂則齊之以義時僞則鎮之以樸世異時變治國不同不可不察也夫制度損益此古今之不必同者也若夫兼愛天下而反之於正雖以武平亂而濟之以德誠百王不易之道也公明哲超世古之所以得其民者公既勤之矣今之所以失其民者公既戒之矣海內賴公得免於危亡之禍然而民未知義其惟公所以訓之則天下幸甚操深納之拜爲沛南部都尉是時新募民開屯田民不樂多逃亡渙白操曰夫民安土重遷不可卒變易以順行難以逆動宜順其意樂之者乃取不欲者勿彊操從之百姓大悅遷爲梁相渙勅諸縣務存鰥寡高年表異孝子貞婦常談曰世治則禮詳世亂則禮簡全在斟酌之間耳方今雖擾攘難以禮化然在我所以爲之爲政崇教訓恕思

而後行外溫柔而內能斷以病去官百姓思之後徵爲諫議大夫丞相軍祭酒前後得賜甚多皆散盡之家無所儲終不問產業乏則取之於人不爲皦察之行然時人服其清操稱魏國爲郎中令行御史大夫事渙言於操曰今天下大難已除文武並用長久之道也以爲可大收篇籍明先聖之教以易民視聽使海內斐然向風則遠人不服可以文德來之操善其言時有傳昭烈崩者操羣臣皆賀渙以嘗爲昭烈舉吏獨不賀居官數年卒操爲之流涕賜穀二千斛一教以太倉穀千斛賜郎中令之家一教以垣下穀千斛與曜卿家外不解其意教曰以太倉穀者官法也以垣下穀者親舊也渙四子侃寓奧準準字孝尼忠信公

正不恥下問惟恐人之不勝己以世事多險故常治退而不敢求進著書十餘萬言論治世之務爲易周官詩傳及論五經滯義聖人之微言以傳於世渙從弟霸嶽並有名于時

嶽以儒素稱初天下將亂渙慨然曰漢室陵遲亂無日矣苟天下擾攘逃將安之若天未喪道民以義存惟彊而有禮可以庇身乎嶽曰古人有言知幾其神乎見機而作君子所以元吉也天理盛衰漢其亡矣夫有大功必有大事此又君子之所深識退藏于密者也且兵革既興外患必衆嶽將遠跡山海以求免身及亂作各行其志嶽避地交州司徒辟不至

張範字公儀河内脩武人也祖父歆爲司徒父延爲太尉太傅袁隗欲以女妻範範辭不受性恬靜樂道忽于榮利徵命無所就

承字公先範弟也亦知名以方正徵拜議郎遷伊闕都尉董卓作亂承欲合徒衆與天下共誅卓承弟昭時爲議郎適從長安來謂承曰今欲誅卓衆寡不敵且起一朝之謀戰阡陌之民士不素撫兵不練習難以成功卓阻兵而無義固不能久不若擇所歸附待時而動然後可以如志承然之乃解印綬間行歸範因與承避地揚州袁術備禮招請範稱疾不往術不彊屈也遣承與相見術問曰昔周室陵遲則有桓文之霸秦失其政漢接而用之今孤以土地之廣士民之衆欲徼福齊桓擬迹高祖何如承曰在德不在彊夫能用德以同天下之欲雖由匹夫之資而興霸王之功不足爲難若苟僭擬干時而動衆之所棄誰能興之術不悅是時曹操將拒冀州術復問曰今曹操欲以弊兵數千敵十萬之衆可謂不量力矣子以爲何如承乃曰漢德雖衰天命未改今曹公挾天子以令天下雖敵百萬之衆可也術作色不懌承去之操據冀州遣使迎範範以疾留彭城遣承詣操操表以爲諫議大夫範子陵及承子戩爲山東賊所得範詣請二子賊以陵還範範謝曰諸君相還兒厚矣夫人情雖愛其子然吾憐戩之少請以陵易之賊義其言悉以還範操自荊州還範就見於陳以爲議郎

參丞相軍事甚見敬重操出征伐常令範及邴原留與其子丕居守操謂丕舉動必諮此二人丕執子孫禮救卹窮乏家無所餘中外孤寡皆歸焉贈遺無所逆亦終不用及去皆以還之建安十七年卒操稱魏國承以丞相參軍祭酒領趙郡太守政化大行操將西征徵承參軍事至長安病卒

涼茂字伯方山陽昌邑人也少好學論議常據經典曹操辟爲司空掾舉高第補侍御史時泰山多盜賊以茂爲泰山太守旬月之間襁負而至者千餘家轉爲樂浪太守公孫度居遼東擅留茂不遣之官然茂終不爲屈度謂茂及諸將曰聞曹公遠征鄴無守備今吾欲以步卒三萬騎萬

匹直指鄴城誰能禦之諸將皆曰然又顧茂曰於君意何如茂答曰比者海內大亂社稷將傾將軍擁十萬之衆安坐而觀成敗夫爲人臣者固若是邪曹公憂國家之危敗愍百姓之苦毒率義兵爲天下誅殘賊功高而德廣可謂無二矣以海內初定民始安集故未責將軍之罪耳而將軍乃欲稱兵西向則存亡之效不崇朝而決將軍其勉之諸將皆震動良久度曰涼君言是也後徵爲魏郡太守甘陵相所在有績曹丕爲五官將茂以選爲長史遷左軍師魏國初建遷尚書僕射後爲中尉奉常丕立爲太子茂復爲太子太傅卒

國淵字子尼樂安蓋人也師事鄭元元稱之曰國子尼美

才也吾觀其人必爲國器後遭亂與邴原管寧等避地遼東淵篤學好古在遼東常講學于山巖士人多推慕之數年還曹操辟爲司空掾屬每于公朝論議常直言正色退無私焉操欲廣置屯田使淵典其事淵屢陳損益相土處民計民置吏明功課之法五年中倉廩豐實百姓競勸樂業操征關中以爲居府長史統留事田銀蘇伯反河間銀等既破餘黨應伏法淵以爲非首惡請不行刑操從之賴淵得生者千餘人破賊文書舊以一爲十及淵上首級如其實數操問其故淵曰夫征討外寇多其斬獲之數者欲以大武功且示民聽也河間在封域之內銀等叛逆雖克捷有功淵竊恥之操大悅遷魏郡太守轉太僕居列卿位布衣蔬食以恭儉自守卒官

季漢書卷三十五

諸暨章陶裁良氏纂　邑後學馮際昇 郭錫璥 仝校

漢魏臣田疇王脩列傳

田疇字子泰右北平無終人也好讀書善擊劒以義烈聞初平元年董卓遷帝於長安幽州牧劉虞歎曰賊臣作亂朝廷播蕩四海俄然莫有固志身備宗室遺老不得自同於衆今欲奉使展效臣節安得不辱命之士乎衆議咸曰田疇雖年少多稱其奇時疇年二十二也虞乃備禮請與相見大悅之署爲從事具車騎使行疇曰今道路阻絕寇虜縱橫稱官奉使爲衆所指名願以私行期於得達而已虞從之疇乃歸自選其家客與年少之勇壯慕從者二十

騎俱往虞自出祖而遣之又說曰今帝主幼弱姦臣擅命表上須報懼失事機且公孫瓚阻兵安忍不早圖之必有後悔虞不聽既取道疇乃更上西關出塞傍北山直趨朔方循間徑去遂至長安致命詔拜騎都尉疇以爲天子方蒙塵未安不可以荷佩榮寵固辭不受朝廷高其義三府並辟皆不就得報馳還虞已爲瓚所害疇至謁祭虞墓陳發章表哭泣而去瓚聞之大怒購求獲疇謂曰汝何自哭劉虞墓而不送章報於我也疇曰漢室衰頹人懷異心惟劉公不失忠節章報所言於將軍未美恐非所樂聞故不進也且將軍方舉大事以求所欲既滅無罪之君又讐守義之臣誠行此事則燕趙之士將皆蹈東海而死耳豈忍有從將軍者乎瓚壯其對釋不殺也拘之軍下禁其故人莫得與通或說瓚曰田疇義士君弗能禮而又囚之恐失衆心瓚乃縱遣疇疇得北歸率舉宗族他附從數百人掃地而盟曰君仇不報吾不可立於世遂入徐無山營深險平敞地而居躬耕以養父母百姓歸之數年間至五千餘家疇謂其父老曰諸君不以疇不肖遠來相就衆成都邑而莫相統一恐非久安之道願推擇其賢長者以爲主皆曰善同僉推疇疇曰今來在此非苟安而已將圖大事復怨雪恥竊恐未得其志而輕薄之徒自相侵侮偷快一時無深計遠慮疇有愚計願與諸君共施之可乎皆曰可疇乃爲約束相殺傷犯盜諍訟之法法重者致死其次抵罪

二十餘條又制爲婚姻嫁娶之禮興舉學校講授之業班行其衆衆皆便之至道不拾遺北邊翕然服其威信烏丸鮮卑並各遣驛使致貢遺疇悉撫納令不爲寇已而袁紹擊瓚滅之以故疇不舉兵討瓚紹據幽州數遣使招命又即授將軍印因安輯所統疇皆拒不受紹卒其子尚又辟焉疇終不行疇常忿烏丸昔多賊殺其郡冠蓋有欲討之意而力未能建安十二年曹操北征烏丸先遣使辟疇又命田預喻指疇戒其門下趣治嚴門人曰昔袁公慕君禮命五至而君義不屈今曹公使一來而君若恐弗及者何也疇笑而應之曰此非君所識也遂隨使者至軍署司空戶曹掾引見諮議明日出令曰田子泰非吾所宜吏者即

畢茂才拜爲蓨令不之官隨軍次無終時方夏水雨而濱海洿下道渟滯不通虜亦遮守蹊要軍不得進操患之以問疇疇曰此道秋夏每常有水淺不通車馬深不載舟船爲難久矣舊北平郡治在平岡道出盧龍達于柳城自建武以來陷壞斷絕垂二百載而尚有微徑可從今虜將以大軍當由無終不得進而退懈弛無備若嘿回軍從盧龍口越白檀之險出空虛之地路近而便掩其不備蹋頓之首可不戰而擒也操曰善乃引軍還而署大木表於水側路傍曰方今暑夏道路不通且俟秋冬乃復進軍虜候騎見之誠以爲大軍去也操令疇將其衆爲鄉導上徐無山出盧龍歷平岡登白狼堆去柳城二百餘里虜乃驚覺單

于身自臨陣操與交戰大破之追奔逐北斬獲無數至柳城軍還入塞論功行封封疇亭侯邑五百戸疇自以始爲居難率衆遁逃志義不立反以爲利非本意也固讓操知之不奪其志遼東斬送袁尚首令三軍敢有哭之者斬疇以嘗爲尚所辟乃往弔祭操亦不問疇盡將其家屬及宗人三百餘家居鄴操賜疇車馬穀帛皆散之宗族知舊從攻荆州還操追其功曰是成一人之志而虧王法大制也乃復以前爵封疇疇上疏陳誠以死自誓操不聽欲拜之至於數四終不受疇素與夏侯惇善操語惇曰且往以情諭之自從君所言無告我意也惇就宿如所戒疇知之不復發言惇臨去乃撫疇背曰田君主意殷勤曾不能顧乎疇曰是何言之過也疇負義逃竄之人耳蒙恩全活爲幸多矣豈可賣盧龍之塞以易賞祿哉縱國私疇疇獨不愧於心乎將軍雅知疇者猶復如此若不得已願效死刎首於前惇還具答操操知其不可屈乃拜爲議郎年四十六卒子早死曹丕稱尊封疇從孫續關內侯以奉其祀蓋高其義也同時有王脩脂習郭憲亦頗有可采者歟

王脩字叔治北海營陵人也年七歲喪母母以社日亡來歲鄰里社脩感念母哀甚鄰里聞之爲之罷社年二十遊學南陽止張奉舍奉舉家病無相視者脩親隱恤之病愈乃去初平中北海相孔融召爲主簿守高密令高密孫氏素豪俠人客數犯法有相劫者逃入孫氏吏不能執脩將

吏民圍之孫氏拒守吏民畏憚不敢近脩令吏民敢不攻者與同罪孫氏懼乃出賊由是豪強懾服舉孝廉脩讓邴原融答教曰原之賢也吾已知之矣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堯不能用舜實舉之原可謂不患無位之士以遺後賢不亦可乎脩重辭融答曰掾清身潔己歷試諸難謀而鮮過惠訓不倦余嘉乃勳應乃懿德用升爾於王廷其可辭乎時天下亂遂不行頃之郡中有反者脩聞融有難夜往奔融初賊發融謂左右曰能冒難來者惟王脩耳言終而脩至復署爲功曹尋守膠東令融每有難脩雖休歸在家無不至融常賴脩以免袁譚領青州辟脩爲治中從事別駕劉獻數毀短脩後獻以事當死脩理之得免時人以此

多焉袁紹辟除卽墨令後復爲譚別駕紹卒譚尚有隙尚攻譚譚敗其將劉詢反漯陰諸城皆應之譚歎息曰今舉州背叛豈孤之不德邪脩曰東萊太守管統雖在海表此人必來也後十餘日統果來赴難妻子爲賊所殺譚以統爲樂安太守譚復欲攻尚脩諫曰兄弟還相攻擊敗亡之道也譚不悅然知其志節後又問脩計安出脩曰夫兄弟者左右手也譬人將鬭而斷其右手而曰我必勝若是者可乎夫棄兄弟而不親天下其誰親之屬有讒人固將交鬭其間以求一朝之利願明使君塞耳勿聽也若斬佞臣數人復相親睦以禦四方可以橫行天下時郭圖辛評辛毗等信任用事圖說譚曰將軍國小兵少顯甫之來久則

不敵愚謂呼曹公來擊顯甫彼必還救則自鄴以北可虜而得也故不用脩言復攻尚遣辛毗詣操請救而毗往說操曰仲雄有言取亂侮亡今二袁不務遠略而內相圖可謂亂矣居者無食行者無糧可謂亡矣因其請救而撫之利莫大焉且四方之寇莫大於河北河北平則六軍盛而天下震毗竟輸情于操而導之滅譚矣操至破冀州遂引兵攻譚於南皮脩時運糧在樂安聞譚急將所領兵往赴至高密聞譚死下馬號哭曰無君焉歸遂詣操乞收葬譚屍操欲觀脩意黙然不應脩復曰受袁氏厚恩若得收斂譚屍然後就戮無所恨操嘉其義聽之以脩爲督軍糧還樂安譚之破也諸城皆服惟管統以樂安不降操命脩取

統首脩以統亡國之忠臣因解其縛使詣操操悅而赦之袁氏政寬在職勢者多蓄聚操破鄴籍沒審配等家財貨以萬數及破南皮閱脩家穀不滿十斛書數百卷操歎曰士不妄有名乃禮辟爲司空掾行司金中郎將遷魏郡太守爲治抑强扶弱明賞罰百姓稱之操稱魏國爲大司農郎中令尋徙奉常嚴才起兵攻操與其屬攻掖門操時在銅雀臺見踰皇步至宮門赴救者曰彼來者必王叔治也頃之病卒官子忠東萊太守散騎常侍孫褒有異操更殊于脩特表之

褒字偉元儀子也儀爲安東司馬東關之敗司馬昭曰近日之事誰任其咎儀曰責在軍師昭曰司馬欲委罪於孤

邪遂殺之褒痛父不以命終立屋墓側以教授爲務旦夕常至墓拜輒悲號斷絕墓前有一柏樹褒常所攀援涕泣所著樹色與凡樹不同讀詩至哀哀父母生我劬悴未嘗不反覆流涕泣下沾襟褒與濟南劉兆俱顯名而褒終身不應徵聘未嘗西向坐以示不臣于晉

脂習字元升京兆人中平中仕郡公府辟舉高第除太醫令帝西遷及東詣許昌習常隨從與少府孔融親善曹操爲司空威勢日盛而融故以舊意書疏倨傲習常責融欲令改節融不聽竟被害當時許中百官先與融親善者莫敢收恤而習獨往撫而哭之曰文舉卿舍我死我當復與誰語者哀嘆無已操聞之收習欲殺之尋以事直見原徙

許東土橋下習後見操陳謝操呼其字曰元升卿故慷慨因問其居處以新徙賜穀百斛丕黃初中欲用之以其年老拜中散大夫還家年八十餘卒

郭憲字幼簡西平人也建安中爲郡功曹州辟不就以仁篤爲一郡所推十七年韓約失衆從羌中還依憲衆人多欲取約以徼功而憲皆責怒之言人窮來歸我云何欲危之遂擁護厚遇之其後約病卒而田樂陽逵等就斬約頭當送之逵等欲條疏憲名憲不肯曰我尚不忍生圖之豈忍取死人以要功乎逵等乃止時操方攻漢中在武都而逵等送約首至操宿聞憲名及視疏條怪不在中以問逵等逵等具以情對操乃嘆其義表列與逵等並賜爵關內侯二十五年病卒

季漢書卷三十六

諸曁章陶裁艮氏纂　邑後學俞球 斯國華仝校

漢魏臣崔炎毛玠鮑勛楊俊列傳

崔炎字季珪清河東武城人也少樸訥好擊劍尚武事年二十三鄉移爲正始感激讀論語韓詩乃與公孫方等就鄭元受學學未期徐州黃巾賊攻破北海元與門人到不其山避難時穀糴縣乏元乃罷謝諸生炎亦受遣而寇盜充斥西道不通周旋青徐豫之郊東下壽春南望江湖去家四年乃歸以琴書自娛名聞遠近聞袁紹據冀州辟之時士卒橫暴掘發邱隴炎諫曰昔孫卿有言士不素教甲兵不利雖湯武不能以戰勝今道路暴骨民未見德宜勅郡縣掩骼埋胔示憯怛之愛追文王之仁紹重之以爲騎都尉後紹治兵黎陽次于延津炎復諫曰天子在許民望助順不如守境述職以寧區宇紹不聽遂敗于官渡及紹卒二子交爭爭欲得炎炎稱疾固辭由是獲罪幽于囹圄賴陰夔陳琳營救得免曹操破袁氏領冀州牧辟炎爲別駕從事謂炎曰昨案戶籍可得三十萬衆故爲大州也炎對曰今天下分崩九州幅裂二袁兄弟親尋干戈冀方蒸庶暴骨原野未聞王師仁聲先路存問風俗救其塗炭而校計甲兵惟此爲先斯豈鄙州士女所望于明公哉于時賓客皆伏失色操改容謝之操擊并州留炎傅其子丕于鄴丕好田獵變易服乘志在驅逐炎書諫曰蓋聞盤于遊畋

書之所戒魯隱觀魚春秋譏之此周孔之格言二經之明義殷鑒夏后詩稱不遠子夘不樂禮以爲忌此又近者之得失不可不深察也袁族富强公子寬放盤遊滋侈義聲不聞哲人君子俄有色斯之志熊羆壯士墮於吞噬之用固所以擁徒百萬跨有河朔無所容足也今邦國殄瘁惠康未洽士女企踵所思者德况公親御戎馬上下勞慘世子宜遵大路愼以行正思經國之高略內鑒近戒外揚遠節深惟儲副以身爲寶而猥襲虞旅之賤服忽馳騖而陵險志雉兔之小娛忘社稷之爲重斯誠有識所以惻心也惟世子燔翳捐褶以塞衆望不令老臣獲罪于天丕報曰昨奉嘉命惠示雅素欲使燔翳捐褶翳已壞矣褶亦去焉

後有此比蒙復誨諸操爲丞相炎復爲東西曹掾屬徵事初授東曹時敎曰君有伯夷之風史魚之直貪夫慕名而淸壯士尚稱而厲斯可以率時者已故授東曹往踐厥職操稱魏國拜尚書時未立太子臨菑侯植有才而愛操狐疑以函密訪于外炎露板答曰蓋春秋之義立子以長加五官將仁孝聰明宜承正統炎以死守之植炎之兄女壻也操貴其公亮喟然歎息植妻衣繡操登臺見之以違制命還家賜死尋遷炎中尉炎聲姿高暢眉目疎朗鬚長四尺甚有威重朝士瞻望而操亦敬憚焉炎嘗薦鉅鹿楊訓操卽禮辟之後操稱魏王訓發表稱贊功伐褒述盛德時人或笑訓希世浮僞謂炎爲失所舉炎從訓取表草視之與訓書曰省表事佳耳時乎時乎會當有變時炎意謂譏論者好譴呵而不尋情理也人得炎書以裹幘籠持其籠行都道中時有與炎宿不平者遥見炎名著幘籠從而視之遂白之操怒曰諺云生女耳耳非佳語會當有變時意指不遜乃收付獄髡刑輸徒前所白炎者又復白之云炎爲徒虬鬚直視心似不平時操亦以爲然遂欲殺之乃使公淸大吏往經營炎勑吏曰三日期消息炎不悟後數日吏故白炎平安操忿然曰崔炎必欲使孤行刀鋸乎吏以是敎告炎炎謝吏曰我殊不宜不知公意至此也遂自殺始炎與司馬朗善司馬懿方壯炎謂朗曰子之弟聰哲明允剛斷英特殆非子之所及也炎從弟林少無名望雖姻

族猶多輕之而炎常曰此所謂大器晚成者也終必遠至涿郡孫禮盧毓始入軍府炎又名之曰孫疏亮亢烈剛簡能斷盧淸警明理百鍊不消皆公才也後林禮毓咸至鼎輔及炎友人公孫方宋階早卒炎撫其遺孤恩若己子其鑒識篤義類皆如此及曹叡時崔林嘗與司空陳羣共論冀州人士稱炎爲首羣以智不存身貶之林曰大丈夫爲有遭逅耳卽如卿諸人艮足貴乎自操除羣雄削平州郡常欲行其志而又欲以揖讓自居處天下英雋不肯俯首臣服臣服矣而或私有異議卽爲未盡善而不可以貽天下後世其有名高爲世所歸者陰剪除之魯國孔融是也自是尚書令荀彧稍持正議輒偪殺之下此南陽許攸婁

圭之徒以才知語言不遜見殺毛玠抗直被收而炎語屬
睚眦為世所痛惜至今冤之
毛玠字孝先陳留平邱人也少為縣吏以清公稱將避亂荆州聞劉表政令不明遂往魯陽曹操據兖州辟為治中從事玠語操曰今天下分崩國主遷移生民廢業飢饉流亡公家無經歲之儲百姓無安固之志難以持久今袁紹劉表雖士民衆强皆無經遠之慮未有樹基建本者也夫兵義者勝守位以財宜奉天子以令不臣修耕植畜軍資如此則伯王之業可成也操敬納之轉幕府功曹操為司空丞相玠嘗為東曹掾與崔炎並典選舉其所舉用皆清正之士雖于時有盛名而行不由本者終莫得進務以儉

率人由是天下之士莫不以廉節自勵雖貴寵之臣輿服不敢過度操歎曰用人如此使天下人自治吾復何為哉曹丕為五官將親自詣玠屬所親眷玠答曰老臣以能守職幸得免戾今所說人非遷次是以不敢奉命軍還鄴議所并省玠請謁不行時人憚之咸欲省東曹乃共白曰舊西曹為上東曹為次宜省東曹操知其情令曰日出於東月盛於東凡人言方亦復先東何以省東曹遂省西曹初操平柳城班所獲器物特以素屏風素馮几賜玠曰君有古人之風故賜君古人之服玠居顯位常布衣蔬食撫育孤兄子甚篤賞賜以振施貧族家無所餘遷右軍師操稱魏國為尚書僕射復典選舉雅亮公正在官清恪其典選舉拔貞實斥華偽進遜行抑阿黨諸宰臣治民功績不著而私財豐足者皆免黜停廢久不選用于是朝野翕然莫不厲行至長吏還者垢面羸衣常乘柴車軍吏入府朝服徒行人擬壺飧之潔家象濯纓之操吏潔于上俗移乎下云時操嗣子未立而臨淄侯植有寵玠密諫曰近者袁紹以嫡庶不分覆宗滅國廢立大事非所宜聞後羣僚會玠起更衣操目指曰此古所謂國之司直我之周昌也崔炎既死玠內不悅後有白玠者出見黥面反者其妻子沒為官奴婢玠言曰使天不雨者盖此也操大怒收玠付獄大理鍾繇詰玠曰自古聖帝明王罪及妻子書云左不共左右不共右予則孥戮汝司寇之職男子入于罪隸女子入

于舂槀漢律罪人妻子沒為奴婢黥面漢法所行黥墨之刑存於古典今真奴婢祖先有罪雖歷百世猶有黥面供官一以寬良民之命二以宥并罪之辜此何以負於神明之意而當致旱案典謨急恒寒若舒恒燠若寬則亢陽所以為旱玠之吐言以為寬邪以為急也急當陰霖何以反旱成湯聖世野無生草周宣令主旱魃為虐亢旱以來積三十年歸咎黥面為相值不衛人伐邢師興而雨罪惡無徵何以應天玠議謗之言流於下民不悅之聲上聞聖聽玠之吐言勢不獨語時見黥面凡為幾人黥面奴婢所識知邪何緣得見對之歎言時以語誰見答云何以何日月於何處所事已發露不得隱欺具以狀對玠曰臣聞蕭生

縊死囙于石顯賈子放外議在絳灌白起賜劒于杜郵鼂錯致誅于東市伍員絶命于吳都斯數子者或妒其前或害其後臣喬髫執簡累勤取官職在機近人事所竄屬臣以私無勢不絶語臣以宪無細不理人情淫利爲法所禁法禁于利勢能害之靑蠅横生爲臣作謗謗臣之人勢不在他昔王叔陳生爭正王廷宣子平理命舉其契是非有宜曲直有所春秋嘉焉是以書之臣不言此無有時人說臣此言必有徵要乞裳宣子之辨而求王叔之對若臣以曲聞卽刑之日方之安騶之贈賜劒之來比之重賞之惠謹以狀對時桓階和洽進言救玠玠遂免黜卒於家玠子機官郎中

鮑勛字叔業泰山平陽人也司隸校尉宣九世孫父信少有大節寬厚愛人大將軍何進辟拜騎都尉遣歸募兵得千餘人還至成皐進已遇害而董卓入京師信至知卓必爲亂勸袁紹襲擊卓紹畏卓不敢發信乃引軍還鄉里收徒衆二萬騎七百輜重五千餘乘會曹操始起兵于巳吾信與弟韜以兵應操操與袁紹表信行破虜將軍韜裨將軍時紹衆盛豪傑多向之信獨謂操曰夫略不世出能總英雄以撥亂反正者君也苟非其人雖强必斃君殆天之所啟也遂深自結納操亦親異焉隨操戰汴水信被瘡韜在陣戰亡袁紹代韓馥據冀州信謂操曰姦臣乘釁蕩覆王室英雄奮節天下嚮應者義也今紹爲盟主囙權專利將自生亂是復有一卓也若抑之則力不能制祇以遘難又何能濟且可規大河之南以待其變操善之操爲東郡太守表信爲濟北相會靑州黃巾衆百萬入兗州刺史劉岱欲擊之信諫曰今賊衆百萬百姓皆震恐士卒無鬬志不可敵也觀賊衆羣輩相隨軍無輜重惟以鈔略爲資今不若畜士衆之力先爲固守彼欲戰不得攻又不能其勢必離散後選精銳據其要害擊之可破也岱不從遂與戰果爲所殺操以賊恃勝而驕欲設奇兵挑擊之於壽張先與信出行戰地後步軍未至而卒與賊遇遂接戰信殊死戰以救操操得潰圍出信遂沒操購求信喪不得乃刻木如信狀祭而哭焉建安十七年操追錄信功表封勛兄邵

新都亭侯辟勛丞相掾二十二年操立其子丕爲太子以勛爲中庶子徙黃門侍郎出爲魏郡西部都尉丕姬郭氏弟爲曲周縣吏斷盜官布法應棄市時操在譙丕留鄴數手書爲之請罪勛不敢擅縱具列上勛前在東宮守正不撓丕固不能悅矣及重此事恚望滋甚會郡界休兵有失期者因密勑中尉奏免勛官久之拜侍御史操薨丕襲位勛以駙馬都尉兼侍中丕稱禪意得好興土木勛每陳今之所急惟在軍農寬惠百姓臺榭苑囿宜以爲後丕不納而出遊獵勛停車上疏曰臣聞五帝三王靡不明本立教以孝治天下陛下仁聖惻隱有同古烈臣冀當繼蹤前代令萬世可則也如何在諒闇之中修馳騁之事乎臣冒死

以聞惟陛下察焉丕手毀其表而競行獵中道頓息問羣臣曰獵之爲樂何如八音也侍中劉曄對曰獵勝于樂勛抗辭曰夫樂上通神明下和人理隆治致化萬邦咸乂移風易俗莫善于樂況獵暴華蓋于原野傷生育之至理櫛風沐雨不以時隙哉昔魯隱觀魚於棠春秋譏之雖陛下以爲務愚臣竊所不取劉曄佞諛不忠阿順陛下過戲之言梁邱據取媚於遄臺曄之謂也請有司議罪以清皇朝丕怒作色罷還即出勛爲右中郎將丕黃初四年尚書令陳羣僕射司馬懿並舉勛爲宮正宮正即御史中丞也丕不得已用之百僚嚴憚罔不肅然六年秋丕欲擊吳羣臣大議勛諫曰王師屢征而未有所克者蓋以吳蜀脣齒相

依憑阻山水有難拔之勢故也往年龍舟飄蕩隔在南岸聖躬蹈危臣下破膽此時宗廟幾至傾覆爲百世之戒今又勞兵襲遠日費千金中國虛耗令黠虜玩威臣誠以爲不可丕益怒之左遷勛爲治書執法丕從壽春還屯陳留界太守孫邕見出過勛時營壘未成但立標埒邕邪行不從正道軍營令史劉曜欲推之勛以塹壘未成解止不舉軍還洛陽曜有罪勛奏絀遣而曜密表勛私解邕事丕詔曰勛指鹿作馬收付廷尉廷尉法議正刑五歲三官駁依律罰金二斤丕大怒曰勛無活分而汝等敢縱之收三官已下付刺姦當令十鼠同穴太尉鍾繇司徒華歆鎮軍大將軍陳羣侍中辛毗尚書衛臻守廷尉高柔等並表勛父

信有功于國求請勛罪丕不許遂殺勛勛內行既修廉而能施死之日家無餘財後二旬丕亦沒莫不爲勛歎恨

楊俊字季才河內獲嘉人也受學陳留邊讓讓器異之避亂詣京密山間同行者百餘家俊振濟貧乏通共有無宗族知故爲人所略作奴僕者凡六家俊皆傾財贖之雅善知人司馬朗早有聲名其族兄芝衆未之知惟俊稱之曰芝雖風望不及朗實理但有優耳遇司馬懿曰此非常之人也時懿年十六七特交之轉避地并州本郡王象少孤特爲人僕隸見使牧羊而私讀書因被箠楚俊嘉其才質即贖象著家聘娶立屋然後與別曹操據冀州辟俊除曲梁長入爲丞相掾屬舉茂才安陵令遷南陽太守宣德教

立學校吏民稱之徙爲征南軍師操稱魏國遷魏中尉操攻漢中魏諷反于鄴俊自劾詣漢中牋辭曹丕丕不悅曰楊中尉便去何太高遠邪遂被書左遷平原太守丕稱帝復守南陽時王象爲散騎常侍薦俊曰伏見南陽太守楊俊秉純粹之茂質履忠肅之宏量體仁足以育物篤實足以動衆克長後進惠訓不倦外寬內直仁而有斷自初彈冠所歷垂化再守南陽恩德流著殊鄰異黨襁負而至今境守清靜無所展其智能宜還本朝宣力輦轂熙帝之載益實事也丕不納俊生平以人倫自任自王象外同郡審固陳留衛恂皆出自兵伍俊資拔獎致咸成名士後固歷位郡守恂御史縣令其明鑒行義士論歸之守南陽數年

不調初臨菑侯植與俊善操嗣子未定密訪羣司俊雖並論丕植才分所長不適有所據當然稱植猶美丕常恨之丕黃初三年親自詣宛以市不豐樂怒收俊尚書僕射司馬懿常侍王象荀緯請俊叩頭流血丕不許俊曰吾知罪矣遂自殺衆寃痛之俊二孫覽官汝陰太守猗官尚書

季漢書卷三十七

諸暨章陶裁良氏纂　邑後學蔡之岑俞夢蘭仝校

漢魏臣程昱郭嘉董昭劉曄蔣濟列傳

程昱字仲德東郡東阿人也長八尺三寸美鬚髯有智略初平中兖州刺史劉岱辟昱昱不應是時袁紹與公孫瓚有隙瓚擊破紹軍岱故與紹瓚和親瓚使使語岱令與紹絶岱疑之别駕王彧白岱程昱有謀能斷大事宜問之岱乃召見昱問計昱曰若棄紹近援而求瓚遠助此假人於越以救溺子之說也夫公孫瓚非袁紹之敵也今雖敗紹軍然終爲紹所禽夫趣一朝之權而不慮遠計將軍終敗岱從之未幾瓚爲紹所破岱表昱爲騎都尉昱辭以疾曹

操據兖州辟昱昱將行其鄉人曰何前後之相背也昱笑而不應操與語說之以昱守壽張令操攻徐州使昱與荀彧留守鄄城張邈迎呂布領兖州郡縣響應唯鄄城范東阿不動布軍降者言陳宮欲自將兵取東阿又使氾嶷取范吏民皆恐彧謂昱曰今兖州反唯有此三城宮等以重兵臨之非有以深結其心三城必動君民之望也歸而說之殆可昱乃歸過范說其令靳允曰聞呂布執君母弟妻子孝子誠不可爲心今天下大亂英雄並起必有命世能息天下之亂者此智者所詳擇也得主者昌失主者亡陳宮叛迎呂布而百城皆應似能有爲然以君觀之布何如人哉夫布麤中少親剛而無禮匹夫之雄耳宮等以勢假

合不能相君也兵雖衆終必無成曹使君智略不世出殆天所授君必固范我守東阿則田單之功可立也孰與違忠從惡而母子俱亡乎唯君詳慮之允流涕曰不敢有二心時汎嶷已在縣允乃見嶷伏兵刺殺之歸勒兵守昱又遣別騎絶倉亭津陳宮至不得渡昱至東阿東阿令棗祗已率厲吏民拒城堅守又兗州從事薛悌與昱協謀卒完三城以待操操還執其手曰微子之力吾無所歸矣乃表昱爲東平相屯范昱少時常夢上泰山兩手捧日昱私異之以語荀彧及兗州反賴昱得完三城於是彧以夢白操操曰卿當終爲吾腹心昱本名立操乃加其上曰更名昱也既而操禦布於濮陽數不利蝗蟲起乃各引去袁紹使

人說操連和欲操遣家居鄴操新失兗州軍食盡將許之時昱使適還引見因言曰竊聞將軍欲遣家與袁紹連和誠有之乎操曰然昱曰意者將軍殆臨事而懼不然何慮之不深也夫袁紹據燕趙之地有并天下之心而智不能濟也將軍自度能爲之下乎將軍以龍虎之威可爲韓彭之事邪今兗州雖殘尚有三城能戰之士不下萬人以將軍之神武與文若昱等收而用之伯王之業可成也竊願將軍更慮之操乃止未幾兗州復平操遷帝都許以昱爲尚書尋以昱爲東中郎將領濟陰太守都督兗州事昭烈入朝昱說操殺昭烈操不聽後又遣昭烈至徐州要擊袁術昱與郭嘉說操曰公前日不圖備昱等誠不及也今借

之以兵必有異心操悔追之不及昭烈乃得至徐州昱遷振威將軍袁紹擊操於黎陽將南渡時昱有七百兵守鄄城操聞之使人告昱欲益二千兵昱不肯曰袁紹擁十萬衆自以所向無前今見兵少必輕易不來攻若益昱兵過則不可不攻攻之必克徒兩損其勢願公無疑操從之紹聞昱少兵果不往操謂賈詡曰程昱之膽過於賁育矣昱收山澤亡命得精兵數千人乃引軍與操會黎陽擊袁譚袁尚譚破走拜昱奮武將軍封安國亭侯操攻荊州昭烈奔吳論者以爲孫權必殺昭烈昱料之曰孫權新在位未爲海內所憚曹公無敵於天下初舉荊州威震江表權雖有謀不能獨當也劉備有英名關羽張飛皆萬人之敵也

權必資之以禦我難解勢分備資以成又不可得而殺也權果如其言操既據中夏意得拊昱背曰兗州之敗不用君言吾何以至此宗人奉牛酒大會昱曰知足不辱吾可以退矣乃自表歸兵操拒馬超使其子丕守以昱參軍事田銀蘇伯等反河間遣將軍賈信討之賊請降者千餘人議者以爲宜如舊法昱曰誅降者謂在擾攘之時天下雲起故圍而後降者不赦以示威天下開其利路使不至於圍也今天下略定且在邦域之中此必降之賊殺之無威懼非前日誅降之意臣以爲不可誅也縱誅之宜先啟聞衆議者曰軍事有專無請昱不答丕起入特引見昱曰君有所不盡邪昱曰凡專命者謂有臨時之急呼吸之間者

耳今此賊制在賈信之手無朝夕之變故老臣不願將軍行之也丕曰君慮之善卽白操操果不誅操還聞之甚說謂昱曰君非徒明於軍計又善處人父子之間其見重如此昱素不持行檢且性殘忍初操乏食昱略其本縣供三日糧頗雜以人脯由是失朝望然同時若郭嘉蔣濟皆不修行董昭劉瞱悖倫理而操特信任之蓋爲操畫策深也人有告昱謀反者操賜待益厚操稱魏國昱爲魏衛尉與中尉邢貞爭威儀免丕自立復爲衛尉進封安鄉侯增邑三百戶并前八百戶分封少子延及孫曉列侯未幾卒時年八十追贈車騎將軍謚曰肅侯子武嗣武卒子克嗣克卒子良嗣芳嘉平中曉爲黃門侍郎時校事放橫曉上疏

罷之遷汝南太守年四十餘卒曉大著文章多亡失今之存者不能十分之一

郭嘉字奉孝潁川陽翟人也少有遠量靈帝末天下將亂匿名迹密交結英儁不與俗接故時人多莫知惟識達者奇之初北見袁紹謂辛評郭圖曰夫智者審於量主故百舉百全而功名可立也袁公徒欲效周公之下士而未知用人之機多端寡要好謀無決欲與共濟天下大難定霸王之業難矣遂去之是時曹操遷帝于許謀代之潁川戲志才籌畫士也操甚器之早卒操與荀彧書曰自志才亡後莫可與計事者汝潁固多奇士誰可以繼之彧薦嘉召見論天下事操曰使孤成大業者必此人也嘉出亦喜曰眞吾主也表爲司空軍祭酒操謂嘉曰本初擁冀州之衆青并從之地廣兵彊而數爲不遜吾欲討之而力不敵如何對曰劉項之不敵公所知也漢祖唯智勝項羽雖强終爲所禽嘉竊料之紹有十敗公有十勝雖兵强無能爲也紹繁禮多儀公體任自然此道勝也紹以逆動公奉順以率天下此義勝也漢末政失於寬紹以寬濟寬故不懾公糾之以猛而上下知制此治勝也紹外寬內忌用人而疑之所任唯親戚子弟公外易簡而內機明用人無疑唯才所宜不問遠近此度勝也紹多謀少決失在後事公策得輒行應變無窮此謀勝也紹因累世之資高議揖讓以收名譽士之好言飾外者多歸之公以至心待人推誠而行

不爲虛美以儉率下與有功者無所吝士之忠正遠見而有實者皆願爲用此德勝也紹見人飢寒恤念之形於顏色其所不見慮或不及也所謂婦人之仁耳公於目前小事時有所忽至於大事與四海接恩之所加皆過其望雖所不見慮之所周無不濟也此仁勝也紹大臣爭權讒言惑亂公御下以道浸潤不行此明勝也紹是非不可知公所是進之以禮所不是正之以法此文勝也紹好爲虛勢不知兵要公以少克衆用兵如神軍人恃之敵人畏之此武勝也操笑曰如卿所言孤何德以堪之也嘉又曰紹方北擊公孫瓚可因其遠征東取呂布不先取布若紹爲寇布爲之援此深害也操曰然東擊呂布破之布退固守時

士卒疲倦操欲引軍還嘉曰昔項籍七十餘戰未嘗敗北一朝失勢而身死國亡者恃勇無謀故也今布每戰輒破氣衰力盡內外失守布之威力不及項籍而困敗過之若乘勝攻之此成禽也操曰善復攻禽之當是時昭烈入朝許或謂操曰備有英雄志今不早圖後必為患操以問嘉嘉曰有是然公提劒起義兵為百姓除暴推誠杖信以招俊傑猶懼其未也今備有英雄名以窮歸己而害之是以害賢為名則智士將自疑回心擇主公誰與定天下夫除一人之患以沮四海之望安危之機不可不察也操笑曰君得之矣乃表昭烈為豫州牧已而操拒袁紹于官渡孫策集兵將渡江襲許衆聞皆懼嘉曰策新并江東所誅皆

英豪雄桀能得人死力者也然策輕而無備雖有百萬之衆無異於獨行中原也若刺客伏起一人之敵耳以吾觀之必死於匹夫之手策臨江未濟果為許貢客所害從破袁紹紹卒反從擊譚尚於黎陽數克之諸將欲乘勝進攻嘉曰袁紹愛此二子莫適立也有郭圖逢紀為之謀臣必交鬭其間還相離也急之則相持緩之而後爭心生不如南向荆州若征劉表者以待其變變成而後擊之可一舉定也操曰善軍乃南至西平譚尚果相爭譚為尚所敗走保平原遣辛毗乞降操還救之遂從定鄴又從攻譚於南皮冀州平封嘉洧陽亭侯尚既敗奔烏丸操將擊之羣下多懼昭烈借劉表兵討操嘉曰公雖威震天下胡恃其遠必不設備因其無備卒然擊之可破滅也且袁紹有恩於民夷而尚兄弟生存今四州之民徒以威附德施未加舍而南征尚因烏丸之資招其死主之臣胡人一動民夷俱應以生蹋頓之心成覬覦之計恐青冀非己之有也表坐談客耳自知才不足以禦備重任之則恐不能制輕任之則備不為用雖虛國遠征公無憂矣操遂行至易嘉言曰兵貴神速今千里襲人輜重多難以趨利且彼聞之必為備不如留輜重輕兵兼道以出掩其不意操乃密出盧龍塞直指單于庭虜卒聞操至惶怖合戰大破之斬蹋頓及名王已下尚及兄熙走遼東師還嘉疾操遣問者交錯已而遂卒年三十八謚曰貞侯子奕嗣嘉深通有算略達於

事情操曰唯奉孝為能知孤意及卒哀甚謂荀攸等曰諸君年皆孤輩也唯奉孝最少竟欲以後事屬之而中年夭折命也夫後操擊荆州敗還巴邱歎曰郭奉孝在不使孤至此初陳羣非嘉不治行檢數廷訴嘉操愈益重之然以羣能持正亦悅焉奕為太子文學早卒子深嗣深卒子獵嗣

董昭字公仁濟陰定陶人也舉孝廉除廮陶長柏人令袁紹據冀州辟參軍事紹逆公孫瓚於界橋時瓚兵强鉅鹿太守李邵及郡冠蓋皆欲屬瓚紹聞之使昭領鉅鹿問禦以何術對曰一人之徼不能消衆謀欲誘致其心唱與同議及得其情乃當權以制之耳計在臨時未可得言時郡

右姓孫伉等數人專爲謀主驚動吏民昭至郡僞作紹檄告郡因捕伉斬之一郡惶恐乃以次安慰遂皆平集事訖白紹紹稱善會魏郡太守栗攀爲兵所害紹以昭領魏郡太守時郡界大亂賊以萬數遣使往來交易市買昭厚待之因用爲間乘虛掩討輒大破之二日之中羽檄三至昭弟訪在張邈軍中邈與紹有隙紹受讒疑昭昭乃去紹欲詣長安至河內爲張楊所留因楊上還印綬拜騎都尉當是時曹操稱義兵據兗州昭聞而心歸之操遣使詣楊欲假途西至長安楊不聽昭說楊曰袁曹雖爲一家勢不久羣曹今雖弱然實天下之英雄也當故結之況今有緣宜通其上事并表薦之若事有成永爲深分楊於是通操上

事表薦操昭又爲操作書與長安諸將李傕郭汜等各隨輕重致殷勤楊乃遣使詣操操遺楊犬馬金帛遂與西方往來獻帝幸安邑昭從河內入朝詔拜議郎建安元年帝還洛陽韓暹楊奉董承及楊各違戾不和昭以奉兵馬最彊而少黨援作操書與奉曰吾與將軍聞名慕義便推赤心今將軍拔萬乘之艱難反之舊都翼佐之功超世無疇何其休哉方今羣凶猾夏四海未寧神器至重事在維輔必須衆賢以淸王軌誠非一人所能獨建心腹四支實相恃賴一物不備則有闕焉將軍當爲內主吾爲外援今吾有糧將軍有兵有無相通足以相濟死生契闊相與共之奉得書甚喜語諸將曰兗州諸軍近在許耳有兵有糧國家所當依仰也遂共表操爲鎮東將軍襲爵費亭侯昭亦遷符節令當是時操圖得國柄然未有緣也自昭與諸將構而左右近臣無拒操者未幾操入洛引昭並坐問曰今孤來此當施何計昭曰將軍興義兵以誅暴亂入朝天子輔翼王室此五伯之功也此下諸將人殊意異未必服從今留匡弼事勢不便惟有移駕幸許耳然朝廷播越新還舊京遠近跂望冀一朝獲安今復徙駕不厭衆心夫行非常之事乃有非常之功願將軍算其多者操曰此孤本志也楊奉近在梁耳聞其兵精得無爲孤累乎昭曰奉少黨援將獨委質鎮東費亭之事皆奉所定又聞書命申束足以見信宜時遣使厚遺答謝以安其意說京都無糧欲車

駕暫幸魯陽魯陽近許轉運稍易可無縣乏之憂奉爲人勇而寡慮必不見疑比使往來足以定計也奉何能爲累操曰善卽遣使詣奉奉信之操遂挾車駕出轘轅而東遷都許操稱大將軍封武平侯由是大柄盡歸於操而帝徒擁虛位矣奉亦失勢與韓暹等至定陵操不應密往攻其梁營誅降卽定奉暹失衆東降袁術三年昭遷河南尹時張楊爲其將楊醜所殺楊長史薛洪河內太守繆尚城守待紹救操令昭單身入城告諭洪尚等卽日舉衆降以昭爲冀州牧尋徙徐州牧袁紹遣顏良攻東郡又從昭爲魏郡太守從擊良良死後進圍鄴城袁紹[illegible]春卿爲魏郡太守在城中其父元長寓揚州操遣人迎之昭書與春卿曰

葢聞孝者不背親以要利仁者不忘君以徇私志士不探亂以徼幸智者不詭道以自危足下大君昔避內難南游百越非疏骨肉樂彼吳會智者深識獨或宜然曹公愍其守志清恪離羣寡儔故特遣使江東或迎或送今將至矣就令足下處偏平之地依德義之主居有泰山之固身爲喬松之偶以義言之猶宜背彼向此舍民趣父也且邾儀父始與隱公盟魯人嘉之而不書爵然則王所未命爵尊不成春秋之義也況足下今日之所託者乃危亂之國所受者乃矯誣之命乎苟不逞之輿羣而厥父之不恤不可以言孝忘祖宗所居之本朝安非正之姧職難可以言忠忠孝並替難以言智又足下昔日爲曹公所禮辟夫戚族

人而疏所生內所寓而外王室懷邪祿而叛知己違福祚而近危亡棄明義而收大恥不亦可惜邪若能翻然易節奉帝養父委身曹公忠孝不墜榮名彰矣宜深留計早決良圖鄴既定以昭爲諫議大夫後袁尚依烏丸蹋頓操將擊之患軍糧難致鑿平虜泉州二渠入海通運昭所建也操表封千秋亭侯轉拜司空軍祭酒操既據中夏志在禪代矣昭因建議宜修古建封五等操曰建設五等者聖人也又非人臣所制吾何以堪之昭曰自古以來人臣匡世未有今日之功有今日之功未有久處人臣之勢者也今明公恥有慙德而未盡善樂保名節而無大責德美過於伊周此至德之所極也然太甲成王未必可遭今民難化甚於殷周處大臣之勢使人以大事疑己誠不可不重慮也明公雖邁威德明法術而不定其基爲萬世計猶未至也定基之本在地與人宜稍建立以自藩衞明公忠節穎露天威在顏耿弇牀下之言朱英無妄之論不得過耳昭受恩非凡不敢不陳乃與列侯諸將議丞相宜進爵國公九錫備物以彰殊勳又書與荀彧曰昔周旦呂望當姬氏之盛因二聖之業輔翼成王之幼功勳若彼猶受上爵錫土開宇末世田單驅彊齊之衆報弱燕之怨收城七十迎復襄王襄王加賞於單使東有掖邑之封西有菑上之虞前世錄功濃厚如此今曹公遭海內傾覆宗廟焚滅躬擐甲冑周旋征伐櫛風沐雨且三十年芟夷羣凶爲百姓除

害使漢室復存劉氏奉祀方之曩者數公若太山之與邱垤豈同日而論乎今徒與列將功臣並侯一縣此豈天下所望哉當是時昭首唱此議惟或尚知以正義拒之逮或卒一時廷臣勸進恐後矣操遂稱魏公尋稱魏王將軍關羽討操圍曹仁於樊城孫權遣使辭以遣兵西上欲襲取江陵公安乞密不漏令羽有備操以問羣下咸言宜當密之昭曰軍事尚權期於合宜宜應權以密而內露之羽聞權上必還自護圍則速解便獲其利可使兩敵相對銜持坐待其弊若秘而不露使權得志非計之上又圍中將吏不知有救計糧怖懼儻有他意爲難不小且羽爲人彊梁自恃二城守固必不速退操曰善卽令徐晃以權書射著

圍裏及羽屯中圍裏聞之固守羽因猶豫喪敗曹丕稱王
昭遷將作大匠及稱帝遷大鴻臚進封右鄉侯念推戴功
也尋分邑百戶賜昭弟訪爵關內侯昭徙侍中丕黃初三
年征東將軍曹休臨江在洞浦口自表願將銳卒虎步江
南因敵取資事必克捷若其無臣不須爲念丕恐休渡江
驛馬止之昭在側因曰竊見陛下有憂色獨以休濟江故
乎今者渡江人情所難就休有此志勢不獨行當須諸將
臧霸等既富且貴無復他望但欲終其天年保守祿祚而
已何肯乘危自投死地以求徼倖苟霸等不進休意自沮
臣恐陛下雖有勅渡之詔猶必沈吟未便從命也頃之暴
風吹吳船悉詣休營下丕令諸軍促渡軍未時進吳收軍

還江南休使臧霸追之而敗將軍尹盧戰死丕詣宛將軍
夏侯尚等攻江陵時江水淺狹尚欲乘船將步騎入渚中
安屯作浮橋南北往來議者多以爲城必可拔昭上疏曰
武皇帝智勇過人而用兵畏敵不敢輕之若此也夫兵好
進惡退常然之數平地無險猶尚艱難就當深入還道宜
利兵有進退不可如意今屯渚中至深也浮橋而濟至危
也一道而行至狹也三者兵家所忌而今行之吳頻攻橋
誤有漏失渚中精銳非魏之有轉化爲吳矣臣私慼之忘
寢與食而衆議者怡然不以爲憂豈不惑哉加江水向長
一旦暴增何以防禦就不破敵尚當自完奈何乘危不以
爲懼事將危矣惟陛下察之丕悟即令尚等促出吳兩頭

並前尚一道引去不時得泄將軍石建高遷僅得自完軍
出旬日江水暴長丕曰君論此事何其審也正使張陳當
之何以復加五年徙封成都鄉侯拜太常尋徙光祿大夫
給事中從丕東征七年還拜太僕曹叡襲位進爵樂平侯
邑千戶轉衛尉分邑百戶賜一子爵關內侯叡太和四年
行司徒事六年拜真年八十一卒謚曰定侯子肖嗣歷位
郡守九卿

劉曄字子揚淮南成悳人光武子阜陵王延之後也父普
母脩產渙及曄渙九歲曄七歲而母病困臨終戒渙曄以
普之侍人有諂害之性身死之後懼必亂家汝長大能除
之則吾無恨矣曄年十三謂兄渙曰亡母之言可以行矣

渙曰那可爾曄即入室殺侍者徑出拜墓舍內大驚白普
普怒遣人追曄曄還拜謝曰亡母顧命之言敢受不請擅
行之罰普心異之遂不責也曹操至壽春曄詣軍門策討
山賊陳策平之操遂辟曄爲司空倉曹掾時同徵者蔣濟
胡質等五人皆揚州名士也每舍亭傳未嘗不講所以見
重內論國邑先賢禦賊固守行軍進退之宜外料敵之變
化彼我虛實戰爭之術夙夜不解而曄獨臥車中終不一
言濟怪而問之曄答曰對明主非精神不接精神可學而
得乎及見操操問揚州先賢賊之形勢四人爭對待次而
言再見如此操每和悅而曄終不一言四人笑之後一見
操止無所復問曄乃設遠言以動操操適知便止若是者

三其旨趣以為遠言宜徵精神獨見以盡其機不宜於猥坐說也操已探見其心矣坐罷尋以四人為合而授曄以心腹之任每有疑事輒以函問曄至一夜數十至操征張魯轉曄為主簿漢中平曄進曰明公以步卒五千將誅董卓北破袁紹南征劉表九州百郡十并其八威震天下勢慴海外今舉漢中蜀人望風破膽失守推此而前蜀可傳檄而定劉備人傑也有度而遲得蜀日淺蜀人未附也漢中既定蜀人震恐其勢自傾以公之神明因其傾而壓之無不克也若小緩之諸葛亮明於治而為相關羽張飛勇冠三軍而為將蜀民既定據險守要則不可犯矣今不取必為後憂操不從居七日蜀降者說蜀中一日數十驚雖

斬之而不能安也操延問曄曰今尚可擊不曄曰今已小定未可擊也自漢中還為行軍長史兼領軍延康元年將軍孟達叛降曹丕達有容止才觀丕甚器愛之使達為新城太守加散騎常侍曄曰達有苟得之心而恃才好術必不能感恩懷義新城與吳蜀接連若有變態為國生患丕不從後達果反覆丕自立以曄為侍中賜爵關內侯關羽既敗沒丕會羣臣問漢當為關羽報吳不衆議咸云蜀小國耳名將唯羽羽死軍破國內憂懼無緣復出曄曰蜀雖狹弱而備之謀欲以威武自強勢必用衆以示其有餘且關羽與備義為君臣恩猶父子羽死不能為興軍報敵於終始之分不足後昭烈果伐吳吳悉國應之而遣使稱藩

丕以問曄曄對曰權無故求降必內有急權前襲殺關羽取荊州四郡備怒必大興師伐之外有彊寇衆心不安又恐中國承其釁而伐之故委地求降一以却中國之兵一假中國之援以彊其衆而疑敵人權善用兵見策知變其計必出於此今天下三分中國十有其八吳蜀各保一州阻山依水有急相救此小國之利也今還自相攻天亡之也宜大興師徑渡江襲其內蜀攻其外我襲其內吳之亡不出旬日矣吳亡則蜀孤若割吳半蜀固不能久存況蜀得其外我得其內乎丕曰人稱臣降而伐之疑天下欲來者心必以為懼孤何不且受吳降而襲蜀之後乎對曰蜀遠吳近又聞中國伐之便還軍不能止也今備已怒故與

兵擊吳聞我伐吳知吳必亡必喜而進與我爭割吳地必不改計抑怒救吳必然之勢也丕不聽遂受吳降即拜權為吳王曄又進曰不可先帝征伐天下兼其八威震海內陛下受禪即真德合天地聲暨四遠此實然之勢非卑臣頌言也權雖有雄才故漢驃騎將軍南昌侯耳官輕勢卑士民有畏中國心不可彊迫與成所謀也不得已受其降可進其將軍號封十萬戶侯不可即以為王也夫王位去天子一階耳其禮秩服御相亂也彼直為侯江南士民未有君臣之義也我信其偽降就封殖之崇其位號定其君臣是為虎傅翼也權既受王位却蜀兵之後外盡禮事中國使其國內皆聞之內為無禮以怒陛下陛下赫然發怒

興兵討之乃徐告其民曰我委身事中國不愛珍貨重寶隨時貢獻不敢失臣禮也而無故伐我必欲殘我國家俘我民人子女以爲僮隷僕妾吴民無祿不信其言也信其言而感怒上下同心戰加十倍矣丕又不聽而權實謟丕也未幾大興師伐吴五年丕復至廣陵泗口命荆揚州諸軍進擊吴會問羣臣權當自來不咸曰陛下親征權恐怖必舉國而應又不敢以大衆委之臣下必自將而來曄曰彼謂陛下欲以萬乘之重牽己而超越江湖者在於别將必勒兵待事未有進退也丕駐積日權竟不至丕乃還謂曄曰卿策之是也當念爲吾滅二敵不可但知其情而已曹叡襲位進爵東亭侯邑三百戸遼東太守公孫淵奪叔

父位擅自立遣使表狀曄以爲公孫氏漢時所用遂世官相承水則由海陸則阻山故胡夷絶遠難制而世權日久今若不誅後必生患若懷貳阻兵然後致誅於事爲難不如因其新立有黨有仇先其不意以兵臨之開設賞募可不勞師而定也後淵竟反自叡襲位曄又大見親重叡將入寇朝臣内外皆曰不可曄入與叡議曰可伐出與羣僚言曰不可伐曄有膽智言之皆有形中領軍楊暨親臣也持不可最堅每從内出輒過曄曄講不可之意後暨從行天淵池叡論入寇事暨切諫叡曰卿書生焉知兵事暨謝曰臣出自儒生之末陛下過聽拔臣羣萃之中立之六軍之上臣有微心不敢不盡言臣言誠不足采侍中劉曄先帝謀臣常曰蜀不可伐叡曰曄與吾言蜀可伐暨曰曄可召質也即召曄至叡問曄終不言後獨見曄責叡曰伐國大謀也臣得與聞大謀常恐眯夢漏泄以益臣罪焉敢向人言之夫兵詭道也軍事未發不厭其密也陛下顯然露之臣恐敵國已聞之矣叡謝之曄見出責暨曰夫釣者中大魚則縱而隨之須可制而後牽則無不得也人主之威豈徒大魚而已子誠直臣然計不足采不可不精思也暨亦謝之曄譎詐多如此或告曄於叡曰曄不盡忠善伺上意所趨而合之陛下試與曄言皆反意而問之若皆與所問反者是曄常與聖意合也復每問皆同者曄之情必無所復逃矣叡驗之果得其情從此疏焉曄遂發狂拜大中

大夫有間出爲大鴻臚二年遜位復爲大中大夫以憂死謚曰景侯子寓嗣少子陶亦高才而薄行云陶字季冶善論縱横爲當時所推曹爽時爲選部郎鄧颺等稱之以爲伊吕當時陶意陵青雲謂夏侯元曰仲尼不聖何以知其然智者圖國天下羣愚如弄一丸於掌中而不能得天下元以其言大惑不復詳難也謂之曰天下之質變無常也今見卿窮爽敗退居里舍乃謝其言之過毋邱儉之起也司馬師以問陶陶答依違師怒曰卿平生與吾論天下事至於今日而更不盡乎乃出爲平原太守又追殺之

蔣濟字子通楚國平阿人也仕郡計吏州别駕使於譙曹操問濟曰昔孤與袁本初對官渡徙燕白馬民民不得走

賊亦不敢鈔今欲徙淮南民何如濟曰是時兵弱賊强不徙必失之自破袁紹北拔郲城南向江漢荆州交臂威震天下民無他志然百姓懷土實不樂徙懼必不安操不從江淮間十餘萬衆皆驚走吳後濟詣鄴操迎見大笑曰本但欲使避賊乃更驅盡之拜濟丹陽太守尋以温恢爲揚州刺史濟爲別駕令曰季子爲臣吳宜有君今君還州吾無憂矣民有告濟爲謀叛主率者操聞之曰蔣濟寧有此事有此事吾爲不知人也此必愚民樂亂妄引之耳促理出之辟爲丞相主簿西曹屬令曰舜舉皋陶不仁者遠臧否得中望於賢屬矣關羽圍樊襄陽操懼欲徙許都以避之濟及司馬懿進說曰于禁等爲水所沒非戰攻之失於

國家大計未足有損劉備孫權外親內疏關羽得志權必不願也可遣人勸權躡其後許割江南以封權則樊圍自解操從之權卒衆西襲公安江陵羽遂敗沒丕稱王轉爲相國長史及稱帝出爲東中郎將濟請留丕曰高祖歌曰安得猛士守四方天下未寧要須良臣以鎮邊如其無事乃還鳴玉未爲後也濟上萬機論丕善之入爲散騎常侍時丕令征南將軍夏侯尚曰卿腹心重將特當任使恩施足死惠愛可懷作威作福殺人活人尚以示濟濟入見丕問曰卿所聞見天下風教何如濟對曰未有他善但見亡國之語耳丕忿然作色而問其故濟具以答因曰夫作威作福書之明誡天子無戲言古人所愼惟陛下察之丕乃

解遣追取前語丕黃初三年與曹仁攻吳濟別襲羡溪仁欲攻濡須洲中濟曰吳據西岸列船上流而兵入洲中是爲自內地獄危亡之道也仁不從果敗仁卒復以濟爲東中郎將代領其衆頃之徵爲尚書丕詣廣陵濟表水道難通又上三州論以諷丕丕不從於是戰船數千皆滯不得行議者欲就留兵屯田濟以爲東近湖北臨淮若水盛時敵易爲寇不可安屯丕從之遂還至精湖水稍盡盡留船付濟船本歷適數百里中濟更鑿地作四五道蹴船令聚豫作土豚遏斷湖水皆引後船一時開遏入淮中丕還洛陽謂濟曰事不可不曉吾前決謂分半燒船於山陽池中卿於後致之略與吾俱至譙又每得所陳實入吾意自今

討賊計畫善思論之曹叡襲位賜爵關內侯大司馬曹休得吳周魴降書帥師向皖濟表以爲深入虜地與權精兵對而朱然等在上流乘休後臣未見其利也軍至皖吳出兵安陸濟又上疏曰今吳示形於西必欲并兵圖東宜急詔諸軍往救之會休軍已敗盡棄器仗輜重退還吳欲塞夾石遇救至乃免遷爲中護軍時中書監令號爲專任濟上疏曰大臣太重者國危左右太親者身蔽古之至戒也往者大臣秉事外內扇動陛下卓然自覽萬機莫不祗肅夫大臣非不忠也然威權在下則衆心慢上勢之常也陛下既已察之於大臣願無忘於左右左右忠正遠慮未必賢於大臣至於便辟取合或能工之今外所言輒云中書

雖使恭慎不敢外交但有此名猶惑世俗況實握事要日
在目前儻因疲倦之間有所割制衆臣見其能推移於事
卽亦因時而向之一有此端因當內設自完以此衆語私
招所交爲之內援若此臧否毀譽必有所興功負賞罰必
有所易直道而上者或壅曲附左右者反達因微而入緣
形而出意所狎信不復猜覺此宜聖智所當早聞外以經
意則形際自見或恐朝臣畏言不合而受左右之怨莫適
以聞臣竊亮陛下潛神黙思公聽並觀若事有未盡於理
而物有未周於用將改曲易調遠與黃唐角功近昭武文
之迹豈近習而已哉然人君猶不可悉天下事以適已明
當有所付三官任一臣非周公旦之忠又非管夷吾之公

則有弄機敗官之弊當今柱石之士雖少至于行稱一州
智效一官忠信竭命各奉其職可並驅策不使聖明之朝
有專吏之名也叡報曰夫骨鯁之臣人主之所杖也濟才
兼文武服勤盡節每軍國大事輒有奏議忠誠奮發吾甚
壯之就遷爲護軍將軍加散騎常侍叡太和六年遣平州
刺史田豫乘海幽州刺史王雄陸道并攻遼東蔣濟諫曰
凡非相吞之國不侵叛之臣不宜輕伐伐之而不制是驅
使爲賊故曰虎狼當路不治狐狸先除大害小害自已今
海表之地累世委質歲選計考不乏職貢議者先之正使
一舉便克得其民不足益國得其財不足爲富儻不如意
是爲結怨失信也叡不聽豫果無功而還叡景初中征役

不息而大興宮室民多失所濟上疏曰陛下方當恢崇前
緒光濟遺業誠未得高枕而治也今雖有十二州至於民
數不過漢時一大郡二敵未滅宿兵邊陲且耕且戰怨曠
積年宗廟宮室百事草創農桑者少衣食者多今其所急
務唯當息耗百姓不至甚弊弊劬之民儻有水旱百萬之
衆不爲國用凡使民必須農隙不奪其時夫欲大興功之
君先料其民力而燠休之勾踐養胎以待用昭王恤病以
雪仇故能以弱燕服彊齊羸越滅勁吳今二敵不攻不滅
不事卽侵當身不除百世之責也以陛下聖明神武之略
舍其緩者專心討賊臣以爲無難矣又歡娛之耽害於精
爽神太用則竭形太勞則弊願大簡賢妙足以充百斯男

者其冗散未齒且悉分出務在清靜叡答曰微護軍吾弗
聞斯言也公孫淵聞魏將討之復稱臣於孫權乞兵自救
叡問濟權其救遼東乎濟曰彼知官備以固利不可得深
入則非力所能淺入則勞而無獲權雖子弟在危猶將不
動況異域之人兼以往者之辱乎今所以外揚此聲者譎
其行人疑於我我之不克冀折後事已耳然沓渚之間去
淵尚遠若大軍相持事不速決則權之淺規或能輕兵掩
襲未可測也曹芳襲位徙爲領軍將軍進爵昌陵亭侯尋
遷太尉初侍中高堂隆論郊祀事以魏爲舜後推舜配天
當時竟稱謂昔我皇祖有虞也濟以舜本姓嬀其苗曰田
非曹之先立郊議以追詰隆然于時竟莫能正當是時芳

年少曹爽秉政司馬懿有異圖而爽罔焉不知輕議改法度會有日蝕變詔羣臣言得失濟上疏曰昔大舜佐治戒在比周周公輔政愼於其朋齊侯問災晏嬰對以布惠晉君問異臧孫答以緩役應天塞變乃實人事今二敵未滅將士暴露已數十年男女怨曠百姓貧苦夫爲國法度惟命世大才乃能張其綱維以垂於後豈中下之吏所宜改易哉終無益於治適足傷民望宜使文武之臣各守其職率以清平則和氣祥瑞可感而致也已而爽奉芳謁高平陵懿勒兵閉城門拒之於洛水浮橋濟承懿意書與爽言懿旨唯免官而已爽信之而竟見滅濟進封都鄉侯邑七百戶固辭不許發病卒子秀嗣秀卒子凱嗣咸熙中開建五等以濟著勳前朝改封凱爲下蔡子

季漢書卷三十八

諸暨章陶裁艮氏纂　邑後學趙瑞馬中驥仝校

漢魏臣徐奕何夔邢融司馬芝列傳

徐奕字季才東莞人也避難江東孫策禮命之奕改姓名微服還本郡曹操爲司空辟爲掾屬從西拒馬超超破軍還時關中新服未甚安集留奕爲丞相長史鎭撫西京西京稱其威信轉爲雍州刺史復還爲東曹屬丁儀等見寵於時並害之而奕終不爲動或謂奕曰夫以史魚之直孰與蘧伯玉之智丁儀方貴重宜思所以下之奕曰以公明聖儀豈得久行其僞乎且奸以事君者吾所能禦也子宜以他規我尋出爲魏郡太守操擊孫權徙爲留府長史謂奕曰君之忠亮古人不過也然微太嚴昔西門豹佩韋以自緩夫能以柔弱制剛彊者望之於君也今使君統留事孤無復還顧之憂焉操稱魏國奕爲尚書復典選舉遷尚書令操征漢中魏諷等謀反中尉楊俊左遷操歎曰諷所以敢生亂心以吾爪牙之臣無遏姦防謀者故也安得如諸葛豐者使代俊乎桓階曰徐奕其人也操乃以奕爲中尉手令曰昔楚有子玉文公爲之側席而坐汲黯在朝淮南爲之折謀詩稱邦之司直君之謂與在職數月疾篤乞退拜諫議大夫卒後曹丕每與羣臣會同未嘗不嗟歎思奕之爲人奕無子令以其族子統爲郎以奉奕後

何夔字叔龍陳郡陽夏人也曾祖父熙安帝時官車騎將

軍夔幼喪父與母兄居以孝友稱長八尺三寸容貌矜嚴從父衡爲尚書遭閹宦用事衡有直言由是在黨中諸父兄皆禁錮夔歎曰天地閉賢人隱也不應宰司之命後避亂淮南袁術至壽春辟之夔不應然遂爲術所留久之術與橋蕤俱攻圍蘄陽蘄陽爲曹操固守術以夔彼郡人欲脅令說蘄陽夔謂術謀臣李業曰昔栁下惠聞伐國之謀而有憂色曰吾聞伐國不問仁人斯言何爲至於我哉遂遁匿灊山術知夔終不爲己用乃止術從兄山陽太守遺母夔從姑也是以雖恨夔而不加害建安二年夔將還鄉里度術必追乃間行得免頃之曹操辟爲司空掾屬時有傳袁術軍亂者操問夔曰君以爲信不夔對曰天之所助

者順人之所助者信術無信順之實而望天人之助此不可以得志於天下夫失道之主親戚叛之而況於左右乎以夔觀之其亂必矣操曰爲國失賢則亡君不爲術所用亂不亦宜乎操性殘忍掾屬公事往往加杖夔常畜毒藥誓死無辱是以終不見及出爲城父令遷長廣太守郡濱山海自黃巾亂豪傑多背叛袁譚就加以官位長廣縣人管承徒衆三千餘家爲寇害議者欲舉兵攻之夔曰承等非生而樂亂也習於亂不能自還未被德教故不知反善今兵迫之急彼恐夷滅必并力戰攻之既未易拔雖勝必傷吏民不如徐喻以恩德使容自悔可不煩兵而定也乃遣郡丞黃珍往爲陳成敗承等皆請服夔遣吏成宏領校

尉長廣縣丞等郊迎奉牛酒詣郡牟平賊從錢東牟人王營衆各數千爲亂夔以計離散之旬月皆平定是時操始制新科下州郡又收租稅緜絹夔以郡初立且師旅之後不可卒繩以法乃上言曰自喪亂已來民人失所今雖小安然服教日淺所下新科皆以明罰勑法齊一大化也所領六縣疆域初定加以饑饉若一切齊以科禁恐或有不從教者有不從教者不得不誅則非觀民設教隨時之意也先王辨九服之賦以殊遠近制三典之刑以平治亂愚以爲此郡宜依遠域新邦之典其民間小事使長吏臨時隨宜上不背正法下以順百姓之心比及三年民安其業然後齊之以法則無所不至矣操從之徵還參丞相軍事

海賊郭祖寇暴樂安濟南州郡苦之操以夔前在長廣有威信拜樂安太守到官數月諸城悉平入爲丞相東曹掾夔言於操曰自軍興以來制度草創用人未詳其本是以各引其類時忘道德夔聞以賢制爵則民慎德以庸制祿則民興功以爲自今所用必先核之鄉閭使長幼順序無相踰越顯忠直之賞明公實之報則賢不肖之分居然別矣又可脩保舉故不以實之令使有司別受其負在朝之臣時受教與曹並選者各任其責上以觀朝臣之節下以塞爭競之源以督羣下以率萬民如是則天下幸甚操稱善操爲魏公拜尚書僕射時丁儀兄弟方進寵儀與夔不合尚書傅巽謂夔曰儀不相好已甚子友毛玠等儀已害

之矣子宜少下之夔曰爲不義適足害其身焉能害人且
懷姦佞之心立於明朝其得久乎夔終不屈志儀後果以
凶僞敗曹丕稱太子以涼茂爲太傅夔爲少傅特命二傅
與尚書東曹並選太子諸侯官屬茂卒以夔代之每月朔
太傅入見丕正法服而禮焉他日無會儀夔遷太僕丕欲
與辭宿戒供夔無往意乃與書請之夔以國有常制遂不
往其履正如此丕稱帝封成陽亭侯邑三百戶疾病屢乞
遜位丕荅曰蓋禮賢親舊帝王之常務也以親則君有輔
弼之勳焉以賢則君有醇固之茂焉夫有陰德者必有陽
報今君疾雖未瘳神明聽之矣君其卽安以順朕意卒謚
曰靖侯子曾嗣曾輔晉爲佐命元勳咸熙中拜司徒

邢融字子昂河間鄭人也舉孝廉司徒辟皆不就易姓字
適右北平從田疇游積四年曹操定冀州融謂疇曰黃巾
起來二十餘年海內鼎沸百姓流離今聞曹公法令嚴民
厭亂矣亂極則平請以身先遂裝還鄉里田疇曰邢融民
之先覺也乃亦歸操辟融爲冀州從事時人稱之曰德行
堂堂邢子昂除廣宗長以故將喪棄官有司舉正操曰融
篤於舊君有一致之節勿問也更辟司空掾除行唐令勸
民農桑風化大行入爲丞相門下督遷左馮翊病去官是
時操諸子高選官屬令曰侯家吏宜得淵深法度如邢融
輩遂以爲平原侯植家丞融防閑以禮無所屈撓由是不
合庶子劉楨書諫植曰家丞邢融北土之彥少秉高節元
靜澹泊言少理多眞雅士也楨誠不足同貫斯人並列左
右而楨禮遇殊特融反疎簡私懼觀者將謂君侯習近不
肖禮賢不足採庶子之春華忘家丞之秋實爲上招謗其
罪不小後參丞相軍事轉東曹掾初操嗣子未定而臨菑
侯植有寵丁儀等並贊翼其美操問融融對曰以庶代宗
先世之戒也願殿下深重察之操識其意後遂以爲太子
少傅遷太傅曹丕稱帝爲侍中尚書僕射賜爵關內侯出
爲司隸校尉徙太常丕黃初四年卒子友嗣

司馬芝字子華河內溫人也少爲書生避亂荆州於魯陽
山遇賊同行者皆棄老弱走芝獨坐守老母賊至以刃臨
芝芝叩頭曰母老唯在諸君賊曰此孝子也殺之不義遂

得免害以鹿車推載母居南方躬耕十餘年曹操入荆州
以芝爲管長時天下喪亂後多不奉法郡主簿劉節舊族
豪俠賓客千餘家出爲盜賊入亂吏治頃之芝差節客王
同等爲兵掾史據白節家前後未嘗給繇若至時藏匿必
爲留負芝不聽與節書曰君爲大宗加股肱郡而賓客每
不與役既衆庶怨望或流聲上聞今條同等爲兵幸時發
遣兵已集郡而節藏同等因令督郵以軍興詭責縣縣掾
史窮困乞代同行芝乃馳檄濟南具陳節罪太守郝光素
敬信芝卽以節代同行青州號芝以郡主簿爲兵遷廣平
令征虜將軍劉勳貴寵驕豪又芝故郡將賓客子弟在界
數犯法勳與芝書不著姓名而多所屬託芝不報其書一

皆如法後勲以不軌誅交關者皆獲罪而芝特見稱遷大
理正有盜官練置都廁上者吏疑女工收以付獄芝曰夫
刑罪之失失在苛暴今贓物先得而後訊其辭若不勝掠
或至誣服誣服之情不可以折獄且簡而易從大人之化
也不失有罪庸世之治耳今宥所疑以隆易從之義不亦
可乎操從之歷甘陵沛陽平太守所在有績丕黃初中入
爲河南尹抑彊扶弱私請不行會內官欲以事託芝不敢
發言因芝妻伯父董昭昭猶憚芝不爲通芝爲教與羣下
曰蓋君能設教不能使吏必不犯也吏能犯教而不能使
君必不聞也夫設教而犯君之劣也犯教而聞吏之禍也
君劣於上吏禍於下此政事所以不理也可不各勉之哉

於是下吏莫不自勵門下循行嘗疑門幹盜簪幹辭不符
曹執爲獄芝教曰凡物有相似而難分者自非離婁鮮能
不惑就其實然循行何忍重惜一簪輕傷同類乎其寢勿
問叡即位賜爵關內侯頃之特進曹洪乳母當與僞臨汾
主侍者共事無澗神繫獄卞太妃遣黃門詣府傳令芝不
通輒勑洛陽獄考竟上疏曰諸應死罪者皆當先表須報
前制書禁絕淫祀以正風俗今當等所犯妖刑辭語始定
黃門吳達詣臣傳太皇太后令臣不敢通懼有救護速聞
聖聽若不得已以垂宿留由事不早竟是臣之罪是以冒
犯常科輒勑縣考竟擅行刑戮伏須誅罰叡手報曰省表
明卿至心欲奉詔書以權行事是也此乃卿奉詔之意何

謝之有後黃門復往愼勿通也芝居官十一年數議科條
所不便者其在公卿間直道而行會諸藩來朝與京都人
交通坐免後爲大司農先是諸典農各部吏民末作治生
以要利入芝奏曰王者之治崇本抑末務農重穀王制無
三年之儲國非其國也管子區言以積穀爲急方今二虜
未滅師旅不息國家之要唯在穀帛武皇帝特開屯田之
官專以農桑爲業建安中天下倉廩充實百姓殷足自黃
初以來聽典農治生各爲部下之計誠非國家大體所宜
也夫王者以海內爲家故傳曰百姓不足君誰與足富足
之由在於不失天時而盡地力今商旅所求雖有加倍之
顯利然於一統之計已有不貲之損不如墾田益一畒之

收也夫農民之事田自正月耕種耘鋤條桑耕熯種麥穫
刈築場十月乃畢治廩繫橋運輸租賦除道理梁墐塗室
屋以是終歲無日不爲農事也今諸典農各言留者爲行
者宗田計課其力勢不得不爾不有所廢則當素有餘力
臣愚以爲不宜復以商事雜亂專以農桑爲務於國計爲
便叡從之芝性亮直不矜廉隅與賓客談論有不可意輒
面折其短退無異言芝卒子岐嗣從河南丞轉廷尉正遷
陳留相梁郡有繫囚多所連及數歲不決詔書徙獄於岐
屬縣縣請豫治牢具岐曰今囚有數十旣巧詐難符且已
倦楚毒其情易見豈當久處囹圄邪及囚至詰之皆莫敢
匿詐一朝決竟遂超爲廷尉是時大將軍曹爽秉政尚書

何晏鄧颺等爲之輔翼南陽圭泰嘗以言迕指考繫廷尉
颺訊獄將致泰重刑岐數颺曰夫樞機大臣王室之佐既
不輔化成德齊美古人而乃肆其私忿枉論無辜使百姓
危心乎颺慙怒而退岐恐獲罪以疾去官居家未朞卒年
三十五子肇嗣

季漢書卷三十九

諸曁章陶栽𡰥氏纂　邑後學[illegible]全校

漢魏臣劉馥司馬朗梁習王思張既溫恢賈逵楊沛列傳

劉馥字元穎沛國相人也遭亂居揚州建安初曹操稱兵
遷帝都許馥說袁術將戚寄秦翊使率衆與俱詣操操悅
之辟爲掾尋表爲揚州刺史是時吳以李述爲廬江太守
述攻殺揚州刺史嚴象謀自據廬江梅乾雷緒陳蘭等聚
衆數萬在江淮間郡縣殘破而操方北禦袁紹故任以東
南之事焉馥受命單馬造合肥空城建立州治南懷緒等
皆安集之貢獻相繼數年間恩化大行百姓樂其政流民
越江山而歸者以萬數漸乃聚諸生立學校廣屯田興治

芍陂及茹陂七門吳塘諸堨以溉稻田官民有蓄又高爲
城壘多積木石編作草苫數千萬枚益貯魚膏數千斛爲
戰守備十三年卒孫權督數萬軍攻圍合肥城百餘日時
天久雨城將崩乃以苫蓑覆之夜然脂照城外視敵所作
而爲備權退士民益追思之以爲董安于之治晉陽也及
陂塘之利至今爲用馥子靖丕黃初中從黃門侍郎遷廬
江太守令曰卿父昔爲彼州今卿復據此郡可謂克負荷
者也轉在河內遷尚書賜爵關內侯出爲河南尹散騎常
侍應璩書與靖曰入作納言出臨京任富民之術日引月
長加之以明擿幽微重之以秉憲不撓有司供承王命百
里垂拱仰辦雖昔趙張三王之治未足以方也毋喪去官

起爲大司農衛尉進封廣陸亭侯邑三百戶後遷鎮北將軍假節都督河北諸軍事開拓邊守屯據險要又修廣戾渠陵大堨水溉灌薊南北三更種稻百姓便之時以爲馥之遺風操自假名臣輔振有中原而州郡不能敵者朝廷諸臣悉已依附其自託腹心進策謀者良多而宣力一方保安封疆如馥者固大有人焉芳嘉平六年薨卒追贈征北將軍進封建成鄉侯子熙嗣熙弟宏

司馬朗字伯達河內溫人防子懿之兄也九歲人有道其父字者朗曰慢人親者不敬其親者也客謝之十二試經爲童子郎監試者以其身體壯大疑朗匿年劾問朗曰朗之內外累世長大朗雖稚弱無仰高之風損年以求早成

非志所爲也監試者異之後關東兵起故冀州刺史李邵家居野王近山險欲徙居溫朗謂邵曰脣齒之喻豈唯虞虢溫與野王是也今去彼而居此是爲避朝亡之期耳且君國人之望也今寇未至而先徙帶山之縣必駭是搖動民之心而開姦宄之原也竊爲郡內憂之邵不從邊山之民果亂內徙或爲寇鈔是時董卓遷天子都長安防爲治書御史當徙西以四方雲擾乃遣朗將家屬還本縣或有告朗欲逃亡者執以詣卓卓謂朗曰卿與吾亡兒同歲幾大相負朗因答曰明公以高世之德遭陽九之會清除羣穢廣舉賢士此誠虛心垂慮將興至治也威德以隆功業以著而兵難日起州郡鼎沸郊境之內民不安業捐棄居產流亡藏竄雖四關設禁重加刑戮猶不絕息此朗之所以於邑也願明公監觀往事少加三思即榮名並於日月伊周不足侔也卓曰吾亦悟之卿言有意朗知卓必亡恐見留即賂遺卓用事者求歸鄉里既歸以河內戰爭之地難以自安與同縣趙咨將家屬詣黎陽數年還家時歲大饑人相食朗收恤宗族教訓諸弟不爲衰世解業年二十二曹操爲司空辟爲掾屬除成皐令以病去復爲堂陽長其治務寬惠不行鞭杖而民不犯禁先時民有徙充都內者後縣調當作船徙民恐其不辦乃相率私還助之其見愛如此遷元城令入爲丞相主簿朗以爲天下土崩之勢由秦滅五等之制而郡國無蒐狩習戰之備故也今雖五

等未可復行可令州郡並置兵外備四夷內威不軌於策爲長又以爲宜復井田往者以民各有累世之業難中奪之是以至今今承大亂之後民人分散土業無主皆爲公田宜及此時復之議雖未施行然州郡領兵朗本意也遷兗州刺史政化大行百姓稱之雖在軍旅常麤衣惡食儉以率下雅好人倫典籍鄉人李覿等盛得名譽朗常顯貶下之後覿等敗時人服焉建安二十二年與夏侯惇臧霸等攻吳至居巢軍士大疫朗躬巡視致醫藥遇疾卒時年四十七遺命布衣幅巾斂以時服州人追思之曹叡襲位封朗子遺昌武亭侯邑百戶朗弟孚又以子望繼朗遺卒望子洪嗣朗初所與俱徙趙咨官至太常爲世好士

梁習字子虞陳郡柘人也爲郡綱紀曹操稱司空辟召爲漳長累轉乘氏海西下邳令所在有治還爲西曹令史遷爲屬尋以別部司馬領并州刺史時承高幹荒亂之餘胡狄在界張雄跋扈吏民亡叛入其部落兵家擁衆作爲寇害更相扇動往往棊跱習到官誘諭招納皆禮召其豪右稍稍薦舉使詣幕府豪右已盡乃次發諸丁彊以爲義從又因大軍出征分請以爲勇力吏兵已去之後稍移其家前後送鄴凡數萬口其不從命者興兵致討斬首千數降附者萬計單于恭順名王稽顙部曲服事供職同於編戸邊境肅清百姓布野勤勸農桑令行禁止貢達名士咸顯於世長老稱詠以爲自所聞識刺史未有及習者也操嘉

之賜爵關內侯更拜爲眞建安十八年州并屬冀州更拜議郎西部都督從事統屬冀州總故部曲又使於上黨取大材供鄴宮室習表置屯田都尉二人領客六百夫於道次耕種菽粟以給人牛之費鮮卑大人育延常爲州所畏而一旦將其部落五千餘騎詣習求互市習念不聽則恐其怨聽之又恐爲所略乃許之往與會空城中交市遂敕郡縣自將治中以下軍往就之市易未畢市吏收縛一胡延騎皆驚上馬彎弓圍習數重吏民惶怖不知所施習乃徐呼市吏問縛胡意而胡實侵犯人習乃使譯呼延延到習責曰汝胡自犯法吏不侵汝汝何爲使諸騎驚駭邪遂斬之餘胡破膽不敢動是後無寇虜二十二年操拔漢中諸軍還長安因留騎督太原烏丸王魯昔使屯池陽以備盧水昔有愛妻在晉陽昔既思之又恐遂不得歸乃以其部五百騎叛還并州留其餘騎置山谷間而單騎獨入晉陽盜取其妻已出城州郡乃覺吏民又畏昔善射不敢追習乃令從事張景募鮮卑使逐昔昔馬負其妻重騎行遲未及與其衆合而爲鮮卑所射死始操聞昔叛恐其爲亂於北邊會聞已殺之乃大喜曹丕稱帝復置并州以習爲刺史進封申門亭侯邑百戸政治常爲天下最叡太和二年徵拜大司農四年卒子施嗣初濟陰王思與習俱爲西曹令史思因直日白事失操指操大怒教召主者將加重辟時思近出習代往對已被收執矣思乃馳還自陳己罪罪

應受死操歎習之不言思之識分曰何意吾軍中有二義士乎後同時擢爲刺史思領豫州思亦能吏然苛碎無大體云

王思者濟陰人與薛悌郤嘉俱從微起官悌差挾儒術所在名爲閑省而丕稱曰薛悌駁吏王思郤嘉純吏也各賜關內侯思煩碎而曉練文書敬賢禮士傾意形勢亦以是顯名芳正始中爲大司農年老目瞑瞋怒無度下吏敷然不知所據性少信時有吏父病篤近在外舍自白求假思疑其不實發怒曰世有思婦病母者豈此謂乎遂不與假吏父明日死思無悔意其刻薄類如此嘗執筆作書蠅集筆端驅去復來如是再三思恚怒自起逐蠅不能得還取

筆擲地躑壞之時有丹陽施畏魯郡倪覬南陽胡業亦爲
刺史郡守時人謂之苛暴又有高陽劉類歷位宰守苛慝
尤甚以善修人事不廢於世芳嘉平中爲宏農太守吏二
百餘人不與休假專使爲不急過無輕重輒捽其頭又亂
杖撾之牽出復入如是數四乃使人掘地求錢所在市里
皆有孔穴又外託簡省每出行陽勑督郵不得使官屬曲
修禮敬而陰識不來者輒發怒中傷之又多疑每遣大吏
出輒使小吏隨覆察之白日常自於牆壁間闚閃夜使幹
廉察諸曹復以幹不足信又遣鈴下及奴婢使轉相檢驗
嘗案行宿止民家民家二狗逐猪猪驚走頭插柵間號呼
良久類以爲外之吏擅共飲食不復徵察便使伍伯曳五

官掾孫弼入頓頭責之弼以實對類自愧不詳因託問以
他事民尹昌年垂百歲聞類出行當經過謂其兒曰扶我
迎府君我欲陳恩兒扶昌在道左類望見呵其兒曰用是
死人使來見我邪舊俗民謗官長者有三不肯謂遷免與
死也類在宏農吏民患之乃題其門曰劉府君有三不肯
類聞之亦不自改後安東將軍司馬昭西征經宏農宏農
人告類荒耄不任宰郡乃罷爲五官中郎將而習在州二
十餘年專方面之任保全境土而居處貧窮絶饋遺無珍
物時人以此知其優劣同時居州郡者賈逵最有名稱張
既溫恢亦能吏焉

張既字德容馮翊高陵人也年十六爲郡小吏有容儀少
小工書疏自惟門寒無以自達乃常畜好刀筆及版奏伺
諸大吏有乏者輒給與以是見識焉後歷右職舉孝廉不
行曹操辟之未至舉茂才除新豐令治爲三輔第一操攻
袁尚於黎陽河東太守郭援并州刺史高幹及匈奴單于
取平陽發使西與關中諸將合從禦操既承司隸校尉鍾
繇指說將軍馬騰騰信之遣子超將萬餘人與繇會擊幹
援大破之斬援首幹及單于皆降未幾幹復據并州河內
張晟衆萬餘人屯崤澠間河東衛固宏農張炎各起兵應
之操拜既議郎參繇軍事使西誘說馬騰等引兵會擊晟
等破之斬炎固首幹奔荆州封既武始亭侯操將攻荆州
而騰以勁兵據關中操恐其爲後患復遣既誘騰令釋兵

歸許騰許之既慮騰悟而中變乃移諸縣促儲偫二千石
郊迎騰卽發東爲衛尉已而操破超殺騰關右定以既爲
京兆尹操稱魏國拜既尚書尋出爲雍州刺史操謂既曰
還君本州可謂衣繡晝行矣從征張魯別從散關入討叛
氐收其麥以給軍食魯降既說操拔漢中民數萬戸實長
安及三輔與夏侯淵討宋建攻臨洮狄道平之是時操徙
民以充河北隴西天水南安民相恐擾擾不安既假三郡
人爲將吏者休課使治屋作水碓民心遂安昭烈北規漢
中操敗將引還恐昭烈取武都氐以逼關中既曰可勸使
北出就穀以避敵前至者厚其寵賞則先者知利後必慕
之操從其策乃自至漢中引出諸軍令既之武都徙氐五

萬餘落出居扶風天水界初既為兒童時郡功曹游殷異之引既過家先歸敕家具設賓饌及既至殷妻笑曰君其悖乎張德容童昏小兒何異客哉殷曰卿勿怪乃方伯之器也殷遂與既論伯王之略饗訖以子楚託之楚字仲允為蒲阪令操定關中時漢興郡缺守操以問既既稱楚才兼文武遂以為漢興太守後轉隴西所在以恩德為治不好刑殺叡太和中丞相亮出隴右討叡魏吏民騷動天水南安太守各棄郡東下楚獨據隴西召會吏民謂之曰太守無恩德今蜀兵至諸郡吏民皆已應之此亦諸卿富貴之秋也太守本為國家守郡義在必死卿諸人便可取太守頭持往吏民皆涕淚言死生當與明府同無有二心楚

乃言曰卿曹若不願我為卿畫一計今東二郡已去必將寇來但可共堅守若國家救到寇必去是為一郡守義人人獲爵寵也若官救不到蜀攻日急爾乃取太守以降未為晚也吏民遂城守而南安梟將王師就攻隴西楚聞師到遣長史馬融逆拒自於城上曉謂我帥曰卿能斷隴使東兵不上一月之中則隴西吏人不攻自服卿若不能虛自疲弊耳未幾師退南安天水皆坐應亮破滅兩郡守各獲重刑楚以功封列侯時以此稱既為知人既徙氐關中遂安而是時武威顏俊張掖和鸞酒泉黃華西平麴演等並舉郡反自號將軍更相攻擊俊遣使送母及子詣操為質求助操以問既既曰俊等外假國威內生傲悖計定勢

足後即反耳今方事定蜀且宜兩存而鬬之猶卞莊子之刺虎坐收其斃也操曰善歲餘鸞遂殺俊武威王秘又殺鸞是時不置涼州自三輔距西域皆屬雍州曹丕稱王初置涼州以安定太守鄒岐為刺史張掖張進執郡守舉兵拒岐黃華麴演各逐故太守舉兵以應之既進兵為護羌校尉蘇則聲勢故則得以有功既進爵都鄉侯涼州盧水胡伊健妓妾治元多等反河西大擾丕憂之曰非既莫能安涼州乃召鄒岐以既代之遣護軍夏侯儒將軍費曜等繼其後既至金城欲渡河諸將守以為兵少道險未可深入既曰道雖險非井陘之隘夷狄烏合無左車之計今武威危急赴之宜速遂渡河賊七千餘騎逆拒軍於鸇陰口

既揚聲軍由鸇陰乃潛由且次出至武威胡以為神引還顯美既已據武威曜乃至儒等猶未達既勞賜將士欲進軍擊胡諸將皆曰士卒疲倦虜衆氣銳難與爭鋒既曰今軍無見糧當因敵為資若虜見兵合退依深山追則道險窮餓兵還則出侯寇鈔如此兵不得解所謂一日縱敵患在數世也遂前軍顯美胡騎數千因大風欲放火燒營將士皆恐既夜藏精卒三千人為伏使參軍成公英督千餘騎挑戰敕使陽退胡果爭奔之因發伏截其首尾進擊大破之斬首獲生以萬數丕甚悅下令曰卿踰河歷險以勞擊逸以寡勝衆功過南仲勤踰吉甫此勳非但破胡乃永寧河右使吾長無西顧之念矣徙封西鄉侯增邑二百并

前四百戶尋與夏侯儒擊破酒泉蘇衡羌豪鄰戴及丁令胡萬餘騎衡及鄰戴等皆降遂上疏請與儒治左城築鄣塞置烽候邸閣以備胡西羌恐率衆二萬餘落降嗣後西平麴光等殺其郡守諸將欲擊之既曰唯光等造反郡人未必悉同若便以軍臨之吏民羌胡必謂國家不別是非更使皆相持著此爲虎傅翼也光等欲以羌胡爲援今先使羌胡鈔擊重其賞募所虜獲者皆以畀之外沮其勢內離其交必不戰而定乃檄告諭諸羌爲光等所詿誤者原之能斬賊帥送首者當加封賞於是光部黨斬送光首其餘咸安堵如故既臨二州十餘年政惠著聞其所禮辟扶風龐延天水楊阜安定胡遵酒泉龐清燉煌張恭周生烈

等終皆有名位初爲小吏功曹徐英嘗自鞭既三十建安初爲蒲阪令英性剛爽自見族氏勝既於鄉里名行在前加以前辱既雖知既貴顯終不肯求於既既雖得志亦不顧計本原猶欲與英和嘗因醉欲親狎英英故抗意不納英由此不復進用故時人壯英之不撓而亦善既不挾舊怨丕黃初四年卒丕愍之賜其小子翁歸爵關內侯叡嗣位追謚曰肅侯子緝嗣

緝字敬仲叡太和中爲温令名有治能會丞相亮帥師伐魏緝上便宜詔以問中書令孫資資以爲有籌略遂召拜騎都尉遣參征蜀軍軍罷入爲尚書郞以稱職爲叡所識叡以爲緝之材能多所堪任試呼相者相之相者云不過二千石叡曰何材如是而位止二千石乎芳嘉平中女爲皇后以東莞太守徵拜光祿大夫位特進妻向爲安城鄉君緝性吝於財而矜於勢一旦以女徵去郡還坐里舍悒悒不得志嘗對司馬師料諸葛恪雖得勝於邊上見誅不久師問其故緝云威震其主功蓋一國欲不死可得乎及恪從合肥還吳果殺之師聞恪死謂衆人曰諸葛恪多輩耳近張敬仲縣論恪以爲必見殺今果然如此敬仲之智爲勝恪也緝見司馬氏柄政曹氏危愈意不得與中書令李豐通家又居相側近豐時取急出子韜往見之有所咨道豐被收事與緝連遂收送廷尉賜死獄中其諸子并見殺

温恢字曼基太原祁人也父恕爲涿郡太守卒恢年十五送喪還歸鄉里內足於財恢曰世方亂安以富爲一朝盡散振施宗族州里高之舉孝廉爲廩丘長鄢陵令廣川令彭城魯相所在見稱入爲丞相主簿出爲揚州刺史操曰甚欲使卿在親近顧以爲不如此州事大故書云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得無當得蔣濟爲治中邪時濟爲丹陽太守乃遣濟還州又語張遼樂進等曰揚州刺史曉達軍事動靜與共咨議建安二十四年孫權攻合肥是時諸州皆屯戍恢謂兗州刺史裴潛曰此間雖有賊不足憂而畏征南方有變今水生而子孝縣軍無有遠備關羽驍銳乘利而進必將爲患於是有樊城之事詔書召潛及豫州刺史呂

貢等潛緩之恢密語潛曰此必襄陽之急欲赴之也所以不爲急會者不欲驚動遠衆一二日必有密書促卿進道張遼等又將被召遼等素知王意後召前至卿受其責矣潛從之置輜重更爲輕裝速發尋各見召如恢所策曹丕稱帝以恢爲侍中出爲魏郡太守數年遷涼州刺史持節領護羌校尉道病卒丕惜之賜子生爵關內侯生早卒爵絕恢卒後汝南孟建爲涼州治有名蹟建字公威少與丞相亮俱游學亮後出祁山答司馬懿書使杜子緒宣意於公威也官至征東將軍

賈逵字梁道河東襄陵人也自爲兒童戲弄常設部伍祖父習異之曰汝大必爲將率口授兵法數萬言少孤家貧冬常無絝過其妻兄柳孚宿其明無何著孚絝去故時人謂之通健初爲郡吏守絳邑長郭援攻河東所經城邑皆下逵堅守援攻之不拔乃召單于并軍急攻之城將潰絳父老與援要不殺逵絳人既潰援聞逵名欲使爲將以兵劫之逵不動左右引逵使叩頭逵叱之曰安有國家長吏爲賊叩頭援怒將斬之絳吏民聞將殺逵皆乘城呼曰負要殺我賢君寧俱死耳乃囚於壺關閉著土窖中以車輪蓋上使人固守逵從窖中謂守者曰此間無健兒邪而當使義士死此中乎時有祝公道者與逵非故人而適聞其言憐其危厄乃夜盜往引出折械遣去不語其名姓遂得免初逵過皮氏曰爭地先據者勝及圍急知不免乃使人

間行送印綬歸郡且曰急據皮氏援既并絳衆將進兵逵恐其先得皮氏乃以他計疑援謀人祝奥援由是留七日郡從逵言得無敗援破後逵乃知前出己者爲祝公道公道河南人也後坐他事當伏法逵救之力不能解爲之改服焉後逵舉茂才除澠池令高幹復舉兵張炎將率衆應之逵不知其謀往見炎聞變起恐見執乃爲炎畫計如與同謀者炎信之時縣寄治蠡城城塹不固逵從炎求兵脩城諸欲爲亂者皆不隱其謀故逵得殺之遂脩城拒炎炎敗逵以祖父喪去官司徒辟爲掾以議郎參司隸軍操拒馬超至宏農曰此西道之要也以逵令宏農太守召見計事大悅之謂左右曰使天下二千石悉如賈逵吾何憂哉其後發兵逵疑屯田都尉藏亡民都尉自以不屬郡言語不順逵怒收之數以罪檛折脚坐免然操特心善逵以爲丞相主簿操欲攻吳而大霖雨三軍多不願行操知其然恐外有諫者教曰今孤戒嚴未知所之有諫者死逵受教謂其同寮三主簿曰今實不可出而教如此不可不諫也乃建諫草以示三人三人不獲已皆署名入白事操大怒收逵等當送獄取造意者逵卽言我造意遂走詣獄獄吏以逵主簿也不卽著械謂獄吏曰促械我尊者且疑我在近職求緩於卿今將遣人來察我矣逵著械適訖而操果遣家中人就獄視逵既而教曰逵無惡意原復其職始逵爲諸生略覽大義取其可用最好春秋左傳及爲牧守常

自課讀之月常一遍操拒昭烈於漢中先遣逵至斜谷觀形勢道逢水衡載囚人數十車逵以軍事急輒竟重者一人皆放其餘操善之拜諫議大夫與夏侯尚並掌軍計操薨於洛陽其子丕在鄴鄢陵侯彰未至士民頗苦勞役又有疾癘於是軍中騷動羣寮恐天下有變欲秘不發喪逵建議謂不可秘乃發喪令內外皆入臨臨訖各安敘不得動而青州軍擅擊鼓相引去衆人以爲宜禁止之不從者討之逵以爲方大喪在殯嗣王未立宜因而撫之乃爲作長檄告所在給其廩食逮彰行越騎將軍從長安來赴問逵先王璽綬所在逵正色曰太子在鄴國有儲副先王璽綬非君侯所宜問也遂奉喪還鄴丕襲位以鄴縣戶數萬

多不法乃以逵爲鄴令月餘遷魏郡太守會軍出復爲丞相主簿祭酒逵嘗坐人爲罪丕曰叔向猶十世宥之況逵功德親在其身乎從至黎陽津渡者亂行逵斬之乃整至譙以逵爲豫州刺史逵進曰臣守天門出入六年天門始開而臣在外惟殿下爲兆民計無違天下之望是時天下初復州郡多不攝逵曰州本以御史出監諸郡以六條詔書察長吏二千石已下故其狀皆言嚴能鷹揚有督察之才不言安靜寬仁有愷悌之德也今長吏慢法盜賊公行州知而不糾天下復何取正乎兵曹從事受前刺史假逵到官數月乃還考竟其二千石以下阿縱不如法者皆奏免之丕曰逵眞刺史矣布告天下當以豫州爲法賜爵關內侯州南與吳接逵外修軍旅內治民事遏鄢汝造新陂又斷山溜長谿水造小弋陽陂又通運渠二百餘里所謂賈侯渠者也丕黃初中與諸將並攻吳破呂範於洞浦進封陽里亭侯加建威將軍曹叡襲位增邑二百戶并前四百戶時孫權在東關當豫州南去江四百餘里每出兵輒西從江夏東從廬江而豫州軍在項汝南弋陽諸郡守境而已權無北方之虞東西有急并軍相救故常少敗逵以爲宜開直道臨江若權自守則二方無救若二方無救則東關可取乃移屯潦口陳攻取之計叡善之吳將張嬰王崇率衆降叡太和二年使逵督前將軍滿寵東莞太守胡質等四軍從西陽直向東關曹休從皖司馬懿從江陵逵

至五將山休更表吳有請降者求深入應之叡令懿駐軍逵東與休合進逵度吳無東關之備必并軍於皖休深入與敵戰必敗乃部署諸將水陸並進行二百里得休戰敗聞權遣兵斷夾石諸將不知所出或欲待後軍逵曰休兵敗於外路絕於內進不能戰退不得還安危之機不及終日吳以軍無後繼故至此今疾進出其不意此所謂先人以奪其心也彼見吾兵必走若待後軍吳已斷險兵雖多何益乃兼道進軍多設旗鼓爲疑兵吳見逵軍遂退逵據夾石以兵糧給休休軍乃振初逵與休不善丕黃初中欲假逵節休曰逵性剛素侮易諸將不可爲督丕乃止及是敗休怨逵進遲乃呵責逵遂使主者勑豫州刺史往拾棄

仗逵恃心直謂休曰本爲國家作豫州刺史不來相爲拾棄仗也乃引軍還遂與休更相表奏叡雖知逵直以休爲宗室任重兩無所非師還會病篤卒諡曰肅侯子充嗣豫州吏民追思之爲刻石立祠叡靑龍中東征乘輦入逵祠令曰昨過項見賈逵碑像念之愴然古人有言患名之不立不患年之不長逵存有忠勳沒而見思可謂死而不朽者矣其布告天下以勸將來充佐司馬昭弑其主髦爲晉元勳咸熙中官中護軍

楊沛字孔渠馮翊萬年人也初平中爲公府令史以牒除爲新鄭長時人多饑窮沛課民益畜乾椹收䕲豆閱其有餘以補不足又積千餘斛藏之曹操爲兗州刺史西迎天

子所將千餘人皆無糧過新鄭沛謁見乃皆進乾椹操大悅及操輔政遷長社令時曹洪賓客在縣界徵調不肯如法沛先檛折其腳遂殺之操以爲能累遷九江東平樂安太守並有治迹坐與督軍爭鬬髡刑五歲輸作未竟會操出征在譙聞鄴下頗不奉科禁乃發教選鄴令當得嚴能如楊沛比乃從徒中起沛爲鄴令操見之問曰何以治鄴沛曰竭盡心力奉宣科法操曰善顧謂坐席曰諸君此可畏也賜其生口十人絹百匹既以勵之且以報乾椹也沛未到鄴而軍中豪右曹洪劉勳等畏沛各遣家馳騎告子弟使各自檢勑數年以功能轉爲護羌都尉建安十六年馬超起兵操西拒之沛隨軍都督孟津渡事操已南過其餘未畢而中黃門前渡忘持行軒私北還取之從吏求小船欲獨先渡吏呵不肯黃門與吏爭言沛問黃門有疏邪黃門云無疏沛怒曰何知汝不欲逃邪遂使人捽其頭與杖欲捶之而逸得去衣幘皆裂壞自訴於操操曰汝不死爲幸矣由是聲名益振及關中破代張既領京兆尹丕黃初中儒雅並進沛本以事能見用遂以議郎冗散里巷沛前後宰歷城守不以私計介意又不肯以事貴人身退之後家無餘積治疾於家借舍從兒無他奴婢後占河南夕陽亭部荒田二頃起瓜牛廬居止其中其妻子凍餓沛病亡鄉人親友及故吏民爲之殯葬

季漢書卷四十

諸暨章陶栽艮氏纂　　邑後學何孫仲九劇仝校

漢魏臣任峻蘇則杜畿鄭渾倉慈令狐邵列傳

任峻字伯達河南中牟人也會天下亂關東皆震中牟令楊原恐欲棄官走峻說原曰董卓首亂天下莫不側目然而未有先發者非無其心也勢未敢耳明府若能唱之必有和者原曰爲之奈何峻曰今關東有十餘縣能勝兵者不減萬人若權行河南尹事總而用之無不濟矣原從之以峻爲主簿峻乃爲原表行尹事使諸縣堅守會曹操起關東入中牟界衆不知所從峻獨與同郡張奮議舉郡以歸操峻又別收宗族及賓客家兵數百人從操操大悅表

峻爲騎都尉妻以從妹甚見親信操每出軍峻常居守給軍是時歲饑旱軍食不足羽林監潁川棗祗建置屯田操以峻爲典農中郎將數年中所在積粟倉廩皆滿官渡之戰操使峻典軍器糧運袁紹數鈔絕糧道乃使千乘爲一部十道方行爲複陳以營衛之敵不敢近軍國之饒起於棗祗而成於峻操乃表封爲都亭侯邑三百戶遷長水校尉峻寬厚有度而見事理每有所陳操多善之於饑荒之際收卹朋友孤遺中外貧宗周急繼乏信義見稱建安九年卒操流涕者久之子先嗣先卒無子封絕曹丕追錄功臣諡峻曰成侯復以峻中子覽爲關內侯

蘇則字文師扶風武功人也少以學行聞舉孝廉茂才辟公府皆不就起家爲酒泉太守轉安定初興平中三輔亂饑窮則避難北地客安定依富室師亮亮待遇不足則慨然歎曰天下會安當不久爾必還爲此郡守折庸輩士也後與馮翊吉茂等隱於郡南太白山中以書籍自娛及爲安定太守而師亮等皆欲逃走則聞之豫使人解語以禮報之尋轉武都所在有威名曹操征張魯過其郡見則悅之使爲軍導魯破則綏定下辯諸氐通河西道徙爲金城太守是時喪亂之後吏民流散饑窮戶口損耗則撫循之甚謹外招懷羌胡得其牛羊以養貧老與民分糧而食旬月之間流民皆歸得數千家乃明爲禁令有干犯者輒戮其從教者必賞親自教民耕種其歲大豐收由是歸附者

日多李越以隴西反則率羌胡圍越越卽請服會操薨西平麴演叛稱護羌校尉則勒兵討降之曹丕以其功加則護羌校尉賜爵關內侯後演復結旁郡爲亂張掖張進執太守杜通酒泉黃華不受太守辛機進華皆自稱太守以應之又武威三種胡並寇鈔道路斷絕武威太守毋邱興告急於則時雍涼諸豪皆驅略羌胡以從進等郡人咸以爲進不可當將軍郝昭魏平先是各屯守金城亦受勅不得西度則乃見郡中大吏及昭等謀曰今賊雖盛然皆新合或有脅從未必同心因釁擊之善惡必離離而歸我我增而彼損矣既獲益衆之實且有倍氣之勢率以進討破之必矣若待大軍曠日持久善人無歸必合於惡善惡既

合勢雖卒離雖有詔命違而合權專之可也於是昭等從之乃發兵救武威降其三種胡與興擊進於張掖演聞之將步騎三千迎則揚言助軍實欲為變則誘與相見因斬之出以徇軍其黨皆散走則遂與諸軍圍張掖破之斬進及其支黨衆皆降演軍敗華懼出所執乞降河西平乃還金城進封都亭侯邑三百戸徵拜侍中時董昭與同寮嘗枕則膝卧則推下之曰蘇則之膝非佞人之枕也曹丕之嗣立也一時廷臣勸進數四惟則及臨菑侯曹植聞丕廢漢自立皆發服悲哭丕聞植如此而不聞則也在洛陽時嘗從容言曰吾應天受禪而聞有哭者何也則謂為見問鬚髯悉張欲正論以對侍中傅巽掐則曰不謂卿也於是

乃止丕問則曰前破酒泉張掖西域通使燉煌獻徑寸大珠可復求市益得否則對曰若陛下化洽中國德流沙漠即不求自至求而得之不足貴也丕黙然後則從行獵槎桎拔失鹿丕大怒踞牀拔刀悉收督吏將斬之則稽首曰臣聞古之聖王不以禽獸害人今陛下方隆唐堯之化而以獵戲多殺羣臣愚臣以為不可敢以死請丕曰卿直臣也遂皆赦之然以此見憚丕黄初四年左遷東平相未至道病卒諡曰剛侯子怡嗣怡卒無子弟愉襲封愉咸熙中為尚書

杜畿字伯侯京兆杜陵人御史大夫延年之後也延年父周自南陽徙茂陵延年徙杜陵子孫世居之畿少孤繼母苦之以孝聞年二十為郡功曹守鄭縣令縣囚繫數百人畿親臨獄裁其輕重盡決遣之雖未悉當郡中奇其年少而有大意也舉孝廉除漢中府丞會天下亂遂棄官客荆州建安中乃還後至許見侍中耿紀語終夜尚書令荀彧與紀比屋夜聞畿言異之旦遣人謂紀曰有國士而不進何以居位既見畿知之如舊相識遂進畿於朝曹操以為司空司直遷護羌校尉使持節領西平太守初畿在荆州數歲繼母亡後以三輔開通負其母喪北歸道為賊所劫略衆人奔走畿獨不去賊射之畿請賊曰卿欲得財耳今我無物用射我何為邪賊乃止畿至鄉里京兆尹張時河東人也與畿有舊署為功曹嘗嫌其闊達不助留意於諸

事言此家疏誕不中功曹畿竊云不中功曹中河東守也操既定河北而高幹據并州不從操時河東太守王邑被徵河東人衛固范先外以請邑為名內實與幹通謀操謂荀彧曰關西諸將恃險與馬征必為亂張晟寇殽澠間南通劉表固等因之吾恐其為害深河東被山帶河四鄰多變當今天下之要地也君為我舉蕭何寇恂以鎮之彧曰杜畿其人也操乃追拜畿為河東太守固等使兵數千人絕陝津畿至不得渡操遣夏侯惇討之未至或謂畿曰宜須大兵畿曰河東有三萬戸非皆欲為亂也今兵迫之急欲為善者無主必懼而聽於固固等勢專必以死戰討之不勝四鄰應之天下之變未息也討之而勝是殘一郡之

民也且固等未顯絶王命外以請故君爲名必不害新君吾單車直往出其不意固爲人多計而無斷必僞受吾吾得居郡一月以計縻之足矣遂詭道從鄖津度初畿與固少相狎侮固嘗輕畿畿嘗與固博而爭道畿謂固曰仲堅我今作河東也固褰衣罵之及畿之官而固爲郡功曹張時故任京兆畿迎司隸與時會華陰時畿相見於儀當各持版時歎曰昨日功曹今爲郡將軍也范先欲殺畿且覩畿去就於門下斬殺主簿已下三十餘人曰既欲爲虎而惡食人肉失所以爲虎矣今不殺必爲後患畿舉動自若固乃曰殺之無損徒有惡名且制之在我遂奉之畿謂固先曰衛范河東之望也吾仰成而已然君臣有定義成敗

同之大事當共平議以固爲都督行丞事領功曹將校吏兵三千餘人皆先督之固等喜雖陽事畿不以爲意固欲大發兵畿患之說固曰夫欲爲非常之事不可動衆心今大發兵衆必擾不如徐以貲募兵固以爲然從之遂爲貲調發數十日乃定諸將貪多應募而少遣兵又入喻固等曰人情顧家諸將掾史可分遣休息急緩召之不難固等惡逆衆心又從之於是善人在外陰爲己援惡人分散各還其家則衆離矣會白騎攻東垣高幹入濩澤上黨諸縣殺長吏宏農執郡守固等密調兵未至畿知諸縣附己因出單將數十騎赴張辟拒守吏民多舉城助畿者比數十日得四千餘人固等與幹晟共攻畿不下略諸縣無所得

會大兵至幹晟敗固等伏誅其餘黨與皆赦之使復其居業是時天下郡縣皆殘破河東最先定少耗減畿治之崇寬惠與民無爲民嘗辭訟有相告者畿親見爲陳大義遣令歸諦思之若意有所不盡更來詣府鄉邑父老自相責怒曰有君如此奈何不從其教自是少有辭訟班下屬縣舉孝子貞婦順孫復其繇役隨時慰勉之漸課民畜牸牛草馬下逮鷄豚犬豕皆有章程百姓勤農家皆豐實畿乃曰民富矣不可不教也於是冬月脩戎講武又開學宮親自執經教授郡中化之韓遂馬超之起兵也宏農馮翊多舉縣邑以應之河東雖與敵接民無異心操西拒超至蒲阪與敵夾渭爲軍軍食一仰河東及超破餘畜二十餘萬

斛操下令曰河東太守杜畿孔子所謂禹吾無間然矣增秩中二千石操征漢中遣五千人運運者自率勉曰人生有一死不可負吾府君終無一人逃亡其得人心如此平虜將軍劉勳爲操所親貴震朝廷嘗從畿求大棗畿拒以他故後勳伏法操得其書歎曰杜畿可謂不媚於竈者也稱畿功美以下州郡曰昔仲尼之於顏子每言不能不歎既情愛發中又宜率馬以驥令吾亦冀衆人仰高山慕景行也操稱魏國以畿爲尚書事平更有令曰昔蕭何定關中寇恂平河內卿有其功間將授卿以納言之職顧念河東吾股肱郡充實之所足以制天下故且煩卿卧鎮之畿在河東十六年常爲天下最曹丕嗣王賜爵關內侯徵爲

尚書及自立進封豐樂亭侯邑百戶初畿在郡被書錄寡婦是時他郡或有已自相配嫁依書皆錄奪啼哭道路畿但取寡者故所送少及趙儼代畿而所送多丕問畿前君所送何少今何多也畿對曰臣前所錄皆亡者妻今儼送生人婦也丕及左右顧而失色以畿守司隸校尉丕攻吳以畿爲尚書僕射統留事其後丕至許昌畿復居守受命作御樓船於陶河試船遇風沒丕爲之流涕追贈太僕諡曰戴侯畿始與太僕李恢東安太守郭智有好恢子豐交結英儁以才智顯於天下智子沖有內實而無外觀州里弗稱也畿爲尚書僕射二人各修子孫禮見畿旣退畿歎曰孝懿無子非徒無子殆將無家君謀爲不死也其子足

繼其業時人皆以畿爲誤後豐爲中書令父子兄弟皆見害于司馬氏沖爲代郡太守卒繼父業世乃服畿知人子恕嗣恕自有傳

鄭渾字文公河南開封人也高祖父衆衆父興皆爲名儒兄泰字公業少有智略多謀計知天下將亂陰交結豪傑家田四百頃而食常不足名聞山東舉孝廉三府辟公車徵皆不就何進輔政徵用名士以泰爲尚書侍郎加奉車都尉進將誅黃門欲召董卓爲助泰謂進曰董卓彊忍寡義志欲無饜若借之朝政授之大事將肆其心以危朝廷以明公之威德據阿衡之重任秉意獨斷誅除有罪誠不待卓以爲資援也且事留變生其鑒不遠又爲陳時之要務進不能用乃棄官去謂潁川人荀攸曰何公未易輔也進尋見害卓果專權廢帝關東義兵起會議大發兵羣寮咸憚卓莫敢忤旨泰恐其彊益將難制乃曰治在德不在兵也卓不悅曰如此兵無益邪衆人莫不變容爲泰震慄泰乃詭辭而對曰非以無益以山東不足加兵也今山東議欲起兵州郡相連人衆相動非不能也然中國自光武以來無鷄鳴狗吠之警百姓忘戰日久仲尼有言不教民戰是謂棄之雖衆不能爲害一也明公出自西州少爲國將閑習軍事數踐戰場名稱當世以此威民民懷懾服二也袁本初公卿子弟生處京師體長婦人張孟卓東平長者坐不窺堂孔公緒能清談高論噓枯吹生無軍師之才

負霜露之勤臨鋒履刃決敵雌雄皆非明公敵三也察山東之士力能跨馬控弦勇等孟賁捷齊慶忌信有聊城之守策有良平之謀可任以偏師責以成功未聞有其人者四也就有其人王爵不相加婦姑位不定各恃衆怙力將人人棊跱以觀成敗不肯同心共膽率徒旅進五也關西諸郡北接上黨太原馮翊扶風安定自頃以來數與胡戰婦女載戟挾矛弦弓負矢況其悍夫以此當山東忘戰之民譬之驅羣羊向虎狼其勝可必六也且天下之權勇今見在者不過并涼匈奴屠各湟中義從八種西羌皆百姓素所畏服而明公權以爲爪牙壯夫震慄況小醜乎七也又明公之將帥皆中表腹心周旋日久自三原狹口以來

恩信醇著忠誠可遠任智謀可特使以此當山東解合之虛誕實不相若八也夫戰有三亡以亂攻治者亡以邪攻正者亡以逆攻順者亡今明公秉國政平討夷凶宦忠義克立以三德待於三亡奉辭伐罪誰人敢禦九也東州有鄭康成學該古今儒生之所以集北海邴根矩清高直亮羣士之楷式彼諸將若詢其計畫案典校之彊弱燕趙齊梁非不盛終見滅於秦吳楚七國非不衆而不敢踰滎陽況今德政之赫赫股肱之邦良欲造亂以徼不義者必不相然讚成其凶謀十也若十事少有可采無事徵兵以驚天下使患役之民相聚爲非棄德恃衆以輕威重卓乃悅以泰爲將軍統諸軍擊關東或謂卓曰鄭泰智略過人而

結謀山東今資之士馬使就其黨竊爲明公懼之卓因收其兵馬留拜議郎泰乃與王允謀共誅卓脫身自武關走東歸後將軍袁術以爲揚州刺史未至官道卒

渾將泰小子袠避難淮南袁術賓禮甚厚渾知術必敗時華歆爲豫章太守素與泰善渾乃渡江投歆曹操聞其篤行召爲掾復遷下蔡長邵陵令天下未定民皆剽輕不念產殖其生子無以相活率皆不舉渾所在奪其漁獵之具課使耕桑又兼開稻田重去子之法民初畏罪後稍豐給無不舉贍所育男女多以鄭爲字辟爲丞相掾屬遷左馮翊時梁興等略吏民五千餘家爲寇鈔諸縣不能禦皆恐懼寄治郡下議者悉以爲當移就險渾曰興等破散竄在山阻雖有隨者率脅從耳今當廣開降路宣喻恩信而保險自守此示弱也乃聚斂吏民治城郭爲守禦之備遂發民逐賊明賞罰與要誓其所得獲十以七賞百姓大悅皆願捕賊多得婦女財物賊之失妻子者皆還求降渾責其得他婦女然後還其妻子於是轉相寇盜黨與離散又遣吏民有恩信者分布山谷告喻出者相繼乃使諸縣長吏各還本治以安集之興等懼將餘衆聚鄜城操使夏侯淵就助郡擊之渾率吏民前登斬興及其支黨賊靳富等脅將夏陽長邵陵令并其吏民入磑山渾復討擊破富等獲二縣長吏將其所略還及趙青龍者殺左內史程休渾聞遣壯士就梟其首前後歸附四千餘家山賊皆平民安產

業轉爲上黨太守操征漢中以渾爲京兆尹渾以百姓新集爲制移居之法使兼複者與單輕者相伍温信者與孤老爲比勤稼穡明禁令以發姦者由是民安於農而盜賊止息及大軍入漢中運轉軍糧爲最又遣民田漢中無逃亡者操益嘉之復入爲丞相掾曹丕自立爲侍御史加駙馬都尉遷陽平沛郡二太守郡界下濕患水澇百姓飢乏渾於蕭相二縣界興陂遏開稻田郡人皆以爲不便渾曰地勢洿下宜溉灌終有魚稻經久之利此豐民之本也遂躬率吏民興立功夫一冬間皆成比年大收頃畝歲增租入倍常民賴其利刻石頌之號曰鄭陂轉爲山陽魏郡太守其治倣此又以郡下百姓苦乏材木乃課樹榆爲籬並

益樹五果榆皆成藩五果豐實入魏郡界村落齊整如一民得財用饒足曹叡聞之下令稱述布告天下遷將作大匠渾清素在公妻子不免於饑寒及卒以子崇爲郎中

倉慈字孝仁淮南人也始爲郡吏建安中曹操開募屯田於淮南以慈爲綏集都尉曹丕時擢長安令清約有方吏民畏而愛之曹叡太和中遷燉煌太守郡在西陲以喪亂隔絶曠無太守二十歲大姓雄張遂以爲俗前太守尹奉等循故而已無所匡革慈到抑挫權右撫恤貧羸甚得其理舊大族田地有餘而小民無立錐之土慈皆隨口割賦稍稍使畢其本直先是屬城獄訟衆猥縣不能決多集治下慈躬往省閱料簡輕重自非殊死但鞭杖遣之一歲決

刑曾不滿十人又西域雜胡常欲貢獻而諸豪族多逆斷絶既與貿遷欺詐侮易多不得分明胡常怨望慈皆勞之欲詣洛者爲封過所欲從郡還者官爲平取輒以府見物與共交市使吏民護送道路由是民夷翕然稱其德惠數年卒官吏民悲感如喪親戚圖畫其形思其遺像及西域諸胡聞慈死悉共會聚於戊己校尉及長吏治下發哀或有以刀畫面以明血誠又爲立祠遥共祠之天水王遷承代慈雖循其跡不能及也金城趙基承遷後復不如遷至芳嘉平中安定皇甫隆代基爲太守初燉煌不甚曉田常灌溉滀水使極濡洽然後乃耕又不曉作耬犂用水及種人牛功力既費而收穀更少隆到教作耬犂又教衍溉歲終率計其所省庸力過半得穀加五又燉煌俗婦人作裙攣縮如羊腸用布一匹隆又禁改之所省復不貲故燉煌人以爲隆剛斷嚴毅不及於慈至於勤恪愛惠爲下興利可以亞之此皆受符於朝而爲操拊循其民者也然自建安迄于奐咸熙魏郡太守陳國吳瓘清河太守樂安任燠京兆太守濟北顔斐宏農太守太原令狐邵濟南相魯國孔乂或哀矜折獄或推誠惠愛或治身清白或擿姦發伏咸爲良二千石皆民所稱道者歟瓘燠史失其行事斐邵乂得其槩用表著于後焉

顔斐字文材有文學丞相召爲太子洗馬曹丕黄初初轉爲黄門侍郎後爲京兆太守始京兆自馬超破後民人多

不專於農殖又歷數四二千石取解目前亦不爲民作久遠計斐到官乃令屬縣整阡陌樹桑果是時民多無車牛斐又課民以閑月取車材使轉相教匠作車又課民無牛者令畜猪狗賣以買牛始民以爲煩一二年間家各有丁車大牛又起文學聽吏民欲讀書者復其小徭又於府下起菜園使吏役閑鉏治又課民當輸租時車牛各因便致薪兩束爲冬寒冰炙筆硯於是風化大行吏不煩民民不求吏京兆與馮翊扶風接界二郡道路穢塞田疇荒萊人民饑凍而京兆皆整頓開明豐富常爲雍州十郡最斐清己仰奉而已於是吏民恐其遷轉也至叡青龍中司馬懿在長安立軍市而軍中吏士多侮侵縣民斐以白懿懿乃

發怒召軍市侯於斐前杖一百時長安典農與斐共坐以爲斐宜謝乃私推築斐斐不肯謝良久乃曰斐意觀明公受分陝之任乃欲一齊衆庶必非有所左右也而明公典農竊見推築欲令斐謝假令斐謝是更爲不得明公意也懿遂嚴持吏士自是之後軍營郡縣各得其分數歲遷爲平原太守吏民啼泣遮道車不得前稽留十餘日乃出界東行至崤而疾困斐素心戀京兆其家人從者見斐病甚勸之言平原當自勉勵作健斐曰我心不願平原汝曹等呼我何不言京兆邪遂卒京兆聞之皆爲流涕立碑於今稱頌之

令狐邵字孔叔父仕爲烏丸校尉建安初袁氏在冀州邵去本郡家居鄴九年暫出至武安毛城中會曹操破鄴遂圍毛城城破執邵等輩十餘人將斬之操閱見之疑其衣冠也問其祖考而識其父乃解放署軍謀掾歷宰守後徙丞相主簿出爲宏農太守所在清如冰雪妻子希至官省舉善而教恕以待人不好獄訟與下無忌是時郡無知經者乃歷問諸吏有欲遠行就師輒假遣令詣河東就樂詳學經粗明乃還因設文學由是宏農學業轉興至丕黃初初徵拜羽林郎遷虎賁中郎將三歲病亡始邵族子愚爲白衣時常有高志衆人謂愚必榮令狐氏而邵獨以爲愚性倜儻不修德而願大必滅吾宗愚聞邵言甚不平及邵爲虎賁郎將而愚仕進已多所更歷所在有名稱愚見邵

因從容言次微激之曰先時聞大人謂愚爲不繼愚今竟云何邪邵熟視而不答私謂其妻子曰公治性度猶如故也以吾觀之終當敗滅但不知我久當坐之不邪將逮汝曹耳邵沒十餘年愚爲兖州刺史與王淩謀廢立家屬誅滅邵子華時爲宏農郡丞以疏屬得不坐

孔乂字元儁孔子之後也曾祖疇字元矩陳相桓帝立老子廟於苦縣之賴鄉畫孔子象於壁疇爲陳相立孔子碑於像前今見存乂父祖皆二千石乂爲散騎常侍芳正始中上疏規諫後仕至大鴻臚

季漢書卷四十一

諸暨章陶裁艮氏纂　邑後學何陳鶴鶴書仝校

漢魏臣張遼樂進于禁張郃徐晃列傳

張遼字文遠鴈門馬邑人本聶壹之後以避怨改爲張也少爲郡吏幷州刺史丁原以遼武力過人召爲從事使將兵詣京何進遣詣河北募兵得千餘人還進敗以兵降董卓卓敗以兵降呂布遷騎都尉布爲李傕所敗從布東奔徐州領魯相時年二十八曹操破呂布於下邳遼將其衆降操拜中郎將賜爵關內侯數有戰功遷裨將軍袁紹破別遣遼定魯國諸縣與夏侯淵圍昌豨於東海數月糧盡議引軍還遼謂淵曰數日已來每行諸圍豨輒屬目視遼

又其射矢更稀此必豨計猶豫故不力戰遼欲挑與語儻可誘也乃使謂豨曰公有命使遼傳之豨果下與遼語遼爲說操神武方以德懷四方先附者受大賞豨乃許降遼遂單身上三公山入豨家拜妻子豨歡喜隨詣操操遣豨還責遼曰此非大將法也遼謝曰以明公威信著於四海遼奉聖旨豨必不敢害故也從攻袁譚袁尚於黎陽有功行中堅將軍從攻尚於鄴尚堅守不下操還許使遼與樂進拔陰安徙其民河南復從攻鄴鄴破遼別徇趙國常山招降緣山諸賊及黑山孫輕等從攻袁譚譚破別將徇海濱破遼東賊柳毅等還鄴操自出迎遼引共載以遼爲盪寇將軍復別擊荆州定江夏諸縣還屯臨潁封都亭侯從征袁尚於柳城卒與虜遇勸操戰操壯之自以所持麾授遼遂擊大破之斬單于蹋頓初操將征柳城遼諫曰夫許天下之會也今天子在許公遠北征若劉表遣劉備襲許據之以號令四方公之勢去矣操策表必不能任昭烈故行竟克捷而還時荆州未定復遣遼屯長社臨發軍中有謀反者夜驚亂起火一軍盡擾遼謂左右曰勿動是不一營盡反造變者欲以動亂人耳乃令軍中其不反者安坐遼將親兵數十人中陣而立有頃定卽得首謀者殺之陳蘭梅成以氐六縣叛操遣于禁臧霸等討成遼督張郃朱蓋討蘭成僞降禁禁還成遂將其衆就蘭轉入灊山灊中有天柱山高峻二十餘里道險狹步徑裁通蘭等壁其上

遼欲進諸將曰兵少道險難用深入遼曰此所謂一與一勇者得前耳遂進到山下安營攻之斬蘭成首盡虜其衆操論諸將功曰登天山履峻險以取蘭成盪寇功也增邑假節操攻孫權還使遼與樂進李典等將七千餘人屯合肥操征張魯教與護軍薛悌署函邊曰賊至乃發俄而權率十萬衆圍合肥乃共發教教曰若孫權至者張李將軍出戰樂將軍守護軍勿得與戰諸將皆疑遼曰公遠征在外比救至彼破我必矣是以教指及其未合逆擊之折其盛勢以安衆心然後可守也成敗之機在此一戰諸君何疑李典亦與遼同於是遼夜募敢從之士得八百人椎牛饗將士明日大戰平旦遼被甲持戟先登陷陣殺數十人

斬二將大呼自名衝壘入至權麾下權大驚走登高冢以長戟自守遼叱權下戰權望見遼所將衆少乃聚圍遼數重遼左右麾圍直前急擊圍開遼將麾下數十人得出餘衆號呼曰將軍棄我乎遼復還突圍拔出餘衆權人馬皆披靡無敢當者自旦戰至日中吳人奪氣還修守備衆心乃安諸將咸服權守合肥十餘日城不可拔乃引退遼率諸軍追擊幾復獲權操乃拜遼征東將軍建安二十一年操復攻孫權至合肥循行遼戰處歎息者久之乃增遼兵多留諸軍徙屯居巢關羽圍曹仁於樊會權稱藩召遼及諸軍悉還救仁仁圍解遼與操會摩陂操乘車出勞之還屯陳郡曹丕嗣位轉前將軍分封兄汎及一子列侯巳還

屯合肥進遼爵都鄉侯給遼母輿車及兵馬送遼家詣屯敕遼母至導從出迎所督諸軍將吏皆羅拜道側觀者榮之丕自立封晉陽侯增邑千戸并前二千六百戸丕黃初二年遼朝洛陽還屯雍邱得疾丕遣侍中劉曄將太醫視疾虎賁問消息道路相屬疾未瘳丕迎遼就住軍所親臨執其手賜以御衣太官日送御食疾小差還屯孫權拒丕丕遣遼乘舟與曹休至海陵臨江權甚憚焉勑諸將張遼雖病不可當也愼之是歲遼與諸將破權將呂範遼病篤遂卒於江都謚曰剛侯子虎嗣虎爲偏將軍卒子統嗣

樂進字文謙陽平衛國人也容貌短小以膽烈從操爲帳下吏遣還本郡募兵得千餘人還爲軍假司馬陷陣都尉從擊呂布於濮陽張超於雍邱橋蕤於苦皆先登有功封廣昌亭侯從征張繡於安衆圍呂布於下邳破别將擊眭固於射犬破之拜討寇校尉渡河攻獲嘉還從擊袁紹於官渡力戰斬紹將淳于瓊從擊譚尚於黎陽斬其大將嚴敬行游擊將軍别擊黃巾破之定樂安郡從圍鄴鄴定從擊袁譚於南皮先登入譚東門譚敗别攻雍奴破之建安十一年操表稱進及于禁張遼論功紀用宜各顯寵於是禁爲虎威進折衝遼盪寇將軍進别征高幹從北道入上黨回出其後幹等還守壺關連戰斬首幹堅守未下會操自征之乃拔操征管承軍淳于遣進及李典擊之承破走逃入海島海濱平操圖荆州遣屯陽翟後從平荆州留屯

襄陽擊關羽蘇非等皆破之南郡諸縣山谷蠻夷詣進降又擊我臨沮長杜普旌陽長梁太皆勝之後從擊孫權假進節操還留進與張遼李典屯合肥增邑五百并前凡千二百戸以進數有功分五百戸封一子列侯進遷右將軍二十三年薨謚曰威侯子綝嗣綝官揚州刺史諸葛誕起兵討司馬昭綝附昭有異志誕掩襲殺之謚曰愍侯子肇嗣

于禁字文則泰山鉅平人也黃巾起鮑信招合徒衆禁附從焉及操領兗州禁與其黨俱詣爲都伯屬將軍王朗朗異之薦禁才任大將操召見與語拜軍司馬使將兵詣徐州攻廣威拔之拜陷陣都尉從拒呂布於濮陽别破布二營於城南又别將破高雅於須昌從攻壽張定陶離狐圍

張超於雍邱皆拔之從征黃巾劉辟黃邵等屯版梁邵等夜襲操營禁帥麾下擊破之斬邵等盡降其衆遷平虜校尉從圍橋蕤於苦斬蕤等四將從至宛降張繡繡復叛操與戰不利軍敗還舞陰是時軍亂各間行求操禁獨勒所將數百人且戰且引雖有死傷不相離虜追稍緩禁徐整行隊鳴鼓而還未至操所道見十餘人被刺裸走禁問其故曰為青州兵所刧初黃巾降號青州兵操寬之故敢因緣為略禁怒令其衆曰青州兵同屬曹公而還為賊乎乃討之數之以罪青州兵遽走詣操自訴禁既至先立營壘不時謁操或謂禁青州兵已訴君矣宜促詣公辨之禁曰今賊在後追至無時不先為備何以待敵且公聰明譖訴

何緣徐鑿塹安營訖乃入謁具陳其狀操悅謂禁曰淯水之難吾其急也將軍在亂能整討暴堅壘有不可動之節雖古名將何以加之於是錄禁前後功封益壽亭侯復從攻張繡於穰禽呂布於下邳別與史渙曹仁攻眭固於射犬破斬之操初征袁紹紹兵盛禁願為先登操壯之乃選步騎二千人使禁將守延津以拒紹操引軍還官渡尋拒昭烈於徐州紹攻禁禁堅守紹不能拔復與樂進等將步騎五千擊紹別營從延津西南緣河至汲獲嘉二縣焚燒保聚三十餘屯斬首獲生各數千降紹將何茂王摩等二十餘人操復使禁別將屯原武擊紹別營於杜氏津破之遷裨將軍後還官渡操與紹連營起土山相對紹射營中

士卒多死傷軍中懼禁督守土山力戰氣益奮紹破遷偏將軍冀州平昌豨復叛遣禁征之禁急進攻豨豨與禁有舊詣禁降諸將皆以為豨已降當送詣操禁曰諸君不知公常令乎圍而後降者不赦夫奉法行令事上之節也豨雖舊友禁可失節乎自臨與豨決隕涕而斬之是時操軍淳于聞而嘆曰豨降不詣吾而歸禁豈非命邪益重禁東海平拜禁虎威將軍後與臧霸等攻梅成張遼張郃等討陳蘭禁到成舉衆三千餘人降既降復叛其衆奔蘭遼等與蘭相持軍食少禁運糧前後相屬遼遂斬蘭成增邑二百戶并前千二百戶是時禁與張遼樂進張郃徐晃俱為操出死力號稱名將操每攻取咸遞行為軍鋒還為後拒

然不重倫紀卒附勢而禁與郃喪敗尤甚操常恨朱靈欲奪其營以禁有威重遣禁將數十騎齎令書徑詣靈營奪其軍靈及其部衆莫敢動乃以靈為禁部下督禁遷左將軍假節鉞分邑五百戶封一子列侯建安二十四年將軍關羽圍曹仁於樊操在長安遣禁救仁秋大霖雨漢水溢平地水數丈禁等七軍皆沒禁與諸將登高望水無所回避羽乘大船就攻禁等禁遂降惟龐悳不屈節而死操聞歎息者久之曰吾知禁三十年何意臨危處難反不如龐悳邪會孫權破羽獲其衆禁復降吳曹丕稱帝權遣禁還丕引見禁鬚髮皓白形容憔顇泣涕頓首丕慰喻以荀林父孟明視故事拜安遠將軍然心亦知其失臣節也欲遣

使吳先令北詣鄴謁操慕豫於臺屋晝關羽戰克龐悳憤怒禁降服之狀禁見慙恚發病死子圭嗣封益壽亭侯諡禁曰厲侯

張郃字儁乂河間鄚人也黃巾起郃應募屬韓馥爲軍司馬馥敗以兵歸袁紹紹以郃爲校尉使拒公孫瓚瓚破郃功多遷寧國中郎將紹攻曹操於官渡郃說紹曰公雖連勝然勿與操爭也密遣輕騎鈔絕其南則兵自敗矣紹不從尋遣淳于瓊等督運屯烏巢操自將急擊之郃說紹曰操精兵往必破瓊等瓊等破則將軍事去矣宜急引兵救之郭圖曰郃計非也不如攻其本營勢必還此爲不救而自解也郃曰操營固攻之必不拔若瓊等見禽吾屬盡爲

虜矣紹但遣輕騎救瓊而以重兵攻操營操果破瓊等而郃與高覽攻操營不能下聞瓊破遂率其衆降操紹衆於是大潰降操者七萬餘人操盡阬之操乃甚喜郃謂之曰昔子胥不早寤自使身危豈若微子去殷韓信歸漢邪拜偏將軍封都亭侯紹尋發憤卒尚嗣立於鄴郃從操還攻鄴拔之又還攻袁譚於渤海斬之別將軍圍雍奴大破之後從攻柳城斬袁尚與張遼俱爲軍鋒遷平狄將軍郃既寵任愈自奮勵別征東萊討管承又與張遼討陳蘭梅成等破之從破馬超韓遂於渭南圍安定降楊秋與夏侯淵討鄜賊梁興及武都氐又破馬超平宋建操征張魯先遣郃督諸軍討興和氐王竇茂操從散關入漢中又遣郃督步卒五千於前通路至陽平魯降操還留夏侯淵與郃守漢中是時昭烈已定蜀以張飛爲巴西太守郃率衆犯巴東巴西二郡陷之徙其民於漢中進犯宕渠爲將軍張飛所敗道還南鄭轉盪寇將軍郃既謀犯昭烈因規復漢中督諸將屯陽平郃逆拒廣石昭烈以精卒萬餘分爲十部夜急攻郃郃率衆拒戰昭烈不能克尋昭烈自陽平南渡沔水緣山稍前營於定軍山淵率衆爭之將軍黃忠乘高斬淵淵軍大敗郃乃還陽平初淵雖爲都督昭烈特憚郃而易淵及斬淵昭烈曰當得其魁用此何爲邪當是時操衆新失元帥恐爲我所乘三軍皆失色司馬郭淮乃令衆曰張將軍國家名將劉備所憚今日事急非張將軍不能

安也遂推郃爲軍主郃出勒兵安陣諸將皆受郃節度衆心乃定操聞之遣使假節操自長安出斜谷爭漢中爲將軍趙雲所敗乃棄漢中引還郃亦還屯陳倉曹丕嗣王以郃爲左將軍進爵都鄉侯及稱帝進封鄚侯令郃與曹真討安定盧水胡及東羌尋與真並朝許宮遣南與夏侯尚擊江陵郃別督諸軍渡江取洲上屯塢曹叡稱尊遣南屯荊州與司馬懿擊孫權別將劉阿等追至祁口交戰破之丞相亮伐魏出祁山叡加郃特進督諸軍逆拒我將馬謖於街亭謖依阻南山不下據城郃絕我汲道遂大敗王師時天水南安安定三郡皆來歸郃皆破復之益邑千戶并前四千三百戶司馬懿治水軍於荊州欲順沔入江攻吳

命郃督關中諸軍往受節度至荊州會冬水淺舟不得行
乃還方城丞相亮復伐魏攻陳倉敕驛馬召郃至都敕自
詣河南城置酒送郃遣南北軍士三萬及分遣武衛虎賁
使衛郃因問郃曰比將軍到亮得無已得陳倉乎對曰比
臣未到亮已走矣屈指計亮糧不至十日郃晨夜進至南
鄭亮退乃令郃還都拜征西車騎將軍郃識變數善處營
陣料戰勢地形無不如計自諸葛丞相皆患之然傾袁氏
梟其二子用心亦甚焉丞相亮復伐魏圍祁山敕令郃督
諸將西至略陽亮還祁山郃追至木門亮布伏射中郃髀
死謚曰壯侯子雄嗣又分郃戶封四子列侯賜小子爵關
內侯

徐晃字公明河東楊人也爲郡吏從車騎將軍楊奉討賊
有功拜騎都尉李傕郭汜亂長安晃說奉令與天子還洛
陽奉從其計帝渡河至安邑封晃都亭侯及帝還洛陽韓
暹董承日爭鬬晃說奉降操奉不從後操攻奉於梁晃遂
降操操授晃兵使擊卷原武賊破之拜裨將軍從攻呂布
別降布將趙庶李鄒等與史渙斬眭固於河內從攻顏良
拔白馬進至延津破文醜拜偏將軍與曹洪擊㶏彊賊破
之又與史渙擊袁紹運車於故市功最多封都亭侯操既
圍鄴破邯鄲易陽令韓範偽以城降而拒守操遣晃攻之
晃至飛矢城中爲陳成敗範悔晃輒降之既而言於操曰
二袁未破諸城未下者傾耳而聽今日滅易陽明日皆以
死守恐河北無定時也願公降易陽以示諸城則莫不望
風操善之別討毛城設伏兵掩擊破三屯從破袁譚於南
皮討平原叛賊克之從征蹋頓拜橫野將軍從擊荊州別
屯樊討中廬臨沮宜城賊討太原反者圍太陵拔之斬賊
帥商曜韓遂馬超等起關右遣晃屯汾陰以撫河東賜牛
酒令上先人墓操至潼關恐不得渡召問晃晃曰公盛兵
於此而賊不復守蒲阪知其無謀也今假晃精兵渡蒲阪
津爲軍先置以截其裏賊可禽也操曰善使晃以步騎四
千人渡津作塹柵未成梁興夜將步騎五千餘人攻晃晃
擊走之操軍得渡遂破超等使晃與夏侯淵平隃麋汧諸
氐與操會安定操還鄴使晃與夏侯淵平鄜夏陽餘賊斬

梁興降三千餘戶從征張魯別遣晃討攻櫝仇夷諸山氐
皆降之遷平寇將軍解將軍張順圍擊賊陳福等三十餘
屯皆破之操還鄴留夏侯淵與晃守昭烈討操於陽平遣
陳式等十餘營絕馬鳴閣道晃逆拒之昭烈不能克操聞
甚喜假晃節令曰此閣道漢中之險要咽喉也劉備欲斷
絕外內以取漢中將軍一舉克奪備計善之善者也已而
操自至陽平爭漢中戰敗引還將軍關羽起兵北討操圍
曹仁于樊圍呂常于襄陽操遣于禁救仁復使晃助之屯
宛禁等七軍皆敗沒晃所將多新卒勢不敵羽遂前至陽
陵陂屯操憂甚復遣徐商呂建等詣晃令曰須兵馬集至
乃俱前羽屯偃城晃到詭道作都塹示欲截其後羽乃退

晃得偃城兩面連營稍前去羽圍三丈所操前後遣殷署朱蓋等凡十二營詣晃羽圍頭有屯又別屯四冢晃揚聲當攻圍頭屯而密攻四冢羽見四冢欲壞自將步騎五千出戰晃擊之退走遂追陷與俱入圍破之操令曰敵圍塹鹿角十重將軍致戰全勝遂陷敵圍多斬首虜吾用兵三十餘年及所聞古之善用兵者未有長驅徑入敵圍者也且樊襄陽之在圍過於莒卽墨將軍之功踰孫武穰苴矣然是時羽聞孫權襲江陵故還非晃之能戰也而操稱之若是軍還摩陂操迎晃七里置酒大會操舉卮酒勸晃且勞之時諸軍皆集操案行諸營士卒咸離陣觀而晃軍營整齊將士駐陣不動操嘆曰徐將軍可謂有周亞夫之風

矣曹丕嗣位以晃爲右將軍進封逯鄉侯及稱尊進封楊侯與夏侯尚襲王師於上庸破之以晃鎮陽平從封陽平侯曹叡襲位拒吳將諸葛瑾於襄陽增邑二百并前三千一百戸叡太和元年卒謚曰壯侯子蓋嗣蓋卒子霸嗣叡分晃戸封子孫二人列侯初淸河朱靈爲袁紹將操擊陶謙紹使靈督三營助操戰有功紹所遣諸將各罷歸靈曰靈觀人多矣無若曹公者此乃眞明主也今已遇復何之遂留不去靈後遂爲好將名亞晃等至後將軍封高唐亭侯

季漢書卷四十二

諸暨章陶栽艮氏纂　邑後學何鏞劇夢蝝康仝校

漢魏臣李典李通臧霸文聘呂虔許褚典韋龐悳龐淯閻溫列傳

李典字曼成山陽鉅野人也從父乾因天下亂合賓客數千家保乘氏初平中以衆隨曹操破黃巾於壽張又從擊袁術攻徐州呂布之入兗州也操遣乾還乘氏慰勞諸縣布別駕薛蘭治中李封遣使招之乾不聽遂見殺操使乾子整將其父兵從諸將擊蘭封有功稍遷靑州刺史卒典徙潁陰令爲中郎將將整軍遷離狐太守時操拒袁紹于官渡典率宗族及部曲輸穀帛供軍紹破以典爲裨將軍

屯安民操擊譚尚於黎陽使典與程昱等以船運軍糧會尚遣魏郡太守高蕃將兵屯河上絕水道操勑典昱若船不得過下從陸道典與諸將議曰蕃軍少甲而恃水有懈怠之心擊之必克軍不內御苟利國家專之可也宜亟擊之昱亦以爲然遂北渡河攻蕃破之水道得通昭烈襲操北至葉操遣夏侯惇及典逆拒昭烈一旦燒屯退惇率衆追之典曰彼無故退疑必有伏南道狹窄草木深不可追也惇不聽與于禁來追典留守惇等果入伏中大敗典往救乃得免從圍鄴鄴定與樂進圍高幹於壺關擊管承於長廣皆破之遷捕虜將軍封都亭侯典宗族部曲三千餘家居乘氏自請願徙詣魏郡蓋以殺操之疑也操笑曰卿

欲慕耿純邪典謝曰典駑怯功微而爵寵過厚誠宜舉宗陳力加以征伐未息宜實郊遂之內以制四方非慕純也遂徙部曲宗族萬三千口居鄴操嘉之遷破虜將軍與張遼樂進屯合肥孫權督軍圍之遼欲出戰進典遼皆素不睦遼恐其不從典慨然曰此國家大事顧君計何如耳吾可以私憾而忘公義乎乃率衆與遼破吳增邑百戶并前三百戶典好學問貴儒雅不與諸將爭功敬賢士大夫恂恂若不及軍中稱其長者自誓忠于所事而所忠在操爲之出死力然漢末諸臣大抵然矣年三十六卒子貞嗣曹丕稱帝追念合肥之功增貞邑百戶賜典一子爵關內侯邑百戶謚典曰愍侯

李通字文達江夏平春人也以俠聞於江汝之間與其郡人陳恭共起兵於朗陵衆多歸之時有周直者衆二千餘家與恭通外和內違通圖殺直而恭難之通知恭無斷乃獨定策與直克會酒酣殺直衆人大擾通率恭誅其黨帥盡并其營後恭妻弟陳郃殺恭而據其衆通攻破郃軍斬郃首以祭恭墓生禽黃巾大帥吳霸而降其屬遭歲大饑通傾家振施與士分糟糠皆爭爲用由是盜賊不敢犯建安初通舉衆詣曹操拜振威中郎將屯汝南西界操擊張繡劉表遣兵助繡操軍敗通將兵夜詣操操得以復戰通爲先登大破繡軍拜裨將軍封建功侯分汝南二縣以通爲陽安都尉通妻伯父犯法朗陵長趙儼收治致之大辟是時殺生之柄決於牧守通妻子號泣以請其命通曰方與曹公戮力義不以私廢公嘉儼執憲不阿愈交好焉操拒袁紹于官渡紹遣使拜通征南將軍劉表亦陰招之通皆拒焉通親戚部曲流涕曰今孤危獨守以失大援亡可立而待也不如亟從紹通按劍以叱之曰曹公明哲必定天下紹雖强盛而任使無方終爲之虜耳吾以死不貳即斬紹使送印綬詣操又擊郡賊瞿恭江克沈成等皆破其衆送其首遂定淮汝之地改封都亭侯拜汝南太守時賊張赤等五千餘家聚桃山通攻破之昭烈與周瑜圍曹仁於江陵別遣關羽絕北道通率衆拒之下馬拔鹿角入圍且戰且前以迎仁軍道得病卒時年四十二追增邑二百

戶并前四百戶曹丕稱帝謚曰剛侯子基襲爵爲奉義中郎將基兄緒爲平虜中郎將

臧霸字宣高泰山華人也父戒爲縣獄掾據法不聽太守欲所私殺太守大怒令收戒詣府時送者百餘人霸年十八將客數十人徑於費西山中要奪之送者莫敢動因與父俱亡命東海由是以勇壯聞黃巾起霸從陶謙擊破之拜騎都尉遂收兵于徐州與孫觀吳敦尹禮等並聚衆屯於開陽曹操之攻呂布也霸等將兵助布既禽布霸自匿操募索得而悅之使霸招孫吳敦尹禮孫觀觀兄康等操乃以霸爲瑯邪相敦利城禮東莞觀北海康城陽太守割青徐二州委之于霸焉初操據兗州以徐翕毛暉爲將兗

州亂翕暉皆叛後兗州定翕暉亡命投霸操語昭烈令霸送二人首霸謂昭烈曰霸所以能自立者以不爲此也霸受生全之恩不敢違命然王霸之君可以義告願將軍爲之辭昭烈以語操操歎息謂霸曰此古人之事而君能行之孤之願也乃皆以翕暉爲郡守時操方與袁紹相拒而霸數以精兵入青州故操得專事紹不以東方爲念操破袁譚於南皮霸等會賀因求遣子弟及諸將父兄家屬詣鄴操曰諸君忠孝豈復在是昔蕭何遣子弟入侍而高祖不拒耿純焚室輿櫬以從而光武不逆吾將何以易之哉東州擾攘霸等執義征暴淸定海岱功莫大焉皆封列侯霸爲都亭侯加威虜將軍又與于禁討昌豨與夏侯淵討

黃巾餘賊徐和等有功遷徐州刺史沛國公武周爲下邳令霸敬異周身詣令舍部從事謥詷不法周得其罪即收考竟霸益以善周從擊孫權先登再入巢湖攻居巢破之張遼之攻陳蘭也霸別遣至皖擊吳將韓當使權不得救蘭當遣兵逆霸霸與戰於逢龍當復遣兵邀霸於夾石與戰破之還屯舒權遣數萬人乘船屯舒口分兵救蘭聞霸軍在舒乃退霸夜追之比明行百餘里邀敵前後擊之敵窘急不得上船赴水者甚衆由是吳人不得救蘭遼遂破之操擊孫權於濡須口霸與張遼爲前鋒遇霖雨而吳人水軍進偪遼欲去霸止之曰公明於利鈍寧肯捐吾等邪明日果有令遼至以語操操善之拜揚威將軍假節操還

留霸與夏侯惇等屯居巢曹丕襲位遷鎭東將軍進爵武安侯都督青州諸軍事及稱帝進封開陽侯徙封良成侯與曹休攻吳破呂範於洞浦徵爲執金吾位特進初霸別軍在洛會操卒霸所部及青州兵以爲天下將亂皆鳴鼓擅去丕襲位以曹休都督青徐霸謂休曰國家未肯聽霸耳若假霸步騎萬人必能橫行江表休言之于丕丕疑霸軍前擅去今意壯乃爾遂東行因霸來朝而奪其兵曹叡襲位增邑五百并前三千五百戶卒謚曰威侯子艾嗣艾官至青州刺史少府艾卒謚曰恭侯子權嗣霸前後有功封子三人列侯賜一人爵關內侯孫觀字仲臺泰山人與霸俱起討黃巾拜騎都尉操既破布觀隨布詣操與霸俱

戰伐觀常爲先登征定青徐羣賊功次於霸封呂都亭侯康亦以功封列侯與操會南皮遣子弟入居鄴拜觀偏將軍遷青州刺史從攻孫權於濡須口假節攻權爲流矢所中傷左足力戰不顧操勞之曰將軍被創深重而猛氣益奮不當爲國愛身乎轉振威將軍創甚遂卒

文聘字仲業南陽宛人也劉表據荊州辟爲將使禦北方表卒其子琮立曹操攻荊州琮舉州降呼聘欲與俱聘曰聘不能全州當待罪而已操濟漢聘乃詣操操問曰來何遲邪聘曰先日不能輔弼劉荊州以奉國家荊州雖沒常願據守漢川保全境土生不負於孤弱死無愧於地下而計不得已以至于此實懷悲慚無顏早見耳遂欷歔流涕

操爲之愴然曰仲業卿眞忠臣也厚禮待之操既據荊州
以聘爲江夏太守使典北兵委以邊事賜爵關內侯與樂
進攻我尋口進封延壽亭侯加討逆將軍曹丕稱帝進爵
長安鄉侯假節與夏侯尚圍江陵聘別屯沔口止石梵自
當一隊禦敵有功遷後將軍封新野侯孫權嘗自將數萬
衆卒至時大雨城柵崩壞人民散在田野未及補治聘聞
權到不知所施乃思惟莫若潛默可以疑之乃敕城中人
使不得見又自卧舍中不起權果疑之語其衆曰北方以
此人忠臣也故委之以此郡今我至而不動此不有密圖
必當有外救遂不攻而去增邑五百戶并前千九百戶聘
在江夏數十年有威恩名震敵國吳人不敢侵分聘戶邑

封聘子岱爲列侯又賜聘從子厚爵關內侯聘卒謚曰壯
侯岱又先亡聘養子休嗣卒子武嗣芳嘉平中譙郡桓禺
爲江夏太守清儉有威惠名亞于聘

呂虔字子恪任城人也曹操據兗州聞虔有膽策以爲從
事將家兵守湖陸襄陵校尉杜松部民炅母等作亂與昌
豨通操乃以虔代松虔到招誘炅母渠率及同惡數十人
賜酒食簡壯士伏其側察炅母等醉伏兵出盡格殺之撫
其餘衆羣賊乃平操以虔領泰山太守郡接山海世亂民
人多藏竄袁紹中郎將郭祖公孫犢等數十輩保山爲寇
百姓苦之虔將家兵到郡開恩信祖等黨屬皆降服諸山
中亡匿者盡出安土業簡其彊者補戰士泰山由是遂有
精兵冠名州郡濟南黃巾徐和等所在劫長吏攻城邑虔
引兵與夏侯淵會擊之前後數十戰斬首獲生數千人操
乃使督青州諸郡兵以討東萊羣賊李條等有功操令曰
夫有其志必成其事蓋烈士之所徇也卿在郡以來禽姦
討暴百姓獲安躬蹈矢石所征輒克昔寇恂立名于汝潁
耿弇建策于青兗古今一也舉茂才加騎都尉典郡如故
虔在泰山十數年甚有威惠曹丕襲位加裨將軍封益壽
亭侯遷徐州刺史加威虜將軍討利城叛賊斬獲有功曹
叡襲位封萬年亭侯增邑二百并前六百戶虔卒子翻嗣
翻卒子桂嗣

許褚字仲康譙國譙人也長八尺餘容貌雄毅有勇力會

天下亂聚少年及宗族數千家共堅壁以禦寇汝南葛陂
賊萬餘人攻褚壁褚衆少不敵力戰疲極兵矢盡乃令壁
中男女聚治石如杵斗者置四隅褚飛石擲之所值皆摧
碎賊不敢進糧乏僞與賊和以牛與賊易食賊來取牛牛
輒奔還褚乃出陳一手逆曳牛尾行百餘步賊衆驚遂不
敢取牛而走由是淮汝陳梁間聞皆畏憚之曹操入淮汝
褚以衆歸操見而壯之曰此吾樊噲也卽日拜都尉引入
內諸從褚俠客皆以爲虎士從征張繡先登斬首萬計遷
校尉操拒袁紹于官渡時常從士徐他等謀殺操以褚常
侍左右憚之不敢發伺褚休下日他等懷刀入褚至下舍
心動卽還侍他等不知入帳見褚大驚愕色變褚覺之卽

擊殺他等操益親信之出入同行不離左右從圍鄴力戰有功賜爵關內侯從拒馬超于潼關操軍北渡臨濟河獨與褚及虎士百餘人留南岸斷後超將步騎萬餘人擊操矢下如雨褚白操賊來多今兵渡已盡宜去乃扶操上船超戰急軍爭濟船重欲沒褚斬攀船者左手舉馬鞍蔽操船工中流矢死褚右手並泝船僅乃得渡是日微褚操幾危既而操與遂超等會左右皆不得從唯褚隨之超負其勇陰欲前捉操素聞褚勇疑從騎是也乃問操曰公有虎侯者安在操指顧褚褚瞋目盼之超不敢動乃各罷後數日會戰大破超等褚身斬首級遷武衛中郎將武衛之號自此始也軍中以褚力如虎而癡故號曰虎癡褚性謹慎

奉法質重少言曹仁自荊州來謁操未出入與褚相見於殿外仁呼褚入便坐語褚曰王將出便還入殿仁意恨之或以責褚曰征南宗室重臣降意呼君君何故辭褚曰彼雖親重外藩也褚備內臣衆談足矣入室何私乎操聞愈愛待之遷中堅將軍曹丕稱帝進封萬歲亭侯遷武衛將軍都督中軍宿衛禁兵甚親近焉曹叡襲位進牟鄉侯邑七百戶賜子爵一人關內侯褚卒謚曰壯侯子儀嗣褚兄定亦以軍功為振威將軍都督徼道虎賁褚所將為虎士者從征伐操以為皆壯士也同日拜為將其後以功為將軍封侯者數十人都尉校尉百餘人皆劍客也叡太和中追思褚忠孝詔褒贊復賜褚子孫二人爵關內侯儀為鍾會所殺泰始初子綜嗣

典韋陳留己吾人也形貌魁梧有旅力而任俠襄邑劉氏與睢陽李永為讎韋為報之永故富春長備衛甚謹韋乘車載鷄酒僞為候者門開懷匕首入殺永并殺其妻徐取車上刀戟步出永居近市一市盡駭追者數百莫敢近行四五里遇其伴轉戰得脫豪傑多識之初平中張邈舉義兵韋為士屬司馬趙寵牙門旗長大人莫能勝韋一手建之既而屬夏侯惇數斬首有功拜司馬曹操拒呂布于濮陽有別屯在濮陽西五十里操夜襲比明破之未及還會布救兵至三面掉戰時布身自搏戰自旦至日昳數十合相持甚急操募陷陣韋先占將應募者數千人皆重衣兩

鎧棄楯但持長矛撩戟時西面又急韋進當之布弓弩亂發矢至如雨韋不視謂等人曰虜來十步乃白之等人曰十步矣又曰五步乃白等人懼疾言虜至矣韋手持十餘戟大呼起所抵無不應手倒者布衆退會日暮操乃得引去拜韋都尉引置左右將親兵數百人常繞大帳韋既壯武其所將皆選卒每戰鬭常先登陷陣遷為校尉性忠至謹重常晝立侍終日夜宿帳左右稀歸私寢好酒食飲噉兼人每賜食於前大飲長歠左右相屬數人益乃供操壯之從擊荊州至宛張繡迎降延繡及其將帥置酒高會操行酒韋持大斧立後刃徑尺操所至之前韋輒舉斧目之竟酒繡及其將帥莫敢仰視後十餘日繡襲操營操敗輕

騎遁韋戰于門中敵不得入兵遂散從他門並入時韋校
尚有十餘人皆殊死戰無不一當十敵前後至稍多韋以
長戟左右擊之一叉入輒十餘矛摧左右死傷者略盡韋
被數十創短兵接戰敵前搏之韋挾兩人擊殺之餘人不
敢前韋復前突殺數人創重發瞋目大罵而死敵乃前取
其頭傳觀之覆軍就視其軀操退住舞陰聞韋死為流涕
募間取其喪親自臨哭之遣歸葬襄邑拜子滿為郎中既
而用為司馬引自近曹丕時以滿為都尉賜爵關內侯
龐悳字令明南安狟道人也少為郡吏州從事初平中從
馬騰擊反羌叛氐數有功稍遷至校尉建安中曹操攻譚
尚于黎陽譚遣郭援高幹等守河東操使鍾繇率關中諸

將攻之悳隨騰子超拒援幹于平陽悳為軍鋒進攻援幹
大破之悳手斬一級不知是援戰罷後衆人皆言援死而
不得其首援鍾繇之甥也悳晚後于鞬中出一頭繇視之
而哭悳謝繇繇曰援雖我甥乃國賊也卿何謝之悳拜中
郎將封都亭侯後張白騎叛于宏農悳復隨騰征之破白
騎于兩殽間每戰常陷陣卻敵勇冠騰軍騰入為衛校尉
悳留屬超超敗于渭南亡入漢陽保冀城奔漢中悳隨從
不去曹操定漢中悳隨衆降操操素聞其驍勇拜立義將
軍封關門亭侯邑三百戶侯音衛開等以宛叛悳與曹仁
共攻拔宛斬之遂南屯樊拒我將軍關羽諸將以悳兄在
漢中疑之悳曰我受國恩義在效死今我不殺羽羽當殺
我也親與羽戰射羽中額仁使悳屯樊北十里會天霖雨
十餘日漢水暴溢樊下平地五六丈悳與諸將避水上堤
羽乘船攻之以大船四面射堤上悳被甲持弓箭不虛發
將軍董衡部曲將董超等欲降悳皆收斬之自平旦力戰
至日過中羽攻益急矢盡短兵接戰悳謂督將成何曰吾
聞良將不怯死以苟免烈士不毀節以求生今日我死也
戰益怒而水浸盛吏士皆降悳與麾下將一人伍伯二人
彎弓傅矢乘小船欲還仁營水盛船覆失弓矢獨抱船覆
水中為羽所擒立而不跪羽曰卿兄在漢中我欲以卿為
將不早降何為悳曰豎子何謂降也魏王帶甲百萬威振
天下汝劉備庸才耳豈能敵也我寧為國家鬼不為賊將

也羽斬之操聞為之流涕封其二子為列侯曹丕襲位諡
曰壯侯又賜子會等四人爵關內侯邑各百戶會勇烈有
父風官至中尉將軍封列侯
龐淯字子異酒泉表氏人也以涼州從事守破羌長會武
威太守張猛與刺史邯鄲商有隙猛殺之令曰敢有臨商
喪死不赦淯聞之棄官晝夜奔走號哭喪所詣猛門衷
匕首欲因見殺猛猛兵縛之猛曰猛以殺刺史為罪此人
以至忠為名如又殺之何以勸一州履義之士邪遂使行
服由是以忠烈聞太守徐揖請為主簿郡人黃昂反圍城
淯棄妻子夜踰城出圍告急于張掖燉煌二郡初疑未肯
發兵淯欲伏劒死乃為之興兵未至而郡城邑已陷揖死

清乃收斂揖喪送還本郡行服三年乃還曹操聞之辟爲掾屬丕稱帝拜駙馬都尉遷西海太守賜爵關内侯後徵拜中散大夫卒子曾嗣清母祿福趙安女自有傳傳闕

閻温字伯儉天水西城人也以涼州别駕守上邽令馬超敗還奔上邽郡人任養等舉衆迎之温止之不能禁超圍冀城甚急州乃遣温密出告急於夏侯淵時超圍數重温夜從水中潛出明日敵見其跡遣人追遮之于顯親界得温執還詣超超解其縛謂曰今成敗可見爾爲孤城請救而執于人手義何所施若從吾言反謂城中東方無救此轉禍爲福之計也不然今爲戮矣温僞許之超乃載温詣城下温向城大呼曰大軍不過三日至矣勉之城中皆泣

稱萬歲超怒數之曰爾不爲命計邪温不應時超攻城久不下故徐誘温冀其改意復謂温曰城中故人有欲與吾同者不温又不應遂切責之温曰夫事君有死無貳而卿乃欲令長者出不義之言吾豈苟生者乎超遂殺之

季漢書卷四十三

諸暨章陶裁艮氏纂　　邑後學余煋何杏壇仝校

漢魏臣陳羣陳泰列傳

陳羣字長文潁川許昌人也祖父寔父紀叔父諶皆有盛名寔爲太邱長遭黨錮隱居荆山遠近宗師之靈帝崩何進輔政引用天下名士徵寔欲以爲參軍辭以老病不屈節寔之亡也司空荀爽太僕令韓融並制緦麻執子孫禮四方至者三萬人自太原郭泰等無不造門大將軍何進遣屬弔祠謚曰文範先生寔紀高名並著而諶又配之世號曰三君諶爲司空掾早卒紀歷平原相侍中大鴻臚著書數十篇世謂之陳子羣爲兒時寔常異之謂宗人父老

曰此兒必興吾宗魯國孔融才高倨傲年在紀羣之間先與紀友後與羣交更爲紀拜由是顯名昭烈臨豫州辟羣爲别駕時陶謙病卒徐州迎昭烈羣進諫曰袁術尚彊今東必與之爭將軍雖得徐州事必無成昭烈東領徐州果如羣言羣舉茂才除柘令不行隨紀避難徐州會曹操假名匡輔破呂布據徐州辟羣羣乃爲司空西曹掾屬時有薦樂安王模下邳周逵者操辟之羣封還教以爲模逵穢德終必敗操不聽後模逵皆坐姦宄誅操以謝羣羣因薦廣陵陳矯丹陽戴乾操用之皆稱職世以羣爲知人除蕭贊長平令父卒去官後以司徒掾舉高第爲治書侍御史轉參丞相軍事已而操稱魏國將代漢羣爲御史中丞操

議復肉刑令曰安得通理君子達于古今者使平斯事乎昔陳鴻臚以爲死刑有可加于仁恩者正謂此也御史中丞能申其父之論乎羣對曰臣父紀以爲漢除肉刑而增加笞本興仁惻而死者更衆所謂名輕而實重者也名輕則易犯實重則傷民書曰惟敬五刑以成三德易著劓刖滅趾之法所以輔政助教懲惡息殺也且殺人償死合于古制至於傷人或殘毀其體而裁翦毛髮非其理也若用古刑使淫者下蠶室盜者刖其足則永無淫放穿窬之姦矣夫三千之屬雖未可悉復若斯數者時之所患宜先施用漢律所殺殊死之罪仁所不及也其餘逮死者可以刑殺如此則所刑之與所生足以相貿矣今以笞死之法易

不殺之刑是重人支體而輕人軀命也時鍾繇與羣議同以軍事未罷議故寢轉羣爲侍中領丞相東西曹掾曹丕爲嗣子待以交友之禮常嘆曰自吾有回門人日以親其見重如此及襲位封昌武亭侯徙爲尚書九品官人之法羣所建也丕自立羣以奕世名德且忩翊戴功遷尚書僕射加侍中徙尚書令進爵潁鄉侯丕攻吳至廣陵使羣領中領軍丕還假節都督水軍還許昌以羣爲鎭軍大將軍領中護軍錄尚書事丕寢疾羣與曹眞司馬懿並受命輔政曹叡襲位進封潁陰侯增邑五百并前千三百戸與征東大將軍曹休中軍大將軍曹眞撫軍大將軍司馬懿並開府頃之爲司空故錄尚書事是時叡初莅政羣上疏曰

詩稱儀刑文王萬邦作孚又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道自近始而化洽于天下自喪亂以來干戈未戢百姓不識王教之本懼其陵遲已甚陛下當盛魏之隆荷二祖之業天下想望至治唯有以崇德布化惠恤黎庶則兆民幸甚夫臣下雷同是非相蔽國之大患也若不和睦則有讐黨有讐黨則毀譽無端毀譽無端則眞僞失實不可不深防備有以絕其源流叡太和中曹眞表欲數道入寇從斜谷進羣議曰太祖昔到陽平攻張魯多收豆麥以益軍糧魯未下而食猶乏今旣無所因且斜谷阻險難以進退轉運必見鈔截多留兵守要則損戰士不可不熟慮也叡從羣議眞復表從子午道羣又陳其不便并言軍事

用度之計叡以羣議下眞而眞遂行會霖雨積日羣以爲宜召眞還叡從之後叡女淑卒追封謚平原懿公主羣上疏曰長短有命存亡有分故聖人制禮或抑或致以求厥中防墓有不修之儉嬴博有不歸之魂夫大人動合天地垂之無窮又大德不踰閑動爲師表故也八歲下殤禮所不備況未朞月而以成人禮送之加爲制服舉朝素衣朝夕哭臨自古以來未有此比而乃復自往視陵親臨祖載願陛下抑割無益有損之事但悉聽羣臣送葬乞車駕不行此萬國之至望也聞車駕欲幸摩陂實到許昌二宮上下皆悉俱東舉朝大小莫不驚怪或言欲以避衰或言欲于便處移殿舍或不知何故臣以爲吉凶有命禍福由人

移徙求安則亦無益若必當移避繕治金墉城西宮及孟津別宮皆可權時分止可無舉宮暴露野次廢損盛節蠶農之要又賊地聞之以爲大衰加所煩費不可計量且由吉士賢人當盛衰處安危秉道信命非徒其家以寧鄉邑從其風化無恐懼之心况乃帝王萬國之主靜則天下安動則天下擾行止動靜豈可輕脫哉叡不聽青龍中營治宮室百姓失農時羣上疏曰禹承唐虞之盛猶卑宮室而惡衣服况今喪亂之後人民至少比漢文景之時不過一大郡加邊境有事將士勞苦若有水旱之患國家之深憂也且吳蜀未滅社稷不安宜及其未動講武勸農有以待之今舍此急而先宮室臣懼百姓遂困將何以應敵昔劉

備自成都至白水多作傳舍興費人役太祖知其疲民也今中國勞力亦吳蜀之所願此安危之機也惟陛下慮之叡答曰王者宮室亦宜並立滅賊之後但當罷守耳豈可復興役邪是故君之職蕭何之大畧也羣又曰昔漢祖唯與項羽爭天下羽已滅宮室焚燒是以蕭何建武庫太倉皆是要急然猶非其壯麗今二虜未平誠不宜與古同也夫人之所欲莫不有辭况乃天王莫之敢違前欲壞武庫謂不可不壞也後欲置之謂不可不置也若必作之固非臣下言辭所屈若少留神卓然回意亦非臣下之所及也漢明帝欲起德陽殿鍾離意諫卽用其言後乃復作之殿成謂羣臣曰鍾離尚書在不得成此殿也夫王者豈憚一

臣蓋爲百姓也今臣曾不能少疑聖聽不及意遠矣叡於是有所減省初操時劉廙坐弟與魏諷謀反當誅羣言之操操曰廙名臣也吾亦欲赦之乃復位廙深德羣羣曰夫議刑爲國非爲私也且自明主之意吾何知焉其宏博不伐皆此類也叡青龍四年卒諡曰靖侯子泰嗣叡追思羣功德分羣戸邑封一子列侯羣生平前後數密陳得失每上封事輒削其草時人及其子弟莫能知也論者或譏羣居位拱默芳正始中撰羣臣上書以爲名臣奏議朝士乃見羣諫事皆嘆息焉第當漢時特忠於曹氏泰又劾力於司馬氏爲可異耳

泰字元伯初除散騎侍郎叡正始中徙游擊將軍爲并州

刺史加振威將軍使持節護匈奴中郎將懷柔夷民甚有威惠京邑貴人多寄寶貨因泰市奴婢泰皆挂之于壁不發其封及徵爲尚書悉還之芳嘉平初代郭淮爲雍州刺史加奮威將軍大將軍姜維督軍伐魏依麴山築二城使牙門將句安李歆等守之聚羌胡質任等規復諸郡征西將軍郭淮與泰謀逆拒之泰曰麴城雖固去蜀險遠當須運糧羌胡患維勞役未必肯附今圍而取之可不血刃而拔其城雖其有救山道阻險非行兵之地也淮從泰計使泰率討蜀護軍徐質汝南太守鄧艾等進兵圍之斷其運道及城外流水安等挑戰不許將士困窘分糧聚雪以稽日月維救之出自牛頭山與泰相對泰曰兵法貴在不戰

而屈人今絕牛頭維無反道則我之禽也勑諸軍各堅壘勿戰使白淮欲自南渡白水循水而東使淮趣牛頭截其還路可并取維不惟安等而已淮善其策率衆軍洮水維不得進安等孤縣遂陷沒淮卒泰代爲征西將軍假節都督雍涼諸軍事明年雍州刺史王經白泰云姜維夏侯霸欲三道向祁山石營金城求進兵爲翅使涼州軍至枹罕討蜀護軍向祁山泰量維勢終不能三道且兵勢惡分涼州未宜越境報經云審其定問知所趣向須東西勢合乃進時維將數萬人至枹罕趣狄道泰勑經進屯狄道須軍到乃規取之泰進軍陳倉會經所統諸軍于故關與維戰敗經輒渡洮泰以經不堅據狄道必有他變並遣五營在

前泰率諸軍繼之經已與維戰大敗以萬餘人還保狄道城餘皆奔散維乘勝圍狄道泰軍上邽分兵守要晨夜進前鄧艾胡奮王秘亦至即與艾秘等分爲三軍進至隴西艾等慮維勢盛不可當謂宜割險自保徐待進救之計泰曰姜維提輕兵深入正欲與我爭鋒原野求一戰之利王經當高壁深壘挫其銳氣今乃與戰使彼得計走破王經封之狄道若維以戰克之威進兵東向據櫟陽積穀之實放兵收降招納羌胡東爭關隴傳檄四郡此我之所惡也而維以乘勝之兵挫峻城之下銳氣之卒屈力致命攻守勢殊客主不同兵書云修櫓轒榲三月乃成拒堙三月而後已誠非輕軍遠入之利也今維縣軍遠僑糧穀不繼是

我速進破賊之時所謂疾雷不及掩耳自然之勢也洮水帶其表維等在其內今乘高據勢臨其項領不戰必走寇不可縱圍不可久君等何言如此遂進軍度高城嶺潛行夜至狄道東南高山上多舉烽火鳴鼓角狄道城中將士見救至皆憤踊初軍之發隴西也以山道深險敵必設伏泰詭從南道維果三日施伏定軍潛行卒出其南維乃緣山突至泰與交戰維退還涼州從金城南至沃于阪泰與經共密期當共向維還路維聞之乃退師城中將士得出經嘆曰糧不至旬向不應機舉城屠裂覆喪一州矣泰慰勞將士前後遣還更差軍守並治城壘還屯上邽初泰聞經見圍以州軍將士素皆一心加得保城非維所能卒傾

表上進軍晨夜速到衆議以經奔北城不足自固維若斷涼州之道兼四郡民夷據關隴之險敢能沒經軍而居隴右宜須大兵四集乃致攻討司馬昭曰昔諸葛亮常有此志卒亦不能事大謀遠非維所任也且城非倉卒所拔而糧少爲急征西速救得上策矣時昭擅有魏國泰之拒漢爲昭致力也而才知優長能得當昭意每以一方有事輒以虛聲擾動天下故希簡白上事驛書不過六百里昭以語荀顗曰元伯沈勇能斷荷方伯之重救將陷之城而不求益兵又希簡上事必能辦敵故也都督大將不當爾邪尋徵泰爲尚書右僕射典選舉加侍中光祿大夫吳孫峻出淮泗圖青徐以泰爲鎮軍將軍假節都督淮北諸軍事

勑徐州監軍已下受泰節度峻退軍還轉爲左僕射諸葛誕起兵討司馬昭昭逆拒之率諸軍軍邱頭特任泰總署行臺司馬初泰與司馬師善繼乃與昭及沛國武陔善昭問陔曰元伯何如其父司空也陔曰通雅博暢能以天下聲教爲己任者不如也明統簡至立功立事過之前後以功增邑二千六百戶賜子弟一人亭侯二人關內侯奐景元元年卒追贈司空謚曰穆侯子恂嗣司馬昭之弑曹髦也入殿中召羣臣會議而泰不至使其舅荀顗召之顗至告以可否泰曰世之論者以泰方于舅今舅不如泰也子弟內外咸共逼之垂涕而入昭待之曲室謂曰元伯卿何以處我對曰獨有斬賈充少可以謝天下耳昭久之曰卿

更思其次泰曰泰言惟有進于此不知其次昭乃不更言泰亦歐血薨卒陳氏自寔至泰四世于漢魏間並有重名而其德漸減時人爲其語曰公慙卿卿慙長

季漢書卷四十四

諸曁章陶栽艮氏纂　　邑後學陳文傑 傅應麟仝校

漢魏臣劉放孫資列傳

劉放字子棄涿郡人廣陽順王子西鄉侯宏之後也歷郡綱紀舉孝廉遭世大亂漁陽王松據其土放往依之曹操破冀州放說松曰往者董卓作逆英雄並起阻兵擅命人自封殖惟曹公能拔拯危亂翼戴天子奉辭伐罪所向必克以二袁之彊守則淮南冰消戰則官渡大敗乘勝席卷將清河朔威刑旣合大勢以見遠至者漸福後服者先亡此乃不俟終日馳騖之時也昔黥布棄南面之尊仗劍歸漢誠識廢興之理審去就之分也將軍宜投身委命厚自

結納松然之會操擊袁譚于南皮以書招松放爲松答書舉雍奴泉州安次以附之操聞其說松遂辟放建安十年與松俱至操大悅謂放曰昔班彪依竇融而有河西之功今一何相似也乃以放參司空軍事歷主簿記室出爲郃陽祋祤贊令操稱魏國與太原孫資俱爲秘書郎同見信任云

孫資字彥龍三歲喪親而甚岐嶷長于兄嫂入太學博覽傳記同郡王允一見奇之曹操爲司空辟資會兄爲鄉人所害資手刃報讐乃將家屬避地河東不應命尋復爲本郡所命以疾辭友人河東賈逵謂資曰足下抱逸羣之才值舊邦傾覆主將殷勤千里延頸宜崇古賢桑梓之義而

久盤桓拒違君命斯猶曜和璧於秦廷而塞以連城之價耳竊爲足下不取也資感其言遂往應之署功曹舉計吏尚書令荀彧見資歎曰北州承喪亂已久謂其賢智零落今日乃復見孫計君乎表留以爲尚書郎辭還河東尋歷縣令參丞相軍事旣而與放俱爲秘書郎曹丕襲位放資轉爲左右丞數月放徙爲令丕改秘書爲中書以放爲監資爲令各加給事中放賜爵關內侯資爲關中侯遂掌機密三年放進爵魏壽亭侯資關內侯曹叡襲位尤見寵任同加散騎常侍進放爵西鄉侯資樂陽亭侯丞相亮軍南鄭叡欲乘之入寇以問資資曰昔武皇帝征南鄭取張魯陽平之役危而後濟又自往拔出夏侯淵軍數言南鄭直

爲天獄中斜谷道爲五百里石穴耳言其深險喜出淵軍之辭也又武皇帝聖于用兵察蜀棲于山巖視竄於江湖皆撓而避之不責將士之力不爭一朝之忿誠所謂見勝而戰知難而退也今若進軍就南鄭討亮道旣險阻計用精兵又轉運鎭守南方四州遏禦水賊凡用十五六萬人必當復更有所發興天下搔動費力廣大此誠陛下所宜深慮夫守戰之力力役參倍但以今日見兵分命大將據諸要險威足以震懾彊敵鎭靜疆埸將士虎睡百姓無事數年之間中國日盛吳蜀二敵必自罷弊叡由是止時吳人彭綺叛降魏議者以爲因此伐之必有所克叡問資資曰鄱陽宗人前後數有舉義者衆弱謀淺旋輒乖散昔文

皇帝嘗密論吳形勢言洞浦殺萬人得船千萬數日間船人復會江陵被圍歷月權裁以千數百兵住東門而其土地無崩解者是有法禁上下相奉持之明驗也以此推綺懼未能爲權腹心大疾也綺果敗亡叡太和末吳遣將周賀浮海詣遼東招公孫淵叡欲邀擊之資決行策大破之進爵左鄉侯烏丸校尉田豫帥西部鮮卑泄歸泥等出塞討軻比能智鬱築鞬破之還至馬邑故城比能帥三萬騎圍豫叡聞之計未有所出如中書省以問監令資對曰上谷太守閻志柔弟也爲比能素所歸信令馳詔使說比能可不勞師而自解矣叡從之比能釋豫而還放善爲書檄凡有所招喻詞令多放所爲叡青龍初俱加侍中光祿大

夫是時叡總攝羣下數興軍旅腹心之任皆二人管之每有大事朝臣會議常令決其是非擇而行之中護軍蔣濟上疏曰臣聞大臣太重者國危左右太親者身蔽古之至戒也往者大臣秉事外內扇動陛下卓然自覽萬機莫不祗肅夫大臣非不忠也然威權在下則衆心慢上勢之常也陛下旣已察之于大臣願無忘于左右左右忠正遠慮未必賢于大臣至於便辟取合或能工之今外所言輒云中書雖使恭慎不敢外交但有此名猶惑世俗況實握事要日在目前儻因疲倦之間有所割制衆臣見其能推移于事卽亦因時而向之一有此端私招朋援臧否毀譽必有所興功負賞罰必有所易直道而上者或壅曲附左右

者反逹因微而入緣形而出意所狎信不復猜覺此宜聖智所當早聞外以經意則形際自見或恐朝臣畏言不合而受左右之怨莫適以聞臣竊亮陛下潛神黙思公聽並觀若事有未盡於理而物有未周于用將改曲易調遠與黃唐角功近昭武文之績豈牽近習而已口哉然人君不可悉任天下之事必當有所付若委之一臣自非周公旦之忠管夷吾之公則有弄權敗官之弊當今柱石之士雖少至于行稱一州智效一官忠信竭命各奉其職可並驅策不使聖明之朝有專吏之名也疏入叡答稱之然任用如故叡景初二年遼東平以參謀之功各進爵封本縣放方城侯資中都侯冬十二月叡寢疾而其子幼深念後事

乃以燕王宇爲大將軍與領軍將軍夏侯獻武衛將軍曹爽屯騎校尉曹肇驍騎將軍秦朗等對輔政叡少與宇善故以後事屬之初放資久典機要獻肇心不平殿中有鷄棲樹二人相謂曰此亦久矣其能復幾放資懼陰圖閒之宇性恭良陳誠固辭叡引放資入臥內問曰燕王正爾爲對曰燕王實自知不堪大任故耳叡曰誰可任者時惟曹爽在側放資因薦爽及司馬懿叡曰爽堪其事不爽流汗不能對放躡其足耳之曰臣以死奉社稷叡領之既而中悔敕停前命放資復入見說叡叡又從之放曰宜爲手詔叡曰我困篤不能放即上牀執叡手强作之遂齎出大言曰有詔免燕王宇等官不得停省中肇弟纂爲大將軍司馬肇出纂見驚曰上不安云何悉共出宜還已暮放資宣詔宮門不得復內肇等肇等明日至門不得入懼詣廷尉以處事失宜免叡謂獻曰吾已差便出獻流涕而出亦免以曹爽爲大將軍復拜尚書孫禮爲大將軍長史以佐之是時司馬懿在汲叡令給使辟邪齎手詔召之先是宇等爲叡畫計以爲關中事重詔令懿便道自軹關西還長安辟邪又至懿斯須得二詔疑有變呼辟邪具問乃乘追鋒車馳至都入見叡執其手曰吾以後事屬君君與曹爽輔少子死乃可忍吾忍死待君得相見無所復恨矣乃召二子以示懿指齊王芳謂懿曰此是也君諦視之勿誤也又教芳令前抱懿頸懿頓首流涕尋薨芳襲位以放資決定

大謀增邑三百放并前千一百資千戶封愛子一人亭侯次子騎都尉餘子皆郎中芳正始元年更加放左光祿大夫資右光祿大夫金印紫綬儀同三司六年放轉驃騎資衛將軍領監令如故七年復封子一人亭侯資見曹爽秉政多變易舊章歎曰吾累世蒙寵加以豫聞屬託今縱不能匡弼時事可以坐受素餐之祿邪遂固稱疾詔俱以列侯朝朔望位特進未幾司馬懿滅曹爽持魏大柄資復爲侍中領中書令芳嘉平二年放卒謚曰敬侯子正嗣資復遜位歸第就拜驃騎將軍轉侍中特進如故三年卒謚曰貞侯子宏嗣自放資卒後數年司馬氏遂代魏魏亡咸熙中開建五等改封正方城子宏離石子宏子楚楚子洵洵

子盛爲晉名臣

季漢書卷四十五

諸暨章陶裁亘氏纂　　邑後學[illegible]全校

漢魏臣桓階陳矯徐宣衞臻盧毓列傳

桓階字伯緒長沙臨湘人也仕郡功曹太守孫堅舉階孝廉除尚書郎父喪還鄉里會堅擊劉表戰歿階冒難詣表乞堅喪表義而與之後曹操拒袁紹于官渡表應袁氏階以操爲誠心於王室也說其太守張羨曰夫舉事而不本於義未有不敗者也故齊桓率諸侯以尊周晉文逐叔帶以納王今袁氏反此而劉牧應之取禍之道也明府必欲立功明義全福遠禍不宜與之同也羨曰然則何向而可階曰曹公雖弱仗義而起救朝廷之危奉命而討有罪孰

敢不服今若舉四郡保三江以待其來而爲之內應不亦可乎羨信之乃舉長沙及旁三郡叛表遣使詣操操大悅而表急攻羨羨病死城陷其族見滅階自匿獲免久之劉表辟爲從事祭酒欲以妻妹蔡氏妻之階不受因辭疾退曹操據荊州聞其爲張羨謀也辟之爲丞相掾主簿遷趙郡太守己而操稱魏國將代漢階又爲虎賁中郎將侍中時操欲立嗣子而臨菑侯植有才見愛階進諫曰今太子仁冠羣子名昭海內仁聖達節天下莫不聞而大王甫以植而問臣臣誠惑之操納焉毛玠徐奕以剛蹇少黨而爲西曹掾丁儀所不善儀屢言其短階左右之得全其爲操計多此類也遷尚書典選舉將軍關羽起兵討操圍曹仁

于樊操遣徐晃救仁不解操懼欲自率衆助仁以問羣下
羣下皆謂王不亟行今敗矣階曰大王以仁等足以料事
勢不也曰能大王恐二人遺力邪曰不然則何爲自往曰
吾恐彼衆多而晃等勢不便耳階曰今仁等處重圍之中
而守死無貳者誠以大王遠爲之勢也夫居萬死之地必
有死爭之心內懷死爭外有彊救大王案六軍以示餘力
何憂于敗而欲自往邪操善之乃駐于摩陂已而孫權襲
我後羽遂退曹丕遂稱帝遷尚書令封高鄉亭侯加侍中
階疾病丕自臨視謂曰吾方託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于
卿勉之徙封安樂鄉侯邑六百戸又賜階三子爵關內侯
祐以嗣子不封病卒追贈關內侯階疾篤遣使者卽拜太

常卒謚曰貞侯子嘉嗣以階弟纂爲散騎侍郎賜爵關內
侯嘉婿于曹氏芳嘉平中以安樂太守與吳戰于東關敗
沒謚曰壯侯子翊嗣

陳矯字季弼廣陵東陽人也避亂江東及東城孫策袁術
禮辟之皆不就還本郡太守陳登請爲功曹使矯詣許謂
之曰許下論議待吾不足足下相爲觀察還以見誨矯還
曰聞遠近之論頗謂明府驕而自矜登曰夫閨門雍穆有
德有行吾敬陳元方兄弟淵清玉潔有禮有法吾敬華子
魚淸修疾惡有識有義吾敬趙元達博聞强記奇逸卓犖
吾敬孔文舉雄姿傑出有王伯之略吾敬劉元德所敬如
此何驕之有餘子瑣瑣亦焉足錄哉登雅意如此然于矯
特敬友之孫權率軍圍廣陵登使矯求救於曹操矯說操
曰鄙郡雖小形便之國也若蒙救援使爲外藩則吳人剉
謀徐方永安武聲遠震仁愛滂流未從之國望風景附崇
德養威此王業也曹丕奇矯欲留之矯辭曰本國倒懸奔
走告急縱無申胥之效敢忘宏演之義乎操乃遣赴救吳
軍遂退操辟矯爲司空掾屬除相令征南長史彭城樂陵
太守魏郡西部都尉曲周民父病以牛禱縣結正棄市矯
曰此孝子也表赦之遷魏郡太守時繫囚千數至有歷年
矯以爲周有三典之制漢約三章之法今惜輕重之理而
忽久繫之患可謂謬矣悉自覽罪狀一時論決操軍東出
人爲丞相長史軍還復爲魏郡轉西曹屬從征漢中還爲

尚書操卒于洛陽羣僚以爲太子卽位當須詔命矯曰王
薨于外天下惶懼太子宜割哀卽位以繫遠近之望且又
愛子在側彼此生變則社稷危矣卽具官備禮一日皆辦
明日以王后令策嗣子卽位時羣僚皆惟知有曹氏而矯
爲之謀特善丕故稱之曰陳季弼臨大節明略過人信一
時之俊傑也丕稱帝轉署吏部封高陵亭侯遷尚書令曹
叡襲位進爵東鄉侯邑六百戸叡嘗卒至尚書門矯跪問
曰陛下欲何之叡曰欲案行文書耳矯曰此自臣職分非
陛下所宜臨也若臣不稱其職則請就黜退陛下宜還叡
慙而反劉曄以先進見幸因譖矯專權矯懼以問長子本
本不知所出次子騫曰主上明聖大人大臣今若不合不

過不作公耳後數日叡召嶠嶠又問二子騫曰陛下意解
故見大人也旣入盡日叡曰劉曄構君朕有以迹君朕心
故己了以金五鉼授之嶠辭叡曰豈以爲小惠君已知朕
心顧君妻子未知故也叡憂社稷問嶠司馬懿忠正可謂
社稷之臣乎嶠曰朝廷之望社稷未知也加嶠侍中光祿
大夫遷司徒嶠本劉氏子出嗣舅氏而婚于本族徐宣每
非之庭議其闕操惜嶠才量欲擁全之乃下令曰喪亂已
來風教彫薄謗訕之言難用褒貶自建安五年已前一切
勿論其以斷前誹議者以其罪罪之嶠初爲郡功曹使過
泰山太守東郡薛悌異之結爲親友戲謂嶠曰以郡吏而
交二千石鄰國君屈從陪臣游不亦可乎悌後爲魏郡及

尚書令皆承代嶠云叡景初元年嶠卒子本嗣本歷位郡
守九卿遷鎭北將軍假節河北諸軍事卒子粲嗣騫官車
騎將軍爲晉佐命功臣

徐宣字寶堅廣陵海西人也避亂江東辭孫策之命還本
郡與陳嶠並爲綱紀二人齊名而私好不協然俱見器于
太守陳登海西淮浦二縣民作亂都尉衛彌令梁習夜奔
宣家密送免之曹操遣督軍扈質討賊質以兵少不進宣
潛見責之示以形勢質乃進破之曹操辟爲司空掾屬除
東緡發干令遷齊郡太守入爲門下督從至壽春會馬超
起兵操將西拒超見官屬曰今當遠征而此方未定以爲
後憂宜得清公大德以鎭統之乃以宣爲左護軍留統諸
軍還爲丞相東曹掾出爲魏郡太守操卒洛陽羣僚入殿
中發哀或言可易諸城守用譙沛人宣厲聲曰今者遠近
一統人懷效節何必譙沛而沮宿衛者心其奠安曹氏與
陳嶠畧同丕聞之曰所謂社稷之臣也丕稱帝爲御史中
丞賜爵關內侯從城門校尉旬月遷司隸校尉轉散騎常
侍從至廣陵諸軍乘舟風浪暴起丕船回倒宣病在後陵
波而前羣寮莫先至者丕壯之遷尚書曹叡稱帝封津陽
亭侯邑二百戶中領軍桓範薦之遂以宣爲左僕射尋加
侍中光祿大夫叡至許昌總統留事叡還主者奏呈文書
叡曰吾省與僕射何異竟不視尚方令坐猥見考竟宣上
疏陳威刑太過又諫作宮殿窮盡民力叡皆嘉納之宣曰

七十有縣車之禮今己六十八可以去矣乃固辭疾遜位
叡終不許叡青龍四年卒追贈車騎將軍葬如公禮謚曰
貞侯子欽嗣

衛臻字公振陳留襄邑人也父茲有大節爲車騎將軍何
苗所辟司徒楊彪再加旌命並不就曹操初至陳留茲見
之曰平天下者必此人也操亦異之遂同盟數詣茲議大
事茲答曰亂生久矣非兵無以振之然兵之興者自今始
矣因合兵三千人從操入滎陽力戰終日歿初茲弱冠與
同郡圈文生俱有名太原郭泰與二人共至市茲買物隨
價讎直文生訾呵減價乃取泰曰子許少欲文生多情此
二人非徒兄弟乃父子也子許茲字也後文生以穢貨敗

茲以起義垂名

臻少有正直聲夏侯惇爲陳留太守舉臻計吏命婦出宴臻以爲末世之俗非禮之正惇怒執臻既而赦之後爲黄門侍郎東郡朱越謀反引臻操令曰孤與卿君同共舉事加欽令問始聞越言固自不信及得荀令君書具亮忠誠矣會奉詔聘貴人于魏因表留參丞相軍事追錄臻父舊勳賜爵關內侯轉爲戶曹掾曹丕稱王爲散騎常侍及稱帝封安國亭侯時羣臣並稱魏德多抑損前朝臻獨明禪授之義揚述漢美丕乃目臻曰天下之寶當與山陽共之遷尚書轉侍中吏部尚書丕至廣陵行中領軍從征東大將軍曹休表得降敵辭孫權已在濡須口臻曰權恃長江

未敢抗衡此必畏怖僞辭耳考核降者果守將詐所作也曹叡襲位進封康鄉侯後轉爲右僕射典選如前加侍中中護軍蔣濟遺臻書曰漢祖遇亡虜爲上將周武拔漁父爲太師布衣厮養可登王公何必守文試而後用臻答書曰古人遺智慧而任度量須考績而加黜陟今子同牧野于成康喻斷蛇於文景好不經之舉開拔奇之津將使天下馳騁而起矣丞相亮伐魏克天水臻進謀宜遣奇兵入散關絕其糧道乃以臻爲征蜀將軍假節督諸軍事至長安亮還臻復職加光祿大夫是時叡方隆意殿舍臻數切諫及殿中監擅收蘭臺令史臻奏案之叡答曰殿舍不成吾所留心卿推之何也臻上疏曰古制侵官之法非惡其勤事也誠以所益者小所墮者大也臣每察校事類皆如此懼羣司將遂越職以至陵遲矣丞相亮又出斜谷征南上吳朱然等軍已過荆城臻曰然吳之驍將必下從權且爲勢以綴征南耳權果召然入居巢進攻合肥叡欲東出拒權臻曰權外示應亮內實觀望且合肥城固不足爲慮車駕可無親征以省六軍之費叡至尋陽而權退幽州刺史毌丘儉曰陛下即位以來未有可書吳蜀恃險未可卒平聊以此方無用之士克定遼東臻曰儉所陳皆戰國細術非王者之事也吳頻歲稱兵寇亂邊境而猶案甲養士未果尋致討者誠以百姓疲勞故也且淵生長海表相承三世外撫戎狄內修戰事而儉欲以偏師長驅朝至夕卷

知其妄矣儉出果敗還臻遷司空徙司徒芳正始中進爵長垣侯邑千戶封一子列侯初操不立嗣子而方奇貴臨菑侯植丁儀等輔之勸臻自結臻不聽及丕稱帝東海王霖有寵丕問臻平原侯何如臻稱明德美而終不言曹爽輔政使夏侯玄宣指欲引臻入守尚書令及爲弟求婚皆不許固乞遜位芳令曰昔干木偃息義壓强秦留侯頤神不忘楚事讜言嘉謀望不吝焉賜宅一區位特進秩如三司卒追贈太尉謚敬侯子烈嗣奐咸熙中爲光祿勳

盧毓字子家涿郡人北中郎將植之子也毓十歲喪父遇本州亂二兄死難袁紹公孫瓚交兵幽冀飢荒養寡嫂孤兒子以學行見稱曹丕爲五官將召毓署門下賊曹崔炎

舉爲冀州主簿時天下未平多逋逃故重士亡法罪及妻子亡士妻白等適夫家數日未與夫相見大理奏棄市毓駮之曰夫女子之情以接見而恩生成婦而義重故詩云未見君子我心傷悲亦旣見之我心則夷又禮未廟見之婦而死歸葬女氏之黨以未成婦也今白等生有未見之悲死有非婦之痛而吏議欲肆之大辟則若同牢合卺之後罪何所加且記曰附從輕言附人之罪以輕者爲比也又書云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恐過重也苟以白等皆受禮聘已入門庭刑之爲可殺之爲重操曰毓執之是也又引經典有意使孤嘆息由是爲丞相法曹議令史轉西曹議令史操稱魏國爲吏部郎曹丕稱帝徙黃門侍郎出爲

濟陰相梁郡譙郡太守丕以譙舊鄉故大徙民充之以爲屯田而譙土地境瘠百姓窮困毓愍之上表徙民于梁國就沃衍失丕意雖聽毓所表心猶恨之遂左遷毓使將徙民爲睢陽典農校尉毓心在利民躬自臨視擇居美田百姓賴之遷安平廣平太守所在有惠化叡青龍二年入爲侍中先是散騎常侍劉劭受命定律未就毓上論古今科律之意以爲法宜一正不宜有兩端使姦吏得容情及侍中高堂隆數以宮室事切諫叡不悅毓進曰臣聞君明則臣直古之聖王恐不聞其過故有敢諫之鼓近臣盡規此乃臣等所以不及隆隆諸生名爲狂直陛下宜容之在職三年多所駮爭叡嘉之遷吏部尚書使毓自選代曰得如

卿者乃可毓舉常侍鄭冲叡曰文和吾自知之更舉吾所未聞者乃舉阮武孫邕叡于是用邕前此諸葛誕鄧颺等馳名譽有四聰八達之誚叡疾之時舉中書郎下令曰得其人與不在盧生耳選舉莫取有名名如畫地作餅不可啖也毓對曰名不足以致異人而可以得常士常士畏教慕善然後有名非所當疾也愚臣旣不足以識異人又主者正以循名案常爲職但當有以驗其後耳故古者敷奏以言明試以功今考績之法廢而以毀譽爲相進退故眞僞渾雜虛實相蒙也叡納其言卽令作考課法會司徒缺毓舉處士管寧叡不能用更問其次毓對曰敦篤至行則大中大夫韓暨亮直清方則司隸校尉崔林貞固純粹則

太常常林叡乃用暨毓於人及選舉先舉性行而後言才黃門李豐常以問毓毓曰才所以爲善也故大才成大善小才成小善今稱之有才而不能爲善是才不中器也豐等服其言曹芳襲位賜爵關內侯時曹爽輔政徙毓僕射以侍中何晏代之頃之出毓爲廷尉司隸畢軌又枉奏免官衆論多訟之乃以毓爲光祿勳司馬懿收曹爽將殺之使毓行司隸校尉治其獄復爲吏部尚書加奉車都尉封高樂亭侯轉僕射故典選舉加光祿大夫司馬師廢芳立髦進封大梁鄉侯封一子高亭侯毌丘儉起兵討師師出拒之毓又爲之綱紀後事加侍中髦正元三年疾病遜位遷司空固推驃騎將軍王昶光祿大夫王觀司隸校尉王

祚司馬昭使使即授印綬進爵容城侯邑二千三百戶詩
卒謚曰成侯孫藩嗣毓子欽斑奐咸熙中欽爲尚書斑泰
山太守

季漢書卷四十六

諸暨章陶栽艮氏纂　邑後學陳駿傳斯秉哲全校

漢魏臣和洽常林吉茂沐並時苗徐邈胡質列傳

和洽字陽士汝南西平人也舉孝廉大將軍辟皆不就袁紹臨冀州遣使迎汝南士大夫洽曰冀州土平民強英傑所利四戰之地本初乘資雖能強大然豪雄方起全未可必也不如荊州劉表遂與親舊俱南從表表以上客待之洽曰所以不從本初辟爭地也昏主之世不可黷近久而阽危必有讒慝間其中者復南度武陵曹操據荊州辟爲丞相掾屬時毛玠崔炎並以忠清幹事其選用先尚儉節洽言曰天下大器在位與人不可以一節儉也儉素過中

自以處身則可以此節格物所失或多今朝廷之議吏有著新衣乘好車者謂之不清長吏過營形容不飾衣裘弊壞者謂之廉潔至令士大夫故汙辱其衣藏其輿服朝府大吏或自挈壺餐以入官寺夫立教觀俗貴處中庸爲可繼也今崇一槩難堪之行以檢殊途勉而爲之必有疲瘁古之大教務在通人情而已凡激詭之行則容隱僞矣操稱魏國洽爲侍中有白毛玠毀謗操操見近臣怒甚洽陳玠素行有本求案實其事罷朝操令曰今言事者白玠不但謗吾也乃復爲崔炎觖望此損君臣恩義妄爲死友怨歎殆不可忍也昔蕭曹與高祖並起微賤致功立勳高祖每在屈笮二相恭順臣道益彰所以祚及後世也和侍中

比求實之所以不聽欲重參之耳洽對曰如言事者言玠罪過深重非天地所覆載臣非敢曲理玠以枉大倫也以玠出羣吏之中特見拔擢顯在首職歷年荷寵剛直忠公爲衆所憚不宜有此然人情難保要宜考覈兩驗其實今聖恩垂含垢之仁不忍致之於理更使曲直之分不明疑自近始操曰所以不考欲兩全玠及言事者耳洽對曰玠信有謗上之言當肆之市朝若玠無此言事者如誣大臣以誤主聽二者不加檢覈臣竊不安操曰方有軍事安可受人言便考之邪狐射姑刺陽處父于朝此爲君之誡也操克張魯洽陳便宜以時拔軍徙民可省置守之費操不納後軍敗乃徙民棄漢中出爲郎中令曹丕自立遷光祿

勲封安城亭侯曹叡襲位進封西陵鄉侯邑二百戸叡太和中散騎常侍高堂隆奏時風不至而有休廢之氣必有司不勤職以失天常也叡引咎博諮異同洽對曰當今民稀耕少浮食者多國以民爲本民以穀爲命故費一時之農則失育命之本是以先王務蠲煩費以專耕農自春夏以來民窮于役農業有廢百姓嚣然時風不至未必不由此也消復之術莫大于節儉太祖建立洪業奉師徒之費供軍賞之用吏士豐于資食倉府衍于穀帛由不飾無用之宮絶浮華之費方今之要固在息省勞煩之役損除他餘之務以爲軍戎之儲三邊守禦宜在備預料敵虛實畜士養衆算廟勝之策明攻取之謀詳詢衆庶以求厥中若

謀不素定輕弱小敵軍人數舉舉而無用所謂悅武無震古人之誡也轉爲太常淸貧守約賣田宅以自給叡聞之加賜穀帛卒謚曰簡侯子禽嗣禽弟適才爽開濟官至廷尉吏部尚書適子嶠仕晉爲名臣

常林字伯槐河內溫人也年七歲有父黨造門問林伯先在不汝何不拜林曰雖當下客臨子字父何拜之有於是咸共嘉之家單貧然非自手力不取之于人性好學爲諸生帶經耕鉏其妻常自餽餉之雖在田野其相敬如賓太守王匡起兵討董卓遣諸生於屬縣微伺吏民罪負便收之考責錢穀贖罪稽遲則夷滅宗族以崇威嚴林叔父撾客爲諸生所白匡怒收治舉宗惶怖不知所責多少懼繫

者不救林往見匡同縣胡母彪曰王府君以文武高才臨吾鄙郡鄙郡表裏山河土廣民殷又多賢能惟所擇用今主上幼沖賊臣虎據華夏震慄雄才奮用之秋也若欲誅天下之賊扶王室之微智者望風應之若響克亂在和何征不捷苟無恩德任失其人覆亡將至何暇匡翼朝廷崇立功名乎君其藏之因說叔父見拘之意彪即書責匡匡原林叔父林乃避地上黨耕種山阿當時旱蝗林獨豐收盡呼比鄰升斗分之依故河間太守陳延壁陳馮二姓舊族冠冕張楊利其婦女貪其資貨林率其宗族爲之策謀見圍六十餘日卒全堡壁幷州刺史高幹表爲騎都尉林辭不受後刺史梁習薦州界名士楊俊王淩王象荀緯及

林曹操皆以爲縣長林宰南和起遷博陵太守幽州刺史所在有績曹丕爲五官將以林爲功曹操西征田銀蘇伯反幽冀扇動丕欲親自討之林曰昔忝博陵又在幽州賊之形勢可料度也北方吏民樂安厭亂服化已久守善者多銀伯犬羊相聚智小謀大不能爲害方今大軍在遠外有彊敵將軍爲天下之鎭也輕動遠舉雖克不武不必行也丕從之遣將討平之出爲平原太守魏郡東部都尉入爲丞相東曹屬操稱魏國拜尚書丕自立遷少府封樂陽亭侯林性既清白當官又嚴少府寺與鴻臚對門時崔林爲鴻臚崔性闊達不與林同數數聞林撾吏聲不以爲可林夜撾吏不勝痛叫呼敖敖徹曙明日崔出門與林車相

遇乃啁林曰聞卿爲廷尉爾邪林不覺答曰不也崔曰卿不爲廷尉昨夜何故考囚乎林大慙然不能自止轉大司農叡襲位進封高陽鄉侯徙光祿勳太常時司馬懿秉政以林鄉邑耆德每爲之拜或謂林曰司馬公貴重君宜止之林曰司馬公自欲敦長幼之叙爲後生之法貴非吾之所畏拜非吾之所制也言者踧踖而退時論以林節操清峻欲致之公輔而林遂稱疾拜光祿大夫年八十三卒追贈驃騎將軍葬如公禮諡曰貞侯子旹嗣爲泰山太守諸葛誕起兵討司馬昭昭逆拒之旹稱疾不附昭爲所殺旹弟静紹封

吉茂字叔暢馮翊池陽人也世爲著姓好讀書恥一物之不知建安初關中始平茂與扶風蘇則共入武功南山隱處精思數歲州舉茂才除臨汾令居官清靜吏不忍欺轉爲武德侯庶子二十二年坐其宗人吉本等起事被收先是科禁內學及兵書而茂皆有匿不送官及其被收不知當坐本等顧謂其左右曰我坐書也會相國鍾繇證茂本服第已絕故得不坐後以茂爲武陵太守不之官轉酇相以國省拜議郎叡景初中卒自茂脩行從少至長冬夏被裘褐行步涉食茨藿臣役妻子室如懸磬其或饋遺一不肯受雖不以此高人亦心疾不義而貴且富者先是國家始制九品各使諸郡選置中正差敘自公卿以下至于郎吏功德材行所任茂同郡護羌校尉王炎前數爲郡守不

名爲清白而炎子嘉仕歷諸縣亦復爲通人嘉時還爲散騎郎馮翊郡移嘉爲中正嘉敘茂雖在上第而狀甚下云德優能少茂慍曰痛乎我効汝父子冠幘劫人邪初茂同産兄黄以十二年中從公府掾爲長陵令是時科禁長吏擅去官而黄聞司徒趙溫薨自以故吏違科奔喪爲司隸鍾繇所收遂伏法茂時爲白衣始有清名於三輔以爲兄坐追義而死怨怒不肯哭至歲終繇舉茂議者以爲茂必不就及舉既到而茂就之時人或以茂爲畏繇或以茂爲髦士也

沐並字德信河間人也少孤苦袁紹臨冀州爲名吏有志介嘗過姊姊爲殺雞炊黍而不留也然爲人公果不畏强

禦操召署軍謀掾丞黄初中爲成臯令校事劉肇出過縣遣人呼縣吏求索槀穀是時蝗旱官無有見未辨之間肇人從入並之閤下呴呼罵吏並怒因躧履提刀而出多從吏卒欲收肇肇覺知驅走具以狀聞有詔肇爲牧司爪牙吏而並欲收縛無所忌憚自恃淸名邪遂收欲殺之肇髡決減死刑竟復吏由是放散十餘年至芳正始中爲三府長史時吳使朱然諸葛瑾攻圍樊城遣船兵于峴山東斫材牂牁人兵作食有先熟者呼後熟者言共食來後熟者答言不也呼者曰汝欲作沐德信邪其名流布播於異域如此雖自華夏不知者以爲前世人也爲長史八年晚出爲濟陰太守召還拜議郎年六十餘自慮身無常豫作終

制戒其子以儉葬曰告雲儀等夫禮者生民之始教而百世之中庸也故力行者則爲君子不務者終爲小人然非聖人莫能履其從容也是以富貴者有驕奢之過而貧賤者譏于固陋於是養生送死苟竊非禮由斯觀之陽虎璵璠甚于暴骨桓魋石椁不如速朽此言儒學撥亂反正鳴鼓矯俗之大義也未是夫窮理盡性陶冶變化之實論也若能原始要終以天地爲一區萬物爲芻狗該覽元通求形景之宗同禍福之素一生死之命吾有慕於道矣夫道之爲物惟怳惟忽壽爲欺魄夭爲鬼没身淪有無與神消息含悅陰陽甘夢太極奚以棺椁爲牢衣裳爲纏屍繫地下長幽桎梏豈不哀哉昔莊周闊達無所適莫又楊王孫

裸體貴不久容耳至夫末世緣生怨死之徒乃有含珠鱗柙玉牀象衽殺人以殉壙穴之內錮以紵絮藉以蜃炭千載僵燥託類神仙于是大教陵遲競于厚葬謂莊子爲放蕩以王孫爲戮屍豈復識古有衣薪之鬼而野有狐貍之齒乎哉吾以材質滓濁汙於淸流昔忝國恩歷試宰守所在無效代匠傷指狼跋首尾無以雪恥如不可求從吾所好今年過耳順奄忽無常苟得獲没即以吾身襲於王孫矣上以贖市朝之逋罪下以親道化之靈祖顧爾幼昏未知臧否若將逐俗抑廢吾志私稱從令未必爲孝而犯魏顆聽治之賢爾爲棄父之命誰或矜之使死而有知吾將屍視至芳嘉平中病甚臨困又敕豫掘埳戒氣絕令二人

舉屍即埳絕哭泣之聲止婦女之送禁弔祭之賓無設搏治粟米之奠又戒後亡者不得入藏不得封樹妻子皆遵之

時苗字德胄鉅鹿人也少淸白而疾惡建安中入丞相府出爲壽春令令行風靡揚州治在其縣時蔣濟爲治中苗以初至往謁濟濟素嗜酒適會其醉不能見苗苗恚恨還刻木爲人署曰酒徒蔣濟置之牆下旦夕射之州郡雖知其所爲不恪然以其履行過人無若之何始之官乘薄軬車黃牸牛布被囊居官歲餘牛生一犢及其去留其犢謂主簿曰令來時本無此犢犢是淮南所生有也羣吏曰六畜不識父自當隨母苗不聽府人皆以爲激然由此名聞

天下還爲大官令領其郡中正定九品於敘人才不能寬然紀人之短雖在久遠銜之不置蔣濟仕至太尉濟不以苗前毀己爲嫌苗亦不以濟貴更屈意爲令數歲不肅而治遷典農中郎將年七十餘芳正始中病卒

徐邈字景山燕國薊人也曹操據河朔召爲丞相軍謀掾試守奉高令入爲東曹議令史操稱魏國爲尚書郎時科禁酒而邈私飲至於沈醉校事趙達問以曹事邈曰中聖人達白之操操甚怒渡遼將軍鮮于輔進曰平日醉客謂酒清者爲聖人濁者爲賢人邈性修慎偶醉言耳竟坐得免刑後領隴西太守轉南安曹丕稱帝歷譙相平陽安平太守潁川典農中郎將所在著稱賜爵關內侯丕詣許昌

問邈曰頗復中聖人不邈對曰昔子反斃于穀陽御叔罰于飲酒臣嗜同二子不能自懲時復中之然宿瘤以醜見傳而臣以醉見識矣丕大笑顧左右曰名不虛立也遷撫軍大將軍軍師曹叡時以邈爲涼州刺史使持節領護羌校尉適丞相亮出祁山隴右三郡來歸邈遣參軍及金城太守等擊南安復之河右少雨常苦乏穀邈上修武威酒泉鹽池以收虜穀又廣開水田募貧民佃之家致豐足倉庫盈溢乃支度州界軍用之餘以市金帛犬馬通供中國之費以漸收斂民間私杖藏之府庫立學明訓禁厚葬斷淫祀進善黜惡風化大行百姓歸心西域流通荒戎入貢皆邈勛也討叛羌柯吾有功封都亭侯邑三百戶加建威將軍邈與羌胡從事不問小過若犯大罪先告部帥使知應死者乃斬以徇是以信服畏威賞賜皆散與將士無入家者妻子不免衣食不充其主聞而嘉之隨時供給其家芳正始元年還爲大司農遷司隸校尉百寮敬憚之公事去官後爲光祿大夫數歲即拜司空邈歎曰三公論道之官無其人則缺豈可以老病忝之哉固辭不受芳嘉平元年年七十八以大夫卒於家用公禮葬謚曰穆侯子武嗣六年魏人追思清節賜邈及胡質田豫等家穀二千斛錢三十萬盧欽著書稱邈曰徐公志高行潔才博氣猛其施之也高而不狷潔而不介博而守約猛而能寬聖人以清爲難而徐公之所易也或問欽徐公當武帝之時人以爲

通自在涼州及還京師人以爲介何也欽答曰往者毛孝先崔季珪等用事貴清素之士于時皆變易車服以求名高而徐公不改其常故時人以爲通比來天下奢靡轉相倣效而徐公雅尚自若不與俗同故前日之通乃今日之介也是世人之無常而徐公之有常也

胡質字文德楚國壽春人也少與蔣濟朱績俱知名於江淮間仕州郡蔣濟爲別駕見曹操操問曰胡通達長者也寧有子孫不濟曰有子曰質規模大略不及于父至于精良綜事過之操即召質爲頓丘令縣民郭政通于從妹殺其夫程他郡吏馮諒繫獄爲證政與妹皆耐掠隱抵諒不勝痛自誣當反其罪質至官察其情色

更詳其事檢驗具服入爲丞相東曹議令史州請爲治中將軍張遼與其護軍武周有隙遼見刺史温恢求請質質辭以疾遼出謂質曰僕委意于君何以相辜如此質曰古人之交也取多知其不貪奔北知其不怯聞流言而不信故可終也武伯南身爲雅士往者稱之不容于口今以睚眦之故乃成嫌隙況質才薄豈能終好是以不願也遼感言復與周平未幾操辟爲丞相屬不黃初中徙吏部郎爲常山太守轉東莞辨盧顯之死盧顯者東莞士也爲人所殺質曰此士無讐而有少妻所以死乎悉見其比居年少書吏李若見問而色動遂窮詰情狀若即自首每軍功賞皆散之于衆無入家者在郡九年吏民安之將士用命遷

荆州刺史加振威將軍賜爵關內侯吳將朱然圍樊城質輕軍赴之議者以爲敵盛不可迫質曰樊城卑下兵少故當進軍爲之外援不然危矣遂勒兵臨城城中乃安遷征東將軍假節都督青徐諸軍事廣農積穀有兼年之儲置東征臺且佃且守又通渠諸郡利舟楫嚴設備以待敵海邊無事性沈實內察不以其節檢物所在見思芳嘉平二年卒家無餘物惟有賜衣書篋而已軍師以聞追進封陽陵亭侯邑百戶諡曰貞侯子威嗣

威字伯虎少有志尚厲操清白質之爲荆州也威自京都省之家貧無車馬僮僕自驅驢單行拜見父停廄中十餘日告歸臨辭質賜絹一匹爲道路糧威跪曰大人清白不審于何得此絹質曰是吾俸祿之餘故以爲汝糧耳威受之辭歸每至客舍自放驢取樵炊爨食畢隨旅進道往還如是質帳下都督素不相識先其將歸請假還家陰資裝百餘里要之因與爲伴每事佐助經營之又少進飲食行數百里威疑之密誘問乃知其都督也因取向所賜絹答謝而遣之後因他信具以白質質杖其都督一百除吏名其父子清慎如此名譽著聞歷位宰牧晉武帝賜見論邊事語及平生帝歎其父清謂威曰卿孰與父清威對曰臣不如也帝曰以何爲不如對曰臣父清恐人知臣清恐人不知是臣不如者遠也官至前將軍青州刺史

季漢書卷四十七

諸暨章陶裁艮氏纂　邑後學陳志賢 郭㮣全校

漢魏臣杜襲趙儼裴潛嚴幹韓宣黃朗列傳

杜襲字子緒潁川定陵人也曾祖父安祖父根皆有盛名襲避亂荊州劉表待以賓禮同郡繁欽數見奇於表襲喻之曰吾所以與子俱來者徒欲龍蟠幽藪待時鳳翔豈謂劉牧當爲撥亂之主而規長者委身哉子若見能不已非吾徒也吾其與子絕矣欽慨然曰敬受命襲南適長沙建安初曹操挾帝都許襲逃還鄉里操辟之爲西鄂長劉表出步騎萬人攻之襲率男女嬰城拒守卒不敵潰圍徙至摩陂營司隸鍾繇表拜議郎參軍事荀彧又薦襲操以爲

丞相軍祭酒操稱魏國爲侍中與王粲和洽並見親任操游觀出入多得驂乘至其見敬不及洽襲嘗獨見至于夜半粲性躁急起坐曰不知公對杜襲道何等也洽笑荅曰天下事豈有盡邪卿晝侍可矣悒悒於此欲兼之乎後襲領丞相長史隨操至漢中討張魯操還拜襲駙馬都尉留督漢中軍事綏懷開導百姓自樂出徙洛鄴者八萬餘口操東還當選留府長史鎮守長安主者所選多不當操令曰釋騏驥而不乘焉皇皇而更索遂以襲爲留府長史駐關中時將軍許攸擁部曲不附操而有慢言操大怒先欲伐之羣僚多諫可招懷攸共討彊敵操橫刀於膝作色不聽襲入欲諫操逆謂之曰吾計已定卿勿復言襲曰若殿下計是邪臣方助殿下成之若殿下計非邪雖成宜改之殿下逆臣令勿言之何待下之不闡乎操曰許攸慢吾如何可置乎襲曰殿下謂許攸何如人邪操曰凡人也襲曰夫惟賢知賢惟聖知聖凡人安能知非凡人邪方今豺狼當路而狐狸是先人將謂殿下避彊攻弱進不爲勇退不爲仁臣聞千鈞之弩不爲鼷鼠發機萬石之鐘不以莛撞起音今區區之許攸何足以勞神武哉操曰善遂厚撫攸攸即歸服時夏侯尚暱於曹丕情好至密襲謂尚非益友不足殊待以聞操丕初甚不悅後乃追思語在尚傳曹丕襲位賜爵關內侯及稱帝爲督軍糧御史封武平亭侯更爲督軍糧執法入爲尚書曹叡襲位進封平陽鄉侯丞相

亮伐魏出秦川叡使曹眞率衆逆拒徙襲爲大將軍軍師分邑百戶賜兄基爵關內侯眞卒司馬懿代之襲復爲軍師增邑三百并前五百五十戶以疾徵還拜大中大夫卒追贈少府謚曰定侯子會嗣

趙儼字伯然潁川陽翟人也避亂荊州與杜襲繁欽甚相洽也曹操挾帝都許儼謂欽曰曹鎮東應期命世必能匡濟華夏吾知歸矣建安二年年二十七遂扶持老弱詣操操以儼爲朗陵長縣多豪猾無所畏忌儼取其尤甚者收縛案驗皆得死罪悉囚之乃表府解放自是威恩並著時袁紹舉兵討操遣使招諭豫州諸郡諸郡多降紹惟陽安郡不動而都尉李通急錄戶調儼見通曰方今天下未集

諸郡並叛懷附者復收其縣絹小人樂亂能無遺恨且遠
近多虞不可不詳也通曰紹與大將軍相持甚急左右郡
縣背叛乃爾若縣絹不調送觀聽者必謂我顧望有所須
待也儼曰誠如君慮然當權其輕重少緩調當爲君釋此
患乃書與荀彧曰今陽安郡當送縣絹道路艱阻必致寇
害百姓困窮鄰城並叛易用傾蕩乃一方安危之機也且
此郡人執忠節在險不貳微善必賞則爲善者勸善爲國
者藏之於民以爲國家宜垂慰撫所斂縣絹皆俾還之彧
報白操操文下郡縣絹悉以還民上下喜悅郡內遂安入
爲司空掾屬主簿于禁屯潁陰樂進屯陽翟張遼屯長社
諸將任氣多不相協使儼并參三軍每事訓喻遂相親睦

操攻荊州以儼領章陵太守徙都督護軍護于禁張遼張
郃朱靈李典路招馮楷七軍復爲丞相主簿遷扶風太守
操徙出故韓遂馬超等兵五千餘人使平難將軍殷署等
督領以儼爲關中護軍盡統諸軍羌虜數來寇害儼率署
等追到新平大破之而屯田客呂並復自稱將軍聚黨據
陳倉儼復率署等攻之賊即破滅時被書差千二百兵往
助漢中守禦署督送之行者不樂儼因護送至斜谷口還
未至營署軍叛亂儼自隨步騎百五十人皆叛者親黨聞
之各驚被甲持兵不復自安儼徐諭以成敗慰勵懇切皆
慷慨曰死生當隨護軍不敢有二前到諸營各召料簡諸
姦結叛者八百餘人散在原野儼下令惟取其造謀魁率

治之餘一不問郡縣所收送皆放遣乃即相率還降儼密
白宜遣將詣大營請舊兵鎮守關中操遣將軍劉柱將二
千人往當須到乃發遣俄而事露諸營大駭不可安諭儼
遂宣言當差留新兵之温厚者千人鎮守關中其餘悉遣
東便見主者內諸營兵名籍立差別之留者意定與儼同
心其當去者亦不敢動儼一日盡遣上道因使所留千人
分布羅落之東兵尋至乃復脅諭并徙千人令相及共東
凡所全致二萬餘口將軍關羽圍曹仁於樊操以儼爲議
郎參仁軍事南行遷平寇將軍徐晃俱前救仁晃所督不
足解圍而諸將呵責晃促救儼謂諸將曰今敵圍素固水
潦猶盛我徒卒單少而仁隔絕不得同力此舉適所以弊

內外耳當今不若前軍偪圍遣諜通仁使知外救以勵將
士計北軍不過十日尚足堅守然後表裏俱發破敵必矣
如有緩救之戮余爲諸君當之諸將皆喜便作地道箭飛
書與仁消息數通北軍亦至大戰羽軍退舟船猶據沔水
襄陽隔絕不通會孫權襲羽輜重羽遂南還仁會諸將議
咸曰今因羽危懼必可追禽也儼曰權邀羽連兵之難欲
掩制其後顧羽還救恐我承其兩疲故順辭求效乘釁因
變以觀利鈍耳今羽已孤迸更宜存之以爲權害若深入
追北權則改慮於彼將生患於我矣王必以此爲深慮仁
從之後操聞羽退恐諸將追之果疾勑仁如儼所策曹丕
嗣立爲侍中頃之拜駙馬都尉領河東太守典農中郎將

丕黃初三年賜爵關內侯吳人來伐遣大將軍曹休督之徵儼爲軍師吳師退軍還封宜土亭侯轉爲度支中郎將遷尙書從攻吳到廣陵復留爲征東軍師曹叡襲位進封都鄉侯邑六百戸監荆州諸軍事假節會疾不行復爲尙書出監豫州諸軍事轉大司馬軍師入爲大司農曹芳襲位以儼監雍涼諸軍事假節轉征蜀將軍又遷征西將軍都督雍涼芳正始四年老疾求還徵爲驃騎將軍舊四征有官廚財籍遷轉之際無不因緣而儼又手上車發到霸上忘持其常所服藥雍州聞之乃追送雜藥材數箱儼笑曰人言語殊不易我偶問所服藥耳何用是爲邪遂不取遷司空卒謚曰穆侯子亭嗣

裴潛字文行河東聞喜人也世爲著姓父茂歷縣令郡守尙書建安初以奉使率導關中諸將討李傕有功封列侯潛少不修細行由此爲父所不愛避亂荆州劉表待以賓禮潛私謂所親王粲司馬芝曰劉牧非霸王之才乃欲西伯自處其敗無日矣遂南適長沙曹操據荆州以潛參丞相軍事歷三縣令入爲倉曹屬代郡亂以潛爲代郡太守烏丸王及其大人凡三人各自稱單于專制郡事前太守莫能治正操欲授潛精兵以鎭討之潛辭曰代郡戸口殷衆士馬控弦動有萬數單于自知放橫日久內不自安今多將兵往必懼而拒境少將則不見憚宜以計謀圖之不可以兵威迫也遂單車之郡單于驚喜潛撫之以靜單于以下脫帽稽顙悉還前後所略婦女器械財物潛案誅郡中大吏與單于爲表裏者郝温郭端等十餘人北邊大震百姓歸心三年還爲丞相理曹掾操稱其治績潛曰潛於百姓雖寛於諸胡爲峻今計者必以潛爲理過嚴而事加寛惠彼素驕恣過寛必弛旣弛又將攝之以法此訟爭所由生也以勢料之代必復叛操於是深悔還潛之速後數十日三單于反問至乃遣鄢陵侯彰爲驍騎將軍征之潛出爲沛國相遷兗州刺史操次摩陂歎其軍陳齊整特加賞賜曹丕稱帝入爲散騎常侍出爲魏郡潁川典農中郎將奏通貢舉比之郡國由是農官仕進路泰遷荆州刺史賜爵關內侯曹叡襲位入爲尙書出爲河南尹轉太尉軍

師大司農封淸陽亭侯邑二百戸入爲尙書令奏正分職料簡名實出事使斷官府者百五十餘條喪父去官拜光祿大夫潛自感所生微賤無舅氏又爲父所不愛卽折節仕進雖多所更歷淸省恪然每之官不將妻子妻子貧乏織藜芘以自供爲兗州時嘗作一胡床及其去也留以掛柱又以父在京師出入薄軬車羣弟之田廬常步行家人小大或并日而食其家教上下相奉事有似於石奮其履檢校度自魏興少能及者時遠近皆云當爲公芳正始五年卒追贈太常謚曰貞侯子秀嗣遺令儉葬墓中惟置一坐瓦器數枚其餘一無所設秀官尙書僕射爲晉佐命元功

嚴幹字公仲馮翊東縣人也年二十餘器性厚重而好擊劒馮翊甲族桓田吉郭及故侍中鄭文信等以其有器實共紀識之會三輔亂人多流宕而幹不去與同縣李義諸知故相浮沈採樵自活建安初關中始開詔分馮翊西數縣爲左內史郡治高陵以東數縣爲本郡治臨晉義於縣分當西屬義謂幹曰西縣兒曹不可與爭坐席今當共作方牀耳遂相附結皆仕東郡爲右職司隸辟幹不至歲終郡舉孝廉拜蒲阪令病去官復舉至孝爲公車司馬令爲州所請詔拜議郎還參州事會以建策捕高幹又追錄前討郭援功封武鄉侯遷宏農太守及馬超起兵幹郡近超民人分散超破爲漢陽太守遷益州刺史以道不通丕黃初中轉爲五官中郎將曹叡時遷永安太僕數歲卒始幹從破亂之後更折節學問特善春秋公羊司隸鍾繇不好公羊而好左氏謂左氏爲太官而謂公羊爲賣餅家故數與幹共辯析長短繇爲人機捷善持論而幹口訥臨時屈無以應繇謂幹曰公羊高竟爲左邱明服矣幹曰直故吏爲明使君服耳公羊未肯也

韓宣字景然勃海人也建安中操召署軍謀掾宂散在鄴嘗於鄴東掖門內與臨菑侯植相遇時天新雨地有泥潦宣欲避之閡潦不得去乃以扇自障住於道邊植嫌宣既不去又不爲禮乃駐車使其常從問宣何官宣云丞相軍謀掾也植又問曰應得唐突列侯不宣曰春秋之義王人雖微列於諸侯之上未聞宰士而爲下土諸侯禮也植又曰卿如所言爲人父吏見其子應有禮不宣又曰於禮臣子一例也而宣年又長植知其枝柱難窮乃釋去具爲曹丕言以爲辯丕黃初中爲尚書郎嘗以職事當受罰於殿前已縛束杖未行丕輦過問此爲誰左右對曰尚書郎勃海韓宣也丕追念前臨菑侯所說乃曰是子建所道韓宣邪特原之遂解其縛時天大寒宣前以當受杖豫脫袴纏褌面縛及其原褌腰不下乃趨而去丕目送之笑曰此家有瞻諦之士也尋出爲清河東郡太守曹叡時爲尚書大鴻臚數年卒前後當官在能否之間然善以已恕人始南陽韓曁以宿德爲大鴻臚著名于時及宣繼之亦稱職故鴻臚中爲之語曰大鴻臚小鴻臚前後治行曷相如

黃朗字文達沛郡人也宏通有性實父爲本縣卒朗深感激抗志游學由是爲方國及其郡士大夫所禮異特與東平王惠陽爲碩交惠陽親拜朗母於牀下丕黃初中始仕爲長吏遷長安令會喪母不對復爲魏令遷襄城典農中郎將涿郡太守以曹叡時卒始朗爲君長自以父故常忌不呼鈴下伍伯而呼其姓字至於忿怒亦終不言朗既仕至二千石而惠陽亦歷長安令酒泉太守故時人謂惠陽外似麤疏而內堅密能不顧朗之本末事朗母如己母爲通度也

季漢書卷四十八

諸暨章陶栽㫐氏纂　邑後學郭方城 陳維學 仝校

漢魏臣韓暨崔林高柔孫禮王觀列傳

韓暨字公至南陽堵陽人也父純官南郡太守幾致大辟同縣陳茂所譖也暨陽不以爲言庸賃積資陰結死士遂追呼尋禽茂以首祭父墓由是顯名舉孝廉司空辟皆不就乃變名姓隱居魯陽山中山民合黨欲行寇掠暨散家財以供牛酒請其渠帥爲陳安危山民化之終不爲害避袁術命召徙居山都之山荆州牧劉表禮辟遂遁逃南居孱陵界所在見敬愛而表深恨之暨懼應命除宜城長曹操據荆州辟爲丞相士曹屬後遷樂陵太守徙監冶謁者舊時冶作馬排每一熟石用馬百匹更作人排又費功力暨乃因長流爲水排計其利益三倍於前在職七年器用充實就加司金都尉班亞九卿曹丕稱帝封宜城亭侯丕黄初七年遷太常進封南鄉亭侯邑二百戶時丕居洛陽制度未備而宗廟主祏皆在鄴暨奏請迎鄴四廟神主建立洛廟四時烝嘗親奉粢盛崇明正禮廢去淫祀多所匡正在官八年以疾遜位叡景初二年春稱詔曰大中大夫韓暨澡身浴德志節高絜年踰八十守道彌固可謂純篤老而益劭者也其以暨爲司徒蓋取其素行淳也第優游養望之不可奪之節嗣是登台司者卒皆雍容於姦雄之間而任其移奪也夏四月暨卒遺令斂以時服葬爲土藏

謚恭侯子肇嗣肇卒子邦嗣

崔林字德儒清河東武城人也少時晚成莫有知者惟從兄炎異之曹操定冀州召除鄔長貧無車馬單步之官操征壺關問長吏德政最者并州刺史張陟以林對乃擢爲冀州主簿徙署別駕丞相掾屬操稱魏國稍遷御史中丞曹丕稱帝拜尚書出爲幽州刺史北中郎將吳質統河北軍事涿郡太守王雄謂林別駕曰吳中郎將上所親重國之貴臣也杖節統事州郡莫不奉牋致敬而崔使君初不與相聞若以邊塞不修斬卿使君寧能護卿邪別駕具以白林林曰刺史視去此州如脫屣寧當相累邪此州與寇戎接宜鎭之以靜擾之則動其逆心特爲國家生北顧憂以此爲寄在官一期寇竊寢息猶以不事上司左遷河間太守清論多爲林怨也遷大鴻臚龜茲王遣侍子來朝丕嘉其遠至褒賞其王甚厚餘國各遣子來朝間使連屬林恐所遣或非眞的權取疏屬賈胡因通使命利得印綬而道路護送所損滋多勞所養之民資無益之事爲邊庭所笑此曩時之所患也乃移書燉煌喻指并錄前世待遇諸國豐約故事使有恒常西域遂不致假借術龍曹叡襲位賜爵關內侯轉光祿勳司隸校尉屬郡皆罷非法除過員吏然爲政推誠簡存大體而已是以去後每輒見思散騎常侍劉劭作考課論林議曰案周官考課其文備矣自康王以下遂以陵遲此卽考課之法存乎其人也及漢之季

其失豈在乎佐吏之職不密哉方今軍旅或猥或卒備之
以科條申之以內外增減無常固難一矣且萬目不張舉
其綱衆毛不整振其領臯陶仕虞伊尹臣殷不仁者遠五
帝三王未必如一而各以治亂易曰易簡而天下之理得
矣太祖隨宜設辟以遺來今不患不法古也以爲今之制
度不爲疏闊惟在守一勿失而已若朝臣能任仲山甫之
重式是百辟則孰敢不肅歙景初元年司徒司空缺散騎
侍郎孟康薦林曰夫宰相者天下之所瞻效誠宜得秉忠
履正本德杖義之士足爲海內所師表者竊見司隸校尉
崔林稟自然之正性體高雅之宏量論其所長以比古人
忠直不回則史魚之儔淸儉守約則季文之匹也牧守州

郡所在而治及爲外司萬里肅齊誠台輔之妙器袞職之
良才也次年遂爲司空封安陽亭侯邑六百戶三公封列
侯自林始也頃之又進封安陽鄉侯又分林邑封一子列
侯芳正始五年卒謚曰孝侯子述嗣初林識拔同郡王經
於民伍之中卒爲名臣世以此稱之
高柔字文惠陳留圉人也父靖爲蜀郡都尉柔留鄉里謂
邑中曰今者英雄並起陳留四戰之地也曹將軍雖據兗
州本有四方之圖未得安坐守也而張府君先得志於陳
留吾恐變乘間作也欲與諸君避之時柔年少而張邈與
曹操善衆人皆忽之已而其言皆驗柔從兄幹袁紹甥也
在河北柔舉宗從之會靖卒於西州時天下亂兵寇縱橫
而柔冒險迎喪辛苦無所不嘗三年乃還操既據河北以
柔爲管長縣中素聞其名姦吏數人皆自引去柔敎曰昔
邴吉臨政吏嘗有非猶尙容之況此諸吏於吾未有失乎
其召復之諸吏還皆自勵咸爲佳吏高幹既降操復背操
據并州柔自歸操操欲因事誅之以爲刺姦令史柔既處
法平允又夙夜匪懈至擁膝抱文書而寢操嘗夜微出觀
察諸吏見柔哀之徐解裘覆柔而去自是乃辟爲丞相倉
曹屬操欲遣鍾繇等擊張魯柔諫曰今猥遣大兵西有韓
遂馬超謂爲已舉將相扇動作逆宜先招集三輔三輔苟
平漢中可傳檄而定也繇入關遂超等果起兵操稱魏國
爲尙書郎轉拜丞相理曹掾操令曰夫治定之化以禮爲

首撥亂之政以刑爲先是以舜流四凶族臯陶作士漢祖
除秦苛法蕭何定律掾淸識平當明于憲典勉恤之哉鼓
吹宋金等在合肥亡逃舊法軍征士亡考竟其妻子操患
猶不息更重其刑金有母妻及二弟皆給官主者奏盡殺
之柔啟曰士卒亡軍誠在可疾然竊聞其中時有悔者愚
謂乃宜貸其妻子一可使賊中不信二可使誘其還心正
如前科固已絕其意望而猥復重之柔恐自今在軍之士
見一人亡逃誅將及已亦且相隨而走不可復得殺也此
重刑非所以止亡乃所以益走耳操曰善卽止不殺金母
弟蒙活者甚衆遷爲頴川太守復還法曹掾時置校事盧
洪趙達等使察羣下柔諫曰設官分職各有所司今置校

事既非居上信下之旨又達等數以憎愛擅作威福宜檢治之操曰卿知達等恐不如吾也要當能刺舉而辨衆事使賢人君子爲之則不能焉昔叔孫通用羣盜良有以也後達等姦利發操乃殺之曹丕稱帝以柔爲治書侍御史賜爵關內侯轉加治書執法民間數有誹謗妖言丕疾之有妖言輒殺而賞告者柔上疏曰今妖言者必戮告之者輒賞既使過誤無反善之路又將開凶狡之羣相誣罔之漸誠非所以息姦省訟緝熙治道也昔周公作誥稱殷之祖宗咸不顧小人之怨在漢太宗亦除妖言誹謗之令臣愚以爲宜除妖謗賞告之法以隆天父養物之仁丕不聽而相誣告者滋甚丕悔之乃下令敢以誹謗相告者以所

告者罪罪之於是遂絕校事劉慈等自丕黃初初年舉吏民姦罪以萬數柔皆請懲虛實其餘小小挂法者不過罰金坐累者乃得稍息四年遷爲廷尉時三公無事又希與朝政柔上疏曰天地以四時成功元首以輔弼興治成湯仗阿衡之佐文武憑旦望之力逮至漢初蕭曹之儔並以元勲代作心膂此皆明王聖主任臣於上賢相良輔股肱於下也今公輔之臣皆國之棟梁民所具瞻而置之三事不使知政遂各偃息養高鮮有進納誠非朝廷崇用大臣之義大臣獻可替否之謂也古者刑政有疑輒議於槐棘之下自今之後有疑議及刑獄大事宜數以咨訪三公三公朝朔望之日又可特延入講論得失博盡事情庶有裨

起天聽宏益大化丕嘉納之丕以宿嫌欲枉法誅治書執法鮑勛而柔固執不從丕怒甚遂召柔詣臺遣使者承指至廷尉考竟勛勛死遣柔還寺曹叡襲位封延壽亭侯時博士執經柔上疏曰臣聞遵道重學聖人洪訓褒文崇儒帝者明義昔漢末陵遲禮樂崩壞雄戰虎爭以戰陣爲務遂使儒林之羣幽隱而不顯太祖初興愍其如此在於撥亂之際並使郡縣立教學之官高祖卽位遂闡其業興復辟雍州立課試於是天下之士復聞庠序之教親俎豆之禮焉陛下臨政允迪叡哲敷宏大猷光濟先軌雖夏啟之承基周成之繼業誠無以加也然今博士皆經明行修一國淸選而使遷除限不過長懼非所以崇顯儒術帥勵怠

情也孔子稱舉善而教不能則勸故楚禮申公學士銳精漢隆卓茂搢紳競慕臣以爲博士者道之淵藪六藝所宗宜隨學行優劣待以不次之位敦崇道教以勸學者於化爲宏叡納之後大興殿舍百姓勞役廣采衆女充盈後宮後宮子連夭繼嗣未育柔上疏曰二虜狡猾潛自講肄謀動干戈未圖束手宜畜養將士繕治甲兵以逸待之而頃興造殿舍上下勞擾若使吳蜀知人虛實通謀并勢復俱送死甚不易也昔漢文惜十家之資不營小臺之娛去病慮匈奴之害不遑治第之事況今所損者非惟百金之費所憂者非徒北狄之患乎可粗成見所營立以充朝宴之儀乞罷作者使得就農二方平定復可徐興昔軒轅以二

十五子傳祚彌遠周室以姬國四十歷年滋多陛下聰達窮理盡性而頃皇子連多夭逝熊羆之祥又未感應羣下之心莫不悒戚周禮天子后妃以下百二十人嬪嬙之儀既以盛矣竊聞後庭之數或復過之聖嗣不昌殆或由此臣愚以爲可妙簡淑媛以備內官之數其餘盡遣還家且以育精養神專靜爲寶如此則螽斯之徵可庶而致矣叡報曰知卿忠允乃心王家輒克昌言他復以聞時獵法甚峻宜陽典農劉龜竊於禁內射兔其功曹張京詣校事言之叡匿京名收龜付獄柔表請告者名叡大怒曰劉龜當死乃敢獵吾禁地送龜廷尉廷尉便當考掠何復請告者主名吾豈妄收龜邪柔曰廷尉天下之平也安得以至尊

喜怒而毀法乎重復爲奏辭旨深切叡意寤乃下京名即還訊各當其罪時制吏遭大喪者百日後皆給役司徒吏解宏遭父喪後有軍事受敕當行辭以疾病叡怒曰汝非曾閔何言毀邪促收考竟柔見宏信甚羸劣奏陳其事宜加寬貸叡乃稱曰孝哉宏也其原之初公孫淵兄晃爲叔父恭任內侍先淵未反數陳其變及淵反叡不忍市斬欲就獄殺之柔上疏曰書稱用罪伐厥死用德彰厥善此王制之明典也晃及妻子叛逆之類誠應梟縣勿使遺育而臣竊聞晃先數自歸陳淵禍萌雖爲凶族原心可恕夫仲尼亮司馬牛之憂祁奚明叔向之過在昔之美義也臣以爲晃信有言宜貸其死苟自無言便當市斬今進不赦其

命退不彰其罪閉著囹圄使自引分四方觀國或疑此舉也叡不聽竟遣使齎金屑飲晃及其妻子賜以棺衣殯斂於宅是時殺禁地鹿者身死財產沒官有能覺告者厚加賞賜柔上疏曰聖王之御世莫不以廣農爲務儉用爲資夫農廣則穀積用儉則財畜財畜穀積而有憂患之虞者未之有也古者一夫不耕或爲之饑一婦不織或爲之寒中間已來百姓供給衆役親田者既減加頃復有獵禁羣鹿犯暴殘食生苗處處爲害所傷不貲民雖障防力不能禦至如滎陽左右周數百里歲略不收元元之命實可矜傷方今天下生財者甚少而麋鹿之損者甚多卒有兵戎之役凶年之災將無以待之惟陛下覽先聖之所念愍稼

穡之艱難寬放民間使得捕鹿遂除其禁則衆庶永濟莫不悅預矣頃之護軍營士竇禮近出不還營以爲亡表言逐捕沒其妻盈及男女爲官奴婢盈連至州府稱冤自訟莫有省者乃辭詣廷尉柔問曰汝何以知夫不亡盈垂泣曰夫少單特養一老嫗爲母事甚恭謹又哀兒女撫視不離非是輕狡不顧室家者也柔重問曰汝夫不與人有怨讎乎對曰夫良善與人無讎又曰汝夫不與人交錢乎對曰嘗出錢與同營士焦子文求不得時子文適坐小事繫獄柔乃見子文問所坐言次曰汝頗曾舉人錢不子文曰自以單貧初不敢舉人錢物也柔察子文色動遂曰汝昔舉竇禮錢何言不邪子文怪知事露應對不次柔曰汝已

殺禮便宜早服子文於是叩頭具首殺禮本末埋藏處所柔遣吏卒承子文辭往掘即得禮屍復盈母子爲平民班下天下以禮爲戒柔在官二十三年轉爲太常旬日遷司空後徙司徒司馬懿謀殺大將軍曹爽專國柄召柔行大將軍事據爽營懿謂柔曰君爲周勃矣爽死進封萬歲鄉侯司馬師廢曹芳立曹髦進封安國侯轉太尉司馬昭弒曹髦立曹奐增邑并前四千戶前後封二子亭侯奐景元四年年九十卒謚曰元侯孫渾嗣咸熙中建五等以柔著勳前朝改封渾昌陸子

孫禮字德達涿郡容城人也曹操據幽州召爲司空軍謀掾初喪亂時禮與母相失同郡馬台得其母禮推家財盡以與台台後坐法當死禮私導踰獄自首既而曰臣無逃亡之義徑詣刺奸主簿溫恢恢嘉之具白操各滅死一等後除河間郡丞稍遷滎陽都尉魯山中賊數百人保險爲民作害乃徙禮爲魯相禮至官出俸錢發吏民募首級招納降附使還爲間應時平之歷山陽平原平昌琅邪太守從將軍曹休侵吳於夾石口禮諫以爲不可深入不從遂敗還陽平太守入爲尚書曹叡方修宮室而節氣不和天下少穀禮固爭罷役叡答曰敬納讜言促遣民作時李惠監作復奏留一月有所成訖禮徑至作所不復重奏稱詔罷之叡奇其意而不責也叡獵於大石山虎趨車輿禮投鞭下馬欲奮劍斫虎叡令禮上馬避之叡疾病其子芳幼遺命以曹爽爲大將軍拜禮大將軍長史加散騎常侍時司馬懿同輔政禮附懿爽弗善也以爲揚州刺史加伏波將軍賜爵關內侯吳將全琮帥師數萬伐魏時州兵休使在者無幾禮勒衛兵禦之戰於芍陂自旦及暮將士死傷過半禮犯白刃馬被數創手秉枹鼓奮不顧身吳師乃退賜書慰勞賜絹七百匹禮爲死事者設祀哭臨哀號皆以絹付亡者家徵拜少府出爲荊州刺史遷冀州牧司馬懿謂禮曰今清河平原爭界八年更二刺史靡能決之虞芮待文王而了宜善令分明禮曰訟者據墟墓爲驗聽者以先老爲正而老者不可加以榎楚又墟墓或遷就高敞或徙避仇讎如今所聞雖皋陶猶將爲難若欲使必也無訟

當以烈祖初封平原時圖決之何必推古問故以益辭訟昔成王以桐葉戲叔虞周公便以封之今圖藏在天府便可於坐上斷也豈待到州乎懿曰是也當別下圖禮到案圖宜屬平原而曹爽信清河言下書云圖不可用當參異同禮上疏曰管仲伯者之佐其器又小猶能奪伯氏駢邑使沒齒無怨言臣受牧伯之任奉聖朝明圖驗地著之界界實以王翁河爲限而鄃實以馬丹候爲驗詐以鳴犢河爲界假虛訟訴疑誤臺閣竊聞衆口鑠金浮石沉木三人成市虎慈母投其杼今二郡爭界八年一朝決之者緣有解書圖畫可得尋案擿校也平原在兩河向東上其間有爵隄爵隄在高唐西南所爭地在高唐西北相去二十餘

里可謂長歎息流涕者也案解與圖奏而郤不受詔此臣軟弱不勝其任臣亦何顏尸祿素餐輒束帶著履駕車待放爽見禮奏大怒劾禮怨望結刑五歲在家期年衆人多以爲言除城門校尉時匈奴王劉靖部衆彊盛而鮮卑數寇邊乃以禮爲并州刺史加振武將軍使持節護匈奴中郎將往見司馬懿有忿色而無言懿曰卿得并州少邪恚理分界失分乎今當遠別何不懽也禮曰何明公言之乖細也禮雖不德豈以官位往事爲意邪本謂明公齊蹤伊呂匡輔魏室上報明帝之託下建萬世之勳今社稷將危天下兇兇此禮之所以不悅也因涕泣橫流懿曰且止忍不可忍未幾懿殺曹爽操魏柄矣禮入爲司隸校尉尋遷

司空封大利亭侯邑一百戶芳嘉平二年卒謚曰景侯孫元嗣

王觀字偉臺東郡廩邱人也少孤貧厲志曹操召爲丞相文學掾出爲高唐陽泉酇任令所在稱治曹丕稱帝入爲尚書郎廷尉監出爲南陽涿郡太守涿北接鮮卑數有寇盜觀令邊民十家已上屯居築京候時或有不願者觀乃假遣朝吏使歸助子弟不與期會但勑事訖各還於是吏民相率不督自勸旬日之中一時俱成守禦有備寇鈔乃息曹叡踐位下書使郡縣條爲劇中平者主者欲言郡爲中平觀教曰此郡濱近外虜數有寇害云何不爲劇邪主者曰若郡爲外劇恐於明府有任子觀曰夫君者所以爲民也今郡在外劇則於役條當有降差豈可爲太守之私而負一郡之民乎遂言爲外劇郡送任子詣鄴時觀僅一子而又幼弱論者重之叡詣許昌召爲治書侍御史典行臺獄觀前治郡持身清素帥下以儉僚屬承風莫不自厲及典獄時多有倉卒喜怒而觀不阿意治獄稱平司馬懿爲太尉請觀爲從事中郎遷尚書出爲河南尹從少府大將軍曹爽使材官張達斫家屋材及諸私用之物觀聞知皆錄奪以沒官蓋觀附懿故藉是抑爽爽亦憚之乃徙爲太僕司馬懿殺曹爽使觀行中領軍據爽弟羲營賜爵關內侯復爲尚書加駙馬都尉司馬師廢曹芳立曹髦封中鄉亭侯頃之加光祿大夫轉右僕射司馬昭弑曹髦立曹

奐進封陽鄉侯增邑千戶并前二千五百戶遷司空固辭不許遣使即第拜授就官數日上送印綬輒自輿歸里舍卒于家謚曰肅侯子悝嗣咸熙中開建五等以觀著勳前朝改封悝膠東子

季漢書卷四十九

諸暨章陶裁艮氏纂　　邑後學郭球 鄭辭創仝校

漢魏臣辛毗楊阜列傳

辛毗字佐治潁川陽翟人也初平中與兄評事袁紹紹信任之及紹卒袁尙攻兄譚於平原譚軍敗郭圖說曰今將軍大勢不敵顯甫愚以爲不如呼曹操擊之操至必先攻鄴顯甫還救將軍引兵而西自鄴以北皆可襲取若顯甫軍破其衆奔亡又可收合以拒操操遠僑糧餉不繼必自逃去比此之際趙國以北皆我之有亦足與操爲對矣不然不諸譚問誰可使者圖答曰辛佐治可是時譚所信任者圖及毗兄弟也譚尙交兵諸人實成之譚乃使毗詣操

求和操將攻荆州次于西平毗見操致譚意操大悅後數日更欲先平荆州使譚尙自相弊他日置酒毗望操色知有變以語郭嘉嘉白操操謂毗曰譚可信尙必可克不毗對曰明公無問信與詐也直當論其勢耳袁氏本兄弟相伐非謂他人能閒其閒乃謂天下可定於己也今一旦求救於明公此可知也顯甫見顯思困而不能取此力竭也兵革敗於外謀臣誅於內兄弟讒鬩國分爲二連年戰伐而介冑生蟣蝨加以旱蝗飢饉並臻國無囷倉行無裹糧天災應於上人事困於下民無愚知皆知土崩瓦解此乃天亡尙之時也兵法稱有石城湯池帶甲百萬而無粟者不能守也今往攻鄴尙不還救即不能自守還救即譚踵其後以明公之威應困窮之敵擊疲弊之寇無異迅風之振秋葉矣天以袁尙與明公明公不取而伐荆州荆州豐樂國未有釁仲虺有言取亂侮亡方今二袁不務遠略而內相圖可謂亂矣居者無食行者無糧可謂亡矣朝不謀夕民命靡繼而不綏之欲待他年他年或登又自知亡而改脩厥德失所以用兵之要矣今因其請救而撫之利莫大焉且四方之寇莫大於河北河北平則六軍盛而天下震矣操曰善乃許與譚平次于黎陽明年攻鄴克之遂移師擊譚滅之毗遂從操操表爲議郎久之都護曹洪操下辯操使毗與曹休參之軍還爲丞相長史曹丕稱帝遷侍中賜爵關內侯時議改正朔毗謂魏氏遵舜禹之統應天

順民至於湯武以戰伐定天下乃改正朔孔子曰行夏之時左氏傳曰夏數爲得天正何必期於相反也丕善而從之丕欲徙冀州士家十萬戶實河南時連蝗民饑羣司以爲不可而丕意甚堅毗與朝臣俱求見丕知其欲諫作色以見之皆莫敢言毗曰陛下欲徙士家其計安出丕曰卿謂我徙之非邪毗曰誠以爲非也丕曰吾不與卿共議也毗曰陛下不以臣不肖置之左右廁之謀議之官安得不與臣議邪臣所言非私也乃社稷之慮也安得怒臣丕不答起入內毗隨而引其裾丕遂奮衣不還良久乃出曰佐治卿持我何太急邪毗曰今徙既失民心又無以食也丕遂徙其半嘗從丕射雉丕曰射雉樂乎毗曰於陛下甚樂

而於羣下甚苦丕黙然後遂爲之稀出上軍大將軍曹眞
攻吳朱然于江陵毗行軍師還封廣平亭侯丕欲大興軍
攻吳毗諫曰吳楚之民險而難禦道隆後服道汚先叛自
古患之非徒今也今陛下祚有海內夫不賓者其能久乎
昔尉佗稱帝子陽僭號歷年未幾或臣或誅何則違逆之
道不久全而大德無所不服也方今天下新定土廣民稀
夫廟算而後出軍猶臨事而懼況今廟算有闕而欲用之
臣誠未見其利也先帝屢起銳師臨江而旋今六軍不增
於故而復循之此未易也今日之計莫若脩范蠡之養民
法管仲之寄政則充國之屯田明仲尼之懷遠十年之中
彊壯未老童齓勝戰兆民知義將士思奮然後用之則役

不再舉矣丕曰如卿意更當以虜遺子孫邪毗對曰昔周
文王以紂遺武王惟知時也苟時未可容得已乎丕竟東
出不克而還曹叡襲位進封頴鄉侯邑三百戸時中書監
劉放令孫資見信於主制斷時政大臣莫不交好而毗不
與往來毗子敞諫曰今孫劉用事衆皆影附大人宜少降
意和光同塵不然必有謗言毗曰主上雖未稱聰明不爲
闇劣吾之立身自有本末就與孫劉不平不過令吾不作
三公而已何危害之有焉有大丈夫欲爲公而毀其節者
邪宂從僕射畢軌表言尚書僕射王思精勤舊吏忠亮計
畧不如辛毗毗宜代思叡以訪放資放資對曰陛下用思
者誠欲取其効力不貴虛名也毗中實亮直然性剛而專

聖慮所當深察也遂不用出爲衛尉叡方脩殿舍百姓勞
役毗上疏曰竊聞諸葛亮講武治兵而孫權市馬遼東量
其意指似欲相左右備豫不虞古之善政而今者宮室大
興加邇年穀麥不收詩云民亦勞止迄可小康惠此中國
以綏四方唯陛下爲社稷計叡報曰二虜未滅而治宮室
直諫者立名之時也夫王者之都當及民勞兼辦使後世
無所復增是蕭何爲漢規摹之略也今卿爲魏重臣亦宜
解其大歸矣叡又欲平北芒其上作臺觀見孟津毗諫曰
天地之性高高下下今而反之既非其理加以損費人功
民不堪役且若九河盈溢洪水爲害而丘陵皆夷將何以
禦之叡乃止丞相亮伐魏魏使司馬懿逆拒以毗爲大將

軍軍師使持節制之是時魏所號爲直臣莫若毗次則楊
阜故任之然毗于袁氏古所謂邦之司直豈其然歟亶還
復爲衛尉卒謚曰肅侯子敞嗣奐咸熙中爲河內太守
楊阜字義山天水冀人也少與同郡尹奉趙昂俱發名爲
涼州從事州牧韋端使詣許拜安定長史及還關右諸將
問袁曹勝敗孰在阜曰袁公寛而不斷好謀而少決不斷
則無威少決則失後事今雖彊終不成大業曹公有雄才
遠略決機無疑法一而兵精能用度外之人所任各盡其
力必能濟大事者也長史非其好也遂去官歸端徵爲太
僕其子康代爲刺史辟阜別駕察孝廉丞相府辟州表留
參軍事馬超之渭南戰敗也走保諸戎操追至安定而蘇

伯反河間將引軍還阜奉使言於操曰超有信布之勇甚
得羌胡心若大軍還不嚴爲之備隴上諸郡非國家之有
也操善之不暇備軍還超乃起兵率諸戎渠帥以擊隴上
郡縣隴上皆應之惟冀城固守超盡兼隴右之衆張魯又
遣大將楊昂助之凡萬餘人攻城阜率國士大夫及宗族
子弟勝兵者千餘人使從弟岳於城上作偃月營拒超自
正月至八月救兵不至康遣別駕閻温循水潛出求救爲
超所殺康懼欲降阜諫曰阜等率父兄子弟以義相勵有
死無二田單之守不固於此也棄垂成之功陷不義之名
阜以死守之不聽卒舉州降超阜亦從降超入拘岳於冀
使楊昂殺康已而阜以喪妻求葬假阜外兄姜敘屯兵歷

城阜見敘母及敘說前在冀中時事歔欷悲甚謀所以反
超敘許之因外與鄉人姜隱趙昂尹奉姚瓊孔信武都人
李俊王靈結謀攻超約使從弟謨至冀語岳并結安定梁
寬南安趙衢龐恭等使爲內應建安十七年九月與敘起
於鹵城超聞阜等兵起自將出而衢寬等解岳閉冀城門
殺超妻子超襲歷城得敘母殺之阜與超戰身被五創宗
族昆弟死者七人超遂南奔張魯隴右平定操封拒超之
功侯者十一人賜阜爵關內侯操攻漢中以阜爲益州刺
史還拜金城太守未發轉武都太守郡濱蜀漢阜請依龔
遂故事安之而已會昭烈規涼州遣張飛馬超等從沮道
趣下辯而氐雷定等七部萬餘落應之操遣都護曹洪逆

拒洪置酒大會令女倡著羅穀之衣踢鼓一坐皆笑阜厲
聲責洪曰男女之別國之大節也何有於廣坐之中裸女
人形體乎雖桀紂之亂不甚於此遂奮衣辭出洪立罷女
樂請阜還坐肅然憚焉及昭烈取漢中以逼下辯操以武
都孤遠欲移之恐吏民戀土阜威信素著前後徙民氐使
居京兆扶風天水界者萬餘戶百姓襁負而隨之爲政舉
大綱而已下不忍欺也曹丕問侍中劉曄等武都守何如
人也皆稱阜有公輔之節會丕卒不及用在郡十餘年曹
叡徵爲城門校尉叡嘗著帽被縹綾半褎袖阜問曰此於
禮何法服也叡默不答自是不法服不以見阜遷將作大
匠時初治宮室發美女以充後庭數出入弋獵秋大雨震

電多殺鳥雀阜上疏曰臣聞明主在上羣下盡辭堯舜聖
德求非索諫大禹勤功務卑宮室成湯遭旱歸告責己周
文刑於寡妻以御家邦漢文躬行節儉身衣弋綈此皆能
昭令問貽厥孫謀者也伏惟陛下奉武皇帝開拓之大業
守文皇帝克終之元緒誠宜思齊往古聖賢之善治總觀
季世放盪之惡政所謂善治者務儉約重民力也所謂惡
政者從心恣欲觸情而發也惟陛下稽古世代之初所以
明赫及季世所以衰弱至于泯滅近覽漢末之變足以動
心誡懼矣曩使桓靈不廢高祖之法文景之恭儉太祖雖
有神武於何所施其能邪而陛下何由處斯尊哉今吳蜀
未定軍旅在外願陛下動則三思慮而後行重慎出入以

往鑒來言之若輕成敗甚重頃者天雨又多卒暴雷電非常至殺烏雀天地神明以王者爲子者也政有不當則見災譴克己內訟聖人所記惟陛下慮患無形之外愼萌纖微之初法漢文出惠帝美人令得自嫁頃所調送小女遠聞不令宜爲後圖諸所繕治務從約節書曰九族既睦協和萬國事思厥宜以從中道精心計謀省息費用吳蜀以定爾乃上安下樂九親熙熙如此以往祖考心歡堯舜其猶病諸今宜開大信於天下以安衆庶以示遠人時雍邱王植怨於不齒藩國至親法禁峻密故皐又陳九族之義焉叡報曰間得密表先陳往古明王聖主以諷闇政切至之辭款誠篤實退思補過將順匡救備至悉矣覽思苦言吾甚嘉之後遷少府是時曹眞入寇遇雨不克入皐上疏曰昔文王有赤烏之符而猶日仄不暇食武王白魚入舟君臣變色而動得吉瑞猶尙憂懼況有災異而不戰竦者哉今吳蜀未平而天屢降變陛下宜深有以專精應答側席而坐思示遠以德綏邇以儉間者諸軍始進便有天雨之患稽閡山險以積日矣轉運之勞擔負之苦所費已多若有不繼必違本圖傳曰見可而進知難而退軍之善政也徒使六軍困於山谷之間進無所略退又不得非主兵之道也武王還師殷卒以亡知天期也今年凶民饑宜發明詔損膳減服技巧珍玩之物皆可罷之昔邵信臣爲少府於無事之世而奏罷浮食今者軍用不足益宜節度叡

即召諸軍還後令大議政治之不便於民者皐議以爲致治在於任賢與國在於務農若舍賢而任所私此忘治之甚者也廣開宮館高爲臺榭以妨民務此害農之甚者也百工不敦其器而競作奇巧以合上欲此傷本之甚者也孔子曰苛政甚於猛虎今守功文俗之吏爲政不通治體苟好煩苛此亂民之甚者也當今之急宜去四甚並詔公卿郡國舉賢良方正敦樸之士而選用之此亦求賢之一端也皐又上疏欲省宮人諸不見幸者乃召御府吏問後宮人數吏守舊令對曰禁密不得宣露皐怒杖吏一百數之曰國家不與九卿爲密反與小吏爲密乎叡聞而愈敬憚之叡愛女淑未期而夭叡痛之甚追封平原公主立廟洛陽葬於南陵將自臨送皐上疏曰文皇帝武宣皇后崩陛下皆不送葬所以重社稷備不虞也何至孩抱之赤子而送葬也哉叡不從既新作許宮又營洛陽宮殿觀閣皐上疏曰堯尙茅茨而萬國安其居禹卑宮室而天下樂其業及至殷周或堂崇三尺度以九筵耳古之聖帝明王未有極宮室之高麗以凋弊百姓之財力者也桀作璇室象廊紂爲傾宮鹿臺以喪其社稷楚靈以築章華而身受其禍秦始皇作阿房而殃及其子天下叛之二世而滅夫不度萬民之力以從耳目之欲未有不亡者也陛下當以堯舜禹湯文武爲法則夏桀殷紂楚靈秦皇爲深誡高高在上實監后德愼守天位以承祖考巍巍大業猶恐失之不

夙夜敬止允恭卹民而乃自暇自逸惟宮臺是侈是飾必有顚覆危亡之禍易曰豐其屋蔀其家闚其戶閴其無人王者以天下爲家言豐屋之禍至於家無人也方今二敵合從謀危宗廟十萬之軍東西奔赴邊境無一日之娛農夫廢業民有饑色陛下不以是爲憂而營作宮室無有已時使國亡而臣可以獨存臣又不言也君作元首臣爲股肱存亡一體得失同之孝經曰天子有爭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其天下臣雖駑怯敢忘爭臣之義言不切至不足以感寤陛下陛下不察臣言恐皇祖烈考之祚將墜於地使臣死有補萬一則死之日猶生之年也謹叩棺沐浴伏俟重誅奏上叡感其忠言手書報答每朝廷會議阜常侃然

以天下爲己任數諫爭不聽乃屢乞遜位不許會卒家無餘財孫豹嗣

季漢書卷五十

諸暨章陶裁艮氏纂　邑後學酈起封大忠仝校

漢魏臣滿寵田豫牽招郭淮列傳

滿寵字伯寧山陽昌邑人也年十八爲郡督郵時郡內李朔等各擁部曲害平民太守使寵糾焉朔等請罪不復鈔略守高平令縣人張苞爲郡督郵貪穢受取干亂吏政寵因其來在傳舍率吏卒出收之詰責所犯即日考竟遂棄官歸曹操據兗州辟爲從事及稱大將軍辟署西曹屬遷許令時曹洪以宗室親貴賓客在界數犯法寵收治之洪書報寵寵不聽洪以白操操召許主者寵知將欲原乃速殺之操聞之乃曰當事不當爾邪大以爲能使收故太尉

楊彪付縣獄彪奕世積德又淸素名臣也操以其時望欲害之尙書令荀彧少府孔融等並屬寵但當受辭勿加考掠寵一無所報考訊如法數日求見操言曰楊彪考訊無他辭語當殺者宜先彰其罪此人有名海內若罪不明必失民望竊爲明公惜之操即日赦出彪初彧融聞考掠皆怒及因此得了更善寵矣操拒袁紹時紹勢盛汝南紹之本郡門生賓客布在諸縣不從操操憂之以寵爲汝南太守寵募其服從者五百人率攻下二十餘壁誘其未降渠帥於坐上殺十餘人一時皆平得戶二萬兵二千人令就田業建安十三年從操攻荆州軍還留行奮威將軍屯當陽孫權數來攻復召寵還爲汝南太守賜爵關內侯將軍

關羽伐操圍襄陽寵助征南將軍曹仁屯樊城逆拒而左將軍于禁等軍以霖雨水長全軍敗沒羽急攻樊城樊城崩壞衆皆失色或謂仁曰今日之危非力所支可及羽圍未合乘輕船夜走雖失城尚可全身寵曰山水速疾冀其不久聞羽遣別將已在郟下自許以南百姓擾擾羽所以不敢遂進者恐吾軍掎其後耳今若遁去洪河以南非復國家有也君宜待之仁曰善寵乃沈白馬與軍人盟誓會徐晃等救至羽遂退封寵安昌亭侯曹丕襲王位遷揚武將軍破吳於江陵有功更拜伏波將軍屯新野丕南擊吳至精湖寵帥諸軍在前與吳隔水相對寵勅諸將曰今夕風甚猛賊必來燒軍宜爲其備諸軍皆警夜半吳果遣十

部伏夜來燒寵掩擊破之進封南鄉侯丕黃初三年假寵節鉞五年拜前將軍曹叡襲位進封昌邑侯叡太和二年領豫州刺史三年春降人稱吳大嚴揚聲欲詣江北獵寵度其必襲西陽而爲之備權聞之退還秋使曹休從廬江南入合肥令寵向夏口寵上疏曰曹休雖明果而希用兵今所從道背湖旁江易進難退此兵之窪地也若入無彊口宜深爲之備寵表未報休遂深入吳果從無彊口斷夾石要休還路休戰敗退走會朱靈等從後來斷道與吳人相遇吳人退休乃得還已而休恥喪敗遂卒寵以前將軍代都督揚州諸軍事汝南兵民戀慕大小相率奔隨道路不可禁止護軍表上欲殺其爲首者叡使寵將親兵千人自隨其餘一無所問四年拜寵征東將軍冬孫權揚聲欲至合肥寵表召兗豫諸軍皆集吳尋退還叡令罷兵寵以爲今賊大舉而還非本意也此必欲僞退以罷吾兵而倒還乘虛掩不備也後十餘日權果更來至合肥城以有備不克而還明年吳將孫布遣人詣揚州求降辭云道遠不能自致乞兵見迎刺史王淩騰布書請兵馬迎之寵以爲必詐不與兵而爲淩作報書曰知識邪正欲避禍就順去暴歸道甚相嘉尚今欲遣兵相迎然計兵少則不足相衞多則事必遠聞且先密計以成本志臨時節度其宜寵會被書當入朝勅留府長史若淩欲往迎勿與兵也淩於後索兵不得乃單遣一督將步騎七百人往迎之布夜掩擊

督將迸走死傷過半寵素與淩共事不平淩表寵年過耽酒不可居方任叡將召寵給事中郭謀曰寵爲汝南太守豫州刺史二十餘年有勳方岳及鎮淮南吳人憚之若不如所表將爲所闚可令還朝問㨂事以察之叡從之寵至進見飲酒至一石不亂叡慰勞之遣還寵表求留叡答曰昔廉頗彊食馬援據鞍今君未老而自謂已老何與廉馬之相背邪其思安邊境惠此中國明年吳將陸遜向廬江論者以爲宜速赴之寵曰廬江雖小將勁兵精守則經時又賊舍船二百里來後尾空縣尚欲誘致今宜聽其遂進但恐走不可及耳整軍向楊宜口吳聞魏兵東下卽夜引還時權歲有擊魏計叡青龍元年寵上疏曰合肥城南臨

江湖北遠壽春賊攻圍之得據水為勢官兵救之當先破賊大輩然後圍乃得解賊往甚易而兵往救之甚難宜移城內之兵其西三十里有奇險可依更立城以固守此為引賊平地而掎其歸路於計為便護軍將軍蔣濟議以為既示天下以弱且望賊煙火而壞城此為未攻而自拔一至於此刼略無限必以淮北為守叡未許寵重表曰孫子言兵者詭道也故能而示之以弱不能驕之以利示之以懾此為形實不必相應也又曰善動敵者形之今賊未至而移城却內此所謂形而誘之也引賊遠水擇利而動舉得於外則福生於內矣尚書趙咨以寵策為長遂報聽是年權自出欲圍新城以其遠水積二十日不敢下船寵謂

諸將曰權得吾移城必于其衆中有自大之言今大舉來欲要一切之功雖不敢至必當上岸耀兵以示有餘乃潛遣步騎六千伏肥池隱處以待之權果上岸耀兵寵伏兵卒起擊之斬首數百或有赴水死者明年權自將圍合肥新城寵馳往赴募壯士數十人折松為炬灌以麻油從上風放火燒吳攻具射殺權弟子孫泰吳人於是引退三年春權遣兵數千家佃於江北至八月寵以為田向收熟男女布野其屯衞兵去城遠者數百里可掩擊也遣長史督二軍循江東下摧破諸屯焚燒穀物而還叡美之因以所獲盡為將士賞叡景初二年以寵年老徵還為太尉寵不治產業家無餘財叡令曰君典兵在外專心憂公有行父

祭遵之風賜田十頃穀五百斛錢二十萬以明清忠儉約之節寵前後增邑凡九千六百戶封子孫二人亭侯芳正始三年卒諡曰景侯子偉嗣偉字公衡官衞尉偉子長武年二十四為大將軍司馬昭掾曹髦討昭長武以掾守閶闔掖門昭弟安陽亭侯幹欲入幹妻偉妹也長武謂幹曰此門近公且來無有入者可從東掖門幹從之昭問幹入何遲幹言其故參軍王羕亦不得入恨之羕因啟昭滿掾斷門不內人宜推劾初壽春之役偉從昭至許以疾不進子從求還省疾事定乃從歸由此內見恨收長武考死杖下偉免為庶人時人寃之

田豫字國讓漁陽雍奴人也年少從昭烈於幽州昭烈甚

奇之及昭烈為豫州刺史豫以母老求還昭烈涕泣與別曰恨不與君共成大事也歸從公孫瓚瓚使豫守東州令瓚將王門叛瓚事袁紹將萬餘人來攻衆懼欲降豫登城謂門曰卿為公孫所厚而去意有所不得已也今還作賊乃知卿亂人耳夫挈瓶之智守不假器吾既受之矣何不急攻乎門慙而退卒完城其權畧如是然瓚昧于用人不見任瓚敗鮮于輔為國人所推行太守事素善豫以豫為長史時雄傑並起輔莫知所從豫謂輔曰終能定天下者必曹氏也宜速歸命無後禍期輔乃歸操曹操乃召豫為丞相軍謀掾除頴陰朗陵令遷弋陽太守所在有治鄢陵侯彰征代郡以豫為相軍次易北敵伏騎卒起軍人擾亂

莫知所爲豫因地形回車結圍陣弓弩持滿於內疑兵塞其隙北敵不能進散去追擊大破之遂前平代皆豫策也遷南陽太守先時郡人侯音反衆數千人在山中爲羣盜大爲郡患前太守收其黨與五百餘人表奏皆當死豫悉見諸囚慰諭開其自新之路一時破械遣之諸囚皆叩頭願自效卽相告語羣賊一朝解散郡內清靜具以狀上操善之曹丕黃初中使持節護烏丸校尉牽招解儁并護鮮卑時北敵强盛侵擾邊塞自高柳以東濊貊以西鮮卑數十部比能彌加素利割地統御各有分界乃共要誓皆不得以馬與中國市豫以北敵爲一非中國之利乃先構離之使自爲讎敵互相攻伐素利違盟出馬千匹與官爲比

能所攻求救於豫豫恐遂相兼并爲害滋深宜救善討惡示信衆敵單將銳卒深入敵庭敵人衆多鈔軍前後斷截歸路豫乃進軍去敵十餘里結屯營多取牛馬糞然之從他道引去敵見煙火不絶以爲尙在去行數十里乃知之追豫至馬城圍之十重豫密嚴使司馬建旌旗鳴鼓吹將步騎從南門出敵人皆屬目往赴之豫將精銳自北門出鼓譟而起兩頭俱發出敵不意敵衆散亂皆棄弓馬步走豫追討二十餘里僵尸蔽地因乘勝出塞按行單將麾下百餘騎入烏丸王骨進部進素桀黠不恭者也豫入進逆拜遂使左右斬進顯其罪惡以令衆衆皆怖慴不敢動便以進弟代進自是北人破膽威震沙漠而山賊高艾衆數

千人寇鈔爲幽冀害豫誘使鮮卑素利部斬艾傳首京都封豫長樂亭侯爲校尉九年其御北敵恒摧抑兼并乖散彊猾凡逋亡姦宄爲敵作計不利官者豫皆構刺攪離使邪匪之謀不遂聚居之類不安會幽州刺史王雄支黨欲令雄領烏丸校尉毀豫亂邊爲國生事遂轉豫爲汝南太守加殄夷將軍叡太和末欲征公孫淵而難其人中領軍楊曁舉豫乃使豫以本官督青州諸軍假節往討之會吳遣使與淵相結叡以吳衆多且渡海令豫罷軍豫度吳人還歲晚風急必畏漂浪東隨無岸當赴成山成山無藏船之處輒循海案行地形及諸山島徼截險要列兵屯守自入成山登漢武之觀吳人還果遇惡風船皆觸山沉沒波

蕩着岸無所逃竄盡虜其衆豫之屯成山也諸將以空地待敵笑之及破吳競謀求入海鉤取浪船豫以窮寇死戰不聽整旅而還當是時豫以太守督青州青州刺史程喜內懷不服軍事之際多相違錯知其主寶愛明珠乃密上豫雖有戰功而禁令寬弛所得器仗珠金甚多放散皆不納官由是功不見列後孫權督十萬軍攻新城征東將軍滿寵欲牽諸軍救之豫曰吳悉衆大舉非徒投射小利欲質新城以致大軍耳宜聽使攻城挫其銳氣不當與爭鋒也城不可拔衆必罷怠罷怠然後擊之可大克也若吳見計必不攻城勢將自走若便進兵適入其計又大軍相向當使難知不當使自畫也豫輒上狀叡從之吳師遂退後

吳復來攻豫往拒之吳郎退諸軍夜驚云吳復來豫臥不
起令衆敢動者斬有頃竟無寇叡景初末增邑三百并前
五百戸芳正始初遷使持節護匈奴中郎將加振威將軍
領并州刺史敵聞其威名相率來獻州界寧靜百姓懷之
徵爲衞尉屢乞遜位太傅司馬懿以豫克壯書勸之豫答
曰年過七十而以居位譬猶鐘鳴漏盡而夜行不休是罪
人也遂固稱疾篤拜大中大夫食卿祿年八十二卒子彭
祖嗣豫清素儉約在州時鮮卑素利等數來客見多以牛
馬遺豫豫轉送官敵以爲前所與豫物顯露不如持金乃
密懷金三十斤謂豫曰願避左右我欲有所道豫從之敵
因跪曰我見公貧故前後遺公牛馬公輒送官今密以此

上公可以爲家資豫張袖受之答其厚意敵去之後皆悉
付外具以狀聞其主褒之曰昔魏絳開懷以納戎今卿舉
袖以受敵金朕甚嘉焉乃賜絹五百匹豫得賜分以其半
藏小府後敵復來以半與之及罷官歸居魏縣會汝南遣
健步詣征北感豫宿恩過拜之豫爲殺鷄炊黍送詣至陌
頭謂之曰罷老苦汝來過無能有益若何健步愍其貧羸
流涕而去還爲故吏民說之汝南爲具資數千匹遣人餉
豫豫一不受會病亡戒其妻子曰葬我必於西門豹邊妻
子難之言西門豹古之神人那可葬於其邊乎豫言我所
履行與豹等耳使死而有靈必與我善妻子從之汝南聞
其死也悲之旣爲畫像又就爲立碑銘

牽招字子經安平觀津人也年十餘歲詣同縣樂隱受學
後隱爲車騎將軍何苗長史招隨卒業值京都亂苗隱見
害招與隱門生史路等蹈鋒刃共殯斂隱屍送喪還歸道
遇寇鈔路等皆悉散走賊欲斫棺取釘招垂涙請赦賊義
之乃釋而去冀州牧袁紹辟爲督軍從事兼領烏丸突騎
紹舍人犯令招先斬乃白紹奇其意而不見罪也紹卒又
事袁尙建安九年曹操圍鄴尙遣招至上黨督致軍糧未
還尙破走中山時尙外兄高幹爲并州刺史招以并州左
有恒山之險右有大河之固帶甲五萬北阻彊胡勸幹迎
尙并力觀變幹不能而陰欲害招招聞之間行而去道隔
不得追尙遂東詣降操操據冀州辟爲從事操將攻袁譚

而柳城烏丸欲出騎助譚操以招嘗領烏丸遣詣柳城值
峭王嚴以五千騎當遣詣譚遼東太守公孫康自稱平州
牧遣使韓忠齎單于印綬往假峭王峭王大會羣長忠亦
在坐峭王問招昔袁公言受天子之命假我爲單于今曹
公復言當更白天子假我眞單于遼東復持印綬來如此
誰當爲正招答曰昔袁公承制得有所拜假中間違錯天
子命曹公代之言當白天子更假眞單于是也遼東下郡
何得擅稱拜假也忠曰我遼東在滄海之東擁兵百萬又
有扶餘濊貊之用當今之勢彊者爲右曹操獨何得爲是
也招呵忠曰曹公允恭明哲翼戴天子伐叛柔服寧靜四
海汝君臣頑嚚今恃險遠背違王命欲擅拜假侮弄神器

方當屠戮何敢慢易咎毀大人便捉忠頭頓築拔刀欲斬之峭王驚怖徒跣抱招以救請忠左右失色招乃還坐說峭王等以禍福之效皆下席跪伏敬受勅教辭遼東使罷所嚴騎操滅譚於南皮署招軍謀掾操欲滅尚擊烏丸招從至柳城拜護烏丸校尉還鄴遼東送袁尚首縣馬市招覩之悲感設祭頭下操義之舉爲茂才從攻漢中操還留招爲中護軍事罷還鄴拜平虜將軍將兵督青徐州郡諸軍事擊東萊賊斬其渠率東土寧靜曹丕稱帝拜招使持節護鮮卑校尉屯昌平時邊民流散山澤又亡叛在鮮卑中者多招廣布恩信招誘降附建義中郎將公孫集等率將部曲咸各來降使還本郡又懷來鮮卑素利彌加等十

餘萬落皆令款塞丕大興衆攻吳召招還已而軍罷拜右中郎將出爲鴈門太守郡在邊陲寇鈔不斷招教民戰陣又表復烏丸五百餘家租調使備鞍馬遠遣偵候敵每犯塞勒兵逆擊來輒摧破於是吏民膽氣日銳荒野無虞又構間離散使敵更相猜疑鮮卑大人步度根泄歸泥等與軻比能爲隙將部落三萬餘家詣郡附塞勅令還擊比能殺比能弟苴羅侯及叛烏丸歸義侯王同王寄等大結怨讎招乃自出率將歸泥等討比能於雲中故郡大破之招通河西鮮卑附頭等十餘萬家繕治陘北故上館城置屯戍以鎮內外北敵大小莫不歸心諸叛亡雖親戚不敢藏匿咸悉收送於是野居晏閉寇賊静息招乃簡選有才識者詣太學受業還相授教數年中庠序大興郡所治廣武井水鹹苦民皆擔輦遠汲流水往返七里招準望地勢因山陵之宜鑿原開渠注水城內民賴其益曹叡襲位賜爵關內侯叡太和二年護烏丸校尉田豫出塞爲軻比能所圍於馬邑城移招求救招卽整勒兵馬欲赴救豫并州以常憲禁招招以爲節將見圍不可拘於吏議自表輒行又並馳布羽檄稱陳形勢云當西北掩寇家然後東行會誅寇身檄到豫軍踊躍又遺一通於寇蹊要寇卽恐怖種類離散軍到故平城卽皆潰走比能復大合騎來到故平州塞北招潛行撲討大破之丞相亮率師伐魏出祁山遣使通比能比能來歸至故北地石城相應叡遣招使從便宜

擊之時比能已還漠南招與刺史畢軌議曰北人遷徙無常若勞使遠追則遲速不相及若欲潛襲則山溪艱險資糧轉運難以密辦可使守新興鴈門二牙門出屯陘北外以鎮撫內令兵田儲畜資糧秋冬馬肥州郡兵合乘釁征討計必克全矣未及行會病卒招在郡十二年威風遠振其治邊之稱次於田豫百姓追思之子嘉嗣次子宏亦猛毅有招風以隴西太守隨鄧艾入寇與咸熙中爲振威將軍

郭淮字伯濟太原陽曲人也祖全官大司農父緼官鴈門太守建安中淮舉孝廉除平原府丞曹操立子丕爲五官將召淮署門下賊曹轉丞相兵曹議令史從操攻漢中操

還留征西將軍夏侯淵拒昭烈淮爲司馬淵敗死軍中擾擾淮收散卒推盪寇將軍張郃爲軍主諸營乃定明日昭烈欲渡漢水攻之諸將議衆寡不敵當依水爲陣以拒之淮曰此示弱而不足挫敵非算也不如遠水爲陣引而致之半濟而後擊備可破也既陣昭烈疑不渡淮遂堅守示無還心以狀聞操操善之假郃節復以淮爲司馬曹丕稱王賜爵關內侯轉鎮西長史又行征羌護軍護左將軍張郃冠軍將軍楊秋討山賊鄭甘盧水叛寇皆破平之曹丕稱帝淮奉使稱賀而道路得疾稽留不克即至及羣臣歡會丕不懌責之曰昔禹會諸侯於塗山防風後至便行大戮今溥天同慶而卿最留遲何也淮對曰臣聞五帝先教

導民以德夏后政衰始用刑辟今臣遭唐虞之世是以自知免於防風之誅也丕大悅擢領雍州刺史封射陽亭侯五年安定羌大帥辟蹏反淮討破之曹叡太和初丞相亮伐魏出祁山遣將軍馬謖至街亭高詳屯列柳城張郃擊謖淮攻詳皆爲所敗淮又破隴西名羌唐蹏於枹罕加建威將軍五年王師出鹵城是時魏隴右無穀議欲關中大運淮以威恩撫循羌胡家使出穀平其輸調軍食用足轉揚武將軍叡青龍二年丞相亮出斜谷並田於蘭坑是時司馬懿屯渭南淮策亮必爭北原宜先據之議者多謂不然淮曰若亮跨渭登原連兵北山隔絶隴道搖蕩民夷此非國之利也懿善之淮遂屯北原塹壘未成我兵大至淮

逆拒之數日亮督軍西行諸將皆謂欲攻西圍淮以爲此見形於西欲使我兵重應之必攻陽遂耳其夜果攻陽遂有備不得上芳正始元年將軍姜維出隴西淮遂進軍追至彊中維退遂討羌迷嵩等按撫柔氐三千餘落拔徙以實關中遷左將軍涼州休屠胡梁元碧等率種落二千餘家附雍州淮奏請使居安定之高平爲民保障其後因置西州都尉轉拜前將軍領州如故五年進假節八年隴西南安金城西平諸羌餓何燒戈伐同蛾遮塞等相結攻圍城邑南附於我涼州名胡治無戴復應之討蜀護軍夏侯霸督諸軍屯爲翅淮軍始到狄道議者僉謂宜先討定枹罕內平惡羌外折敵謀淮策維必來攻霸遂入渢中轉南

迎霸維果攻爲翅會淮軍適至維退淮進擊諸羌斬餓何燒戈降服者萬餘落九年遮塞等屯河關白土故城據河拒軍淮見形上流密於下渡兵據白土城擊破之治無戴圍武威家屬留在西海淮進軍趨西海欲掩取其累重會無戴折還與戰於龍夷之北破走之令居惡虜在石頭山之西當大道止斷絶使命淮還過攻大破之姜維出石營從彊川乃西迎治無戴留陰平太守廖化於成重山築城歛破羌保質淮欲分兵取之諸將以維衆西接彊胡化以據險分軍兩持兵勢轉弱進不制維退不拔化非計也不如合而俱西及胡蜀未接絶其內外此伐交之兵也淮曰今往取化出敵不意維必狼顧比維自致足以定化且使

維疲於奔命兵不遠西胡交自離此一舉而兩全之策也乃別遣夏侯霸等追維於沓中淮自率諸軍就攻化等維果馳還救化皆如淮計進封都鄉侯芳嘉平元年遷征西將軍都督雍涼諸軍事與雍州刺史陳泰協策破我牙門將句安於翅上遷車騎將軍儀同三司持節都督如故進封陽曲侯邑二千七百八十戸分三百戸封一子亭侯三年太尉王淩起兵討司馬懿不克淩爲懿所殺淮妻淩之妹也當從坐御史往收督將請淮表留淮不從妻上道淮五子叩頭流血請淮淮不忍視乃命左右追妻以書白懿曰五子哀母不惜其身若無其母是無五子無五子亦無淮也今輒追還若於法未通當受罪於主者覲展在近書

至懿亦宥之曹髦正元二年卒追贈大將軍諡曰貞侯子統嗣統官至荊州刺史卒子正嗣奐咸熙中改封汾陽子

季漢書卷五十一

諸暨章陶裁艮氏纂　邑後學郭錫麟斯琳仝校

魏家人列傳

曹操丁夫人操之正室也初妾劉夫人生子脩及一女爲清河長公主是也劉早卒丁養子脩穰之敗子脩死焉丁怨之常言將我兒殺之都不復念遂哭泣無節操大怒遣歸家欲其意折後操就見之丁方織外人傳云公至丁踞機如故操至撫其背曰顧我共載歸乎丁不顧又不應操却行立於戸外復云得無尚可邪遂不應操曰眞訣矣遂與絶欲其家嫁之其家不敢後卒卞姬請殯葬許之乃葬許城南後操病困自慮不起歎曰我前後行意於心未曾

有所負也假令死而有靈子脩若問我母所在我將何辭以答

曹操卞姬琅邪開陽人丕之母也本倡家延熹初生齊郡白亭有黃氣滿室移日其父怪之以問卜者王旦旦曰此吉祥也年二十操於譙納爲妾後隨至洛董卓之亂操微服東出避難袁術傳操凶問時操左右至洛者皆欲歸姬止之曰曹君吉凶未可知今日還家明日若在何面目復相見也正使禍至共死何若遂從其言操聞而善之建安初廢丁夫人以姬爲繼室諸子無母者皆令姬養之丕稱太子左右長御賀曰將軍拜太子天下莫不歡喜后當傾府藏賞賜姬曰王自以丕年大故用爲嗣我但期免無教

導之過爲幸耳亦何爲當重賜遺乎長御還具以語操操
恱曰怒不變容喜不失節故是最爲難二十四年爲王后
策曰夫人卞氏撫養諸子有母儀之德今進位王后太子
諸侯陪位羣卿上壽減國內死罪一等二十五年操薨丕
稱王尊曰王太后及稱帝尊曰皇太后稱永壽宫曹叡襲
位尊曰太皇太后叡太和四年追諡姬祖父廣曰開陽恭
侯父遠曰敬侯祖母周封陽都君及敬侯夫人皆贈印綬
五月卒諡曰武宣皇后秋七月合葬高陵初姬弟秉以功
封都鄉侯丕黃初七年進封開陽侯邑千二百戸爲昭烈
將軍秉卒子蘭嗣少有才學爲奉車都尉游擊將軍加散
騎常侍蘭卒子暉嗣又分秉爵封蘭弟琳爲列侯官至步

兵校尉蘭子隆女爲曹髦后隆以后父爲光祿大夫位特
進封睢陽鄉侯妻王爲顯陽鄉君追封隆前妻劉爲順陽
鄉君尊親母也琳女又爲曹奐后時琳已沒封琳妻劉爲
廣陽鄉君

曹丕甄夫人中山無極人也祖逸上蔡令娶常山張氏生
三男五女長男豫早終次儼舉孝廉曲梁長次堯舉孝廉
長女姜次脫次道次榮次即夫人光和五年生每寢寐家
中髣髴見如有人持玉衣覆其上者常共怪之夫人三歲
逸卒獨加號慕內外益奇之後相者劉良相夫人及諸子
良指夫人曰此女貴乃不可言夫人自少至長不好戲弄
年八歲外有立騎馬戲者家人諸姊皆上閣觀之夫人獨
不行諸姊怪問之夫人謂此豈女人之所觀邪年九歲喜
書視字輒識數用諸兄筆硯兄謂之曰汝當習女工用書
爲學當作女博士邪答曰聞古者賢女未有不學前世成
敗以爲己誡不知書何由見之後天下兵亂加以饑饉百
姓皆賣金銀珠玉寶物時夫人家大有儲穀買之夫人白
母曰今世亂而多買寶物匹夫無罪懷璧爲罪又左右皆
饑乏不如以穀振給親族鄰里廣爲恩惠也其母即從之
建安中袁紹爲中子熙納之熙出爲幽州夫人留養姑曹
操破鄴丕先入袁尚府有婦人被髮垢面垂涕立紹妻劉
後丕問之劉答所以顧擥髮髻以巾拭面姿貌絶倫既過
劉謂之曰不憂死矣丕遂納之生叡及僞東鄉公主延康

元年六月丕南征夫人留鄴丕稱帝而郭夫人李陰諸姬
並愛幸夫人愈失意有怨言丕大怒明年六月遣使賜死
叡襲位乃追諡文昭皇后使司空王朗持節奉策以太牢
告祠于陵又別立寢廟叡太和元年追封逸安城鄉侯諡
曰敬適孫像襲爵四月初營宗廟掘地得玉璽方一寸九
分其文曰天子羨思慈親叡爲之改容以太牢告廟又嘗
夢見夫人於是差次舅氏親疏高下敘用各有差賞賜累
鉅萬以像爲虎賁中郎將是月夫人母卒叡制緦服臨喪
百僚陪位四年十一月以夫人舊墓庳下使像兼太尉持
節詣鄴昭告后土十二月改葬朝陽陵像還遷散騎常侍
叡靑龍二年追諡夫人兄儼曰安城鄉穆侯夏吳人攻揚

州以像爲伏波將軍持節監諸將拒吳還復爲射聲校尉三年卒追贈衞將軍改封魏昌縣謚曰貞侯子暢嗣又封暢弟溫韓豔皆爲列侯四年改逸儼本封皆曰魏昌侯儼世婦劉爲東鄉君又追封逸世婦張爲安喜君叡景初元年夏有司議定七廟文昭寢廟特祀宜世世享祀不毀奏樂與祖廟同於是與七廟議並勒金策藏之金匱叡復念舅氏不已以暢爲射聲校尉加散騎常侍又爲起大第親自臨之又於其後園爲像母起觀廟名其里曰渭陽里以追思母氏也叡愛女淑卒追封謚爲平原懿公主爲之立廟取夫人亡從孫黃與合葬追封列侯以夫人郭氏從弟悳爲之後封爲平原侯襲公主爵又封夫人從兄子毅及

像弟三人皆爲列侯曹芳時復封暢子二人爲列侯儼孫女爲芳夫人其父已没封其母爲廣樂鄉君

曹丕郭夫人安平廣宗人也祖世長吏夫人年少而父永奇之曰此乃吾女中王也遂以女王爲字早失父母喪亂流離没入銅鞮侯家曹操稱魏公時得入東宮夫人有智數權術丕之得立爲嗣夫人有謀焉由是特專寵丕稱王爲夫人稱帝爲貴嬪丕黃初三年欲立爲皇后中郎棧潛上言曰在昔帝王之治天下不惟外輔亦有內助治亂所由盛衰從之故西陵配黃英娥降嬀並以賢明流芳上世桀奔南巢禍階妺喜紂以炮烙怡悅妲己是以聖哲愼立元妃必取先代世族之家擇其令淑以統六宮虔奉宗廟易曰家道正而天下定由內及外先王之令典也春秋書宗人釁夏云無以妾爲夫人之禮齊桓誓命于葵邱亦曰無以妾爲妻今後宮嬖寵常亞乘輿若因愛登后使賤人暴貴臣恐後世下陵上替開張非度亂自上起也丕不從遂立爲皇后夫人蚤喪兄弟以從兄表繼永後拜奉車都尉外親劉斐與外國爲婚夫人誡之曰諸親戚嫁娶自當與鄉里門戶匹敵者不得因勢彊與他方人婚也夫人姊子孟武還鄉里求小妻夫人止之曰今世婦少當配將士不得因緣取以爲妾也宜各自愼無爲罰首丕薨叡襲位尊爲皇太后稱永安宮叡太和四年封表安陽亭侯又進爵鄉侯增邑并前五百戶遷中壘將軍以表子詳爲騎都

尉追謚永爲安陽鄉敬侯母董爲都鄉君遷表昭德將軍加金紫位特進表第二子訓爲騎都尉及孟武母卒欲厚葬起祠堂夫人止之曰自亂喪以來墳墓無不發掘皆由厚葬也首陽陵可以爲法武乃止初甄夫人之死由夫人之寵也及殯令被髮覆面以糠塞口遂立夫人爲后使母養叡後叡知之心常懷忿數泣問甄夫人死狀夫人曰先帝自殺何以責問我且汝爲人子可追讎死父爲前母枉殺後母邪叡怒遂逼殺之勑殯者使如甄夫人故事時叡青龍三年也謚曰文德皇后進表爵爲觀津侯增邑五百并前千戶遷詳爲駙馬都尉四年追封永爲觀津敬侯世婦董爲堂陽君

曹叡虞夫人叡之正室也叡稱平原王納爲妃及襲位夫人不得立爲后卞夫人慰勉之夫人曰曹氏自好立賤未有能以義舉者也然后職內事君聽外政其道相由而成苟不能以善始未有能令終者也殆必由此亡國喪祀矣夫人遂紬還鄴宮

曹叡毛夫人河內人也以選入東宮叡稱平原王進御有寵出入與同輿輦及稱帝以爲貴嬪叡太和元年立爲皇后父嘉拜騎都尉弟曾郎中尋進嘉爲奉車都尉曾騎都尉寵賜隆渥頃之封嘉博平鄉侯遷光祿大夫曾駙馬都尉嘉本典虞車工卒暴富貴叡令朝臣會其家飲宴其容止舉動甚蚩騃自謂侯身時人以爲笑後又加嘉位特進

曾遷散騎侍郎嘉卒追贈光祿大夫改封安國侯增邑五百并前千戶謚曰節侯追封母夏爲野王君旣而叡幸愛郭夫人夫人寵日弛叡景初元年遊後園召才人以上曲宴極樂郭夫人曰宜延皇后叡弗許乃禁左右使不得宣夫人知之明日謂叡曰昨日遊宴北園樂乎叡以左右泄之殺十餘人賜夫人死然猶加謚曰悼皇后葬愍陵遷曾散騎常侍尋徙羽林虎賁中郎將原武典農

曹叡郭夫人西平人也世河右大族本郡反叛遂沒入東宮叡稱帝甚見愛幸拜爲夫人叔父立爲騎都尉從父芝爲虎賁中郎將叡疾困遂立爲皇后曹芳襲位尊爲皇太后稱永寧宮追謚封父滿爲西都定侯以立子建紹其爵封夫人母杜爲郃陽君芝遷散騎常侍長水校尉立宣德將軍皆封列侯建兄悳出養甄氏悳及建俱爲鎮護將軍皆封列侯並掌宿衛時三主幼弱司馬氏據國然稍延曹氏數年之祀者夫人實有力焉奐景元四年冬薨五年謚曰元皇后葬高平陵

季漢書卷五十二上

諸曁章陶栽艮氏纂　邑後學[illegible]全校

魏諸子列傳上

曹植字子建操之子丕之同母弟也年十歲餘誦讀詩論及辭賦數十萬言善屬文操視之謂植曰汝倩人邪植對曰言出爲論下筆成章顧當面試奈何倩人邪時鄴銅爵臺新成操悉將諸子登臺使各爲賦植援筆立成操甚異之性簡易不治威儀輿馬服飾不尚華麗每進見難問應聲而對特見寵愛建安十六年封平原侯十九年徙封臨菑侯操東擊孫權使植留守鄴戒之曰吾昔爲頓邱令年二十三思此時所行無悔於今今汝年亦二十三矣可不

勉與植既以才見異當時才士丁儀丁廙楊修等又稱譽之操欲立爲太子者數矣而植任性而行不自彫勵丕特御之以術矯情自飾要結近習宮人左右並爲之說故遂定爲嗣二十二年增植邑五千并前萬戶植嘗乘車行馳道中開司馬門出操大怒令曰始者謂子建兒中最可定大事自私出開司馬門至金門令吾異目視此兒矣公車令坐死由是重諸侯科禁而植寵日衰以楊修有才策又袁氏之甥也坐以罪殺之二十四年我將軍關羽圍曹仁操以植爲南中郎將行征虜將軍遣救仁呼有所勅戒丕聞植將行飲以酒偪而醉之操召植植不能受命操怒乃罷之操卒丕稱王誅丁儀丁廙并其男口植與諸侯並就

國丕黃初二年監國謁者灌均希指奏植醉酒悖慢劫脅使者有司請治罪丕以其母故貶爵安鄉侯其年改封鄄城侯三年立爲鄄城王邑二千五百戶四年徙封雍邱王其年入朝上疏曰臣自抱釁歸藩刻肌刻骨追思罪戾晝分而食夜分而寢誠以天網不可重離聖恩難可再恃竊感相鼠之篇無禮遄死之義形影相弔五情愧赧以罪棄生則違古賢夕改之勸忍活苟全則犯詩人胡顏之譏伏惟陛下德象天地恩隆父母施暢春風澤如時雨是以不別荊棘者慶雲之惠也七子均養者尸鳩之仁也舍罪責功者明君之舉也矜愚愛能者慈父之恩也是以愚臣徘徊于恩澤而不能自棄者也前奉詔書臣等絕朝心離志

絕自分黃耇無復執珪之望不圖聖詔猥垂齒召至止之日馳心輦轂僻處西館未奉闕廷踊躍之懷瞻望反仄謹拜表獻詩二篇其辭曰於穆顯考時惟武皇受命于天寧濟四方朱旗所拂九土披攘元化滂流荒服來王超商越周與唐比蹤篤生我皇奕世載聰武則肅烈文則時雍受禪炎漢臨君萬邦萬邦既化率由舊則廣命懿親以藩王國帝曰爾侯君茲青土奄有海濱方周于魯車服有輝旗章有敘濟濟雋乂我弼我輔伊予小子恃寵驕盈舉挂時網動亂國經作藩作屏先軌是墮傲我皇使犯我朝儀國有典刑我削我絀將寘于理元兇是率明明天子時篤同類不忍我刑暴之朝肆違彼執憲哀予小子改封兗邑于

河之濱股肱弗置有君無臣荒淫之闕誰弼予身煢煢僕
夫于彼冀方嗟予小子乃罹斯殃赫赫天子恩不遺物冠
我元冕要我朱紱朱紱光大使我榮華剖符授玉王爵是
加仰齒金璽俯執聖策皇恩過隆祇承怵惕咨予小子頑
凶是嬰逝慚陵墓存愧闕廷匪敢傲德實恩是恃威靈改
加足以沒齒昊天罔極性命不圖常懼顛沛抱罪黃壚願
蒙矢石建旗東嶽庶立豪氂微功自贖危軀受命知足免
戾甘赴江湘奮戈吳越天啟其衷得會京畿遲奉聖顏如
渴如饑心之云慕愴矣其悲天高聽卑皇肯照微首篇辭
極懇惻其次曰肅承明詔應會皇都星陳夙駕秣馬脂車
命彼掌徒肅我征旅朝發鸞臺夕宿蘭渚芒芒原隰祁祁

士女經彼公田樂我稷黍爰有樛木重陰匪息雖有糇糧
饑不遑食望城不過面邑匪遊僕夫警策平路是由元駟
藹藹揚鑣漂沫流風翼衡輕雲承蓋涉澗之濱由山之隈
尊彼河滸黃阪是階西濟關谷或降或升騑驂倦路再寢
再興將朝聖皇匪敢晏寧弭節長騖指日遄征前驅舉燧
後乘抗旌輪不輟運鸞無廢聲爰暨帝室稅此西墉嘉詔
未賜朝覲莫從仰瞻城閾俯惟闕廷長懷永慕憂心如醒
次篇辭極忠愛初植未到關自念有過宜當謝丕乃留其
從官著關東單將二三人微行入見清河長公主欲因主
謝而關吏以聞丕使人逆之不得見卞太妃以爲自殺也
對丕泣會植科頭負鈇鑕徒跣詣闕下太妃乃喜及見之

丕猶嚴顏色不與語又不使冠履植伏地泣涕太妃爲之
不樂丕乃聽復王服是時待遇諸國法峻任城王暴卒諸
侯皆懷友于之痛植及白馬王彪還國欲同路東歸以敘
隔闊之思而監國使者不聽植發憤告離而作詩曰謁帝
承明廬逝將歸舊疆清晨發皇邑日夕過首陽伊洛曠且
深欲濟川無梁汎舟越洪濤怨彼東路長回顧戀城闕引
領情內傷太谷何寥廓山樹鬱蒼蒼霖雨泥我塗流潦浩
從橫中田絕無軌改轍登高岡脩阪造雲日我馬元以黃
元黃猶能進我思鬱以紆鬱紆將何念親愛在離居本圖
相與偕中更不克俱鴟梟鳴衡軛豺狼當路衢蒼蠅間白
黑讒巧反親疏欲還絕無蹊攬轡止踟躕踟躕亦何留相

思無終極秋風發微涼寒蟬鳴我側原野何蕭條白日忽
西匿孤獸走索羣銜草不遑食歸鳥赴高林翩翩厲羽翼
感物傷我懷撫心長歎息歎息亦何爲天命與我違奈何
念同生一往形不歸孤魂翔故域靈柩寄京師存者勿復
過亡沒身自衰人生處一世忽若朝露晞年在桑榆間影
響不能追自顧非金石咄唶令心悲心悲動我神棄置莫
復陳丈夫志四海萬里猶比鄰恩愛苟不虧在遠分日親
何必同衾幬然後展般勤倉卒骨肉情能不懷苦辛苦辛
何慮思天命信可疑虛無求列仙松子久吾欺變故在斯
須百年誰能持離別永無會執手將何時王其愛玉體俱
享黃髮期收涕即長塗援筆從此辭六年丕東征還過雍

邱幸植宮增戶五百曹叡太和元年徙封浚儀二年復還雍邱植常自憤怨抱利器而無所施上疏曰臣聞士之生世入則事父出則事君事父尚於榮親事君貴於興國故慈父不能愛無益之子仁君不能畜無用之臣夫論德而授官者成功之君也量能而受爵者畢命之臣也故君無虛授臣無虛受虛授謂之謬舉虛受謂之尸祿詩之素餐所由作也昔二虢不辭兩國之任其德厚也旦奭不讓燕魯之封其功大也今臣蒙國重恩三世于今矣正值陛下升平之際沐浴聖澤潛潤德教可謂厚幸矣而竊位東藩爵在上列身被輕煖口厭百味目極華靡耳倦絲竹者爵重祿厚之所致也退念古之授爵祿者有異於此皆以功

勤濟國輔主惠民今臣無德可述無功可紀若此終年無益國朝將挂風人彼其之譏是以上慚元冕俯愧朱紱方今天下一統九州晏如而顧西有違命之蜀東有不臣之吳使邊境未得脫甲謀士未得高枕者誠欲混同宇內以致太和也故啟滅有扈而夏功昭成克商奄而周德著今陛下以聖明統世將欲卒文武之功繼成康之隆簡賢授能以方叔召虎之臣鎮御四境為國爪牙者可謂當矣然而高鳥未挂於輕繳淵魚未縣於鉤餌者恐鉤射之術或未盡也昔耿弇不俟光武亟擊張步言不以賊遺於君父故車右伏劍於鳴轂雍門刎首於齊境若此二士豈惡生而尚死哉誠忿其慢主而陵君也夫君之寵臣欲以興利

除患臣之事君必以殺身靖亂以功報主也昔漢武為霍去病治第辭曰匈奴未滅臣無以家為故夫憂國忘家捐軀濟難忠臣之志也今臣居外非不厚也而寢不安席食不遑味者伏以二方未克為念伏見先武皇帝武臣宿將年耆即世者有聞矣雖賢不乏世宿將舊卒猶習戰陣竊不自量志在效命庶立毛髮之功以報所受之恩若使陛下出不世之詔效臣錐刀之用使得西屬大將軍當一校之隊若東屬大司馬統偏舟之任必乘危蹈險騁舟奮驪突刃觸鋒為士卒先雖未能禽權馘亮庶將虜其雄率殲其醜類必效須臾之捷以滅終身之愧使名挂史筆事列朝策雖身分蜀境首縣吳闕猶生之年也如微才弗試沒

世無聞徒榮其軀而豐其體生無益於事死無損於數虛荷上位而忝重祿禽息鳥視終於白首此徒圈牢之養物非臣之所志也流聞東軍失備師徒小衄輟食棄餐奮袂攘衽撫劍東顧而心已馳於吳會矣臣昔從先武皇帝南極赤岸東臨滄海西望玉門北出元塞伏見所以行軍用兵之勢可謂神妙矣故兵者不可豫言臨難而制變者也志欲自效於明時立功於聖世每覽史籍觀古忠臣義士出一朝之命以徇國家之難身雖屠裂而功銘著於鼎鐘名稱垂於竹帛未嘗不拊心而歎息也臣聞明主使臣不廢有罪故奔北敗軍之將用秦魯以成其功絕纓盜馬之臣赦楚趙以濟其難臣竊感先帝早崩威王棄世臣獨何

人以地長久常恐先朝露塡溝壑墳土未乾而身名並滅臣聞騏驥長鳴則伯樂照其能盧狗悲號則韓國知其才是以效之齊楚之路以逞千里之任試之狡兔之捷以驗搏噬之用今臣志狗馬之微功竊自惟度終無伯樂韓國之舉是以於邑而竊自痛者也夫臨搏而企竦聞樂而竊抃者或有賞音而識道也昔毛遂趙之陪隸猶假錐囊之喻以寤主立功何況巍巍大魏多士之朝而無慷慨死難之臣乎夫自衒自媒者士女之醜行也干時求進者道家之明忌也而臣敢陳聞於陛下者誠與國分形同氣憂患共之者也冀以塵霧之微補益山海熒燭末光增輝日月是以敢冒其醜而獻其忠疏上叡不報三年徙封東阿五

年復上疏曰臣聞天稱其高者以無不覆地稱其廣者以無不載日月稱其明者以無不照江海稱其大者以無不容故孔子曰大哉堯之爲君惟天爲大惟堯則之夫天德之於萬物可謂宏廣矣蓋堯之爲教先親後疏自近及遠其傳曰克明峻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及周之文王亦崇厥化其詩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是以雍雍穆穆風人詠之昔周公弔二叔之不咸廣封懿親以藩屏王室傳曰周之宗盟異姓爲後誠骨肉之恩爽而不離親親之義實在敦固未有義而後其君仁而遺其親者也伏惟陛下資帝唐欽明之德體文王翼翼之仁惠洽椒房恩昭九族羣后百寮番休遞上執政不廢於公朝

下情得展於私室親理之路通慶弔之情展誠可謂恕己治人推惠施恩者矣至于臣者人道絕緒禁錮明時臣竊自傷也不敢仍望交氣類脩人事敘人倫近且婚媾不通兄弟乖絕吉凶之問塞慶弔之禮廢恩紀之違甚于路人隔閡之異殊於胡越今臣以一切之制永無朝覲之望至于注心皇極結情紫闥神明知之矣然天實爲之謂之何哉退惟諸王常有戚戚具爾之心願陛下沛然垂詔使諸國慶問四節得展以敘骨肉之歡恩全怡怡之篤義妃妾之家膏沐之遺歲得再通齊義於貴宗等惠于百司　如此則古人之所歎風雅之所詠得存於聖世矣臣伏惟自省無錐刀之用及觀陛下之所拔授若以臣爲異姓竊自

料度不後於朝士矣若得辭遠遊戴武弁解朱組佩青紱駙馬奉車趣得一號安宅京室執鞭珥筆出從華蓋入侍輦轂承答聖問拾遺左右乃臣丹誠之至願不離於夢想者也遠慕鹿鳴君臣之宴中詠常棣匪他之誡下思伐木友生之義終懷蓼莪罔極之哀每四節之會塊然獨處左右惟僕隸所對惟妻子高談無所與陳發義無所與展未嘗不聞樂而拊心臨觴而歎息也臣伏以爲犬馬之誠不能動人譬人之誠不能動天崩城隕霜臣初信之以臣心況徒虛語耳若葵藿之傾葉太陽雖不爲之回光然向之者誠也竊自比於葵藿若降天地之施垂三光之明者實在陛下臣聞文子曰不爲福始不爲禍先今之否隔友于

同憂而臣獨倡言者竊不願於聖世使有不蒙施之物有
不蒙施之物必有慘毒之懷故栢舟有天只之怨谷風有
棄予之歎故伊尹恥其君不為堯舜孟子曰不以舜之所
以事堯事其君者不敬其君者也臣之愚蔽固非虞伊至
於欲使陛下崇光被時雍之美宣緝熙章明之德者是臣
慺慺之誠竊所獨守實懷鶴立企佇之心敢復陳聞者冀
陛下儻發天聽而垂神聽也敵報曰蓋教化所由各有隆
犇非皆善始而惡終也事使之然故夫忠厚仁及草木則
行葦之詩作恩澤衰薄不親九族則角弓之章刺今合諸
國兄弟情禮簡息妃妾之家膏沐疏略縱不能敦而睦之
王援古喻義備悉矣何言精誠不足以感通哉夫明貴賤

崇親親禮賢良順少長國之綱紀本無禁固諸國通問之
詔也矯枉過正下吏懼譴以至于此耳已勑有司如王所
訴植復上疏曰臣聞天地協氣而萬物生君臣合德而庶
政成五帝之世非皆智三季之末非皆愚用與不用知與
不知也既時有舉賢之名而無得賢之實必各援其類而
進矣諺曰相門有相將門有將夫相者文德昭者也將者
武功烈者也文德昭則可以匡國朝致雍熙稷契夔龍是
也武功烈則可以征不庭威四國南仲方叔是矣昔伊尹
之為媵臣至賤也呂尚之處屠釣至陋也及其見舉於武
湯周文誠道合志同元謨神通豈復假近習之薦因左右
之介哉書曰有不世之君必能用不世之臣用不世之臣
必能立不世之功殷周二王是矣若夫齷齪近步遵常守
故安足為陛下言哉故陰陽不和三光不暢官曠無人庶
政不整者三司之責也疆場騷動方隅內侵沒軍喪衆干
戈不息者邊將之憂也豈可虛荷國寵而不稱其任哉故
任益隆者負益重位益高者責益深書稱無曠庶官詩有
職思其憂此其義也陛下體天眞之淑聖登神機以繼統
冀聞康哉之謌偃武行文之美而數年以來水旱不時民
困衣食師徒之發歲歲增調加東有覆敗之軍西有殪沒
之將至使蚌蛤浮翔於淮泗鼲鼬讙譁於林木臣每念之
未嘗不輟食而揮餐臨觴而搤腕矣昔漢文發代疑朝有
變宋昌曰內有朱虛東牟之親外有齊楚淮南琅邪此則

磐石之宗願王勿疑臣伏惟陛下遠覽姬文二虢之援中
慮周成召畢之輔下存宋昌磐石之固昔騏驥之於吳阪
可謂困矣及其伯樂相之孫郵御之形體不勞而坐取千
里蓋伯樂善御馬明君善御臣伯樂馳千里明君致太平
誠任賢使能之明效也若朝司惟良萬機內理武將行師
方難克弭陛下可得雍容都城何事勞動鑾駕暴露於邊
境哉臣聞羊質虎皮見草則悅見豺則戰忘其皮之虎也
今置將不良有似於此故語曰患為之者不知知之者不
得為也昔樂毅奔趙心不忘燕廉頗在楚思為趙將臣生
乎亂長乎軍又數承教于武皇帝伏見行師用兵之要不
必取孫吳而闇與之合竊揆之於心常願得一奉朝覲排

金門蹈玉陛列有職之臣賜須臾之問使臣得一散所懷攄舒蘊積死不恨矣被鴻臚所下發士息書期會甚急又聞豹尾已建戎軒騖駕陛下將復勞玉躬擾挂神思臣誠竦息不遑寧處願得策馬執鞭首當塵露撮風后之奇接孫吳之要追慕卜商起予左右效命先驅畢命輪轂雖無大益冀有小補然天高聽遠情不上通徒獨望青雲而拊心仰高天而歎息耳屈平曰國有驥而不知乘焉皇皇而更索昔管蔡放誅周召作弼叔魚陷刑叔向匡國三監之釁臣自當之二南之輔求必不遠華宗貴族藩王之中必有應斯舉者故傳曰無周公之親不得行周公之事唯陛下少留意焉近者漢氏廣建藩王豐則連城數十約則饗食祭祖而已未若姬周之樹國五等之品制也若扶蘇之諫始皇淳于越之難周青臣可謂知時變矣夫能使天下傾耳注目者當權者是矣故謀能移主威能懾下豪右執政不在親戚權之所在雖疏必重勢之所去雖親必輕蓋取齊者田族非呂宗也分晉者趙魏非姬姓也惟陛下察之苟吉專其位凶離其患者異姓之臣也欲國之安祈家之貴存共其榮沒同其禍者公族之臣也今反公族疏而異姓親臣竊惑焉臣聞孟子曰君子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今臣與陛下踐冰履炭登山浮澗寒溫燥濕高下共之豈得離陛下哉不勝拜表陳情若有不合乞且藏之書府不便滅棄臣死之後事或可思若有豪氂少挂聖意者乞出之朝堂使夫博古之士糾臣表之不合義者如是則臣願足矣叡優文答之冬令諸王朝六年正月至二月以陳四縣封植爲陳王邑三千五百戸植每欲求別見獨談論及時政幸冀試用終不能得既還悵然絕望時藩國寮屬皆賈豎下才兵人給其殘老大數不過二百人又植以前過事事復減半十一年中三徙都常汲汲無歡遂發疾卒時年四十一初植登魚山臨東阿喟然有終焉之志遂營爲墓葬之以小子志保家之主也遂立爲嗣徙封濟北王叡景初中稱詔曰陳思王昔雖有過失既克己慎行以補前闕且自少至終篇籍不離於手誠難能也其收黃初中諸奏植罪狀公卿已下議尚書中書秘書三府大

鴻臚者皆削除之撰錄植前後所著賦頌詩銘雜論凡百餘篇副藏內外志累增邑并前九百九十戸

諸暨章陶裁夏氏纂　　邑後學周樓　烟外仝校

魏諸子列傳下

曹操二十五子劉姬生昂鑠卞姬生丕彰植熊環姬生沖據宇杜姬生林袞秦姬生玹峻尹姬生矩王姬生幹孫姬生子上彪子勤李姬生子乘子整子京周姬生均劉姬生子棘宋姬生徽趙姬生茂

昂字子脩弱冠舉孝廉隨操南擊張繡爲所殺無子丕黃初二年追封謚曰豐悼公三年以樊安公均子琬奉昂後封中都公是年徙封長子公追加昂號曰豐悼王叡太和三年改昂謚曰愍王芳嘉平六年以琬襲昂爵爲豐王髦

正元中累增邑并前二千七百戸琬卒謚曰恭王子廉嗣

鑠早卒叡太和三年追封謚曰相殤王叡青龍元年子潛嗣是年卒謚愍王二年子偃嗣邑二千五百戸四年卒謚懷王無子國除髦正元二年以樂陵王茂子陽都鄉公竦繼鑠後

彰字子文少好射御膂力過人手格猛獸不避險阻數從征伐操常抑之曰汝不念讀書慕聖道而好乘汗馬擊劒此一夫之用何足貴也課彰讀詩書彰謂左右曰丈夫當爲衛霍將十萬騎馳沙漠驅戎狄立功建號耳何能作博士邪建安二十一年封鄢陵侯二十三年代郡烏丸反以彰爲北中郎將行驍騎將軍擊之臨發操戒之曰居家爲父子受事爲君臣動以王法從事爾其戒之彰北入涿郡界敵數千騎卒至時兵馬未集帳下唯步卒千人騎數百匹用田豫計固守要隙敵乃退散彰追之身自搏戰射之應弦而倒者前後相屬彰鎧亦中數箭意氣益厲乘勝逐北至於桑乾去代二百餘里長史諸將皆以爲新涉遠士馬疲頓又受節度不得過代不可深進違令輕敵彰曰率師而行唯利所在何節度乎敵走未遠追之必破從令縱敵非良將也遂上馬令軍中後出者斬一日一夜與敵相及擊大破之斬首獲生以千數時鮮卑大人軻比能將數萬騎觀望彊弱見彰力戰所向皆破乃請服北方悉平時操在長安召見之喜持彰鬚曰黃鬚兒竟大奇也操東還

以彰行越騎將軍留長安操至洛陽得疾驛召彰彰至操已卒謂其弟植曰先王召我者欲立汝也植曰不可不見袁氏兄弟乎丕襲位遣彰與諸侯就國彰自以先王見任有功冀因此遂見授用而聞當隨例意甚不悅不待遣而去尋移治中牟是後丕詔許昌北州諸侯上下皆畏彰之剛嚴每過中牟不敢不速丕黃初二年進爵爲公三年立爲任城王四年入朝疾卒初彰問璽綬將有異志故來朝不卽得見彰忿怒暴卒謚曰威至葬賜鑾輅龍旂虎賁百人如漢東平王故事子楷嗣徙封中牟五年改封任城縣叡太和六年復改封任城國食五縣二千五百戸叡青龍三年楷坐私遣官屬詣中尚方作禁物削縣二千戸芳正

始七年徙封濟南三千戸後臣晉泰始初爲崇化少府
熊早卒丕黃初二年追封謚蕭懐公叡太和三年又追進爵爲王叡青龍三年子炳嗣食邑二千五百戸六年卒謚曰哀無子國除
沖字倉舒少聰察岐嶷五六歲智意有若成人孫權曾致巨象操欲知其斤重訪之羣下咸莫能出其理沖曰置象大船之上而刻其水痕所至稱物以載之則校可知矣操大悅即施行焉時操恐人心不服用嚴刑以制之馬鞍在庫爲鼠所齧庫吏懼必死議欲面縛首罪猶懼不免沖謂之曰待三日然後自歸沖以刀穿單衣如鼠齧者謬爲失意有愁容操問之沖對曰世俗以鼠齧衣者其主者不吉

今單衣見齧是以憂戚操曰此妄言耳無所苦也俄而庫吏以鼠齧鞍聞操笑曰兒衣在側尚齧況鞍縣柱乎一無所問沖仁愛達識皆此類也每見當刑者輒探覩其寃枉之情而微理之及勤勞之吏以過誤觸罪常爲操陳說宜寛宥之而美姿容有殊於衆故特見寵異操數對羣僚稱述有欲傳後意建安十三年卒年十三疾病操親爲請命及亡哀甚丕從旁諭操操曰此我之不幸而汝曹之幸也言則流涕爲娉甄氏亡女與合葬贈騎都尉印綬以據子琮奉沖後二十二年封琮爲鄧侯丕黃初二年追贈謚沖曰鄧哀侯又追加號爲公丕常言家兄孝廉自其分也若使倉舒在我亦無天下三年進琮爵徙封冠軍公四年徙封己氏公叡太和五年加沖號曰鄧哀王叡景初元年琮坐於中尚方作禁物削戸三百貶爵爲都鄉侯三年復爲己氏公芳正始七年轉封平陽公後不知所終
據建安十六年封范陽侯二十二年徙封宛侯丕黃初二年進爵爲公三年封章陵王是年徙封義陽丕以南方下溼又以環姬彭城人乃徙封彭城又徙封濟陰五年稱詔曰先王建國隨時而制漢祖增秦所置郡至光武以天下損耗并省郡縣以今比之益不及焉其改封諸王皆爲縣王據改封定陶縣叡太和六年改封諸王皆以郡爲國據復封彭城芳景初元年據坐私遣人詣中尚方作禁物削縣二千戸三年復所削戸邑後不知所終

宇字彭祖建安十六年封都鄉侯二十二年改封魯陽侯丕黃初二年進爵爲公三年爲下邳王五年改封單父縣叡太和六年改封燕王初叡少與宇同止常愛異之及襲位寵賜與諸王殊叡景初二年夏徵詣都冬十二月叡疾篤拜宇爲大將軍屬以後事宇深自固讓叡意亦中變遂免宇官三年夏還鄴後累增邑并前五千五百戸常道鄉公奐宇之子也入繼大宗
林建安十六年封饒陽侯二十二年徙封譙丕黃初二年進爵爲公三年爲譙王五年改封譙縣七年徙封鄄城叡太和六年改封沛後累增邑并前四千七百戸林卒子緯嗣嵇康妻林之孫女也

袞少好學年十餘歲能屬文每讀書文學左右常恐以精力爲病數諫止之然性所樂不能廢也建安二十一年封平鄉侯明年徙封東鄉侯是年又改封贊侯丕黃初二年進爵爲公官屬皆賀袞曰夫生深宮之中不知稼穡之艱難多驕逸之失諸賢既慶其休宜輔其闕每兄弟游娛袞獨譚思經典文學防輔相與言曰受詔察公舉錯有過當奏及有善亦宜以聞不可匿其美遂共表聞袞聞之大驚懼責讓文學曰修身自守常人之行耳而諸君乃以上聞是適所以增其負累也且如有善何患不聞而遽共如是是非益我者其戒慎如此三年爲北海王是年黃龍見鄴西漳水袞上書贊頌丕賜黃金十斤四年改封贊王七年

徙封濮陽叡太和二年就國尙約儉教勑妃妾紡績織紝習爲家人之事五年冬入朝六年改封中山叡青龍元年入朝有司奏袞犯禁叡曰王素敬慎邂逅至此其以議親之典議之有司固執乃削縣二戶七百五十袞憂懼戒勑官屬愈謹二年復所削縣三年秋袞得疾病叡遣太醫視疾殿中虎賁齎手詔賜珍膳相屬又遣杜姬及沛王林並就省疾袞疾困勑令官屬曰吾寡德忝寵大命將盡吾既好儉而聖朝著終誥之制爲天下法吾氣絕之日自殯及葬務奉詔書昔衞大夫蘧瑗葬濮陽吾望其墓常想其遺風願託賢靈以弊髮齒營吾兆域必往從之禮男子不卒婦人之手亟以時成東堂堂成名之曰遂志之堂輿疾往居之又令其子曰汝幼少未聞義方早爲人君但知樂不知苦不知苦必將以驕奢失也接大臣以禮雖非大臣老者猶宜答拜事兄以敬恤弟以慈兄弟有不良之行當造膝諫之諫之不從流涕喻之喻之不改乃白其母若猶不改當以奏聞并辭國土與其守寵罹禍不若貧賤全身也此亦謂大罪惡耳其微過細故當掩覆之嗟爾小子慎脩乃身奉聖朝以忠貞事太妃以孝敬閨闈之內奉令於太妃閫閾之外受教於沛王無怠乃心以慰予靈是年卒叡使沛王林留訖葬大鴻臚持節典護喪事宗正弔祭贈賵甚厚凡所著文章二萬餘言才不及植而好學過之子孚嗣

玹建安十六年封西鄉侯早卒無子二十年以沛王林子贊襲玹爵邑早卒無子復以贊弟壹紹玹後丕黃初二年改封濟陽侯四年進爵爲公叡太和四年追進玹爵謚曰懷公六年又進號曰懷王追謚贊曰西鄉哀侯壹卒謚曰悼公子恒嗣

峻字子安建安二十一年封郿侯二十二年徙封襄邑丕黃初二年進爵爲公三年爲陳留王五年改封襄邑縣叡太和六年又封陳留髦甘露四年卒子澳嗣

矩早卒無子建安二十二年以樊安公均子敏奉矩後封臨晉侯丕黃初三年追封謚矩爲范陽閔公五年改封敏范陽王七年徙封句陽叡太和六年追進矩號曰范陽閔

王改封敏琅邪王敏卒諡曰原王子焜嗣
榦一名艮本陳姬子艮生而陳氏死操令王姬養之初封高平亭侯既乃徙封賴亭侯又改封宏農侯操疾困遺令語丕曰此兒三歲亡母五歲失父以累汝也丕由是親待隆於諸弟艮年少常呼丕爲阿翁丕謂艮曰我汝兄耳丕又愍其如是每爲流涕丕黃初二年進爵徙封燕公三年爲河間王五年改封樂城縣七年徙封鉅鹿叡太和六年改封趙王榦母有寵於操及丕爲嗣榦母有力焉丕臨卒遺命叡當加恩意叡青龍二年有司奏榦私通賓客叡賜書誡誨之
子上早卒叡太和五年追封諡曰臨邑殤公無後

彪字朱虎建安二十一年封壽春侯丕黃初二年進爵徙封汝陽公三年封弋陽王尋徙封吳王五年改封壽春縣七年徙封白馬王叡太和五年冬入朝六年改封楚初彪來朝犯禁叡青龍元年爲有司所奏削縣三戶千五百二年大赦復所削縣叡景初三年增戶五百并前三千戶芳嘉平元年兗州刺史令狐愚與太尉王淩謀迎彪都許昌以匡復魏社懿聞之乃遣傳及侍御史就國案驗收治諸相連及者廷尉請徵彪治罪懿使兼廷尉大鴻臚持節稱璽書切責之使自圖焉彪乃自殺妃及諸子皆免爲庶人徙平原官屬以下及監國謁者坐知情皆死國除爲淮南郡髦正元元年復封彪子嘉爲常山真定王晉代魏降封高邑公仕晉爲國子博士遷東莞太守
子勤早卒叡太和五年追封諡剛殤公無後
子乘早卒叡太和五年追封諡穀城殤公無後
子整承從叔父郎中紹後建安二十二年封郿侯二十三年卒無子丕黃初二年追進爵公諡曰戴公以彭城王據子範奉整後三年封平氏侯四年徙封成武叡太和三年進爵爲公叡青龍三年卒諡曰悼公無後四年以範弟東安鄉公闡爲郿公奉整後後累增邑并前千八百戶
子京早卒叡太和五年追封諡靈殤公無後
均奉叔父薊恭公彬後建安二十二年封樊侯二十四年卒子抗嗣丕黃初二年追進均爵諡曰樊安公三年徙封

抗薊公四年徙封屯留公叡景初元年卒諡曰定公子諶嗣後累增邑并前千九百戶
子棘早卒叡太和五年追封諡廣宗殤公無後
徽奉叔父郎陵哀侯玉後建安二十二年封歷城侯丕黃初二年進爵爲公三年爲廬江王四年徙封壽張王五年改封壽張縣叡太和六年改封東平叡青龍二年徽使官屬檛壽張縣吏致爲有司所奏因削縣一戶五百其年復所削縣芳正始三年卒諡靈王子翕嗣後累增邑并前三千四百戶晉代魏臣事晉降封廩丘公名次鄄城公翕撰寒食散方與皇甫謐所撰並行於世
茂建安二十二年封萬歲亭侯二十三年改封平輿侯丕

黃初三年進爵徙封乘氏公七年徙封中邱茂性慠佷少
無寵於操及丕世又獨不王叡太和元年徙封聊城公尋
進爵爲王六年改封曲陽王芳正始三年東平靈王卒茂
稱嗌痛不肯發哀居處出入自若有司奏除國土因削縣
一戶五百五年徙封樂陵乃以茂租奉少諸子多復所削
戶又增戶七百後累增邑并前五千戶
曹丕九子甄夫人生叡李姬生協潘姬生蕤朱姬生鑒仇
姬生霖徐姬生禮蘇姬生邕張姬生貢宋姬生儼
協早卒叡太和五年追封諡曰經殤公叡青龍二年更追
改號諡贊哀王子尋嗣叡景初三年增戶五百并前三千
戶芳正始九年卒諡殤王無子國除

蕤丕黃初七年立爲陽平縣王叡太和六年改封北海叡
青龍元年卒二年以琅邪王子贊奉蕤後封昌鄉公叡景
初二年立爲饒安王芳正始七年徙封文安後累增邑并
前三千五百戶
鑒丕黃初六年立爲東武陽王尋卒叡青龍三年諡懷王
無子國除
霖丕黃初三年立爲河東王六年改封館陶縣叡太和六
年改封東海芳嘉平元年卒子啟嗣後累增邑并前六千
二百戶高貴鄉公髦霖之子也入繼大宗
禮丕黃初二年封秦公以京兆郡爲國三年改爲京兆王
六年改封元城王叡太和三年卒諡哀王五年以任城王
楷子悌嗣禮後六年改封梁王後累增邑并前四千五百
戶
邕丕黃初二年封淮南公以九江郡爲國三年進爲淮南
王四年改封陳王六年改封邯鄲叡太和三年卒諡懷王
五年以任城王楷子溫嗣邕後六年改封魯陽後累增邑
并前四千四百戶
貢丕黃初三年封清河王四年卒諡悼王無子國除
儼丕黃初三年封廣平王四年卒諡哀王無子國除

季漢書卷五十三

諸暨章陶裁艮氏纂　邑後學馬壽惟濰仁仝校

魏臣高堂隆杜恕列傳

高堂隆字升平泰山平陽人魯高堂生後也少以諸生有名稱太守薛悌命爲督郵郡督軍與悌爭論名悌而呵之隆按劍叱督軍曰昔魯定見侮仲尼歷階趙彈秦箏相如進缶臨臣名君義之所討也督軍失色悌驚起止之後去東避地濟南建安十八年曹操召爲丞相軍議掾後爲歷城侯曹徽文學轉爲相徽遭操喪不哀反游獵馳騁隆以正義諫止之丕黃初中爲堂陽長曹叡爲平原王隆以選爲傳叡襲位以隆爲給事中博士駙馬都尉時叡新立羣

臣或以爲宜饗會隆曰唐虞有遏密之哀高宗有不言之思是以至德雍熙光於四海以爲不宜爲會叡敬納之遷陳留太守犢民酉牧年七十餘有至行舉爲計掾叡嘉之特除郎中以顯焉徵隆爲散騎常侍賜爵關內侯太史上漢歷不及天時因更推步弦望朔晦爲太和歷叡以隆學問優深於天文又精乃使隆與尚書郎楊偉太史待詔駱祿參共推校偉祿是太史隆故據舊歷更相劾奏紛紜數歲偉稱祿得日蝕而月晦不盡隆不得日蝕而月晦盡乃從太史隆所爭雖不得而遠近猶知其精微也叡靑龍中大治殿舍西取長安大鐘隆上疏曰昔周景王不儀刑文武之明德忽公旦之聖制既鑄大錢又作大鐘單穆公諫

而勿聽泠州鳩對而弗從遂迷不反周德以衰良史記焉以爲永鑒然今之小人好說秦漢之奢靡以盪聖心求取亡國不度之器勞役損費以傷德政非所以興禮樂之和保神明之休也是日叡至上方隆與下蘭從叡以隆表授蘭使難隆曰興衰在政樂何爲也化之不明豈鐘之罪隆曰夫禮樂者爲治之大本也故簫韶九成鳳凰來儀雷鼓六變天神以降政是以平刑是以錯和之至也新聲發響商辛以隕大鐘既鑄周景以弊存亡之機恒由斯作安在廢興之不階也君舉必書古之道也作而不法何以示後聖王樂聞其闕故有箴規之道忠臣願竭其節故有匪躬之義也叡稱善遷侍中猶領太史令崇華殿災叡問隆此

何咎於禮寧有所禳之義乎隆對曰夫災變之發皆所以明教戒也惟率禮修德可以勝之易傳曰上不儉下不節孽火燒其室又曰君高其臺天火爲災此人君苟飾宮室不知百姓空竭故天應之以旱火從高殿起也上天降鑒故譴告陛下陛下宜增崇人道以答天意昔太戊有桑穀生於朝武丁有雊雉登於鼎皆聞災恐懼側身修德三年之後遠人朝貢故號曰中宗高宗此則前代之明鑒也今案舊占災火之發皆以臺榭宮室爲誡然今宮室之所以充廣者實由宮人猥多之故宜簡擇留其淑懿如周之制罷省其餘此則祖己之所以訓高宗高宗之所以享遠號也叡問隆吾聞漢武帝時柏梁災而大起宮殿以厭之其

義云何隆對曰臣聞西京柏梁旣災越巫陳方建章是經以厭火祥乃夷越之巫所爲非聖賢之明訓也五行志曰柏梁災其後有江充巫蠱也衛太子事如志之言越巫建章無所厭也孔子曰災者修類應行精祲相感以戒人君是以聖主覩災責躬退而修德以消復之今宜罷散民役宮室之制務從約節內足以待風雨外足以講禮儀清掃所災之處不敢有所立作蕭蒲嘉禾必生此地以報陛下虔恭之德豈可疲民之力竭民之財實非所以致符瑞而懷遠人也已而叡復崇華殿時郡國有九龍見改曰九龍殿陵霄闕始構有鵲巢其上叡以問隆對曰詩云惟鵲有巢惟鳩居之今興宮室起陵霄闕而鵲巢之此宮室未成

身不得居之象也天意若曰宮室未成將有他姓制御之斯乃上天之戒也夫天道無親惟與善人不可不深防不可不深慮夏商之季皆繼體也不欽承上天之明命惟讒諂是從廢德適欲故其亡也忽焉太戊武丁覩災竦懼祇承天戒故其興也勃焉今若休罷百役儉以足用增崇德政動遵帝則除普天之所患興兆民之所利三王可四五帝可六豈惟殷宗轉禍爲福而已哉臣備腹心苟可以繁祉聖躬安存社稷臣雖灰身破族猶生之年也豈憚忤逆之災而令陛下不聞至言乎於是叡乃改容動色是歲有星孛于大辰隆上疏曰凡帝王徙都立邑皆先定天地社稷之位敬恭以奉之將營宮室則宗廟爲先廄庫爲次居室爲後今圜丘方澤南北郊明堂社稷神位未定宗廟之制又未如禮而崇飾居室士民失業外人咸云宮人之用與興戎軍國之費所盡略齊民不堪命皆有怨怒書曰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畏自我民明畏與人作頌則嚮以五福民怒吁嗟則威以六極言天之賞罰隨民言順民心也是以臨政務在安民爲先然後稽古之化格于上下自古及今未嘗不然也夫采椽卑宮唐虞大禹之所以垂皇風也玉臺瓊室夏癸商辛之所以犯昊天也今之宮室實違禮度乃更建立九龍華飾過前天彗章灼始起於房心犯帝坐而干紫微此乃皇天子愛陛下是以發教戒之象始卒皆於尊位殷勤鄭重欲必覺悟陛下斯乃慈父懇切

之訓宜崇孝子祇聳之禮以率先天下以昭示後昆不宜有忽以重天怒時軍國多事用法深重隆上疏曰夫拓跡垂統必俟聖明輔世匡治亦須良佐用能庶績其凝而品物康乂也夫移風易俗宣明道化使四表同風回首面內德教光熙九服慕義固非俗吏之所能也今有司務糾刑書不本大道是以刑用而不措俗弊而不敦宜崇禮樂班敘明堂修三雍大射養老營建郊廟尊儒士舉逸民表章制度改正朔易服色布愷悌尚儉素然後備禮封禪歸功天地使雅頌之聲盈於六合緝熙之化混於後嗣斯蓋至治之美事不朽之貴業也九域之內可揖讓而治尚何憂哉不正其本而救其末譬猶棼絲非政理也可命羣公卿

士通儒造具其事以為典式隆又以為改正朔易報色殊
徽號異器械自古帝王所以神明其政變民耳目故三春
稱王明三統也於是敷演舊章而奏焉叡從之改青龍五
年春三月為景初元年孟夏四月服色尚黃犧牲用白從
地正也遷光祿勳已而叡增崇宮殿彫飾觀閣鑿太行石
英采穀城文石起景陽山於芳林園建昭陽殿於太極北
鑄作黃龍鳳皇奇偉之獸飾金墉陵雲臺陵霄闕百役繁
興作者萬數公卿以下至于學生莫不展力叡乃躬自掘
土以率之而遼東不朝天作淫雨冀州水出漂沒民物隆
上疏切諫曰蓋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
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然則士民者乃國家之鎮也穀

帛者乃士民之命也穀帛非造化不育非人力不成是以
帝耕以勸農后桑以成服所以昭事上帝告虔報施也昔
在伊唐世值陽九厄運之會洪水滔天使鯀治之績用不
成乃舉文命隨山刊木前後歷年二十二載災眚之甚莫
過于彼力役之興莫久於此堯舜君臣南面而已禹敷九
州庶士庸勳各有等差君子小人物有服章今無若時之
急而使公卿大夫並與厮徒共供事役聞之四國非嘉聲
也垂之竹帛非令名也是以有國有家者近取諸身遠取
諸物嫗煦養育故稱愷悌君子民之父母今上下勞役疾
病凶荒耕稼者寡饑饉薦臻無以卒歲宜加愍卹以救其
困臣觀在昔書籍所載天人之際未有不應也是以古先

哲王畏上天之明命循陰陽之逆順矜矜業業惟恐有違
然後治道用興德與神符災異既發懼而修政未有不延
期流祚者也爰及末葉闇君荒主不崇先王之令軌不納
正士之直言以遂其情志恬忽變戒未有不尋踐禍難至
於顛覆者也天道既著請以人道論之夫六情五性同在
于人嗜欲廉貞各居其一及其動也交爭於心欲強質弱
則縱濫不禁精誠不制則放溢無極夫情之所在非好則
美而美好之集非人力不成非穀帛不立情苟無極則人
不堪其勞物不充其求勞求並至將起禍亂故不割情無
以相供仲尼云人無遠慮必有近憂由此觀之禮義之制
非苟拘分將以遠害而興治也今吳蜀二敵非徒白地小

虜聚邑之寇乃據險乘流跨有士衆僭號稱帝欲與中國
爭衡今若有人來告權禪並修德政復履清儉輕省租賦
不治玩好動咨耆賢事遵禮度陛下聞之豈不惕然惡其
如此以為難卒討滅而為國憂乎若使告者曰彼二國並
為無道崇侈無度役其士民重其徵賦下不堪命吁嗟日
甚陛下聞之豈不勃然忿其困我無辜之民而欲速加之
誅乎其次豈不幸彼疲弊而取之不難乎苟如此則可易
心而度事義之數亦不遠矣且秦始皇不築道德之基而
築阿房之宮不憂蕭牆之變而修長城之役當其君臣為
此計也亦欲立萬世之業使子孫長有天下豈意一朝匹
夫大呼而天下傾覆哉故臣以為使先代之君知其所行

必將至于敗則弗爲之矣是以亡國之主自謂不亡然後至于亡賢聖之君自謂將亡然後至于不亡昔漢文帝稱爲賢主躬行約儉惠下養民而賈誼方之以爲天下倒縣可爲痛哭者一可爲流涕者二可爲長歎息者三況今天下彫弊民無儋石之儲國無終年之畜外有彊敵六軍暴邊內興土功州郡騷動若有寇警則臣懼版築之士不能投命虜廷矣又將吏奉祿稍見折減方之於昔五分居一諸受休者又絶廪賜不應輸者今皆出半此爲官入兼多於舊其所出與參少於昔而度支經用更每不足牛肉小賦前後相繼反而推之凡此諸費必有所在且夫祿賜穀帛人主所以惠養吏民而爲之司命者也若今有廢是奪

其命矣既得之又失之此生怨之府也周禮天府掌九伐之則以給九式之用入有其分出有其所不相干乘而用各足各足之後乃以式貢之餘供王玩好又上用財必考於司會今陛下所與共坐廊廟治天下者非三司九列則臺閣近臣皆腹心造膝宜在無諱若見豐省而不敢以告從命奔走惟恐不勝是則具臣非鯁輔也昔李斯教秦二世曰爲人主而不恣睢命之曰天下桎梏二世用之秦國以覆斯亦族滅是以史遷議其不正諫而爲世誡書奏叡覽焉謂中書監令曰觀隆此奏使朕懼哉隆疾篤又口占上疏曰曾子有疾孟敬子問之曾子曰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臣寢疾病有增無損常懼奄忽忠

款不昭臣之丹誠豈惟曾子願陛下少垂省覽渙然改往事之過謬勃然興來事之淵塞使神人響應殊方慕義四靈效珍玉衡曜精則三王可邁五帝可越非徒繼體守文而已也臣常疾世主莫不思紹堯舜湯武之治而蹈踵桀紂幽厲之跡莫不蚩笑季世惑亂亡國之主而不登踐虞夏殷周之軌悲夫以若所爲求若所欲猶緣木求魚煎水作冰其不可得明矣議觀三代之有天下也聖賢相承歷載數百尺土莫非其有一民莫非其臣萬國咸寧九有有截鹿臺之金巨橋之粟無所用之仍舊南面夫何爲哉然癸辛之徒恃其旅力知足以拒諫才足以飾非諂諛是尙臺觀是崇淫樂是好倡優是說作靡靡之樂安濮上之音

上天不蠲眷然回顧宗國爲墟下夷於隸紂縣白旗桀放鳴條天子之尊湯武有之豈伊異人皆明王之胄也且當六國之時天下殷熾秦既兼之不修聖道乃構阿房之宮築長城之守矜夸中國威服百蠻天下震悚道路以目自謂本枝百葉永垂洪暉豈悟二世而滅社稷崩圮哉近漢孝武乘文景之福外攘邊廷內興宮殿十餘年間天下囂然乃信越巫懟天遷怒起建章之宮千門萬戶卒致江充巫蠱之變至於宮室乖離父子相殘殃咎之毒禍流數世臣觀黃初之際天兆其戒異類之鳥育長燕巢口爪胸赤此魏室之大異也宜防鷹揚之臣於蕭牆之內可選諸王使君國典兵往往棊跱鎮撫皇畿翼亮帝室昔周之東遷

晉鄭是依漢呂之亂實賴朱虛斯葢前代之明鑒夫皇天
無親惟德是輔民詠德政則延期過歷下有怨歎掇錄授
能由此觀之天下之天下非獨陛下之天下也臣百疾所
鍾氣力稍微輒自輿歸里舍若遂沈淪魂而有知結草以
報已而卒遺令薄葬斂以時服初叡太和中中護軍蔣濟
曰宜遵古封禪叡曰聞濟斯言使吾汗出流足事寢後復
議修之使隆撰其禮儀叡聞隆沒歎息曰天不欲成吾事
乎高堂生舍我亡也子琛嗣爵叡始重隆經術末年以隆
與蘇林秦靜等並老恐無能傳業者乃令曰昔先聖既沒
而其遺言餘教著於六藝六藝之文禮又爲急弗可斯須
離者也末俗背本所由來久故閔子譏原伯之不學荀卿

醜秦世之坑儒儒學既廢則風化曷由興哉方今宿生巨
儒並各年高教訓之道孰爲其繼昔伏生將老漢文帝嗣
以鼂錯穀梁寡傳宣帝承以士郎其科郎吏高才解經義
者三十八從光祿勳隆散騎常侍林博士靜分授四經三
禮主者具爲設課試之法夏侯勝有言士病不明經術經
術苟明其取青紫如俯拾地芥耳今學者有能究極經道
則爵祿榮寵不期而至可不勉哉數年隆等皆卒學者遂
廢

杜恕字務伯京兆杜陵人畿之子也少與馮翊李豐俱以
父任總角相善及各成人豐砥礪名行京師之上多爲之
游說仕致顯位恕猶居家自若曹叡以恕大臣子擢拜散
騎侍郎數月轉補黃門侍郎推誠以質不結交援尃心向
公每政有得失常引綱維以正言時公卿以下大議損益
恕以爲古之刺史奉宣六條以清靜爲名威風著稱今可
勿令領兵以專民事俄而鎮北將軍呂昭又領冀州恕乃
上疏曰帝王之道莫尙乎安民安民之術在於豐財豐財
者務本而節用也方今二敵未滅戎車亟駕此自熊虎之
士展力之秋也然搢紳之儒橫加榮慕扼腕抗論以孫吳
爲首州郡牧守咸共忽恤民之術修將率之事農桑之民
競干戈之業不可謂務本帑藏歲虛而制度歲廣民力歲
衰而賦役歲興不可謂節用今大魏奄有十州之地而承
喪亂之弊計其戶口不如往昔一州之民然而二方僭逆

北敵未賓三邊遘難繞天略而所以統一州之民經營九
州之地其爲艱難譬策羸馬以取道里豈可不加意愛惜
其力哉以武皇帝之節儉府庫充實猶不能十州擁兵郡
且二十也今荆揚靑徐幽幷雍涼緣邊諸州皆有兵矣其
所恃內充府庫外制四國者惟兗豫司冀而已臣前以州
郡典兵則專心軍功不勤民事宜別置將守以盡治理之
務而陛下復以冀州寵秩呂昭冀州戶口最多田多墾闢
又有桑棗之饒國家徵求之府誠不當復任以兵事也若
以北方當須鎭守自可專置大將以鎭安之計所置吏士
之費與兼官無異然昭於人才尙復易中朝苟乏人兼才
者勢不獨多以此推之知國家以人擇官不爲官擇人也

官得其人則政平訟理政平故民富實訟理故囹圄空虛陛下踐阼天下斷獄百數十人歲歲增多五百餘人矣民不益多法不益峻以此推之非政教陵遲牧守不稱之明效歟往年牛死通率天下十能損二麥不半收秋種未下若二敵游魂于疆場飛芻輓粟千里不及究此之術豈在彊兵乎武士勁卒愈多愈病耳夫天下猶人之體腹心充實四支雖病終無大患今兗豫司冀亦天下之腹心也是以愚臣慺慺實願四州之牧守獨修務本之業以堪四支之重然孤論難持犯欲難成衆怨難積疑似難分故累載不爲明主所察凡言此者類皆疏賤疏賤之言實未易聽若使善策必出於親貴固不犯四難以求忠愛此古今之

所常患也時又大議考課之制以考內外衆官恕上疏曰書稱明試以功三考黜陟誠帝王之盛制使有能者當其官有功者受其祿譬猶烏獲之舉千鈞良樂之選驥足也雖歷六代而考績之法不著關七聖而課試之文不垂臣誠以爲其法可粗依其詳難備舉故也若使法可專任則唐虞可不須稷契之佐殷周無貴伊呂之輔矣今奏考功者陳周漢之法爲綴京房之本旨可謂明考課之要矣於以崇揖讓之風興濟濟之治臣以爲未盡善也其欲使州郡考士必由四科皆有事効然後察舉試辟公府爲親民長吏轉以功次補郡守者或就增秩賜爵此最考課之急務也臣以爲便當顯其身用其言使具爲課州郡之法法

具施行立必信之賞施必行之罰至于公卿及內職大臣亦當俱以其職考課之也古之三公坐而論道內職大臣納言補闕無善不紀無過不舉且天下至大萬機至衆誠非一明所能徧照故君爲元首臣爲股肱明其一體相須而成也是以古人稱廊廟之材非一木之支帝王之業非一士之略由是言之焉有大臣守職辨課可以致雍熙者哉且布衣之交猶有務信誓而蹈水火感知己而披肝膽徇聲名而立節義者況於束帶立朝致位卿相所務者非特匹夫之信所感者非徒知己之惠所徇者豈聲名而已乎諸蒙寵祿受重任者不徒欲舉明主於唐虞之上而已身亦欲厠稷契之列是以古人不患於念治之心不盡患

於自任之意不足此誠人主使之然也唐虞之君委任稷契夔龍而責成功及其罪也殛鯀而放四凶今大臣親奉明詔給事目下其有夙夜在公恪勤特立當官不撓貴勢執平不阿所私危言危行以處朝廷者自明主所察也若尸祿以爲高拱默以爲智當官苟在於免負立朝不忘於容身絜行遜言以處朝廷者亦明主所察也誠使容身保位無放退之辜而盡節在公抱見疑之勢公義不修而私議成俗雖仲尼爲謀猶不能盡一才又況於世俗之人乎今之學者師商韓而上法術競以儒家爲迂闊不周世用此最風俗之流弊創業者之所致慎也後考課不行樂安廉昭以才能拔擢頗好言事恕上疏極諫曰伏見尙書郎

廉昭奏左丞曹璠以罰當關不依詔坐判問又云諸當坐
者別奏尚書令陳矯自奏不敢辭罰亦不敢以處重爲恭
意至懇惻臣竊憫然爲朝廷惜之夫聖人不擇世而興不
易民而治然而生必有賢智之佐者蓋進之以道率之以
禮故也古之帝王之所以能輔世長民者莫不遠得百姓
之歡心近盡羣臣之智力誠使今朝任職之臣皆天下之
選而不能盡其力不可謂能使人若非天下之選亦不可
謂能官人陛下憂勞萬機或親燈火而庶事不康刑禁日
弛豈非股肱不稱之明效歟原其所由非獨臣有不盡忠
亦主有不能使百里奚愚於虞而智于秦豫讓苟容中行
而著節智伯斯則古人之明驗矣今臣言一朝皆不忠是

誣一朝也然其事類可推而得陛下咸帑藏之不充實而
軍事未息至乃斷四時之賦衣薄御府之私穀帥由聖意
舉朝稱明與聞政事密勿大臣寧有懇懇憂此者乎騎都
尉王才幸樂人孟思所爲不法振動京都而其罪狀發於
小吏公卿大臣初無一言自陛下踐阼以來司隸校尉御
史中丞寧有舉綱維以督姦宄使朝廷肅然者邪若陛下
以爲今世無良才朝廷乏賢佐豈可追望稷契之遐蹤坐
待來世之儁乂乎今之所稱爲賢者盡有大官而享厚祿
矣然而奉上之節未立向公之心不一者委任之責不專
而俗多忌諱故也臣以爲忠臣不必親親臣不必忠何者
以其居無嫌之地而事得自盡也今有疏者毀人不實其

所毀而必曰私報所憎譽人不實其所譽而必曰私愛所
親左右或因之以進憎愛之說非獨毀譽有之政事損益
亦皆有嫌陛下當思所以闡廣朝臣之心篤厲有道之節
使之自同古人望與竹帛耳反使如廉昭者擾亂其間臣
懼大臣遂將容身保位坐觀得失爲來世戒也昔周公戒
魯公曰無使大臣怨乎不以不言賢愚明皆當世用也堯
數舜之功稱去四凶不言大小有罪則去也今者朝臣不
自以爲不能以陛下爲不任也不自以爲不智以陛下爲
不問也陛下何不遵周公之所以用大舜之所以去使侍
中尚書坐則侍帷幄行則從華輦親對詔問所陳必達則
羣臣之行能否皆可得而知忠能者進闇劣者退誰敢依

違而不自盡以陛下之聖明親與羣臣論議政事使羣臣
人得自盡人自以爲親人思所以報賢愚能否在陛下之
所用以此治事何事不辦以此建功何功不成每有軍事
詔書常曰誰當憂此者邪吾當自憂耳近詔又曰憂公忘
私者必不然但先公後私卽自辨也伏讀明詔乃知聖思
究盡下情然亦怪陛下不知其本而憂其末也人之能否
實有本性雖臣亦以爲朝臣不盡稱職也明主之用人也
使能者不敢遺其力而不能者不得處非其任選舉非其
人未必爲有罪也舉朝共容非其人乃爲怪耳陛下知其
不盡力也而代之憂其職知其不能也而敎之治其事豈
徒主勞而臣逸哉雖聖賢並世終不能以此爲治也陛下

又患臺閣禁令之不密人事請屬之不絕聽伊尹作迎客
出入之制選司徒吏惡吏以守寺門威禁由之實未得爲
禁之本也昔漢安帝時少府竇嘉辟廷尉郭躬無罪之兄
子猶見舉奏章劾紛紛近司隸校尉孔羨辟大將軍狂悖
之弟而有司嘿爾望風希旨甚於受屬選舉不以實人事
之大者也嘉有親戚之寵躬非社稷重臣猶尙如此以今
況古陛下自不督必行之罰以絕阿黨之原耳伊尹之制
與惡吏守門非治世之具也使臣之言少蒙察納何患於
姦不削滅而養若昭等乎夫糾擿姦宄忠事也然而世憎
小人行之者以其不顧道理而苟求容進也若陛下不復
考其終始必以違衆忤世爲奉公密行白人爲盡節焉有

通人大才而更不能爲此邪誠顧道理而弗爲耳使天下
皆背道而趨利則人主之所最病者陛下將何樂焉胡不
絕其萌乎夫先意承旨以求容美率皆天下淺薄無行義
者其意務在於適人主之心而已非欲治天下安百姓也
陛下何不試變業而示之彼豈執其所守以違聖意哉夫
人臣得人主之心安業也處尊顯之官榮事也食千鍾之
祿厚實也人臣雖愚未有不樂此而喜干迕者也迫於道
自彊耳臣以爲陛下當憐而佑之少委任焉如何反錄昭
等傾側之意而忽若人者乎今者外有伺隙之寇內有貧
曠之民陛下當大計天下之損益政事之得失誠不可以
怠也恕在朝八年其論議亢直皆此類也出爲宏農太守

數歲轉趙相以疾去官營宜陽一泉塢因壘塹之固小大
家焉會曹叡薨時人多爲恕言者起家爲河東太守歲餘
遷淮北都督護軍復以疾去頃之拜御史中丞恕當官樹
惠愛得百姓歡心不及于畿所在存大體在朝倜儻任意
不得當世之和故屢在外復出爲幽州刺史加建威將軍
使持節護烏丸校尉時征北將軍程喜屯薊尙書袁侃戒
恕曰程申伯處先帝之世傾田豫於青州足下今俱杖
節使共屯一城宜深有以待之恕不以爲意也至官未期
有鮮卑大人兒不由關塞徑將數十騎詣州州斬所從來
小子一人無表言上喜以爲罪欲恕折節謝已諷司馬宋
權示以微意恕答權曰況示委曲夫法天下事以善意相

待無不致快也以不善相待無不致嫌隙也而議者言凡
人天性皆不善不當待以善意更墮其調中僕得此輩便
欲踴蹈滄海乘桴耳不能自諧在其間也然以年五十二
不見廢棄頗亦遭明達君子亮其本心若不見亮使人刳
心著地正與數斤肉相似何足有所明故終不自解說耳
程征北功名宿著在僕前甚多有人出征北乎若令下官
事無大小咨而後行則非上司彈繩之意若咨而不從又
非上下相順之宜故推一心任一意直而行之耳殺胡之
事天下謂之是邪是僕諧也呼爲非邪僕自受之無所怨
咎程征北明之亦善不明亦善諸君子自共爲其心耳不
在僕言也喜於是遂深文劾恕下廷尉當死以父畿勤事

水死免爲庶人曹芳嘉平元年徙章武郡初愬從趙郡還陳留阮武亦從清河徵俱自薦廷尉謂愬曰甫觀才性可以由公道而持之不厲器能可以處大官而求之不順才學可以述古今而志之不一此所謂有其才而無其用今向閒暇可試潛思成一家言在章武遂著體論八篇又著興性論一篇蓋興於爲己也四年卒於徙所越五年河東樂詳年九十餘上書訟愬之績曹髦感之乃封愬之子預爲豐樂亭侯邑百戸愬奏議論駁皆可觀掇其切世大事著於篇

季漢書卷五十四

諸曁章陶栻夏氏纂　邑後學樸仲宣趙奕昌仝校

魏臣曹爽夏侯元列傳

曹爽字昭伯眞子也少以宗室且謹重曹叡甚親愛之及襲位拜散騎侍郎累遷城門校尉加散騎常侍轉武衛將軍叡寢疾召燕王曹宇領軍將軍夏侯獻屯騎校尉曹肇與爽輔政而中書監劉放令孫資密陳司馬懿可任叡中變乃引爽卧内拜大將軍假節鉞都督諸軍錄尚書事與司馬懿並受命輔其子芳司馬懿者深沈有大畧屢立大功朝望所歸者也叡薨芳襲位加爽侍中改封武安侯邑萬二千戸賜劒履上殿入朝不趨贊拜不名爽弟羲爲中

領軍訓武衛將軍彦散騎常侍侍講時主少國疑懿有異志南陽何晏鄧颺李勝沛國丁謐東平畢軌咸名士也爽所信任謐爲爽畫策白芳令轉懿爲太傅外以名號尊之内欲令尚書奏事先由己得制其重輕也又欲爽立威名於天下颺勸使入寇爽從之芳正始五年爽乃西至長安大發卒六七萬人從駱谷入是時關中及氐羌轉輸不能供多怨嗟入谷行數百里王師因山爲固爽不得犯參軍楊偉陳形勢謂宜急還不然將敗颺與偉爭於爽前偉曰颺勝將敗國家事可斬也爽不悅然有懼心司馬懿復書與夏侯元曰春秋責大德重昔武皇帝再入漢中幾至大敗君所知也今興平路勢至險蜀已先據若進不獲戰退

見微絕覆軍必矣將何以任其責乎元懼言於爽乃引軍
退我大將軍費禕進兵據三嶺以截爽爽爭嶮苦戰僅乃
得過所發牛馬運轉者死失略盡羌胡怨歎而關右悉虛
耗矣初爽以懿名重引身卑下及謐軌等進用數言於爽
曰懿有大志而甚得民心不可以推誠待之由是爽恒猜
防焉乃以晏颺謐爲尚書晏典選舉軌司隸校尉勝河南
尹諸事希復由懿懿遂稱疾避爽密圖剪除而爽等不知
也以爲得計晏等共分割洛陽野王典農部桑田數百頃
及壞湯沐地以爲產業承勢竊取官物因緣求欲州郡有
司望風莫敢忤旨晏等與廷尉盧毓素有不平因毓吏微
過深文致毓法使主者先收毓印綬然後奏聞其作威如

此爽飲食車服擬於乘輿尙方珍翫充牣其家妻妾盈後
庭又私取其故主才人七八人及將吏師工鼓吹良家子
女三十三人皆以爲伎樂詐作詔書發才人五十七人送
鄴臺使故主倢伃教習爲技擅取太樂樂器武庫禁兵作
窟室綺疏四周數與晏等會其中縱酒作樂羲深以爲憂
數諫止之又著書三篇陳驕淫盈溢之致禍敗辭旨甚切
不敢斥爽託戒諸弟以示爽爽知其爲己發也甚不悅羲
或時以諫喻不納涕泣而起九年冬李勝出爲荊州刺史
往辭懿并伺察焉懿見勝勝自陳無他功勞横蒙特恩當
爲本州詣閤拜辭不悟加恩得蒙引見懿令兩婢侍邊持
衣衣落復上指口言渴求飲婢進粥懿持盃飲粥粥皆流

出沾胸勝愍然爲之涕泣謂懿曰今主上尙幼天下恃賴
明公然衆情謂明公方舊風疾發何意尊體乃爾懿徐更
寬言才令氣息相屬說年老沈疾死在旦夕君當屈并州
并州近寇好善爲之恐不復相見如何勝曰當還忝本州
非并州也懿乃復陽爲昏謬曰君方到并州努力自愛錯
亂其辭狀如荒語勝復曰當忝荊州非并州也懿乃若微
悟者謂勝曰懿年老意荒忽不解君言今還爲本州刺史
盛德烈壯好建功勳今當與君別自顧氣力轉微後必不
更會因欲自力設薄主人生死共別令師昭兄弟結君爲
友不可相舍去副懿區區之心因流涕哽咽勝亦長歎答
曰輒當承教須待勅命勝辭出與爽等相見說太傅語言

錯悞口不攝盃指南爲北又云吾當作并州吾答言當還
爲荊州非并州也徐徐與語有識人時乃知當還爲荊州
耳又欲設主人祖送不可舍去宜須待之更向爽等垂淚
云太傅患不可復濟令人愴然十年正月芳朝高平陵爽
兄弟皆從先是爽數出游桓範謂曰總萬機典禁兵不宜
並出若有閉城門誰復內人者爽曰誰敢爾邪至是乃盡
出懿遂部勒兵馬閉城門先據武庫出屯洛水浮橋拒爽
奏爽候伺神器有無君之心不宜典兵宿衛初懿之勒兵
也從闕下趣武庫當爽門人逼車住爽妻劉怖出至廳事
謂帳下守督曰公在外今兵起如何督曰夫人勿憂乃上
門樓引弩注箭欲發其將孫謙在後牽止之曰天下事未

可知如此者三懿遂得過去爽得奏迫窘不知所爲晉芳
在伊水南伐木爲鹿角發屯田兵數千人以爲衞懿語弟
孚陛下在外不可露宿促送帳幔太官食具詣行在所桓
範開平昌門出赴爽懿謂蔣濟曰智囊往矣濟曰範則智
矣駑馬戀棧豆爽必不能用也範見爽勸爽奉芳詣許昌
徵四方兵以自輔爽疑之義又無言範謂義曰事昭然卿
用讀書何爲邪於今日卿等門戶倒矣俱不言範又謂義
曰卿別營近在闕南洛陽典農治在城外呼召如意今詣
許昌不過中宿許昌別庫足相被假所憂當在穀食而大
司農印章在我身義兄弟默然不從甲夜至五鼓爽乃投
刀於地謂諸從臣曰我度太傅意亦不過欲令我兄弟向

己也我獨有以不合于遠近耳時懿使許允陳泰誘爽蔣
濟亦書與爽達懿旨又使爽所信殿中校尉尹大目謂爽
唯免官而已以洛水爲誓爽信之遂進謂芳曰陛下作詔
免臣官報皇太后令範知爽首免而已必坐唱義也範哭
曰曹子丹佳人生汝兄弟犢耳何圖今日坐汝等族滅邪
爽竟遣允泰詣懿歸罪請死懿遂免爽兄弟以侯還第爽
歸家懿敕洛陽縣發民八百人使尉部圍爽第四角作
高樓令人在上望視爽兄弟舉動爽計窮愁悶持彈至後
園中樓上人便唱言故大將軍東南行爽還廳事上與兄
弟共議未知懿意深淺作書與懿曰賤子爽哀惶恐怖無
狀招禍分受屠滅前遣家人迎糧於今未反數日乏匱當

煩見餉以繼旦夕懿得書大驚即答書曰初不知乏糧甚
懷踧踖令致米一百斛并肉脯鹽豉大豆尋送爽兄弟不
達變數即便喜歡自謂不死已而黃門張當告爽與晏等
陰謀反逆並先習兵三月中欲發懿乃收晏等下獄會公
卿朝臣議以爲君親無將將而必誅爽以支屬世蒙殊寵
親受先帝握手遺詔託以天下而包藏禍心蔑棄顧命乃
與晏颺及當等謀圖神器範黨同罪人皆爲大逆不道獄
成竟收爽羲訓晏颺謐軌勝範當等皆坐斬夷三族

鄧颺字元茂鄧禹後也少得士名曹叡時爲尚書郎除洛
陽令坐事免拜中郎又入兼中書郎初颺與李勝等爲浮
華友及在中書浮華事發被斥出遂不復用芳正始初乃

出爲潁川太守轉大將軍長史遷侍中尚書颺爲人好貨
何晏選舉不得人頗由颺之不公忠遂同其罪

丁謐字彥靖父斐字文侯初斐隨操操以斐鄉里特饒愛
之斐性好貨數請求犯法輒得原宥爲典軍校尉總攝內
外每所陳說多見從建安末從操征吳自以家牛羸困乃
私易官牛爲人所白被收送獄奪官其後操問斐曰文侯
印綬所在斐亦知見戲對曰以易餅耳操笑顧左右曰東
曹毛掾數白此家欲令我重治我非不知此人不清良有
以也我之有斐譬如人家有盜狗而善捕鼠盜雖有小損
而完我囊貯遂復斐官後數歲卒謐少不肯交游但博觀
書傳性沈毅有才畧叡太和中常住鄴借人空室居其中

而諸王亦欲借之不知謐已得直開門入謐見王交腳臥而不起而呼其奴客曰此等何人促呵使去王怒其無禮還具上言于叡收謐繫鄴獄以其功臣子原出後叡聞其有父風召拜度支郎中曹爽宿與相親時爽爲武衛將軍數稱其可大用會爽輔政乃拔謐爲散騎常侍遂轉尚書謐爲人外似疎畧而內多忌其在臺閣數有彈駁臺中患之事不得行又其意輕貴多所忽畧雖與何晏鄧颺等同位而皆少之唯以勢屈於爽爽亦敬之言無不從懿由是特深恨之

畢軌字昭先少以才能有名聲于時曹叡爲太子時軌在文學中丕黃初末出爲長史叡襲位入爲黃門郎子尚公

主居處殷富遷并州刺史時邊寇數爲暴害吏民軌出軍擊鮮卑軻比能失利中護軍蔣濟表曰畢軌前失既往不咎但恐是後難可以再凡人材有長短不可彊成軌文雅志意自爲美器今失并州換置他州若入居顯職不毀其德於國事實善此安危之要唯聖恩察之芳正始中入爲中護軍轉侍中尚書遷司隸校尉素與曹爽善言於爽多從之

李勝字公昭父休歷上黨鉅鹿二郡太守勝少游洛陽雅有才智與曹爽善曹叡禁浮華而人白勝堂有四窗八達各有主名用是被收以其所連引者多故得原禁錮數歲叡薨爽輔政勝爲洛陽令夏侯元爲征西將軍以勝爲長史元亦宿與勝厚駱谷之役勝實主之由是司馬懿不悅於勝累遷滎陽太守河南尹前後所宰守皆稱職爲尹歲餘廳事前屠蘇壞令人更治之小材一枚激墮正檛受符吏石虎頭斷之後旬日遷爲荊州刺史未及之官而敗

桓範字元則世爲冠族建安末入丞相府延康中爲羽林左監以有文學與王象等典集皇覽曹叡時爲中領軍尚書遷征虜將軍東中郎將使持節都督青徐諸軍事治下邳與徐州刺史鄒岐爭屋引節欲斬岐爲岐所奏不直坐免還復爲兗州刺史怏怏不得意又聞當轉爲冀州牧是時冀州統屬鎮北將軍呂昭昭才實仕進本在範後範謂其妻仲長曰我寧作諸卿向三公長跪耳不能爲子展屈

也其妻曰君前在東坐欲擅斬徐州刺史衆人爲君難爲作下今復羞爲呂屈是復難爲作上也範忿甚以刀環撞其腹妻時懷孕遂墮胎死範亦竟稱疾不赴冀州芳正始中拜大司農範前在臺閣號爲曉事及爲司農又以清省稱嘗抄撮漢書中諸雜事自以意斟酌之名曰世要論蔣濟爲太尉嘗與範會社下羣卿列坐範懷其所撰欲以示濟謂濟當虛心觀之範出其書以示左右左右傳之示濟濟不視範心恨之因論他事乃發怒謂濟曰我祖薄德公輩何似邪濟性雖彊毅亦知範剛毅睨而不應各罷範於沛郡仕次在曹眞後于時曹爽輔政以範鄉里老宿於九卿中特敬之然不甚親也及懿稱兵閉城門以範爲曉事

乃指召之欲使領中領軍範子諫之以爲車駕在外宜南
出有頃兒又促之範欲去而司農承吏皆止範範不從乃
突出至平昌城門城門已閉門候司蕃故範舉吏也範呼
之舉手中版以示之矯曰有詔召我卿促開門蕃欲求見
詔書範呵之言卿非我故吏邪何以敢爾乃開之範出城
顧謂蕃曰太傅圖逆卿從我去蕃徒行不能及遂避側範
南見爽爽不能用既免芳還宮遂令範隨從至洛水浮橋
北望見懿下車叩頭而無言懿呼範姓曰桓大夫何爲爾
邪芳入宮有詔範還復位範詣闕拜章謝待報司蕃詣鴻
臚自首具說範前臨出所道懿乃忿然曰誣人以反於法
何應主者曰科律反受其罪乃收範於闕下時人持範甚

急範謂部官曰徐之我亦義士耳遂送廷尉

何晏字平叔進孫也母尹氏曹操爲司空時納之幷收養
晏少以才秀知名好老莊言作道德論及諸文賦著述凡
數十篇曹叡時爲冗官至芳正始初曹爽輔政以才能故
用爲散騎侍郎遷侍中尚書性自喜動靜粉白不去手行
步顧影爲尚書主選舉其宿與之有舊者多被拔擢晏與
夏侯元名盛于時司馬師亦預焉晏嘗曰唯深也故能通
天下之志夏侯太初是也唯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司馬
子元是也唯神也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吾聞其語未見其
人蓋欲以神況諸己也爽既敗懿使晏典爽等獄晏窮治
黨與冀以獲宥懿曰凡有八族晏疏丁鄧等七族懿曰未
也晏窮急乃曰豈謂晏乎懿曰是也乃收晏晏妻操女所
稱金鄉公主者也曹氏賢初謂其母沛王太妃曰晏爲惡
日甚將何保身母笑曰汝得無妒晏邪俄而晏死有一子
懿遣人錄之晏母歸藏其子宮中向死者摶頰乞白活之
使者具以白懿懿亦聞晏婦有先見之言心常嘉之特原
不殺初爽夢二虎銜雷公雷公若二升椀放著庭中爽惡
之以問占者靈臺丞馬訓曰憂兵訓退告其妻曰爽將以
兵亡不出旬日安定皇甫謐夢至洛陽自廟出見車騎甚
衆以物呈廟云誅大將軍曹爽寤而以告其邑人邑人曰
君欲作曹人之夢乎朝無公孫彊如何且爽兄弟典重兵
又權尚書事誰敢謀之謐曰爽無叔振鐸之請苟失天機

則離矣何恃於彊昔漢之閻顯倚母后之尊權國威命可
謂重矣閹人十九人一旦尸之況爽兄弟乎懿將移魏社
剪除異己爽操大柄晏等名盛一世固懿所深忌也又無
遠慮深識漸以祿位盈溢故見殺大權盡歸於懿已而又
有夏侯元之禍

夏侯元字太初尚子也少知名弱冠爲散騎黃門侍郎嘗
進見與毛曾並坐曾叡妃親弟也元恥之不悅形于色叡
恨之左遷羽林監芳正始初曹爽輔政元爲爽姑子累遷
散騎常侍中護軍元世名知人爲中護軍拔用武官參戟
牙門無非俊傑多牧州典郡立法垂教于今皆爲後式太
傅司馬懿問以時事元議曰夫官才用人國之柄也故銓

衡專于臺閣上之分也孝行存乎閭巷優劣任之鄉人下之敘也夫欲清教審選在明其分敘不使相涉而已何者上過其分則恐所由之不本而干勢馳鶩之路開下踰其敘則恐天爵之外通而機權之門多矣夫天爵下通是庶人議柄也機權多門是紛亂之原也自州郡中正品度官才之來有年載矣緬緬紛紛未聞整齊豈非分敘參錯各失其要之所由哉若令中正但考行倫輩倫輩當行均斯可官矣何者夫孝行著于家門豈不忠恪于在官乎仁恕稱於九族豈不達於為政乎義斷行於鄉黨豈不堪于事任乎三者之類取於中正雖不處其官名斯任官可知矣行有大小比有高下則所任之流亦煥然明別矣奚必使

中正干銓衡之機于下而執機柄者有所委仗于上上下交侵以生紛錯哉且臺閣臨下考功校否衆職之屬各有官長旦夕相考莫究于此閭閻之議以意裁處而使匠宰失位衆人驅駭欲風俗清靜其可得乎天臺縣遠衆所絕意所得至者更在側近孰不修飾以要所求所求有路則修己家門者已不如自達於鄉黨矣自達鄉黨者已不如自求之於州邦矣苟開之有路而患其飾真離本雖復嚴責中正督以刑罰猶無益也豈若使各帥其分官長則各以其屬能否獻之臺閣臺閣則據官長能否之第參以鄉閭德行之次擬其倫比勿使偏頗中正則唯考其行迹別其高下審定輩類勿使升降臺閣總之如其所簡或有參

錯則其責負自在有司官長所第中正輩擬比隨次率而用之如其不稱責負在外然則內外相參得失有所互相形檢孰能相飾斯則人心定而事理得庶可以靜風俗而審官才矣又以為古之建官所以濟育羣生統理民物也故為之君長以司牧之司牧之主欲一而專一則官任定而上下安專則職業修而事不煩夫事簡業修上下相安而不治者未之有也先王建萬國雖其詳未可得而究然分疆畫界各守土境則非重累羈絆之體也下考殷周五等之敘徒有小大貴賤之差亦無君官臣民而有二統互相牽制者也夫官統不一則職業不修職業不修則事何得而簡事之不簡則民何得而靜民之不靜則邪惡並興

而姦偽滋長矣先王達其如此故專其職司而一其統業始自秦世不師聖道私以御職姦以待下懼宰官之不修立監牧以董之畏督監之容曲設司察以糾之宰牧相累監察相司人懷異心上下殊務漢承其緒莫能匡改魏室之隆日不暇及五等之典雖難卒復可麤立儀準以一治制令之長吏皆君吏民橫重以郡守累以刺史若郡所攝唯在大較則與州同無為再重宜省郡守但任刺史刺史職存則監察不廢郡吏萬數還親農業以省煩費豐財殖穀一也大縣之才皆堪郡守是非之訟每生意異順從則安直己則爭夫和羹之美在於合異上下之益在能相濟順從乃安此琴瑟一聲也蕩而除之則官省事簡二也又

幹郡之吏職監諸縣營護黨親鄉邑舊故如有不副而因
公挈頓民之困弊咎生於此若皆并合則亂原自塞三也
今乘衰敝民人彫落賢才鮮少任事者寡郡縣良吏往往
非一郡受縣成其劇在下而吏之上選郡當先足此為親
民之吏專得底下吏者民命而常頑鄙今如并之吏多選
清良者造職大化宣流民物獲寧四也制使萬戶之縣名
之郡守五千以上名之都尉千戶以下令長如故自長以
上考課遷用轉以能升所牧亦增此進才效功之敘也若
經制一定則官才有次治功齊明五也若省郡守縣皆徑
達事不擁隔官無留滯三代之風雖未可必簡一之化庶
幾可致便民省費在於此矣又以為文質之更用猶四時

之迭興也王者體天理物必因弊而濟通之時彌質則文
之以禮時泰侈則救之以質今承百王之末秦漢餘流世
俗彌文宜大改之以易民望今科制自公列侯以下位從
大將軍以上皆得服綾錦羅綺紈素金銀飾鏤之物自是
以下雜綵之服通於賤人雖上下等級各示有差然朝臣
之制已得侔至尊矣元黃之采已得通於下矣欲使市不
鬻華麗之色商不通難得之貨工不作雕刻之物不可得
也是故宜大理其本準度古法文質之宜取其中則以為
禮度車輿服章皆從質樸禁除末俗華麗之事使幹朝之
家有位之室不復有錦綺之飾無兼采之服纖巧之物自
上以下至於樸素之差示有等級而已勿使過一二之覺

若夫功德之賜上恩所特加皆表之有司然後服用之夫
上之化下猶風之靡草樸素之教興於本朝則彌侈之心
自消於下矣懿報書曰審官擇人除重官改服制皆大善
禮鄉閭本行朝廷考事大指如所示而中間一相承習卒
不能改秦時無刺史但有郡守長史漢家雖有刺史奉六
條而已故刺史稱傳車其吏言從事居無常治吏不成臣
其後轉更為官司耳昔賈誼亦患服制漢文雖身服弋綈
猶不能使上下如意恐此三事當待賢能然後能了耳元
又書曰漢文雖身衣弋綈而不革正法度內外有僭擬之
服寵臣受無限之賜由是觀之似指立在身之名非篤齊
治制之意也今公侯命世作宰追蹤上古將隆至治抑末

正本若制定於上則化行於眾矣夫當宜改之時留殷勤
之心令發之日下之應也猶響尋聲耳猶垂謙謙曰待賢
能此伊周不正殷姬之典也竊未喻焉頃之為征西將軍
假節都督雍涼州諸軍事元既遷司馬師代為護軍護軍
總統諸將任主武官選舉前後當此官者不能止貨賂故
蔣濟為護軍時有謠言欲求牙門當得千匹百人督五百
匹懿與濟善間以問濟濟無以解之因戲曰洛中市買一
錢不足則不行遂相對歡笑元代濟故不能止絕人事及
師代元整頓法令人莫敢犯者曹爽被害徵元為大鴻臚
數年徙太常當是時司馬懿辛子師代為大將軍擅政元
見魏氏將亡又被廢黜居常鬱鬱不得意中書令李豐者

自以身處機密息韜又以列侯給事中娶曹氏所謂齊長公主是也有內外之重而司馬師所爲將不利於魏心不自安密謂韜曰元既爲海內重人加以當大任年時方壯而永見廢又親曹爽外弟於大將軍有嫌光祿大夫張緝有才用棄兵馬大郡還坐家巷各不得志欲使汝以密計告之緝芳妃父以東莞太守召廢者也緝嘗病創臥豐遣韜省病韜屏人語緝曰韜尚公主父子在機近大將軍秉事常恐不見明信太常亦懷深憂君侯雖有后父之尊安危未可知皆與韜同慮者也韜父欲與君侯謀之緝默然良久曰同舟之難吾焉所逃此大事不捷即禍及宗族矣豐陰令弟兗州刺史翼求入朝欲使將兵入翼求朝不許

芳嘉平六年二月當拜貴人豐等欲因御臨軒諸門有陛兵誅大將軍師以元代之以緝爲驃騎將軍豐密語黃門監蘇鑠永寧署令樂敦冗從僕射劉賢等皆許之師聞豐謀舍人王羕請以命召豐豐若無備情屈勢迫必來若不來羕一人足以制之若知謀泄以衆挾輪長戟自衛徑入雲龍門挾天子登陵雲臺臺上有三千人仗鳴鼓會衆如此羕所不及也師乃遣羕迎之豐見劫迫隨羕至師責豐豐知禍及遂正色曰卿父子懷姦將傾社稷惜吾力劣不能相禽滅耳師怒使勇士以刀環築豐腰殺之

豐字安國故衛尉義子也丕黃初中以父任召隨軍始爲白衣時年十七八在鄴下著名清白識別人物海內莫不注意後隨軍許昌聲稱日隆其父不願其然遂令閉門敕使斷客叡襲位得吳降人問江東以中國名士爲誰降人云聞有李安國者是時豐爲黃門郎叡問左右安國所在左右以豐對叡曰豐名乃被於吳越邪後轉騎都尉給事中芳襲位爲永寧太僕以名過其實能用少也芳正始中遷侍中尚書僕射豐在臺省常多託疾時臺制疾滿百日當解祿豐疾未滿數十日輒暫起已復臥如是數歲初豐子韜以選尚公主豐弟翼及偉仕數歲間並歷郡守偉荒於酒與新平扶風不治而豐不召衆人以爲失致懿殺曹爽住車闕下與豐相聞豐怖遽氣索足委地不能起芳嘉平四年中書令缺師諮問朝臣誰可補者咸指向豐豐雖

知此非顯選而自以連婚國家思附至尊因伏不辭遂奏用之豐爲中書二歲芳每獨召與語不知所說師知其議已問豐豐不以實告師憾之豐歷仕不以家計爲意仰俸廪而已韜雖尚公主豐常約敕不得有所侵取時得賜錢帛輒以外施親族及得賜宮人多與子弟而豐皆以與諸外甥及死後有司籍其家家無餘財豐之見殺也是夜送尸付廷尉廷尉鍾毓不受曰非法官所治也以其狀告且敕之乃受芳怒將問豐死意太妃懼呼芳入乃止遣使收翼師既殺豐事下有司收元緝鑠敦賢等送廷尉元至廷尉不肯下辭廷尉鍾毓自臨治元元正色責毓曰吾當何辭卿爲令史責人也卿便爲吾作辭毓以其名士節高不可

屈而獄當竟夜爲作辭令與事相附流涕以示元元視領
之而已毓弟會年少於元元不與交在囹圄會因欲狎而
友元元正色曰鍾君何相偪如此也廷尉獄成會公卿朝
臣議咸以爲豐等欲要君脅上肆其詐虐謀誅良輔擅相
建立將以傾覆京室顛危社稷毓所正皆如科律乃稱詔
齊長公主先帝遺愛原其三子元豐緝敦賢等皆夷三族
韜以尚主賜死獄中其餘親屬徙樂浪郡元臨斬東市顏
色不變舉動自若時年四十六初曹爽之被害也夏侯霸
將來奔呼元欲與之俱元曰吾豈苟存自容於寇讐乎遂
還洛自此不交人事不蓄華妍司馬懿既卒中領軍許允
謂元曰無復憂矣元歎曰士宗卿何不見事乎此人猶能

以通家年少遇我子元子上不吾容也元見收司馬昭流
涕請之大將軍師曰卿忘會趙司空葬乎先是趙儼卒大
將軍兄弟會葬賓客以百數元時後至衆賓客咸越席而
迎師由是忌之而禍作矣元格量宏濟望重天下嘗著樂
毅張良及本無肉刑論辭旨通遠咸傳於世而遭遇變故
橫羅禍殃後人究之始自曹爽失政禍烈於元罪累及許
允等是歲芳廢繼而髦見弒越十年魏亡
許允者字士宗高陽人也父據仕典農校尉允少得名稱
召入軍曹叙時爲尚書選曹郎與陳國袁侃對同坐職事
皆收送獄當有死者而正直者爲重允謂侃曰卿功臣之
子法應八議不憂死也侃知其指乃爲受重允刑竟復吏

出爲郡守稍遷爲侍中尚書中領軍允聞李豐等被收欲
往見大將軍已出門回遑不定中道還取袴豐等已收訖
師聞允前遽怪之曰我自收豐等不知士大夫何爲怱怱
乎是時朝臣遽者多而衆人咸以爲意在允也會鎮北將
軍劉靜卒乃以允代靜已受節傳出止外舍師與允書曰
鎮北雖少事而都典一方念足下震華鼓建朱節歷本州
此所謂著繡晝行也允心甚悅與臺中相聞欲易其鼓吹
旌旗其兄子素頗聞允前見嫌意戒允但當趣耳用是爲
邪允曰卿俗士不解我以榮國耳故求之芳以允當出乃
令會羣臣羣臣皆集芳特引允以自近允前爲侍中顧當
與芳別涕泣歔欷會訖罷出促令去會有司奏允前擅以

廚錢乞諸俳及其官屬故遂收送廷尉考問竟故減死徙
邊芳嘉平六年秋徙樂浪妻子不得自隨冬道卒初允爲
吏部郎叡疑其所用非次召入詰之允以實對叡釋遣出
望其衣敗曰清吏也賜之允善相印將拜以印不善使更
刻之如此者三允曰印雖始成而已被辱問送印者果懷
之而墜于廁相印法本出陳長文長文以語韋仲將楊利
從仲將受法以語許士宗利以法術占吉凶十可中八九
仲將問長文從誰得法長文曰本出漢世有相印相笏經
又有鷹經牛經馬經印工宗養以法語程申伯是故有一
十二家相法傳於世

季漢書卷五十五

諸暨章陶栽艮氏纂　　邑後學樓光照　陳愷仝校

魏臣王淩毋丘儉諸葛誕列傳

王淩字彥雲太原祁人司徒允之兄子也李傕郭汜之亂盡害允家屬淩及兄晨時年皆少踰城得脫亡命歸鄉里淩舉孝廉為發干長稍遷至中山太守又辟為丞相掾屬曹丕稱尊拜散騎常侍尋出為兖州刺史與張遼等至廣陵擊吳吳將呂範等遭大風船漂至北岸淩與諸將逆擊捕斬首虜有功封宜城亭侯加建武將軍尋轉青州是時海濱乘喪亂之後法度未整淩布政施教甚有綱紀百姓稱之曹叡太和初從曹休侵吳遇敵於夾石休軍大敗淩

力戰決圍休得免於難徙揚州轉豫州刺史始至豫州旌先賢之後求未顯之士各有條教意義甚美淩初與司馬朗賈逵友善及臨兖豫繼其名跡曹叡臨崩顧命曹爽司馬懿輔其子芳以淩為征東將軍假節都督揚州諸軍事芳正始二年吳將全琮率衆數萬攻芍陂淩率諸軍迎拒與敵爭塘力戰敵退進封南鄉侯邑千三百五十戶遷車騎將軍儀同三司尋遷司空是時淩外甥令狐愚以才能為兖州刺史屯平阿舅甥並典兵專淮南之重令狐愚者名浚丕黃初中為和戎護軍烏丸校尉田豫討胡有功小違節度愚以法繩之丕怒械繫愚治罪曰淩何愚遂以名之後為曹爽長史尋出領兖州已而司馬懿殺曹爽乃進淩太尉假節鉞以餌之當是時曹氏已危淩愚謀以楚王彪長而才欲迎立之以興曹氏芳嘉平元年淩遣舍人勞精詣洛陽語子廣廣言廢立大事勿為禍先淩不聽愚遣將張式至白馬通意於彪言使君謝王天下事不可知願王自愛彪亦陰知其意答言謝使君知厚意也初愚聞彪智勇東郡有謠言云白馬河出妖馬夜過官牧邊鳴呼衆馬皆應明日見其迹大如斛行數里還入河中又有謠言白馬素羈西南馳其誰乘者朱虎騎彪小字朱虎愚與淩謀立之會愚病卒不果二年熒惑守南斗淩謂斗中有星當有興者三年春吳塞涂水淩欲因此舉兵表求討賊懿稱詔不聽淩乃遣將楊宏以立彪事告兖州刺史黃華華

宏反告懿懿將中軍乘水道擊之先下赦赦淩罪又將尚書廣東使為書誘淩降大軍掩至百尺淩卒不及備勢偪又得赦書乃乘船單出迎懿遣掾王彧送印綬節鉞與書懿軍至邱頭淩徑乘小船自趣懿懿使人逆止之遣步騎六百人送京師淩行至項見賈逵祠在水側淩呼曰賈梁道王淩固忠于魏之社稷者唯爾有神知之夜呼掾屬與決遂自殺懿至壽春復窮治其事賜彪死諸相連者悉夷三族初山陽單固與兖州從事楊康並為愚所親信愚與淩謀立楚王康固皆知之康應司徒召詣洛陽露其事懿故預為之備既至壽春固見懿懿問曰卿知其事為邪固對不知懿曰且置近事問卿令狐反乎固又曰無而康白

事事與固連遂收捕固及家屬皆繫廷尉考實數十固故云無有懿錄康與固對相詰固辭窮乃叱康曰老庸既負使君又滅我族顧汝當活邪辭定事上須報廷尉以舊皆得聽與其母妻子相見初愚之辟固也固屢以疾辭其母夏侯氏曰使君與汝父久善故召汝且汝亦故當仕進自可往耳固乃應命及固見其母不仰視母字謂之曰恭夏汝爲人吏自當爾耳此自門戸衰我無恨也康初自以白其事冀得封拜後亦竟不免臨刑俱出獄固詈康曰老奴汝死自分耳若令死者有知汝何面目以行地下也懿封宏華爵鄉侯乃復發淩愚冢剖棺暴屍於所近市三日燒其印綬朝服兗州武吏東平馬隆託爲愚家客以私財更

殯葬行服三年種植松柏一州之士愧之淩長子廣有志尚學行死時年四十餘少子字明山最知名善書多技藝人得其書皆以爲法走向太原追軍及之時有飛鳥集桑樹隨枝低卬堪弓射之即倒追人乃止不復進投親家食親家告吏乃就執之初廣既名高弟飛梟金虎並才武過人懿嘗從容問蔣濟濟曰淩文武俱贍當今無雙廣等志力有美於父耳退而悔之告所親曰吾此言滅人門宗矣蓋司馬氏之忌刻深也已而有毌丘儉諸葛誕之事

毌丘儉字仲恭河東聞喜人也父興官武威太守封高陽鄉侯儉襲父爵爲平原侯曹叡文學叡襲位拜尚書郎遷羽林監以東宮之舊且有幹策甚見親待尋出爲洛陽典農時取農民以治宮室儉上疏曰臣愚以爲天下所急除者二敵所急務者衣食誠使二敵不滅士民飢凍雖崇美宮室猶無益也遷荊州刺史叡青龍中圖討遼東徙爲幽州刺史加渡遼將軍使持節護烏丸校尉率幽州諸軍至襄平屯遼隧右北平烏丸單于寇婁敦遼西烏丸都督率衆王護留等五千餘人降寇婁敦遣弟阿羅槃等來朝貢而公孫淵逆戰儉不利引還明年叡遣司馬懿統中軍及儉等衆數萬討淵定遼東儉以功進封安邑侯食邑三千九百戸芳正始中儉以高句驪數侵叛督諸軍步騎萬人出元菟從諸道討之句驪王宮將步騎二萬人進軍沸流水上大戰梁口宮破走儉遂東馬懸車登丸都居句驪所

都斬獲首虜以千數句驪沛者名得來數諫宮宮不從得來歎曰立見此地將生蓬蒿遂不食死舉國賢之儉令諸軍不壞其墓不伐其樹得其妻子皆放遣之宮單將妻子逃竄儉引軍還六年復征之宮遂奔買溝儉遣元菟太守王頎追之過沃沮千有餘里至肅慎氏南界刻石記功刊丸都山銘不耐城諸所誅納八千餘口論功受賞侯者百餘人還左將軍假節監豫州諸軍事領豫州刺史轉鎮南將軍諸葛誕敗於東關乃合誕爲鎮南都督豫州儉爲鎮東都督揚州吳太傅諸葛恪圍合肥新城儉與揚州刺史文欽拒之恪退還王淩之逮也既訴於賈逵祠是年八月司馬懿夢淩逵爲厲甚惡之遂卒子師自爲撫軍大將軍

錄尚書事既而師廢其主芳立高貴鄉公髦儉子甸進言
曰大人居方嶽重任國家傾覆而晏然自守將受四海之
責儉然之乃與文欽謀之文欽者字仲若譙郡人騎將稷
之子也少以名將子材武見稱坐魏諷事下獄掠笞數百
當死曹操特赦之叡太和中爲五營校督歷遷廬江太守
鷹揚將軍性剛無禮所在倨傲王淩奏欽不宜撫邊徵還
時大將軍曹爽欽之鄉里也厚待之復遣還廬江加冠軍
將軍司馬懿殺曹爽進欽爲前將軍以安其心而欽深憤
司馬氏之不臣矣遷揚州刺史以與諸葛誕相惡無所與
謀會誕去儉往臨甚相洽也髦正元二年正月彗星見數
十丈西北竟天儉乃集淮南將守諸别屯者皆入壽春城

爲壇于城西歃血爲盟起兵討師移檄郡國上表曰故相
國懿匡輔魏室戮力盡節以寧華夏未成而薨齊王以懿
有大功故遂使師承統懿業委以大事也而師以盛年在
職無疾託病坐擁彊兵無有臣禮中書令李豐等欲議退
之師知而請豐其夕拉殺載尸埋棺豐等爲大臣帝王腹
心擅加酷暴死無罪名師有君父之心乎懿每歎說齊王
自堪人主君臣之義定奉事以來十有五載始欲歸政按
行武庫詔問禁兵不得妄出師自知姦慝人神所不佑矯
廢君主加之以罪孚師之叔父追送齊王悲不自勝而師
懷忍不顧大義又故光祿大夫張緝無罪而誅夷其妻子
并及母后逼恐至尊彊催督遣臨時哀愕莫不傷痛而師
稱慶反以歡喜三方之守一朝闕廢多選精兵以自營衛
五營領兵闕而不補多載器仗充聚本營合聚諸藩王公
著鄴欲悉誅之一旦舉事廢主天不長惡使目腫不成耳
臣與安豐護軍鄭翼廬江護軍呂宣太守張休淮南太守
丁尊督守合肥護軍王休等議各以累世受恩千載風塵
思盡軀命以完全社稷安主爲効斯義苟立雖焚妻子吞
炭漆身死而不恨也按師之罪宜加大辟以彰姦慝春秋
之義一世爲善十世宥之懿有大功海內所書依古典議
廢師以侯就第弟昭可以代師春秋之義大義滅親故周
公誅弟石碏戮子季友鴆兄上爲國計下全宗族殛鯀用
禹聖人明典古今所稱乞陛下下臣等所奏朝堂博議臣

言當道使師遜位避賢者罷兵去備如舊法則天下協同
若師負勢恃衆不自退者臣等率將所領晝夜兼行惟命
是授欲使大魏永存使陛下得行君意遠絕亡之禍也當
是時儉欽分老弱守壽春悉師六萬渡淮而西進屯項儉
堅守欽在外爲游兵而朝士皆附司馬氏莫有應者師會
公卿謀之太常王肅進言曰昔關羽率荊州之衆降于禁
於漢濱遂有北向爭天下之志後孫權襲取其將士家屬
羽士衆一旦瓦解今淮南將士父母妻子皆在內州但急
往禦衛使不得前必有關羽土崩之勢矣師從之率中軍
十餘萬倍道兼行召三方兵大會於陳許之郊遣諸葛誕
率豫州諸軍從安風津向壽春征東將軍胡遵率青徐諸

軍出譙宋之間以絕歸路師率大軍屯汝陽使監軍王基率前鋒諸軍據南頓以待之令諸軍皆堅壁勿戰儉軍進不得戰退恐壽春見襲將士家在北者果多沮散師乃遣兗州刺史鄧艾率泰山諸軍萬餘人至樂嘉示弱以誘之師乃潛軍銜枚自浤就艾欽子俶曰及其未定擊之可破也俶時年十八勇力絕人於是分爲二隊夜夾攻之俶率壯士先至大呼陷陣師軍中震擾大亂而欽後期不應會明俶退欽亦引而東初師有瘤疾使醫割之俶之攻也師驚而目出懼軍中之恐蒙之以被痛甚嚙被敗而左右莫知惟殿中尹大目知之大目少爲曹氏家奴常侍在主側師挾與俱行時謂師曰文欽本明公腹心但爲人所誤耳又天子鄉里大目昔爲文欽所信乞得追解語之令還與公復好師聽之大目單身往乘大馬被鎧冑追文欽大目心實欲安曹氏也謬謂欽曰君侯何若若不可復忍數日中也欲使欽解其旨欽殊不悟乃更厲聲曰汝先帝家人不念報恩而反與司馬師作逆不顧上天天不佑汝矣乃張弓傅矢欲射大目大目涕泣曰世事敗矣善自努力也司馬師曰欽走矣遣驍騎追之俶告欽曰不先折其勢不得去也乃與壯士十餘摧鋒陷陣所向皆披靡遂引去師遣長史司馬璉督騎翼而追之使將軍樂琳等督步兵繼其後比至沙陽圍欽弩矢雨下欽蒙楯而馳大敗父子走保項儉聞欽戰敗夜退衆潰比至慎縣左右稍稍棄儉去

儉亡入水邊爲安風津都尉部民張屬所殺甸字子邦爲治書侍御史有名京邑而師惡其爲人也初儉感曹叡顧遇及芳廢甸慷慨諫之故爲此役甸知儉事將家屬走新安靈山上師別攻殺之夷儉三族而儉子宗等四人先入吳儉弟秀及孫重兵敗亦亡吳欽既敗書與車騎將軍郭淮曰大將軍昭伯與太傅伯俱受顧命登牀把臂託付天下此遠近所知後以勢利乃絕其祀及其親黨皆一時之俊可爲痛心公侯特與大司馬公恩親分著義貫金石當此之時想益毒痛有不可堪也王太尉嫌其專朝潛欲舉兵事竟不捷復受誅夷害及楚王想甚追恨太傅既亡其子師繼承父業肆其虐暴日月滋甚放主弒后殘戮忠良包藏禍心遂至篡弒此可忍也孰不可忍欽以名義大故事君有節忠憤內發忘寢與食無所吝顧也會毌邱子邦自與父書勝說公侯盡事主之義欲奮白髮同符太公惟須東問影響相應聞問之日能不慷慨是以不顧妻孥之痛即與毌邱鎮東舉義兵三萬餘人西趨京師欲扶持王室掃除姦逆企踵西望不得聲問魯望高子不足喻急夫當仁不讓況救君之難度道遠艱故不果期要耳然同舟共濟安危勢同禍痛已連非言飾所解自公侯所明也共事曹氏積信魏朝行道之人皆所知見若在朝之士冒利偷生烈士所恥公侯所賤賈豎所不忍爲也況當塗之士邪軍屯住項小人以閏月十六日別進兵就於樂嘉城討

師師之徒衆尋時奔潰其所斬截不復訾原但當長驅徑至京師而流言先至毋邱不復詳之更謂小人爲誤諸軍便爾瓦解毋邱還走追尋釋解無所及小人還項復遇王基等十二軍追尋毋邱進兵討之即時克破所向全勝要奈後無繼何孤軍梁昌進退失所還據壽春壽春復走狼狽躓閡無復他計惟當歸命大吳借兵乞食繼踵伍員耳不若僕隸如何快心復君之讐永使曹氏少享血食此亦大國之所佑念也想公侯不使程嬰杵臼擅名於前代而使大魏獨無鷹揚之士也公侯必欲共忍帥胷懷宜廣大勢恐秦川之卒不可孤舉今宜屈已伸人託命歸漢東西俱舉乃可克定師黨耳深思鄙言若可聽從宜使漢軍克

制期要使六合校考與周召同封以託付兒孫此亦非小事也大丈夫寧處其落落是以遠呈忠心時望嘉應時淮巳卒欽遂入吳圖報復

諸葛誕字公休琅邪陽都人豐之後也初爲尚書郎與僕射杜畿試船陶河遭風覆沒虎賁浮河救誕誕曰先救杜侯誕飄于岸絕而復蘇轉滎陽令入爲吏部郎人有屬託輒顯其言而用之後有當否則公議其得失以爲襃貶自是羣僚莫不慎之累遷御史中丞尚書與夏侯元鄧颺等相友善有四聰八達之稱言事者以浮華不可長奏免之會叡甍元等任職乃表引誕復爲御史中丞尚書出爲揚州刺史加昭武將軍司馬懿擊王淩以誕爲鎮東將軍假節都督揚州諸軍事封山陽亭侯吳諸葛恪圍東關誕督諸軍拒之不利退徙爲鎮南將軍已而司馬師殺夏侯元廢其主芳誕常憤之不果發會鎮東將軍毋邱儉起兵討師誕時督豫州諸軍渡安風津至壽春壽春城中十萬口聞儉欽敗恐見戮悉破城出流竄山澤或走入吳師以誕久在淮南使復爲鎮東大將軍儀同三司都督揚州會文欽入吳聞淮南亂與吳將孫峻呂據留贊等帥師徑至壽春時誕軍已至城不可攻乃走誕遣將軍蔣班追擊贊斬之進封誕高平侯邑三千五百戶轉爲征東大將軍毋邱儉之敗沒也未幾師亦卒弟昭代柄政長史賈充以爲宜遣參佐慰勞四征昭乃遣充至壽春見誕說時事因謂誕

曰洛中諸賢皆願禪代君所知也君以爲云何誕厲色曰君非賈豫州子世受魏恩如何負國欲以魏室輸人乎非吾所忍聞若洛中有難吾當死之充默然還乃說昭曰誕再在揚州有威名民望所歸今徵必不來禍小事淺不徵事遲禍大髦甘露二年五月遂徵爲司空書至誕遂斬揚州刺史樂綝集淮南淮北將士起兵討昭遣長史吳綱將小子靚請救于吳時文欽在吳常欲得司馬氏而甘心焉聞之大喜遂與吳將全懌全端唐咨王祚等率師三萬來援而昭已遣其鎮南將軍王基率諸軍圍壽春矣欽咨等從城東北因山乘險將其衆突入城六月昭挾其主髦東征至項集中外諸軍二十六萬臨淮擊之大軍屯邱頭使

基及安東將軍陳騫等圍壽春又使監軍石苞兗州刺史州泰等簡銳卒巡行備外援欽數出突圍逆擊不克復入八月吳將朱異帥師萬餘來援留輜重于都陸輕兵渡黎漿水泰等逆拒不克前而泰山太守胡烈以奇兵襲都陸焚輜重異軍餓食葛葉而退孫綝怒殺之或謂昭曰大軍不能久省食減口冀有他變料賊之情不出此三者今當多方以亂之備其越逸此勝計也昭乃命合圍分遣羸卒就穀淮北廩軍士大豆人三升欽聞之果喜昭愈羸形以示之揚言吳救方至誕益寬恣食俄而城中乏糧矣石苞王基請攻之昭曰壽春城固而衆多攻之必力屈若有外寇表裏受敵此危道也今三叛相聚於孤城之中天其或

者將使同就戮吾以全策縻之可坐而制也三叛一謂唐咨也咨利城人利城人殺太守徐基推咨爲主魏人討之遂亡吳爲左將軍封列侯時外救不至城中惶懼將軍蔣班焦彝言於誕曰朱異等以大衆來而不能進孫綝殺異而歸江東外以發兵爲名而內實坐須成敗其歸可見矣今宜及衆心尚固士卒用命幷力決死攻其一面雖不能克猶有可全者文欽曰江東乘戰勝之威久矣未有難北方者也況公今舉十萬之衆內附而欽與全端等同居死地父子兄弟俱在江表就孫綝不欲主上及其親戚豈肯聽乎且中國無歲無事軍民並疲今守我一年勢力已困異圖生心變故將起以往準今可計日而望也班彝固勸

之欽怒而誕欲殺班二人懼十一月乃相攜降昭全懌母孫權女也得罪於吳全端兄子禕及儀奉其母降昭儀兄靜時在壽春鍾會作禕儀書以誘靜靜兄弟五人帥其衆數千人開門出降文欽曰蔣班焦彝謂我不能出而走全懌全端又率衆逆降此敵無備之時也可以戰矣三年正月誕欽咨遂悉衆出攻圍上諸軍臨高發石車火箭逆燒破其攻具弩矢及石雨下死傷者被地復還入城初誕欽內不相協及至事急轉相疑貳欽欲盡出北方人省食與吳人堅守誕不聽由是憤爭誕殺之欽子鴦及虎將兵在小城中鴦卽假字所謂勇力絕人者也聞欽死勒兵馳赴之衆不爲用鴦虎單騎踰城出降昭軍吏請誅之昭曰城

未拔殺之是堅其心也其赦之以爲將軍使將兵數百巡城而呼城中云文欽之子猶不見殺其他何懼城上持弓者不發矢昭見之曰可攻矣二月乙酉鼓譟登城誕乃單乘馬將其麾下突小城門出昭司馬胡奮逆擊殺之夷三族唐咨王祚皆面縛降拜咨安遠將軍聽鴦虎收斂欽喪還葬舊塋誕麾下數百人拱手爲列每斬一人輒降之竟不變至盡曰爲諸葛公死不恨時人比之田橫吳將于詮曰大丈夫受命其主以兵救人既不能克又束手於敵吾弗取也乃免冑冒陣而死初壽春每歲雨潦淮水溢常淹城邑故昭之築圍也誕笑之曰是固不攻而自敗也及大軍之攻亢旱踰年城既陷是日大雨圍壘皆毀蓋天意也

故王淩毋邱儉諸葛誕屢起皆不捷四年昭遂除髦

季漢書卷五十六

諸曁章陶栽良氏纂　邑後學

魏臣嵇康列傳

嵇康字叔夜譙郡銍人也先本姓奚會稽上虞人避怨徙于銍改爲嵇氏取嵇字之上山以爲姓蓋以志其本也或云銍有嵇山家于其側遂氏焉又昭字子遠官治書侍御史康早孤少有儁才曠邁不羣長七尺八寸美詞氣有風儀而不自藻飾人以爲龍章鳳姿天質自然矣學不師授博覽無不該通尤好老莊婚於曹氏拜中散大夫常脩養性服食之事彈琴詠詩自足於懷以爲神仙稟之自然非積學所致至于導養得理則安期彭祖之倫可及也著養

生論知自厚者所以喪其所生其求益者必失其性又爲君子無私論曰夫稱君子者心不措乎是非而行不違乎道者也何以言之夫氣靜神虛者心不存于矜尚體亮心達者情不繫于所欲矜尚不存乎心故能越名教而自任自然情不繫于所欲故能審貴賤而通物情物情順通故大道無違越名任心故是非無措也是故言君子則以無措爲主以通物爲美言小人則以匿情爲非以違道爲闕何者匿情矜吝小人之至惡虛心無措君子之篤行也是以大道言及吾無身吾又何患無以生爲貴者是賢于貴生也由斯而言夫至人之用心固不存有措矣故曰君子行道忘其爲身斯言是矣君子之行賢也不察于有度而

後行也任心無邪不議于善而後正也顯情無措不論于是而後為也是故傲然忘賢而賢與度會忽然任心而心與善遇儻然無措而事與是俱也其略如是其胸懷所寄遠矣故遺世事縱意于塵埃之表焉尋寓居于河內之山陽與陳留阮籍河內山濤向秀籍兄子咸琅邪王戎沛人劉伶相友善游於竹林世所謂竹林七賢也戎言與康居二十年未嘗見其喜慍之色預其流者故宗之康嘗採藥遊山澤會其得意忽焉忘反時有樵蘇者遇之咸謂神至至汲郡共北山中見孫登孫登者字公和不知何許人無家屬居北山土窟中編草為裳冬則被髮自覆好讀易鼓琴見者皆親樂之康欲與之言登默然不對踰時將去康

曰先生將無言乎登曰子才多識寡難乎免于今之世矣又遇王烈共入山烈嘗得石髓如飴即自服半餘半與康皆凝而為石又于石室中見一卷素書遽呼康往取輒不復見烈乃嘆曰叔夜趣非常而輒不遇命也是時大將軍司馬師擅政嘗欲辟康康有絕世之志乃避之河東或云避世及山濤為選曹郎舉康自代康乃與書告絕曰聞足下欲以吾自代雖事不行知足下故不知之也恐足下羞庖人之獨割引尸祝以自助故為足下陳其可不老子莊周吾之師也親居賤職柳下惠東方朔達人也安乎卑位吾豈敢短之哉又仲尼兼愛不羞執鞭子文無欲卿相而三為令尹是乃君子思濟物之意也所謂達能兼善而不

渝窮則自得而無悶以此觀之故知堯舜之居世許由之巖棲子房之佐漢接輿之行歌其揆一也仰瞻數君可謂能遂其志者也故君子百行殊途同致循性而動各附所安故有處朝廷而不出入山林而不反之論且延陵高子臧之風長卿慕相如之節意氣所先亦不可奪也吾每讀尚子平臺孝威傳慨然慕之想其為人加少孤露母兄驕恣不涉經學又讀老莊重增其放故使榮進之心日頹任逸之性轉篤阮嗣宗口不論人過吾每師之而未能及至性過人與物無傷惟飲酒過差耳至為禮法之士所繩疾之如仇讎幸賴大將軍保持之耳吾以不如嗣宗之資而有慢弛之闕又不識物情闇于機宜無萬石之慎而有好

盡之累久與事接疵釁日興雖欲無患其可得乎又聞道士遺言餌朮黃精令人久壽意甚信之游山澤觀魚鳥心甚樂之一行作吏此事便廢安能舍其所樂而從其所懼哉夫人之相知貴識其天性因而濟之禹不逼伯成子高全其長也仲尼不假蓋于子夏護其短也近諸葛孔明不迫元直以入蜀華子魚不彊幼安以卿相此可謂能相終始眞相知者也自卜已審若道盡塗殫則已耳足下無事冤之令轉于溝壑也吾新失母兄之歡意常悽切女年十三男年八歲未及成人況復多疾顧此悢悢如何可言今但欲守陋巷教養子孫時時與親舊敘離闊陳說平生濁酒一盃彈琴一曲志意畢矣豈可見黃門而稱貞哉若趣

欲共登王塗期于相致時爲懽益一旦迫之必發狂疾自
非重讐不至此也既以解足下并以爲别書既行司馬氏
聞而怒之性好鍜宅中一柳樹甚茂乃激水圜之每夏月
居其下以鍜嘗與向秀共鍜于樹下頴川鍾會聞其名而
造之會名公子以才能貴幸乘肥衣輕賓從如雲康方箕
踞而鍜會至不爲之禮良久會去康曰何所聞而來何所
見而去會曰聞所聞而來見所見而去會以此憾之初東
平吕安服康高致每一相思輒千里命駕康友而善之後
安爲兄所枉訴以事繫獄安引康爲證康保明之鍾會因
譖于司馬昭曰嵇康卧龍也不可起公無憂天下顧以康
爲慮耳又曰昔毌邱儉反康欲起兵應之賴山濤不聽宜

因釁除之昭乃并收康康素愼言行一旦縲紲乃作詩曰
欲過其寡誘議沸騰性不傷物頻致怨憎昔慙柳惠今愧
孫登内負宿心外恧良朋將刑東市太學生三千人請以
爲師弗許康顧視日影索琴彈之曰昔袁孝尼嘗從吾學
廣陵散吾每靳固之廣陵散于今絶矣時年四十初康嘗
游乎洛西暮宿華陽亭引琴而彈夜分忽有客詣之稱是
古人與康共談因索琴彈之聲調絶倫遂以授康曰此廣
陵散也不可授人故云然
阮籍者字嗣宗陳留尉氏人也父瑀丞相掾籍容貎瓌傑
而任性不羈博覽羣籍尤好老莊嗜酒能嘯善彈琴當其
得意忽忘形骸嘗至東郡兗州刺史王昶請與相見終日
不得與言昶嘆賞之自以不能測也太尉蔣濟聞其有儁
才而辟之籍詣都亭奏記曰伏惟明公以含一之德據上
台之位英豪翹首俊賢抗足而辟書之下下走爲首昔子
夏在于西河之上而文侯擁篲鄒子處於黍谷之陰而昭
王陪乘夫布衣韋帶之士孤居特立王公大人所以禮下
之者爲道存也今籍無鄒卜之道而有其陋猥見採擇無
以稱當方將耕於東臯之陽輸黍稷之餘稅乞迴謬恩以
光清舉初濟恐籍不至得記欣然遣卒迎之而籍已去濟
大怒鄉親共喻之乃就吏尋謝病歸後爲尙書郎曹爽參
軍以疾歸田里歲餘爽敗司馬懿柄政爲太傅從事中郎
曹髦襲位封關内侯徙散騎常侍籍本有濟世志屬司馬

氏勢日偪志意不得由是不與世事益放達以酣飲爲常
司馬昭欲爲子求婚于籍醉六十日不得言而止鍾會數
以時事問之欲因其可否而致之罪皆以酣醉獲免及昭
輔政籍言于昭曰籍平生曾游東平樂其風土昭大悅即
拜東平相籍乘驢到郡壞府舍屏鄣使内外相望法令清
簡旬日而還復爲大將軍從事中郎朝論以其名高欲顯
崇之而籍惟祿仕而已聞步兵校尉鈌廚營人善釀有貯
酒三百斛乃求爲步兵校尉會昭讓九錫公卿將勸進使
籍爲其辭籍沈醉忘作臨詣府使取之見籍方據按醉眠
使者以告籍便書按使寫之無所改竄時人重其清壯抑
亦其所以玩世歟性至孝然亦不拘禮致母終正與人圍

甚對者求止籍留與決賭既而飲酒二斗舉聲一號吐血數升及將葬食一蒸豚飲二斗酒然後臨訣直言窮矣舉聲一號又吐血數升毀瘠骨立殆至滅性裴楷往弔之籍散髮箕踞醉而直視楷弔唁畢去或問楷凡弔者主哭客乃爲禮今君奚哭爲楷曰籍方外之士故不崇禮典我俗中之士故以儀軌自居也籍口不臧否人物而爲青白眼意所不可以白眼對之嵇喜來弔籍作白眼喜不懌而退及康齎酒挾琴造焉籍大悅乃見青眼由是禮法之士疾之若讐而籍自若焉籍嫂常歸寧籍相見與別或譏之籍曰禮豈爲我設邪鄰家少婦當壚沽酒籍嘗詣飲醉便臥其側籍既不自嫌其夫察之亦不疑也又聞兵家女美而

死籍不識其父兄徑往哭之盡哀而還其任情坦蕩皆此類也嵇康死籍愈無聊時率意獨駕不由徑路車跡所窮輒慟哭而反嘗游廣武觀楚漢戰處嘆曰時無英雄使豎子成名乎登武牢山望京邑而嘆於是賦豪傑詩矣景元四年冬卒時年五十四籍能屬文初不留思作詠懷詩八十餘篇又著達莊論敘無爲之貴才高天下而不求用嘗遊蘇門山遇蘇門生孫登有竹實數斛臼杵而已籍從之與談太古無爲之道及論五帝三王之義蘇門生蕭然曾不經聽籍乃對之長嘯淸韻響亮蘇門生逌爾而笑籍既降至半嶺聞有聲若鸞鳳之音響乎巖谷乃登之嘯也至是籍乃假蘇門先生之論以寄所懷歌曰日沒不周西月出丹淵中陽精蔽不見陰光代爲雄亭亭在須臾厭厭將復隆富貴俯仰間貧賤何必終又嘆曰天地解兮六合開星辰隕兮日月頹我騰而上將何懷

咸字仲容父熙武都太守咸任達不拘與叔父籍爲竹林之游當時持禮者譏之而咸不顧也咸居道南諸阮居道北北阮甚富七月七日盛曬衣服皆錦綺粲目咸以竿挂大布犢鼻於庭人或怪之答曰未能免俗聊復爾耳歷仕散騎常侍太原郭奕才高知名于時少所推先見咸殊心服而嘆焉而居母喪縱情越禮素幸姑之婢姑當歸初云留婢既而自從去時方有客咸聞之遽借客馬追婢既及與婢累騎而還其放逸如是蓋遭時多故意有所不可也

雖處世不交人事惟共親知絃歌酣宴而已諸阮皆盛飲酒咸至宗人間共集不復用杯觴斟酌以大盆盛酒圓坐相向大酌更飲時有羣豕來飲其酒咸直接去其上便共飲之後仕晉以壽終

山濤者字巨源河內懷人也父曜宛句令濤早孤居貧而有器量介然不羣性好莊老每隱身自晦與嵇康呂安善後遇阮籍因遊於竹林著忘言之契年四十始爲郡主簿功曹上計掾舉孝廉州辟部河南從事與石鑒共宿濤夜起蹴鑒曰今爲何等時而眠邪知太傅臥何意鑒曰宰相三不朝與尺一令歸第卿何慮也濤曰咄石生無事馬蹄間邪投傳而去未二年果殺曹爽遂隱身不交世事尋舉

秀才除郎中轉驃騎將軍從事中郎久之拜趙相國遷尚書吏部郎舉康自代康所以與書告絕也然器量特遠康臨死謂子紹曰巨源在汝不孤矣
王戎者字濬沖琅邪臨沂人也父渾涼州刺史戎幼而穎悟神彩秀徹視日不眩裴楷目之曰戎眼爛爛如巖下電年六七歲於宣武場觀戲猛獸在檻中虓吼震地衆皆奔走戎獨立不動神色自若見者奇之又與羣兒戲於道側見李樹多實倫輩競取之戎不往或問其故戎曰樹在道邊而多子必苦李也取之信然阮籍與渾爲友戎年十五隨渾在郎舍戎少籍二十歲而籍愛之籍每適渾俄頃輒去過視戎良久然後出謂渾曰濬沖清賞非卿倫也共卿

言不如共阿戎談由是與于竹林之游狀貌短小任率不修威儀善發談端賞其要會朝士嘗上巳禊洛或問王濟曰昨游有何言濟曰張華善說史漢裴頠論前言往行袞袞可聽王戎談子房季札之間超然元箸然性好利而吝識者窺其隱矣戎嘗與阮籍飲時兗州刺史劉昶在坐籍酌不及昶昶無恨色戎異之問籍曰彼何如人也答曰勝公榮不可不與飲若減公榮則不敢不共飲公榮昶字也嵇阮遊于竹林戎嘗後至籍曰俗物已復來敗人意戎笑曰卿輩意亦復易敗邪後仕晉至司徒經黄公酒壚下過顧爲後車客曰吾昔與嵇叔夜阮嗣宗酣暢於此竹林之游亦預其末自嵇阮云亡吾便爲時之所羈紲今日視之雖近邈若山河
劉伶者字伯倫沛國人也身長六尺容貌甚陋而放情肆志細宇宙而齊萬物澹默少言不妄交游與阮籍嵇康相遇欣然神解攜手入林初不以家產有無介意常渴甚求酒於其妻妻捐酒毀器涕泣諫曰君酒太過非攝生之道必宜斷之伶曰善吾不能自禁惟當祝鬼神自誓耳其具酒肉妻從之伶跪祝曰天生劉伶以酒爲名一飲一斛五斗解酲婦兒之言愼不可聽仍飲酒御肉陶兀而醉然雖昏放而機應不差嘗醉與俗人忤其人攘袂奮拳而往伶徐曰雞肋不足以安尊拳其人笑而止遭時多故不可一世常乘鹿車攜一壺酒使人荷鍤而隨之謂曰死便埋我

向秀者字子期河內懷人也淸悟有遠識雅好老莊之學莊周著內外數十篇歷世方士雖有觀者莫適論其旨統也秀乃爲之隱解發明奇趣振起元風讀之者超然心悟莫不自足一時也始秀欲注嵇康曰此書詎復須注正是妨人作樂耳及成示康曰殊復勝不又與康論養生辭難往復蓋欲發康高致也康鍛秀爲之佐相對欣然傍若無人又共呂安灌園於山陽康既被害秀應本郡計入洛司馬昭問曰聞有箕山之志何以在此秀曰以爲巢許狷介之士未達堯心豈足多慕昭甚悅秀乃自此役作思舊賦云余與嵇康呂安居止接近其人並有不羈之才嵇意遠而疎呂心曠而放其後並以事見法嵇博綜伎藝于絲竹

特妙臨當就命顧視日影索琴而彈之逝將西邁經其舊廬于時日薄虞泉寒冰淒然鄰人有吹笛者發聲寥亮追想曩昔游宴之好感音而歎故作賦曰將命適於遠京兮遂旋反以北徂濟黃河以汎舟兮經山陽之舊居瞻曠野之蕭條兮息余駕乎城隅踐二子之遺迹兮歷窮巷之空廬歎黍離之愍周兮悲麥秀于殷墟追昔以懷今兮心徘徊以躊躇棟宇在而弗毀兮形神逝其焉如昔李斯之受罪兮歎黃犬而長吟悼嵇生之永辭兮顧日影而彈琴託運遇于領會兮寄餘命于寸陰聽鳴笛之慷慨兮妙聲絕而復尋停駕言其將邁兮故援翰以寫心

季漢書卷五十七

諸曁章陶栻艮氏纂　邑後學枋[illegible][illegible]仝校

魏晉臣傅嘏王肅列傳

傅嘏字蘭石北地泥陽人介子之後也祖父睿代郡太守父充黃門侍郎嘏弱冠知名時何晏以材顯鄧颺好變通獲聲名于閭閻夏侯元以貴臣子少有重名爲之宗主求交于嘏嘏不納友人荀粲有淸識遠心猶怪之謂嘏曰夏侯泰初一時之傑虛心交子合則成好不合則怨至二賢不睦非國之利此藺相如之所以下廉頗也嘏曰泰初志大其量能合虛聲而無實才何平叔言遠而情近好辯而無誠所謂利口覆邦國之人也鄧元茂有爲而無終外要名利內無關鑰貴同惡異多言而妬前多言多釁妬前無親以吾觀此三人者皆敗德也遠之猶恐禍及況昵之乎司空陳羣辟爲掾時散騎常侍劉劭作考課法事下三府嘏論曰蓋聞帝制宏深聖道奧遠苟非其才則道不虛行神而明之存乎其人暨乎王略虧頹而曠載罔綴微言既沒六籍泯玷何則道宏致遠而衆才莫晞也案劭考課論雖欲尋前代黜陟之文然其制度略以闕亡禮之存者惟有周典外建侯伯藩屏九服內立列司筦齊六職土有恒貴官有定則百揆均任四民殊業故考績可理而黜陟易通也大魏繼百王之末承秦漢之烈制度之流靡所修采自建安以來至于靑龍神武撥亂肇基皇祚掃除凶逆芟

夷進寇旌旗卷舒日不暇給及經邦治戎權法並用百官
羣司軍國通任隨時之宜以應政機以古施今事雜義殊
難得而通也所以然者制宜經遠或不切近法應時務不
足垂後夫建官均職清理民物所以務本也循名考實糾
勵成規所以治末也本綱未舉而造制未呈國略不崇而
考課是先懼不足以料賢愚之分精幽明之理也昔先王
之擇才必本行於州閭講道于庠序行具而謂之賢道修
則謂之能鄉老獻賢能于王王拜受之舉其賢者出使長
之科其能者入使治之此先王收才之義也方今九州之
民爰及京城未有六鄉之舉其選才之職專任吏部案品
狀則實才未必當任薄伐則德行未爲叙如此則殿最之

課未盡人才述綜王度敷贊國式體深義廣難得而詳也
曹芳正始中除尚書郎遷黃門侍郎時曹爽秉政何晏爲
吏部尚書嘏謂爽弟羲曰何平叔外靜而內銛巧好利不
念務本吾恐必先惑子兄弟仁人將遠而朝政廢矣晏等
聞之不平因微事免嘏官起家拜滎陽太守太傅司馬懿
請爲從事中郎懿殺曹爽遷嘏河南尹河南舊俗五官掾
功曹典選職皆授其本國人無用異邦人者嘏各舉其良
而對用之官曹分職而後以次考核之其治以德教爲本
然持法有恒簡而不可犯見理識情獄訟不加榎楚而得
其實不爲小惠有所薦達及大有益於民事皆隱其端迹
若不由己出當時故無赫赫名吏民久而後安之遷尚書

嘏議秦罷侯置守設官分職不與古同漢魏因循以至于
今然儒生學士咸欲錯綜以三代之禮禮宏致遠不應時
務事與制違名實未附故歷代而不至於治者蓋由是也
欲大改定官制依古正本而國家多難未能革易時常懷
之芳嘉平四年征南大將軍王昶征東將軍胡遵鎮南將
軍毌丘儉各獻征吳之計時司馬師擅魏以三征計異訪
於嘏嘏對曰昔夫差勝齊陵晉威行中國不能免姑蘇之
禍齊閔辟土兼國開地千里不足以救顛覆之敗有始不
必善終古事之明效也孫權自破蜀兼平荆州之後志淫
欲滿罪戮忠良誅及允嗣相國宣文侯先識取亂侮亡之
義深建宏圖大舉之策今權已死託孤于諸葛恪若矯權

苛暴蠲其虐政民免酷烈偷安新惠外內齊慮有同舟之
懼雖不能終自保完猶足以延期挺命于深江之表矣昶
等或欲汎舟徑渡橫行江表收民略地因糧于寇或欲四
道並進臨之以武誘間攜貳待其崩壞或欲進軍大佃偪
其項領積穀觀釁相時而動凡此三者皆取賊之常計也
然施之當機則功成名立苟不應節必貽後患自治兵以
來出入三載非掩襲之軍也吳之爲寇幾六十年矣君臣
相保吉凶共患又喪其元帥上下憂危設令列船津要堅
城據險橫行之計其殆難捷今邊壤之守與賊相遠賊設
羅落又特重密間諜不行耳目無聞夫軍無耳目校察未
詳而舉大衆以臨巨險此爲希幸徼功先戰而後求勝非

全軍之長策也唯有進軍大佃最差完牢可詔祖遵等擇
地居險審所錯置及令三方一時前守奪其肥壤使還耕
堉土一也兵出民表寇鈔不犯二也招懷近路降附日至
三也羅落遠設間構不來四也賊退其守羅落必淺佃作
易立五也坐食積穀士不運輸六也釁隙時聞討襲速決
七也凡此七者軍事之急務也不據則賊擅便資據之則
利歸於國不可不察也夫屯壘相偪形勢已交智勇得陳
巧拙得用策之而知得失之計角之而知有餘不足虜之
情僞將焉所逃夫以小敵大則役煩力竭以貧敵富則斂
重財匱故敵逸能勞之飽能飢之此之謂也然後盛衆厲
兵以震之參惠倍賞以招之多方廣似以疑之由不虞之

道以間其不戒比及三年左提右挈虜必冰散瓦解安受
其弊可坐算而得也昔漢氏歷世常患匈奴朝臣謀士早
朝晏罷介胄之將則陳征伐搢紳之徒咸言和親勇奮之
士思展搏噬故樊噲願以十萬之衆橫行匈奴季布面折
其短李信求以二十萬獨舉楚人而果辱秦軍今諸將有
陳越江陵險獨步虜庭即亦向時之類也以陛下聖德輔
相忠賢法明士練錯計於全勝之地振長策以禦之虜之
崩潰必然之數故兵法曰屈人之兵而非戰也拔人之城
而非攻也若釋廟勝必然之理而行萬一不必全之路誠
愚臣之所慮也故謂大佃而偪之計最長師不從十一月
遣王昶等三道擊吳昶攻南郡毌丘儉向武昌胡遵攻東

與已而大敗于東關既敗吳乘勝揚聲向青徐魏人將爲
之備嘏議以爲淮海非賊輕行之路又昔孫權遣兵入海
漂浪沈溺了無孑遺恪豈敢傾根竭本寄命洪流以徼乾
沒乎恪不過遣偏率小將素習水軍者乘海泝淮示動青
徐恪自并兵來向淮南耳後諸葛恪果圍新城不克歸嘏
既達治好正而有清理識要好論才性原本精微尠能及
之司隸校尉鍾會集而論之芳嘉平末賜爵關內侯曹髦
立進位武鄉亭侯毌丘儉文欽起兵討師或以師不宜自
行惟嘏及王肅勸之師猶疑嘏重言曰淮楚兵勁而儉等
負力遠鬬其鋒未易當也若諸將戰有利鈍大勢一失則
公事敗矣時師新割目瘤創甚聞嘏言蹶然而起曰我請

輿疾而東以嘏守尚書僕射俱東儉欽破敗嘏有謀焉師
卒嘏與司馬昭俱還洛陽昭遂據魏柄語在鍾會傳會由
是有自矜色嘏戒之曰子志大其量而勳業難爲也可不
慎哉嘏以功進封陽鄉侯增邑六百戶并前千二百戶是
年卒年四十七追贈太常諡元侯初嘏同州李豐少有顯
名內外稱之嘏不善也謂同志曰豐飾僞而多疑矜小失
而昧於權利若處庸庸者可也自任機事遭明者必死豐
後爲中書令與夏侯元俱禍時服其知人嘏自少與冀州
刺史裴徽散騎常侍荀粲善徽粲卒與鎮北將軍何曾司
空陳泰尚書荀顗後將軍鍾毓並善相與綜朝事爲名臣
第助司馬氏論者擬之王肅云嘏子祗嗣爵與咸熙中改

封涇原子

王肅字子雍東海人也司徒朗之子年十八從宋忠讀太元而更爲之解曹丕黃初中爲散騎黃門侍郎曹叡太和二年拜散騎常侍四年曹眞率衆入寇漢中肅上疏曰前志有之千里饋糧士有飢色樵蘇後爨師不宿飽此謂平地之行軍者也又況於深入阻險鑿路而前則其爲勞必相百也今又加之以霖雨山坂峻滑衆逼而不展糧縣而難繼實行軍者之大忌也聞曹眞發已踰月而行裁半谷治道功夫戰士悉作是賊偏得以逸而待勞乃兵家之所憚也言之前代則武王伐紂出關而復還論之近事則武文征權臨江而不濟豈非所謂順天知時通於權變者哉

兆民知聖上以水雨艱劇之故休而息之後日有釁乘而用之則所謂悅以犯難民忘其死者矣眞時不克入乃令引還肅夙明經術上疏宜遵舊禮爲大臣發哀薦果宗廟事皆施行又上疏陳政本曰除無事之位損不急之祿止浮食之費并從容之官使官必有職職任其事事必受祿祿代其耕乃往古之常式當今之所宜也官寡而祿厚則公家之費鮮進仕之志勸各展才力莫相倚仗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能之與否簡在帝心是以唐虞之設官分職申命公卿各以其事然後惟龍爲納言猶今尚書也以出內帝命而已夏殷不可得而詳甘誓曰六事之人明六卿亦典事者也周官則備矣五日視朝公卿大夫並進而司士辨其位焉其記曰坐而論道謂之王公作而行之謂之士大夫及漢之初依擬前代公卿皆親以事升朝故高祖躬追反走之周昌武帝遥可奉奏之汲黯宣帝使公卿五日一朝成帝始置尚書五人自是陵遲朝禮遂闕可復五日視朝之儀使公卿尚書各以事進廢禮復興光宣聖緒誠所謂名美而實厚者也叡青龍中孝獻皇帝崩肅上疏曰昔唐禪虞虞禪夏皆終三年之喪然後踐天子之尊是以帝號無虧君禮猶存今山陽公承順天命允答民望進禪大魏退處賓位公之奉魏不敢不盡節魏之待公優崇而不臣既至其薨櫬斂之制輿徒之飾皆同於王者是故遠近歸仁以爲盛美且漢總帝王之號號曰皇帝有別稱帝

無別稱皇則皇是其差輕者也故當高祖之時土無二王其父見在而使稱皇明非二王之嫌也況今以贈終可使稱皇以配其謚叡不從乃謚曰孝獻皇帝肅尋以常侍領秘書監兼崇文觀祭酒叡景初間宮室盛興民失農業期信不敦刑殺倉卒肅上疏曰大魏承百王之極生民無幾干戈未戢誠宜息民而惠之以安靜遐邇之時也夫務畜積而息疲民在於省徭役而勤稼穡今宮室未就功業未訖運漕調發轉相供奉是以丁夫疲于力作農者離其南畝種穀者寡食穀者衆舊穀既沒新穀莫繼斯則有國之大患而非備豫之長策也今見作者三四萬人九龍可以安聖體其內足以列六宮顯陽之殿又向將畢惟泰極已

前功夫尚大方向盛寒疾疢或作誠願陛下發德音下明詔深愍役夫之疲勞厚矜兆民之不贍取常食廩之士非急要者之用選其丁壯擇留萬人使一朞而更之咸知息代有日則莫不悅以卽事勞而不怨矣計一歲有三百六十萬夫亦不爲少當一歲成者聽且三年分遣其餘使皆卽農無窮之計也倉有溢粟民有餘力以此興功何功不立以此行化何化不成夫信之於民國家大寶也仲尼曰自古皆有死民非信不立夫區區之晉國微微之重耳欲用其民先示以信是故原雖將降顧信而歸用能一戰而伯于今見稱前車駕當幸洛陽發民爲營有司命以營成而罷既成又利其功力不以時遣有司徒營其目前之利

不顧經國之體臣愚以爲自今以後儻復使民宜明其令使必如期若有事以次寧復更發無或失信凡陛下臨事之所行刑皆有罪之吏宜死之人也然衆庶不知謂爲倉卒故願陛下下之於吏而暴其罪鈞其死也無使汙於宮掖而爲遠近所疑且人命至重難生易殺氣絕而不續者也是以聖賢重之孟軻稱殺一無辜以取天下仁者不爲也漢時有犯蹕驚乘輿馬者廷尉張釋之奏使罰金文帝怪其輕而釋之曰方其時上使誅之則已今下廷尉廷尉天下之平也一傾之天下用法皆爲輕重民安所措其手足臣以爲大失其義非忠臣所宜陳也廷尉者天子之吏也猶不可以失平而天子之身反可以惑謬乎斯重于爲

己而輕于爲君不忠之甚也周公曰天子無戲言言則史書之工誦之士稱之言猶不戲而况行之乎故釋之之言不可不察周公之戒不可不法也叡嘗問曰漢桓帝時白馬令李雲上書言帝者諦也是帝欲不諦當何得不死肅對曰但爲言失逆順之節原其本意皆欲盡心念存補國且帝者之威過於雷霆殺一匹夫無異螻蟻寬而宥之可以示容受切言廣德宇于天下故臣以爲殺之未必爲是也叡又問司馬遷以受刑之故內懷隱切著史記非貶孝武令人切齒對曰司馬遷記事不虛美不隱惡劉向揚雄服其善序事有良史之才謂之實錄漢武帝聞其述史記取孝景及己本紀覽之於是大怒削而投之於今此兩紀

有錄無書後遭李陵事遂下蠶室此爲隱切在孝武而不在于史遷也芳正始元年出爲廣平太守尋徵還拜議郎頃之爲侍中遷太常時大將軍曹爽柄政任用何晏鄧颺等肅與太尉蔣濟司農桓範論及時政肅曰此輩卽宏恭石顯之屬復稱說邪爽聞之戒何晏等曰當共愼之公卿已比諸君前世惡人矣坐宗廟事免起復光祿勳時有二魚長尺集於武庫之屋有司以爲吉祥肅曰魚生於淵而亢于屋介鱗之物失其所也邊將其殆有棄甲之變乎其後果有東關之敗徙河南尹司馬師廢曹芳立曹髦師以肅持節兼太常奉法駕迎髦于元城俄而白氣經天師問肅其故肅曰此蚩尤之旗也東南其有亂乎君若修己以

安百姓則天下樂安者歸德倡亂者先亡矣次年春鎮東將軍毌邱儉揚州刺史文欽起兵討師師謂肅曰霍光感夏侯勝之言始重儒學之士良有以也安國寧主其術焉在肅曰昔關羽率荆州之衆降于禁于漢濱遂有北向爭天下之志後孫權襲取其將士家屬羽士衆一旦瓦解今淮南將士父母妻子皆在內州但急往禦衛使不得前必有關羽土崩之勢矣師從之遂破儉欽而師勢成肅遷中領軍加散騎常侍增邑三百并前二千二百戶初肅自負爲當世大儒善賈馬之學而不好鄭氏采會同異爲尚書詩三禮左氏論語解及撰定父朗所作易傳皆列于學官其所論駁朝廷典制郊祀宗廟喪紀輕重凡百餘篇時樂

安孫炎受學鄭氏之門肅集聖證論以譏短康成炎駁而釋之徵爲秘書監不就而肅仕魏助司馬氏論者謂仕進亦本馬氏歟髦甘露元年肅卒追贈衛將軍謚曰景侯子惲嗣惲卒無子國絕乃復封肅子恂爲蘭陵侯咸熙中改封承子

季漢書卷五十八

諸暨章陶裁艮氏纂　邑後學馮際泰孟其淵仝校

魏晉臣王昶王沈王基列傳

王昶字文舒太原晉陽人也少與同郡王凌俱知名凌年長昶兄事之曹丕立爲太子昶爲太子文學遷中庶子丕稱帝徙散騎侍郎爲洛陽典農時洛都樹木成林昶斫開荒萊以勸百姓墾田特多遷兗州刺史曹叡襲位加揚烈將軍賜爵關內侯昶居郡深以朝廷爲心以爲魏承秦漢之弊法制苛碎不大釐改國典以準先王之風而望治化復興不可得也乃著治論畧依古制而合於時務者二十餘篇又著兵書十餘篇言奇正之用叡青龍中奏之其爲

兄子及子作名字皆有深意兄子默字處靜沈字處道其子渾字元沖深字道沖意崇謙實也爲書戒之曰夫人爲子之道莫大於寶身全行以顯父母此三者人知其善而或危身破家陷於滅亡之禍者何也由所祖習非其道也夫孝敬仁義百行之首而立身之本也孝敬則宗族安之仁義則鄉黨重之此行成於內名著于外者矣人若不篤於至行而背本逐末以陷浮華焉以成朋黨焉浮華則有虛僞之累朋黨則有彼此之患此二者之戒昭然著明而循覆車滋衆逐末彌甚皆由惑當時之譽昧目前之利故也夫富貴聲名人情所樂而君子或得之而不處何也惡不由其道耳患人知進而不知退知欲而不知足故有困

辱之累悔吝之咎語曰如不知足則失所欲故知足之足常足矣覽往事之成敗察將來之吉凶未有干名要利欲而不厭而能保世持家永全福祿者也欲使汝曹立身行己遵儒者之教履道家之言故以元默沖虛爲名欲汝曹顧名思義不敢違越也古者盤杅有銘几杖有誡俯仰察焉用無過行況在己名可不戒之哉夫物速成則疾亡晚就□則善終朝華之草夕而零落松柏之茂隆寒不衰是以大雅君子惡速成戒闕黨也若范匄對秦客至武子擊之折其委笄惡其掩人也夫人有善鮮不自伐有能者寡不自矜伐則掩人矜則陵人掩人者人亦掩之陵人者人亦陵之故三郤爲戮于晉王叔負罪于周不惟矜善自伐

好爭之咎乎故君子不自稱非以讓人惡其蓋人也夫能屈以爲伸讓以爲得弱以爲强鮮不遂矣夫毀譽者愛惡之原而禍福之機也是以聖人慎之孔子曰吾之於人誰毀誰譽如有所譽必有所試以聖人之德猶尚如此況庸庸之徒而輕毀譽哉昔伏波將軍馬援戒其兄子言聞人之惡當如聞父母之名耳可得聞口不可得言也斯戒至矣人或毀己當退而求于身若己有可毀之行則彼言當矣若己無可毀之行則彼言妄矣當則無怨于彼妄則無害于身又何報焉且聞人毀己而忿者惡醜聲之加人也人報者滋甚不如默而自修己也諺曰救寒莫如重裘止謗莫如自修斯言信矣若與是非之士凶險之人近猶不

可況與對校乎其害深矣夫虛偽之人言不根道行不顧言其爲浮淺較可識別而世人或焉猶不檢之以言行也近濟陰魏諷山陽曹偉皆以傾邪敗沒熒惑當世挾持姦慝驅動後生雖刑于鈇鉞大爲炯戒然所汙染固以衆矣可不慎與若夫山林之士夷叔之倫甘長飢于首陽安赴火于緜山雖可以激貪勵俗然聖人不爲之吾亦不願也今汝先人世有冠冕惟仁義爲名守慎爲稱孝悌于閨門務學於師友吾與時人從事雖出處不同然各有所取潁川郭伯益好尚通達敏而有知其爲人宏曠不足輕貴有餘得其人重之如山不得其人忽之如草吾以所知親之昵之不願兒子爲之北海徐偉長不治名高不求苟得澹

然自守惟道是務其有所是非則託古人以見其意當時無所褒貶吾敬之重之願兒子師之東平劉公幹博學有高才誠節有大意然性行不均少所拘忌得失足以相補吾愛之重之不願兒子慕之樂安任昭先淳粹履道內敏外恕推遜恭讓處不避洿怯而義勇在朝忘身吾友之善之願兒子遵之若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汝其庶幾舉一隅耳及其用財先九族其施舍務周急其出入存故老其論議貴無貶其進仕尚忠節其取人務道實其處世戒驕淫其貧賤慎無戚其進退念合宜其行事加九思如此而已敘青龍四年令公卿舉才德兼備者各一人太尉司馬懿以昶應選昶蓋素與懿合也曹芳正始中轉在徐州封

武觀亭侯遷征南將軍假節都督荊豫諸軍事昶在州相度形勢以爲國有常衆戰無常勝地有常險守無常勢今屯宛去襄陽三百餘里諸軍散屯船在宣池有急不足相赴乃表徙治新野習水軍于三州廣農墾殖倉穀盈積司馬懿殺曹爽執魏柄乃奏博問大臣得失昶陳治畧五事其一欲崇道篤學抑絕浮華使國子入太學而修庠序其二欲用考試考試猶準繩也未有舍準繩而意正曲直廢黜陟而空論能否也其三欲令居官者久于其職有治績則就增位賜爵其四欲約官實祿勵以廉恥不使與百姓爭利其五欲絕侈靡務崇節儉令衣服有章上下有敘儲穀畜帛反民於樸懿褒讚焉因使撰百官考課事昶以爲

唐虞雖有黜陟之文而考課之法不垂周制冢宰之職大計羣吏之治而誅賞又無校比之制由此言之聖主明于任賢畧舉黜陟之體以委達官之長而總其統紀故能否可得而知也其大指如此二年昶奏吳人有釁白帝夷陵之間黔巫秭歸房陵皆在江北民夷與新城郡接可襲取也乃遣新城太守州泰襲巫秭歸房陵荊州刺史王基詣夷陵昶詣江陵兩岸引竹絙爲橋渡水擊之吳人奔南岸鑿七道並來攻於是昶使積弩同時俱發吳將施績夜退入江陵城追斬數百級昶欲引至平地與合戰乃先遣五軍案大道發還使吳望見以喜之以所獲鎧馬甲首馳環城以怒之設伏以待之績果來追與戰克之績遁斬其將

鍾離茂許旻收其甲首旗鼓珍寶器仗振旅而還遷征南大將軍儀同三司進封京陵侯司馬師廢曹芳立曹髦毋丘儉起兵討之昶引兵爲師拒儉有功封二子亭侯關內侯進位驃騎將軍諸葛誕起兵討司馬昭昶據夾石以逼江陵持施績全熙使不得東誕敗昭悅之矯詔曰昔孫臏佐趙直湊大梁西兵驟進亦所以成東征之勢也增邑千戶并前四千七百戶遷司空持節都督如故髦甘露四年卒諡曰穆侯子渾嗣咸熙中爲越騎校尉

沈昶從子也祖柔父機官東郡太守沈少孤養于昶事昶如父奉繼母寡嫂以孝義稱好書善屬文大將軍曹爽辟爲掾累遷黃門侍郎及爽敗以故吏免後起爲治書侍御

史轉秘書監曹髦正元中遷散騎常侍侍中典著作與荀顗阮籍共撰魏書多爲時諱時髦好學有文才沈及裴秀數於東堂講讌屬文號沈爲文籍先生秀爲儒林丈人甚親任之司馬昭進位相國封晉公加九錫髦見威權日去不勝其忿將討之召尚書王經散騎常侍王業及沈謂之曰司馬昭之心路人所知也吾不能坐受廢辱今日當與卿等自出討之經極諫髦曰行之決矣正使死何懼況不必死邪時朝臣皆附昭髦與沈謀者依爲腹心之臣也沈業奔告昭昭使賈充入弒髦殞于車下沈以功遷尚書出監豫州諸軍事奮武將軍豫州刺史晉受禪以翊戴功遷驃騎將軍錄尚書事加散騎常侍統城外諸軍事封博陵

公
王基字伯輿東萊曲城人也少孤與叔父翁居翁撫養甚
厚基亦以孝稱年十七郡召爲吏非其好也遂去入瑯邪
界游學曹丕黃初中察孝廉除郎中是時靑土初定刺史
王淩特表請基爲别駕後召爲秘書郎淩復請還頃之司
徒王朗辟基淩不遣朗書劾州曰凡家臣之良則升于公
輔公臣之良則入于王職是故古者侯伯有貢士之禮今
州取宿衛之臣留秘閣之吏所希聞也淩猶不遣基其見
任如是司馬懿柄政辟基擢中書侍郎時曹叡盛修宮室
百姓勞瘁基上疏曰臣聞古人以水喻民曰水所以載舟
亦所以覆舟故在民上者不可以不戒懼夫民逸則慮易

苦則思難是以先王居之以約儉俾不至于生患昔顔淵
云東野子之御馬力盡矣而求進不已是以知其將敗今
事役勞苦男女離曠願陛下深察東野之弊留意舟水之
喻息奔駟于未盡節力役于未困昔漢有天下至孝文時
唯有同姓諸侯而賈誼憂之曰置火積薪之下而寢其上
因謂之安也今寇賊未殄猛將擁兵簡之則無以應敵久
之則難以遺後當盛明之世不務以除患若子孫不競社
稷之憂也使賈誼復起必深切于曩時矣時散騎常侍王
肅著諸經傳解及論定朝儀改易鄭氏舊說而基據持康
成義常與抗衡蓋亦自負明經者也遷安平太守公事去
官大將軍曹爽請爲從事中郎出爲安豐太守郡接吳境

爲政淸嚴有威惠明設防備敵不敢犯加討寇將軍吳嘗
大發衆集建業揚聲欲入攻揚州刺史諸葛誕使基策之
基曰昔孫權再至合肥一至江夏其後全琮出廬江朱然
寇襄陽皆無功而還今陸遜等已死而權年老內無賢嗣
中無謀主權自出則懼內釁卒起癰疽發潰遣將則舊將
已盡新將未信此不過欲補定支黨還自保護耳後權竟
不出時曹爽柄政措置失當基著時要論以切世事以疾
徵還起家爲河南尹未拜爽敗基嘗爲爽官屬隨例罷尋
爲尚書遷荆州刺史加揚烈將軍隨征南王昶擊吳基别
襲步協於夷陵協閉門自守基示以攻形而實分兵取雄
父邸閣收米三十餘萬斛虜安北將軍譚正納降數千口

移其降民置夷陵縣賜爵關內侯基又表城上昶徙江夏
治之以偪夏口由是吳不敢輕越江明制度整軍農兼修
學校南方稱之時魏人議欲攻吳令量進取之宜基對曰
夫兵動而無功則威名折于外財用窮于內故必全而後
用也若不資通川聚糧水戰之備則雖積兵江內無必渡
之勢今江陵有沮漳二水溉灌膏腴之田以千數安陸左
右陂池沃衍若水陸並農以實軍資然後引兵詣江陵夷
陵分據夏口順沮漳資水浮穀而下彼知官兵有經久之
勢則拒天誅者意沮而向王化者益固然後率合蠻夷以
攻其內精卒勁兵以討其外則夏口以上必拔而江外之
郡不守如此吳蜀之交絕交絕而吳禽矣不然兵出之利

未可必矣於是遂止司馬懿卒司馬師執魏柄基書戒之曰天下至廣萬機至猥誠不可不矜矜業業坐而待旦也夫志正則衆邪不生心靜則衆事不躁思慮審定則教令不煩親用忠良則遠近協服故知和遠在身定衆在心許允傅嘏袁侃崔贊皆一時正士有直質而無流心可與同政事者也其忠于司馬氏如此曹髦立進封常樂亭侯毌邱儉文欽起兵師以基爲行監軍假節統許昌軍適與師會于許昌師曰君籌儉等何如基曰淮南之逆非吏民思亂也儉等誑脅迫懼畏目下之戮是以尙羣聚耳若大軍臨偪必土崩瓦解儉欽之首不終朝而縣於軍門矣師曰善乃令基居軍前議者咸以儉欽慓悍難與爭鋒令基停

駐基答曰儉等舉軍足以深入而久不進者是其詐僞已露衆心疑沮也今不張示威形以副民望而停車高壘有似畏懦非用兵之勢也若或虜略民人又州郡兵家爲賊所得者更懷離心儉等所迫脅者自顧罪重不敢復還此爲錯兵無用之地而成姦宄之源吳寇因之則淮南非國家之有譙沛汝豫危而不安此計之大失也軍宜速進據南頓南頓有大邸閣計足軍人四十日糧保堅城因積穀先人有奪人之心此平賊之要也基屢請乃聽進據㶏水既至復言曰兵聞拙速未覩巧久方今外有彊寇內有叛臣若不時決則事之淺深未可測也議者多欲將軍持重持重是也停軍不進非也持重非不行之謂也進而不可

犯耳今據堅城保壁壘以積實資虜縣運軍糧甚非計也師欲須諸軍齊集猶尙未許基曰將在軍君令有所不受彼得則利我得亦利是謂爭地南頓是也遂輒進據南頓儉等從項亦欲往爭發十餘里聞基已據復還保項時兗州刺史鄧艾屯樂嘉儉使文欽將兵襲艾基知其勢分進兵偪項儉衆遂敗基遷鎭南將軍都督豫州諸軍事領豫州刺史進封安樂鄉侯上疏求分戶二百賜叔父子喬爵關內侯報德也師特聽之諸葛誕起兵討司馬昭基以本官行鎭東將軍都督揚豫諸軍事圍壽春時昭大衆在項以誕兵精令基斂軍堅壘基累啟求進攻會吳遣朱異來救誕軍於安城基又得昭旨引諸軍轉據北山基謂諸將

曰今圍壘轉固兵馬向集但當精修守備以待越逸而更移兵守險使得放縱雖有智者不能善後矣遂守便宜上疏曰今與賊家對敵當不動如山若遷移依險人心搖蕩於勢大損諸軍並據深溝高壘衆心皆定不可傾動此御兵之要也書奏報聽昭進屯邱頭分部圍守各有所統基督城東城南二十六軍昭勑軍吏入鎭南部界一不得有所遣城中食盡晝夜攻壘基輒拒擊破之誕敗昭與基書曰初議者云云求移者甚衆時未臨履亦謂宜然將軍深筭利害獨秉固志上違詔命下拒衆議終至制敵禽賊雖古人所述不是過也昭因欲遣諸將輕兵深入招迎唐咨等子弟乘勢覆吳基諫曰昔諸葛恪乘東關之勝竭江表

之兵以圖新城城既不拔而衆死者大半姜維因洮上之利輕兵深入糧餉不繼軍覆上邽夫大捷之後上下輕敵輕敵則慮難不深今吳新敗于外又內患未弭是其修備設慮之時也且兵出踰年人有歸志今俘馘十萬罪人斯得自歷代征伐未有全兵獨克如今之盛者也武皇帝克袁紹于官渡自以所獲已多不復追奔懼挫威也昭乃止轉基爲征東將軍都督揚州諸軍事進封東武侯長史司馬等侯者七人是歲基母卒昭秘其凶問迎基父豹喪合葬洛陽追贈豹北海太守昭愛其盡力于已也髦甘露四年轉征南將軍都督荆州諸軍事曹奐立增邑千戶并前五千七百戶前後封子二人亭侯關內侯奐景元二年春

三月襄陽太守胡烈表言吳將鄧由李光等十八屯同謀來降遣使送質任欲令郡兵臨江迎拔昭令基部分諸軍徑造沮水以迎之若由等如期到者便當因此震蕩江表基馳驛遣司馬昭書說由等可疑之狀且當淸澄未宜便舉重兵深入應之又曰夷陵東西皆險陿竹木叢蔚卒有要害弩馬不陳今者筋角濡弱水潦方降廢盛農之務要難必之利此事之危者也姜維之趣上邽文欽之據壽春皆深入求利以取覆沒此近事之鑒戒也嘉平以來累有內難當今之宜當務鎮安社稷撫寧上下力農務本懷柔百姓未宜動衆以求外利也昭累得其書意狐疑勑諸軍已上道者且權停住所在須候節度基復遺昭書曰昔漢祖納酈生之說欲封六國寤張良之謀而趣銷印基謀慮淺短誠不及留侯亦懼襄陽有食其之謬昭于是罷兵報基書曰凡處事者多曲相從順鮮能確然共盡理實誠感忠愛每見規示輙依來旨已罷軍嚴旣而由等果不降是歲基卒追贈司空謚曰景侯子徽嗣早卒奐咸熙中建五等改封基孫廙以東武餘邑賜一子爵關內侯

季漢書卷五十九

諸暨章陶栽艮氏纂　邑後學 趙昌年 沈堯韓 仝校

魏晉臣鄭沖何曾裴秀衛瓘荀顗列傳

鄭沖字文和滎陽開封人也起自寒微而克立清操耽經史濤究儒術及百家言任眞自守不要鄉曲之譽由是州郡久不加禮及曹丕稱太子以沖爲文學累遷尚書郎出補陳留太守沖以儒雅爲德無幹局簞食緼袍不營資產世以此亦重之大將軍曹爽引爲從事中郎轉散騎常侍光祿勳曹芳嘉平三年拜司空及曹髦講尚書沖執經親授與侍中鄭小同俱被賞賜俄轉司徒曹奐立拜太保位在三司之上封壽光侯時司馬氏擅魏國多故矣沖位階

台輔而不預世事司馬昭命賈充羊祜等分定禮儀律令皆先諮于沖然後施行及晉武代魏沖爲奉策使致天子璽綬於晉遂拜太傅進爵爲公泰始十年卒謚曰成初沖與孫邕曹羲荀顗何晏等共集論語諸家訓註之善者記其姓名因從其義有不安者輒改易之名曰論語集解成奏之于朝於今傳焉沖無子以從子徽爲嗣

何曾字穎考陳國陽夏人太僕夔之子也少襲父陽武亭侯爵好學博問與同郡袁侃齊名曹叡爲平原侯曾爲文學及襲位累遷散騎侍郎汲郡典農中郎將給事黃門侍郎上疏曰臣聞爲國者以清靜爲基而百姓以良吏爲本今四海虛耗事役衆多誠宜恤養黎元悅以使人郡守之權雖輕猶專任千里比之於古則列國之君也上當奉宣朝恩以致惠和下當興利而除害得其人則可安非其人則爲患故漢宣稱曰百姓所以安其田里而無歎息愁恨之心者政平訟理也與我共此者其惟良二千石乎此誠可謂知政之本也方今國家大舉新有發調軍師遠征上下劬勞夫百姓可與樂成難與慮始愚惑之人能厭目前之小勤而忘爲亂之大禍者是以郡守益不可不得其人才雖難備猶宜粗有威恩爲百姓所信憚者臣聞諸郡守有年老或病疾皆委政丞掾不恤庶事或性體疏怠不以政理爲意在官積年惠澤不加于人然於考課之限罪亦不至黜免故得經延歲月而無斥罷之期臣愚以爲可密

詔主者使隱核參訪郡守其有老病不親隱人物及宰牧少恩好修人事煩撓百姓者皆可徵還爲更選代塡之遷散騎常侍出補河內太守在任有威嚴稱徵拜侍中母憂去官曹芳嘉平中爲司隸校尉撫軍校事尹模憑寵作威姦利盈積朝野畏憚莫敢言者曾奏劾之朝廷稱焉時曹爽秉政司馬懿忌之詐稱疾曾亦謝病爽敗乃起視事司馬師之廢曹芳也曾實預其謀後人以此議之步兵校尉阮籍以時多故任情放達曾特面質於司馬昭前曰卿縱情背禮敗俗之人今忠賢執政綜核名實若卿之曹不可長也因言於昭曰公方以孝治天下而聽阮籍以重哀飲酒食肉於公座宜擯遠方無令汚染華夏昭曰此子羸病

若此君不能爲吾忍邪曾重引據辭理甚切昭雖不從時人敬憚之毋邱儉死子甸妻荀應坐死其族兄顗族父虞並司馬師姻通共表匄其命許聽離婚荀女芝之爲潁川太守劉子元妻亦坐死以懷妊繫獄荀辭詣曾乞恩曰芝繫在廷尉顧影知命計日備法乞沒爲官婢以贖芝命曾哀之騰辭上議僉以爲當遂改法曾在司隸積年遷尚書曹髦正元中爲鎭北將軍都督河北諸軍事假節將之鎭司馬昭使其子炎攸辭送數十里曾乃盛爲賓主備太牢之饌侍從吏騶莫不醉飽曾又先敕其子劭曰客必過汝汝當豫嚴已而果至劭不冠帶停客良久曾深以譴劭其崇重如此遷征北將軍進封潁昌侯曹奐咸熙初拜司徒改

封朗陵侯司馬昭爲晉王曾與高柔鄭沖俱三公將入見二人猶揖而已曾獨致拜盡敬晉武襲王位以曾爲晉丞相加侍中與裴秀王沈等勸晉武卽位拜太尉進爵爲公食邑千八百戶晉咸寧四年卒年八十下禮官議謚博士秦秀謚爲繆醜帝不從策謚曰孝太康末子劭自表改謚爲元曾性至孝閨門整肅年老與妻相見皆正衣冠相待如賓己南向妻北面再拜上酒酬酢既畢便出一歲如此者不過再三焉初司隸校尉傅元著論稱曾及荀顗曰以文王之道事其親者其潁昌何侯乎其荀侯乎古稱曾閔今曰荀何內盡其心以事其親外崇禮讓以接天下孝子百世之宗仁人天下之命有能行孝之道君子之儀表也

然其事曹氏卽乃心在晉失人臣之節性又奢侈務在華靡帷帳車服窮極綺麗廚膳滋味過於王者屢爲言者所劾奏

裴秀字季彥河東聞喜人尚書令潛之子也少好學能屬文叔父徽有盛名賓客甚衆秀年十歲有詣徽者出則過秀秀母賤嫡母宣氏不之禮嘗使進饌於客見者皆爲之起秀母曰微賤如此當應爲小兒故也宣氏知之遂止已而渡遼將軍毋邱儉薦秀于大將軍曹爽曰生而岐嶷長蹈自然元靜守眞性入道奧博學强記無文不該孝友著於鄉黨高聲聞于遠近誠宜弼佐謨明助和鼎味毗贊大府光昭盛化非徒子奇甘羅之儔兼包顏冉游夏之美爽

乃辟爲掾襲父爵淸陽亭侯遷黃門侍郎爽誅以故吏免頃之爲廷尉正司馬昭爲安東將軍秀爲司馬軍國之事多見信任遷散騎常侍諸葛誕起兵討昭昭拒之秀與尚書僕射陳泰黃門侍郎鍾會以行臺從豫參謀略及誕敗轉尚書進魯陽鄉侯增邑千戶時曹髦好學常與中護軍司馬望侍中王沈侍郎鍾會及秀等講宴於東堂幷屬文論特加禮異謂秀爲儒林丈人沈爲文籍先生已而司馬昭弑髦立曹奐秀以豫議定策功進爵縣侯增邑七百戶遷尚書僕射與咸熙初釐革憲司以荀顗定禮儀賈充正法律而秀改官制焉秀議五等之爵自騎督以上六百餘人皆封秀封濟川侯地方六十里邑千四百戶以高苑縣

濟川墟爲侯國時司馬昭稱晉王欲以舞陽侯攸爲嗣晉武憪問秀曰人有相不因以奇表示之秀乃言於昭曰中撫軍人望既茂天表如此固非人臣之相也由是世子乃定晉武即王位拜尚書令右光祿大夫與御史大夫王沈衛將軍賈充俱開府加給事中及即帝位加左光祿大夫封鉅鹿郡公邑三千戸晉泰始七年卒時年四十八謚曰元

衛瓘字伯玉河東安邑人尚書覬之子也十歲喪父至孝過人性貞靜以明識淸允稱襲父爵閺鄉侯弱冠爲魏尚書郎時魏法嚴苛母陳氏憂之瓘自請得徙爲通事郎轉中書郎在位十年以任職稱累遷散騎常侍司馬昭弒曹髦立曹奐拜瓘侍中持節慰勞河北以定議功增邑戸數轉廷尉卿瓘明法理每至聽訟小大以情時以允當稱之鄧艾鍾會之入寇也瓘以本官持節監艾會軍事行鎭西軍司給兵千人漢亡艾輒承制封拜會陰懷異志因艾專擅密與瓘俱奏其狀昭使檻車徵之會遣瓘先收艾會以瓘兵少欲令艾殺瓘因加艾罪瓘知欲危己然不可得而距乃夜至成都檄艾所統諸將稱詔收艾其餘一無所問若來赴官軍爵賞如先敢有不出誅及三族比至鷄鳴悉來赴瓘唯艾帳內在焉平旦開門瓘乘使者車徑入至成都殿前艾卧未起父子俱被執艾諸將圖欲刼艾整仗趣瓘營瓘輕出迎之僞作表草將申明艾事諸將信之而止

俄而會至乃悉請諸將胡烈等因執之囚益州解舍遂發兵反時士卒思歸內外騷動會留瓘謀議乃書板云欲殺胡烈等舉以示瓘瓘不許瓘如厠見胡烈故給使使宣語三軍言會反會逼瓘定議經宿不眠各橫刀膝上在外諸軍已潛欲攻會瓘既不出未敢先發會使瓘慰勞諸軍瓘心欲去且堅其意曰卿三軍主宜自行會曰卿監司且先行吾當後出瓘便下殿會悔遣之使呼瓘瓘辭眩疾動詐仆地會出閤數十信追之瓘至外解服鹽湯大吐瓘素羸便似困篤會遣所親人及醫視之皆言不起會由是無所憚及暮門閉瓘作檄文告諸軍諸軍並起攻會會率左右距戰諸將擊敗之唯帳下數百人隨會繞道急走盡殺之瓘于是部分諸軍羣情肅然鄧艾本營將士復追破檻車出艾還向成都瓘自以與會共陷艾懼爲變又欲專誅會之功乃遣護軍田續至緜竹夜襲艾于三造亭斬艾及其子忠初艾之入江油也以續不進將斬之既而赦焉及瓘遣續謂之曰可以報江油之辱矣事平昭議封瓘瓘固讓不受除使持節都督關中諸軍事鎭西將軍尋遷都督徐州諸軍事鎭東將軍增封菑陽侯以餘爵封弟實開陽亭侯後與司馬瑋不協闔門被害

荀顗字景倩潁川太尉彧之第六子也性至孝總角知名博學洽聞理思周密以父勳除中郎司馬懿見而奇之曰荀令君之子也擢拜散騎侍郎遷侍中爲少主執經拜騎

都尉賜爵關内侯司馬師廢其主芳立曹髦顗言于師曰今上踐阼權道非常宜速遣使宣德四方且察外志毋邱儉文欽果不服起兵討師顗預拒儉有功進爵萬歲亭侯邑四百戸司馬昭執政遷尚書昭拒諸葛誕留顗鎮守顗甥陳泰卒顗代泰爲僕射領吏部顗承泰後加之淑愼綜核名實風俗澄正咸熙初遷司空進爵鄉侯顗年踰耳順孝養蒸蒸以母憂去職毀幾滅性人咸稱之然其事魏則爲晉佐命功臣進封臨淮公卒謚曰康

季漢書卷六十

諸曁章陶栽良氏纂　邑後學朱以培何佩九仝校

魏晉臣鄧艾鍾會列傳

鄧艾字士載義陽棘陽人也少孤曹操破荆州徙汝南爲農民養犢年十二隨母至穎川以口吃不得作幹佐爲稻田守叢草吏同郡吏父憐其家貧資給甚厚艾初不稱謝見高山大澤輒規度指晝軍營處所其不馴葢性生也後爲典農綱紀上計吏因使見太尉司馬懿懿夙有異志見艾奇之辟爲掾遷尚書郎時欲廣田畜穀使艾行陳項東至壽春艾以爲田良水少不足以盡地利宜開河渠以引水澆溉大積軍糧又通運漕之道乃著濟河論又以爲昔

破黄巾因爲屯田積穀于許都以制四方今三隅已定事在淮南每大軍征舉運兵過半功費巨億以爲大役陳蔡之間上下田良可省許昌左右諸稻田并水東下令淮北屯二萬人淮南三萬人十二分休常有四萬人且田且守水豐常收三倍於西計除衆費歲完五百萬斛以爲軍資六七年間可積三千萬斛於淮上此則十萬之兵五年食也以此乘吳無往不克矣懿善之芳正始二年乃開廣漕渠每東南有事大軍興衆泛舟而下達于江淮資食有儲而無水害艾所建也出參征西軍事遷南安太守芳嘉平元年與征西將軍郭淮拒我將軍姜維於洮城維不克而退賜艾爵關内侯加討寇將軍司馬師擅政遷城陽汝南

太守至則尋求昔所厚已吏父久已死遣吏祭之重遺其母舉其子與計吏諸葛恪圍合肥新城不克歸艾言於師曰孫權已沒大臣未附吳名宗大族皆有部曲阻兵仗勢足以建命恪新秉國政而內無其主不念撫恤上下以立根基競於外事虐用其民悉國之衆頓于堅城死者萬數載禍而歸此恪獲罪之日也昔子胥吳起商鞅樂毅皆見任時君主沒而敗況恪才非四賢而不慮大患其亡可待也恪歸果見殺其明于責人如此遷振威將軍上言曰國之所急惟農與戰國富則兵强兵强則戰勝然農者勝之本也孔子曰足食足兵食在兵前也上無設爵之勸則下無財畜之功今使考績之賞在于積粟富民則交游之路

絕浮華之原塞矣司馬師廢曹芳立曹髦毌邱儉起兵討之遣使齎書諭州郡時艾進爵方城亭侯斬其使兼道進軍先趣樂嘉城作浮橋迎師師遂據之文欽後至乃敗于城下艾追之至邱頭欽奔吳吳大將軍孫峻等率十萬衆將渡江鎮東將軍諸葛誕遣艾據肥陽艾以與敵勢相遠非要害之地輒移屯附亭遣泰山太守諸葛緒等於黎漿拒戰退之先是師洶懼自艾敗欽師勢乃成艾徵拜長水校尉進封方城鄉侯尋行安西將軍解王經圍於狄道姜維退駐鍾提姜維者志扶漢室而才智過人者也維不克退艾進安西將軍假節領護東羌校尉議者多以爲維力已竭未能更出艾曰洮西之敗非小失也破軍殺將倉廩空虛百姓流離幾于危亡今以策言之彼有乘勝之勢我有虛弱之實一也彼上下相習五兵犀利我將易兵新器仗未復二也彼以船行吾以陸軍勞逸不同三也狄道隴西南安祁山各當有守彼專爲一我分爲四四也從南安隴西因食羌穀若趣祁山熟麥千頃爲之縣餌五也維有黠計其來必矣頃之維果向祁山聞艾已有備乃回從董亭趣南安艾據武城山以相持維與艾爭險不克其夜渡渭東行緣山趣上邽戰於段谷維敗績艾遷鎮西將軍都督隴右諸軍事進封鄧侯封子忠爲亭侯髦甘露二年拒姜維於長城維退艾遷征西將軍奐景元三年又破維于侯和維却保沓中是時司馬氏擅有魏國而艾務滅漢與吳

以成之四年司馬昭遣艾及鍾會入寇

鍾會字士季潁川長社人繇之小子也少敏惠夙成中護軍蔣濟世名知人會年五歲繇使見濟濟甚異之曰非常人也及壯有才數技藝而博學精練名理以夜續晝由是獲聲譽芳正始中以爲秘書郎遷尚中書侍郎曹髦立賜會爵關內侯毌邱儉起兵討司馬師師東出拒之以其弟昭爲軍後繼會從典知密事師還卒於許昌昭統軍髦勅以東南新定權留衛將軍昭屯許昌爲內外之援尚書傅嘏率諸軍還當是時髦英明畏司馬氏不臣陰折之使其不執朝柄也乃會與嘏謀使嘏上表昭輒與俱發還至洛水南屯住髦乃不得已拜昭爲大將軍輔政會遷黃門侍

郎封東武亭侯邑三百戶髦甘露二年徵諸葛誕爲司空
時會遭喪在家馳白司馬昭不宜徵誕而昭用賈充計不
復追誕起兵昭挾其主髦拒之會復從行時吳發兵救誕
全琮之子懌孫靜從子端翩緝等皆將兵入壽春城懌兄
子輝儀留建業與其家內爭訟攜其母將部曲數十家渡
江叛降昭會密爲輝儀作書使輝儀所親信齎入城告懌
等說吳中怒懌等不能拔壽春欲盡誅諸將家故逃來歸
懌等恐懼遂將所領開東城門出降城中由是乖離壽春
之破會謀居多焉軍還遷爲太僕辭不就以中郎在大將
軍府管記室事爲昭腹心之任以擊諸葛誕功進爵陳侯
又讓不受遷司隸校尉雖在外司時政損益當世與奪無

不預焉嵇康等見害皆會所譖也奐景元三年冬以會爲
鎮西將軍假節都督關中諸軍事時司馬氏將篡魏欲先
事東西以張其勢會又自有異圖亦上言我可克狀因相
與籌度地形考論事勢以關中任付會令青徐兗豫荊揚
諸州並使作船又令唐咨作浮海大船外爲將伐吳者內
實圖我也四年秋昭乃遣鄧艾及會入寇艾督三萬餘人
自狄道趣甘松沓中以綴姜維雍州刺史諸葛緒督三萬
餘人自祁山趣武街橋頭絕維歸道會統十萬餘眾分從
斜谷駱谷子午谷趣漢中以衛瓘持節監軍事行鎮西軍
司朝廷遣廖化爲姜維繼援張翼董厥詣陽安關口爲諸
圍外助敕諸圍皆不得戰退保漢樂二城城中各有兵五

千人會平行至漢中九月會使前將軍李輔率萬人圍王
含於樂城護軍荀愷圍蔣斌于漢城會徑過西趣陽安口
遣人祭諸葛亮墓使護軍胡烈爲前鋒攻關口烈軍騎將
軍遵之子也素附司馬氏子淵年十八有才武亦從行而
我武興督蔣舒在事無稱黜之使助將軍傅僉守關口舒
由是憾之烈軍至舒詭僉出戰率眾畔降烈烈乘虛襲城
陷之會因長驅而前得庫藏積穀我將軍姜維屯沓中艾
遣天水太守王頎直攻維營隴西太守牽宏邀其前金城
太守楊欣趣甘松維聞鍾會入漢中引兵還欣等追躡于
彊川口大戰維敗走聞諸葛緒已塞北道屯橋頭乃從孔
函谷入北道欲出緒後緒聞之却還三十里維入北道聞

緒軍却尋還從橋頭過緒趣截維較一日不及維遂還至
陰平合集士眾欲赴關城聞其已破退趣白水遇廖化張
翼董厥等合兵守劍閣以拒會艾進至陰平簡選精銳欲
與諸葛緒自江油趣成都緒以本受節度邀姜維西行非
本詔遂引軍向白水與會合會欲專軍勢密白緒畏懦不
進檻車徵還軍悉屬會維列營守險會攻之不能克糧道
險遠軍食乏欲引還艾上言曰蜀已摧折宜遂乘之若從
陰平由邪徑經漢德陽亭趣涪出劍閣西百里去成都三
百餘里奇兵衝其腹心出其不意劍閣之守必還赴涪則
會方軌而進劍閣之軍不還則應涪之兵寡矣軍志有之
曰攻其無備出其不意今掩其空虛破之必矣冬十月艾

遂自陰平道行無人之地七百餘里鑿山通道造作橋閣山高谷深至爲艱險又糧運將匱頻於危殆艾以氊自裹推轉而下將士皆攀木緣崖魚貫而進先登至江油我將馬邈叛降衛將軍諸葛瞻自涪還緜竹列陳待艾艾遣子惠唐亭侯忠等出其右司馬師纂出其左忠纂戰敗退還曰敵未可擊艾怒曰存亡之分在此一舉何不可之有乃叱忠纂出將斬之忠纂馳還更戰我師敗瞻及尚書張遵皆死之艾進軍至雒帝遣使請降別遣太僕蔣顯勑維降艾至成都受降檢御將士無得虜略綏納降附使復舊業輒依鄧禹故事拜帝行驃騎將軍太子奉車諸王駙馬都尉羣司各隨高下拜官或領艾官屬以師纂領益州刺史

牽宏等領蜀中諸郡姜維聞瞻已破乃引軍東入於巴會進至涪遣胡烈等追維維至郪得帝勑命維乃從東道與廖化張翼董厥等同詣會降會厚待維等皆權還其印綬節蓋十二月昭以艾爲太尉增邑二萬戶封子二人亭侯各食邑千戶會爲司徒增邑萬戶封子二人亭侯邑各千戶艾因深自矜伐謂故漢士大夫曰諸君賴遭某故得有今日耳若遇吳漢之徒已殄滅矣又曰姜維自一時雄傑也與某相値故窮耳又書言于司馬昭曰兵有先聲而後實者今因平蜀之勢以乘吳吳人震恐席捲之時也然大舉之後將士疲勞不可便用且徐緩之留隴右兵二萬人蜀兵二萬人煮鹽興冶爲軍農要用並作舟船豫順流之事然後發使告以利害吳必歸化可不征而定也今宜厚劉禪以致孫休安士民以來遠人若便送禪于京都吳以爲流徙則于向化之心不勸宜權停留須來年秋冬比爾吳亦足平以爲可封禪爲扶風王錫其資財供其左右郡有董卓塢爲之宮舍爵其子爲公侯食郡內縣以顯歸命之寵開廣陵城陽以待吳人則畏威懷德望風而從矣昭使衛瓘喻艾事當須報不宜輒行艾重書曰銜命征行奉指授之策元惡既服至於承制拜假以安初附謂合權宜今蜀舉衆歸命地盡南海東接吳會宜早鎮定若待國命往復道途延引日月春秋之義大夫出疆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專之可也今吳未賓勢與蜀連不可拘常以失

事機兵法進不求名退不避罪艾雖無古人之節終不自嫌以損國家計也司馬昭患之姜維乃說會曰聞君自淮南已來算無遺策晉道克昌皆君之力今復定巴蜀威德振世民高其功主畏其謀欲以此安歸乎夫韓信不背漢于擾攘以見疑于既平大夫種不從范蠡于五湖卒伏劒而妄死彼豈闇主愚臣哉利害使之然也今君大功既立大德已著何不法陶朱公泛舟絕迹全功保身登峨嵋之嶺而從赤松子遊乎會曰君言遠矣我不能行且爲今之道或未盡於此也維曰其他則君智力之所能無煩于老夫矣由是情好歡甚會與維出則同轝坐則同席因艾承制專事乃與衛瓘等密白艾有反狀會善效人書於劒閣

要艾章表白事皆易其言令辭指悖傲多自矜伐又毀司馬昭報書手作以疑之矣咸熙元年春正月昭以檻車徵艾恐艾不從命遣鍾會進軍成都又遣賈充將兵入斜谷昭自將大衆至長安初會以才能見任於昭昭夫人王氏曰會見利忘義好爲事端寵過必亂不可大任及會將西行西曹屬邵悌言於昭曰今遣鍾會率十餘萬衆伐蜀愚謂會單身無任不若使餘人行也昭笑曰我寧不知此邪蜀爲天下作患使民不得安息我今伐之如指掌耳而衆言蜀不可伐夫人心豫怯則智勇並竭智勇並竭而彊使之適所以爲敵禽耳惟鍾會與人意同今遣會伐蜀蜀必可滅滅蜀之後就如卿慮何憂其不能辦邪夫蜀已破亡

遺民震恐不足與共圖事中國將士各自思歸不肯與同也會若作惡祇自滅族耳卿不須憂此愼勿使人聞也及昭將之長安悌復曰鍾會所統兵五六倍于鄧艾但可勑會不須自行昭曰卿忘前言邪而云不須行乎雖然所言不可宣也我要自當以信義待人但人不當負我耳我豈可先人生心哉近日賈護軍問我頗疑鍾會不我答言如今遣卿行寧可復疑卿邪賈亦無以易我語也我到長安則自了矣會之受命收艾也遣衛瓘先往會以瓘兵少欲令艾殺瓘因以爲艾罪也瓘知其意乃夜至成都以昭手筆宣喻艾軍艾軍遂釋仗乃收艾入檻車丙子會至成都送艾赴京師會所憚惟艾艾既禽而會獨統大衆威震西

土自謂功名蓋世不可復爲人下加猛將銳卒皆在己手遂決意謀反欲使姜維將五萬人出斜谷會自將大衆隨其後既至長安令騎士從陸道步兵從水道順流浮渭入河以爲五日可至孟津與騎會洛陽一旦天下可定也忽得昭書云恐鄧艾或不就徵今遣中護軍賈充將步騎萬人徑入斜谷屯樂城吾自將十萬屯長安相見在近會得書驚呼所親語之曰但取鄧艾相國知我能獨辦之今來太重必覺我異矣便當速發事成可得天下不成退保蜀漢不失作劉備也丁丑會悉請護軍郡守牙門騎督以上及蜀之故官爲太后發哀于朝堂太后郭太妃也矯稱遺詔使會起兵廢司馬昭皆班示坐上人使下議訖書版署

置更使所親代領諸軍所請羣官悉閉著益州諸曹屋中城門宮門皆閉嚴兵圍守蓋姜維知會懷異心進謀殺艾欲使會盡殺北來諸將已因殺會盡坑魏兵復立帝也已而會帳下督邱建胡烈之屬也烈薦之昭會請以自隨任愛之建愍烈獨坐啟會使聽內一親兵出取飲食諸牙門隨例各內一人烈紿語親兵及疏與子淵曰邱建密說消息會已作大坑白棓數千欲悉呼外兵入人賜白帢拜散將以次棓殺內坑中諸牙門親兵亦咸說此語一夜轉相告皆徧己卯日中胡淵率其父兵雷鼓出門諸軍不期皆鼓譟而出曾無督促之者而爭先赴城時會方給姜維鎧仗白外有匈匈聲似失火者有頃白兵走向城會驚謂維

曰兵來似欲作惡當云何維曰但當擊之耳會遣兵悉殺所閉諸牙門郡守內人共舉机以柱門兵斫門不能破斯須城外倚梯登城或燒城屋蟻附亂進矢下如雨牙門郡守各緣屋出與其軍士相得姜維率會左右戰手殺五六人衆格殺維爭前殺會會時年四十將士死者數百人時軍衆鈔略死喪狼籍艾本營將士追出艾於檻車迎還衛瓘自以與會共白艾恐其爲變乃遣田續將兵襲艾續追及艾於緜竹西斬之艾子忠俱死餘子在洛陽者悉誅之徙其妻子及孫於西域會兄子邕隨會與俱死會所養兄子毅及峻廸等下獄當伏誅司馬昭思鍾繇之勳及鍾邕親附之情惟毅及邕息伏法峻廸兄弟特原官爵如故初夏侯霸來降姜維問之曰司馬懿既得彼政當復有征伐之志不霸曰彼方營立家門未遑外事有鍾士季者其人雖少終爲吳漢之憂然非非常之人亦不能用也艾之將西行也夢坐山上而有流水以問殄虜護軍爰邵邵曰按易卦山上有水曰蹇蹇繇曰蹇利西南不利東北孔子曰蹇利西南往有功也不利東北其道窮也往必克蜀殆不還乎艾憮然不樂會統軍過王戎問計將安出戎曰道家有言爲而不恃非成功難保之難也或以問參軍事劉寔曰鍾鄧其平蜀乎實曰破蜀必矣而皆不還客問其故笑而不答後艾爲太尉會爲司徒皆持節都督諸軍咸未受命而斃晉泰始中議郎段灼上疏理艾冤九年以艾孫朗

爲郎中丹水令遷定陵令次孫千秋有時望光祿大夫王戎辟爲掾永嘉中朗爲新都太守未之官在襄陽失火朗及母妻子舉室燒死惟子韜子行得免千秋先卒二子亦燒死會當時即族滅

諸暨章陶栽艮氏纂　　邑後學 孟酉堂 郭夢醇 仝校

吳孫策列傳

孫策字伯符堅長子也堅初興義兵討董卓留家壽春策年十餘歲已交結知名周瑜自舒來造推結分好勸策從居舒推道南大宅舍策江淮間人咸向之堅薨策年十七扶喪還葬曲阿已乃渡江居江都廣陵張紘母喪居家策數詣紘咨以世務曰方今漢祚中微天下擾攘英雄俊傑各擁衆營私未有能扶危濟亂者也先君與袁氏共破董卓功業未遂卒爲黃祖所害策雖暗稚竊有微志欲從袁揚州求先君餘兵就舅氏於丹陽收合流散東據吳會報

讐雪恥爲朝廷外藩君以爲何如紘曰既素空劣方居衰経之中無以奉贊盛略策曰君高名播越遠近懷歸今日事計決之於君何得不紆慮啟告副其高山之望若微志得展血讐得報此乃君之勲力策心所望也紘見策忠壯慷慨乃答曰昔周道凌遲齊晉並興王室已寧諸侯貢職今君紹先侯之軌有驍武之名若投丹陽收兵吳會則荆揚可一讐敵可報據長江奮威德誅除羣穢匡輔漢室功業侔於桓文豈徒外藩而已哉方今世亂多難若功成事立當與同好俱南濟也策曰一與君同符合契有永固之分今便行矣以老母弱弟委付於君策無復回顧之憂焉興平元年遂徑至壽春見袁術曰亡父昔從長沙入討董卓與明使君會於南陽同盟結好不幸遇難勲業不終策感惟先人舊恩欲自憑結願明使君垂察其誠術甚奇之然未肯還其父兵謂策曰孤始用貴舅爲丹陽太守賢從伯陽爲都尉彼精兵之地可還依召募時策舅吳景領丹陽從兄賁爲都尉策乃載母徙曲阿與呂範孫河俱就景召募得數百人而爲涇縣大帥祖郎所襲幾至危殆復往見術術以堅兵千餘人還策太傅馬日磾杖節安集關東在壽春以禮辟策表拜懷義校尉策騎士有罪逃入術營隱於內廄策指使人就斬之訖詣術謝術曰兵人好叛當共嫉之何爲謝也由是軍中震懾術嘗歎曰使術有子如孫郎死復何恨術初許策爲九江太守已而更用丹陽陳

紀復遣策攻廬江太守陸康曰前錯用陳紀每恨本意不遂今若得康廬江眞卿有也策攻康拔之術乃用其故吏劉勲會劉繇爲揚州刺史據曲阿與術爭揚土以景賁術所置吏迫逐之遣樊能于麋陳橫屯江津張英屯當利口拒術術以瑯邪惠衢爲揚州刺史景爲督軍中郎將與賁共將兵擊英等連年不克策乃說術曰家有舊恩在東願助舅討橫江橫江拔因投本土召募可得三萬兵以佐明使君匡濟漢室術知其失意然謂策未必能定許之二年表策爲折衝校尉行殄寇將軍當是時兵財千餘騎數十匹賓客願從者數百人比至歷陽衆五六千矣策母先自曲阿徙歷陽策又徙母阜陵渡江轉關所向皆破莫敢當

其鋒攻繇牛渚營盡得邸閣糧穀戰具彭城相薛禮下邳相笮融依繇爲盟主禮據秣陵融屯縣南策先攻融斬首五百餘級融卽閉門不敢動因渡江攻禮禮突走而樊能于麋等復合衆襲奪牛渚屯策聞之還攻破能等獲男女萬餘人復下攻融爲流矢所中傷股不能乘馬因自輿還牛渚營或叛告融曰孫郎被箭死矣融大喜卽遣將於兹鄉策遣步騎數百挑戰設伏於後敵出擊之鋒刃未接而僞走敵追入伏中乃大破之斬首千餘級因往至融營令左右大呼曰孫郎竟云何敵于是驚怖夜遁攻破繇別將於海陵轉攻湖孰江乘皆下之策爲人美姿顏好笑語性闊達聽受善於用人是以士民見者莫不盡心樂爲致死

劉繇棄軍逃遁諸郡守皆捐城郭奔走策時年少雖有位號而士民皆呼爲孫郎百姓聞孫郎皆失魂魄及至軍士奉令不敢虜略雞犬菜茹一無所犯民乃大悅競以牛酒詣軍劉繇既走策入曲阿勞賜將士遣將陳寶詣阜陵迎母及弟發恩布令告諸縣其劉繇笮融等故鄉部曲來降首者一無所問樂從軍者一身行復除門戶不樂者勿強也旬日之間四面雲集得見兵二萬餘人馬千餘匹威震江東形勢轉盛遣將朱治徇吳郡太守許貢遁南依山賊嚴白虎卽引兵徇會稽吳景欲先擊虎等虎等衆各萬餘吳中所在屯聚策曰虎等羣盜非有大志此成禽耳建安元年遂引兵渡浙江向會稽太守王朗拒策于固陵策數

渡水戰不能克策叔父靜進說曰朗負阻城守難可卒拔查瀆南去此數十里而道之要徑也宜從彼據其內所謂攻其無備出其不意也策曰善乃詐令軍中曰頃連雨水濁兵飲之多腹痛令促具甖缶數百口澄水至昏暮四維然火誑朗便分軍夜投查瀆道襲高遷屯朗大驚遣故丹陽太守周昕等帥兵前戰策破昕等斬之朗遁走策追擊大破之朗乃降會稽定還擊嚴白虎時烏程鄒他錢銅及前合浦太守嘉興王晟等各率衆逆拒策引兵撲討皆攻破之策母吳夫人曰晟與故父有升堂見妻之分今其諸子兄弟皆已梟夷獨餘一老翁何足復憚乎乃舍之策自討虎虎高壘堅守使其弟輿請和許之輿請獨與策會既

會策引白刃斫席輿驚策笑曰聞卿能坐躍勦捷不常聊戲卿耳輿曰我見刃乃然策知其無能也以手戟投之立死輿有勇力虎衆以其死也甚懼進攻破之虎奔餘杭投許昭策將程普請擊昭策曰許昭有義於舊君有誠於故友此丈夫之志也舍之盡更置長吏策自領會稽太守復以吳景爲丹陽太守朱治爲吳郡太守遣奉正都尉劉由五官掾高承奉章詣許拜獻方物二年袁術僭號策與書曰去冬傳有大計無不悚懼旋知供備貢獻萬夫解惑頃聞建議復欲追遵前圖想是流妄設其必爾民何望乎曩日之舉義兵也天下之士所以響應者董卓擅廢置害太后宏農王畧烝宮人發掘園陵暴逆至此故諸州郡雄豪

聞聲慕義神武外振卓遂內殲元惡旣斃幼主東顧俾保
傳宣命欲令諸軍振旅而河北通謀黑山曹操放毒東徐
劉表稱亂南荆公孫瓚息俫北幽劉繇決力江滸劉備爭
盟淮隅是以未獲承命櫜弓戢戈也今備繇旣破操等飢
餒謂當與天下合謀以誅醜類捨而不圖有自取之意非
海內所望一也昔成湯伐桀稱有夏多罪武王伐紂曰殷
有重罰此二王者雖有聖德宜當君世如使不遭其時亦
無由興矣幼主非有惡于天下徒以春秋尙少脅於强臣
若無過而奪之懼未合於湯武之事二也卓雖狂狡至廢
主自與亦猶未也而天下聞其桀虐攘臂同心而疾之以
中土希戰之兵當邊地勁悍之虜所以斯須游魂也今四

方之人皆玩敵而便戰鬬矣可得而勝者以彼亂而我治
彼逆而我順也見當世之紛若欲大舉以臨之適足取禍
三也天下神器不可虛干必須天贊與人力也殷湯有白
鳩之祥周武有赤烏之瑞漢高有星聚之符世祖有神光
之徵皆因民困悴於桀紂之政毒苦於秦莽之役故能芟
去無道致成其志今天下非患於幼主未見受命之應驗
而欲一旦卒然登即尊號未之或有四也天子之貴四海
之富誰不欲焉義不可勢不得耳陳勝項籍王莽公孫述
之徒皆南面稱孤莫之能濟帝王之位不可橫冀五也幼
主岐嶷若除其偪去其鯁必成中興之業夫致主于周成
之盛自受旦奭之美此誠所望于尊明也縱使幼主有他

改異猶望推宗室之譜屬論近親之賢良以紹劉統以固
漢室皆所以書功金石圖形丹青流慶無窮垂聲管絃捨
而不爲爲其難者想明明之素必所不忍六也五世爲相
權之重勢之盛天下莫得而比焉忠貞者必曰宜夙夜思
惟所以扶國家之躓頓念社稷之危殆以奉祖考之志以
報漢室之恩其忽履道之節而强進取之欲者將曰天下
之人非家吏則門生也孰不從我四方之敵非吾匹則吾
役也誰能違我盍乘累世之勢起而取之哉二者殊數不
可不詳察七也所貴於聖哲者以其審於機宜愼於舉措
耳若難圖之事難保之勢以激羣敵之氣以生衆人之心
公義旣不可私計又不利明哲不處八也世人多惑於圖

緯而牽非類比合文字以悅所事苟以阿上惑衆終有後
悔者自往迄今未嘗無之不可不深繹而長思九也九者
尊明所見之餘耳庶備起予補所遺忘忠言逆耳幸留神
聽術不納策絕之遂術所置丹陽太守袁允術深怨策乃
遣間使齎印綬與丹陽宗師陵陽祖郞等使激動山越大
合衆共圖策夏詔以策爲騎都尉襲爵烏程侯領會稽太
守與呂布陳瑀同討袁術策奉詔治嚴行至錢唐而陳瑀
屯海西亦陰欲襲策與祖郞焦己嚴白虎等使爲內應伺
策軍發欲攻取諸郡策覺之遣呂範徐逸攻瑀於海西大
破之獲其吏士妻子四千人瑀單騎走冀州討祖郞於陵
陽禽之即破械署門下賊曹又禽太史慈於勇里署門下

督太史慈者劉繇州里初策攻曲阿繇使慈偵伺卒遇於神亭慈戰敗遁涇立屯府以應繇者也江東復定劉繇之敗也奔豫章三年繇卒揚州士衆萬餘人欲屬豫章太守華歆歆以因時擅命非人臣所宜謝遣之其衆未有所附策命太史慈往安撫之謂慈曰劉牧往責吾爲袁氏攻廬江其意頗猥理恕不足何者先君手下兵數千餘人盡在公路許孤志在立事不得不屈意於公路求索故兵再往纔得千餘人且仍令孤攻廬江爾時事勢不得不爲行但其後不達臣節自棄作邪僭事孤諫之不從丈夫義交苟有大故不得不離孤交求公路及絶之本末如此恨劉牧喪亡不及其生時與共論辨也今兒子在豫章卿其往視之並宣孤意于其部曲樂來者便與俱來不樂來者且安慰之幷觀華子魚所以牧禦方規何如視廬陵豫章人民親附之不卿須幾兵多少自由意對曰兵不宜多將數十人自足以往還也慈之豫章還見策曰華子魚良德也然非籌略才無他方規自守而已丹陽僮芝自擅廬陵詐言被詔書爲太守鄱陽民帥別立宗部阻兵守界不受子魚所遣長吏近自海昏有上繚壁五六千家相結聚作宗部惟輸租布於郡耳發召一人遂不可得子魚亦觀視之而已策拊掌大笑遂有兼幷之志矣遣長史張紘詣許貢方物詔拜討逆將軍封吳侯四年策被詔討袁術劉表會術死術從弟允女壻黃猗等共舁術棺柩扶其妻子及部曲

男女就劉勳於皖城勳糧食少乃遣從弟偕告糴于華歆歆郡素少穀遣吏將偕就海昏上繚使諸宗帥共出三萬米以與偕偕往歷月纔得數千斛偕書報勳具說形狀勸勳襲取之勳得偕書潛軍至海昏邑下宗帥知之空壁逃匿勳了無所得時策西討黃祖行及石城聞勳詣海昏即分遣從兄賁輔率八千人於彭澤待勳自與周瑜率二萬人步襲皖克之得術百工及鼓吹部曲三萬餘人幷術勳妻子表用汝南李術爲廬江太守給兵三千人守皖徙所得東詣吳賁輔又於彭澤破勳勳走入楚江從尋陽步上至置馬亭聞策已克皖乃投西塞至沂築壘自守告急於劉表黃祖祖遣其子射水軍五千人助勳策復就攻大破

之勳與偕北降曹操射亦遁走策收得勳兵二千餘人船千艘遂前進夏口攻黃祖時劉表遣從子虎南陽韓晞將長矛五千爲黃祖前鋒策與戰大破之上表曰臣討黃祖以十二月八日到祖所屯沙羨縣劉表遣將助祖並來趣臣臣以十一日平旦部所領江夏太守行建威中郎將周瑜領桂陽太守行征虜中郎將呂範領零陵太守行盪寇中郎將程普行奉業校尉孫權行先登校尉韓當行武鋒校尉黃蓋等同時俱進身跨馬擽陳手擊急鼓以齊戰勢吏士奮激踊躍百倍心精意果各競用命越渡重塹迅疾若飛火放上風兵激煙下弓弩並發流矢雨集日加辰時祖乃潰爛鋒刃所截猋火所焚前無生寇惟祖迸走獲其

妻息男女七人斬虎狼韓晞已下二萬餘級其赴水溺者一萬餘口船六千餘艘財物山積雖表未禽祖宿狡猾爲表腹心出作爪牙表之鴟張以祖氣息而祖家屬部曲掃地無餘表孤特之虜成鬼行尸誠聖朝神武遠振臣討有罪得效微勤軍旋將徇豫章屯於椒邱謂功曹虞翻曰華子魚自有名字然非吾敵也加聞其戰具甚少若不開門讓城金鼓一震不得無所傷害卿便在前具宣孤意翻往見歆歆乃卽夜作檄明旦遣吏齎迎策便進軍歆葛巾迎策策曰府君年德名望遠近所歸策年幼稚宜修子弟之禮便向歆拜禮爲上賓收載劉繇喪善遇其家以從兄賁爲豫章太守分豫章爲廬陵郡以賁弟輔爲廬陵太守是

時袁紹方強曹操聞策平定江東意甚難之常曰猘兒難與爭鋒也乃以弟女配策弟匡又爲子章取賁女禮辟權翊又命揚州刺史嚴象舉權茂才時有道士琅邪干吉先寓居東方往來吳會立精舍焚香讀道書制作符水以治病吳會人多事之策嘗於郡城樓上會集諸將賓客吉乃盛服杖小函漆畫之名爲仙人鏵趨度門下諸將賓客多下樓迎拜之掌賓者禁呵不能止策卽令收之諸事之者悉使婦女入見吳夫人請救之夫人謂策曰于先生亦助軍作福醫護將士不可殺之策曰此子妖妄能幻惑衆心遂使諸將不復顧君臣之禮盡委策下樓拜之不可不除也諸將復連名陳乞策曰舍前聖典訓廢漢家法律此甚無益諸君但未悟耳今此子已在鬼籙勿復廢紙筆也卽催斬之縣首於市五年曹操拒袁紹於官渡策陰欲襲許迎帝密治兵部署諸將未發策性好獵將步騎數出驅馳逐鹿所乘馬精駿從騎絕不能及初吳郡太守許貢上表於朝曰孫策驍雄與項籍相似宜加貴寵召還京邑若被詔不得不還若放于外必作世患候吏得之以示策策責讓貢貢辭無表策令絞殺之貢奴客亡匿民間欲爲貢報讐獵日卒有三人卽貢客也策問爾等何人答云是韓當兵在此射鹿耳策曰當兵吾皆識之未嘗見汝等因射一人應弦而倒餘二人怖急便舉弓射中頰後騎尋至乃刺殺之策被射創甚請張昭等謂曰中國方亂夫以吳越之

衆三江之固足以觀成敗公等善相吾弟呼權佩以印綬謂曰舉江東之衆決機於兩陳之間與天下爭衡卿不如我舉賢任能各盡其心以保江東我不如卿四月四日夜薨時年二十六策明略絕倫志底平天下被射後醫言可治當好自將護百日勿動策引鏡自照曰面如此尚可復建功立事乎推几大奮創皆分裂須臾薨權稱尊號諡策日長沙桓王封子紹爲吳侯尋改封上虞侯紹卒子奉嗣孫晧時訛言奉當立晧殺之

諸曁章陶栽㫒氏纂　邑後學吳世鏻蔡衍午全校

吳主孫權列傳

孫權字仲謀堅次子也堅為下邳丞權生方頤大口目有精光堅異之以為有貴象及堅薨兄策起事江東權常隨從性度宏朗仁而多斷好俠養士始知名侔於父兄矣每參同計謀策自以為不及也請會賓客常顧權曰此諸君汝之將也年十五為陽羨長郡察孝廉州舉茂才行奉義校尉朝廷以策遠修職貢遣使者劉琬加錫命琬語人曰吾觀孫氏兄弟雖各才秀明達然皆祿祚不終惟中弟孝廉形貌奇偉骨體不恒有大貴之表年又最壽爾試識之

從策攻廬江太守劉勳勳破進討黃祖于沙羨克之建安五年策薨以事授權權哭之慟長史張昭謂之曰孝廉此寧哭時邪且周公立法而伯禽不師非欲違父時不得行也況今姦宄競逐豺狼滿道乃欲哀親戚顧禮制是猶開門而揖盜未可以為仁也乃改易權服扶令上馬使出巡軍是時吳草創惟有會稽吳郡丹陽豫章廬陵然深險之地猶未盡從而天下英豪布在州郡賓旅寄寓之士以安危去就為意未有君臣之固張昭周瑜等謂權可與共成大業故委心而服事焉曹操聞策薨姑撫之表權為討虜將軍領會稽太守權承詔屯吳使丞之郡行文書稽事待張昭以師傅之禮而周瑜程普呂範等為將率招延俊秀聘求名士魯肅諸葛瑾等始為賓客分部諸將鎮撫山越討不從命初策表用李術為廬江太守策薨術不肯事權而多納其亡叛權移書求索術報曰有德見歸無德見叛不應復還權大怒乃以狀白操曰嚴刺史昔為公所用又是州舉將而李術凶惡輕犯漢制殘害州司肆其無道宜速誅滅進為國家掃除鯨鯢退為舉將報塞怨讐此天下達義夙夜所甘心術必懼誅復詭說求救明公所居阿衡之任海內所瞻願救執事勿復聽受即舉兵攻術於皖城術閉門自守求救于操操不救糧盡婦女或丸泥而吞之遂屠其城梟術首徙其部曲三萬餘人八年權西伐黃祖破其舟軍而山寇復動還過豫章使呂範平鄱陽會稽程

普討樂安太史慈領海昏韓當周泰呂蒙等為劇縣令長九年權弟丹陽太守翊為左右所害以從兄瑜代翊十年使賀齊討上饒分為建平縣十二年復西征黃祖虜其人民而還十三年春權復征黃祖祖遣舟師拒之都尉呂蒙破其前鋒淩統董襲等盡銳攻之遂屠其城祖挺身走騎士馮則追梟之虜其男女數萬口使賀齊討黟歙分歙為始新新定犂陽休陽以六縣置新都郡荊州牧劉表卒魯肅乞奉命弔表二子且以觀變肅在道曹操入荊州表子琮舉眾降操昭烈欲南濟江肅因見昭烈傳權旨陳成敗之機昭烈乃進駐夏口使諸葛亮約權拒操是時操新得表眾形勢甚勝諸議者皆望風畏懼多勸權迎之惟周瑜

魯肅堅執拒操意與權同權乃以瑜及程普爲左右督各領萬人與昭烈併力進軍遇于赤壁大破之操引退士卒飢疫死者大半瑜與昭烈復追至南郡操遂北還留曹仁徐晃於江陵使樂進守襄陽甘寧進拔夷陵守之爲仁黨所圍瑜留凌統拒仁親率軍救寧破之權又督軍圍合肥使張昭攻九江之當塗昭兵不利權攻城踰月不能下操遣張喜赴合肥權已還十四年瑜仁相拒踰時所殺傷甚衆仁委城走遂定荆州以瑜爲南郡太守昭烈表權行車騎將軍領徐州牧昭烈領荆州牧屯公安十五年分豫章爲鄱陽郡分長沙爲漢昌郡以魯肅爲太守屯陸口十六年權徙治秣陵明年城石頭改秣陵爲建業聞曹操將來

侵作濡須塢十八年正月操攻濡須作油船夜渡洲上權以水軍圍取得三千餘人其沒溺者亦數千人權數挑戰操堅守不出權乃乘輕船從濡須口入操諸將皆以爲挑戰者欲出擊操曰此必孫權欲身見吾軍部伍也敕軍中皆精嚴弓弩不得妄發權行五六里迴還作鼓吹操見舟船器仗軍伍整齊喟然歎曰生子當如孫仲謀若劉景升兒子豚犬耳權爲牋與操說春水方生公宜速去又云足下不死孤不得安操語諸將曰孫權不欺孤也乃徹軍還初操恐江濱郡縣爲權所略徵令內移民轉相驚自廬江九江蘄春廣陵戶十餘萬皆東渡江江西遂虛合肥以南惟有皖城十九年五月權征皖城閏月克之獲廬江太守朱光及參軍董和男女數萬口廬江定權欲竟長江所極據而有之以自王耳時昭烈定益州權遣諸葛瑾求荆州諸郡昭烈不許權置南三郡長吏將軍關羽盡逐之權大怒乃遣呂蒙率兵二萬襲長沙零陵桂陽三郡使魯肅將萬人屯巴邱拒羽權駐陸口爲諸軍節度蒙至誘降二郡惟零陵太守郝普堅守不降昭烈還公安使關羽將三萬人至益陽禦權權乃召蒙等使還助肅蒙陰使人誘降普盡陷三郡因引軍還與孫皎潘璋助肅拒羽於益陽會曹操入漢中昭烈因與權和權令諸葛瑾報更尋盟好分荆州長沙江夏桂陽以東屬權南郡零陵武陵以西屬漢權反自陸口遂征合肥合肥未下徹軍還皆就路權與淩統

甘寧等在逍遙津北爲操將張遼所襲統等以死扞權權乘駿馬越津橋得去張遼問吳降人向有紫髯將軍長上短下便馬善射是誰降人答曰是孫會稽也遼及樂進相遇言不早知之急追自得矣二十一年冬曹操次於居巢遂攻濡須次年春權令都尉徐詳詣操請降操報使脩好誓重結婚二十四年我將軍關羽討操將曹仁於襄陽操遣于禁救仁會漢水溢羽以舟兵盡虜禁等步騎三萬送江陵權素憚羽威名恐其戰克則荆州不可得也修牋與操以襲羽自效操且欲使羽與權相持以鬭之驛傳權書使曹仁以弩射示羽羽猶豫不能去十月權襲羽遣呂蒙襲公安陷將軍傅士仁蒙至南郡太守糜芳以城叛降蒙

因據江陵撫安老弱釋于禁陸遜率衆別襲宜都陷秭歸枝江夷道還屯夷陵守峽口以備我羽因還當陽西保麥城權使誘之羽僞降立幡旗爲象人於城上因遁士卒皆散僅十餘騎權使朱然潘璋斷羽徑路十二月璋司馬馬忠陷害羽及其子平都督趙累等於章鄉遂據荊州歲大疫盡除荊州民租稅操表權爲驃騎將軍假節領荊州牧封南昌侯權遣校尉梁寓奉貢於許及令王惇市馬又遣朱光等歸二十五年秋魏將梅敷使張儉以南陽陰酇筑陽山都中廬五縣民五千家附權冬曹丕篡漢自立僞號黃初二十六年夏四月昭烈即皇帝位改元章武權聞帝踐阼而曹丕稱尊乃呼問知星者已分野中星氣何如有

僭竊意以位次尚少無以威衆又欲先卑而後踞之爲卑則可以假寵後踞則必致討致討然後可以怒衆故深絕朝廷而專事魏自公安都鄂改名武昌以武昌下雉尋陽陽新柴桑沙羨六縣爲武昌郡五月建業言甘露降八月城武昌下令諸將曰夫存不忘亡安必慮危古之善教昔雋不疑漢之名臣於安平之世而刀劒不離於身蓋君子之于武備不可以已況今處身疆畔豺狼交接而可輕忽不思變難哉頃聞諸將出入各尚謙約不從人兵甚非備慮愛身之謂夫保已遺名以安君親孰與危辱宜深警戒務崇其大副孤意焉自曹丕竊位權遣使稱藩至是復遣于禁等還十一月丕使其臣邢貞齎僞策拜權爲吳王加

九錫權羣臣以爲宜稱上將軍九州伯不應受魏封權曰九州伯于古未聞也昔沛公亦受項羽拜爲漢王此蓋時宜耳復何損邪遂受之帝親率軍伐權至巫山秭歸使使諭武陵蠻夷許之封賞於是諸縣及五谿民皆求歸權遣使請和帝不許權乃以陸遜爲督督朱然潘璋等逆拒遣都尉趙咨如魏丕問曰吳王何等主也咨對曰聰明仁智雄略之主也丕問其狀咨曰納魯肅於凡品是其聰也拔呂蒙於行陣是其明也獲于禁而不害是其仁也取荊州而兵不血刃是其智也據三州虎視於天下是其雄也屈身於陛下是其略也丕曰吳王頗知學乎咨曰吳王浮江萬艘帶甲百萬任賢使能志存經略雖有餘閒博覽書傳

歷史籍采奇異不效諸生尋章摘句也丕曰吳可征不咨曰大國有征伐之兵小國有備禦之固又曰吳難魏不咨曰帶甲百萬江漢爲池何難之有咨還言曰觀北方終不能守盟今日之計朝廷承漢四百之際應東南之運宜改年號正服色以應天順民權納之丕欲封權子登權上書辭封遣西曹掾沈珩陳謝并獻方物丕求雀頭香大貝明珠象牙犀角瑇瑁孔雀翡翠鬬鴨長鳴雞羣臣奏曰荊揚二州貢有常典魏所求珍玩之物非禮也宜勿與權曰方有事于西北江表元元恃主爲命非我愛子邪彼所求者于我瓦石耳孤何惜焉彼在諒闇之中而所求若此寧可與言禮哉皆具以與之

章武二年春正月吳陸遜部朱謙等敗王師五屯三月鄱陽言黃龍見王師分屯險地前後五十餘營遜隨輕重逆拒自正月至閏六月王師大敗臨陣陷沒及投兵叛降者數萬人權遣使聘魏具上破漢獲印綬及首級所得土地幷表將吏功勤宜加爵賞之意丕報使致鼺子裘明光鎧騑馬又以素書所作典論及詩賦與權丕慮權外託服事欲遣偽侍中辛毗尚書桓階來與盟誓幷徵任子權辭讓不受秋九月丕乃使曹休張遼臧霸出洞口曹仁出濡須曹真夏侯尚張郃徐晃圍南郡權遣呂範等督舟師拒洞口諸葛瑾潘璋楊粲救南郡朱桓以濡須督禦仁時揚越蠻夷多未平集內難未弭故權卑辭上書求自改厲若必

不見置當奉還土地人民寄命交州以終餘年丕報曰朕之與君大義已定豈樂勞師遠臨江漢若登朝到夕召兵還耳權遂改年稱號黃武臨江拒守冬十一月大風範等兵溺死者數千人餘軍還江南曹休使臧霸以輕船五百敢死萬人襲攻徐陵燒攻城車殺略數千人將軍全琮徐盛追斬魏將尹盧殺獲數百十二月權使大中大夫鄭泉來聘始復通好也改夷陵為西陵

三年春正月魏曹真分軍據江陵中州權城江夏山改四分用乾象歷推五德之運以為土行用未祖辰臘三月曹仁遣其將常彫等以兵五千乘油船晨渡濡須中州仁子泰因引軍急攻朱桓桓率軍拒之遣將軍嚴圭等擊破彫魏軍皆退夏四月權羣臣勸即尊位權辭曰漢家堙替不能存救亦何心而競乎羣臣稱天命符瑞固重請權不許謂將相曰往年孤以元德方向西鄙故命陸遜選衆以待之聞北部分欲以助孤孤內嫌其有挾若不受其拜是相折辱而趣其速發便當與西俱至二處受敵於孤為劇故自抑按就其封王低屈之趣諸君似未之盡今故以此相解耳昭烈皇帝崩後帝即位改元建興權遣其臣立信都尉馮熙來弔五月曲阿言甘露降初戲口守將晉宗殺將軍王直叛如魏魏以為蘄春太守數犯邊境六月權令將軍賀齊督糜芳劉邵等襲蘄春生虜宗十一月帝使中郎將鄧芝聘權

建興二年夏權遣其臣輔義中郎將張温來聘秋八月赦死罪九月魏曹丕出廣陵吳人大駭乃臨江為疑城自石頭至於江乘車以木楨衣以葦席加采飾焉一夕而成魏人自江西望甚憚之丕曰彼有人焉未可圖也乃還

三年夏五月吳丞相孫邵卒六月以太常顧雍為丞相皖口言木連理冬十二月鄱陽賊彭綺自稱將軍攻沒諸縣衆數萬人地連震魏曹丕至廣陵臨江觀兵衆十餘萬旌旗彌數百里有渡江之志權嚴設固守時天大寒冰舟不得入江丕見波濤洶涌歎曰嗟乎固天所以隔南北也遂退孫韶又遣將高壽等率敢死之士五百人於徑路夜要之丕大驚壽等獲副車羽蓋以還

四年春權令曰軍興日久民離農畔父子夫婦不能相卹孤甚愍之今北虜縮竄方外無事其下州郡有以寬息是時陸遜以所在少穀表令諸將增廣農畝權報曰甚善今孤父子親自受田車中八牛以爲四耦雖未及古人亦欲與衆均等其勞也秋七月權聞曹丕卒征江夏圍石陽不克而還蒼梧言鳳皇見分三郡惡地十縣置東安郡以全琮爲太守討平山越冬十月陸遜陳便宜勸以施德緩刑寬賦息調又云忠讜之言不能極陳求容小臣數以利聞權報曰夫法令之設欲以遏惡防邪儆戒未然也焉得不有刑罰以威小人乎此爲先令後誅不欲使有犯者耳君以爲太重者孤亦何利其然但不得已而爲之耳今承來

意當重諮謀務從其可且近臣有盡規之諫親戚有補察之箴所以匡君正主明忠信也書載予違汝弼汝無面從孤豈不樂忠言以自裨補邪而云不敢極陳何得爲忠讜哉若小臣之中有可納用者寧得以人廢言而不採擇乎假但諂媚取容雖闇亦所明識也至于發調者徒以天下未定事以衆濟若徒守江東修崇寬政兵自足用復用多爲顧坐自守可陋耳若不預調恐臨時未可便用也又孤與君分義特異榮戚實同來表云不敢隨衆容身苟免此實甘心所望於君也乃令有司盡寫科條使郎中褚逢齎以就遜及諸葛瑾意所不安令損益之分交州置廣州俄復舊

五年春正月吳諸將獲彭綺閏月將軍韓琮以其衆叛降魏

六年春三月權封子慮爲建昌侯罷東安郡夏五月鄱陽太守周魴僞叛誘魏將曹休秋七月權至皖口使將軍陸遜督諸將大破休於石亭大司馬呂範卒改合浦爲珠官郡

七年夏四月吳夏口武昌並言黃龍鳳凰見丙申權稱皇帝南郊即位大赦改年僞號黃龍追尊父堅爲武烈皇帝母吳氏爲武烈皇后兄策爲長沙桓王子登爲皇太子將吏皆加爵賞初興平中吳中童謠曰黃金車班蘭耳闓昌門出天子六月帝遣衛尉陳震慶權踐位且涖盟約中分

天下豫青徐幽屬吳兗冀幷涼屬我其司州之土以函谷爲界秋九月權遷都建業因故府不改館徵上大將軍陸遜輔太子登掌武昌留事

八年春正月魏作合肥新城權令立都講祭酒以教學諸子遣將軍衛温諸葛直將甲士萬人浮海求夷洲亶洲亶洲在海中長老言秦始皇帝遣方士徐福將童男女數千人入海求蓬萊神仙及仙藥止此洲不還世相承有數萬家其上人民時有至會稽貨布會稽東縣人海行亦有遭風流移至亶洲者所在絕遠不可至但得夷洲數千人而還

九年春二月吳遣太常潘濬率軍五萬擊武陵蠻夷衛温

諸葛直皆以違令無功下獄死夏有野蠶成繭大如卵由拳野稻自生改爲禾興縣中郎將孫布詐降魏誘其將王淩淩以軍迎布冬十月權率大軍潛伏於阜陵淩覺而走會稽南始平言嘉禾生十二月丁卯大赦明年改元僞號嘉禾

十年春正月吳建昌侯慮卒三月遣將軍周賀校尉裴潛乘海之遼東秋九月賀等爲魏將田豫所要擊敗沒于成山冬十月魏遼東太守公孫淵遣校尉宿舒閬中令孫綜稱藩於權幷獻貂馬權大悅加淵爵位羣臣以權未郊祀奏曰頃者嘉瑞屢徵遠國慕義天意人事前後備集宜修郊祀以承天意權曰郊祀當於土中今非其所於何施此

重奏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王者以天下爲家昔周文武郊於酆鎬非必土中權曰武王伐紂卽阼於鎬京而郊其所也文王未爲天子立郊於酆見何經典復奏曰伏見漢書郊祀志匡衡奏從甘泉河東郊於酆權曰文王性謙讓處諸侯之位明未郊也經傳無明文匡衡俗儒意說非典籍正義不可用也

十一年春正月權稱詔曰朕以不德肇受元命夙夜兢兢不遑假寢思平世難救濟黎庶上答神祇下慰民望是以眷眷勤求俊傑將與戮力共定海內今使持節督幽州領青州牧遼東太守燕王久脅賊虜隔在一方雖乃心於國其路靡緣今因天命遠遣二使款誠顯露章表殷勤朕之得此何喜如之雖湯遇伊尹周獲呂望世祖未定而得河右方之今日豈復是過普天一統于是定矣書不云乎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其大赦天下與之更始其明下州郡咸使聞知特下燕國奉宣詔恩令普天率土備聞斯慶三月遣舒綜還使太常張彌執金吾許晏將軍賀達等將兵萬人金寶珍貨九錫備物乘海授淵舉朝羣工皆諫不聽淵果斬彌等送首於魏權大怒曰朕年六十世事難易靡所不嘗近爲鼠子所前却令人氣湧如山不自截鼠子頭以擲于海無顏復臨萬國就令顚沛不以爲恨欲自發兵征淵尙書僕射薛綜等切諫乃止親督軍向合肥新城遣將軍全琮征六安皆不克還

十二年春正月權稱詔曰兵久不輟民困於役歲或不登其寬諸逋勿復督課夏五月權遣陸遜諸葛瑾屯江夏沔口孫韶張承向廣陵淮陽權率大衆圍合肥新城是時丞相亮帥師伐魏出武功權謂曹叡不能遠出而叡遣司馬懿拒亮自率水軍拒權未至權退孫韶亦罷以諸葛恪爲丹陽太守討山越九月朔隕霜傷穀冬十一月太常潘濬平武陵蠻夷事畢還武昌令復曲阿爲雲陽丹徒爲武進廬陵賊李桓羅厲等爲亂

十三年夏權遣呂岱討桓等秋七月有雹魏使以馬易珠璣翡翠玳瑁權曰此皆孤所不用而可得馬何苦而不聽其交易

十四年春吳鑄大錢一當五百使吏民輸銅計銅畀直設盜鑄之科二月武昌言甘露降於禮賓殿輔吳將軍張昭卒中郎將吾粲獲李桓將軍唐咨獲羅厲等自十月不雨至于夏冬十月彗星見於東方鄱陽賊彭旦等爲亂

十五年春正月權稱詔曰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達制人情之極痛也賢者割哀以從禮不肖者勉而致之世治道泰上下無事君子不奪人情故三年不逮孝子之門至於有事則殺禮以從宜要經而處事故聖人制法有禮無時則不行遭喪不奔非古也蓋隨時之宜以義斷恩也前故設科長吏在官當須交代而故犯之雖隨糾坐猶已廢曠方事之殷國家多難凡在官司各宜盡節先公後私而不恭

承甚非謂也中外羣僚其更平議務令得中詳爲節度顧譚議以爲奔喪立科輕則不足以禁孝子之情重則本非應死之罪雖嚴刑益設違奪必少若偶有犯者加其刑則恩所不忍有減則法廢不行愚以長吏在遠苟不告語勢不得知此選代之間若有傳者必加大辟則長吏無廢責之負孝子無犯重之刑矣將軍胡綜議以爲喪紀之禮雖有典制苟無其時所不得行方今戎事軍國異容而長吏遭喪知有科禁公敢干突苟念聞憂不奔之恥不計爲臣犯禁之罪此由科防本輕所致忠節在國孝道立家出身爲臣焉得兼之故忠臣不得爲孝子宜定科文示以大辟若故違犯有罪無赦以殺止殺行之一人其後必絕丞相雍奏從大辟後吳令孟宗喪母奔赴已而自拘武昌聽刑陸遜陳其素行因爲之請權乃減宗一等後不得以爲比因此遂絕二月陸遜討彭旦等破之冬十月遣衛將軍全琮襲六安不克諸葛恪討山越平之北屯廬江

延熙元年春吳鑄當千大錢夏呂岱討平廬陵賊還陸口秋八月武昌言麒麟見有司奏言麒麟者太平之應宜改年號權稱詔曰間者赤烏集於殿前朕所親見若神靈以爲嘉祥者宜以赤烏爲元羣臣奏曰昔武王伐紂有赤烏之祥君臣觀之遂有天下聖人書策載述最詳者以爲近事既嘉親見又明也遂改年僞號赤烏步夫人卒追贈皇后校事呂壹姦發伏誅初權信任壹太子登數諫不納大

臣莫敢言及是發權深自引咎遣中書郎袁禮告謝諸大臣因問時事禮還權復責曰袁禮還云與子瑜子山義封定公相見問時事所宜各不肯有所陳悉推之伯言承明伯言承明乃懷執危怖有不自安之心聞此悵然用自刻怪何者夫惟聖人能無過明者能自見耳人之舉措何能悉中獨當已有以傷拒衆意忽不自覺故諸君有嫌難耳不爾何緣乃至於此乎自孤興軍五十年所役賦凡百皆出于民天下未定孽類猶存士民勤苦誠所貫知然勞百姓事不得已耳與諸君從事自少至長髮有二色以謂表裏足以明露公私分計足用相保盡言直諫所望諸君拾遺補闕孤亦望之昔衛武公年過志壯勤求輔弼每獨歎

責且布衣韋帶相與交結分成好合尙汚垢不異今日諸君與孤從事雖君臣義存猶謂骨肉不復是過榮福喜戚相與共之忠不匿情智無遺計事統是非諸君豈得從容而已哉同船濟水將誰與易齊桓諸侯之霸者耳有善管子未嘗不歎有過未嘗不諫諫而不得終諫不止今孤自省無桓公之德而諸君諫諍未出於口仍執嫌難以此言之孤于齊桓艮優未知諸君于管子何如耳久不相見因事當陳共定大業整齊天下當復有誰凡百事要所當損益樂聞異計匡所不逮又云天下無粹白之狐而有粹白之裘衆之所積也夫能以駁致純不惟積乎故能用衆力則無敵於天下矣能用衆智則無畏於聖人矣

二年三月吳遣使者羊衜鄭胄將軍孫怡之遼東擊魏守將張持高慮虜得男女而還零陵言甘露降夏五月城沙羨冬十月將軍蔣秘南討夷賊秘所領都督廖式殺臨賀太守嚴綱自稱平南將軍與弟潛共攻零陵桂陽搖動交州蒼梧鬱林諸郡遣將軍呂岱唐咨往討歲餘破之

三年春正月權稱詔曰蓋君非民不立民非穀不生頃者以來民多征役歲又水旱年穀有損而吏不艮侵奪民時以致飢困自今督軍郡守其謹察非法當農桑時以役事擾民者舉正以聞夏四月大赦冬十一月民飢令開倉廩以賑貧窮

四年春正月吳大雪平地深三尺鳥獸死者大半夏四月權遣衛將軍全琮略淮南決芍陂燒安城邸閣收其人民威北將軍諸葛恪攻六安琮與魏將王淩戰於芍陂中郎將秦晃等十餘人戰死車騎將軍朱然圍樊大將軍諸葛瑾取柤中零陵太守殷札言於權曰今天棄曹氏喪誅累見虎爭之際而幼童涖事陛下身自御戎取亂侮亡宜滌荆揚之地舉彊羸之數使彊者執戟羸者轉運西連兗州軍於隴右授諸葛瑾朱然大衆指事襄陽陸遜朱桓別征壽春大駕入淮陽歷青徐襄陽壽春困於受敵長安以西務對漢軍許洛之衆勢必分離掎角瓦解民必內應將帥對向或失便益一軍敗績則三軍離心便當秣馬脂車陵蹈城邑乘勝逐北以定華夏若不悉軍動衆循前輕舉則

不足大用易於屢退民疲威消時往力竭非出兵之策也權弗能用五月太子登卒魏太傅司馬懿救樊六月軍還閏月吳大將軍諸葛瑾卒秋八月陸遜城邾

五年春正月吳立子和爲太子大赦改禾興爲嘉興百官奏立皇后及四王令曰今天下未定民物勞瘁且有功者或未錄飢寒者尙未恤猥割土壤以豐子弟崇爵位以寵妃妾孤甚不取其釋此議三月海鹽縣言黃龍見夏四月禁進獻御減太官膳秋七月遣將軍聶友校尉陸凱率兵三萬討珠崖儋耳歲大疫有司又奏立后及諸王八月立子霸爲魯王

六年春正月吳新都言白虎見諸葛恪攻六安破魏將謝

順收其民人冬十一月丞相顧雍卒十二月扶南王范旃遣使獻樂人及方物魏司馬懿率軍入舒諸葛恪自皖遷於柴桑

七年春正月吳以上大將軍陸遜爲丞相秋宛陵言嘉禾生令曰督將亡叛而殺其妻子是使妻去夫子棄父甚傷義教自今勿殺也

八年春二月吳丞相陸遜卒夏雷霆犯宮門柱又擊南津大橋楹茶陵縣鴻水溢出流漂居民二百餘家秋七月將軍馬茂等圖逆夷三族八月大赦遣校尉陳勳將屯田及作士三萬人鑿句容中道自卜其至雲陽西城通會市作邸閣

九年春二月吳車騎將軍朱然攻魏柤中斬獲千餘夏四月武昌言甘露降秋九月以驃騎步隲爲丞相車騎朱然爲左大司馬衛將軍全琮爲右大司馬鎭南呂岱爲上大將軍威北將軍諸葛恪爲大將軍令曰謝宏往日陳鑄大錢云以廣貨故聽之令聞民意不以爲便其省息之鑄爲器物官勿復出也私家有者敕以輸藏計畀其直勿有所枉也

十年春正月吳右大司馬全琮卒權遣諸葛壹僞叛以誘諸葛誕誕以步騎一萬迎壹于高山權出涂中遂至高山潛軍以待之誕覺而還二月權適南宮三月改作太初宮諸將及州郡皆義作稱詔曰建業宮乃朕從京來所作將軍府寺耳材柱率細皆以腐朽常恐損壞今未復西可徙武昌宮材瓦更繕治之有司奏言曰武昌宮已二十八歲恐不堪用宜下所在通更伐致權曰大禹以卑宮爲美今軍事未已所在多賦若更通伐妨損農桑徙武昌材瓦自可用也夏五月丞相步隲卒冬十月赦死罪

十一年春正月吳朱然城江陵二月地仍震權稱詔曰朕以寡德過奉先祀莅事不聰獲譴靈祇夙夜祇戒若不終日羣僚其各厲精思朕過失勿有所諱三月宮成夏四月雨雹雲陽言黃龍見五月鄱陽言白虎仁權稱詔曰古者聖王積行累善脩身行道以有天下故符瑞應之所以表德也朕以不明何以臻茲書云雖休勿休公卿百司其勉

脩所職以匡不逮

十二年春三月吳左大司馬朱然卒四月有兩烏銜鵲墮東館丙寅驃騎將軍朱據領丞相燎鵲以祭六月戊戌寶鼎出臨平湖八月癸丑白鳩見於章安

十三年夏五月日至熒惑入南斗秋七月犯魁第二星而東八月吳丹陽句容及故鄣寧國諸山崩鴻水溢令原逋責給貸種食廢太子和處故鄣魯王霸賜死冬十月魏將文欽僞叛以誘朱異權遣呂據就異以迎欽異等持重欽不敢進十一月立子亮爲太子遣軍十萬作堂邑涂塘以淹北道十二月魏大將軍王昶圍南郡荊州刺史王基攻西陵遣將軍戴烈陸凱往拒之皆引還神人授書告以改

年立后

十四年夏五月吳立潘氏爲皇后大赦改年僞號太元秋七月王表至自羅陽王表者世所稱神人也在臨海羅陽縣語言飲食無異於人然不見其形一婢名紡績供使役周旋民間權聞而異之遣中書郎李崇齎輔國將軍羅陽王印綬迎表表遂出與崇及所在令長郡守談論崇等無以易所歷山川輒遣婢與其神相聞表既至權爲立第舍於蒼龍門外數使近臣齎飲食往候之而表說水旱小事往往有驗權故崇奉之秋八月朔大風江海涌溢平地深八尺吳高陵松栢斯拔郡城南門飛落冬十一月大赦權南郊還寢疾十二月驛徵大將軍恪爲太子太傅令省繇

役減征賦除民所患苦

十五年春正月吳立故太子和爲南陽王居長沙子奮爲齊王居武昌子休爲瑯邪王居虎林二月大赦改元僞號神鳳皇后潘氏薨諸將吏詣王表請福表亡去夏四月權薨時年七十一謚曰大皇帝秋七月葬蔣陵

季漢書卷六十三

諸暨章陶裁叓氏纂　邑後學[illegible]全校

吳主孫亮孫休列傳

孫亮字子明權少子也權年高而亮少以故尤留意之而全公主嘗譖太子和母子心不自安因倚權意欲豫自結數稱述全尙女美勸爲亮納之權赤烏十三年遂廢和立亮爲嗣以全氏爲妃權太元元年夏亮母潘氏立爲皇后冬權寢疾徵大將軍諸葛恪爲太子太傅會稽太守滕允爲太常並受命輔太子明年四月權薨亮嗣位大赦改年建興時帝延熙十五年也十五年閏四月以恪爲太傅允爲衛將軍領尙書事上大將軍呂岱爲大司馬諸文武在

位者皆進爵班賞冗官加等冬十月太傅恪率軍遏巢湖城東興使將軍全端守西城都尉留略守東城十二月朔丙申大風雷電魏使將軍諸葛誕胡遵等步騎七萬圍東興將軍王昶攻南郡毌丘儉向武昌甲寅恪以大兵赴敵戊午兵及東興交戰大破魏軍殺其將韓綜桓嘉等是月雷雨天災武昌端門改作端門又災內殿

十六年春正月丙寅亮立全氏爲皇后大赦庚午王昶等皆退二月軍還自東興大行封賞三月恪率軍伐魏夏四月圍新城大疫兵卒死者大半秋八月恪引軍還冬十月大饗武衛將軍孫峻伏兵殺恪於殿堂大赦以峻爲丞相封富春侯十一月有大鳥五見於春申明年改元僞號五

鳳
十七年夏吳大水秋吳侯孫英謀殺峻事覺英自殺冬十
一月星茀於斗牛交阯稗草化爲稻
十八年春正月魏鎮東大將軍毌丘儉前將軍文欽起兵
淮南討司馬師與師戰於樂嘉閏月壬辰峻及驃騎將軍
呂據左將軍留贊率兵襲壽春軍及東興聞欽等敗壬寅
進於橐皋欽及淮南餘衆數萬口來降魏諸葛誕入壽春
峻引軍還二月及魏將軍曹珍遇於高亭交戰珍敗退誕
別將蔣班以步騎四千來追及於菰陂贊及將軍孫楞蔣
修等皆遇害三月使鎮南將軍朱異襲安豐不克秋七月
將軍孫儀張怡林恂等謀殺峻發覺儀自殺恂等皆見殺

陽羨離里山大石自立使衛尉馮朝城廣陵拜將軍吳穰
爲廣陵太守留略爲東海太守歲大旱十二月作太廟以
馮朝爲監軍使者督徐州諸軍事民飢軍士怨畔
十九年亮改元僞號太平春正月爲鐘立廟稱太祖廟二
月朔建業火峻用征北大將軍文欽計將伐魏八月先遣
欽及驃騎呂據車騎劉纂鎮南朱異前將軍唐咨軍自江
都入淮泗九月丁亥峻卒以從弟偏將軍綝爲侍中武衛
將軍領中外諸軍事召還據等據聞綝代峻綝素無名行
大怒己丑大司馬呂岱卒壬辰太白犯南斗據欽咨等表
薦衛將軍滕允爲丞相綝不聽癸卯更以允爲大司馬代
呂岱駐武昌據引兵欲討綝綝遣使以詔書告諭欽咨等

使取據冬十月丁未遣孫憲及丁奉施寬等以舟兵逆據
於江都遣將軍劉丞督步騎攻允允兵敗夷滅己酉大赦
改年辛亥獲呂據於新州十一月綝爲大將軍假節封永
康侯孫憲與將軍王惇謀殺綝事覺綝殺惇迫憲令自殺
十二月使五官中郎將刁元告亂於朝廷
二十年春二月甲寅吳大雨震電乙卯雪大寒以長沙東
部爲湘東郡西部爲衡陽郡會稽東部爲臨海郡豫章東
部爲臨川郡夏四月亮臨正殿大赦始親政事綝所表奏
多見難問問左右侍臣先帝數有特制今大將軍問事但
令我書可邪亮後出西苑方食生梅使黃門至中藏取蜜
漬梅蜜中有鼠矢召問藏吏藏吏叩頭亮問吏曰黃門從

汝求蜜邪吏曰向求實不敢與黃門不服侍中刁元張邠
啟黃門藏吏辭語不同請付獄推盡亮曰此易知耳令破
鼠矢矢裏燥亮大笑謂元邠曰若矢先在蜜中中外當俱
濕今外濕中燥必是黃門所爲黃門首服左右莫不驚悚
又科兵子弟年十八已下十五已上得三千餘人選大將
子弟年少有勇力者爲之將帥亮曰吾立此軍欲與之俱
長日於苑中習焉五月魏征東大將軍諸葛誕起兵淮南
討司馬昭遣將軍朱成稱臣於吳求援又遣子靚長史吳
綱諸牙門子弟爲質六月使文欽唐咨全端等步騎二萬
救誕朱異自虎林率衆襲夏口夏口督孫壹奔魏秋七月
綝率衆救壽春次於鑊里朱異至自夏口綝使異爲前部

督與丁奉等將介士五萬解圍八月會稽南部反殺都尉鄱陽新都民爲亂廷尉丁密步兵校尉鄭冑將軍鍾離牧率軍討之朱異以軍士乏食引還綝大怒九月朔己巳殺異於鑊里辛未綝自鑊里還建業甲申大赦十一月全緒子禕儀以其母奔魏十二月全端懌等自壽春降司馬昭

景耀元年春正月魏諸葛誕殺文欽三月司馬昭克壽春誕及左右戰死將吏已下皆降秋七月吳封故齊王奮爲章安侯令州郡伐宮材自八月沈陰不雨四十餘日亮以綝專恣召全尚息侍郎紀密謀曰孫綝專勢輕小於孤孤見敕之使速上岸爲唐咨等作援而留湖中不上岸一步又委罪朱異擅殺功臣不先表聞築第橋南不復朝見此

爲自在無復所畏不可久忍今規取之卿父作中軍都督使密嚴整士馬孤當自出臨橋帥宿衛虎騎左右無難一時圍之作版詔敕綝所領皆解散不得舉手正爾自得之不卿去但當使密耳卿宜詔語卿父勿令卿母知之女人旣不曉大事且綝同堂姊邂逅泄漏誤孤非小也紀承詔以告尚尚無遠慮以語紀母母使人密語綝綝夜發嚴兵九月戊午比明兵已圍宮亮大怒上馬帶鞬執弓欲出曰孤大皇帝之適子在位已七年誰敢不從者侍中近臣及乳母共牽攣止之乃不得出歎咤二日不食罵其妻曰爾父憒憒敗我大事又呼紀紀曰臣父奉詔不謹負上無面目復見因自殺綝以兵取尚召大臣會宮門黜亮爲會稽王時年十六

孫休字子烈權第六子也年十三從中書郎射慈郎中盛沖受學權太元二年正月封琅邪王居虎林四月權薨亮立諸葛恪秉政不欲諸王處濱江兵馬之地徙休於丹陽郡太守李衡數以事侵休上書乞徙他郡令徙會稽居數歲夢乘龍上天顧不見尾覺而異之知其爲非常之兆矣孫綝廢亮己未綝使宗正孫楷中書郎董朝迎休休初聞問疑之楷朝具述綝等所以奉迎本意留一日二夜乃發十月戊寅行至曲阿有老公叩頭言於休曰事久變生天下喁喁願陛下速行休善之是日進及布塞亭武衛將軍恩行丞相事率百僚以乘輿法駕迎於永昌亭築宮以武

帳爲便殿設御座己卯休至望便殿住輿使孫楷先見恩楷還休乘輦進羣臣再拜稱臣休升便殿謙不卽御座止東廂戶曹尚書前卽階下讚奏丞相奉璽符休三讓羣臣三請休曰將相諸侯咸推寡人寡人敢不承受璽符羣臣以次奉引休就乘輿百官陪位綝以兵千人迎於半野拜道側休下車答拜卽日御正殿大赦改元永安蓋景耀元年也

元年冬十月壬午休稱詔曰夫褒德賞功古今通義其以大將軍綝爲丞相荊州牧增食五縣武衛將軍恩爲御史大夫衛將軍中軍督封縣侯威遠將軍授爲右將軍縣侯偏將軍幹雜號將軍亭侯長水校尉張布輔導勤勞以布

爲輔義將軍封永康侯董朝親迎封爲鄉侯又令曰丹陽太守李衡以往事之嫌自拘有司夫射鉤斬袪在君爲君遣衡還郡勿自疑己丑封孫晧爲烏程侯晧弟德錢唐侯謙永安侯十一月甲午大風四轉五復蒙霧連日綝一門五侯皆典禁兵權傾人主有所陳述祇肅不敢違於是益恣肆休恐其倉卒生變也數加賞賜丙申令曰大將軍忠敬內發首建大計以安社稷卿士內外咸贊其議並有勳勞昔霍光定計百僚同心無復是過亟案前日與議定策告廟人名依故事應加爵位者卽施行之戊戌令曰大將軍掌中外諸軍事事統煩多其加衛將軍御史大夫恩侍中與大將軍分省諸事壬子令曰諸吏家有五人三人兼

重爲役父兄在都子弟給郡縣吏既出限米軍出又從至於家事無經護者朕甚愍之其有五人三人爲役聽其父兄所欲留爲留一人除其米限軍出不從又曰諸將吏奉迎陪位在永昌亭者皆加位一級頃之休聞綝謀逆陰與張布計十二月戊辰臘百僚朝賀公卿升殿令武士縛綝卽日伏誅己巳令以左將軍張布討姦臣加布爲中軍督封布弟惇爲都亭侯給兵惇弟恂爲校尉令曰古者建國教學爲先所以道世治性爲時養器也自建興以來時事多故吏民頗以目前趨務去本就末不循古道夫所尚不淳則傷化敗俗其案古置學官立五經博士核取應選加其寵祿科見吏之中及將吏子弟有志好學者各令就業一歲課試差其品第加以位賞使見之者樂其榮聞之者美其譽以敦王化以隆風俗

二年春正月吳大震電三月備九卿官休稱詔曰朕以不德託于王公之上夙夜戰戰忘寢與食欲偃武修文以崇大化推此之道當由士民之贍管子有言倉廩實知禮節衣食足知榮辱夫一夫不耕有受其飢一婦不織有受其寒飢寒並至而民不爲非者未之有也自頃年已來州郡吏民及諸營兵多違此業皆浮船長江賈作上下良田漸廢見穀日少欲求大定豈可得哉亦由租入過重農人利薄使之然乎今欲廣開田業輕其賦稅差科彊羸課其田畝務令優均官私得所使家給戶贍足相供養則愛身重

命不犯科法然後刑罰不用風俗可整以羣僚之忠賢若盡心於時雖太古盛化未可卒致漢文昇平庶幾可及已諸卿尚書可共咨度務使田桑不至後時稱朕意焉

三年春三月吳西陵言赤烏見秋用都尉嚴密議作浦里塘會稽郡謡言王亮當還爲天子而亮宮人告亮使巫禱祠有惡言有司以聞黜爲候官侯遣之國道自殺或云休鴆殺之衛送者伏罪吳亡後故少府丹陽戴融迎亮喪葬之賴鄉以會稽南郡爲建安郡分宜都置建平郡

四年夏五月吳大雨水泉涌溢秋八月遣光祿大夫周奕石偉巡行風俗察將吏清濁民所疾苦爲黜陟之課九月布山言白龍見安吳民陳焦死埋之六日更生穿土中出

五年春二月吳白虎門北樓災秋七月始新言黃龍見八
月壬午大雨震電水泉涌溢乙酉立皇后朱氏戊子立子
𩅦爲太子大赦冬十月以衛將軍濮陽興爲丞相廷尉丁
密光祿勳孟宗爲左右御史大夫休以興布有舊恩委之
以事也休銳意于典籍思畢覽百家之言欲與博士祭酒
韋昭博士盛沖講論道藝昭沖素皆切直布恐入侍發其
陰失因妄飾說以拒遏之休答曰孤之涉學羣書略偏所
見不少也其明君闇主姦臣賊子古今賢愚成敗之事無
不覽也今昭等入但欲與論講耳不爲從昭等始更受學
也縱復如此亦何所損君特當以昭等恐道臣下姦變之
事以此不容令入耳如此之事孤巳自備之不須昭等然

後乃解也此都無所損君意特有所忌故耳布得詔陳謝
又言懼妨政事休答曰書籍之事患人不好好之無傷也
此無所爲非而君以爲不宜是以孤有所及耳政務學業
其流各異不相妨也不圖君今日在事更行此於孤也良
所不取布拜表叩頭休答曰聊相開悟耳何至叩頭乎如
君之忠誠遠近所知往者所以相感今日之巍巍也詩云
靡不有初鮮克有終終之實難君其終之時布專擅國勢
多行無禮休雖解此心不能悅又恐其疑懼竟如布意廢
講不復使沖等入使察戰至交阯調孔雀大豬
六年夏四月吳泉陵言黃龍見五月交阯郡吏呂興反殺
太守孫諝初諝科郡上手工千餘人送建業而察戰至恐
復見取興等因扇動兵民招誘諸夷冬十月朝廷以魏入
寇告休癸未建業石頭小城火燒西南百八十丈甲申休
使大將軍丁奉督諸軍向壽春西平詣南郡與施績議兵
所向將軍丁封孫異如沔中救援師出會漢已亡遽罷歸
興既殺諝降魏請太守及兵丞相興建取屯田萬人爲兵
分武陵爲天門郡長沙言靑龍見慈胡白燕見豫章赤雀
見
永安七年春正月大赦二月鎭軍陸抗撫軍步協征西將
軍留平建平太守盛曼率衆圍漢巴東守將羅憲時憲以
國亡吳不恤難而徼其利固守巴東不肯降吳故也夏四
月魏將新附督王稚浮海入句章略長吏賞林及男女二

百餘口將軍孫越徼獲三十人而還秋七月海賊破海鹽
殺司鹽校尉駱秀使中書郎劉川發兵廬陵擊豫章賊張
節魏使將軍胡烈步騎二萬侵西陵以救羅憲抗等引軍
還復分交州爲廣州壬午大赦休寢疾口不能言乃手書
呼丞相濮陽興入令子𩅦出拜之休把興臂而指𩅦以託
之癸未休薨時年三十謚曰景皇帝

季漢書卷六十四

諸暨章陶栽艮氏纂　　邑後學斯元禮 徐鷟仁 仝校

吳主孫皓列傳

孫皓字元宗權孫和子也一名彭祖字皓宗孫休立封皓爲烏程侯遣就國西湖景養善相者也見皓云當大貴皓陰喜之不敢泄也休薨是時漢初亡而交阯攜叛國內震懼貪得長君左典軍萬彧初爲烏程長與皓相善稱皓才識明斷是長沙桓王之疇也又加之好學遵奉法度屢言之於丞相濮陽興左將軍張布興布信之說朱太后欲以爲嗣朱曰我寡婦人安知社稷之慮苟吳國無隕宗廟有賴可矣遂迎立皓時年二十三改元大赦

元興元年八月以上大將軍施績大將軍丁奉爲左右大司馬張布爲驃騎將軍加侍中諸增位班賞一皆如舊九月貶太后爲景皇后追謚父和曰文皇帝尊生母何姬爲太后十月封休太子𩅦爲豫章王次子汝南王次子梁王次子陳王立皇后滕氏發優詔恤士民開倉廩振貧乏料出宮女以配無妻禽獸擾于苑者皆放之既得志麤暴驕盈多忌諱好酒色大小失望興布竊悔之或以譖皓十一月誅興布十二月休葬定陵封后父滕牧爲高密侯舅何洪蔣植皆列侯魏置交阯太守之郡司馬昭爲魏相國遣吳降將徐紹孫彧齎書來喻

甘露元年三月皓遣使隨紹彧報書曰知以高世之才處宰輔之任漸導之功勤亦至矣孤以不德階承統緒思與賢良共濟斯道而以壅隔未有所緣嘉意允著深用依依今遣光祿大夫紀陟五官中郎將宏璆宣明至懷紹行至濡須召還殺之徙其家屬於建安有白紹稱美中國故也夏四月蔣陵言甘露降改年大赦秋七月皓逼殺景皇后朱氏於苑中小屋治喪衆知其非疾也莫不痛切又送𩅦等於吳小城尋復追殺大者二人九月從西陵督步闡表徙都武昌御史大夫丁固右將軍諸葛靚鎮建業陟璆至洛遇司馬昭薨十一月乃遣還皓至武昌又大赦以零陵南部爲始安郡桂陽南部爲始興郡十二月晉受禪魏亡

寶鼎元年正月遣大鴻臚張儼五官中郎將丁忠弔祭晉

喪及還儼道病死忠說皓曰北方守戰之具不設弋陽可襲而取皓訪羣臣鎮西大將軍陸凱曰夫兵不得已而用之耳且三國鼎立以來更相侵伐無歲寧居今強敵新并巴蜀有兼土之實而遣使求親欲息兵役耳不可謂其求援於我而欲徼幸求勝也車騎將軍劉纂曰天生五才誰能去兵譎詐相雄有自來矣若其有闕庸可棄乎宜遣間諜以觀其勢皓陰納纂言和好遂絕八月所在言得大鼎乃改年大赦以陸凱爲左丞相常侍萬彧爲右丞相冬十月永安山賊施但等聚衆數千人劫永安侯謙出烏程取孫和陵上鼓吹曲蓋比至建業衆萬餘人丁固諸葛靚逆之于牛屯大戰但等敗走獲謙謙自殺初望氣者云荆州

有王氣破揚州而建業宮不利故皓徙武昌遣使者發民掘荆州界大臣名家冢與山岡連者以厭之聞但反自以爲徙土得計也使數百人鼓譟入建業殺但妻子云天子使荆州兵來破揚州賊以厭前氣分會稽爲東陽郡分吳丹陽爲吳興郡零陵北部爲邵陵郡十二月皓還都建業衛將軍滕牧畱鎮武昌

二年春大赦右丞相萬彧上鎮巴邱夏六月起顯明宮冬十二月皓移居之分豫章廬陵長沙爲安成郡

三年春二月以左右御史大夫丁固孟仁爲司徒司空秋九月皓出東關丁奉至合肥遣交州刺史劉俊前部督修則等擊交阯爲晉將毛炅等所破敗沒餘衆還合浦

建衡元年春正月立子瑾爲太子及淮陽東平王冬十月改年大赦十一月左丞相陸凱卒遣監軍虞汜威南將軍薛珝蒼梧太守陶璜由荆州出監軍李勖督軍徐存從建安海道皆至合浦擊交阯

二年春萬彧還建業李勖以建安道不通殺導將馮斐引還三月天火災萬餘家死者七百人夏四月左大司馬施績卒殿中將何定劾李勖擅殺馮斐徹軍還罪勖及徐存家屬皆伏誅秋九月何定將兵五千上夏口獵都督孫秀奔晉大赦

三年春正月晦皓舉大衆出華里初丹陽刁元使蜀得司馬徽與劉廙論運命歷數事元增其文曰黃旗紫蓋見于東南終有天下者荆揚之君又得中國降人言壽春下有童謠曰吳天子當上皓聞之喜曰此天命也即載其母妻子及後宮數千人從牛渚陸道西上云青蓋入洛陽以順天命遇大雪道途陷壞兵士被甲持仗百人共引一車寒凍殆死兵人不堪皆曰若遇敵便當倒戈耳皓聞之乃還汜璜破交阯禽殺晉所置守將九眞日南皆還屬大赦分交阯爲新昌郡諸將破扶嚴置武平郡以武昌督范愼爲太尉大司馬丁奉司空孟仁卒西苑言鳳凰集明年改元

鳳凰元年秋八月徵西陵督步闡闡據城叛降晉樂鄉督陸抗率軍討之闡衆悉降闡等皆伏誅夷三族大赦右丞相萬彧被譴死徙其子弟於廬陵初皓遊華里彧與丁奉

畱平密謀曰若至華里不歸社稷事重不得不自還皓聞知以彧等舊臣且忍而陰銜之後因會以毒酒飲彧傳酒人私減之又飲畱平平覺之服他藥以解得不死彧自殺平憂懣月餘亦死何定姦穢發伏誅皓以其惡似張布追改定名爲布

二年春三月以陸抗爲大司馬司徒丁固卒秋九月改封淮陽爲魯東平爲齊又封陳畱章陵等九王王給三千兵大赦皓愛妾或使人至市劫奪百姓財物司市中郎將陳聲素皓幸臣也恃皓寵遇繩之以法妾以愬皓皓大怒假他事燒鋸斷聲頭投其身於四望之下太尉范愼卒

三年會稽妖言章安侯奮當爲天子臨海太守奚熙與會

稽太守郭誕書非論國政誕白熙書不白妖言付建安作
船遣三郡督何植收熙熙發兵自衛斷絕海道熙部曲殺
熙送首建業夷三族秋七月遣使者二十五人分至州郡
科出亡叛大司馬陸抗卒大疫分鬱林爲桂林郡
天册元年吳郡言掘地得銀長一尺廣三分刻上有年月
字乃大赦改年
天璽元年吳郡言臨平湖開湖自漢末草穢壅塞至是更
開長老傳此湖塞天下亂此湖開天下平又于湖邊得石
函中有小石青白色長四寸廣二寸餘刻上作皇帝字乃
改年大赦會稽太守車浚湘東太守張詠不出算緡就在
所斬之徇首諸郡浚在公清忠值郡荒民飢表求振貸皓

謂浚欲樹私恩遣人梟首又尚書熊睦見皓酷虐微有所
諫皓使人以刀環撞殺之身無完肌秋八月京下督孫楷
降晉鄱陽言歷陽山石文理成字凡二十云楚九州渚吳
九州都揚州士作天子四世治太平始山臨水高百丈其
三十丈所有七穿騈羅穿中色黃赤不與本體同相傳謂
之石印云石印封發天下當太平下有祠屋巫祝言石印
神有三郎時歷陽長表言石印發皓使使以太牢祭歷山
巫言石印三郎說天下方太平使者作高梯上看印文詐
以朱書石作二十字還以啟皓皓大喜曰吳當爲九州作
都渚乎從大皇帝及孤四世矣太平之主非孤復誰重遣
使以印綬拜三郎爲王又刻石立銘褒贊靈德以答休祥

又吳興陽羨山有空石長十餘丈名曰石室在所表爲大
瑞乃遣兼司徒董朝兼太常周處至陽羨縣封禪國山明
年改元大赦以協石文
天紀元年夏夏口督孫慎出江夏汝南燒略居民司直中
郎將張俶姦情發聞伏誅
二年秋七月立成紀宣威等十一王王給兵三千大赦
三年夏郭馬反馬本合浦太守修允部曲允轉桂林太守
病駐廣州遣馬將五百兵至郡安撫諸夷允死兵當分給
馬等累世舊軍不樂離別皓時又科實廣州戶口馬與部
曲將何典王族吳述殷興等恐動兵民合聚人衆攻殺廣
州督虞授馬自號都督交廣二州諸軍事安南將軍興廣

州刺史述南海太守典攻蒼梧族攻始興先是吳有識曰
吳之敗兵起南裔亡吳者公孫也皓聞之文武職位至于
卒伍有姓公孫者皆徙于廣州不令停江邊及聞馬反大
懼曰此天亡也八月以軍師張悌爲丞相牛渚都督何植
爲司徒執金吾滕循爲司空尋轉鎮南將軍假節領廣州
牧率萬人從東道討馬時興族拒于始興馬殺南海太守
劉略逐廣州刺史徐旗皓又遣徐陵督陶濬將七千人從
西道命交州牧陶璜部伍所領及合浦鬱林諸郡兵當與
東西兵共擊馬時有鬼目菜生工人黃耇家又有買菜生
工人吳平家東觀案圖名鬼目作芝草買菜作平慮草遂
以耇爲侍芝郎平爲平慮郎皆銀印青綬皓荒淫滋甚每

宴會羣臣咸令沈醉置黃門郎十八侍立終日爲司過之吏宴罷之後各奏其闕失逆視之咎謬言之愆罔有不舉大者即加威刑小者輒以爲罪後宮數千而採擇無已又激水入宮宮人有不合意者輒殺流之或剝人之面或鑿人之眼岑昏險諛貴幸致位九列好興功役衆所患苦上下離心莫肯爲皓盡力晉乃率師伐吳命鎮東大將軍司馬伷向涂中安東將軍王渾揚州刺史周浚向牛渚建威將軍王戎向武昌平南將軍胡奮向夏口鎮南將軍杜預向江陵龍驤將軍王濬廣武將軍唐彬浮江而下太尉賈充爲大都督節度諸軍陶濬至武昌聞北軍大出駐軍不前

四年春立中山代等十一王濬彬所至土崩瓦解靡有禦者預又敗伍延渾斬之丞相張悌丹陽太守沈瑩與晉護軍張翰刺史周浚戰于版橋大敗死之三月丙寅殿中親近數百人叩頭請殺岑昏皓惶憒從之戊辰陶濬從武昌還即引見問水軍消息對曰蜀船皆小今得二萬兵乘大船戰自足破之皓乃合衆授濬節鉞明晨當發而是夜衆散王濬順流將至司馬伷王渾皆臨近境皓用光祿勳薛瑩中書令胡沖等議出降分遣使奉書於濬伷渾壬申王濬先至乃受皓之降解縛焚櫬延請相見收其圖籍領州四郡四十二縣三百一十三戶五十二萬三千吏三萬二千兵二十三萬男女口二百三十萬米穀二百八十萬斛舟船五千餘艘後宮五千餘人伷遣使送皓皓舉家西遷以太康元年五月丁亥至洛四月甲申詔曰孫皓窮迫歸降前詔待之以不死今皓垂至意猶愍之其賜號爲歸命侯進給衣服車乘田三十頃歲給穀五千斛錢五十萬絹五百匹緜五百斤子瑾拜中郎諸子爲王者拜郎中初王濬治船于蜀吾彥取其流柹以呈皓曰晉必有攻吳之計宜增建平兵建平不下終不敢渡江皓弗從陸抗之克步闡皓意張大乃使尚廣筮幷天下遇同人之頤對曰吉庚子歲靑蓋當入洛陽故皓不修其政而恒有窺中國之志是歲也實在庚子四年皓死於洛陽年四十二葬河南縣

陸機辨亡論其上篇曰昔漢氏失御姦臣竊命禍基京畿

毒徧宇內皇綱弛紊王室遂卑於是羣雄蜂駭義兵四合吳武烈皇帝慷慨下國電發荆南權略紛紜忠勇伯世威稜則夷羿震蕩兵交則醜虜授馘遂掃淸宗祊蒸禋皇祖于是雲興之將帶州飆起之師跨邑哮闞之羣風驅熊羆之族霧集雖兵以義合同盟勠力然皆包藏禍心阻兵怙亂或師無謀律喪威稔寇忠規武節未有若此其著者也武烈既沒長沙桓王逸才命世弱冠秀發招擥遺老與之述業神兵東驅奮寡犯衆攻無堅城之將戰無交鋒之虜誅叛柔服而江外底定飾法修師而威德翕赫賓禮名賢而張昭爲之雄交御豪俊而周瑜爲之傑彼二君子皆宏敏而多奇雅達而聰哲故同方者以類附等契者以氣集

而江東蓋多士矣將北伐諸華誅鉏干紀旋皇輿於夷庚反帝座于紫闥挾天子以令諸侯清天步而歸舊物戎車既次羣凶側目大業未就中世而隕用集我大皇帝以奇蹤襲於逸軌叡心發乎令圖從政咨於故實播憲稽乎遺風而加之以篤固申之以節儉疇咨俊茂好謀善斷束帛旅於邱園旌命交於塗巷故豪彥尋聲而響臻志士希光而影騖異人輻湊猛士如林於是張昭爲師傅周瑜陸公魯肅呂蒙之儔入爲腹心出作股肱甘寧淩統程普賀齊朱桓朱然之徒奮其威韓當潘璋黃蓋蔣欽周泰之屬宣其力風雅則諸葛瑾張承步騭以聲名光國政事則顧雍潘濬呂範呂岱以器任幹職奇偉則虞翻陸績張溫張惇

以諷議舉正奉使則趙咨沈珩以敏達延譽術數則吳範趙達以禨祥協德董襲陳武殺身以衛主駱統劉基強諫以補過謀無遺算舉不失策故遂割據山川跨制荊吳而與天下爭衡矣魏氏嘗藉戰勝之威率百萬之師浮鄧塞之舟下漢陰之衆羽楫萬計龍躍順流銳騎千旅虎步原隰謀臣盈室武將連衡喟然有吞江滸之志一宇宙之氣而周瑜驅我偏師黜之赤壁喪旗亂轍僅而獲免收迹遠遁漢王亦馮帝王之號率巴漢之民乘危騁變結壘千里志報關羽之敗圖收湘西之地而我陸公亦挫之西陵覆師敗績困而後濟絕命永安續以濡須之寇臨川摧銳蓬籠之戰孑輪不反由是二邦之將喪氣摧鋒勢衄財匱而吳藐然坐乘其弊故魏人請好漢氏乞盟遂躋天號鼎峙而立西屠庸蜀之郊北裂淮漢之涘東苞百越之地南括羣蠻之表於是講八代之禮蒐三王之樂告類上帝拱揖羣后虎臣毅卒循江而守長戟勁鎩望颷而奮庶尹盡規於上四民展業於下化協殊裔風衍遐圻乃俾一介行人撫巡外域巨象逸駿擾於外閑明珠瑋寶輝於內府珍瑰重跡而至奇玩應響而赴輶軒騁于南荒衝輣息于朔野齊民免干戈之患戎馬無晨服之虞而帝業固矣大皇既沒幼主涖朝姦回肆虐景皇聿興虔修遺憲政無大闕守文之良主也降及歸命之初典刑未滅故老猶存大司馬陸公以文武熙朝左丞相陸凱以謇諤盡規而施績范慎

以威重顯丁奉鍾離斐以武毅稱孟宗丁固之徒爲公卿樓元賀邵之屬掌機事元首雖病股肱猶良爰及末葉羣公既喪然後黔首有瓦解之志皇家有土崩之釁歷命應化而微王師躡運而發卒散于陣民奔于邑城池無藩籬之固山川無溝阜之勢非有工輸雲梯之械智伯灌激之害楚子築室之圍燕人濟西之隊軍未浹辰而社稷夷矣雖忠臣孤憤烈士死節將奚救哉夫曹劉之將非一時之選而向時之師無曩日之衆戰守之道抑有前符險阻之利俄然未改而成敗貿理古今詭趣何哉彼此之化殊授任之才異也其下篇曰昔三方之王也魏人據中夏漢氏有岷益吳制荊揚而有交廣曹氏雖功濟諸華虐亦深矣

其民怨矣劉公因險飾智功已薄矣其俗陋矣吳桓王基之以武太祖成之以德聰明睿達懿度深遠矣其求賢如不及恤民如稚子接士盡盛德之容親仁罄丹府之愛拔呂蒙於戎行識潘濬於係虜推誠信士不恤人之我欺量能授器不患權之我逼執鞭鞠躬以重陸公之威悉委武衛以濟周瑜之師卑宮菲食以豐功臣之賞披懷虛已以納謀士之算故魯肅一面而自託士燮蒙險而效命高張公之德而省游田之娛賢諸葛之言而割情欲之歡感陸公之規而除刑政之煩奇劉基之議而作三爵之誓屏氣跼蹐以伺子明之疾分滋損甘以育凌統之孤登壇慷慨歸魯肅之功削投惡言信子瑜之節是以忠臣競盡其謀

志士咸得肆力洪規遠略固不厭夫區區者也故百官苟合庶務未遑初都建業羣臣請備禮秩天子辭而不許曰天下其謂朕何宮室輿服蓋慊如也爰及中葉天人之分既定百度之缺粗修雖醲化懿綱未齒乎上代抑其體國經民之具亦足以爲政矣地方幾萬里帶甲將百萬其野沃其民練其財豐其器利東負滄海西阻險塞長江制其區宇峻山帶其封域國家之利未見有宏于茲者矣借使中才守之以道善人御之有術敦率遺憲勤民謹政循定策守常險則可以長世永年未有危亡之患或曰吳蜀脣齒之國蜀滅則吳亡理則然矣夫蜀蓋藩援之與國而非吳人之存亡也何則其郊境之接重山積險陸無長轂之徑川阨流迅水有驚波之艱雖有銳師百萬啟行不過千夫舳艫千里前驅不過百艦故劉氏之伐陸公喻之長蛇其勢然也昔漢之初亡朝臣異謀或欲積石以險其流或欲機械以御其變天子總羣議而咨之大司馬陸公陸公以四瀆天地之所以節宣其氣固無可過之理而機械則彼我之所共彼若棄長技以就所屈卽荆揚而爭舟楫之用是天贊我也將謹守峽口以待禽耳逮步闡之亂憑保城以延強寇重資幣以誘羣蠻于時大邦之衆雲翔電發縣旌江介築壘遵渚襟帶要害以止吳人之西而巴漢舟師沿江東下陸公以偏師三萬北據東坑深溝高壘按甲養威反虜踠跡待戮而不敢北闚生路彊寇敗績宵遁喪

師大半分命銳師三千西禦水軍東西同捷獻俘萬計信哉賢人之謀豈欺我哉自是烽燧罕警封域寡虞陸公沒而潛謀兆吳釁深而六師駭夫太康之役衆未盛乎曩日之師廣州之亂禍有愈於向時之難而邦家顛覆宗廟爲墟嗚呼人之云亡邦國殄悴不其然歟易曰湯武革命順乎天元曰亂不極則治不形言帝王之因天時也古人有言曰天時不如地利易曰王侯設險以守其國言爲國之恃險也又曰地利不如人和在德不在險言守險之由人也吳之興也參而由焉孫卿所謂合其參者也及其亡也恃險而已又孫卿所謂舍其參者也夫四州之民非無衆也大江之南非乏俊也山川之險易守也勁利之器易用

也先政之業易循也功不興而禍遘者何哉所以用之者失也故先王達經國之長規審存亡之至數恭已以安百姓敦惠以致人和寬沖以誘俊乂之謀慈和以結士民之愛是以其安也則黎元與之同慶及其危也則兆庶與之共患安與衆同慶則其危不可得也危與下同患則其患不足卹也夫然故能保其社稷而固其土宇麥秀無悲殷之思黍離無愍周之感矣

季漢書卷六十五

諸暨章陶栽亙氏纂　邑後學 孫維棨 周發瑞 仝校

吳家人列傳

孫破虜吳夫人錢唐人也本吳人早失父母與弟景居孫堅聞其才貌欲取之吳氏親屬嫌堅輕狡將拒之堅甚慚夫人謂親屬曰何愛一女以取禍乎如有不遇命也遂許爲婚生四男一女長策次郎權也初夫人孕而夢月入其懷既而生策及權在孕又夢日入其懷以告堅曰昔妊策夢月入我懷今也又夢日入我懷何也堅曰日月者陰陽之精極貴之象吾子孫其興乎堅征伐四方景常隨從有功拜騎都尉袁術據壽春上景領丹陽太守攻故太守周

昕遂據其郡孫策之初起也依景召募討涇縣山賊祖郎郎敗走後景爲劉繇所迫復北依術術以爲督軍中郎將與孫賁共討樊能于麋於橫江又擊笮融薛禮於秣陵策被創牛渚降賊復反景攻討盡禽之從攻劉繇繇奔豫章策遣景賁至壽春報術術方與昭烈爭徐州以景爲廣陵太守術後僭號策以書喻術術不納卽絕江津不與通使人告景景卽委郡東歸策復以景爲丹陽太守朝廷遣議郎王誧銜命南行表景爲揚武將軍領郡如故功曹魏騰以迕策見譴將殺之士大夫憂恐計無所出夫人乃倚大井而謂策曰汝新造江南其事未集方當優賢禮士捨過錄功魏功曹在公盡規汝今日殺之則明日人皆叛汝吾

不忍見禍之及當先投此井中耳策大驚遽釋騰及權年少統事夫人助治軍國甚有補益建安七年薨臨薨引見張昭等屬以後事合葬高陵志林曰按會稽貢舉簿夫人以十二年薨也八年景卒子奮授兵爲將封新亭侯權征荆州拜奮吳郡都督以鎭東方奮卒子安嗣坐黨魯王霸死奮弟祺封都亭侯與張温顧譚友善權令關平辭訟事祺卒子纂嗣纂妻即滕允女也允被殺纂弁遇害

孫策橋夫人梁國人太尉元之女也元字公祖嚴明有才略歷位中外以剛斷稱謙儉下士不以王爵私親光和中爲太尉久病罷拜大中大夫家貧乏産業柩無所殯當世以此稱爲名臣初元世名知人覩曹操而異之謂操曰天

下將亂非命世之才不能濟也能安之者其在君乎又曰君未有名可交許子將操由是有聲名操後執政軍於譙使使爲文以祭之夫人徙居皖策破劉勳聘之夫人女弟所謂小橋也策以配周瑜策謂瑜曰橋公二女雖流離得吾二人作壻亦足爲歡其生卒史失傳

孫權謝夫人會稽山陰人也父煚尚書郎徐令吳太妃聘爲權妃愛幸有寵後權納姑孫徐氏欲令謝下之謝不肯由是不得志早卒後十餘年弟承拜五官郎中自有傳承子崇揚威將軍崇弟勗吳郡太守並知名

權徐姬吳郡富春人也祖眞與堅相親堅以妹妻眞生琨琨少仕州郡會天下亂去吏隨堅征伐有功拜偏將軍堅薨隨策討樊能于麋等於橫江擊張英於當利口而船少欲駐軍琨母時在軍中謂琨曰恐州家多發水軍來逆則不利矣如何可駐邪宜伐蘆葦以爲泭佐船渡軍琨具啟策策即行之衆悉濟遂破英擊走笮融劉繇策表琨領丹陽太守初袁術遣其從弟允爲丹陽術謀僭號策責而絶之令琨討允據其城會吳景東還以景前任丹陽寬仁得衆吏民所思而琨手下兵多策嫌其太重且方攻伐宜得琨衆乃復用景召琨還琨以督軍中郎將領兵從破廬江太守李術封廣德侯遷平虜將軍從討黃祖中流矢卒琨生姬初適同郡陸尚尚卒權爲討虜將軍在吳聘爲妃使母養子登後權以姬妒忌廢處吳積十餘年權爲吳王及

即尊號登爲太子羣臣請立姬爲后權意在步氏卒不許後以疾卒兄矯嗣琨侯討平山越拜偏將軍先卒無子弟祚襲封亦以戰功至蕪湖督平魏將軍

權步夫人臨淮淮陰人也丞相騭之族天下亂其母攜從廬江孫策破廬江東渡江入宮權幸之寵冠後庭生二女長曰魯班字大虎前配周瑜子循後配全琮少曰魯育字小虎配朱據後配劉纂夫人性不妬忌多所推進故久見待遇權爲王及帝意欲以爲后而羣臣議在徐氏權依違者十餘年然宮內稱皇后親戚上疏稱中宮及薨臣下循權意請追正名稱乃贈印綬策命曰惟赤烏元年閏月戊子皇帝曰嗚呼皇后佐命共承天地虔恭夙夜與朕均勞

內敎修整禮義不衍寬容慈惠有淑懿之德民臣縣望遠近歸心朕以世難未夷大統未一緣后雅志每懷謙損是以于時未授名號亦必謂后降年有永永與朕躬對揚天休不寤奄忽大命近止朕恨本意不早昭顯傷后殂逝不終天祿愍悼之至痛於厥心今使使持節丞相醴陵侯雍奉策授號配食先后魂而有靈嘉其榮寵嗚呼哀哉葬於蔣陵

權王夫人瑯邪人也以選入宮權黃武中得幸生和寵次步氏步氏薨後和爲太子權將立夫人爲后而全公主素憎夫人稍稍譖毀之及權寢疾言有喜色由是權深責怒以憂死和子皓立追尊夫人曰大懿皇后封三弟皆列侯

權王姬南陽人也以選入宮嘉禾中得幸生休及和爲太子和母貴重諸姬有寵者皆出居外姬出公安卒因葬焉休襲位遣使追尊曰敬懷皇后改葬敬陵王氏無後封同母弟文雍爲亭侯

權潘夫人會稽句章人也父爲吏坐法死夫人與姊俱輸織室權見而異之召充後宮得幸有娠夢有似龍頭授己者已以蔽膝受之遂生亮權赤烏十三年亮立爲太子請出嫁夫人之姊權許之次年立夫人爲皇后性險妒容媚自始至卒譖害袁夫人等甚衆袁夫人者袁術女也有節行無子權數以諸姬子與養之輒不育及步夫人薨權欲立之夫人自以無子固辭不受卒見害於潘氏以故內庭諸宮人多怨潘氏者權不豫夫人問中書令孫宏呂后專制故事侍疾疲勞因以羸疾諸宮人伺其昏臥縊殺之託言中惡後事泄坐死者六七人權尋薨合葬蔣陵亮襲位以潘氏姊壻譚紹爲騎都尉亮廢紹與家屬還廬陵

孫亮全夫人全尚女也全公主尚之從祖母夫人少時公主特愛之每進見輒與俱及潘夫人母子有寵全主自以與和母有隙乃勸權爲亮納夫人亮遂爲嗣夫人爲皇后以尚爲城門校尉封都亭侯代滕允爲太常衛將軍進封永平侯錄尚書事時全氏五侯並典兵馬其餘爲侍郎騎都尉宿衛左右自吳興外戚貴盛莫及及救魏大將軍諸葛誕于壽春全懌全端全禕全儀等並因敗降魏全熙謀

泄見殺由是諸全衰弱會孫綝廢亮爲會稽王後又黜爲候官侯夫人隨之國居候官尚家屬徙零陵迫見殺夫人惠解有容色吳亡乃歸晉永寧中卒

孫休朱夫人朱據女休姊公主所生也權赤烏末爲休納之休爲瑯琊王隨居丹陽初全主譖害王夫人欲廢太子和立魯王霸朱主不聽由是有隙亮建興中孫峻專政公族皆患之全尚妻卽峻姊故惟全主祐焉孫儀謀殺峻事覺被殺全主因言朱主與儀同謀峻枉殺朱主休懼遣夫人還建業執手泣別既至峻遣還遂亮知朱主爲全主所害問朱主死意全主懼曰我實不知皆據二子熊損所白亮殺熊損損妻峻妹也孫綝益忌亮遂廢亮立休休永安

五年立夫人爲皇后休卒羣臣尊爲皇太后孫皓襲位月餘貶爲景皇后稱安定宮甘露元年見逼薨合葬定陵

孫和何姬丹陽句容人也父遂本騎士權嘗游幸諸營而姬觀于道中權望見異之命宦者召入以賜子和生男權喜名之曰彭祖卽皓也和爲太子被讒廢封南陽王居長沙亮襲位孫峻輔政峻素媚事全主和之廢全主致之也及是全又勸峻徙和居新都遣使賜死嫡妃張氏亦自殺何姬曰若皆從死誰當養孤遂拊育皓及其三弟皓嗣位尊和爲昭獻皇帝何姬爲昭獻皇后稱升平宮月餘進爲皇太后封弟洪永平侯蔣溧陽侯植宣成侯洪卒子邈嗣爲武陵監軍爲晉所殺植官至大司徒吳末昏亂何氏驕

僭子弟橫放百姓患之故民謠言皓死立者何氏子云初皓以張布女爲美人有寵皓問曰汝父何在答曰賊已殺之皓大怒棒殺之後思其顏色使工刻木作美人形象恒置座側問左右布復有女不左右曰布大女適故衛尉馮朝子純卽奪純妻入宮大有寵拜爲左夫人晝夜與張房晏不聽朝政使尙方以金作華燧步搖假髻以千數令宮人著以相撲朝成夕敗輒出更作工匠因緣爲姦府藏空虛張死皓哀愍思念葬於苑中大作冢使工匠刻柏作木人內冢中以爲兵衛以金銀珍玩之物送葬不可稱計皓治喪于內數月不出國人見葬太奢麗皆謂皓死所葬者是也皓舅子何都貌似皓云都代立臨海太守奚熙信譌言舉兵欲還誅都都叔父信時爲備海督擊殺熙夷三族譌言乃息皓之亡何張實致之

孫皓滕夫人故太常允之族女牧之女也允夷滅牧以疎遠徙邊郡孫休立大赦得還以牧爲五官中郎皓封烏程侯娉爲妃皓既嗣立立爲皇后封牧高密侯拜衛將軍錄尙書事朝士以牧尊戚推令諫爭而夫人寵漸衰皓滋不悅皓母何恒左右之又太史言于運歷后不可易皓信巫覡故得不廢常供養升平宮牧見遣居蒼梧郡雖爵位不奪其實裔也遂道路憂死長秋官僚備員而已受朝賀表疏如故而皓內諸寵姬佩皇后璽紱者數人又使黃門備行州郡科取將吏家女其二千石大臣子女皆當言名年

十五六一簡閱簡閱不中乃得出嫁後宮千數而採擇無已天紀四年夫人隨皓遷於洛陽

季漢書卷六十六

諸曁章陶裁夏氏纂　邑後學楊培倫 陳樹春仝校

吳諸子列傳

孫登字子高權長子也章武元年權為吳王立登為太子選師傅銓簡秀士為賓友諸葛恪張休顧譚陳表等以選入侍講詩書出從騎射權欲登讀漢書習知近代之事以張昭有師法重煩勞之乃令休從昭受讀還以授登登待接僚屬略用布衣之禮與恪休譚等或同輿而載太傅張溫言於權曰夫中庶子官最親密切問近對宜用儁德乃用表等為中庶子後以庶子禮拘復令整巾侍坐權黃龍元年稱尊號立為皇太子以恪為左輔休右弼譚為輔正

表翼正都尉是為四友而謝景范慎刁元羊衜等皆為賓友東宮號為多士權遷都建業徵大將軍陸遜輔登鎮武昌領宮府事登或射獵當由徑道常遠避良田不踐苗稼至所頓息又擇空閑之地蓋不欲煩民也嘗乘馬出有彈丸過左右求之有一人操彈佩丸咸以為是辭對不服從者欲捶之登不聽使求過丸比之非類乃見釋又失盛水金馬盂覺得其主左右所為不忍致罰呼責數之長遣歸家敕親近勿言後弟慮卒權為之降損登晝夜兼行至賴鄉自闋即時召見見權悲泣因諫曰慮寢疾不起此乃命也方今朔土未一四海喁喁天戴陛下而以下流之念滅損太官殺饌過於禮制臣竊憂惶權納其言為之加膳住十餘日欲遣西還深自陳乞以久離定省子道有闕又陳陸遜忠勤無所顧憂權遂留焉權嘉禾三年征新城使登居守總知留事時年穀不豐頗有盜賊乃表定科令所以防禦甚得止姦之要初登所生庶賤徐夫人少有母養之恩後徐氏以妒廢處吳而步夫人最寵步氏有賜登不敢辭拜受而已徐氏使至所賜衣服必沐浴服之登將拜太子辭曰本立而道生欲立太子宜先立后權曰卿母安在對曰在吳權默然弟和有寵於權登親敬待之如兄常有欲讓之心立凡二十一年年三十三卒臨終上疏曰臣以無狀嬰抱篤疾自省微劣懼卒隕斃臣不自惜念當委離供養埋胔后土長不復奉望宮省朝覲日月生無益于國

死貽陛下重慼以此為哽結耳臣聞死生有命長短自天周晉顏回有上智之才而尚夭折況臣愚陋年過其壽生為國嗣沒享榮祚於臣已多亦何悲恨哉方今大事未定逋寇未討萬國喁喁係命陛下危者望安亂者仰治願陛下棄忘臣身割下流之恩修黃老之術篤養神光加羞珍膳開神明之慮以定無窮之業則率土幸賴臣死無恨也皇子和仁孝聰哲德行清茂宜早建置以繫民望諸葛恪才略博達器任佐時張休顧譚謝景皆通敏有識斷入宜委腹心出可為爪牙范慎華融矯矯壯節有國士之風羊衜辯捷有專對之材刁元優宏志履道貞裴欽博記翰采足用蔣脩虞繇志節分明凡此諸臣或宜廊廟或任將帥

皆練時事明習法令守信固義有不可奪之志此皆陛下
日月所照選置臣宮得與從事備知情素敢以陳聞臣重
惟當今方外多虞師旅未休當厲六軍以圖進取軍以人
爲衆衆以財爲寶竊聞郡縣頗有荒殘民物凋弊姦亂萌
生是以法令繁滋刑辟重切臣聞爲政聽民律令與時推
移誠宜與將相大臣詳擇時宜博采衆議寬刑輕賦均息
力役以順民望陸遜忠勤於時出身憂國謇謇在公有匪
躬之節諸葛瑾步騭朱然全琮朱據呂岱吾粲闞澤嚴畯
張承孫怡忠于爲國通達治體可令陳上便宜蠲除煩苛
愛養士馬撫循百姓五年之外十年之內遠者歸復近者
盡力兵不血刃而大事可定也臣聞鳥之將死其鳴也哀

人之將死其言也善故子囊臨終遺言戒時君子以爲忠
豈況臣登其能已乎願陛下留意聽采臣雖死之日猶生
之年也既絕而後書聞權益以摧感言則隕涕蓋權赤烏
四年也謝景時爲豫章太守不勝哀情棄官奔赴拜表自
劾權曰君與太子從事異于他吏使中使慰勞聽復本職
發遣還郡謚登曰宣太子子璠希皆早卒次子英封吳侯
亮五鳳元年孫峻檀權故太子和以無罪見殺衆庶皆懷
憤歎前司馬桓慮因此招合將吏欲共殺峻立英事覺皆
見殺英實不知國除謝景者字叔發南陽宛人在郡有治
迹吏民稱之以爲前有顧邵其次卽景數年卒官
孫慮字子智登弟也少敏惠有才藝權器愛之權黃武七

年封建昌侯後二年丞相雍等奏慮性聰體達所尚日新
比方近漢宜進爵稱王權未許久之尚書僕射存上疏曰
帝王之興莫不褒崇至親以光羣后故魯衛於周寵冠諸
侯高帝五王封列于漢所以藩屏本朝爲國鎭衛建昌侯
慮稟性聰敏才兼文武於古典制宜正名號陛下謙光未
肯如舊羣僚大小咸用於邑方今姦宄恣睢金鼓未弭腹
心爪牙惟親與賢輒與丞相雍等議咸以慮宜爲鎭軍大
將軍授任偏方以光大業權乃許之於是假節開府治半
州慮以皇子之尊富於春秋遠近嫌其不能留意及至臨
事遵奉法度敬納師友過於衆望年二十權嘉禾元年卒
無子國除

孫和字子孝慮弟也少岐嶷有智意故權尤愛幸常在左
右衣服禮秩雕玩珍異之賜諸子莫能比焉年十四爲置
宮衛使中書令闞澤教以書藝好學下士甚見稱述權赤
烏五年立爲太子時年十九闞澤爲太傅薛綜爲少傅而
蔡穎張純封俌嚴維等皆從容侍從每朝見進賀和常降
意歡以待之講校經義綜察是非及諮訪朝臣考績行能
以知優劣各有條貫後諸葛豐僞叛以誘魏將諸葛誕權
潛軍待之和以權暴露外次又戰者凶事常憂勞憯怛不
復會同飲食數上諫戒令持重務在全勝權還然後敢安
是時有司頗以條書問事和以爲姦妄之人將因事錯意
以生禍心不可長也表宜絕之又都督劉寶白庶子丁晏

晏亦自寶和謂晏曰文武在事當能幾人因隙構薄圖相
危害豈有福哉遂兩釋之使之從厚常言當世士人宜講
修術學校習射御以周世務而但交游博奕以妨事業非
進取之謂後羣寮侍宴言及博奕以爲妨事費日而無益
于用勞精損思而終無所成非所以進德修業積累功緒
者也且志士愛日惜力君子慕其大者高山景行恥非其
次夫以天地長久而人居其間有白駒過隙之喻年齒一
暮榮華不再凡所患者在於人情所不能絕誠能絕無益
之欲以奉德義之塗棄不急之務以修功業之基其于名
行豈不善哉夫人情猶不能無嬉娛嬉娛之好亦在于飲
宴琴書射御之間何必博奕然後爲歡乃命侍坐者八人

各著論以矯之於是中庶子韋昭退而論奏和以示賓客
時蔡穎好奕直事在署者頗斅焉故以此諷之後和生母
王夫人與全公主隙權嘗寢疾和祠祭於廟和妃叔父張
休居近廟邀和過所居全公主使人覘視因言太子不在
廟中專就妃家計議又言王夫人見上寢疾有喜色權由
是發怒夫人憂死而和寵稍損矣魯王霸覬覦滋甚陸遜
吾粲顧譚等數陳嫡庶之義不聽全寄楊竺爲魯王霸支
黨又日譖愬之粲遂下獄死譚徙交州權沈吟者歷年遂
幽閉和初權既立和爲太子而封霸爲魯王初拜猶同宮
室禮秩未分羣公之議以爲太子國王上下有序禮秩宜
異於是分宮別僚而隙端開矣自侍御賓客造爲二端仇

黨疑貳滋延大臣丞相陸遜大將軍諸葛恪太常顧譚驃
騎將軍朱據會稽太守滕允大都督施績尚書丁密等奉
禮而行宗祀太子驃騎將軍步騭鎮南呂岱大司馬全琮
左將軍呂據中書令孫宏等附魯王中外官僚將軍大臣
舉國中分權患之謂侍中孫峻曰子弟不睦臣下分部將
有袁氏之敗爲天下笑一人立者安得不亂於是有改嗣
之規矣當是時驃騎將軍朱據尚書僕射屈晃率諸將吏
泥頭自縛連日詣闕請和權登白爵觀見甚惡之敕據晃
等無事忿忿竟欲廢和立亮無難督陳正五營督陳象上
書稱引晉獻公殺申生立奚齊晉國擾亂又據晃固諫不
止權大怒族誅正象據晃牽入殿杖一百竟徙和於故鄣

羣司坐諫誅放者十數衆咸冤之權寢疾意頗感悟欲徵
和還立之全公主及孫峻孫宏等固爭之乃止權太元二
年封和爲南陽王遣之長沙和行過蕪湖有鵲巢於帆檣
故宮僚聞之皆憂慘以爲檣末傾危非久安之象或言鵲
巢之詩有積行累功以致爵位之言今王至德茂行復受
國土儻神靈以此告寤人意乎四月權薨諸葛恪秉政恪
即和妃之舅也妃使黃門陳遷之建業上疏中宮幷致問
於恪臨去恪謂遷曰爲我達妃期當使勝他人此言頗泄
又恪有徙都意使治武昌宮民間或言欲迎和及恪被害
孫峻因此奪和璽綬徙新都又遣使者賜死和與妃張辭
別張曰吉凶當相隨終不獨生活也亦自殺舉邦傷焉孫

休立封和子皓爲烏程侯自新都之本國休薨皓立追謚和曰文皇帝改葬明陵置園邑二百家令丞奉守後年正月又分吳郡丹陽九縣爲吳興郡治烏程置太守四時奉祠有司奏言宜立廟京邑寶鼎二年七月使守大匠薛珝營立寢堂號曰淸廟十二月遣守丞相孟仁太常姚信等備官僚中軍步騎二千人以靈輿法駕迎神於明陵皓引仁親拜送於庭靈輿當至使丞相陸凱奉三牲祭於近郊皓於金城外露宿明日望拜於東門之外翌日拜廟薦祭和四子皓德謙俊孫休時封德錢唐侯謙永安侯俊拜騎都尉皓都武昌吳興民施但因民之不堪命聚萬餘人劫謙作亂皓酖殺謙并其母子皆死俊張承外孫聰明辨惠

爲遠近所稱皓又殺之

孫霸字子威和弟也和爲太子霸爲魯王權寵愛之與和無殊頃之霸覬覦儲位和不能容權禁往來假以精學時全寄吳安孫奇楊竺等陰共附霸圖危太子譖毀旣行太子廢而霸亦賜死流竺屍于江兄穆以數諫戒竺得免大辟猶徙南州又誅寄安奇等咸以黨霸構和故也霸二子基壹亮五鳳中封基爲吳侯壹宛陵侯基侍孫亮在內太平二年盜乘御馬收付獄亮問侍中刁元曰盜乘御馬罪云何元對曰科應死然魯王早終惟陛下哀原之亮曰法者天下所共何得阿以親親故邪當思所以釋此者柰何以情相迫乎元曰舊赦有大小或天下亦有千里五百里赦隨意所及亮曰解人不當爾邪乃赦宮中基以得免孫皓立追和霸舊隙削基壹爵土與祖母謝姬俱徙會稽烏傷縣

孫奮字子揚霸弟也母曰仲姬權太元二年立爲齊王居武昌權薨太傅諸葛恪不欲諸王處江濱兵馬之地徙奮于豫章奮怒不從命又數越法度恪上牋諫曰帝王之尊與天同位是以家天下臣父兄四海之內皆爲臣妾仇讎有善不得不擧親戚有惡不得不誅所以承天理物先國後身蓋聖人立制百代不易之道也昔漢初興多王子弟至於太强輒爲不軌上則幾危社稷下則骨肉相殘其後懲戒以爲大諱自光武以來諸王有制惟得自娛於宮內

不得臨民干與政事其與交通皆有重禁遂以全安各保福祚此則前世得失之驗也近袁紹劉表各有國土土地非狹人衆非弱以嫡庶不分遂滅其宗祀此乃天下愚智所共嗟痛大行皇帝覽古戒今防芽遏萌慮於千載是以寢疾之日分遣諸王各早就國詔策殷勤科禁嚴峻其所戒敕無所不至誠欲上安宗廟下全諸王使百世相承無凶國害家之悔也大王宜上惟太伯順父之志中念河間獻王東海王彊恭敬之節下當裁抑驕恣荒亂以爲警戒而聞頃至武昌以來多違詔敕不拘制度擅發諸將兵治護宮室又左右常從有罪過者當以表聞公付有司而擅私殺事不明白大司馬呂岱親受先帝詔敕輔導大王既

不承用其言令懷憂怖華覈先帝近臣忠良正直其所陳道當納用之而聞怒覈有收縛之語又中書楊融親受詔敕所當恭肅云正自不聽禁當如我何聞此之日大小驚怪莫不寒心里語曰明鏡所以照形古事所以知今大王宜深以魯王為戒改易其行戰戰兢兢盡敬朝廷如此則無求不得若棄忘先帝法教輕慢成心臣下寧負大王不敢負先帝遺詔寧為大王所怨疾豈敢忘尊主之威而令詔敕不行於藩臣邪此古今正義大王所照知也夫福來有由禍來有漸漸生不憂將不可悔向使魯王早納忠直之言懷驚懼之慮享祚無窮豈有滅亡之禍哉夫良藥苦口惟疾者能甘之忠言逆耳惟達者能受之今者恪等慺

慺欲為大王除危殆於萌芽廣福慶之基原是以不自知言至願蒙三思奮得牋懼遂移南昌游獵彌甚官屬不堪命及恪死奮下住蕪湖欲至建業觀變傅相謝慈等諫奮殺之坐廢為庶人徙章安縣亮太平三年封為章安侯建衡三年孫皓左夫人卒皓哀念過甚朝夕哭臨數月不出由是民間或言皓死訛言奮與上虞侯奉當有立者奮母仲姬墓在豫章豫章太守張俊疑其或然掃除墳塋皓聞之車裂俊夷三族誅奮及其五子國除

季漢書卷六十七

諸暨章陶裁良氏纂　　邑後學應光圭 趙元燦仝校

吳宗室列傳

孫靜字幼臺堅季弟也堅始舉事靜糾合鄉曲及宗室五六百人以為保障衆咸附焉策破劉繇定諸縣進攻會稽遣人請靜靜將家屬與策會於錢塘是時太守王朗拒策於固陵策數度水戰不能克靜進說於策策用之大破朗等遂定會稽表拜靜為奮武校尉欲授之重任靜戀墳墓宗族不樂出仕求留鎮策從之權統事就遷昭義中郎將終於家子暠瑜皎奐謙暠三子綽超恭超為偏將軍恭生峻綽生綝

瑜字仲異以恭義校尉領兵是時賓客諸將多江西人瑜虛心綏撫得其歡心建安九年領丹陽太守為衆所附至萬餘人加綏遠將軍十一年與周瑜共討麻保二屯破之後從權拒曹操於濡須權欲交戰瑜說權持重權不從軍果無功遷奮威將軍領郡如故自溧陽徙屯牛渚瑜以永安饒助為襄安長無錫顏連為居巢長使招納廬江二郡各得降附濟陰馬普篤學好古瑜厚禮之使二府將吏子弟數百人就受業遂立學官臨饗講肄是時諸將皆以軍務為事而瑜好樂墳典雖在戎旅誦聲不絕年三十九建安二十年卒瑜五子彌熙耀曼紘曼至將軍封侯

孫皎字叔朗始拜護軍校尉領衆二千餘人是時曹操數

出濡須皎每赴拒甚精鋭遷都護征虜將軍代程普督夏口黃蓋及兄瑜卒又并其軍賜沙羨雲杜南新市竟陵爲奉邑自置長吏好交結而輕財能施與諸葛瑾至厚委廬江劉靖以得失江夏李允以衆事廣陵吳碩河南張梁以軍旅而傾心親待莫不自盡嘗遣兵候獲魏邊將吏美女皎更其衣服送還之下令曰今所誅者曹氏其百姓何罪自今以往不得擊其老弱由是江淮閒多歸附者嘗以小故與甘寧忿爭或以諫寧寧曰臣子一例征虜雖公子何可專行侮人邪吾值明主但當輸力效命以報所天誠不能隨俗屈曲矣權聞之以書讓皎曰自吾與北方爲敵中閒十年初時相持年小今者且三十矣孔子言三十而立

非但謂五經也授卿以精兵委卿以大任都護諸將於千里之外欲使如楚任昭奚恤揚威于北境非徒相使逞私志而已近聞卿與甘興霸因酒發作侵陵其人其人求屬呂蒙督中此人雖麤豪有不如人意時然其較略大丈夫也吾親之者非私之也吾親愛之卿疎憎之卿所爲每與吾違其可久乎夫居敬而行簡可以臨民愛人多容可以得衆二者尚不能知安可董督在遠禦寇濟難乎卿行長大特受重任上有遠方瞻望之視下有部曲朝夕從事何可恣意有盛怒邪人誰無過貴其能改宜追前愆深自咎責今故煩諸葛子瑜重宣吾意臨書摧愴心悲淚下皎得書上疏陳謝遂與寧結厚呂蒙謀襲南郡權欲令皎與蒙

爲左右部督蒙曰若至尊以征虜能宜用之以蒙能宜用蒙昔周瑜程普爲左右部督共攻江陵雖事決於瑜普自恃久將且俱是督遂共不睦幾敗國事此目前之戒也權曰以卿爲大督命皎爲後繼害關羽陷荆州皎有力焉建安二十四年卒權追錄其功封子允爲丹陽侯允卒無子弟晞嗣領兵有罪自殺國除弟咨彌儀皆將軍封侯咨羽林督儀無難督咨爲滕允所殺儀爲孫峻所害

孫奐字季明兄皎既卒代統其衆以揚武中郎將領江夏太守奐任事遵皎舊迹尊禮劉靖李允吳碩張梁及江夏閭舉等訥於造次而敏於當官軍民稱之權黃武五年攻石陽奐以地主使所部將軍鮮于丹帥五千人先斷淮道

自帥吳碩張梁五千人爲軍前鋒降高城得三將大軍引還權詔使在前任駕過其軍見奐軍陣整齊權歎曰吾初憂其遲鈍今治軍諸將少能及者吾無憂矣拜揚威將軍封沙羨侯吳碩張梁皆裨將軍賜爵關內侯權在武昌欲還都建業而慮水道泝流二千里一旦有警不相赴及至夏口於塢中大會百官議之令曰諸將吏勿拘位任其有計者爲國言之諸將或陳宜立柵夏口或言宜重設鐵鎖者權皆以爲非計時梁爲小將未有知名乃越席而進曰臣聞香餌引泉魚重幣購勇士今宜明樹賞罰之信遣將入沔與敵爭利形勢既成彼不敢干也使武昌有精兵萬人付智略者任將常使嚴整一旦有警應聲相赴作甘水

城輕艦數千諸所宜用皆使備具如此開門延敵敵自不來矣權以粲計為得超增粲位後以功進沔中督奐亦好儒術命部曲子弟就業後仕進朝廷者數十人年四十權嘉禾三年卒子承嗣以昭武中郎將代領郡權赤烏六年卒無子封承庶弟壹奉奐後襲業為將孫峻之殺諸葛恪也壹與全熙施績攻恪弟公安督融融自殺壹從鎮南遷鎮軍假節督夏口及孫綝殺滕允呂據允據皆壹之妹壻也壹弟封又知允謀自殺綝遣朱異潛襲壹異至武昌壹知其攻已率部曲千餘將允妻奔魏魏以壹為車騎將軍儀同三司封吳侯以故主芳貴人邢氏妻之邢美色妒忌下不堪命遂謀殺壹及邢氏

孫賁字伯陽父羌字聖臺堅同產兄也賁早孤弟輔嬰孩賁躬自贍育友愛甚篤為郡督郵守長堅舉義兵賁去吏從征伐堅薨賁帥餘衆扶柩還葬袁術據壽春賁依之術從兄紹用會稽周昂為九江太守紹與術不協術遣賁攻破昂於陰陵術表賁領豫州刺史轉丹陽都尉行征虜將軍討平山越為揚州刺史劉繇所迫逐因將士衆還屯歷陽頃之術復使賁與吳景共擊樊能張英等未能拔及策東渡助賁景破英能等遂進擊劉繇繇走豫章策遣賁景至壽春報術值術僭號置百官除賁九江太守賁不就棄妻孥還江南時策已平吳會二郡賁與策征廬江太守劉勳江夏太守黃祖軍旋聞繇病卒過定豫章上賁領太守時丹陽僮芝自署廬陵太守策留賁弟輔領兵屯南昌策謂賁曰兄今據豫章是扼僮芝咽喉而守其門戶矣但當伺其形便因令國儀杖兵而進使公瑾為作勢援一舉可定也後賁聞芝病即如策諭周瑜至巴邱輔遂得進據廬陵賁後封都亭侯建安十三年使者劉隱奉詔拜賁為征虜將軍領郡如故在官十一年卒子鄰嗣鄰年九歲代領豫章進封都鄉侯在郡垂二十年討平叛賊政績修理召還武昌為繞帳督時太常潘濬掌荊州事重安長陳留舒燮有罪下獄濬嘗失燮欲置之於法論者多為有言濬猶不釋鄰謂濬曰舒伯膺兄弟爭死海內義之以為美譚仲膺又有奉國舊意今君殺其子弟若天下一統青蓋北巡

中州士人必問仲膺繼嗣答者云潘承明殺燮於事何如濬意即解燮用得濟鄰還夏口沔中督威遠將軍所居任職權赤烏十二年卒子苗嗣苗弟旅及叔父安熙績皆歷列位鄰又有子曰述為武昌督平荊州事震無難督諸城門校尉歆樂鄉督震後禦晉軍與張悌俱死之賁曾孫惠字德施仕晉為名臣

孫輔字國儀賁弟也以揚武校尉佐孫策平三郡策討丹陽七縣使輔西屯歷陽以拒袁術并招誘餘民鳩合遺散又從策討陵陽生得祖郎等策西襲廬江太守劉勳輔從身先士卒有功策使領廬陵太守撫定屬城分置長吏遷平南將軍假節領交州刺史策薨權年少統事輔恐權不

能保守江東因權出行東冶乃遣人齎書呼曹操行人以告權乃還僞若不知與張昭共見輔權謂輔曰兄厭樂邪何爲呼他人輔云無是權因投書與昭昭示輔輔慙無辭乃悉斬輔親近分其部曲徙置東數歲卒子興昭偉昕皆歷列位

孫翊字叔弼權弟也驍悍果烈有兄策風太守朱治舉孝廉司空辟策臨薨張昭等謂策當以兵屬翊而策呼權佩以印綬建安八年以偏將軍領丹陽太守時年二十後卒爲左右邊鴻所殺翊妻徐氏爲翊報仇殺鴻等事在列女傳子松字子喬爲射聲校尉都鄉侯喜與人交輕財好施鎭巴邱數咨陸遜以得失嘗有小過遜面責松松意色不

平遜觀其少釋謂曰君過聽不以其鄙數見訪及是以承來意進盡言便變色何也松笑曰屬亦自忿行事有此豈有望邪權黃龍三年卒丞相亮與兄瑾書曰旣受東朝厚遇依依於子弟又子喬良器爲之惻愴見其所與亮器物感用流涕其悼松如此由亮養子喬咨述故云

孫匡字季佐翊弟也舉孝廉茂才未試用卒時年二十餘子泰曹氏之甥也爲長水校尉權嘉禾三年從權圍新城中流矢死泰子秀爲前將軍夏口督秀公室至親握兵在外皓意不能平建衡二年皓遣何定將五千人至夏口獵先是民間僉言秀當見圖而定遠獵秀遂驚夜將妻子親兵數百人奔晉晉以秀爲驃騎將軍儀同三司封會稽公皓大怒追改秀姓曰厲秀在晉初聞皓降羣臣畢賀秀稱疾不與南向流涕曰昔討逆弱冠以一校尉創業今後主舉江南而棄之宗廟山陵於此爲墟悠悠蒼天此何人哉朝廷美之以國亡降爲伏波將軍開府如故永寧中卒追贈驃騎開府子儉字仲節給事中

孫韶字公禮河弟子也河字伯海堅族子出後姑俞氏後復姓質姓忠直訥言敏行有氣幹能服勤少從堅征討常爲前驅後領左右兵典知內事待以腹心之任又從策平定吳會策薨權統事從討李術術破拜威寇中郎將領廬江太守尋爲後將軍屯京城初權殺吳郡太守盛憲憲故孝廉嬀覽戴員亡匿山中孫翊爲丹陽皆禮致之覽爲大

都督督兵員爲郡丞及翊遇害河馳赴宛陵怒責覽員以不能全權令使姦變得施二人議曰伯海與將軍疎遠而責我乃爾討虜若來吾屬無遺矣遂殺河使人北迎揚州刺史劉馥令駐歷陽以丹陽應之會翊帳下徐元孫高傅嬰等殺覽員韶年十七收河餘衆繕治京城起樓櫓修器備以禦敵權聞亂從椒邱還過定丹陽引軍還吳夜至京城下營試攻驚之兵皆乘城傳檄備警讙聲動地頗射外人權使曉喻乃止明日見韶甚器之卽拜承烈校尉統河部曲食曲阿丹徒二縣自置長吏一如河舊後爲廣陵太守偏將軍權爲吳王遷揚威將軍封建德侯權稱尊號爲鎭北將軍韶久任邊將善養士卒得其死力常以警疆埸

遠斥候爲務先知動靜而爲之備故鮮有負敗靑徐汝沛
頗來歸附淮南江濱屯候皆撤去遠徙徐泗江淮之地不
居者各數百里自權西征都武昌韶不進見者十餘年權
還建業乃得朝覲權問靑徐諸屯要害遠近人馬衆寡魏
將帥姓名盡具識之所問咸對身長八尺儀貌都雅權悅
曰吾久不見公謂不圖進益乃爾加領幽州牧假節權赤
烏四年卒子楚嗣至右將軍越兄楷武衛大將軍臨成侯
代楚爲京下督楷弟異至領軍將軍奕宗正卿恢武陵太
守天璽元年徵楷爲宮下鎭驃騎將軍初永安賊施但等
劫皓弟謙襲建業或白楷二端不卽赴討者皓數遣詰楷
楷常惶怖而卒被召遂將妻子親兵數百人歸晉晉以爲

車騎將軍封丹陽侯

孫桓字叔武河之子也性聰明博學強記能論議應對權
嘗稱爲宗室顏淵擢武衛都尉從擊關羽于華容誘羽餘
軍得五千人牛馬器械甚衆年二十五拜安東中郞將與
陸遜共逆拒王師時王師甚盛彌山盈谷桓投刀奮命與
遜戮力帝遂敗奔桓斬上兜道截其徑要帝踰山越險僅
乃得免忿恚歎曰吾昔初至京城桓尙小兒而今迫孤乃
至此也拜建武將軍丹徒侯下督牛渚作橫江塢會卒弟
峻字叔英性度恢宏才經文武爲定武中郞將屯戍薄落
權赤烏十三年卒長子建襲爵平虜將軍少子愼鎭南將
軍愼子丞字顯世好學有文章作螢火賦行於世爲黃門
侍郞與顧榮俱爲侍臣皓時內侍多得罪尤惟榮丞獨獲
全常使二人記事丞答顧問乃下令曰自今已後用侍郞
皆當如今宗室丞顧榮疇也吳亡乃赴洛陽爲范陽涿令
後爲成都王司馬與陸機俱被害

季漢書卷六十八

諸曁章陶栽㝵氏纂　邑後學 丁君治 王佩訓 仝校

吳臣張昭顧雍諸葛瑾步騭列傳

張昭字子布彭城人也少好學善隸書從白侯子安受左氏春秋博覽衆書與瑯邪趙昱東海王朗俱發名友善弱冠察孝廉不就刺史陶謙舉茂才不應謙以為輕已遂拘執之昱傾身營救得免漢末大亂徐方士民多避難揚土昭南渡江從孫策策以昭為長史撫軍中郎將升堂拜母如比肩之舊文武之事一以委昭策謂昭曰吾方有事四方以士人賢者上吾於子不得輕矣昭每得北方士大夫書疏專歸美於昭昭欲嘿而不宣則懼有私宣之則恐非

宜進退不安策聞之歡笑曰昔管子相齊一則仲父二則仲父而桓公為霸者宗今子布賢我能用之其功名獨不在我乎策臨薨以弟權託昭昭率羣僚立而輔之上表朝廷下移諸屬城中外將校各令奉職權悲感未視事昭謂權曰夫為人後者貴能負荷先軌克昌堂構以成勳業也方今天下鼎沸羣盜滿山孝廉何得寢伏哀戚肆匹夫之情哉乃身自扶權上馬陳兵而出然後衆心知有所歸復為長史授任如前是時天下分裂擅命者衆策涖事日淺恩澤未洽一旦傾隕士民狼狽頗有異同及昭輔權綏撫百姓諸侯賓旅寄寓之士得用自安權每出征留昭鎭守領幕府事後黃巾賊起昭討平之權征合肥命昭討匡琦

又督領諸將攻破豫章賊率周鳳等於南城自此希復將師常在左右為謀謨臣權以昭舊臣待遇尤重昭烈表權行車騎將軍昭為軍師權田獵嘗乘馬射虎虎突前攀持馬鞍昭變色而前曰將軍何當爾夫為人後者謂能駕御英雄驅使羣賢豈謂馳逐於原野校勇于猛獸者乎如有一旦之患奈天下笑何權謝曰年少慮事不遠以此慚君然猶不能已乃作射虎車為方目間不置蓋一人為御自于中射之時有逸羣之獸輒復犯車而權每手擊以為樂昭雖諫爭常笑而不答章武元年權稱臣於魏魏遣使者邢貞拜權為吳王貞入門不下車昭謂貞曰夫禮無不敬故法無不行而君敢自尊大豈以江南寡弱無方寸之刃

故乎貞即下車拜昭為綏遠將軍封由拳侯昭與孫紹滕允鄭禮等採周漢撰定朝儀權于武昌臨釣臺飲酒大醉權使人以水灑羣臣曰今日酣飲惟醉墮臺中乃當止耳昭正色不言出外車中坐權遣人呼昭還謂曰為共作樂耳公何為怒乎昭對曰昔紂為糟邱酒池長夜之飲當時亦以為樂不以為惡也權默然有慚色遂罷酒初權當置丞相衆議歸昭權曰方今多事職統者責重非所以優之也後孫邵卒百僚復舉昭權曰孤豈為子布有愛乎領丞相事煩而此公性剛所言不從怨咎將興非所以益之也乃用顧雍權即偽位請會百官歸功周瑜昭舉笏欲褒贊功德未及言權曰如張公之計今已乞食矣昭大慚伏地

流汗尋以老病上還官位及所統領更拜輔吳將軍班亞三司改封婁侯食邑萬戶在里宅無事乃著春秋左氏傳解及論語注權嘗問衛尉嚴畯寧念小時所闇書不畯因誦孝經仲尼居昭曰嚴畯鄙生臣請為陛下誦之乃誦君子之事上咸以昭為知所誦昭每朝見辭氣壯厲義形於色會以直言逆旨中不進見後王使至吳稱朝廷德美而羣臣莫拒權歎曰使張公在坐彼不折則廢安復自誇乎明日遣中使勞問因請見昭昭避席謝權跪止之昭坐定徐曰昔太后桓王不以老臣屬陛下而以陛下屬老臣是以思盡臣節以報厚恩使泯沒之後有可稱述而意慮淺短違逆盛旨自分幽淪長棄溝壑不圖復蒙引見得奉帷

幄然臣愚心所以事國志在忠益畢命而已若乃變心易慮以偷榮取容此臣所不能也權辭謝之公孫淵稱藩權遣張彌許晏至遼東拜淵為燕王昭諫曰淵背魏懼討遠來求援非本志也若淵改圖欲自明於魏兩使不返不亦取笑於天下乎權與相反覆昭意彌切權不能堪按刀而怒曰吳國人士入宮則拜孤出宮則拜君孤之敬君亦為至矣而數於衆中折孤孤常恐失計昭熟視曰臣雖知言不用每竭愚忠者誠以太后臨崩呼老臣於牀下遺詔顧命之言故在耳因涕泣橫流權擲刀致地與昭對泣然卒遣彌晏往昭忿言之不用稱疾不朝權恨之土塞其門昭又於內以土封之淵果殺彌晏權數慰謝昭昭固不起權因出過其門呼昭昭辭疾篤權燒其門欲以恐之昭更閉戶權使人滅火住門良久昭諸子共扶昭起權載以還宮深自克責昭不得已然後朝會昭容貌矜嚴有威風權嘗曰孤與張公言不敢妄也舉邦憚之年八十一權嘉禾五年卒遺令幅巾素棺斂以時服權素服臨弔謚曰文侯初劉表嘗自作書欲與孫策以示禰衡衡嗤之言如是為欲使孫策帳下兒讀之邪將使張子布見乎衡以子布之才高也其人信一時之良幹吳中故稱之為仲父長子承已封侯少子休襲爵弟子奮年二十造作攻城大車為步騭所薦昭不願曰汝年尚少何為自委于軍旅乎奮對曰昔童汪死難子奇治阿奮實不才耳於年不為少也遂領兵

為將軍數有功效至平州都督封樂鄉侯

張承字仲嗣少以才學知名與諸葛瑾步騭嚴畯相友善權為驃騎將軍辟西曹掾出為長沙西部都尉討平山寇得精兵萬五千人後為濡須都督奮威將軍封都鄉侯領部曲五千人承為人壯毅忠讜能甄識人物拔彭城蔡款南陽謝景於孤微童幼後並為國士款至衛尉景豫章太守諸葛恪年少時衆人奇其英才承言終敗諸葛氏者元遜也勤於長進篤於物類凡在庶幾之流無不造門年六十七權赤烏七年卒謚曰定侯子震嗣初承喪妻昭欲為索諸葛瑾女承以相與有好難之權聞而勸之遂為婚生女權為子和納之權數令和修敬于承執子壻之禮震死

諸葛恪之難休字叔嗣弱冠與諸葛恪顧譚等俱爲太子登僚友以漢書授登從中庶子轉爲右弼都尉權嘗游獵迨暮乃歸休上疏諫戒權大善之以示于昭及登卒爲侍中拜羽林都督遷揚武將軍爲魯王霸友黨所譖與顧譚承俱以芍陂論功事休承與典軍陳恂通情詐增其伐並徙交州中書令孫宏佞僞險詖休素所忿宏因是譖訴下詔書賜休死時年四十一

顧雍字元歎吳郡吳人也少時從蔡邕學專一清靜敏而易教伯喈貴異之謂曰卿必成致今以吾名與卿故雍與伯喈同名也曰元歎者言爲蔡之所歎焉州郡表薦弱冠爲合肥長轉婁曲阿上虞皆有治迹孫權領會稽太守不

之郡以雍爲丞行太守事討除寇賊郡界寧靜吏民歸服數年入爲左司馬權爲吳王累遷大理奉常領尚書令封陽遂鄉侯拜侯還寺而家人不知焉後聞之乃驚權黃武四年雍迎母於吳既至權臨賀之親拜其母於庭公卿大臣畢會太子又往慶焉雍爲人不飲酒寡言語舉動時當權嘗歎曰顧君不言言必有中至飲晏歡樂之際左右恐有酒失而雍必見之是以不敢肆情權亦曰顧公在坐使人不樂其見憚如此尋改太常封醴陵侯代孫邵爲丞相平尚書事選用文武將吏各隨能所任心無適莫時訪逮民間及政職所宜輒密以聞若見納用則歸之于上不用終不宣泄權以此重之然於公朝有所陳及辭色雖順而所執者正權嘗咨問得失張昭因陳聽採聞頗以法令太稠刑罰微重宜有所蠲損權黙然顧問雍曰君以爲何如雍對曰臣之所聞亦如昭所陳於是權議獄輕刑權嘗令中書郎詣雍有所咨訪若事可施行即與相反覆究而論之爲設酒食不則雍即正色改容黙然不言無所設施郎退告權曰顧公歡悅是事合宜也其不言者是事未平也孤當重思之江邊諸將各欲立功自效多陳便宜有所掩襲權以訪雍雍曰臣聞兵法戒於小利此等所陳欲邀功名而爲其身非爲國也陛下宜禁制苟不足以曜威損敵所不宜聽也權從之久之呂壹秦博爲中書典校諸宮府及州郡文書壹等因此漸作威福遂與榷酤障管之利舉

罪糾姦纖介必聞重以深案醜誣毀短大臣排陷無辜雍等皆見舉白用被譴讓後壹姦罪發露收繫廷尉雍往斷獄壹以囚見雍和顏色問其辭狀臨出又謂壹曰君意得無欲有所道乎壹叩頭無言時尚書郎懷敘面詈辱壹雍責敘曰官有正法何至於此權嫁從女女顧氏甥故請雍父子及孫譚譚時爲選曹尚書見任貴重是日權極歡譚醉酒三起舞舞不知止雍內怒之明日召譚訶責之曰君王以含垢爲德臣下以恭謹爲節昔蕭何吳漢並有大功何每見高帝似不能言漢奉光武亦信恪勤汝之于國寧有汗馬之勞可書之事邪但階門戶之資遂見寵任耳何有舞不復知止雖爲酒後亦由恃恩忘敬謙虛不足損吾

家者必爾也因背向壁臥譚立過一時乃見遣雍爲相十九年年七十六權赤烏六年卒初疾微時權令醫趙泉視之拜其少子濟爲騎都尉雍聞悲曰泉善別死生吾必不起故上欲及吾目見濟拜也權素服臨弔諡曰肅侯長子邵早卒次子裕有篤疾少子濟嗣無後絕孫休永安元年令曰故丞相雍至德忠賢輔國以禮而侯統廢絕朕甚愍之其以雍次子裕襲爵爲醴陵侯以明著舊勳

邵字孝則博覽典籍好獎引人倫少與舅陸績齊名而陸遜張敦卜靜等皆亞焉自州郡庶幾及四方人士往來相見或言議而去或結厚而別風聲流聞遠近稱之權妻以策女年二十七起家爲豫章太守下車祀先賢徐孺子墓

優待其後禁淫祀非禮之祭者小吏有資質輒令就學擢其先進擢置右職舉善以教風化大行初錢塘丁諝出於役伍陽羨張秉生於庶民烏程吾粲雲陽殷禮起乎微賤邵皆拔而友之爲立聲譽秉遭大喪親爲制服結經邵當之豫章臨發值秉疾病時送者百數邵辭賓客曰張仲節有疾苦不能來別恨不見之暫還與訣諸君少時相待其畱心下士惟善所在也邵在郡五年卒子譚承有聲名又有徽與悌者俱顧氏之良也並記之

譚字子默弱冠與諸葛恪等爲太子四友從中庶子轉輔正都尉時登立爲太子權方隆訓導之義妙簡俊彥講學左右時四方之傑畢集諸葛恪等雄奇蓋衆而譚以清識絕倫獨見推重時范愼謝景羊徽之徒皆以秀稱而悉在譚下權赤烏中代恪爲左節度每省簿書未嘗下籌徒屈指心計盡發疑謬下吏以此服之加奉車都尉薛綜爲選曹尚書固讓譚曰譚心精體密貫道達微才照人物德允衆望誠非愚臣所可越先後遂代綜祖父雍卒數月拜太常代雍平尚書事是時魯王霸有盛寵與太子和齊衡譚上疏曰臣聞有國有家者必明嫡庶之端異尊卑之禮使高下有差階級踰邈如此則骨肉之恩生覬覦之望絕昔賈誼陳治安之計論諸侯之勢以爲勢重雖親必有逆節之累勢輕雖疏必有保安之祚故淮南親弟不終饗國失之於勢重也吳芮疏臣傳祚長沙得之于勢輕也昔漢文

帝使愼夫人與皇后同席袁盎退夫人之座帝有怒色及盎辨上下之儀陳人彘之戒帝旣悅懌夫人亦悟今臣所陳非有所偏誠欲以安太子而便魯王也由是霸與有隙時常公主壻衛將軍全琮子寄爲霸賓客寄素傾邪譚所不納初譚弟承與張休北征壽春全琮時爲大都督與魏王淩戰于芍陂軍不利魏軍乘勝陷沒軍營休承奮擊之遂駐魏師琮子端緒因敵既退乃進擊之時論功行賞以爲駐敵之功大退敵之功小休承進位將軍緒端偏裨而已寄父子乃共構會譚言是役也典軍陳恂詐增休承之功而休承與恂通情休坐繫獄權爲譚故沈吟不決欲令譚謝而釋之及大會以問譚譚不謝而曰陛下讒言其興

乎有司奏譚誣罔大不敬罪應大辟權深念雍不致法坐
徙交州譚乃幽而發憤著新言二十篇其知難篇蓋以自
悼傷也見流二年年四十二卒于交阯
承字子直權嘉禾中徵辟延見權與雍書曰貴孫子直令
聞休休至與相見過於所聞爲君嘉之拜騎都尉領羽林
軍後爲吳郡都尉與諸葛恪等共平山越別得精兵八千
人還屯章阮拜昭義中郎將入爲侍中芍陂之役拜奮威
將軍出領京下督數年與兄譚張休等俱徙交州年三十
七卒
徵字子歎雍母弟也自少游學孫權統事聞徵有才辨召
署主簿嘗近出見將刑一男子問何罪云盜百錢徵語使

住須臾馳詣闕陳啟方今畜養亡衆以圖北虜視此兵丁
壯健兒且所盜少愚乞哀原權許之轉東曹掾或傳曹操
欲東權謂徵曰卿孤腹心今傳孟德懷異意莫作使揣之
卿爲吾行拜輔義都尉至北見操操具問境內消息徵應
對婉順因說江東大豐山藪宿惡皆慕化爲善義出作兵
操笑曰孤與孫將軍一結婚姻共輔漢室義如一家君何
爲道此徵曰正以明公與主將義固盤石休戚共之必欲
知江表消息是以及耳操禮之遣還權問定云何徵曰敵
國隱情卒難探察然徵潛采聽方與袁譚交爭未遑有他
意也乃拜徵巴東太守欲大用之會卒子裕字季則少知
名官至鎮東將軍

悌字子通雍族人也以孝悌廉正聞于鄉年十五爲郡吏
除郎中稍遷偏將軍權末年嫡庶不分悌數與驃騎將軍
朱據共陳禍福言辭切直朝廷憚之居家篤禮儀常夜入
晨出妻希見其面嘗疾篤妻出省之悌命左右扶起冠幘
加襲起對趣令妻還悌父向歷四縣令年老致仕悌每得
父書常灑掃整衣服更設几筵舒書其上拜跪讀之每句
應諾畢復再拜若父有疾耗之問至則臨書垂涕聲語哽
咽父以壽終悌飲漿不入口五日權爲作布衣一襲皆摩
絜著之强令悌釋服悌雖以公議自割猶以不見父喪常
畫壁作棺柩象設神座于下每對之哭泣服未闋而卒四
子彥禮謙秘秘子衆

諸葛瑾字子瑜瑯琊陽都人丞相亮之兄也少游京師治
毛詩尚書左氏春秋遭母憂居喪至孝事繼母甚恭謹漢
末避亂江東值孫策卒權統事曲阿宏咨見而異之薦之
于權與魯肅等並見賓待後爲權長史轉中司馬建安二
十年權遣使來聘與亮俱公會相見退無私面時人以爲
得體瑾性度寬和所持甚正而立言婉曲與權論說諫喻
未嘗切愕微見風采麤陳指歸如有未合則捨而及他徐
復託事造端以物類相求由是權意往往而釋吳郡太守
朱治權舉將也權曾有以望之而素加敬難自詰讓忿忿
不解瑾知其故而不敢顯陳乃乞以意私自問遂於權前
爲書泛論物理因以已心遙往忖度之畢以呈權權喜笑

日孤意解矣顏氏之德使人加親豈謂此邪權又怪校尉殷模罪至不測羣下多爲之言權怒益甚與相反覆惟瑾嘿然權曰子瑜何獨不言瑾避席曰瑾與殷模等遭本州傾覆生類殄盡棄墳墓攜老弱披草萊歸聖化在流隸之中蒙生成之福不能躬相督厲陳答萬一至令模辜負恩惠自陷罪戾臣謝過不暇誠不敢有言權聞之愴然乃曰特爲君赦之後從擊關羽封宣城侯以綏南將軍代呂蒙領南郡太守屯公安帝東伐權權求和瑾上牋曰奄聞旗鼓來至白帝或恐議臣以吳王侵取此州危害關羽怨深禍大不宜答和此用心于小未留意於大者也陛下以關羽之親何如先帝荊州大小孰與海內俱應仇疾誰當先

後若審此數易于反掌矣帝不聽王師東下或言瑾遣人與我相聞者權曰孤與子瑜有生死不易之誓子瑜之不負孤猶孤之不負子瑜也陸遜亦上表保明之權報曰子瑜與孤從事積年恩如骨肉深相明究其爲人非道不行非義不言元德昔遣孔明至吳孤語子瑜曰卿與孔明同產且弟隨兄于義爲順何以不留孔明子瑜言弟以失身于人委質定分義無二心弟之不留猶兄之不往也其言足貫神明今豈當有此乎孤與子瑜可謂神交非外言所間也知卿意至輒封來表示之權黃武元年遷左將軍督公安假節封宛陵侯虞翻以狂直流徙瑾屢救解之翻與所親書曰諸葛敦仁則天活物比蒙清議有以保分惡積罪深見忌殷重雖有祁老之救德無羊舌解釋難冀也瑾爲人有思度于時服其宏雅權大事每咨訪一日咨瑾曰近得伯言表以爲曹丕已死毒亂之民當望旌瓦解而更靜然聞皆選用忠良寬刑罰布恩惠薄賦省役以悅民心其患更深于操時孤以爲不然操之所行其惟殺伐小爲過差及離間人骨肉以爲酷耳至于御將自古少有比之于操萬不及也今叡之不如丕猶丕之不如操也其所以務崇小惠必以其父新死自度衰微恐困苦之民一朝崩沮故强屈曲以求民心欲以自安住耳寧是興隆之漸邪聞任陳長文曹子丹輩或文人諸生或宗室戚臣寧能御雄才虎將以制天下乎夫威柄不專則其事乖錯如昔張

耳陳餘非不敦睦至於秉勢自還相賊乃事理使然也又長文之徒昔所以能守善者以操笮其頭畏操威嚴故竭心盡意不敢爲非耳逮丕繼業年已長大承操之後以恩情加之用能感義今叡幼弱隨人東西此曹等輩必當因此弄巧行態阿黨比周各助所附如此之日姦讒並起更相陷懟轉成嫌貳自爾已往羣下爭利主幼不御其爲敗也焉得久乎所以知其然者自古至今安有四五人把持刑柄而不離刺轉相蹄齧者也强當陵弱弱當求援此亂亡之道也子瑜卿但側耳聽之伯言常長于計校恐此一事小短也權即僞位拜大將軍左都護領豫州牧瑾因事諷規歷老不倦及呂壹誅權又有詔求切磋也又善識別

人子恪名盛當世權所器重然瑾常嫌之謂非保家之子也每用憂戚權赤烏四年年六十八卒初瑾爲大將軍而弟亮爲丞相二子恪融皆典戎馬督領將帥族弟誕又顯名于魏一門三方爲冠蓋天下榮之瑾才略雖不及弟而德行尤純妻死不改娶有所愛妾生子不舉其篤慎如此遺令素棺斂以時服事從省約恪已封侯幼子融襲爵領兵屯公安融字叔長少學爲章句博而不精性寬容多技藝數以巾褐奉朝請後拜騎都尉瑾卒融代領攝部曲吏士親附之疆外無事孫亮時徙奮威將軍恪征淮南假融節令引軍入沔以擊西兵恪既被害遣無難督施寬就將軍施績孫壹全熙等取融兵至城下融飲藥自殺三子皆

被害先是公安有靈鼉鳴童謡曰白鼉鳴龜背平南郡城中可長生守死不去義無成及恪死融果刮金印龜服之而死

步騭字子山臨淮淮陰人也世亂避難江東單身窮困與廣陵衛旌同年相善俱以種瓜自給博研道藝靡不貫覽性寬雅沈深能降志辱身會稽焦征羌郡之豪族人客放縱騭與旌求食其地懼爲所侵乃共修刺奉瓜以獻征羌征羌方在內臥駐之移時旌欲委去騭止之曰本所以來畏其强也而今舍去欲以爲高祇結怨耳良久征羌開牖見之身隱几坐帳中設席致地坐騭旌于牖外旌愈恥之騭辭色自若征羌作食身享大案殽膳重沓以小盤飯與騭旌惟菜茹而已旌不能食騭極飯致飽乃辭出旌怒騭曰何能忍此騭曰吾等貧賤主人以貧賤遇之固其宜也當何所恥孫權爲討虜將軍召騭爲主記歲餘騭以疾免與琅邪諸葛瑾彭城嚴畯俱游吳中並著聲名爲當時英俊除海鹽長還辟車騎將軍東曹掾權爲徐州牧除治中從事舉茂才建安十五年領鄱陽太守歲中徙交州刺史立武中郎將領武射吏千人便道南行明年追拜使持節征南中郎將蒼梧太守吳巨劉表所置也陰懷異心騭降意懷誘請與相見因斬徇之威聲大震士燮兄弟相率供命南土之賓自此始也加拜平戎將軍封廣信侯延康元年權遣呂岱代騭騭將交州義士萬人出長沙會昭烈

東下伐權武陵蠻夷蠢動權遂命騭上屯益陽昭烈既退零桂諸郡相驚擾所在阻兵騭周旋征討皆平之權黃武二年遷右將軍封臨湘侯五年假節徙屯漚口權卽僞位拜驃騎將軍領冀州牧尋都督西陵代陸遜鎭撫二境頃以冀州漢分解牧職時權太子登駐武昌愛人好善與騭書曰夫賢人君子所以興隆大化佐理時務者也受性闇蔽不達道數雖實區區欲盡心于明德歸分于君子至于遠近士人先後之宜猶或緬焉未之能詳傳曰愛之能勿勞乎忠焉能勿誨乎斯其義也豈非所望于君子哉騭乃條列在荆州者諸葛瑾陸遜朱然程普潘濬裴元夏侯承衛旌李肅周條石幹十一人甄別行狀上疏曰臣聞人君

不親小事百官有司各任其職故舜命九賢則無所用心彈五絃之琴咏南風之詩不下堂廟而天下治也齊桓用管仲被髮載車齊國旣治又致匡合近漢高祖擥三傑以興帝業西楚失雄俊以喪成功汲黯在朝淮南寢謀郅都守邊匈奴竄迹故賢人所在折衝萬里信國家之利器崇替之所由也方今王化未被于漢北河洛之濱尙有僭逆之醜誠擥英雄拔俊任賢之時也願明太子重以經意則天下幸甚中書呂壹典校文書多所糾舉隲上疏曰伏聞諸典校擿抉細微吹毛求瑕重案深誣趣欲陷人以成威福無罪無辜橫受大刑是以使民跼天蹐地誰不戰慄昔之獄官惟賢是任故臯陶作士呂侯贖刑張于廷尉民無

寃枉休泰之祚實由此興今之小臣動與古異獄以賄成輕忽人命歸咎于上爲國速怨夫一人吁嗟王道爲虧甚可仇疾明德愼罰哲人惟刑書傳所美自今蔽獄都下則宜諮顧雍武昌則陸遜潘濬平心專意務在得情隲黨神明受罪何恨又曰天子父天母地故宮室百官動法列宿若施政令欽順時節官得其人則陰陽和平七曜循度至於今日官寮多闕雖有大臣復不信任如此天地焉得無變故頻年枯旱亢陽之應也又嘉禾六年五月十四日赤烏二年正月一日及二十七日地皆震動地陰類臣之象陰氣盛故動臣下專政之故也夫天地見異所以警悟人主可不深思其意哉又曰丞相顧雍上大將軍陸遜太常潘濬憂深責重志在竭誠夙夜兢兢寢食不寧念欲安國利民建久長之計可謂心膂股肱社稷之臣矣宜各委任不使他官監其所司責其成效課其負殿此三臣者思慮不到則已豈敢專擅威福欺負所天乎又曰縣賞以顯善設刑以威姦任賢而使能審明于法術則何功而不成何事而不辨何聽而不聞何視而不覩哉若今郡守百里皆各得其人共相經緯如是庶政豈不康哉竊聞諸縣並有備吏吏多民煩俗以之弊但小人因緣銜命不務奉公而作威福無益視聽更爲民害愚以爲可一切罷省權亦覺悟遂誅呂壹隲前後薦達屈滯救解患難書數十上權雖不能悉納然時采其言多蒙濟賴赤烏九年代陸遜爲

丞相猶誨育門生手不釋書被服居處有如儒生然門內妻妾服飾奢綺頗以此見譏在西陵二十年鄰敵敬其威信性寬宏得衆喜怒不形于聲色而外內肅然十一年卒子協嗣統隲所領加撫軍將軍協卒子璣嗣侯協弟闡繼業爲西陵督加昭武將軍封西亭侯鳳凰元年召爲繞帳督闡累世在西陵卒被徵命自以失職又懼有讒禍據城叛降晉遣璣與弟璿詣洛陽爲任孫皓使陸抗討克之誅夷闡等步氏泯滅惟璿紹祀

季漢書卷六十九

諸曁章陶裁夏氏纂　　邑後學壽邑若郭望沅仝校

吳臣太史慈劉基列傳

太史慈字子義東萊黃人也少好學仕郡奏曹史會州與郡有隙各以章劾時廷議以先聞者爲直州章已去郡守恐後之求可使者慈年二十一以選行晨夜取道至洛陽詣公車門見州吏欲求通狀問曰君欲通章邪吏曰然問章安在曰車上慈曰章題署得毋誤邪取來視之吏殊不知其東萊人也因取章慈已先懷刀即截敗之吏踴躍大呼言人壞我章慈將至車間與語曰向使君不以章相與吾亦無因得敗之是爲吉凶禍福等耳吾不獨受此罪豈

若默然俱出去可以存易亡無事俱就刑也吏言君爲郡敗吾章已得如意欲復亡爲慈答曰初受郡遣但來視章通與未耳吾用意太過乃相敗章今還亦恐以此見譴怒故俱欲去耳吏然慈言即日俱去慈既與出城因遁還通郡章州家聞之更遣吏有章有司以格章之故不復見理由是州竟受其短而爲州家所疾恐受禍乃避之遼東慈既去北海相孔融聞其名數遣人訊問其母并致餉遺融後以黃巾寇暴出屯都昌爲賊管亥所圍適慈還母謂慈曰汝與孔北海未嘗相見至汝行後贍恤殷勤過于故舊今爲賊所圍汝宜赴之慈留三日徑至都昌時圍尚未密夜伺間隙得入見融因求兵出斫賊融不聽欲待外救外

救未有至者而圍日偪時昭烈爲平原相融欲告急城中人無由得出慈自請求行融曰今賊圍甚密衆人皆言不可卿意雖壯無乃實難乎慈對曰昔府君傾意於老母老母感遇遣慈赴府君之急固以慈有可取而來必有益也今衆人言不可慈亦言不可豈府君愛顧之義老母遣慈之意邪事已急矣願府君無疑融乃然之于是嚴行蓐食須明便帶鞬攝弓上馬將兩騎自隨各作一的持之開門直出外圍下左右人並驚駭兵馬互出慈引馬至城下塹內植所持的各一出射之射之畢徑入門明晨復出圍下人或起或臥慈復植的射之畢入門明晨復出如此無復起者于是下鞭馬直突圍中馳去比賊覺知慈行已過又

射殺數人皆應弦而倒故無敢追者遂至平原說昭烈曰慈東萊之鄙人也與孔北海親非骨肉比非鄉黨特以名志相好有分災共患之義今管亥暴亂北海被圍孤窮無援危在旦夕以君有仁義之名能救人之急故北海區區延頸恃仰使慈冒白刃突重圍從萬死之中自託于君惟君所以存之昭烈答曰孔北海知世間有劉備邪即遣精兵三千人隨慈賊聞兵至解圍散走融既得濟益奇慈曰卿吾之少友也事畢還啟其母母曰我喜汝有以報北海也揚州刺史劉繇慈州里也慈自遼東還未與相見渡江至曲阿見繇會孫策至或勸繇可以慈爲大將軍繇曰我若用子義許子將不當笑我邪但使慈偵視輕重時獨與

二騎卒遇策策從騎十三皆韓當宋謙黃蓋輩也慈徑前鬬正與策對策刺慈馬而擥得慈項上手戟慈亦得策兜鍪會兩家兵騎各來赴于是解散後繇奔豫章慈欲與俱遁入蕪湖稱丹陽太守是時策已平定宣城以東惟涇以西六縣未服慈因進駐涇縣立屯府山越俱附之策躬自攻討慈敗遂見執策即解縛捉其手曰寧識神亭時邪若卿爾時得我云何慈曰未可量也策大笑曰今日之事當與卿共之聞卿昔爲太守劫州章赴文舉請詣元德皆有烈義天下智士也但所託未得其人耳射鉤斬袪古人不嫌孤是卿知己勿憂不如意也出教曰龍欲騰翥先階尺木者也即署門下督還吳授兵拜折衝中郎將後劉繇亡

于豫章士衆萬餘人未有所附策命慈往安撫之餞送昌門把腕別曰何時能還答曰不過六十日果如期而反初策之遣慈也議者紛紜謂慈未可信與華子魚州里恐留彼爲籌畫或云慈西託黃祖假路還北遣之非計策曰太史子義雖氣勇有膽烈然非縱橫之人其心有士謨志經道義貴重然諾一以意許知己死亡不相負諸君勿復憂也慈從豫章還議者乃始服劉表從子磐驍勇數爲寇于艾西安諸縣策乃分海昏建昌左右六縣以慈爲建昌都尉治海昏并督諸將禦磐磐絶迹不復爲寇慈長七尺七寸美鬚髯猿臂善射弦不虛發嘗從策討麻保賊賊于屯裏緣樓上行詈以手持樓棼慈引弓射之矢貫手著棼圍外萬人莫不稱善曹操聞其名遺慈書以篋封之發省無所道而但貯當歸慈亦不之報也權統事以慈能制磐也遂委以南方之事年四十一建安十一年卒慈臨卒歎息曰丈夫生世當帶七尺之劒以升天子之階今所志未從奈何而死乎權甚悼惜之子亨字元復歷官尚書吳郡太守

劉基字敬輿繇長子也年十四繇卒居喪盡禮故吏餽餉皆無所受遭多難嬰丁困苦潛處味道不以爲戚與諸弟居常夜臥早起妻妾希見其面諸弟敬憚事之猶父不妄交游門無雜賓姿容美好孫權愛敬之初繇卒後王朗遺策書曰劉正禮昔初臨州未能自達實賴尊門爲之先後

用能濟江成治有所處定踐境之禮感分結意情在終始後以袁氏之嫌稍更乖剌致以同盟還爲仇敵原其本心實非所樂康寧之後常念渝平更成復踐宿好一爾分離款意不昭奄然隕殂可爲傷恨知敦以厲薄德以報怨收骨育孤哀亡愍存捐既往之猜保六尺之託誠深恩重分美名厚實也昔魯人雖有齊怨不廢喪紀春秋善之謂之得禮誠良史之所宜藉鄉校之所歎聞正禮元子致有志操想必有以殊異威盛刑行施之以恩不亦優哉權爲驃騎將軍辟東曹掾拜輔義校尉建忠中郎將權爲吳王遷基大農權嘗宴飲騎都尉虞翻醉酒犯忤權欲殺之威怒甚盛基極力諫爭翻得免死語在翻傳基素篤厚誠愨又

善於開導以故能得時主眷念權大暑時嘗于船中宴飲船樓上值雷雨權以蓋自覆又命覆碁餘人不得也尋徙郎中令權即僞位改光祿勳分平尚書事年四十九卒後權爲子霸納碁女賜第一區四時寵賜與全張比碁二弟鑠尚皆騎都尉

季漢書卷七十

諸暨章陶裁旻氏纂　邑後學[illegible]全校

吳臣周瑜魯肅列傳

周瑜字公瑾廬江舒人也從祖父景景子忠皆官太尉父異洛陽令瑜少壯有姿貌而英傑不羣孫堅興義兵討董卓西家壽春瑜與堅子策同年瑜見策奇之策亦知瑜才也獨相友善瑜勸策徙居舒推道南大宅舍策升堂拜母有無共之其見識特殊自董卓亂後姦雄並起據州郡瑜從父尚爲丹陽太守瑜往省收兵會策東渡至歷陽馳書報瑜瑜將兵迎策策大喜曰吾得卿諧也從攻横江當利皆拔之渡江擊秣陵破笮融薛禮轉攻湖孰江乘皆下之進入曲阿劉繇奔走而策之衆已數萬矣因謂瑜曰吾衆足取吳會平山越卿還鎮丹陽瑜還袁術遣從弟允代尚瑜與尚俱還壽春術欲用瑜瑜觀術終無所成求居巢長欲假途東歸術聽之建安三年遂自居巢還吳策親自迎瑜授建威中郎將與兵二千人騎五十匹給鼓吹爲治館舍贈賜莫與比策令曰周公瑾英儁異才與孤有總角之好骨肉之分前在丹陽發衆及船糧以濟大事論德酬功此未足以報者也瑜時年二十四吳中皆呼爲周郎甚貴異之出備牛渚尋領春穀長頃之策欲取荆州以瑜爲中護軍領江夏太守從攻皖拔之時得橋公兩女皆國色也策自納大橋瑜納小橋策從容謂瑜曰橋公二女雖流離

得吾二人作壻亦足爲歡復進尋陽破劉勳討江夏還定豫章廬陵留鎮巴邱五年策薨權統事是時曹操據中原假名匡復實欲包舉天下而吳立國日淺衆心未洽一旦隕殂勢甚阢隉瑜將兵赴喪遂留吳以中護軍與長史張昭共掌衆事七年曹操下書責權質任子權召羣臣會議張昭秦松等不能決權乃獨將瑜詣母吳夫人前定議瑜日昔楚國初封于荆山之側不滿百里之地繼嗣賢能廣土開境立基于郢遂據荆陽至于南海傳業延祚九百餘年今將軍承父兄餘資兼六郡之衆兵精糧多將士用命鑄山爲銅煮海爲鹽境內富饒人不思亂汎舟舉帆朝發夕到士風勁勇所向無敵有何偪迫而欲送質質一入不

得不與曹氏相首尾與相首尾則命召不得不往便見制于人也極不過一侯印僕從十餘人車數乘馬數匹豈與南面稱孤同哉不如勿遣徐觀其變若曹氏能率義以正天下將軍事之未晚若圖爲暴亂兵猶火也不戢將自焚將軍韜勇抗威以待天命何送質之有吳夫人曰公瑾議是也公瑾與伯符同年小一月耳我視之如子也汝其兄事之遂不送質十一年督孫瑜等討麻保二屯梟其渠帥囚俘萬餘口還備官亭江夏太守黃祖遣鄧龍等將兵數千人入柴桑瑜追討之生虜龍等送吳十三年春權討江夏瑜爲前部大督大破之九月曹操入荆州劉琮舉衆降操操遺權書曰頃者奉辭伐罪旄麾南指劉琮束手今治

水軍八十萬衆方與將軍會獵于吳權得書以示羣臣莫不嚮震失色惟魯肅勸權召瑜瑜至權會羣下議咸曰曹操豺狼也然託名漢相挾天子以征四方動以朝廷爲辭今日拒之事更不順且將軍大勢可以拒操者長江也今操得荆州奄有其地劉表治水軍蒙衝鬬艦乃以千數操悉浮以沿江兼有步兵水陸俱下此爲長江之險已與我共之矣而勢力衆寡又不可論大計不如迎之瑜曰不然操雖託名漢相實漢賊也將軍以神武雄才兼杖父兄之烈割據江東地方數千里兵精足用英雄樂業尚當橫行天下爲漢家除殘去穢況操自送死而可迎之邪請爲將軍籌之今使北土已安操無內憂

能曠日持久來爭疆埸又能與我較勝負于舟楫可乎今北土既未平安加馬超韓遂尚在關西爲操後患且舍鞍馬杖舟楫與吳越爭衡本非中國所長又今盛寒馬無藁草驅中國士衆遠涉江湖之間不習水土必生疾病此數四者用兵之患也而操皆冒行之將軍擒操宜在今日瑜請得精兵三萬人進住夏口保爲將軍破之權曰老賊欲廢漢自立久矣徒忌二袁呂布劉表與孤耳今數雄已滅惟孤尙存孤與老賊勢不兩立君言當擊甚與孤合此天以君授孤也權拔刀斫前奏案曰諸將吏敢復有言當迎操者與此案同會罷夜瑜復見權曰諸人徒見操書言水步八十萬而各恐懾不復料其虛實便開此議甚無謂也

今以實校之彼所將中國人不過十五六萬且軍已久疲所得表衆亦極七八萬耳尙懷狐疑夫以疲病之卒御狐疑之衆衆數雖多甚未足畏得精兵五萬自足制之願將軍勿慮權撫背曰公瑾卿言至此甚合孤心子布文表諸人各顧妻子挾持私慮深失所望獨卿與子敬與孤同耳此天以卿二人贊孤也五萬人難卒合已選三萬人船糧戰具俱辦卿與子敬程公便在前發孤當續發人衆多載資糧爲卿後援時昭烈駐夏口遣諸葛亮求援於權權遂遣瑜及程普爲左右督與昭烈幷力迎操遇于赤壁時操軍已有疾病初一交戰操軍敗退引次江北瑜等在南岸瑜部將黃蓋曰今寇衆我寡難與持久然觀操軍方連船

艦首尾相接可燒而走也瑜善之蓋乃先書報操欺以來降至戰日取蒙衝鬬艦數十舫載燥荻枯柴積其中灌以魚膏赤幔覆之建旌旗龍幡于艦上又豫備走舸繫于幕尾時東南風急蓋以十艦最著前中江舉帆餘船以次俱進蓋舉火白諸校使衆兵齊聲大叫曰降焉操軍士皆出營立觀去北軍二里餘同時發火火烈風猛往船如箭飛埃絕爛燒盡北船延及岸上營落頃之煙炎張天人馬燒溺死者甚衆瑜等率輕銳尋繼其後雷鼓大進北軍大敗走昭烈與瑜水陸並進追至南郡操軍死者大半乃北還操畱曹仁守江陵據荆州瑜與程普進軍與仁相對各隔大江瑜遣甘寧前據夷陵仁分兵圍寧寧告急于瑜瑜畱

淩統守營身與呂蒙上救寧寧圍既解乃渡屯北岸克期大戰親跨馬擽陣會流矢中右脅瘡甚還營仁聞瑜卧未起勒兵就陣瑜乃自興案行軍營激揚吏士仁敗棄城而遁荆州平權拜瑜偏將軍領南郡太守以下雋漢昌劉陽州陵爲奉邑屯江陵昭烈屯公安羣下推爲荆州牧歸附日衆土地不足給昭烈乃詣京見權借荆州諸郡瑜上疏曰劉備以梟雄之姿而有關羽張飛熊虎之將必非久屈爲人用者愚謂大計宜徙備置吳盛爲築宮室多其美女玩好以娛其耳目分此二人各置一方使如瑜者得挾與攻戰大事可定也今猥割土地以資業之聚此三人俱在疆埸恐蛟龍得雲雨終非池中物也權以曹操在北方當

廣擥英雄又深知昭烈難卒制故不納是時劉璋爲益州牧漢中張魯寇侵國內孱弱瑜乃詣京見權曰今曹操新折衂方憂在腹心未能與將軍連兵相事也乞與奮威俱進取蜀得蜀而幷張魯因畱奮威固守其地與馬超結援瑜還與將軍據襄陽以蹙操北方可圖也權許之瑜還江陵爲行裝而道于巴邱病卒時年三十六訃聞權流涕曰公瑾有王佐之資今忽短命孤何賴哉素服舉哀感動左右喪還吳又迎之蕪湖衆事費度一爲供給瑜初見友于策太妃又使權以兄奉之是時權位爲將軍諸將賓客爲禮尙簡而瑜獨盡敬執臣節性度恢廓大率爲得人惟與程普不睦普頗以年長數陵侮瑜瑜折節容下終不與校

普後自敬服而親重之乃告人曰與周公瑾交若飲醇醪不覺自醉初曹操聞瑜年少有美才謂可游說動也乃密下揚州遣九江蔣幹往見瑜幹以才辯稱莫與爲對乃布衣葛巾自託私行詣瑜瑜出迎之立謂幹曰子翼良苦遠涉江湖爲曹氏作說客邪幹曰吾與足下州里中間隔別遥聞芳烈故來叙闊并觀方規而云說客無乃逆詐乎瑜曰吾雖不及夔曠聞絃賞音足知雅曲也因延幹入爲設酒食畢遣之曰適吾有密事且出就館事了別自相請後三日瑜請幹與周觀營中行視倉庫軍資器仗訖還宴飲示之侍者服飾珍玩之物因謂幹曰丈夫處世遇知己之主外託君臣之義內結骨肉之恩言行計從禍福共之假

使蘇張更生酈叟復出猶撫其背而折其辭豈足下幼生所能移乎幹但笑終無所言幹還稱瑜雅量高致非言辭所可間中州之士以此多之吳之立國佐命自瑜而赤壁之役大義既明姦雄折衄其功偉矣當時同志者厥惟魯肅焉後權稱尊號謂臣下曰孤非周公瑾不帝矣瑜二子一女女配太子登長循尚公主拜騎都尉有瑜風早卒循弟允初拜興業都尉權妻以宗女授兵千人屯公安權黃龍元年封都鄉侯後以罪徙廬陵郡權赤烏二年諸葛瑾步隲俱陳乞權乃許之會允病死瑜兄子峻亦以瑜元功爲偏將軍領吏士千人峻卒子護以危險黜

魯肅字子敬臨淮東城人也少孤與祖母居家富性好施與時天下已亂肅不治家事大散財貨以賑窮弊結士爲務鄉邑聞咸向之周瑜爲居巢長將數百人過候肅并求資糧肅家有兩囷米各三千斛肅乃指一囷與瑜瑜益知其奇也遂相親結袁術聞其名就署東城長肅見術無紀綱不足與立事乃南至居巢就瑜與瑜東渡江往見孫策策重待之因留家曲阿會祖母亡還葬東城劉子陽與肅友善遺肅書曰方今天下豪傑並起吾子姿才尤宜今日急還迎老母無事滯于東城近鄭寶者在巢湖擁衆萬餘處地肥饒廬江閒人多依就之况吾徒乎觀其形勢又可博集時不可失足下速之肅葬畢還曲阿欲北行會瑜已徙肅母至吳肅具以狀語瑜時孫策已薨權尚駐吳瑜謂

肅曰昔馬援答光武云當今之世非但君擇臣臣亦擇君今主人親賢貴士納奇錄異且吾聞先哲祕論承運代劉氏者必興於東南推步事勢當其歷數終構帝基以協天符是烈士攀龍附鳳馳騖之秋吾方達此足下不須以子揚之言介意也肅從之瑜因薦肅才宜佐時當廣求其比以成功業不可令去權卽見肅與語甚悅之衆罷退乃獨引肅還合榻對飲因密議曰今漢傾危四方雲擾孤承父兄餘業思有桓文之功君旣惠顧何以佐之肅對曰昔高帝區區欲尊事義帝而不獲者以項羽爲害也今之曹操猶昔項羽將軍何由得爲桓文乎肅竊料之漢室不可復興曹操不可卒除爲將軍計惟有鼎足江東以觀天下之

覺規模如此亦自無嫌何者北方誠多務也因其多務勦除黃祖進伐劉表竟長江所極據而有之然後建號帝王以圖天下此高帝之業也權曰今盡力一方冀以輔漢耳此言非所及也張昭謂肅年少麤疏未可用權不以介意益貴重之賜肅母衣服幃帳居處雜物富擬其舊劉表卒肅進說曰夫荊楚與國鄰接水流順下外帶江漢內阻山陵有金城之固沃野萬里士民殷富若據而有之此帝王之資也今表新亡二子素不輯睦軍中諸將各有彼此加劉備天下梟雄與操有隙寄寓于表表惡其能而不能用也若備與彼協心上下齊同則宜撫安與結盟好如有離違宜別圖之以濟大事肅請得奉命弔表二子幷慰勞其

軍中用事者及說備使撫表衆同心一意共治曹操備必喜而從命如其克諧天下可定也今不速往恐爲操所先權從之肅行至夏口聞曹操已向荊州表子琮已降操操晨夜兼道至南郡昭烈惶遽奔走欲南渡江肅徑迎于當陽長阪宣權旨致殷勤之意且曰孫討虜聰明仁惠敬賢禮士江表英豪咸歸附之已據有六郡兵精糧多足以立事今爲君計莫若遣腹心自結于東以共濟世業昭烈悅之時諸葛亮隨昭烈肅謂亮曰我子瑜友也即共定交子瑜者亮兄瑾也昭烈遂屯夏口遣亮使權肅亦反命會權得操書諸將皆失色議欲迎操肅獨不言權起更衣肅追于宇下權知其意執肅手曰卿欲何言肅對曰向察衆人

之議專欲誤將軍不足與圖大事今肅可迎操耳如將軍不可也何以言之今肅迎操操當以肅還付鄉黨品其名位猶不失下曹從事乘犢車從吏卒交游士林累官故不失州郡也將軍迎操欲安所歸願早定大計莫用衆人之議也權歎息曰此諸人持議甚失孤望今卿廓開大計正與孤同此天以卿賜我也時周瑜受使至鄱陽肅勸召瑜任以行事肅爲贊軍校尉助畫方略遂破曹操軍旋權大請諸將迎肅肅將入閤拜權起禮之因謂曰子敬孤持鞍下馬相迎足以顯卿未肅曰未也衆人聞之無不驚愕就坐徐舉鞭言曰願至尊威德加乎四海總括九州克成帝業更以安車軟輪徵肅始當顯耳權撫掌大笑昭烈詣京

見權借荊州諸郡諸將皆執不可呂範更勸權畱之肅曰不可將軍雖神武命世然曹操威力實重初臨荊州恩信未洽宜以借備使撫安之多操之敵而自爲樹黨計之上也權即從之操聞權以土地業昭烈方作書落筆於地周瑜病上疏曰瑜以凡才昔受討逆殊特之遇委以腹心遂荷榮任統御兵馬志執鞭弭自效戎行規定巴蜀次取襄陽憑賴威靈謂若在握至以不謹道遇暴疾昨自醫療日加無損人生有死脩短命矣誠不足惜但恨微志未展不復奉教命耳方今曹操在北疆埸未靜劉備寄寓有似養虎天下之事未知終始此朝士旰食之秋至尊垂慮之日也魯肅忠烈臨事不苟可以代瑜人之將死其言也善儻

或可採瑜死不朽矣權卽拜肅奮武校尉代瑜領兵瑜士衆四千人奉邑四縣皆屬焉初駐江陵後下屯陸口恩威大行衆增萬餘人拜漢昌太守偏將軍十九年從權破皖城轉橫江將軍昭烈入益州留關羽督荊州事羽與肅鄰界疆埸紛錯數生狐疑肅常接以歡好昭烈既定益州權求荊州昭烈不許權置長沙零陵桂陽三郡長吏羽逐之權乃遣呂蒙率衆襲取三郡昭烈還公安遣羽爭之肅駐益陽拒羽邀羽相見責羽羽無以應語見羽傳會曹操攻漢中昭烈乃許與吳和遂分荊州以湘水爲界長沙江夏桂陽屬權南郡零陵武陵屬漢於是罷軍二十二年肅卒年四十六權爲舉哀又臨其葬諸葛亮亦爲之發哀肅爲

人方嚴寡于玩飾內外節儉不務俗好治軍整頓禁令必行雖在軍陣手不釋卷又善談論能屬文辭思度宏遠有過人之明周瑜之後肅爲之冠權稱尊號臨壇顧謂羣下曰昔魯子敬嘗道此可謂明於事勢矣遺腹子淑至孫休時爲昭武將軍都亭侯武昌督孫皓時假節遷夏口督所在嚴整有方幹皓鳳凰三年卒子睦襲爵領兵焉

季漢書卷七十一

諸暨章陶栽𡨥氏纂　邑後學何相孟虞廷仝校

吳臣士燮全琮列傳

士燮字威彥蒼梧廣信人也其先魯國汶陽人王莽時避地交州六世至賜桓帝時爲日南太守賜生燮燮少游學京師事潁川劉子奇治左氏春秋察孝廉補尚書郎公事免官尋遭父喪服闋後舉茂才除巫令遷交阯太守燮弟壹初爲郡督郵刺史丁宮徵還京壹侍送勤恪宮感之臨別謂曰刺史若待罪三事當相辟也後宮爲司徒辟壹比至宮已免黃琬代之甚禮遇壹董卓亂政琬與卓相害而壹盡心於琬卓惡之乃署教曰司徒掾士壹不得除用故

歷年不遷會卓入關壹乃亡歸鄉里交州刺史朱符爲夷賊所殺州郡擾亂燮表壹領合浦太守次弟徐聞令䵋領九眞太守䵋弟武領海南太守燮器體寬厚謙虛下士中國士人避難往依者以百數耽玩春秋爲之注解陳國袁徽與尚書令荀彧書曰交阯士府君旣學問優博又達於從政處大亂之中保全一郡二十餘年疆埸無事民不失業羇旅之徒皆蒙其慶雖竇融保河西曷以加之官事小闋輒玩習書傳春秋左氏傳尤簡練精微吾數以咨問傳中諸疑皆有師說意思甚密又尚書兼通古今大義詳備聞京師古今之學是非忿爭今欲條左氏尚書長義上之其見稱如此燮兄弟並爲列郡雄長一州偏在萬里威尊

無上出入鳴鐘磬備具威儀笳簫鼓吹車騎滿道胡人夾轂焚燒香者常有數十妻妾乘輜軿子弟從兵騎當時貴重震服百蠻尉佗不足踰也末幾武病没朝廷遣張津爲交州刺史津後又爲其將區景所殺而荆州牧劉表遣零陵賴恭代津蒼梧太守史璜死表又遣吳巨代之朝廷聞張津死賜燮璽書曰交州絕域南帶江海上恩不宣下義壅隔知逆賊劉表又遣賴恭闚伺南土今以燮爲綏南中郎將董督七郡領交阯太守如故燮遣張旻奉貢詣京都是時天下喪亂道路斷絕而燮不廢貢職復下詔拜安遠將軍封龍度亭侯後巨與恭相失舉兵逐恭恭走還零陵建安十五年孫權遣步騭爲交州刺史騭至燮卽率兄弟奉節度惟謹而吳巨陽稟命陰實有異心騭斬之權乃寵異燮加左將軍建安末燮遣子廞入質于權權以爲武昌太守燮壹諸子在南者皆拜中郎將燮又誘導益州豪姓雍闓等率郡人民使叛漢東附權權益嘉之遷衛將軍封龍編侯弟壹偏將軍都鄉侯燮每遣使詣權致雜香細葛輒以千數明珠大貝流離翡翠瑇瑁犀象之珍奇物異果蕉邪龍眼之屬無歲不至壹時貢馬凡數百匹權輒爲書厚加寵賜以答慰之權黃武五年燮年九十卒燮在郡四十餘年與時俛仰保有爵土燮子徽庸才也習見其父在南中尊貴雄據一方且恃其險遠戎馬不能踰嶺而爭也遂自署交阯太守當是時權分合浦以北爲廣州呂岱領

之交阯以南爲交州戴良領之遣陳時代燮爲交阯太守岱駐南海良與時俱前至合浦徽發兵拒良良留合浦交阯桓鄰燮舉吏也叩頭諫徽使迎良徽怒笞殺鄰鄰兄治子發又合宗兵擊徽徽閉門城守治等攻之數月不能下乃約和親各罷兵呂岱被權旨誅徽自廣州將兵晝夜馳入過合浦與良俱前壹子中郎將匡與岱有舊岱署匡師友從事先移書交阯告喻禍福又遣匡見徽說令服罪雖失郡守保無他憂徽乃與兄祗弟幹頌等六人肉袒奉迎岱岱謝令復服前至郡下明旦早施帳幔請徽兄弟以次入賓客滿坐岱起擁節讀詔數徽罪過左右因反縛以出卽皆斬之傳首詣武昌壹䵋匡後出權原其罪及燮質子廞皆免爲庶人數歲壹䵋坐法誅廞病卒無子妻寡居詔在所月給俸米賜錢四十萬

全琮字子璜吳郡錢唐人也父柔靈帝時舉孝廉補尚書郎右丞董卓之亂棄官歸州辟別駕從事詔書就拜會稽東部都尉孫策至吳柔舉兵先附策表柔爲丹陽都尉孫權爲車騎將軍以柔爲長史徙桂陽太守柔嘗使琮齎米數千斛至吳市易琮至皆散之空船而還柔大怒琮頓首曰愚以所市非急而士大夫方有倒縣之患故便振贍不及啟報也柔大奇之是時中州士人避亂而南依琮居者以百數琮傾家給濟與共有無遂顯名遠近權聞之召拜奮威校尉授兵數千人使討山越因開召募得精兵萬餘

人出屯牛渚稍遷偏將軍建安二十四年我將軍關羽圍樊襄陽琮進計陳羽可襲之勢權時已與呂蒙陰議襲之恐事泄寢琮表不答及羽陷沒權置酒公安顧謂琮曰君前陳此孤雖不相答今日之捷抑亦君之功也封陽華亭侯權黃武元年曹休等以舟軍大出洞口權使呂範督諸將拒之軍營相望敵數以輕船鈔擊琮常帶甲仗兵伺候不休頃之敵數千人出江中琮擊破之梟其將軍尹盧遷綏南將軍進封錢唐侯四年假節領九江太守七年權至皖使琮與輔國將軍陸遜擊曹休破之於石亭是時丹陽吳會山民復爲寇攻沒屬縣權分三郡險地爲東安郡琮領太守治富春到郡明賞罰招誘降附數年中得萬餘人

權尋罷東安郡召琮還牛渚經過錢唐修祭墳墓麾幢節蓋曜於舊里請會邑人平生知舊宗族六親施散惠與千有餘萬本土以爲榮權黃龍元年遷衛將軍左護軍徐州牧尚公主初琮爲將甚勇決當敵臨難奮不顧身及作督帥養威持重每御軍常任計策不營小利權使子登出征軍已次安樂羣臣莫敢諫琮密表曰古來太子未嘗偏征也故從曰撫軍守曰監國今太子東出非古制也臣竊憂之權卽命登旋軍議者咸以琮有大臣之節也權嘉禾二年督步騎五萬征六安六安民皆散走諸將欲分兵捕之琮曰夫乘危徼倖舉不百全者非國家大體也今分兵捕民得失相半豈可謂全哉縱有所獲猶不足以弱敵而副國望也如或邂逅虧損非小與其獲罪琮寧以身受之不敢徼功以負國也權赤烏九年遷右大司馬左軍師琮恭順善於承顏納規言辭未嘗切迕權將圍珠崖及夷州皆先問琮琮曰以聖朝之威何向而不克然殊方異域隔絕障海水土氣毒自古有之兵入民出必生疾病轉相污染往者懼不能反所獲何可多致猥虧江岸之兵以冀萬一之利愚臣猶所不安權不聽軍行經歲士衆疾疫死者十有八九權深悔之十二年卒琮旣親重宗族子弟並蒙寵貴賜累千金當時勳戚莫與爲比然猶不知止南魯二宮並闕琮欲遣子弟給侍以報陸遜遜答曰子弟苟有才不憂不用不宜私出以要榮利若其不佳終爲取禍琮不聽

遣子寄入侍魯王寄素傾邪阿附魯王謀危太子遜遺琮書曰卿不師日磾而宿留阿寄終爲足下門戶致禍矣琮不納且怨遜構之遜以憂卒後事發覺權廢其太子和賜魯王霸死寄亦受誅琮長子緒歷遷鎮北將軍次寄又次懌嗣爵領兵救諸葛誕於壽春先出城叛降魏爲平東將軍臨湘侯懌兄子禕儀靜等亦叛降魏皆歷魏郡守列侯小子吳權外孫封都鄉侯

季漢書卷七十二

諸暨章陶栽艮氏纂　邑後學沈鴻漢翺烈仝校

吳臣虞翻陸績陸瑁張溫駱統吾粲朱據列傳

虞翻字仲翔會稽餘姚人也少好學有高氣年十二客有候其兄者不過翻翻追與書曰僕聞虎魄不取腐芥磁石不受曲鍼過而不存不亦宜乎客得書奇之由是見稱太守王朗命爲功曹孫策徇會稽翻時遭父喪衰絰詣府門勸朗避策朗不能用拒戰敗亡浮海翻追隨營護至東部候官候官長閉城不受翻往說之乃見納朗謂翻曰卿有老母可以還矣翻歸策復命爲功曹待以交友之禮身詣翻第謂翻曰今日之事當與卿共之勿謂孫策作郡吏相

待也策好馳騁游獵翻諫曰明府用烏集之衆驅散附之士皆得其死力雖漢高帝不及也至於輕出微行從官不暇嚴吏卒長苦之夫君人者不重則不威故白龍魚服困於豫且白蛇自放劉季害之願少留意策曰君言是也然時有所思端坐悒悒有裨諶草創之計是以行耳策討山越斬其渠帥悉令左右分行逐賊獨騎與翻相得山中翻問左右安在策曰悉行逐賊翻曰危事也令策下馬此草深卒有驚急馬不及縈策但牽之執弓矢步行翻善用矛在前行得平地勸策乘馬策曰卿無馬奈何答曰翻能步行明府試躍馬翻能疏步隨之行一大道得一鼓吏策取角自鳴之部曲識聲大小皆出遂從周旋平定三郡策討黃祖軍旋欲過取豫章遣翻見其太守華歆翻至郡被褠葛巾與歆相見謂之曰竊聞明府與鄙郡王府君齊名中州海內所宗雖在東垂常懷瞻仰歆答曰孤不如王會稽翻復問不審豫章精兵何如會稽對曰大不如也翻曰明府言不如王會稽謙光之譚耳精兵不如會稽實如尊教討逆將軍智畧超世用兵如神前走劉揚州君所親見南定鄙郡亦君所聞也今欲守孤城自料資糧已知不足不早爲計悔無及也今大軍已次椒邱僕便還去明日日中迎檄不到者與君辭矣翻既去歆明旦出城遣吏迎策策既定豫章引軍還吳饗賜將士謂翻曰孤昔再至壽春見馬日磾及與中州士大夫會語我東方人多才但恨學問

不博論議之間有所不及耳卿博學洽聞故前欲令卿一詣許交見朝士以折中國妄語兒卿不願行便使子綱恐子綱不能結兒輩舌也翻曰翻是明府家寶而以示人人倘留之則去明府良佐故前不行耳策笑曰然因曰孤有征討事未得還府卿復以功曹爲吾蕭何守會稽後三日便遣翻還郡尋爲富春長策薨諸長吏並欲出赴喪翻曰恐鄰縣山民或有姦變遠委城郭必致不虞因留制服行喪諸縣皆效之咸獲安寧後州舉茂才朝廷召爲侍御史不就曹操爲司空辟之翻曰盜跖欲以餘財汚良家邪拒不受翻與少府孔融書并示以所著易注融答書曰聞延陵之理樂覩吾子之治易乃知東南之美者非徒會稽之

竹箭也又觀象雲物察應寒溫原其禍福與神合契可謂探賾窮通者也會稽東部都尉張紘又與融書曰虞仲翔前頗爲論者所侵美寶爲質彫摩益光不足以損矣權統事表爲騎都尉翻數犯顏諫爭權不能悅又性不協俗多見謗毀徙丹陽涇縣呂蒙圖襲關羽稱疾還建業以翻廉知醫術請以自隨亦欲因此令翻得釋也後蒙率衆西上南郡太守麋芳開城出降蒙作樂沙上翻謂蒙曰今區區一心者麋將軍也城中之人豈可盡信何不急入城持其管籥乎蒙卽從之時城中有伏計以翻謀不行羽旣敗權使翻筮之得兌下坎上節五爻變之臨翻曰不出二日必當斬之果如翻言權曰卿不及伏羲可與東方朔爲比矣

魏將于禁旣降羽羽囚之江陵權至釋之他日權乘馬出引禁併行翻呵禁曰爾降虜何敢與吾君齊馬首乎欲抗鞭擊禁權呵止之後權於樓船會羣臣飲禁聞樂流涕翻又曰汝欲以僞求免邪時權稱臣於魏以故特逢迎禁權聞翻言又悵然不平後權欲遣禁北還翻復諫曰禁敗數萬衆身爲降虜又不能死北習軍政得禁必不如所規還之雖無所損猶爲放盜不如斬以令三軍示爲人臣有二心者權不聽羣臣送禁翻謂禁曰卿勿謂吳無人吾謀適不用耳禁雖爲翻所辱然猶盛稱翻曹丕常爲翻設虛坐權旣爲吳王歡宴之末自起行酒翻伏地陽醉不持權去翻起權大怒手劍欲擊之侍坐者莫不惶遽大司農劉基起抱權諫曰大王以三爵之後手殺善士雖翻有罪天下孰知之且大王以能容賢畜衆故海內望風今一朝棄之可乎權曰曹孟德尚殺孔文舉孤於虞翻何有哉基曰孟德輕害士人天下非之大王躬行德義欲與堯舜比隆何得自喻於彼乎翻由是得免權因勅左右自今酒後言殺皆不得聽翻常乘舟與麋芳相逢芳先驅曰避將軍船翻厲聲曰失忠與信何以事君傾人二城而稱將軍可乎芳闔戶不應而遽辟之後翻乘車行又經芳營門吏閉門車不得過翻復怒曰當閉反開當開反閉豈得事宜邪芳聞之有慙色翻性疏直數有酒失權與張昭論及神仙翻指昭曰彼皆死人而語神仙世豈有仙人也權積怒非一日

遂徙交州翻在交州講學不倦門徒常數百人又爲老子論語國語訓注皆傳於世初立易注奏上曰臣聞六經之始莫大陰陽是以伏羲仰天縣象而建八卦觀變動六爻爲六十四以通神明以類萬物臣高祖父故零陵太守光少治孟氏易曾祖父故平輿令成纘述其業至臣祖父鳳爲之最密臣先考故日南太守歆受本於鳳最有舊書世傳其業至臣五世前人通講多玩章句雖有秘說於經疏闊臣生遇世亂長於軍旅習經於枹鼓之間講論於戎馬之上蒙先師之說依經立注又臣郡吏陳桃夢臣與道士相遇放髮被鹿裘布易六爻撓其三以飲臣臣乞盡吞之道士言易道在天三爻足矣豈臣受命應當知經所覽諸

家解不離流俗義有不當實輒悉改定以就其正孔子曰乾元用九而天下治聖人南面蓋取諸離斯誠天子所宜協陰陽致麟鳳之道矣謹正書副上惟不罪戾翻又奏曰經之大者莫過於易自漢初以來海內英才其讀易者解之率少至孝靈之際潁川荀諝號爲知易臣得其注有愈俗儒至所說西南得朋東北喪朋顛倒反逆了不可知孔子歎易曰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爲乎以美大衍四象之作而上爲章首尤可怪笑又南郡太守馬融名有俊才其所解釋復不及諝孔子曰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豈不其然若乃北海鄭元南陽宋忠雖各立注忠小差元而皆未得其門難以示世又奏曰臣聞周公制禮以辨上下

孔子曰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禮義有所錯是故尊君卑臣禮之大司也伏見故徵士北海鄭元所注尚書以顧命康王執瑁古月似同從誤作同復訓爲杯成王疾困憑几洮頮爲濯以爲澣衣成事又古大篆卯字讀當爲柳柳卯同字而以爲昧分北三苗北古別字又訓北言北猶別也甚違不知蓋闕之義於此數事誤莫大焉又馬融訓詁亦以爲同者大同天下今經益金就作銅字詁訓言天子副璽雖皆不得猶愈於元然此不定臣沒之後雖世有知者懷謙莫或奏正又元所注五經違義尤甚者百六十七事不可不正行乎學校傳乎將來臣竊恥之翻既放棄嘗曰自恨疏節骨體不媚犯上獲罪當長沒海隅生無可與語死以青蠅爲弔客使天下一人知己者足以不恨以典籍自慰依易設象以占吉凶又以宋氏解元頗有繆錯更爲立法幷著明揚釋宋以理其滯雖在徙棄心不忘國常憂五谿宜討以遼東海絕聽使來屬尙不足取今入財以求馬旣非國利又恐無獲欲諫不敢作表以示呂岱岱不報爲愛憎所白復徙蒼梧猛陵在南十餘年年七十卒後權遣將士至遼東於海中遭風多所沒失權悔之乃令曰昔趙簡子稱諸君之唯唯不如周舍之諤諤虞翻亮直善於盡言國之周舍也前使翻在此此役不成促下問交州翻若尙存者給其人船發遣還都若亡送喪還本郡使兒子仕宦會翻已終乃歸葬舊墓妻子得還翻聰明

大畧忠直謇諤又好接引後進初山陰丁覽太末徐陵或在縣吏之中或衆所未識翻一見便與友善終成顯名翻十一子第四子汜最知名

汜字世洪生南海年十六翻卒還鄉里孫綝廢幼主迎立瑯邪王休休未至綝欲入宮圖爲不軌召百官會議皆惶怖失色徒唯唯而已汜對曰明公爲國伊周處將相之位擅廢立之威勢上安宗廟下惠百姓大小踴躍自以伊霍復見今迎王未至而欲入宮如是羣下搖蕩衆聽疑惑非所以永終忠孝揚名後世也綝不懌竟立休休初卽位汜與賀邵王蕃薛瑩俱爲散騎中常侍以討扶嚴功拜交州刺史冠軍將軍餘姚侯尋卒汜弟忠字世方翻第五子也

貞固幹事好識人物拜宜都太守晉征吳忠與夷道監陸
晏晏弟中夏督景堅守不下城潰死之忠弟聳字世龍翻
第六子也清虛無欲進退以禮拜越騎校尉累遷廷尉湘
東河間太守忠弟昺字子文翻第八子也以敏捷見異超
拜尚書侍中晉軍來伐遣昺持節都督武昌已上諸軍事
昺先上還節蓋印綬然後北降入晉拜濟陰太守
陸績字公紀吳郡吳人也父康官廬江太守績年六歲於
九江見袁術術出橘績懷三枚去拜辭墮地術曰陸郎作
賓客而懷橘乎績跪答曰欲歸遺母術大奇之孫策在吳
張昭張紘秦松爲上賓共論四海未泰須當用武治而平
之績年少末坐大聲曰昔管仲相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

天下不用兵車孔子曰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今論
者不務道德懷取之術而惟尚武績雖童蒙竊所未安也
昭等異之績容貌雄壯博學多識星歷等數無不該覽虞
翻舊齒名盛龐統荆州令士特推重績相與友善孫權統
事辟奏曹掾以直道見憚出爲鬱林太守加偏將軍給兵
二千人績有躄疾又意在儒雅軍事非其志也在南中以
著述自適作渾天圖注易釋元行於世豫自知亡日乃爲
辭曰有漢志士吳郡陸績幼敦詩書長玩禮易受命南征
遘疾遇厄遭命不幸嗚呼悲隔又曰從今已去六十年之
外車同軌書同文恨不及見也年三十二卒長子宏會稽
南部都尉次子叡長水校尉女鬱生自有傳

陸瑁字子璋績從子遜弟也少好學篤義績亡一男一女
子皆數歲瑁迎養之至長乃別陳國陳融陳留濮陽逸沛
郡蔣纂廣陵袁迪等皆單貧有志就瑁遊處瑁割少分甘
與同豐約及同郡徐原爰居會稽素不相識臨死遺書託
以孤弱瑁爲起立墳墓收恤其子州郡辟舉皆不就時尚
書暨豔盛明臧否差斷三署頗揚人闇昧之失以顯其讁
瑁與書曰夫聖人嘉善矜愚忘過記功以成美化加今王
業始建將一大統此乃漢高棄瑕錄用之時也若令善惡
異流貴汝潁月旦之評誠可以厲俗明教然恐未易行也
宜遠模仲尼之汎愛中則郭泰之宏濟近有益於大道也
豔不能用卒致敗權嘉禾元年公車徵瑁拜議郎選曹尚

書權忿公孫淵之姦詐反覆欲親征之瑁上疏曰臣聞聖
王之御遠夷羈縻而已不常保有故古者制地謂之荒服
言慌惚無常不可保也今淵東夷小醜屏在海隅雖託人
面與禽獸無異國家所爲不愛貨寶遠以加之者非嘉其
德義也誠欲誘納愚弄以規其馬耳淵之驕黠恃遠負命
此乃荒貊常態豈足深怪昔漢諸帝亦嘗銳意以事外夷
馳使散貨充滿西域雖時有恭從然其使人見害財貨并
沒不可勝數今陛下不忍悁悁之忿欲越巨海身踐其土
羣臣愚議竊謂不安何者北寇與國壤地連接茍有間隙
應機而至夫所以越海求馬曲意於淵者爲赴目前之急
除腹心之疾也而更棄本追末捐近治遠忿以改規激以

動衆斯乃猾虜所願聞非大吳之至計也又兵家之術以
功役相疲勞逸相待得失之間所覺輒多且沓渚去淵道
里尚遠今到其岸兵勢三分使彊者進取次當守船又次
運糧行人雖多難得悉用加以單步負糧經遠深入賊地
多馬邀截無常若淵狙詐與北未絕動衆之日脣[redacted]齒相
濟若實孑然無所憑賴其畏怖遠逆或難卒滅使天誅稽
於朔野山虜承間而起恐非萬安之長慮也權未許復上
疏曰夫兵革者固前代所以誅暴亂威四夷也然其役皆
在姦雄已除天下無事從容廟堂之上以餘議之耳至
于中夏鼎沸九域盤牙之時率須深根固本愛力惜費務
自休養以待鄰敵之闕未有正於此時舍近治遠以疲軍

旅者也昔尉佗叛逆僭號稱帝于時天下乂安百姓殷阜
帶甲之數糧食之積可謂多矣然漢文猶以遠征不易重
興師旅告喻而已今凶桀未殄疆埸猶警雖蚩尤鬼方之
亂政當以緩急差之未宜以淵為先願陛下抑威住計暫
寧六師潛神嘿規以為後圖天下幸甚權再覽瑁書感其
切直遂不行權赤烏二年瑁卒子喜亦涉文籍好人倫孫
皓時選曹尚書

張溫字惠恕吳郡吳人也父允為孫權東曹掾卒溫少修
節操容貌奇偉權聞之以問公卿曰溫當今與誰為比大
司農劉基曰可與全琮為輩太常顧雍曰基未詳其人也
溫當今無輩權曰如是張允不死也徵至延見權改容加

禮逮出張昭執其手曰老夫託意君其識之拜議郎選曹
尚書徙太子太傅時年三十二甚信重之尋拜輔義中郎
將使來朝權謂溫曰卿不宜遠出恐諸葛孔明不知吾所
以與曹氏通意以故屈卿行若山越都除便欲大構於蜀
行人之義受命不受辭也溫對曰臣入無腹心之規出無
專對之用懼無張老延譽之功又無子產陳事之效然諸
葛亮達見計數必知神慮屈申之宜加受朝廷天覆之惠
推亮之心必無疑貳溫至詣闕拜章曰昔高宗以諒闇昌
殷祚於再興成王以幼沖隆周德於太平功冒溥天聲貫
罔極今陛下以聰明之姿等契往古總百揆於良佐參列
精之炳燿遐邇望風莫不欣賴吳國勤任旅力清澄江滸

願與有道平一宇內委心協規有如河水軍事興煩使役
乏少是以忍鄙倍之羞使下臣溫通致情好陛下敦崇禮
義未便恥忽臣自入遠境及即近郊頻蒙勞來恩詔輒加
以榮自懼悚怛若驚謹奉所齎函書一封朝廷以溫恭肅
有才敏甚禮之使還入豫章部伍出兵事未竟權既陰銜
溫稱美朝政又嫌其聲名太盛恐終不為已用思有以中
傷之會暨豔事起遂因此發舉暨豔者字子休吳郡人也
以溫薦引為選曹郎至尚書性狷厲好為清議見時郎署
溷雜多非其人欲臧否區別賢愚異貫彈射百僚覈選三
署率皆貶高就下降損數等其守故者十未能一其居位
貪鄙志節汙卑者皆以為軍吏置營府以處之而怨憤之

聲積浸潤之譖行矣競言豔及選曹郞徐彪專用私情憎愛不由公理豔彪皆坐自殺溫宿與豔彪同數以書問問狂還權乃幽之有司將軍駱統表救曰伏惟殿下天生明德神啟聖心招舉秀於四方置俊乂於官朝多士旣受普篤之恩張溫又蒙最隆之施而溫自招罪譴孤負榮遇念其如此誠可悲疚然臣周旋之間爲國觀聽深知其狀故密陳其理溫實心無他情事無逆迹但年紀尚少鎭重尙淺而戴赫烈之寵體卓偉之才亢臧否之譚效褒貶之議於是務勢者妬其寵爭名者嫉其才元默者非其譚瑕釁者諱其議此臣下所當詳辨明朝所當究察也昔賈誼至忠之臣也漢文大明之君也然而絳灌一言賈誼遠退何

者疾之者深譖之者巧也然而誤聞于天下失彰于後世故孔子曰爲君難爲臣不易也溫雖智非從橫武非虓虎然其宏雅之素英秀之德文章之采論議之辨卓躒冠羣煒曄曜世世人未有及之者也故論溫才卽可惜言罪則可恕若忍威烈以昭盛德宥賢才以敦大業固明朝之休光四方之麗觀也國家之於暨豔不內之忌族猶等之平民是故先見用於朱治次見舉於衆人中見任於明朝亦見交於溫也君臣之義義之最重朋友之交交之最輕者也國家不嫌於豔爲最重之義是以溫亦不嫌與豔爲最輕之交也時世寵之於上溫竊親之於下也夫宿惡之民放逸山險則爲勁寇將置平土則爲健兵故溫念在欲取宿惡以除勁寇之害而增健兵之銳也但自錯落功不副言然計其送兵以比許晏數之多少溫不減之用之彊羸溫不下之至於遲速溫不後之故得及秋冬之月赴有警之期不敢忘恩而遺力也溫之到蜀共譽殷禮雖臣無境外之交亦有可原也境外之交謂無君命而私相從非國事而陰相聞者也若以命行旣修君好因敘己情亦使臣之道也故孔子使鄰國則有私覿之禮季子聘諸夏亦有燕譚之義也古人有言欲知其君觀其所使見其下之明明知其上之赫赫溫若譽禮能使彼歎之誠所以昭我臣之多良明使之得其人顯國美於異境揚君命于他邦是以晉趙文子之盟于宋也稱隨會於屈建楚王孫圉之使

于晉也譽左史於趙鞅亦向他國之輔而歎本邦之臣經傳美之以光國而不譏之以外交也王靖內不憂時外不趨事溫彈之不私推之不假於是與靖遂爲大怨此其盡節之明驗也靖兵衆之勢幹任之用皆勝於賈原蔣康溫尙不容私以安于靖豈敢賣恩以協原康邪又原在職不勤當事不堪溫數對以醜色彈以急聲若其誠欲賣恩作亂則亦不必負原也凡此數者校之於事旣不合參之於衆亦不驗臣竊念人君雖有聖哲之姿非常之智然以一人之身御兆民之衆從增宮之內瞰四國之外照羣下之情求萬機之理猶未易周也固當聽察羣下之言以廣聰明之烈今者人非溫旣殷勤臣是溫又契闊辭則俱巧意

則俱至各自言欲爲國誰其言欲爲私倉卒之間猶難即
別然以殿下之聰叡察講論之曲直若潛神留思纖粗研
核情何嫌而不宣事何昧而不昭哉溫非親臣臣非愛溫
者也昔之君子皆抑私忿以增君明彼獨行之於前臣恥
廢之於後故遂發宿懷於今日納愚言於聖聽實盡心於
明朝非有念於溫身也權終不納初餘姚虞俊嘗歎曰張
惠恕才多智少華而不實怨之所聚有覆家之禍吾見其
兆矣丞相亮聞溫敗未知其故思之數日曰吾已得之矣
其人於清濁太明善惡太分後六年溫病卒弟祗白亦有
才名與溫俱廢
駱統字公緒會稽烏傷人也父俊官陳相爲袁術所害統

母改適華歆統時八歲與親客歸會稽其母送之拜辭上
車面而不顧母泣涕於後御者曰夫人猶在也統曰不欲
增母思故不顧耳事嫡母甚謹時饑荒鄉里及遠方客多
困乏統爲之飲食衰少其姊寡居無子而仁愛有行見統
甚哀之數問其故統曰士大夫糟糠不足我何心獨飽姊
曰誠如是何不告我而自苦若此邪乃自以私粟與統又
以告母母亦賢之遂使分施鄉里稱惠焉孫權領會稽太
守統年二十試烏程相民戶過萬咸嘆其惠理權嘉之召
爲功曹行騎都尉妻以從兄輔女統志在補察苟所聞見
夕不待旦常勸權以尊賢接士勤求損益饗賜之日可人
人別進問其燥濕加以密意誘諭使言察其志趣令皆感

恩懷欲報之心權納用焉出爲建忠郎將領武射吏三千
人及淩統卒復領其兵是時徵役繁數重以疫癘民戶損
耗統上疏曰臣聞君國者以據疆土爲彊富制威福爲尊
貴曜德義爲榮顯永世允爲豐祚然財須民生彊賴民力
威恃民勢福由民殖德俟民茂義以民行六者既備然後
應天受祚保族宜邦書曰衆非后無能胥以寧后非衆無
以辟四方推是言之則民以君安君以民濟不易之道也
今彊敵未殄海內未乂三軍有無已之役江境有不釋之
備徵賦調數由來積紀加以殃疫死喪之災郡縣荒虛田
疇蕪曠聽聞屬城民戶浸寡又多殘老少有丁夫聞此之
日心若焚燎思尋所由小民無知既有安土重遷之性且

又前後出爲兵者生則困苦無有溫飽死則委棄骸骨不
反是以尤用戀本畏遠同之於死每有徵發羸謹居家重
累者先見輸送小有財貨傾居行賂不顧窮盡輕剽者則
迸入險阻黨就羣惡百姓虛竭嗷然愁擾愁擾則不營業
不營業則致窮困致窮困則不樂生故口腹急則姦心動
而攜叛多也又聞民間非居處小能自供生產兒子多不
起養屯田貧兵亦多棄子天則生之父母殺之既懼干逆
和氣感動陰陽且惟殿下開基建國乃無窮之業也彊鄰
大敵非造次所滅疆埸常守非期月之戍而兵民減耗後
生不育非所以歷遠年致成功也夫國之有民猶水之有
舟停則以安擾則以危愚而不可欺弱而不可勝是以聖

王重焉禍福由之故與民消息觀時制政方今長吏親民之職惟以辦具爲能取過目前之急少復以恩惠爲治副稱殿下天覆之仁勤恤之德者官民政俗日以彫弊漸以陵遲勢不可久夫治疾及其未篤除患貴其未深願殿下少以萬機餘閑留神思省補復荒虛深圖遠計育殘餘之民阜人財之用參曜三光等崇天地臣統之大願足以死而不朽矣權感統言深加意焉以隨陸遜敗王師於宜都遷偏將軍權黃武初曹仁攻濡須使別將常彫等襲中州統與嚴圭共拒破之封新陽亭侯後爲濡須督數陳便宜前後書數十上所言皆善文多故不悉載尤以占募在民間長惡敗俗生離叛之心急宜絶置權與相反覆終行之

年三十六權黃武七年卒

吾粲字孔休吳郡烏程人也孫河爲縣長粲爲小吏河深奇之河後爲將軍得自選長吏表粲爲曲阿丞尋遷長史治有名迹雖起孤微與同郡陸遜卜靜等齊聲矣孫權拜車騎將軍召爲主簿出領山陰令還拜參軍校尉權黃武元年與呂範賀齊等俱以舟師拒魏將曹休於洞口值天大風諸船綆紲斷絶漂沒著岸爲魏軍所獲或覆沒沈溺其大船尚存者水中生人皆攀緣號呼他吏士恐船覆沒皆以戈矛撞擊不受粲與黃淵獨令船人承取之左右以爲船重必敗粲曰船敗當俱死耳人窮奈何棄之粲淵所活者百餘人還遷會稽太守召處士謝譚譚辭以疾粲教曰夫應龍以屈伸爲神鳳凰以嘉鳴爲貴何必隱形於天外潛鱗於重淵者哉粲募合人衆拜昭義中郎將與呂岱討平山越入爲屯騎校尉少府遷太子太傅遭二宮之變抗言執正明嫡庶之分欲使魯王霸出駐夏口楊竺不得令在都邑又數以消息語陸遜遜時駐武昌數表諫爭乃爲霸等所譖害下獄死

朱據字子範吳郡吳人也有姿貌膂力又能論難權黃武初拜五官郎中補侍御史是時選曹尚書暨豔疾貪汙在位欲沙汰之據謂之曰天下未定宜以功覆過棄瑕取用舉清厲濁足以沮勸若一時貶黜懼有後咎也豔不聽卒敗呂蒙死權一日咨嗟將率發憤歎息張溫曰據才兼文

武可以繼之乃拜建義校尉領兵屯湖孰權遷都建業徵據尚公主拜左將軍封雲陽侯據性謙虛喜交結士子輕財好施祿賜雖豐而常不足用權嘉禾中鑄大錢一當五百據部曲應受三萬緡工王遂詐而受之典校呂壹疑據實取考問主者死於杖下據哀其無辜厚棺斂之壹又表吏爲據隱故據厚其殯權數責問據據無以自明藉草待罪數月典軍吏劉助覺言王遂所取權大感寤曰朱據見枉況吏民乎乃窮治壹罪賞助百萬權赤烏九年遷驃騎將軍遭二宮搆爭據上疏曰臣聞太子國之根本雅性仁孝天下歸心今卒責之將有一朝之慮昔晉獻用驪姬而申生不存漢武信江充而戾太子冤死臣竊懼太子不堪

其憂雖立思子之宮無所復及矣遂左遷新都郡丞未至郡中書令孫宏復譖潤之因權寢疾宏爲詔書賜死時年五十七孫亮時二子熊損各復領兵爲全公主所譖皆死休永安中追錄前功以熊子宣襲爵雲陽侯尚公主孫皓時宣至驃騎將軍

季漢書卷七十三

諸暨章陶裁良氏纂　　邑後學 汪永堃 趙元愷 仝校

吳臣呂蒙周魴列傳

呂蒙字子明汝南富陂人也少孤渡江依姊夫鄧當當爲孫策將討山越蒙年十五六竊隨當擊賊當顧見大驚呵叱不能禁止歸以告蒙母母恚欲罰之蒙曰貧賤難可居脫誤有功富貴可致且不探虎穴安得虎子母哀而舍之時當職吏以蒙年少輕之曰彼豎子何能爲此欲以肉餧虎耳他日與蒙會又嗤辱之蒙大怒引刀殺吏逃邑子鄭長家因校尉袁雄自首雄承間言策策乃引置左右數歲鄧當死張昭薦蒙代當拜別部司馬權統事料諸小將兵少而用薄者欲并合之蒙陰賒貰爲兵作絳衣行縢及簡日陳列赫然兵人練習其詭譎如是權見之大悅增其兵從討丹陽所向有功拜平北都尉領廣德長從征黃祖祖令都督陳就以水軍逆戰蒙勒前鋒親梟就首將士乘勝進攻其城祖聞就死委城走因追禽之權曰事之克由陳就先獲也以蒙爲橫野中郎將賜錢千萬曹操定荊州引兵東下蒙隨周瑜程普逆敗之于烏林遂圍曹仁于南郡瑜使甘寧前據夷陵曹仁分衆攻寧寧困急使使請救諸將以兵少不足分蒙謂諸將曰留淩公績蒙與諸君行解圍釋急勢亦不久蒙保公績能十日守也又說瑜分遣二百人柴斷險道賊走可得其馬瑜從之軍至夷陵卽日交

戰所殺過半敵夜遁去行遇柴道騎皆舍馬走追擊獲馬
三百匹方船載還於是將士形勢自倍乃渡江立屯與相
攻擊曹仁敗走遂據南郡定荊州還拜偏將軍領尋陽令
權謂蔣欽及蒙曰卿今並當途掌事宜學問以自開益蒙
曰在軍中常若多務恐不容復讀書權曰孤豈欲卿治經
爲博士邪但當令涉獵見往事耳卿言多務孰若孤孤少
時歷詩書禮記左傳國語惟不讀易至統事以來省三史
諸家兵書自以爲大有益如卿二人意性朗悟學必得之
寧當不爲乎宜急讀孫子六韜左傳國語及三史孔子言
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光武當戎馬之
務手不釋卷孟德亦自謂老而好學卿何不自勉勖邪蒙

始就學篤志不倦魯肅代周瑜當之陸口過蒙言議常欲
受屈肅拊蒙背曰吾謂大弟但有武略耳至於今者學識
英博非復吳下阿蒙蒙曰士別三日卽更刮目相待大兄
何見之晚乎兄今代公瑾旣難爲繼且與關羽爲鄰斯人
長而好學讀左傳畧皆上口梗亮有雄氣然性頗自負好
陵人今與爲對當有單複也密陳三策肅受之結友而別
權拒曹操於濡須口蒙勸權夾水口立塢諸將皆曰上岸
擊賊洗足入船何用塢爲蒙曰兵有利鈍戰無百勝如有
邂逅敵步騎蹙人不暇及水其得入船乎權曰善遂作之
操不能下而退還朱光爲廬江太守屯皖大開稻田又令
人招誘鄱陽賊帥使作內應蒙曰皖田肥美若一收熟彼

衆必增如是數歲操態見矣宜早除之權乃親征皖引見
諸將問計策皆勸作土山添攻具蒙趨進曰治攻具及土
山必歷日乃成城備旣修外救必至不可圖也且乘雨水
以入若留經日水必向盡還道艱難蒙竊危之今觀此城
不能甚固以三軍銳氣四面並攻不移時可拔及水以歸
全勝之道也權從之蒙乃薦甘寧爲升城督督攻在前蒙
以精銳繼之侵晨進攻蒙手執枹鼓士卒皆騰踊自升食
時破之旣而張遼至夾石聞城已拔乃退權嘉其功卽拜
廬江太守所得人馬皆分與之別賜尋陽屯田六百人官
屬三十人蒙還尋陽未幾廬陵賊起諸將討擊不能禽權
曰鷙鳥累百不如一鶚復令蒙討之蒙至誅其首惡餘皆

釋放復爲平民昭烈定益州權求荊州不得使蒙西襲長
沙零陵桂陽蒙誘降二郡惟零陵太守郝普城守不降而
昭烈自西親至公安遣羽爭三郡權時駐陸口使魯肅將
萬人屯益陽拒羽而飛書召蒙使捨零陵急還助肅初蒙
陷長沙之零陵過酃載南陽鄧元之元之者郝普之舊也
欲令誘普及被書當還蒙秘之夜召諸將授以計策顧謂
元之曰郝子太聞世間有忠義事亦欲爲之而不知時也
左將軍在漢中爲夏侯淵所圍關羽在南郡今至尊身自
臨之近者破樊本屯救酃逆爲孫規所破此皆目前之事
君所親見也彼方首尾倒懸救死不給豈有餘力復營此
哉今吾士卒精銳人思致命至尊遣兵相繼於道子太以

旦夕之命待不可望之救猶牛蹄中魚冀賴江漢其不可恃亦明矣若子太必能一士卒之心保孤城之守尚能稽延旦夕以待所歸者可也今吾計力度慮而以攻此會不移日而城必破城破之後身死何益於事而令百歲老母戴白受誅豈不痛哉度此家不得外問謂援可恃故至於此耳君可見之爲陳禍福元之見普具宣蒙意普懼而聽之元之先出報蒙普尋後當至蒙豫勑四將各選百人普出便入守城門須臾普出蒙迎執其手與俱下船語畢出書示之便拊手大笑普見書知昭烈在公安而羽在益陽慙恨入地蒙畱孫河守之卽日引軍赴益陽逮昭烈許盟權乃歸普等以尋陽陽新爲蒙奉邑師還遂征合肥旣徹

兵爲張遼等所襲蒙與凌統以死扞衛得免曹操大出濡須權以蒙爲督據前所立塢置彊弩萬張於其上以拒操操前鋒屯未就蒙攻破之操引退拜蒙左護軍虎威將軍魯肅卒蒙西屯陸口肅軍人馬萬餘盡以屬蒙又拜漢昌太守食下雋劉陽漢昌州陵四縣當是時曹操旣據中原將篡漢自立惟昭烈定益土關羽鎭荆州操以故不得遽自廢立魯肅見及此謂操强禍難始構宜相輔協與之同仇不可失也與羽鄰界常接以歡好不致嫌隙自肅卒蒙代之乃進密計于權曰令征虜守南郡潘璋住白帝蔣欽將游兵萬人循江上下應敵所在蒙爲國家前據襄陽如此何憂於操何賴於羽且羽君臣矜其詐力所在反覆不可以腹心待也今羽所以未便東向者以至尊聖明蒙等尚存故也今不於彊壯時圖之一旦僵仆欲復陳力其可得邪權深善其策又復論取徐州何如蒙對曰今操遠在河北新破諸袁撫集幽冀未暇東顧徐土守兵聞不足言往自可克然地勢陸通驍騎所騁至尊今日得徐州操後旬必來爭雖以七八萬人守之猶當懷憂不如取羽全據長江形勢益張爲可守也權乃尤以此言爲當矣蒙至陸口外倍修恩厚與羽結好羽出兵討操圍操將曹仁于樊城留將備公安南郡蒙上疏曰羽討樊而多留備兵必恐蒙圖其後故也蒙常有病乞分士衆還建業以治疾爲名羽聞之必撤備兵盡赴襄陽大軍浮江晝夜馳上襲其空

虛則南郡可下而羽可禽也遂稱病篤權乃露檄召蒙還陰與圖計羽果信之稍撤兵以赴樊是時操使于禁等救仁羽斬其將龐德囚禁并虜禁軍三萬送江陵梁郟陸渾皆來降羽威震華夏操議徙許都以避之而權信蒙言率衆西上蒙在前至尋陽盡伏其精兵艫艦中使白衣搖櫓作商賈人服晝夜兼行至羽所置江邊屯候盡收縛之是故羽不聞知遂至南郡誘降將軍傅士仁糜芳蒙入據城盡得羽將士家屬皆撫慰之約令軍中不得干歷人家有所求取蒙麾下士汝南人取民家一笠以覆官鎧蒙以爲犯軍令不可以鄉里故廢法垂泣斬之由是軍中震慄道不拾遺羽還在道路使人致問使還私相參訊咸知家門

無恙見待過於平時羽吏士無鬭心會權尋至羽自知孤窮乃走麥城西至漳鄉衆皆叛羽迎權權使朱然潘璋斷羽徑路乃害羽父子荆州定權志望得足以蒙爲不世之功也進蒙爲南郡太守封孱陵侯賜錢一億萬黄金五百斤封爵未下蒙疾發權時在公安迎置內殿護治之募封內有能愈蒙疾者賜千金時有鍼加權爲之慘慼欲數見其顏色又恐勞動常穿壁瞻之見小能下食則喜顧左右言笑不然則咄唶夜不能寐病中瘳爲下赦令羣臣畢賀後更增篤權自臨視命道士於星辰下爲之請命年四十二遂卒於內殿權哀痛之子霸襲爵與守冢三百家復田五十頃霸卒兄琮襲侯琮卒弟睦嗣

周魴字子魚吳郡陽羨人也少好學舉孝廉爲寧國長轉在懷安錢唐大帥彭式等蟻聚爲寇以魴爲錢唐侯相旬月之間斬式首及其支黨遷丹陽西部都尉權黃武中鄱陽大帥彭綺作亂攻沒屬城乃以魴爲鄱陽太守與胡綜戮力致討遂生禽綺送武昌加昭義校尉被命密求山中舊族名帥爲北敵所聞知者令譎挑魏揚州牧曹休魴恐民帥小醜不足杖任事或漏泄不能致休遣親人齎牋以誘休別爲密表曰方北有逋寇固阻河洛久稽王誅自擅朔土臣曾不能吐奇舉善上以光贊洪化下以輸展萬一夏心如擣假寐忘寢聖朝天覆含臣無效猥發優命敕臣以前誘致賊休恨不如計令於郡界求山谷魁帥爲北賊所聞知者令與北通臣伏思惟喜怖交集竊恐此人不可卒得假使得之懼不可信不如令臣譎休於計爲便此臣得以經年之冀願逢值千載之一會輒自督竭盡頑蔽撰立牋草以誑誘休者如别紙臣知無古人單複之術加卒奉大略伀矇狼狽懼以輕愚忝負特施豫懷憂灼臣聞唐堯先天而天弗違博詢芻蕘以成盛勳朝廷神謨欲必致休於步度之中靈贊聖規休必自送使六軍囊括虜無子遺威風電邁天下幸甚謹拜表以聞并呈牋草懼於淺局追用悚息權報施行休得書信之帥步騎十萬輜重滿道徑入皖魴乃合衆隨陸遜橫截休休幅裂瓦解斬獲萬計魴初建密計時頻有郎官奉詔詰問諸事魴乃詣部郡

門下因下髮謝故休聞之不復疑慮事捷軍旋權大會諸將歡宴酒酣謂魴曰君下髮截義成孤大事君之功名當書之竹帛加裨將軍賜爵關內侯賊帥董嗣負阻劫鈔豫章臨川並受其害吾粲唐咨嘗以三千兵攻守逾月不能拔魴表乞罷兵得以便宜從事魴遣閒諜授以方策誘狙殺嗣嗣弟怖懼詣武昌降乞出平地自改爲善由是數郡無復憂惕魴在郡十三年卒賞善罰惡威恩並行子處亦有文武材幹天紀中爲東觀令無難督

諸曁章陶栽艮氏纂　甥壽饒一　外孫玗𤛗仝校

吳臣陸遜陸抗列傳

陸遜字伯言吳郡吳人也本名議祖紆字叔盤守城門校尉父駿字季才官九江都尉遜少孤隨從祖廬江太守康袁術與康有隙將攻康遜乃還吳年二十孫權爲將軍始仕幕府歷東西曹令史出爲海昌屯田都尉並領縣事縣歷年亢旱遜開倉穀賑濟督農桑百姓賴之會稽山賊潘臨舊爲所在毒害遜以手下召兵討治深險所向皆服收部曲二千餘人鄱陽賊帥尤突作亂復往討之拜定威校尉屯利浦權以兄策女配遜數訪世務遜曰方今英雄棊

跱豺狼闚望克敵寧亂非衆不濟而山寇舊惡依阻深地夫腹心未平難以圖遠可大部伍收其精銳權納之以爲帳下右部督會丹陽賊帥費棧受曹操印綬扇動山越爲作內應權遣遜討之棧支黨多遜衆不敵遜乃益施牙幢分布鼓角夜潛山谷間鼓譟而前應時破之遂部伍東三郡彊者爲兵羸者補戶得精卒數萬人宿惡盪除所過肅清還屯蕪湖會稽太守淳于式表遜枉取民人愁擾所在遜後詣都言次稱式佳吏權曰式白君而君薦之何也遜對曰式意欲養民是以白遜若遜復毀式以亂聖聽不可長也權曰此誠長者之事顧人不能爲耳漢前將軍關羽督荊州率師伐魏圍樊城斬其將龐德囚于禁羽威震華

夏呂蒙畏忌之稱疾還建業遜往見之曰關羽接境如何遠下後不當可憂也蒙曰誠如君言然我病篤遜曰羽矜其驍氣陵轢於人始有大功意驕志逸得務北進未嫌于我有相聞病必益無備今出其不意自可禽制也若見至尊宜好爲計蒙曰羽素勇猛既難爲敵且已據荊州恩信大行兼始有功膽勢益盛未易圖也蒙至都權問誰可代者蒙對曰陸遜意思深長觀其規慮終可大任而未有遠名非羽所忌無復是過也若用之當令外自韜隱內察形便然後可克權乃召遜拜偏將軍右部督代蒙遜至陸口與羽書稱其功勳以卑詞諂之羽覽書見其謙下有自託之意意大安無復所嫌撤兵赴樊遜具啟形狀陳可襲之

要建安二十四年十月權乃潛軍而上使遜與呂蒙爲前部軍至卽陷公安南郡遜領宜都太守拜撫邊將軍封華亭侯當是時權襲取南郡江陵以西未盡從也遜請印綬以假授初附卽進軍漢宜都太守樊友委郡走諸城長吏及蠻夷君長皆叛降遜遜遣將軍李異謝旌等將三千人攻我將詹晏陳鳳異將水軍旌率步兵斷絕險要卽敗晏生獲鳳鳳降遜又攻我房陵太守鄧輔南鄉太守郭睦大爲所破秭歸大姓文布鄧凱等合夷兵數千人首尾西方遜復部旌擊破布凱布凱走遜令人誘之布帥衆還降前後斬獲招納凡數萬計權嘉遜功乃拜右護軍鎮西將軍進封婁侯又欲殊顯之雖爲上將軍列侯猶欲令歷本州

舉命乃使揚州牧呂範就辟別駕從事舉茂才時荆州新定士人仕進或未得所遜上疏曰昔漢高受命招延英異光武中興羣俊畢至苟可以熙隆道教者未必遠近今荆州始平人物未達臣愚慺慺乞普加覆載抽拔之恩令並獲自進然後四海延頸思歸大化矣權納之章武二年帝率軍伐權權命遜為大都督假節督朱然潘璋宋謙韓當徐盛鮮于丹孫桓等五萬人拒守秭歸及巫帝使馮習為大督張南為前部輔匡趙融廖淳傅彤等各為別督破之于巫遂自秭歸進軍于夷道猇亭權諸將皆欲迎擊遜曰彼舉軍東下銳氣始盛且乘高守險難可卒攻攻之縱下猶難盡克若有不利損我大勢非小故也今但且獎厲將

士廣施方畧以觀其變若此間是平原曠野當恐有顛覆交馳之憂今緣山行軍勢不得展自當罷於木石之間徐制其弊耳帝自巫峽建平連圍至夷陵界立數十屯正月相拒至六月不決遣吳班將數千人於平地立營欲以挑戰權將皆以為宜攻遜曰此必有譎且觀之帝知其計不行乃引伏兵八千從谷中出遜曰所以不聽諸君擊班者揣之必有巧故也遜上疏曰夷陵要害國之關限雖為易得亦復易失失之非徒損一郡之地荆州可憂今日爭之當令必諧尋彼行軍多敗少成推此論之不足為戚臣初嫌其水陸俱進今反舍船就步處處結營察其布置必無他變伏願至尊高枕不以為念也諸將皆曰攻敵當在初

今乃令入五六百里相銜持經七八月其諸要害皆以固守擊之必無利矣遜曰彼是猾虜更嘗事多其軍始集思慮精專未可干也今住已久不得我便兵疲意沮計不復生掎角此敵正在今日乃先攻一營不利諸將皆曰空殺兵耳遜曰吾已曉破之之術矣乃勑人各持一把茅以火攻拔之一爾勢成通率諸軍同時俱攻害張南馮習及胡王沙摩柯等破四十餘營帝升馬鞍山陳兵自繞遜督促諸軍四面蹙攻王師土崩瓦解死者萬數帝因夜奔驛人自擔燒鐃鎧斷後僅得入白帝城其舟船器械水步軍資一時畧盡尸骸漂流塞江而下帝大恚曰朕乃為遜所折辱豈非天邪初孫桓別攻我前軍於夷道我軍圍之桓求

救于遜遜曰未可諸將曰孫安東公族見圍已困奈何不救遜曰安東得士衆心城牢糧足無可憂也待吾計展欲不救安東安東自解矣後戰捷桓見遜曰前實怨不見救定至今日乃知調度自有方耳當逆拒時諸將或孫策舊將或公室貴戚各自矜持不相聽從遜案劒曰彼乃天下知名曹操所憚今在境界此彊對也諸君並荷國恩當相輯睦共翦此敵上報所受而不相順非所謂也僕雖書生受命主上國家所以屈諸君使相承望者以僕有尺寸可稱能忍辱負重故也各任其事豈復得辭軍令有常不可犯矣及獲勝諸將乃服權聞之曰君何以初不啟諸將違節度者邪遜對曰受恩深重任過其才又此諸將或任腹

心或堪爪牙或是功臣皆國家所當與共克定大事者臣
雖駑懦竊慕相如寇恂相下之義以濟國事耳權大笑稱
善拜輔國將軍領荊州牧改封江陵侯帝既駐白帝徐盛
潘璋宋謙等各競表言必可克乞復攻之權以問遜遜與
朱然駱統以爲曹丕大合士衆外託助國內實有姦心謹
決計輒還未幾魏軍果出三方受敵也逮帝崩丞相亮秉
政與權連和時事所宜權輒令遜語亮并刻權印以置遜
所權每致書常過示遜可否有所不安便改以印封行之
權使鄱陽太守周魴譎魏將曹休休舉衆入皖乃召遜假
黃鉞爲大都督統諸軍及中軍禁衛擊之休既覺恥見欺
自恃兵精強遂交戰遜自爲中部令朱桓全琮爲左右翼

三道俱進衝休伏兵因驅走之追亡逐北徑至夾石斬獲
萬餘牛馬驢騾車乘萬兩軍資器械畧盡休還疽發背死
諸軍振旅過武昌權令左右以御蓋覆遜入出殿門凡所
賜予皆御物上珍於時莫與爲比遣還西陵權黃龍元年
拜上大將軍右都護權東巡建業留太子皇子及尚書九
官徵遜輔太子並掌荊州及豫章三郡事董督軍國時建
昌侯慮於堂前作鬭鴨欄頗施巧遜正色曰君侯宜勤覽
經典以自新益用此何爲慮即時毀徹之射聲校尉松于
公室中最親戲兵不整遜對之髡其職吏南陽謝景善劉
廙[illegible]先刑後禮之論遜呵景曰禮之長於刑久矣廙以細
辯而詭先聖之教皆非也君今侍東宮宜遵仁義以彰德
音若彼之談不須講也遜雖身在外乃心於國上疏陳時
事曰臣以爲科法嚴峻下犯者多頃年以來將吏罹罪雖
不慎可責然天下未一當圖進取小宜恩貸以安下情且
世務日興良能爲先自不姦穢入身難忍之過乞復顯用
展其力效此乃聖王忘過記功以成王業也昔漢高舍陳
平之愆用其奇畧終建勳祚功垂千載夫峻法嚴刑非帝
王之隆業有罰無恕非懷遠之宏規也權欲出師取夷州
及朱崖遜上疏曰臣愚以爲四海未定當須民力以濟時
務今兵興歷年見衆損減陛下憂勞聖慮忘寢與食將遠
規夷州以定大事臣反覆思惟未見其利萬里襲取風波
難測民易水土必致疾疫今驅見衆經涉不毛欲益更損

欲利反害又珠崖絕險民猶禽獸得其民不足濟事無其
兵不足虧衆江東見衆自足圖事但當畜力而後動耳昔
桓王創基兵不一旅而開大業陛下承運拓定江表臣聞
治亂討逆須兵爲威農桑衣食民之本業而干戈未戢民
有饑寒臣愚以爲宜育養士民寬其租賦衆克在和義以
勤勇則河渭可平九有一統矣權不納遂征之得不補失
及公孫淵拘留使人權大怒欲悉衆親征遜復極諫止之
權嘉禾五年權北征使遜與諸葛瑾攻襄陽遜遣韓扁齎
表奉報還遇敵於沔中鈔邏獲扁去瑾聞之甚懼與遜書
云大駕已旋賊得韓扁具知吾闊狹且水乾宜當急去遜
不答催人種葑豆與諸將奕棊射戲如常瑾曰伯言多智

畧其當有以自來見遜遜曰賊知大駕已旋無所復感得專力於吾又已守要害之處兵將意動且當自定以安之施設變術然後出耳今便示退賊當謂吾怖仍來相蹙必敗之勢也乃密與瑾立計令瑾督舟船遜整衆向襄陽城敵素憚遜遽還赴城瑾引船出遜徐整部伍張拓聲勢步趨船敵不敢干軍至白圍託言住獵潛遣將軍周峻張梁等擊江夏新市安陸石陽石陽市盛峻等奄至人皆捐物入城城門噎不得關敵乃自斫殺民然後得闔斬首獲生凡千餘人其所生得皆加營護不令兵士干擾侵侮將家屬來者使就料視若亡其妻子者卽給衣糧厚加慰勞發遣令還或有感慕相攜而歸者鄰境懷之魏江夏太

守逯式兼領兵馬作邊害而與北舊將文聘子休宿不協遜聞之卽假作答式書云得報懇惻知與休久結嫌隙勢不兩存欲來歸附輒以密呈來書表聞撰衆相迎宜潛速嚴更示定期以書置界上式兵得書以見式式惶懼遂自送妻子還洛由是吏士不復親附罷免謝淵謝厷等各陳便宜欲興利改作以事下遜遜議曰國以民爲本彊由民力財由民出夫民殷國弱民瘠國彊者未之有也故爲國者得民則治失之則亂若不受利而令盡用立効亦爲難也是以詩歎宜民宜人受祿于天乞垂聖恩寧濟百姓數年之間國用少豐然後更圖權赤烏七年代顧雍爲丞相督荊州如故初二宮並闕中外職司多遣子弟給侍全琮報遜遜書與琮曰卿不師日磾而宿留阿寄終爲足下門戶致禍矣琮不納更以致隙及太子有不安之議遜上疏曰太子正統宜有盤石之固魯王藩臣當使寵秩有差彼此得所上下獲安謹叩頭流血以聞書三四上復求詣都口陳適庶之分權不許而遜外生顧譚顧承姚信並以親附太子流徙太子太傅吾粲坐數與遜交書下獄死權累遣中使責讓遜遜憤恚發病卒時年六十三初暨豔造營府之論遜諫戒之以爲必禍又謂諸葛恪曰在我前者吾必奉之同升在我下者則扶持之今觀君氣陵其上意蔑乎下非安德之基也廣陵楊竺少獲聲名而遜謂其終敗勸竺兄穆令與別族其先覩如此而卒之日家無餘財憂

勤國事又其一生大節歟長子延早夭次子抗襲爵孫休時追謚遜曰昭侯

抗字幼節孫策外孫也年二十遜卒拜建武校尉領遜衆五千人送葬東還詣都謝恩孫權以楊竺所白遜二十事問抗抗無所顧問據理條答之權意爲之漸解權赤烏九年遷立節中郎將與諸葛恪易屯柴桑抗臨去皆更繕完城圍葺其墻屋廬居桑果不得妄敗恪入屯儼然若新而恪柴桑故屯頗有毀壞恪用是深慚之權太元元年就都治病病差當還權涕泣與別謂曰吾前聽用讒言與汝父大義不篤以此負汝前後所問俱焚滅之莫令人見也亮建興元年拜奮威將軍亮太平二年魏將諸葛誕舉壽春

求降拜抗爲柴桑督赴壽春破魏牙門將偏將軍遷征北
將軍休永安二年拜鎮軍將軍都督西陵三年假節孫皓
襲位加鎮軍大將軍領益州牧建衡二年大司馬施績卒
拜抗都督信陵西陵夷道樂鄉公安諸軍事治樂鄉抗聞
都下政令多闕憂深慮遠乃上疏曰臣聞德均則衆者勝
寡力侔則安者制危蓋六國所以兼幷於彊秦西楚所以
北面於漢高也今敵跨制九服非徒關右之地割據九州
豈但鴻溝以西而已國家外無連國之援內非西楚之彊
庶政陵遲黎民未乂而議者所恃徒以長川峻山限帶封
域此乃守國之末事非智者之所先也臣每遠惟戰國存
亡之符近覽劉氏傾覆之釁考之典籍驗之行事中夜撫

枕臨餐忘食昔匈奴未滅去病辭館漢道未純賈生哀泣
況臣王室之出世荷光寵身名否泰與國同感死生契闊
義無苟且夙夜憂怛念至情慘夫事君之義犯而勿欺人
臣之節匪躬是殉謹陳時事十七條如左疏本失不載時
何定弄權閹官預政抗上疏曰臣聞開國承家小人勿用
靖譖庸回唐書攸戒是故雅人所以怨刺仲尼所以歎息
也春秋以來爰及秦漢傾覆之釁未有不由斯者也小人
不明理道所見既淺雖使竭情盡節猶不足任況其姦心
素篤而憎愛移易哉苟患失之無所不至今委以聰明之
任假以專制之威而冀雍熙之聲作肅清之化立不可得
也方今見吏殊才雖少然或冠冕之胄少漸道教或清苦

自立資能足用自可隨才授職抑黜羣小然後俗化可清
庶政無穢也皓鳳凰元年西陵督步闡據城以叛遣使降
晉抗聞之日部分諸軍令將軍左奕吾彥蔡貢等徑赴西
陵勑軍營更築嚴圍自赤谿至故市內以圍闡外以禦寇
晝夜催切如敵已至衆甚苦之諸將咸諫曰今及三軍之
銳亟以攻闡比晉救至闡必可拔何事於圍而以弊士民
之力乎抗曰此城處勢既固糧穀又足且所繕修備禦之
具皆抗所宿規今反身攻之既非可卒克且北救必至至
而無備表裏受難何以禦之諸將咸欲攻闡抗堅不許宜
都太守雷譚最懇至諫之抗欲服衆聽令一攻攻果不利
圍備始具晉車騎將軍羊祜率師向江陵諸將咸以抗不

宜上抗曰江陵城固兵足無所憂患假令敵沒江陵必不
能守所損者小如使西陵槃結南山羣夷皆當擾動則所
憂患不可言也吾寧棄江陵而赴西陵況江陵牢固乎初
江陵平衍道路通利抗勑江陵督張咸作大堰遏水漸漬
平中以絕寇叛祜欲因所遏水浮船運糧揚聲將破堰以
通步軍抗聞使咸亟破之諸將皆惑屢諫不聽祜至當陽
聞堰敗乃改船以車運大費損功力晉巴東監軍徐允率
水軍詣建平荆州刺史楊肇至西陵抗令張咸固守其城
公安督孫遵巡南岸禦祜水軍督留慮鎮西將軍朱琬拒
允身率三軍憑圍對肇將軍朱喬營都督俞贊亡詣肇抗
曰贊軍中舊吏知吾虛實者吾常慮夷兵素不簡練若敵

攻圍必先此處卽夜易夷民皆以舊將充之明日肇果攻
夷兵處抗命旋軍擊之矢石雨下肇衆死傷者相屬肇至
經月計屈夜遁抗欲追之而慮闡畜力項領伺覘間隙兵
不足分於是但鳴鼓戒衆若將追者肇衆兇懼悉解甲挺
走抗使輕兵躡之肇大破敗祜等皆引軍還抗遂克西陵
城誅夷闡族及其大將吏自此以下所請赦者數萬口修
治城圍東還樂鄉貌無矜色謙沖如故加拜都護祜旣歸
增修德信以懷吳人抗每告其邊吏曰彼專爲德我專爲
暴是不戰而自服也各保分界無求細益而已於是吳晉
之間餘糧栖畝而不犯牛馬逸而入境可宣告而取也沔
上獵吳獲晉人先傷者皆送而相還抗與祜推結分好抗

嘗遺祜酒祜飮之不疑抗疾求藥於祜祜以成合與之曰
此上藥也近始自作未及服以君疾急故相致抗得而服
之諸將或諫抗曰豈有酖人羊叔子耶皓聞二境交和以
詰於抗抗曰夫一邑一鄉不可以無信義之人而況大國
乎臣不如是正足以彰其德耳於祜無傷也或以祜抗爲
失臣節兩議之抗聞武昌左部督薛瑩徵下獄抗上疏曰
夫俊乂者國家之良寶社稷之貴資庶政所以倫敘四門
所以穆清也故大司農樓元散騎中常侍王蕃少府李勗
當世秀穎一時顯器旣蒙初寵從容列位而並旋受誅殛或
圮族替祀或投棄荒裔蓋周禮有赦賢之辟春秋有宥善
之義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而蕃等罪名未定大辟

以加心經忠義身被極刑豈不痛哉且已死之刑固無所
識至乃焚爍流漂棄之水濱懼非先王之正典或甫侯之
所戒也是以百姓哀聳士民同慼蕃勗永已悔亦靡及誠
望陛下赦召元出而頃聞薛瑩卒見逮錄瑩父綜納言先
帝傅弼文皇及瑩承業內厲名行今之所坐罪在可宥臣
懼有司未詳其事如復誅戮益失民望乞垂天恩原赦瑩
罪哀矜庶獄清澄刑網則天下幸甚時師旅仍動百姓疲
弊抗上疏曰臣聞易貴隨時傳美觀釁故有夏多罪而殷
湯用師紂作淫虐而周武授鉞苟無其時玉臺有憂傷之
慮孟津有反旆之軍今不務富國強兵力農畜穀使文武
之才效展其用百揆之署無曠厥職明黜陟以厲庶尹審

刑罰以示勸沮訓諸司以德而撫百姓以仁然後順天乘
運席卷宇內而聽諸將徇名窮兵黷武動費萬計士卒彫
瘁寇不爲衰而我已大病矣今爭帝王之資而昧十百之
利此人臣之姦便非國家之良策也昔齊魯三戰魯人再
克而亡不旋踵何則大小之勢異也況今師所克獲不補
所喪哉且阻兵無衆古之明鑒誠宜暫息進取小規以畜
士民之力觀釁伺隙庶無悔吝二年春就拜大司馬荊州
牧三年夏疾病上疏曰西陵建平國之蕃表旣處下流受
敵二境若敵汎舟順流舳艫千里星奔電邁俄然行至非
可恃援他部以救倒縣也此乃社稷安危之機非徒封疆
侵陵小害也臣父遜昔在西陲陳言以爲西陵國之西門

雖云易守亦復易失若有不守非但失一郡則荆州非吳有也如其有虞當傾國爭之臣往在西陵得涉遜迹前乞精兵三萬而至者循常未肯差赴自步闡以後益更損耗今臣所統千里受敵四處外禦彊對內懷百蠻而上下見兵財有數萬羸弊日久難以待變臣愚以爲諸王幼沖未統國事可且立傅相輔導賢姿無用兵馬以妨要務又黃門豎官開立占募兵民怨役逋逃入占乞特詔簡閱一切料出以補疆埸受敵常處使臣所統足滿八萬省息衆務信其賞罰雖韓白復生無所展巧若兵不增此制不改而欲克諸大事此臣之所深慼也臣死之後乞以西方爲屬願陛下思覽臣言則臣死且不朽秋遂卒天紀四年晉軍伐吳龍驤將軍王濬順流東下所至輒克終如抗所慮子晏嗣晏及弟景機雲分領抗兵晏爲裨將軍夷道監景字士仁以尚公主拜騎都尉封毗陵侯旣領兵拜偏將軍中夏督澡身好學著書數十篇晉王濬兵下二月壬戌晏禦之爲所敗死之景亦遇害時年三十一景妻皓適妹與景俱張承外孫也

季漢書卷七十五

諸暨章陶裁艮氏纂　孫壻馬理　曾孫壻樓錦輝　仝校

吳臣孫邵是儀丁固孟仁紀陟列傳

孫邵字長緒北海人也長八尺爲孔融功曹融稱之曰廊廟才也後渡江從劉繇及權統事數陳便宜勸權納貢於朝廷權從之拜廬江太守遷車騎長史權黃武初拜丞相威遠將軍封陽羨侯張溫暨艷奏其事邵辭位請罪權釋令復職四年卒年六十三權以太常顧雍代之虞喜曰吳之創基邵爲首相而史無其傳竊嘗問劉聲叔聲叔博物君子也云推其名位自應立傳項竣吳書時已有注記此云與張惠恕不相能後韋氏作史蓋惠恕之黨故不見書然憶其德度蓋在顧步之先歟

是儀字子羽北海營陵人也本姓氏仕郡郡相孔融嘲儀言氏字民無上可改爲是乃改焉避亂江東依劉繇繇軍敗儀徙會稽孫權承攝大業優文徵儀儀至甚見親任典機密拜騎都尉呂蒙圖襲關羽儀勸之從行拜忠義校尉儀陳謝權令曰孤雖非趙簡子卿安得不自屈爲周舍邪權據武昌拜裨將軍後封都亭侯守侍中欲復授兵儀自以非材固辭不受權黃武中遣儀之皖就將軍劉邵誘致曹休大破之遷偏將軍入闕省尚書事總平諸官兼領辭訟又令教諸公子書學權東遷太子登留鎮武昌使儀輔太子太子敬之事先諮詢然後施行進封都鄉侯後從太

子還建業復拜侍中中執法平諸官事領辭訟如舊典校郎呂壹誣白故江夏太守刁嘉謗訕國政權怒收嘉繫獄悉驗問時同坐人皆怖畏壹並言聞之儀獨云無聞於是見窮詰累日詔旨轉厲羣臣皆爲之屏息儀對曰今刀鋸已在臣頸臣何敢爲嘉隱諱自取夷滅爲不忠之鬼顧以聞知當有本末據實以對不敢傾移也權遂舍之嘉得免於罪丞相諸葛亮薨權遣使來弔且申盟好以奉使稱旨拜尚書僕射南魯二宮初立儀以本職領魯王傅儀嫌二宮相近切乃上疏曰臣竊以魯王天挺懿德兼資文武當今之宜宜鎮四方爲國藩輔宣揚德美廣耀威靈乃國家之良規海內所瞻望但臣言辭鄙野不能究盡其意愚以

爲二宮宜有降殺正上下之序明教化之本書三四上權不納爲傳盡忠動輒規諫事上勤與人恭不治產業不受施惠爲屋舍財足自容鄰家有起大宅者權出望見問起大室者誰左右對曰似是儀家也權曰儀儉必非也問之果然家無儲畜自奉甚菲約而好振贍貧困權聞之幸儀舍求視蔬飯親嘗之對之嘆息即增俸益賜田宅儀累辭讓以恩爲戚時時有所進達未嘗言人之短事國數十年未嘗有過呂壹歷白將相大臣或一人以罪聞者數四獨無以白儀權嘆曰使人盡如是儀當安用科法爲及寢疾遺令素棺斂以時服務從省約年八十一卒

丁固字子賤本名密避滕密改作固會稽山陰人也父覽字孝連八歲而孤家又單微清身立行用意不苟推財從弟以義讓稱同郡虞翻見而異之便與友善虞翻者郡之聞人有人倫鑒是時覽與太末徐陵同爲翻所知愛遂顯名于世仕郡功曹後守始平長精微潔淨門無雜賓孫權深貴之未及擢用會病卒權甚痛惜殊其門戶固在襁緥中闞澤見之曰此兒後必致公輔也既少喪父獨與母居家貧守約色養致敬族弟孤弱與同寒溫翻與固同僚書曰丁子賤塞淵好德堂構克舉野無遺薪斯之爲懿其美優矣令德之後惟此君嘉耳休永安三年以廷尉拜左御史大夫光祿勳孟仁爲右御史大夫孫皓徙都武昌固與右將軍諸葛靚鎮建業永安山賊施但等聚衆數千人劫

皓庶弟永安侯謙作亂出烏程取孫和陵上鼓吹曲蓋至建業衆萬餘人固靚逆之於牛屯大戰破之寶鼎三年進拜司徒仁進拜司空初固爲尚書夢松樹生其腹上謂人曰松字十八公也後十八歲吾其爲公乎卒如夢焉皓悖虐固與陸凱孟宗同心憂國鳳凰二年卒年七十六徐陵者字元大歷三縣長所在著稱遷零陵太守時朝廷侯以列卿之位翻書曰元大受上卿之遇叔向在晉未若於今矣陵卒僮客土田或見侵奪駱統爲陵家訟之求與丁覽比權許焉陵子平字伯先童亂知名翻甚愛之屢稱歎焉諸葛恪爲丹陽太守討山越請平爲丞以平威重思慮可與効力也稍遷武昌左部督傾心接物士卒附之初平爲

恪從事意甚薄及恪輔政待平益疏恪被害子建亡走爲平部曲所得平遣使去別爲他軍所獲其篤厚蓋人所難也固子彌字欽遠仕晉爲梁州刺史

孟仁字恭武江夏人也初名宗避皓字易焉少從南陽李肅學其母爲作厚褥大被或問其故母曰小兒無德致客學者多貧故爲廣被庶可得與氣類接也篤志好學夙夜不懈肅奇之曰卿宰相器也爲驃騎將軍朱據軍吏將母在營既不得志又夜雨屋漏因起涕泣以謝其母母曰但當勉之何足泣也後據稍知之除爲監池司馬自結網以捕魚作鮓寄母母還之曰汝爲魚官而以鮓寄我非避嫌也遷吳令時皆不得將家之官每得時物輒以寄母常不

先食及聞母亡犯禁奔喪已而自拘於武昌以聽刑陸遜陳其素行因爲之請權乃減宗一等使復爲官後不得以爲比蓋優之也歷位光祿勳適朝士大會有强之酒者宗飲一盃即吐半是麥飯權聞之嘆曰清德如此邪孫休時拜右御史大夫寶鼎三年拜司空初宗母嗜筍冬節將至筍尚未生宗入竹林哀嘆而筍出得以供母皆以爲至孝之所感致歷位九卿遂至公矣建衡三年卒

紀陟字子上丹陽人也初爲中書郎孫峻使詰南陽王和令其引分陟憫之密使令正辭自理峻怒陟閉門不出孫休時父亮爲尚書令而陟爲中書令每朝會詔以屏風隔其座尋出爲豫章太守還光祿大夫甘露元年陟與中郎將宏璆奉使如魏入境而問諱入國而問俗壽春將王布示之馬射既而問之曰吳之君子亦能斯乎陟曰此軍人騎士肄業所及士大夫君子未有爲之者既至與使儐問曰來時吳王何如陟對曰來時皇帝臨軒百寮陪位御膳無恙時司馬昭擅政饗陟百寮畢會使儐者告曰某者安樂公也某者匈奴單于也陟曰西主失土爲君王所禮位同三代莫不感義匈奴邊塞難羈之國君王懷之親在坐席此誠威恩遠著也又問吳之戍備何如對曰自西陵以至都五千七百里又問曰道里甚遠難爲堅固對曰疆界雖遠而其險要必爭之地不過數四猶人雖有八尺之軀靡不受患其護風寒亦數處耳昭善之厚爲之禮而歸初

皓以諸父與和相連及者家屬皆徙東冶唯陟以有密旨特封子孚都亭侯孚弟瞻字思遠仕晉爲驃騎將軍

諸暨章陶裁艮氏纂　男　沂校

吳臣程普韓當蔣欽周泰陳武董襲甘寧淩統徐盛潘璋
谷利囿贊丁奉列傳

程普字德謀右北平土垠人也初爲州郡吏有容貌計畧善於應對從孫堅征伐討黃巾破董卓攻城野戰身被創夷堅薨隨孫策攻廬江拔之還俱東渡至橫江當利攻張英于糜等破之轉下秣陵湖孰句容曲阿普皆有功增兵二千騎五十匹進破烏程石木波門陵傳餘杭普功爲多策入會稽以普爲吳郡都尉治錢唐尋徙丹陽都尉居石城復討宣城涇安吳陵陽春穀諸賊皆破之初策嘗攻祖

郎大爲所圍普與一騎共蔽扞策驅馬疾呼以矛突賊賊披靡策因隨出其勇壯蓋未有倫也後拜盪寇中郎將領零陵太守從討劉勳於尋陽進攻黃祖於沙羨還鎮石城策薨與張昭等共輔孫權遂周旋三郡平討不服又從征江夏還過豫章別討樂安樂安平定代太史慈備海昏與周瑜爲左右督破曹操於烏林又進攻南郡走曹仁拜裨將軍領江夏太守治沙羨食四縣當時先出諸將普年最長時人皆呼爲程公性好施與喜士大夫周瑜卒代瑜領南郡太守權分荆州與昭烈普復還領江夏遷盪寇將軍殺叛者數百人皆使投火卽日病癘百餘日卒權卽僞位追論普功封子咨爲亭侯

韓當字義公遼西令支人也以便弓馬有膂力幸於孫堅從征伐周旋數犯危難陷敵擒虜爲別部司馬及孫策東渡從討三郡遷先登校尉授兵二千騎五十匹從征劉勳破黃祖還討鄱陽領樂安長山越畏服後以中郎將與周瑜等拒破曹操又與呂蒙襲取南郡遷偏將軍領永昌太守宜都之役與陸遜朱然等敗王師於涿鄉徙威烈將軍封都亭侯曹眞攻南郡當保東南在外爲帥厲將士同心固守又敬望督司奉遵法令權善之權黃武二年封石城侯遷昭武將軍領冠軍太守後又加都督之號將敢死及解煩兵萬人討丹陽賊破之會病卒子綜襲侯領兵權征石陽以綜有憂使守武昌而綜淫亂不軌權雖以父故不

問綜內懷懼欲叛恐左右不從因諷使劫略示欲饒之轉相放效爲行旅大患後因詐言被詔以部曲爲寇盜見詰讓云將吏以下當並收治又言恐罪自及左右因曰惟當去耳遂共計以當葬父盡呼親戚姑姊悉以嫁將吏所幸婢妾皆賜與親近殺牛飲酒歃血與共載父喪將母家屬部曲男女數千人奔魏魏以爲將軍封廣陽侯數犯邊境殺害人民權常切齒東興之役綜爲前鋒軍敗身死諸葛恪斬送其首以白權廟

蔣欽字公奕九江壽春人也孫策依袁術欽隨從給事及策東渡拜別部司馬授兵與策周旋平定三郡又從定豫章調授葛陽尉歷三縣長討平盜賊遷西部都尉會稽冶

賊呂合秦狠等爲亂欽將兵討擊遂禽合狠五縣平定徙討越中郎將以經拘邵陽爲奉邑賀齊討黝賊欽督萬人與齊幷力平之從征合肥魏將張遼襲權於津北欽力戰有功遷盪寇將軍領濡須督後召還都拜右護軍典領辭訟權嘗入其堂內母疏帳縹被妻妾布裙權歎其在貴守約即勑御府爲母作錦被改易帳帷妻妾衣服悉皆錦繡初欽屯宣城嘗討豫章賊蕪湖令徐盛收欽屯吏表斬之權以欽在遠不許盛由是自嫌於欽曹操出濡須欽與呂蒙持諸軍節度盛常畏欽因事害己而欽每稱其善權謂欽曰盛前白卿卿今舉盛欲慕祁奚邪欽對曰臣聞公舉不挾私怨盛忠而勤强有膽略器用好萬人督也今大事

未定臣當助國求才豈敢挾私恨以蔽賢乎權嘉之論者美焉權襲關羽欽督水軍入沔還道病卒權素服舉哀以蕪湖民二百戶田二百頃給欽妻子子壹封宣城侯領兵權黃武初與魏交戰臨陣卒壹無子弟休領兵後有罪失業

周泰字幼平九江下蔡人也與蔣欽隨孫策爲左右服事恭敬數戰有功策定會稽署泰別部司馬授兵孫權愛其爲人請以自給策討六縣山賊權屯宣城使士自衛不能千人意尚忽略不治圍落而山賊數千人卒至權始得上馬而賊鋒刃已交于左右或斫中馬鞍衆莫能自定泰奮激投身衛權膽氣倍人左右由泰並能就戰賊既解散身被十二創良久乃蘇是時無泰權幾危殆策深德之補春穀長後從攻皖及討江夏還過豫章復補宜春長所在皆食其征賦從討黃祖有功後與周瑜程普拒曹操於赤壁攻曹仁於南郡荊州定將兵屯岑曹操出濡須泰復赴擊操退留督濡須拜平虜將軍時朱然徐盛等皆在所部並不伏也權特爲案行至濡須隝因會諸將酣飲權自行酒至泰前命泰解衣權手自指其創痕問以所起泰輒記昔戰鬬處以對使復服權把其臂因流涕字之曰幼平卿爲孤兄弟戰如熊虎不惜軀命被創數十膚如刻畫孤亦何心不待卿以骨肉之恩委卿以兵馬之重乎卿吳之功臣孤當與卿同榮辱等休戚意快爲之勿以寒門自退也即

勑以己常所用御幘青縑蓋賜之坐罷住駕使泰以兵馬導從出鳴鼓角作鼓吹於是盛等乃伏尋拜漢中太守奮威將軍封陵陽侯權黃武中卒子邵以騎都尉領兵曹仁出濡須戰有功又從攻破曹休進位裨將軍權黃龍二年卒弟承領兵襲侯

陳武字子烈廬江松滋人也狀貌魁偉長七尺七寸年十八孫策在壽春武往修謁因從渡江征討有功拜別部司馬策破劉勳多得廬江人料其精銳乃以武爲督所向無前及權統事轉督五校仁厚好施鄉里遠方客多依託之尤爲權所親愛數至其家累有功勞進位偏將軍建安二十年從擊合肥奮命戰死權哀之自臨其葬命以其愛妾

殉之復客二百家子修有武風年十九權召見奬厲拜別
部司馬授兵五百人時諸新兵多有逃叛而修撫循得意
不失一人權奇之拜校尉建安末追録功臣後封修都亭
侯爲解煩督權黄龍元年卒弟表字文奥武庶子也少知
名與諸葛恪顧譚張休等並侍東宮皆共親友尚書曁豔
亦與表善後豔遇罪時人咸自營護信厚言薄表獨不然
士以此重之徙太子中庶子拜翼正都尉兄修亡後表母
不肯事修母表謂其母曰兄不幸早亡表統家事當奉嫡
母母若能爲表屈情承順嫡母者是至願也若母不能直
當出別居耳表於大義公正如此由是二母感寤雍穆如
初表以父死敵場求用爲將領兵五百人表欲得戰士之

力傾意接待士皆愛附樂爲用命時有盜官物者疑無難
士施明明素壯悍收考極毒惟死無辭廷尉以聞權以表
能得健兒心令以明付表使自以意求其情實表便破械
沐浴易其衣服厚設酒食歡以誘之明乃首服具列支黨
表以狀聞權奇之欲全其名特爲赦明誅戮其黨遷表爲
無難右部督封都亭侯以繼舊爵表皆陳讓乞以傳修子
延權不許權嘉禾三年諸葛恪領丹陽太守討平山越以
表領新安都尉與恪參形勢初表所受賜復人得二百家
在會稽新安縣表簡視其人皆堪好兵乃上疏陳讓乞以
還官充足精銳令曰先將軍有功於國國家以此報之卿
何得辭焉表乃稱曰今除國賊報父之仇以人爲本空枉

此勁銳以爲僮僕非表志也皆輒料取以充部伍所在以
聞權甚嘉之下郡縣料正戶羸民補之表在官三年廣開
降納得兵萬餘人事捷當出會鄱陽民吳遽等爲亂攻沒
城郭表越界赴討遽破降之拜偏將軍進封都鄉侯年三
十四卒家財盡於養士死之日妻子露立太子登爲起屋
宅子敖年十七拜別部司馬授兵敖卒修子延復爲司馬
代敖延弟永將軍封侯始施明感表變行爲善遂成健將
致位將軍

董襲字元代會稽餘姚人長八尺武力過人志節慷慨武
毅英烈孫策入郡襲迎於高遷亭策見而偉之署門下賊
曹時山陰宿賊黄龍羅周勃聚黨數千人策自出討襲前

斬羅勃首拜別部司馬授兵數千遷揚武都尉從策攻皖
又討劉勳於尋陽伐黄祖於江夏策薨權年少初統事太
妃憂之引見張昭及襲等問江東可保安否襲對曰江東
地勢有山川之固而討逆明府恩德在民討虜承基大小
用命張昭秉衆事襲等爲爪牙此地利人和之時也萬無
所憂衆皆壯其言鄱陽賊彭虎等衆數萬人蟻聚爲亂襲
與淩統步隲蔣欽各別分討襲所向輒破虎等望見旌旗
即走旬日盡平之拜威越校尉遷偏將軍建安十三年權
討黄祖祖横兩蒙衝挾守沔口以栟閭大紲繫石爲矴上
有千人以弩交射飛矢雨下軍不得前襲與淩統俱爲前
部各將敢死百人人被兩鎧乘大舸船突入蒙衝裏襲身

以刀斷兩紲蒙衝橫流大兵遂進祖開門走兵追斬之明日大會權舉觴屬襲曰今日之會斷紲之功也曹操出濡須襲從權赴之使襲督五樓船住濡須口夜卒暴風五樓船傾覆左右散走舸乞使襲出襲怒曰受將軍任在此備賊何等委去也敢復言此者斬於是莫敢干其夜船敗襲死權改服臨殯供給甚厚

甘寧字興霸巴郡臨江人也其先南陽人客於巴郡寧爲吏舉計掾補蜀郡丞頃之棄官歸家少有氣力頗讀諸子好游俠招合輕薄少年爲之渠帥羣聚相隨挾持弓弩負毦帶鈴民聞鈴聲卽知是寧其出入步陳車騎水連輕舟侍從被文繡所如光道路住止常以繒錦維舟去或割棄

以示奢也人與相逢及屬城長吏接待隆厚者乃與交歡不爾卽放所將奪其資貨至二十餘年止不攻劫乃將僮客八百人往依劉表表儒人不習軍事時諸英豪各起兵寧觀表事勢終必無成恐一朝土崩幷受其禍江東孫氏收羅雋傑士樂爲用命可以集事欲東入吳而黃祖在夏口軍不得過乃留依祖三年祖不禮之權討祖祖軍敗奔走追兵急寧以善射將兵在後射殺校尉淩操祖乃得免軍罷還營待寧如初祖都督蘇飛數薦寧祖不用令人化誘其客客稍亡寧欲去恐不獲免獨憂悶不知所出飛知其意乃置酒要寧謂之曰吾薦子者數矣主不能用日月逾邁人生幾何宜自遠圖庶遇知己也寧曰雖有其志未知所由飛曰吾欲白子爲邾長於是去就孰與臨版轉九乎寧曰幸甚飛白祖聽寧之縣寧招懷亡客并義從者得數百人歸吳周瑜呂蒙共薦之權乃加異同於舊臣寧陳計曰今漢祚日微曹操彌僑終爲篡盜南荊之地山陵形便江川流通誠是國之西勢也寧已觀劉表慮既不遠兒子又劣非能承業傳基者也至尊當早規之不可後操圖之圖之之計宜先取黃祖祖今年老昏耄已甚財穀並乏左右欺弄務於貨利侵求吏士吏士心怨舟船戰具頓廢不修怠於耕農軍無法伍至尊今往其破可必既破祖軍鼓行而西西據楚關大勢彌廣卽可漸規巴蜀矣權深納之張昭時在坐難曰吳下業業若軍果行恐必致亂寧謂

昭曰國家以蕭何之任付君君居守而憂亂奚以希慕古人乎權舉酒屬寧曰興霸今年行討如此酒矣決以付卿卿但當勉建方略令必克祖則卿之功何嫌張長史之言乎權遂西禽祖盡獲其士衆初權討祖先作兩函欲以盛祖及蘇飛首既禽祖飛令人告急於寧寧曰飛若不言吾豈忘之權爲諸將置酒寧下席叩頭血涕交流請曰寧疇昔受飛恩深寧不值飛固已捐骸於溝壑不得致命於麾下今飛罪當夷戮特從將軍乞其首領權感之謂曰今爲君致之若走云何寧曰飛免分裂之禍受更生之恩逐之尚必不走豈當圖亡哉若爾寧頭當代入函權乃赦之後隨周瑜拒曹操破之進攻曹仁於南郡未拔寧請先取夷

陵往卽克之時寧兵數百并所新得僅足千人曹仁乃以勁卒五六千圍寧寧受攻累日敵設高樓雨射城中士衆皆懼惟寧談笑自若遣使報瑜瑜帥諸將救之圍解尋乃克南郡權與我爭荊州寧隨魯肅屯益陽我將軍關羽以三萬人對壘選銳士五千人投縣上流十餘里淺瀨云欲夜涉渡肅與諸將議寧時有三百兵乃曰可復以五百人益吾吾往對之保羽聞吾欬唾不敢涉水涉水卽是吾敗也肅卽選千人益寧寧乃夜往羽聞之住不渡而結柴營今遂名此處爲關羽瀨矣權嘉寧功拜西陵太守領陽新下雉兩縣權攻皖以寧爲升城督寧手持練身緣城爲吏士先卒破朱光計功呂蒙爲最寧次之拜折衝將軍曹操

出濡須號步騎四十萬臨江飲馬權率衆七萬應之使寧領三千人爲前部督密勑寧出斫敵前營權特賜米酒衆殽寧乃料賜手下百餘人食食畢寧先以銀盌酌酒自飲兩盌乃酌與其都督都督伏不肯時持寧引白削置膝上呵謂之曰卿見知於至尊孰與甘寧甘寧尚不畏死卿何以獨惜死乎都督見寧色厲卽起拜持酒通酌兵各一銀盌至二更時銜枚徑詣操營下使拔鹿角踰壘入營斬得數十級北軍驚駭鼓譟舉火如星寧已還入營作鼓吹稱萬歲因夜見權權喜曰足以驚駭老子不聊以觀卿膽耳卽賜絹千疋刀百口權曰孟德有張遼孤有興霸足相敵也操遂退增寧兵二千人寧性麤猛好殺然開爽有計畧輕財敬士能厚養健兒健兒亦樂爲用命建安二十年從攻合肥會疫疾軍旅皆已引出唯車下虎士千餘人并呂蒙蔣欽淩統及寧從權逍遥津北張遼覘望知之卽將步騎奄至寧引弓射敵與統等死戰寧厲聲問鼓聲何以不作壯氣毅然權尤嘉之淩統怨寧殺其父操寧常備統不與相見權亦命統不得讐之嘗於呂蒙舍會酒酣統乃以刀舞寧起曰寧能雙戟舞蒙曰寧雖能未若蒙之巧也因操刀持楯以身分之後權知統意因令寧將兵徙屯於半州寧廚下兒曾有過走投呂蒙蒙恐寧殺之故不卽還後寧齎禮禮蒙母臨當與升堂乃出廚下兒還寧寧許蒙不殺斯須還船縛置桑樹自挽弓射殺之畢勑船人更增舸

纜解衣臥船中蒙大怒擊鼓會兵欲就船攻寧寧聞之故臥不起蒙母徒跣出諫蒙曰至尊待汝如骨肉屬汝以大事何有以私怒而欲攻殺甘寧寧死之日縱至尊不問汝爲臣下敢非法乎蒙素至孝聞母言卽豁然意釋自至寧船笑呼之曰興霸老母待卿食急上寧泣歔欷曰負卿與蒙俱還見母歡宴竟日寧卒權痛惜之子瓌以罪徙會稽無幾死

淩統字公績吳郡餘杭人也父操輕俠有膽氣孫策初興每從征伐常冠軍履鋒守永平長平治山越姦猾斂手遷破賊校尉及權統事從討江夏入夏口先登破其前鋒輕舺獨進中流矢死統年十五左右多稱述者權亦以操死

國事拜統別部司馬行破賊都尉使攝父兵後從擊山賊權破保屯先還而餘麻屯萬人未平留統與督張異等攻圍之克日當攻初統與督陳勤會飲酒勤剛勇任氣因督祭酒陵轢一坐舉罰不以其道統疾其侮慢面折不爲用勤怒詈統及其父操統流涕不答因罷出勤乘酒凶悖又於道路辱統統不忍引刀斫勤數日乃死及當攻屯統曰非死無以謝罪乃率厲士卒身當矢石所攻一面應時披壞諸將乘勝遂大破之還自拘於軍正權壯其果毅使得以功贖罪權復征江夏統爲前鋒與所厚健兒數十人共乘一船常去大兵數十里行入右江斬黃祖將張碩盡復船人還以白權引軍兼道水陸並集時呂蒙敗其水軍而

統先搏其城於是大獲權以統爲承烈都尉曹操進軍烏林統與周瑜拒破之遂進攻曹仁遷爲校尉雖在軍旅親賢接士輕財重義有國士之風又從破皖城拜盪寇中郎將領沛相與呂蒙等西陷三郡反自益陽往合肥爲前部督時權徹軍前部已發魏將張遼等奄至津北權使追還前兵兵去已遠勢不相及統率親近三百人陷圍扶扞權出敵已毀橋橋之屬者兩版權策馬驅馳統復還戰左右盡死身亦被創所殺數十人度權已免乃還橋敗路絕統被甲潛行權既御船見之驚喜統痛親近無反者悲不自勝權引袂拭之謂曰公績亡者已矣苟使卿在何患無人拜偏將軍倍給本兵時有薦同郡盛暹於權者以爲梗概大節有過於統權曰且令如統足矣後召暹夜至時統已臥聞之攝衣出門執其手以入其愛善不害如此統以山中人尙多壯悍可以威恩誘也權令東占且討之命勑屬城凡統所求皆先給後聞統素愛士士亦慕焉得精兵萬餘人過本縣步入寺門見長吏懷三版恭敬盡禮親舊故人恩意益隆事畢當出會病卒時年四十九權聞之拊牀起坐哀不能自止數日減膳言及流涕使張承爲作銘誄二子烈封年各數歲權內養於宮愛待與諸子同賓客進見呼示之曰此吾虎子也及八九歲令葛光教之讀書十日一令乘馬追錄統功封烈亭侯還其故兵後烈有罪免封復襲爵領兵

徐盛字文嚮琅邪莒人也遭亂客居吳以勇氣聞孫權統事以爲別部司馬授兵五百人守柴桑長拒黃祖祖子射嘗率數千人下攻盛盛時吏士不滿二百擊傷射吏士千餘人已乃開門出戰大破之射遂絕迹不復爲寇權以爲校尉蕪湖令復討臨城南柯山賊有功徙中郎將督校兵魏嘗出兵陳橫江盛與諸將俱赴討時乘蒙衝遇迅風船落敵岸下諸將恐懼未有出者盛獨將兵上突斫敵敵披退走多所殺傷風止即還權大壯之及權稱藩於魏魏使邢貞拜權爲吳王羣僚出都亭候貞貞有驕色張昭既怒而盛忿憤顧謂同列曰盛等不能奮身出命爲國家幷許洛吞巴蜀而令吾君與貞盟不亦辱乎因涕泣橫流貞聞

之謂其旅曰江東將相如此非久下人者也後遷建武將軍封都亭侯領廬江太守賜臨城縣爲奉邑曹休出洞口盛與呂範全琮渡江拒守遭大風船人多喪盛收兵與休夾江休使兵將就船攻盛盛以少禦多敵不能克各引軍退遷安東將軍封蕪湖侯權黄武三年曹丕大興軍擊吳循蔡頻浮淮如壽春至廣陵吳人大駭盛列舟艦于江請臨江爲疑城自石頭至于江乘車以木楨衣以葦席加采飾焉彌漫數百里一夕而成時江水盛長丕臨望歎曰魏雖有武騎千羣無所用也卽引軍還諸將皆伏黄武中卒子楷襲爵領兵

潘璋字文珪東郡發干人也孫權爲陽羨長始往隨權性

博蕩嗜酒居貧好賒酤債家至門輒言後豪富相還權奇愛之使爲將討山賊有功署别部司馬後爲吳大市刺姦盜賊斷絶由是知名遷豫章西安長劉表在荆州民數被寇自璋在事寇不入境比縣建昌起爲賊亂轉領建昌加武猛校尉討治惡民旬月盡平召合遺散得八百人將還建業合肥之役張遼奄至諸將不備陳武鬬死宋謙徐盛皆披走璋身次在後卽馳進横馬斬謙盛兵走者二人兵皆還戰權甚壯之拜偏將軍遂領百校屯半州權陷荆州璋與朱然斷羽歸要道至臨沮駐夾石璋部下司馬馬忠害羽并羽子平都督趙累等權卽分宜都至秭歸二縣爲固陵郡拜璋爲太守振威將軍封溧陽侯甘寧卒又幷其軍帝出西陵璋與陸遜逆拒害我護軍馮習等所殺傷王師甚衆拜平北將軍襄陽太守魏將夏侯尚等圍南郡分前部三萬人作浮橋渡百里洲上諸葛瑾楊粲並會兵赴救未知所出而魏兵日渡不絶璋曰魏勢始盛江水又淺未可與戰卽將所領至魏上流五十里伐葦數百萬束縛作大筏欲順流放火燒敗浮橋作筏適畢伺水長當下尚等知垂危卽引退璋下備陸口權卽僞位拜右將軍璋性麤猛禁令肅然好立功所領兵馬不過數千而其所在常如萬人征伐止頓卽立軍市他軍所無皆仰取足然性奢泰末年彌甚服物僭擬吏兵富者或殺取其財物數不奉法監司舉奏權惜其功而輒原不問權嘉禾三年卒子平

以無行徙會稽妻居建業賜田宅復客五十家

谷利史失其州里權左右給使也以謹直爲親近監性忠果亮烈言不苟且權愛信之隨權征合肥合肥未下徹軍還皆就路權與淩統甘寧等至逍遥津北魏將張遼將步騎奄至淩統扶權出圍權乘駿馬上津橋橋南已見徹丈餘無板谷利在馬後使權持鞍緩控利於後著鞭以助馬勢遂得超度免於難張遼問吳降人向有紫髯將軍長上短下便馬善射是誰降人答曰是孫會稽遼及樂進相遇言不早知之急追自得矣權還卽封利都亭侯權都武昌新裝大船名爲長安試泛之釣臺沂時風大盛利令柂工取樊口權曰當張頭取羅州利拔刀向柂工曰不取樊口

者斬工郎轉柁入樊口風遂猛不可行乃還權曰阿利畏
水何怯也利跪曰大王萬乘之主輕於不測之淵戲於猛
浪之中船樓裝高邂逅顛危奈社稷何是以利輒敢以死
爭權于是貴重之自此後不復名之常呼曰谷
留贊字正明會稽長山人也少爲郡吏與黃巾賊帥吳桓
戰斬桓贊一足亦被創屈不伸性烈好讀兵書及三史每
覽古良將戰攻之勢輒歎息因謂諸親近曰今天下擾亂
英豪並起歷觀前世富貴非有常而我屈躄在閭巷之間
存亡無以異今欲割引吾足幸不死而足申幾復見用死
則已矣親戚皆難之有間贊乃以刀自割其筋氣絕良久
家人亦以既爾遂引申其足足申創愈得差步淩統聞之

請與相見甚奇之乃表薦贊被試用有戰功稍遷屯騎校
尉時事得失每常規諫好直言不阿旨權以此憚之諸葛
恪征東興贊爲前部合戰先陷陣大敗魏師遷左將軍孫
峻征淮南授贊節拜左護軍未至壽春道病發峻令贊將
車重先還魏將蔣班以步騎四千追贊贊病困不能整陣
知必敗乃解曲蓋印綬付弟子以歸曰吾自爲將破敵搴
旗未嘗負敗今病困兵羸衆寡不敵汝速去矣俱死無益
於國適所以快敵耳弟子不肯受拔刀欲斫之乃去初贊
爲將臨敵必先被髮叫天因抗音而歌左右應之畢乃進
戰戰無不克及敗歎曰吾戰有常術今病困若此固命也
遂被殺時年七十三衆庶痛惜焉二子畧平並爲大將

丁奉字承淵廬江安豐人也少以驍勇爲小將屬甘寧陸
遜潘璋等隨征伐戰鬬常冠軍稍遷偏將軍孫亮襲位爲
冠軍將軍封都亭侯魏遣諸葛誕胡遵等攻東興諸葛恪
率軍拒之諸將皆曰敵聞大傅自來上岸必遁走奉曰不
然彼動其境內悉許洛兵大舉而來必有成規豈虛還哉
無恃敵之不至恃吾有以勝之及恪上岸奉與將軍唐咨
呂據留贊等俱從山西上奉曰今諸軍行遲若敵據便地
則難與爭鋒矣乃辟諸軍使下道帥麾下三千人徑進時
北風奉舉帆二日至遂據徐塘天寒雪敵諸將置酒高會
奉見其前部兵少相謂曰取封侯爵賞正在今日乃使兵
解鎧著胄持短兵敵人從而笑焉不爲設備奉縱兵斫之

大破敵前屯會據等至魏軍遂潰遷滅寇將軍進封都亭
侯魏將文欽來降以奉爲虎威將軍從孫峻至壽春迎之
與敵追軍戰於高亭奉跨馬持矛突入其陣中斬首數百
獲其軍器進封安豐侯亮太平二年魏諸葛誕起兵討司
馬昭昭使諸軍圍之亮遣朱異唐咨等往救復使奉與黎
斐解圍奉爲先登屯於黎漿力戰有功拜左將軍孫休襲
位與張布謀誅孫綝布曰丁奉雖不能吏書而計畧過人
能斷大事休召奉告曰綝秉國威將行不軌欲與將軍誅
之奉曰丞相兄弟支黨甚盛恐人心不同不可卒制可因
臘會有陛下兵以誅之也休納其計因會請綝奉與張布
目左右斬之遷大將軍加左右都護休永安三年假節領

徐州牧六年魏人寇我奉率諸軍向壽春爲救我之勢軍還休薨奉與丞相濮陽興等從萬彧之言共迎立孫皓遷大司馬左軍師寶鼎三年皓命奉與諸葛靚攻合肥奉與晉大將軍石苞書構而間之苞徵還建衡元年奉復帥衆治徐塘因攻晉穀陽穀陽民知之引去奉無所獲皓怒斬奉導軍奉貴而有功漸以驕矜或有毀之者皓追以前出軍事徙奉家於臨川奉弟封官至後將軍先奉死

季漢書卷七十七

諸暨章陶裁艮氏纂　孫大[illegible]校

吳臣黃蓋呂範呂據列傳

黃蓋字公覆零陵泉陵人也故南陽太守黃子廉之後枝葉分離自祖遷于零陵遂家焉蓋少孤嬰丁凶難辛苦備嘗然有壯志雖處貧賤不自同於凡庸常以負薪餘閒學書疏講兵事初爲郡吏察孝廉辟公府孫堅舉義兵蓋從之堅南破山賊北走董卓拜蓋別部司馬堅薨隨策及權擐甲周旋蹈刃屠城諸山越不賓有寇難之縣輒任之初守石城長縣吏特難檢御蓋乃署兩掾分主諸曹教曰令長不德徒以武功爲官不以文吏爲稱今賊寇未平有軍

旅之務一以文書委付兩掾當檢攝諸曹糾擿謬誤兩掾所署事入諾出若有姦欺終不加以鞭杖宜各盡心無爲衆先初皆怖威夙夜恭職久之吏以蓋不視文書漸容人事蓋亦嫌外懈怠時有所省各得不奉法數事乃悉請諸掾吏賜酒食因出事詰問兩掾辭屈皆叩頭謝罪蓋曰前已相勑終不以鞭杖相加非相欺也遂殺之縣中震慄後轉春穀尋陽令凡守九縣所在平定遷丹陽都尉抑彊扶弱山越懷附蓋姿貌嚴毅善於養衆每所征討士卒皆爭爲先建安中曹操既降荆州舉兵東下吳中俱震怖失色魯肅周瑜建計拒操逆遇之於赤壁蓋周視操營進說于瑜曰今寇衆我寡難與持久然觀操軍方連船艦首尾相

接可燒而走也瑜大善之蓋乃先書報操欺以欲降操特
見行人密問之口勑曰但恐汝詐耳蓋若信實當授爵賞
超於前後也至戰日蓋以十艦最著前舉火燒盡北船大
敗之蓋爲流矢所中時寒墮水爲吳軍人所得不知其蓋
也置厠牀中蓋自彊以一聲呼韓當當聞之曰此公覆聲
也向之垂泣解易其衣得生拜武鋒中郎將武陵蠻夷反
攻守城邑乃以蓋領太守時郡兵才五百人自以不敵因
開城門賊半入乃擊之斬首數百餘皆奔走盡歸邑落誅
討魁帥附從者赦之自春訖夏寇亂盡平諸幽邃巴醴由
誕邑侯君長皆改操易節奉禮請見郡境遂淸後長沙益
陽縣爲山賊所攻蓋又討平之加偏將軍病卒于官蓋當

官決斷事無留滯國人思之圖畫其形四時祠祭及權稱
尊號追論其功賜蓋子柄爵關內侯

呂範字子衡汝南細陽人也少爲縣吏有容貌姿觀邑人
劉氏家富女美範求之女母嫌欲勿與劉氏曰觀子衡寧
當久貧者邪遂與之婚後避亂壽春孫策見而異之範遂
自委昵將私客百人歸策時吳太妃在江都策遣範迎之
徐州牧陶謙謂範爲袁氏覘候諷縣掠考範親客健兒篡
取以歸乃得免時唯範與孫河常從策跋涉辛苦危難不
避策亦親待之每與升堂飲宴於太妃前如家人骨肉也
後從策攻破廬江旋俱東渡至橫江當利破張英于糜下
小丹陽湖孰領湖孰相策定秣陵曲阿收笮融劉繇餘衆

增範兵二千騎五十匹領宛陵令討破丹陽賊還吳策從
容獨與範棊範曰今將軍事業日大士衆日盛範在遠聞
紀綱猶有不整者範願蹔領都督佐將軍部分之策曰子
衡卿既士大夫加手下已有大衆立功于外豈宜復屈小
職知軍中細碎事乎範曰不然今捨本土而託將軍者非
爲妻子也欲濟世務猶同舟涉海一事不牢卽俱受其敗
此亦範計非但將軍也策笑無以答範出卽釋褠著袴褶
執鞭詣閤下啟事自稱領都督策乃授傳委以衆事由是
軍中肅睦威禁大行是時下邳陳瑀自號吳郡太守住海
西與彊族嚴白虎交通圖襲策策自討虎別遣範與徐逸
攻瑀於海西梟其大將陳牧又從討太史慈於勇里祖郎

於陵陽禽之策初起時範隨從募兵丹陽得數百人爲祖
郎所襲幾至危殆至是策謂郎曰爾昔襲孤斫孤馬鞍今
創軍立事除棄宿恨惟取能用與天下通耳非但汝汝莫
恐怖郎叩頭謝罪卽破械賜衣服署門下賊曹及軍旋郎
與太史慈俱在前導軍人以爲榮以平定七縣拜範征虜
中郎將征江夏還平鄱陽策薨奔喪於吳權復征江夏範
與張昭留守曹操至赤壁與周瑜等俱拒破之拜裨將軍
領彭澤太守以彭澤柴桑歷陽爲奉邑昭烈詣京見權範
荆州範密請留昭烈後遷平南將軍屯柴桑權襲關羽過
範館謂曰昔早從卿言無此勞也今當上取之卿爲我守
建業權破羽還治武昌拜範建威將軍封宛陵侯領丹陽

太守治建業督扶州以下至海轉以溧陽懷安寧國爲奉邑曹休張遼臧霸等來侵範督徐盛全琮孫韶等以舟師拒休等於洞口遷前將軍假節改封南昌侯軍還拜揚州牧範性好威儀州民如陸遜全琮及貴公子皆修敬虔肅不敢輕脫其居處服飾於時奢靡然勤事奉法故權悅其忠不怪其侈人有白範與賀齊奢麗夸綺服飾僭擬王者權曰昔管仲踰禮桓公優而容之無損於霸今子衡公苗身無夷吾之失但其器械精好舟車嚴整耳此適足作軍容何損於治哉告者乃不敢復言初策使範典主財計權時年少私從有求範必關白不敢專許當時以此見望權守陽羨長有所私用策或料覆功曹周谷輒爲傅著簿書

使無譴問權臨時悅之及後統事以範忠誠厚見信任谷能欺更簿書不用也權黃武七年範遷大司馬印綬未下疾卒權素服舉哀遣使者追贈印綬及還都建業權過範墓呼曰子衡言及流涕祀以太牢後大會將相文武時謂嚴畯曰孤昔歎魯子敬比鄧禹呂子衡方吳漢聞卿諸人未平此論今定云何畯退席曰臣未解指趣謂肅範受饒褒歎過實權曰昔鄧仲華初見光武光武時受更始使撫河北行大司馬事耳未有帝王志也禹勸之以復漢業是禹開初議之端矣子敬英爽有殊略孤始與一語便及大計與禹相似故比之呂子衡忠篤亮直性雖好奢然以憂公爲先不足爲損避袁術自歸於兄兄作大將別領部曲故憂兄事乞爲都督辦護修整加之恪勤與吳漢相類故方之皆有旨趣非孤私之也畯乃服範長子先卒 次子據嗣

據字世議以父任爲郎後範寢疾拜副軍校尉佐領軍事範卒遷安軍中郎將數討山賊諸深惡劇地所擊皆破隨太常潘濬討五谿復有功朱然攻樊據與朱異破城外圍還拜偏將軍入補馬閑右部督遷越騎校尉權太元元年大風江水溢流漸淹城門權使視水獨見據使人取大船以備害權嘉之拜盪魏將軍權寢疾以據爲太子右部督亮襲位拜右將軍魏出東興據赴討有功明年孫峻殺諸葛恪遷驃騎將軍平西宮事亮五鳳二年假節與峻等襲

壽春遇魏將曹珍破之於高亭亮太平元年帥師征魏與征北文欽車騎劉纂鎮南朱異前將軍唐咨自江都入淮泗以圖青徐丞相孫峻與滕允至石頭餞之領從者百許人入據營峻有異志見據御軍齊整惡之稱心痛還峻尋死以其從弟綝自代綝更悖逆峻謀逆以後事付綝也據爲丞相欲共廢綝綝使中書矯詔勅文欽劉纂唐咨等使取據又遣從兄慮以都下兵逆據於江都左右勸據降魏據曰我恥爲叛臣遂自殺夷三族

季漢書卷七十八

諸曁章陶裁艮氏纂

族孫　正輔　志光　仝校

吳臣朱治朱然朱績朱桓列傳

朱治字君理丹陽故鄣人也初爲縣吏尋察孝廉州辟從事隨孫堅征伐中平五年拜司馬從討長沙零桂等三郡賊周朝蘇馬等有功堅表治行都尉從破董卓於陽人入洛陽表治行督軍校尉特將步騎東助徐州牧陶謙討黃巾會堅薨治扶策就袁術後知術德政不立乃勸策還平江東時太傅馬日磾在壽春辟治爲掾遷吳郡都尉是時吳景在丹陽而策爲術攻廬江揚州牧劉繇恐爲袁孫所幷遂構嫌隙策家門盡在州下治乃使人於曲阿迎太妃

及權兄弟所以供奉輔護甚有恩紀策既破劉繇據曲阿治從錢唐欲進吳吳郡太守許貢拒之於由拳治與戰大破之貢南依山賊嚴白虎治遂入郡領太守事權年十五治舉爲孝廉策薨治與張昭等共尊奉權建安七年權表治爲九眞太守行扶義將軍割婁由拳無錫毗陵爲奉邑置長吏征討夷越佐定東南禽截黃巾餘類陳敗萬秉等權黃武元年封毗陵侯領郡如故二年拜安國將軍金印紫綬徙封故鄣自權歷位上將及爲吳王治每進見權常親迎執版交拜饗宴贈賜恩敬特隆至從行吏皆得奉贄私覿其待遇蓋異數也初權弟翊性峭急喜怒快意治數責諭以道義權從兄豫章太守賁女爲曹操子婦及操破

荆州威震南土賁畏懼欲遣子入質治聞之往見說賁曰破虜將軍昔率義兵入討董卓聲冠中夏義士壯之討逆係世廓定六郡特以君侯骨肉至親器爲時生故表漢朝剖符大郡兼建將校仍關綜兩府榮冠宗室爲遠近所瞻加討虜聰明神武係承洪業攬結英雄周濟世務軍衆日盛事業日隆雖昔蕭王之在河北無以加也必克成王基應運東南故劉元德遠布腹心求見拯救此天下所共知也前在東聞道路之言云將軍有異趣良用憮然今曹操阻兵傾覆漢室幼帝流離百姓元元未知所歸而中國蕭條或百里無煙城邑空虛道殣相望士歎於外婦怨乎室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飢饉以此料之豈能越長江與我爭

利哉將軍當斯時也而欲背骨肉之親違萬安之計割同氣之膚啖虎狼之口爲一女子改慮易圖失機毫釐差以千里豈不惜哉賁由此遂止權常歎治憂勤王事忠誠爲不可及也素儉約雖在富貴車服惟供事自令督軍御史典屬城文書治領四縣租稅而已然公族子弟及吳四姓多出仕郡郡吏常以千數治率數年一遣詣王府所遣數百人每歲時獻御權答報過厚是時丹陽深地頗有姦叛亦以年向老思戀土風自表屯故鄣鎭撫山越諸父老故人莫不詣門治皆引進與共飲宴鄉黨以爲榮在故鄣歲餘還吳權黃武三年卒在郡三十一年年六十九子才素爲校尉領兵既嗣父爵遷偏將軍才字君業精敏善騎射

權愛異之常侍從游戲少以父任爲武衛校尉隨從征伐
屢有功捷本郡議者以才少處榮貴未嘗留意於鄉黨才
乃歎曰我初爲將謂跨馬蹈敵當身履鋒足以揚名不知
鄉黨復追迹其舉措乎於是更折節爲恭留意於賓客輕
財尚義施不望報又學兵法名聲始聞於遠近會疾卒才
弟紀權以策女妻之亦以校尉領兵紀弟緯萬歲皆早夭
才子琬襲爵爲將至鎮西將軍
朱然字義封治姊子也姓施氏治未有子然年十三乃啓
策乞以爲嗣策命丹陽郡召之至吳爲治嗣嘗與權同書
學甚相愛也權統事以然爲餘姚長時年十九尋遷山陰
令加折衝校尉督五縣權奇其能分丹陽爲臨川郡以然

守之授兵一千人會山賊盛起然討平之旬月而定曹操
出濡須然備大塢及三關屯拜偏將軍建安二十四年從
襲關羽別與潘璋至臨沮要羽歸路遷昭武將軍封西安
鄉侯虎威將軍呂蒙病篤權問曰卿如不起誰可代者蒙
對曰朱然膽守有餘愚以爲可任蒙卒乃假然節鎮江陵
章武二年帝率軍伐權攻宜都然督五千人與陸遜并力
逆拒然別攻破我前鋒斷後道拜征北將軍封永安侯魏
遣曹眞夏侯尚張郃等攻江陵曹丕屯宛爲其勢援連屯
圍城權遣將軍孫盛督萬人備州上立圍塢爲然外救郃
渡兵攻盛盛不能拒卽時却退郃據州上圍守然中外斷
絕權遣潘璋楊粲等救之亦不解時然城中兵多腫病堪

戰者裁五千人眞起土山鑿地道立樓櫓臨城弓矢雨注
將士皆失色而然晏如無恐意方厲吏士伺間隙攻破兩
屯魏攻圍然凡六月日未退江陵令姚泰領兵備城北門
見外兵盛城中人少穀食欲盡因與敵交通謀爲內應垂
發事覺然誅泰尚等不能克乃徹攻退還由是敵人亦震
畏然矣六年權率衆攻石陽師旋使潘璋斷後夜出錯亂
敵追擊璋璋不能禁然卽還拒敵使前船得引極遠徐徐
乃發權黃龍元年拜車騎將軍右護軍領兗州牧建興十
三年朝廷與權克期大舉權自向新城然與全琮各授斧
鉞爲左右督會吏士疾病故未攻而退權嘉禾六年征祖
中魏將蒲忠胡質各將數千人忠要遮險隘圖斷然後質

爲忠繼援時然所督兵將先四出間問不暇收合便將帳
下見兵八百人逆掩忠戰却質等皆退權赤烏四年復征
祖中魏將李興等聞然深入率步騎六千斷然後道然夜
出逆之軍以勝反初歸義馬茂懷姦覺叛權深忿之然臨
行上疏曰馬茂小子敢負恩養臣今奉天威事蒙克捷欲
令所獲震耀遠近方舟塞江足使可觀以解上下之忿惟
陛下識臣先言責臣後效權時抑表不出然既獻捷羣臣
上賀權乃舉酒作樂而出然表曰此家前初有表孤以爲
難必今果如其言可謂明於見事也遣使拜然爲左大司
馬右軍師然長不盈七尺氣候分明內行修絜其所文采
惟施軍器餘皆質素終日欽欽常在戰場臨急膽定尤過

絕人雖世無事每朝夕嚴鼓兵在營者咸行裝就隊以此玩敵使不知所備故出輒有功諸葛瑾子融步騭子協雖各襲任權特使然總爲大督又陸遜亦本功臣名將存者惟然莫與比隆寢疾二年後漸增篤權晝爲減膳夜爲不寢中使醫藥口食之物相望於道然每遣使表疾病消息權輒召見口自問訊入賜酒食出送布帛自創業功臣疾病權意之所鍾呂蒙淩統最重然其次矣年六十八赤烏十二年卒權素服舉哀爲之感慟子績嗣

績字公緒以父任爲郎後拜建忠都尉叔父才卒績領其兵隨太常潘濬討五谿以膽力稱遷偏將軍營下督領盜賊事持法不傾魯王霸欲交結績嘗至其廨就之坐績下

地住立辭而不當然卒績襲業拜平魏將軍樂鄉督明年魏征南將軍王昶率衆攻江陵城不克而退績與奮威將軍諸葛融書曰昶遠來疲困馬無所食力屈而走此天助也今追之力少可引兵相繼吾欲破之於前足下乘之於後豈一人之功哉宜同斷金之義融答許績績即引兵及昶於紀南紀南去城三十里績先戰勝而融不進績後失利權深嘉績盛責怒融融兄大將軍恪貴重故融得不廢初績與恪不平及此事變爲隙益甚亮建興元年遷鎭東將軍二年春恪向新城要績并力而留置半州使融兼其任冬恪融被害績復還樂鄉假節亮太平二年拜驃騎將軍孫綝秉政大臣疑貳績慮吳必擾亂而北敵乘釁乃密

書朝廷爲并兼之計帝遣右將軍閻宇將兵五千增白帝守以須績之後命休永安初遷上大將軍都護督自巴丘上乞西陵元興元年就拜左大司馬初然爲治行喪竟乞復本姓權不許績于五鳳中表還爲施氏建衡二年卒

朱桓字休穆吳郡吳人也孫權爲將軍桓給事幕府除餘姚長往遇疫癘穀食荒貴桓部分良吏隱親醫藥飱粥相繼士民感戴之遷盪寇校尉授兵二千人使部伍吳會二郡鳩合遺散期年之間得萬餘人後丹陽鄱陽山賊蜂起攻沒城郭殺略長吏所在屯聚桓督領諸將周旋討平之稍遷裨將軍封新城亭侯後代周泰爲濡須督權黃武元年魏使大司馬曹仁步騎數萬向濡須仁欲以兵襲取州

上僞先揚聲欲東攻羨溪桓分兵將赴羨溪既發卒得仁進軍拒濡須七十里間桓遣使追還羨溪兵兵未至而仁奄至時桓手下及所部兵在者五千人諸將業業各有懼心桓諭之曰凡兩軍交對勝負在將不在衆寡諸君聞曹仁用兵行師孰與桓邪兵法所以稱客倍而主人半者謂俱在平原無城池之守又謂士衆勇怯齊等故耳今仁既非智勇加其士卒甚怯又千里步涉人馬罷困桓與諸君共據高城南臨大江北背山陵以逸待勞爲主制客此百戰百勝之勢也雖曹丕自來尚不足憂況仁等邪桓因偃旗鼓外示虛弱以誘致仁仁果遣其子泰攻濡須城分遣將軍常雕督諸葛虔王雙等乘油船別襲中洲中洲者部

曲妻子所在也仁自將萬人留橐皐復爲泰等後拒桓部
兵將攻取油船或別擊雕等桓身自拒泰燒營而退遂梟
雕生虜雙送武昌臨陣斬溺死者千餘進封嘉興侯遷奮
武將軍領彭城相權黃武七年鄱陽太守周魴譎誘魏將
曹休休將步騎十萬至皖城以迎魴時陸遜爲元帥全琮
與桓爲左右督各督三萬人擊休休知見欺當引軍還自
負衆盛邀于一戰桓進計曰休本以親戚見任非智勇名
將也今戰必敗敗必走當由夾石挂車此兩道皆險阨若
以萬兵柴路則彼衆可盡而休可生虜矣臣請將所部以
斷之若蒙天威得以休自效便可乘勝長驅進取壽春割
有淮南以規許洛此萬世一時不可失也權先與陸遜議

遜以爲不可遂不用權黃龍元年拜桓前將軍領青州牧
假節權嘉禾六年魏廬江主簿呂習請大兵自迎欲開門
爲應桓與衛將軍全琮俱以師迎旣至事露軍當引還城
外有溪去城一里所廣三十餘丈深者八九尺淺者半之
諸將勒兵渡去桓自斷後時廬江太守李膺整嚴兵騎欲
須諸軍半渡因追擊之及見桓節蓋在後卒不敢出其見
憚如此是時全琮爲督權又令偏將軍胡綜宣傳勅命參
與軍事琮以軍出無獲議欲部分諸將有所掩襲桓素氣
高恥見部伍乃往見琮問行意感激發怒與琮梭計琮欲
自解因曰上自令胡綜爲督綜意以爲宜爾桓愈恚恨還
乃使人呼綜綜至軍門桓出迎之顧謂左右曰我縱手汝

等各自去有一人旁出語綜使還桓出不見綜知左右所
爲因斫殺之桓佐軍進諫刺殺佐軍遂託狂發詣建業治
病權惜其功能故不罪使子異攝領部曲令醫視護數月
復遣還中洲權自出祖送謂曰今寇虜尚存王途未一孤
當與君共定天下欲令君督五萬人專當一面以圖進取
想君疾未復發也桓曰天授陛下聖姿當君臨四海猥重
任臣以除姦逆臣疾當自愈桓性護前恥爲人下每臨敵
交戰節度不得自由輒嗔恚憤激然輕財貴義兼以彊識
與人一面數十年不忘部曲萬口妻子盡識之愛養吏士
贍護六親俸祿產業皆與共分及桓疾困舉營憂戚年六
十二權赤烏元年卒吏士男女無不號慕又家無餘財權

賜鹽五千斛以周喪事子異嗣
異字季文以父任除郎張惇子純與張儼及異俱童少往
見驃騎將軍朱據據異從父也據聞三人才名欲試之告
曰老鄙相聞飢渴甚矣夫騕褭以迅驟爲功鷹隼以輕疾
爲妙其爲吾各賦一物然後乃坐儼乃賦犬曰守則有威
出則有獲韓盧宋鵲書名竹帛純賦席曰席以冬設簟爲
夏施揖讓而坐君子攸宜異賦弩曰南嶽之幹鍾山之銅
應機命中獲隼高墉三人各隨其目所見而賦之皆成而
後坐據大歡悅後拜騎都尉代桓領兵權赤烏四年隨朱
然攻魏樊城建計破其外圍還拜偏將軍魏廬江太守文
欽營住六安多設屯砦置諸道要以招誘亡叛爲邊寇害

異乃身率其手下二千人掩破欽七屯斬首數百遷揚武將軍權與論攻戰辭對稱意權謂據曰本知季文膽定見之復過所聞十三年文欽詐降密書與異欲令自迎異表呈欽書因陳其偽不可迎權令曰方今北土未一欽云欲歸命宜且迎之若嫌其有譎者但當設計網以羅之盛重兵以防之耳乃遣呂據督二萬人與異并力至北界欽果不降亮建興元年遷鎮南將軍魏遣胡遵諸葛誕等出東興異督水軍攻浮梁壞之魏軍大敗亮太平二年假節爲大都督救壽春圍不解軍還爲孫綝所害初綝要異相見將往陸抗止之異曰子通家人耳當何所疑乎遂往綝使力士於坐上取之曰我吳國忠臣有何罪乎綝乃拉殺之

季漢書卷七十九

諸暨章陶裁𡧍氏纂　族孫 東起 嵩 仝校

吳臣賀齊呂岱鍾離牧陶璜列傳

賀齊字公苗會稽山陰人也本姓慶氏齊伯父純儒學有重名安帝時爲侍中江夏太守去官與江夏黃瓊漢中楊厚俱公車徵避安帝父諱改爲賀氏齊父輔永寧長齊少爲郡吏守剡長縣吏斯從輕俠爲姦齊欲治之主簿諫曰從縣大姓山越所附今日治之明日寇至齊聞大怒立斬從從族黨遂相糾合衆千餘人舉兵攻縣齊率吏民開城門突擊大破之威震山越後太末豐浦民反轉守太末長誅惡養善期月盡平建安元年孫策臨郡察齊孝廉時王朗奔東冶候官長商升爲朗起兵策遣永寧長韓晏領南部都尉將兵討升以齊爲永寧長晏爲升所敗齊又代晏領都尉事升畏齊威名遣使乞盟齊因告喻爲陳禍福升遂送上印綬出舍求降賊帥張雅詹彊等不願升降反共殺升雅稱無上將軍彊稱會稽太守齊以賊盛兵少勢不敵乃駐軍息兵未幾雅與其壻何雄爭勢兩乖齊令越人因事交構遂致疑隙阻兵相圖齊乃進討一戰大破雅彊黨震懼率衆出降候官既平而建安漢興南平復亂齊進兵建安立都尉府郡發屬縣五千兵各使本縣長將之皆受齊節度賊洪明洪進苑御吳免華當等五人率各萬戶連屯漢興吳五六千戶別屯大潭鄒臨六千戶別屯蓋竹

大潭同出餘汗軍討漢興經餘汗齊以爲賊衆深入無繼
恐爲所斷令楊松長丁蕃留備餘汗蕃自以與齊鄰城恥
見部伍辭不肯留齊乃斬蕃於是軍中震慄無不用命遂
分兵留備進討明等大破之臨陣斬明而免當進御等皆
降轉擊蓋竹向大潭其賊又降凡討治斬首六千級名帥
盡禽復立縣邑料出兵萬人拜爲平東校尉十年轉討上
饒分以爲建平縣十三年遷威武中郎將討丹陽黟歙時
武彊葉鄉東陽豐浦四鄉先降齊表言以葉鄉爲始新縣
而歙賊帥金奇萬戶屯安勤山毛甘萬戶屯烏聊山黟帥
陳僕祖山等二萬戶屯林歷山林歷山四面壁立高數十
丈徑路危狹不容刀楯賊臨高下石不可得攻軍住經日

將吏患之齊出周行觀視形便陰募輕捷士爲作鐵戈密
於隱險賊所不備處以戈拓斬山爲緣道夜令潛上乃多
縣布以援下人得上百數人四面流布俱鳴鼓角齊勒兵
待之賊夜聞鼓聲四合謂大軍悉已得上驚懼惑亂不知
所爲守備險者皆走還依衆大軍因是得上大破僕等其
餘皆降凡斬首七千初賊中有善禁者每當交戰官軍刀
劒不得入弓弩射矢皆還自向輒致不利齊乃曰吾聞金
有刃者可禁蟲有毒者可禁其無刃之物無毒之蟲則不
可禁彼必是能禁吾兵者也必不能禁無刃物矣乃多作
勁木白棓選有力精卒五千人爲先登盡捉棓賊恃其善
禁者了不嚴備於是官軍以白棓擊之禁者果不復行所

擊殺者無數齊表分歙爲新定黎陽休陽并黟歙凡六縣
權遂割爲新都郡齊爲太守立府於始新加偏將軍十六
年吳郡餘杭民郎稚合宗起賊復數千人齊出討之卽復
破稚表言分餘杭爲臨水縣被命詣所在及當還郡權出
祖道作樂舞象權謂齊曰今定天下都中國使殊俗貢珍
狡獸率舞非君誰與齊曰至尊以神武應期廓開王業臣
幸遭際會得驅馳風塵之下佐助末行效鷹犬之用臣之
願也若殊俗貢珍狡獸率舞宜在聖德非臣所能賜齊軿
車駿馬罷坐住駕使齊就車齊辭不敢權使左右扶齊上
車令導吏卒兵騎如在郡儀權望之笑曰人當努力非積
行累勤此不可得去百餘步乃旋十八年豫章東部民彭

材李玉王海等起爲賊亂衆萬餘人齊討平之誅其首惡
餘皆降服揀其精健爲兵次爲縣戶遷奮武將軍二十年
從權征合肥時城中出戰徐盛被創失矛齊引兵拒擊得
盛所失旣徹軍前部已發惟權在津北張遼襲之幾至危
殆齊時率三千兵在津南迎權權旣入大船會諸將飲宴
齊下席涕泣而言曰至尊人主當持重今日之事幾至禍
敗羣下震怖若無天地願以此爲終身誡權自前收其淚
曰大慙謹以尅心非但書諸紳也二十一年鄱陽民尤突
受曹操印綬爲賊陵陽始安涇三縣民應之齊與陸遜討
破突斬首數千餘黨震服丹陽三縣皆降料得精兵八千
人拜安東將軍封山陰侯出鎭江上督扶州以上至皖權

黄武初魏使曹休來攻齊以道遠後至因住新市爲拒會洞口諸軍遭風流溺所亡中分將士失色賴齊未濟偏軍獨全諸將倚以爲勢齊性奢綺尤好軍事兵甲器械極爲精好所乘船雕刻丹鏤青蓋絳襜干櫓戈矛葩瓜文畫弓弩矢箭咸取上材蒙衝鬭艦之屬望之若山休等見而憚之遂引軍還遷後將軍假節領徐州牧初晉宗爲戲口將以衆叛如魏魏假蘄春太守圖襲安樂取其保質權以爲恥忿因軍初罷六月盛夏出其不意令齊督糜芳鮮于丹等襲蘄春遂生虜宗後四年卒子達及弟景皆有令名景爲滅賊校尉御衆嚴而有恩兵器精飾爲當時冠絶早卒達頗任氣多所犯迕故雖有征戰之勞而爵位不至然輕

財貴義膽烈過人子質位至虎牙將軍景子邵別有傳

呂岱字定公廣陵海陵人也避亂南渡詣孫權使守吳丞權親斷諸縣倉庫及囚繫長丞皆見岱處法應問甚稱權意召署錄事出補餘姚長召募精健得千餘人會稽東治五縣賊呂合秦狼等爲亂權以岱爲督軍校尉與將軍蔣欽等將兵討之遂禽合狼五縣平定拜昭信中郎將建安二十年督孫茂等十將攻長沙三郡又安成攸永新茶陵四縣吏共入陰山城合衆拒岱岱攻降之三郡定權留岱鎮長沙延康元年代步騭爲交州刺史至州高涼賊帥錢博乞降岱因承制以博爲高涼西部都尉鬱林夷賊攻圍郡縣岱討破之是時桂陽湞陽賊王金合衆於南海界上爲亂權又令岱討之生縛金傳送詣都斬首獲生凡萬餘人遷安南將軍假節封都鄉侯交阯太守士燮卒權以燮子徽爲安遠將軍領九真太守以校尉陳時代燮岱表分海南三郡爲交州以將軍戴良爲刺史海東四郡爲廣州岱自爲刺史遣良與時南入而徽不承命舉兵戍海口以拒良等岱上疏請討徽罪督兵三千人晨夜浮海或謂岱曰徽藉累世之恩爲一州所附未易輕也岱曰今徽雖懷逆計未虞吾之卒至若潛軍輕舉掩其無備破之必也稽留不速使得生心嬰城固守七郡百蠻雲合響應雖有智者誰能圖之遂行過合浦與良俱進徽聞岱至果大震怖不知所出卽率兄弟六人肉袒迎岱岱斬送其首徽大將

甘醴桓治等率吏民攻岱岱奮擊大破之進封番禺侯除廣州復爲交州如故岱既定交州復進討九真斬獲以萬數又遣從事南宣國化暨徼外扶南林邑堂明諸王各遣使奉貢權嘉其功進拜鎮南將軍權黃龍三年以南土清定召岱還屯長沙漚口會武陵蠻夷蠢動岱與太常潘濬共討定之權嘉禾三年令岱領潘璋士衆屯陸口後徙蒲圻四年廬陵賊李桓路合會稽東治賊隨春南海賊羅厲等一時並起權復令岱督劉纂唐咨等分部討擊春卽時首降岱拜春偏將軍使領其衆遂爲列將斬獲桓厲等傳首詣都權謂岱曰厲負險作亂自致梟首桓凶狡反覆已降復叛前後討伐歷年不禽非君規略誰能梟之忠武之

節於是益著元惡既除大小震懾其餘細類掃地族矣自今已去國家永無南顧之虞三郡晏然無怵惕之驚又得惡民以供賦役重用歎息賞不踰月國之常典制度所宜君其裁之潘濬卒岱代濬領荆州文書與陸遜並在武昌故督蒲圻頃之廖式作亂攻圍城邑零陵蒼梧鬱林諸郡搔擾岱自表輒行星夜兼路權遣使追拜岱交州牧及遣諸將唐咨等絡驛相繼攻討一年破之斬式及遣諸所僞署臨賀太守費楊等并其支黨郡縣悉平復還武昌時年已八十然體素精勤躬親王事奮威將軍張承與岱書曰昔旦奭翼周二南作歌今則足下與陸子也忠勤相先勞謙相讓功以權成化與道合君子歎其德小人悅其美加以文書鞅掌賓客終日罷不舍事勞不言倦又知上馬輒自超乘不由跨躡如此足下過廉頗也何其事事快也周易有之禮言恭德言盛足下何由盡此美邪及陸遜卒諸葛恪代遜權乃分武昌爲兩部岱督右部自武昌上至蒲圻遷上大將軍拜子凱副軍校尉監兵蒲圻孫亮襲位拜大司馬岱清身奉公所在可述初在交州歷年不餉家妻子饑乏權聞之歎息以讓羣臣曰呂岱出身萬里爲國勤事家門內困而孤不早知股肱耳目其責安在於是加賜錢米布絹歲有常限始吳郡徐原慷慨有才志岱知其可成遂薦之官侍御史原性忠壯好直言岱時有得失原輒諫諍又公論之人或以告岱岱歎曰是我所以貴德淵者

也及原死哭之甚哀曰德淵呂岱之益友今不幸岱復於何聞過聞者美之亮太平元年年九十六卒子凱嗣遺令殯以素棺疏布巾褠葬送之制務從儉約凱皆奉行之鍾離牧字子幹會稽山陰人曾相意七世孫也父緒樓船都尉兄駰上計吏少與同郡謝贊吳郡顧譚齊名牧童行時號爲遲訥駰常謂人曰牧必勝我不可輕也時人以爲不然後爰居永興躬自墾田種稻二十餘畝臨熟縣民有識認之牧曰本以田荒故墾之耳遂以稻與縣人縣長聞之召民繫獄欲繩以法牧爲之請長曰君慕承宮自行義事僕爲民主當以法率下何得寢公憲而從君邪牧曰此是郡界緣君恵顧故來暫住今以少稻而殺此民何心復留遂出裝還山陰長自往止之爲釋繫民民懇懼率妻子舂所取稻得六十斛米送還牧牧閉門不受民輸置道旁莫有取者權赤烏五年從郎中補太子輔義都尉遷南海太守高涼賊率仍弩等破略百姓殘害吏民牧越界撲討旬日降服又揭陽縣賊率曾夏等衆數千人歷十餘年以侯爵雜繒千匹下書購募絕不可得牧遣使慰譬皆首服自改爲良民始與太守羊衜與太常滕允書曰鍾離子幹吾昔知之不熟定見其在南海威恩部伍智勇分明加操行清純有古人之風殊可貴也在郡四年以疾去職還爲丞相長史轉司直遷中書令會建安鄱陽新都三郡山民作亂出牧爲監軍使者討平之賊帥黃亂常俱等出其

部伍以充兵役封秦亭侯拜越騎校尉休永安六年漢亡武陵五谿夷與蜀接界時論懼其叛亂乃以牧爲平魏將軍領武陵太守往之郡魏遣漢髮縣長郭純試守武陵太守率涪陵民入蜀遷陵界屯於赤沙誘致諸夷邑君或起應純又進攻酉陽縣郡中震懼牧問朝吏曰西蜀傾覆邊境見侵何以禦之皆對曰今二縣山險諸夷阻兵不可以軍驚擾驚擾則諸夷盤結宜以漸安可遣恩信吏宣教慰勞牧曰不然外境內侵誑誘人民當及其根柢未深而撲取之此救火貴速之勢也勑外趣嚴掾史沮議者便行軍法撫夷將軍高尚說牧曰昔潘太常督兵五萬然後以討五谿夷耳又是時劉氏連和諸夷率化今既無往日之援

而郭純已據遷陵而明府以三千兵深入尚未見其利也牧曰非常之事何得循舊卽率所領晨夜進道緣山險行垂二千里從塞上斬惡民懷異心者魁帥百餘人及其支黨凡千餘級純等散五谿平遷公安督振武將軍封都鄉侯徙濡須督在濡須以進取爲可圖而不敢陳其策與侍中東觀令朱育宴慨然歎息育以牧策爵未副也因謂牧曰朝廷諸君以際會坐取高官亭侯功無與比不肯在人下見顧者猶以於邑況於侯也牧笑而答曰卿之所言未獲我心也馬援有言人當功多而賞薄吾功不足錄而見寵已過當豈以爲恨國家不深相知而見害朝人是以默默不敢有所陳若其不然當建進取之計以報所受之恩

不徒自守而已憤嘆以此也育復曰國家已自知侯以侯之才無爲不成愚謂自可陳所懷牧曰武安君謂秦王云非成業難得賢難非得賢難用之難非用之難任之難武安君欲爲秦王并兼六國恐授事而不見任故先陳此言秦王既許而不能卒隕將成之業賜劒杜郵今國家知吾不如秦王之知武安而害吾者有過范雎大皇帝時陸丞相討鄱陽以二千人授吾潘太常討武陵吾又有三千人而朝廷下議棄吾於彼使江渚諸督不復發兵相繼蒙國威靈自濟今日何爲常向使吾不料時度宜苟有所陳至見委以事不足兵勢終有敗績之患何無不成之有復以前將軍假節領武陵太守卒官家無餘財士民思之子禕

嗣代領兵次子盛亦履恭讓爲尚書郎弟徇領兵爲將拜偏將軍戍西陵與監軍使者唐盛論地形勢謂宜城信陵爲建平援若不先城敵將先入盛以施績留建平智略名將屢經於彼無云當城之者不然徇計後晉果遣將修信陵城晉軍平吳徇領水軍督臨陣戰死也

陶璜字世英丹陽秣陵人也父基交州刺史璜仕歷顯位拜蒼梧太守永安末交阯郡吏呂興反殺其太守孫諝及察戰鄧荀以郡降晉晉遂置交阯太守皓遣交州刺史劉俊前部督修則擊之爲晉南中監軍霍弋以楊稷爲太守及將軍毛炅九眞太守董元自蜀出守交阯俊等至古城交戰敗沒璜自表請行皓乃遣璜隨監軍虞汜威南將

萛薛珝由荆州就合浦與稷戰于分水璜敗退保合浦珝怒謂璜曰若自表討賊而喪二帥其責安在璜曰下官不得行意諸軍不相順故致敗耳珝欲引還璜夜以數百兵襲董元獲其寶物船載而歸珝乃謝之以璜領交州爲前部督璜從海道出不意徑至交阯元距之諸將將戰璜疑斷牆內有伏兵列長戟於其後兵纔接元僞退璜追之伏兵果出長戟逆之大破元等以前所得寶船上錦物數千匹遺扶嚴賊帥梁奇奇將萬餘人助璜圍城元有勇將解系同在城內璜誘其弟象使爲書與系又使象乘璜軺車鼓吹導從而行元等曰象尚若此系必有去志乃殺之璜遂復平交阯初霍弋遣稷炅等戍與之誓曰若賊圍城未百日而降者家屬誅若過百日救兵不至刺史受其罪稷等日未滿而糧盡乞降於璜璜不許而給糧使守諸將並諫璜曰霍弋已死無能來者可須其期盡然後乃受使彼來無罪而我取有義內訓吾民外懷鄰國不亦可乎稷炅期訖糧盡乃受之孫皓使送稷下都稷至合浦歐血死皓因進璜爲交州刺史璜有謀策周窮好施能得人心滕修數討南賊不能制璜曰南岸仰吾鹽鐵斷勿與市皆壞爲田器如此三年可一戰而滅也修從之果破賊九眞郡功曹李祚據郡附晉璜遣將攻之不尅祚舅黎晃隨軍勸祚令降祚答曰舅自吳將祚自晉臣惟力自視耳踰時乃拔皓以璜使持節都督交州諸軍事前將軍交州牧武平九

德新昌土地阻險夷獠勁悍歷世不賓璜征討開置三郡及九眞屬國三十餘縣徵璜爲武昌都督以合浦太守修允代之交土數千人請留璜於是遣還皓既降晉手書遣璜息勖降璜流涕數日遣使送印綬詣洛陽晉復其本職封宛陵侯改冠軍將軍璜在南三十年威恩著於殊俗及卒舉州號哭如喪慈親

季漢書卷八十

諸暨章陶裁艮氏纂　族孫曉鋕鑄全校

吳臣胡綜徐詳陳化鄭泉羊衜李衡潘濬列傳

胡綜字偉則汝南固始人也少孤遭亂母攜之江東孫策領會稽太守綜年十四爲門下循行留吳與孫權共讀書權知其才甚相得也策薨權統事以綜爲金曹從事隨討黃祖大破之拜鄂長權爲車騎將軍都京召綜還爲書部與是儀徐詳俱典軍國密事甚見信重權既害關羽陷荆州帝率師數十萬東伐權下白帝權逆拒以見兵少使綜料諸縣兵得六千人立解煩兩部徐詳領左部綜領右部督吳將晉宗叛降魏魏欲使爲間伺特寵重宗假宗蘄春

太守去江數百里多行間諜數爲寇害權使綜與賀齊輕行掩襲生虜得宗加建武中郎將權降魏拜吳王封綜儀詳皆爲亭侯權黃武八年夏黃龍見舉口權乃即僞位因瑞改元又作黃龍大牙常在中軍諸軍進退視其所向命綜作賦曰乾坤肇立三才是生狠弧垂象實惟兵精聖人觀法是效是營始作器械爰求厥成黃農創代拓定皇基上順天心下息民災高辛誅共舜征有苗啟有甘師湯有鳴條周之牧野漢之垓下靡不由兵克定厥緒明明大吳實天生德神武是經惟皇之極乃自在昔黃虞是祖越歷五代繼世在下應期受命發迹南土將恢大繇革我區夏乃律天時制爲神軍取象太一五將三門疾則如電遲則如雲進止有度約而不煩四靈既布黃龍處中周制日月實曰太常粲然特立六軍所望仙人在上鑒觀四方神實使之爲國休祥軍欲轉向黃龍先移金鼓不鳴寂然變施闇謨若神可謂祕奇在昔周室赤烏銜書今也大吳黃龍吐符合契河洛動與道俱天贊人和僉曰惟休朝廷閒權稱尊遣使慶賀且尋盟其盟文綜所作也語在權傳權下都建業詳綜並爲侍中進封鄉侯兼左右領軍青州人隱蕃來降權即召入蕃謝答問及陳時務甚有辭觀綜時侍坐權問何如綜對曰蕃上書大語有似東方朔巧捷詭辯有似禰衡而才皆不及權又問可堪何官綜對曰未可以治民且試以都輦小職權以蕃盛論刑獄用爲廷尉監蕃

曹叡以蕃有口才使詐叛如吳令求作廷尉職重案大臣以離間之也已而左將軍朱據廷尉郝普稱蕃有王佐之才普尤與之親善常嘆其屈後蕃謀叛事覺伏誅普見責自殺據禁止歷時乃解拜綜偏將軍兼左執法領辭訟遼東之役輔吳將軍張昭諫辭切至權大怒其和協彼此使之無隙綜有力焉性嗜酒酒後歡呼極意或推引杯觴搏擊左右權愛其才弗之責也自權統事諸文誥策命鄰國書符略皆綜之所造也權赤烏六年卒子冲嗣冲平和有文幹天紀中爲中書令

徐詳字子明吳郡烏程人也先綜卒

陳化字元耀汝南人也博覽衆書氣幹剛毅長七尺九寸

雅有威容爲權郎中令使魏曹丕因酒酣嘲問曰吳魏峙立誰將平一海內者乎化對曰易稱帝出乎震加聞先哲知命舊說紫蓋黃旗運在東南丕曰昔文王以西伯王天下豈復在東乎化曰周之初基太伯在東是以文王能興於西丕笑無以難之而心奇其辭禮送甚厚使還權嘉其奉命光國拜犍爲太守置官屬頃之遷太常兼尚書令正色立朝勸子弟廢田業絕治產仰官廩祿不與百姓爭利妻早亡化以古事爲鑒乃不復娶權聞而貴之以其年壯勑宗正妻以宗室女化固辭以疾權不違其志年七十餘乃上疏乞骸骨爰居章安卒於家長子爔字公熙少有志操能計算衛將軍全琮表稱爔任大將軍赴召道卒

鄭泉字文淵陳郡人博學有奇志孫權除爲郎中嘗與之言卿好於衆中面諫或失禮敬寧不畏龍鱗乎對曰臣聞君明臣直今値朝廷上下無諱實恃洪恩不畏龍鱗後侍讌權乃怖之使提出付有司促治罪泉臨出屢顧權呼還笑曰卿言不畏龍鱗何以臨出而顧乎對曰實恃恩覆知無死憂至當出閤感惟威靈不能不顧耳章武二年權與曹丕構兵復欲與朝廷通好遣泉來聘帝問曰吳王何以不答吾書泉曰曹操父子陵轢漢室終奪其位陛下既爲宗室有維城之責不荷戈執殳爲海內率先而於是自明未合天下之謂是以寡君未復書耳帝無以難之泉生平嗜酒嘗曰願得美酒滿五百斛船以四時甘脆置兩頭反覆沒飲之憊卽住而啖肴膳酒有斗升減隨卽益之不亦快乎臨卒謂同類曰必葬我陶家之側庶百歲之後化而成土幸見取爲酒壺實獲我心矣

羊衜南陽人初爲中庶子年二十廷尉監隱蕃交結豪傑自衛將軍全琮等皆傾心敬待惟衜及宣詔郎豫章楊迪拒不與通時人咸怪之後蕃叛逆衆乃服其先識孫權卽僞位立子登爲皇太子以諸葛恪爲左輔張休右弼顧譚輔正陳表翼正是爲四友而謝景范愼刁元及衜等皆爲賓客東宮號爲多士登使侍中胡綜作賓友目曰英才卓越超踰倫匹則諸葛恪精識時機達幽究微則顧譚凝辨宏達言能釋結則謝景究學甄微游夏同科則范愼衜乃

私駮綜曰元遜才而疏子嘿精而很叔發辨而浮孝敬深而狹所言皆有指趣而衜卒以此言見咎不爲恪等所親四人後皆敗卒如衜言官桂陽太守卒

李衡字叔平襄陽卒家子也漢末入吳爲武昌庶民聞羊衜有人物之鑒往干之衜曰多事之世尚書劇曹郎才也是時校事呂壹操弄權柄大臣畏偪莫有敢言衜曰非李衡無能困之者遂共薦爲郎權引見衡口陳壹姦短數千言權有愧色數月壹被誅而衡乃見顯擢矣後爲諸葛恪司馬幹恪府事恪被殺衡求爲丹陽太守時孫休在郡治衡數以法繩之妻習氏每諫衡衡不從會休立衡憂懼謂妻曰不用卿言以至於此遂欲奔魏妻曰不可君本庶民

耳先帝相拔過重既數作無禮而復逆自猜嫌逃叛求活
以此北歸何面目見中國人乎衡曰計何所出妻曰瑯琊
王素好善慕名方欲自顯于天下終不以私嫌殺君明矣
可自囚詣獄表列前失顯求受罪如此乃當逆見優饒非
但直活而已衡從之果無患又加威遠將軍授以棨戟衡
每欲治家妻輒不聽後密遣客十人于武陵龍陽汎洲上
作宅種甘橘千株臨死勑兒曰汝母惡吾治家故窮如是
然吾州里有千頭木奴不責汝衣食歲上一匹絹亦可足
用耳衡卒後二十餘日其子以白母母曰此當是種甘橘
也汝家失十戶客來七八年必汝父遣為宅汝父恒稱太
史公言江陵千樹橘當封君家吾答曰且人患無德義不

患不富若貴而能貧方好耳用此何為吳末衡甘橘成歲
得絹數千匹家道殷足

潘濬字承明武陵漢壽人也弱冠從宋仲子受學聰察有
機理山陽王粲見而貴異之由是知名荊州牧劉表辟為
從事時沙羨長臧穢不修濬按殺之一郡震竦轉湘鄉令
治甚有名昭烈領荊州以濬為治中從事昭烈入蜀留典
州事孫權襲殺關羽陷荊州將吏叛附權濬稱疾不出權
遣人以牀就家輿致之慰勞與語濬下地拜謝權以為治
中荊州諸軍事一以諮之武陵部從事樊伷糾諸夷圖以
武陵歸朝吳臣白差督萬人往擊之權不聽特召問濬濬
答以五千人往足以擒伷權曰卿何以輕之濬曰伷是南

陽舊姓頗能弄脣吻而實無辯論之才臣所以知之者伷
昔嘗為州人設饌比至日中食不可得而十餘自起此亦
侏儒觀一節之驗也權大笑納其言卽遣濬將五千人往
斬之遷奮威將軍封常遷亭侯權稱尊號拜為少府進封
劉陽侯權數射雉濬諫之權曰相與別後時暫出耳不復
如往日也濬曰天下未定萬機務多射雉非急弦絕括破
皆能為害乞特為臣故息置之濬出見雉翳故在乃手自
撤壞之權由是自絕尋遷太常五谿蠻叛盤結郡中不可
治權假濬節督諸軍討之信賞必行法不可干斬獲以萬
數自是一方寧靜矣將軍步騭屯漚口求召募諸郡以增
兵權問濬濬曰豪將在民間耗亂為害加騭有名勢在所

所媚不可聽也權從之中郎將豫章徐宗有名士也嘗至
京師與孔融交結然儒生誕節部曲寬縱不奉節度為衆
作殿濬遂斬之其奉法絕不憚私議也歸義隱蕃以口辯
為豪傑所善濬子翥亦與周旋饋餉之濬聞大怒疏責翥
曰吾受國厚恩志報以命爾輩在都當念恭順親賢慕善
何故與降虜交以糧餉之在遠聞此心震面熱惆悵累旬
疏到急就往使受杖一百促責所餉當時人咸怪濬而蕃
果圖叛誅夷衆乃服時濬姨兄零陵蔣琬為朝廷大將軍
或有間濬於武陵太守衛旍者云濬遣密使與琬相聞欲
有自託之計旍以啟權權曰承明不為此也卽封旍表以
示於濬而召旍還免官初濬與陸遜俱駐武昌共掌留事

時校事呂壹操弄威柄奏按丞相顧雍左將軍朱據等皆見禁止黃門侍郎謝厷語次問壹顧公事何如壹答不能佳厷又問若此公免退誰當代之壹未答厷曰得無潘太常代之乎壹良久曰君語近之也厷曰潘太常常切齒於君但道遠無因耳今日代顧公恐明日便擊君矣壹大懼遂解散雍事濬求朝詣建業欲盡辭極諫至聞太子登已數言之而不見從濬乃大請百寮欲因會手刃殺壹以身當之爲國除患壹知之稱疾不行濬每進見無不陳壹之姦險也由此壹寵漸衰遂見誅權赤烏二年濬卒子翥嗣濬女配建昌侯孫慮翥字文龍拜騎都尉後代領兵早卒翥弟祕權以姊陳氏女妻之調湘鄉令襄陽習溫爲荊州大公平公平今之州都祕過辭於溫問曰先君昔因君侯當爲州里議主今果如其言不審州里誰當復相代者溫曰無過於君也後祕爲尚書僕射代溫爲公平甚得州里之譽

季漢書卷八十一

諸暨章陶栽良氏纂　族孫　夢占 維賢　仝校

吳臣諸葛恪陸凱列傳

諸葛恪字元遜瑾長子也少有才名發藻岐嶷辯論應機莫與爲對權見而奇之謂瑾曰藍田生玉眞不虛也長七尺六寸少鬚眉折頞廣頤大口高聲弱冠拜騎都尉與顧譚張休等侍太子登講論道藝並爲賓友從中庶子轉左輔都尉尋守節度節度掌軍糧文書繁猥非其好也叔父亮書與陸遜曰家兄年老而恪性疎今使典主糧穀糧穀軍之要最僕雖在遠竊用不安足下特爲啟至尊轉之遜以白權因轉領兵恪以丹陽山寇時發前後屢發兵莫能平定自求領郡可得甲士四萬丹陽地勢險阻與吳郡會稽新都鄱陽四郡鄰接周旋數千里山谷險重其幽邃民人未嘗入城邑對長吏皆仗兵野逸白首於林莽逋亡宿惡咸共逃竄山出銅鐵自鑄甲兵俗好武習戰高尚氣力其升山赴險抵突叢棘若魚之走淵猨狖之騰木也時觀間隙出爲寇盜每致兵征伐尋其窟藏戰則蠭至敗則鳥竄自前世以來不能羈也議者皆以爲難瑾聞之亦曰恪不大興吾家將赤吾族也恪陳其必捷權乃拜爲撫越將軍領丹陽太守授棨戟武騎三百拜畢命恪備威儀作鼓吹導引歸家時年三十二恪至郡乃移書四部屬城長吏令各保其疆界明立部伍其從化平民悉令屯居乃分內

諸將羅兵幽阻但繕藩籬不與交鋒候其穀稼將熟輒縱
兵芟刈使無遺種舊穀既盡新田不收平民屯居略無所
入於是山民既盡飢窮漸出降首恪乃復勅下曰山民去
惡從化皆當撫慰徙出外縣不得嫌疑有所拘執臼陽長
胡伉縛送降民周遺遺舊惡民困迫暫出內實圖叛亂者
也恪以伉違教遂斬以徇以狀表上民聞伉坐執人被戮
知官惟欲出之而已於是老幼相攜而出歲期收兵皆如
本規自領萬人餘分給諸將權嘉其功遣尚書僕射薛綜
勞軍拜威北將軍封都鄉侯恪乞率衆佃廬江皖口因輕
兵襲舒掩得其民而還復遠遣斥候相徑要欲圖壽春魏
司馬懿謀欲攻恪權方發兵應之望氣者以為不利於是

徙恪屯於柴桑是時丞相陸遜老成持重嫌恪恃才任意
恪與遜書曰楊敬叔傳述清論以為方今人物彫盡守德
業者不能復幾宜相左右更為輔車上熙國事下相珍惜
又疾世俗好相謗毀使已成之器中有損累將進之徒意
不歡笑聞此喟然誠獨擊節愚以為君子不求備於一人
自孔氏門徒大數三千其見異者七十二人至于子張子
路子貢等七十之徒亞聖之德然猶各有所短師辟由喭
賜不受命豈況下此而無所闕且仲尼不以數子之不備
而引以為友不以人所短棄其所長也加以當今取士宜
寬於往古何者時務從橫而善人單少國家職司常苦不
充苟令性不邪惡志在陳力便可獎就騁其所任若於小

小宜適私行不足皆宜闊略不足縷責且士誠不可纖論
苛克苛克則彼賢聖猶將不全況其出入者邪故曰以道
望人則難以人望人則易賢愚可知自漢末以來中國士
大夫如許子將輩所以更相謗訕或至於禍原其本起非
為大讎惟坐克己不能盡如禮而責人專以正義夫己不
如禮則人不服責人以正義則人不堪內不服其行外不
堪其責則不得不相怨相怨一生則小人得容其間得容
其間則三至之言浸潤之譖紛錯交至雖使至明至親者
處之猶難以自定況已為隙且未能明者乎是故張陳至
於血刃蕭朱不終其好本由於此而已夫不赦小過纖微
相責久乃至於家戶為怨一國無復全行之士也恪知遜

以此嫌己故遂廣其理而贊其旨也會遜卒恪遷大將軍
假節駐武昌代遜領荊州事久之權不豫而太子少議所
付託時朝臣咸注意於恪乃徵恪以大將軍領太子太傅
中書令孫宏領少傅權疾困召恪宏及太常滕允將軍呂
據侍中孫峻等見臥內受遺牀下權曰吾疾困矣恐不復
相見諸事一以相委恪流涕曰臣等皆受厚恩當以死奉
詔願陛下安精神損思慮無以外事為念權令有司諸事
一統於恪惟殺生大事然後以聞為治第館設陪衞羣官
百司拜揖之儀各有品序諸法令有不便者條列以聞權
輒聽之中外翕然人懷歡欣翌日權薨宏謀擅政祕不發
喪欲矯詔除恪峻以告恪恪請宏咨事於坐中誅之乃發

喪制服與弟公安督融書曰今月十六日乙未大行皇帝委棄萬國羣下大小莫不傷悼至吾父子兄弟並受殊恩非徒凡庸之隷是以悲慟肝心圮裂皇太子以丁酉踐尊號哀喜交并不知所措吾身受顧命輔相幼主竊自揆度才非博陸而受姬公負圖之託懼忝丞相輔漢之效恐損先帝委付之明是以憂慼惶惶所慮萬端且民惡其上動見瞻觀何時易哉今以頑鈍之姿處保傅之位艱多智寡任重謀淺誰爲脣齒近漢之世燕蓋交遘有上官之變以身值此何敢怡豫邪又弟所在與賊犬牙相錯當於今時整頓軍具率厲將士警備過常念出萬死無顧一生以報朝廷無忝爾先又諸將備守各有境界猶恐賊虜聞諱恣

雎寇竊邊邑諸曹已别下約勑所部督將不得妄委所戍徑來奔赴雖懷愴怛不忍之心公義奪私伯禽服戎苟若違戾非徒小故以親正疏古人明戒也更進拜太傅於是罷視聽息校官原逋責除關稅事崇恩澤衆莫不悅恪每出入百姓延頸思見初權既都建業築東興堤遏湖水後征淮南敗以內船由是廢不復修恪建興元年十月恪會衆於東興更作大隄左右結山俠築兩城各留千人使全端留畧守之引軍而還魏以吳軍深入恥受侮命其將胡遵諸葛誕等率衆七萬欲攻圍兩塢圖壞隄遏恪興軍四萬晨夜赴救遵等勑其軍作浮橋度陣於隄上分兵攻兩城城在高峻不可卒拔恪遣將軍留贊呂據唐咨丁奉爲前部時天寒雪魏諸將會飲見贊等兵少而解置鎧甲不持矛戟但兜鍪刀楯倮身緣遏大笑之不卽嚴兵吳兵得上卽鼓譟亂斫魏軍驚擾散走爭渡浮橋橋壞絕自投於水更相蹈藉僞樂安太守桓嘉等同時并沒死者數萬斬故叛將韓綜獲車乘牛馬驢騾各數千資器山積恪乃振旅而歸進封陽都侯加荆揚州牧督中外諸軍事賜金一百斤馬二百匹繒布各萬匹恪既戰勝遂謂知其虛實有輕敵之心矣明年春復欲出軍使司馬李衡來聘說大將軍姜維令同舉曰古人有言聖人不能爲時時至亦不可失也今賊政在私門外內猜隔兵挫于外而民怨於內自曹操以來彼之亡形未有如今者也若大舉伐之使吳攻

其東漢入其西彼救西則東虛重東則西輕以練實之軍乘虛輕之敵破之必矣維從之吳諸臣以爲數出罷勞同辭諫恪恪不聽中散大夫蔣延以固爭扶出恪乃著論諭曰夫天無二日土無二王王者不務兼并天下而欲垂祚後世古今未之有也昔戰國之時諸侯自恃兵彊地廣互有救援謂此足以傳世人莫能危恣情從懷憚于勞苦使秦漸得自大遂并吞山東此既然矣近者劉景升在荆州有衆十萬財穀如山不及曹操尚微與之力競坐觀其彊大吞滅諸袁北方都定之後操率三十萬衆來向荆州當時雖有智者不能復爲計畫於是景升兒子交臂請降遂爲囚虜凡敵國欲相吞卽仇讎欲相除也有讎而長之禍

不在己則在後人不可不爲遠慮也昔伍子胥曰越十年生聚十年教訓二十年之外吳其爲沼乎夫差自恃強大聞此邈然是以誅子胥而無備越之心至于臨敗悔之豈有及乎越小於吳尚爲吳禍況其彊大者邪昔秦但得關西耳尚以并吞六國今賊皆得秦趙韓魏燕齊九州之地地悉戎馬之鄉士林之藪今以魏比古之秦土地數倍以吳與漢比古六國不能半之然今所以能敵之但以操時兵衆於今適盡而後生者未悉長大正是賊衰少未盛之時加司馬懿先誅王淩續自隕斃其子幼弱而專彼大任雖有智計之士未得施用當今伐之是其厄會聖人急於趨時誠謂今日若順衆人之情懷偷安之計以爲長江之

險可以傳世不論魏之終始而以今日遂輕其後此吾所以長歎息者也自丕以來務在產育今者賊民歲月繁滋但以尚小未可得用耳若復十數年後其衆必倍於今而國家勁兵之地皆已空盡唯有此見衆可以定事若不早用之端坐使老復大數年暑當損半而見子弟數不足言若賊衆一倍而我兵損半雖復使伊管圖之未可如何今不達遠慮者必以此言爲迂夫禍難未至而豫憂慮此固衆人之所迂也及於難至然後頓顙雖有智者又不能圖此乃古今所病非獨一時昔吳始以伍員爲迂故難至而不可救劉景升不能慮十年之後故無以詒其子孫今恪無具臣之才而受大吳蕭霍之任智與衆同思不經遠若不及今日爲國斥境俛仰年老而讎敵更強欲刎頸謝責寧有補邪今聞衆人或以百姓尚病欲務閑息此不知慮其大危而愛其小勤者也昔漢祖幸已自有三秦之地何不閉關守險以自娛樂空出攻楚身被創痍介胄生蟣蝨將士厭困苦豈甘鋒刃而忘安寧哉慮于長久不得兩存者耳每覽荆邯說公孫述以進取之圖近見家叔父表陳與賊爭競之計未嘗不喟然興歎也夙夜反側所慮如此故聊疏愚言以達二三君子之末若一朝隕歿志畫不立貴令來世知我所憂可思於後論出人不敢難丹陽太守聶友素與恪善書諫曰大行皇帝本有遏東關之計計未施行今公輔贊大業成先帝之志寇遠自送將士憑賴威

德出身用命一旦有非常之功豈非宗廟神靈社稷之福邪宜且案兵養銳觀釁而動今乘此勢欲復大出天時未可而苟任盛意私心以爲不安恪題論後爲書答曰足下雖有自然之理然未見大數熟省此論可以開悟乃出軍發州郡二十萬衆百姓騷動矣恪意欲曜威淮南驅畧民人諸將難之曰今引軍深入疆場之民必相率遠遁恐兵勞而功少不如止圍新城新城困救必至至而圖之乃可大獲恪從之迴軍圍新城攻守連月城不拔士卒疲勞因暑飲水泄下流腫病者大半死傷塗地諸營吏日白病者多恪以爲詐欲斬之自是莫敢言恪內惟失計而恥城不下忿形於色將軍朱異有所是非恪怒立奪其兵都尉蔡

林數陳軍計不用亡奔魏魏知戰士罷病乃進救兵恪引
軍而還士卒傷病流曳道路或頓仆坑壑或見畧獲存亡
忿痛大小呼嗟出駐江渚一月圖起田於潯陽詔召相銜
徐乃旋師由此衆庶失望而怨黷興矣秋八月軍還陳兵
導從歸入府即召中書令孫嘿厲聲曰卿等何敢妄數作
詔嘿惶懼辭出又勅兵嚴欲向青徐孫峻者傾險人也欲
除恪擅政久矣因民之多怨衆之所嫌構恪欲爲變與亮
謀置酒害之恪之將見也是夜精爽擾動竟夕不寐明將
盥漱聞水腥臭侍者授衣衣服亦臭恪怪其故易衣易水
其臭如初意惆悵不悅嚴畢趨出犬銜引其衣恪曰犬不
欲我行乎還坐頃刻乃復起犬又銜其衣恪令從者逐犬

遂升車初恪將征淮南有孝子著縗衣入其閤中從者白
之令外詰問孝子曰不自覺入時中外守備亦悉不見衆
皆異之出行之後所坐廳事屋棟中折自新城出駐東興
有白虹見其船還拜蔣陵白虹復繞其車及將見駐車宮
門峻已伏兵於帷中恐恪不時入事泄自出見恪曰使君
若尊體不安自可須後峻當具白主上欲以嘗知恪恪荅
曰當自力入散騎常侍張約朱恩等密書與恪曰今日張
設非常疑有他故恪以示太常滕允允勸恪還恪曰峻小
子何能爲邪但恐因酒食中人耳乃以藥酒入謝亮還坐
設酒恪疑未飲峻因曰使君病未善平當有常服藥酒自
可取之恪意乃安別飲所齎酒酒數行亮還內峻起如廁
易服出曰有詔收諸葛恪恪驚起拔劒未得而峻刀交下
張約從旁斫峻裁傷左手峻應手斫約斷右臂武衛之士
皆趨上殿峻曰所取者恪也今已死悉令復刃乃除地更
飲初權召恪輔政臨去大司馬呂岱戒之曰世方多難子
每事必十思恪答曰昔季文子三思而後行夫子曰再思
可矣今君令恪十思明恪之劣也岱無以答至是乃服岱
之先見恪之未敗也童謠曰諸葛恪蘆葦單衣篾鉤落於
何相求成子閣成子閣者反語石子岡也建業南有長陵
名曰石子岡葬者依焉鉤落者校飾革帶世謂之鉤落帶
恪果以葦席裹其身而篾束其膂投之於此岡恪時年五
十一恪長子綽騎都尉以交關魯王事權乃付恪令更教

誨恪鴆殺之中子竦長水校尉少子建步兵校尉聞恪死
車載其母而奔峻遣騎督劉承追斬竦於白都建渡江欲
北奔魏行數十里爲追兵所逮恪外甥都鄉侯張震及常
侍朱恩等皆夷三族初竦數諫恪恪不從常懼禍及亡臨
淮臧均表乞收葬恪曰臣聞震雷電激不崇一朝大風衝
發希有極日然猶繼以雲雨因以潤物是則天地之威不
可經日浹辰帝王之怒不宜訖情盡意伏念故太傅諸葛
恪得承祖考風流之烈伯叔諸父遭漢祚盡九州鼎立分
託三方並履忠勤熙隆世業爰及于恪生長王國陶育聖
化致名英偉服事累紀禍心未萌先帝委以伊周之任屬
以萬機之事恪素性剛愎矜己陵人不能敬守神器穆靜

邦內興功暴師未期三出虛耗士民空竭府藏專擅國憲廢易由意假刑劫衆大小屏息侍中武衛將軍都鄉侯俱受先帝囑寄之詔見其姦虐日月滋甚將恐蕩搖宇宙傾危社稷奮其威怒一朝大除馳首徇示六軍喜踊日月增光風塵不動斯實宗廟之神靈天人之同驗也今恪父子三首縣市積日國之大刑無所不震長老孩幼無不畢見人情之於品物樂極則哀生見恪貴盛世莫與貳身處台輔中間歷年今之誅夷無異禽獸觀訖情反能不憯然且已死之人與土壤同域鑿掘斫刺無所復加願聖朝稽則乾坤怒不極旬使其鄉邑若故吏民收以士民之服惠以三寸之棺昔項籍受殯葬之施韓信獲收斂之恩斯則漢

高發神明之譽也惟陛下敦三皇之仁垂哀矜之心使國澤加于辜戮之骸復受不已之恩于以揚聲遐方沮勸天下豈不宏哉昔欒布矯命彭越臣竊恨之不先請主上而專名以肆情其得不誅實為幸耳今臣不敢章宣愚情以露天恩謹伏手書冒昧陳聞乞聖朝哀察亮峻乃聽恪故吏斂葬始恪退軍聶友知其禍及書與滕允曰當人彊盛河山可拔一朝羸縮人情萬端言之悲歎恪死後峻忌友欲以為鬱林太守友以憂卒

友字文悌豫章人也少為縣吏虞翻徙交州縣令使友送之翻與語而異焉為書與豫章太守謝斐令以為功曹郡時見有功曹斐見之問曰縣吏聶友可堪何職對曰此人縣間小吏耳猶可堪曹佐斐曰論者以為宜作功曹君其避之乃用為功曹使至都下諸葛恪友之時論謂顧子嘿子眞其間無所復容恪欲以友居其間由是知名後為將討儋耳還拜丹陽太守年三十三卒

滕允字承嗣北海劇人也伯父耽父胄避亂渡江孫權為車騎將軍拜耽右司馬以寬厚稱早卒胄善屬文權待以賓禮軍國書疏常令損益潤色之亦早卒允年十二孤單煢立能治身厲行為人白晳威儀可觀每正朔朝賀修勤在位大臣見者無不歎賞權為吳王追錄舊恩封允都亭侯弱冠尚公主年三十起家為丹陽太守徙吳郡會稽所在見稱權寢疾詣都留為太常與諸葛恪等俱受遺詔輔

政孫亮襲位加衛將軍恪將悉衆伐魏允諫曰君以喪代之際受伊霍之託入安本朝出摧彊敵名聲振於海內天下莫不震動萬姓之心冀得蒙君而息今猥以勞役之後興師出征民疲力屈遠主有備若攻城不克野略無獲是喪前勞而招後責也不如案甲息師觀隙而動且兵者大事事以衆濟衆苟不悅君獨安之恪曰諸云不可者皆不見計算懷居苟安者也而子復以為然吾何望乎夫以曹芳闇劣而政在私門彼之臣民固有離心今吾因國家之資藉戰勝之威則何往而不克哉以允為都下督掌統留事允白日接賓客夜省文書或通曉不寐孫峻害諸葛恪羣臣推峻為太尉允為司徒時有媚峻者以為大統宜在

公族若滕允為亞公聲名素重眾心所附不可貳也由此峻為丞相不置御史大夫允以恪子竦妻父辭位峻曰緜禹罪不相及滕侯何為峻允雖內不沾洽而外相包容進允爵高密侯共事如前及峻死峻從弟綝以侍中武衞將軍領中外諸軍事代政綝悖逆更甚于峻峻謀不軌及死以後事付綝也驃騎將軍呂據聞之大恐與諸督將共表薦允為丞相綝以允為大司馬代呂岱駐武昌據時出軍征魏圖青徐未及淮引兵還使人報允欲共廢綝綝聞之遣從兄慮將兵逆據于江都勑文欽劉纂唐咨等合眾擊據遣侍中左將軍華融中書丞丁晏告允取據并喻允宜速去允自以禍及因留融晏使以書難綝綝不聽表言允

反許將軍劉丞以封爵使率兵攻圍允允顏色不變談笑自若或勸允引兵至蒼龍門將士見公出必委綝就公時夜已半允以與據期又難舉兵向公乃約令部曲說呂侯以在近道故皆為允盡死無離散者時大風比曉據不至綝兵大會遂殺允及將士數十人夷允三族

陸凱字敬風吳郡吳人遜族子也權黃武初為永興諸暨長所在有治迹拜建武都尉領兵居平篤學雖統軍手不釋書好太元論演其意以筮輒驗權赤烏中除儋耳太守討朱崖斬獲有功遷建武校尉亮五鳳二年討山賊陳毖於零陵破毖等斬之拜巴邱督偏將軍封都鄉侯轉武昌右部督與諸將共赴壽春還累遷盪魏綏遠將軍孫休襲位拜征北將軍假節領豫州牧孫皓立遷鎮西大將軍都督巴邱領荊州牧進封嘉興侯孫皓與晉平使者丁忠自北還說弋陽可襲凱諫止之寶鼎元年遷左丞相皓不好人視己羣臣侍見莫敢迕凱諫曰夫君臣無不相識之道若卒有不虞不知所赴皓聽凱自視時徙都武昌揚土百姓泝流供給甚為患苦又政事多謬民窮匱凱上疏曰臣聞有道之君以樂樂民無道之君以樂樂身樂民者其樂彌長樂身者不樂而亡夫民者國之根也誠宜重其食愛其命民安則君安民樂則君樂自頃年以來君威傷於桀紂君明闇於姦雄君惠閉於羣孽無災而民命盡無為而國財空辜無罪賞無功使君有謬誤之愆天為作妖而諸

公卿媚上以求愛困民以求饒導君於不義敗政於淫俗臣竊為痛心今鄰國交好四邊無事當務息役養士實其廩庫以待天時而更傾動天心搔擾萬姓使民不安大小呼嗟此非保國養民之術也臣聞吉凶在天猶影之在形響之在聲也形動則影動形止則影止此分數乃有所繫非在口之所進退也昔秦所以亡天下者但坐賞輕而罰重政刑錯亂民力盡于奢侈目眩於美色志濁于財寶邪臣在位賢哲隱藏百姓業業天下苦之是以遂有覆巢破卵之憂漢所以強者躬行誠信聽諫納賢惠及負薪躬請巖穴廣采博察以成其謀此往事之明證也近者漢之衰末三家鼎立曹失紀綱晉有其政又益州危險兵多精疆

閉門固守可保萬世而劉氏與奪乖錯賞罰失所君恣意於奢侈民力竭於不急是以爲晉所伐君臣見虜此目前之明驗也臣闇于大理文不及義智惠淺劣無復冀望竊爲陛下惜天下耳臣謹奏耳目所聞見百姓所爲煩苛刑政所爲錯亂願陛下息大功損百役務寬盪勿苛政又武昌土地實危險而塉确非王都安國養民之處船泊則沈漂陵居則峻危且童謠言寧飲建業水不食武昌魚寧還建業死不止武昌居臣聞翼星爲變熒惑作妖童謠之言生于天心乃以安居而比死足明天意知民所苦也臣聞國無三年之儲謂之非國而今無一年之蓄此臣下之責也而諸公卿位處人上祿延子孫曾無致命之節匡救之

術苟進小利于君以求容媚荼毒百姓不爲君計也自從孫宏造義兵以來耕種既廢所在無復輸入而分一家父子異役廩食日張蓄積日耗民有離叛之心國有露根之漸而莫之恤也民力困窮鬻賣兒子調賦相仍日以疲極所在長吏不加隱括加有監官既不愛民務行威勢所在搔擾更爲煩苛民苦二端財力再耗此爲無益而有損也願陛下一息此輩矜哀孤弱以鎮撫百姓之心此猶魚鼈得免毒螫之淵鳥獸得離羅網之綱四方之民繈負而至矣如此民可得保先王之國存焉臣聞五音令人耳不聰五色令人目不明此無益于政有損于事者也自昔先帝時後宮列女及諸織絡數不滿百米有蓄積貨財有餘先

帝崩後幼景在位更改奢侈不蹈先迹伏聞織絡及諸徒坐乃有千數計其所長不足爲國財然坐食官廩歲歲相承此爲無益願陛下料出賦嫁給與無妻者如此上應天心下合地意天下幸甚臣聞殷湯取士於商賈齊桓取士於車轅周武取士於負薪大漢取士於奴僕明王聖主取士以賢不拘卑賤故其功德洋溢名流竹素非求顏色而取好服捷口容悅者也臣伏見當今內寵之臣位非其人任非其量不能輔國匡時羣黨相扶害忠隱賢願陛下簡文武之臣各勤其官州牧督將藩鎮方外公卿尚書務修仁化上助陛下下拯黎民各盡其忠拾遺萬一則康哉之歌作刑錯之理清矣願陛下留神思臣愚言時殿上列將

何定佞巧便僻貴幸任事凱面責定曰卿見前後事主不忠傾亂國政寧有得以壽終者邪何以專爲姦邪穢塵天聽宜自改厲不然方見卿有不測之禍矣定大恨凱思中傷之凱終不以爲意乃心公家義形於色表疏皆指事不飾忠懇內發皓遣趙欽令報凱前表曰孤動必遵先帝有何不平君所諫非也又建業宮不利故避之而西宮室宇摧朽須謀移都何以不可徙乎凱上疏曰臣竊見陛下執政以來陰陽不調五星失晷職司不忠姦黨相扶是陛下不遵先帝之所致夫王者之興受之於天脩之由德豈在宮乎而陛下不諮之公輔便盛意驅馳六軍流離悲懼逆犯天地天地以災童歌其謠縱令陛下一身得安百姓愁

勞何以用治此不遵先帝一也臣聞有國以賢爲本夏殺龍逢殷獲伊摯斯前世之明效今日之師表也中常侍王蕃黃中通理處朝忠謇斯社稷之重鎭大吳之龍逢也而陛下忿其苦辭惡其直對梟之殿堂尸骸暴棄邦內傷心有識悲悼咸以吳國夫差復存先帝親賢陛下反之是陛下不遵先帝二也臣聞宰相國之柱也不可不彊是故漢有蕭曹之佐先帝有顧步之相而萬彧瑣才凡庸之質昔從家隸超步紫闥於彧已豐於器已溢而陛下愛其細介不訪大趣榮以尊輔越尚舊臣賢良憤惋智士赫咤是不遵先帝三也先帝憂民過于嬰孩民無妻者以妾妻之見單衣者以帛給之枯骨不收而取埋之而陛下反之是不

遵先帝四也昔桀紂滅由妖婦幽厲亂在嬖妾先帝鑒之以爲身戒故左右不置淫邪之色後房無曠積之女今中宮萬數不備嬪嬙外多鰥夫女吟于中風雨逆度正由此起是不遵先帝五也先帝憂勞萬機猶懼其失陛下臨阼以來游戲後宮眩惑婦女乃令庶事多曠下吏容姦是不遵先帝六也先帝篤尚朴素服不純麗宮無高臺物不彫飾故國富民充姦盜不作而陛下徵調州郡竭民財力土被元黃宮有朱紫是不遵先帝七也先帝外仗顧陸朱張內近胡綜薛綜是以庶績雍熙邦內清肅今者外非其任內非其人陳聲曹輔斗筲小吏先帝之所棄而陛下幸之是不遵先帝八也先帝每燕見羣臣抑損醇醲臣下終日

無失慢之尤百寮庶尹並展所陳而陛下拘以視瞻之敬懼以不盡之酒夫酒以成禮過則敗德此無異商辛長夜之飲也是不遵先帝九也昔漢之桓靈親近宦豎大失民心今高通詹廉羊度黃門小人而陛下賞以重爵權以戰兵若江渚有難烽燧互起則度等之武不能禦侮明也是不遵先帝十也今宮女曠積而黃門復走州郡條牒民女有錢則舍無錢則取怨呼道路母子死訣是不遵先帝十一也先帝在時亦養諸王太子若取乳母其夫復役賜與錢財給其資糧時遣歸來視其弱息今則不然夫婦生離夫故作役兒從後死家爲空戶是不遵先帝十二也先帝歎曰國以民爲本民以食爲天衣其次也三者孤存之於

心今則不然農桑並廢是不遵先帝十三也先帝簡士不拘卑賤任之鄉閭效之於事舉者不虛受者不妄今則不然浮華者登朋黨者進是不遵先帝十四也先帝戰士不給他役使春惟知農秋惟收稻江渚有事責其死效今之戰士供給衆役廩賜不贍是不遵先帝十五也夫賞以勸功罰以禁邪賞罰不中則士民散失今江邊將士死不見哀勞不見賞是不遵先帝十六也今在所監司已爲煩猥兼有內使擾亂其中一民十吏何以堪命昔景帝時交阯反亂實由茲起是爲遵景帝之闕是不遵先帝十七也夫校事吏民之仇也先帝末年雖有呂壹錢欽尋皆誅夷以謝百姓今復張立校曹縱吏言事是不遵先帝十八也先

帝時居官者咸久於其位然後考績黜陟今州郡職司或莅政無幾便徵召遷轉迎新送故紛紜道路傷財害民於是爲甚是不遵先帝十九也先帝每察竟解之奏常留心推接是以獄無冤囚死者呑聲今則違之是不遵先帝二十也若臣言可錄藏之盟府如其虛妄治臣之罪願陛下留意凱疏甚切直恐非皓之所能容忍也或云藏之篋笥建衡元年疾病皓遣中書令董朝問所欲言凱乃以疏上之又陳何定小人宜授外任不宜委以國事奚熙小吏建起浦里田欲復嚴密故迹亦不可聽姚信樓元賀邵張悌郭逴薛瑩滕修及族弟喜抗或清白忠勤或姿才卓茂皆社稷之楨幹國家之良輔願陛下重留神思訪以時務遂

卒年七十二子禕初爲黃門侍郎出領部曲拜偏將軍凱卒後入爲太子中庶子右國史華覈表薦禕曰禕體質方剛器幹彊固董率之才魯肅不過及被召當下徑還赴都道由武昌曾不回顧器械軍資一無所取在戎果毅臨財有節夫夏口賊之衝要宜選名將以鎭戍之臣竊思惟莫善於禕初皓常銜凱數犯顏忤旨加何定譖構非一皓因重臣難繩以法又陸抗時爲大將在疆埸故容忍者久之抗卒後竟徙凱家於建安

允字敬宗凱弟也始爲御史尚書選曹郎太子和聞其名待以殊禮會全寄楊竺等阿附魯王霸與和分爭陰相譖構允坐收下獄楚毒備至終無他辭初太子自懼黜廢而魯王覬覦益甚權時見楊竺辟左右論霸之才竺深述霸有文武英姿宜爲嫡嗣於是權乃許立焉有給使伏于牀下具聞之以告太子允當至武昌往拜太子太子不見而微服至其車上與共密議欲令陸遜表諫既而遜有表極諫權疑竺泄之竺辭不服權使竺出尋其由竺白頃惟允西行必其所道又遣問遜何由知之遜言允所述召允考問允爲太子隱曰楊竺向臣道之遂共爲獄竺不勝痛毒服是所道權初疑竺泄之及服以爲果然乃斬竺允後爲衡陽督軍都尉赤烏十一年交阯九眞夷賊攻沒城邑交部搔動以允爲交州刺史安南校尉允入南界喻以恩信務崇招納高涼渠帥黃吳等支黨三千餘家皆出降引軍

而南重宣至誠遺以財幣賊帥百餘人民五萬餘家深幽不羈莫不稽顙交部淸泰就加安南將軍復討蒼梧建陵賊破之前後出兵八千餘人以充軍用孫休永安元年徵爲西陵督封都亭侯後轉左虎林中書丞華覈表曰允天姿聰朗才通行潔昔歷選曹遺迹可紀還在交州奉宣朝恩流民歸附海隅肅淸蒼梧南海歲有舊風障氣之害風則折木飛砂轉石氣則霧鬱飛鳥不經自允至州風氣絕息商旅平行民無疾疫田稼豐稔州治臨海海流秋鹹允又畜水民得甘食惠風橫被化感人神遂憑天威招合遺散至被詔書當出民感其恩以忘戀土負老攜幼甘心景從求無攜貳不煩兵衞自諸將合衆皆脅之以威未有如

允結以恩信者也銜命在州十有餘年賓帶殊俗寶玩所生而內無粉黛附珠之妾家無文甲犀象之珍方之今臣實難多得宜在輦轂股肱王室以贊唐虞康哉之頌江邊任輕不盡其才虎林選督堪之者衆若召還都寵以上司則天工畢脩庶績咸熙矣允卒子式嗣爲柴桑督揚武將軍天策元年與從兄褘俱從建安天紀二年召還建業復將軍侯

季漢書卷八十二

諸曁章陶栻艮氏纂　族孫繼灝仝校

吳臣沈友屈晃王蕃樓元賀邵韋昭華覈列傳

沈友字子正吳郡人也年十一華歆行風俗見而異之因呼曰沈郎可登車語乎友逡巡卻曰君子講好會宴以禮今仁義陵遲聖道漸壞先生銜命將以裨補先王之教整齊風俗而輕脫威儀猶負薪救火無乃更崇其熾乎歆慙曰自桓靈以來雖多英彥未有幼童若此者弱冠博學多所貫綜善屬文并好武事注孫子兵法每所至衆人皆默然莫與爲對權以禮聘之既至論王霸之畧當時之務權斂容敬信陳荆州宜并之計納之正色立朝淸議峻厲爲

庸臣所嫉誣以謀反權亦以終不爲己用思害之建安九年權大會官寮友有所是非權令人扶出謂曰人言卿欲反友乃曰主上在許有無君之心者可謂非反乎遂見殺時年二十九

屈晃汝南人也官尚書僕射權幽閉太子和晃入諫曰太子仁明顯聞四海今三方鼎跱實不宜搖動太子以生衆心願陛下少垂聖慮老臣雖死猶生之年叩頭流血辭氣不撓時魯王霸覬覦儲位全寄楊竺等阿附之日興譖愬以構危太子寄竺又權所信倖臣也而權意遂不可回矣晃與驃騎將軍朱據率將吏泥頭自縛連日詣闕陳請權登白爵觀見甚惡之勅晃等無事忩忩權欲廢和立霸晃

據又固諫不止權大怒晃據牽入殿杖一百斥還田里當是時大臣陸遜吾粲顧譚等各疏諫諍咸得罪死徙無難督陳正五營督陳象復上書稱引晉獻公殺申生立奚齊晉國擾亂權竟族誅正象張純亦盡言極諫權幽之遂棄市純字元基敦之子少厲操行爲太子輔義都尉者也孫皓襲位勅曰故僕射屈晃志匡社稷忠諫亡身封晃子緒爲東陽亭侯弟幹恭爲立義都尉緒官僕射

王蕃字永元廬江人也博覽多聞兼通術藝始爲尚書郎去官孫休襲位與賀邵薛瑩虞汜俱爲散騎中常侍皆加駙馬都尉時論稱之遣使來聘還爲夏口監軍孫皓時復入與萬彧同爲常侍彧與皓有舊俗士挾侵謂蕃自輕中

書丞陳聲皓嬖臣也數譖毀蕃蕃高亮不能承顏順指時或見迕意積以見責甘露二年丁忠使晉還皓大會羣臣蕃沈醉頓伏皓疑而不悅轝出頃之請還酒亦不解蕃性有威嚴行止自若皓大怒呵左右於殿下斬之衛將軍滕牧征西將軍留平請不能得丞相陸凱上疏曰常侍王蕃黃中通理知天知物處朝忠謇斯社稷之重鎮大吳之龍逢也昔事景皇納言左右景皇欽嘉歎爲異倫而陛下忿其苦辭惡其直對梟之殿堂尸骸暴露邦內傷心有識所共悲悼矣蕃死時年三十九皓徙蕃家屬於廣州二弟著延皆令器遭郭馬變不爲馬用皆見害

樓元字承先沛郡蘄人也孫休時爲監農御史孫皓襲位與王蕃郭逴萬彧俱爲散騎中常侍遷會稽太守入爲大司農舊禁中主者用親近人彧陳親密近職宜錄賢材皓因勑有司求忠清之士以應其選遂用元爲宮下鎮禁中候主殿中事元從九卿持刀侍衛正身率衆應對切直數迕皓意漸見責怒人誣白元與賀邵相逢駐共耳語大笑謗訕朝政遂被書詰責送付廣州東觀令華覈上疏曰臣竊以治國之體其猶治家主田野者皆宜良信又宜得一人總其條目爲作維綱衆事乃理論語曰無爲而治者其舜也與恭己正南面而已言所任得其人故優游而自逸也今海內未定天下多事事無大小皆當關聞動經御坐勞損聖慮陛下既垂意博古綜極藝文加勤心好道隨節

致氣宜得閑靜以展神思呼翕清淳與天同極臣夙夜思惟諸吏之中任幹之事足委仗者無勝於樓元元清忠奉公冠冕當世衆服其操無與爭先夫清者則心平而意直忠者惟正道而履之如元之性終始可保乞陛下赦前愆使得自新擢之宰司責其後效使爲官擇人隨才授任則舜之恭己近亦可得矣皓疾元名聲復徙元及子據付交阯將張奕使以戰自效陰賜鴆勑奕殺之奕以元賢者不忍即宣詔致藥元陰知之謂奕曰當早告元元何惜邪即服藥死

賀邵字興伯會稽山陰人齊之孫景之子也孫休襲位從中郎爲散騎常侍遷吳郡太守孫皓時入爲左典軍遷中

書令領太子太傅晧兇暴驕矜政事日弊邵上疏諫曰古
之聖王所以潛處重闈之內而知萬里之情垂拱衽席之
上明照八極之際者任賢之功也陛下以至德淑姿統承
皇業宜率身履道恭奉神器旌賢表善以康庶政自頃年
以來朝列紛錯眞僞相貿上下空任文武曠位外無山嶽
之鎭內無拾遺之臣佞諛之徒拊翼天飛干弄朝威盜竊
榮利而忠良排墜信臣被害是以正士摧方而庸臣苟媚
先意承指各希時趣人執反理之評士吐詭道之論遂使
清流變濁忠臣結舌陛下處九天之上隱百重之室言出
風靡令行景從親洽寵媚之臣日聞順意之辭將謂此輩
實賢而天下已平也臣心所不安敢不以聞臣聞興國之

君樂聞其過荒亂之主樂聞其譽聞其過者過日消而福
臻聞其譽者譽日損而禍至是以古之人君揖讓以進賢
虛己以求過譬天位於乘犇以虎尾爲警戒至于陛下嚴
刑法以禁直辭黜善士以逆諫臣眩燿毀譽之實沈淪近
習之言昔高宗思佐夢寐得賢而陛下求之如忘忽之如
遺故常侍王蕃忠恪在公才任輔弼以醉酒之間加之大
戮近鴻臚葛奚先帝舊臣偶有逆迕昏醉之言耳三爵之
後禮所不諱陛下猥發雷霆謂之輕慢飲之醇酒中毒隕
命自是之後海內悼心朝臣失圖仕者以退爲幸居者以
出爲福誠非所以保光鴻緒熙隆道化也又何定本趨走
小人僕隸之下身無錙銖之行能無鷹犬之用而陛下愛

其佞媚假其威柄使定恃寵放恣自擅威福口正國議手
弄天機上虧日月之明下塞君子之路夫小人求入必進
姦利定間妄興事役發江邊戍兵以驅麋鹿結罝山陵芟
夷林莽殫其九野之獸聚於重圍之內上無益時之分下
有損耗之費而兵士罷於運送人力竭于驅逐老弱飢凍
大小怨歎臣竊觀天變比年以來陰陽錯謬四時逆節日
食地震中夏隕霜參之典籍皆陰氣陵陽小人弄勢之所
致也臣嘗覽書傳驗諸行事災祥之應所爲寒慄昔高宗
脩己以消鼎雉之異宋景崇德以退熒惑之變願陛下上
懼皇天譴告之誚下追二君攘災之道遠覽前代任賢之
功近寤今日謬授之失清澄朝位旌敘俊乂放退佞邪抑

奪姦勢如是之輩一切勿復用廣延淹滯容受直辭祗承
乾指敬奉先業則大化光敷天人望塞也傳曰國之興也
視民如赤子其亡也以民爲草芥陛下昔韜神光潛德東
夏以聖哲茂姿龍飛應天四海延頸八方拭目以成康之
化必隆於旦夕也自登位以來法禁轉苛賦調益繁中官
內豎分布州郡橫興事役競造姦利百姓罹杼軸之困黎
民罷無已之求老幼飢寒家戸菜色而所在長吏迫畏罪
負嚴法峻刑苦民求辦是以人力不堪家戸離散呼嗟之
聲感傷和氣又江邊戍兵遠當以拓土廣境近當以守界
備難宜時優育以待有事而徵發賦調烟至雲集衣不全
裋褐食不贍朝夕出當鋒鏑之難入抱無聊之慼是以父

子相棄叛者成行願陛下寬賦除煩振恤窮乏省諸不急盪禁約法則海內樂業大化普洽夫民者國之本食者民之命也今國無一年之儲家無經月之畜而後宮之中坐食者萬有餘人內有離曠之怨外有損耗之費使庫廩空于無用士民飢於糟糠又北敵注目伺國盛衰陛下不恃己之威德而怙敵之不來忽四海之困窮而輕虜之不爲難誠非長策廟勝之術也昔大皇帝勤身苦體創基南夏割據江山拓土萬里雖承天贊實由人力也餘慶遺祚至于陛下陛下宜勉崇德器以光前烈愛民養士保全先軌何可忽顯祖之功勤輕難得之大業忘天下之不振替與衰之巨變哉臣聞否泰無常吉凶由人長江之限不可久

恃苟我不守一葦可航也昔秦建皇帝之號據殽函之阻德化不脩法政苛酷毒流生民忠臣杜口是以一夫大呼社稷傾覆近劉氏據三關之險守重山之固可謂金城石室萬世之業任授失賢一朝喪沒君臣係頸共爲羈僕此當世之明鑒目前之炯戒也願陛下遠考前事近鑒世變豐基彊本割情從道則成康之治興而聖祖之祚隆矣書奏皓深恨之邵奉公貞正親近所憚乃共譖邵與樓元誘毀國事俱被詰責元見送南州邵原復職天冊元年邵中惡風不能言去職數月皓疑其託疾收付酒藏掠考千所邵卒無一語竟見殺家屬徙臨海並下令殺元子孫邵年四十九子循入晉爲名臣

韋昭字宏嗣吳郡雲陽人也舊史爲晉諱改稱曜少好學能屬文從丞相掾除西安令遷尚書郎轉太子中庶子時蔡穎亦在東宮性好博奕太子和以爲無益命昭論之其辭曰蓋聞君子恥當年而功不立疾沒世而名不稱故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是以古之志士悼年齒之流邁而懼名稱之不立也故勉精厲操晨興夜寐不遑寧息經之以歲月累之以日力若甯越之勤董生之篤漸漬德義之淵棲遲道藝之域且以西伯之聖姬公之才猶有日昃待旦之勞故能隆興周道垂名億載況在臣庶而可以已乎歷觀古今立功名之士皆有累積殊異之迹勞神苦體契闊勤思平居不墮其業窮困不易其素是以卜式立志於耕

牧而黃霸受道於囹圄終有榮顯之福以成不朽之名故山甫勤於夙夜而吳漢不離公門豈有游惰哉今世之人多不務經術好玩博奕廢事棄業忘寢與食窮日盡明繼以脂燭當其臨局交爭雌雄未決專精銳意心勞體倦人事曠而不脩賓旅闕而不接雖有太牢之饌韶夏之樂不暇存也至或賭及衣物徙棊易行廉恥之意弛而忿戾之色發然其所志不出一枰之上所務不過方罫之間勝敵無封爵之賞獲地無兼土之實伎非六藝用非經國立身者不階其術徵選者不由其道求之于戰陣則非孫吳之倫也考之於道藝則非孔氏之門也以變詐爲務則非忠信之事也以劫殺爲名則非仁者之意也而空妨日廢業

終無補益是何異設木而擊之置石而投之哉且君子之居室也勤身以致養其在朝也竭命以納忠臨事且猶旰食而何博奕之足耽夫然故孝友之行立貞純之名彰也方今大吳受命海內未平聖朝乾乾務在得人勇畧之士則受熊虎之任儒雅之徒則處龍鳳之署百行兼苞文武並騖博選良才旌簡髦俊設程試之科垂金爵之賞誠千載之嘉會百世之良遇也當世之士宜勉思至道愛功惜力以佐明時使名書史籍勳在盟府乃君子之上務當今之先急也夫一木之枰孰與方國之封枯棊三百孰與萬人之將袞龍之服金石之樂足以兼棊局而貿博奕矣假令世士移博奕之力而用之於詩書是有顏閔之志也用

之於智計是有良平之思也用之於資貨是有猗頓之富也用之於御射是有將帥之備也如此則功名立而鄙賤遠矣和廢後爲黃門侍郎孫亮襲位諸葛恪輔政表昭爲太史令撰吳書華覈薛瑩等皆與參同孫休立爲中書郎博士祭酒命昭依劉向故事校定衆書又欲延昭侍講而左將軍張布近習寵幸事行多玷憚昭侍講儒士又性精确懼以古今警戒休意固爭不可休深恨布然昭竟止不入孫皓襲位封高陵亭侯遷中書僕射職省爲侍中常領國史時所在承指數言瑞應皓以問昭昭曰此人家篋篋中物耳又皓欲爲父和作紀昭執以和不登帝位宜名爲傳如此非一漸見責怒昭憂懼自陳衰老求去官乞欲成

所造書以後業別有所付皓終不聽時有疾病醫藥監護持之愈急皓每饗宴無不竟日坐席無能否率以七升爲限雖不悉入口皆澆灌取盡昭素飲酒不過二升初見禮異時常爲裁減或密賜茶荈以當酒至於寵衰更見偪彊輒以爲罪又於酒後使侍臣難折公卿以嘲弄侵克發摘私短以爲歡時有愆過或誤犯皓諱輒見收縛至於誅戮昭以爲外相毀傷內長尤恨使不濟濟非佳事也故但示難問經義言論而已皓以爲不承用詔命意不忠盡積前後忿嫌鳳皇二年收昭付獄昭在獄上書曰囚荷恩見哀無與爲比曾無芒氂有以上報孤辱恩寵自陷極罪念當灰滅長棄黃泉愚情慺慺竊有所懷貪令上聞囚昔見世

間有古歷注其所紀載紀多虛無在書籍者亦復錯謬囚尋按傳記考合異同采摭耳目所及以作洞記起自庖犧至于秦漢凡爲三卷當起黃武以來別作一卷事尚不成又見劉熙所作釋名信多佳者然物類衆多難得詳究故時有得失而爵位之事又有非是愚以官爵今之所急不宜乖誤囚自忘至微又作官職訓及辯釋名各一卷欲表上之新寫始畢會以無狀幽囚待命泯沒之日恨不上聞謹以先死列狀乞上言祕府於外料取呈內以聞昭冀以此求免而皓更怪其書之垢詰之昭對曰囚撰此書實欲表上懼有誤謬數數省讀不覺點污被問寒戰形氣吶吃謹追辭叩頭華覈復上疏救曰昭運值千載特蒙哀識以

其儒學得與史官貂蟬內侍承合天問聖朝仁篤慎終追遠迎神之際垂涕勅昭昭愚惑不達不能敷宣陛下大舜之美而拘繫史官使聖趣不叙至行不彰實昭愚蔽當死之罪然臣慺慺見昭自少勤學雖老不倦探綜墳典温故知新及意所經識古今行事外吏之中少過昭者昔李陵爲漢將軍敗不還而降匈奴司馬遷不加疾惡爲陵遊說武帝以遷有良史之才欲使畢成所撰忍不加誅書卒成立垂之無窮今昭在吳亦漢之史遷也伏見前後符瑞彰著神指天應繼出累見一統之期庶不復久事平之後當觀時設制三王不相因禮五帝不相沿樂質文殊途損益異體宜得昭輩依準古義有所改立漢氏承秦則有叔孫

通定一代之儀昭之才學亦漢通之次也又吳書雖已有頭角敍贊未述昔班固作漢書文辭典雅後劉珍劉毅等作漢記遠不及固敘傳尤劣今吳書當垂千載編次諸史後之才士論次善惡非得良才如昭者實不可使闕不朽之書如臣頑蔽誠非其人昭年已七十餘數無幾乞赦其一等之罪爲終身徒使書成業永足傳示垂之百世謹通進表叩頭百下皓不許遂殺昭徙其家零陵子隆亦有文學也

華覈字永先吳郡武進人也始爲上虞尉典農都尉以文學入爲秘府郎遷中書丞漢亡覈詣宮門發表曰間聞賊衆蟻聚向西境西境保險謂當無虞定聞陸抗表至成都不守臣主播越社稷傾覆昔衞爲翟所滅而桓公存之今道里長遠不可救振臣以草芥竊懷不寧陛下仁聖恩澤遠撫卒聞如此必垂哀悼臣不勝忡悵之情謹拜表以聞孫皓立封徐陵亭侯寶鼎二年皓更營新宮制度宏廣飾以珠玉所費甚多是時盛夏興工農守並廢覈上疏諫曰臣聞漢文之世九州晏然秦民喜去慘毒之苛政歸劉氏之寬仁省役約法與之更始分王子弟以藩漢室當此之時皆以爲泰山之安無窮之基也至于賈誼獨以爲可痛哭及流涕者三可爲長歎息者六乃曰當今之勢何異抱火於積薪之下而寢其上火未及然而謂之安其後變亂皆如其言臣雖下愚不識大倫竊以曩時之事揆今之勢

誼云復數年間諸王方剛漢之傅相稱疾罷歸欲以此爲治雖堯舜不能安今大敵據九州之地有大半之衆習攻戰之餘術乘戎馬之舊勢欲與中國爭相吞之計其猶楚漢勢不兩立非徒漢之諸王淮南濟北而已誼之所欲痛哭比今爲緩抱火臥薪之喻於今而急大皇帝覽前代之如彼察今勢之如此故廣開農桑之業積不訾之儲恤民重役務養戰士是以大小感恩各思竭命期運未至早棄萬國自是之後强臣專政上詭天時下違衆議忘安存之本邀一時之利數興軍旅傾竭府藏兵勞民困無時獲安今之存者乃創夷之遺衆哀苦之餘民耳遂使軍資空匱倉廩不實布帛之賜寒暑不周重以失業家戶不贍而北

積穀養民專心東向無復他警蜀爲西藩土地險固加承
先主統御之術謂其守御足以長久不圖一朝奄至傾覆
脣亡齒寒古人所懼交州諸郡國之南土交阯九眞二郡
已沒日南孤危存亡難保合浦以北民皆搖動因連避役
多有離叛而備戍減少威鎮轉輕常恐呼吸復有變故昔
海虜窺窬東縣多得離民地習海行狃於往年鈔盜無日
今胸背有嫌首尾多難乃國朝之厄會也誠宜住建立之
役先備豫之計勉墾殖之業爲飢乏之救惟恐農時將過
東作向晚有事之日整嚴未辦若舍此急盡力功作卒有
風塵不虞之變當委版之役應烽燧之急驅怨苦之衆赴
白刃之難此乃大敵所因爲資也如但固守曠日持久則

軍糧必乏不待接刃而戰士已困矣昔太戊之時桑穀生
庭懼而脩德怪消殷興熒惑守心宋以爲災景公下從瞽
史之言而熒惑退舍景公延年夫脩德於身而感異類言
發於口而通神明臣以愚蔽誤忝近署不能翼宣仁澤以
感靈祇仰慙俯愧無所投處退伏思惟熒惑桑穀之異天
示二主至如他餘錙介之妖近是門庭小神所爲驗之天
地無有他變而徵祥符瑞前後屢臻明珠旣覿白雀繼見
萬億之祚實靈所挺以九域爲宅天下爲家不與編戶之
民轉徙同也又今之宮室先帝所營卜土立基非爲不祥
又楊市土地與宮連接若大功畢竟與駕遷住門行之神
皆當轉移猶恐長久未必勝舊屢遷不可留則有嫌此乃

愚臣所以夙夜爲憂灼也臣省月令季夏之月不可以興
土功不可以會諸侯不可以起兵動衆舉大事必有天殃
今雖諸侯不會諸侯之軍與會無異六月戊己土行正王
旣不可犯加又農月時不可失昔魯隱公夏城中邱春秋
書之垂爲後戒今築宮爲長世之洪基而犯天地之大禁
襲春秋之所書廢敬授之上務臣以愚管竊所未安又恐
所召離民或有不至討之則廢役興事不討日月滋慢若
悉並到大衆聚會希無疾病且人心安則念善苦則怨叛
江南精兵北土所難欲以十卒當東一人天下未定深可
憂惜如此宮成死叛五千則北軍之衆更增五萬若到萬
人則倍益十萬病者有死亡之損叛者傳不善之語此乃

大敵所以歡喜也今當角力中原以定彊弱正於際會彼
益我損加以勞困此乃雄夫智士所以深憂臣聞先王治
國無三年之儲曰國非其國安寧之世戒備如此況敵彊
大而忽農忘畜今雖頗種殖間者大水沈沒其餘存者當
須耘穫而長吏怖期上方諸郡身涉山林盡力伐材廢農
棄務士民妻孥羸小墾殖又薄若有水旱則永無所獲州
郡見米當待有事冗食之衆仰官供濟若上下空乏運漕
不供而北敵犯疆使周召更生良平復出不能爲陛下計
明矣臣聞君明者臣忠主聖者臣直是以慺慺昧犯天威
乞垂哀省書奏皓不納後遷東觀令領右國史數上疏辭
讓皓答曰得表以東觀儒林之府當講校文藝處定疑難

漢時皆名學碩儒乃任其職以卿研精墳典博覽多聞可謂悅禮樂敦詩書者也當飛翰騁藻光贊時事以越揚班張蔡之疇怪乃謙光厚自非薄宜勉脩所職以邁先賢勿復紛紛時倉廩無儲世俗滋侈覈上疏曰今寇虜充斥征伐未已居無積年之儲出無應敵之畜此乃有國者所宜深憂也夫財穀所生當出於民趨時務農國之上急而都下諸官所掌別異各自下調不計民力輙與近期長吏畏罪晝夜催民委舍佃事遑赴會日定送到都或蘊積不用而徒使百姓消力失時到秋收月督其限入奪其播殖之時而責其今年之稅如有逋懸則籍沒財物故家戶貧困衣食不足宜暫息眾役專心農事古人稱一夫不耕或受

其饑一女不織或受其寒是以先王治國惟農是務軍興以來已向百載農人廢南畝之務女工停機杼之業推此揆之則蔬食而長饑薄衣而履冰者固不乏矣臣聞主之所求於民者二民之所望于主者三二謂求其爲己勞也求其爲己死也三謂饑者能食之勞者能息之有功者能賞之民以致其二事而主失其三望者則怨心生而功不建今帑藏不實民勞役猥主之二求已備而民之三望未報且饑者不待美饌而後飽寒者不俟狐貉而後溫爲味者口之奇文繡者身之飾也今事多而役繁民貧而俗奢百工作無用之器婦人爲綺靡之飾不勤麻枲並繡文黼黻轉相倣效恥獨無有兵民之家猶復逐俗內無儋石之

儲而出有綾綺之服至于富賈商販之家重以金銀奢恣尤甚天下未平百姓不贍宜一生民之原豐穀帛之業而棄功於浮華之巧妨日於侈靡之事上無尊卑等級之差下有耗財費力之損今吏民之家少無子女多者三四少者一二通令戶有一人十萬家則十萬人人織績一歲一束則十萬束矣使四疆之內同心戮力數年之間布帛必積恣民五色惟所服用但禁綺繡無益之飾且美貌者不待華采以崇好豔姿者不待文綺以致愛五采之飾足以麗矣若極粉黛窮盛服未必無醜婦廢華采去文繡未必無美人也若實如論有之無益廢之無損者何愛而不暫禁以充府藏之急乎此救乏之上務富國之本業也使管

晏復生無以易此漢之文景承平繼統天下已定四方無虞猶以彫文之傷農事錦繡之害女工開富彊之利杜饑寒之本況今六合分乖豺狼充路兵不離疆甲不解帶而可以不廣生財之原充府藏之積哉晧以覈年老敕令草表覈不敢又敕作草文停立待之覈爲文曰咨覈小臣草芥凡庸遭眷值聖受恩特隆越從朽壤蟬蛻朝中熙光紫闥青瑣是憑毖挹清露沐浴凱風効無絲氂負闕山崇滋潤含垢恩貸累重穢質被榮局命得融欲報罔極委之皇穹聖恩雨注哀棄其尤猥命草對潤被下愚不敢違敕懼速罪誅冒承詔命魂逝形留覈前後陳便宜及貢薦良能解釋罪過書百餘上皆有補益文多不悉載天冊元年以

微譴免數歲卒昭覈所論章疏咸傳於世也

季漢書卷八十三

諸暨章陶裁艮氏纂　族[illegible]全校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

忠節列傳

王允字子師太原祁人也少有大節郭泰見而奇之曰王生一日千里王佐之才也泰雖先達遂與定交三公並辟歷豫州刺史辟荀爽孔融為從事遷河南尹尚書令進司徒扶持王室甚得大臣之節自天子以下皆倚賴焉當董卓擅國卓亦推信之委以朝政而允陰與僕射士孫瑞謀誅卓引卓將呂布為內應遂誅卓夷三族長安士庶咸相慶賀蔡邕在允坐聞卓死歎惜允責邕曰董卓國之大賊弒主殘臣天地所不祐人神所同疾君為王臣世受漢恩

國主危難曾不倒戈卓受天誅而更歎嗟乎使收付廷尉邕謝允曰雖以不忠猶識大義古今安危耳所厭聞口所常玩豈當背國而向卓也狂瞽之詞謬出患入願黥首為刑以繼漢史公卿惜邕才咸共諫允允曰昔武帝不殺司馬遷使作謗書流於後世方今國祚中衰戎馬在郊不可令佞臣執筆在幼主左右令吾徒並受謗議邕遂死獄中卓將李傕郭汜聞卓死用賈詡計將其衆而西所在收兵比至長安衆十餘萬允使呂布討之布敗傕等遂合圍長安城十日城陷布與戰城中布又敗駐馬青瑣門外謂允曰公可以去允曰安國家吾之上願也若不獲則奉身以死朝廷幼主恃我而已臨難苟免吾不為也努力謝關東

諸公以國家爲念傕氾兵屯南宮掖門殺太僕魯馗大鴻臚周奐城門校尉崔烈越騎校尉王頎吏民死者不可勝數允扶帝上宣平城門避兵傕等於城門下拜伏地叩頭帝謂傕等曰卿無作威福而乃放兵縱横欲何爲乎傕等曰董卓忠於陛下而無故爲呂布所殺臣等爲卓報讎弗敢爲逆也請事竟詣廷尉受罪允窮迫出見傕傕殺允及妻子宗族十餘人長安城中小大莫不流涕

孔融字文舉孔子二十世孫也高祖父尚鉅鹿太守父宙泰山都尉融幼有異才河南尹李膺行高一世勑門下簡通賓客非當世英賢及通家子孫弗見也融年十餘歲欲觀其爲人遂造膺門謂門者曰我李君通家子孫也膺見

融問曰高明父祖嘗與僕周旋乎融曰然先君孔子與君先人李老君同德比義而相師友則融與君累世通家也坐衆奇之僉曰異童子也大中大夫陳煒後至同坐以告煒煒曰人小時了了大亦未必奇也融答曰即如所言君之幼時豈實慧乎膺大笑顧曰高明長大必爲偉器年十三喪父哀悴過毀扶而後起州里歸其孝山陽張儉以中正爲中常侍侯覽所疾覽刊章下州郡捕儉儉與融兄褒有舊亡投褒遇褒出時融年十六儉以其少不告也融知儉長者有窘迫色謂曰吾獨不能爲君主邪因留舍藏之後事泄國相以下密就掩捕儉脫走收融及褒送獄融曰保納藏舍者融也融當坐之褒曰彼來求我罪我之由非弟之過我當坐之兄弟爭死郡縣疑不能決乃上讞詔書令褒坐焉由是著名與平原陶邱洪陳留邊讓並以俊秀爲後進冠融持論經理不及讓等而逸才宏博過之辟司徒楊賜府時隱覈官僚之貪濁者將加貶黜融多舉中官親族尚書畏迫內寵召掾屬詰責之融陳對罪惡言無阿撓河南尹何進遷大將軍楊賜遣融奉謁賀進不得通融即奪謁還府投劾而去河南官屬恥之遣客追殺融客有言於進曰孔文舉有重名不如因而禮之可以示廣于天下進然之辟舉高第累遷北軍中候虎賁中郎將北海相時年三十八自以智能優贍逸才命世當時豪俊皆不能及亦自許大志匡濟天下自於海岱殖根本不肯碌碌如

平居郡守事方伯赴期會而已以黃巾殘破脩城邑崇學校設庠序舉賢才顯儒士以彭璆爲方正邴原爲有道王脩爲孝廉告高密縣爲鄭元特立一鄉名鄭公鄉執子孫禮國人無後及四方游士有死亡者爲棺木殯葬之郡人甄子然孝行知名早卒融恨不及之乃令配食縣社其禮賢如此然才疏意廣迄無成功幽州兵亂卒至城下舉國皆恐融直出說之令無異志遂與別校謀夜覆幽州幽州軍敗悉有其衆未幾復叛去黃巾將至融大飲醇酒躬自上馬禦之淶水之上寇令上部與融相拒兩翼徑涉水直至所治城城潰融不得入轉至南縣後遂棄郡去徙徐州昭烈乃表領青州刺史治郡北陲欲附山東外接遼東得

戎馬之利建樹根本時袁曹方盛而融無所協附左丞祖者稱有意謀勸融有所結納融知紹操終圖漢室不欲與同故怒而殺之建安元年為袁譚所攻自春至夏城小寇衆流矢雨集融隱几讀書議論自若城夜陷乃奔山東家室為譚所虜獻帝都許徵為將作大匠遷少府融志在靖難每朝會訪對輒引正定議公卿大夫皆隸名而已曹操攻屠鄴城袁氏婦子多見侵畧操子丕私納袁熙妻甄氏融乃與操書稱武王伐紂以妲己賜周公操不悟後問出何經對曰以今度之想當然耳後操討烏桓又嘲之曰大將軍遠征蕭條海外昔肅慎氏不貢楛矢丁零盜蘇武牛羊可并案也時年饑兵興操制酒禁融頻書爭之多侮慢

之辭既見操雄詐漸著數不能堪故發辭偏宕多致乖忤又嘗奏宜準古王畿之制千里寰內不以封建諸侯操疑其所論建漸廣益憚之然以融名重天下外相容忍而潛忌正議慮鯁大業御史大夫郗慮知旨以法免融官歲餘拜大中大夫居家失勢而賓客日滿其門愛才樂酒常歎曰坐上客常滿罇中酒不空吾無憂矣虎賁士有貌似蔡邕者融每酒酣輒引與同坐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太尉楊彪與袁術婚姻術僭逆操素與彪有隙因執彪將殺之融聞之不及朝服往見操曰楊公累世清德四葉重光周書父子兄弟罪不相及況以袁氏之罪乎易稱積善餘慶但欺人耳操曰國家之意也融曰假使成王欲殺召公則周公可得言不知邪今天下纓緌搢紳之士所以瞻仰明公者以明公聰明仁智輔相漢朝舉直錯枉致之雍熙耳今橫殺無辜則海內觀聽誰不解體孔融魯國男子明日便當褰衣而去不復朝矣操詞屈乃出彪融聞人之善若出諸己言有可采則必演而成之面告其短而退稱所長薦達賢士多所奬進知而未言以為己過故海內英俊皆信服之曹操既積嫌忌郗慮遂構成其罪令丞相軍謀祭酒路粹奏融大逆不道操遂收融棄市時年五十六二子年八歲時方弈棊融被收端坐不起或曰而父見執不起何也二子曰安有巢毀而卵不破者乎及收至謂兄曰若死者有知得見父母豈非至願乃延頸就刑顏色不變

金尚字元休京兆人也與同郡韋休甫第五文休俱著名號為三休初平三年拜兗州刺史而曹操據州不得入乃南奔袁術術僭號欲以尚為太尉私使人諷之尚不屈術亦不敢强也後尚逃還為術所害先時術據壽春朝廷遣太傅馬日磾因循行拜術左將軍術拘留不遣且從日磾借節觀之因奪不還日磾竟卒於壽春喪至京師朝廷議欲加禮孔融曰日磾以上公之尊秉髦節之使而曲媚姦臣為所牵率聖上哀矜未忍追棄不宜加禮朝廷從之尚喪至帝嘉其忠烈為之咨嗟詔百官弔祭拜其子瑋為郎中

臧洪字子源廣陵射陽人也父旻歷匈奴中郎將中山太

原太守所在有名洪體貌魁梧有異於人舉孝廉爲郎補
即丘長靈帝末棄官還家太守張超請爲功曹董卓弒帝
圖危社稷洪說超曰明府歷世受恩兄弟並據大郡今王
室將危賊臣未梟此誠天下義烈報恩効命之秋也今郡
境尚全吏民殷富若動枹鼓可得二萬人以此誅除國賊
爲天下倡先義之大者也超然之與洪西至陳留見兄邈
計事邈亦欲起兵會於酸棗邈謂超曰聞弟爲郡動任臧
洪洪果何人也超曰洪才畧智數優超海內奇士也邈即
引見洪與語大異之致之於劉兗州公山孔豫州公緒皆
與洪親善乃設壇場方共盟誓諸州郡更相讓莫敢當共
推洪洪乃升壇操槃歃血而盟曰漢室不幸皇綱失統賊

臣董卓乘釁縱害禍加至尊虐流百姓大懼淪喪社稷翦
覆四海兗州刺史岱豫州刺史伷陳留太守邈東郡太守
瑁廣陵太守超等糾合義兵並赴國難凡我同盟齊心戮
力以致臣節殞首喪元必無二志有渝此盟俾墜其命無
克遺育皇天后土祖宗明靈實皆鑒之洪辭氣慷慨聞者
雖卒伍廝養莫不激揚人思致節頃之諸軍莫適先進而
食盡衆散超遣洪詣大司馬劉虞謀值公孫瓚之難至河
間遇幽冀二州交兵使命不達袁紹見洪又奇重之會青
州刺史焦和卒紹使洪領青州在州二年羣盜奔走紹歎
其能徙爲東郡太守治東武陽曹操圍張超於雍丘城將
陷超言唯臧洪當來救吾衆以爲袁曹方睦而洪爲紹所

表用必不敗好招禍遠來赴此也超曰子源天下義士終
不背本者但恐見禁制不相及耳洪聞之果徒跣號泣並
勒所領兵又從紹請兵救超紹不聽許超遂族滅洪由是
怨紹絶不與通紹興兵圍之歷年不下紹令洪邑人陳琳
書喻之洪答曰隔闊相思發於寤寐幸相去步武之間耳
而以趣舍異規不得相見其爲愴悢可爲心哉前日不遺
比辱雅貺述敘禍福公私切至所以不即奉答者旣學薄
才鈍不足塞詰亦以吾子攜負側室息肩主人家在東州
僕爲仇敵以是事人雖披中情墮肝膽猶身疏有罪言甘
見怪方首尾不救何能恤人且以子之才窮該典籍豈闇
於大道不達余趣哉然猶復云云者僕以是知足下之言

信不由衷將以救禍也必欲算計長短辯諮是非是非之
論言滿天下陳之更不明不言無所損又言傷告絶之義
非吾所忍行也是以捐棄紙筆一無所答亦冀遙忖其心
知其計定不復渝變也重獲來命援引古今紛紜六紙雖
欲不言焉得已哉僕小人也本因行役叨竊大州恩深分
厚寧樂今日自還接刃每登城勒兵望主人之旗鼓感故
友之周旋撫弦搦矢不覺流涕之覆面也何者自以輔佐
主人無以爲悔主人相接過絶等倫當受任之初自謂究
竟大事共尊王室豈悟天子不悅本州見侵郡將遘牖里
之厄陳留克創兵之謀謀計棲遲喪忠孝之名杖策攜背
斷交友之分揆此二者與其不得已喪忠孝之名與虧交

友之道輕重殊塗親疏異晝故便收淚告絕若使主人少
垂故人住者側席去者克己不汲汲於離友信刑戮以自
輔則僕抗季札之志不爲今日之戰矣何以效之昔張景
明親登壇歃血奉辭奔走卒使韓牧讓印主人得地然後
但以拜章朝主賜爵獲傳之故旋時之間不蒙觀過之貸
而受夷滅之禍呂奉先討卓來奔請兵不獲告去何罪復
見斫刺濱于死亡劉子璜奉使踰時辭不獲命畏威懷親
以詐求歸可謂有志忠孝無損霸道者也然輒僵斃麾下
不蒙虧除僕雖不敏又素不能原始見終覩微知著竊度
主人之心豈謂三子宜死罰當刑中哉實且欲一統山東
增兵討讎懼戰士狐疑無以沮勸故抑廢王命以崇承制

慕義者蒙榮待放者被戮此乃主人之利非游士之願也
故僕鑒戒前人困窮死戰僕雖下愚亦嘗聞君子之言矣
此實非吾心也乃主人招焉凡吾所以背棄國民用命此
城者正以君子之違不適敵國故也是以獲罪主人見攻
踰時而足下更引此義以爲吾規無乃辭同趨異非吾子
所爲休戚者哉吾聞之也義不背親忠不違君故東宗本
州以爲親援中扶郡將以安社稷一舉二得以徼忠孝何
以爲非而足下欲使吾輕本破家均君主人主人之於我
也年爲吾兄分爲篤友道乖告去以安君親可謂順矣若
子之言則包胥宜致命於伍員不當號哭於秦庭矣苟區
區於攘患不知言乖乎道理矣足下或者見城圍不解救

兵未至感婚姻之義推平生之好以屈節而苟生勝守義
而傾覆也昔晏嬰不降志於白刃南史不曲筆以求生故
身著圖象名垂後世況僕據金城之固驅士民之力散三
年之畜以爲一年之資匡困補乏以悅天下何圖築室反
耕哉但懼秋風揚塵伯珪馬首南向張楊飛燕膂力作難
北鄙將告倒懸之急股肱奏乞歸之誠耳主人當鑒我曹
輩反旌退師治兵鄴垣何宜久辱盛怒暴威於吾城下哉
足下譏吾恃黑山以爲救獨不念黃巾之合從邪加飛燕
之屬悉以受王命矣昔高祖取彭越於鉅野光武創基兆
於綠林卒能龍飛中興以成帝業苟可輔主興化夫何嫌
哉況僕親奉璽書與之從事行矣孔璋足下徼利於境外

臧洪授命於君親吾子託身於盟主臧洪策名於長安子
謂余身死而名滅僕亦笑子生死而無聞焉悲哉本同而
末離努力努力夫復何言紹見洪書知無降意增兵急攻
城中糧穀盡外無救援洪自度必不免呼吏士謂曰袁氏
無道所圖不軌且不救洪郡將洪於大義不得不死念諸
君無事空與此禍可先城未敗將妻子出將吏士民皆垂
泣曰明府與袁氏本無怨隙今爲本朝郡將之故自致殘
困吏民何忍當舍明府去也初尚掘鼠煮筋角後無可復
食者主簿啓內廚米三斗請中分稍以爲糜粥洪歎曰獨
食此何爲使作薄粥衆分歠之殺其愛妾以食將士將士
咸流涕無能仰視者男女七八千人相枕而死莫有離叛

城陷紹生執洪紹素親洪盛施幃幔大會諸將見洪謂曰臧洪何相負若此今日服未洪據地瞋目曰諸袁事漢四世五公可謂受恩今王室衰弱無扶翼之意欲因際會希冀非望多殺忠良以立姦威洪親見呼張陳留爲兄則洪府君亦宜爲弟同共戮力爲國除害何爲擁衆觀人屠滅惜洪力劣不能推刃爲天下報仇何謂服乎紹意欲令洪屈服原之見洪辭切知終不爲已用乃殺之洪邑人陳容少爲書生親慕洪隨洪爲東郡丞城未破洪遣出時在紹坐見洪當死起謂紹曰將軍舉大事欲爲天下除暴而專誅忠義豈合天意臧洪發舉爲郡將奈何殺之紹慙使人牽出謂曰汝非臧洪儔空復爾爲容顧曰夫仁義豈有常

蹈之則君子背之則小人今日寧與臧洪死不與將軍生也亦見殺在紹坐者無不歎息竊相謂曰如何一日殺二烈士先是洪遣司馬二人出求救於呂布比還城已陷皆赴敵死之

耿紀者少府也韋晃者司直也吉本者太醫令也初曹操竊國欲討之會京兆金禕自以世爲漢臣其祖日磾討莽何羅忠誠顯著名節累葉覩季興漢室喟然發憤又素與丞相長史王必善紀晃本本子邈穆等因與謀殺必挾天子以討操南求援昭烈時關羽强盛而操在鄴留必典兵督許中建安二十三年邈等率雜人及家僮千餘夜燒門攻必禕遣人爲內應射必中肩必不知攻者以素與禕善走投禕夜呼德禕德禕禕字也禕家不知必也謂爲邈等答曰王長史已死乎卿曹事立矣必乃更他路奔王曰必欲投禕其帳下督謂必曰今日事竟知誰門而投入乎扶必奔南城會天明必猶在邈等衆散故敗操收紀晃等將殺之紀呼操名曰恨吾不自生意竟爲羣兒所誤耳晃頓首搏頰以至於死後十餘日必以創死操盛怒召百官詣鄴令救火者左不救火者右衆人以爲救火者必無罪皆附左操謂救火者乃實賊也皆殺之紀字季行少有美名爲丞相掾操甚敬異之遷侍中守少府邈字文然穆字思然金禕故武陵太守金旋子也

傅彤義陽人也章武二年以將軍隨帝東征吳猇亭敗退

彤斷後拒戰衆死喪盡吳將語彤令降彤罵曰吳狗安有漢將軍而降者遂死之是役也赴戰死者南郡馮習張南習字休元爲領軍南字文進亦領兵俱隨征死之彤之死也嗣延嘉其壯烈以子僉爲左中郎累遷關中都督景耀六年僞將鍾會入寇遣其護軍胡烈爲先鋒攻陽安關口僉爲守將堅拒之敵不得前僉將蔣舒率衆迎降烈乘虛襲城僉格鬭死之初舒將出降詭僉曰今賊至不擊而閉城自守非良圖也僉曰受命保城惟全爲功今違命出戰若喪師負國死無益矣舒曰子以保城獲全爲功我以出戰克敵爲功請各行其志遂率衆出降僉謂其戰也故爲烈所襲而死魏人義之

程畿字季然巴西閬中人也劉璋時爲巴西漢昌長太守龐羲以天下擾亂郡宜武備招合部曲有讒羲於璋者璋陰疑之羲聞甚懼將謀自守遣畿子郁宣旨索兵自助畿報曰郡合部曲本不爲叛雖有交構要在盡誠若必以懼遂懷異志非畿之所聞并敕郁曰我受州恩當爲州牧盡節汝爲郡吏當爲太守効力不得以吾故有異志也羲使人告畿曰爾子在郡不從太守家將及禍畿曰昔樂羊爲將飲子之羹非父子無恩大義然也今雖復羹子吾必飲之羲知畿不爲己厚陳謝於璋璋聞之遷畿江陽太守昭烈領益州牧辟爲從事祭酒隨帝征吳大軍敗績畿泝江而還或告之曰後追已至解船輕去乃可以免畿曰吾在軍未習爲敵之走也況從天子而見危哉追者及之畿身執戟死戰船有覆者衆大至共擊之乃死畿子祁字公宏資才精奇年二十卒人悼惜之

諸葛瞻字思遠丞相亮子也建興十二年亮與兄瑾書曰瞻今已八歲聰慧可愛嫌其早成恐不爲重器耳年十七尚公主拜騎都尉次年爲翰林中郎將屢遷射聲校尉侍中尚書僕射加軍師將軍瞻工書畫彊識念人追思亮咸愛其才敏每朝廷有一善政皆相謂曰葛侯之所爲也間者無不欣躍景耀四年爲行都護衛將軍與輔國大將軍南鄉侯董厥並平尚書事時姜維常在外征伐瞻以維好戰無功國內疲弊表帝宜解其兵柄而宦人黃皓竊弄機

權以帝寵之不能去六年冬僞將鄧艾入寇自陰平由景谷道旁入瞻督諸軍至涪屯駐前鋒破退還屯綿竹艾遣書誘瞻曰若降必表爲瑯邪王瞻怒斬艾使遂戰大敗臨陣死年三十七長子尚歎曰父子荷國重恩不早斬黃皓以致傾敗用生何爲馳赴魏軍死之尚弟京字行宗瞻死之明年移河東初艾之自陰平入也江油不守瞻因駐軍於涪尚書郎黃崇諫曰宜速行據險無令敵得入平地瞻不從及退綿竹列陣以待大敗崇隨瞻死之

趙廣鎮東將軍雲之次子也爲牙門將景耀五年隨姜維於沓中與僞魏將鄧艾戰軍敗死之

張遵車騎將軍飛之孫苞之子也官尚書景耀六年僞魏將鄧艾入寇衛將軍諸葛瞻拒之於綿竹大敗遵隨瞻力戰死之

王經字彥偉清河人也仕僞魏歷江夏太守遷尚書景耀二年其主髦見威權日去不勝其忿乃召其僞侍中王沈散騎常侍王業及經謂曰司馬昭之心路人所知也吾不能坐受廢辱今日當與卿自出討之經曰昔魯昭公不忍季氏敗走失國爲天下笑今權在其門爲日久矣朝廷四方皆爲之致死不顧逆順之理非一日也且宿衛空闕兵甲寡弱陛下何所藉而一旦如此無乃欲除疾而更深之邪禍殆不測宜見重詳髦出懷中版令投地曰行之決矣正使死何所懼況不必死邪沈業奔告昭昭爲之備髦出

賈充入弑之沈業之將出告也呼經與俱經不從曰吾子行矣昭因收經及其家屬付廷尉經謝其母母笑曰人誰不死正恐不得其所以此并命何恨之有及經就戮故吏向雄哭之哀慟一市

范粲字承明陳留外黃人萊蕪長丹之孫也貞亮有丹風博涉强記遠近請益者甚衆性不矜莊而見之皆肅如也州府交辟皆不就久之乃應命仕僞魏治中轉别駕辟太尉掾尚書郎出爲征西司馬所歷職皆有聲稱遷武威太守至郡選良吏立學校勸農桑是時戎夷頗侵疆埸粲明設防備敵不敢犯西域流通無烽燧之警以母老去官郡接近寇戎粲以重鎮輒去職魏人尤之左遷樂涫令頃之

轉太宰從事中郎遭母憂以至孝稱服闋復爲太宰中郎大將軍司馬師廢曹芳幽於金墉城粲素服拜送哀慟左右師召羣臣會議粲稱疾不至師以其時望優容之拜侍中持節使於雍州粲乃陽狂不言寢所乘車足不履地子孫恒侍左右有婚宦大事輒密諮焉合則色無變不合則眠寢不安妻子以此知其旨晉泰始中同郡孫和爲太子中庶子表粲操行高潔久嬰疾病可使郡縣輿致京師賜以醫藥若遂瘳除必有益於政教帝從之給醫藥以二千石祿養病歲以爲常加賜帛百疋長子喬辭父疾篤不敢受詔不許太康六年卒年八十四不言三十六載終於所乘之車喬字伯孫以粲陽狂與其二弟並棄人事州府並辟終不仕晉云

張悌字巨先襄陽人也少有名理景耀中仕僞吳爲屯騎校尉魏人寇我吳人問悌曰司馬氏得政以來大難屢作智力雖豐而百姓未服也今又竭其資力遠事巴蜀兵勞民疲而不知恤敗於不暇何以能濟昔夫差伐齊非不克勝所以危亡不憂其本也况彼之事地乎悌曰不然曹操雖功蓋中夏威震四海崇詐杖術征伐無已民畏其威而不懷其德也丕叡承之係以慘虐內興宮室外懼雄豪東西馳驅無歲獲安彼之失民爲日久矣司馬懿父子自握其柄累有大功除其煩苛而布其平惠爲之謀主而救其疾民心歸之亦已久矣故淮南三叛而腹心不擾曹髦之

死四方不動摧堅敵如折枯蕩異同如反掌任賢使能各盡其心非智勇兼人孰能如之其威武張矣本根固矣羣情服矣姦計立矣今漢閹宦專朝國無政令而玩戎黷武民勞卒弊競於外利不脩守備彼彊弱不同智算亦勝因危而伐殆其克乎若其不克不過無功終無退北之憂覆車之慮也何爲不可哉昔楚劒利而秦昭懼孟明用而晉人憂彼之得志故我之大患也吳人笑其言而漢果亡天紀三年悌以軍師將軍進丞相四年春晉伐吳所至陷沒晧使悌督護軍孫震丹陽太守沈瑩副軍師諸葛靚率師三萬拒之至牛渚沈瑩曰晉治水軍於蜀久矣今傾國大舉萬里齊力必率益州之衆浮江而下我上流諸軍無有

戒備名將皆死幼少當任恐邊江諸城盡莫能禦也晉之水軍必至於此矣宜畜衆力待來一戰若勝之日江西自清上方雖壞可還取之今渡江逆戰勝不可保若或摧喪則大事去矣悌曰吳之將亡賢愚所知非今日也吾恐蜀兵來至此衆心駭懼不可復整今渡江用力決戰若其喪敗則同死社稷無所復恨如其克勝則北敵奔走兵勢萬倍便當乘威南上逆之中道不憂不破也若如子計恐行散盡相與坐待敵到君臣俱降無復一人死難者不亦辱乎遂濟江圍晉成陽都尉張喬於楊荷喬衆才七千閉柵自守舉白接告降諸葛靚請屠之悌曰彊敵在前不宜先事其小且殺降不祥靚曰此等以救兵未至而力少故且

僞降以緩我非來伏也因其無戰心而盡阬之可以成三軍之氣若舍之而前必為後患悌不從撫之而進與晉討吳護軍張翰揚州刺史周浚成陣相對沈瑩領丹陽銳卒刀楯五千曰青巾兵前後屢陷堅陣於是以馳淮南軍三衝不動引退亂次晉薛勝蔣班因亂乘之吳軍以次土崩將帥不能止張喬又出其後吳兵大敗于版橋諸葛靚與五六百人退走使過迎悌悌不肯去靚自往牽之謂曰且夫天下存亡有大數豈卿一人所致如何故自取死為悌垂涕曰仲思今日是我死日也且我作兒童時便為卿家丞相所拔常恐不得其死負名賢知顧今以身殉社稷復何遁邪莫牽曳之如是靚流涕放之去百餘步已見為晉軍所殺孫震沈瑩亦死之

石偉字公操南郡人也少好學修節不怠介然獨立有不可奪之固志舉茂才賢良方正皆不就孫休特徵之拜光祿勲及孫皓荒淫政事昏亂偉乃辭老耄痼疾乞身就拜光祿大夫吳亡偉不屈晉太康二年詔曰吳故光祿大夫石偉秉志清白皓首不渝雖處危亂廉節可紀年已過邁不堪遠涉其以偉為議郎加二千石秩以終厥世偉乃陽狂及盲不受晉爵年八十三太熙元年卒

季漢書卷八十四

諸暨章陶栽艮氏纂　族孫　廷桂　仁紳　仝校

孝義列傳

王祥字休徵琅邪臨沂人諫議大夫吉之後也祖仁青州刺史父融公府辟不就祥早喪親繼母朱氏不慈數譖之由是失愛於父使掃除牛下祥愈恭謹父母有疾衣不解帶湯藥必親嘗母常欲生魚時天寒冰凍祥解衣將剖冰求之冰忽自解雙鯉躍出持之而歸母又思黃雀炙復有黃雀數十飛入其幙取以供母鄉里驚歎以爲孝感所致焉有丹柰結實母命守之每風雨祥輒抱而泣其篤孝純至如此漢末遭亂扶母攜弟覽避地廬江隱居三十餘年

不應州郡之命母終居喪毀瘁杖而後起徐州刺史呂虔檄爲別駕祥年垂六十固辭不受覽勸之爲具車牛祥乃應召虔委以州事于時寇盜充斥祥率勵兵士頻討破之州界清靜政化大行時人歌之曰海沂之康實賴王祥邦國不空別駕之功舉秀才除溫令累遷大司農曹髦襲位與定策功封關內侯拜光祿勳轉司隸校尉從拒毋邱儉增邑四百戶遷太常封萬歲亭侯髦詣太學命祥爲三老祥南面几杖以師道自居髦北面乞言祥陳明王聖帝君臣政化之要以訓之頃之拜司空轉太尉加侍中五等建封睢陵侯邑一千六百戶司馬昭爲晉王祥與荀顗往謁顗謂祥曰相王尊重何侯既已盡敬今便當拜也祥曰相國誠尊貴然是魏之宰相吾等魏之三公公王相去一階而已安有天子三司而輒拜人者損魏朝之望虧晉王之德君子愛人以禮吾不爲也及入顗遂拜而祥獨長揖昭曰今日然後知君見顧之重晉武帝受禪拜太保進爵爲公泰始五年卒年八十有五謚曰元子肇夏馥烈芬夏早卒馥嗣爵

王覽字元通祥異母弟也母朱遇祥無道覽年數歲見祥被楚撻輒涕泣抱持母至成童每諫其母朱屢以非理使祥覽輒與祥俱又虐使祥妻覽妻亦趨而共之朱患之乃止祥喪父之後漸有時譽朱深疾之密使酖祥覽知之徑起取酒祥疑其有毒爭而不與朱遽奪反之自後朱賜祥

饌覽輒先嘗朱懼覽致斃遂止覽孝友恭恪名亞於祥及祥仕進覽亦應本郡之召稍遷司徒西曹掾清河太守五等建封即邱子邑六百戶晉咸寧四年卒時年七十三謚曰貞子裁基會正彥琛裁子導

孫嵩字賓碩北海人也家素貧而尚義氣好救人阸難桓帝延熹中常侍唐衡弟爲京兆虎牙都尉衡權傾人主其弟初之官不脩敬於京兆尹入門不持版郡功曹趙息趙岐從子也呵廊下曰虎牙儀如屬城何得放臂入府門邪促收其主簿衡弟顧促取版既入見尹尹欲脩主人勑外爲市買息又啟云常侍子弟來爲虎牙非德選不足爲特酤買宜隨中舍菜食而已及衡弟到官遣吏奉牋謝尹息

又勑門言無常見此無陰兒輩子弟邪用其箋記爲逼乎晚乃逼之又不得卽令報衡弟皆知之甚恚欲滅諸趙因書與衡求爲京兆尹旬月得之息自知前過乃逃走息從父仲臺爲涼州刺史衡矯詔徵仲臺遣歸遂令中都官及郡部督郵捕諸趙尺兒以上皆殺之有藏者與同罪時岐爲皮氏長聞有家禍因從官舍逃走之河間變姓字又轉詣北海著絮巾布袴常於市中販胡餅賓碩時年八十餘乘犢車將騎入市見岐疑其非常人也因問之曰自有餅邪販之邪岐曰販之賓碩曰買幾錢賣幾錢岐曰買三十賣三十賓碩曰視處士之望非似賣餅者殆有故乃開車後戶顧所將兩騎令下馬扶上之岐以爲唐氏耳目也甚

怖面失色賓碩閉車後戶下前襜謂之曰視處士狀貌旣非販餅者加今面色變動卽不有重怨則當亡命我北海孫賓碩也闔門百口又有百歲老母在堂勢能相度者也終不相負必語我以實岐乃具告之賓碩遂載岐驅歸住車門外先入白母言今日出得死友在外當來入拜乃出延岐入椎牛鍾酒相娛樂一二日因載著別田舍藏置複壁中後數歲唐衡及弟皆死岐乃得出還本郡三府並辟歷官刺史轉太僕賓碩亦從此顯名于東國仕至豫州刺史初平末賓碩以東方飢荒南客荊州數年岐以太僕持節使安慰天下南詣荊州乃復與賓碩遇相對流涕岐爲劉表陳其本末表由是益禮賓碩頃之賓碩病亡岐在南爲行喪

鮑出字文才京兆新豐人也興平中三輔亂饑餓出留其母守舍兄弟五人相將行採蓬實合得數升使其二兄初雅及其弟成持歸爲母作食出與小弟在後採蓬初等到家而噉人賊數十人畧其母以繩貫手掌驅去初等怖恐不敢追逐須臾出至知母爲賊所略欲追之兄弟皆云賊衆當柰何出怒曰有母而使賊貫其手將去煮噉用活何爲乃攘臂結衽獨追之行數里及賊賊望見出乃共布列待之出到回從一頭斫賊四五人賊走復合聚圍出出跳越圍斫之又殺十餘人時賊分布驅出母前去賊連擊出不勝乃走與前輩合出復追擊之還見其母與比舍嫗同

貫相連出遂復奮擊賊賊問出曰卿欲何得出責數賊指其母以示之賊乃解還出母比舍嫗獨不解遙望出求哀出復斫賊賊謂出曰已還卿母何爲不止出又指求哀嫗此我嫂也賊復解還之出得母還遂相扶侍客南陽建安五年關中始開出北歸而其母不能步行兄弟欲共輿之出以輿車歷山險危不如負之安穩乃以籠盛其母獨自負之至鄉里士大夫嘉其孝烈欲薦州郡郡辟召出出曰田民不堪冠帶敎青龍中母年百餘歲乃終出時年七十餘行喪如禮及年八九十才若五六十者

祝公道河南人也郭援攻河東所經城邑皆下拔絳捕邑長賈逵逵不肯拜謂援曰王府君臨郡積年不知足下曷

爲者也援怒曰促斲之諸將覆護乃囚於壺關閉著土窖中以車輪蓋上使人固守方將殺之逵從窖中謂守者曰此間無健兒邪而使義士死此中乎時公道聞其言與逵非故人也憐其守正危厄乃夜盜往引出折械遣去不語其名姓援破後逵乃知前出己者爲公道也後以他事當伏法逵救之力不能解爲之改服焉

杜德秦旦史失其州里建興中旦等仕僞吳隨太常張彌執金吾許晏等至遼東授公孫淵燕王已而淵恐魏擊之斬彌等以媚魏時淵欲圖彌晏先分其人衆置遼東諸縣以秦旦張羣杜德黃彊等及吏兵六十置元菟郡元菟在遼東北二百里太守王贊領戶二百兼重可三四百人旦

等皆舍於民家仰其飲食積四十許日旦與彊等議曰吾人遠辱國命自棄於此與死亡何異今觀此郡形勢甚弱若一旦同心焚燒城郭殺其長吏爲國報恥然後伏死足以無恨孰與偷生苟活長爲囚虜乎彊等然之乃陰相約結期八月十九日夜發日中時爲郡中張松所告贊便會士衆閉城門旦羣德彊等皆踰城走時羣病疽創著膝不及輩旅德常扶接與俱崎嶇山谷行六七百里創益困不復能前卧草中相守悲泣羣曰吾不幸創甚死亡無日卿諸人宜速進道冀有所達空相守俱死於窮谷之中何益也德曰萬里流離死生共之不忍相委於是推旦彊使前德獨留守羣捕菜果食之旦彊別數日得達句驪因宣詔于其王位宮及主簿詔言有賜爲遼東所攻奪宮等大喜即受詔命使人隨旦還迎羣德宮即遣皁衣二十五人送旦等還奉表稱臣貢貂皮千枚鶡鷄皮十具旦等見權悲喜不能自勝權義之皆拜校尉

季漢書卷八十五

諸暨章陶裁巨氏纂　族孫　麟飛 連飛 仝校

隱逸列傳

管寧字幼安北海朱虛人管仲之後也年十六喪父中表愍其孤貧贈賵之悉辭不受稱財送終長八尺美須眉與平原華歆同縣邴原俱遊學於異國敬善陳仲弓會天下亂聞公孫度令行海外遂與原及平原王烈等至遼東度虛館候之既往見度乃廬於山谷時避難者多居郡南而寧居北示無遷志也未幾旋居者漸來就之旬月成邑遂講詩書陳俎豆飾威儀明禮讓非學者無見也由是度安其賢民化其德寧所居屯落會井汲者或男女錯雜或爭

井鬬鬩寧患之乃多買器分置井傍汲以待之又不使知來者得而怪之問知寧所爲乃各相責不復鬬訟鄰有牛暴寧田者寧爲牽牛著涼處自爲飲食過於牛主牛主得牛大慚若犯嚴刑是以左右禮讓移于海表邴原性剛直清議以格物度已下心不安之寧謂原曰潛龍以不見成德言非其時皆招禍之道也密令西還度庶子康代居郡外以將軍太守爲號內實有王心卑己崇禮欲官寧以自鎮輔而終莫敢發言其敬憚如此曹操爲司空辟之不就時中國少安客人皆還唯寧晏然若將終焉建興元年曹丕復徵寧時康已卒嫡子不立而立弟恭恭懦弱而康孽子淵有儁才寧曰廢嫡立庶下有異心亂之所由起也將

家屬浮海還郡公孫恭送之南郊加贈服物在遼東三十七年乃歸其後淵果襲奪恭位旋卽夷滅遼東死者以萬計如寧所籌自寧之東也度康恭前後所資遺皆受而藏諸既已西渡盡封還之海中遇暴風船皆沒唯寧乘船自若時夜風晦冥船人盡迷惑莫知所泊望見有火光輒趨之得島島無居人又無火燼行人咸異焉以爲神光之祐也既歸丕以爲大中大夫固辭不受曹叡襲位華歆遜位讓寧乃賜安車衣被茵蓐以禮發遣加光祿勳寧復上疏固辭自丕訖叡徵命相仍常以八月賜牛酒存問寧終守志不易族人管貢爲州吏稱寧常著皂帽布襦袴布裙隨時單複出入閨庭能自任杖不須扶持四時祠祭輒自力

彊改加衣服著絮巾故在遼東所有白布單衣親薦饌饋跪拜成禮少而喪母不識形象常特加觴泣然流涕又居宅離水七八十步夏時詣水中澡灑手足闚於園圃自越海及歸常坐一木榻積五十餘年未嘗箕股其榻上當膝處皆穿蓋以生遭亂逆故潔其身如此也曹芳襲位之二年僞太僕陶邱一永寧衛尉孟觀中書侍郎王基侍中孫邕薦寧於是特具安車蒲輪東帛加璧聘焉會寧卒時年八十四乃拜其子邈爲郎中後爲博士初寧以衰亂之府世多妄變氏族者違聖人之制著氏姓論以原本世系文多不載所居姻親知舊鄰里有困窮者家儲不盈擔石必分以贍救之與人子言教以孝與人弟言訓以弟言及人

臣誨以忠貌甚恭言甚順觀其行邈然若不可及卽之熙熙然甚柔而溫因其事而導之於善漸之者無不化焉及卒天下知與不知聞之無不嗟嘆寧所與俱避海者邴原王烈原就徵仕曹氏論者謂志行或殊惟王烈與寧㛐美下此若鉅鹿張臶頴川胡昭亦養志不仕義稱高云

王烈字彥方師事頴川陳太邱時就陳學者頴川荀慈明賈偉節李元禮韓元長見烈器業過人特相友善英名著於海內及歸舊廬遭父喪泣涙三年遇歲飢路有餓殍分釜庾之儲救之以典籍自娛又志在育人建學校敦崇庠序皆不因其性氣誨之以道使之從善遠惡益者不自覺皆成令器門人出入容止殊常觀者不問知其所師承也

州閭承風咸競爲善時國中有盜牛者牛主得之盜者曰我邂逅迷惑罪所不辭幸無使王彥方聞之人有以告烈者烈以布一端遺之或問故烈曰令此盜人懼吾聞之是知恥惡知恥惡則善心將生昔秦穆公有人盜其駿馬者特賜之酒盜者乃不愛其死以救穆公之難故與布勸爲善也居歲餘行路父老擔重人代擔行數十里將至家置而去問姓名不以告頃之父老復行失劍于路有爲守之至暮劍主還見之前者代擔人也父老擘其袂問曰子前者代吾擔不得姓名今子復守吾劍于路未有若子之仁者請子告吾姓名乃語之而去父老以告烈烈曰世有仁人吾未之見也使人推之乃昔時盜牛人也烈嘆曰人能有感乃至于斯乎遂使國人表其閭而異之時人或訟曲直將質于烈或至塗而反或望廬而還皆相推以直不敢使烈聞之國主亦親騶乘適烈私館諮政令爲察孝廉三府並辟皆不就董卓作亂烈避地遼東公孫度請爲長史則躬秉農器編於四民示不屈也布衣蔬食不改其樂東域之人奉之若君強不淩弱衆不暴寡商賈之人市不二價曹操累徵召不就建安二十三年卒於海表年七十八

張臶字子明少游太學學兼內外歸鄉里袁紹累徵之不應移居上黨幷州牧高幹表除樂平令不就遁常山門徒且數百人遷居任縣曹操爲丞相辟之不詣曹叡求隱學之士能消災復異者郡累以臶上亦不行僞廣平太守盧

毓到官三日綱紀白承前致版謁臶毓教曰張先生所謂上不事天子下不友諸侯者也此豈版謁所光飾哉其遣主簿奉書致羊酒之禮建興十四年張掖郡元川溢涌石負圖狀象靈龜立於川西僞侍中高堂隆上言古皇聖帝所未嘗覩實有魏之貞命東序之世寶事班天下任令于綽以問臶臶密謂綽曰夫神以知來不追已往祥兆先見而後興廢從之漢已久亡魏已得之何所追興祥兆乎此石當今之變異而將來之符瑞也延熙三年戴鵀之鳥巢臶門陰臶告門人曰夫戴鵀陽鳥而巢門陰此凶象也乃援琴歌詠作詩二篇旬日而卒時年一百五歲卒之歲王肅守廣平下教曰前在京都久聞張子明來此會其已亡

殊痛惜之也此君篤學隱居不與時競以道樂身昔絳縣老人屈在泥塗趙孟升之諸侯用睦懸其耄勤好道而不蒙榮寵書到遣吏勞問其家顯題門戶務加殊異

胡昭字孔明始避地冀州袁紹辟之遁還鄉里曹操爲司空頻禮辟之昭陳一介書生無軍國之用操曰人各有志出處異趣勉卒雅尚義不相屈昭乃轉居陸渾山中躬耕樂道以經籍自娛閭里敬而愛之建安十三年陸渾長張固被書調丁夫給漢中百姓憚遠役並懷擾擾孫狼等因興兵殺縣主簿爲亂縣邑殘破固率將十餘吏卒依昭招集遺民狼等至陸渾南長樂亭自相約誓言胡居士賢者也不得犯其村落一川賴之獲免天下稍輯徙居宜陽延

熙間僞驃騎將軍趙儼尚書黃休郭彝散騎常侍荀顗鍾毓太僕庾嶷宏農太守何楨等薦昭曰天真高潔老而彌篤元虛靜素有夷皓之節宜蒙徵命以勵風俗延熙十三年晉苟命公車特徵會卒年八十九拜子纂郎中初昭善史書與鍾繇邯鄲淳衛覬韋誕並有名尺牘之迹動見模楷而昭終晦藏榮枯殊致焉嗟乎數君子者當僭逆之世而獨潔其身皭然不滓余高其節觀於焦先扈累寒貧者及孫登抑又異焉已

焦先字孝然河東人也中平末白波賊起先年二十餘與同郡侯武陽避難東客揚州取婦建安初西還武陽詣大陽占戶先留陜十六年關輔亂先失家屬自陜竄大陽見漢室衰曹氏姦雄得志乃自絶不言居河渚之間食草飲水無衣履大陽長朱南望見之謂爲亡士欲遣船捕之武陽謂縣此狂癡人耳遂注其籍給廩日五升後有疫病人多死者縣常使埋藏兒童豎子皆輕易之然行不踐邪徑掘拾不取大穗饑不苟食寒不苟衣結草爲裳科頭徒跣出見婦人則隱翳須去乃出自作一瓜牛廬淨掃其中營木爲牀布草蓐其上天寒構火自炙呻吟獨語飢出爲人客作飽食而已不取其直道中邂逅遇人輒下道藏匿或問其故常言草茅之人當與狐兔同羣也建興間嘗持一杖南渡淺河水輒獨云未可也由是人頗疑其不狂僞河東太守杜恕嘗以衣服迎見而不與語延熙間僞太守賈

穆初之官故過其廬先見穆再拜穆與語不應與食不食穆謂之曰國家使我來爲卿作君我食卿卿不食我與卿語卿不應如是我不中爲卿作君當去耳先乃曰寧有是邪竟不復語明年大發卒將攻吳有竊問先今討吳何如先不應謬歌曰祝衄祝衄非魚非肉更相追逐本心爲當殺牂羊更殺其羖䍽邪人不知其謂及軍敗好事者乃推其意牂羊謂吳羖䍽謂魏於是人僉謂之隱者也議郎河東董經特嘉異節與先非故人密往觀之經乃奮其白鬚而不言經素知其受武陽恩因曰念武陽不邪先曰已報之矣經又復挑欲與語不應後野火燒其廬先因露寢遭

冬雪大至先祖臥不移人以爲死就視如故不以爲病自蓋經見後歲餘卒年八十九皇甫謐曰焦先吾不足以知之也考之於表可略而言矣夫世之所常趨者榮味也形之所不可釋者衣裳也身之所不可離者室宅也口之所不能已者言語也心之所不可絶者親戚也今焦先棄榮味釋衣服離室宅絶親戚閉口不言曠然以天地爲棟宇闇然合至道之前出羣形之表入元寂之幽一世之人不足以挂其意四海之廣不能以回其顧妙乎與夫三皇之先者同矣結繩以來未及其至也豈羣言之所能髣髴常心之所得測量哉彼行人所不能行堪人所不能堪犯寒暑不以傷其性居曠野不以恐其形遭驚急不以迫其慮

離榮愛不以累其心捐聽不以汙其耳目舍足於不損之地居身于獨立之處雖上識不能尙也自羲皇以來一人而已矣[redacted]曰焦孝然之制行邈矣然其中情豈以爲高而遺世獨立哉抑視舉世不可而憤懣抑塞也歟非然者西山之餓矣爲也邪扈累寒貧者亦然

扈累字伯重京兆人也初平中山東有青牛先生者字正方客三輔知星歷風角鳥情常食靑葙芫華年似五六十者或親識之謂其已百餘歲矣累年四十餘隨正方遊學人謂之得其術有婦無子建安十六年三輔亂隨正方南入漢中漢中破正方入蜀累與相失隨徙民詣鄴遭疾疫喪妻二十五年又徙洛陽遂不復娶獨居道側以甎甋爲障施一廚牀食宿其中晝日潛思夜則仰視星宿吟詠內書人或問之閉口不言至延熙末年八九十裁若四五十者縣官以其孤老給廪日五升不足食頗行傭作以裨糧糧盡復出人與不取食不求美衣敝緼故後一二年病卒

寒貧者姓石字德林安定人也建安初客三輔時長安宿儒欒文博門徒數千林往就學始精詩書後好內事于衆輩中最元默十六年關中亂南入漢中不治產業無妻孥常讀老子文及諸內書晝夜吟詠二十五年漢中亂隨衆還長安遂癡愚不復識人食不求美味冬夏常衣弊布連結衣獨居窮巷小屋無親人與之衣食不肯取郡縣以其鰥窮給廪日五升食不足頗乞乞不取多人問其姓氏不

肯言以故稱之曰寒貧者或素有與相知者往存恤之輒拜跪由是人謂其不癡僞車騎將軍郭淮以意氣呼之問其所欲亦不言淮因與脯糒及衣不取其衣取其脯一朐糒一升而止

孫登字公和汲郡共人也無家屬於汲縣北山爲土窟居之夏則編草爲裳冬則被髮自覆好讀易撫一絃琴見者皆親樂之每所止家給其衣服飲食去皆捨棄陳留阮籍率意獨駕不由徑路至蘇門山遇隱者有竹實數斛臼杵而已籍從之與談太古無爲之道及五帝三王之義蘇門生蕭然曾不經聽籍乃對之長嘯蘇門生逌爾而笑阮籍既降蘇門生亦嘯若鸞鳳之音焉或謂登非其時也故晦

稽康採藥于北山遇之康欲與之言登默然不對踰時將去康曰先生將無言乎登乃曰子才多識寡難乎免于今之世矣後康臨刑作幽憤詩曰昔慙柳下今愧孫登登竟不知所終

季漢書卷八十六上

諸暨章陶裁夏氏纂　族孫 東序 毓中 仝校

文林列傳上

王粲字仲宣山陽高平人也曾祖父龔祖父暢皆為三公父謙為大將軍何進長史進以謙名公之冑欲與婚見其二子使擇焉謙勿許以疾免卒於家獻帝西遷粲徙長安左中郎將蔡邕見而奇之時邕才學顯著常車騎填巷賓客盈坐聞粲在門倒屣迎之粲年既幼弱容狀短小一坐盡驚邕曰此王公孫也有異才吾不如也吾家書籍文章盡當與之年十七司徒辟詔除黃門侍郎以西京擾亂皆不就乃之荊州依劉表表以粲貌寢而體弱通侻不甚重

也表卒曹操入荊州辟為丞相掾賜爵關內侯操置酒漢濱粲奉觴賀曰方今袁紹起河北杖大衆志兼天下然好賢而不能用故奇士去之劉牧雍容荊楚坐觀時變自以為西伯可規士之避亂荊州者皆海內之儁傑也劉牧不知所任故國危而無輔明公定冀州之日下車即繕其甲卒收其豪傑而用之以橫行天下及平江漢引其賢儁而置之列位使海內回心望風而願治文武並用英雄畢力此三王之舉也後遷軍謀祭酒操稱魏國拜侍中博物多識問無不對時舊儀廢弛興造制度粲恆典之初粲與人共行讀道邊碑人問曰卿能闇誦乎曰能因使背而誦之不失一字觀人圍棊局壞粲為覆之棊者不信以帊蓋局

使更以他局爲之用相比校不誤一道其彊記默識如此性善算作算術略盡其理善屬文舉筆便成無所改定時人常以爲宿構然正復精意覃思亦不能加也著詩賦論議垂六十篇建安二十一年從攻吳二十二年春道病卒年四十一粲二子坐魏諷事死曹操時征漢中聞粲子死歎曰孤若在不使仲宣無後初曹丕爲五官將及平原侯曹植皆好文章粲與北海徐幹廣陵陳琳陳留阮瑀汝南應瑒東平劉楨並以才學見友善云

徐幹字偉長聰識洽聞操翰成章輕官祿不耽世榮建安中曹操特加旌命以疾辭除上艾長又以疾不行

陳琳字孔璋大將軍何進辟爲主簿進欲誅宦官太后不

聽進乃召四方猛將使將兵向京城欲以劫恐太后琳諫曰易稱卽鹿無虞諺有掩目捕雀夫微物尚不可欺以得志况國之大事其可以詐立乎今將軍總皇威握兵要龍驤虎步高下在心以此行事無異于鼓洪爐以燎毛髮但當速發雷霆行權立斷天人順之而反釋其利器更徵於他大兵合聚强者爲雄所謂倒持干戈授人以柄必不成功祇爲亂階耳進不納致亂天下琳避難冀州袁紹使典文章袁氏敗歸曹操操謂之曰卿昔爲本初移書但罪狀孤而已惡惡止其身何乃上及父祖邪琳謝罪然操愛其才而不咎

阮瑀字元瑜少受學於蔡邕建安中都護曹洪欲使掌書記瑀不屈曹操並以琳瑀爲司空軍謀祭酒管記室琳作諸書及檄草成呈操操先苦頭風是日疾發卧讀琳所作翕然而起曰此愈我病數加厚賜嘗使瑀作書與韓遂時操適近出瑀隨從因於馬上具草呈之操擥筆欲有所定而竟不能琳徙門下督瑀爲倉曹掾屬

應瑒字德璉祖奉字世叔才敏善諷誦故世稱應世叔讀書五行俱下著後序十餘篇爲世儒者仕至司隸校尉伯父劭字仲遠亦博學多識尤好事諸所撰述風俗通等凡百餘篇辭雖不典世服其博聞又著中漢輯叙漢官儀及禮儀故事凡十一種百三十六卷朝廷制度百官儀式所以不亡者由劭記之官至泰山太守父珣字季瑜司空掾

瑒被曹操辟爲丞相掾屬轉平原侯曹植庶子後爲五官將文學

劉楨字公幹父梁字曼山少有清才以文學見貴終於野王令曹操爲丞相辟楨爲掾屬曹丕常賜楨廓落帶其後師死欲借取以爲像因書嘲楨云夫物因人爲貴故在賤者之手不御至尊之側今雖取之勿嫌其不反也楨答曰楨聞荆山之璞曜元后之寶隋侯之珠燭衆士之好南垠之金登窈窕之首鼲貂之尾綴侍臣之幘此四寶者伏朽壤之下潛汙泥之中而揚光千載之上發彩疇昔之外亦皆未能初自接於至尊也夫尊者所服卑者所修也貴者所御賤者所先也故夏屋初成而大匠先立其下嘉禾始

熟而農夫先嘗其粒恨楨所帶無他妙飾若實殊異尚可納也楨辭旨敏妙特為諸公子所親愛曹丕請諸文學酒酣坐歡命夫人甄氏出拜坐中衆人咸伏而楨獨平視操聞之乃收楨減死輸作典論曰今之文人魯國孔融山陽王粲廣陵陳琳北海徐幹陳留阮瑀汝南應瑒東平劉楨斯七子者於學無所遺於辭無所假咸自以騁騏驥於千里仰齊足而並馳粲長於辭賦幹時有逸氣然非粲匹也如粲之初征登樓槐賦征思幹之元猨漏巵圓扇橘賦雖張蔡不過也然于他文未能稱是琳瑀之章表書記今之儁也應瑒和而不壯劉楨壯而不密孔融氣體高妙有過人者然不能持論理不勝辭至於雜以嘲戲及其所善班

揚之儔也瑀以十七年卒幹琳瑒楨二十二年卒瑒弟璩璩子貞咸以文章顯璩官至侍中瑀子籍曹丕與元城令吳質書曰昔年疾疫親故多離其災徐陳應劉一時俱逝痛何可言邪昔日遊處行則同輿止則接席何嘗須臾相失每至觴酌流行絲竹並奏酒酣耳熱仰而賦詩當此之時忽然不自知樂也謂百年已分長共相保何圖數年之間零落畧盡哉觀古今文人類不護細行鮮能以名節自立而偉長獨懷文抱質恬淡寡欲有箕山之志可謂彬彬君子矣著中論二十餘篇成一家之業辭義典雅足傳於後此子為不朽矣德璉常斐然有述作意才學足以著書美志不遂良可痛惜間歷觀諸子之文對之抆淚既痛逝者行自念也孔璋章表殊健微為繁富公幹有逸氣但未遒耳至其五言詩妙絕當時元瑜書記翩翩致足樂也仲宣獨自善於辭賦惜其體弱不足起其文至於所善古人無以遠過也昔伯牙絕絃於鍾期仲尼覆醢於子路愍知音之難遇傷門人之莫逮也諸子但為未及古人耳自一時之儁也今之存者已不逮矣恐永不復得為昔日游也自此七子外潁川邯鄲淳繁欽京兆韋誕宏農楊修沛國丁儀丁廙陳留路粹河內荀緯咸有文采名于建安之間而路粹行戾得罪名教矣

邯鄲淳一名竺字子叔博學有才又善蒼雅蟲篆許氏字指初平中從三輔客荊州荊州附曹操操素聞其名召與

相見甚敬異之時曹丕博延英儒亦宿聞淳名因啟使在文學官屬中會臨菑侯植亦求淳操遣淳詣植植初得淳甚喜延入坐時天暑熱植因呼常從取水自澡訖傅粉遂科頭拍袒胡舞五椎鍛跳丸擊劍誦俳優小說數千言謂淳曰邯鄲生何如邪於是乃更着衣幘整儀容與淳評說混元造化之端品物區別之意然後論羲皇以來聖賢名臣烈士優劣之差次頌古今文章賦誄及當官政事宜所先後又論用武行兵倚伏之勢乃命廚宰酒炙交至坐席默然無與伉者及暮淳歸對其所知歎植之材謂之天人操欲立植為嗣淳稱植材美由是丕不悅及丕稱帝以淳為博士給事中淳作投壺賦千餘言丕以為工賜帛千匹

繁欽字休伯以文才機辯少得名於汝潁欽既長於書記又善爲詩賦其所與曹丕書記皆窮極巧麗爲丞相主簿建安二十三年卒

韋誕字仲將太僕端之子也有文才善屬辭章建安中爲郡上計吏特拜郎中稍遷侍中中書監以光祿大夫遜位年七十五卒於家初邯鄲淳衛覬及誕並善書有名覬孫恒撰四體書勢序古文曰自秦用篆書焚燒先典而古文絕矣漢武帝時魯恭王壞孔子宅得尚書春秋論語孝經時人已不復知有古文謂之科斗書漢世秘藏希得見之魏初傳古文者出於邯鄲淳敬侯寫淳尚書後以示淳而淳不別至正始中立三字石經轉失淳法因科斗之名遂

效其體太康元年汲縣民盜發魏襄王冢得策書十餘萬言按敬侯所書猶有髣髴敬侯謂覬也序篆書曰秦時李斯號爲工篆諸山及銅人銘皆斯書也漢建初中扶風曹喜少異於斯而亦稱善邯鄲淳師焉略究其妙韋誕師淳而不及也太和中誕爲武都太守以能書留補侍中魏氏寶器銘題皆誕書云漢末蔡邕采斯喜之法爲古今雜形然精密簡理不如淳也序隸書云上谷王次仲善隸書始爲楷法至靈帝好書世多能者而師宜官爲最甚矜其能每書削焚其札梁鵠乃益爲版而飲之酒候其醉卽竊其札鵠卒以攻書官選部尚書又曰師宜官爲大字邯鄲淳爲小字梁鵠謂淳得次仲法然鵠之用筆盡其勢矣序草書曰漢興而有草書不知作者姓名至章帝時齊相杜度號善作篇後有崔瑗崔實亦皆稱工杜氏然字甚安而書體微瘦崔氏甚得筆勢而結字小疏宏農張伯英者因而轉精其巧凡家之衣帛必書而後練之臨池學書池水盡黑下筆必爲楷則號忽忽不暇草寸紙不見遺至今世人尤寶之韋仲將謂之草聖伯英之弟文舒次之若姜孟潁梁孔達田彥和及韋仲將之徒皆伯英弟子有名於世然不及文舒矣

楊脩字德祖太尉彪之子也博學多才建安中舉孝廉除郎中曹操請署倉曹屬主簿是時軍國多事脩總知外內事皆稱意自太子丕以下皆爭與交好而尤爲臨菑侯植

所友每當就植慮事有關忖度操意豫作答教十餘條敕門下教出以次答教裁出答已入操怪其捷推問始泄操遣太子丕及植各出鄴城一門密敕門不得出以觀其所爲丕至門不得出而還脩先戒植若門不出侯侯受王命可斬守者植從之操不懌疏植而植故交脩不止脩亦不敢自絕二十四年秋操以脩前後漏泄言教交關諸侯乃收殺之脩臨死謂故人曰我固自以死之晚也其意以爲坐曹植也脩死後百餘日操卒丕遂立初脩以所得王髦劍奉丕丕常服之及稱帝在洛陽從容出宮追思脩之過薄也撫其劍駐車顧左右曰此楊德祖昔所說王髦劍也髦今焉在召見髦賜穀帛脩子囂囂子準皆知名於世

丁儀字正禮父冲宿與操親善會乘輿東還國家未定乃
與操書曰足下平生常喟然有匡正之志今其時矣時張
楊適還河內操得書乃引軍迎天子東詣許以冲爲司隸
校尉後數來過諸將飲酒醉而死操以冲前見開導常德
之聞儀爲令士雖未見欲以愛女妻之以問五官將丕丕
曰女人觀貌而正禮目不便誠恐愛女未必悅也以爲不
如伏波子楙操從之尋辟儀爲掾操與論議嘉其才朗曰
丁掾好士也卽使其兩目盲尙當與女何況但眇是吾兒
誤我也時儀亦恨不得妻而與臨菑侯植親善數稱其奇
才操既有意欲立植而儀又共贊之及丕立欲治儀罪轉
儀爲右刺姦掾欲儀自裁乃對中領軍夏侯尙求哀尙爲

涕泣不能救遂因職事收付獄殺之及其弟廙
丁廙字敬禮儀之弟也少有才姿博學洽聞初辟公府建
安中爲黃門侍郎廙嘗從容謂操曰臨菑侯天性仁孝發
於自然而聰明智達其殆庶幾至於博學淵識文章絕倫
當今天下之賢才君子不問少長皆願從其遊而爲之死
實天所以種福於大魏而永授無窮之祚也操曰植吾愛
之安能若卿言吾欲立之爲嗣何如廙曰此國家之所以
興衰天下之所以存亡非愚劣瑣賤者所敢與及廙聞知
臣莫若君知子莫若父至於君不論明闇父不問賢愚而
能常知其臣子況明公加之以明哲習之以人子今發明
達之命吐永安之言可謂上應天命下合人心得之於須

臾垂之于萬世者也廙不避斧鉞之誅敢盡言之
荀緯字公高少喜文章建安中召署軍謀掾魏太子庶子
稍遷至散騎常侍越騎校尉年四十二卒
路粹字文蔚少學于蔡邕建安初以高才與京兆嚴像擢
拜尙書郎像以兼有文武出爲揚州刺史粹轉軍謀祭酒
與陳琳阮瑀並典記室曹操欲殺孔融粹承指奏融昔在
北海見王室不寧招合衆徒欲圖不軌言我大聖之後也
而滅于宋有天下者何必卯金刀又云融爲九列不遵朝
儀禿巾微行唐突宮掖又與白衣禰衡言論放蕩衡與融
更相贊揚衡謂融曰仲尼不死也融答曰顏淵復生大逆
不道宜誅融竟族誅人覩粹所作無不嘉其才而畏其筆

也十九年轉祕書令從大軍至漢中坐違禁賤請驢伏法
曹丕素與粹善聞其死爲之歎息然濟陰吳質亦文才無
行特爲丕所善官至振威將軍假節都督河北諸軍事封
列侯
吳質字季重以才學通博與劉楨等並爲曹丕所親愛楨
坐譴質出爲朝歌長遷元城令然丕之得立質有力焉事
見丕傳及丕稱帝徵質會洛陽拜北中郎將封列侯使持
節督幽并諸軍事質固單家也少遊遨貴戚間蓋不與鄉
里相沈浮故雖已出官本國猶不與之士名既得志自以
不爲本郡所饒謂司徒董昭曰我欲溺鄉里耳昭曰君且
止我年八十不能爲君溺攢也曹叡太和四年卒謚曰醜

子應上書論枉改謚曰威
此皆建安間之才也路粹吳質比附曹氏其行戾矣始文士習也當僞魏之間所稱文學有衛覬潘勗劉廙劉劭云
衛覬字伯儒河東安邑人也少好學夙成曹操辟爲司空掾屬除茂陵令尚書郎操拒袁紹而劉表爲紹援欲令劉璋擊表乃擢覬治書侍御史使益州至長安道不通覬遂留關中時關中流民還者諸將多引爲部曲覬書與荀彧曰關中膏腴之地頃遭荒亂人民流入荊州者十萬餘家聞本土安寧皆企望思歸而歸者無以自業諸將各競招懷以爲部曲郡縣貧弱不能與爭兵家遂强一旦變動必有後憂夫鹽國之大寶也自亂來放散宜如舊置使者監

賣以其直益市犁牛若有歸民以供給之勤耕積粟以豐殖關中遠民聞之必日夜競還又使司隸校尉留治關中以爲之主則諸將日削官民日盛此强本弱敵之利也彧以白操操從之遣謁者僕射監鹽官司隸校尉治宏農關中服從乃召覬還遷尚書初朝廷遷移臺閣舊事散亂自都許之後漸有綱紀覬以古義多所正定是時關西諸將心不附操司隸鍾繇求以三千兵外託討張魯內以脅取質任操使荀彧問覬覬以爲西方諸將皆豎夫屈起無雄天下意苟安樂目前而已今國家厚加爵號得其所志非有大故不憂爲變也宜爲後圖若以兵入關中當討張魯魯在深山道徑不通彼必疑之一相驚動地險衆强殆難爲慮操以繇自典其任遂從繇議而關右兵起操由是益重覬操稱魏國拜侍中與王粲並典制度曹丕襲位徙爲尚書頃之還朝爲侍郎勸贊禪代當時冊詔覬所作也丕稱帝復爲尚書封陽吉亭侯曹叡襲位進封閿鄉侯邑三百戶覬奏曰九章之律自古所傳斷定刑罪其意微妙百里長吏皆宜知律刑法者國家之所貴重而私議之所輕賤獄吏者百姓之所縣命而選用者之所卑下王政之弊未必不由此也請置律博士轉相教授叡從之時百姓凋匱而役務方般覬上疏曰當今千里無烟遺民困苦陛下不善留意將遂凋弊難可復振禮天子之器必有金玉之飾飲食之肴必有八珍之味至於凶荒則徹膳降服然則

奢儉之節必視世之豐約也武皇帝之時後宮食不過一肉衣不用錦繡茵褥不緣飾器物無丹漆用能平定天下遺福子孫此皆陛下之所親覽也當今之務宜君臣上下並用籌策計校府庫量入爲出深思勾踐滋民之術由恐不及而尚方所造金銀之物漸更增廣工役不輟侈靡日崇帑藏日竭昔漢武信求神仙之道謂當得雲表之露以餐玉屑故立仙掌以承高露陛下通明每所非笑漢武有求於露而由尚見非陛下無求於露而空設之不益于好而糜費工夫誠皆聖慮所宜裁制也不聽覬受命典著作又爲魏官儀凡所撰數十篇古文鳥篆隸草無所不善卒謚曰敬子瓘嗣

潘勗字元茂初名芝改名勗河南人也建安初爲尚書郎
遷右丞詔以勗前在二千石才敏兼通明習舊事勑并領
本職數加特賜二十年遷東海相未發留拜尚書左丞其
年病卒時年五十餘曹操九錫策命勗所作也勗子滿平
原大守亦以學行稱滿子尼
劉廙字恭嗣南陽安衆人也年十歲戯於講堂上穎川司
馬德操拊其頭曰孺子孺子黄中通理寧自知不廙兄望
之有名於世荆州牧劉表辟爲從事而其友二人皆以讒
毀爲表所誅望之又以正諫不合投傳告歸廙謂望之曰
趙殺鳴犢仲尼回輪今兄既不能法柳下惠和光同塵於
內則宜模范蠡遷化于外坐而自絶於時殆不可也望之

不從尋復見害廙懼奔揚州遂歸曹操操辟爲丞相掾屬
轉五官將文學曹丕器之操稱魏國爲黄門侍郎操在長
安欲親蜀中廙上疏曰昔樂毅能用弱燕破大齊而不能
以輕兵定卽墨者夫自爲計者雖弱必固欲自潰者雖彊
必敗也自殿下起軍以來三十餘年敵無不破彊無不服
今以海內之兵百勝之威而孫權負險于吳劉備不賓于
蜀夫夷狄之臣不當冀州之卒權備之籍不比袁紹之業
然本初以亡而二寇未捷非暗弱於今而智武於昔也斯
自爲計者與欲自潰者異勢耳故文王伐崇三駕不下歸
而脩德然後服之秦爲諸侯所征必服及兼天下東向稱
帝匹夫大呼而社稷用隳是力斃於外而不恤民於內也

臣恐邊寇非六國之敵而世不乏才土崩之勢此不可不
察也天下有重得有重失勢可得而我勤之此重得也勢
不可得而我勤之此重失也於今之計莫若料四方之險
擇要害之處而守之選天下之甲卒隨方面而歲更焉殿
下可高枕於廣夏潛思於治國廣農桑事從節約修之旬
年則國富民安矣操遂前進而報廙曰非但君當知臣臣
亦當知君今欲使吾坐行西伯之德恐非其人也魏諷反
廙弟偉爲諷所引當相坐死操令曰叔向不坐弟虎古之
制也特原不問徙署丞相倉曹屬廙上疏謝著書數十篇
及與丁儀共論刑禮皆傳於世曹丕襲位爲侍中賜爵關
內侯丕黄初二年卒年四十二無子以弟子阜嗣

劉劭字孔才廣平邯鄲人也建安中爲計吏詣許太史上
言正旦當日蝕時劭在尚書令荀彧所坐者數十人或云
當廢朝或云宜卻會劭曰梓愼裨竈古之良史猶占水火
錯失天時禮記曰諸侯旅見天子及門不得終禮者四日
蝕在一然則聖人垂制不爲變豫廢朝禮者或災消異伏
或推術謬誤也彧善其言勑朝會如舊日亦不蝕御史大
夫郗慮辟劭慮免拜太子舍人遷秘書郎曹丕黄初中爲
尚書郎受命集五經羣書以類相從作皇覽曹叡襲位出
爲陳留太守敦崇教化百姓稱之拜騎都尉與議郎庾嶷
荀詵等定科令作新律十八篇著律畧論遷散騎常侍劭
嘗作趙都賦叡美之令劭作許都洛都賦時外興軍旅內

營宮室劭作二賦皆諷諫焉叡青龍中吳圍魏合肥時東方吏士皆分休征東將軍滿寵表請中軍兵并召休將士須集擊之劭議以爲吳衆新至心專氣銳寵以少人自戰其地若便進擊不必能制寵求待兵未有所失也以爲可先遣步兵五千精騎三千軍前發揚聲進道震曜形勢騎到合肥疏其行隊多其旌鼓曜兵城下引出敵後擬其歸路要其糧道彼聞大軍來騎斷其後必震怖遁走不戰自破矣叡從之比至合肥吳果退叡景初中受命作都官考課劭上疏曰百官考課王政之大較然而歷代勿務是以治典闕而未補能否混而相蒙陛下以上聖之宏畧愍王綱之弛頹神慮內鑒明詔外發臣奉恩曠然得以啟矇輒

作都官考課七十二條又作說略一篇臣學寡識淺誠不足以宣暢聖旨著定典制又以爲宜制禮樂以移風俗著樂論十四篇事成未上會叡殁不施行曹芳正始中執經講學賜爵關內侯凡所撰述法論人物志之類百餘篇卒贈光祿勳子琳嗣同時若下邳桓威出自孤微年十八而著渾輿經依道以見意從齊國門下書佐司徒署吏卒官安成令東海繆襲亦有才學多所述叙官至尚書光祿勳威行事史失其傳

繆襲字熙伯父斐該覽經傳事親色養徵博士六辟公府獻帝都長安公卿舉名儒舉斐任侍中並無所就襲辟御史大夫府歷事魏四世曹芳正始六年卒年六十

時又有樂安太守譙國夏侯惠陳郡太守任城孫該郎中令河東杜摯亦頗著文賦傳於世惠淵之子也事見淵傳

孫該字公達彊志好學年二十上計掾召爲郎中著魏書遷博士司徒右長史復還入著作曹奐景元二年卒

杜摯字德魯初上笳賦署司徒軍謀吏後舉孝廉除郎中轉補校書摯與毋丘儉鄉里相親故爲詩與儉求仙人藥一丸欲以感切儉求助也摯竟不得遷卒於祕書

草禪代冊詔當時以爲才也而書之異哉若守遺經而不愧學者僞魏之中王象其庶幾乎同時若宏農董遇京兆賈洪天水薛夏京兆隗禧陳留蘇林河東樂詳殆亦學者歟

王象字羲伯河內人也少孤特爲人僕隸年十七八見使牧羊而私讀書因被箠楚同郡楊俊嘉其志贖象著家俾之卒業建安中與荀緯俱爲曹丕所禮丕稱帝拜散騎侍郎尋遷常侍封列侯時王粲陳琳阮瑀等既亡新出之中惟象才高命撰皇覽領祕書監象從延康元年始撰集數歲成藏于祕府合四十餘部部數十篇通合八百餘萬字象性器和厚又文采温雅用是士人歸美稱爲儒宗丕至宛令百官不得干豫郡縣而宛令不解旨閉市門丕至怒曰吾是寇邪時俊爲南陽太守丕收宛令及俊問尚書漢明帝殺幾二千石象知俊必不免乃當丕前叩頭流血請減死一等丕不答入禁中象引丕衣丕顧謂象曰我知楊

倰與卿本末今聽卿是無我也卿寧無倰邪無我邪遂入決倰法然後出象自恨不能濟倰遂發病卒

董遇字季直性質訥而好學興平中關中擾亂與兄季中依將軍段煨採稆負販而常挾持經書投閒習讀其兄笑之遇不改建安初郡舉孝廉稍遷黃門侍郎是時獻帝失柄遇旦夕侍講爲天子所愛信二十二年轉爲冗散從曹操西征由孟津過宏農王冢操疑欲謁顧問左右左右莫對遇乃越第進曰春秋之義國君卽位未踰年而卒未成爲君宏農王卽阼旣淺又爲暴臣所制降在藩國不應謁操乃過丕黃初中出爲郡守旋入爲侍中大司農數歲病卒初遇善治老子作訓注又善左氏傳更爲作朱墨別異

人有從學者遇不肯教而云必當先讀百徧言讀書百徧而義自見從學者云苦渴無日遇言當以三餘或問三餘之意遇言冬者歲之餘夜者日之餘陰雨者時之餘也由是諸生少從遇學無傳其朱墨者

賈洪字叔業京兆新豐人也好學有才而特精於春秋建安初仕郡舉計掾應州辟時州中自參軍事以下百餘人惟洪與馮翊嚴苞才學最高洪歷守三縣令所在輒開除廄舍親授諸生馬超據關中切洪詣華陰使作露布司隸鍾繇在東識其文曰此賈洪作也及超敗曹操召洪署軍謀掾以其前作露布故不卽敘晚乃出爲陰泉長延康中轉爲白馬王相王亦雅好文學常師宗之過於三卿數歲病卒時年五十餘時人惜之嚴苞亦歷守二縣以高才入爲祕書丞數奏文賦曹丕異之出爲西平太守卒官

薛夏字宣聲博學有才天水中美閻任趙四姓郡望也夏爲單家不爲降屈四姓欲共治之夏乃游逸東詣京師曹操宿聞其名甚禮遇之後四姓又使囚遙引夏關移潁川收捕繫獄時曹操在冀州聞夏爲本郡所質撫掌曰夏無罪也漢陽兒輩直欲殺之耳乃告潁川使理出之召署軍謀掾曹丕又愛其才轉祕書丞丕與夏推論書傳未嘗不終日也每呼之不名謂之薛君夏居甚貧丕顧其衣薄解所御服袍賜之征東將軍曹休來朝時丕方與夏有所咨論外啟休到丕引入坐定丕顧夏言之於休曰此君祕書

丞天水薛宣聲也宜共談其見遇如此曹叡太和中嘗以公事移蘭臺蘭臺自以臺也祕書署耳謂夏不得儀也推使當有坐者夏報之曰蘭臺爲外臺祕書爲內閣臺閣一也何不相移之有蘭臺無以屈自是之後遂以爲常後數歲病卒敕其子無還天水

隗禧字子牙世單家而好學初平中三輔亂禧南客荊州擔負經書每以採稆餘日則誦習之曹操定荊州召署軍謀掾曹丕黃初中爲譙王郎中王宿聞其儒者常虛心從學禧亦恭敬以授王由是大得賜遺以病還拜郎中年八十餘老歸家就之學者甚多禧旣明經又善星官常仰瞻天文歎息謂魚豢曰天下兵戈尙猶未息如之何豢嘗從

問左氏傳禧曰欲知幽微莫若易人倫之紀莫若禮多識山川草木之名莫若詩左氏直相斫書耳不足精意也叅因問詩禧說齊韓魯毛四家義不復執文有如諷誦嘗撰作諸經解數十萬言未及繕寫得聾疾數歲卒

蘇林字孝友博學多通古今字指凡諸書傳文間危疑林皆釋之建安中爲五官將文學甚見禮待曹丕黃初中爲博士給事中丕作典論所稱蘇林是也以老歸第國家每遣人就問之數加賜遺年八十餘卒

樂詳字文載少好學建安初詳聞公車司馬令南郡謝該善左氏傳乃從南陽步詣該問疑難今左氏樂氏問七十二事詳所撰也卒業歸鄉里時杜畿爲太守亦甚好學署

詳文學祭酒使教後進由是河東學業大興曹丕聞之徵拜博士是時太學初立博士十餘人學多褊狹備員而已惟詳五業並授其或難疑質而不解詳無慍色以杖畫地牽譬引類至忘寢食以是著名于遠近又善推步三五受命與太史典定律歷曹叡太和中轉拜騎都尉曹芳時以年老罷歸本國宗族歸之門徒常數千人

王象等數君子者殊有儒者氣象特惜其仕於僞魏耳觀於周生烈孫炎抑又遠焉已

周生烈燉煌人也曹丕徵之不就世以徵士稱之歷注經傳傳於世何晏論語集解有烈義例餘所著述見晉武帝中經簿

孫炎字叔然樂安人也受學鄭元之門人稱東州大儒徵爲祕書監不就時王肅善賈馬之學而不好鄭氏采會同異爲尙書詩論語三禮左氏解集聖證論以譏短元炎駁而釋之作周易春秋例毛詩禮記春秋三傳國語爾雅諸注又著書十餘篇傳於世

玆二人者迹其深晦不出制行特高誠所謂儒者歟下是王弼以儒名家然溺没于老氏役志於利祿矣

王弼字輔嗣尙書郎業之子也幼而察惠年十餘好老氏通辯能言時裴徽爲吏部郎弼往造焉徽一見異之問弼曰夫無者誠萬物之所資也然聖人莫肯致言而老子申之無已者何弼曰聖人體无无又不可以訓故不說也老

子是有者也故恒言無耳吏部尙書何晏甚奇弼歎之曰仲尼稱後生可畏若斯人者可與言天人之際乎曹芳正始中黃門侍郎累缺晏議用弼時丁謐與晏爭衡致高邑王黎于曹爽爽乃任用黎以弼補臺郎初除覲請閒爽爲屏左右而弼與論道移時無所他及爽以此嗤之黎未幾卒爽用王沈代黎弼遂不得在門下晏爲之歎恨弼在臺既淺事功亦雅非所長益不留意焉淮南人劉陶善論縱橫爲當時所推每與弼語常屈弼弼天才卓出當其所得莫能奪也性和理樂游宴解音律善投壺其論道賦會文辭不如何晏自然有所拔致多晏也亦頗以所長笑人故時爲士君子所疾弼與鍾會善會論議以校練爲家然每

服弼之高致何晏立聖人無喜怒哀樂論鍾會述之弼與不同以爲聖人茂於人者神明也同於人者五情也神明茂故能體中和以通無五情同故不能無哀樂以應物然則聖人之情應物而無累於物者也今以其無累便謂不復應物失之多矣弼注老子爲之指略致有理統注道略論注易往往有高麗言太原王濟好談病老莊常云見弼易注所悟者多然弼爲人淺而不識物情初與王黎荀融善黎奪其黃門侍郎於是恨黎與融亦不終曹爽旣見殺弼亦坐免其秋遇癘疾卒年二十四無子初弼注易荀融難弼大衍義弼以書嘲之曰夫明足以尋極幽微而不能去自然之性顔子之量孔父之所預在然遇之不能無樂

喪之不能無哀又常狹斯人以爲未能以情從理者也而今乃知自然之不可革是足下之量雖已定乎胸懷之內然而隔踰旬朔何其相思之多乎故知尼父之於顔子可以無大過矣其旨異如此及弼卒司馬師爲之嗟嘆者累日初王粲與族兄凱避地荆州劉表欲以女妻粲而嫌其形陋以凱有風貌乃以妻凱凱生業蔡邕有書近萬卷載數車與粲粲亡後二子坐魏諷事死邕所與書悉入業曹丕因下令以業嗣粲業字長緒官至謁者僕射子宏官司隸校尉次即弼

季漢書卷八十六下

諸暨章陶裁艮氏纂　族孫　其本 熤 仝校

文林列傳下

杜微字國輔梓潼涪人也少受學於廣漢任安西土稱爲儒宗劉璋辟之任以從事未幾去官昭烈定蜀微稱聾閉門不出建興二年丞相亮領益州牧選迎皆妙簡舊德以秦宓爲别駕五梁爲功曹微爲主簿微固辭輿而致之微自陳謝亮以微不聞人言書謂之曰服聞德行飢渴歷時清濁異流無緣咨覲王元泰李伯仁王文儀楊季休丁君幹李永南兄弟文仲寶等每歎高志未見如舊猥以空虛統領貴州德薄任重慘慘憂慮朝廷主上今年十八天姿

仁敏愛德下士天下之人思慕漢室欲與君因天順民輔此明主以隆季興之功著勲于竹帛也以謂賢愚不相爲謀故自割絶守勞而已不圖自屈也微自乞老病求歸亮又與書曰曹丕簒弑自立爲帝是猶土龍芻狗之有名也欲與羣賢因其邪僞以正道滅之怪君未有相誨便欲求還於山野丕又大興勞役以向吳楚今因丕多務且以閉境勤農育養民物並治甲兵以待其挫然後伐之可使兵不戰民不勞而天下定也君但當以德輔時耳不責君軍事何爲汲汲欲求去乎其敬微如此拜爲諫議大夫以從其志五梁者字德山犍爲南安人也以儒學節操稱從議郎遷諫議大夫五官中郎將陳壽曰杜微脩身隱靜不役

當世庶幾夷皓之槩信哉斯言也西土才華不及中州而質直守正則遠過之吾得許慈孟光來敏尹默李譔郤正諸人而孟光尤守志不回云

許慈字仁篤南陽人也師事劉熙善鄭氏學治易尚書三禮毛詩論語建安中與許靖等俱自交州入蜀昭烈定益州承喪亂之後學業衰廢乃鳩合典籍沙汰衆學以慈及胡潛爲學士與孟光來敏等典掌舊文胡潛者字公興魏郡人也卓犖彊識祖宗制度之儀喪紀五服之數皆指掌畫地舉手可采時値庶事草創動多疑議慈潛更相克伐謗讟忿爭形於聲色其矜已如此潛先沒慈官至大長秋卒子勛傳其業復爲博士

孟光字孝裕河南洛陽人太尉孟郁之族也博物識古尤銳意三史長于漢家舊典好公羊春秋而譏呵左氏靈帝末爲講部吏獻帝遷都長安遂逃入蜀劉焉父子待以客禮昭烈定益州拜爲議郎與許慈等並掌制度後帝踐阼爲符節令屯騎校尉長樂少府遷大司農延熙九年秋大赦光于衆中責大將軍費禕曰夫赦者偏枯之事非明世所宜有也衰弊窮極必不得已乃可權而行之耳今主上仁賢百僚稱職有何旦夕之危倒懸之急而數施非常之恩以惠姦宄之惡乎夫鷹隼始擊而更原宥有罪上犯天時下違人理老夫耄朽不達治體竊謂斯法難以經久豈具瞻之高美所望於明德哉禕但顧謝踧踖而已光之直言無所回避多如是類執政重臣心不能悅故爵位不顯太常廣漢鐔承光祿勳河東裴儁等年資皆在光後而登據光之右蓋以此也後進郤正數從光諮訪光因問太子所習讀并其情性好尚正答曰奉親虔恭夙夜匪懈有古世子之風接待羣僚舉動出於仁恕光曰如君所道皆家戶所有耳吾今所問欲知其權略智調何如也正曰世子之道在於承志竭歡既不得妄有所施爲且智調藏於胸懷權略應時而發此之有無焉可豫設也光解正愼言乃曰吾好直言無所回避每彈射利病爲世人所譏省君意不欲如吾放談耳然語有次今天下未定智意爲先智意雖有自然然不可力彊致也儲君讀書寧當傚吾等竭力

博識以待訪問如博士探策講試以求爵位邪當務其急者正深以光言爲然後光坐事免官年九十餘卒

來敏字敬達義陽新野人來歙之後也父豔好學下士開館養徒衆少歷顯位靈帝時官至司空天下亂敏隨姊夫奔荊州姊夫黃琬益州牧劉璋祖母之姪也璋遣迎琬妻敏隨從入蜀常爲璋賓客涉獵書籍善左氏春秋尤精於倉雅訓詁好是正文字昭烈定益州署敏典學校尉及立太子以爲家令後帝即位爲虎賁中郎將丞相亮住漢中爲軍祭酒輔軍將軍坐事去職亮卒後還成都爲大長秋又免後累遷爲光祿大夫復坐過黜前後數貶削皆以語言不節舉動違常也時孟光亦議論干時然以其耆宿學

士見禮於世而敏荆楚名族東宮舊臣特加優待是故廢而復起後遷執慎將軍欲令以官重自警戒也年九十七景耀中卒子忠亦博覽經學有敏風與尚書向充等並能協贊大將軍姜維維善之以爲參軍

尹默字思潛梓潼涪人也生而好學以益部多貴今文而不崇章句知其不博乃遠遊荆州從司馬德操宋仲子等受古學皆通諸經史又專精於左氏春秋自劉歆條例鄭衆賈逵父子陳元方服虔注說咸誦述不復按本昭烈定益州領牧以爲勸學從事及立太子以默爲僕射以左氏傳授後帝後帝踐阼拜諫議大夫丞相亮屯漢中請爲軍祭酒亮卒還成都拜大中大夫子宗傳其業爲博士

李譔字欽仲梓潼涪人也父仁字德賢與同縣尹默俱游荆州從司馬徽宋忠受學譔具傳其業又從默講論義理五經諸子加博好技藝算術卜數醫藥弓弩機械之巧皆致思焉始爲州書佐尚書令史延熙元年後帝立太子以譔爲庶子遷僕射轉中散大夫右中郎將猶侍太子太子愛之然體輕脫好戲嘲故世不能重也著古文易尚書毛詩三禮左氏傳太元指歸皆依準賈馬異於鄭康成與王肅殊隔初不見其所述而意歸多同景耀中卒時漢中陳術字申伯亦博學多聞著釋問七篇益部耆舊傳及志歷官三郡太守

郤正字令先河南偃師人也祖父儉官益州刺史父揖因天下亂留蜀爲大將軍孟達營都督達降僞魏揖没入爲中書令史卒正本名纂單煢隻立而安貧好學博覽墳籍弱冠能屬文自司馬王揚班傅張蔡之儔遺文篇賦及當世美書善論皆鑚鑿推求入爲祕書吏轉令史尋遷郎至令性澹於榮利而尤耽意文章自在內職與宦人黃皓比屋周旋三十年皓從微至貴操弄威權正既不爲皓所愛亦不爲皓所憎是以官不過六百石而免於憂患依則先儒假文見意號曰釋譏其文繼崔駰達旨其辭曰或有譏余者曰聞之前記夫事與時並名與功偕然則名之與事前哲之急務也是故創制作範匪時不立流稱垂名匪功不記名必須功而乃顯事亦俟時以行止身没名滅君子

所恥是以達人研道探賾索微觀天運之符表考人事之盛衰辯者馳說智者應機謀夫演略武士奮威雲合霧集風激電飛量時揆宜用取世資小屈大伸存公忽私雖尺枉而尋直終揚光以發輝也今三方鼎峙九有未乂悠悠四海嬰丁禍敗嗟道義之沈塞愍生民之顛沛此誠聖賢拯救之秋烈士樹功之會也吾子以高朗之才珪璋之質兼覽博闚留心道術無遠不致無幽不悉挺身取命幹茲奧祕躊躇紫闥喉舌是執九考不移有入無出究古今之眞僞計時務之得失雖時獻一策偶進一言釋彼官責慰此素飡固未能輸竭忠款盡瀝胃肝排方入直惠彼黎元俾吾徒草鄙並有聞焉也盍亦綏衡緩轡回軌易塗輿安

駕肆思馬斯徂寮厲揭以投濟要夷庚之赫憮撍秋蘭以芳世副吾徒之彼圖不亦盛歟余聞而歎曰嗚呼有若云乎邪夫人心不同實若其面子雖光麗既美且豔管闚筐舉守厥所見未可以言八紘之形埒信萬事之精練也或人率爾仰而揚衡曰是何言與是何言與余應之曰虞帝以面從爲戒孔聖以悅己爲尤若子之言良我所思將爲吾子論而釋之昔在鴻荒矇昧肇初三皇應籙五帝承符爰曁夏商前典攸書姬衰道缺霸者翼扶嬴氏慘虐吞嚼八區於是從橫雲起狙詐如星奇邪蠭動智故萌生或飾眞以讐僞或挾邪以干榮或詭道以要上或鬻技以自衿背正崇邪棄直就佞忠無定分義無常經故鞅法窮而慝

作斯義敗而姦成呂門大而宗滅韓辯立而身刑夫何故哉利同其心寵耀其目赫赫龍章鑠鑠車服媮幸苟得如反如仄淫邪荒迷恣睢自極和鸞未調而身在轅側庭宁未踐而棟折榱覆天收其精地縮其澤人弔其躬鬼芟其額初升高岡終隕幽壑朝含榮潤夕爲枯魄是以賢人君子深圖遠慮畏彼咎戾超然高舉寧曳尾於塗中穢濁世之休譽彼豈輕主慢民而忽於時務哉蓋易著行止之戒詩有靖恭之歎乃神之聽之而道使之然也自我大漢應天順民政治之隆皓若陽春俯憲坤典仰式乾文播皇澤以熙世揚茂化之醲醇君臣履度各守厥眞上垂詢納之宏下有匡救之責士無虛華之寵民有一行之迹粲乎亹亹尚此忠益然而道有隆窊物有興廢有聲有寂有光有翳朱陽否於素秋元陰抑於孟春羲和逝而望舒係運氣匿而耀靈陳沖質不永桓靈墜敗英雄雲布豪傑蓋世家挾殊議人懷異計故從橫者欻披其胷狙詐者暫吐其舌也今天綱已綴德樹西鄰丕顯祖之宏規縻好爵於士人興五敎以訓俗豐九德以濟民肅明祀以礿祭幾皇道以輔眞雖跱者未一僞者未分聖人垂戒蓋均無貧故君臣協美於朝黎庶欣戴於野動若重規靜若疊矩濟濟偉彥元凱之倫也有過必知顏子之仁也侃侃庶政冉季之治也鷹揚鷙騰伊望之事也總羣俊之上略含薛氏之三計敷張陳之祕策故力征以勤世援華英而不遑豈暇脩枯

籜於榛穢哉然吾不才在朝累紀託身所天心焉是恃樂滄海之廣深歎嵩嶽之高跱聞仲尼之贊商感鄉校之益已彼平仲之和羨亦進可而替否故聮目瞽說時有攸獻譬道人之有采于市閭游童之吟詠乎疆畔庶以增廣福祥輸力規諫若其合也則以闇協明進應靈符如其違也自我常分退守己愚進退任數不矯不誣循性樂天夫何恨諸此其所以既入不出有而若無者也狹屈氏之常醒濁漁父之必醉潛柳季之卑辱褊夷叔之高懟合不以得違不以失得不充詘失不慘悸不樂前以顧軒不就後以慮輊不鬻譽以干澤不辭愆以忌絀何責之釋何飡之卹何方之排何直之入九考不移固其所執也方今朝士山

積髦俊成羣猶鱗介之潛乎巨海毛羽之集乎鄧林游禽逝不爲之尠浮魴臻不爲之殷且陽靈幽於唐葉陰精應爲商時陽旰請而洪災息桑林禱而甘澤滋行止有道啟塞有期我師遺訓不怨不尤委命恭己我又何辭辭窮路單將反初節綜墳典之流芳尋孔氏之遺藝綴微辭以存道憲先軌而投制韙叔肸之優游美疏氏之遐逝收止足以言歸汎皓然以容裔欣環堵以恬娛免咎悔於斯世顧茲心之未泰懼末途之泥滯仍求激而增憤肆中懷以告誓昔九方考精于至貴秦牙沈思於殊形薛燭察寶以飛譽瓠梁託絃以流聲齊隸拊髀以濟文楚客潛寇以保荊雍門援琴而挾說韓哀秉轡而馳名盧敖翺翔乎元闕若

士竦身於雲清余實不能齊技於數子故乃靜然守已而自寧景耀六年國亡明年帝東遷洛陽時擾攘倉卒漢之大臣無翼從者惟正及殿中督汝南張通捨妻子單身隨侍帝賴正相導宜適舉動無闕乃慨然歎息恨知正之晚時論嘉之賜爵關內侯泰始中除安陽令遷巴西太守八年詔曰正昔在成都顚沛守義不違忠節及見受用盡心幹事有治理之績其以正爲巴西太守咸寧四年卒所著述詩論賦之屬凡百篇

張紘字子綱廣陵人也少游京師入太學事博士韓宗治京氏易歐陽尚書又於外黄從濮陽闓受韓詩及禮記左氏春秋還本郡舉茂才公府辟皆不就避難江東孫策表爲正議校尉紘與張昭並與參謀常令一人居守一人從征討呂布襲據徐州不欲令紘與策從事追舉茂才移書發遣紘紘恥爲之屈策亦重惜紘欲以自輔答記不遣曰海產明珠所在爲寶楚雖有才晉實用之英偉君子所游見珍何必本州哉從討丹陽策身臨行陣紘諫曰夫主將乃籌謨之所自出三軍之所繫命也不宜輕脫自敵小寇願麾下重天授之姿副四海之望無令國內上下危懼建安四年策遣紘奉章至許少府孔融等皆與相親時曹操爲司空欲加恩以悅遠人辟紘爲掾舉高第補侍御史尋遷九江太守紘思反命以疾固辭既而策薨操欲因喪伐之紘諫以爲乘人之喪既非古義若其不克成讐棄好不

如因而厚之操從其言卽表權爲討虜將軍領會稽太守出紘爲會稽東部都尉權初承統年少太夫人以方外多難深懷憂勞數付屬以輔助之義紘輒拜牋答謝思惟補察每有異事密計及章表書記與四方交結常與張昭草創撰作紘以破虜有破走董卓扶持漢室之勳討逆平定江表建立大業宜有紀頌以昭公義既成呈權權省讀悲感曰君眞識孤家門閥閱也乃遣紘之部初琅邪趙昱爲廣陵太守察紘孝廉昱後爲笮融所殺紘甚傷憤而力不能討昱門戶絕滅及紘在東部遣主簿至琊邪設祭并求親戚爲之後以書屬琊邪相臧宣宣以趙宗中五歲男奉昱祀權聞而嘉之及討江夏以東部少事命紘居守遙領

所職孔融遺紘書曰聞大軍西征足下留鎭不有居者誰守社稷深固折衝亦大勳也無乃李廣之氣倉髮益怒樂一當單于以盡餘憤乎南北並定世將無事孫叔投戈綘灌俎豆亦在今日但用離析無緣會面爲愁歎耳道直途淸相見豈復難哉權以紘有鎭守之勞欲論功加賞紘厚自挹損不敢當每從容侍燕微言密指常有以規諷初權於羣臣多呼字惟呼張昭曰張公紘曰東部所以重二八也尋以紘爲長史從征合肥城久不拔紘進曰古之圍城開其一面以疑衆心今圍之甚密攻之又急誠懼并命戮力死戰之寇固難卒拔及救未至可小寬之以觀其變議者不同會救騎至數至圍下馳騁挑戰權卒輕騎將往突

敵紘諫曰夫兵者凶器戰者危事也今麾下恃盛壯之氣忽彊暴之虜三軍之衆莫不寒心雖斬將搴旗威震敵場此乃偏將之任非主將之宜也願抑賁育之勇懷霸王之計權乃止明年將復出軍紘又諫曰自古帝王受命之君雖有皇靈佐於上文德播於下亦賴武功以昭其勳然而貴於時動乃後爲威耳今麾下値四百之厄有扶危之功宜且隱息師徒廣開播殖任賢使能務崇寬惠順天命以行誅可不勞而定也權乃止不行紘謂權曰金陵地勢岡阜連石頭昔秦始皇東巡會稽經此望氣者云金陵地形有王氣故掘斷連岡改名秣陵今處所具存地有其氣天之所命宜爲都邑權善其議未能從也後昭烈之東宿於

秣陵周觀地形亦勸權都之權曰智者意同遂都焉改曰建業令還吳迎家道病卒臨困授子靖留牋曰自古有國有家者咸欲脩德政以比隆盛世至於其治多不馨香非無忠臣賢佐闇於治體也由主不勝其情弗能用耳夫人情憚難而趨易好同而惡異與治道相反傳曰從善如登從惡如崩言善之難也人君承奕世之基據自然之勢操八柄之威甘易同之歡無假取於人而忠臣挾難進之術吐逆耳之言其不合也不亦宜乎雖則有釁巧辨緣間眩於小忠戀於恩愛賢愚雜錯長幼失敘其所由來情亂之也故明君悟之求賢如饑渴受諫而不厭抑情損欲以義割恩上無偏謬之授下無希冀之望宜加三思含垢藏疾

以成仁覆之大時年六十卒權省書流涕紘著詩賦銘誄十餘篇見柟榴枕愛其文爲作賦陳琳在北見之以示人曰此吾鄉里張子綱所作也後紘見陳琳武庫賦應機論與琳書深歎美之琳答曰自僕在河北與天下隔此間率少於文章易爲雄伯故使僕受此過差之譚非其實也今景興在此足下與子布在彼所謂小巫見大巫神氣盡矣紘既好文章又善楷篆與孔融書融答曰前勞手筆多篆書每舉篇見字欣然獨笑如復覩其人也子元官南郡太守尚書元子尚孫晧時爲侍郞累遷侍中中書令坐事死初策未起兵時紘決計東渡規取荆揚固創基之元勳也而文學亦爲之冠同郡秦松字文表陳端字子正並見禮

於策參與謀謨亦有文采嗣是若虞翻張温駱統吳郡陸氏則勲業文章表表過中州矣其以文學著者則有嚴畯程秉闞澤唐固謝承薛綜綜子瑩云

嚴畯字曼才彭城人也少耽學善詩書三禮又好說文避亂江東與諸葛瑾步騭友善性質直純厚於人物忠告善道志存補益孫權辟之以爲騎都尉從事中郎橫江將軍魯肅卒權以畯代肅鎭陸口衆人咸爲畯喜畯固辭樸素書生不閑軍事非才而據咎悔必至權乃聽之世嘉其能以實讓權爲吳王遷衞尉奉使來聘丞相亮深善之與廣陵劉穎有舊穎精學家巷權聞徵之穎辭以疾弟略爲零陵太守卒官穎往赴喪權知其非病急驛收錄畯馳語穎

使還謝權怒廢畯而穎得免罪久之以畯爲尚書令後卒年七十八著孝經傳潮水論傳於世

程秉字德樞汝南南頓人也逮事鄭元避亂交州與劉熙考論大義遂博通五經士燮命爲長史孫權聞其名儒以禮徵之拜太子太傅權黃武四年爲子登娉周瑜女秉守太常迎妃於吳權親幸秉船深見優禮旣還秉進說登曰婚姻人倫之始王教之基是以聖王重之所以率先衆庶風化天下故詩美關雎以爲稱首願太子尊禮敎於閨房存周南之所詠則道化隆於上頌聲作於下矣登笑曰將順其美匡救其惡誠所賴於傅君也病卒官著周易摘尚書駮論語弼凡三萬餘言秉爲傅時率更令河南徵崇亦篤學立行云

闞澤字德潤會稽山陰人也世農家至澤好學居貧無資常爲人傭書以供紙筆所寫旣畢誦讀亦遍追思論講究覽羣籍兼通歷數察孝廉除錢唐長遷郴令孫權爲驃騎將軍辟補西曹掾及稱尊號以澤爲尚書尋遷中書令加侍中權赤烏五年拜太子太傅領中書如故澤以經傳文多難得盡用乃斟酌諸家刊約禮文及諸注說以授二宮爲制行出入及見賓儀又著乾象歷注以正時日每朝廷大議經典所疑輒諮訪之以儒學勤勞封都鄉侯性謙恭篤愼人有非短口未嘗及容貌似不足者然所聞少窮呂壹姦罪發聞有司窮治奏以大辟或以爲宜加焚裂用彰

元惡權問澤澤曰盛明之世不宜有此刑權從之又諸官司有所患疾欲增重科防以檢御臣下澤每曰宜依禮律其和而正有如此權嘗問書傳篇賦何者爲美澤欲諷喻以明治亂因對過秦論最善權乃覽讀焉虞翻嘗稱之曰闞生矯傑蓋蜀之揚雄又曰闞子儒術德行亦今之仲舒也初曹丕卽位權嘗從容問羣臣曰曹丕以盛年卽位恐孤不能及之諸卿以爲何如澤曰不及十年丕其沒矣大王勿憂也權曰何以知之澤曰以字言之不十爲丕此其數也丕果七年而沒六年冬卒權痛惜感悼食不進者數日澤州里先輩有唐固同時有謝承

唐固字子正丹陽人也脩身積學稱爲儒者著國語公羊

穀梁傳注講授常數十人權爲吳王拜固議郎自陸遜張温駱統等皆拜之權黃武四年爲尚書僕射卒時年七十餘矣

謝承字偉平會稽山陰人也父煚漢尚書郎徐令承博學洽聞嘗所見知終身不忘仕吳拜五官郎中稍遷長沙東部都尉武陵太守撰後漢書百餘卷

薛綜字敬文沛郡竹邑人也少明經善屬文有秀才避地交州從劉熙學孫權定交州召綜爲五官中郎除合浦交阯太守時交土始開刺史呂岱率師討伐綜與俱行越海南征至九眞事畢還都守謁者僕射既而呂岱從交州召出綜懼繼岱者非其人上疏曰昔帝舜南巡卒於蒼梧秦

置桂林南海象郡然則四海之內屬也有自來矣趙佗起番禺懷服百越之君珠官之南是也漢武帝誅呂嘉開九郡設交阯刺史以鎭監之山川長遠習俗不齊言語同異重譯乃通民如禽獸長幼無別椎結徒跣貫頭左衽長吏之設雖有若無自斯以來頗徙罪人雜居其間稍使學書粗知言語使驛往來觀見禮化及後錫光爲交阯任延爲九眞太守乃教其耕犂使之冠履爲設媒官始知聘娶建立學校導之經義由此已降四百餘年頗有似類自臣昔客始至之日珠崖除州縣嫁娶皆須八月引戶人民集會之時男女自相可適乃爲夫妻父母不能止交阯糜泠九眞都龐二縣皆兄死弟妻其嫂世以此爲俗長吏恣聽不能禁制日南郡男女倮體不以爲羞由此言之可謂蟲豸有靦面目耳然而土廣人衆阻險毒害易以爲亂難使從治縣官羈縻示令威服田戶之租賦裁取供辦貴致遠珍名珠香藥象牙犀角瑇瑁珊瑚琉璃鸚鵡翡翠孔雀奇物充備寶玩不必仰其賦入以益中國也然在九甸之外長吏之選類不精覈漢時法寬多自放恣故數反違法珠崖之廢起於長吏覩其好髮髡取爲髲及臣所見南海黃蓋爲日南太守下車以供設不豐檛殺主簿仍見驅逐九眞太守儋萌爲妻父周京作主人并請大吏酒酣作樂功曹番歆起舞屬京京不肯起歆猶迫强萌忿杖歆亡於郡內歆弟苗帥衆攻府毒矢射萌萌至物故交阯太守士燮遣

兵致討卒不能克又得南陽張津與荊州牧劉表爲隙兵弱敵彊歲歲興軍諸將厭患去留自在津小檢攝威武不足爲所陵侮遂至殺沒後得零陵賴恭先輩仁謹不曉時事表又遣長沙吳巨爲蒼梧太守巨武夫輕悍不爲恭服所取相怨恨逐出恭求步騭是時津故將夷廖錢博之徒尚多騭以次鉏治綱紀粗定會仍召出呂岱既至有士民之變越軍南征平討之日改置長吏章明王綱威加萬里大小承風由此言之綏邊撫裔實有其人牧伯之任既宜清能荒流之表禍福尤甚今日交州雖名粗定尚有高涼宿賊其南海蒼梧鬱林珠官四郡界未綏依作寇盜專爲亡叛逋逃之藪若岱不復南新刺史宜得精密檢攝八郡

方略智計能稍稍以漸能治高涼者假其威寵借之形勢責其成效庶幾可補復如但中人近守常法無奇數異術者則羣惡日滋久遠成害故國之安危在於所任不可不察也竊懼朝廷忽輕其選故敢竭愚情以廣聖思權黃龍三年爲鎮軍大將軍建昌侯慮長史屯半州慮卒入守賊曹尚書遷尚書僕射時公孫淵降而復叛權怒欲親征之綜上疏諫曰夫帝王者萬國之元首天下之所繫命也是以居則重門擊柝以戒不虞行則清道案節以養威嚴蓋所以存萬安之福鎮四海之心昔孔子疾時託乘桴浮海之語季由斯喜拒以無所取材漢元帝欲御樓船薛廣德請刎頸以血染車何則水火之險至危非帝王所宜涉也

諺曰千金之子坐不垂堂況萬乘之尊乎今遼東戎貊小國無城池之固備禦之術器械銖鈍犬羊無政往必禽克誠如明詔然其方土寒埆穀稼不殖民習鞍馬轉徙無常卒聞大軍之至自度不敵鳥驚獸駭長驅奔竄一人匹馬不可得見雖獲空地守之無益此不可一也加又洪流洭瀁有成山之難海行無常風波難免倏忽之間人船異勢雖有堯舜之德智無所施賁育之勇力不得設此不可二也加以鬱霧冥其上鹹水蒸其下善生流腫轉相洿染凡行海者稀無斯患此不可三也天生神聖顯以符瑞當乘平喪亂康此民物嘉祥日集海內垂定逆虜凶虐滅亡在近中國一平遼東自斃但當拱手以待耳今乃違必然之圖尋至危之阻忽九州之固肆一朝之忿既非社稷之重計又開闢以來所未嘗有斯誠羣僚所以傾身側息食不甘味寢不安席者也惟陛下抑雷霆之威忍赫斯之怒遵乘橋之安遠履冰之險則臣子賴祉天下幸甚時羣臣多諫權遂不行正月乙未權勑綜祝祖不得用常文綜承詔卒造文甚美權曰復爲兩頭使滿三也綜復再祝衆咸稱善權赤烏二年徙選曹尚書五年爲太子少傅領選職如故後權賜綜紫綬囊綜陳讓紫色非所宜服權曰太子年少涉道日淺君當博之以文約之以禮茅土之封非君而誰是時綜以名儒居師傅之位仍兼選舉甚爲優重六年春卒凡所著詩賦難論數萬言名曰私載又定五宗圖述

二京解皆傳於世子珝瑩孫休時珝爲五官中郎將奉命來聘且求馬及還休問朝廷得失對曰主闇而不知其過臣下容身以求免罪入其朝不聞正言經其野民皆菜色臣聞燕雀處堂子母相樂自以爲安也突決棟焚而燕雀怡然不知禍之將及其是之謂乎珝累遷威南將軍征交阯道還卒

瑩字道言珝弟也初授秘書府中書郎孫休卽位爲散騎中常侍數年以病去官孫皓初爲左執法遷選曹尚書及立太子又領少傅建衡三年皓追歎瑩父綜遺文且命瑩繼作瑩獻詩是時何定建議鑿聖谿以通江淮皓令瑩督萬人往以多盤石難施功罷出爲武昌左部督後定被誅

皓追聖谿事下瑩獄徙廣州右國史華覈上疏曰臣聞五帝三王皆立史官敘錄功美垂之無窮漢時司馬遷班固咸命世大才所撰精妙與六經俱傳大吳受命建國南土大皇帝末年命太史令丁孚郎中項峻始撰吳書孚峻俱非史才其所撰作不足紀錄至少帝時更差韋昭周昭薛瑩梁廣及臣五人訪求往事所共撰立備有本末昭廣先亡昭負恩蹈罪瑩出為將復以過徙其書遂委滯迄今未撰奏臣愚淺才劣適可為瑩等註記而已若使撰合必襲孚峻之跡懼墜大皇帝之元功損當世之盛美瑩涉學既博文章尢妙同僚之中瑩為冠首今者見吏雖多經學記述之才如瑩者少是以慺慺為國惜之實欲使卒垂成之

功編於前史之末奏上之後退塡溝壑無所復恨皓遂召瑩還為左國史頃之選曹尚書同郡繆禕為羣小所疾左遷衡陽太守又追以職見責拜表陳謝因過詣瑩復為人所白云禕不懼罪多將賓客會聚瑩許乃收禕下獄徙桂陽瑩還廣州未至召還復職是時法政多謬瑩每上便宜陳緩刑簡役以濟育百姓事或施行天紀四年國亡遷洛陽拜散騎常侍晉武帝問瑩曰孫皓之所以亡者何也瑩對曰歸命侯皓之君吳也昵近小人刑罰妄加大臣大將無所親信人人憂恐各不自保危亡之釁實由於此帝遂問吳士存亡者之賢愚瑩各以狀對太康三年卒著書八篇名曰新議

季漢書卷八十七上

諸暨章陶裁艮氏纂　族孫　仝校

方技列傳上

李意其蜀人也世傳文帝時人昭烈將伐吳遣人迎意其意其至帝禮敬之問以吉凶意其不答而求紙筆畫出兵馬器仗數十紙已便一一以手裂壞之又畫作大人掘地埋之便徑去帝不悅而自將征吳大敗還忿恥發病崩人乃知意其畫作大人而埋之者即是言帝崩意

葛元丹陽句容人也煉丹得秘術世號葛仙公每飲酒醉常入陂水中臥竟日乃出從孫權遊洌州還遇大風百官船多沒仙公船亦沉淪權甚悵恨明日使人鉤求公船而

登高以望焉久之見公步從水上來衣履不沾而有酒色既見而言曰臣昨侍從而伍子胥見請暫過設酒忽忽不得即委之

介象字元則會稽人也有諸方術孫權聞之徵象至武昌甚敬貴之稱為介君為起宅以御帳給之賜遺前後累千金象作變化種瓜菜百果皆立生可食權與論膾魚何者最美象曰鯔魚為上權曰論近道魚耳此在海中安可得邪象曰可得也乃令人於殿庭中作方埳汲水滿之并求鉤象起餌之垂綸於埳中須臾果得鯔魚權驚喜問象曰可食不象曰故為陛下取以作生鱠安敢取不可食之物乃使廚下切之權曰聞蜀使來得蜀薑作韲甚好恨爾時

無此象曰蜀薑豈不易得願差使者可付直權指左右一人以錢五十付之象書一符以著靑竹杖中使行人閉目騎杖杖止便買薑訖復閉目使人承其言騎杖須臾止問人人言是蜀市中乃買薑時吳使張温先在蜀既於市中相識甚驚便作書寄其家使人買薑畢捉書負薑騎杖閉目須臾已還至吳廚下切鱠適了

杜瓊字伯瑜蜀郡成都人也少受學於任安精究微妙劉璋時辟為從事昭烈定蜀以瓊為議曹從事後帝踐阼拜諫議大夫遷左中郎將大鴻臚太常為人靜默少言闔門自守不與世事蔣琬費禕等皆器重之雖學業入深初不視天文有所論說後進譙周常問其意瓊答曰欲明此術

甚難須當身視識其形色不可信人也晨夜苦劇然後知之復憂漏泄不如不知是以不復視也周因問曰昔周徵君以為當塗高者魏也其義何也瓊答曰魏闕名也當塗而高聖人取類而言耳因問周曰寧復有所怪邪周曰未達也瓊又曰古者名官職不言曹自漢已來名官盡言曹吏言屬曹卒言侍曹此殆天意也瓊年八十餘延熙十三年卒著韓詩章句十餘萬言

周羣字仲直巴西閬中人也父舒字叔布少學術於廣漢楊厚得其指名亞董扶任安數被徵終不詣時人有問春秋讖曰代漢者當塗高此何謂也舒曰當塗高者魏也羣承舒學專心候氣於庭中作小樓家富多奴常令奴更直於樓上視天災纔見一氣即白羣羣自上樓觀之不避晨夜凡有氣候無不見之所言多中州牧劉璋辟以為師友從事建安七年越巂有男子化為女人羣言哀帝時亦有此將易代之象也十二年十月有星孛于鶉尾鶉尾荆州分野羣以為荆州牧將死而失土次年劉表卒曹操據荆州十七年十二月有星孛於五諸侯羣謂西方專據者皆將失土是時劉璋據益州張魯據漢中韓遂據涼州宋建據枹罕次年曹操遣偏將擊涼州十九年獲宋建韓遂逃於羌中被殺秋劉璋失益州二十年秋曹操攻漢中張魯降昭烈定蜀署為儒林校尉昭烈欲規復漢中問羣羣對曰當得其地不得其民也若出偏軍必不利當戒慎之時

州後部司馬蜀郡張裕亦曉占候而天才過羣諫曰不可爭軍必不利昭烈用羣言果得其地也初遣將軍吳蘭雷銅入武都皆沒不還悉如羣言於是舉羣茂才羣卒子巨頗傳其術

吳範字文則會稽上虞人也以治歷數知風氣聞於郡中舉有道詣京都世亂不行會孫權起於東南範乃事權每有災祥輒推數言狀其術多效初權在吳欲討黃祖範曰今茲少利不如明年明年戊子劉表將身死國亡也權征祖不能克明年出軍及尋陽範見風氣因詣賀謂急行即破祖也祖軍敗夜亡權恐失之範曰未遠必生禽祖至五更果得之劉表卒荆州竟分裂矣壬辰範又白言歲在甲

午某當得益州後吕岱從蜀還遇之白帝說昭烈部衆離落死亡且半事必不克權以難範範曰臣所言者天道也而岱所見者人事耳昭烈卒定蜀吕蒙進謀襲關羽權與近臣議之多曰不可權以問範範曰得之後權陷荆州使潘璋邀羽徑路範決明日日中權立表下漏以待之及中無閒權問其故範曰時尚未正中也頃之有風動範拊手曰羽至矣須臾傳羽音問權與魏爲好範曰以風氣言之彼以貌來其實有謀宜爲之備帝東征權屯軍西陵範曰後當和親終皆如言權以範爲騎都尉領太史令數從訪問欲知其術範祕惜之不告權由是恨之初權爲將軍時範嘗言江東有王者氣亥子之間當大福慶權曰若終如

言以君爲侯及爲吳王範時侍宴曰昔在吳中嘗言此事大王識之邪權曰有之因呼左右以侯綬帶範範知欲以厭當前言輒推不受及後論功行封以範爲都亭侯臨出權恚其吝術也削除其名範爲人剛直頗好自稱然與親故交結有終始素與同邑魏騰相善騰嘗有罪權責怒甚嚴敢有諫者死範謂騰曰與汝偕死騰曰死而無益何用死爲範曰安能慮此坐觀汝死邪乃髡頭自縛詣門下使鈴下以聞鈴下不敢曰必死不敢白範曰汝有子邪曰有曰使汝爲吳範死子以屬我鈴下曰諾乃排閤入言未卒權大怒欲便投以戟逡巡走出範因突入叩頭流血言與涕並良久權意釋乃免騰騰見範謝曰父母能生長我不

能免我於死丈夫相知如子足矣奚多爲邪建興四年範病卒初範先知其死日謂權曰殿下某日當喪軍師權曰吾無軍師焉得喪之範曰殿下出軍臨敵須臣言而後行臣乃殿下之軍師也至其日果卒長子先卒少子幼其業遂絶

劉惇字子仁平原人也遭亂避地客遊廬陵事孫輔以明天官達占數顯於南土每有水旱寇賊皆先時處期無不中者輔異焉以爲軍師軍中咸敬事之號曰神明建安中孫權在豫章時有星變以問惇惇曰災在丹陽權曰何如曰客勝主人到某日當得問時邊鴻作亂卒如惇言惇於諸術皆善尤明太乙皆能推演其事窮盡要妙著書百餘

篇名儒刁元等稱以爲奇

趙達河南人也少從侍中單甫受學治九宮一算之術究其微旨能應機立成對問若神至計飛蝗射隱伏無不中效謂東南有王氣可以避難脫身渡江臣事孫氏嘗過知故知故爲之具食食畢謂曰倉卒乏酒又無嘉肴無以叙意如何達因取盤中隻箸再三從横之乃言卿東壁下有美酒一斛又有鹿肉三斤何以辭無時坐有他賓内得主人情主人慙曰以卿善射有無欲相試耳遂出酒酣飲又有書簡上作千萬數著空倉中封之令達算之達處如數云但有名無實孫權稱帝令達算作天子之後當復幾年達曰高祖建元十二年陛下倍之權大喜後果如其言達

寶惜其術自閩澤殷禮皆名儒親屈節就學達秘而不告太史丞公孫滕少師達勤苦累年達許教之者有日矣臨當喻語而輒復止滕他日齋酒具候顏色拜跪而請達曰吾先人得此術欲圖為帝王師至仕來三世不過太史郎誠不欲復傳之且此術微妙頭乘尾除一算之法父子不相語然以子篤好不倦今真以相授矣飲酒數行達起取素書兩卷大如手指達曰當寫讀此則自解也吾久廢不復省之今欲思論一過數日當以相與滕如期往至乃陽索書驚言失之云女壻昨來必是渠所竊遂從此絕初達閉居引算自校乃歎曰吾算訖盡某年月日其終矣達妻數見達效閒而哭泣達欲弭妻意乃更步算言向者謬誤

耳尚未也後如期卒初權異達言不爽問其法終不語由此見薄不擢用及卒使人求其書不得乃錄問其女及發達棺無所得

管輅字公明平原人也年八九歲即喜仰視星辰夜不肯寐父母常禁之不可與比鄰兒戲土壤中輒畫地作天文日月星辰言答皆不常宿學耆人皆知其有異才矣輅父為瑯邪即邱長年十五之父官舍讀詩論語及易本即開淵布筆辭義斐然同學諸生四百餘人皆服其才琅邪太守單子春聞輅才雋欲見之父即遣輅造之輅請先飲三升清酒春大喜酌三升使獨飲之酒盡論陰陽之故至日向晚春語人曰此年少盛有才器聽其言論正似司馬犬子游獵之賦何其磊落雄壯英神以茂必能明天文地理變化之數不徒有言也及父為利漕利漕民郭恩兄弟三人皆得躄疾使輅筮其所由輅曰卦中有君本墓墓中有女鬼非君伯母則叔母也昔飢荒之歲當有利其數升米者排著井中嘖嘖有聲推一大石下破其頭孤魂寃痛自訴於天也於是恩涕泣服罪廣平劉奉林婦病困已買棺器時正月也輅占曰命在八月辛卯日日中之時林謂必不然而婦漸差至秋發動一如輅言輅往安平太守王基令輅作卦曰當有賤婦人生一男兒墮地便走入竈中死又牀上當有一大蛇銜筆小大共視須臾去之也又烏來入室中與鷰共鬬鷰死烏去有此三怪基大驚問其吉凶

輅曰直官舍久遠魑魅魍魎為怪耳兒生便走非能自走直宋無忌之妖將其入竈也大蛇銜筆直老書佐耳烏與鷰鬬直老鈴下耳今卦中見象而不見其凶知非妖咎之徵自無所憂也後基卒無患清河王經去官還家告輅曰近有一怪大不喜之欲煩作卦卦成輅曰爻吉不為怪也君夜在堂戶前有一流光如燕爵者入居懷中殷殷有聲內神不安解衣彷徉招呼婦人覓索餘光經大笑曰實如君言輅曰吉遷官之徵也其應行至頃之經為江夏太守輅又至郭恩家有飛鳩來在梁頭鳴甚悲輅曰當有老公從東方來攜豚一頭酒一壺主人雖喜當有小故明日果有客如所占恩使客節酒戒肉慎火而射雞作食箭從樹

間激中數歲女子手流血驚怖輅至安德令劉長仁家有
鳴鵲來閤屋上其聲甚急輅曰鵲言東北有婦昨殺夫牽
引西家人夫離婁候不過日在虞淵之際告者至矣到時
果有東北同伍民來告鄰婦手殺其夫詐言西家人與夫
有嫌來殺我壻輅至列人典農王宏直許有飄風高三尺
從申上來在庭中幢幢回轉息以復起良久乃止直以問
輅輅曰東方有馬吏至恐父哭子如何明日膠東吏到直
子果亡直問其故輅曰其日乙卯則長子之候也木落于
申斗建申申破寅死喪之候也日加午而風發則馬之候
也離爲文章則吏之候也申未爲虎虎爲大人則父之候
也有雄雉飛來登直內鈴柱頭直大以不安令輅作卦輅

曰到五月必遷時三月也至期直果爲渤海太守當此之
時輅之鄰里外戶不閉無相偷竊者清河太守華表召輅
爲文學掾安平趙孔曜薦輅於冀州刺史裴徽徽於是辟
爲文學從事引與相見大善友之徙部鉅鹿遷治中別駕
初應州召與弟季儒共載至武城西自卦吉凶語儒云當
在故城中見三貍爾者乃顯前到河西故城角正見三貍
共踞城側延熙十一年舉秀才十二月吏部尚書何晏請
見鄧颺在晏許晏謂輅曰聞君著爻神妙試爲作一卦知
位當至三公不又問連夢見青蠅數十頭來在鼻上驅之
不肯去何也輅曰夫飛鴞天下賤鳥及其在林食椹則懷
我好音況輅心非草木敢不盡忠昔元凱之弼重華宣慈

惠和周公之翼成王坐而待旦故能流光六合萬國咸寧
此乃履道休應非卜筮之所明也今君侯位重山岳勢若
雷電而懷德者鮮畏威者衆殆非小心翼翼多福之仁又
鼻者艮此天中之山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今青蠅臭惡
而集之焉位峻者顛輕豪者亡不可不思害盈之數盛衰
之期是故山在地中曰謙雷在天上曰壯謙則裒多益寡
壯則非禮不履未有損己而不光大行非而不傷敗願君
侯上追文王六爻之旨下思尼父彖象之義然後三公可
決青蠅可驅也颺曰此老生之常譚輅答曰夫老生者見
不生常譚者見不譚晏曰過歲更當相見輅還具以此言
語舅氏舅氏責輅言太切至輅曰與死人語何所畏邪歲

朝西北大風塵埃蔽天十餘日晏颺皆見殺裴使君因問
何平叔一代才名其實何如輅曰其才若盆盎之水所見
者清所不見者濁神在廣博志不務學勿能成才欲以盆
盎之水求一山之形形不可得則知由此惑故說老莊則
巧而多華說易生義則美而多僞華則道浮僞則神虛得
上才則淺而流絕得中才則游精而獨出輅以爲少功之
才也始輅過魏郡與太守鍾毓共論易義輅因言卜可知
君生死之日毓使筮其生日月如言無蹉跌毓大愕然曰
君可畏也死以付天不以付君遂不復筮毓問天下當太
平不輅曰方今四九天飛利見大人神武升建王道文明
何憂不平毓未解無幾曹爽何晏等誅乃覺寤云輅隨軍

西行過毌邱儉墓下倚樹哀吟精神不樂人問其故輅曰林木雖茂無形可久碑誄雖美無後可守元武藏頭蒼龍無足白虎銜尸朱雀悲哭四危以備法當滅族不過二載其應至矣卒如其言十八年弟辰謂輅曰大將軍待君意厚冀當富貴乎輅長嘆曰吾自知有分直耳然天與我才明不與我年壽恐四十七八間不見女嫁兒娶婦也若得免此欲作洛陽令可使路不拾遺枹鼓不鳴但恐至太山治鬼不得治生人如何辰問其故輅曰吾本命在寅加月食夜生天有常數不可得諱但人不知耳是歲八月爲少府丞明年二月卒年四十七

季漢書卷八十七下

諸暨章陶裁艮氏纂　族孫　心樹奏仝校

方技列傳下

皇象字休明廣陵江都人也幼工書時有張子並陳梁甫能書甫恨逋並恨峻象斟酌其間甚得其妙北方善書者不能及也

嚴武字子卿衞尉畯再從子也圍棊莫與爲輩宋壽占夢十不失一曹不興善畫孫權使畫屏風誤落筆點素因就以作蠅旣進御權以爲生蠅舉手彈之孤城鄭嫗能相人及吳範劉惇趙達八人世皆稱妙謂之八絕云

葛衡字思真吳人也明達天官能爲機巧作渾天使地居

于中以機動之天轉而地止以上應晷度

華佗字元化沛國譙人也一名旉游學徐土通數經沛相陳珪舉孝廉太尉王琬辟皆不就曉養性之術時人以爲年且百歲而貌有壯容又精方藥療病合湯不過數種心解分劑不復稱量煑熟便飲語其節度舍去輒愈若當灸不過一兩處每處不過七八壯病除當針亦一兩處下針言當引某處病者言已到應拔針病亦行差病結積在內針藥所不能及須刳割者飲以麻沸散須臾如醉死無所知因破取病若在腸中斷腸湔洗縫腹膏摩四五日差不痛人亦不自寤一月之間即平復矣故甘陵相夫人有娠六月腹痛不安佗視脈曰胎已死矣使人手摸知所在在

左則男在右則女人云在左爲湯下之下男則愈縣吏尹
世苦四支煩口中乾不欲聞人聲小便不利佗曰試作熱
食得汗則愈不汗後三日死卽作熱食而不汗出佗曰藏
氣已絶於內當啼泣而絶果如佗言鹽瀆嚴昕與數人共
候佗佗謂昕曰君身中佳不昕曰自如常佗曰君有急病
見於面莫多飲酒坐畢歸行數里昕卒頭眩墮車載歸家
中宿死故督郵頓子獻病已差詣佗視脉曰尚虛未復復
勿爲勞事御內卽死臨死當吐舌數寸其妻聞其病除從
百里餘來省之止宿交接中間三日發病一如佗言軍吏
梅平得病除名還廣陵未至二百里止親人舍有頃佗偶
至主人許主人令佗視平佗謂平曰君早見我可不至此

今疾已結促去可得與家相見五日卒應時歸如佗所刻
佗行道見一人病咽塞嗜食而不得下車載欲往就醫佗
聞其呻吟駐車往視語之曰向來道邊有賣餅家蒜虀大
酢從取三升飲之病自當去卽如佗言立吐蛇一枚縣車
邊欲造佗佗尚未還小兒戲門前逆見自相謂曰似逢我
公車邊病是也疾者前入坐見佗北壁縣此蛇輩約以十
數一郡守病延佗治佗多受其貨而不加治無何棄去留
書罵之郡守大怒令人追殺之佗以先白郡守子此病盛
怒乃差郡守子因屬使勿逐守瞋恚甚吐黑血數升而愈
又有一士大夫病佗云君病深當破腹取然君壽亦不過
十年病不能殺君忍病十年壽俱當盡不足故自刳裂士

大夫不耐痛癢必欲除之陀遂治之所患尋差後十年死
廣陵太守陳登得病胷中煩懣面赤不食佗曰府君胃中
有蟲數升欲成內疽食腥物所致也卽作湯二升先服一
升斯須盡服之食頃吐出三升許蟲赤頭皆動半身是生
魚膾也所苦便愈佗曰此病後三期當發遇良醫乃可濟
救依期果發以佗不在而死李將軍妻病甚佗視脉曰傷
娠而胎不去將軍言聞實傷娠胎已去矣佗曰按脉胎未
去也將軍以爲不然佗舍去婦稍差百餘日復動更呼佗
佗曰此脉故是有胎前當生兩男一兒先出血出甚多後
兒不及生母不自覺旁人亦不寤不復迎遂不得生胎死
血脉不復歸必燥著母脊故使多脊痛今當與湯并針一

處此死胎必出湯針旣加婦痛急如欲生者佗使人探之
果得一死男手足完具色黑長可尺許河內太守劉勳有
女年二十左脚膝裏上有瘡癢而不痛瘡愈數十日復發
蓋七八年佗視曰是易治之當得稻糠黃色犬一頭好馬
二匹以繩繫犬頸使走馬牽犬馬極輒易計馬走三十餘
里犬不能行復令步人拖曳計向五十里乃以藥飲女女
卽安卧不知人因取大刀斷犬腹近後脚之前以所斷之
處向瘡口令去二三寸停之須臾有若蛇者從瘡中出卽
以鐵錐橫貫蛇頭蛇在皮中動搖良久須臾不動乃牽出
長三尺許純是蛇但有眼處而無童子因以膏散著瘡中
七日愈又有婦人長病經年世謂寒熱注病者冬十一月

中佗令坐石槽中平旦用寒水汲灌云當滿百始七八灌會戰欲死灌者懼求止佗令滿數將至八十灌熱氣乃蒸出囂囂高二三尺滿百灌佗乃使然火溫牀厚覆良久汗洽出著粉汗燥即愈又有人腹痛十餘日鬢眉墮落佗曰是脾半腐可刳腹養治也使飲藥令臥破腹就視脾果半腐以刀割去惡肉用膏傅瘡飲之以藥百日平復丞相曹操苦頭風每發心亂目眩佗針鬲隨手而差佗之絕技皆類此也然佗本士人以醫見業意常自悔後操親理得病篤重使佗專視佗曰此近難濟恆事攻治可延歲月佗久遠家思歸因曰當得家書方欲暫還耳到家辭以妻病數乞期不反操累書呼之勑郡縣發遣佗恃能厭食事猶不

上道操大怒使人往檢若信病賜小豆四十斛寬假限日若其虛詐便收送之於是傳付許獄考驗首服荀彧請曰佗術實工人命所縣宜含宥之操曰不憂天下當無此鼠輩邪遂考竟佗佗臨死出一卷書與獄吏曰此可以活人吏畏法不受佗亦不彊索火燒之佗死後操頭風未除操曰佗能愈此小人養吾病欲以自重然吾不殺此子亦終當不為我斷此根原耳及後愛子倉舒病困操歎曰吾悔殺華佗令此兒彊死也廣陵吳普彭城樊阿皆從佗學普依準佗治多所全濟佗語普曰人體欲得勞動但不當使極耳動搖則穀氣得消血脈流通病不得生譬猶戶樞不朽是也是以古之仙者為導引之事熊頸鴟顧引輓腰體

動諸關節以求難老吾有一術名五禽之戲一曰虎二曰鹿三曰熊四曰猿五曰鳥亦以除疾並利蹄足以當導引體中不快起作一禽之戲沾濡汗出因上著粉身體輕便腹中欲食普施行之年九十餘耳目聰明齒牙完堅阿善針術凡醫咸言背及胷藏之間不可妄針針之不過四分而阿針背入一二寸巨闕胷藏針下五六寸而病輒皆瘳阿從佗求可服食益於人者佗授以漆葉青黏散漆葉屑一升青黏屑十四兩以是為率言久服去三蟲利五藏輕體使人頭不白阿從其言壽百餘歲漆葉處所有而青黏生於豐沛彭城及朝歌云

杜夔字公良河南人也以知音為雅樂郎中平五年疾去

官州郡司徒並禮辟之以世亂奔荊州荊州牧劉表令與孟曜為主合雅樂樂備表欲庭觀之夔諫曰今將軍號不為天子合樂而庭作之無乃不可乎表納其言而止曹操取荊州以夔為軍謀祭酒參太樂事因令創制雅樂夔善鍾律惟歌舞非所長時散郎鄧靜尹齊善詠雅樂歌師尹胡能歌宗廟郊祀之曲舞師馮肅服養曉知先代諸舞夔總統研精遠考諸經近采故事教習講肄備作樂器紹復先代古樂皆自夔始也曹丕稱帝使為太樂令丕嘗令夔與左願等於賓客之中吹笙鼓瑟夔有難色由是丕不悅後因他事繫夔使願等就學夔自謂所習者雅仕宦有本意猶不滿遂黜免以卒

朱建平沛國人也善相術曹操聞之召爲郎時曹丕官五官中郎坐上會客三十餘人丕問己年又令徧相衆賓建平曰將軍壽八十至四十當有小厄願謹護之謂夏侯威曰君四十九位爲州牧而當有厄厄若得過可年至七十致位公輔謂應璩曰君六十二位爲常伯而當有厄先此一年獨見一白狗而旁人不見也謂曹彪曰君據藩國至五十七宜善防之丕年四十病困謂左右曰建平所言八十謂晝夜也吾其決矣頃之果卒夏侯威仕至兗州刺史年四十九十二月上旬得疾念建平之言自分必死豫作遺令及送喪之備至下旬轉差垂以平復三十日日昃請紀綱大吏設酒曰吾所苦漸平明日鷄鳴年便五十建平

之戒眞必過矣威罷會後合瞑疾動夜半遂卒璩六十一位侍中直省内欻見白狗問之衆人悉無見者於是數聚會并急游觀田里飲宴自娛過期一年六十三卒曹彪封楚王年五十七坐王淩事爲司馬懿所殺凡說此輩無不如言惟相司空王昶征北將軍程喜中領軍王肅有蹉跌云肅年六十二疾篤衆醫皆謂不愈其妻問以遺言肅云建平相我踰七十位至三公今皆未也將何慮乎而肅竟卒建平又善相馬曹丕將出取馬外入建平道遇之語曰此馬之相今日死矣丕將乘馬馬惡衣香驚嚙丕膝丕大怒卽殺之初潁川荀攸鍾繇相與親善攸先亡子幼繇經紀其家欲嫁其妾與人書曰吾與公達曾共使朱建平相建平曰荀君雖少然當以後事付鍾君吾時啁之曰唯當嫁卿阿鶩耳何當此子竟早隕沒戲言遂驗乎今欲嫁阿鶩使得善處追思建平之妙雖唐舉許負何以復加也

周宣字孔和樂安人也爲郡吏太守楊沛夢人曰八月一日曹公當至必與君杖飲以藥酒使宣占之是時黃巾起宣對曰夫杖起弱者藥治人病八月一日賊必除滅至期賊果破東平劉楨夢蛇生四足穴居門中使宣占之宣曰此爲國夢非君家之事也當殺女子而作賊者頃之女賊鄭姜夷滅以蛇女子之祥足非蛇之所宜故也曹丕問宣曰吾夢殿角兩瓦墮地化爲雙鴛鴦此何謂也宣對曰後宮當有暴死者丕曰吾詐卿耳宣對曰夫夢者意耳苟以

形言便占吉凶言未畢而黃門令奏宮人相殺無幾丕復問曰我昨夜夢靑氣自地屬天宣對曰天下當有貴女子寃死者是時丕已遣使賜甄夫人死聞宣言悔之追使者不及丕復問曰吾夢摩錢文欲令滅而更愈明此何謂邪宣悵然不對丕重問之宣對曰此陛下家事雖意欲爾而太后不從是以文欲滅而愈明耳時丕欲治弟植之罪偪於其母但貶爵也丕大異以宣爲中郎宣之敘夢皆此類世以比建平之相

季漢書卷八十八

諸暨章陶裁㒸氏纂　　族孫　毓秀興祖仝校

列女列傳

徐氏吳孫翊妻也建安初翊以偏將軍領丹陽太守部將嬀覽戴員故太守盛憲孝廉也孫權殺憲覽員亡匿山中翊爲丹陽皆禮致之授覽大都督督兵員領郡丞覽員親近邊洪等數爲翊所困因權出征遂謀逆時諸令長並會見翊翊以徐氏曉卜入語徐吾明日欲爲長吏作主人卿試卜之徐言卦不能佳可須異日翊以長吏來久宜速遣乃大請賓客翊出入常持刀爾時有酒色空手送客洪從後斫翊郡中擾亂無救翊者遂爲洪所殺逆走入山徐氏

購募追捕中宿乃得覽員歸罪洪殺洪以謝諸將皆知覽員所爲而力不能討覽入居軍府中悉取翊嬪妾及左右侍御欲復取徐徐恐逆之見害乃紿之曰乞須晦日設祭除服時月垂竟覽聽須祭畢徐濟使所親信語翊舊將孫高傅嬰等說覽已虜略婢妾今又欲見偪所以外許之者欲安其意以免禍耳今有微計願二君哀救高嬰涕泣答言受府君恩遇所以不卽死難者以死無益欲思惟事計事計未立未敢啟夫人耳今日之事實夙夜所懷也乃密呼翊時侍養者二十餘人以徐意語之共盟誓合謀至晦日設祭徐氏哭泣盡哀畢乃除服薰香沐浴更於他室安施幃帳言笑歡悅示無戚容大小悽愴怪其如此覽密覘視無復疑意徐呼高嬰與諸婢羅住戶內使人報覽說已除凶卽吉惟府君勑命覽盛意入徐出戶拜覽適得一拜徐大呼二君可起高嬰俱出共殺覽餘人卽就外殺員夫人乃還縗絰奉覽員首祭翊墓舉軍震駭以爲神異權至悉族覽員餘黨擢高嬰爲牙門餘皆加賜殊其門戶

習氏襄陽人廣漢太守禎之女弟也適同郡龐林曹操破荊州林從昭烈南奔與習分隔習守養弱女十有餘年後林以荊州治中從事參鎮北將軍黃權征吳軍敗權降僞魏林隨從入魏始復集聚曹丕聞而賢之賜牀帳衣服以顯其義節

陸氏名鬱生吳郡人鬱林太守績之女也年十三適同郡

張白侍廟三月白兄温爲孫權所殺白坐累徙異郡死鬱生抗義昭節吳中冠蓋交求之誓不許奉白姊妹於嶮巇之中送終以禮邦士蔡則姚信表稱之謂義姑云

張氏吳輔義中郎將温之女弟也姊妹三人皆有節行爲温事已嫁者皆見錄奪氏適顧承官以許嫁丁氏成婚有日遂飲藥死吳朝嘉歎鄉人圖畫爲之贊頌云

王氏名異天水趙昂妻也昂爲羌道令留異在西會同郡梁雙反攻破西城害異兩男女英年六歲獨與在城中異見兩男已死又恐爲雙所侵引刀欲自刎顧英而歎曰身死爾棄當誰恃哉吾聞西施蒙不潔之服則人掩鼻況我貌非西施乎乃以溷糞涅麻而被之尠食瘠形自春至冬

雙與州郡和異竟以是免難後昂遣吏迎之未至三十里止謂英曰婦人無符信則不出房闥昭姜沈流伯姬待燒每讀其傳心壯其節今吾遭亂偷生惟憐汝耳將何以復見諸姑今官舍已近吾去汝死矣遂飲毒藥而絕時適有解毒藥良湯撅口灌之良久迺蘇建安中昂轉參軍從居冀會馬超攻冀異著布韝佐昂守備又悉脫所佩環黼黻以賞戰士及超攻急城中饑困刺史韋康欲降超昂諫不聽歸以語異異曰君有爭臣大夫有專利之義專不爲非也焉知救兵不到關隴哉當共勉卒高勳全節致死也昂還康降超超殺之劫昂質其嫡子月於南鄭欲要昂爲己用然心未甚信超妻楊聞異節行請與讌終日異欲信昂

於超以濟其謀謂楊曰方今社稷初定治亂在於得人涼州士馬迺可與中夏爭鋒不可不詳也楊深感之遂與異相結昂所以得信於超者異之力也及昂與楊阜等結謀攻超告異曰吾謀如是事必萬全當奈月何月異之子也異厲聲曰忠義立於身雪君父之大恥喪元不足爲重況一子哉昂曰善遂共閉門拒超超奔漢中從張魯得兵還攻異復與昂保祁山爲超所圍三十日救兵至乃解超卒殺異子月昂以拒超功遷益州刺史

夏侯氏名令女譙郡文寧女曹爽從弟文叔之妻也文叔早卒服闋自以年少無子恐家偪己嫁乃斷髮以自誓其後家果欲嫁之令女聞復以刀截兩耳居止常依爽爽仕偽魏任大將軍被誅曹氏盡死令女叔父上書與曹氏絕婚彊迎令女歸時文寧爲梁相憐其少執義又曹氏無遺類冀其意沮迺使人微諷之令女歎且泣曰吾亦惟之許之是也家以爲信防之少懈令女竊入寢室以刀斷鼻蒙被而卧其母呼與語不應發被視之血流滿牀席舉家驚惶奔往視之莫不酸鼻有謂之曰人生世間如輕塵棲弱草耳何至辛苦迺爾且夫家夷滅已盡矣守此欲誰爲哉令女曰聞仁者不以盛衰改節義者不以存亡易心曹氏前盛之時尚欲保終況今衰亡何忍棄之邪司馬懿嘉之聽使乞子字養爲曹氏後

荀氏偽魏散騎常侍荀廙女兄兗州刺史李翼之妻也司

馬師執魏柄翼兄豐與光祿大夫張緝謀討之未發事敗荀謂翼曰中書事發可及書未至赴吳何爲坐取死亡左右可同赴水火者誰翼思未答荀曰君在大州不知可與同死生者去亦不免翼曰二兒小吾不去今但從坐身死二兒必免後如翼言

阮氏偽魏侍中尚書許允妻也貌醜而有賢才允爲吏部郎選郡守曹叡疑其所用非次召入將加罪阮謂允曰明主可以理奪難以情求允領之而入叡怒詰之對曰某郡太守雖限滿文書先至年限在後日限在前叡取事視之乃釋遣出望其衣敗曰清吏也賜之曹芳時允出爲鎮北將軍喜謂阮曰吾知免矣時司馬師殺李豐夏侯元張緝

允與元等友善故言及此阮曰禍見於此何免之有已而果然初阮婚時允始見愕然交禮畢無復入意阮遣婢覘之云有客姓桓阮曰是必桓範將勸使入也既而範果勸之允入須臾便起阮捉裾留之允顧謂之曰婦有四德卿有其幾對曰新婦所乏惟容士有百行君有其幾允曰皆備阮曰士有百行以德爲首君好色不好德何謂皆備允有慚色知其非凡遂相親重生二子奇猛少有令聞允既爲司馬師所殺門生走入告阮阮正在機神色不變曰早知爾耳門生欲藏其子阮曰無預諸兒事後移居墓所師遣鍾會覘之若才藝德能及父當收兒以語母母答汝等雖佳才具不多率胸懷與會語自無憂不須極哀會止便

止又可多少問朝事兒從之會反命具以狀對卒免於難

王經母清河人也史失其姓氏經仕僞魏爲江夏太守母謂經曰汝田家子今仕至二千石物太過不祥可以止矣經不能從大將軍曹爽附絹二十匹令交市於吳經不發書棄官歸母問歸狀經以實對母以經典兵馬而擅去對送吏杖經五十爽聞不復罪曹髦討司馬昭侍中王沈散騎常侍王業奔告昭呼經與俱經不從昭收經及其母斬之經被收辭母母顏色不變笑而應曰人誰不死往所以不止汝者恐不得其所也以此并命何恨之有哉時人壯其言

辛氏名憲英僞魏衛尉毘之女也適太常泰山羊耽聰明有才鑒曹丕與弟植爭立爲太子既而丕得立抱毘頸而喜曰辛君知我喜不毘以告憲英憲英嘆曰太子代君主宗廟社稷者也代君不可以不戚主國不可以不懼宜戚而喜何以能久魏其不昌乎弟敞爲大將軍曹爽參軍司馬懿將殺爽因爽出閉城門大將軍司馬魯芝將爽府兵犯關出城門赴爽呼敞俱去敞懼問憲英曰天子在外太傅閉城門人云將不利國家於事可得爾乎憲英曰天下有不可知然以吾度之太傅殆不得不爾明皇帝臨崩把太傅臂以後事付之此言猶在朝士之耳且曹爽與太傅俱受寄託之任而獨專權勢行以驕奢於王室不忠於人道不直此舉不過誅曹爽耳敞曰然則事就乎憲英曰得

無殆就爽之才非太傅之偶也敞曰然則敞可以無出乎憲英曰安可以不出職守人之大義也凡人在難猶或惜之爲人執鞭而棄其事不祥不可也且爲人死爲人任親昵之職也從衆而已敞遂出後懿殺爽事定敞歎曰吾不謀於姊幾不獲於義矣鍾會爲鎭西將軍憲英謂從子羊祜曰鍾士季何故西出祜曰將爲滅蜀也憲英曰會在事縱恣非持久處下之道吾畏其有異志也祜曰季母勿言及會將行請其子琇爲參軍憲英憂曰他日見鍾會之出吾爲國憂之今日難至吾家矣此國之大事必不得止也琇固請司馬昭昭不聽憲英謂琇曰行矣戒之古之君子入則致孝於親出則致節於國在職思其所司在義思其

所立不遺父毋憂患而已軍旅之事可以濟者其惟仁恕乎汝其愼之會後謀反死琇全身而還憲英年七十九晉泰始五年卒

季漢書卷八十九

諸暨章陶裁夏氏纂　族孫 瑞輝 祖彪 仝校

四裔列傳

自秦漢以來匈奴久為邊害孝武用兵東平兩越朝鮮西討貳師大宛開邛笮夜郎之道然皆不能為中國輕重惟匈奴最逼於諸夏卒騎南侵則三邊受敵是以屢遣衛霍之將深入北伐窮追單于奪其饒衍之地後遂保塞稱藩世以衰弱建安中呼廚泉南單于入朝遂留內侍使右賢王撫其國而匈奴折節過于漢舊然烏丸鮮卑稍更彊盛亦因漢末之亂中國多事不遑外討故得擅漠南之地寇暴城邑殺略人民北邊仍受其困會袁紹兼河北乃撫有三郡烏丸寵其名王而收其精騎其後尙熙又逃於蹋頓蹋頓又驍武邊長老皆比之冒頓恃其阻遠敢受亡命以雄百蠻曹操潛師北伐其出不意一戰而定之威振朔土遂引烏丸之衆服從征討邊民得用安息而鮮卑大人軻比能復制御羣翟盡收匈奴故地自雲中五原以東抵遼水皆為鮮卑庭數犯塞寇邊幽并苦之田豫有馬城之圍畢軌有陘北之敗曹叡乃聽王雄遣劍客刺之然後種落離散互相侵伐彊者遠遁弱者請服由是邊陲差安漠南少事雖時頗鈔盜不能復相扇動矣

烏丸者東胡也漢初匈奴冒頓滅其國餘類保烏丸山因以為號焉俗善騎射隨水草放牧居無常處以穹廬為宅

皆東向日弋獵禽獸食肉飲酪以毛毳爲衣貴少賤老其
性悍驁怒則殺父兄而終不害其母以母有族類父兄以
己爲種無復報者故也常推募勇健能理決鬭訟相侵犯
者爲大人邑落各有小帥不世繼也數百千落自爲一部
大人有所召呼刻木爲信邑落傳行無文字而部衆莫敢
違犯氏姓無常以大人健者名字爲姓大人已下各自畜
牧治產不相徭役其嫁娶皆先私通略將女去或數月然
後遣媒人送馬牛羊以爲聘取之禮壻隨妻歸見妻家無
尊卑旦起皆拜而不自拜其父母爲妻家僕役二年妻家
乃厚送女居處財物一出妻家故其俗從婦人計至戰鬭
時乃自決之父子男女相對蹲踞悉髡頭以爲便婦人至

嫁時乃養髮分爲髻著句決飾以金碧猶中國有冠步搖
也俗識鳥獸孕乳時以四節耕種常用布穀鳴爲候地宜
青穄東牆東牆似蓬草實如穄子至十月熟能作白酒而
不知作麴蘗米常仰中國大人能作弓矢鞍勒鍛金鐵爲
兵器能刺韋作文繡織縷氊毼有病知以艾灸或燒石自
熨燒地臥上或隨痛病處以刀決脈出血及祝天地山川
之神無鍼藥貴兵死斂屍有棺始死則哭葬則歌舞相送
肥養犬以綵繩嬰牽并取亡者所乘馬衣物生時服飾皆
燒以送之特屬累犬使護死者神靈歸乎赤山赤山在遼
東西北數千里如中國人以死之魂神歸泰山也至葬日
夜聚親舊圓坐牽犬馬歷位或歌哭者擲肉與之使二人
口頌呪文使死者魂神徑至歷險阻勿令橫鬼遮護達其
赤山然後殺犬馬衣物燒之敬鬼神祠天地日月星辰山
川及先大人有健名者亦同祠以牛羊祠畢皆燒之飲食
必先祭其約法違大人言死盜不止死其相殘殺令部落
自相報報不止詣大人平之有罪者出其牛羊以贖死
命乃止自殺其父兄無罪其亡叛爲大人所捕者諸邑落
不肯受皆逐使至雍狂地地無山有沙漠流水草木多蝮
蛇在丁令之西南烏孫之東北以窮困之自其先爲匈奴
所破之後人衆孤弱臣服匈奴常歲輸牛馬羊過時不具
輒虜其妻子至匈奴壹衍鞮單于時烏丸轉盛發掘匈奴
單于冢將以報冒頓所破之恥壹衍鞮單于大怒發二萬

騎擊烏丸大將軍霍光聞之遣度遼將軍范明友將三萬
騎出遼東追擊匈奴比明友兵至匈奴已引去烏丸新被
匈奴兵明友乘其衰弱遂進擊之斬首六千餘級獲三王
首還後數復犯塞明友輒征破之至王莽末並與匈奴爲
寇光武定天下遣伏波將軍馬援將三千騎從五原關出
塞征之無利而殺馬千餘匹烏丸遂盛鈔擊匈奴匈奴轉
徙千里漠南地空建武二十五年烏丸大人郝旦等九千
餘人率衆詣闕封其渠帥爲侯王者八十餘人使居塞內
布列遼東屬國遼西右北平漁陽廣陽上谷代郡鴈門太
原朔方諸郡界招來種人給其衣食置校尉以領護之遂
爲漢偵備擊匈奴鮮卑至永平中漁陽烏丸大人欽志賁

帥種人叛入鮮卑還爲寇害遼東太守祭彤募驍武卒殺志賁遂破其衆至安帝時漁陽右北平雁門烏丸率衆王無何等復與鮮卑匈奴合鈔略代郡上谷涿郡五原乃以大司農何熙行車騎將軍左右羽林五營士發緣邊七郡黎陽營兵合二萬人擊之匈奴降鮮卑烏丸各還塞外是後烏丸稍復親附拜其大人戎末廆爲都尉至順帝時戎末廆率將王侯咄歸去延等從烏丸校尉耿曄出塞擊鮮卑有功還皆拜爲率衆王賜束帛至靈帝末遼西烏丸大人丘力居衆五千餘落上谷烏丸大人難樓衆九千餘落各稱王而遼東屬國烏丸大人蘇僕延衆千餘落自稱峭王右北平烏丸大人烏延衆八百餘落自稱汗魯王皆有計策勇健中山太守張純叛入丘力居衆中自號彌天安定王爲三郡烏丸元帥寇略青徐幽冀四州殺略吏民靈帝以劉虞爲幽州牧虞募胡斬純首北州乃定後丘力居死子樓班年少從子蹋頓有武畧代立總攝三王部衆皆從其教令袁紹與公孫瓚連戰不決蹋頓遣使詣紹求和親助紹擊瓚破之紹矯制賜蹋頓難峭王汗魯王印綬皆以爲單于後樓班大峭王率其部衆奉樓班爲單于蹋頓爲王然蹋頓多畫計策廣陽閻柔少沒烏丸鮮卑中爲其種所歸信柔乃因鮮卑衆殺烏丸校尉邢舉代之紹因寵慰以安北邊後袁尚敗奔蹋頓憑其勢復圖冀州會曹操據河北柔率鮮卑烏丸附之操遂以柔爲校尉猶持漢使

節治廣甯如舊建安十一年曹操征蹋頓於柳城潛軍詭道未至百餘里彼乃覺尚與蹋頓將衆逆戰於凡城兵馬甚盛操登高望之觀其小動乃擊破之臨陣斬蹋頓首死者被野速附丸樓班烏延等走遼東遼東悉斬之傳送其首其餘遺迸皆降及幽州并州柔所統烏丸萬餘落悉徙其族居中國帥從其侯王大人種衆與征伐由是三郡烏丸爲天下名騎曹叡遣幽州刺史毌丘儉率衆軍討遼東右北平烏丸單于寇婁敦遼西烏丸都督率衆王護留葉昔隨袁尚奔遼西聞儉軍至率衆五千餘人降寇婁敦遣弟阿羅獎等詣洛都朝貢封其渠帥三十餘人爲王賜輿馬繒采各有差

鮮卑亦東胡之餘也別保鮮卑山因號焉其言語習俗與烏丸同其地東接遼水西當西城常以季春大會作樂水上嫁女娶婦髡頭飲宴其獸異於中國者野馬羱羊端牛端牛角爲弓世謂之角端者也又有貂豽鼲子皮毛柔蠕故天下以爲名裘自爲冒頓所破遠竄遼東塞外不與餘國爭衡未有名通於漢而自與烏丸相接至光武時南北單于更相攻伐匈奴損耗而鮮卑遂盛建武三十年鮮卑大人於仇賁率種人詣闕朝貢封於仇賁爲王永平中祭形爲遼東太守誘賂鮮卑使斬叛烏丸欽志賁等首於是鮮卑自燉煌酒泉以東邑落大人皆詣遼東受賞賜青徐二州給錢歲二億七千萬以爲常和帝時鮮卑大都護校

尉鹿帥部衆從烏丸校尉任賞擊叛者封校尉鹿爲率衆王殤帝延平中鮮卑乃東入塞殺漁陽太守張顯安帝時鮮卑大人燕荔陽入朝賜鮮卑王印綬赤車參駕止烏丸校尉所治甯下通胡市築南北兩部質宫受邑落質者二十部是後或反或降或與匈奴烏丸相攻擊安帝末發緣邊步騎二萬餘人屯列衝要後鮮卑八九千騎穿代郡及馬城塞入害長吏詔遣度遼將軍鄧遵中郎將馬續出塞追破之鮮卑大人烏倫其至鞬等七千餘人詣遵降封烏倫爲王其至鞬爲侯賜采帛遵去後其至鞬復反圍烏丸校尉於馬城度遼將軍耿夔及幽州刺史救解之其至鞬遂盛控弦數萬騎數道入塞趣五原寧貊攻匈奴南單于

殺左奧鞬日逐王順帝時復入塞殺代郡太守漢遣黎陽營兵屯中山緣邊郡兵屯塞下調五營弩帥令教戰射南單于將步騎萬餘人助漢擊却之後烏丸校尉耿曄將率衆王出塞擊鮮卑多斬首虜於是鮮卑三萬餘落詣遼東降匈奴及北單于遁逃後餘種十餘萬落詣遼東雜處皆自號鮮卑兵有投鹿侯者從匈奴軍三年妻在家而有子投鹿侯歸怪欲殺之妻言嘗晝行聞雷震仰天視而雹入其口因吞之遂姙身十月而生必有奇異且長之投鹿侯不信妻乃語家令收養焉號檀石槐長大勇健智略絕衆年十四五會異部大人卜賁邑鈔取其外家牛羊檀石槐策騎追擊所向無前悉還得所亡由是部落畏服施法禁

曲直莫敢犯者遂推以爲大人檀石槐既立乃爲庭於高柳北三百餘里彈汗山啜仇水上東西部大人皆歸焉兵馬甚盛南鈔漢邊北距丁令東却夫餘西擊烏孫盡據匈奴故地東西萬二千餘里南北七千餘里罔羅山川水澤鹽池甚廣漢患之桓帝使匈奴中郎將張奐征之不克乃更遣使者齎印綬即封檀石槐爲王欲與和親檀石槐拒不肯受寇鈔滋甚乃分其地爲中東西三部從右北平以東至遼東接夫餘貊爲東部二十餘邑其大人曰彌加闕機素利槐頭從右北平以西至上谷爲中部十餘邑其大人曰柯最闕居慕容等爲大帥從上谷以西至燉煌西接烏孫爲西部二十餘邑其大人曰置鞬落羅日律推演宴

荔游等皆爲大帥而制屬檀石槐至靈帝時大鈔略幽并二州緣邊諸郡無歲不被其毒嘉平六年遣護烏丸校尉夏育破鮮卑中郎將田晏匈奴中郎將臧旻與南單于出鴈門塞三道並進徑二千餘里征之檀石槐帥部衆逆擊旻等敗走兵馬還者什一而已鮮卑衆日多田畜射獵不足給食後檀石槐乃案行烏侯秦水廣袤數百里渟而不流中有魚而不能得聞汗人善捕魚於是檀石槐東擊汗國得千餘家徙置烏侯秦水上使捕魚以助糧今烏侯秦水上有汗人數百戶也檀石槐年四十五死子和連代立和連材力不及父而貪淫斷法不平衆叛者半靈帝末年數爲寇鈔攻北地北地庶人善弩射者射中和連和連死

其子騫曼小兄子魁頭代立魁頭既立後騫曼長大與魁頭爭國遂離散魁頭死弟步度根代立中兄扶羅韓亦別擁衆數萬人為大人建安中曹操據幽州步度根與軻比能等因烏丸校尉閻柔上貢獻後代郡烏丸能臣氐等叛求屬扶羅韓扶羅韓將萬餘騎迎之到桑乾氐等議以為扶羅韓部威禁寬緩恐不見濟更遣人呼軻比能比能即將萬餘騎到當共盟誓比能便于會上殺扶羅韓扶羅韓子泄歸泥及部衆悉屬比能比能自以殺歸泥父特善遇之步度根由是怨比能曹丕稱帝以田豫為烏丸校尉持節并護鮮卑屯昌平步度根遣使獻馬因拜為王後數與軻比能更相攻擊步度根部衆稍寡弱將其衆萬餘保太

原雁門郡步度根乃使人招呼泄歸泥曰汝父為比能所殺不念報仇反屬怨家今雖厚待汝是欲殺汝也不如還我我與汝是骨肉至親豈與仇等由是歸泥將其部落逃歸步度根比能追之弗及丕黃初五年步度根詣闕貢獻厚加賞賜嗣是一心守邊不為寇害而軻比能衆遂彊盛曹叡務欲綏和以息征伐羈縻兩部而已叡青龍元年比能誘步度根深結和親於是步度根將泄歸泥及部衆悉保比能寇鈔并州殺略吏民叡遣驍騎將軍秦朗征之歸泥去比能將其部衆降拜歸義王賜幢麾曲蓋鼓吹居并州如故步度根為比能所殺

軻比能者本小種鮮卑也以勇健斷法平端不貪財物衆推以為大人自袁紹據河北中國人多叛歸之教作兵器鎧楯頗學文字故其勒御部衆擬則中國出入弋獵建立旌麾以鼓節為進退建安中因閻柔上貢獻曹操西入關中田銀反河間比能將三千騎隨柔擊破之後代郡烏丸反比能復助為寇害曹操遣其子彰為驍騎將軍北征大破之比能走出塞後復通貢獻延康初比能遣使獻馬曹丕亦立比能為附義王明年比能出諸魏人在鮮卑者五百餘家還居代郡明年比能帥部落大人小子代郡烏丸修武盧等三千餘騎驅牛馬七萬餘口交市遣魏人千餘家居上谷後與東部鮮卑大人素利及步度根三部爭鬭更相攻擊田豫和合使不得相侵後比能復擊素利豫帥

輕騎徑進掎其後比能使別小帥瑣奴拒豫豫進討破走之由是懷貳乃與輔國將軍鮮于輔書輔以聞丕使豫招納安慰比能衆遂彊盛控弦十餘萬騎每鈔略得財物均平分付一決目前終無所私故得衆死力餘部大人皆敬憚之然猶未能及檀石槐也曹叡太和二年豫遣譯夏舍詣比能女壻鬱築鞬部舍為鞬所殺秋豫將西部鮮卑蒲頭泄歸泥出塞討鬱築鞬大破之還至馬城比能自將三萬騎圍豫七日上谷太守閻志柔之弟也素為鮮卑所信志往解喻即解圍去後幽州刺史王雄并領校尉撫以恩信比能數款塞詣州奉貢獻至叡青龍元年比能誘納步度根使叛并州與結和親自勒萬騎迎其累重於陘北并

州刺史畢軌遣將軍蘇尚董弼等擊之比能遣子將騎與
尚等會戰於樓煩臨陣害尚弼至三年中雄遣勇士韓龍
刺殺比能更立其弟
書稱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其九服之制可得而言也然
荒域之外重譯而至非足跡車軌所及未有知其國俗殊
方者也自虞暨周西有白環之獻東有肅慎之貢皆曠世
而至其遐遠也如此及漢氏遣張騫使西域窮河源經歷
諸國遂置都護以總領之然後西域之事具存故史官得
詳載焉漢季西域雖不能盡至其大國龜茲于寘康居烏
孫踈勒月氏鄯善車師之屬無歲不貢於魏略如盛漢故
事而公孫淵仍父祖三世有遼東遂隔斷東人不得通於

諸夏曹叡乃興師誅淵又潛軍浮海收樂浪帶方之郡而
後海表謐然其後高句麗背叛又遣偏師致討窮追極遠
踰烏丸骨都過沃沮踐肅慎之庭東臨大海長老說有異
面之人近日之所出遂周觀諸國采其法俗小大區別各
有名號可得詳紀故撰次其國列其同異以接前史之所
未備焉
夫餘在長城之北去元菟千里南與高句麗東與挹婁西
與鮮卑接北有弱水方可二千里戶八萬其民土著有宮
室倉庫牢獄多山陵廣澤於東夷之中最平敞土地宜五
穀不生五果其人麤大性強勇謹厚不寇鈔國有君王皆
以六畜名官有馬加牛加豬加狗加犬使犬使者使者邑
落有豪民民下戶皆為奴僕諸加別主四出道大者主數
千家小者數百家食飲皆用俎豆會同拜爵洗爵揖讓升
降以殷正月祭天國中大會連日飲食歌舞名曰迎鼓於
是時斷刑獄解囚徒在國衣尚白白布大袂袍袴履革鞜
出國則尚繒繡錦罽大人加狐狸狖白黑貂之裘以金銀
飾帽譯人傳辭皆跪手據地竊語用刑嚴急殺人者死沒
其家人為奴婢竊盜一責十二男女淫婦人妒皆殺之尤
憎妒已殺尸之國南山上至腐爛女家欲得輸牛馬乃與
之兄死妻嫂與匈奴同俗其國養牲出名馬赤玉貂狖美
珠珠大者如酸棗以弓矢刀矛為兵家自有鎧仗國之耆
老自說古之亡人作城柵皆員有似牢獄行道晝夜無老

幼皆歌通日聲不絕有軍事亦祭天殺牛觀蹄以占吉凶
蹄解者為凶合者為吉有敵諸加自戰下戶俱擔糧飲食
之其死夏月皆用冰殺人徇葬多者百數厚葬有棺無槨
夫餘本屬元菟公孫度雄張海東威服外夷夫餘王尉仇
台更屬遼東時句麗鮮卑彊度以夫餘在二虜之間妻以
宗女尉仇台死簡位居立無適子有孽子麻余位居死諸
加共立麻余牛加兄子名位居為大使輕財善施國人附
之歲歲遣使詣京都貢獻曹芳遣幽州刺史毌丘儉討句
麗遣元菟太守王頎詣夫餘位居遣大加郊迎供軍糧季
父牛加有二心位居殺季父父子籍沒財物遣使簿斂送
官舊夫餘俗水旱不調五穀不熟輒歸咎于王或言當易

或言當殺麻余死其子依慮年六歲立以爲王漢盛時夫
餘王葬用玉匣常豫以付元菟郡王死則迎取以葬公孫
淵誅元菟庫猶有玉匣一具今夫餘庫有玉璧珪瓚數代
之物傳世以爲寶其印文言濊王之印國有故城名濊城
蓋本濊貊之地而夫餘王其中也舊志又言昔北方有槀
離之國者其王者侍婢有身王欲殺之婢云有氣如雞子
來下我故有身後生子王捐之於溷中豬以喙噓之徙至
馬閑馬以氣噓之不死王疑以爲天子也乃令其母收畜
之名曰東明常令牧馬東明善射王恐奪其國也欲殺之
東明走南至施掩水以弓擊水魚鼈浮爲橋東明得渡魚
鼈乃解散追兵不得渡東明因都王夫餘之地

高句麗在遼東之東千里南與朝鮮濊貊東與沃沮北與
夫餘接都於九都之下方可二千里戶三萬多大山深谷
無原澤隨山谷以爲居食澗水無良田雖力佃作不足以
實口腹其俗節食好治宮室於所居之左右立大屋祭鬼
神又祀靈星社稷其人性凶急喜寇鈔其國有王其官有
相加對盧沛者古雛加主簿優台丞使者皂衣先人尊卑
各有等級東夷舊語以爲夫餘別種言語諸事多與夫餘
同其性氣衣服有異本有五族有涓奴部絕奴部順奴部
灌奴部桂婁部本涓奴部爲王稍弱桂婁部代之漢使賜
鼓吹技人常從元菟郡受朝服衣幘高麗令主其名籍後
稍驕恣不復詣郡於東界築小城置朝服衣幘其中歲時

來取之今猶名此城爲幘溝漊溝漊者句麗名城也其置
官有對盧則不置沛者有沛者則不置對盧王之宗族其
大加皆稱古雛加涓奴部本國主今雖不爲王適統大人
得稱古雛加亦得立宗廟祠靈星社稷絕奴部世與王婚
加古雛之號諸大加亦自置使者皂衣先人名皆達於王
如卿大夫之家臣會同坐起不得與王家使者皂衣先人
同列其國中大家不佃作坐食者萬餘口下戶遠擔米糧
魚鹽供給之其民喜歌舞國中邑落暮夜男女羣聚相就
歌戲無大倉庫家各有小倉名之爲桴京其人潔淸自喜
善藏釀跪拜申一足與夫餘異行步皆走以十月祭天國
中大會名曰東盟其公會衣服皆錦繡金銀以自飾大加

主簿頭著幘如幘而無後其小加著折風形如弁其國東
有大穴名隧穴十月大會迎隧神還於國東上祭之置木
隧於神坐無牢獄有罪諸加評議便殺之沒入妻子爲奴
婢其俗作婚姻言語已定女家作小屋於大屋後名壻屋
壻暮至女家戶外自名跪拜乞得就女宿如是者再三女
父母乃聽使就小屋中宿傍頓錢帛至生子已長大乃將
婦歸家其俗淫男女已嫁娶便稍作送終之衣厚葬金銀
財幣盡于送死積石爲封列種松柏其馬皆小便登山國
人有氣力習戰鬭沃沮東濊皆屬焉又有小水貊句麗作
國依大水而居西安平縣北有小水南流入海句麗別種
依小水作國因名之爲小水貊出好弓所謂貊弓是也王

莽初發高句麗兵以伐匈奴不欲行 迫遣之皆亡出塞
爲寇盜遼西大尹田譚追擊之爲所殺州郡縣歸咎於句
麗侯騶嚴尤奏言貊人犯法罪不起於騶且宜安慰今猥
被之大罪恐其遂反莽不聽詔尤擊之尤誘期句麗侯騶
至而斬之傳送其首詣長安莽大悅布告天下更名高句
麗爲下句麗當此時爲侯國光武皇帝八年高句麗王遣
使朝貢始見稱王至殤安之間句麗王宮數寇遼東更屬
元菟遼東太守蔡風元菟太守姚光以宮爲二郡害興師
伐之宮詐降請和二郡不進宮密遣軍攻元菟焚燒侯城
入遼隧殺吏民後宮復犯遼東蔡風輕將吏士追討之軍
敗沒宮死子伯固立順桓之間復犯遼東寇新安居鄉又

攻西安平於道上殺帶方令略樂浪太守妻子靈帝建寧
二年元菟太守耿臨討之斬首虜數百級伯固降屬遼東
嘉平中伯固請屬元菟公孫度之雄海東也伯固遣大加
優居主簿然人等助度擊富山賊破之伯固死有二子長
子拔奇不肖國人立其小子伊夷模爲王自伯固時數寇
遼東又受亡胡五百餘家建安中公孫康出軍擊之破其
國焚燒邑落拔奇怨爲兄而不得立與涓奴加各將下戶
三萬餘口詣康降還住沸流水降胡亦叛伊夷模伊夷模
更作新國今日所在是也拔奇遂往遼東有子留句麗國
古雛加駮位居是也其後復擊元菟元菟與遼東合擊大
破之伊夷模無子淫灌奴部生子名位宮伊夷模死立以

爲王今句麗王宮是也其曾祖名宮生能開目視其國人
惡之及長大果凶虐數寇鈔國見殘破今王生墮地亦能
開目視人句麗呼相似爲位似其祖故名之爲位宮位宮
有力勇便鞍馬善獵射曹叡景初二年遣司馬懿率衆討
公孫淵宮遣主簿大加將數千人助軍曹芳正始三年宮
寇西安平五年芳遣幽州刺史毋丘儉率軍討破之
東沃沮在高句麗蓋馬大山之東濱大海而居其地形東
北狹西南長可千里北與挹婁夫餘南與濊貊接戶五千
無大君王世世邑落各有長帥其言語與句麗大同漢初
燕亡人衛滿王朝鮮時沃沮皆屬焉武帝元封二年伐朝
鮮殺滿孫右渠分其地爲四郡以沃沮城爲元菟郡後爲

夷貊所侵徙郡句麗西北今所謂元菟故府是也沃沮還
屬樂浪漢以土地廣遠在單單大嶺之東分置東部都尉
治不耐城別主嶺東七縣時沃沮亦皆爲縣光武六年省
邊郡都尉由此罷其後皆以其縣中渠帥爲縣侯不耐華
麗沃沮諸縣皆爲侯國夷狄更相攻伐唯不耐濊侯至今
猶置功曹主簿諸曹皆濊民作之沃沮諸邑落渠帥皆自
稱三老則故縣國之制也國小迫於大國之間遂臣屬句
麗句麗復置其中大人爲使者使相主領又使大加統責
租稅貊布魚鹽海中食物千里擔負致之又送其美女以
爲婢妾遇之如奴僕其土地肥美背山向海宜五穀善田
種人性質直彊勇少牛馬便持矛步戰食飲居處衣服禮

節有似句麗其葬作大木槨長十餘丈開一頭作戶新死者皆假埋之才使覆形皮肉盡乃取骨置槨中舉家皆共一槨刻木如生形隨死者爲數又有瓦鑑置米其中編縣之於槨戶邊毋丘儉討句麗句麗王宮奔沃沮遂進師擊之沃沮邑落皆破之斬獲首虜三千餘級宮奔北沃沮北沃沮一名置溝漊去南沃沮八百餘里其俗南北皆同與挹婁接挹婁喜乘船寇鈔北沃沮畏之夏月恒在山巖深穴中爲守備冬月冰凍船道不通乃下居村落王頎別遣追討宮盡其東界問其耆老海東復有人不耆老言國人嘗乘船捕魚遭風見吹數十日東得一島上有人語言不相曉其俗常以七月取童女沈海又言有一國亦在海中

純女無男又說得一布衣從海中浮出其身如中國人衣其兩袖長三丈又得一破船隨波出在海岸邊有一人項中復有面生得之與語不相通不食而死其域皆在沃沮東大海中

挹婁在夫餘東北千餘里濱大海南與北沃沮接未知其北所極其土地多山險其人形似夫餘言語不與夫餘句麗同有五穀牛馬麻布人多勇力無大君長邑落各有大人處山林之間常穴居大家深九梯以多爲好土氣寒劇於夫餘其俗好養豬食其肉衣其皮冬以豬膏塗身厚數分以禦風寒夏則裸袒以尺布隱其前後以蔽形體其人不潔作溷在中央人圍居其表其弓長四尺力如弩矢用楛長尺八寸青石爲鏃古肅愼氏之國也善射射人皆入因矢施毒人中皆死出赤玉好貂今所謂挹婁貂是也漢初以來臣屬夫餘夫餘責其租賦重叛之夫餘伐之其人衆雖少所在山險鄰國人畏其弓矢卒不能服也其國便乘船寇盜鄰國患之東夷飲食皆用俎豆唯挹婁不法俗最無綱紀也

濊南與辰韓北與高句麗沃沮接東窮大海今朝鮮之東皆其地也戶二萬昔箕子旣適朝鮮作八條之教以教之無門戶之閉而民不爲盜其後四十餘世朝鮮侯淮僭號稱王陳勝等起天下叛秦燕趙民避地朝鮮數萬口燕人衞滿魋結夷服復來王之漢武帝伐滅朝鮮分其地爲四

郡自是之後其官有侯邑君三老統主下戶其耆老自謂與句麗同種其人性愿慤少嗜慾有廉恥言語法俗大抵與句麗同男女衣皆著曲領男子繫銀花廣數寸以爲飾自單單大嶺以西屬樂浪自嶺以東七縣都尉主之皆以濊爲民後省都尉封其渠帥爲侯今不耐濊皆其種也漢末更屬句麗其俗重山川山川各有部分不得妄相涉入同姓不婚多忌諱疾病死亡輒捐棄舊宅更作新居有麻布蠶桑作緜曉候星宿豫知年歲豐約不以珠玉爲寶常用十月節祭天晝夜飲酒歌舞名之爲舞天又祭虎以爲神其邑落相侵犯輒相罰責生口牛馬名之爲責禍殺人者償死少寇盜作矛長三丈或數人共持之能步戰樂浪

檀弓出其地其海出班魚皮土地饒文豹又出果下馬桓
帝時獻之曹芳時樂浪太守劉茂帶方太守弓遵以嶺東
濊屬句麗興師伐之不耐侯等舉邑降後詣闕朝貢乃更
拜不耐濊王居處雜在民間四時詣郡朝謁二郡有軍征
賦調供給役使遇之如民
韓在帶方之南東西以海為限南與倭接方可四千里有
三種曰馬韓曰辰韓曰弁韓辰韓者古之辰國也馬韓在
西其民土著種植知蠶桑作緜布各有長帥大者自名為
臣智其次為邑借散在山海間無城郭有爰襄國牟水國
桑外國凡五十餘國大國萬餘家小國數千家總十餘萬
戶辰王治月支國其官有魏率善邑君歸義侯中郎將都

尉伯長昔周衰燕自尊為王欲東畧地朝鮮侯准箕子之
後也亦自稱為王欲興兵逆擊燕以尊周室其大夫禮諫
之乃止使禮西說燕燕止不攻後子孫稍驕虐燕乃遣將
秦開攻其西方取地二千餘里至滿潘汗為界朝鮮遂弱
及秦并天下使蒙恬築長城至遼東時朝鮮王否立畏秦
襲之略服屬秦不肯朝會否死其子準立二十餘年而陳
項起天下亂燕齊趙民愁苦稍稍亡往準準乃置之於西
方及漢以盧綰為燕王朝鮮與燕界於浿水及綰反入匈
奴燕人衛滿亡命為胡服東渡浿水詣準降說準求居西
界故中國亡命為朝鮮藩屏準信寵之拜為博士賜以圭
封之百里令守西邊滿誘亡黨稍多乃詐遣人告準言漢

兵十道至求入宿衛遂還攻準準與滿戰不敵將其左右
宮人走入海居韓地自號韓王其子及親留在國者因冒
姓韓氏準在海中不與朝鮮相往來其後絕滅今韓人猶
有奉其祭祀者武帝伐朝鮮殺右渠分其地為四郡韓屬
樂浪郡初右渠未破時朝鮮相歷谿卿以諫右渠不用東
之辰國時民隨出居者二千餘戶亦與朝鮮貢蕃不相往
來至王莽地皇時廉斯鑡為辰韓右渠帥聞樂浪土地美
人民饒樂亡欲來降出其邑落見田中驅雀男子一人其
語非韓人問之男子曰我等漢人名戶來我等千五百人
伐材木為韓所擊得皆斷髮為奴積三年矣鑡曰我當降
漢樂浪汝欲去不戶來曰可辰鑡因將戶來來出詣含資

縣縣言郡郡即以鑡為譯從芩中乘大船入辰韓逆取戶
來降伴輩尚得千人其五百人已死鑡時曉謂辰韓汝還
五百人若不者樂浪當遣萬兵乘船來擊汝辰韓曰五百
人已死我當出贖直耳乃出辰韓萬五千人弁韓布萬五
千匹鑡收取直還郡表鑡功義賜冠幘田宅子孫數世至
安帝延光四年時故受復除桓靈之末韓濊彊盛郡縣不
能制民多流入韓國建安中公孫康分屯有縣以南荒地
為帶方郡遣公孫模張敞等收集遺民興兵伐韓濊舊民
稍出由是倭韓屬帶方曹叡遣帶方太守劉昕樂浪太守
鮮于嗣越海定二郡諸韓國臣智加賜邑君印綬其次與
邑長其俗好衣幘下戶詣郡朝謁皆假[illegible]幘自服印綬衣

幘千有餘人部從事吳林以樂浪本統韓國分割辰韓八國以與樂浪吏譯轉有異同臣智激韓忿攻帶方郡崎離營太守弓遵樂浪太守劉茂興兵伐之遵戰死二郡遂滅韓其俗少綱紀國邑雖有主帥邑落雜居不能善相制御無跪拜之禮居處作草屋土室形如冢其戶在上舉家共在其中無長幼男女之別其葬有棺無槨不知乘牛馬牛馬盡於送死以瓔珠爲財寶或以綴衣爲飾或以縣頸垂耳不以金銀錦繡爲珍其人性彊勇魁頭露紒如炅兵衣布袍足履革蹻蹋其國中有所爲及官家使築城郭諸年少勇健者皆鑿脊皮以大繩貫之又以丈許木鍤之通日嚾呼作力不以爲痛既以勸作且以爲健常以五月下種

訖祭鬼神羣聚歌舞飲酒晝夜無休其舞數十人俱起相隨踏地低昂手足相應節奏有似鐸舞十月農功畢亦復如之信鬼神國邑各立一人主祭天神名之天君又諸國各有別邑名之爲蘇塗立大木縣鈴鼓事鬼神諸亡逃至其中皆不還之好作賊其立蘇塗之義有似浮屠而所行善惡有異其北方近郡諸國差曉禮俗其遠處直如囚徒奴婢相聚無他珍寶禽獸草木略與中國同出大栗大如梨又出細尾雞其尾皆長五尺餘其男子時時有文身又有州胡在馬韓之西海中大島上其人差短小言語不與韓同皆髡頭如鮮卑但衣韋好養牛及豬其衣有上無下略如裸勢乘船往來市買中韓

辰韓在馬韓之東其耆老自言古之亡人避秦役來適韓國馬韓割其東界地與之有城柵其言語不與馬韓同名國爲邦弓爲弧賊爲寇行酒爲行觴相呼皆爲徒有似秦人非但燕齊之名物也名樂浪人爲阿殘東方人名我爲阿謂樂浪人本其殘餘人今有名之爲秦韓者始有六國稍分爲十二國

弁辰亦十二國又有諸小別邑各有渠帥大者名臣智其次有險側次有樊濊次有殺奚次有邑借有巳祗不斯諸國合二十四國大國四五千家小國六七百家總四五萬戶其十二國屬辰王辰王常用馬韓人作之世世相繼辰王不得自立爲王土地肥美宜種五穀及稻曉蠶桑作縑

布乘駕牛馬嫁娶禮俗男女有別以大鳥羽送死其意欲使死者飛揚國出鐵韓濊倭皆從取之諸市買如中國用錢又以供給二郡俗喜歌舞飲酒有瑟其形似筑彈之亦有音曲兒生便以石壓其頭欲其褊今辰韓人皆褊頭男女近倭亦文身便步戰兵仗與馬韓同其俗行者相逢皆住讓路弁辰與辰韓雜居亦有城郭衣服居處與辰韓同言語法俗相似祠祭鬼神有異施竈皆在戶西其瀆盧國與倭接界十二國亦有王其人形皆大衣服潔清長髮亦作廣幅細布法俗特嚴峻

倭人在帶方東南大海之中依山島爲國邑舊百餘國漢時有朝見者使譯所通三十國從郡至倭循海岸水行歷

韓國乍南乍東到其北岸狗邪韓國七千餘里始度一海千餘里至對馬國其大官曰卑狗副曰卑奴母離所居絕島方可四百餘里土地山險多深林道路如禽鹿徑有千餘戶無良田食海物自活乘船南北市糴又南渡一海千餘里名曰瀚海至一大國官亦曰卑狗副曰卑奴母離方可三百里多竹木叢林有三千許家差有田地耕田猶不足食亦南北市糴又渡一海千餘里至末盧國有四千餘戶濱山海居草木茂盛行不見前人好捕魚鰒水無深淺皆沈沒取之東南陸行五百里到伊都國官曰爾支副曰泄謨觚柄渠觚有千餘戶世有王郡使往來常所駐東南至奴國百里官曰兕馬觚副曰卑奴母離有二萬餘戶東

行至不彌國百里官曰多模副曰卑奴母離有千餘家南至投馬國水行二十日官曰彌彌副曰彌彌那利可五萬餘戶南至邪馬壹國女王之所都水行十日陸行一月官有伊支馬次曰彌馬升次曰彌馬獲支次曰奴佳鞮可七萬餘戶自女王國以北其戶數道里可得略載其餘旁國遠絕不可得詳次有斯馬國次有已百支國次有伊邪國次有都支國次有彌奴國次有好古都國次有不呼國次有姐奴國次有對蘇國次有蘇奴國次有呼邑國次有華奴蘇奴國次有鬼國次有為吾國次有鬼奴國次有邪馬國次有躬臣國次有巴利國次有支惟國次有烏奴國次有奴國此女王境界所盡其南有狗奴國男子為王其官

有狗古卑卑狗不屬女王女王東渡海千餘里復有國皆倭種又有侏儒國在其南人長三四尺去女王四千餘里又有裸國黑齒國復在其東南船行一年可至參問倭地絕在海中洲島之上或絕或連周旋可五千餘里計其道里當在會稽東冶之東男子無大小皆黥面文身好沈沒捕魚蛤文身亦以厭大魚水禽後稍以為飾諸國文身各異或左或右或大或小尊卑有差其風俗不淫男子皆露紒以木緜招頭其衣橫幅但結束相連略無縫婦人被髮屈紒作衣如單被穿其中央貫頭衣之種禾稻紵麻蠶桑緝績出細紵縑緜其地無牛馬虎豹羊鵲兵用矛楯木弓木弓短下長上竹箭或鐵鏃或骨鏃所有無與儋耳朱崖

同倭地溫暖冬夏食生菜皆徒跣有屋室父母兄弟臥息異處食飲用籩豆手食其死有棺無槨封土作冢始死停喪十餘日當時不食肉喪主哭泣他人就歌舞飲酒已葬舉家詣水中澡浴以如練沐其行來渡海詣中國恒使一人不梳頭不去蟣蝨衣服垢汙不食肉不近婦人如喪人名之為持衰若行者吉善共顧其生口財物若有疾病遭暴害便欲殺之謂其持衰不謹出真珠青玉其山有丹其木有柟杼豫樟楺櫪投橿烏號楓香其竹篠簳桃支有薑橘椒蘘荷不知以為滋味有獮猴黑雉其俗舉事行來有所云為輒灼骨而卜以占吉凶先告所卜其辭如令龜法視火坼占兆其會同坐起父子男女無別人性嗜酒見

大人所敬但搏手以當跪拜其人壽考或百年或八九十年其俗國大人皆四五婦下戶或二三婦婦人不淫不妬忌不盜竊少諍訟其犯法輕者沒其妻子重者滅其門戶及宗族尊卑各有差序足相臣服收租賦有邸閣國國有市交易有無使大倭監之自女王國以北特置一大率檢察諸國諸國畏憚之常治伊都國於國中有如刺史王遣使詣京都帶方郡諸韓國及郡使倭國皆臨津搜露傳送文書賜遺之物詣女王不得差錯其國本以男子爲王住七八十年倭國亂相攻伐歷年乃共立一女子爲王名曰卑彌呼事鬼道能惑衆年已長大無夫壻有男弟佐治國自爲王以來少有見者以婢千人自侍唯有男子一人給

飲食傳辭出入居處宮室樓觀城柵嚴設常有人持兵守衞曹叡景初二年六月女王遣大夫難升米等詣郡求朝獻太守劉夏遣吏將送詣京都其年十二月叡報倭女王曰制詔親魏倭王卑彌呼帶方太守劉夏遣使送汝大夫難升米次使都市牛利奉汝所獻男生口四人女生口六人班布二匹二丈以到汝所在踰遠乃遣使貢獻是汝之忠孝我甚哀汝今以汝爲親魏倭王假金印紫綬裝封付帶方太守假授汝其綏撫種人勉爲孝順汝來使難米升牛利涉遠道路勤勞今以難升米爲率善中郎將牛利爲率善校尉假銀印青綬引見勞賜遣還今以絳地交龍錦五匹絳地縐粟罽十張蒨絳五十匹紺青五十匹答汝所獻貢直又特賜汝紺地句文錦三匹細班華罽五張白絹五十匹金八兩五尺刀二口銅鏡百枚眞珠鉛丹各五十斤皆裝封付難升米牛利還到錄受悉可以示汝國中人使知國家哀汝故鄭重賜汝好物也曹芳正始元年太守弓遵遣建中校尉梯儁等奉詔書印綬詣倭國拜假倭王并賜金帛錦罽刀鏡采物倭王因使上表答謝四年倭王復遣使大夫伊聲耆掖邪狗等八人上獻生口倭錦絳青縑緜衣帛布丹木拊短弓矢掖邪狗等壹拜率善中郎將印綬其六年稱詔賜倭難升米黃幢付郡假授其八年太守王頎到官倭女王卑彌呼與狗奴國男王卑彌弓呼素不和遣倭載斯烏越等詣郡說相攻擊狀遣塞曹掾史張

政等齎詔書黃幢拜假難升米爲檄告喻之卑彌呼以死大作冢徑百餘步徇葬者奴婢百餘人更立男王國中不服更相誅殺當時殺千餘人復立卑彌呼宗女壹與年十三爲王國中遂定政等以檄告喻壹與壹與遣倭大夫率善中郎將掖邪狗等二十人送政等還因詣臺獻上男女生口三十人貢白珠五千孔青大句珠二枚異文雜錦二十匹

氐人有王所從來久矣自漢開益州置武都郡排其種人分竄山谷間或在福祿或在汧隴左右其種非一稱槃瓠之後或號青氏或號白氏或號蚺氏此蓋蟲之類而處中國人即其服色而名之也其自相號曰盍稚各有王侯多

受中國封拜建安中興國氐王阿貴白項氐王千萬各有部落萬餘至十六年從馬超據潼關超敗阿貴爲夏侯淵所滅千萬西南入蜀其部落不能去皆降曹操分徙其前後兩端者置扶風美陽今之安夷撫夷二部護軍所典是也其太守善分留天水南安界今之廣平魏郡所守是也其俗各自有姓如中國其衣服尚青絳俗能織布善田種畜養豕牛馬驢騾其婦人嫁時著袵露其緣飾之制有似羌袵露有似中國袍皆編髮多知中國語由與中國錯居故也其自還種落間則自氐語其嫁娶有似於羌此蓋乃昔所謂西戎在於街冀獂道者也又故武都地陰平街左右亦有萬餘落賨種本匈奴也匈奴名奴婢爲賨始建武

時匈奴衰分去其奴婢亡匿在金城武威酒泉北黑水西河東西畜牧逐水草抄盜涼州部落稍多有數萬不與東部鮮卑同也其種非一有大胡有丁令或頗有羌雜處由本亡奴婢故也當漢季之際其大人有檀拓死後其枝大人南近在廣魏今居界有禿瑰來數反爲涼州所殺今有劭提或降或遁常爲西州道路患也

燉煌西域之南山中從婼羌西至葱領數千里有月氏餘種葱茈羌白馬黄牛羌各有酋豪北與諸國接不知其道里廣狹傳聞黄牛羌各有種類孕六月生南與白馬羌鄰西域諸國漢初開道時有三十六後分爲五十餘建武以來更相吞滅今有二十從燉煌玉門關入西域前有二道今有三道從玉門關西出經婼羌轉西越葱領經縣度入大月氏爲南道從玉門關西出發都護井回三隴沙北頭經居盧倉從沙西井轉西北過龍堆到故樓蘭轉西詣龜茲至葱領爲中道從玉門關西北出經横坑辟三隴沙及龍堆出五船北到車師界戊己校尉所治高昌轉西與中道合龜茲爲新道凡西域所出有前史已具詳今故畧說南道西行且志國小宛國精絶國樓蘭國皆并屬鄯善也戎盧國扞彌國渠勒國皮穴國皆并屬于寘罽賓國大夏國高附國天竺國皆并屬大月氏

臨兒國浮屠經云其國王生浮屠浮屠太子也父曰屑頭邪母云莫邪始莫邪夢白象而孕及生從母左脇出生而

有結墮地能行七步此國在天竺城中又有神人名沙律哀帝元壽元年博士弟子景盧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受浮屠經曰復立者其人也浮屠所載臨蒲塞桑門伯聞疏問白疏間比邱晨門皆弟子號也浮屠所載與中國老子經相出入蓋以爲老子西出關過西域之天竺教胡浮屠屬弟子別號合有二十九不能詳載故畧之如此

車離國一名禮惟特一名沛隷王在天竺東南三千餘里其地卑濕暑熱其王治沙奇城有別城數十人民怯弱月氏天竺擊服之其地東西南北數千里人民男女皆長一丈八尺乘象橐駝以戰今月氏役稅之盤越國一名漢越正在天竺東南數千里與益部相近其人小與中國人等

蜀人賈似至焉南道而西極轉東南盡矣
中道西行尉梨國危須國山王國皆并屬焉耆姑墨國溫宿國尉頭國皆并屬龜茲也楨中國莎車國竭石國渠沙國西夜國依耐國滿犂國億若國楡令國捐毒國休脩國琴國皆并屬疏勒自是以西大宛安息條支烏弋烏弋一名排持此四國次在西本國也
大秦國一號犂靬在安息條支西大海之西從安息界安谷城乘船直截海西遇風利二月到風遲或一歲無風或三歲其國在海西故俗謂之海西有河出其國西又有大海海西有遲散城從國下直北至烏丹城西南又渡一河乘船一日乃過西南又渡一河一日乃過凡有大都三却

從安谷城陸道直北行之海北復直西行之海西復直南行經之烏遲散城渡一河乘船一日乃過周迴繞海凡當渡大海六日乃到其國國有小城邑合四百餘東西南北數千里其王治濱側河海以石爲城郭其土地有松柏槐梓竹葦楊柳梧桐百草民俗田種五穀畜乘有馬騾驢駱駝桑蠶俗多奇幻口出火自縛自解跳十二丸巧妙其國無常王國中有災異輒更立賢人以爲王而生放其故王王亦不敢怨其俗人長大平正似中國而胡服自云本中國一別也常欲通使于中國而安息圖其利不能得過其俗能胡書其制度公私宮室爲重屋旌旗擊鼓白蓋小車郵驛亭置如中國從安息繞海北到其國人民相屬十里一亭三十里一置終無盜賊但有猛虎獅子爲害行道不羣則不得過其國置小王數十其王所治城周回百餘里有官曹文書王有五宮一宮間相去十里其王平旦之一宮聽事至日暮一宿明日復至一宮五日一周置三十六將每議事一將不至則不議也王出行常使從人持一韋囊自隨有白言者受其辭投囊中還宮乃省爲決理以水晶作宮柱及器物作弓矢其別枝封小國曰澤散王曰驢分王曰且蘭王曰賢督王曰汜復王曰于羅王其餘小國王甚多不能一一詳之也國出細絺作金銀錢金錢一當銀錢十有織成細布言用水羊毳名曰海西布此國六畜皆出水或云非獨羊毛亦用木皮或曰野繭絲作織成氍毹

毾㲪罽帳之屬皆好其色又鮮于海東諸國所作也又常利得中國絲解以爲胡綾故數與安息諸國交市於海中海水苦不可食故往來者希到其國中山出九色次玉石一曰靑二曰赤三曰黃四曰白五曰黑六曰綠七曰紫八曰紅九曰紺今伊吾山中有九色石卽其類陽嘉二年疏勒王臣槃獻海西靑石金帶各一大秦道旣從海北陸通又循海而南與交趾七郡外夷北又有水道通益州永昌故永昌出異物自蔥領西此國最大置諸小王甚多故錄其屬
澤散王屬大秦其治在海中央北至驢分水行半歲風疾時一月到最與安息安谷城相近西南詣大秦都不知里

數驢分王屬大秦其治去大秦都二千里從驢分城西之大秦渡海飛橋長二百三十里渡海道西南行繞海直西行且蘭王屬大秦從思陶國直南渡河乃直西行之且蘭三千里道出河南乃西行從且蘭復直西行之汜復國六百里南道會汜復乃西南之賢督國且蘭汜復直南乃有積石積石南乃有大海出珊瑚眞珠且蘭汜復斯賓阿蠻北有一山東西行大秦海東東各有一山皆南北行賢督王屬大秦其治東北去汜復六百里汜復王屬大秦其治東北去于羅三百四十里渡海也于羅屬大秦其治在汜復東北渡河從于羅東北又渡河斯羅東北又渡河斯羅國屬安息與大秦接也大秦西有海水海水西有河水河

水西南北行有大山西有赤水赤水西有白玉山白玉山有西王母西王母西有脩流沙流沙西有大夏國堅沙國屬繇國月氏國四國西有黑水所傳聞西之極矣

北新道西行東至且彌國西且彌國單桓國畢陸國蒲陸國烏貪國皆并屬車師後部王王治於賴城魏賜其王壹多雜守魏侍中號大都尉受魏王印轉西北則烏孫康居本國無增損也北烏伊別國在康居北又有柳國有巖國又有奄蔡國一名阿蘭西與大秦東南與康居接其國多名貂畜牧逐水草臨大澤故時羈屬康居呼得國在葱領北烏孫西北康居東北勝兵萬餘人隨畜牧出好馬有貂堅昆國在康居西北勝兵三萬人隨畜牧亦多貂有好馬丁令國在康居北勝兵六萬人隨畜牧出名鼠皮白昆子青昆子皮此上三國堅昆中央俱去匈奴單于庭安習水七千里南去車師六國五千里西南去康居界三千里西去康居王治八千里或以爲此丁令卽匈奴北丁令也而北丁令在烏孫西似其種別也又匈奴北有渾窳國有屈射國有丁令國有隔昆國有新梨國明北海之南自復有丁令非此烏孫之西丁令也烏孫長老言北丁令有馬脛國其人音聲似雁鶩從膝以上身頭人也膝以下生毛馬脛馬蹄不騎馬而走疾於馬其爲人勇健敢戰也短人國在康居西北男女皆長三尺人衆甚多去奄蔡諸國甚遠康居長老傳聞常有商度此國去康居可萬餘里

季漢書卷九十

諸暨章陶裁艮氏纂　族孫瑞鏞仝校

孫峻孫綝賈充列傳

孫峻字子遠靜之曾孫也靜生暠暠生恭為散騎侍郎恭生峻少善弓馬精果膽決拜武衛都尉為侍中孫權臨薨受遺輔政領武衛將軍典宿衛封都鄉侯時孫亮年少襲位諸葛恪滕允輔之峻害恪不得還會新城之役恪以士卒傷病旋師失士庶心峻乃因眾之所嫌構恪欲為變置酒殺之峻既害恪擅朝政生殺任意矣羣臣上奏推峻為太尉議滕允為司徒時有媚峻者以為大統宜在公族若滕允為亞公聲名素重眾心所附不可貳也峻乃自為丞

相大將軍督中外諸軍事進封富春侯峻素無重名驕險矜害多所刑殺百姓嚻然又姦亂宮人與公主魯班私通亮五鳳元年吳侯英謀殺峻事覺英被害二年魏將毌丘儉文欽起兵討司馬師戰於樂嘉峻帥驃騎將軍呂據左將軍留贊襲壽春會欽敗來降軍還將軍孫儀孫邵林恂等欲因會殺峻事泄儀等自殺死者數十人并及公主魯育峻欲城廣陵朝臣皆知其不可而畏之莫敢言唯滕允諫之不從功竟不就明年文欽說峻征魏峻使欽與呂據車騎劉纂鎮南朱異前將軍唐咨自江都入淮泗以圖青徐峻與允至石頭餞之領從者百餘人入據營據御軍齊整峻惡之稱心痛去遂夢為諸葛恪所擊恐懼發病死年三十八以後事付孫綝

孫綝字子通峻之從弟也父綽官安民都尉綝少拜偏將軍及峻死為侍中武衛將軍領中外諸軍事代知朝政呂據聞之大恐與諸督將連名共表薦滕允為丞相綝遷允為大司馬代呂岱駐武昌據引兵還使人報允欲共廢綝綝聞之遣從兄慮將兵逆據於江都使中使敕文欽劉纂唐咨等合眾擊據遣侍中左將軍華融中書丞丁晏告允取據允以據忠直不聽綝指使融以書難綝綝大怒表言允反許將軍劉丞以封爵使率兵攻圍允允又劫融等使詐詔發兵融不從允斬之綝兵至遂殺允及呂據等將士數十人夷允據三族綝自為大將軍假節封永寧侯負貴

倨傲多行無禮初慮與諸葛恪之謀峻厚待之假右將軍無難督授節蓋平九官事綝遇慮薄慮怒與將軍王惇謀殺綝事發綝殺惇慮服藥死魏將軍諸葛誕舉壽春降魏鎮南將軍王基圍誕吳遣文欽唐咨全端全懌等帥三萬人救之突圍入壽春城魏悉中外諸軍二十餘萬增誕之圍吳遣朱異帥三萬人屯安豐城為文欽外援魏兗州刺史州泰拒異於陽淵異敗退為泰所追死傷二千人綝於是大發卒出屯鑊里復遣異率將軍丁奉黎斐等五萬人攻魏留輜重於都陸異屯黎漿遣將軍任度張震等募勇敢六千人於屯西六里為浮橋夜渡築偃月壘為魏監軍石苞及州泰所破軍却退就高異復作車箱圍趨五木城

苞泰攻異異敗歸而魏太山太守胡烈以奇兵五千詭道
襲都陸盡焚異資糧綝授兵三萬人使異死戰異不從綝
斬之於鑊里而遣弟恩救之會誕敗引還綝既不能拔出
誕而傷敗士衆自戮名將莫不怨之時亮始親政事多所
難問綝甚懼還建業稱疾不朝築室於朱雀橋南使弟威
遠將軍據入蒼龍宿衛弟武衛將軍恩偏將軍幹長水校
尉闓分屯諸營欲專朝自固亮內嫌綝乃推魯育見殺本
末責怒虎林督朱熊熊弟外部督朱損不匡正孫峻令丁
奉殺熊於虎林殺損於建業綝入諫不從亮召全尚息黃
門侍郎紀謀之亮妃尚女綝從姊女也亮謂紀曰孫綝專
勢輕小於孤孤見勑之使速上岸爲唐咨等作援而留湖

中不上岸一步又委罪朱異擅殺功臣不先表聞築第橋
南不復朝見此爲自在無復所畏不可久忍今規取之卿
父作中軍都督使密嚴整士馬孤當自出臨橋帥宿衛虎
騎左右無難一時圍之作版詔勑綝所領皆解散不得舉
手正爾自得之卿去但當使密耳卿宣詔語卿父勿令卿
母知之女人既不曉大事且綝同堂姊邂逅泄漏誤孤非
小也紀承詔以告尚尚無遠慮以語其妻妻密使人語綝
綝夜率衆襲全尚遣弟恩殺將軍劉承於蒼龍門外比明
兵圍宮亮大怒上馬帶鞬執弓欲出曰孤大皇帝之適子
在位已五年誰敢不從者侍中近臣及乳母共牽攀止之
乃不得出歎咤二日不食罵其妃曰爾父憒憒敗我大事

又呼紀紀曰臣父奉詔不謹負上無面目復見因自殺綝
使光祿勳孟宗告廟廢亮召羣司議曰少帝荒病昏亂不
可以處大位承宗廟以告先帝廢之諸君若有不同者下
異議皆震怖曰唯將軍令遣中書郎李崇奪亮璽綬以亮
罪狀班告遠近尚書桓彝不肯署名綝怒殺之廢亮爲會
稽王將軍孫耽送亮之國徙尚於零陵遷公主魯班於豫
章亮謀廢綝公主與聞之也典軍施正勸綝徵立琅邪王
休綝從之遣宗正楷奉書於休時綝意彌溢侮慢民神燒
大橋頭伍子胥廟又壞浮屠祠斬道人欲入宮圖爲不軌
召百官會議皆惶怖失色惟選曹郎虞汜以正言拒之乃
止孫休立綝稱草莽臣詣闕上書曰臣伏自省才非幹國

因緣肺腑位極人臣傷錦敗駕負罪彰露尋愆惟闕夙夜
憂懼臣聞天命棐諶必就有德是以幽厲失度周宣中興
陛下聖德纂承大統宜得良輔以協雍熙雖堯之盛猶求
稷契之佐以協明聖之德古人有言陳力就列不能者止
臣雖自展竭無益庶政謹上印綬節鉞退還田里以避賢
路休引見慰喻之又下令曰朕以不德守藩於外值茲際
會羣公卿士暨於朕躬以奉宗廟朕用憮然若涉淵冰大
將軍忠計內發扶危定傾安康社稷功勳赫然昔漢孝宣
踐阼霍光尊顯褒德賞功古今之通義也其以大將軍爲
丞相荊州牧食五縣恩爲御史大夫衛將軍據右將軍皆
縣侯幹雜號將軍亭侯闓亦封亭侯綝一門五侯皆典禁

兵權傾人主自吳開國諸臣未嘗有也綝奉牛酒詣休休不受齎詣左將軍張布酒酣出怨言曰初廢少帝時多勸我自爲之者吾以陛下賢明故迎之帝非我不立今上禮見拒是與凡臣無異當復改圖耳布以告休休銜之恐其有變數加賞賜又復加恩侍中與綝分省文書或有告綝懷怨侮上欲圖反者休執以付綝綝殺之由是謀逆益甚因孟宗求出屯武昌休許之盡勅所督中營精兵萬餘人皆隨鎭所取武庫兵器咸令給與綝求中書兩郎典知荊州諸軍事主者奏中書不應外出特聽之將軍魏邈諫曰綝居外必有變武衛施朔又告綝欲反有徵休密問張布布與丁奉謀於會殺綝休永安元年十二月丁卯建業中

謠言明會有變綝聞之不悅夜大風發木揚沙戊辰臘會綝稱疾休彊起之使者十餘輩綝不得已入朝衆止之綝曰國家屢有命不可辭可豫整兵令府內起火因是可得速還入朝火輒起綝求出休曰外兵自多不足煩丞相也綝起離席奉布牽左右侍從縛之綝乃知罪不赦曰願徙交州休曰汝何以不徙滕允呂據綝復曰願沒爲官奴休曰何不以允據爲奴乎遂斬之綝時年二十八以首令其衆曰諸與綝同謀皆赦放仗者五千人闓乘船欲北降追殺之夷三族發孫峻棺取其印綬斲其木而埋之下令曰諸葛恪滕允呂據蓋以無罪爲峻綝兄弟所見殘害可爲痛心促皆改葬各爲祭奠其罹恪等事見遠徙者一切召還且恥與峻綝同族特除其屬籍稱之曰故峻故綝云然

同時魏有賈充逆更甚而失刑

賈充字公閭平陽襄陵人魏揚州刺史陽里亭侯逵之子也充少孤襲爵爲侯拜尚書郎累遷黃門侍郎汲郡典農中郎將參大將軍軍事大將軍者司馬師也充有刀筆才能觀察時勢傾心司馬氏以故師甚悅之毌丘儉起兵討師充從師拒之於樂嘉師疾篤還許昌留充監諸軍事增邑三百五十戶司馬昭自爲大將軍執朝權以充爲司馬轉右長史充進說謂宜遣參佐慰勞四征陰察時情昭乃遣充詣諸葛誕還說昭曰誕再在揚州有威名民望所歸今徵必不來禍小事淺不徵事遲禍大昭因徵誕誕起兵

充進計曰楚兵輕銳若深溝高壘以持之可不戰而克城也及城陷昭登壘以勞充使留統後事進爵宣陽鄉侯增邑千戶遷廷尉轉中護軍曹髦見威權日去不勝其忿出討昭昭弟伷遇於東止車門左右呵之伷衆奔走充入逆戰於南闕下髦自用劒衆欲退太子舍人成濟曰事急矣當云何充曰公畜養汝等正爲今日今日之事無所問也濟即前刺髦刃出於背昭聞之陽驚自投於地召朝臣會議謂陳泰曰元伯卿何以處我泰曰獨有斬賈充少可以謝天下耳昭曰爲吾更思其次泰曰泰言惟有進於此不知其次昭乃不復言尋進封安陽鄉侯增邑千二百戶統城外諸軍加散騎常侍咸熙初封臨沂侯爲晉元勳深見

龍異晉武襲王位拜晉國衛將軍儀同三司給事中改封臨穎侯及受禪轉車騎將軍散騎常侍尚書僕射更封魯郡公母柳氏爲魯國太夫人柳見古今重節義以充不忠數嘗詆詈侍者咸竊笑之太康三年死年六十六

後跋

正統之說習鑿齒以理定名紫陽朱子從之陳承祚以勢據實歐陽永叔從之宋以前多是陳氏宋以後多是習氏我族祖柴桑先生權於名與實之間顯揭其忠義之所在以正正統故就三國而論則進忠漢者而斥叛漢者不予其爲正統并不予其爲霸統也就一國而論則存忠主者而誅叛主者不予其爲漢臣并不予其爲魏臣也一國之忠義明而天下之臣道立矣天下之臣道立而古今之正統正矣先生爲後世慮至深遠也然其爲書也無贊無論無凡例其旨微其義隱讀者不揣其所居而以爲贅者有之霞溪張子所以有辨異之作也嗚呼作史難改史難讀史尤難信耳不信自古今同慨予小子敢跋於簡尾以告後之讀是書者從孫志楷謹跋

序

凡人著一書爲前人之所已爲而不能高出於前人則不傳既高出前人矣不取其所以高出之處表白而明示之讀者不勝其參互考訂之勞也卽傳亦未必遠此張子霞溪季漢書辨異之所爲作也章氏栽艮先生季漢書爲蕭氏郝氏謝氏之所已爲者也卓然高出於三子者也顧非徧讀三子之書不知也卽

徧讀矣而非確得其命意之所在亦不知也霞溪迺取其書之異於三子者逐條摘出加以評語俾讀者不必參互考訂而舉其高出之處開卷自得於心目之間則季漢書傳得辨異而其傳愈遠矣今章氏族子端甫既付剞劂爲書數語於簡端以質世之讀章氏書者道光戊子九秋諸曁儒學教諭馮書香識

季漢書辨異

例言

宋蕭常元郝經著續後漢書明謝陛著季漢書已各有成書傳世先生重爲此書其史筆精嚴實遠勝前書因不揣檮昧見有與諸書異者逐條摘出將諸書註於其下參以管見庶一覽了然以省檢閱之煩

蕭書簡確善斷而失於畧未免事實不詳又改刪處多由己出正坐裴松之之譏孫盛製書多易舊文使後之學者無可取信之謂也

郝書廣引博稱善持論而失之繁縟其論總歸於聖德王道垂教萬世其用心良苦矣然按之本傳空論

多而實論少亦似繁而不殺

謝書戴太史規之甚正卽其紀傳亦不過遵紫陽之意帝蜀而已其中無甚大識見似不及蕭郝二書

此書於陳志刪改處俱取陳志原註及漢書晉書中去其非者取其是者連綴成文未嘗敢於自作畧同郝書然往往於首尾轉關交接處點竄數字或數句提醒主意便如日星高懸忠肝義膽照耀千古又如斧鉞交下魑魅魍魎莫能遁形此本春秋龍門之史筆故不假論贊而褒貶自見於言外

博綜闊大則推郝書而限斷之淸去取之嚴蕭章爲善但此書述而不作寓意在字句之間與字句之外

故思精而所蘊者深猝不易讀蕭書作多於述故文簡而論確則易見其所長也

季漢書爲昭烈正漢統非爲獻帝紀年也當始於昭烈終於後帝獻帝爲東漢昭烈爲季漢以史家限斷論當自昭烈章武元年起章武以前皆東漢之事也後帝炎興元年止炎興以後吳魏晉之事也然季漢必有所自始截住章武以前則始事不詳董卓李郭二袁公孫呂布陶謙劉表劉繇劉焉父子張楊張魯張繡臧洪孔融諸人或曾爲昭烈所依或爲昭烈吳侯魏武所破皆宜立傳以著季漢之始事炎興已後吳魏猶存江東未亡已前亦皆宜立傳以著季漢之終事此外濫入限斷不清矣

郝書立八錄紀一時制度曰道術錄曰歷象錄曰職官錄曰疆理錄曰禮樂錄曰兵錄曰刑錄曰食貨錄

四庫全書案　道術錄分正傳諸子百家異端其人其事皆無與於三國歷象錄乾象景初二律法皆與晉書所載無異職官錄皆本前後漢書百官志參以晉書職官志故所載皆漢一代之制而於三國時官制特存大畧食貨錄後漢書八志無食貨此取晉書食貨志中事關三國者約取大概著爲此篇廉按八錄無完善疆理錄禮樂錄兵錄亦皆失於限斷刑錄闕蓋事既無傳不能以意爲補也

陳氏三國志家有其書不必摘也惟蕭氏郝氏謝氏三書庋藏者鮮故內有與陳志異而與諸書同者不摘有與諸書意同而語異者亦不摘有與諸書異所關在文義而不甚關大節者亦不摘反覆校勘蓋兩易寒暑焉

余爲此註葛君素章實助之不可没也及註成而葛君已卒今章君端甫倡捐開雕先生全書附此註於後余學識疏淺敢云盡窺先生作書之旨而逐條摘註事等鈔胥或於讀者不無小補云

霞溪氏識

季漢書辨異

邑後學張廉逌源評註

孝獻皇帝 謝書有紀大非限斷

劉虞 獻帝初平四年爲公孫瓚所殺 郝書謝書有傳

皇甫嵩 靈帝時破平黃巾賊至獻帝初平李郭作亂時嵩已病故 郝書有傳

朱儁 同皇甫嵩破平黃巾賊後爲郭汜留質卽日發憤病卒 郝書有傳

蓋勳 憤董卓之亂力不能靖難卹憤而死 郝書謝書有傳

鄭泰 謀殺董卓事洩脫身走歸袁術術以爲揚州刺史未之官道卒 郝書謝書有傳

何融 謀殺卓事洩被執死 郝書有傳

种邵 攻李郭以報父仇戰敗死 郝書謝書有傳謝書并爲邵兄拂立傳

荀爽 謀誅董卓事未成而病薨 郝書謝書有傳

黃琬 謀誅卓卓誅李郭攻破長安收琬下獄死 郝書謝書有傳

何休 靈帝光和五年卒 郝書有傳

服虔 靈帝中平末年拜九江太守免遭亂行客病卒 郝書有傳

許慎 原傳不言其卒年馬融常推敬之當是桓帝以前人 郝書有傳

蔡元 順帝時出爲宏農太守卒官 郝書有傳

崔寔 靈帝建寗中病卒 郝書有傳

蔡邕 獻帝初平三年被殺 郝書有傳

郭泰 靈帝建寗二年卒 郝書有傳

符融 靈帝時人 郝書有傳

仇覽 與郭泰等同時 郝書有傳

陳寔 靈帝中平四年卒 郝書有傳

黃憲 安帝延光元年卒 郝書有傳原註以史家限斷論不當入三國此特因郭泰等卒連入之耳廉按書名續後漢當以昭烈爲限斷郭泰靈帝建寗二年卒是東漢人與續後漢無涉

徐穉 靈帝初年卒 郝書有傳

姜肱 靈帝熹平二年卒 郝書有傳

申屠蟠 原傳無卒年然長於蔡邕絕與昭烈吳侯魏武無涉 郝書有傳

張元董 卓辟舉侍御史不就臨之以兵强起道病卒 郝書有傳

袁閎 延熹末潛居土室十八年而卒 郝書有傳

以上自孝獻後二十五人東漢人也又與昭烈吳侯魏武無一事相涉似不得入於季漢

左思 無他功業惟三都賦傳於後以晉繼魏故抑蜀都吳都歸美魏都以媚晉何得復入於吳 郝書有傳

陸機 官秩勳業被殺俱在於晉亦不宜仍入於吳 郝書有傳

王戎 晉之三公惠帝永興二年卒 郝書有傳章書附見於嵇康傳以其爲竹林七賢也然終不爲另立傳

樂廣 晉武篡代王戎爲荊州刺史始舉秀才 郝書有傳

謝鯤　晉東海王越始辟爲掾（郝書有傳）
胡毋輔之　晉王衍始辟别駕太尉掾（郝書有傳）
畢卓　晉愍帝大興末始爲吏部郎距季漢末已五十六年（郝書有傳）
光逸　晉元帝給事中（郝書有傳）
衞玠　樂廣之壻爲晉太傅西閣祭酒拜太子洗馬（郝書有傳）
王濟　尙晉武帝常山公主後至太僕卒（郝書有傳）
已上十人皆晉人也不得入季漢
陳壽　延熙末嘗爲後帝觀閣令史然漢亡後仕於晉亦不得仍入於漢（郝書有傳）
楊彪　當董卓李郭之亂從帝奔波艱苦備嘗天子入許

曹操擅權幾爲操所殺然曹丕篡位雖不臣丕而受其封爵不能死拒亦有忝乎名德郝書謝書入於漢傳爽其權衡矣此書不爲立傳正所以護之也
劉繇　爲孫策所逐漢臣也未嘗臣吳蕭書入吳載記非是
士燮　建安十五年臣服於吳遣子廞入質又誘導益州雍闓等附吳則已委心事吳郝書以其前不廢職貢入於漢臣非是
太史慈　仕吳實竭忠烈郝書因其臨終有丈夫當帶七尺之劍升天子之階語遂列於漢傳殊爲失實
徐幹　陳志原傳幹爲司空軍謀祭酒掾屬五官將文學考其事蹟雖不助操丕爲逆亦非行遁介潔之士而郝書乃與管幼安比高且以其著論推本堯舜謂知中之道而列於高士褒譽失實此書列於文林爲允
李密　陳情一表千古稱孝郝書謂與武侯出師表相埒是也然服闋而仍出仕晉郝書稱其穢曹馬而自潔之志凜然不可掩而列於高士亦爲失實
陸績袁渙邴原　蕭書謂績擯南徼死不忘漢袁邴二子雖嘗爲操所辟直迫於勢耳豈其本心哉故表而出之不與華歆等並立然死不忘漢何如不仕曹操一生辟召不應未嘗加人以罪何勢之迫而爲操屈乎此無異於不嫁而生七子但不如華歆等之助操篡

逆耳列於漢臣終爽權衡
已上十人陳壽爲失限斷劉繇載紀失實餘八人褒譽過當
自孝獻已下共四十五人諸書之失當者顯然易見而其中小有出入者尙不一而足以可兩歧故不摘出
王允　與季漢無涉先生亦爲立傳不敢擅刪存之

季漢書辨異

邑後學章[illegible]

昭烈皇帝紀 卷一

中平元年，黃巾賊張角反。帝憂漢將亡，自田間起兵，從校尉鄒靖討之。陳志：先主率其屬從校尉鄒靖討黃巾賊。郝書、蕭書、謝書從同。按帝憂漢將亡句，見昭烈之忠漢一篇眼目。

六年，靈帝崩，董卓入都，廢宏農王，弒之，立陳留王。州郡並起討卓，帝亦起兵討之，為賊所敗，往奔中郎將公孫瓚。陳志：大將軍何進遣都尉毋丘毅詣丹陽募兵，先主與俱行，至下邳遇賊，力戰有功，除為下密丞，復去官。後為高唐尉，遷為令，為賊所破，往奔中郎將公孫瓚。郝書、謝書從同。按帝亦起兵討之，應上帝憂漢將亡句。

兗州刺史曹操擊徐州。時操已據兗州，志并諸州，圖非常矣。徐州牧陶謙遣使告急於田楷，楷與帝俱救之。陳志：曹公征徐州。郝書、蕭書、謝書：曹操攻徐州。按志并諸州，圖非常矣句，誅魏武逆志之始。

建安元年，曹操遷天子都許，自為大將軍，封武平侯。自是政由曹氏，天子守位而已。以帝英名遐邇所歸，撫之，表為鎮東將軍，封宜城亭侯。陳志：曹公表先主為鎮東將軍，宜城亭侯。謝書從同。郝書：建安元年，曹操切帝遷許，遂專朝政，表昭烈為鎮東將軍，封宜城亭侯。蕭書：車駕至雒陽，曹操表昭烈為鎮東將軍，封宜城亭侯。按自是政由曹氏，天子守位而已，誅魏武逆志之已成；以帝英名遐邇所歸，撫之，表為鎮東將軍，封宜城亭侯，見魏武籠絡昭烈之心。

四年冬十二月，操使帝督朱靈、路招，要擊術。帝至下邳，乃起兵討操，斬徐州刺史車胄。陳志：先主據下邳，靈等還，乃殺徐州刺史車胄。郝書：昭烈

遂殺徐州刺史車胄。蕭書：昭烈乃殺操徐州刺史車胄。謝書：昭烈乃殺徐州刺史車胄。按帝至下邳，乃起兵討操，斬徐州刺史車胄，應上天子守府，及圖非常，並應憂漢將亡句，詞嚴義正，史筆凜然。自是不復與曹合矣。

在荊州數年，興復之志不遂，嘗於表坐，起至廁，見髀裏肉生，慨然流涕。陳志、謝書不載此事。郝書、蕭書亦載流涕事。按此加興復之志不遂六字，見昭烈之流涕，為漢將亡，非為已也。

權欲與帝共取蜀。時帝銳意北伐，除賊以圖恢復，不欲取西州也，答曰：按諸書皆從虞溥春秋，備欲自圖蜀，拒答不聽之意。此刪殷觀之言，加此數語，總見昭烈之忠漢，是此書之獨識。

前將軍關羽率師北伐，圍曹仁於樊，斬其驍將龐德，禁降。陳志：關羽攻曹公將曹仁。郝書：關羽攻曹操將曹仁。蕭書：前將軍關羽師攻曹仁於樊。謝書：時關羽攻曹操將曹仁。按關羽帥師北伐，見關侯之與帝同志討賊也。

章武元年秋七月，帝自將伐孫權。按關侯擒于禁，斬龐德，威震華夏，自許以南往往遙應，魏武議遷都以避之。使大帝益發兵助關侯，侯攻於前，大帝繼於後，則許都可破，漢獻可以重興。乃甘心臣魏，襲殺關侯，而漢室以亡。書曰帝自將伐孫權，惡其黨惡。伐吳即伐魏也。

評曰：大統歸蜀，以昭烈為帝室之冑耳。而昭烈之忠漢，非先生不能見，亦非先生不能達。紀中首云昭烈憂漢將亡，領起全局，於是起兵討黃巾、討董卓、討魏武，皆自此句生出，而又時時點醒本旨。於荊州則曰興復之志不遂，於吳之欲取劉璋則曰時昭烈銳意北伐，除賊以圖恢復，不欲取西州也。千古不白之隱，得此書遂大白於後世。至魏文篡漢，天下無主，昭烈踐帝位以承漢祀，蓋有大不得已者也。後人以即位

之後不從趙雲北伐而爲東征竊爲昭烈疑之不知治元惡者必先治其黨與關侯伐魏而吳大帝助魏破關侯則大帝乃魏之爪牙也不先破吳不得專心伐魏故違趙雲之諫先伐大帝觀其託孤之言曰君才十倍曹丕必能終定大事豈嘗須臾忘魏哉無如漢數已盡天心不眷兵敗猇亭而王業卒於偏隅先生竊見此旨終以伐吳見魏文之簒漢實吳人之贊成蓋不勝嘆息痛恨於大帝也

後皇帝紀 卷二

評曰昭烈受獻帝密詔誅魏武奔走終身至老而駐足西蜀庶得稍伸其志不謂大帝襲殺壯繆奪取荊州甘心臣魏則衣帶之密詔終不能報矣故章武元年帝自將伐吳吳破而遂以及魏也乃兵敗身亡齎志以沒可悲也夫丞相亮受顧命之託六出祁山以伐魏所以承昭烈之志也大將軍姜維又承丞相之志九伐中原其志亦可憫矣先生於昭烈紀首書憂漢將亡終書帝自將伐孫權於後皇帝紀亮與維出師皆書伐魏所以伸昭烈報獻帝衣帶詔之志非第大一統之謂也

後帝李昭儀傳 卷三

我不能二三屈辱乃自殺按諸書皆無傳惟蕭書與此書獨爲立傳表烈也

賈詡傳 卷四

評曰賈詡諸書皆列於魏而此書獨附於董卓李傕郭汜之後言之又甚詳蓋董卓既誅王允爲政其時尚可爲也自賈詡啟李郭之亂京室喪殘人才殄滅遂使獻帝南狩制於魏武賈詡又爲魏武之謀主畫策不軌卒移漢鼎其罪浮於李郭而其心殘於董卓故列於傕汜之後以深貶之亦以見卓操亡漢之線索也

袁紹傳 卷六

初平元年紹起兵於勃海而從弟後將軍術奮武將軍曹操冀州牧韓馥豫州刺史孔伷兗州刺史劉岱陳留太守張邈廣陵太守張超河內太守王匡山陽太守袁遺東郡太守橋瑁濟北相鮑信同起兵討卓衆各數萬推紹爲盟主行車騎將軍司隸校尉陳志紹遂以勃海起兵將以誅卓郝書紹遂以勃海起兵與某某等十郡守相同時俱起衆各數萬以討董卓爲名謝書同按袁紹此舉儼然桓文之事也故此書特筆予之當是時豪傑既多附紹州郡蠭起莫不假紹名韓馥見人情歸紹忌之常遣從事守紹不聽發兵橋瑁乃作三公移書傳驛州郡速發兵討卓馥於是方聽紹舉兵乃謀於衆曰助袁氏乎助董氏乎劉惠曰興兵爲國安問袁董馥猶意疑於紹每貶節軍糧欲使離散按自是紹謀奪韓馥冀州山東州郡互相吞滅不復謀討卓矣皆韓馥爲之發難也此書深貶之其無所容而自殺宜也時董卓伏誅而李傕郭汜作亂京師帝無寧所矣按諸書無此三句節脈不清此書於此蓋深有望於紹也與上起兵討董卓應

沮授勸紹迎帝紹弗能用建安元年曹操迎帝都許按當時莫強於袁紹沮授勸紹迎帝紹弗能用而爲魏武所挾漢室於是乎亡矣此書於紹有深憾也

評曰袁紹傳全篇注意在漢室其始也紹之才足以辦宦豎何進不能用致來董卓之亂其後也紹之勢足以定漢室乃聽淳于瓊之邪謀致魏武挾帝都許而漢以亡假使袁紹聽沮授之計西迎天子未必即能如王導之於晉汾陽之於唐宗澤之於宋然而袁氏世世忠貞紹爲盟主猶知顧惜名義挾天子以令諸侯則魏武雖姦逆斷不能假漢相而篡漢祚自紹失此策兵敗國亡而魏遂無敵於天下矣故篇中三致意焉非惜紹也紹亡而漢隨之也

公孫瓚傳 卷六

紹既滅瓚遂據大河之北雄長幽冀志除曹操矣諸書無此三句

評曰公孫瓚亦關外起兵討卓者至天子使和求救於虞而瓚乃陰教袁術執和奪其兵非背虞也實叛漢也其罪不可勝誅矣又尋衂袁紹以至身亡國滅而忽結以志除曹操突如天外飛來與本傳風馬牛不及不知瓚之跋扈與魏武同類蓋深許紹之破之也全篇錄陳志至末一點遂與陳志異意手法之高如此

袁術傳 卷七

術畏卓出奔南陽會太守張咨不給義兵軍資長沙太守孫堅斬之術因得據其郡陳志長沙太守孫堅殺南陽太守張咨郡書謝書同按張咨不給義兵軍資見孫討虜之斬張咨爲公義非爲奪地也

陶謙傳 卷八

時曹操既得兗州志在徐州矣按著此二句見魏武志兼并以圖篡漢

歸咎於謙欲攻之按殺嵩是張闓之事魏武歸咎於謙志在兼并不在報父仇也歸咎二字觀郡書謝書較有根

謙疾篤謂別駕麋竺曰非劉備不能安此州也竺因率州人迎昭烈昭烈遂領徐州按以此作結應上曹操志在徐州句見陶謙之識人

劉表傳 卷八

江漢悉平而李傕郭汜入長安王室大亂表若不聞也按劉表身爲宗室坐鎮荊州地數千里帶甲十萬目睹王室之亂而一不經心所以深貶之

五年袁紹擊曹操操拒之於官渡時紹師甚盛操悉衆逆拒相角者經年表承其後操可襲而虜也而表不出紹復遣人求助亦不至欲保江漢間觀天下之事變陳志太祖與袁紹方相持於官渡紹遣人求助表許之而不至亦不佐太祖郡書謝書從同

是時操勢已成天子寄命矣諸州郡惟袁紹及表力能匡救而表君臣坐保江漢所見類此賈詡南見表表以客禮待之詡曰表平世三公才也不見事變多疑無決無能爲也操之攻袁尚也操黨慮表乘虛襲之操曰我攻呂布表不爲寇官渡之役不救袁紹此自守之虜也宜爲後圖操之肆力攻擊固已知表之心矣昭烈奔表表厚待之操征柳城昭烈說表襲許表不能用十三年操攻表會表薨子

琮嗣立。操遂虜琮而北。陳志表雖外貌儒雅而心多疑忌皆此類也。建安十三年、太祖征表。未至。表病死。郝書十三年、曹操自將征表。未至。八月表病疽發背卒。謝書與陳志同。按此書以表爲宗室。又有賢名地大兵衆。不能匡救漢室。坐觀成敗。卒至身死子虜。故深貶之。以存君臣之倫於萬世也。

評曰。陶謙疾篤。不傳位二子。而迎授昭烈。非第與賢也。蓋乃心於漢室也。當時州牧一人而已矣。故此書特筆褒之。袁紹失策在不迎天子。然猶知魏武之爲漢賊。而伐之官渡。一擻千古快心。劉表漢室宗親。奄有荊州。兵精糧足。力能匡救。而機會之足以破魏者又甚多。乃安居江漢。坐觀成敗。卒之身沒國亡。而天下隨之。此書於表有遺憾焉。

曹操傳 卷十二

是時天下大亂。操既據有兗州。志願深。東西征討。無寧日矣。按魏武初得兗州。著此數句。爲一篇提綱。呂布者。張邈陳宮以操殘忍迎之也。眼目。操以帝出奔無地。兗州根本固。挾天子以令諸侯。名順。州郡不能抗也。乃遣其將曹洪將兵西迎帝。陳志、太祖將迎天子。諸將或疑。荀彧程昱勸之。乃遣曹洪將兵西迎。郝書謝書從同。汝南潁川黃巾何儀劉辟黃邵何曼等。衆各數萬。爲梗於畿輔。二月操進軍破之。斬邵等。儀及其軍皆降。陳志、郝書、謝書斬辟邵等。按後建安五年。汝南降賊劉辟叛應紹。則此時劉辟未斬。此書爲是。楊奉韓暹奉帝還洛陽。奉別屯梁。操遂至洛陽。暹遁走。操乃自加節鉞。錄尚書事。兼領司隸校尉。洛陽殘破。而諸將各擁強兵。無由擅政。操乃延董昭與謀都許。九月、挾車駕出轘轅。而東遷於許。操自爲大將軍。封武平侯。自是政由曹氏。天子徒擁虛位而已。陳志、楊奉韓暹以天子還洛陽。奉別屯梁。太祖遂至洛陽。衛京都。暹遁走。天子假太祖節鉞。錄尚書事。洛陽殘破。董昭等勸太祖都許。九月、車駕出轘轅而東。以太祖爲大將軍。封武平侯。郝書董昭等勸操從帝都許。九月、車駕出轘轅而東。操自爲大將軍。封武平侯。謝書從同。蕭書荀彧爲操謀迎天子挾之以令天下。按應上志願深句。太史王立數言於帝曰。天命有去就。五行不常存。代火者土也。承漢者魏也。能安天下者。曹姓也。惟委任曹氏而已。操聞之。使人語立曰。知公忠於朝廷。然天道深遠。幸勿多言。按先生採此入傳。所以誅魏武之心也。舊制三公領兵入見。皆交戟叉頸而前。初操將擊張繡。入

覲天子。時始復此制。自此不復朝見。按始復此制。朝制也。不復朝見。恐帝誅之也。諸書皆失不載。紹起兵討操。按天子在許。而袁紹起兵清君側。先生以討操予之。蓋魏武是時篡漢之迹已形。而山東諸州惟袁紹劉表勢足以匡救。表既委靡無志。袁紹此舉差強人意。故特筆予之。又引檄文以正魏武圖逆之罪。紹衆大潰。操征伐四方。輒稱王命。剪削殆盡。實欲有所爲也。時惟憚紹強盛。紹破而天下莫敵。其勢成矣。按官渡一戰。漢魏興亡之大機也。故著此議論以寄慨焉。十二年二月還鄴。操既破袁氏。意得自謂天下已定。業侔高光矣。乃大封諸臣。令曰。陳志、十二年春二月。公自淳于還鄴。丁酉令曰。郝書同。蕭書謝書不載封功臣事。操既平定河朔。地廣志奢。在江表矣。承上起下。

太醫令吉本與少府耿紀司直韋晃起兵討操不克死之陳志漢太醫令吉本與少府耿紀司直韋晃等反按起兵討操詞嚴義正不克死之與死節也

昭烈既定益州遣張飛馬超吳蘭等恢復漢中屯下辨操遣曹洪逆拒蘭及其將任夔陷沒陳志曹洪破吳蘭斬其將任夔等三月張飛馬超走漢中郝書從同

將軍關羽起兵討操攻曹仁於樊城陳志曹仁討關羽郝書遣于禁助曹仁攻關忠義屯樊城謝書遣于禁等七軍助曹仁拒關羽於樊

二十四年春昭烈親統軍討操次陽平關 夏侯淵率其徒爭屯將軍黃忠鼓譟攻之破斬淵等三月操自長安入斜谷屯遮要來爭將軍趙雲擊操於漢水操軍敗還屯陳志夏侯淵與劉備戰於陽平為備所殺郝書二十三年秋七月操伐漢中九月至長安二十四年春正月昭烈斬夏侯淵於陽平蕭書昭烈大破夏侯淵於陽平臨陣斬淵按郝書以大統歸蜀反書操伐漢中自亂其例也

二十五年操還洛陽 權送羽首至發病庚子薨於洛陽按二十四年昭烈親統軍討操二十五年操薨所謂誅姦回於既死也凜然有生氣

評曰黜魏帝蜀採補魏武僭竊等事猶是公共之見一經先生敘述能於一字一句中揭出魏武之心肝以示人深險處令人畏殘虐處令人悲僭擅弑逆處令人目怒而髮指終以昭烈之討而操薨又令人破涕而為笑真如畫水有聲畫風有色千古絕調也

諸葛亮傳 卷十三

時王室微曹操擅國將代之按一篇本旨揭清

評曰董卓之後傕汜作亂魏武西迎天子仗王命以征討不庭此桓文之事也安知其不為王導宗澤乎諸葛躬耕南陽不與天下相見而獨知魏武之姦隆中初對不顧投鼠忌器之說即欲結好東吳向宛洛出秦川以討魏武司馬德操所謂識時務之難也當時名士莫不為魏武所欺望風而影附之皆俗士耳先生於此傳首云王室微曹操擅國將代之與諸葛惡操之心揭之於前然後破赤壁出祁山皆以完其扶漢之心蓋諸葛於季漢天心之碩果也先生於諸葛表微之功臣也郝氏以為聖之任朱子以為孟軻而後一人而已先生不加評斷而獨表其惓惓於漢之心嗚呼論之矣

關壯繆傳 卷十四

關羽字雲長河東解人也好左氏春秋諷誦皆上口 睹漢將亡乃奔涿郡從昭烈陳志亡命奔涿郡郝蕭謝三書皆從同按亡命奔涿郡是為逃命計也睹漢將亡乃奔涿郡從昭烈是為臣救漢室計議昭烈之足與有為也千百年後猶凜凜有生氣

建安元年曹操既挾天子都許天子守位而已四年昭烈起兵討操斬徐州刺史車胄屯小沛使羽守下邳陳志先主之襲殺徐州刺史車胄使羽守下邳郝蕭謝三書從同

二十四年拜前將軍假節鉞羽率軍北討曹操圍曹仁於樊城操遣于禁救仁 羽引漢水灌禁軍禁降斬其驍將龐德羽威震華夏操擬徙許都以避之當是時羽志立清河洛克復舊京焉陳志羽率眾攻曹仁於樊郝蕭謝三書從同按此書云云應上睹漢將亡句

評曰諸書只言得壯繆忠於蜀而不知其忠於漢也昭烈心於漢室故壯繆忠於昭烈春秋天王之義也此書於壯繆傳首云睹漢將亡乃奔涿郡從昭烈是其初出之時已盟匡救漢室之志至後擒于禁斬龐德則書曰羽志立清河洛克復舊京焉舉其匡扶獻帝之心赤赤烈烈照耀宇宙假陳志增刪數句遂成千古絕調豈郝氏蕭氏謝氏之所能及哉

譙周傳 卷十六

評曰武侯未出茅廬早定三分之鼎然惓惓北伐不以數而掩義也譙周明於小數勸後帝降魏甘為萬世之罪人先生引孫綽孫盛兩論於傳中大義凜然

嗚呼異端邪說之害天下國家可勝言哉

劉巴傳 卷十八

評曰郝書議劉巴特才擇君失身於操終棄昭烈事劉璋而勸璋拒昭烈及昭烈克益州首下令禁害巴又辟用之大哉王者之心天下之度也此書於董和傳云和同時若馬良劉巴陳震呂乂及和子允皆以剛方忠藎見重於世而巴允之正直良之忠純尤不可及者一貶之一褒之何與陳志原注零陵先賢傳云是時中夏人情未一聞備在蜀四方延頸而備銳意欲即眞巴以為如此示天下不廣且欲緩之與主簿雍茂諫備備以他事殺茂由是遠人不復至矣郝書於費詩杜微傳議曰詩守經事而不知權左遷宜矣晉習鑿齒謂創始之君須大定而後踐天位纂統之主必速建以係衆心惠公朝虜而子圉夕立更始猶存而光武舉號昭烈合義討賊是宜速尊以奉大統民欣反正出睹舊物見幾之論也杜微以公孫述視昭烈自同於譙元李業介然以為高亮開誠心辨正偽喻以討賊次第求賢自輔反復以書而微終不悟嗚呼不知統紀而病昭烈尊曹丕豈惟微哉故於劉巴傳不錄諫昭烈且緩即眞之語蓋以巴諫為非而先生錄之殆以巴諫為是與故一貶之一褒之也自余觀之劉巴零陵名士劉表屢辟及舉茂才皆不

就其出處可謂愼矣其不從昭烈而北從曹操者以獻帝在許誤以操為桓文也此其見識之短宜來郝氏之譏至後欲北還報命困於交阯幷殆幾為益州郡守所殺劉璋特尊重之巴諫璋沮迎昭烈此所謂以國士待之以國士報之也郝氏幷此貶之過矣且方斯時魏文篡位四方人情洶湧聞昭烈定蜀必以為灑泣而起傾國之兵如高祖之為義帝發喪而討項王天下必有枕干寢戈以迎王師者乃不先起義師而急於即眞人心疑其貪大位而忘君父之仇矣與魏吳無異劉巴之議實老成謀國之至計為昭烈非為魏也武侯豈不見及於此特以一人不能奪羣

臣之口且獻帝亡而昭烈卽位亦無害乎正統之大義故將順以成之耳然而蜀之終於蜀而不能出關寸步者卒坐於此何則昭烈不卽眞師之所出爲東漢非爲蜀也天下誰非東漢之臣子雖以孫吳之跋扈而檄之討賊義無所逃昭烈旣卽眞師之所出爲蜀非爲東漢也天下各君其君誰復肯背其所事之君而向蜀哉然則不先卽眞而討魏魏其可以必滅乎曰非也師直爲壯曲爲老義旗所指天下響應魏文亦有寒心卽刧數難回魏終不可滅東漢終不可復而天下思漢之心終不能忘則天子之位有拱手奉於高祖之子孫辭之而不能辭者此所謂天與人歸三王之王將復見於西蜀矣何待後人之爭此大統哉此吾所以甚爲昭烈惜之也

陳震傳 卷十八

評曰郝書議曰孫權僭號朝論以爲當絕孔明以天下大計隱忍稱賀以虧損國體權乃振矜約震中分天下要震與盟天下者漢之天下也孫權何人欲中分之震以死拒之可也乃共歃血捐關以東震於是不臣矣此關壯繆拒權求婚之意其議未嘗不是然而壯繆拒權失荆州而身亡震不顧諸葛稱賀之意拒權敗盟吳魏連兵入寇雖諸葛亦恐難支吾何由伸其討賊之本願哉況中分者魏之境土不過將順以堅其伐魏之志非若宋人之割地以求和也執後日未可必之事以啟目前敗盟起兵之釁端智者弗爲焉論語曰可與立未可與權郝氏蓋可與立矣此書於陳震傳無所襃貶亦是意與

黃權傳 卷十九

評曰郝書列於叛臣據其迹也此書不入漢魏臣著其心也叛者心先叛而後身叛之黃權降吳不可還西無路不得已而降魏故昭烈曰朕負黃權黃權不負朕知其心也觀其答魏文曰臣與劉主推誠相信明臣本志聞帝崩不隨魏臣俱賀每坐起嘆延武侯不去口知其心未嘗背漢也郝書列於叛臣立臣道

之大防此書不入漢魏臣著孤臣之本志孟子曰有故而去使人導之出疆三年然後收其田里黃權之入魏非第有故之謂也孟子斷斯獄當在宥心之條著書於黃權傳改降魏爲陷於魏亦此志也夫

夏侯霸傳 卷十九

評曰司馬懿族曹爽專魏政篡奪之勢已成矣霸之入漢避司馬非叛魏也故予其爲漢臣諸書不爲立傳見不及此耳

孟達傳 卷二十

評曰黃權降魏非叛漢也孟達自漢降魏而復降漢反覆小人大非黃權之比而此書不入漢魏臣傳僅

厠於劉封魏延楊儀之列者據其迹之反正也亦曰反覆如孟達一反正而不誅其前惡則後世之反正者無所懼矣此救世之苦心也郝氏守其經先生從其權。

魏延傳 卷二十

評曰昭烈拔延鎭漢中一軍皆驚武侯伐魏魏延獻奇計武侯不用卒之六出祁山無寸功而卒於渭水前昭烈託孤之時謂馬謖言過其實不可大用武侯用之致有街亭之敗先生敍此事於魏延傳中有微意焉楊儀以私嫌殺延故合兩人爲一傳此與郝氏之議同至襲取長安之計郝氏以爲斷無成功然其

言所以無成之說亦不甚切中恐非武侯不用之意蕭氏大服魏延之計與先生同見愚意小心謹慎是武侯一生本領故出師無大敗亦無大勝高帝處此恐用魏延之計而不出祁山也

姜維傳 卷二十五

自丞相亮數出祁山而討賊之志不遂按加此二句以著姜維亦丞相之志也。

十六年春禕卒夏維乃率數萬人伐魏

十九年春進拜大將軍更整勒戎馬伐魏

當是時司馬昭擅魏國泰艾等爲之致死勢盛雖維立志剪除而力不敵故敗爲下諸葛誕討司馬昭殺太。

二十年僞征東將軍諸葛誕起兵淮南討司馬昭陳志魏征東大將軍諸葛誕反於淮南。郝書、諸葛誕舉兵淮南。蕭書舉兵淮南欲誅昭。按討字訓嚴義正。

評曰郝氏議維黷兵亡國自謂拓定中原如先丞相則里惡之效顰也蕭氏贊曰漢之亡也皆咎維之好戰而不知其亟戰也有故蓋自昭烈以來無歲不用兵諸葛亮雖爲相國而身居邊閫建興之初南方既定即加兵於魏自六年至十二年凡七戰豈得已而不已哉琬禕繼之亦未始忘戰蓋我䝱兵自守彼必謂我怯適以示弱而啟其并兼之漸耳方天下未定以戰爲守理固然也亮等且不能保其不戰而以議維可乎然則漢之亡非維之罪也內不惑於黃皓外

不聽於譙周豈遽至於亡乎向使維晚節之計遂行盡戮魏將殺鍾會而謀興復直反手耳天不祚漢謂之何哉按論維者自陳壽郤正孫盛裴松之于寶已下言人人殊而蕭氏獨得伯約之心與此書改傳之意畧同故備錄之愚按武侯出師表曰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至於成敗利鈍非所逆睹此武侯所以報先帝也伯約以武侯之志爲志故九伐中原進寸退尺而朱子綱目無貶辭大義所在不得以成敗論也至於後帝聽譙周之邪議面縛請降猶思委曲圖謀挽回於萬一非不能死也不敢死也留身以待得當以報伯約之心苦矣雖天不

祚漢身死亂兵而其忠肝義膽可告於武侯可告於先帝可告於漢之歷祖萬世不能沒也況鄧艾鍾會皆死於伯約之謀則其所以報滅蜀之仇者亦稍稍得伸之矣此書揭其心肝而抒寫之諸子之論不亦謬哉

曹丕傳卷二十七

建安十六年爲五官中郎將副丞相操稱魏王不時立太子丕母弟植才藻敏贍操愛之異於諸子　楊修丁儀皆與親善勸操立爲嗣丕患之以車載廢簏內朝歌長吳質與謀修以白操丕懼告質質曰無患也明日復以簏受絹車內以惑之彼必復重白推而無驗則彼受罪矣丕從之

果白而無人操由是疑之操嘗出征丕植並送植稱述功德發言有章左右屬目操亦悅焉丕悵然自失吳質耳語曰王當行流涕可也丕乃流涕而拜操左右咸歔欷於是皆以植多華詞而誠心不及也植蓋任性而行不自彫飾丕御之以術矯情自飾宮人左右並爲之稱說（陳志建安十六年爲五官中郎將副丞相郝書闕蕭書建安十六年操當國以爲五官中郎將副丞相謝書與陳志同按先生稱此事著魏文之譎詐欺父同於魏武之中風賣叔也爲子如此爲臣安得不篡可謂父子世惡）二十二年遂立爲魏太子是時丕抱議郎辛毗頸而言曰辛君知我喜否毗以告其女憲英其女曰太子代君主宗廟社稷者也代君不可以不戚主國不可以不懼宜戚而懼反以爲喜何以能久魏其不昌乎（陳志二十五年立爲魏太子蕭書操稱魏

王立丕爲王太子謝書同陳志按先生引此事著魏文無人君之度出婦人下矣）二十五年冬十月軍旋欲篡帝位諷左右郎將李伏上表庚午帝告祠高廟遣使持節行御史大夫事音奉皇帝璽綬詔策宛若禪位乃爲壇於繁陽升壇受璽綬即皇帝位公卿列侯諸將匈奴單于四夷朝者數萬人陪位燎祭天地禮畢丕顧謂羣臣曰舜禹之事吾知之矣（陳志王升壇即阼百官陪位事訖視燎成禮而反按先生引魏氏春秋舜禹之事兩語見魏文喜不自勝遂欲引舜禹之揖讓以自文其篡奪欺世之心無時而不存也與上抱辛毗頸相應）昭烈皇帝即位（正魏文篡奪之罪也）初丕好文學以著述爲務自所勒成垂百篇又使諸儒撰集經傳隨類相從凡千餘篇號曰皇覽故其於大位授受

之際討尋故實作爲禪讓不異唐虞云（按此兩行見魏文以經術文其篡逆同於新莽）

評曰郝書曹丕傳闕蕭書謝書改禪爲篡與此書同而不及此書者三此書敘其營謀太子矯情欺父不可爲子而蕭謝畧之其不及一也篡位之後書曰昭烈皇帝即位以正其篡奪之罪而蕭謝畧之其不及二也篡位之前諷羣臣討尋故實多陳符命欲以經術文其篡逆欺一時之人心眩萬世之耳目而蕭謝畧之其不及三也嗚呼作史難改史亦難讀其書者當有以見其心焉

曹叡傳卷二十八

建興五年十二月，孟達以新城來歸。陳志新城太守孟達反。
六年正月，丞相諸葛亮帥師伐叡。陳志蜀大將諸葛亮寇邊。
十二月，右將軍諸葛亮伐叡，圍陳倉。陳志諸葛亮圍陳倉。
九年三月，丞相諸葛亮伐叡。陳志諸葛亮寇天水。
十二年三月庚寅，孝獻皇帝殂。陳志山陽公薨。
夏四月，丞相諸葛亮伐叡，出斜谷，屯渭南。陳志諸葛亮出斜谷屯渭南。
十二月，叡寢疾，以燕王宇爲大將軍，使與領軍將軍夏侯獻、武衞將軍曹爽、屯騎校尉曹肇、驍騎將軍秦朗等對輔政。中書監劉放、令孫資久專權寵，爲朗等素所不善，懼有後害，陰圖間之。而宇常在叡側，故未得有言。甲申，叡氣微，宇下殿呼曹肇有所議，未還，而叡少間，惟曹爽獨在。放知

之，呼資與謀。資曰：不可動也。放曰：俱入鼎鑊，何不可之有？乃突前見叡，垂泣曰：陛下氣微，若有不諱，將以天下付誰？叡曰：卿不聞用燕王耶？放曰：陛下忘先帝詔敕藩王不得輔政。且陛下方病，而曹肇、秦朗等便與才人侍疾者言戲。燕王擁兵南面，不聽臣等入，此卽豎刁、趙高也。今皇太子幼弱，未能統政，外有強暴之寇，內有勞怨之民，陛下不遠慮存亡，而近係恩舊，委祖宗之業，付二三凡士，寢疾數日，內外擁隔，社稷危殆，而已不知，此臣等所以痛心也。叡聞言大怒，曰：誰可任者？放、資乃舉爽代宇，又白宜詔司馬懿使相參。叡從之。放、資出，曹肇入，泣涕固諫，叡使肇敕停。肇出戶，放、資趨而入，復說止叡，叡又從其言。放曰：宜爲手詔。叡曰：我困篤不能。放卽上牀執叡手強作之，遂齎出，大言曰：有詔免燕王宇等官，不得停省中。於是宇、肇、獻、朗相與泣而歸第。召懿手筆既封，顧呼宮中常所給使者曰：辟邪來，汝持此詔授太尉也。懿乃乘追鋒車而馳。先生詳書其事，見劉放、孫資爲計固寵而亡魏國。
二年春正月，司馬懿至洛陽，入見叡，叡執其手曰：吾以後事屬君，君與曹爽輔小子。死乃可忍，朕忍死待君，得相見，無恨矣。懿頓首流涕曰：陛下不見先帝屬臣以陛下乎？與魏文之流涕數父，同一姦心。
評曰：前屢書丞相亮伐叡，所以存漢之大統。後詳書用司馬懿之由，所以深惡劉放、孫資也。晉之篡魏，實始於此，放、資之罪無所逃矣。

曹芳傳 卷二十九
司馬懿權變多智略，而深沈不測。曹操察其志非常，聞有狼顧相，欲驗之，乃召使前行，令反顧，面正向後而身不動。又嘗夢三馬同槽而食，謂丕曰：司馬懿非人臣也，必與汝家事。丕素與懿善，每相全佑，故得免。於曹芳傳內插入司馬懿傳，著其篡魏之由，先生史筆無掛漏處。
七年春二月，大將軍曹爽率衆入寇。陳志詔大將軍曹爽率衆征蜀。
十年夏五月，大將軍曹爽執政，太傅司馬懿稱疾不視事。著其姦詐以愚曹爽也，諸書失載。
十二年春正月甲午，芳謁高平陵，大將軍曹爽、爽弟中領

軍義武衛將軍訓散騎常侍彥並從太傅司馬懿勒兵閉
諸城門據武庫召司徒高柔假節行大將軍事據爽營太
僕王觀行中領軍事據羲營遂率軍出屯洛水浮橋逆拒
乃收爽羲等并大司農桓範俱夷三族陳志車駕謁高陵太傅司馬宣王奏免大將軍曹爽爽弟中領軍羲武衛將軍訓散騎常侍彥官以侯就第戊戌有司奏收黃門張當付廷尉考實其辭爽與謀不軌又尚書丁謐鄧颺何晏司隸校尉畢軌荊州刺史李勝大司農桓範皆與爽通姦謀夷三族郝書闕蕭書司馬懿與曹爽爭權殺爽及其弟羲訓尚書丁謐何晏鄧颺桓範等皆夷其族謝書與陳志同按曹爽從君謁高平陵而司馬懿勒兵閉諸城門據武庫率軍屯洛水逆拒是謀不軌者司馬懿非曹爽也先生書法嚴於斧鉞蕭氏書司馬懿與曹爽爭權殺爽失權衡矣
十四年四月太尉王淩謀立楚王彪迎都許昌以興復魏
社丙午司馬懿率衆東擊之五月甲寅淩自殺六月懿遂

殺楚王彪盡置曹氏諸王公於鄴諸相連者悉夷三族發
陵冢剖棺暴尸陳志王淩謀廢帝立楚王彪先生書王淩謀興復魏社予其忠也書曹氏相連者悉夷三族弱其幹以圖篡逆也
十七年六月衛將軍姜維伐魏出隴西
曹髦傳 卷二十九
十八年春正月乙丑鎭東將軍毋邱儉揚州刺史文欽起
兵討司馬師戊辰司馬師率衆拒之閏月己亥欽於樂嘉
奔吳甲辰儉師潰死之陳志鎭東將軍毋邱儉揚州刺史文欽反
八月大將軍姜維伐魏出狄道陳志蜀大將軍姜維寇狄道
十九年七月癸未大將軍姜維伐魏出上街敗績
八月庚午大將軍司馬昭自爲大都督奏事不名假黃鉞

二十年夏五月己亥征東大將軍諸葛誕起兵討司馬昭
昭挾髦往拒之陳志諸葛誕不就徵發兵反
景耀元年春二月大將軍司馬昭陷壽春城征東大將軍
諸葛誕死之陳志大將軍司馬文王陷壽春城斬諸葛誕
三年五月己丑大將軍昭弑其主髦於南闕下尚書王經
死之陳志五月己丑高貴鄉公卒郝書闕蕭書髦帥殿中宿衛蒼頭官僮出雲龍門昭黨賈充令帳下督成濟以戈弑髦於車中按陳志不得不爲晉諱蕭氏直書其事然不如昭弑其主髦爲得春秋之法也
曹奐傳 卷二十九
五年冬十月大將軍姜維伐魏出洮陽
炎興元年十一月鄧艾入成都漢亡
魏咸熙二年冬十二月晉王炎稱皇帝廢奐爲陳留王自

曹爽誅後政柄在司馬家魏氏守位而已至是冊禪於晉
評曰魏之篡漢以竊而晉之篡魏以弑孔融誅而漢
獻孤立曹爽族而魏氏單寒天道之好還如出一轍
也然懿之姦很師昭之兇暴過於魏武魏文故魏主
之受禍亦過於漢獻尤而效之爲已甚矣此書於曹
叡以前力扶漢鼎所以存天下之大統於曹叡以後
深誅司馬所以立臣道之大防故漢魏臣而外復有
魏晉臣不第如郝書蕭書謝書之止爭漢統而已也
顧當時三國魏居中原疆宇最大人材亦衆吳守江
漢次之而蜀則僻處小國魏吳皆遭篡弑而蜀獨無
叛臣至於主降國亡猶不死其志而思挽回於萬一

此無他蜀之繼漢者正又得諸葛氏之正身率物道以禮義故人皆知君臣之義不若魏之以姦竊令下吳之順逆不常也傳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君人者亦可以知所趨矣

漢魏臣荀彧荀攸傳卷三十

許曰文若公達皆先魏武卒漢臣也而係之漢魏者何當魏武奉迎天子未必即有逆謀二人爲之畫策外滅强藩內孤主勢遂成篡逆之謀是撦漢之爵食漢之祿而爲魏之腹心也亂臣賊子首此二人故未有魏國先稱魏臣誅其心也非謂漢魏之敵體也魏之功臣以彧爲首漢之賊臣亦以彧爲首也謂彧

殺身成仁功過管仲固非定論謂彧及事已就乃欲要名於漢氏亦視彧過高蓋彧功名之士也未嘗以名節自飾董卓李郭之亂知漢運已終必有改玉改步之事而當時州牧惟魏武智勇特出可相與以有成故雖以袁紹之强待以上賓之禮終去不反顧竭智能以事魏武欲與取天下定大業希繼莨平之後耳迨其饋空器將有大醻故飲藥而死是彧之死畏罪而死非沽名而死也其私阻董昭九錫備物之議揣魏武尚欲掩飾耳目未即允從故先以此探之而不料已失其歡心自悔失言懼有韓彭之誅不得已飲藥而死而郝氏乃比之漢之孝元后夫孝元后初實信莽之爲周公而不知其終於篡漢故班彪謂爲婦人之仁荀彧非其比也立志佐魏取天下終於得罪而死何嘗有小人之仁哉謝書入季漢內傳繼孔融之後殆亦惑於范氏之論與（宋景文筆曰記荀彧之于曹操本欲以天下及議者欲加九錫彧未之許非不之許欲出諸己耳操不悟遂殺之然則天奪其爽以誅彧寧不信乎）

漢魏臣鍾繇華歆王朗傳卷三十二

曹丕稱尊朗書與司徒許靖曰過聞受終文祖之言於尚書又聞歷數在躬允執其終之文於論語豈自意得於老耄之齒正值天命授於聖主之會親見三讓之弘辭觀衆瑞之總集睹升堂穆穆之盛禮瞻燔燎焜耀之青烟於時忽自以爲唐虞之運際於紫微之天庭也徒慨不得攜子

之手共列於世有二子之數以聽有唐欽哉之命也子雖在裔土想亦極目而迴望側耳而遐聽延頸而鵠立也昔汝南陳公初拜不依故常讓上卿於李元禮以此推之吾宜退身以避子位也又書曰皇帝既深悼劉將軍之早世又愍其孤之不易又惜使足下孔明等士人氣類之徒遂沈溺於羌夷異種之間永與華夏乖絕而無朝聘中國之期緣瞻睎故土桑梓之望也故復運慈念重下明詔使朗爲書與足下等（先生於朗傳載此書誅其眞以覩文爲唐虞不知人間有羞恥事也）其附曹氏且歌頌之漢季士大夫居高位如繇歆等俱類是建與元年後帝即位華歆陳羣及王朗各以書與丞相亮陳天命人事欲使舉國稱藩亮不答作正議曰昔在項羽起不

由德雖處華夏秉帝者之勢卒就湯鑊爲後永戒魏不審鑒今次之矣免身爲幸戒在子孫而二三子各以耆艾之齒承僞旨而進書有若崇竦稱莽之功亦將偪於元禍苟免者邪昔世祖之創迹舊基奮羸卒數千摧莽强旅四十餘萬於昆陽之郊夫據道討淫不在衆寡及至孟德以其誦勝之力舉數十萬之師救張郃於陽平勢窮慮悔僅能自脫辱其鋒銳之衆遂喪漢中之地深知神器不可妄獲旋還未至感毒而死子桓淫逸繼之以篡縱使二三子多逞蘇張詭靡之說奉進驩兜滔天之辭欲以誣毀唐帝諷解禹稷所謂徒傷文藻煩勞翰墨者矣夫大人君子之所不爲也又軍誡曰萬人必死橫行天下昔軒轅氏整卒數萬制四方定海內況以數十萬之衆據道而臨有罪可得干擬者哉（引正議以當斧鉞）

評曰鍾繇華歆王朗魏臣也而仍係以漢者何三人清德雅望博學高才皆天下之名士漢室之名臣乃爲魏主議篡漢稱尊甘自蹈於亂臣賊子而不知羞恥故既臣於魏而復係以漢示王誅之所不容也傳中引管甯楊彪相形而結以孔明之正議其旨嚴矣

漢魏臣曹仁曹洪曹休曹眞夏侯惇夏侯淵夏侯尚列傳

卷三十二

評曰諸曹夏侯氏魏之宗族弟子其爲魏臣宜也然嘗臣於漢不得謂非漢之賊故以漢魏係之所以正天王之誅也王氏滿朝而莽移漢祚曹夏並將而不奪漢鼎履霜堅冰至有天下者可不愼厥始哉

漢魏臣邴原袁渙張範涼茂國淵列傳 卷三十四

曹操爲司空辟原應之署東閣祭酒操北伐三郡單于還住昌國燕士大夫酒酣操曰孤反鄴守諸君必將來迎明旦度皆至矣其不來者獨有邴祭酒耳言訖而原先至門下通謁操大驚喜攝履而起遠出迎原曰賢者誠難測度孤謂君將不能來而遠自屈誠副飢渴之心也（陳志蕭書謝書皆不載此事郝書與此同蕭書并刪去從操征吳一節）然皆仕於曹氏外是若陳羣袁渙山陽涼茂樂安國淵世所稱爲操行之士也而其出處亦若是焉已（郝書議贊闕）

評曰邴原袁渙蕭書列於漢臣謂袁邴二子雖嘗爲操所辟直迫於勢耳豈其本心哉故表而出之不與荀華等並列謝書亦列邴原袁渙張範於內傳然按邴原當魏武北伐單于還住昌國時先諸人而遠迎出於魏武之不意又從魏武東征孫權而卒則似非迫於勢而仕者蕭書謝書列於漢臣邴原不能無愧心也至於袁渙謂從弟嶶天下擾攘逃將安之惟强而有禮可以庇身則其志原在擇强而仕爲庇身計故始也事昭烈於豫州繼也依袁術又爲呂布所得布亡而歸於魏爲沛南部都尉遷爲梁相徵爲諫議大夫丞相軍祭酒轉爲郎中令行御史大夫事屢言

治道盡心於魏益非勢迫可知先生列於漢魏臣平允之至也郝書議贊雖闕而均係於魏則不全子褒詞可知矣然此五子者皆志行高潔避地避人矯如雲中之鶴不可得而樊籠者也一旦失身於魏遂爲終身之玷嗚呼出處之際可不愼哉此書列於漢魏臣傳蓋深惜之也

漢魏臣田疇王修脂習郭憲列傳卷三十五

田疇傳

曹丕稱尊封疇從孫續關內侯以奉其祀蓋高其義也同時有王修脂習郭憲亦頗有可採者與

評曰郝書以田疇與臧洪同傳列於義士而不係魏

議曰傳稱燕趙多奇士當漢之季姦臣倚叠莫不姦回僭竊撐裂鼎命汚利疚義狡狡自喜惟劉虞以幽州死漢昭烈與關羽張飛倡義涿郡以復漢管寧隱遼海田疇邑無終終身不仕以存漢志節高天下忠義動千古惟兹六人皆在燕趙豈其土風豪勁質直尙義而然哉惟疇不幸而陷於操拒其封爵終不臣事操雖險狠不敢睚眦加害而優禮之義烈炳烜有以厭之也先生於其傳結曰丕蓋高其義也亦深予之然列於漢魏臣傳者何終以應魏武之辟爲嫌也按事有經有權徑直以守其志者經也委曲以成其志者權也田疇應魏武之辟畫策以破烏桓委曲以成其志也權也拒其封爵終不臣事繼之以死徑直以守其志也經也事大則從權節大則守志經權互用聖賢之道也郝書從權故列於義士此書守經故係於漢魏表忠義之魂則郝書爲是立臣道之防則此書爲長並行而不背也蕭書以邴原袁渙列於內傳而田疇列於魏之載記予奪失其平矣王修報效孔袁脂習撫哭文舉郭憲擁護韓約並有國士之風然皆不免爲魏所玷惜哉

漢魏臣崔炎毛玠鮑勛楊俊列傳卷三十五

崔炎傳

自操除羣雄削平州郡常欲行其志而又欲以揖讓自居

慮天下英俊不肯俯首臣服臣服矣而或私有異議卽爲未盡善而不可以貽天下後世其有名高爲世所歸者陰剪除之魯國孔融是也自是尙書令荀彧稍持正義輒遲殺之毛玠抗直被收而炎語屬曖昧爲世所痛惜至今寃之誅心之論見崔炎諸人之寡識

評曰崔炎毛玠皆以漢室凌遲心存康濟始以魏武足以救時委身事之及其稱魏王加九錫志趣內異魏武疑其不平而殺之鮑勛楊俊盡忠魏室無他感慨然皆以守正不阿而被誅時人寃之孔子曰危邦不入亂邦不居諸君子俱未能免此書列於漢魏蓋刺之也

漢魏臣程昱郭嘉董昭劉曄蔣濟列傳卷三十七

評曰。程昱五人皆智計之士也。其爲魏畫策最深。得君最深。負罪亦最深。身爲漢官。逆爲魏造。天誅之所必加也。寫其智計各有面目。而董昭劉曄兩傳。此書尤爲注意。略一增損。其心術形神。便栩栩欲活。然董昭自始初立志。卽借漢帝以創魏業。魏之篡漢。成於董昭一人之手。而劉曄則隱隱閃閃。一時百變。更覺手可得而指。目可得而見。使魑魅罔兩。無可遁形。眞千古絶調也。

漢魏臣徐弈何夔邢融司馬芝列傳卷三十八

何夔傳

卒。諡曰靖侯。子曾嗣。曾輔晉爲佐命元勳。（當頭一棒。此等處先生獨擅其長。）

評曰。徐弈四人。俊厲亢亮。執法不阿。可謂邦之司直也。具此節概。而不免爲魏武樊籠。出處豈不難哉。

漢魏臣劉馥司馬朗梁習王思張既溫恢賈逵楊沛列傳卷三十九

賈逵傳

子充嗣。充佐司馬昭。弑其主髦。爲晉元勳。

評曰。漢之末造。州將羣盜。刼略閭閻。戶口凋殘。生民塗炭矣。劉馥諸人。爲治不同。皆能拓土開疆。禁暴禦寇。鋤橫扶弱。各有益於生民。補瘡救夷。恩威茂著。方之兩漢循吏。德惠不遜。宣力尤難。然而身事兩朝。枉尋直尺。君子不能無譏焉。故前於何夔傳曰。子曾爲晉佐命元勳。此於賈逵傳曰。子充佐司馬昭弑其主髦。爲晉元勳。蓋父旣不能燭魏武之姦。而失身於先。子益不知順逆之義。遂至挺白刃而弑君於後。身教可不先哉。

漢魏臣任峻蘇則杜畿鄭渾倉慈令狐邵列傳卷四十

評曰。董卓之亂。任峻爲發關東義旅。奉邵歸於魏武。屯田之謀起於棗祗。成於任峻。卒以軍糧充足。破滅强藩。建安九年。魏未篡漢。而卒。蘇則綏馭羌胡。討叛懾離。恩信茂著。惡董昭而斥以佞人。魏文篡漢。發服悲哭。覩當時諸臣。可謂矯矯者矣。惜哉不能一死以狥漢也。杜畿不俟大軍。單車赴河東。計紿衛范。卒就誅戮。勸農講武。執經教授。民戴之如父母。魏武以蕭何定關中。寇恂平河內爲比。洵哉不誣也。鄭渾倉慈顏斐令狐邵類能以惠愛留名碑碣。庶乎甘棠之遺矣。先生以爲此皆受符於朝。而爲魏拊循其民者也。嗚呼。剪夷漢屬。破滅强藩。首在强兵足食。諸君子勤植農桑。轉運兵糧。以成魏篡奪之大業。繩以漢魏。不能無慚德焉。

漢魏臣張遼樂進于禁張郃徐晃列傳卷四十一

評曰。張遼徐晃諸人。魏之名將也。材武智謀。亦關張

之流亞宋司馬子謂于禁將數萬衆敗不能死生降於敵既而復歸文帝廢之可也殺之可也書陵寢以辱之斯為不君也吾謂此眞魏國君臣之行也魏武欲自居於文王而俟篡於子魏文又以父為武王而自居於文父子之間有心計焉蓋懷詐以事其君懷詐以事其父懷詐以待其子若臣魏國之殿廷一詭詐之殿廷也劉曄用之而敗司馬懿用之而帝張遼徐晃諸將武人不足以知此而為所欺功著僞朝名汚青史可惜也夫

漢魏臣李典李通臧霸文聘呂虔許褚典韋龐德龐淯閻温列傳卷四十二

李典傳

自誓忠於所事而所忠在操為之出死力然漢末諸臣大抵然矣〔結語感慨〕

評曰李典通春秋左傳自誓忠於所事李通拒劉表絕袁紹以魏武為明哲必能定天下其見亦有大過人者臧霸孝激亡身將客奪父文聘投新悲舊抱慚流涕亦人倫之表也呂虔守郡有惠政倉慈令狐之儔許褚以下一夫之勇耳吾獨怪龐德不死於馬超而死於曹操者何也此書於李典傳貶其所忠非人此外等之自檜以下矣

漢魏臣陳羣陳泰列傳卷四十三

第當漢時特忠於曹氏泰又效力於司馬氏為可異耳〔史筆〕

評曰陳羣事昭烈而不終見曹操而委身蓋薰猶殊途志趣早異焉其祖父實嘗謂此兒必興吾宗不知弈世清德至於羣而斬矣此書貶之是也第其子泰郝書重褒之謂泰簡重方畧顧面仗鉞隱然魏之名臣也高貴鄉公之事請誅賈充以謝天下而意仍在於司馬昭雖董狐之責趙盾無以尚已此書以為泰又效力於司馬氏孰是孰非將何以辨之余聞季孫行父之言曰見無禮於其君者如鷹鸇之逐鳥雀司馬氏之心陳泰豈不知之昔漢呂產呂祿欲危劉氏諸侯舉兵向闕誅呂氏呂產遣灌嬰將兵擊之嬰留屯滎陽與諸侯連和共誅呂氏此大臣謀國之深心也諸葛誕起兵討司馬昭昭逆拒之率諸軍軍邱頭特任泰總署行臺司馬泰不於此時隱結諸葛圖誅司馬氏以安魏之社稷而反與昭協力破誕則其心不可得而知矣謂其篡跡未形則廢芳立髦董卓之故智已行於前不得謂之未形也謂其大權久操勢不能敵不得不假聾裝啞而姑順之則即為黨同濟惡之人也就此觀之則請誅賈充之言特以掩飾耳目如荀彧之阻魏武九錫未可知也此書效力司馬之論豈得謂之過哉時人為其語曰公慚卿卿慚長當時蓋已有定論矣

漢魏臣劉放孫資列傳卷四十四

司馬懿滅曹爽持魏大柄資復爲侍中領中書令芳嘉平二年放卒諡曰敬侯子正嗣資復遜位歸第就拜驃騎將軍轉侍中特進如故三年卒諡曰貞侯自放資卒後數年司馬氏遂代魏按著此一段見魏之亡自放資勸叡改燕王宇用司馬懿也

評曰漢之亡也以何進召董卓魏之亡也以放資召司馬懿然何進召卓欲以要太后滅宦官而安漢社稷放資召司馬懿懼燕王宇賢已不得久於其位因勸叡託孤司馬懿以固其權勢故何進不失爲庸人而放資則患得患失之鄙夫當其始也身爲漢臣厚結魏武以成其逆謀及其後也爲魏大臣不爲未雨

綢繆之計乃以一身之得失舉魏之天下挈而付之於司馬氏夫國以一人興以一人亡豈不信哉

漢魏臣桓階陳矯徐宣衞臻盧毓列傳卷四十五

評曰桓階不忘故君孫討虜詣劉表乞喪又以魏武迎天子翼贊漢室勸張羨應漢明於君臣之義也奈何魏氏稱逆甘心輔佐前後如出兩人乎蓋勢位亂其心而利害奪之氣也陳矯徐宣不應聘命留身事魏武識亦暗矣臻賀禪授稱揚漢美巧飾之士也盧毓之父植漢末名士海內儒宗喟然有澄清天下之志觀其征黃巾數張讓責董卓忘身濟難大節凜然而子毓既汚僞魏又貳司馬九泉之下何以瞑目乎

漢魏臣和洽常林吉茂沐並時苗徐邈胡質列傳卷四十六

常林傳

司馬懿秉政以林鄉邑耆德每爲之拜或謂林曰司馬公貴重君宜止之林曰司馬公自欲敦長幼之敘爲後生之法貴非吾之所畏拜非吾之所制也言者踧踖而退時論以林節操清峻欲致之公輔而林遂稱疾拜光祿大夫年八十三卒子時嗣爲泰山太守諸葛誕起兵討司馬昭昭逆拒之時稱疾不附昭爲所殺陳志子時嗣爲太山太守坐法誅郝書闕蕭書不載殺時事諱書子時嗣

評曰和洽言儉素過中激詭之行則容隱僞而已爲太常至賣田宅以自給此則眞廉非僞廉也其異於

隱僞者遠矣常林當司馬懿權勢赫弈之時以鄉先輩自居不止其拜又不受三公以大夫告老郝氏以爲知止之士也不知其已有以窺懿之志力不足圖故告老以退其子時能承父志不附司馬昭而甘爲所殺以盡其義林可謂有子已吉茂始以兄爲鍾繇所殺怨怒不哭至歲終繇舉茂才而就之蓋始爲立名而終爲慕勢也沐並之屍葬時苗之還犢刻木爲蔣濟旦夕射皆激詭之行以釣名譽者也胡威省父質於荊州質賜絹一匹爲路糧而問其所出有疑父之心矣徐邈胡質稍近於情然皆汚於魏所謂輕其所重而重其所輕也

漢魏臣杜襲趙儼裴潛嚴幹韓宣黃朗列傳 卷四十七

評曰杜襲趙儼裴潛皆避地荆州劉表以上賓待之不就而就魏武趙儼之言曰曹鎮東應期命世必能匡濟華夏吾知歸矣曹操問潛備才畧如何曰使居中國能亂人而不能爲治也若承間守險足以爲一方主蓋皆以魏武爲帝王之器而昭烈偏霸才也故相率而委身事之原欲攀龍附鳳爲魏佐命元勲蓋早無漢賊在其意中矣夫智士擇君幹功名各行所見亦不可以是厚非諸人但分漢之符食漢之祿以圖奪漢之鼎諸君子皆博學高才天下名士也奈何竟不一念及此乎郝書謂杜趙諸賢靖恭清卲推位飭身足勵風教異於先生之見矣

漢魏臣韓暨崔林高柔孫禮王觀列傳 卷四十八

叡景初二年以暨爲司徒蓋取其素行淳也第優遊養望而乏不可奪之節嗣是登臺司者率皆雍容於姦雄之間而任其移奪也陳志以暨爲司徒夏四月薨郝書同按叡信用司馬懿韓暨崔林等位爲三公緘默不言以養成大惡故此書列其覆而貶之

評曰郝書謂韓暨年踰八十叨踐台鼎老不知止崔林妄議孔子祀典非聖無法允矣此書删之不敢述其語也夫老不知止故以身家爲慮非聖無法故不以附勢爲恥蓋自桓靈以後天下名士鑒於清流之得禍外盜廉介之譽內懷脂韋之習魏氏篡逆恬不爲怪叡芳繼立在朝諸臣移結魏武之心轉結司馬一身事三姓寡廉鮮恥莫斯爲甚此書於韓崔則微言譏刺之於高柔孫禮王觀則直書其事而誅之蓋有世道淩遲之感焉孫禮仇爽附懿涕泗橫流七尺軀鬚眉男子乃作驪姬夜泣之態可醜也夫可惡也夫

漢魏臣辛毗楊阜列傳 卷四十九

評曰辛毗忘袁氏父子之恩賣國求榮而猶曉曉然以直諫鳴於魏不知顏之孔厚者也天王之義又何知乎此書褒楊阜蓋終於所事者夫阜不忘韋康別駕之誼謀攻馬超以報故君視夫辛毗之於袁氏固有間矣而謂終於所事則未也試思益州譙氏之益州乎金城武都譙氏之金城武都乎身爲漢之州牧而靦顏曹氏抒老臣皤皤之忠盡匪躬蹇蹇之義偶一思及能無赧然而蕭氏以爲終於所事何也

漢魏臣滿寵田豫牽招郭淮列傳 卷五十

評曰士有才智之識有賢智之識天下凡人多而才智少賢智則一代中寥寥數人耳田豫始事昭烈以母老求還昭烈涕泣與別曰恨不與君共成大事也及鮮于輔謀所從豫曰終能定天下者曹氏也昭烈雖器田豫而田豫不奇昭烈故棄去而委身於曹此無他才智有餘而賢智不足也三國多人才而具賢

智之識者不可多得識英雄而又能辨名義乃爲賢耳不然雖有異常之識未能必其託身之不誤也

曹植列傳 卷五十二

評曰陳思王忠恍斐惻由中而出其殆劉更生之儔與魏文篡位以非父志而泣文帝益忌之嗚呼植不嗣位漢之所以亡也而魏祚亦不長矣當太和之世司馬懿得政叡信爲社稷臣而植已見其微故上疏曰取齊者田族非呂宗也分晉者趙魏非姬姓也數世之事若操符券而叡終不悟植之志可哀而植之才識亦可見矣

魏臣高堂隆杜恕列傳 卷五十三

評曰高堂隆魏室儒臣也奏疏皆本經術爲治世洪規是時司馬懿專政天下之望多歸之識者有寒心焉然舉朝皆附其勢老臣如韓暨崔林輩又避禍而緘默不言高堂生明目張膽而上疏曰異類之鳥育長燕巢此魏室之大異宜防鷹揚之臣於蕭墻之內可選諸王使君國典兵鎮撫皇畿翼亮帝室周之東遷晉鄭是依漢呂之亂實賴朱虛此與陳思王所言如出一轍不數年而其應如響可謂識著先見忠貫金石矣

魏臣曹爽夏侯列傳 卷五十四

曹爽傳

時主少國疑懿有異志（按著此二句見謐畫策轉司馬懿爲太傅是爲國忠謀非徒爭權也）初爽以懿名重引身卑下及謐軌等進用數言於爽曰懿有大志而甚得民心不可以推誠待之由是爽恒猜防焉（謐等早見懿有大志非浮華之士陳志護晉故過言之）懿遂稱疾避爽密圖剪除而爽等不知也以爲得計（奴才可恨）懿將移魏社剪除異己爽操大柄晏等名盛一世固懿所深忌也又無遠慮深識漸以祿位盈溢故見殺大權盡歸於懿已而又有夏侯元之禍

評曰陳志極言曹爽之奢侈不道而於司馬懿之逆志不一及之壽爲晉臣不得不爾郝書闕蕭書亦不加貶辭謝書直錄陳志此書提清司馬懿篡魏之志

稱疾以圖曹爽而曹爽方在醉鄉中窮奢極欲束手以待司馬懿之誅滅爽之族滅而魏氏之鼎隨之而去矣傳中一言其奢侈一言其姦逆蓋深痛曹爽之昏庸亡國而尤惡司馬懿之不臣同於魏武也

夏侯元傳

司馬懿卒子師代爲大將軍擅政元見魏氏將亡又被廢黜居常鬱鬱不得意（按師擅政魏氏將亡見李豐息稲張緝謀誅大將軍師以夏侯元代是也魏至計）師責豐豐知禍及遂正色曰卿父子懷姦將傾社稷惜吾力劣不能相禽滅耳（大義凜然）芳怒將問豐死意太妃懼呼芳入乃止（按爲君者而至此乎太妃懼爲生欲）

活

元臨斬東市顏色不變舉動自若按見元性定忠魏死得其所故自若也元格量宏濟望重天下嘗著樂毅張良及本無肉刑論辭旨通遠咸傳於世而遭遇變故橫罹禍殃後人寃之始自曹爽失政禍烈於元罪累及許允等是歲芳廢繼而髦見弑越十年魏亡何等覈重諸書皆不及也

評曰越十年魏亡見元之生死關魏之存亡也孔融誅而漢亡夏侯元誅而魏亡元之名重天下信不虛哉

魏臣王淩毌丘儉諸葛誕列傳卷五十五

王淩傳

司馬懿殺曹爽乃進淩太尉假節以餌之當是時曹氏已危淩愚謀以楚王長而才欲迎立之以興曹氏陳志司馬宣王既誅曹爽進淩爲太尉淩愚密協計謂齊王不任天位楚王彪長而才欲迎立彪都許昌按陳志王淩圖謀廢立是叛也此言興復曹氏是忠也淩行至項見賈逵祠在水側淩呼曰賈梁道王淩固忠於魏之社稷者惟爾有神知之夜呼掾屬與訣遂自殺按借其訴神之詞以著其忠已而有毌丘儉諸葛誕之事按三人時事各異皆忠於魏者故連屬一篇

毌丘儉傳

王淩之逮也既訴於賈逵祠是年八月司馬懿夢淩逵爲厲甚惡之遂卒子師自爲撫軍大將軍錄尚書事既而師廢其主芳立高貴鄉公髦儉子甸進言曰大人居方嶽重任國傾覆而晏然自守將受四海之責儉然之乃與文欽謀按大義凜然儉可謂有子司馬懿殺曹爽進欽爲前將軍以安其心而欽深憤司馬懿之不臣矣還揚州刺史以與諸葛誕相惡無所與謀會誕去儉往臨甚相洽也髦正元二年正月彗星見數十丈西北竟天儉乃集淮南將守別屯者皆入壽春城爲壇於城西歃血爲盟起兵討師移檄郡國按寫得有聲有色而朝士皆附司馬氏無有應者按董卓之亂袁紹一倡而山東諸鎮翕然響應曹氏誅漢而孫劉干戈與之終始至司馬篡魏義憤之士只此三人並人心愈靡名節愈壞不數十年而天下陸沈矣欽遂入吳圖報復其志可嘉其情可哀

諸葛誕傳

毌丘儉之敗沒也未幾師亦卒弟昭代柄政長史賈充以爲宜遣參佐慰勞四鎮昭乃遣充至壽春見誕說時事因謂誕曰洛中諸賢皆願禪代君所知也君以爲云何誕厲色曰君非賈豫州子世受魏恩如何負國欲以魏室輸人乎非吾所忍聞若洛中有難吾當死之按諸葛家風迥異恒流髦甘露二年五月遂徵爲司空書至誕遂斬揚州刺史樂綝集淮南淮北將士起兵討昭陳志二年五月徵爲司空誕被詔書愈恐遂反郝書誕得詔書愈恐遂殺綝閉城自守誕麾下數百人拱手爲列每斬一人輒降之竟不變至盡曰爲諸葛公死不恨時人比之田橫吳將于詮曰大丈夫

受命其主以兵救人既不能克又束手於敵吾弗取也乃
免冑冒陳而死按極形容誕之忠義足以感人而魏之朝士皆可誅矣吳將于詮之死反照魏廷諸臣之可醜

初壽春每歲雨潦淮水溢常淹城邑故昭之築圍也誕笑
之曰是固不攻而自敗也及大軍之攻亢旱踰年城既陷
是日大雨圍壘皆毀蓋天意也故王淩毌丘儉諸葛誕屢
起皆不捷四年昭遂除髦按諸葛誕死而昭遂弒髦矣結語千鈞

評曰王淩謀懿毌丘儉討師諸葛誕討昭同一忠魏
而王淩之心較苦其迹亦較難明此書曲曲傳出讀
至訴賈逵之辭不禁潸然淚下儉誕兩傳義憤激發
轟轟烈烈有慟哭六軍怒髮衝冠之勢當日仗劍誓

師氣象至今猶凜凜然如在目能使志士讀之而流
涕姦人讀之而褫魄非鬼斧神工曷克至是

魏武篡漢關壯繆討之在內則董承伏完吉本而已
司馬篡魏王淩毌丘儉諸葛誕討之在內則李豐張
緝而已前史於壯繆則目為爭地於王淩毌丘儉諸
葛誕則書為叛承祚降晉不得不為晉人諱郝書蕭
書謝書亦翻承祚之案而寫生不及得先生此書王
淩等忠魂當噀血面前矣先生自評曰王淩三人為
千古之人文亦為千古之文洵不誣也

魏臣嵇康列傳 卷五十六

評曰嵇康人中之龍也放言高論譏刺時事嘗欲起
兵以應毌丘儉惜聽山濤之邪說不得與之俱死為
可憾耳然而酣飲長嘯不受司馬牢籠卒至臨刑而
彈琴見志豈得僅以狂目之阮籍酣醉辭婚又能避
鍾會之難其智出嵇康之右阮咸劉伶向秀亦皆玩
世不恭苟全性命於亂世者王戎好利識者鄙之山
濤沈機觀變務乎名實故一見王衍謂其足以亂天
下也而高風不及矣

魏晉臣傳嘏王肅列傳 卷五十七

嘏自少與冀州刺史裴徽散騎常侍荀顗善徽顗卒與鎮
北將軍何曾司空陳泰尚書荀顗並善相與綜朝事為名
臣第助司馬氏論者擬之王肅云陳志嘏是歲薨年四十七追贈太常諡曰元侯

郝蕭謝三書俱同

評曰嘏料夏侯元之必敗拒不與交而以明智交鍾
會時人服其有知人之明不知嘏之歸心司馬已久
故凡不附司馬者決其必敗皆拒不與交而以會之
才智可為晉之佐命故降心以相從焉而不知其破
蜀功成將自王而族滅也嘏何嘗有知人之明哉此
書係之魏晉臣而於傳深貶之其見高出諸書遠矣

肅仕魏助司馬氏論者謂仕進亦本馬氏與

評曰郝書議曰劉實以為肅方於事上而好下佞己
此一反也性嗜榮貴而不求苟合此二反也吝惜財
物而治身不穢此三反也實特見其反之小者耳至

於廢立之際奔走逢迎以女妻昭移魏與晉乃大反矣卓哉郝氏之議也肅事魏助司馬氏論者謂仕進亦本馬氏與伶語刺譏奚啻劉四善罵

傳嘏之生不如夏侯元之死死重於泰山也而生者則爲佞臣而已王肅之封侯不如王經之被誅誅榮於華袞也而侯者則爲篡臣而已漢魏儒者其於君臣之義多不可問吾不知其平旦時曾一赧焉否也

魏晉臣王昶王沈王基列傳卷五十八

評曰滿寵郭淮以前誅朝臣之叛天王傅嘏王肅以後誅魏臣之附司馬其所以植綱常扶名教昭示天下萬世者一本春秋之義故當時人才少所許可非

第存漢於蜀而已也王昶王基所言皆道而倒魏助晉絕不知人間有羞恥事王沈以高貴之心腹反顏奔晉與於弒君尤大逆之甚者耳

魏晉臣鄭沖何曾裴秀衞瓘荀顗列傳卷五十九

評曰秦秀議何曾諡曰謹按諡法名與實爽曰繆怙亂肆行曰醜曾之行已與此同宜諡繆醜晉武不從策諡曰孝夫孝者始於事親終於事君何曾身爲魏臣而忍心篡奪爲晉元勳所謂名與實爽怙亂肆行直哉秦秀之議也何曾之諡無善於此矣即其所謂孝者亦不過犬馬之養耳何知孝之道哉夫婦敵體也北面再拜上壽曾以君道行於其婦此亦可付一噱鄭沖瞶瞶裴秀衞瓘荀顗則皆小人附盜者耳與曾何異焉

曾以篡君爲孝而面斥阮籍居喪飲酒食肉欲投之四裔毋使汚染華夏知晉武不善貽謀及身而已而己則窮奢極欲食費萬錢尚無下箸處卒使諸孫效尤奢侈簡傲次第受戮至於滅門所謂觀人則明而觀己則暗也

魏晉臣鄧艾鍾會列傳卷六十

評曰鄧艾以鍾會衞瓘之譖死於非命後人多理其冤然艾孫朗舉室燒死次孫千秋二子亦燒死會在當時卽族滅衞瓘詭計殺艾滅會獨享成功卒之父

子九人一夕并命天使三人覆蜀而又先後殺之如是之慘意者數不可逃而理亦不能背與姜伯約憤後帝之降魏孤忠不泯謀假會手殺北來將士因殺會以復漢事不成而同死於亂兵天也然而艾會當其未成功之先旣背魏以助晉及大功方就一則跋扈專擅隱有不臣之心一則卽思趁滅蜀之勢滅晉以圖天下以視伯約之雖死而不忘故主者奚啻霄壤哉此書於鍾鄧傳中補入伯約圖會一段見魏晉諸君皆篡賊諸臣亦皆盜臣而漢之忠義自不没於天壤云

孫堅列傳卷七十

評曰自董卓肆亂關外義旅蠭起結盟登壇告天誓師儼然有討逆除暴扶危定傾之意詎知外假義憤內懷私志各圖兼并未聞有一矢加於董卓者孫破虜江東一壯士耳未擔漢之爵未分漢之祿乃奮其忠烈提一旅之師與之鏖戰斬華雄破呂布使卓避其鋒而不敢東修塞園陵震威函谷向使袁術不聽細人之讒發餉遣兵以繼其後則董卓可破而漢室可興何至異日有曹魏之禍哉此破虜之所以慷慨流涕痛戮力之無人也乃天不祚漢遽死於黃祖之暗箭而其忠義之心已揭日星而俱照王司徒而後一人而已此書列於漢臣傳使萬世下知破虜為漢之忠臣而先生之史識亦卓矣哉

吳孫策列傳 卷六十一

評曰孫討逆當中原擾攘之際收父散卒開基江東其略雄矣又時貢天子方物袁術僭號則絕之魏武圖漢則謀襲許都以討之猶有乃父之風焉乃事未發而身死使魏得以成其姦勢先生於討逆蓋深惜之也

吳孫權列傳 卷六十二

評曰關壯繆魏吳並視天經地義之常也諸葛武侯和吳以伐魏因時制變之權也魏武之得遂其謀由於大帝之降魏以破壯繆不然壯繆圍曹仁於樊城擒于禁斬龐德威震華夏魏武幾欲遷都以避之向使大帝有忠漢之心助壯繆以伐曹則東西夾攻許都未必不可破漢室未必不可復興乃大帝不顧天下之大計甘心臣虜一舉而成曹魏篡逆之禍其罪可勝誅乎昭烈之東征未可厚非也天不祚漢兵敗夷陵而獻帝降為臣虜先生於大帝蓋有遺憾焉郝書議曰孫權秉父兄之烈尊禮英賢撫納豪右誅黃祖走曹操襲關侯遂奄有荊揚郝氏於是乎失議矣誅黃祖走魏武是其雄也襲關侯乃大帝終身之失算漢獻之亡曹魏之篡大帝之終於江漢不得為漢之功臣以承父兄之志皆自襲關侯失之何可與誅黃祖走魏武同為立國之雄畧也

孫和列傳 卷六十六

評曰裴松之謂吳之傾國自由暴皓若權不廢和皓為世嫡終至滅亡則其喪國不在廢黜郝書議曰夫禮國之大閑存亡之所繫也立嫡以長乃為義嗣權以和霸黨與讒慝宏多不顧禮律而並廢黜終於立幼以紊國本則其喪敗職此之由以皓之暴而謂和宜廢難與語禮矣按立嫡以長國家之大經萬世之法也廢長立幼破敗之釁往往由此郝議是矣但以吳論廢和固亡不廢亦亡天之所喪誰能與之不然孫登長年休不夭折位次之傳何由及於皓哉裴氏

之論較爲確鑿且裴氏非謂皓爲和之世嫡和必當廢也不過據其已然而論謂亡吳由皓不關廢黜耳故論吳事裴論較切而立教垂世則郝議爲長

吳張昭列傳 卷六十八

評曰裴松之曰張昭勸迎曹公所存豈不遠乎夫其揚休正色委質孫氏誠以厄運初遘塗炭方始自策及權才畧足輔是以盡誠匡弼以成大業上蕭漢室下保民物鼎峙之計本非其志也曹公杖順而起功以義立冀以清一諸華拓平荊郢大定之機在於此會若使昭議獲從則六合爲一豈有兵連禍結遂爲戰國之弊哉雖無功於孫氏有大當於天下矣昔竇融歸漢與國升降張魯降魏賞延於世況權舉全吳望風順服寵靈之厚其可測量哉郝書議曰張昭勸權迎操志存漢室以王道爲度初不事夫偏霸也此昭之所以爲昭豈淺淺功利之徒所能識哉習鑿齒曰張昭於是乎不臣矣夫臣人者三諫不從則奉身而退身苟不絕何忿懟之有今權悔往之非而求昭後益回慮降心不遠而復是其善也昭乃追憤不用歸罪於君閉戶拒命坐待焚滅豈不悖哉蕭書贊曰昭以純剛見憚於孫權雖不及相而所立有可稱者惜夫委質非其所君子所不與不然其汲黯蕭望之之流亞與按魏武假天子之命削平羣雄觀兵江漢

將以混一天下而自取也使當日者大帝從昭之議則不待魏文始簒而漢早爲魏矣大帝從賊則爲張魯之降魏不然駢首滅族而已何寵靈之有張昭之勸權迎魏武特計兵力不敵懼爲所虜耳若果認魏武爲漢賢相其智識直庸愚之不若何足以爲名士況覽其原傳終身未嘗言及漢室郝氏乃惑於裴松之矯異之邪說而尊爲王度見亦淺矣蓋昭之功在討逆初甍之際當是時天下分裂擅命者眾江東草創君臣之分未定士民狼狽各懷去就昭受託孤之命率羣僚而輔之上表朝廷下綏諸屬中外將校各令奉職危者安疑者定遂以開吳數世之基業其功難堪矣先生於此極力形容之而於封土塞門之事直錄原傳不增減一字蓋亦有習鑿齒之意焉蕭志贊以委質非所其論正哉其論正哉

吳臣諸葛瑾列傳 卷六十八

評曰昭烈伐權瑾上牋曰奄聞旗鼓來至白帝或恐議臣以吳王侵取此州危害關羽怨深禍大不宜答和此用心於小未留意於大者也陛下以關羽之親何如先帝荊州大小孰與海內俱應仇疾誰當先後若審此數易於反掌帝不聽裴松之譏其夸闊載之於篇實爲辭章之費然瑾此牋意雖爲吳而實與劉巴費詩趙雲之見畧同昭烈聽之則其功業豈止於

西蜀而已哉先生於原傳加帝不聽三字蓋亦以爲失策也

吳臣周瑜魯肅列傳卷七十

評曰周瑜謂魏武爲漢賊魯肅比魏武以項羽排羣議而決策拒之赤壁一戰使魏武不敢東向遂以開三分鼎峙之基郝氏方之鄧仲華非過也然瑜欲先除昭烈次取巴蜀還據襄陽以蹴曹氏若握諸掌中絕無所顧忌者而魯肅則欲結好昭烈共治曹氏兩人拒曹同而待劉異者何哉周瑜自恃才高無所藉於昭烈魯肅畏魏地大勢強才雋衆多機變百出非江東所能獨當也毛西河以爲瑜才十倍於亮此亦

言之過當然觀赤壁之戰以吳卒三萬人破魏武八十萬乘勝之衆而亮於得蜀之後未能阻昭烈不敗於夷陵六出祁山又不能得魏尺寸之地陳志謂將略非其所長或亦有所見歟然瑜急欲除昭烈而魯肅意在主和知天下之大勢在此不在彼其見識與孔明略同此其高出於瑜者也故魯肅死而孔明發哀焉而大帝反以借壯繆荊州爲魯肅之一短此其所以甘心臣曹而英雄氣短也

吳臣虞翻列傳卷七十二

評曰虞翻拒魏武之辟而比之盜跖汙已家其惡魏武深矣孫討逆待之以友大帝放之於交州諸書皆以翻狂直大帝不能容曠宇不逮討逆不知大帝之所以惡之者爲其不滿於大帝之臣操也大帝詒于禁而虞翻呵之大帝德糜芳而虞翻辱之大帝以臣魏獲取壯繆爲得計而虞翻事事與之牴牾故積不能平而竄之南海以死中其所忌也然翻雖竄死而忠直之氣義理之勇凜凜然至今如生可謂醇儒也哉

吳臣呂蒙列傳卷七十三

魯肅卒蒙西屯陸口　當是時曹操既據中原將篡漢自立惟昭烈定益土關羽鎮荊州勢盛操以故不得遽自廢立特魯肅謂操強禍難始構宜相輔協與之同仇不可失

也與羽鄰界常接以歡好不致嫌隙肅具知天下之大勢然焉自肅卒蒙代之乃進密計於權（按如此一段見壯繆之鎮荊州是爲獻帝之藉勢呂蒙襲殺壯繆使魏武無所顧忌而漢室亡矣）

評曰壯繆當許田會獵之時即欲誅魏武以靖國難及昭烈已得益州而壯繆分鎮荊土遂圍曹仁斬龐德擒于禁駸駸乎將觀兵於許洛魏武憚其強盛幾欲遷都以避之是時羣雄皆已削平而獻帝之猶得守府而不滅者壯繆一人係之也魯肅知之故曰曹公尚存禍難始構宜相輔協與之同仇魯肅不死則壯繆不亡壯繆不亡則漢室不滅人第知呂蒙之襲壯繆爲昭烈去一臂而不知漢室之亡實由於是讀

此傳而後知壯繆之忠烈不徒在蜀漢而在東漢也而大帝之罪不容誅矣呂蒙封爵未下疾發遽死蓋天奪之魄云而陳志以蒙之譎郝普襲壯繆爲有國士之量是衍儀眞爲大丈夫哉

郝書議曰雲長萬人之敵而呂蒙襲取昭烈一世之雄而陸遜摧破漢之義師不復東征祇保梁益吳遂蹈跨荆揚操不可圖丕乃禪代曹氏遂有中國而天下三分殆非人謀亦天意也蒙好謀能斷軍旅之間折節問學終於文武備足有國士之風遜一旦爲大帥能昭果毅使諸將聽服獨當一面遂成奇功非有過人之才能若是乎其議魯肅則曰周瑜魯肅決策拒操稱爲漢賊其實割據江東以爲吳也惟昭烈君臣百折存漢卒得其統國三人才孔明爲不可及也若或瑜諸子一時智計之士語大義則未也郝書於是乎失議矣昭烈東征吳有累卵之危夷陵之師應敵之師也使諸葛處此亦不能不應其鋒至於魏武天下同仇魯肅故欲聯昭烈以共圖之壯繆北伐非獨昭烈之事亦吳之責也呂蒙承其虛而襲之是獻帝之罪人天下之下流也而呂陸並稱可乎荀或周瑜呂蒙智計之士知有魏吳而不知有漢郝議是也魯肅爲吳亦爲漢未可與呂蒙同議此書於呂蒙故深惡之

吳臣呂據列傳卷七十七

評曰峻綝謀逆據表廢綝綝矯詔取據據自殺不肯降魏其品格尤高於諸葛誕等此書特筆褒之

吳臣朱治施績列傳卷七十八

評曰朱治定策奉權爲吳勳舊治郡嚴整隱然敵國有古大臣之風然其心未嘗忘漢也觀其說孫賁之言貶斥魏武悲傷幼帝惻然動人故孫賁聞之而止大帝相見執版交拜亦以漢官待之也施績以孫綝秉政大臣疑貳慮吳必擾亂而北敵乘釁乃密書結漢使爲并兼之計而已爲內應郝書謂事雖不成可謂有撥亂反正之志矣信哉非平日之辨大義者豈能慮及於此哉

吳臣諸葛恪列傳卷七十八

評曰陳志謂恪驕吝所以致敗蕭書亦同郝書極貶之甚至謂大臣首亂兇豎繼起放弒誅殺洒血江壖鍾毒於皓竟亡其國皆恪啟之也數世之禍皆歸咎於恪未免鍛鍊之過夫居千百年之後論千百年以上之人論其事必當論其世尤當論其心恪乘得勝之師遂起大衆北圍新城士卒病暑不能拔城救至而回死亡道路衆庶失望此其事也東興之役吳師大捷魏師喪敗朝野臣民歌舞踴躍魏則王淩內變姦懿初隕曹芳幼弱君臣攜貳兵挫於外嫌生於內

X121.7
ZW 21101000823246

吳攻其東漢攻其西其機甚危其勢可乘智者論世時不可失也孔明以西蜀叢爾之區六出祁山以伐魏其表於後帝曰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鞠躬盡瘁死而後已成敗利鈍非所逆睹此孔明報漢之心也伯父瑾牋於昭烈曰關羽之親孰與先帝荊州之地孰與天下此諸葛瑾報吳之心也諸葛誕起兵討司馬氏而身死壽春諸葛瞻力拒鄧艾而死於綿竹恪以大帝托孤之重父子兄弟受吳大恩又值魏有可乘之機更當吳師勝魏之後勇氣百倍東西並舉圖魏以報累世之恩此諸葛恪之心也忠義之氣萃於一門而兵士病暑大功不成天也後人不原其心不考其世第據成敗以論之豈不冤哉豈不冤哉故綱目書曰吳殺其太傅諸葛恪貴之也續書曰以孫峻爲丞相恪死而小人得志吳隨之亡也此書與陸凱同傳有以也夫

吳臣沈友列傳 卷八十二

評曰沈友應聘至吳論王霸之畧當時之務陳荊州宜并之計大帝斂容敬信欲其忘漢而爲吳也友正色立朝清議峻厲大帝以終不爲已用而殺之必有爲漢之言大中乎大帝之所忌者至於臨刑大言曰主上在許有無君之心者非反乎一腔忠血濺權頸矣故此書特爲補傳焉

忠臣列傳 卷八

評曰漢之忠節尚矣其効忠於吳魏者與漢同傳何也天有十日人有十等委質爲臣死生以之天不變道亦不變桀犬吠堯非惡堯也吠非其主也苟息死奚齊季路死衛輒君子與之忠漢者此心忠吳者此心忠魏者亦此心吳魏雖漢賊而食其祿者忠其主不可得而易也季漢之世臣節之凌遲甚矣故此書於數君子急表之焉

孝義王祥列傳 卷八十四

評曰王祥孝行貞摯雖方之曾閔何愧焉然身爲魏臣而靦顏爲晉三公此書直述之而不爲稍諱貶之深矣然終不如郝書之列於篡臣爲更嚴也

外臣孫峻孫綝賈充列傳 卷九十

評曰外臣者何迸諸四裔之外不與同中國也自古作史者無此目此書本大學而獨創之蓋其憤懣之心鬱諸中而無所洩故特創此目使姦魏賊醜不得汚中國之土并不得汚四裔之土驅之於荒漠無人之境與豺狼同羣其事在千數百年以上而其意直包千數百年以下蓋有口不可得而言筆不可得而書者盡於此目達之嗚呼先生之心亦憯矣哉